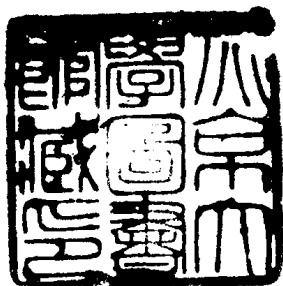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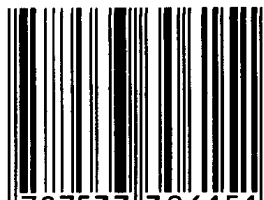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六一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集部第六一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涇野先生文集三十六卷

（二）

〔明〕呂柟撰

湖南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四年于德昌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涇野集三十六卷》提要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

南京禮部右侍郎致仕前國子祭酒翰林修撰兼　經筵講官同修　國史高陵呂柟撰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門人建德徐紳寧吳遵彭澤陶欽皐編刻

序

淳菴處士許君六十壽序

涇野子曰自予至江南與諸友之講學也在柳灣精舍則有休寧胡孺道喜予言未嘗忘退或劄記率相似也在鷲峯東所則有歙人許汝賢喜予言未嘗忘退或劄記率相似也比予居太常南所兩生以大比之後又同處三四月當其進修視昔者益通明且堅定焉來年正月十四日則汝賢之父淳菴君六十初度之辰也汝賢與其姪壽卿偕孺道來曰象先甚不肖無以爲淳菴家君悅茲誕期且至象先歸將稱壽觴則先生何以教之乎予謂孺道曰淳菴君則何若對曰淳菴恬靜朴畧不好華靡訥訥然言若不能出諸口有古周任之厚焉痛家業之中衰也比度大江耕商和州以資孝養嘗遭父疾親嘗湯藥左右扶持晝夜不瞑有古孫咎之志焉父令與諸弟之索居也其服飾器用倍厚于君示重嫡也君痛泣辭謝其父既卒遂以精美者分歸三弟自取朽敗後諸弟有婚喪之事則又竭力賛襄俱使得所有古薛包之風焉予嘆曰有是哉淳菴君乎汝賢今茲之致壽不可以他求矣夫敦厚

者先進之禮樂也孝友姻賢之政事也惟造詣有淺深則功用有大小在淳菴君可謂生質之美暗合古人者矣在汝賢則當盡學問之功益充其先美可也汝賢不見江漢之蘊木乎其初止一本耳有善植者析其條肄而種之不數年遂成千章之林百丈之材其上可以礙雲日其下可以蔭行旅皆其善植之功也汝賢植淳菴君之道如植灌木焉則称於鄉黨者可以稱於天下称於宗族者可以称於後世其為壽於淳菴君者豈啻数百歲哉且鷲峯東所之言皆偶會之説詞耳汝賢一不能忘至於劄記亦相似矧淳菴君之道得乎庭訓之久而受之躬行之餘者乎汝賢能續成而光大焉則

雖梅翁之發高齋亦可期而至也又豈但式穀似之而已哉是故享壽之名則在淳菴君致壽之實則在汝賢

盛氏族譜後序

太學生盛範卿從游于鷲峯東所者三年比予居太常南所持所自編族譜一帙來觀曰楷家世居儀真者自永樂間始祖們誠公創為族譜以来今族屬繁衍矣無復有能再譜之者楷生也晚然而尊祖敬宗之心惟恩收族之意則固與楷之年日進而不能已也茲編且考則何以語之予涇野子閱之曰夫世系作則本枝有條而不紊世傳作則行履有稽而可考文詩錄則名德簡著而不泯範卿之於家者如此其厚乎且範卿兄弟四人倹庵君蚤已令之析居矣其第三兄業既析而又貧也範卿復請與同居不忍遠去焉當宗族之中有若人焉則範卿之心可知也然則範卿之為此編者豈徒文字乎哉於是範卿曰楷請教而先生以是語不幾於溢美乎曰範卿毋是已也不聞古之君子又使天下人皆能收其族乎

朱程問答序

南昌太守婺源程君仲樸輯其遠祖允夫先生與晦庵朱子問答之言為一編曰朱程問答暇以問序焉予披覽之然皆辯難論孟之奥疇洛太極西銘鬼神禮樂之群疑也予然後

知朱子集註諸經四書者雖皆出于手筆然亦當時群賢講論之功耳若允夫者亦其一也仲樸乃能輯而表之豈獨昭先人之隱績亦以使四方治經之士知朱子之學有集諸儒之長焉雖然斯問答也於解釋訓詁居多惟吾仲樸質明而志美學惇而行篤見人之善而扶其弱見人之非而抑其強蓋將以論孟經籍暢於四肢發於事業不但一問答訓詁間也夫然則仲樸之克光厥祖者雖以此編傳之千萬世不磨可也

誥封太宜人劉母陳氏壽序

太宜人劉母陳氏者南京禮部祠祭司郎中前吏科都給事

中平當劉子寳夫之母也今年三月十有四日生六十有八
歲且七十也而太宜人之
爲誥適至寳夫喜走謂予曰世揚碌碌不才而吾母劬勞萬
狀無以涓埃酬報叨冒
聖恩褒詞褒嘉貞及誕期而世揚寸草春暉之心少舒不知
何以使吾母至千百歲也且吾母自繼室吾父誠庵君也力
持婦道夙夜匪懈及父既沒秉節不邪端柔勤儉閨範懋昭
閩人称貞焉吾有兄二人前母林氏之所出也吾母子之無
異於所出鳲鳩之愛可方古昔閩人称慈焉不識此可以致
千百歲乎曰是在寳夫已耳且予嘗聞准水之名矣以為出
台簪山者即洪流也近過其地而詢諸人其發源止可濫觴

耳及穎汝渦泗諸水以次而入然後其流始大與黃河江漢
並名齊驅称四瀆焉故在太夫人者百年之貞慈也在寳夫
者千年之貞慈也寳夫不見易之言貞者乎天地之道貞觀
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寳夫之在
諫垣冏已秉貞矣自茲以往或外而藩臬或內而卿相皆秉
是貞而不渝焉上足以格乎君下足以帥乎僚擴其心雖與
天地日月爭光可也寳夫不見曾子之論慈者乎其言曰慈
者所以使衆也盖民餧其腹雖或使之則腹枵不欲行凍其
體雖或使之則體痱不能行寳夫近為司牧固已嘗用慈矣
自茲以往或外而賦政或內而陳喜肯用是慈而不改焉近
足以悅乎民遠足以育乎物擴其道雖與乾父坤母比恩可
也是其為貞慈也豈非延太夫人於千歲者哉昔者孟母有
仇氏生孟子而失其夫守節矢靡他及教孟子學為聖賢至
於三遷其居不以為勞誠可謂貞慈矣然微孟子承其貞而
廣之以義體其慈而擴之以仁何以訓當時傳後世也則有
仇氏者固戰國時一婦人耳奚能至今千百載猶誦孟仇氏
如存不沒乎寳夫必有所取於斯矣

贈宋君獻可陞知真定序

仰山宋君獻可既有真定之擢同鄉楊叔用諸友適來予為

之言甚曰
聖天子於此地真得人哉叔用曰涇野子之言其以獻可為
鄉曲之英乎曰固然但吾儕有知地者或不知人有知人者
或不知地予知地又知人是以喜之耳今夫真定隸州縣三
十有二西盡於平定東薄於瀛濟表山帶河接海擁關拱
皇極而通群省盡京師之門庭畿輔之要地也往者正德中
流賊竊亂於祇翼真定無守以控阨之遂使衝突馳騁蔚鶩
河洛縱橫於汝蔡徐淮之間毒及天下盖此地風迅沙飛人
馬剽悍一迫於饑寒而失其心頃刻呼號輙成群黠雖有滹
沱沙漳之險不能為之限域也叔用曰獻可之為御史則嘗

閑之矣巡城則參論監司之貪橫營官則會彈權姦之彌進
刻述職官而言無不當巡下路江而威無不宜其他條陳江
防諸事緝獲逋寇雜省帶管本科并點軍門以及監試科場
之差皆風力烜赫在人耳目者也此其人以守真定足知其
有餘裕矣曰雖然予之所言乎真定者非但已也真定當衝
路之衝民疲於力役而艱於衣食予欲使燕鄗趙晉之間雖
或冠蓋相屬于路而民肩不生疣足不生繭也雖或麋芭苴
屬之未獲而民杵舂饔飧不缺也雖或麻枲絺綌之未收而
民寒冬衣褐皆完也雖或晝不建旗於城夜不振鐸於巷而
終歲犬不生氂馬春生肉也叔用曰若是則又不知獻可何

以能之乎曰子亦嘗觀建業之斛水車乎於此有數百畝之
田者遏於鴻池田高於水不啻尋丈有能為百斗之車者或
挽之以力或推之以牛掣池中之水知貫魚千斗皆行田也
於是禾易長畝終善且有年矣聞獻可之巡江也有下官怠
於趨承而簡於禮遇者獻可徐察其有守能愛民也遂薦之
於朝當是時其人方懼其劾也及獲是舉乃自慚且嘆曰吾
可謂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矣然則獻可之為真定又豈
可以他求哉夫三十二州縣之長貳豈無若人之賢者乎有
則獎進之優援之當其考也以最書之則賢者益勸於善矣
豈無不及若人之愚者乎有則懲督之摧抑之當其考也以
殿書之則愚者亦改其過矣賢者益勸於善則仁政流行於
四封愚者亦改其過則暴政熄息於一日如是而民力不蘇
衣食不足者予未之前聞也他日獻可言此郡之奔走繁劇
無暇特曰苟有子民之心則雖奔走送迎之頃皆仁政耳獻
可又曰巡江之事偶然之見恐不能以周茲郡也曰是在克
已既盡則認人不錯於天下且有餘況於一郡乎獻可苟持
此不變其學他日身都卿相進退天下人才如辨黑白於予
言當一驗也况獻可孝敬忠信剛明正直鄉黨皆稱之乎獻
可陝之延安鄜州人起家嘉靖丙戌進士

贈須南野升陝西僉憲序

陝西榆林之西路在延安北數里即古大順招安萬里之地
蓋切近虜境之要路也舊額除按察憲臣一人駐劄新城以
督理糧儲整飭邊備兼理詞訟凡民庶之安危軍士之勇怯
將領之勤惰皆得稽察于以壯國威而禦外侮誠重任也逾
者三年述職考察既黜其瘝官者矣輿論以此地非廉明威
惠信厚周慎者不足克堪乃選於衆得吾南野須公孟觀以
界之當是時南野方奉勅出巡鳳鳳等處屯田而都憲治齋
萬公又嘗題將蘇松徽寧等處屯田一體兼管同從與浦王
公亦咨名題推清理當分倉場教場等項地土行且三年諸
劇就緒

朝廷稔知其才賢故復有是擢耳予往拜南野退遜以問西路之事予曰夫西路予雖未獲履其地然予西人也亦嘗聞其大畧矣使南野移所理南鄙屯田者而往治之豈有不如拾芥者哉夫士有五懈而馬有三罷穀粟後釁則腹懈布花違時則体懈賞賚失實則勇懈曲直混淆則心懈苦樂不均則情懈責不及接馬罷于野秣無飽蒭馬罷于廐行不纍殺馬罷于陣懈與罷既除而邊塞不壯者未之有也則何以能之乎惟在登其將領耳往在正德間閒他衛有貪將善懈罷士馬者也一日虜騎入塞士馬不肯為之前卒至失機其貪将猶侵漁其下買絨蟒内賄當路以求逭誅未幾大敗殺士

民殆數城而後去其官當其時雖貪將之罪亦諸監臨察視者之過也然則南野茲往先問士馬即知其將領矣昔者有宋韓稚圭范希文皆嘗經畧延州以北之地即今西路諸處也稚圭則增土兵以代戍兵久之器械精堅諸城有備至諜取横山以撓夏國希文則墾營田復廢寨練士卒熟羌亦為之來歸當其時至有軍中有韓范賊皆心寒破膽之謠大宋去今不遠其故迹遺法猶有存者南野誠取其長而用之雖他日出將入相以總制三邊亦有餘也

贈呂君君言陞知兗州序

觀役呂君君言既有兗州之擢其刑曹諸寮來曰則何以贈兗州乎予曰夫兗州先師夫子之鄉邦也夫子與諸弟子論政者多矣君言能取其二三策焉足可以治兗州矣昔者夫子語子貢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語仲弓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兼斯二者其於兗州也如運諸掌乎諸寮曰君言嘗比為戸曹尚兼刑工在鈔關則杜請托而包攬息在屯田則立鄭慎庫而金籍明論採珠之弊至罰俸而不悔致聽訟之慎於傳致而不事此雖於兗州有餘也何賴於二子之政哉曰此固君言有立政之本但其致用尤不可以廢古耳於此有蓄絲積羽之人不可謂無具矣然非學水湅之法于慌氏豈能得涚水漚絲暴日與井之詳非學染羽之法于鍾氏豈能知漬湛丹秫三入五入七入之數哉故事必法古而後可

以得道也蓋在子貢者乃安民之要在仲弓者乃用人之方夫食者民之口体也兵者民之手足也信者民之腹心也得乎民之口体則手足腹心皆歸我也故安民之政以足食為首閭郡之事非一人所能辦也是故有器使之道焉則有司當先矣有已日乃革之道焉則小過當赦矣夫然後去其不職者進其克職者賢才當舉矣故用人之政以有司為先今之餒民食者寡矣或溺其額以取盈或致其期以足賦或追其蠲以填羅或玩其時以誅無或重其役以鬻產或博其罰以糴威機無方丈之布而官有匹縑之征田無長畝之獲而

公有庚釜之取凡此皆可以絕民之悃猴而銷人之飢膚也
此奚以足食乎有司之不先者凡以恃已之長耳誠能委之
錢穀以觀其廉察之桑麻以觀其惠試之甲兵以觀其勇課
之禮樂以觀其文移之刑罰以觀其斷字民矣雖傷而不與
怒也且注褒戕民矣雖諂而不與喜也且注貶如是以先有
司未及舉賢才也即有司已变為賢才矣夫兖也統州若縣
幾至三十凡古之曲阜滕嶧鄒單泗汶鉅鄆曹穀郯費諸名
邦壯邑皆與焉而君言應明持正抱立政之本
聖天子已知其賢特而遷以畀斯地者也誠又兼二子之政
以往焉豈不可收兖州之治如昔人不下堂而成者哉夫苟

持是道而不已其功也雖他日身都卿相若夫子告顏子以
斟酌四代之政者亦可跂而學也君言揚之江都人起家正
德辛巳進士

贈陳師禹出守岳州序

南京留守後衛揮使周將準平者玄庵穆子之門人也以予
厚於玄菴子也遂以事玄菴子之禮以事予一日謁予曰平
有上司武選南橋君者蜀之巴人也往年以工部營繕主事
督理南京
太廟功成大司空石湖何公疏聞焉舜得進位武選寬不失
嚴慎而有禮凡平之諸儕輩無以為南橋贈惟吾涇野子一
言將無不可乎則應之曰夫南橋者豈非陳君師禹乎吾又
敬之矣當其登癸未進士也予與知其文學之材焉及出令
長安也予與聞其循良之政焉若營繕之事時予方守尚寶
數出長安諸門而師禹量度謀為之詳課工節財之法披星
沐雨之勞夙興夜寐之勤又予所親見者也今時準言在武
選者又如此其美也斯其人以守岳州夫何有哉夫岳也沅
湘衡岳接其前漢沔州峴帶其後左瞰洞庭右俯彭蠡蓋兼
有江湖之勝者也民雖刀耕火種而尚義好文之俗不減於
昔以師禹而治之猶建瓴水於高屋耳雖然邇歲以來水旱
為害於天而誅求肆害於人民之罷於衣食者亦甚矣故君

子治郡之罷猶醫者治人之病其受痛之急而救之斯民免
於危亡耳或曰何以為先乎曰是不可遙視而闊料也夫醫
者之劑也必先切脉而後知病之標本是故病在臟則後腑
病在腑則後臟故穀梁子曰民勤于力則工築罕民勤于財
則貢賦少民勤于食則百事廢蓋得其道矣師禹如知切脉
之仁於仁岳州也必先求禁禦而恤顛連塞穢食之竇而補
梳衣之缺家與之穀粟而戶授之絲麻矣如是雖旦夕之頃
亦可起其罷也昔者陶士行亦嘗鎮巴陵即今岳州之地也
當是時方有杜弢之亂而士行乃使鄭攀平定其地綏懷得
宜深得荊楚人心况今其地久需濡乎

聖化又非士行時之可比也而師儒之材賢所至取效又彰彰如此則雖於全楚無難也而況於岳之一郡乎夫苟持斯志而不渝也吾見其政成民頌晉掌藩臬入都卿相行道于天下揚名于後世又何不可到哉

贈陝西參議南莊喬公序

南莊喬子伯藏守南京浙江道御史六年矣今春有陝西參議之擢駐劄莊浪報至吾謂吾鄉之士曰莊浪其得人哉夫莊浪在西寧之北鎮番之東迺古月支龜玆之地故吐魯番覘於前何奴死剌伺于後亦不剌窺據于西海治北衛孤懸河外丼肅賴以餽給皐蘭藉以藩護實一邊之要地也得吾

南莊以分守于玆　聖天子其無西北之憂乎或曰南莊歷乎長曰惟其有實心耳不見江南之為織人者乎以栢為楨以杉為題以筬簜為經緯而織之以鋒其巔於是室宇暢達貨財攸居長幼卑尊皆為之安樂飄風不能撼其鎬積雨不能蝕其本暴客不能肆其勿比鄰不能攘其鷄凡以栢與杉皆實心木也即者大工之興計費可二百萬鎰以太倉內帑不足也乃派辦于天下蓋將人人賦而户户科也少有愛國之心者不勝杞人之憂矣南莊遂奏言曰海內未脫凶荒而各省累有畜積如户曹之餘鹽餘課兵曹之缺官柴薪工曹之沒官贓仗及各處撫按司府之贓罰剩派苟一那移動支亦足以祈資急用於是上允其言即天下之閭閻遐荒皆受其賜此非有實用者乎往者予及諸友講學於鷲峯東所既久而未效也他日南莊及其僚方體健數過予一日講及此學南莊曰予與体健二三友默約一覩善則相勸過則相箴政則相議功則相勉以為慎獨之學且數年不敢以告人予驚嘆曰蓋嘗觀君之行事而重其復聞君之言論而喜其識者已舊矣豈知乃陰為是功哉此非有實學者乎是故有實用由有實學有實學由有實心南莊子持是有實心以蒞莊浪豈不足以捍外衛內如江南之織人者哉往者吐魯番用牙蘭之計結婚于亦不剌等類黨勢強勝侵掠哈密奪其

城印至使丼肅震擾
朝廷累遣重臣經理其地歷數十年而未定使當時莊浪有守預防而早圖以佐丼肅之棘豈至是哉然則南莊斯行以實心而布實用者當如救焚拯溺矣今夫中土之民上國之士苟一食不繼則朝不能以逮夕一衣不足則冬不能以及春而況邊陲之子疆圉之卒身履沙漠之地躬禦虎狼之寇苟楞其腹瘦其体而欲以得其死力者予未之前聞也然則南莊推廣實用以蒞此衛之兵聰明睿智皆由是出可也他日兵修政成晉臻卿相守在四夷亦自是乎南莊勉哉南莊名英保定束鹿人起家嘉靖癸未進士

莊浪篇有序

莊浪篇中贈南屋喬子也恒齋子見知于南屋子南屋子有莊浪之行恒齋子問于涇野子涇野子為作莊浪篇云問莊浪卒曰夫卒也既遠酒泉亦遂西寧孫慶黃河之倫無所附依倫東則白羊石板不守倫西則鹹水大沙無甚苦灣紅城以為朝暮武勝老稚而作比鄰負弩而腹不宿飽執殳而肘不抗扎蓋三邊之苦卒也故君子常綏之如子弟焉問莊浪馬曰夫馬多以茶易之番人以給衛卒者也其寺苑䕶廐之馬至者則鮮焉卒得其壯者且或羸矣得其羸者豈能以有馬哉卒不能以有馬而責馬于卒并其卒亦失之矣是故戰

無彪虎之壯追無飛翰之疾退有班布之怯是歸罪于泥濕之陷也問莊浪衣糧曰豈惟莊浪凡三邊之遠皆關陝八府之民所供饋者也故自潼關以西未秋則男舂粟曰將以餽邊也未寒則女織布曰將以衣邊也然粟至而卒或無斗釜之入布至而卒或無尋丈之惠蓋卒因公以先扣緣役以預奪矣于是卒不能自存離位取裝于其籍裝即辦而逐伍則又次第以賂上官其營屋猶然懸磬四壁立也故雖以全陝之力不能給三邊之費矣乃不免招商於下取帑于內如是而猶或不足于是寒餒之士關弓而起如近日寧夏大同之于力將領者已數數也彼且不誘虜幸矣又安望其禦邊哉夫三代以上且未能引論即漢初解衣推食與士卒同辛苦晁錯所論輸粟塞下者豈有是哉問莊浪芻菽曰馬春夏牧青秋冬食枯菽則臕焉者也故芻菽取于屯者計馬有數菽取于運者計馬有量故馬或春夏食枯有奪其青者也或秋冬食未有奪其枯者也或日夜食糠麩有奪其菽者也雖上無施奪士或以芻代薪以菽代粟者則并其馬士亦奪之矣及虜入寇赴陣其骨立之馬跛喋蹣跚見胡即仆聞鍋即僵乃以責馬之不進豈不後哉故君子積芻菽如水火用芻菽以蒭晝夜况不能耗其數貪饞不能損其真于是駰騵戎彭蹻之材以赴虜如虎狼之捕犬羊也

餘冬序錄序

餘冬序錄者燕泉先生何公之所著也蓋於經史子集文武事變皆旁搜博取而詳說之矣昔楚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楚子遂以為國之善人寶之過于白珩公固楚人也又生值　聖明之世而乃有此錄言雖述乎舊物論實裁以新義豈惟使人考古而通今亦可以使人勸善而懲惡乎未能賢於倚相當其學恐亦不出此也人徒知公奉身潔白復官方正政事在邊鄙忠鯁在　朝廷以為漫爾樹立也亦豈知其學有源本如餘冬錄所具者乎則公當非明時可競卻之一善人乎然乃使投閒置散序其學於餘冬錄究辯

在上而野有道賢比何以辨也雖然問辨錄中所論類曾思孟之際周程張朱之故不可謂公無所見也顧乃以魏董遇之三餘齊稽越之十五年學漢東方朔之三冬不畜枕自比則公豈專博物洽聞者哉昔之君子率隱約以平泯者其志遠矣然則觀公之道者無徙緊於其自序也

賜山永慕詩序

賜山者吳君世民之別號也其子定甫泓從予遊於太常南所每言賜山自幼至艾未嘗有一不順親之心亦無私貨私蓄適其父竹軒翁暨母劉氏之疾嘗稽顙北辰求以身代既卒哀毀踰禮見者感泣遂築室父母墓傍當賜山之麓因號

賜山蓋欲其聲自入耳不敢忘親也於是其執友傷其意矣為詩賦作賜山永慕卷云聞之休寧人云賜山常自痛曰古語云親戚既歿雖欲孝誰為孝其殆萬邦之謂乎然則賜山真可謂永慕者矣予謂定甫當努力斯學終日乾乾夕亦惕若務使道得於己而學成下身處則化鄉出則濟時使賜山子身親見之無或少惰其力孝有不及亦若賜山之永慕竹軒翁也

贈鶴亭王公考績序

鶴亭為副都御史巡撫大同已又改撫遼東未洽三年晉陞南京大理寺卿閏四月適前理考三年績亦于是南都自大司馬紫巖劉公大冢宰介谿嚴公以下皆有贈章其僚楓崗徐公請予為之序予雖與鶴亭為同年然自予被謫以來數任於南其在大理乎乃之績身親見之矣其在大同遼東者則未能與聞焉楓崗曰大同邊邊墻止二百餘里軍民被囚奴虜去逃回者公嚴諭邊守畨明護送該隸處所其原籍本鎮者官給押送人役白金五錢外省者倍之於是虜中走回人口父母妻子咸得完聚而又撫恤窮困令各得所未幾以他論改用公于遼東然遼東之地與胡為鄰每遇開市入貢公撫處有差虜率信服莫敢侵掠其諸將官罔不固守疆場弗敢貪功以啓邊釁癸巳大饑人相食公奏發內帑賑濟地

方賴安予嘆曰嗟乎使公未去大同即往遼東而又復召用也則郭鑑馬昇輩未必興亂而韃靼諸胡未必至邊敢盟大同肆行挾制如近日者也夫銷患於未萌之前人所不見其功率以為細也平亂于既熾之後人所共驚其功率以為大也然自君子論之惟獨取於曲突徙薪者耳則公之功亦可想見矣昔者李牧趙北邊之良將也嘗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為士卒費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為約曰匈奴入盗則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歲無所亡失趙人皆以為怯乃以他將代牧徼功生事致匈奴為邊害所得不償所失尋復用牧牧終守前約乃大破殺

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破東胡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邊公雖比方于牧不可乎雖然撫邊之功似難而實易乎獄之績似易而實難昔晉士燮常重內憂而輕外寧者良有以也是故汲黯之王且在內而淮南西夏之謀皆寢若唐宋之季書用紛更之人即天下日趍多事矣然則公之於此固有所隱於心而思追踪乎張釋之于定國不已也吾知其必仰思臯陶上副

聖主下慎庶獄使風動四方而絕蠻夷猾夏者亦在斯行乎

公字應時武功中衛籍直隸冊徒人以進士選授監察御史有直聲陞山東按察副使整飭天津兵備克獲劇賊欽賞彩

段花銀尋陞山東叅政已而按察江西布政河南皆著有懋績云

贈南野歐陽子考績序

南野歐陽子崇一以翰林編修出為南京國子監司業今將考三年之績乎

朝也南都群公卿皆有贈言大司成鍾石費公欲予為之序或者聞歐陽子之考績也問曰治水者以疏浚為功治火者以撲滅為功捉兵刑者以平冦決獄為功皆可指而見也歐陽子為少司成職在訓迪諸生其事隱而未見行而未成乃亦謂之考績何也涇野子曰亦嘗見比門作室者乎斵人計鋸以受僉瓬人計摶以受廩椋人計憶以受脊鏝人計堵以受餼若乃定鋸以示分比樽以示度差椋以示數會墻以示重則惟工師者懸尺斗而操繩墨以指揮之者也是故他吏之為功雖顯而其效甚近司成之為功雖隱而其效甚遠惡乎存曰惟在正士習耳夫立誠而言蹈矩而行奉規而學者士率如此雖謂之習不正不可也工於媚悅閑於奔競安於偷惰者雖謂之習之正亦不可也士習如其皆正也即天下吏皆得其人而民蒙其福不啻一水火兵刑效治耳歐陽子蓋嘗識其幾而用力於是矣當其績又孰能為之大乎昔者陽城嘗為是官也諸生有三年不省親者城曰諸生篤于文而薄于親吾又何以教為乃遣使歸省於

是一時士習以孝為重聞今南雍之士固有不待遣而數歸省者矣豈其賢於陽城時之士哉蓋多假借之言不勝告乞之繁耶先誠之訓又為後為之囮耳歐陽子有父母具在也曰德既仕於此不能歸養而又離逖二親其謂諸生何乃顓迎二親晨昏定省三牲以養愉悅之誠風流南國於是諸生曰歐陽子豈惟言教將以身教我者乎薰其德而化者蓋種種焉聞歐陽子嘗為州守其撫字之勞又與陽城在道州者同又安知他日或當大論力定國事不與陽城同哉然則歐陽子雖為今之陽城不可乎昔予校文癸未會試嘗見歐陽子試卷矣嘆其弘博醇實當冠易房也然歐陽子學于陽明

王子其爲文策多本師說嘗見特主考者方病其師說也予謂其本旁曰是豈可以此而後斯人哉其本旁執詩終不獲前列一時遇閱其卷者皆惜之及歐陽子爲司成遂以其師說良知者日講授諸生益擴充而廣大之蓋將仰師孟子并其良能者亦以率人不但思同陽子而已歐陽子兹往固知有所亹亹於是矣於是鍾石公曰佐吾立師道于天下者正有是耳

贈羅江先公三品考績序

羅江先公之在南京也仕大理卿者二十有一月仕工部侍郎者七月仕太常卿者八月盖三年於兹矣皆三品也考其

績予　朝予在僚亦將授大理工部故事醵諸上卿以餞且徵文也公乃謂其屬顧子彥夫曰無以為也玆既與涇野子同僚即涇野子文可也醵餞亦從太常故事宜予嘆曰予久薰公之德而諒公之心矣玆也果若是乎大大理之平反君多而不執不隨人之生于公手者衆矣工部以節省爲正而頹廢亦未嘗不與勞之著於南邪者多矣若太常之寅清日懋肅恭匪懈不衍陰禮當格明神又予所親見而景式之者也然此皆不足爲公多惟玆遜處簡静不賴崇耀則豈人之所易及乎初公舉進士知安仁縣時以父鷗侶先生年高路遙不能迎養至今言及猶尔隕淚及自太興進選監察御史

盖嘗迎母楊淑人於京邸楊淑人不習其土也遂舉還順德未久公以懷歸之故申乞終養其言詞懇切讀者酸鼻當是時公爲御史已七年矣首差督捕盜賊嚴校不能刺其隙再差查盤湖貴同事無不服其節三差巡按應天徽寧諸郡而貪猾豪黠無不畏其威於是御史大夫深加器重簡學本科者一年而輿論歸高且晉丞大理也及終養疏舉僚友皆慰勸需遷雖邃翁冢宰亦憐其才而沮其行公曰光之思母瘦日如年不知有此官矣泣涕俱下邃翁愴懷始爲之調護允音焉即日戒行中丞東沂王公令諸御史輟公出送以榮孝舉冠盖祖帳聯絡都門有丁御史楷者比諸陳茂烈云歸養七載而楊淑人殁服闋撫按司府數爲勸駕公復引疾再告

亦獲所請尔乃寄情山水固將終身於是巡按廣東涂謝諸君訪知其賢屢奏情退以列其純孝睦鄉之實然則今兹三任之績予雖縷縷數也又豈足爲公多哉昔公之爲安仁也一志慈氏凡陂塍塘圳疏治殆盡野無曠隴安仁人至今賴其利又善於折獄民心悅服凡近安仁州縣者之有訟也無不乞於撫按臬司以歸聽焉故公雖受一邑之命而實兼數縣之事逆汪故宰桂公安仁人也公在安仁時桂爲諸生安仁之政心所服也比至執政薦陞通政參政再陞太僕少卿及升推坐院僉都御史冢宰方公謀諸中丞汪公汪首稱公

老以公鄉人也抑陪以吉林公皆未用尋言官論方事乃波
及于公注因極陳始末公心斯白夫即使公欲進之心速則
十五年韜晦山林又何以辨也　聖心既知其賢尋陞南京
光祿卿焉且公舉丙辰進士今四十年矣同年者數位至尚
書或且尚書致仕以去而公始階工貳乃又以南
太廟災自陳乞休不允改任今寺續又請以前官致仕亦不
允則公委曲於進退之間者蓋未嘗不以十五年山林而爲
念也又安可以今三任之績爲公所多而屑陳之乎雖然以
十五年山林爲念者公之本心以千萬世社稷爲念者臣子
之至願也公其益懋有位仰荅

聖慈不日丞在輔相罄輸忠藎措
國家於磐石之安於公靜養之素志不亦愜乎遂初之賦姑
置勿及云

壽容菴處士程君世大七十序

容菴處士之七十也其子爵欵上難老之觴以嘗從予遊也
欵予有言又以予數言處士也未敢遽請比予起南都而北
上乃囑其戚友胡孺道追予懇壽言予方有公事也未能遽
應孺道曰先生豈以容菴君爲不足耶容菴君世居休寧之
由溪剛方樂義善事父母於其沒也作泣椿見萱二卷求名
筆不下數百篇石亭陳內翰爲之類次成編名終慕集而先
生亦既跋之矣其造昔墓課子居業遠近來士燈膏有助郡
伯鄭雙石公高其義也爲書萬峰書院以褒之君又買地一
區爲義塚以瘞里之貧餒搆亭濟石梁於歙之衢路創祠宇
以合族人皆其所義舉也寧可不一言乎涇野子曰予豈不
知處士哉昔子嘗抄釋周程三子書授其冊於爵處士見而
悅之曰是書也豈爵一人私哉遂捐金刻梓于由溪使江南
士慕程朱之學者皆獲一見焉夫三子之書誠予素所躭愛
然予一人抄釋一人行之而已得處士以刻千萬人皆可行
也處士斯名不亦称情乎此其壽雖數百歲可也若乃克處
士之道處則肖之于學仕則宜之于政壽致數千歲而美名

不泯者非予與孺道所能則在爵乎爾則在爵乎爾

贈楊叔用陞知馬湖序

膚施楊君叔用仕於南戶部主事至正郎六七年矣乃有馬
湖之擢凡吾鄉縉紳在南都者及叔用知舊諸君皆欵予有
言以贈而叔用亦曰先生如有言也其詳說馬湖之政本源
抒奉以周旋焉涇野子曰昔者子之爲祁縣也身率以正慈
立百姓無火妄舉民有訟爭與分曲直各中其情兩造讋服
善者咸勸頑者改圖遂如澤沁亦乞上官於君歸聽蓋凡所
受委執法身獄未嘗因勢低昂若遇征稅先期令辦惟恐罰
逮比去祁祁人涕泣攀送如失父母當其時予亦奚有所言

乎攻子之在戶部也戶部以金穀爲職而銀庫總巡之差則又尤且重焉予年銀庫凡出納交承之間雖數百萬之衆十三省之輸閉不明實無錙銖奚其督修庫室聲可千年巡倉則攢典具潔運官糧長率速完起細至薪楮草式皆與輕慶簡栽靜重惠澤玄施於是戶曹堂屬指數歸當當其時予亦奚有所言乎則馬湖之知人皆謂予才大而郡小枳棘棲鸞鳳矣又何待於予言邪曰惟馬湖艱哉蓋古棘徼國之境漢置犍爲牂牁二郡唐則置羈縻馴驍浪瀉四州地雖以府名屬則無州縣蓋皆夷夏雜居散處山箐者也本源豈能以理祁縣與戶部者理之耶曰君子學有要領則應無不當心有

所見雖蠻貊之邦亦可行也且叔用忘三十年前雲槐精舍乎予與趙幼孜之來也予嘗講虞書第二篇至咨十有二牧矣其言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予蓋聽之真而信之篤矣豈非爲今日之用哉夫古之州牧即今之郡守也馬湖之地亦崖雷番之內皆邇地也泥溪平夷蠻夷沐川之外皆遠地也辨其遠邇而以擾以撫焉則省方之道得矣地雖要荒也豈無有崇本好仁者乎豈無有包藏禍心者乎別其賢愚而以敬以遠焉則取人之道得矣然此又皆以及時足食爲先耳若是蠻夷有不率服者吾未之前聞也行見卬部以西烏蒙以南當襁負其子而至矣然則爲馬湖若是之易也曰自吾與雅釋予十年於茲矣未有能用之者而予言於是行於是或以決疑改蘇閑吏亦於是乎知其所爲矣自予居戶曹七年於茲矣所服猶士服也所居猶士居也食無二味用無長物至拜四品不能具衣紳足知其所守矣予嘗見世之仕者矣有以官爲仕者有以道爲仕者以官爲仕者惟恐其官之不日陞也道或不加增焉以道爲仕者惟恐其道之不日陞也官或不加美焉予之往也如馬湖之政成則道斯陞矣視彼道不增而官日美者其孰爲榮辱得失哉子必不以馬湖爲遠必不以泥溪諸長官爲惡

重刊許山屋百官箴序

百官箴者有宋山屋許君太空之所著也太空嘗讀周辛甲虞人之箴於是作箴四十有九篇蓋自左丞相以下至太子太保師友僚屬其諸司群辟亦略具矣而於丞相經筵諫官尤致丁寧焉蓋將上以爲德下以爲民不啻儆百官已也初太空讀書崛嵋嘗受學於鶴山魏了翁先生與謝枋得爲友學有源本及廷對憂勤逸樂之策則謂使人君逸樂者宰相竊權之具時相深憾之他日有徐元杰者攻史嵩之私史陰殺元杰君率三學諸生伏闕訟冤致論朝廷時政三事又忤賈相似道故雖行如此其高也官終運幹而止然則百官之

箴豈爲已哉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
夫上有胥史專權以革寵賂而山屋雖欲行其志以作千官
箴其柰何嗟乎痛哉雖然胥史道與萬年而不足山屋之箴
傳至後世爲龜鑑尤有餘也自今觀之許與胥史當孰爲得
失哉始傳其書者門人李壽夢科從孫洊再傳其書者六世孫
瑊英三傳其書者九世孫亮熈夫山屋之子孫思其道傳其
書且歆歎其行至九世遠益昌熾如此也彼胥史之子孫又
安在哉即有存者又不欲認之爲祖與無者同此尚不可爲
善惡者勸戒哉

贈楊君匯夫考績序

岷山楊君匯夫守南國子監典籍者九年矣將考其績於朝
吾鄉士夫崇匯夫之行也開宴於心遠堂俾予贈之言於是
王仲和曰凡士大夫仕於南部自府部院寺之群僚速則三
年遷遲則六年遷即不然七年八年遷者率以爲滯且久矣
匯夫越九年未遷而且考績不亦深滯者乎且匯夫所代之
前官或三二年遷或四五年遷至匯夫九年有餘此何以辨
也趙邦佐曰夫仕者特也時也者數也與時合者其進速與
時違者其進遲於此有人焉言不加直行不加方其績亦未
甚善也當其時者以爲斯人也不忤衆不違物乃順時之君
子也於是有一歲三遷者矣其數豈惟三年哉於此有人焉
言無少曲行無少回其守亦未或變也當其時者以爲斯人
也鈍而不敏迂而不通乃逆時之戇人也於是有十年不調
者矣其數豈惟九年哉由是觀之則數之有遲速在外者也
道之有得失在己者也匯夫亦顧其在己者而已矣在外者
奚暇論哉且匯夫自守典籍以來凡催督補修二十一史委
刷進　呈諸書無不日殫心力其代署典簿廳印催督匠作
脩葺　文廟廬無不周而敦厚純謹恥言人過歷司成五七
公咸加褒重而南雍之士與接者靡不称美焉則於在己之
道似亦得之矣而邦佐所論遲速之數信不可爲匯夫言也
且匯夫不見令先祖先父乎

國朝凡舉一甲進士者苟無他故敗行率二十餘年得入相
雖庶吉士進者遠亦不過三十年匯夫祖莊敏公發解陝西
中正統己未會元榜眼自編修屢官至戸部侍郎尚書一戸
部十餘年而未進既致仕矣始進太子少保匯夫之父太常
公自舉戊戌進士行且三十年矣始至少卿兼侍講學士夫
莊敏公慎獨之學化及閨閫之女經濟之才績於南雍之日
而太常公早承庭訓思省先明然皆不能附時以速進于於
匯夫又何疑焉惟匯夫日懋厥學不懈於位紹延上下繩厥
祖武衍莊敏公之風於千萬世則爲在己之正道也其視一
時位之遲速孰爲榮辱哉

贈潘君弘夫陞知太平序

南户部正郎如齋潘君弘夫既有太平之命其僚觧君問贈言涇野子問其前曰弘夫閩之懷安人也以舉鄉進士嘗同知桂林府且七年而後進南户部也曰斯其人易爲太平矣曰太平古麗江地　朝廷昔日羈縻之處雖領有四縣十有五州然其民多衣冠不正飲食亦殊金櫃鰲頭之表青連隴馬之外皆夷獠雜居也吏於是而著名者惟元李維屛一人以爲易爲何也曰子知行路乎有越人於此將適北燕鸞馬則疲其僻督車則裂其禽履恒山而躡其巔濟虖沱而濡其尾其艱且危也若使趙人邢人以適燕褰裳策蹇可計日而

至金臺闕城矣即使越人適楚亦若趙人之適燕也盖將馬使舳艫而捱視彭蠡洞庭矣聞張司成言弘夫之在桂林也既本經術亦信法律廉介有守方正不阿議處自兵而營舍以建應逐湖兵而剿竊成戢招撫蠻寇而酋長帖服下民茹其澤上官奏其賢則既於桂林已效矣是何有於太平哉盖太平雖在桂林之外然土俗民情亦不甚相遠則固趙人之燕越人之楚也觧君曰弘夫往在桂林其佐也玆在太平其正也佐則旁觀其職易舉正則自剸其職未易以成曰雖然弘夫之在桂林其太守之公平正大以慈惠小民者弘夫必嘗好其賢而心與之矣其太守之姦譎貪酷以戕害其民者弘夫必嘗惡其不肖而心鄙之矣今若以其所好太守者爲太守而不以其所惡太守者爲太守其於太平也又猶燕人之燕楚人之楚矣雖曰不易吾不信也觧君曰然弘夫果能若此當不日見其報政治平内進卿寺外進藩臬亦勿難也

壽閩人母王太孺人七十序

閩人母王太孺人者提學南畿閩人邦正之母也邦正舉進士令實應徵拜爲御史乃得封王爲太孺人也王餘姚之名族也海日先生又舉進士第一官冢宰其兄也陽明公以兵部尚書討叛伐逆樹勲一時且當干戈倥偬之日講學不輟倡道東南其兄之子也太孺人早受姆訓深諳家教奉其女

儀歸於閩人貞菴先生貞菴先生以籍邑庠綽有文譽盖與海日先生並名餘姚者也然未究厥業齎志丞逝當是時太孺人年方三十也守節訓子至今年乙未六月十二日於是生七十歳矣邦正開宴於敷教察院司寇石塘閩公中丞南阜王公及諸上卿皆登堂稱壽而司諫錢陳二君俾予說其意也以上太孺人焉予曰婦人者之道也有二焉一曰貞二曰慈太孺人自貞菴先生之殁也食荼茹苦思明夫子秉節不渝七十年如一日里女以爲難可不謂貞乎生二子長閩也邑學生爲救邦正之病祈以身代遂因是以卒太孺人曰有是子也又死於友于遂晝夜哭喪明專督邦正曰盡副汝

死之志哉形正用成進士董學政可不謂慈乎夫貞則婦道
盡足以慰貞菴先生於九原之下古之共姜叔姬者其傳也
慈則母儀全足以淑邦正提學於四海之內古之程侯張某
者其傳也是其壽亦可遠傳矣又何賴於數公者之壽哉雖
然數人之壽可增十餘年百人之壽可增百餘年千萬人之
壽可增千萬年吾所說壽者數人耳若使千萬人皆壽之則
在邦正非予之所能及也今夫大江以北西不盡金斗東不
盡廣陵其南也西至騰雲而遠東至閶闔而遠當其地建置
學校殆一二百處則夫青衿而居菁莪而遊者斯其人豈啻
千萬哉斯其人不啻千萬皆欲壽太孺人也太孺人之壽有

不千萬年者哉或曰斯其人有賢者焉有不肖者焉何以能
使之皆壽也曰賢者日勸於善惟恐德之不修焉不肖者日
改其過惟恐才之不逮焉曰則何以能勸善而恥不肖也曰
在邦正推太孺人之貞慈耳以一人之貞也廣而爲千萬人
之貞以表正南畿之士纖枉毫曲不容焉纖枉毫曲之不容
即千萬人之能貞以壽也以一人之慈也廣而爲千萬人之
慈以並生南畿之士微恐薄私不行焉微恐薄私之不行即
千萬人之能慈以壽也蓋嘗讀棫樸之詩矣其言壽考也惟
在作人之道使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耳然則邦正當作人之
責而其所以仰師先聖賢以壽考其太孺人于千萬年者孰
有外于造小子而德成人哉

徐生椿萱具慶序

椿萱具慶者爲都昌徐道徵之鱗序也道徵從予遊數年矣
今年乙未會試不第再過南都作椿萱具慶圖以壽其父秋
山君及母王孺人因謂予曰吾父今年正月二十九日六十
有四之初度也吾母今年九月二十九日六十有二之初度
也夫吾徐也雖著姓雙港然累代考妣率不偕老今吾父母
年踰周甲以至古稀際茲具慶喜越常分都昌自開科以來
莫或有父子繼第者吾父登正德丁卯鄉舉而鱗叨舉嘉靖
辛卯以續其後吾父母咸悅由鱗私心言之謂之椿萱具慶

不可乎涇野子曰父母壽望古稀道徵以爲具慶如使父母
壽至千百歲也不又具慶乎道徵能續秋山君以取一第以
爲父母悅且慶也如使道徵登科德行政事以與古顏閔冉
仲齊名也不又且慶乎是故在天者不可必君子求其在己
者而已矣在外者不可泥君子求其在內者而已矣且道徵
言秋山君教立淮陰政著象山寬猛兼濟正直不阿自治清
慎無所污累後改奉化知縣守持不變救災恤患存活尤衆
至太守連州草寇竊發爾乃奏計上官身任撫討甫及三月
賊皆底平他日田州之變上官知君撥委策應君益殫心力
寢食皆廢遂成貞疾奉身以還王孺人內政甚勤備嘗艱苦

恐惡不形歷隨仕路清謹之助寔多夫秋山君雖在州縣之
間其欲盡忠於 國如此其篤也王孺人雖在閨閤之內其
所守貞於家如此其至也道徵苟推其忠自今日之學以至
他日之事 君上其心無往而非忠焉則可以顯諸廊廟一
象山連州不啻也苟推其貞自窮居之守以至他日之臨民
庶其動無往而非貞焉則可以達諸海隅一雙港都邑不啻
也夫然是忠貞之在一家一邑者道徵能演之于天下忠貞
之在一世一時者道徵能傳之於後世既篤繼述之心遂成
顯揚之孝將使秋山君及王孺人壽千百年不啻也是其
慶不又大且遠乎於是道徵曰麟敢不努力家學而他求哉

贈姜君錫知臨安序

廣安姜子君錫既有臨安之命其齊魯徐揚之士咸曰臨安
古句町之國善闡阿㸑之所分據烏麼些爨之所錯居其民
短衣跣足佩兵採獵舊称建水為雲南極邊之地姜子斯行
不亦遠乎其荊楚巴蜀之士又曰夫臨安也漢屬牂牁唐屬
黔州領四州四縣及九長官司北抵澂江西連楚雄乃滇海
之上閭廣西之都會達廣安不及匝月姜子斯行不亦近乎
涇野子曰諸非所以言臨安也
聖天子兼統華夷一視無外擇德授官因材畀位豈有遠迩
之心哉若齊魯之論行則固有忘遠者矣若蜀楚之論行則
固有泄邇者矣夫君錫予舊知之何嘗有所擇於遠近哉雖
然知近者必知遠能遠者必能近今夫武功於予為近於君
錫為遠君錫之為武功也砥其賦而民不困時其役而民不
罷平其爭而民不枉弭其巨寇民豫遠于害於是藩臬十奬
撫按九辟今去武功且十年每過是邑人攀戀如父母不
忍舍夫君錫于武功之遠如此其於臨安之近可知矣夫予
知君錫於武功之近如此其於臨安之遠可知矣他日倪維
熙言君錫之在戶部也理糧芻而釜斗尺寸無所差管銀庫
而銖兩毫分無或訛蓋精於錢穀者也馬子約言君錫之在
刑部也聽折明决招議無詭僚有疑獄率來質辨雖呈稿於

堂者亦或移之以理蓋審於獄訟者也予曰斯二言者皆君
錫之緒才耳蓋數於君錫談學至論及二親孝思滿容戀慕
猶若為兒子時態他日聞母喪不數日束裝星夜奔葬諸塋
俗辭謝事不在念予心私重之夫惟此一德亦足以化臨安
何況兼此多才而又先之以武功之循良耶於是嚴子元瑞
曰然則於姜子無所益乎曰即其材擴而充之使滋廣大焉
如曾氏之言弘即其德而守之使至悠遠焉如子思之論久
則雖他日位卿相輔 國家亦有餘也而況臨安乎然則又
何必於臨安論遠近哉君錫名恩起家嘉靖癸未進士

贈二槐沈子陞知延平序

崑山二槐沈子廷材自南刑部主事簡調文選主事歷陞郎中至是受延平之命也延平有九士子者業太學及歷事諸部來問予言以賀之涇野子辭之曰邇來憚於言辭無以應九士子耳林士子祥曰涇野子即不容再九士子其能忘吾楊中立李愿中耶予瞿然曰九士子其發我哉予久思趙楊李之道而無托二槐子則予舊所知者也斯行也楊李之學其屬以再興乎昔者程子之講道河洛也唯將樂楊子立雪門墻載道以南於是沙縣羅子從家南平師楊龜山潛思力行任重請接越至劍浦李子復從羅學謝絕世故怡然自得當其所造氷壺秋月瑩徹無瑕至其以仁問荅傳道晦菴朱

子使天下後世崇其學誦其詩焉然皆楊子載道之功也夫將樂南平沙縣劍浦皆延平之隸邑地也往何以諸賢如此之盛今去李子將未及三四百年雖有名卿才大夫顯著於時然如為李子之學者則未之能聞焉豈其地不生是人乎抑生是人也固上無有作之者乃至使隨流頡啚因質限沮者乎二槐子斯往也博訪郡士躬為延攬於其中有篤志者有潛思者有力行者有博文者有任重者有器識者東拔一人焉使為楊李之學則郡東之士皆興矣西拔一人焉使為楊李之學則郡西之士皆興矣賢俊四興教化振立則楊李之道重明於延平于以阜成閭閻之民猶樹蒲蘆耳況二槐子系出趙宋義倫之後　國初有遂菴君者積書千卷以儒名家教子四人俱著文學科第相續代不乏人至二槐子登癸未進士出知東明縣守已愛民均田賑貧除惡平寇甚為上官所重至有一私不立百度惟貞之考其在刑曹又乃盡心明允在吏部持體正大則延平之往正宜滋廣素蓄益懋乃位首重作人之教復明先賢之學不可厚自遜也苟或以為迂緩不切今日之務又或以為高遠非一時所易就以自遜焉則豈予之所知二槐子者哉於是九士子曰祥南山等亦不敢不努力後志以仰承太守公之休德

王封君醒菴七十壽序

醒菴王先生者泰和縣之南富里人刑部主事如悔貞吉舉人如性貞善者之父也以如悔之先知平山縣也於是得勅封平山知縣云今年乙未八月四日則七十初度之辰也如悔之僚如性之友皆稱觴宦邸頌祝南山而君方皓首童顏徜徉斷林其樂陶陶人覩其壽數百歲未艾也當其期之未届也如悔如性嘗以長椿禮事予問壽封君千歲之術弁以其友吳用晦之傳來也吳用晦者廬陵之名進士也言封君守懷實一字問道齋篤儒業中休山林耽嗜玄寂系譜宣派創祠收族其輸稅力繇每先公期里人質辯片言剖決信如蓍蔡至其篤誨三子因貞命名咸則往訓斯亦古之孝悌

力田忠信諒慤者乎此其躬之所被者固可數百歲矣若欲延之至數千歲其術則在如悔如性不可他求也且如悔而知醒菴君名以貞吉之道乎夫易爻言貞吉者幾二十然至於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者則惟咸之九四爲然如悔之求貞以吉也果能杜朋從之思免悔亡之戒則雖使醒菴君如日月以生明可也如寒暑以成歲可也當其壽豈可以限量哉如性而知醒菴君名以貞善之道乎夫易書言貞善者幾盈策然至於學聚人之仁以輔主聖學理財之義以禁民非則惟動之貞一爲然如性之求貞以善也果能內而觀乎文象變而見於功業則雖使醒菴君體貞觀以塞

天地可也法貞明以對日月可也當其壽豈可以筭數哉雖曰不數千歲吾不信也於是如性持以告如悔曰是果在吾兄弟二人耳遂書之以上醒菴君曰涇野子之言誠當日名汝兄弟之旨汝兄弟果如是言焉吾又何慮哉乃俾侍者申錄之以貽貞譽

贈御史燕崖李君考績序

燕崖李君仲謙爲南廣西道監察御史三年矣將奏績於朝其同舉嘉靖己丑進士者有在部署焉有在廷評焉皆曰吾屬拘文循格抱簿掌故幾能有益於　國家哉惟吾仲謙年兄之在道也以六事言彗星閑切時政以四事言蝗旱禆益倉場至於杳錢穀百萬之弊於鳳陽免守陵三千之士于京操以及奏劾冢宰王公被繫詔獄罰俸半年而不悔尤其績之烈者也涇野子曰此績之在燕崖特其緒餘耳諸子亦嘗知鳥之鳴乎鶯鳴于柳鵲鳴于簷雉鳴于崖鳩鳴于枼鵬鳴于漢或以發春競秋或以貢喜呼雨人之聽之未嘗不忻然愛也乃若著至治之休輝文明之世上以昭德下以塞違羽翽翽以凌高崗音喈喈以莅朝陽斯鳳鳥之鳴又海內所共快覩者也夫李君蓋將爲鳳鳴者也豈肯如諸鳥之嘖嘖嘐哦乎夫物有基本事有會通蓋以言其幾也故不得其幾者雖千言尤不足若得其幾者雖一言猶有餘譬之解結鑄雖

利也使橫挑而悞入之愈髮固而不可理若得其幾而投取焉可不勞而就緒矣昔之君子或數年不言至一諫而成功或率啞不恥至一語而動主李君蓋稽之熟而審之久矣況李君飭身勵志潔行浴德孫于鄉黨睦于宗戚楚人稱賢焉乃又疏達政體諳曉章陳虛心從善見事風生國人稱材焉則其所以惟暨乃僚詳而後舉動而不括冲天驚人以成一時之殊勳者固可旦夕而見也於是諸君子曰果君是豈惟吾同年者之光哉亦
聖天子之所以優禮言責者之深願也遂取其言以告燕崖燕崖曰祺有是心舊矣思以圖報盛時以與古埋輪都亭簪

筆側階者齊驅不知涇野子以先得予之心乎

贈吳君德徵考績序

東原吳君德徵爲南都察院照磨三年矣將奏其績於
朝其僚侍御諸君過予問贈言於是俞君有孚王君天錫高
君子卿來曰德徵之在臺屬也慎以脩職巨細必閱遜以持
已衆寡無慢勤以厲學經史不廢信以處寮交際無詭他日
承署司聽夙夜惟寅規度滋整當其所志殆尚友於古人者
乎惟特輿浦王公方揔臺憲見君風儀深加器重今茲之考
至宥敏識可任以事磨勵不盡所長之注則德徵斯行將何
以贈之邪涇野子曰天下之事成於謹而憤於忽故孔聖之

論三軍亦不過臨事而懼耳事而能慎謀始必周慮終必至
雖於大政亦無不可也常人之情貴則驕賤富則驕貧強則
驕弱衆則驕寡於是妄自尊大好人佞已之徒接踵而出持
是遜以往也雖無他技之大臣亦不過是耳自公卿以至士
庶皆有日爲之分勢情慢則偷安肆則荒故古雖賢聖之君
亦以無逸爲戒也上世淳朴忠信相與故士風敦厚民俗熙
皞厥後勢利之態興乃率謟以相悅僞以相取譎以相欺如
玆信之道行也雖片言之微重於千乘之盟矣夫吳君果具
此四德將見斯行也超趨殊邊殆不滯於斯官乎於是吳君
聞之曰夫此四者彭年以爲小廉曲行守身之常法耳乃不
知其廣大高深如涇野子之所云乎彭年敢不努力於斯充
其所未極補其所不足者哉侍御諸僚聞之咸曰東原子果
若是焉於他日分省方面又何有哉且德徵先世出梁駙馬
都尉僧永為長興望族呂蒙山故宅存焉其後林霏樵樂栖
雲巢松甘泉諸君雖隱德弗耀然皆有詩文行世叔祖珵珍
叔綜俱登進士官南北刑工二部郎中主事而德徵早失怙
恃能自成立司空沱公雅愛之妻以季女呂山之吳不墜其
緒者寔有賴焉又其居家也睦族訓子躬行禮讓嘗請于從
叔祖太守貞黙公修舉鄉約行之數年鄉人多化曰德徵之
優於官者寔非其本於家邪若自茲以往學與政日懋不已

則雖德崇業廣之地亦可遠至而况於尊階峻級邪

雪坡顧君八十壽序

雪坡顧君常州無錫之高士也今年生八十歲也其子彥夫
任於南京太常寺典簿往年以
恩詔封雪坡君如其官至是彥夫將有考績之行其行也得
便道過家稱壽雪坡君乃拜予以問言涇野子曰雪坡君之
近態則何若對曰精神滿容鬚髮始白眉黳如漆登涉不倦
則何以能至是乎對曰吾父受性閒曠恬於世味遇佳山水
徜徉終日樂而忘返素能料事懸定成敗後無毫爽彥夫叨
赴鄉舉喜不見面屢蹶禮闈亦無愠色蓋其胸次淡薄寬平

洒落無所係累乃眞足以致壽乎但不知繼此亦可以至數千歲耶曰是在承美不可專歸于雪坡君矣承美不見寺中之紫薇乎當其初樹之幹大如盃戔厥後土壅其柢水漫其旁金剔其蘖於是本堅如石体碩如柱枝接四簷葉蔭甍坪册蒔叢間小者如升大者如斗經久不謝寺中人吏無不瞻翫嘆賞以爲得水土金之力也是故在雪坡君者天道也在承美者人道也天道惟命是聽人道可以力致且承美之爲簿於斯也廉潔自守絕無外慕至或取米於家給饔於官則亦可謂不忘其恬於世味者矣使更能堅持此操雖他日位卿大夫亦若是焉則雖衍淡薄之家風於天下可也自予之

至太常也與承美共事一年矣凡事之是非善惡祭品之精粗鬼神之歆享承美皆能力持正論剖決不謬陰喜其得良助焉使他日當大任臨大難亦能迎刃而解無所回曲其與夫料事懸定成敗者大小何如耶且承美舉南畿亞元文詩詞賦一時南國称才焉乃淹屈散僚卑官自他人處之鮮不昂然自足怏然不平者矣丌方自視欿然惟以學之未進政之未善是懼也忿不留於中怒不形於言充是以往而益廣其量益繹其功則雖於仁也亦將有可求而得者矣何止於面無喜慍之忠乎果若是其可謂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以顯父母者故謂承美雖壽雪坡君數千歲有餘也承美其無忘此紫薇

鵠亭處士李君七十壽序

李亨夫命試還謁予太常南所既而將歸武昌拜曰卒原游於涇野子之門下不識亦知吾父鵠亭君之爲人乎吾父天稟樸實事至即行言多徑遂不避諱忌常惡世俗浮靡爾乃遠紛辭繁寡所交游少時儒業郡庠後爲親老自求削籍故事父母甚謹不知有其己也處伯兄甚恭不知有其利也待諸姪子姪撫教甚篤不知有其勞也處族黨親故比隣州里既睦且任不敢有所踈慢明年五月九日實七十之初度也吾母　氏少家君止二歲亦並强健不老夫七十自古稱稀

吾父躋此皆其所自致耳卒欲延至數千歲不知亦有術乎涇野子曰予與亨夫日言壽親之道乃亨夫又問之耶昨者諸友之講仁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非其壽之實耶對曰有是哉亦邇迂矣此堯舜之所病而以望于常布之微於壽親奚涉乎曰士而爲十數人之學者是以下壽壽其親者也士而爲千百人之學者是以中壽壽其親者也士而爲億萬人之學者是以上壽壽其親者也欲親之上壽而不爲億萬人之學是無其体也欲爲億萬人之學而不博施濟衆是無其用也故予所言鵠亭君者一鄉之壽也吾所言於亨夫者天下後世之壽也非若頹乎

有見於此樂簞瓢而事克復雖天下亦歸其仁故壽其父顏
路至今千餘年猶存也曾子有見于此彼富貴而事弘毅雖
天下亦散其財故壽其父晳皆至今千餘年如生也於是予
天再拜曰果若是萃之斯歸也請於涇野子所嘗言以仁爲
謀簿者當日從事焉不敢須臾忘矣曰亨夫而無忘於斯言
數千年之術端在是哉

具慶重封圖序

具慶重封圖者禮部正郎項君遷之爲其父鶴山君暨母婁
氏作也遷之曰鶴山君今年生六十有七矣鑠不老母婁氏
生六十有五歲康强倍常喬生平無他悅好惟玆二親夙夜

所安耳孟子曰父母俱存一樂也可不謂具慶乎遷之舉進
士授南京膳部主事封鶴山君如其官婁封安人及遷之晉
司兵部鶴山君封職方員外郎婁安人封宜人
勑誥疊加寵命更新遷之曰吾父母教喬之心而喬報父母
之德庶幾其少舒哉可不謂重封乎他日謁告於予以問壽
言涇野子曰遷之之壽親也乃止以諭六挈七者爲具慶郎
官宜人者爲重封而足乎遷之瞿然曰則何以開我曰今天
下莫大於權亦莫尊於勢權能生殺予奪人勢能利害榮辱
人故權勢所在人多趨之乃遷之筮仕而就南被取而改南
惟知道義之重而不知榮貴之業在他人固卓乎不可及矣

則壽其親者豈啻踰六挈七而已哉人之言曰以權壽者權
亡則壽亡以勢壽者勢去則壽去以道壽者權勢雖無其壽
固常存也故閔子之壽親寧在汶上而不爲費宰曾子之壽
親寧正而斃而不用大夫之簀凡以永親之年於無窮也況
鶴山君質直好義慱洽能文建祠廟以聯宗勸鄉閭以息訟
雖無隔夕之儲而豪吟達旦雖無科第之官而明醫濟人淫
愛　寵命洎如寒素婁宜人又溫柔持家勤儉內助因禱祠
而廢殺雖當病而知命則亦可謂同德比行人中之傑女中
之英固自可致數百歲矣而遷之又以敦行勵志獨立不倚
使更能守此不變益充其所未至學以衍其美所以致壽於

鶴山君及婁安人者又數千載亦可也古之曾母閔公至今
常存不沒者遷之不可不使其親與匹休之也

送大司馬紫巖劉公應詔北上序

紫巖先生劉公爲南兵部尚書叅贊機務適御史論諸大臣
而公亦在列
聖旨曰劉某取回京用將行五府都督暨侯伯諸公問於予
曰劉公之在此也事總大綱而條貫自理其機務之重亦無
不當官軍方仰賴不意乃有今言然　聖意眷留則固厚焉
乃外人又議披言者十餘人其餘或罷或謫或調或改獨公
深荷倚注更取回京此何故哉對曰諸公亦嘗知巨室傭人

以植家乎初得數傭老練數嘗作事遲緩周悉不失舊榘主人惡其不敏也率擯之遠去乃別求便速之傭便速之傭妄迎主人之意也數更舊以為新幻遐以為邇浚實以為名渝經以為奇然立功雖易而見效則難務家雖頻而居業則寡甚至廩食虛耗嗇為無節童僕犯令四隣不睦然後主人者覺後傭不如初傭之為愈也遂又棄之而復召初傭以還當是時人雖有言於初傭主人亦不之聽今茲之事將無似之乎況公之在北署也自學士以至禮部侍郎皆為

上經筵日講官其所說論語大學典謨訓誥率根本義理明暢親切關係治理予嘗親見嘆其非浮辭蔓語有宋范祖禹之風此義浸沃淵衷而

聖學謙虛懷公之直講已久矣茲者偶因人言反觸初心其召公回也方恨其遲而又何外議之足滞乎但今天下之士特立者固多然亦有執其隨而媚悅者矣習以成俗如風偃草如水流濕其勢則然也公之斯行也上之或進秘閣以參密勿次之或開東閣以知制詔又次之或為宗伯以典邦禮然皆輔弼之地也吾固知公必用其舊學矣昔為習俗所移乎況江南之地素無蝗蝻也今其飛蔽天日矣公之所親見也河北之地素無叛卒也今其卒犯涿朔矣公之所共聞也公為致中和之學者理宜星夜北馳上贊

聖皇以成位育之治可也若區區循進退辭讓之節在處一身者則可以處天下國家者非予之所知也

海山慶壽圖序

南刑部廣東司郎中曹子廷寵數謁予曰諧父青丘山人以諧在刑部之故封主事諧母蔡氏封安人明年六月皆八十初度之辰也諧奔走于官十年未省茲得考滿且歸矣使道上壽第愧無言以為稱觴之具耳且吾父思吾祖隰州君之德每念於心輙勵於行事祖母陳氏承顏順志為所鍾愛篤於兄弟有無相共不分彼我或割鷄烹魚雖宿必餉黄崗人稱孝友焉既中鄉舉教諭渠縣表尚氣節崇獎德義士有甘

貧好學者必加優厚令騶貨乃諷以言使吏所行微惠于民令亙嗇之怨臺察至乃姻聯也遂以中傷臺察不悟比之于庭吾父義不受辱遂出長歸時方三十九歲耳渠縣人稱忠直焉蔡安人上事祖母克盡婦道過諸叔伯敬恭無懈凡所操持咸媲德於父不知其壽皆可以延數百歲耶涇野子曰廷寵既圖海山矣亦知海山之所以然乎夫海也雖曰原泉之大也惟其江入之淮入之河漢亦入之然後汪洋溟渤亘千載而不涸也夫山也雖曰平地所為惟其朝加一簣焉夕加一簣焉歲月恒加一簣焉然後崒嵂嵳峩歷百世而常尊也廷寵之立身行道苟增益於父母如趨海為山焉則所以

延其壽者豈止數百歲乎廷寵不見青丘山人之於隰州者
那隰州君之學生而明敏乃感時政三上書於
朝廷既受官或奏發積粟活數千人或奏辯誣陷死囚
平反甚衆或膺一品冠服往評土官讐殺至判定緬漢地方
而返此其績甚烈然得青丘君以纘其緒而孝友忠直光於
楚蜀於隰州君始顯揚也夫青丘君止一學諭耳於其親且
如此況廷寵舉進士為司寇耶苟充其所學當其顯揚雖數
千歲亦可也曰誥之官雖多於先正誥之道未加於前脩深
為是懼耳曰廷寵無厚遜也常人之情履富貴則驕逸遇權
勢則懾挫聞廷寵既舉於鄉肴或任擔已受乎官手自撑册

則亦可謂富貴不能淫矣鎮守之人雖隻錢不與當路之家
雖一法不貸則亦可謂權勢不能挫矣乎之學甘貧賤而恥
附權勢廷寵乃能同乎肯與之游則其志與學固可知矣廷
寵苟守此以往雖他日位至卿相亦不改也則士風可正民
生可厚澤加於當時功垂於後世豈但使青丘君蔡安人壽
至數千歲而已哉歸其以此告諸廷可

一溪王君還山序

竊聞之士有雖退而實進雖辱而實榮者行道于時不合則
去是也邇年以來余于江西見二人焉其一則一溪子王汝
學者建昌之新城人也其一則黃氏直者臨川之金人也一
溪登正德癸酉鄉舉授知漳州平和縣尋上正禮養儲之疏
當路排拒下福州獄逾罷其官一溪退居于楊溪別野遂誦
世紛無盡生事隨足之句菜羹疏食不求聞達余聞而敬羨
焉嘗非其所謂實進而實榮者哉初平和迺閩廣之交峻阻
之會豺很所嗥盜賊所巢近以弗靖而設縣焉矩度草創張
弛恒難一溪力為之振刷而精明之聯其里閭優其長老教
其子弟裁以義而綏以仁比三年考滿諸宿為盜賊渠魁者
率稱新民語巡按以保留今其地有崇陰鳴愛錄去任後民
皆隨地立碑焉重立生祠于東門之內然則一溪之所以上
疏豈徒內無實政外要虛譽者哉一溪之子子卿材從予游

于太常南所嘗問壽一溪之言而一溪適遭母憂余謂子卿
曰欲壽一溪無他術惟在繼一溪之志與政擴而充之雖以
壽之千萬年可也

雙壽榮封詩序

雙壽榮封者水部盧君子書為戶曹王君子山之父確齋先
生母安氏題也確齋今年生七十歲矣猶矍鑠不老安之年
亦若是焉其徒不㓕於確齋當其強有力雖百歲未艾於是
武邑人皆稱雙壽云初子山舉進士為鳳翔推官三年而政
平訟理乃得封確齋如其官母得封為孺人武邑人咸以為
美談於是稱榮封云予道過臨清子山已進戶曹権商稅於

是地乃偕子書以問言涇野子曰君子之壽雖在年實在德
君子之榮雖在官實在仁故箕子言攸好德于考終命之先
而孟子謂仁則榮也聞確齋君勤業農致家饒裕訓子向學
罔間寒暑資給之費幾于破家及子山筮仕理刑深加戒諭
歷示欽恤而安孺人之道亦足比埒則亦可謂迪德邇仁固
已俱壽榮之本也使子山能繼其志德教溢乎四海濟衆及
於天下則確齋及安孺人之德與仁當傳諸後世雖南山之
壽賢哲之榮亦不過是矣子書曰子山方佐戶曹一司雖日
逭祗德求仁恐未還能溢四海及天下也曰凡有事莅於此
者文舟民車何者非天下四海之人哉若是子山見之無不

真處之無不平雖當權征之頃而有寬恕之意則下固不虧
於民上亦可足乎國即此一政亦已可惰德廣仁矣使又能
不已其道雖他日位列卿相亦若是焉則其所以壽乎確
齋安孺人者又何如哉於是子山拜曰宗恒敢不努力以負
涇野子之期言

廢庵謝君七十壽序

予自南太常改官北上謝夢卿送至淮安拜而曰能熊父字天
然號守拙又號廢庵幼性聰穎稍長即知學能崇謙抑敦朴
實安貧處約無外慕衣不求華食不求美居不好玩弄志不
惑佛老甚好善嫉惡親賢樂義皆其恒性也初年壯志四方
無非禮之履既而歸侍親側朝夕左右未嘗居私室親沒哀
痛殊至居喪悉尊家禮以先鄉人喪終立主私室晨昏拜奠
其訓家之弟姪誘善懲過率如己子處貧困及解紛爭皆爲
之盡心曲處有慈有斷人皆服焉年幾五旬以違親日久游
藝未遂憂思惟勞遂至喪明廢庵之號所自更也爾乃抱鬱
懷痛砥志礪行不失始學之功行年七十矣能又不才不能
早爲顯揚以致榮壽則涇野子何以命之乎曰予與夢卿相
處已多年其論人子壽親之言不下百數十篇大要以能繼
其志擴充光大爲本也况廢庵君孝敬純實親賢睦族諸行
卓卓身訓夢卿者如此夢卿可不思所以繼之乎夫爲士之

道雖多端而孝親友賢尤爲急務子能思廢庵君之孝益充
廣焉如曾子所謂事君不忠戰陳無勇以至殺一禽斬一木
不以其時非孝之說則斯孝也可以光於四海通於神明區
區宗族稱孝不能也子能思廢庵君之親賢益充廣焉如大
舜之取於耕稼取於陶漁大賢則爲之師次賢則爲之友則
斯親賢也可以行於邦國達於天下憧憧朋比往來不論也
况吾夢卿溫良而敦直坦易而嚴謹如此而不已其功則雖
學爲古之程朱以顯其親如大中常齋壽千百年亦無不可
也爲夢卿其勗哉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門人徐紳編刻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門人吳遵編刻

序

監規發明序

國子監規乃
太祖高皇帝為諸監生作也作於洪武初年者為舊規凡九條永樂三年申明之作於洪武十五年者十二條十六年者八條二十年者二十七條成化十年間祭酒周洪謨嘗通刻榜諭諸生矣故諸生入監者必先讀監規而後治餘書近見

諸生率艱於背誦又或擇其易讀者捨其難讀者於是監規雖已行實未為諸生有也竊嘗仰思我
太祖之心欲得真才以為邦家實用其於諸生雖坐立進退之間飲食衣服之際號舍齋堂之處誦讀講解之詳課試倣字之細皆本道義而有矩範變之至而教之切真天地之於物無不覆幬無不持載父母之於子飲之食之誨之教之者也比其
恩德深重化育周洽則監規誠諸生所當先讀又不可以有所擇也柟自莅任以來深懼淺薄不勝其職以負我
聖皇委任之意乃日誦監規條釋其下詳演推廣如異代諸儒箋註五經四書者使誦讀之須因傳以求經不以為難又知字字句句皆道之所在不可有所擇而或舍之也因名曰監規發明云諸士子除將已行監規莊誦外其於發明錄一帙時加覽玩自當手不釋乎監規之卷矣

儀禮圖解序

儀禮本周公所作其篇目甚多遭秦焚書漢高堂生止傳其十七篇與淹中經同后倉能明之然多士庶人卿大夫諸侯之禮宋朱文公欲以儀禮為經禮記為傳其徒楊復遂圖解儀禮存其篇于十三經註疏中柟卒業太學時嘗約所友五七人率其子弟習行于寶邛寺今三十餘年心未之能忘也

近蒙
聖恩誤授今官圖報靡稱伏覩
聖皇以禮樂為治而太學尤禮樂所先之地用是仰承德意旁求儀禮圖本偕其僚童公思與在監習禮公侯伯及諸士子演行使知揖讓進退之節以沐
聖上菁莪棫樸之教而效雍熙太和之化也第此書稀少止訪獲一二善本乃命監生王世康輩手抄其圖月數日執纂焉其將具題請　勅工部刊印而未遽行也有監生盧尭文魏學詩汪尚庭錢宙余誨者廣求儀禮圖以觀爾乃奮然興身自書寫校正且捐貲刊刻成書送覩以問序焉柟嘆曰

矣哉此五士也昔姚樞居于輝之蘇門爲一方學者之無書乃自校小學諸經嘉惠輝士於是許衡亦自河内就書于輝厥後元之數儒敦尚經義尊崇古道説者多歸功于樞焉

聖明在上家詩書而戶程朱夫豈前元可比然而五士者之所刻則固太學諸生之一助蓋不待如樞顯達後而始著矣固可徵

聖世人材之盛而諸士于於此書尤當行之而必著習之而必察也

詩樂圖譜序

詩樂圖譜者取詩經周南關雎以至商頌玄鳥可歌之詩八

九十篇被之八音以爲圖譜者也夫此詩樂自周室盛時奏於郊廟　朝廷頌聲大著漢唐以來俗樂聿興新聲代作而三百篇之雅音絶響矣洪惟我

聖天子龍興以來敦崇古道脩明禮樂一時俊髦罔不思奮抑自莅任以來仰承　德意偕其僚董司業課藝諸士習行儀禮内有用樂之處選知音監生衛良相等率其友百餘人取前詩篇日每歌詠諧之音律未及期年衛良相於前諸詩皆能盡圖定譜除鐘鼓柷敔之外列爲六調一曰鍾磬調二曰琴調三曰瑟調四曰笙調五曰簫笛調六曰塤箎調每一用之渢渢乎有古音之遺抑益嘆曰

聖朝作人之深而古樂亦不難復也因命傳教六館諸生以養其性情之正育其和平之德仰副我

聖皇教養之厚意也或曰漢賈誼請興禮樂文帝答以未遑武帝用協律即李延年造天馬芝房之歌汲黯深非之今此之舉何也曰汲黯之論文帝之言固孔孟之旨也昔孔子以仁爲禮樂之本而不專於鐘鼓玉帛孟子推好樂之心與民同樂則聞鐘鼓之音者欣欣然有喜色矣惟我

聖皇具關雎麟趾之義篤愛民好士之心通乃定

郊廟之大禮復雅頌之古樂本末具舉質文兼脩正所謂建中和之極而行以位天地育萬物者也當其隆盛追復西周

豈但如漢文帝而已乎於是諸生皆歌靈臺之篇而詠棫樸之雅

正學書院志序

侍御余子悔之巡鹽河東鹺政既舉乃曰予身履唐虞之墟目覩稷契之舊顧風俗未振醇良未興是光以一鹽自足也爰度運城之東空地若干創建正學書院并建塾學於其傍嚴選信厚端愨之士群萃其中暇則親臨訓廸以明孝弟謹信恭敬學文之道而又舉行藍田鄉約延致仕馬張諸君爲約正副講習古義表正群物一時志士聿興齊民多勸於是監生王世相纂輯其事作志七卷而都運彥子諸君走使問

序然其志亦采予判鮮州時事行有題引是予自多其續也既而曰昔召信臣之守南陽常開芍陂以灌民田後杜詩繼之不隳其烈南陽人遂有前父後母之謠予之道不及信臣萬一然而當時之心則固不敢以一善自私便欲傳及四方也今去鮮且十年矣侍御乃能蒐攬古今廣開藝局雖予淺陋亦與舉行凡滿鮮諸地莫不聞風興起挽回古道是予行之一郡者今充而為數十州縣之廣試之一時者今傳而為千百年之遠豈特一杜詩繼召信臣而已哉則予又何敢以一己之私而廢侍御之公乎斯志也雖以共天下及後世可也

贈少司成桂濱張公陞南少常序

予自南太常少卿補今官既至京邸宿于公署當是時桂濱張公尚為少司成也即夜枉問續燭話舊叩所以教人之道蓋已示之大畧矣未數日而公南少常之 命下即以予之缺也予嘆曰予方慕公以叨同僚而公乃不耻予之不良也以同予之先官予適至而公往公將行而予來睽離之久猶南南北合幷之難信如參商事之奇怪一至此乎公戒行有日問曰何以贈我對曰不外乎留我者耳昔者子路問事鬼神夫子荅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蓋幽明惟一理而知明為死人神無二道而格神則易今公已能教乎人又何有於事神哉且嘗察公之教人矣寬而不失之縱嚴而不失之刻順而不失之阿逆而不失之犯操縱得宜處置有方諸士子無不畏其威而懷其德信其令而式其文故於公之將行咸戀戀不舍也然則公赴太常以事神又何必他求哉雖然予於太常未老厭職者有遺悔焉准冢欲變而未程塤箎欲藝而未圃厨米狂汰而未還樂師欲正而未請秩祀有失而未經或頻舉而遭更代或適議而遇遷改遂使懿業未脩正政就弛至今抱悔者不啻此五者而已公之往也斟酌其事損益於時或大補其缺典或盡釐其紀文當必又有出於予志之上者已公海內名流翰苑宿儒

聖上方興堯舜之治暫假公禮樂之司不日詔還近禁漸進密勿敷宏雅之才攄經濟之具南都少常真非公久淹之地也公必駿奔厥職靡禮不備靡樂不和其肯如予之有遺悔乎公字子陽廣西桂林人起家正德丁丑進士選為翰林庶吉士讀中秘書授翰林編脩歷任兩京國子司業至今遷云

洗母陳氏六十壽序

洗母陳氏者吏部觀政進士南海洗奕倩之母陳也去年奕倩舉進士思母不置每中夜興曰安得吾母自南海來饌此進士升斗祿乎於是遣人迎之南海母曰吾兒桂奇舉進士吾聞之喜而不寐吾意亦欲北耳乃使其父家弟某侍舳艫

并携奕倩之室以来舟至臨清而其歿母號泣泊舟不欲進曰吾為吾兒来而使吾弟野死吾何以進為奕倩聞之驚悼戰懼四體無措夙夜使人慰母於臨清権厝其某若迓母於京邸然母終思弟某對食則泣遊庭則泣雖以奕倩愉悦之誠昔其之奉百計不能解也曰除使吾弟之櫬歸葬南海吾淚始可收耳是時奕倩授官期不遠乃置然曰母情如此而杜奇奚以官為假使母憂成疾是尚為有人子哉遂列疏上天子吏部覆題得送母南歸然其時已至今年三月陳夫人於是生六十歳矣奕倩之友數十人因作金臺祝壽圖各賦詩歌而奕倩請予序其事予嘆曰陳夫人在家承順父母既

歸復齋君敬恭内業無違宮事復齋君既歿尚志不渝節操比氷霜廸訓奕倩至有今日而其哀弟某之變又痛切如此則亦可謂古淑女之孝有貞慈者有此四德神發其祥其壽自可長視遠履不啻百餘歳矣金臺之祝又何以也無亦使奕倩發孝以忠　君移交以履傺貞固以立本敷慈以字民推是四德於國乎夫陳夫人具是四德於身一家人一鄉人知之壽之而已奕倩果能推是四德於國則雖天下人後世人皆可知壽之也是其壽豈可以年歳計哉且奕倩未第時嘗謂予於南太常之别邸會晤雖未久然已瞰其志之不凡矣比今過此見奕倩母来則來母去則去母樂則樂母憂則憂進退無必惟母是據則奕倩推四德於國也又何難乎奕倩而不難於是焉其視世之口談心性而不知置身何處者其為壽其親之遠邇也奚啻倍蓰哉

封戶部主事南山周君曁張安人雙壽序

予在南都時戶部周謙之嘗過予以論學比予改官北上謙之問壽其父母南山君張安人言皆且六十也予已諾之矣今年春謙之考最又申前問於端範亭荅曰孟子云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吾願謙之為高而無下也夫為高而不因丘陵則用力多且難予有自然之丘陵惟望勿舍之以他騖也昔者汝鄉之張敬夫篤學践履取論語中夫子與諸

弟子言仁之事類萃成帙曰洙泗言仁録以資傾謁遺同志斯其學益深見本原一時師友門人皆推讓其純正傳數百載而益光故子之漢州崇祀敬夫并其父魏國公正位廟貌以祭之子誠學仁於敬夫如藉丘陵以為岷峩之高也則所以壽南山君者亦如敬夫之於魏公當數千載遠不啻也况南山君生而抗志幹蠱恥黨韃之祖為聖賢之棄既生謙之六歳而出就外傳十歳而教督文業五皷呼之以興乙夜伴之以寢寒暑匪懈淡泊是甘張安人又茹荼食辛以佐之於是謙之甫及弱冠即成進士為小司徒而語默動止惟聖賢趨皆南山君張安人之賜也然則謙之之所以繼其志者雖

欲不爲敬夫不可得已夫敬夫之學仁也固爲弱闇矣然猶不若張子厚之論仁廣大切實也子厚論仁人之事天比之孝子之事親謙之之事親誠如仁人之事天則所以壽南山君張安人者又豈可以年歲計哉謙之何其用力也曰夫子不云乎功在終食造次顛沛之須驗在富貴貧賤取舍之間

順德府志序

順德即古邢國漢鉅鹿常山地也風門百巖之所環拱濁漳沙河之所襟帶蓋明時之股肱郡也舊有志訛漏不具今大守孫君元朴自蒞任順德篤志慈民政平訟理四境之內盜賊屛息民安其業則曰非往無以開來失古何以貞今爾乃

考摭遺失適追舊典選委師儒纂成斯志將以具文獻而詔士民也涇野子覽而嘆曰後世郡邑之紀有古列國諸侯史之遺意然將世雖異而道義則未嘗不一也乃王仲淹謂陳壽之書范甯之春秋思過半者蓋以遷固而下制作紛紛率競博洽而鮮勸戒其志寡也斯編也當其志不亦遠乎志自郡紀以至外傳凡二十四篇豈惟足徵亦可詔後其可傳無疑矣孫君諱錦陝西綏德衛人起家嘉靖丙戌進士

封君王水樓先生雙壽序

水樓先生王君德容者南京禮部郎中國珍文儒之父也國珍爲戸部主事時封水樓君如其官今年生六十六歲所配陳氏封安人今年生六十四歲於是其鄉縉紳咸謂其有雙壽之榮也往年予在南都時居太常之清風亭與水樓君之第甚密邇當夫春夏初榮秋桂正芳常邀水樓君枉過散適於空庭之中遊賞於嫺熳之地則見水樓君撫景欣暢舒懷笑談饕餮之狀似四五十歲人未嘗不擊節忻羨以爲深有所養者也今年夏國珍以考最北來問雙壽之言且云水樓君弱冠時有司舉入郡庠百方避免及長堅志不求仕進賦性仁孝嚴敬公正勤敏謙讓風水以與弟割已有而濟人亦子之心古人之行近雖受封泊然若無陳安人亦貞順柔嘉勤儉剛正濟人利物視人饑寒猶己痌瘝婉德不愧予嘆曰

往年之欣羨固知水樓君之有此哉雖然此其在水樓君者也蓋非所以爲至也若乃引其孝以事君而忠蓋在朝廣其仁以慈民而德澤在野法其敬以居位而職業罔有不脩擴其公以蒞事而進退無不可度推其儉讓以處寮采而有羔羊之風循牆之規充其濟人利物之心而使無一物不被其澤以赤子之心而爲大人之心以古人之行而變今人之道將見水樓君之德可壽於一鄉而國珍之行之者可壽於天下水樓君之德可壽於一時而國珍之繼之者可壽於後世是可使水樓君暨陳安人壽數千歲不啻也且國珍不見長江乎初發源岷山者止可濫觴耳其後群流引附遂

塗浪浴日月壽隱甯建以爲南邦之紀若是萬古不替也況國珍純篤忠信見利不惑臨事立判而又抗志高遠步趨聖賢然皆水樓君陳安人之賜者也則吾固知其自不能不廣其道於無窮也

壽萱圖詩序

壽萱圖者國子學正巴陵余子叔載爲其母李孺人作也初予在南都時叔載方典教於蕪湖他日以事來謁予於鷲峰東所予甚重其威儀端雅志向不群以後雖未數聚然或寓書寄聲義未嘗不相通也比予改官辟雍叔載已先陞學正於此矣爾乃孤處退省一室寡交際絕取予若物外人者問

其故言李孺人年八十在家乃不携妻子耳然叔載日以爲官禮事予既數月偶以他事來忽言及鷲峰事予曰叔載而忘鷲峰之舊耶曰坤未敢忘第恐諸僚以坤爲披援耳予曰師我在前爲我在後禮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此天地間之大分又何嫌疑哉於是叔載瞿然改執舊禮予於是滋重叔載之爲人耻爲趨承奔競者也又數月叔載以壽萱圖來且言李孺人凡古今格言諺語切於日用者一有所聞多能默識發諸論說亦多中節遇事無大小衆寡處之秩然有條既歸時隱先生事舅姑皆賢之內政旁午躬執勤儉裕用拓產家法甚嚴於坤兄弟中雖素鍾愛者稍有咈意撻之不貸嘗曰上等之人不教而善中等之人教而後善下等之人教亦不善若等其於下等人乎其紡織多至夜分見坤兄弟學業無進又責之曰吾聞孟母斷機教子懼不成器也若等可不知自勉乎夫吾母治家教子如此乃至有今日是年八月四日則八十初度之辰也幸賴强健矍鑠未甚有老態不知涇野子何以語坤使吾母至數百歲乎曰叔載又豈可以他求乎夫李孺人尚以孟母自待乃叔載反不以孟軻自期耶且叔載受母之質如此其美也奉母之言如此其謹也使能踐形以益美其曾篤行以益顧其言則李孺人之道爲之益廣而叔載自比於孟子者爲不難矣當使李孺人之壽至數千

歲如孟仇者至今猶存且芳也不可乎

宋四子抄釋序

宋四子者濂溪周子明道程子伊川程子橫渠張子晦菴朱子也朱子曰程氏兄弟二人其學既同其言無異遂稱程子云故曰宋四子也予謫判解州時嘗抄釋周程張三子書解士丘東魯王光祖校正而刻之解梁書院比予官南都光祖復薦是書問於鷲峰東所於是休寧程爵見周子程子取而刻諸由溪維揚葛澗見張子取而刻諸江都同志之士欲求周程張子之道者皆可因是以知其大略矣比予既守太學與諸生每稱四先生之言爲入五經四書之門戶也乃徹

中戴冠胡大器黄[illegible]汪[illegible]黄本静汪光儀汪溢胡其仁黄登諸士侍側曰是刻諸江南者之三子書也冠輩尚能誦之但恨未能博及天下之士耳願暨同志曹顥羅瓔吳特敘黄錫吳文達汪鳳梧汪櫓汪一中自爲校寫重刻拜請朱子者以加諸梓使海内遊太學者皆得誦習四先生之言以求爲孔子之道當見士風可正民俗可移不尤愈於一由溪江都之行乎予然其言遂併抄釋朱子以附之於是冠輩持是書請博士南海蕭子曰强莆田鄭子汝舟重加校正遂入諸木曰宋四子抄釋云

朱子抄釋序

予在江南徽中士從予遊者請刻朱子抄釋予諾之未有以應也比守太學徽士戴冠輩十餘人復以是請予乃取門人楊中立所編語略者遺其重復取其切近抄出一帙條釋其下以便初學覽閲夫朱子之文動千萬言學者少而讀之至於白首不能窮盡乃今落落數百條何也曰君子之學雖貴於博而尤要於約也苟惟其博之趨在朱子大賢也則可於學者之學豈不泛濫而無所歸哉學者苟於是編少加意焉然後以觀朱子之全書自當知所從矣且因是以窺周程張子旨與上遡孔顔思孟之道亦可優入而不難也

贈博野掌教邢君序

予初守太學掌科王龍坡諸君子往謂予曰敝僚邢掌科汝默者其父古松先生弘仁山東名士也爲臨邑選貢求就學職獲授博野縣教諭請一言以贈馨吾僚友者之情也予嘆曰予不知爲人師之難近守太學方信其不易矣夫士之來者聰明才辨固多有之然頑梗强悍安逸自取者亦不無其人焉又或富者怙財貴者恃勢朝教而夕更昨誨而今違道之以禮或不循其節陶之以樂或不諧其音予每求其故而不得也則嘆曰當非予本之未端而我教之未公乎遂痛自刻責數陳古昔於是諸生始頗有聞言而信見行而由者矣今龍塘子言古松先生之爲人也五歲失恃善事繼母無異

所生友愛諸弟喜怒與偕隨父靜海繼侍嵩風一心熟書無所外慕祁寒暑雨亦不釋卷其丗淡薄出於質性輕財復義毫髮不苟凡處友朋厥乎交如至於論事當道人或不堪退無怨言親故或偶失義者輙自懼曰得無爲古松所知乎夫古松先生如此則是其本已端而在我者已公矣以訓博野之士吾知其令之無不行禁之無不止又奚有予之所嘆者哉夫使天下郡邑之師皆如古松之有本也則其士之入太學者皆可以不煩告詔鞭策而趨道矣予又何所憂嘆哉夫民生之不厚皆由士習之不良士習之不良皆由師道之不立聞有勸古松就封子官者則對曰人各有志我又何以子

之官為弐夫子之官已所成者也且不欲兢況其在他人者乎則古松之志出乎風塵之外拔乎流俗之表雖安定胡瑗泰山孫復之立師道亦不過是以是而作士之良也雖傍郡連邑皆將易心興志矣況於一博野乎嗚呼安得天下如古松者數百輩遍布庠序以為太學賢士之張本則民生之厚可坐而見矣

贈沈南湖考績序

侍御沈子文瀾將考三載之績于天官氏其僚曰沈子自縣令進拜監察御史嘗兼綰數道印綬數道無壅事其彛齕商商無怨言其恤軍士士無離伍其差視群倉巡按鳳陽諸弊

芉華而又條陳時事皆關政體非他累一績具一勞者可比也涇野子曰夫御史之職激揚有道舉錯有方而已夫激揚之道不惟其喜怒惟其人即百官之惡德者遠矣舉錯之方不惟其同異惟其才即百官之不才者遠矣若是而百姓有不蒙其福者乎行而考諸天官氏雖曰不職吾必謂之職矣如其狥己之喜怒也清濁必至於混淆如其泥己之同異也賢不肖必至於倒置若是而百姓不被其殃者未之前聞也行而考諸天官氏雖曰職吾必謂之不職矣夫文瀾嘗與予論均徭之事矣重役不頻乎乞丐輕賦不假于富室余嘗以為有鳲鳩之志真民之慈父也他日又為其父敬軒君請墓銘敬軒君歿已十餘年矣文瀾戚容盈面舉言泪垂予嘗以為真時之孝子也文瀾若又移孝為忠則必視君如腹心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婉轉委曲之間即有回天之力矣移已之縣者以待諸守令則其所鼓舞勸懲者即有風動之勢矣以是而行激揚舉錯即才德皆至又焉有喜怒異同之說哉文瀾予禮闈所取士知其必惓惓于是也

椿萱榮壽序

椿萱榮壽者工部正郎鄧子一新壽其父節菴翁暨母劉宜人者也節菴今年生八十歲劉宜人少四歲皆以皇太子誕生覃恩德膺　誥命云於是一新之僚友曰翁素嚴毅朴實

孝友兼盡樂聞善言一事耕讀不藝他業宜人慈惠好施紡績至老不倦又能教諸子以禮宜乎有此眉壽且榮也一新乃作椿萱榮壽圖以樂之留都大夫士咸歌咏以侈其事他日一新以告予予問其詳一新曰文憲父日無所為農事之暇好觀孝順事實然必盥手而後開卷有所得輒見之行毋偕復爾予嘆曰節菴宜人之壽此可以辭性百年未艾也雖然猶在一新能廣之耳去年予在太學有泉州進士黃鎮卿者從予遊甚重一新言能教邑士子邑士子至今思慕猶蘇湖人之仰胡瑗而一新之在工部又能秉度奉程不愆于素工部上下皆稱良焉他日繼此益廣節菴之行成節菴之志

奮泰所奪不懈于位秩晉公卿亦不改其操常如所謂盟手
而讀孝順事實者則必澤加於當時風流於後世節碞宜人
壽雖千百年猶存也

贈殷良器考績序

昔者予之在太常也數署寺印得二屬友焉其一為無錫顧
承美其一為長洲殷良器夫太常職在祀神蔬果有司犧牲
有所酒醴有程香帛有度樂舞有士然積歲既久廢弛因仍
廚門敝而不爲道流惰而無矩寘褻神之罪難矣我為此懼
每舉一賢也二屬友或導之於前或推之於後必使其義安
而後已每懲一愚也二屬友或發之于始或斷之于終必使

其愚懲而後止予私喜曰苟為堂官者皆得若人以為屬焉
何患不能以事　明主哉故常恨不能即日同升諸公耳又
嘗見二屬友所制表文詩皆格力不凡超入古作乃承美與應
天亞元而未獲甲科良器選貢於鄉而未獲一舉又數惜其
才屈於散秩也比予改任太學遇銓部必曰安得使顧彥夫
者為太學博士為我諸生說經乎銓部亦有然其言者方舉
而彥夫任浙是承美猶滯於茲比推及南禮署豫南吏方晗
入賀之行即日出仰而良器考績文移適至乃躍其考功日
予素知其人乃不能一書其最大賢如二屬友也其不遇如
此豈非有數哉雖然遇不遇者數也學進而不已忘立而不
渝行修而不顧乎其外者則君子之常也二君子苟審于斯

文何患于不遇哉不[illegible]古之大[illegible]在上[illegible]衛崇階[illegible]
後顯也乃其僚李博士惟中數為良器聞考績之言於是乎
書

贈趙士美考績序

仲南趙君士美為御史三載考績于宰衡吾陝縉紳在南都
者咸曰懿哉趙仲南三為御史也巡視西北二城若無犬吠
脊閭府庫倉場糧無鼠竊差視蘇松常鎮江防積盜瓦解歲
久客舟無虞當其為績誠一時之偉然者也且其隨事進說
應時陳言皆不詭不詖率布忠悃豈惟吾鄉有光哉是獨不
可一言以賀乎涇野子曰士居小官難居顯要易諸君知士

美治撫寧乎撫寧遠在邊鄙地險而民貧士美治之如抱餓
兒病女他日有寺人自山海關回貨車十餘輛役縣數十匹
計芻菽之費日不啻十數金也乃又張威以索撫寧士美凝
然不動曰彥之寧解此知縣不忍毒吾撫寧公廩之外無浸
魄且革閹人之濫寺人齎數日不能行至停其數車而後往
逐毀士美于京師而士美之名反滋重夫士美于其難者如
此則其在顯要者之績可勿許也且君子以立心為上立功
次之邇聞焉子約言士美嘗為人之時偶亡一賢既覺寢不
能寐者數宵此其心雖以質諸鬼神可也斯往也益廣其知
人之明益堅其祛邪之操見賢必舉舉之必先見不善必退

遐之以遠雖古之名御史當亦不過是矣

刻博趣齋藁序

虎谷先生和順王公自舉成化甲辰進士歷仕禮部祠祭至都御史凡平日所著文詩奏議以及學政兵務之章程咸具焉自名曰博趣齋藁意盖以志道據德依仁為本孫而不居此特其游藝之一端耳夫先生學為孔孟之道身兼文武而材備體用其道德仁義固未嘗不於文字間見也其年十七八時先生提學陝西深受其開喻奬拔之益凡先生之言語動靜恒以為師模而一時西土士風亦駸駸乎復古矣及先生歿某遂撰次其行為墓誌銘亦畧具矣第其著作之富力

莫能為之傳也往來過雄山鎮會王松仇時茂嘗語及此而時茂素慕先生即以其藁托某校正命其弟時醇時開董刻之然某官事紛冗兼以道路奔馳校未及精而時醇便人過江取回是藁入梓以完兄命且裝釘送覩問序焉予覽之甚悲喜盖是書非先生不能著藁非仇氏不能刊先生雖無子弟門人以末其業而秉彝好德之君子則固不以先生存亡而有間也然後知道學人皆可為而生前之成敗利鈍皆不足道矣

藤蔭先生壽詩序

國家百餘年間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數年以來殞將喪師損威耗財甚矣予嘗以為壯邊惟在于鼓將強兵惟在于飽士人多以為常談適者北虜吉囊率其部落覘寇莊浪時旦麥秋人倚為命若不獲刈則齎虜糧矣侍御文江胡君伯時巡按隴右聞此虜變馳至金城集諭諸將曰往者小王子屢寇河西亦不剌雄據海外土魯番糾連回夷住牧西羌爾等擁兵自衛既不能討矣今吉囊馮陵至此乃又欲顧身家耶先是伯時下車察士卒之饑寒周其糧餉足其布花增其餱鈔懲其克魁上固有欲投石超距者矣至是諸將聞御史之令咸攘臂自奮有以纓繫吉囊之志比至紅城子選遣徙卒各持銃砲夜逼虜營更迭燃發賊數潰亂自相蹂踐驚徙外遁達

旦始定如是者三而我軍偃旗息鼓匿不見形虜始則驚疑終則以為虛弱益不為備文江乃命諸將各出驍騎數道並進直擣虜營斬其梟帥并奪器馬旬月再捷獲級百餘匈奴遠去邊民獲麥無不讙悅露布　上聞重加賞賚則予之常談乃于侍御一驗未幾會伯時于途伯時乃問藤蔭先生六旬之壽言予曰即河西之事亦可壽藤蔭先生于數百歲矣復曰將無益之乎曰不見予鄉之程大中耶太中之子伯淳亦嘗為御史矣其論王道十數事并諫人主防未萌之欲者今其遺書固在也侍御取而行之豈惟可靖一河西哉豈惟可壽藤蔭先生于數百歲而已哉且藤蔭先生早遊黌舍博

暢經史才足經世進耕于野晉廬親墓孝感紫藤引蔓墓側其所配喬夫人沒先生年纔四十六也鰥居守義矢不更配至敎御史兄弟義方懇切偕之大道是藤蔭先生之賢固歆追踪大中而伯時之壽其父者又肯讓伯淳而不歆匹之耶審若是則藤蔭先生之壽雖數千歲無涯也

崑山鄭氏族譜序

歲甲午鄭生若曾請序其家譜於金陵予已諾之矣玆申前請予覽之曰若曾之先故開封鄭人也從宋南渡始家崑山今已四百餘年譜凡三脩之矣一脩于晚宋再脩于天順初元三脩於若曾其開封舊本今固存也其曰太師豊者譜之

第一世祖也曰學士億年者始居崑山之祖也曰季四者始傳宋薛產醫之祖也曰玉者國朝立籍醫院之始祖也遡本窮源功德並茂其爲昭穆傳記支分派別亦既詳且明矣予感而嘆曰休哉鄭氏之種德乎夫恥爲元臣樂事義莊以贍宗族皆綱常倫理之大宜其生男多賢而女婦之克貞也其於譜也亦榮矣雖然綿延昌大使先德永永弗斬責在爾後之人夫譜所以明一本也故縱而觀之自始祖以至於若曾皆一氣而禪者也不容不反其始橫而觀之親爲遠近莫非一體之遺也不容不篤於親夫反其始則尊祖篤於親則合族尊祖合族而譜之悍也有其實矣若曾其勗諸雖然嘗告若曾以學仁矣仁則以天地萬物爲一體雖於天下族皆可合也而況於一鄭氏乎若曾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先生之言匪直訓曾而已曾知所敬矣

雪舫處士方君七十壽序

雪舫處士之七十也耳目聰明步履矍鑠身走霜雪中築鳳臺於水口以利鎭人當其壯健類四五十歲人歙中士率瀟口龔嘉其子太學生鑾嘗從予遊過金陵問壽言予持雙溪鄭大參東峯汪少卿二序曰恐涇野子不知吾父悉也雙溪之言曰雪舫君平生樂交與嘗擧數千金托諸其友而盡之不許復與之竟得其報東峯之言曰雪舫君內而家族遠而

鄕黨有閧爭者有孤若者有是非曲直相角者乃爲之平其忿植其弱解其紛汲汲皇皇不暇寢食涇野子曰由雙溪之言則雪舫固古之義士也由東峯之言則雪舫固古之直人也義則利不可溺直則曲不可回持是道而不渝也豈惟可百歲哉昔者鑾之遊鷲峯東所也謂予曰家父以鑾從弟遊京師而不返俾鑾浮江至此欲同領明敎偕之以歸予嘗嘆曰雪舫於其猶子如此則於其子時鳴可知矣豈非有古孝友之風者乎今觀雙溪東峯之言信不誣矣則雪舫豈惟可百歲哉雖然百歲之壽在雪舫者也衍之而至於數千歲則在時鳴爾時鳴不見漢之石建乎其父奮敦篤重義口不輕

然諾諸子有過召立終日不與顔色后建守其家範尺寸無違嘗取舊中帬廁牏手自浣滌諸弟效法時稱長者漢至今千餘歲建父子猶在也況時鳴進用有待使學如不及以雪舫一人之義直孝友暢於四肢發於事業達之於千萬人焉行道當時揚名後世則雪舫君之壽雖數千歲有餘也一石建之壽其父何足為時鳴道乎

李孺人七十壽序

太學生胡大器自都下来至金陵謁予曰解州王舉才與大器及黄卷吳梁十數人同游業北雍義氣相孚情相厚聞其母李孺人今年十二月某日七旬之誕期也舉才以父恩榮

君琳先逝值母壽期也又自離逖膝下不能稱觴畀旬懔若無以自解卷輩相率醵金裝軸賦詩寄壽解梁請序以寵舉才之思涇野子曰卷器徽人也梁輩松江人也某魯人也地去解梁若是其甚遠也人與舉才若是其殊俗也乃皆敬舉才欲壽其母舉才如未能順親豈能信友若是乎然則諸友之欲壽其母則舉才之能壽其母也可知已昔者予之判解梁也舉才羈丱然其兄舉直舉善從予學當時已聞李孺人之賢矣其祖舉人濡司教永寧曲周南樂以善誨人鳴其父歲貢經任伊府工正以良于其職故孺人奉其閨訓歸恩榮君克盡内助無違宮事所生四子皆教之以道彬彬然明于三晉比予自太常過解舉才以鄉試中式舉善已廩膳高等時解太守學正諸君暨解梁書院諸生鄉約諸耆且百人也送予至靜林寺開宴萬栢之中諸生憶予在州之日曾教童子詩歌請重肄詠予諾未已舉善即出班倡衆歌者然舉善年已近三十矣憶昔教歌之歲方當弱冠乃今老成朗誦不忘於宿昔予深感動泣數行下收不能已乃益知恩榮君李孺人教子有義方王氏之昌熾未艾也夫予在解時鄉約諸耆托王太學閤節推書院諸生托丘孟學節推已化去丘王已出仕矣則謂舉才曰叔元不可不承其緒也舉才聞予言後日居書院禮舉其廢樂脩其壞俗振其頹經辯其疑鄉約

繼其成恒若初舉之日不懈也有余御史誨之者視風河東還至京師褒嘉不置於戲舉才不日試春官對
大廷有官守言責矣其舉措發于事業施諸民物近則光于四海遠則垂于後世則李孺人之壽雖數千歲不啻也斯固器卷諸友之志乎

謝氏族譜序

王源謝族凡七八百人自南唐銀青光禄大夫諱詮者以来五六百年矣銀青公生三子居王源者孟芳之五世强也仲端之後居黨安聞水今幾二三百人季佺之後居茅嶺汾溪及祁城中今幾八九百人然初皆祁門縣謝村里人也世遠

氏繁三支百宗譜亦畢牒王源之譜今已六脩之矣猶有遺
而未收者焉强十六世孫有曰祚曰紋曰華若孝弟力田思
繩祖武恒欲聯王源之族以續銀青之緒乃命其姪顯重加
校編積歲成帙分為五卷始於申伯受謝至於子孫雲仍罔
不明著其
制誥勑命以及藝文亦皆備載他日華之子顒嘗從予遊持
斯譜以展予予覽而嘆曰王源之謝可謂盛乎雖然發族本
於祖宗之德收族係於子弟之賢子孫賢則雖在袒免之外
猶若期功之親子孫不賢則雖在兄弟之近猶有鬩牆之害
顧不聞德澤君之為僉憲乎躬秉忠清信及虺蛇當路訴冤

積害頓除浙人畏如神明此其政恒在也顧不聞童甫君之
居適齋乎敦禮廸義親喪泣血力追古風日與汪環谷講學
桃墅從遊甚衆斯文一時鳴於徽中此其教恒在也顧又不
聞銀青公之初開衛謝乎自少英邁才兼文武當南唐元宗
之間累進讜言數平患難及周師攻壽州唐以齊王景達為
元帥陳覺為監軍達遥為聲援覺意不決戰銀青公請重元
帥以撓監軍之權計不見聽遂變前名携家祁南北視集大
將軍官爵如脫蓰乎此其忠烈恒在也顧歸以告諸父叔使
族中俊乂子弟聿興懿志共步前脩使禮文由是而出恩愛
由是而篤信義由是而明孝友施於家忠貞著於邦斯譜也
不亦又有光乎不然止以標名字係支派為事則世之為斯
譜者亦多矣而又何貴乎問予言也

贈南少司馬乙峯蘇公考績序

乙峯先生西安蘇公將有考績之行同鄉諸縉紳謂予宜有
言且曰公之績雖考於三年而公之為少司馬拜前太常卿
少司空也今已十年三品矣積勞多而累功高惟吾子鋪之
曰是奚足以言公哉是故有大臣之績有小臣之績建一功
樹一業決一獄營一室練一卒計數而開拜署而課此小臣
之績也若大臣者言論風旨進退動靜百司具瞻多勞不與
焉公適當進

表[illegible]上攷事而適有少宰之缺人謂公舊吏部也例當居此
然新體凡遷權要近秩必有所請謁焉而後可得也人以告
公公曰吾豈可躡私門而取公爵乎即日束裝出彰義門夜
宿于良鄉公遂不果改吏部未幾少司馬缺公南少司馬且
久也例亦當北改是時公已還南矣人謂公少濡滯兩缺必
有一得免茲三年之行惜乎公之不然也公聞之曰吾寧為
三年之考而不欲苟為一旦之趨吾寧為數千里[illegible]寒暑雨
往來奔走之不憚煩而不欲為咫尺捷徑之行聞之於人人
皆稱曰乙峯公其有大臣之體哉斯其風真可以敦薄寬鄙
矣即使公有北缺之改人以為進

來而往遷官而行未必有今日之懿稱也其孰為美惡輕重哉昔漢張釋之始事文帝十年不得調久宦滅仲之產不遂後為謁者僕射從文帝登虎圈騶乘行至司馬門或至霸陵及出中渭橋廄對輒據法理文帝卒皆稱善後遂為廷尉三公令治案盜高廟座前玉環事亦不阿旨天下後世稱為盛漢名臣然則人臣事君惟懼政至而不能舉經以謀國祿至而不能守道以齊民耳又安可論位之遠近官之要散哉此固公之素志與定見也且公初舉進士出令榆次榆次素稱刁悍難治公至之日平易近民懲其桀黠而又砥平役賦均涂水利民愛如父母既久不忘被　召行取額註科道公辭

而不居授兵部主事因有他說忤于宦瑾謫播州桐梓驛丞瑾既誅　召還授吏部考功主事至文選郎中凡選用人材士林稱公後陞太常少卿以至今位則公之履直迪義而不苟於逢人者蓋自昔則然也茲往也或晉正卿或入輔相益懋忠貞表儀朝著風行海內勤勳鼎彝是吾鄉由者之深望也

贈李端甫陞知杭州府序

或問學曰仁問政曰仁何謂也曰學亦政也政亦學也學政皆仁內無有己外無有物矣何謂己曰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情而不由性之謂己何謂物曰飲食衣服宮室車馬五穀三金百用之類數者由利而不由誼之謂物今夫天日月星辰繫焉風雨雷電作焉霜露雪霰變焉飛潛動植形焉百千億萬物生焉今夫民父母尊長稱焉子孫卑幼呼焉攻劫穿窬出焉寇儺罵詈興焉孤矢戈戰之毒至焉故學能仁則己克而上與天道達故政能仁則物化而下與民志通上與天道達也一物不遂其生吾憂焉夫何故即己之肱折而股夷也膚刺而指欲也吾惡乎不憂下與民志通也一夫不獲其所吾慮焉夫何故即己之兄累而弟縶也子餒而孫寒也吾惡乎不慮昔者顏子以仁為學飲于瓢與五齊三清同食于簞與膾炙熊掌同居于陋巷與畫棟彫梁同七情皆輕一

仁獨存故曰不遷怒怒且不遷其他可知矣故曰不改其樂樂而不改其心可知矣及其以仁為政也酌虞夏商周之制取韶時輅冕之宜得其道使治不泥通其變使民不倦民厭文濟之以忠民厭輅和之以韶參伍不居神化無方斯民歌帝力於何有日遷善而不知也或曰此其道蓋宰相承弼之責乃以告郡守可乎曰職有大小道無二致道行於郡則四封之內安道行于國則四海之內安夫漢遵三代者也當其時如黃霸于定國諸賢多由郡守陞晉御史大夫及丞相道安可限於郡守耶況端甫孝友忠信章丘名士其令魏縣砥則徭役節省里甲弭戢盜賊敦崇節孝賑災捕蝗敷教興學政成循良

去鎚之日舟出天雄魏父老子弟攀轅泣涕追送不忍釋焉一時上官有四知克畏六事孔脩之者其後二守鈞州及永平兼以晉任南京金部益諳民情稔練政體公退之餘循肆力問學追逐史佚窮經致用則固有為仁之基矣暇嘗過予論學率多稱仁以說而又顏氏故里人也則夫杭州之政方繼憔悴之後饑渴之時誠舉仁而敷焉凡天目秦望之外苕霅武隆之徼山與溪之童耆興浴沂之樂稻塍筍塢皆引鼓腹之風矣端甫既成杭州之政他日晉為卿相舉此措之以佐明聖又何難於四海之民哉或曰何以能仁政於杭也曰郡領九縣九縣長吏誠與之同心使共宣力焉凡其俗之近奢靡汰而去之無虐

煢獨而畏高明此其大機也端甫名晁起家嘉靖丙戌進士

送南塘宋公應　詔進佐都察院序

御史大夫南塘宋公總督南京糧儲且三年矣凡諸利弊既已興革官軍皆及時獲食餉有大益於根本重地
聖天子賢之乃以廷臣交推進佐都察院事公將覲　胥漢之輝依日月之光摠激揚之柄振綱紀之風以阜成海內執獨者也時大廷尉鶴亭王公方署南都察院篆暨副都御史東阜邊公適代公任乃集諸縉紳詩歌餞公江滸請予序之予問公之詳二公言公自云由弘治乙丑進士除知睢州改監察御史閱年以病歸再陞浙江按察僉事未幾以母病又歸數月母卒服闋陞山西按察副使兵備潞州歷陞山東四川參政布政晉南光祿卿至今位縣官竊祿冒負
聖恩平生無一可書爲敢欺罔以自立碑乎予嘆曰於戲南塘公之不可及也夫自公至南都予數聞其言論婉而且嚴不輕然諾數覩其威儀恭而有度不失尺寸又數察其交際上不失諂下不失瀆語所謂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者也故牧愛形於州守剴直彰于御史憲臬克振於晉越旬宣久著於蜀魯則其政績皆正大光明可敬而誦之者也乃公漠然不居視如浮雲過目將明智者守之以愚俊偉者處之以謙乎求其人于古殆西漢丙少卿吉之儔匹邪昔武帝時詔治

巫蠱郡邸獄宣帝真皇曾孫方幼以衛太子事坐繫丙吉以故廷尉監徵乃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閒燥處數病數相視致醫藥後因望氣者言有詔盡殺獄繫者吉閉門捍拒詔者令郭穰曾孫得免吉後入為光祿大夫又奏記霍光迎曾孫於掖廷即帝位遂絕口不道前恩尋遷御史大夫有士伍尊者上書言吉保養狀下吉削去尊辭專歸美於胡組郭徵卿他日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阿保功辭引使者言吉職則無功降庶人去宣帝始知吉有舊恩終不言大賢之封博陽侯夫當幼病而養帝當詔刑而全帝當議立而迎帝此臣子之極功豈惟恩流海內殆漢天下萬世之勳也乃蓋

而不彰隱而不露豈非敦篤君子者乎故致西漢黎氏醇厚耻言人過北美周成康世皆丙少卿輩之風也公自光祿卿御史大夫且進輔相其履歷已多與丙少卿同而其言論行事又率類乎少卿今茲之行益懋篤恭獻納明主屹然為邦之司直使諸御史承其下風者皆敏於自求而不敢過于責人正於自處而不敢陰以報乎恩怨用成有明醇美之化以還虞夏師師相讓之風不啻比隆周漢中世而已可也若乃揔揚以振綱紀在公特緒事耳

贈張運夫陞山西兵憲敘

琴山張君運夫既有山西兵憲之擢凡吾鄉士大夫仕南都

者請予言合曰予方欲有言於琴山也昔者予之謫判解州也倣取藍田鄉約以敎州之士民請諸當路建解梁書院月朔望耆民髦士序謁鄉賢祠出拜仰山堂予親臨課校若有孝義信厚克化鄉里并能講律誥及古賢孝人者則請出勸酒蒙士歌侑行幾二年訟爭既鮮盜亦頗戢耆壽脩行小子有造予既遷官南來則謂解梁士民曰去矣無滿我堂館無垝我牆堵毋折我樹柏若其室則思脩其業讀其書則思師其人未幾琴山以監察御史忤於執政謫繼予判郡政之暇一事書院耆民考德于鄉約所童子問業于養蒙館院基不足則拓其地庭栢或菑則申其植若乃甃墉以限內外種蔬以杜苞苴殉行君子表率士民又非予之所能及也於是解梁書院賴以緝熙光明至使相代巡鹽御史或亟其高年以托賑濟或倣其良法以式運城或送其詩歌以敎節奏皆琴山後繼之功也即使予去而琴山不繼又安能以成解州之俗而動解士民之思至今十餘年不忘哉今茲之行若過解梁能不又為士民之一新乎或曰琴山今陞兵備僉憲駐劄石州連癸岢嵐保德吉隰四州分馳崞興大寧石樓諸縣東據偏頭西接黃河以達神木府谷之險而北虜每犯是邊當其阨要不減雷鴈是地去解遐逖而又職非其居今以解事告之不亦迂乎曰古之選將必取悅詩書而敦禮樂其折衝

千里之外者則不出樽俎之間也張子兵備若非移解梁之法焉則何以使士脩其孝弟忠信之實奮其攻殺擊刺之勇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者乎且往年寅夏之丁廣何錦近歲大同之郭麻子諸人非其明事哉或曰之軍起於缺糗擴士起于長徵如解州之敎吾恐不足以捍內而壯邊也曰琴山嘗為襄邑二縣矣額課之外歲積五百足代夏稅野捍之鄉定立徵期咸遵約束及其入為御史也言必以正無所回顧舊必以善無所滯緩巡塩兩浙奏立成法雖遇權要亦不畏忌至被其中傷而無悔其在南刑曹有姦民豪富雖群咻相嘱輒抵于法而不聽戶曹遇軍餉幼女憐其徹夜

號哭為出償以還而不言以此而蒞石州加以解梁之教所
謂期月之間可使有勇且知方者不在斯行乎雖他日巡撫
山西入為御相亦不過是也如但以年資深遠與後進者同
征歷任清苦與貪墨者並儕艾強孤介與和光者同塵厥其
心而倦於勤惰其志而慢於行以忘解州之初也則予且將
仇予而況於他人乎故於琴山之行特舉解州之事云琴山
名鵬翰陝西慶陽人起家正德甲戌進士

贈侍御王子清戎浙江序

侍御王子德仁近有浙江清戎之命蓋殊差也予與其父家
為同年往賀焉德仁曰何言乎浙江也荅曰予知陝西不知

浙江雖然將浙江亦無同乎昔者予邑有陳氏東氏者同街
里居也陳氏本靖虜衛軍久苦於衛之朘削也乃賄軍吏盜
改籍衍國冊去其陳之旁　上通于兵曹吏遂匿姓名于漢
中竹山數年而靖虜清冊至縣勾東氏補伍東氏以為素非
軍也對官吏桀傲語官吏曰爾貫趾同姓名同宅地同奚而
強辯以避役乎即解東氏以填伍又南里有兩李者一氏民
一氏軍其田宅率相似也軍李氏者亦豫吏欠籍寬減已名
註以民李氏之祖名而逋于他方賂軍吏曰遲七年而後清
也十年而後清遂解其民李氏為軍李氏莫能白也然此則
自其變者而言之若乃著在令甲者凡軍士逃則根捕正身
亡則起解戶丁老疾則選壯替補幼小則結勘紀錄戶絕無
丁則行移究中途在逃則責原解𨒫衛違限則隨在送問官
吏縱容害人則處以重刑隱藏傳送則罪同本犯寄住影射
則通移挨查冒名代解則本犯調衛代者替伍拘無名籍迷
失鄉貫則軍調遠戶丁原衛若殘傷肢體竄匿窺避則全家
發充煙瘴此其為法亦甚嚴矣然而自首復役者免借撥征
進逃故遺男孩孺者免垛集軍故戶止一丁者免見任文武
官及吏儒等戶上三丁者免戶絕結勘三次者免先為事充
軍後薦起為官者免僧道充軍故者免是又未嘗不寬也故
不嚴則法頹不義而不可為也不寬則恩缺不仁而不可為

也寬嚴相濟仁義並行
祖宗於軍旅之事亦可謂曲盡其道矣若乃因其法用其宜
斟酌舒慘權衡輕重不在浙江斯行乎雖然法如此其嚴也
又如此其仁也為軍士者亦可以無逃匿而免於清勾矣何
者而至於隱藏傳送寄住影射明知重伍而故迷失鄉貫明
知煙瘴而故殘傷肢體此其故何也夫清勾逋逃者其末也
究所以逋逃者其本也昔漢鼂錯言于文帝募民相徙以實
塞下省北戍之事寬輸將之費又餙邊吏存恤所徙之老弱
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築室置器醫巫婚祭田桑
墳墓各從其處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

勸往矣夫錯漢深刻吏也其言猶如此其厚也所在皆募從
之民非若今之邊軍自祖土著者也然猶可以戀邊而不去
所指皆西北苦寒之地非若今之浙軍多隸南丹奈義得州
等衛猶可以水土習而不惡則今之逃者可知其本矣夫居
安而惡遷好生而惰死樂富而厭貧此常人之情也乃有占
役實作軍伴榮而貧者任其力即軍裝以侵漁而行者喪其
資月糧不獲支則催科差布花不獲領則折雜役首級不獲
售則賣豪強故軍以煙瘴為衽席之安殘傷為舞蹈之樂也
英宗 皇帝即位之初詔凡內外衛所官有將放實軍士賣
放買閑新勾不行恤存撫過在逃者軍士事故管軍官不將

在營人丁收補及以見役軍妄作事故者清軍官具奏題問
聖謨洋洋頗究弊根吾憲萬世惟在乎人奉行之耳夫德仁
英邁忠信傳貫經史志在天下國家數進讜言且私士民也
欲革奸猾之弊而措之衽席作之勇銳者固其素心也茲行
也可知其本末咸樂矣將召虎方叔由此其選必不如他人
者應一常事還也德仁名獻芝徽州歙縣人起家嘉靖壬辰
進士

贈南京光祿寺少卿石淵傅君考績序

石淵傅君朝晉為南京少光祿三年矣將考其績於
朝諸公以予與石淵有場屋之雅也皆欲予有言且曰南光
祿亦統四署者也以
奉先殿為首事月有供養歲有薦新極敬重也其他大官諸
祭殆百餘起多取辦于斯而直隸浙江等處解納犧牲粢盛
以登簿正者皆有額數甚則至差科道監視收受其務直繁
劇矣乃石淵或代長以任其勞或署篆以涖其事 精誠感
通于鬼神嚴正每倡乎僚屬法守恒肅乎厨卒可謂嘉績多
于光祿矣予曰是豈足以言石淵之績哉初石淵仕南刑曹
旋以憂去起復調北未洽再春在比精練迥拔行輩銓部推
薦于
上簡擢山東道監察御史巡鹽山東積弊聿革鹽法大行尋

復巡按江南當是時習尚和同法多廢弛贓吏竊民豪右梗
化石淵既至劾罷贓吏數輩未發者至欲解印綬以去其豪
右多懼誅鋤縮頸斂迹而又平反冤獄開釋無辜徽寧池太
之間霜旱以時民安如堵此則予所親聞者也今夫良篙師
操萬斛之舟載千人之衆中流而泛瞿塘當是時漩大如
牛馬篙師乃迎風舉棹背石搖柁須臾而過瞿塘千人者皆
鼓掌笑謝于篙師以為險中獲安也下至三峽大別篙師信
舟而逝舟中之人至有相呴呴軒睡者矣夫石淵已良于巡
按之難又何有于光祿之易哉南野歐陽氏言石淵孝於二
人于伯氏朝宣自幼師事之友恭篤至長亦不衰鄉黨皆重

其行焉而又倜儻開爽識達時務精理微密立志慕古先不肯
與時浮沉可以大受則其所至建績非偶然也雖然官舍于
臣成心懈于績者石淵自此陞矣雖他日位至卿相動勤非
彝亦必視之如浮雲而惟此心之勉勉者不已也是予所贊
于石淵者石淵名炯江西進賢人起家嘉靖癸未進士

贈掌科南岡曹君考績序

南岡曹君德仲守南京戶科三年矣將考三年之績其僚陳
子山甫尹子商衡為問贈言且曰
高皇帝最重戶口圖籍南京玄武湖中有皇冊乃令工部構
屋丁皂洲上約數百楹屋有架閣四圍水也非盪舟不能至

凡天下造到黃冊咸按送戶科戶科覽驗照入後湖若有舛
訛漏遺則用監生數百人清查乃行駁復造及遇雨雪則又
以時曬晾凡天下戶口登耗有誤田糧盈縮有差皆起文本
貫告投戶科入湖徵冊故湖冊我
明天下萬世之寶也南岡職司其居已三年矣其勞勩不可
單述心思不可勝究其就績如之乎予曰是奚足以言南岡
之績哉夫自
文皇帝建都順天之後兩京皆設六科事體相同蓋謂參駁
糾劾言事無或異也夫參駁係
君上之明達而於其德則有補糾劾係臣僚之邪正而於其
政則有賴言事關天下之利病而於世道則有裨今夫天雖
純陽之物實兼五行之氣然而因其運之速行之健也不能
無缺焉善事天者常因其缺而補之故天耗缺其木則煉青
石以補之天耗缺其土則煉黃石以補之天耗缺其水金火
則煉玄白赤石以補之於是天資其材力之長復于混沌之
初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而自不待於言也久違之衢有同往
者數人焉一人困于酒仆諸途一人荒于內陷諸溝一人躭
於金銀珠玉倒眠於東肆有端丈夫者過焉睨而視之曰是
吾比隣里巷人也吾焉可恝然避邪遂扶仆者以解其酲出
陷者以懲其色覺倒眠者使無瀆于貨於是其他如三人之

病者聞之皆惕然惺勃然改是何也以其所糾劾者當也於
此有古銅人焉聯屬四海九州之血脉而為之者也凡三百
六十五穴無不具焉蓋神農軒轅之所劑定扁鵲華佗之所
校行者也於是有胃痛者則示以足陽明之箴有心痛者則
示以手少陰之箴病在四肢則示之標也病在元氣則示之
本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上有勿藥之喜下有護疾之戒大
和行于兩間世道躋于大猷豈但裨焉而已哉夫南岡英敏
忠信博貫經史練經濟之才志在天下國家其書之所為夜
之所思動之所趨言之所入僚案友朋之所講議三年之間
於此三者蓋稔諳之相時而必行者也此其績將百僚皆讓

焉一圖冊之勞真不足為南岡道也南岡名適四川榮縣人
起家嘉靖壬辰進士

封監察御史禾江傅君暨配劉孺人雙壽序

禾江傅君以子國鼎之貴封監察御史配劉氏封孺人劉令
年生六十歲禾江君又長三歲也國鼎為御史履信廸義直
躬而行偶有微痾上疏得告謂其僚姚宗舜曰某不樂為御
史惟予父母咸壽榮封之為樂也某不憂予之疾之難瘳也
惟吾父母行年踰六望七思一稱觴以祝眉壽之為喜也且
吾父好友樂易貧而能安寒家則有子孫尊敬而又能息人
忿爭以興至讓吾母沉靜端重不輕言笑孝於舅姑恩在族

戚鎮初出門惟以慎刑為訓凡鎮之有今日皆吾父母之賜
也今甲子一週而某躭素食寵離逖膝下嚮嚮無聊疾由是
作也泉州茲往豈其得已哉涇野子曰國鼎誤矣昔楚有士
伍鶴者辭於其君而事其親其親弗願也使士伍鶴復仕以
盡其職成其名焉而況國鼎抱博雅之學練經濟之才際
聖明之世為名御史而不為士伍鶴者乎夫昔蔡縮朒之子
負數十斤行數十步則仆於途有不強魁岸者舉千斤于肩
日行百里不然趄力不同故也子有木彊魁岸之力而當多
事之際乃引疾以往竊為國鼎不取也國鼎若移禾江君之
孝以事　君則忠盡至移其友以處寮案則同寅協恭者衆
移其樂易以御民則民可近而得其情移其安貧以臨財則
百姓足移其閑家有則者以報國則娼疾奸說遠移其息忿
爭者以涖政則寇盗逆絕夷狄賓服移慎刑之訓以行法也
則怙終不縱而冤抑不枉此其在職之仁與在家之孝國鼎
試權焉孰輕孰重試度焉孰短孰長是故仁行于國其為孝
重且長者也孝重以長則親之壽當如山嶽之峙而不可易
如江河之流而不可禦矣國鼎斯往如有取于斯言吾知稱
觴之後勿藥之餘雖絕裾以登舟不俟駕以載塗可也

贈靜菴袁公　詔改北少司徒序

南少司徒靜菴袁公既有進改北部之

命予聞之喜甚越翼日其僚大司徒桐溪錢公枉托序且曰
知靜菴者莫若同年也予辭不獲諾之或曰子他日無是喜
亦無是諾今果知靜菴者耶曰然昔者靜菴公初巡按于越
也見有溺女之事思欲禁之詞不塞其源雖三令五申民亦
不從乃先汰裝奩之費革紛華之用民始肯育乎女比公去
越十餘年矣有父母長成女子者曰是某年巡按君之存女
也數其歲實當公日則其所活人命豈可數計哉公嘗見途
有餓莩甚惻心焉乃買他人田數畝作義塚凡無所歸者率
於此收瘞其後撫按所至之處常令有司勸作富民興建義
塚量減門差歲終開報獎過人數每滿任去計數殆且萬千

山東多盜一倡亂千百為群公巡撫時捕盜必獲獲盜必誅
於是良民安枕堵牆歷城章丘諸處涇田將億萬畝一遇淫
潦麥禾無望公改任侍郎矣因民之訴遂下令以田數定夫
額鑿渠以通河道導河以入海匝月之間億萬畝田皆成膏腴
蓋公心在斯民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他率類此而戶部之政
又人所共見而稱誦者也若乃在大理時廣尚書以辰州宋
知府之忤己也先於巡按湖廣之日刻其人命數十贓私數
萬
上遣公偕司禮監太監錦衣指揮同往勘焉瀕行廣以揭帖
囑公者再公皆不視而還之曰彼自有在官卷案也既至其

他人命皆因公覈數而明惟一人命司禮錦衣欲償知府以阿
廣公以律例執不肯且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輒以贓坐
知府去其後勘回公甚危賴
聖明洞察而始免或曰果若斯言則公於民如此其仁也其
於權勢又如此其義也仁義並進豈非實有道學者乎曰
豈啻此哉往年進
表于京也予嘗與公同事每聞有權門之往戚然不欲行既
見矣飄然即欲去且公為法司已三十年致爵位已三品乃
宮室隘陋自奉菲薄夫人冠紳衣尚未克具孟子所謂我得
志弗為者今於公見之矣知公數輩進長臺省將士風勃然
而變民生熙然而俗成矣私心以為甚喜者真在斯也或曰
於公無增乎曰持斯心也雖位至端揆而不變堅斯學也雖
耄期稱道而不改是予之所願耳若乃因俗而為通遂流而
自愛予知公心所深惡必不然者也公字醇夫保定雄縣人
起家正德戊辰進士

贈曹寧波序

南刑曹正郎曹子廷寵既有寧波知府之
命予往賀焉言及前榆次寇司馬嘗為寧波矣廷寵曰惟寇
公為是郡嘉邁諾焉能繼之乎涇野子曰子懼其多勢要也
比於瑞安則何如持法而不撓履正而不私奉義而不阿俟

命而不懾公論既明勢要亦無如之何則既已能於瑞安矣
子懼其多獄訟也比於廣東司則何如凡應天合郡以及府
廠錦衣留守諸衛有詞皆歸折盖南刑曹之第一劇司也晨
飧而入晡時而出入則先僚出則後倡五年於茲既無冤獄
亦無滯事則既已能於廣東司矣然則何有於是郡乎對曰
願望日詳教之子翌日而其僚陳士仁趙立夫來曰則何以
贈廷寵也曰予有千幅之被無翡翠倫琢璧緣著以湖纈統
以錫紋厚方三寸紉之久矣願以贈之予有四規之鏡自照
所思存之七日可見千里既無所將又無所迎應而不藏往
而不去歷之勛矣願以贈之予嘗獲五劒焉乃區冶子之所

鑄秦薛燭之所相蓋錫出赤堇之山而銅涸若邪之溪者也貯老繡洸積有歲月矣願以贈之二子曰贈彼何也曰詩不云乎哿以富人哀此煢獨故有踝尰者與覆其足有折臂者與覆其肱額瘍者覆其首背疽者覆其脊凡鰥寡孤獨顛連比裂其幅以給之使郡及屬邑當寒不畏其凍者也贈鏡何也曰賊仁之人其容白殘義之人其容赤侮禮之人其容玄寡智之人其容黃不信之人其容青以此四鏡照肝膽畢露而況於妍媸乎劒何以有五也曰純鉤以待稔惡湛盧以待橫逆豪曹以待叛亡魚腸以待海寇巨闕以待刼盜古之人有行之者乎曰若秀琯孔戣陳襄是也三子者皆嘗刺明州

而令茲淡矣戣善用其被雖蚌蛤淡菜之微奏罷其貢歲免役夫四十餘萬而況肓遺權營乎於是時民多有衣卒歲矣襄善用其鏡興學校所注意講求者惟民間之利病蓋豪長無不知而皆興革之也於是時鰥寡無蓋矣琯善用其劒以德化民鑿湖溉田其有害于民者則劒之於是黠吏豪惡避而遁逃者數千人況吾廷寵飽諳經濟才畧志在天下國家素不畏强禦而又法例練達若兼三子之長而用三物以得宜豈惟可繼茲公哉雖他日大行其學衣被四方亦可也廷寵湖廣黃岡縣人起家嘉靖丙戌進士

贈南戶部周正郎陞知雲南府序

戶曹正郎周子謙之為部屬六年舉進士方七年銓曹知其賢且材遂有雲南之推以雲南在會城之中轄隸四州九縣即古益州昆湖滇池之地崇岡巉嵲激澗縈紆爨僰羅於民十七時恬則蜂屯蟻聚有事則獸駭禽奔蓋人自為險勢難統一故往年安鳳二氏之亂及木邦孟密之搆必先趨是郡而攻之極其雄劇者也謙之過予曰蒲往意得中土一郡選取屬州縣之茂才于郡以造就之乃今有此乎涇野子曰予方病時之選學或撫按郡守多此舉也夫科目已有額數與其善文辭若速得之孰若有實行者亦與之乎且均一士也與選者何恩不與者何讎是舉一興士率競浮文而薄

實行欲民生之遂難矣且謙之蚤受南山君之庭訓幼穉勵學不間寒暑年甫弱冠即成進士而又質直好義事不合理意嗚而去樂交賢友吐露腹心其誦書窮理寢食或廢蓋諳默動止惟聖賢師故予嘗期以學南軒張氏之仁者也適者交趾之亂

聖天子方有南顧之慮予聞謙之報喜曰雲南治矣雖交趾亦可服也乃謙之猶惑於俗而欲選教茂才者乎對曰涇野子誤矣交趾遠在此郡千有餘里之外逾臨安沅江老撾者幾重里之險而後達其境者

朝議欲起四省之兵出大將會征南將軍以伐之猶謂其難

况雲南一郡乎請先言治雲南曰昔者齊宣王出獵于社山有父老十三人来覲王曰勞矣召賜田不租又賜勿徭役父老皆拜賜中有閭丘先生者獨不拜宣王問焉對曰臣之来願得壽得富得貴耳宣王曰壽係于天非寡人所能與寡人倉廪有限焉能以多富大臣在職小官不缺焉能以忝貴對曰王若選富室之有行者以為吏平其法度則臣得壽矣春秋冬夏振之以時而不數擾則臣得富矣王出令使少者敬長長者敬老遠令者罰則臣得貴矣若賜田不租則君之倉廪虚賜勿徭役則君誰與為役使宣王從其言齊國大治甲于天下夫謙之所屬州邑不必拘貴賤也課其田桑長其雞

豚治其紛爭其中若有一二孝悌脩行若如得其直或為之禮貌或移之勸奬或減其雜差則士不思奮民不思勸者鮮矣南軒氏之仁于今日身親見之矣漢后倉能通五代之禮徐生善為容至則選若人焉使相民間冠婚賔祭之禮因其俗之所宜參用先王之典俎豆列于品類玉帛榮于維次粲然有文以相接藹然有恩以相愛而孝弟忠信之道達矣予又贈子以鳧氏之鍾后夔之磬譚人之陶单父之琴瓠巴之瑟衆仲之六舞至則或戛擊于堂摶拊于室萬舞于兩堦而中正和順之氣通矣未及三年雖交人也以為雲南且如此况於

朝廷之上者乎莫不解甲胄而觀揖遜之容校干戈而觀羽籥之舞當其氣象真如洪武初年張鶚菴之在滇黄忠宣之在交也不可乎而謙之陟長藩臬進登卿相亦是物也

贈張仲立陞知順德府序

汝陽張子仲立舉嘉靖癸未進士是年予濫司同考仲立雖非本房然其博雅之學英敏之才則固共敬其名矣至於蒞政決事卓有執守風采懋著超邁尋常予又陰重其人焉往年推陞提學浙江而未獲去年推陞山東參議而未獲乃今膺順德之

命將行也偕其僚董道夫許國華問順德拜以其政畧二条

王文来涇野子曰懿哉仲立可與論過化存神矣道夫曰斯二者上下與天地同流仲立雖賢未可遽以是與論也曰昔者予北赴太學任會馬氏津於彭城馬氏曰所謂過化者非但毀謗侮訕之来而不有雖碩功偉勳亦浮雲過目無而不留者也所謂存神者立此心體至明如歛霧之日至公如同雲之雨者也予嘆曰馬氏之學知予遠哉惟如此過化也則視千萬人之身如一己之身譽之而不喜犯之而不校者皆妙道日入高明所進豈有窮乎古之人有行之者大舜是也跡而河濱雷澤之人請其拙而不記親而有庳之君怒其賢而不藏及其有天下也四方風動黎民時雍四岳九官十二

攸推其聖而不自以為是焉惟如此存神也則即一人之心通千萬人之心不言而信不行而至無物不照無鬼不伏日月帝天所至豈可測乎古之人有行之者孔子是也端木賜問之而無言仲子路請之而不禱及其所獨得也雖顏氏之子既竭其才嘆高堅前後而莫知其所在焉人言仲立筮仕行人正靈川王之祭兼卻其金考福建鄉試亦辭其幣是科稱為得人及忤當路謫官同知青州懲華奸猾女書盜用印節抵換民壯賣富差貧去青之日梢卻屬州邑贐金殆且百數此在他人固烜赫之蹟也顧吾仲立以為過者而化之上希大舜不可乎仲立於青州辭神之日披瀝肝膈諒無汗顏

者告其師王南原者則自誓於無聞之年獲以一善成名使其地下無辛子之悔夫青之城隍雖亦神稱非海內之所通尊南原雖賢亦未易擬以辛子之師將別有所謂神乎願仲立行之以仰師乎孔聖不可乎且仲立少即傑特雖為諸生將先後提學皆以國士奇之蓋有志於斯道者也故予以神化舜孔之事期仲立尊學仲立試行於順德以為他日作卿相之張本如何也

贈四川少參東穀孫君文宿新任序

東穀孫君文宿既有四川少參之擢分守嘉郡諸處予聞之嘆為文宿喜實為文宿未滿也或曰戊戌之春考察之後科道部屬在南都之出陞者多則郡守少則僉臬而文宿既參雄藩猶以為未滿何也曰予嘗數閱邸報見諸言事者多攟摭瑣細掇拾腐爛不曰八條則曰六款若比論不足則牽引無華以填對偶其關係利害干犯權倖者則固匿而不言以為知時務也乃文宿之在諫垣獨識大體當其時相各立黨與旁開門戶私相比周鼓舞奔競陰逐善類也其誰敢言文宿痛列其隱悉疏其弊以為必如此而後天下治人以為文宿身墮虎口矣賴
聖明洞察特宥而不問及時相告訐事發多官會審乃有出言詆倍横肆桀傲者其誰敢抗文宿掌其案曰當言者未言

當避者不避互相詆詈是尚為有
朝廷乎遂劾應避之相人以為文宿頸逆鋒刃矣賴
聖明照臨特相既去文宿雖下獄而輒釋及他日王給事以諫言謫為典史也當考察之年患病未至吏部參其有怨望之心其誰肯辨乃文宿疏論典史與臣舊同寮素抱忠悃並無怨望吏部并參文宿黨護因謫高平縣丞蓋亦
聖上先知其忠直而薄譴之也今文宿淹滯卑官棲遲散寮亦已久矣茲陞也使得進列卿士班行寧不為省寺之一重乎昔者予嘗過少華岑見樵夫往來其上樗樸不能生榛橡不能長及至大華之麓蔚萃岑嶔千岩聳翠玉女峰指而不

可到蒼龍嶺仰而不可即晏子所謂松栢既多望之者目不厭者也夫何故傳言其上有白額虎金睛豹以為此山之護守也使文宿郎諫垣而進卿寺當非太華之虎豹哉其誰敢採藜藿乎漢武帝時有汲長孺者最戇直張湯善紛更則面折其過公孫弘善阿諛則面斥其非武帝內深嘉之稱為社稷臣不冠不見隱然為漢室之重至使淮南諸國謀為不軌者望黯之風而皆寢東穀兹往勿因前之屈以貶其道並齊其位以施諸民他日積進卿相當亦如長孺之在漢廷不可乎

贈經府黄性之陞知阡府序

南京左軍都督府掌府事永康侯徐公忻城伯趙公過予曰經府黄君性之近有石阡知府之擢請涇野子一言以為贈予方抱病㡌辭越翼日二公復過予仍以是請越三日性之乃來見予之病也昇以萬應膏香殼烏本三劑丸餅抄三方以貺且曰服此疾必瘳續亦以言問予曰子無文擎之目長桑君之口華佗之手而遽擬沛相陳奎之神膏安能必其効乎雖然若有効予又豈不能一言以告予哉曰敏材之方極真不假偽避秦越人之起虢簡子亦不過也但藥之奏効在旬月間而一介行李在旦夕起涇野子豈可待藥效而後言乎荅曰予固不能三方亦有二方焉人人之所通用者也子能識之乎其一方則嘉種之穀蓋炎帝之所貽實后稷之所浴種者也秬秠可以生人糜芑可以祀神子其遍耰於琵琶筆槃之野匝植于渠溪石藤之間灌以烏江浸以厓泉而又省耕于春課耘于夏使皆方苞穎栗雖葛彰葛商之地比有積倉間有積箱可也穀梁子曰一穀不升曰歉二穀不升曰饑三穀不升曰饉四穀不升曰匱五穀不升曰大侵子欲飫石阡之民此嘉種之方不可不先務也其二方則帝女之桑長五十丈其枝四衢葉大盈尺赤理青華子之於石阡也使市居者植棧桑山居者植檿桑澤居者植隰桑凡四長官司之人各為箔如廣場為簇如大屋切不可如漢尹昆以為非

初至切務也當見四封之內豈惟老者可衣帛雖黼黻文章皆由是出也二方既立則民日不慮　饔飧寒衣憂襁繈以興禮讓以除强梗將石阡之遠封可比中原矣且子初署烏程學訓躬行以率士乃聘典廣東乙卯文衡所取士稱得人服闋改補順天復聘典湖廣乙酉文衡所取士亦稱得人九年滿入大選考登部元遂除山西解州知州是時予以判官方去解而南遷矣爾乃歲遭大歉賑濟有功忠信愛民解人慕悅立去思碑及陞九江同知清戎造冊一不擾民亦有去思碑予所作也撫按交薦遂有經府之陞然則石阡之擢非徒偶儻而君之素履明白足可嘉尚且其二子具登鄉舉皆

貽庭訓亦嘗謁予器宇靜嘉則君之于民可知然則二方之
贈亦非漫然也君其懋哉以需後
寵君家世雲南晉寧州人起家某科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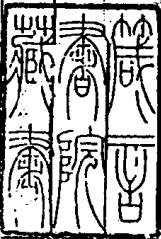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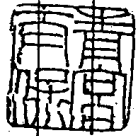
贈陳正郎陞知姚安府序

莆田陳子士仁為南刑曹主事至郎中未五年乃有姚安知
府之　命將行來辭曰祥麟於先生無光耶涇野子曰士仁
而亦薄姚安乎昔者程正叔思盡其職雖末安尉且欲為之
而况此二千石之專城者哉夫士君子之光　正在學之深
淺力之厚薄政之舉廢乃若官之美惡地之遠邇位之崇卑
不與焉夫士仁飽諳墳典旁涉子史所至人多從遊莆人望

諸陳茂烈湖士擬以胡安定其學亦深矣素履自持含章不
露官至大夫舊屋未改馬子約言雖書翰亦精妙然數隱而
不耀恐長于人而司空胡公每稱其甚有德若其行亦厚矣
他日張僉憲運夫會飲吾鄉之士曰鵬翰仕刑曹見陳士仁
者律例極精每決罰咸當於理其請讞有所難疑吏氣數
字於法輒準雖部尚書亦重其明夫運夫久為御史老法司
也且推士仁如此則士仁之於政也可知矣茲三者騰輝士
林傳芳百世有餘也其為光大矣乃士仁猶不自足而取於
他光乎夫官之治民猶農夫之治田也有農於此有田溢千
畝亞旅不擇疆域不遐東不知溝澮西不知畎溢雨不耰種
霜不秋殺鹵莽而畊滅裂而耘及其收也此有滯束彼有遺
穗美穀無刈稗秕同穫計工食之費耗倉箱之儲當其所入
不及所出終歲勤動而不免於饑餓是雖千畝之多不及百
畝之少詩曰無佃甫田惟莠驕驕其此之謂乎於是田畯且
將請置限田以栽之矣有農於此有田惟百畝塍圳既明瀦
泄有法追琢其僕夙夜是力趨澤而耕比旱而耘既朽荼蓼
亦耔本抵於是秬秠如玄山之禾黍苗皆陰雨之膏及其收
也良稷可以烝畀祖妣饒利可以糞及鰥寡是雖百畝之少
可浮千畝之出詩曰禾易長畝終善且有其此之謂乎於是
田畯且將請立勸田以褒之矣夫田多而不治猶郡大而不

理田少而不荒猶郡小而克舉者也當其始若有美惡之分
當其終不知孰可得而軒輕之也然則士仁於姚安不可以
為小而忽忽矣况人之言曰
朝廷方議有事於安南其與雲南接境諸郡咸遴選賢能之
士以往而士仁之學行又章章如此斯往也雖視姚安如上
郡以理之可也他日進登卿相亦自是耳士仁起家丙戌進
士初授湖廣東安知縣七月以才堪治繁調改麻城乃即告
病不及一月求為學官改授浙江湖州府教授居四年而進
刑部云

刻橫渠先生易說序

予訪橫渠先生全書有年矣往在解州刻其東西銘正蒙理
窟語錄并文集一二卷其他未之見也去年蘇州舉人黃省
曾謁予言及之獲此易說暇嘗披閱其言簡質實於發經開
物脩身教人甚切也當為先生之書無疑矣予竊謂易本為
人事而作雖歷四聖其究一揆非專說天以道陰陽也故孔
子以君子行此四德解乾元亨利貞示諸卦爻皆此例耳今
以質諸易說益篤焉太學生劉椿程爵謁見此書好愛之椿
請入梓爵同校正則先生之易固與程傳朱義並行於世不
泯也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南京禮部右侍郎致仕前國子祭酒翰林修撰兼經筵講官同修國史高陵呂柟著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門人建德徐紳海寧吳[illegible]

序

半閒先生七十壽序

洸新之將之官來問於柟曰家君諱嵩字汝南少事舉子業
棄而不就居第雜于市廛退然如遠在林野恂恂自持與人
無忤惟以教課孫子為業於是自號曰半閒言其於物無所
攖且撓耳某月某日壽七十也願一言以為壽予惟壽也者
受也受其所授而不失焉者也天以一元之理全授斯人固
欲人之壽之也氣稟殊其分攻取紛其欲則有不能全其所
授者矣故夫子曰仁者壽又曰仁者靜則靜也者固壽之原
也今翁自號曰半閒蓋自道辭也當其心固已闃然無人庶
乎靜之旨矣夫棄舉業而不事是閒於聲華也混塵俗而不
染是閒于利欲也與人無忤是閒于形感也此則翁之為閒
可通于其靜所謂能全其所授者非歟翁雖度百歲有餘也
豈啻七袠哉雖然翁以半閒自受其將以半不閒者授新之
乎昔新之嘗問我以達孝之旨予答之曰夫子以達孝歸武
王周公原其所以為達者則為善繼志善述事耳夫孝之為
道萬古一趨也今新之舉進士節推大郡其所明服善可知

已夫殊而賾者物之迹隱而茂者物之情推測訊鞫之下果無不允者乎平反比附之間果有不允者乎則其所以思之於繼日行之於待旦對時而折獄因情而擬法不狃於已見不撓於勢壓情状微曖之難而有明清之公此豈止於半不間者蓋無時而可間也雖他日晉臺諫陟卿相亦猶是耳此又新之以全不間者壽先生也夫先生以半間自壽百年有餘而已新之以全不間者壽先生數千歲未艾也

贈大京兆毅菴孫公致政序

應天尹毅菴先生孫公德夫今年生七十矣乃據禮與例上乞休疏　聖皇以其情詞迫切不欲重違乃如所請明日其

僚四泉楊公協諸卿寺大夫以贈言延問于予初不知也甚訝之曰毅菴雖老甚徤且材德咸優乃遽去乎四泉曰毅菴公方其樂耳予曰固知其甚樂也或曰何以知之曰君子有五樂而有位不與焉君子有三憂而去位不與焉或曰無位而樂猶有位而憂乎曰然必先有位而憂然後無位而樂故獨樂園作于免相之後而先憂之言蓋執政時發也是故君子有其位憂無其學有其學憂無其行有其行憂無其材茲三憂者多因在其位而常生者也言于君雖未必盡行也然潛移默轉之間寧非其力乎或以薦賢或以糾邪未必皆盡黜陟也然賢者勸而為善者衆邪者懲而為惡者孤即士風攸關矣民若君之赤子因其疾痛顛連愛護保全亦不傷吾同胞者也物吾與也使之以時用之以禮無或暴殄而天和完矣君子已仕則有僚寀未仕則有朋友言足以孚其心行足以服其志所交雖廣信無不立焉茲五樂者多因去其位而後知者也公自南科以至今秩或因宣大昌平巡事指切虜禍如膚受之愬或因郊社祭祀之祈期稱述祖戒如密邇其訓或因視朝經筵之疎闊舉引故典如身際其時未幾廻鑾御宇當非公之忠諫乎其曰公舉劾以嚴考察崇綱常以奪私情任老成以廣言路尚廉恥以正士風黜貪以懲兇悪者切務也一時賢能頗安而彬瑯喜宣諸華皆遠矣民

壯濫役則革之工匠買閑則汰之令浦城以恤窮獨嚴捲備以固江防發逆濠以杜禍變民力有逸而頗有不安者乎皇店抽稅而商賈不蘇織造大冗而機户浸繁宮殿久役爲工程無期倉場歲計而濫支日廣穿甲詭寄而賦役難均内府上納而解户搭敗重紙湊陪而行頭消乏皆與力救正之而無有不阜者乎在南科則諸諫議倚其公在藩司則衆牧伯賴其任在京兆則寮佐及屬協其心不可謂不信也於此有吳江之篙師者造萬斛之餘航方成而遇大賈收貸以征其貨多雷廉之簇龜禺氏之玉汝雅之金垂棘之璧赤野黄岌之珠醢町山之銀陸焱木蠟之鯱鰿餘蚳月氏之瑪瑙蘇

湖之杭稻松楊之續綾天竺之車渠巨蚌州之玳瑁瓊崖之翡翠殆数十萬金貨也篙師者受其数十錢之直盡裝其貨于餘舫役群檣以開船乃日居飛廬夜坐翟室遇風濤則布金猶遇夜僚則命水弦遇暴客則命鐲鼓弧矢宵無熟睡晝無酣食坐不穩辔立不停足其憂何如也已而越桃源下邳之險過呂梁徐沛之洪北出達濶底于天津纔於路千盡受其貨于九衢之市無少沾濕滲漏大賈得以仰事俯育睦族親隣惠下系遠篙師之喜而後可知也使當時遇險而不持萬有一覆以臭厥載大賈叱責罵詈褫其衣而奪其直欲求一樂得乎而况五樂哉故毅菴公之樂雖發于去位之日而

實積於有位之時不然将悔恨尸素之不暇也雖然公志於為社稷臣者也豈肯以斯五樂自滿哉吾知 廟堂之憂又在江湖之上矣公名樾浙江慈谿人起家正德辛未進士

贈周懷玉之任序

周懷玉既有廣州通府之 命職居捕盗去年會試欲過南京問予同舟友人不便乃托林子之書以抵予曰來年會試過不遇必至此已而章宣之會試亦不遇來曰懷玉已授官矣約必過謁今月二十五日蓋大暑後七日中伏之六日也酷熱爍金道鮮行人懷玉乃解裝鎮江買棹颸至予與諸友嘆曰忠信哉懷玉果至矣持此以往豈惟可判廣州哉越翼日偕諸友餞於玄真觀懷玉問廣州予曰自宋初至今仕廣州者雖崇階峻級無慮數千百然皆名不可得而詳世不可得而論乃惟濂溪周子一人官雖提舉刑獄之卑名並日月照臨之顯其故惟在以洗冤澤物為己任雖瘴癘險遠而不辭厥志克立誠能形着耳懷玉茲往再起其風仰追遺蹤不可乎對曰璞不才恐不足以答遠望也曰昔者己丑之秋予講論語於鷲峯東所嘗曰飲食男女乃做功處衣服宫室乃觀心處言語動静乃體驗處參察交游乃見道處當是時聞者數十輩然而如懷玉潛思力行以斯言為可信者不過数人耳乙未之夏予講論語於太常南所嘗論仲弓之敬簡非止

坤道顔子之不遷怒貳過可至位育當是時聞者亦数十輩然而如懷玉有講即契以斯言為不妄者不過数人耳乃若諸所論難言或違逆意無齟齬一時諸友淺者稱其有見深者服其有得殊不知懷玉乙未之所至乃自己丑相信而然也夫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患言之難惟患言而必信之為難不患信之難惟患信而必行之為難不患行之難惟患行而必得之為難若苟信矣又何患行與得之難哉解裝買棹之事可無難於懷玉矣廣州之政又豈有異說乎對曰但此地之盗多起賊鬥與海寇相通捕之不能窺其巢禁之不能過其勢况也處盗頗難耳曰是不難易不云豶豕之牙吉夫

是盜也始於有財卒於無籍有財多貴富之子弟肆驕侈為賭博而不思其後然其父兄可講也其子弟可諭也其法度可嚴以立也君子于是以行義焉無籍多窮迫之徒黠思身家為痛恨而恒悔其前然其閑田可農也其空地可廛也其上官可白以處也君子於是以行仁焉仁義交舉職思其居憂勤惕厲於此乎切聰明睿智由是而出凡一念之動皆處盜之策道在內勢在外信在已名在人豈惟可戢廣州盜哉雖他日　聖明徵晉以為大夫卿士可使方國外戶不閉者亦在是也懷王福寧世族起家福建乙酉舉人符章宣之諸友為問言遂書為序

贈南野歐陽子陞太僕少卿序

南尚寶卿南野歐陽子崇一既有太僕少卿之擢凡寺監諸卿大人皆欲予為贈言予惟馬政之設著在令甲廐牧有定所關換有常法折糧有恒額收買有實值印俵有成規於南野可順指而辦也奚待予言且南野昔自編修為司業以表績也予嘗贈以正士習焉士習天下之大事也南野已行之何有於斯馬乎哉曰斯馬也以供內御而力事校尉皆可作其勇以給騎操而選卒丞士皆可振其氣以俵孳種而攻駒朋椿皆可充其閑蓋　聖朝克詰戎兵之急務也顧可少之乎曰卽使南野成雲錦數十萬如唐王毛仲立法于金馬門如漢東門京豈足為南野多乎雖然昔者伯樂薦九方皐善識馬於秦穆公公使皐求良馬皐得一馬牝而黃者於沙丘歸以告公公取視之則牡而驪者也公謂伯樂言皐不識馬伯樂曰此真良馬也在精不在粗在內不在外皐得其天機耳已試之果日行千里不爽請與南野論馬於牝牡驪黃之外可乎夫管夷吾伯大夫也從齊桓公還自孤竹以馬為知道豈惟管氏雖孔子聖人也以驥為有德而稱之也然此馬也豈必皆朱鬣金睛出犬戎雞斯之產汗血馬足發大宛渥洼之種哉是故雖騏驥也亦必編之皁棧羈靮之中以馴其性群之駑駘踶嚙之內以弘其量服之鹽車九坂之間以多

其材馳之周道修途之上以日閱其輿衛日中而出日夕而入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沙用之戰伐則奮如虓虎足以決敵而折衝用之追逐則迅如飛龍足以騁風而比電執轡則如組御驂則如舞行地則無疆蓋無遠而不可至無入而不自得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俱也斯馬也尚有不良者乎若乃為白馬生以諫如張湛執策數馬以對如石建父子此有漢之太僕也旦夕承弼厥辟使出入起居皆欽發號施令皆臧慎簡乃僚使便辟側媚皆去巧言令色皆遠非貨其吉惟人其吉者此有周之太僕也亦願南野次第而行之以張塞淵之本也於是諸卿大夫曰果若斯言雖比於白馬非馬

之論亦可也宜贈南野行南野名德江西泰和縣人起家嘉
靖癸未進士

贈簡州知州程惟時序

歙人程惟時去冬北赴會試過予曰黙今會試越五且六矣昨拜辭老毋老母與黙冋泣且曰吾早年望夫中年望兒汝父既沒汝弟又亡今止遺汝倘授一官不問崇卑吾心少慰莫效汝弟驅馳道路竟於無益吾甚怨恨且去秋母病幾於不起黙裂心治劑偶尔有感倏忽轉生入仕之言益切黙懷不知先生以為何如涇野子曰予初至南都居柳灣精舍惟時即從予遊今蓋十餘年矣其兆舉應天且勿道其志向學

識行業材畧蓋亦友朋中之寡儔者也夫臣子之仕也於立功建勲流澤於黎庶垂名於竹帛多進士科者為然惟時可進士科也乃遜而以從母命恐先夫子亦不然乎若他人吾不言在惟時雖十科待亦不遲也惟時頗然之既至京邇寫予意以復問其毋其母深不然且聞惟時覆舟於丁字沽鼻衄於入塲後即作書星夜遣人至京嚴示以不第必授官之言惟時果又落第乃向天再拜曰黙不敢違遂赴吏部試得有簡州之命然又離家遜遠瞿江險悪於迎養難乃復悔棄予言夢寐不寧心神恍惚数廢寢食比至浦口猶不渡江遣予白說予復之曰惟時況亦至此夫天命君命母命且然即師命在是矣又何疑所願者畢力效官以無辱命耳夫今之州守即古之刺史昔者琅琊王陽亦嘗為益州刺史矣簡州固益州地也陽之益州過九折阪見其險悪乃曰奉父母遺体以涉此豈得為孝後王遵繼陽為益州行至此阪謂吏曰此非王陽所畏之路耶吏曰然遵遂促前驅疾馳過坂曰陽為孝子遵為忠臣然由此觀之忠孝豈有二道耶夫盡陽之孝即為遵之忠盡遵之忠即為陽之孝雖視瞿江如象馬牛也又何難於險悪哉惟時始即日度浦口江過予問簡州予謂之曰理簡州亦無他法即柳灣精舍所講愛民之仁耳是故胥吏為奸不仁也臺隷為蠹不仁也豪黠為武不仁也編徭

煩劇不仁也賑濟雍惠不仁也悖逆爭鬭不仁也田有蒿萊不仁也溝洫淤淺不仁也里書蓋蔽不仁也盜賊竊發請謁公行四民晝不甘食夜不安寢不仁也野桑無沃葉不仁也惟時同此数者皆謂之不仁何也曰予不見昔者子路之為蒲乎夫子入其境見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濬知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見墻屋完固樹木甚茂知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知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則夫諸政之有弊者豈非愛民之未仁耶惟時誠體母氏愛惟時之心以愛簡州之民則簡州之民無不得其所而治矣即簡州之治以復毋夫人則母夫人

之音又何知哉當是時雖　君命可對天命可格惟時晋陟
部寺以至大夫卿士亦必由是與登進士科固亦未嘗不相
同也於是章宣之諸友爲問言遂書爲序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秦公七十壽序

太學生江陰徐冷嘗從予講論語於鷲峯東所一日冷有
子衍嘉爲今宮保大司馬鳳山先生秦公之孫婿公次子太
學生思宋則嘉之外舅也故公於冷爲父行而思宋與其兄
舉人思魯則冷之婚姻也公有孫男子六人其孫女子不列
其娶與歸者多錫山之名族皆冷之四門親也公之古稀誕
期也諸眷屬皆請公卿大夫文詩以頌禱冷魯人也辱在門

墻敢乞一言以爲公壽予諾之曰若鳳山公者亦予所願壽
者也未幾予改官太學北上矣冷又以書請於太學未能以
應也比予再改今官冷使其价三持書復申前請然公於是
年已七十有四矣聞其人曰耳目益聰明步履益矍鑠强徤
類五十上下人且與錫中耆英結爲社會化導鄉曲風行禮
讓走卒知名四方仰重予嘆曰公殆宋之文潞公乎夫公敭
歷中外一爲尚書吏轉四部歷事　四朝類潞公身都將相
五十餘年巡撫湖廣遭値寇亂躬親矢石戡定逆黨有安楚
録以行類潞公出知泰州元昊黠甚忽慎不敢犯公掌兩參機
務旋即休去名重士林類潞公兩以太師致仕英特威重人
所仰賴若乃提學河南獎拔俊士後多成材爲時名宦其在
吏禮二部又能分別善惡整齊儀矩則又潞公所未兼有者
也潞公壽九十有餘皇祐至和之初兩登台相今
上比堯舜之治久惜民瘼思惟舊人元老置諸左右以更化
而善治不日蒲輪之徵照耀夫椒芙蓉之峯矣當是時公必
以一巳之壽壽天下之人凡天下之人以至八蠻九秋皆欲
千壽其公若冷輩婚姻之間不但已也是又類潞公四夷知
名而契丹耶律亦敬其爲異人者也

贈侍御謝子清戎序

監察御史狷齋謝子良卿既有清戎之　命其僚俞有孚趙

士善錢汝載咸爲問贈言予曰邇有清戎小言已著於王子
浙江篇矣汝載曰謝子云不必清戎苟有論學之語尤所躭
愛者也且謝子嘗自敘曰受性質直不諧流俗因以狷自號
初令浦城民有不堪于法者譁而不寧或欲骫法勸之少貶
應曰惟聖人爲能過化存神非聖人而事事悅人是鄉愿也
力執前政不肯少渝民久相信比及考績矣謝子從此陞也
遠近老稚扳號牽挽留讙爲識設位儀門之右祠且祝焉乃
後知狷之能感人也然謝子在南道則又通敏練達事至無
碍有大議論政務即能究其終始考其得失定其成敗諸僚
多倚重焉適者添設鎮守國人以爲皆莫敢論矣謝子獨草

奏千餘言擾故此明是非利[illegible]害[illegible]鬱
君之體乃欲實封自行諸依受其詞之良[illegible]借附名焉今其
奏旨亦未可知則謝子可謂離羣不懼雖古之通達國体者
將亦能乎第不知在滑城而行在御史乃又通何也涇野子
曰夫謝子殆有見於斯道乎夫其徧者正以立通之体夫其
通者正以達徧之用徧而不通於已則潔於世無益其害也
滯絕物逃世者之徒也通而不本於徧於人雖合於守則襲
其害也流和光同塵若之徒也昔者原思辭常禄之九百粟
蓬華之一室甕牖繩樞褐衣敝屨亦徧矣子貢結駟而過曰
夫子病乎答曰思貧也非病也足以折賜之貨殖不受命矣

思雖徧似又近于通焉田常欲亂齊以伐魯孔子曰魯父母
之國何以紓難子貢乃爲之說吳伐齊說越伐吳一出而數
國交鬪魯免於禍亦似通矣然受孔子美言傷信之教矯揉
其學至聞性與天道似亦得乎徧焉若乃徧通兼體體用咸
具於孔氏門人惟顔曾二子爲至耳是故簞食陋巷雖萬鍾
而不視耘入耕田雖致也而不受可不謂徧乎至於四代之制
一貫之旨則獨聞之然後知通乎道者有先徧也夫謝子之
學必將求至於顔曾氏而後已乎汝載曰果若是言一清哉
何有於信謝子不以清哉爲問也謝子名瑜浙江上虞人起
家嘉靖壬辰進士

周詩漢使與魏太守之西安任　有序

少穎魏子子宜既有徽郡西安之　命有細民報曰魏大夫
守西安矣惟此鉅郡非大夫莫可與治理者嘗見其懿迹矣
所蒞官犢殆數百人諸省轄長殆千餘人至難馭也莫不服
其明而信其公畏其威而懷其德蓋有不恃挫楚者矣異日
有會魏大夫猶親昔識既退而嘆焉有臺人曰魏大夫迪道
厚而履義堅宜其然乎望見其進退有度言動不妄雖吾僕
隸千百輩莫不誦其人也予嘆曰易有之邑人不誡其魏大
夫之謂乎他日有請於西玄馬子馬子曰往歲嘗署戶部篆
矣識魏太守焉接其容無諂瀆聽其言無誕支察其行無矯

揉誦其文詩渢渢洋洋若鳴金石而紉繡編也未幾諸舊與
太守遊者問贈言且曰子宜少承父祖之訓強學飭行無敢
惰苟既爲諸生先後提學試輒首褒文行嘉靖癸[illegible]仕南戶差
管倉場湖州及監督鳳陽倉糧續典揚州鈔關咸秉廉正無
毫髮弊文案皆脊具信不爽三年考績至有雅淡簡重清嚴
慎勤之注擢吏部以缺風憲　奏改監察御史乃尋陞本部
廣西司員外郎繼陞山西司郎中涇野子曰予前所聞於子
宜之上下人暨亦若諸友之言然而自子宜所云則又多歸
美於其先人以及爾從學三司從公之教則吾子宜之進其
可量乎且予與子宜處者五六年矣其事明誠之學篤仁義

之道練經濟之材抱天下國家之志予心所敬重而口常美談者也今茲遷吾西安守民其受多祉乎夫西安于周在王畿之內於漢為京兆地又為內史馮翊扶風三輔之國然其地山峻水汛土厚泉深民生其間者多剛勁强悍粗淺蓍力爭競喜訟至貧破其家叱嗚不顧又西二邊密邇番虜而星軺日郵絡繹道路一有輸纔騷動鷄犬民或戴瘑呼口拍瘡賣衣以赴公令葢其尚義輕生自周漢來然也夫當文武成康之時自陝以西周公主之西安正其首治之地耳詩有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諸篇以及豳之七月皆張其治具者也於時風雨和調黍芑秫麥秀壓溢壠百姓衣食饒足無

所爭訟刑措四十餘年禮讓蔚興頌聲大作其在漢初敦用兒寬為內史雋不疑張敞相繼為京兆尹韓延壽為左馮翊尹翁歸為右扶風於時閭閻仟陌之間有馬成群黎民醇厚恥言人過當其雍熙頡頏周室予宜斯往必挽西漢之俗以上遡成周之風乎予宜名廷萱許州人起家河南辛卯亞元連舉壬辰進士高等

贈上濠滂子陞雲南僉憲序

上濠滂子而栗為南刑部陝西司員外郎數年矣乃有雲南僉憲之命其僚桂守誠馬子約諸友為問贈言且日而栗言嘗有一日從遊之雅則不可無文以為別也涇野子曰夫而栗其於雲南僉憲也猶折枝之易矣又奚言乎二子曰豈其在刑曹也剖決明敏犯無遁情折斷允公囚無寃亡臨涖勤惕往無滯獄下謫其賢上稱其才優於雲南者耶曰是固然矣夫凡人之情一也然處險者難處夷者易蓋盤根錯節不若坦途熟路者　為輕也在人之才一也然居遠者難居近者易蓋殊方異類不若同好合情者之為安也夫崖在瓊府之南千有餘里即漢珠崖地賈捐之所欲棄者也蓋其地孤懸海島膽顧萬山石版黎峩之所盤回澄邁石蠻之所旋繞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生黎十六熟黎十四而蛋酋番猺錯生其間中國往者舊有千之千不還之語乃而栗

入選吏部考列高等為忌者擯遠知是州人不堪其憂而栗曰唐常執誼宋崔與之皆尊官高賢也且久居於此寬顧不能守此州耶乃奮然就道至即廣布仁恩薄示刑罰雖撫異類亦如同胞察其饑寒問其疾苦緩其征輸達其嗜欲居五年遂與崖人習崖人皆能知其心於是監司相信撫按三辟未六年而以母憂歸矣服闋改任高府之化州化雖比崖差裹然在銅岡來安之陽茂名羅陵之陰即古高凉石龍之地唐所謂辯州者也俗雖簡儉然頗敬死而栗至日適值兵荒當道徵輸棘於星火過督下弗堪命少緩上有專責兼以往守倅視此地恣為漁獵化人困苦極矣乃政儆兒寬與民為

一裁其闕狹糶斂冒之弊業游閒之民梢贖金以代轉餉息
力役以後催科賑窮養老興學迪士於是戶口日增風俗日
美比去之日民有至卧轍而援者矣夫崖與化其遠與險誠非
人所居者乃而栗之往既無他災亦且即治於其難者已如
此矣而况雲南僉憲公符臬司總法臺端委蛇退食容與
在公一令之宥足以勸善一辟之信足以懲惡其為化理豈
但折枝者哉雖然人之情恒警於難而忽於易猶馭驂者率
慎于羊腸九折之坂而周行之上或耿之也昔燕田單一日
下齊七十餘城至攻翟旬月不下其後因魯仲連一言始克
下之然後知易者使傾危者使平不可始勤而終怠也而栗

若蒞滇之日恒如居崖之時治滇之人常如治化之民詩
用匪懈書用明允終始其道以資格爲俗見以窮民爲赤子
雖他日徵陟卿尹六曹亦猶是也當其仁於師尚不讓矣
或謂而栗曰雲南多珍玩如大理石亦其一也宦於其地者多
傷民財力取以賂權貴而後私家而栗其革此弊乎予曰而
栗昔於崖之玳瑁車渠化之樹石皆不一覩視而肯睇大理
石耶吾知而栗非禮勿視者猶當燭崖化之目矣而栗名克
寬永豐世族起家江西鄉進士高等

賀太子少保大司空石菴蔣公七十壽序

宮保大司空石菴先生蔣公今年八月十九日七十之初度
辰也衆替幾務大司馬與浦王公乃公之己未同年也偕南
京六曹長貳具壽軸燕羊朋酒往賀公而以言屬柟且曰公
爲御史雅持大體多所建白關切時政利弊既陞知敵府揚
州視民若傷裁其闕狹憂樂與同汰損科罰胥吏銷奸他日
武廟南巡扈從需援躬抗其勉下免漁獵揚人戴如父母去
後塑像以祀顏貌惟肖迄今不忘布政湖江楚越咸明農賈
老撫各有惟心及巡撫河南北抵恒山南通長江西距滄華
東接齊魯方數千里之省也乃公物政顯定誠在令先臬司
祇若威惠懋著黄髮黔首知嚮堵安未幾協堂南憲晉轉南
北工侍法例既宣裁省冗耗於地方尤宜尋晉今位加太

子少保寔　聖心之簡在也年已古稀矍鑠倍常百餘歲壽
不卜可知柟曰與浦公所言者皆公自河以南者之事也若
自關以西者則柟知之矣公掌參政陝西以督糧儲矣當是
時亦不剌住海西黄毛聚在河套此曹番侵略寇云邊告急
全陝如燬百姓起科不遺餘粒乞運不恤重餉守催不惜蠻
子微公斟酌其間緩急其內蕭靜其下寬嚴其法豈權諸冠
奔突亟乾御涇陽莘除之良皆變矣故公於吾陝有保傅之
恩西周之民今尚談思欲壽其公者雖數百歲亦本心也雖
然與浦公及柟之言皆據一方而言者耳夫茲大司空也漢
嘗與大司馬大司徒或同太尉爲三公故苟爽起擬八爲司

空人以爲登台司也若少保之於成周又在三孤之列故咸王以毛公爲司空斯其職下居四民以時地利上理陰陽以象五嶽今　聖天子方恩任老成以不遺壽者不日徵置冢卿以還登台階或授黄門之几或錫靈壽之杖則公經綸密勿恪奉祖章以康濟天下小民者雖九夷八蠻咸被其澤其爲稱壽又欲其千餘歲不已也且漢趙大尉喜年踰八旬心力克壯三葉在位練達國體明解朝章而猶遜讓自處言不稱老公殆欲與之爲儔乎周衛武公和年九十有五矣言于國中曰凡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也必恪恭于朝夕以警戒我聞一二良言必誦志而納之今見于詩淇澳賓筵及抑之諸篇可見也公殆欲與之爲儔乎審若是則公之壽傳諸後世數千載亦有餘也豈可以年數計哉

菊隣處士吳君七十壽序

菊隣處士吳君者太學生體惺之父吳興之逸士也今年生七十有六矣其九月十日則初度之辰也舊嘗以九月爲菊月九日爲菊節君之誕日實於九日爲隣而君常蒔菊盈圃花時撫玩朝飡其露暮臨其日夕飲其陰菊下每成蹊焉蓋素性嗜之而不倦者也乃遂以菊隣自號云乙未之年予在太學其恭體惺就貢入監當是時太學生殆二三千人也不五七日病者數人予數訪通靈樞内經方脉藥鈴之士立爲知醫禮生使劑療之未幾有報体惺者即使視三二人疾皆能興起以後凡有疾者皆使体惺往醫醫輒多效遂以体惺爲吾之良知醫也度越他知醫遠矣及予轉官南來体惺亦告改南監然予自今春夏來亦數數疾体惺亦數數來胗視去則使其僕盒劑以餽予用他人藥多不驗獨体惺藥朝用暮益夜用旦益益嘆体惺往往具有功於太學諸生者也他日叩体惺對曰体惺父菊隣君或少遠和体惺常劑數方應候而進無不痊愈吾父晨昏左右恒不離体惺藥先生之疾惺亦賴之熟矣予嘆曰体惺可謂在家爲孝子在監爲信友在予爲敬士矣南野歐陽子言菊隣君常云菊乃花之隱逸吾生隣焉天之命我者在矣遂不求仕進擬志淵明乃訓体惺以忠孝節義讀書循理心不外慕自有樂地期以經世之學亦常見体惺文藝行業果可遠到然皆菊隣君之與也且菊隣君樸雅醇良動遵禮義鄉人信重而又覽觀史籍善惡成敗皆示体惺体惺誠能充其所與及所示者自醫其身無但以醫養其親体而必以道養其親志焉則他日以身之醫醫四方民之疲癃殘疾顛連鰥寡者自有餘也斯時也行親道於當日揚親名於後世則菊隣君之壽豈啻傲雪凌霜於東籬儀鳳舞鸞於千仞者哉雖數百歲亦常芳也

法曹陳子榮壽其親序

長洲里人以陳刑部子年之父道原先生暨其配顧氏年偕
六旬並膺　恩典褒封伊始内外重輝宗戚咸悦以為榮壽
而賀之他日子年問其益涇野子曰聞道原先生幼輙聰慧
讀書循禮醇謹雅飭屹如成人既孤孝母根諸天性恭敬伯
兄撫字孤姪恩義周浹甚爲叔祖中丞公所鍾愛而又坦夷
樂易無疾言遽色平心率物伏義輕利人不忍欺訓子義方
敦延師模貧不廢禮既謝吴江醫學訓科優游泉石不涉城
府當其孝友慈諒宗族鄉閭咸則而誦焉又傳顧夫人身通
小學孝經婉娩淑慎肅持閫儀父疾刲股親嘗湯藥其中
帬厠腧手自浣滌姑既年老卧起與偕滫瀡時進而又勤儉

綜理家賴不墜當子年讀誦箴刺組織伴至夜分偶遘危疾
行路人禱天起孝婦夫醇雅勤儉以勞勩骨皆黄耇鮐背之本
而孝友任慈以完性眞實不願人文繡之具也此其爲壽自
能度越百歲而其榮也今聞廣譽將四邑人咸羡慕矣又何
賴於宗戚里人之祝及丙申既乞之　恩然後爲足耶子年
瞿然曰椿萱知以此爲榮壽不知在吾父母者已有餘乎然
椿也愚戇不識繼此亦可以榮壽千餘歲耶曰是又在吾子
年耳子年不見同鄉之范希文乎於其父母且勿論雖其祖
履冰唐宰相也至宋已弗聞矣乃希文以通六經感激論事
奮不顧身以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在環慶完
昊疲臆及權知開封上四論及百官圖譏切時政善類賴之
至使其祖履冰亦榮壽秪今千載卓不朽也其父母榮壽之
久可知也子年忠信沉毅質美向道近舉進士在刑曹諸所
決罰率依于祖誠使又爲希文之學舉希文之政行希文之
志則道原先生及顧夫人之壽亦可千餘歲而其榮也將聿
光賢後頡頏豪傑輝達四耀垂後世有餘也雖子年位至卿
相以誥封亦不足比其榮遠矣道原先生名禋世居吳江陳
湖顧夫人亦吴江著姓

趙正郎重慶榮壽序

南法曹正郎趙立夫同其僚陳子年請予曰一中之祖字以

仁今年生八十有五歲矣嘗值　恩詔賜高年冠帶祖母張
氏今亦生八十有三焉一中父字克潤母蕭氏俱閲甲子一
周有餘以一中之今官也　誥封吾父如一中官母封宜人
一中竊念自學仕以来無分寸毫髮有報于　國也而一中
之祖孫父子際遇若此身在重慶榮壽之下私心竊甚喜則
何以引延於數百年乎且吾祖自少讀書顓事家人生産業
作不妄交談年二十時娶張夫人方閲一年接值曾祖父母
憂乃獨居靈側苫塊踰四年時有贈以孝子傳諸文詩者今
尚在也及一中舉進士守汝州遺書舉辛玄馭云兒子從宦
貧乏是好消息一中不可以家爲念而内愧我乃今耄耋之

境隻鑠强健騎馬登樓不藉人力張夫人亦身耳淡泊蚕
繅紡織躬執其勞以教女婦喜怒之色不見于面而吾父母
又皆孝敬恭儉以順于祖當其重慶榮壽殆有此道將百餘
歲亦可占乎涇野子曰立夫若未有千餘歲之榮壽亦可占也
立夫不記垂齠時在高年公之膝上克潤先生之庭前訓乎
如今小學日記之司馬君實是也夫君實其天資學力兩臻其
美實立于脫挑之餘智發于擊毽之頃行積於謦欬之日故
其成也直如汲長孺而不詰識如賈太傅而不驟文如陸敬
輿而不治詹如韓穉圭而人不可欺任如程正叔而人不能
當使在孔門則閔騫之孝友季路之忠信求賜之藝達未知

孰為後先也是以道久愈盛名遠益彰遂使其祖征東將軍
陽其父知晉州遲至今數百年也榮壽如一日而其為慶也
豈啻一重而已哉況吾立夫質性沉毅忠信不詭守汝州有
循良政其在刑曹執法不撓而果斷中理蓋有求為君實之
志者乎斯往也使益懋斯道挺拔奮迅勿忘其所有事雖位
至卿相而不渝以為今之君實上顯高年公張夫人暨克潤
君之表裏其為榮壽將千餘歲不已也

賀封御史靜軒荀君暨配袁孺人榮壽序

封御史靜軒荀君彝之者今南京湖廣道侍御蒲州荀省夫
之父也靜軒君今年生七十有五歲八月十一日則誕辰也
省夫之僚俞有孚王希舜偕十三道諸僚皆醵具稱賀謂呂
夫能榮壽其親也而以言問予予曰御史孺人之封信榮矣
然皆在於　君者也七十有五之年而又矍鑠不老信壽矣
然皆在於天者也果若人言恐未足以盡致賀之道乎王希
舜曰聞之云靜軒君垂齠受學于塾師王仲威仲威號有榘
範即能允迪其教未成童祖家析矣隨其父商秦州秦中夏
都憲黃吏部素稱學究且星居也靜軒君貫暇輒往問經術
行業蒻冠還蒲為學生即過拔等夷舊同硯席者咸仰視之
成化甲辰歲大侵學徒逃散趍四方孰靜軒君援例入胄監
後授山東聊城縣丞聊附東昌路當衝衢乃分俸養親以鞏

貧竭材治劇以任勞或委攝旁邑或承勘勢事或校名士或
辯冤獄聊人戴如父母上官褒以廉能乃忌於鄉宦被誣而
歸遂以親老日侍抱孫不辯會值　詔書得返冠服當是時
九川呂子道甫者方自都諫謫倅蒲州數重高義樂與定交
其為人可知矣袁孺人上事舅姑得其懽心聊城出委或數
月蘸靡孺人嚴肅門閭恒如在衙斯其年高而偕受　恩榮
者不偶然也予曰固有道矣然皆在於靜軒君袁孺人之身
者也必何如而後為能盡其道乎曰是在省夫耳省夫不見
蒲州虞鄉之張玄素乎玄素父母初亦未甚榮顯與壽也惟
玄素求心忠直議論讜正當唐貞觀初太宗問政對以隋亂

因君自專身決庶務日斷十事中者其善有如不中者何一
日萬機積其失不亾何待太宗稱善即拜侍御史及四年發
卒治洛陽宮乾陽殿且東幸遂陳五不可比諸煬帝桀紂太
宗嘉納至言後往雖露坐何妨乃罷役賜綵當是時魏徵在
廷獨張一時梗挺乃嘆服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其仁人
之言哉歷遷少詹事右庶子而其諫正太子承乾尤加切直
今且數百載父玄素名益彰茂而其父母賴以榮壽不止於
炫爵封數周甲而已也況吾省夫之鄉與玄素同官又與玄
素同近見其諸所差任建白多祁侻倖而恤窮獨崇正直而
杜奔兢風采奮揚是其志操又與玄素同斯往也日益懋敦

其道比蹟玄素而又過之將使靜軒君袁孺人之榮壽可
以齊前賢而溢千齡有餘也於是省夫拜曰儻使吾父母榮
儕前賢而壽溢千齡汝安雖夙夜努力以往不敢倦也

衢州觴爲李太守邦良作

南禮部精饌郎中李邦良既有衢州太守之　命乃偕其僚
問衢州且曰此地前有四守率被訟去不能終其任而遂又
薄務多病亦不欲久於世也溼野子曰前四守者之去恐非
皆衢人之罪也必其心衢人多未之知耳邦良茲往當使衢
人皆知其心乎知其心而民之不悅者鮮矣又何難於衢州
邦良亦嘗聞漢張騫之窮河源乎西至葱嶺山星宿海所經
之地多淤泥古里淡巴婆羅阿哇忽魯之種其生率獸心鳥
喙非人所居也騫往返數年而未嘗有害又嘗聞夏大禹之
導江漢乎南至彭蠡洞庭所遊之處或岣嶁祝融酉陽之險
三峿巨靈龍會儲潭之阻其地多神姦鬼怪非人所安也禹
往來且八年而未逢其害蓋騫之心人皆知其為窮河源以
通遠非有他意也雖虎豹犀兕亦皆逍避矣禹之心人皆知
其為除水患以安人非有異謀也雖魑魅魍魎亦皆潛匿矣
若使邦良之在衢也愛其師橘以賂上官朝取十筐暮取百
筥喜其藤紙以厚記室日取十一月取卜千則其心誠衢人
所不知固有怨及橘藤之少而怨及筐筥之大者矣恐四守

者之去亦由是也若使邦良之在衢也見姑蔑之南自爛柯
以至于九龍浮蓋之間凡常山江山之區有田數千頃此不
治其塘圳者擲其背役不脩其陂塍者笞其膚農隙方殺之
日無或少息焉大末之北自峥嵘以至唐臺石門之處凡龍
遊開化之野有桑數萬株不浴種者桎其足不盆繅者梏其
手蠶月方兢之時無或少逸焉則見三衢之人莫不曰鞭笞
我者非厲我也欲我之有食也男歌於野矣桎梏我者非賊
我也欲我之有衣也婦勤於機矣則吾邦良之心如白日懸
天清流在地莫不仰其照臨而藉其潤澤尚有一夫之不知
者哉雖魯公儀鄭子產漢黃霸龔遂皆可頡頏矣安可與前

四守者論高下邪且邦良質直好善睨學不倦豈比禮部
於法有道亦待之而陳于發舉言於我則固已有父母斯民
之本矣此其志意風聲衢人已先知之前云者因邦良自孫
之言而辯之也

贈鴻臚趙邦佐九載考績序

初予始至南考功不久邦佐亦為鴻臚矣方六年與邦佐同
至任者已遷官去矣人謂邦佐可數月亦遷也然不果方七
年有與邦佐同至任者已遷官去矣人謂邦佐可數月亦遷
也又不果乃至今九年矣猶未遷遂以秩滿考績去至貧乏
不能以自行或謂邦佐曰人之云遷者或有所作於已或有

所㫖於人邦佐使早為之當不至九年矣答曰朱沆之際國
卿豈不介意哉第國卿取貲於家供費乎宦出則賃馬行則
覓僕至九年而無倦者凡以不肯使愧此心耳故凡吾之不
遇者皆其命也焉敢效尤於人乎涇野子曰彼都哉邦佐殆
有漢顔駟之風乎昔駟之不遇于三君也自謂樧醜不武而
不敢怨其上百世之下未嘗不以駟為良士也且者有會於
諸卿大夫有桂濱張公者舊為國子司業今為太常少卿揚
言于巫曰久署鴻臚寺矣然見北上有趙序班者寺中人皆
稱其旣閑禮度又練政體勤慎清苦終始如一上下大小齊
口褒嘉是時考績吏部注亦相符云即使邦佐得一州縣之

佐領牒而去何如今鉅公鴻儒之公論哉故古人以令聞廣
譽㦲視文繡醉酒飽德㦲此膏粱也邦佐之不從人言也當
有所見乎且邦佐同州世家其考子德先生嘗中鄉舉高等
歷尹交城饒陽金鄉以能廉稱其叔父世忠先生嘗登癸丑
進士歷任御史憲副以能直稱而從弟國良在給舍又以不
阿權要甘於外貶則邦佐之所自得于家庭間者已遠且久
矣他日所造殆不可以淺近論若乃久晦而明積滯而通此
固天理人事之常不足為邦佐瑣瑣也是時鄉中權德昭傳
起岩諸友具軸以賀謂予之言或是也取而書之軸以贈

文氏家譜序

文氏家譜者徐州掌教文仲芳之所編者也文氏漢成都郡
守文翁之後翁守蜀時德教懋著蜀人眷留遂為蜀人至唐
莊宗同光乙酉諱時字春元者為唐帳前指揮使輕車都尉
自蜀徃鎮江西未幾石晉代興乃隱籍永新傳至七世曰諱
奎者開館廬陵之富田遂道籍廬陵又傳七世而至宋生天
祥即信國公則理宗端平元年丙午也信國公無子以其姪
陞子為後陞子有孝行號學山當元初以禮聘為集賢學
士其卒也葬廣西之鬱林州子孫遂家焉於是文氏居廬
陵者則文忠公陞之後而籍鬱林者實信國之後陞子學士
也學士傳十世而至仲芳與弟楷至九疇九有則已十世在

蓻林者矣夫又氏之譜祕修于信國公自為序再修于文憲則呆齊劉公序之至仲芳則三修之矣祕問仲芳曰序云何對曰劉序多道信國公行事之實信國公之序則言以天下視國則國親以國視家則家親也涇野子曰果若公言則公之序譜也固志在天下而其究未嘗不本于家也雖然家親而後可以親國國親而後可以親天下當公之志欲自末以窮本若序之志則欲篤近以及遠實不相背也孟子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者乎惟是道以承信國公之休不在吾仲芳以導後昆耶

靜菴處士徐君七十壽序

靜菴處士宣城徐君年且七十矍鑠不老其子監生亨之孫舉人元策拜問壽言涇野子曰亨之能為曾子輿則汝父靜翁可與曾晳比高雖壽數百歲不啻也元策能為楊叔節則汝祖靜翁可與楊寶並美雖受數百歲不啻也昔者曾子輿之為學也一日三省隨事精察既真積之久遂豁然而通身聞一貫之旨乎著十章之傳曾人以為得大學之道者惟子輿其人焉於是其父晳也籍以並傳至今數百歲焉謂子輿非壽其父可乎昔者楊叔節之為道也通京氏易旁覽群籍守四知之庭訓拒百萬之賂遺既為侍中尚書力諫私幸[illegible]微忠正有徵于勸講劾奸不辟乎單匡漢人以為有父祖之風者惟叔節其人焉於是其祖寶也籍以同永至今數百年焉謂叔節非壽其祖可乎聞靜菴翁受性英敏早舵問學外除乎名師內孝于父母安靜以持身勤儉以起家敎三毋以教子孫曰立心毋欺出言毋易制行毋苟崇四有以處族鄉曰交際有禮然諾有信貧乏有助老病有賙於是行符于士論德重於鄉飲當其勿較橫逆不發城市飄然物表也似亦有古浴沂之風焉有父如晳亨之肯不以子冀自力乎當其念耕牛之羸瘠也不忍屠食疫而全之怡然心安也似亦有古放雀之風焉有祖如寶元策可不以叔節自勉乎夫亨之元策誠有取於予言數世公卿不足道也當使靜菴翁之壽

自數百歲以至於千祀有餘矣於是亨之與元策拜曰不意今日得聞斯教行將竭才以請事於子輿與叔節也曰子輿事見孝經論語及小戴記曾子問諸篇叔節事見班固東漢書其父伯起傳中元策若又進法乎伯起以比方於關西夫子吾知靜菴翁亦不汝靳也

贈南少宰鐘石費公考績序

鐘石先生鉛山費公促少宰任通前禮部者三年矣將獻績于朝南都九卿諸公皆有贈詩太宰甘泉湛先生以序畀我乃應之曰柟習於鐘石公者舊矣柟自嘉靖六年赴南考功任明年公亦自翰林出赴南尚寶任自是交際周旋密於在

翰林時者一紀矣然公之班叙数在榯右而公輙念翰林之先班也多遜處其左公為庶子則讓尚寶公為祭酒則讓少卿今且皆侍郎矣或遇私讌則又讓於禮部往年祭酒之缺也公正為南祭酒衆擬公必轉北矣當是時其兄大學士鶖湖先生且再起入相公寓書於路曰北祭酒缺甚無念汝弟必以呂少卿改書至再三言極諄切比鶖湖先生履相位不鄙菲材竟用其言以薦之夫公與榯正泰越人也公處之如此其他可知夫公可不謂有大臣之度者邪

聖天子龍飛登用宰輔多公之鄉識聞公與之議事必合人心之同而不順其意與之論人必公天下之選而不徇其情與

之談道必盡臣子之忠而不阿其所好不惟身不與比亦旨不肯詹屹然卓立靡所依違公可不謂有大臣之識者邪初公之在翰林侍從也嘗得告過家當是時逆濠方横且欲為援公恒避去與之絶跡他日公昆弟数人或觝於法有司者執之棘諸昆弟欲逋匿以謝譴公举而勸之曰第就執去吾能救汝脫有罰吾為汝當之於是有司者論諸昆弟于罪罰鍰無少爽公皆與之金俱分入贖諸昆弟免出謂諸子姪曰微翰林兄幾令予辈不良于有司爾等各慎迪常訓無干再憲也於是凡鉛山勢家聞之亦皆歛跡無横民公可不謂有大臣之風者耶或曰公考績行而以器度言之者何也曰不見夫海乎江漢来則受之淮泗来則受之雖大河自崑崙積石而来也亦受之量惟如是之弘也是以百川皆能濟乎人而九有皆可安其居矣人惟有器識也於凡榮華勢利重冒炙手者皆視之如水面漚花上露耳盖其見定其論自直夫孰得而撓之哉君子苟言有物而行有恒也則風化自大而出者皆可為父子兄弟足法也况公所居之官與其所履之道不皇徵晋冢衛爰入台輔寄絲綸之責行經濟之業所需乎識度與風教者尤不小也所望益大其度仰思休休之臣益礪其節確守無黨之義益懋其忠遠求四方風動之效夫然則公之識度風教雖傳諸後世亦有餘矣吾知公必不巽

所已能者自足也吾又知公必不使如公之告人者亦必告公也公起家正德辛未進士選入翰林庶吉士授編修至春坊賛善出為南尚寶卿國子祭酒及今位

費氏傳芳集序

鉛山横林之有費氏也海内人率誦説仰重焉盖不獨以鶖湖先生狀元宰相勲在鼎彝鐘石公以翰林編修今方少宰道行于時而顯也其先也父之同母兄弟五人焉三中鄉舉一登進士官至叅議熊有政聲已鳴江西矣其後也中鄉舉者又五人登進士者二人及第者一人各著材賢士林歸榮宦族實鮮比也祁侯養少叅以鉛山費氏五玉擬諸燕山竇

氏五桂今也蘭桂碧玉森立庭砌進修日懋世濟其美豈嘗
一代五王而已哉信乎論說仰重者徧四海也或問其故曰
嘗讀南山有臺之篇矣蓋山有桑楊則其葉沃若而可遠觀
足為邦家之光山有杞李則其實甘美而可養人足為民之
父母然必先有多根之臺萊者以為之基本然後不但為光
與民之父母耳又如椅栩栲杻而德音茂密保艾乎其後矣
文莊公丘氏曰費氏有隱君子者別號樂菴樂菴公配周夫
人是生五王公乃紹先世之逸休開後嗣之儒業封殷崇養
贈考之疾百計以需李父之寬事繼母如所生友厥弟以芬
艾少從塾師輒知論語之義長課諸兒極喜中庸之鮮聞陳

氏之學千里遣子受孫尹之教終身不忘若乃敬老恤貧鮮
難已爭崇禮敦義獎善化暴鄉人有過懼恐公聞知比諸漢
王彥方云則樂菴公豈不如詩之臺萊以立費氏之基者哉
亘其子復菴少參功祠呂涇武肴三笛以繼其志矣而五峯
贈公入給家費出權公役扞過強暴勤苦百狀孝友祖母敬
于嫂妹手妝曾祖之遺骼逆季弟于風江以篤生乎鴛湖先
生焉順菴贈公孝敬尚盡賑貧恤族恒迪勤儉家道日隆幹
蠱勞瘁憫務舟之環堡機歲之羅下馬以避撫路捍兄以禦
寇難內無閱墻之言外無門第之伐以篤生乎鐘石少宰焉
夫然鴛湖已矣今篤費氏之祉以光前而裕後者不在鐘石公

邪公不見河南呂氏乎呂氏自蒙正蒙亨以至公著之間狀
元一人及第二人致位宰相者二人皆有功德鳴於宋室雖
其祖夢奇以及龜圖龜祥積仁累行所致然非原明學古篤
志斯道交遊程子守中原文獻之傳為呂氏奕葉之光何以
使夢奇侍郎以來數十世不殁至今人猶欽仰乎則夫後菴
少參俾山陰君謄輯傳芳之集待公發而後梓者固欲亦如
河南呂氏者乎燕山之竇奚足比哉吾知公之以往也益開
誠布公集衆虗忠以輔乎我聖明之治而寬化于海隅則見
斯芳也且傳天下以及後世一費氏不得而私之矣於戲為
費氏子孫者處則盡其孝仕則盡其忠其亦知芳之所自而

勿忘孝謹之風乎

贈李君陞任山西少參序

南工部營繕正郎昭菴李君時昭近以
陵廟功成遷陜山西參議其僚周司驄及四司大夫來問贈
言涇野子曰予於十餘年前已知時昭有今日之遷矣薛都
水問其故曰昔者嘉靖甲申之秋予自翰林謫判解州路過
曲沃君是時方為曲沃二年矣見其勸民之耕田也理溝洫
畜牸犍備荒饑存錢鑄繇趨澤明封植禁侵掠農田毋滅也
見其教民一樣識也樹桑齒下蔭無妨四布株廣隰葉無黃
殞剔其萌蘖枝舉遠揚過其條青花有碩實女織咸勤也勸

節五酒曰古者非祀祭不吝縮非親賓不醲事醴則賊德害
則洗腆勸蓄六畜曰多畜毋牝不孳孳犀食之以節用之以
時則有恒肉儆民無或不孝易為竊盜爾民無或不弟易為蕩
廢豈敦術藝之義各重班白之老於是民俗漸改士風日新
乃又申白戶口食鹽之積累屯留男役之過少太平接遞之偏
輕一時所省於曲沃者不啻數千萬金也若其自奉雖菜肉
油紙之辦厩馬宅祭之費亦皆汰革不以厲民於是沃人戴
之如父母愛之為歌謠予嘗嘆曰謫官西來於潞見仇氏能
用書以化其鄉於沃見李令能用書以化其縣予讀書四十
餘年矣盡空言耳不如一夫一令也比時鉛陸知隴州益歎其

政日新其良養老課農儲粟立社之事已皆成效而建三
岔之腰站改鄜縣之析布於隴人尤便也則君之材豈啻可
為山右一少參哉斯往也或分守一方或佐理司事其所統
治者不但一州一縣而已苟使所統之州皆治如隴州所統
之縣皆治如曲沃不以功之已建者而自怠政之已成者而
自足則其所進可無已乎且時昭不聞漢黃霸耶為郡則
優為卿相則劣亢以其生於自足與自怠耳
聖天子方興乎隆古之治將令孝弟力田者滿於海內黎民
醇厚比屋可封選遷愛民如子之人以為方岳之長公卿之
貳當不舍吾時昭矣時昭其勗哉時昭名暹直隸滑縣人

世族起家鄉進士之高第

贈趙曲靖序

廣州冊山趙君元默為南戶曹正郎未六年陞雲南曲靖軍
民知府其僚江伯馨諸友為問贈言且曰元默初舉弘治辛
酉鄉試屢赴禮闈不第嘉靖癸未遂入銓曹考居部元除
授湖廣澧州知州毋憂既闋補除保定祁州九年陞中府經
歷嘗感激忠以圖補報列上九事又嘗上 宗廟圖辨說
條款數事深蒙 聖明采納令宰相呼至閣門諭以用心供
職癸巳之夏乃陞南京戶曹夫言禮諸臣率多柄用否則亦
至顯位獨元默之言既行矣乃官居南戶已非優處今又遠

守曲靖知交咸惜涇野子曰昔者廣川董仲舒嘗對賢良
策其於天人之際禮樂教化之論三代授受之道言極明白
剴直用之可立有効而坐成功者也漢武帝固一代英邁之
主也乃不用其言出為江都王相乃若嚴安徐樂主父偃輩
所論多匈奴邊務之末耳朝上書暮召入至謂相見之晚則
人臣之進言其遇不遇固亦有命乎宜乎顏駟能自辭于
三世也豈以元默而不知之哉聞元默幼同北泉湛先生及
應天鄧訓導受學於白沙陳內翰當是時白沙之徒殆百餘
輩今且數十年矣惟北泉子慱大爾雅所至勸人為善其學
鳴于天下應天屢薦迪義確守儒舊足為士子師模曲靖讀

豈文明臺慷慨瀟灑常思浴沂之風三君子者學之所至雖
或不同然皆有光於師門者也位固不能以限之矣夫曲靖也
豈足以拘吾元默哉秋中倫奈酒変式得告南還予同渭厓
霍宗伯餞之石頭城下時元默方卧疾烏龍潭遣以待奏至
聞倫公行有詩贈予覽而愛之遂次韻和其一章方寫以贈
元默然元默已瀕行矣即徒一琴并琴歌及素作數篇以貽予
予曰元默殆以予為知音者乎無亦以予詩有細雨黄花獨
弄琴之句者乎予未登白沙之門然而元默似亦有其遺風
者哉則夫伯磬諸友甚無以曲靖惜元默也乃若多建白于
經府及在户曹查出偽造印顆積歳逋欠金穀之功知元默

必視之如芥不留于心若昔舞雩三雨之詠矣審若是當其
所進雖化曲靖如中原亦必曰盖偶然爾然後知元默得斯
道于白沙者不浅浅也元默名善鳴廣州順德之世族

贈地曹艾治伯考績序

米脂人艾子治伯為南户曹主政管後湖版籍三年矣將考
績于　朝諸同鄉曰艾子斯行或留北部或陟正郎會晤者
稀涇野宜有言以贈其别予謂周白山曰若録治伯宦績至
則可據以為語耳旦日治伯躬自來曰希淳之在後湖雖三
年然查册有士書辨有丁櫑跡有役淳也随人而入随人而
出如役湖舟之往来積歳累月實無寸功方慚尸素又何足

績之能録且從先生將二年矣屢言治時出胥弱目懼惟先生
賜教言以箴之乎昔者樂克有餔啜之從孟子則責之所以
有聚斂之失尼父則責之淳之身百孔千瘡其過浮于求克
者萬千斯行也若獲箴砭之言淳當載以周旋比諸弦韋矣
予嘆曰於懿哉治伯殆有見於斯道乎往者與治伯嘗共論
詩樂矣治伯皆能究其微而正其音嘗共論讞獄矣治伯皆
能剖諸律而折諸例夫刑也者為政之法樂也者德之熟而
政之成者也茲二者非治伯所常司也治伯且兼明之則於
其版籍可知矣且篤孝其親于家移教其弟于南尤人所難
能者乃治伯皆遜而不居且求其所過當非有見於斯道者

乎夫聖賢之道以仁為本而其學以虚為要盖嘗觀於天之
春矣淑氣一至萬物咸育無纖芥之遺生焉其殆仁之所為乎
又嘗觀於地之海矣汪度恒開百川皆注無支泒之滯流焉
其殆虚之所為乎故伊尹樂好生之舜而欲無一夫之不獲
孔門自顔曾之外子賎則能取善子路則喜聞過故夫子特
許以君子及果於從政也予固不能求昔賢之萬一然而治
伯望道之見則固加予一等矣弘治間遂菴楊先生嘗提學
陜西見米脂學陋且敝移令有司重建至正德中有司者既
鼎修矣問其記于高陵予嘗以文行忠信為説曰聖人之教
有四舉文則道明舉行則性盡舉忠信則德行定而命能至

矣窮益于鄉達澤于世聖人之道滋用有光今去記時三十餘年矣米朋諸俊傑能用斯言者不在吾治伯邪所望治伯終日乾乾益懋介直他日位進公卿必行斯言于天下也治伯勗哉治伯之材雖足以有為而其志恥于輕進故每以林麓為樂其友因號曰居麓望治伯無以是為戀也治伯起家嘉靖乙未進士

贈王道宗知潞安序

王子道宗為南刑部正郎陞知山西潞安府夫潞安前七八年間猶潞州也後以既平青羊山之亂始陞州為府設上黨縣以附郭即青羊山設平順縣并舊長子屯留襄垣潞城壺

關黎城皆隸焉吏部　奏選賢能以莅府事於是初擢保定人宋天錫圭以往當是時天錫用其言居三年而潞安治令道宗之有潞安也托馬生翀來問越翼日其僚胡孟和諸友又為之請贈言夫道宗去天錫時又數年矣潞安民固已衽席臥而米肉飽也其何以加諸聞之曰凡地方之治和甚難而乖亂甚易夫民譬之提孩撫摩之乳哺之顧復之朝夕鞠育之既久而後得其懽心苟或一失其欲即呱呱泣刺刺語反面而啼棄糗而嗔既不認爺亦不望毋當是時雖再加撫摩乳哺亦難乎其能初心也故治羸兒癡子猶易而御飽燥禎慧之孺亦難古所謂饑渴易為飲食而積玩之釋不可與正論者也昔者道宗嘗令陽城矣視民真如其子凡事靜約不一剝擾至贖小犯量收粟穀若銀買穀石皆粒粒淨顆顆勻以貯預廩久無紅腐比道宗去陽城數年矣陽城遭歲侵時尹出其廩以賑業貧餓凡民與升者得升之用與斗者得斗之用皆能充饑腸而改菜色乃益思道宗如父母之至親兄長之至仁不然必不肯長顧却慮以至此久遠也他日道宗進陞戶曹主事差收太倉糧儲見監收內臣之朘削乎士民也遂告諸科道同劾之後被其中傷至謫官外補亦不悔比公道既明始復進南刑曹正郎乃益竭明清之心盡聽折之材嚴冰蘗之操未三年而遂有茲擢然則道宗之往也其

勿渝初心滋慎職任民已治矣視若未治亂已戢矣視若未戢當使潞安之升于治平而無他後慮可也道宗河南衛人舉嘉靖癸未進士是時予在翰林得分考鑑不出予本房而道宗又高陵人也於予有鄉士之情又嘗同王如晦過加禮于予予知道宗凡事思進不惟肯少改其道當益充廣而光大乎素學他日積致公卿以經濟乎天下有餘也

文溪文集序

文溪集者宋侍郎忠簡公李先生之所著也其文質實而簡勁盡脫陳俗初讀頗難偶以為樊紹之儔也及觀跋翁坡之作又浮祐赴闕奏劄乃知公正直忠信學宗清獻崔公而立

朝之讜論浩氣骨鯁凌人數被史高之逸沮有經綸之才而不獲輔相之任其言之奇古固有由也語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不其然哉公至今十餘世矣其嗣孫翔仕為南禮部主客郎中言動不苟文雅清修綽有公風方將纘公之緒而益光大之則公之道雖未大行于一時而實遠流于百世矣吾知斯集也當與文溪並行于永久而不替乎

贈方城楊公進改太僕卿序

方城楊公自山東布政陞南光祿卿未數月改太僕卿曰近天顏君子以為猶進也南都諸公卿以予與公翰林舊僚也欲季贈言而其僚石淵傳君又為之懇或曰出哉方城子之

不遇也公辛巳狀元及第未數年同榜已有登相位者矣而公方陟春坊中允人以為甚屈也則亦已矣未幾又調出外任或提學于晉豫或督糧于青兗既轉布政方擬中丞乃遷南光祿卿矣夫太僕猶光祿也既無啓沃之責亦非綸摯之任雖云在北何異於南出哉方城子之不遇也涇野子曰不然也客亦嘗聞魯織室之女乎既有容德亦有良材十五而學洛繭二十而善盆繅隣女皆歸高焉既嫁于夫妯娌諸姑妬其材之長也數短毀之於是下綺機出緹閣西漚麻于陳南鑊葛于越夜不息紡績之聲日不停奔走之勞歲月既久積累益深鄉黨國人皆惜其能而稱其屈有賢妯娌者聞之乃備言前大使之敗衣徙衣[illegible]嘉其容良察其精粗纖纖不髮絲繩不類經緯既明玄黃自成以為黼黻文章騰蛟龍而舞鸞鳳上可以補袞衣之缺下可以被四表之民則方城子固亦魯織室之女也又何為不遇哉况聖天子方隆堯舜思得皋契夔龍之輩以為陪側予所望於公者惟於當遇之日恒思未遇之志可也昔者王孝先之為貞也學譜六經科取三元懇辭會靈之使因被欽若之擯甚後復進于相也力制章獻之臨朝遂列昭應之五宮開陳無隱辯博有餘進止如有尺寸之度清修常無溫飽之心恩不欲出於己謗則常歛于身寘胡文定稱其儼然不動而揚億

自以為端不敢議者也吾知方城子他日之積進登相址施為謀猷亦如孝先之在宋室乎方城子文章在史館其裁養之功肅在山東西河南北茲不贅

贈順德知府高𣏌之序

南京戶部雲南司郎中高子𣏌之既有順德知府之　命其僚司廳張希尹副郎丘孟學為問贈言涇野子曰是嘗通判順德者之高𣏌之耶斯其人而守順德當如樹槨之易矣二子曰然以其先判順德也嘗釋冤抑體恤幽隱查理倉庫清剔文卷百姓有起生之謡而然者邪曰是固然矣且亦嘗聞玉工之事乎楚國有玉工孟乙者授卞和之璞乃日操椎鑿

夜舐沙石以為圭瑁璋琮琬琰璧琮之屬雕為龍麟鳳彪之文鏤為松桂殺毫之章於是子姪比隣皆得日視而時覩之他日有問子弟以圭者則言其可近葵首也有問比隣以好度者則言其可無鼻射也有齊人之子學玉於孟乙乙乃提其耳以誨憶其面以命使為璧琮則類裸圭使為判規則類邉璋甚不率教也何則耳所聞者不若目見者之為深也路初由者不若熟行者之為易也夫升之之判順德也已更一二守矣與之兄弟慶而堂廳坐不但子姪比隣已也蓋民情既諳士俗亦稔其守之長者則取之短者則棄之有餘者則汰之不足者則補之斟酌損益與民宜之當見治順德

真如樹梛之易矣且升之舉正德辛巳進士初仕寧波推官值日本倭夷入貢互相讎殺奪城刼庫禍連寧紹升之挺身督戰勦除兇惡巡撫歐公首薦其賢且頻行取乃陞襄陽同知屢遭災傷立法賑濟民多全活他若清運伍處夫馬咸有條格未幾陞南戶部員外郎改比部奉　勅督理漕運歲額四百萬石每歲災傷減兌十五府大同告變　上命全運乃日夜躬督歲增羨米數十萬陞本部四川司郎中因撰通倉志常繼溫州衛運官以法忤于當道順德之判由此其謫也然則往日所折衝之處豈非今日所得力之地乎天道之增益善人固如是哉況升之之伯父其先生嘗為南大司徒經營國計真如家務上佐公室之急下蘇百姓之困其成法固不出于而家也升之少習其庭訓長聞其官政當不啻孟乙之子姪耳斯往也滋懋其善政丕著乎仁聲不日丞晉大拜外則撫巡內則公卿以為　朝廷宗廟之圭璋瑚璉者亦自此順德耳升之其信斯言哉

贈趙子明知瓊州序

鄞縣人趙子子明予於三年前識之於順德途中當是時子明方同知順德也予下車禮貌之特優厚與款語從容移時刻且慰之曰久擧進士筮仕行人頻授科道乃上封事井謫閩藩照磨已陞池州推官今始滯茲順德邪屈哉子明遜謝不敏言温而禮恭予曰不久於順德矣越明年進南刑曹

正郎會晤于江左未久有瓊州之陞枉過請別翼日其僚姚正郎為問贈言予曰瓊崖在大海之中幅幀二千餘里蓋一大都會也予嘗三為瓊崖贈言矣用其言者率得民心多樹政績階銜日起不用其言者輒遭官謗焉當其道惟在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耳蓋瓊即古珠崖儋耳之地蒼屹黎母郍射石帆之所盤迴南龍延逶諸湖之水襟帶而墊隘於是生黎熟黎為之寇犯群獠恆肆其禍患而颶風亦時振其屋居冒猾之所謂霧露氣溼多毒草虫蛇水土害欲兼之者其可悪如此之甚也乃若既領三州役隸十邑地産合浦之珠瑣

羅之藤翡翠玳瑁之珍五木七寶之貴甲諸天下其可好又如此之甚也雖則可惡然而其俗淳朴儉約質愨畏法牛羊被野而無盜竊歉歲侵而無丐苟正其身端其令以得其心也即民戴之如父母信之如師保歸向至焉歌頌生焉其美又如此也雖則可好然而中盤黎峒外際海寇上遂按制之官下多恣肆之處苟或一見其欲少肆其情以失其心也即民族之如讐敵戲之以干戈忤犯興焉侵伐起焉其惡又如此也是故馬之失可惡也而或者以為福璧之獲可好也而或者以為禍故君子務以得民心為本不以地之遠邇為念苟得其心即瓊崖之險遠如順德之近矣苟或不然即使子明

內守順德豈不又在瓊崖之外哉且子明之在行人也先因出使岷府上瑞蓮之疏而以儀鳳洛書為真瑞後以起復前任論尊養之禮而以禹穴舜冢為先規則子明之於好惡美惡蓋已知之明而見之蚤矣斯往也惟持此志而不渝守此學而不惑則他日沛然斯道有餘裕也吾又何疑焉區區外進撫臺內進公卿又何足為吾子明道哉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門人徐紳編刻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門人吳遵編刻

序

贈董正郎致政序

刑部正郎西沙董君潤卿將考六年滿而有四品之擢也非憲副則少參無已則鉅郡太守也黃金橫腰緋衣華躬世之士大夫多冀得此以為榮羨潤卿可不數月而有之也乃以母老思鄉遂飄然乞休歸去報至來告于予予曰潤卿何遽有此乎曰琦領鄉舉致位此官自分足矣年支若此亦自分

足矣又敢有分外之望乎於母氏之意如何曰母云汝為秀才官至大夫外佐名郡內司法曹吾年耄耋已受　恩封歸樂鄉井亦甚嘉悅何必尊官大爵然後為快哉予嘆曰賢哉母也古聞尹母惟以善養今見董母不以祿養矣則潤卿之賢能固太有本源者乎雖然潤卿夫子之鄉人也不聞子貢之事乎昔者端木子貢倦於學求息而事君夫子告以執事之恪又求息而事親夫子告以不匱之孝夫子貢之倦于學猶今潤卿倦于仕也若思息于家也則必移事母之孝下以誨子弟旁以訓宗族知潤卿又自分或不足矣思息于鄉也則必移處家之道近以化比鄰遠以正州閭知潤卿又自分

或不足矣是故道無止息不分于佗隱故子思筆爲魚于天淵學無止足不間於顯微故夫子嘆逝川于晝夜予判觧時有胡孟和者潤卿之同僚也其言潤卿之判嘉興也催科不擾撫字有方常例既革額賦盡完遂蒙　欽依旌異焉其言潤卿同知慶州也吏畏其威民懷其惠屢見知于監司疊書賢于薦剡焉遷在刑曹其清白之操寬厚之政又予所稔聞而媲美者也夫嘉興此潤卿也慶州此潤卿也刑曹此潤卿也今還恩縣乃肯又一潤卿乎世之士大夫在官也率多矜持不失榘度一致仕還里輒曰司言者不吾劾也執禮者不吾繩也持法者不吾律也日以買田問舍爲常詩社酒會爲

高遂使士風淪替後進澆惰賢者多在位莠者多在職昔前倫教之也故曰鄉無舊俗則世乏良才夫子所以以仕學爲一不許子貢之倦也久與潤卿相知必不如世之他致仕者爲也

靈椿榮壽圖序

户曹主政呂鳳儀作靈椿榮壽圖以告予曰韶父渾齋君性敏好學識正樸茂被服儒雅業且登科遺例授羽林衛經歷封徵仕郎尋陞磁州同知以正衛官之侵軼乎州也爲守註誤起送赴部韶母舒孺人先卒于京父因護櫬還里自輟仕進惟日以教韶暨兄弟音章歆韶五人爲事談詩說禮洎如也今年二月五日實六十初度之辰韶以怙育之篤庭訓之蚤賴有今日嘗疏乞貤封已蒙　聖恩准給如韶之官榮莫大焉韶思壽母無及惟欲吾父壽比靈椿八百且千歲也因有此圖耳不知可使韶能如是以遂其心乎涇野子曰鳳儀楚人也生於衡嶽之封内日夕瞻望此山其能學爲衡山乎夫衡也宿當翼軫之分上應璿璣之度列峯七十有二瀉泉三十有八而祝融紫蓋石廩天柱諸峯東與太山之日觀天門鷄籠馬棚相望而峙者也鳳儀誠能學如衡山則足以爲南國之紀不騫不崩其壽渾齋先生也將附天亘地于無窮八百靈椿又何足道哉且渾齋君好學合乎智謹正合乎禮

樸茂合乎信蒞官行政見勢不撓註誤赴部自棄其官合乎義政有遺愛磁人立碑合乎惠自舒孺人之歿也教鳳儀兄弟五人皆成儒業而鳳儀且舉進士並仕版曹練經濟業慨然有志於聖賢學合乎慈此六合者皆君子之德也而渾齋君有之鳳儀雖欲不學衡山何以能盍於六合邪曰鳳儀之學山也必至於樂焉斯可耳夫子不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鳳儀學山誠至於樂焉則舉天下無可尚之物尚復有過乎學山至於樂也則何以能壽吾父耶曰夫子又不云仁者壽自樂山而得之也然則學衡山之功如之何曰自學黄岡山起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

登高必自卑鳳儀其自黄岡山而學上衡山自衡山而學登泰山學力果至於此當是時也材能已可希乎聖矣又何事于仁乎鳳儀勗哉

贈李潭水選任河南序

潭水李先生者山西平定州人也以會試中乙榜除授吾高陵教諭垂七載陞鞏昌府教授未六載以母夫人憂去服闋補直隷廬州府教授未幾陞　伊王紀善六年而進五品服色予嘗三過洛陽皆得會晤於郵亭數惜其才大未施諸用潭水亦嘗曰初與予同年同選者今多進補部僚或擢豸史害行於　君政及於民奎起家二十餘年矣尚拘滞如木偶

人素學荒落初志蕭索宜為知己者惜也予曰潭水行懿而慤才敏而精當其在高陵也迎養二人教撫諸弟且令庚箕從予遊於雲槐精舍當是時念愈兩生尚未成童然已頭角嶄然矣諸生觀法身教以遵教令者翕然丕變焉是其孝友之行可通神明篤信之學不愧往哲天之報子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弟乎比予四過洛陽時庚箕二弟繼舉山西念愈兩生同登進士且庚箕重卒業於太學器益深邃念愈同拜予於函丈志益高遠予欲即見潭水以矜前言之先見也而潭水以省親平定矣今年春念為錢塘令愈為太常博士皆且三年潭水乃以他事道便至錢塘續至太常予始得會晤於禮部外第執其手曰夫潭水孝友之誠庭訓之正天今報子有驗乎未幾潭水將還洛陽其户曹馬郎中則潭水在高陵時之門人也其傳行人喬主政王評事諸子又皆錢塘太常之同年且交遊者也皆裝軸歌詩以贈其行而以言問我且曰潭水先生斯行也可謂樂乎夫豈啻以錢塘太常雙登進士同任美官不久進為科道而樂邪蓋以錢塘惠而明上官嘗注曰無一民之不服無一政之不善他日所建之勲可知矣太常博而雅南都常稱曰請文者多之焉論詩者多聚焉他日所造之學可知矣予曰殆又不啻此也予常瞰潭水以四品服色之事潭水以為縱雖有之亦非吾身所親致也當

其微意亦可測乎昔者董仲舒歷事江都膠西二王言本諸道非禮不行王雖或驕久皆見化後老於廣川漢廷遇郊祀雨雹之類數遣上使就家問明至今千百載垂名不没吾知潭水壯志必欲追法斯人求與並名而後以為樂乎於是諸子曰誠如涇野子之言則錢塘太常又不知何如其用力以廣潭水先生之樂於無窮也

送崧所何封君還泉州序

封户部主事崧所何君孔儒者何元孝述之父也元孝舉進士任南京户部雲南司未數月即悵二人崧寝食走使者迎養於官邸且半載矣崧所君以諸幼子猶在晋江也乃思南

歸予具觴以餞曰元孝之在此也朝饔舟檠暮茹黃虀閒佐以腊魚非供養不市脯唐辛玄馭以兒子在官所者貧多不能存爲好消息今悲所君可謂目擊雲南之詳矣豈啻得其消息而已哉斯歸也不亦樂乎荅曰誠如涇野子之言也昔吾六歲失怙刻苦儒術不竟其志棄爲鄉閭諸童師資其束脩以養吾母克恭二兄身雖屢空恒無怨言兄弟旣析之後漸破其業及元述鄉舉報至予即毀其甑竈與弟同爨迨今十餘年矣家有祠堂日必夙興洒掃焚香近雖暫寓官舍亦不肯廢蓋予常舉古人忠孝勤儉之事如范文正公輩以訓諸子而於陳萬年教子咸之諂則深鄙且惡焉此予所以砥

身勵行於夙夜者正惟恥躬不逮于言耳然則今日消息之好豈亦其能繼吾志者乎涇野子曰悲所君猶未知元孝所造之遠耶往年予在太學也方舉監規而棘頼乎丞也數言諸銓部當是時也元孝方教授惠州也其善教聞天下銓部舉以語我予喜曰繩愆得斯人焉舉監規如樹柳耳日望元孝夕至夕望元孝旦至然元孝滯於途涉三時而後至予已改官南禮矣於是予常恨元孝之未獲同事知元孝之心亦必不爽也當元孝之至監也凡予所已行者則繼之不肯廢凡予所未行者則補之不肯遺故諸士子言元孝之在監亦若予之未去監也及元孝之陞今官也乃來拜曰述未得事涇野子於北今乃獲請之於南乎夫君子之道不以離合親踈遠近生熟異其心而變其志于以通天地質鬼神可也予於元孝見之矣然則元孝之於悲所君也雖仰希曾子之養志亦肯爲者乎豈但如范文正公而已哉悲所君斯歸也不又至樂乎未幾鄭汝德林以謙諸友問贈言遂書之

林母蔡太安人七十壽序

林母太安人蔡氏者南京户部主事林子君修汝永之母枕書君思敬之配也今年三月二十七日則太安人七十有四初度之辰也君修之僚友仕南都者何元孝董醇棠壽軸問予言以稱賀且言枕書長逝時君修年方七歲太安人新憂

初惸家步孔艱自若叢集迺身任其勞既操井臼亦勤紡績晝殫厥力夜忘其寢吅柳母之丸連服鮑桓之布裙鞠育撫教乎君修者今且五十年也乃君修承顏順志攻苦向學明經修行遂領正德庚午鄉舉以家貧不能丼吉乎太安人也就教南樂轉陞國子助教所至之處躬行以率士嚴科條以程業士種種皆知向正而君修端謹之風孝慈之實歷爲執政者所薦至有今官獲貤　封於太安人劬勞之心亦庶乎少慰矣不識繼此猶有可益君修以壽太安人于久遠者乎涇野子曰元孝不聞宋呂原明者耶當其十歲上下時雖其母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教原明甚事循蹈規矩然至其德

器成就大異衆人則非中國夫人所盡與也初原明與伊川程子俱事胡安定先生居並舍原明少程子一二歲察其學問淵源首以師禮事之一時明道程子横渠張子孫覺李常諸賢皆獲交游由是知見日以廣大略去枝葉一意涵養以造聖人至今且千百載矣論程門高弟必以原明列諸尹謝楊李之間而其母申國夫人又因原明壽至今不沒也予初抵太學任數日而君修即選令官來雖未能數相會晤然其才行之美則已心敬之矣嘗其志雖仰希程子亦所優能豈但可為原明已乎君修而能誠如呂原明也蔡太安人之壽不待賀祝當亦如申國夫人格於千百載久遠矣

楊氏族譜序

四泉楊公謂予曰昔者先君子光祿公嘗曰吾欲作宗譜而未及將有待於爾麒乎當是時先君子方承藍山縣地僻而俗囂民獠錯居事多廢滯隣邑安仁衡山交互梗黠歷數令咸齟齬去當路者奪取令篆付先君子爾乃一志奮庸績用茂著比後乞歸邑民上章借留乃浩然長往先君子所未及于譜事者政阻之也夫譜所以崇孝而傳信也吾不能追斯業矣且吾楊氏出唐叔虞之後伯僑自晋歸周封為楊侯一脈徧衍至于上饒兵燹屢更家乘失傳麒生也晚雖不逮見先世亦备聞于諸父矣又安能追斯業邪昔吾鄉先正歐陽永叔亦嘗譔家譜矣上不及於長沙下致詳於景達吾欲竊比為例所及知者不敢或忘所不及知者不敢强附系以宗圖纂為譜牒用傳示子孫惟吾子弁一語于端使後世知斯譜之所由庚以考先君子之志也涇野子曰語不云乎先世有善而不傳是不仁也誣其實而不真是不義也不仁與不義非所以教來世也然則四泉公之為斯譜也其志遠乎夫教後以正猶有弗正者矣始納于邪後將奚觀四泉公厲冰檗之操篤貞信之守博雅謙恭好賢樂善思以光前而裕後其殆居諸仁義以為正者乎楊氏子孫其滋茂恭厚孝忠以不詭諸仁義乎哉

王氏家録序

王氏自周靈王之太子子喬以直諫廢世修黄帝術于緱山其子宗敬為司徒時人號曰王家至今蓋六七十世矣公侯卿相世不乏人南大理寺評事壽卿喬齡乃纂其譜牒通為世系自晋錯以後如指諸掌壽卿篤孝之心可謂曲盡其誠矣暇又謂予曰王氏自文正公曰自叙五十世以迄于汝梅曰王氏原譜建炎南渡間闕焉僅所携之舊本也自工部尚書文穆公侯與從弟朝散郎守中書令兼侍講鉢右通直郎平江軍節度推官監潭州鎮南遷始家餘姚凡居南者系之曰王氏南譜家藏舊有文正公及懿敏公素二遺像傳守綿

褒集所為像贊詩序曰王氏遺像集自南渡至今十四世孫楙字延壽號培軒喬齡之父也生三子曁弟嵩喬齡登乙未進士授今官高嵩皆庠生歲丙申　皇太子誕生推恩封吾父培軒君如喬齡官母熊氏為孺人維時迎養金陵而年壽俱七旬以上喬齡之僚友同年及同鄉親戚之在此者共為三槐餘慶圖及詩文以貽之曰榮壽集總原譜南譜遺像榮壽為一帙名曰王氏家錄云請一言括為之序以示後之子孫乎涇野子曰惟孝子能敬其父母惟順孫能敬其王父母敬其王父母者則有孫敬其父母者則有子有子者孝之成也有孫者順之效也即觀文正公極探討考索之力

備編纂類次之勤以明數十世于前不順而能之乎既觀元公休徵失繼母朱氏之愛盡剖冰曠雀之誠以傳千餘載于今不孝而能之乎壽卿將數編而總籍之可不謂有休徵子明之志乎壽卿又不見河汾仲淹之道耶身通六經百傳約之以禮周公孔子之道於是乎且復明焉此亦壽卿之先正也其為宗譜玄誤至虬上下數十世煥然復著于後於今百代稱賢焉壽卿嘗與予論安止幾康之旨洞徹精微慨然有上求前古之志然則復為文中子之學以為王氏千百世光者知壽卿必不厚孫也

別顧承美序

昔者予之在太常也當是時正卿已去代者未至予署寺篆而承美適與簿于西廳凡寺事之可否行止皆得與承美論決焉如欲變淮豕之惡蒔圜蔬之美復厨米之舊葺烝屋之新究禮樂之器獎端慤之士彼此論究互相辨難幾于成章而予改官辟雍去矣於是數言承美於當路進為監丞傳士諸官以贊予之不逮機會一失遂不可得使予不能繼公叔文子之美者今尚抱歉也比予改官南禮與承美慶益親切暇嘗問其所作乃書十解以似予一曰正朔解二曰數目解三曰春秋解四曰左氏解謂左氏長于史才博通古今豈有不知當時之正朔乎閔莊以前去世既遠或有誤傳若昭公

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用幣平子曰止也太史曰當夏四月謂之孟夏是言周之六月為夏之四月也夫昭公在春秋之末皆左氏見聞之切實者其尚有誤耶五曰春王正月解六曰三正解七曰伊訓解八曰七月解九曰史記解十曰孟獻子解或引梓慎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或引獻子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夫其十解之辭反覆變難多宗左氏王周正月之言而以辨宋儒之說春王正月不然也以視予說雖亦不同然而博雅精究斯亦勤且良矣乃如是之人久滞寺簿始陞通府斯固銓曹者有遺明然而承美又何必尊官

峻爵哉所望不以在外者為念而於在我者當益修其所未
至以求與古之先達者匹休可也承美起家舉應天亞元

晦庵朱子文抄序

或問晦庵朱子何以文抄也曰朱子之文浩瀚無涯學者未
能偏觀而盡識是以抄其要者以範後進耳海虞吳氏抄於
宣德之初安陽崔氏抄於嘉靖之中皆切近矣合觀二抄不
下數千萬言併計所不抄者雖萬億言不啻也不亦已多乎
曰公都子以外人好辯譏孟子孟子以為不得已也朱子之
言亦不得已之意乎昔者漢高祖馬上得天下不事詩書惠
文景武繼之仍襲戰國亡秦之故挾書之禁久而後弛于是

何倉以刑名為相良參以黄老飾治輙賈以游說傳行諸治
申韓蘇張之言者猶紛然競也廣川人董仲舒者三年下帷
一遵孔子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咸師尊之其言主于正
誼明道而以春秋為大一統位雖未顯道則常行六經用章
斷獄者引經折偽繫囚者受經問道或印綬加身而守死或
汗牟穉椽以覩仁至有鞠躬盡瘁斃而後已者用能扶漢業
于四五百年魏自建安七子以來崇尚五言爭眩靡麗晉宋
承之汨于靡濊陳以哀怨以怒或冶以纖三綱淪而九疇斁
至箕斂殺以相尋河汾人王通者出隋開皇之初進獻十二策
以期太平退擬六經纘明先聖一時董常得其蘊王珪魏徵
杜如晦輩發于事業以開唐初之治李唐之世半踵漢而襲
梁達摩羅什之氣未斬也龐蘊合掌禮佛稱比丘以拒傅奕
至有縉人出而為尼斷髮以戕大后之位濁亂海內幾殖唐
祚宜乎永貞以後元和以前迎佛骨于天竺舁傳禁內雖號
學者出舍為僧秀狄熾而中國滅矣河陽有韓愈氏者出奮
不顧身上表論諫其言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
道以道之表上而身貶言出而道章誠足以正人心于百世
也宋承五季之亂立相多仍舊人于是君子小人迭相柄政
王欽若出守天雄閉門誦經其後安石撰著新經益肆其奸
至使李沆寇準不獲常用而司馬君實兩程夫子且被逐謫

遂致徽欽狩虜汴京丘墟南渡以來諸儒學術又復不同陸
子靜高才篤學亦名儒也倡為一偏之學其徒楊簡揚其波
而助其瀾究若文殊辟支之護法也而况陳同父張九成輩
或以功名或以詞章相競于時哉發源晦菴朱子首出先格
致以擇善即誠正以固執事為之辯言為之論理不明不已
道不直不休聖學至是亦大復續乎是故董子明春秋而人
心正文中子續六經而聖道顯韓子闢異端而正教明朱子
辯群說而斯文之實學定又曰聖學雖以言而明亦又以言
多而學者迷微之弊求精一之中此三聖人示萬世道學之
的傳也故朱子又嘗言曰惟曾氏之傳獨得其宗今觀大學

孝經論語曾子問諸篇果亦不如此之多也學者誠因朱子之言而專師曾子於聖道有不可至者哉審若是朱子之功亦又大矣某官某地某氏命其人梓行傳布意深遠乎

陝西鄉試録後序代作

嘉靖庚子之秋陝西鄉試録既竣矣某以執事當序諸末簡以申告爾諸士子曰於戲諸士子知中式舉人録乎聖皇崇重斯典凡以為治道設也故格之以言行焉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所以動天地感鬼神也而況於治道乎粤自虞夏以來凡其言之立者必其行之立者也凡其行之能立者必其言之能立者也故主司者於爾諸士子雖因言以占行

又將以其所言徵諸行事而驗之也今夫如矢之言必烈士如金之言必莊士如春之言必醇士如帛之言必懦士如剽之言必貪士如石之言必慤士如猱之言必不恭之士此七言者豈不出其肺肝而呈其手足哉宰我有若善為説辭似能立者矣然中猶之士亦或崇其瓶而尤之不以為聖人也閔騫丙鄉率不言也或至老且殁者矣然哲慶之士亦多得其情而信畏之必以為忠孝之豪傑也今爾諸士子沐休明之治教説易能釋卦爻之隱而于四聖無遺蘊説書能列帝王之變而于四代無厲政詩之説也真能辭頌而六學之旨已精春秋之説也真起廢疾而五體之情可得于禮既不忘羲農之舊然於古亦不泥也又不膠儀周二經然于今亦不滞也論能發萬理之源而不窮策能折今古之實而不窘使有司者至或擊節嘆賞而不綵以為得佳士也斯往也其踐所言哉今四方多故且勿言姑舉關中之弊雖曰旱乾頻仍歲久不登胡虜出没邊常不靖以為戕斯民衣食之源也然而或酗于而鄉或閧于而墻或詬于而里或婪于而邑或盗竊于比隣或刼奪于道路凡經史所載之陋習近多有之此豈可專歸罪于民哉此豈可專歸罪于歲與兵哉夫天下之悪一也諸士子往也遅速大小雖不同必皆服官政矣其何以釐此哉即爾秦隴之人有適趙魏之地者遇卓師授以六

等之車數歸語鄉人曰我善為車者也樸屬徵至皆有法輪輿軫轐皆有節既已為之矣近不能超崤函遠不能歷大行之麓夫士也若道聽途説而言不本諸躬行心得者猶隴岍人之為車也其能終踰絶險以不臭厥載者幾希夫聖人於靜言庸違者深責之今諸士子已公言之矣又豈肯公違之乎是必言而民莫不信是必行而民莫不悦

壽對山先生康子七旬序

對山先生康子先歲之六旬也柟適過家約作壽序一首未幾奔走南北日不暇給久未踐約今歲庚子先生年已六旬又六且望七旬矣乃茄童顏龐眉鳳翥鶴舉且猶能弄璋由

病軀老態視之真仙人也楠喜甚謂執友曰先生其數百歲未可量乎或曰涇野子壽人多矣未嘗喜即喜亦未嘗至於甚何獨於先生若此乎且先生每酒必用樂每樂必用歌曲多所自撰又或用工人妓者雜笙管奏之涇野子亦取而壽之何也荅曰此其細者耳南海霍子方以為先生隱於此而子乃議之耶且先生之孤忠大節如勁松鍊金楠也鈍萬萬不及也凡先生之壽繫於世道者不淺其出也保愛君子端人由是而進其處也表正鄉閭諭風由是而息天壽斯人如之何其勿喜甚乎昔者先生之在翰苑也當正德巳庚之間宦瑾竊柄威侮縉紳雖洪洞韓忠定公慶陽李二獻吉皆所

逮繫李子獄手扯衣襟嚙指血書曰康子救我先生乃逮渼陂王子以告曰海許友以死分也但念老母在恐被及耳王子曰若有他虞止罷君官已矣諒亦不至老母也先生慨然曰即如是海何惜一身之官而輕二賢之命哉遂入言韓李事於瑾瑾鴟張恚甚先生徐言曰海來為公非為二人也瑾訝問其故荅曰洪洞雖不識事體然負正人之名於海內李二文章超絕　時關西之光也倘二人受戮即公之名隕矣瑾時若有許可之意明日二人得不死洪洞寧家教授子孫子孫至今有登巍科躋顯任篤斯道者慶陽謫官之後漸轉憲副提學江西作人寔多韓李發虎尾而不咥一時正人為

之生氣足為善者勸而直言極諫之士接踵不絕世皆高韓李之名而先生保全君子陰登善類以贊斯世於隆盛者人殊不知也韓李既免之後其士林被先生言語之傷者皆曰瑾以韓李入黨疏草痛恨切骨康子之言而脫二人之命當非有親於瑾耶於是康子果罷其官如王子之料矣至今三十年未起也正德末年蜀人有仕為少司馬者素與先生稔也取道武功先生留饌焉司馬曰家兄尚在閣入京必白家兄對山久屈林下請一出也先生荅曰康海豈任爾兄處取功名者哉司馬愧笑而去他日又有提學副使者訪先生副使曰康太史以萋菲之讒惟此虞羅久投閑散於予心甚不

安盩厔王給事亦久廢矣予欲薦太史給事　朝則何如先生荅曰此語也有願聞者有不願聞者吾子典吾陝一方文衡關西士子皆周漢之遺咸仰範焉豈可不自重乎其人慚赧無地一時門人侍吏聞之傳于人而奔競諂趨之風為之頓絕則先生豈非出能護賢才處能變士習者哉楠所喜甚而壽之者此也楠嘗以先生出處數事遇人樂道之以為先生之道極于此矣去歲還山辱先生枉問予北泉精舍予同友人餞之西郊因論及用人事先生曰若任此責當先進君子其小人不須搏激則自潛消默化矣予驚嘆曰此楠三四十年窮經之功方有此見乃先生開口便與聖賢暗合耶

不可及不可及交人問其故予曰即舜湯舉皐伊而不仁者遠之旨也今歲二月會壽於谿田馬子因舉所聞洨川王子與栢齋何子書論聖人有變通不執泥何子荅之書曰接淅而行者亦聖人也洨川之書意在箴何子之過于退而何子之書亦箴洨川之必于通也先生判之曰此皆今之畫紅模兒秀才者也若古之皐夔稷契志在蒼生者意豈若是踐跡乎予之驚嘆曰自別先生後日力斯學自以為可幾及也今見先生造詣益高遠可謂有命世之才人所難知也彼以詩酒聲妓之細測先生者不亦宜乎楠願天壽斯人雖至數千歲未可量也

貞節趙李詩序

趙李首趙太學生漢之配李氏也守節有聞爰獲　旌賜郡士大夫歌詠其事其婿學生陶機叙度彙而成帙以光前淑以勸來嫒者也初李氏之適生也年甫二十生即早逝遺厥翁姑起敬起孝姑嘗有疾寢問堂外每進湯藥口必親嘗及疾既革焚香籲天乞以身代翁姑壽終哀毀踰禮伏節氷櫱余四十年忠貞之風乎尹旁達越有御史奏請于朝旌表厥門光輝里閭加賜白金三十鄉黨傳誦以為且數歌詠之詞不徒然也機嘗與弟舉人梓從遊於解梁至是梓至涇野機寓書幣問序焉夫婦人之事夫猶臣子之事君從一而終者也婦人從一則為貞臣子從一則為忠貞婦多則閨門正忠臣衆則天下理風俗所係治亂攸關而可少此舉耶然則予豈徒以機之舊也而序之乎

沈元明詩稿叙

都下人有張詩子言者於正德戊巳之間嘗師事予於宣武門左時子言已能為詩賦古文詞翰苑之良多稱焉後予改官南都考功子言乃泛黃河渡長江問予於柳灣精舍既歸不相見者十餘年也嘉靖乙丙之間予改任太學子言病已卧榻矣屢遣僕來期謁予予以其病也過止之未決旬子往問其疾則已盖棺矣又數日其友沈東元明持李杭州達狀

為子言索墓銘遂以子言事予之禮以事予予乃歸子言銘而元明即家自礱石鳩工鐫勒或覽而垂涕泣以讀焉予憐其意於子言之戚若骨肉之切暇問之曰元明何以知吾子言如此之深友吾子言如此之厚耶荅曰自吾之交子言也吾母老在堂遇誕辰子言則稱壽遇元日子言則跪拜遇鮮脆子言則問遺事吾母猶其母也子言今死矣值誕辰元日當嗜誰至吾母哉東安能不待子言如兄弟乎予嘆曰子言元明可謂燕之范張今之陳雷矣彼其以詩酒合者詩酒之則疎以勢利交者勢利盡則傾視元明為何如人乎他日元明又出其素所為詩數十篇大抵多與子言唱酬之作其於

忠孝友于之意數寓焉則元明也豈徒以其詞而已哉是宜敘之於端因以憶谷風伐木之舊云冀元明日懋于學而不已其功也是詩也問序在嘉靖乙未年至是而後能荅之

雲夜吟序

雲夜吟者心漁先生錢君希明之所撰而又以自名者也心漁生三歲而喪明既長令人誦詩書道正事於其側不數遍即能心記不忘於是作為詩曲皆發乎性情而不遠乎禮儀紹興人謂心漁目雖失明而心之明固常存也則其所以皷璉琴吹杖簫間為著卜比於嚴遵鳴蜀者皆其緒事也昔左丘明張籍亦嘗盲目其著作文詞發揮道理至今不沒固不

以其盲而廢也況明籍之子且不傳乎乃心漁之子洪甫寬蚤習庭訓高舉進士方為國子監丞佐司成以教育天下英才當其立身行道思欲揚名後世以顯心漁於數千載焉將見斯吟也行為百代之晴晝吟矣

賀解梁太守解母郭氏八十序

涇野子方致思於北泉精舍有解州思訓薛仲野偕武進少尹王子中暨鄉約諸耆書院諸生咸來訪予時天久不雨道路多流移守令且因他事過客剝削誅求不念民隱咸嘆息焉薛王二子及諸耆生咸曰吾解州近得一守姓解名情者其良吏乎蒞郡數月即迎其母郭氏以養之郭母今已八十有五也守旦視其膳夕問其安夜陳其政事念民之饑則欲推其食念民之寒即欲解其衣念民之勞即欲息其力念民之科擾過甚豈欲其去官而不肯應其私遛者責官之過解也他郡費且千金吾解數十金而止至兩司命治候舍之饌亦損其備數而不從其言曰情見民之窮也情豈忍剝其肉以食其人乎縱上官有責不過免情官而已乎嘆曰吁昔判解解民於子素有情解守如是解民其安堵乎然則解守之孝郭母之賢皆可知矣未數日太學生張汝翀奚子耘亦來其言亦如薛王諸友言也且以幣為守索壽母文予諾之曰解守能壽解之人汝解人固當為之壽其母也昔宋有尹彥

明嘗因考官不正策問投筆而出告諸師以諗諸母其母以為善養至今尹母壽千百載不沒也況郭母有呂申國夫人教孤侍側之嚴有曾公文歌母躬織紝效績之儉有宋陳堯咨之母忠孝仁政之訓無古數淑之賢其壽當傳數千載乎汝解人如欲盤南山之情止可願汝守益宏其政益堅其節以與古龍黃齊驅則郭母之壽雖茂數千載不啻也

李母蕭太淑人八十壽序

蕪湖李生原道嘗學于涇野呂氏今年既登禮部司務任矣其二月十九日則其母太淑人設帨之辰也太淑人於是生八十歲矣乃康強悅豫如六七十歲人司務來問壽言且曰

吾母年雖八十猶能日夜紡績以率諸婦女蓋自先尚書公學士以來垂五六十年如一日也涇野子曰夫紡績也在婦女論亦其常事乃古今人恒重此者何也夫婦女之事紡績猶農夫之事稼穡也豈惟關乎一家之盛衰雖天下之治亂亦恒由之故刈鑊之詩周之所以興也蚕織之休周之所以亾也雖桓莊頃匡之後魯有敬姜者猶聞此風其訓子歜之言曰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以紘綖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乃責歜以為僮子備官占魯之將亡則紡績之事豈其可輕者乎

今宗銘乃能稱太淑人之賢以老猶紡績為首事當其志業可謂優於歜百倍矣斯往也使益廣其志學不安於淺小益崇其政業不狃於卑近推紡績之事使家無不績之女推稼穡之事使野無不耕之夫則太淑人之道行於家者宗銘能衍之以行於國矣當其壽也豈啻可至於百餘歲而已哉雖揚名千載上與敬姜同芳亦有餘也

多士贈言篇序

侍御龍岡陳子宇之刻卷於南畿也取太學生百餘人以查理各衙門諸卷之弊且竣事曾文奎應楨諸士皆來告予曰諸生之歷事於此也始事之日陳公即諄諄約束于規矩之中曰情牽物來與爾諸士皆共理天工者也其敬諸於是諸生皆省心責己不敢惰肆以求其意今既數月矣敬畏如一日也尋且註選以歸深感懷公之多益無以為報敬請一言以為公謝亦以示教于我諸生也涇野子曰善哉問乎世有親受業於師長之門者歲月既久訓誨亦深恩義如父兄親厚如膠漆比其後也一語不合百怨即生或毀於人或譬於己如呂步舒之于董門邢和叔之于程門操戈入室面從背違者代不乏人也今觀諸生之言豈惟見陳子為政之良亦可以見陳子立教之善也人言陳子初舉進士出尹劇縣庶政咸明吏畏民懷既擢御史風采茂著然則今日政教兼

舉豈偶然之故哉夫諸士子志於道者也然道無往而不在則其學無事而可忽今夫斯卷也皆嘗學道之人而以事見于政者也得其精者可知其人之良矣知其疵者可知其人之陋矣諸士子於涉歷之間反求諸己豈不可以懲學而入政哉昔者樊遲問仁夫子告以執事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夫道莫大於仁孔門自顏子以下未嘗輕許然其修為之方亦惟在執事之敬而已然則約束於規矩之中者固不可視為淺小之物別求道於高遠以失之也昔有善為車者日從事於車也輪行如運規輻直而不掐輞利如割蚤雖周行萬里皆指日可到矣乃又厭其藝之常也薄而不為南之荊

楊以習舟事於是其心又蕩其業荒廢舟未成而車之巧亦廢矣故遇事而即學約束其心不出規矩雖大學之道亦不外是諸士子其無以陳子所教專為刷卷設也其以是質諸陳子

王母方太安人六十壽序

涇野子曰予嘗聞之矣背德而不敬其親者頑愚之子也感其親恩而後敬者中常之士也不必有其德而自能常存其敬者上智之子也是故伯俞雖杖而猶泣寇相捫瘡而益懷豈必其皆有恩德者哉况太安人之恩德如此蓋之兄弟滋法其德處則力于學仕則行其道則太安人恩德施于家者

可行而施于國天下也然則太安人之壽雖傳千百歲不有餘乎子如不力但念母之恩德其與尋常人家兒女子之戀其親者何異哉

新昌呂氏家乘序

新昌呂氏家乘者封君芝山先生中遂命其子侍御信卿之所纂者也呂氏自始徙新昌十有七世矣子姓凡二千餘人先後仕者七十有二人有德慧而隱者十有九人間有文詩傳家者亦十數人信卿曰洵如無聞已矣幸而學道必有知也乃忘其所自而不之考錄先人地下能不于洵誅乎乃日事鈎稽詢輯粤自太岳佐禹有功封申太公相周平殷封齊以來及于唐御史大夫延之居河東節度使琦之居河北皆表焉琦後有三侍郎院景德侍郎院之後為丞相大防長與侍郎院之後為丞相蒙正夷簡而琦為天福侍郎院生兩子餘慶參知政事端平章軍國重事端子荀荀子誨誨七子由誠死節其子億蔭為大理左評事隨宋南遷占籍新昌是新昌呂氏本河北天福院侍郎琦之後而申齊之裔也乃遣使以示予涇野子曰於戲新昌之呂盛哉信卿之纂實哉柟亦齊呂之苗裔也求其先止于宋理宗朝其前無據也訪諸藍田四呂氏之里其族湮無聞也今得信卿序畧乃知膺功碩勳之後果爾蕃衍後又不虛傳也柟嘗觀王仲淹于隋唐

之間矣其序王氏自蓋先生江州君之著述無遺焉又觀程正叔于趙宋之世矣其序程氏自司馬喬伯太子少師羽之爵謚無遺焉亦非王程兩氏之自撰也蓋兩氏者學師己父顯親揚名如使勿父何正考父木金父以及祈父伯夏並名者也然則信卿斯纂之志豈徒求為王程兩氏而已耶且信卿嘗枉問予于白雲洞中稔知其學之正矣斯往也孝子之事親仁人之事天可必其功之不已也而凡為呂氏子孫者其亦知所慎乎

贈大司徒前總督三邊大司馬松石劉公之部序

嘉靖庚子九月間固原黑水苑捷至　聖心嘉悅綸音渙褒

以松石劉公總督經畧懋著勳庸加太子太保廕一子錦衣
衛正千户世襲賞白金五十紵絲四表裡一時協同建功撫
按副參三司諸臣亦多進階受賞而公又尋陞南京户部尚
書公讓之曰昔者於安鞏成師郤克士燮且皆以為晉君之
訓二三子之功臣何力之有況今 聖天子在上安夏攘夷
德威並隆誠洪洋公所謂廟謀獨運聖武遠揚者且元臣贊
襄於先群帥協力於后致有今捷和惟免于誤用先穀原軫
足矣其何力之有乎未幾撫按群公問序以賀前史官呂柟
日審若是雖未臨黑水苑之戰可知其必捷矣且公之總督
三邊也學原六經謀用群策忠義持身仁惠莅政推赤心以

待士卒時秉鉞以嚴軍令故茲役也豈惟鵬東葦效其力雖
張奴兒野百斤者亦能手斬吉囊之子那顏及其戚人矣
其餘賊屍拖扶而去者不計其數蓋滿須彌寺韮菜坪也當
夫六月之候也公已親諳花馬池調度防禦趲運軍餉查理
墩塘較閱邊備督令各屬添領定邊及右五諸營精銳而洪
洋公亦駐劄固原委官管理運糧召買軍需戰馬督徵積逋
矣當夫正月之初也俺荅阿不孩已引黠醜渡河駐牧公即
嚴督諸屬各遵先令又行府衛州縣驛遞監苑遇警棘堅壁
清野其各府衛備各馬步官軍民壯并井凉下班者分布平
凉靜隆一帶至固原響石溝諸處矣及至深秋大勢達賊果

欲搶三岔川定邊諸處自乾溝潛入也公即斬戍清兩軒輊
指揮以號群師乃四發火牌督令何總魏周二公各勵所統
官軍兼程進勦勉以忠義上報 明時遂急調蘭靜諸處官
軍及甘肅遊兵各路應援而洪洋公慮虜乘隙東侵亦急調
原議延涼諸兵幷下班官軍巡按雙溪張君及沃州呂君又
皆督令運發火器供餉其同心如是也孫子曰善戰者先為
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然則黑木苑之役我之先為不可勝
者久矣又曰治戰之道攻心為上那顏一斬吉囊魂飛魄散
矣諸賊不奔何為哉夫自弘治年來虜賊一入動稱數萬而
吉囊狡詐猛悍甲於諸夷去冬既入河套跧伏窺伺不曰西

搶海子則曰北虜黃毛爾仍于八月間潛入之後即遭大雨
彌旬道路泥濘弓觧馬蹶技莫能施公固歸功於 聖上德
威並隆山川助順也而公之忠赤感動天人交應豈獨一殺
伐之功而已乎洪洋公曰虜入我境既遭挫衄報復之舉勢
必相尋防範機宜時不可緩夫公陞且去矣承其後者應知
其重為軫念而公當亦如趙充國杜浩星賜之語以告
聖上也雖然夫子之論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公斯之行
掌 國計百萬之需自 九重王食之奉以及官胥之廩祿
士卒之衣糧皆於公焉攸司其責又不輕於一方之總制也
君乃使舳艫蔽江運卒絡繹免瑞醉人於盛唐常梃有人於

爵衆以實京邑以優驕恣使足食果先於足兵以仰符夫子之言首於公首有望矣雖自是使天下民信之矣將亦可跂足而致乎

封監察御史東村張公榮壽序

東村先生張公五十且七也其子侍御雙溪君方被命巡按陝西得過潁水之上舞綵稱觥以壽先生凡雙溪之同僚數十友皆賦詩為軸附獻焉中有樊涓野者寓書幣于予以問序且曰先生舉河南己卯鄉試授令三原不數月厭仕進而歸以教其子雙溪兄弟四人日夜課督不少倦乃以身先惇學慎行孝事二人克敬友朋見人不善道之以正或

陰有他甞消沮蔽藏懼聞于先生令三原雖未久號令嚴明至今傳頌當其壽也焉可倫乎涇野子曰信然乎哉莊周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言壽之難致也先生之為道也學惇則德蓄如薪光之火而不息行慎則義立如鎮靜之山而不拔孝可以式是人子不蹶其本也敬可以厚此親交不偷其俗也化及不善里仁之美可恒也正以為令花封之政可傳也此雖上壽又何難焉雖然此在先生一身者而言耳陽與有仙人山其頂有平石方十餘丈蓋仙壇也壇陬有筍竹焉歲雖青趣風來動音自成宮商石上淨潔無少塵穢擇然其初雖一本也既久而後有子竹既久而後有孫竹引根茁荀笱簇直挺上干雲霄人蔽仙壇微風一至鈞天奏樂音滿人世故君子之道行于一身者壽百歲行于一邑者壽二百歲行于一郡者壽五百歲行于數郡一省者壽千餘歲今雙溪君按節二秦風動八郡華山黃河皆其所奠安也誠使廣先生之道以學行而倡西周之士以孝敬而導西漢之民德化攸乎不善之俗嚴明儆乎姦侵之輩則先生之道行于一身者雙溪君廣而為一省之政矣此其壽先生豈啻百餘歲而已哉雙溪君方將舉庶官之真賢者于　朝不使倖進者售其巧斥庶官之真懇者于衆不使貪酷者肆其僞此易簡之道誠明之學所以廣先生之道者其大本乎雙溪君他日進位

卿相以行道于天下雖壽先生于數千歲有餘也

陝西奏議序

陝西奏議者雙溪先生張子之所著也嘉靖己庚間雙溪巡按陝西遇大政事必奏議　聖王俞允批覆而後行陝之八郡三邊以及四鎮之急務罔不釐舉也雙溪子既蒲且去矣有良司牧者録次成帙爰加諸末將以範後之有事西土者也然其內雖有獄訟錢穀數條獨於條畫邊防之事為詳盡以當其地也又於區處宗室之事為詳盡以當其過也涇野子讀而嘆之曰雙溪子真可謂昭代之俊傑而識時務者乎夫政因時而變議以時而立違時而議不知務者也故賈生

逮治安于漢文而七國平平韋公論春秋于武帝而六經遂章韓退之闢佛氏而正教著司馬君實折新説而王道明亦猶禹之抑洪水于有虞孟氏息邪説于戰國凡以當其時而務之也假使賈生以息邪説為急君實以抑洪水為先雖言之辨如此其富也文之麗如彼其工也然于政無益于世無補迂亦甚矣君子以為不知務也雙溪子之奏議若巡按他省則非所先巡按陝西則為切要故曰陝西奏議以範後之有事西土者可也雙溪子君孰此以往雖他日皐謨伊訓皆可求而得其術矣雙溪子字德徵名光祖潁川人起家嘉靖壬辰進士

鳥臺風教序

雙溪先生張君巡按陝西且滿期適邊功告成　命下待陞京職先生出省北上東次太華之麓以需代者蓋嘉靖辛丑正月也先時西安咸長三學師生感先生之道德裒為鳥臺風教之冊積有詩歌焉以拜別長安教諭楊英者使學生張大政北渡渭河請予序諸端涇野子謂之曰諸士子膠庠居而章句習者也焉能知先生而為之詩歌以序乎生曰涇野子不聞士尚志耶凡先生之政皆生輩今日之所願學他日之所願行者也豈待先生申其呫嗶以為諸生之益哉即庚子之大比也其舉者罔不以為喜也其不舉者罔不以為當也罔不以為喜是長諸生好善之心者先生也罔不以為當是堅諸生懲惰之心者先生也先生若父于斯雖古之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生輩亦可期而至之矣況先生之于政也刑賞必揆諸公刺舉必求其當施舍必合乎宜予奪必歸諸理宗室有善必先以聞有不善者亦不敢蓋其愆也邊防有警必先以奏雖未至者亦未嘗後其謀也此皆師生得于聞見之親以端其趨向之志者也比于朔望之課教旬時之賞勸考督之激進齊乎之周給其為益也不啻多矣使先生而父于斯雖使生輩有成德者有達財者皆可期而至之矣涇野子曰先生之至此凡問文也匪伊異人以為介初問貢院

記使張訓導來繼問賀松石公序使謝府訓來繼問書呂沃州卷使王生紹美來茲也之子又來其言又若此則先生之風教雖溢乎全陝西安咸長三學尤其所親炙之深者乎予不可倦于辭而沒諸士子之初心

賀七峯方伯孫翁壽序

嘉靖辛丑七峯翁生七十有六也其外甥楊子時亨仕為高陵縣教諭正月之中予嘗報拜年禮柱杖而行情于跪啓楊子曰涇野子友不違吾七峯舅之為健也文恭孺時嘗受學於七峯翁翁特携之膝下飲食教載不倦也然翁享樓居今年已望八旬上下樓梯如強有力者無少懈惰趑趄兒孩童

夾特之揮勿用也若有遠方宿交書走姓鐙燭下猶能裁箋
答作字如蠅頭細密蔑漆草涇野子曰審若茲七袠翁上壽矣
予蒲柳之質也安能望其萬一㝢自釋褐之日已私重翁為
長者行此雖數百歲可也且楊子于去秋已請予為壽翁序
予曰若翁之壽予所願撰者也楊子隨以報翁翁復書謝予
乃詳錄其父家與楊子之祖交親履歷并列張孔明所著序
詩諸文辭比之管鮑陳雷不啻也予覽而嘆曰方為翁作壽
序翁于已事願吻末不一及而獨備先世之德知恐予之不
艮于鳴也此其處心積慮仁孝燕優鬼神咸通當其壽雖數
千歲可也且翁自舉進士內艱服闋之後筮仕兵部武庫主

事歷陞武選郎中選法嚴公請托不行凡襲替銓注一主貼
黃雖本部堂上以及太冢宰有所囑授也執黃以視若不聞
命他日諸司偶觸　聖怒挐跪午門被笞謫倅德安無少怨
悔尋轉湖廣憲副陝西行太僕寺卿再轉湖廣右布政使所
至應靜而塞淵之心詳慎之政和緩之風雖久且老不渝也
若乃恂恂居鄉謙謙自牧側留以惠宗戚及閭里邑中三尺
之童罔弗敬畏也此其立身行道不讓周漢時之碩儒名卿
自可長視久履壽考無期矣冝其言則古昔稱先人行則舉
步示兒孫也翁諱鳳字鳴和初為洛陽人後隨父入嵩遂為
嵩縣人三月二十三日則初度之辰也

典膳忠菴任君七十七壽序

典膳任忠菴者蒲郡之巨族也吾邑司訓張南圃者蒲郡之
名士也忠菴有子曰道年將弱冠治詩書舉文學求其師未
得其人當時南圃以周易名蒲坂忠菴又素交于南圃乃嘆
曰非南圃無可以為道兒師者遂齋戒率道執贄詣南圃師
于門下以供洒掃役自是忠菴與南圃情日厚往來日相密
者將四十年也及忠菴之既七十也南圃已為高陵司訓矣
忠菴之表弟王邦禮者嘗曰吾任表兄性素至孝父嘗患疽
且危數禱于天求以身代未幾疽愈人稱孝感先是家事寥
落表兄奮志商遊垂四十年卒致潤屋及後與其母兄弟析

爨中分貲產略無難色族兄端孤貧無依表兄生具服食卒
治棺歛恭敬之心久而不替雖鄉人楊綱氏者亦多所賓䘏
也表兄致行篤厚如此今七十有七望八十不遠不一壽之
可乎且邦禮方遊業於三原去高陵甚邇也南圃先生既司
訓于高陵文宗伯甚徐也今之問壽文者多之宗伯表兄且
上壽邦禮可不因南圃先生以問宗伯乎南圃既任問予且
曰忠菴素好詩禮早遊江河雖太冢宰竹澗楊公少司馬揄
次冠公大諫議首山史公大司馬南澗楊公皆素敬之也涇
野子曰冊徒嘗提學關中予以師禮者也榆次予在京師時
同窻學者四五年合志友也首山遊太學自居雖室遠不三

五日不一會聚也南澗素交于蒲解之間今且提督三邊軍務于雖病處山林亦為治生也夫冊徒偷次宵山南澗皆當代之名卿大夫也然皆知敬乎忠菴將非忠菴之孝友誠慤有以取之乎然則忠菴之壽雖數百歲未可量也遂書歸南圃以贈忠菴

大司馬南澗楊公家世序

南澗先生蒲州楊公位至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陜西三邊軍務保乂王家威行塞外乃自念曰今日所至豈守禮一人之力哉實祖宗積德所致耳遂撰楊氏家世托栩序之蓋嘗有一日之雅也按狀公之高祖諱敬先世為山

西霍州白道三里人勤儉持家散粟濟貧鄉黨稱為楊佛兒云勝國末避兵南陽生有四子純謙誼整皆謹直方正明初建設保安州詔民之實給業免差三年遂編籍焉然四子者又能周饑賑乏人皆以太公二公三公四公呼之二公性復淳雅不與人忤日惟力田誦經遠邇愛敬曰大福人也即公之曾祖云生二子曰琳淳厚明農曰璀聰慧警敏自習經史俱通大義嘗為庠生貢入成均後授陜西蒲城縣丞廉直不阿遂愛在蒲致仕歸籍以保安之近邊也過蒲喜焉遂移居之不復再仕保安產業留讓琳子乃獨開家于蒲是即公之祖誥贈右副都御史配吳贈淑人者也爰生公父通及

敘道為通仕至鞏昌府通判後以公貴贈官如蒲城先生云人于是稱贈公為鞏昌先生元配高氏贈淑人次室李氏封太淑人即公之生母也鞏昌先生初治尚書大有聞譽五舉不第援例胄監後授陜西苑馬寺長樂監監正外艱服闋改授陜西按察司經歷當是時方伯王公衝與巡按李御史鸞許奏被逮錦衣獄事明復職陞順天府薊州同知委勘 皇莊亦逮錦衣獄事明復職尋陞陜西鞏昌府通判又忤宦官劉瑾繫錦衣獄一年始釋足知素履剛正無私廉介寡慾三罹大獄而俱免一貧至老而無求乃又承先世之積發奕葉之光宜有大司馬公如今日方隆而未艾者也鞏昌先生七

十又六歲卒生子七人守仁守義皆增廣生而義應詔授儒官其三即公也以正德辛未進士筮仕戶部主事累官至今位末曰守智典膳守信增廣生守廉守潔俱所鎮撫初佛兒避兵南陽也雖生四子純整不嗣二公生琳及蒲城先生誼生二子斌崇後生子孫皆籍保安其在蒲者皆蒲城先生之後而鞏昌先生之七子者守仁子一廷鸞守義子二廷鳳廷鵾生員公之三子廾生員戶凡守智子四廷豸廷麟廷熊廷驥守信文一守廉子四上生員止立直守潔子一平子孫繁衍員員其來兩地相望嚴音不絕真昭代公卿間所罕有者也昔漢于公積德行善為縣獄吏決獄公平自言多行陰隲

可尚大門閭令容駟馬至孫定國果為丞相永侶為御史大夫後漢楊寶行華陰山北見一黄雀被鴟梟所搏墜地為螻蟻所困寶懷之歸置巾箱中飼以黄花百餘日毛羽成飛去其後有黄衣童子再拜曰我王母使者感君仁愛授以白環四枚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公後寶子震為宰相震子秉為大尉秉子賜為司徒賜子彪為郡守四世三公德業相繼子孫仕宦不絶然則公之先世自佛兒散粟賑貧不啻救一黄雀也蒲城先生佐縣無所妄取鞏昌先生歷官通判一貧如洗則其所及乎人者多矣而況于物乎而公位大司馬乃内省孔篤約束甚嚴論盈謙否泰之數立驕奢損抑之戒宜其子孫盛多庭訓曰新比漢于楊尤當過之豈之崔盧不啻言也吾知司馬公攄忠報國為時名世者蓋日懋而不已乎

高陵縣志序

縣又無志舊志雖美亦多疎畧弘治辛酉予忝鄉舉即事斯志往來京師簇載以行入翰林後秦晉之越歷河海之奔馳稿未或忘垂三十餘年斯編纔就令春學博楊子蒔予以諸友之請使數士來謄此稿予以未真不敢從命乃懇以請發篋與之謄將終編徐侯宗義請加諸梓予茲固辭門人楊九式等曰國家百六七十年縣志不著豈非缺典況遇明侯欲行王政多用教化適今不梓後復如先矣予始諾之式等返而詳加校書仟增一二以答徐侯而劉與文予固三幅志益章竟或曰志先地理附以渠堰何也曰昔在周漢之間井田既行溝洫未廢民食其利故不須豐年則稱陸海阡陌既開鄭渠名秦白渠名漢而灃滂灞滻諸水南灌群滕東漕支渠亦因是以名也厥後官雖設而他委渠既久而或湮地征如初民力衰薄故地理渠堰志役初也建置之志録諸公署耳縣令裁減丞簿不設而局驛舘院之録不亦多乎曰清平鄉析于三原孝義安信張橋諸里析于臨潼縣如此其褊小也而稅課猶舊馬驢牛車之站猶給他地民日滋貧縣日滋罷其誰省憂故志建置以憫今也祠廟而後寺觀者何抑異端

也户租兵匠物産通為一志者曰兵匠之力物産之財皆出于户租耳洪範四五紀五曰曆數蓋有國者之所事事也高陵小邑耳而述曆數不亦迂乎曰楊元甫懿元之大儒也被徵史局作授時曆雖成于辛巳之年實可千百世行之無斁也以其縣人也故述之耳禮儀見行有儀注諸書可勿抄畧矣曰儀注雖本于集禮而未備也又近年　聖皇御製孔子祀典記說未登會典窮鄉下邑之士安得聞之以相從禮官之後嘗胥聞於公所故因而志之不敢隱也其附以縣俗者且本禮儀以示經常耳職官之考亦存舊章也官師之傳秦公子市或為君漢趙周翟方進或為侯韓延壽或為左馮翊

采入官師豈不濫乎曰事有關于吾縣者斯志之且去古則近去今則遠雖詳乎古猶恐其或畧也人物之志者凡以示表儀耳生乎其前者非一二人然多不傳者生如株木歿如秋草惡乎傳傳之者言乎表表者耳將為後學所取式者也是故長厚不如漢周文張叔端直不如唐于仲謐博學守道不如元揚元甫皆非夫也節婦亦人物乎曰男子不如婦人者多矣皆有賢名人且以女中堯舜目之矣科貢恩蔭正人物也而又後之何也曰自科貢恩蔭而能學道即人物耳不學乎道是科貢恩蔭而已矣則何以邸宅陵墓終志也王侯生曰宮邸歿曰陵大夫士庶人生曰宅歿曰墓故生有邸宅

則歿有陵墓歿無陵墓猶生無邸宅也語曰君子疾歿世而名不稱焉凡以慎其實于生前也原陵偶陵亦名稱乎曰道雖不足位則有餘故事有以位存者此之謂也又以示執政者防微之意也微不防夷狄之中國且陵墓矣

兩淮運同靜菴韓公七十壽序

靜菴韓先生之七十也誕期在夏六月其子陝西憲副汝器將使差將趨洪洞稱壽觴曰猶幸及今冬為古稀慶也且曰家君忠定公之第三子以易經登弘治乙卯鄉舉禮闈累不第正德辛未就選授嘉興通判以秩祿可養忠定公也然尊職水利崇本抑末杜息囂訟而又春行阡陌農桑咸舉撫按交薦嘉興稱平六年陞開封同知管理河道仍指嘉興之績則曰行所無事者智與水爭地者愚予敢用私智以自蹶哉已而水循故道民免昏墊嘉績多于浙江撫按屢登薦剡三年考績應獲殊擢以備伯方叅陝右而忠定公年已八十遂抗章乞休吏部覆題有恬退孝養可嘉之褒陞授兩淮運同知致仕乃蒞尊養晨昏定省務得惟心越五年忠定公以壽終鄉人雖稱忠定公厚得于天而亦歸美家君孝養之力也平居不履公門不談官事當倣真率故事以為長春新會若乃賙貧拯急睦族和隣教子義方鄉黨取法而備母贈恭人郭氏者其母儀婦道為文氏準繩尤家君之所刑于者也隴

右書至方切古稀之慶改官命新適遂遊子之情且備得稱壽吾父足矣地之美惡職之繁簡何敢計哉所念北堂靈椿之篇惟先生一語耳予固以憂辭則曰此備西來東行之積志也乃言曰聞汝器今茲之改官也止以然諸進退之細獲少忤上官諸僚勸之一揖矣開而已乃堅執不從曰官可棄也揖不可行也至有今差矣昔忠定公一給事九年而改既叅議八年而遷後官至大司徒謚忠定者皆其不速于改遷之效也汝器寧改差而不改揖者豈非尚有忠定公之遺風于汝器洪洞之過充此以壽[illegible]先生雖至千百歲亦有餘也且往年講于鰲峯東所者正若是耳汝器乃能相信而不

渝則於斯道之高遠者且有望焉况崇階峻級何足為今日語耶

壽魏母劉太孺人八十序

去年辛丑之春古厓魏先生廵按陝西有事茶馬時初入關自華州過高陵會晤之頃乃言曰吾母劉明歲且八十職事有問因便獲省膝下欲得涇野子一言以為千萬歲祝也且吾母初歸吾家舅姑咸老每五鼓輿盥潄以治中饋饔飧脯蔬身親洗腆不委婢媵雖有姑命令少休息益不敢怠至于補綴紝織常執其勞及吾叔亦治學業吾祖以束脩之難也時吾父已增廣生員矣乃令以衣巾免業居鄉吾母益事耕耘紡績不辭其苦雖於厚薄炎凉倍知其味及吾弟洪紹亦知學也吾母伴二子讀書多至更深若遇時祭薦新及舅姑誕期必先事供養無少或後其推食分羹偏及家衆諸幼雖或愢飱亦勿倦也涇野子嘆曰古淑人慈母道正如是然則古厓之有今日豈偶然哉昔者陳嘉謨少號小出基嘗為知制誥出守荆南比回其母馮氏問曰汝典名藩有何異政荅曰州當孔道客以尭咨善射無不嘆服母曰汝父教汝以忠孝輔國家今不務仁政善化而專攻卒伍一夫之藝豈汝先人之意耶以杖擊之金魚墜地後嘉謨感奮勵志仁政皆至卿相與其弟尭佐尭叟為宋名臣並鳴後世夫嘉謨亦蜀人也而古厓為嘉謨之後學習其休風久矣况太孺人躬行于上身率以教而凡中饋之勞蘋藻之絜束修之資燈燭之相自古厓及洪紹在學之時固已舉先聖賢之道訓之詳而誨之切矣而古厓之為御史讜直不比能行所學為時明諫近在陝西既舉茶馬之政尤嚴舉劾之典百辟畏其公諸司欽其政又不同于嘉謨初號由基而陳馮失教于專精孤矢而已然則魏太孺人之壽雖數百歲未可量豈陳馮之可及哉僉憲康君曰古厓學趋孟軻將望其母于三遷仉氏之間曰若是太孺人之壽雖數千歲不啻也

送湖廣按察副使魏少顏之任序

初魏少顏之陞知西安也予方侍南禮其同僚皆憂之曰子宜身弱而郡繁劇恐不勝其勞予獨甚喜之少顏時任總巡之差其祗候僕隷人等皆稱曰隷葦事魏公甚謹魏公語默動靜有威重隷葦守其令毫髮不敢犯雖十西安亦有餘也江南糧長環總司而望輸納者日不下百餘人其弊端杜而復穿者雖鼠竄穴不啻多也然皆畏魏公不能弊予獨甚是之既報有西安也曾一言以相告少顏蹶然不以為是也嘗其意惟知有道不知有所謂長者矣予獨甚重之及少顏之涖任也民皆安其業黠吏猾卒不得一擾乎鄉縣周漢之四民咸喜之投牒換移如取如携不俟更宿有所告訐必顧以

歸使錢升米無所于用周漢之山林道路黄童白叟咸是之嘗遇試士專持大體巧言不能行凡經品題者必居魁選士誦詩書咸樂其學至位卿澄清湛如秋水貨客利夫遠道千百里外不敢一闖其門凡人所喜談者也周漢之成人髦士咸重之及其季年特當饑饉之歲又有師旅之虞上官者謂陝城之東郭人煙輳集百貨出積非啻千室之邑甚為陝地要害雖山西北郭不足以比不可不急為之城然非吾少頴無可與托者少頴乃陽為土役之舉因行賑濟之道雖得民力亦足民食宛見子來之風遂有金城之固不啻陝人以為千百年之利凡晉豫楚蜀青齊吳越四海九州之仕于關中者無不咸敬之以是知予初之喜重與是者亦非徒然也及聞少頴之憲副湖廣也予雖喜重與是乃未及初陞西安之日或問之涇野子曰君不見黄次公乎初為頴川太守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䘏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與于行誼遂賜爵關內侯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頴川孝悌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及為丞相號令風采不及丙魏功名損于治郡時夫一次公也始勤而終怠先賢而後愚人心之易變如此則予于少頴初之喜重者安得不深念乎昔予之侍南禮也與一少司空者為隣其人端謹周慎每見群公卿之蹤閑自作者則羡以為大才必大用於渠心有疑焉一日詳以問予予對曰詩云小心翼翼亹亹令聞將文王非與司空一深然其言予懼少頴之不但次公也故喜重少變焉少頴不日進拜憲長方伯或撫廵吾省以至卿相必當戒次公之忽而恒師純亦不已之學則予之喜重與是以及天下人之咸敬少頴者豈有替哉時乾州判官孫由義嘗以賢能受知少頴言于上官得調署長安篆又知少頴治郡之詳于其行也請予序予遂以素所知者畧言之且望少頴無如次公已也

贈雙仲祥陞鎮原縣序

成都雙仲祥會試不第以母老思就學職吏部　奏署朝邑教諭莅任端謹身率士子而又勤于訓誨各督脩其業英敏者尤知向往于上方越三年即舉二士上官稱績他日聘典浙江文衡收拔皆知名士既已復任陝省藩臬無不稱賢至勤撫按交薦于　朝未洽二考得陞鎮原知縣先時廵撫洪洋趙公請太光禄谿田馬公及予同脩陝西通志以仲祥數人分理其事因與仲祥數會聚切磋焉仲祥將行來辭因問別言時高陵徐侯仲祥之鄉人也吕二司訓仲祥同事脩志者之友也皆執軸為仲祥請贈言予以憂病辭不獲乃具疏粟以餞仲祥適有遠使來投書餽贐將餞群僚仲祥曰可先

芳送使予按者嘆曰即此須餕一事舉鎮原如拾芥耳且予嘗舉孟子之言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須餕之政豈非自善教中來乎今夫貴者人知其高爵峻階而敬之也富者人知其積粟累金而敬之也華門圭竇之微輿臺僕隸之賤人孰不知其可忽而輕之也若乃于貴者道之以分富者道之以禮微賤者道之以各輸其力雖至于負薪畚土之人而重任輕任之分并亦若較然不差非仁人君子不能也社祭之均肉里宰之細事也陳平至以致相而成功名羊羹之享士口腹之微物也華元氏至以失人而敗宋師若仁人君子之心又非以成敗利害計論也于此有見者焉雖少必作焉雖過

必趨焉不敢慢也于此有瞽者焉雖少必作焉雖過必趨焉不敢慢也宋儒楊中立以此為夫子一貫之道而予嘗謂逝川之語則以為夫子不舍晝夜之學與文王純亦不已者同也仲祥于須餕之事能充之而不已焉雖夫子文王亦可學而況于鎮原乎他日見知　聖主進拜臺諫以至列卿施澤于四方固其餘事耳仲祥勗哉仲祥名應麟舉于四川髙第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南京禮部右侍郎致仕前國子祭酒翰林修撰兼經筵講官同修國史高陵呂柟撰
巡按直隷等處監察御史門人建德徐紳海寧旦尊彭澤陶欽皐編刻

記

雲槐精舍記

邑郊東后土宮槐樹匝陳溢塘老者一二百歲少者九十歲七八十歲孫槐蓬生不等亂枝蟠幹蠹入穹窿二月迤徂肆發葉稠書蓋日夜映星月時與涇雲渭霧縈繚綢繆接秋花開十里外望之黃如金山長夏居之不知酷暑風雪交零究非人世時有奇羽靈禽棲鳴其上如鼓笙簧殿西有屋蔭當

其下聚徒結廬曰雲槐精舍屋凡三楹蕭然面渭討論古經言萃於斯曰講經堂堂含二室東室曰仰華軒西室曰望河菴華泰華也河大河也翼堂西面而列者十五椽陋室也室卑淺傴僂而進成以十五椽焉邑士不得居有異地者去来續居之又曰廣居廣居西二仞古有甎井甃而汲之用給乎硯頮洒掃洗沐曰文藝井井薄南序棄地二尋縱橫畫畦種以諸色菊本秋来花發紅白碧紫爛然幽香坐讀其膝舍書吟哦執友訪談多繫於斯曰菊畦

董仲舒祀田記

新昌劉君讓判兩淮塩筴政四年奉身自討乃捐常秩百金

買田于江都當青草沙為方二十畝募民佃種年徵租錢儲于丹廩貿物供簿正春秋祭漢董仲舒祀事孔明新昌當官可謂知重矣董仲舒漢醇儒孔子明先王之道志在春秋春秋孔子之政也七十子衆田方吳起騈臂禽滑釐之徒接受孔門各成其私於是蘇秦張儀犀首周冣韓非申不害之徒變機相軋攘聖人之道而亂之鄒人孟軻闢邪說明春秋以尊孔子莫能行也秦漢之間尼斯甚矣董仲舒一師孔子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咸師尊之建元初對策言春秋大一統宜純用孔子術罷諸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自是邪說滅息統紀一孔子之道大明於世自董仲舒始然武帝不

能用也乃令相江都王江都驕王也化又令相膠西猶江都也亦化足見其用春秋之道矣故劉向以為王佐管晏弗及也呂步舒傳其業而不知公羊高發其指而不精故君子之道鮮矣故崇君子之道者亦又鮮矣又曰廣川董子故里膠西亦江都也亦有如新昌之舉者乎詩曰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夫天下郡縣皆祀董子董子享不享

戊辰十月

悔齋記為崔子仲鳬索作

涇野子曰君子之志於道也其求已也惰悔銳悔欹悔泄遺悔欺悔襲悔迂悔冶悔漫漫爾悔孰孰爾悔恣滯爾悔粥粥爾悔束束爾悔自是悔自畫悔其處人也亢悔軟悔慢悔謏悔矜悔諂悔可詒也悔隨悔攸悔求悔觸觸爾悔許誣乎人悔狎侮于人悔毀悔譽悔其求權也重悔輕悔高悔卑悔隱悔露悔進悔退悔同悔異悔既過而悔悔無悔者吉不悔者凶數悔者憂憚悔者吝吏悔者勇滯悔者懦吝懦近凶憂勇近吉憂存明勇存敬明敬存乎志

雒氏重慶堂記

正德四年五月三原雒仲頫西歸言曰昂父今年生五十五年昂母少三歲俱壯健不老昂王父少王母二歲王母生七十九年俱鮐背眉壽孟子曰父母俱存一樂也昂父母王父

母俱存昂樂矣請為昂作重慶堂記曰人之有此一樂者亦多矣胡孟子言之難吾子知之深邪人少不知學長而無聞不足為父母喜又其甚者邪侈頗越蠱心毒身仇戚賊黨為父母憂此雖父母存又何樂之有故孟子次第三樂言必得二樂三樂然後為能知一樂也卜子夏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筭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子固宜勉于孟子之言也子質明而志美溫恭抑遜執事不屈撓言必求法道行必求法舉復大徧博經史浪丈夫也子固宜勉于孟子之言矣故曰誰其基之惟祖之續誰其成之父母如天式穀爾子克敬二人式穀爾孫爰篤

于祖故不敬其父母者是無子者也不敬其王父母者是無孫者也故君子愛其父母以及人之子愛其王父母以及人之孫

羅節婦陳氏記

大庾王廷和曰雩都人羅鎬予故與交鎬父世序娶于興國人陳勗經之女為節婦陳氏陳氏生十七年即能婦人之道用幼所習孝經烈女傳以行乃卑宜于羅氏世序生三十二年死陳生二十五年也亦欲從世序死姑日開之得不死乃曰所恐于羅世序者有如青天乃自是不務膏沐以終身也二兄公相繼亦死人曰舅姑老耋兒弱兄公且皆死靡所依

矣盍渝也曰嗟我斯正妾聲節之日渝不忍也舅姑又且繼死人又曰復誰為我爾子自當克家盍渝也曰吾志已在蒼蒼矣乃督鎬兄弟力田務義以勿替于先羅今且六十有一年大志果考茂有瑕額縣者以聞獲旌其閭太史公曰於休哉此婦人也懿德貞行烈如金石志對青天自求多福老而彌堅共伯之妻有華衛詩文叔之妻諸曹氏有餘辱夫陳也世序資之以明夫鎬資之以明子羅陳資之以各華其宗黨豈直已哉經曰人性善人皆可以為堯舜果哉己巳春

秋山記

永新人賀醫居秋山乃自號秋山秋山者禾山也禾山者永新之西山也醫姻吳工部曰永新之南綏原龍從嶺萬獨嶺秀特如繪綏原之東龍頭削立雙巽文筆相顧拔地情若昆弟又曰義山我嘉樂之潔已皆不名何取於秋也醫答若曰鳥各有止人各有嗜得止乃寧得嗜乃豫嗜竽者薄瑟嗜玉者薄碔砆嗜賄者薄身嗜誼者薄物夫秋山以著介嗜也夫顏琅邪唐之烈丈夫也宴遊于斯耽樂不棄溪上懸崖千澤存焉永新諸山誰敢與並我嘉樂之夫秋山以著介嗜也涇野子曰山川之靈爰降俊豪明德君子增芳山谷首陽拳石如金如玉貪泉洋洋渴者不醱故君子閱諸其外責諸其內不道而華聲識者恥焉稱以太山大河奈何哉己巳夏

吳氏繼善堂記

繼善堂者何桐廬吳楷之所搆也堂何以言繼善繼善慶堂也善慶堂者吳楷曾王父之所搆寧陽侯其及今尚書之所扁也二公何以扁此堂嘉吳楷之曾王父也何嘉爾能犒王師也正統末年閩寇方興二公提師道越桐廬吳楷曾王父能犒之爾然則楷之繼之者奈何曰犒王師似忠有華於前人之閭似孝繼其忠則知所以為臣繼其孝則知所以為子為孫己巳冬

徐生壽親記

呂子曰君子之於親也愛之而已矣君子之愛親也壽之而

巳矣夫壽親有三道焉得其上者之謂聖得其中者之謂賢得其下者之謂才張詩曰何謂也曰壽其德者萬世有辭金石同其堅日月齊其明非聖而能之乎壽其蔭者順厥考心身其康强年越其度非賢而能之乎壽其業者筐衰不墜為他人有非才而能之乎故聖也者盡性者也賢也者盡情者也才也者盡力者也詩曰世有子非聖賢與才也而親年九十百歲者何曰生而不長沒而不聞辟之草木當秋而殞雖謂之不壽可也曰古亦有子誠聖賢與才也而其親凶短折不壽者何曰為誰曰孔子少孤曰何以知之曰聞之禮云問于五父之衢葬叔梁紇于防云曰若然雖謂之壽可也不然

何吾子生千百載之下尚聞之邪故自是者則欲夭其親善自奉者則欲夭其親蔭自敗者則欲夭其親兼三者鳥獸之道也然而遠聖賢與才亦不相遠矣故能不自是則可以作聖能不自奉則可以作賢能不自敗則可以作才　巳巳年月日記

瑞萲記

史暘逆母陸氏上元奉諸京邸初母哭先太史公喪明左劂如燕不能北寒恒榻火并夷右目宿醫醫皆曰公母瞽弗醫暘涕泣樹萲曰萲花母瞻矣二年不花暘邁索國中醫晉人侯生號金針于國南門庚午夏宿生生曰生剌瞽須臾見三日視七日遠四十有九日息恒弗渝暘徵生生坐母幽室啓牗金篋入皆旋瞳子三弗隱雙視俄炯然曰汝暘也須臾時萲花如赭階下乃闔目昂寢絹玄菽加目上滴水沃菽三日夜四十有九日出幽室以視物猶童子目也乃八十滋健受太孺人封初暘家樹龍爪數年不花戊午秋莖突然起花繁碩暘舉應天戊辰正月家折梅插瓶無本也二月花三月實暘及第暘友耕曰龍作雷雨膏澤天下戊午花徵也梅實調鼎戊辰花徵也孝子思忘憂庚午五月之花徵也故君子欲下膏澤以調鼎存乎孝若是太孺人烏乎不悅悅則康康則壽無疆　庚午四

月

紹文堂記

紹文堂者何無錫俞諫議泰之堂扁也堂何言紹文也紹前人之文以示之后耳始祖貴四早當草昧抱經而隱其文樸以靜曾高祖安一心主忠信身行謙退誣入尺籍以德而削其文恭以孚高祖德惠學究經術官舉人才遭世不靖未竟厥志其文默以烈曾祖宗海抱痛讀書未獲永年其文儆以恪厥祖友梅篤于修己不求人知恭而有禮沉而有容耆耋稱道不攻其初俞氏之孝誕弘于兹其文敦以確厥考味泉獻飫經史旁疏諸藝凡所諷詠自情而發從遊百數多底於

成爰及厥弟亦克有立其文博以達然則何貴四安一云府也曰名字也友梅別號也宗海之子恭也味泉亦別號也友梅之子謙也紹文而始于貴四者何俞本汴人宋氏南渡始籍無錫其譜亡矣貴四當元始有考焉爾何以不及支派也諫議實生於味泉自紹文而言貴正宗也然則諫議之紹之者如之何質直而不固斯可以紹朴靜矣蚤舉甲科拾遺瑣闥積誠而動主言必中會竭力回天囷或頗越斯可以紹恭孚矣篤而定斯可以紹默烈矣昂霄凌雲斯可以紹儆恪矣報國如家守學不渝斯可以紹敦確矣糾率寮寀共濟冊揖敷時休德種此四方斯可以紹博達矣癸酉

重建米脂縣文宣王廟儒學記

延安米脂縣文宣王廟及儒學舊在上城卑隘不足以奉先師業士子弘治壬癸間陝西提學副使今大宰楊公乃令知縣徙今下城建大成殿五楹南面碧瓦鱗次重桷藻梲疏甍丹楹朱壁塗東廡西廡皆北上七楹文牖丹楹疏闌朱壁塗戟門在二廡南中南面三闌丹神庫在戟門外東序西面三楹神廚對庫在西序三楹丹闌櫺星門在庫廚南中南面三闌丹牖楯朱壁塗明倫堂在大成殿北三楹背面以山堊壁塗畫棟文楠二齋在堂南對列如廡之在殿也東西皆三楹黝闌廡東廒四楹東齋左西號舍東十有三楹西有十三楹西齋在其東庫門在二齋南中南面一闌黝[illegible]射圃焉步方六十廳三楹在庫東正德七年夏延安知府趙君楫曰米脂初無舉人學建而舉高堂楊公之功也予曰先生作學誕不止此夫聖人之教有四舉文則道明舉行則從盡舉忠信則道定而命能至矣窮益于鄉達澤于世聖人之道茲用有光是作者之意也

劉侯戮虎記

華人曰華南山六虎伺逕噬人莫敢攖道路蕪蕪二年旱知州劉侯憂之祝神召虎人逐虎布穽網一日獲虎二山興雲虎至庭雨又布穽網一日獲虎一山興雲虎至庭雨又布穽網一日獲虎三山興雲虎至庭大雨咸戮之據其肉以食人南山平華人又曰劉侯於禽獸猶戮斯虎也涇野子至華聞之正德七年十月記

重修華州治記

正德壬申春日惟吉華州太守彝吾劉侯錦以緝州宇爰遵故趾揉滑百華乃六州堂寔惟五楹州堂前橫穴廈南面合堂而張翼中處四達以為堂首庫當堂東南面祇藏鸞輿廳當堂西南面州幕蒞焉吏廊東在庫南西面北上西在廳南皆十楹儀門在吏廊南中南面三闌內樓二外樓二夾陳而列以冐四碑譙樓在儀門之南三楠小樓在譙樓二耳左右

鐘右居鼓既在左小樓之□□十箇有祠焉以祀天□右小樓之西為徙行左之獄神于是乎亭之理事所在徙行之右大門在譙樓之南南面三楹稅廈在大門之內北面十楹作複堂焉曰退省在州堂之北南面五楹四第在複堂之旁一曰郡守之第二曰郡貳之第三曰郡判之第四曰郡幕之第吏舍在四第之東楹六十箇榜舍在先門之外十楹而右旌善亭在榜舍之東南面曰明亭在右榜舍之西南面徙預備倉于州治之內倉之西草場也故曠地立少華書院焉乃新儒庠及陰陽醫學夫堂也者明也君子以明已而明民焉廳也者聽下之情以告上也君子將營公署鑾輿為先故庫

在東廈者夏也大也於是乎大以立政也門問也聞也君子以問小人以聞樓碑重德也譙樓者鳴樓也以鳴俗而治之也有鐘鼓者貴令聞也君子而不仁則凡聞鐘鼓之聲者疾首而蹙頞矣祀天聖以奮武也亭獄神以明刑也退省者退而自省也行有不合於民者於是乎思之矣第也者地也亭舍倉庫皆治之日也故君子居堂則思明至廳則思聽游廈則思寬出門則思問視碑則思後登樓則思危振其鐘鼓之聲則思實奮武則思文明刑則思仁燕處退省則思過居第則思不愧于其地視□則思綱故君子視其而聽令端本而不墜于是百姓□□□□豈安土而樂天衆日有條而畢舉

登真觀記

涇野子曰幾也者君子之所重慎也故審幾者賢見幾者聖知幾者神虛哉老子之於幾也何其肆焉而不審乎老子之道可以自守不可以及人守可以自庸不可以及人庸自守則鉅人守則孤自庸則行人庸則塞故老子之於幾未同焉耳故幾正而動之邪者有矣幾未正而動之不邪者未之有也或曰老子之於彝倫絕乎曰未絕故論子孫祭祀不輟言父子夫婦也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取天下言君臣也先後高下之論主客之辯言兄弟賓主也故遠吾儒雖異其不同者寡也令其徒之於老子也守五病而又滋之以五異焉

夫絕仁之義去父子矣絕聖之義去君臣矣絕義之義去兄弟矣絕禮之義去夫婦矣棄智之義去賓主賢否是謂五病戊巳黃芽之徒完真之異也禳災祈祥之徒應附之異也五金八石之徒丹客之異也叱風呵雨之徒術士之異也周章化緣之徒遊方之異也故五病與其徒無完人五異與其教無良法其幾使之然也故易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君子不可不慎其幾也故孔子之言遠如天近如地獲之而實測之而廣其敝寡矣老子之言惚如夢恍如影捕之而無實取之而無用其行寡矣曰老子之教可以治天下乎曰可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於治天下也何有老子之教

可以治身乎曰可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於治身也何有然則何以病於其幾也曰孔子曰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奚直觀楊崇曉修老子宮成記於是以觀趾功次記碑陰以講老子之道記碑前

河東書院記

正德甲戌春御史[illegible]陽張子仲修巡鹽河東[illegible]吏華[illegible]禹民胥悅夜讀書[illegible]諸河東生乃從官司之請作河東書院于上曲於是諸吏人[illegible]人牙人願獻木石暨力諸工師願獻能諸園藪願獻廠址乃選義士命理乃築堵周七十雉乃作先門三楹南面北渡石杠儀門三楹又北講經堂五楹向棚前南面層階雙祠夾階祠外有二松夾陳皆松栢若槐東為崇義齋五楹西面西為遠利齋五楹東面碑亭二在二齋南南面齋有序序交儀門之南墉儀門東東號門南面東號門而北東上號門東中號門東下號門皆西面北上東序在其前三號皆南面三楹自門折道以登其榮皆夾樹下椒中槐上祠有階二黎其夾階道皆茨栢號皆有廚二楹在左西面儀門西西號門南面西號門而北其制如東號門而北表二門皆徒人退思齋者講經堂北五楹南面二槐夾階茨栢在其南四教亭在堂北亦南面堂東偏南下為左曲房西面其後胥人房西偏南下為右曲房東面其後肆人房西墉之西東墉之東蜂房皆四區四教亭北築閣搆樓曰書林上祀三晉名賢側藏籍其林帶水為環池如圓壁以種蓮泛舟曰天光雲影又北為亂石灘灘北為山九峰中峰曰仰止亭東曰杏壇西曰桃源旁皆甃井曰源頭四洞先後山曰遊仙蓮池在山後麓巘岫巒岩皆有茂木縮霧縈雲故左曰豹變右曰鳳鳴自環池東為石榴園曰心亭西為蒲萄園月種亭皆背松棚鞠籬見山在山北西面亭曰悠然其後牡丹園亭曰麗景又其後紉蘭園亭曰子珮皆西面竹逕通幽在山北東面亭曰綠猗其後荼蘼園亭曰微風又其後籍草園亭曰一般皆東面亭皆南面自仰止山後歷青楊而北為游息亭又北為百果園其山北東麓西麓皆甃井槐亭轆車上水潛山翼流南過源頭又南會于亂石灘又南匯為環池環池東南閘滚過東蜂房南縈東號門之南東匯為方塘西會西流于石杠其西南閘流亦如之又北滚分灌山後諸園至于百果故君子入先門則懷德瞻儀門則正履視碑以懼後居齋以齊心陟崇義思入神降遠利思窒欲升講經堂思考業處退思以防過守四教以存誠仰山以樂仁覽水以樂智觀鋒房以思義仁且智與義奚斯周德曰心忠也月種順也忠順不失斯見歲寒不凋之節故松棚在其後松棚者與松為

朋也是故歷亂石灘可以知險登書林樓可以知危游杏壇以述古訪桃源以濟世甜悠然以正出處閱麗景以觀造化撫綠猗以成圭璧賞微風以識乾坤若是乎可以游息矣故游息亭終焉譬諸草木既爾斯果矣百果園又終焉

鎮鄖樓記

邢臺人王君震太守鄖陽四年矣胥吏法百姓安盜寢無事乃正德甲戌春正月以鄖中譙樓先火乃築基如閣甃以甓洞門横達門涂方軌基廣七筵五分筵之三深以五筵崇二仞旋楹其上二十有八箇崇四尋三分尋之二復檐連甍重拱累節丹牖朱檻虎軒翬桷爰此鐘鼓以告人晨昏夏六月

落成礿撫治鄖陽都御史劉公琬肇建斯樓名以鎮鄖後合肥人張公淳東平人王公憲相紹撫治咸符劉志太守克承其下斯樓乃考乃使使二千里取記史氏高陵人吕氏曰斯樓木石積也惡能鎮鄖哉諸公托言耳往年趙鐩諸寇刼掠竹山鵝醜西侵竹谿房縣也鄖雖東有方城黎子㟁南有天馬西有九室石門黄竹之險亦爾撻兀不鎮矧斯樓也當是時也微太守守于下諸公纘撫于上鄖幾不有鎮鄖者其在諸大夫乎故以慈惠鎮鄖則鄖親以紀綱鎮鄖則鄖理而不亂以忠信鎮鄖則鄖慇以禮俗鎮鄖則鄖雍睦以什伍鎮鄖則鄖有勇内不虞變外不怵寇斯鄖人瞻諸大夫若斯樓矣不然樓百丈高奚為昔者楚子南臣滅江六庸爾構也麇率師百濮次于選楚人謀徙阪高以避夫鄖故麇也我憲廟乃立郡焉然隸荊襄距楊越通川陝隣徐豫四省之交爲山之會江漢之津金錫之穴流離之聚風塵之所也諸大夫之在斯也其上者則克斯撫其下者則克斯牧豈惟鎮一鄖哉斯 皇圖之大賴也不然百姓聞樓鐘鼓之聲固有蹙額者矣於是介者持以告太守鐫諸石又以告嗣治鄖者之諸大夫

贈太師左柱國謚端毅吏部尚書王公祠堂記

記曰古者聖人之以神道設教也自天地六宗山川帝王載

在祀典因以觀天下矣又祀其先正之有勲庸賢能者於其鄉所以廣教也柟嘗習于王太師端毅公矣豈惟可祀于其鄉哉成化初年歲凶劉千斤及蔣虎亂于荊襄南陽之間河南陝西湖廣騷然矣 憲廟選于衆使公為右副都御史撫治之公遂及平蠻將軍李震擣巢南漳賊且潰衆欲退保襄陽公曰苟一舉足襄陽亦不可保矣已而賊平於是給牛田以業貧發衣廩以邺孤編戶圖以安来與符節以從歸復守禦以振武建關隘以禦暴期年而襄陽南陽底定矣郭景狡達鎮守雲南太監錢能者之私人也假勅入交奸索金寶遂啓邊釁廷臣莫能往撫時公已為南京戶部右侍郎改左副

都御史徃馬比至首劾錢能之罪郭景懼而殞并遂沒金寶
獻逆獄繫戎達禁侵擾嚴賞罰綏南甸伐羅雄而雲南平我
明衣食京師億萬之費漕河耳公嘗總理河道矣其疏敘邵
伯高郵之水纖悉備具遂著漕河通志雖百世可行也昔者
自景泰來法司鹵於用律人情未允故公嘗論姦盜之皆削
職懲凶德也論僧道及僧道官犯罪之同律正本也論運米
做工及煎鹽炒鐵充軍伴儀膳夫之皆開釋廣詔旨也論義
勇民壯舍餘勇士力士及軍匠囚逋者之皆免紙著同仁也
至于諫雲南之貢黃鸚鵡閑邪心而杜讒也劾王敬王臣之
取寶玩端上志而蘇下困也救給事中周紘御史李興張禹

布政劉福知州劉槩知府孫仁黎永明存法也諫出員外郎
林俊經歷張黼于獄闢言路而攘異端也論祭議高祿守備
蔣琮昭公道也辨院判劉文泰究姦邪也諫逐繼曉惡左道
之惑衆也孟子曰法家拂士公非其人歟其初知揚州也歲
饑且疫矣公曰吾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乃嚴齋沐而禱神省
政事而責躬發庾廩而賑饑沮徵科而緩下制醫藥而療病
雖于其親子若弟不過若是懇也故揚人立頌德碑焉厥後
陝西河南大饑人相食公時司馬南京既奏開納米納銀度
牒諸例矣又奏請湖廣江西浙江撥銀分餉三省委京官以
董賑且曰人一日不再食則饑三四日不食則病五七日不

食則死故救荒宜若救焚之棘也當是時也三省之人民活
于公者奚啻萬萬哉昔王賀活百千人以為陰德視公之廣
狹何如也初
高皇帝以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廣德鳳陽興王之地也令其
田官糧徵半民糧免其後官糧十七民糧十三及其久也民
糧田率歸豪右官糧田則細戶也故數府之人貧富懸絕莫
能損益公奏令官糧量減其耗民糧亦少徵焉公私便而遠
近悅此於
高皇帝之法奚可謂不善守也而又奏免蘇松常鎮應天大
平諸府秋粮六十有五萬湖州府粮二十有六萬其馬草亦

邇是而民莫之知也世之致位通顯者匿天變而不告忽民
隱而不卹以為固寵爾也公曰惡用是人臣者哉是故煌生
開封衛輝彰德則乞休彗見地震南京則乞休沙飛晝晦裏
河一路則乞休地震毛生常州則乞休黃沙災傷鎮江寧國
諸府則乞休旱災應天諸府則乞休京師地震則乞休然每
乞必自責自責必懇諫懇諫必求任賢去奢恤下蠲稅而後
已故其卒也天變回而民心悅以安矣公舉正統戊辰進士
自翰林庶吉士出為評事歷知府布政左右副都御史南京
戶刑部左右侍郎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吏部尚書既已
躬恭盡瘁所至建勳若是偉也比其歸也又以其餘力著石

渠意見四卷拾遺二卷玩易意見一卷詩文十卷歷代讀識
錄百有二十卷并奏議二十卷漕河通志二十卷其言近而
達于理實而適于用大而關于治體領山林隱逸窾艱深書
騷人墨客作浮華文以駭世而諂俗者真糜物耳祭法曰法
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
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夫五者有其一尚致祭而報焉
公兼有而俱懋一三原之祀不足以為公報也然則都御史
遼陽陳公之肇祠西安同知太原楊君三原知縣麻城鄭君
之奉修者其公祠之權輿乎故構既具應祀之績又系之以
詩使有事春秋者歌誦焉詩曰

浩浩白帝惟華之望殖靈誕時太師攸興幹此帝室四國是
升豈不令聞銘于太常　一章

拔拔倔黠亂我荊楚太師爰征南漳是擣既登鄖亦奠襄
武衣此流逋南國于彝　二章

憲帝嘉止乃烝太師逖彼滇海交人斯竄波及羅雄亦是濱
其太師爰赫嘗道問豺姦宄既伏永奠南夷　三章

凡厥有位惟此度民太師秉心慈介且宣既鞠徐楊亦拯晋
秦天降厥戾黽勉刻身無應弗忠無謀弗賢膏澤爰下四國
攸均　四章

昔先皇帝既恭既哲惟太師是說乃建冢宰奸宄攸哲訐謨
孔鹽補袞之闕越有娟嫉公是滋烈　五章

皇矣聖孝敦禮維嘉肇躋龍軒寵存于家公既云遊輟朝悼
嗟司空九祭乃造冢阿美矣陳公建祠不那史柟作誦其風
肆遐　六章

上蔡先生祠講堂記

監察御史光山人王君相語柟曰史氏而知今少宗伯吾師
上蔡李公之教乎昔者吾師以翰林檢討浙江提學僉事丧
母而歸蔡也吾汝人五六十輩者得事之稟六經焉以固者
達其變以用者閑其守以志者祛其邪以法度者求其性以
會通者先其忠信故今五六十人者或貢焉或舉焉或進士

焉皆厭飫師程纍纍已曰教哉憂而勤其志遠矣又曰史氏
而知今大司寇藁城張公之政乎昔者藁城公之知吾汝也
上蔡謝子之祠久且圮藁城公加修之作講堂書屋於其後
延吾師焉故吾汝人之及師門盖藁城公登之也曰政哉近
而思其良於先務乎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詠
之游之宗伯公之謂矣詩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
于彼行潦司寇公之謂矣夫謝子程門之高弟也其嘗習之
矣惺惺之法以存心也知命之論以定志也去矜之學以知
分也師克之說以下學也勢利外物之用力以進德也日用
言動之為課以居業也博學高文以知要也挑杏之仁輪迴

之私以辨異也覺以洞仁也敬以正禮也烏頭之服以自作也是故心存而志定知分而下學進德以居業知要以辨異則足以體仁禮而自得矣宗伯公之教其務此乎是以設科如是其善也司寇公之意其為此乎是以定君如是其切也某也恨其時未及諸君子鼓篋並遊以身見發揮謝子者知之何耳然則行謝子之道於今日者其在諸君子乎夫然斯二公之教之政及諸君子之學於謝子為不殘矣於是侍御君取而加諸石以示汝之來學

少岷山記

少岷山者蜀故安樂山也在合江之西三峰削立十有二盤絶巔如雲門又如雉堞古木蒼藤樓霞映日其南也為榕山二石徑峙其巔峯巒巘叢曰乾峰之溪自仁懷山來索少岷而東下與月臺溪會其前也入于汶江汶江即岷江也自茂州而來乃過少岷山蒙泉在少岷山中無水雩則獲水獲水則雨延真觀在山畔居緇流可以甜焉祠地官曾與讀書安樂嘗出遊大岷登青城天彭覽洸七十二洞歷汶川入盤龍泉慈母遂上雲山數乳川白狗之峰西望前氐東瞰江流朝宗于海與眙祥柯碩膽龍首返曰岷下山莫如吾安樂故致安樂為少岷山思終身焉溪野子曰昔漢何岷肥遯西充肆今充有南岷山東石之志將故知之豈惟何生哉其使少岷與大岷齊名萬載乎夫大岷連峰千里江水出焉東潤荊[illegible]越北與崑崙黃河爭功海內少岷之志其在斯乎 甲戌冬

涇陽縣修城記

涇陽西安壯縣北據嵯峨東峙唐原西控小仲山涇水自仲山而南以東帶縣入渭土肥而産秀人豪而物明歲久城圮廳廟單外乃正德丙子知縣盧龍李君某縣丞衛水李君某協恭營城主簿滋州祖豆及典史陳玘乃作涇人役築堵倍舊月城重門鞏固無前初唐太和間涇流穿城以給民用歲月漸湮今亦疏行如昔復作石渠鉄牖于水門以障城垣三月而落成於是縣舉人劉直魏弘仁學生吳憓謁記呂子曰嗟乎有是哉坎明設險豫怠暴客城郭溝池以為固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故苔廢巫臣之戒不備渠丘而楚淡辰克其三都故君子之於城也山之欲其奠也淵之欲其池之邇泉也鞏用瓴甓規而甃之欲其闔闢不褻也矩之倍堵五分其堵之廣以其二為蔽堞欲其蔽也幹用楝楨用榱汗杵如崩堵花不凋欲其石也疏而不露有身而遐望欲其隱而睥睨也閭門不如里門里門不如公門公門不如廟門廟門不如城（城門）為則郭門如翕城門禰則郭門如拒故覩其郛郭占其金城以保者來以寇者去以叛者息以奮者聚以禮讓者歸故厚如負黿堅如塗給欲其顯以遠也飛樓厥巔

臥卒而頓甲欲其崇以廣也[illegible]見覿曰[illegible]
城如華蝨蟻蠹朽金城如木火烈則爍人城無比萬年不缺
若乃蕭亳殺滸京櫟殺曼伯陳蔡不羮殺比渠丘殺無知蒲
戚出君咎在過城若乃堅城七十齊取于燕長城萬里漢取
于秦咎在恃城故君子仁以築堵禮以闢四門不貪以立四
隅安安以建樸法以濬隍文章以營雉堞忠信以表楨幹仁
聲以大郛郛故郛郭洪遠人拾楨幹崇遵人安雉堞明下覿
而鱉隍險衆罔敢越四隅介峻厥威雷霆門正由之者衆堵
安百姓聚樓烈瞻之者遠甲戌冬

夏縣重修大禹廟記

正德十年臨潼人揚樞子極知夏縣大禹廟圮樞重建焉其
規弘固于昔者二十也夏人問記焉呂柟曰於乎大哉禹乎
天由是明地由是理人由是定無三才而成之者其禹乎昔
者孔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故至於今行
之不易也劉康公及趙武臨河曰微禹吾其魚乎故至於今
賴之弗溺也箕子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故至於
今從之弗能亂也無三才而成之者其禹乎時有修仲渠者
與聞焉問曰昔禹治洪水手胼足胝循繼之以跛余懼仲渠
之難續也曰非然也柟聞禹有九手故不僂禹有九足故不
踣是故乘轎于北朝岍岐而暮至碣石矣乘檋于南暮沱潛
而朝過九江矣今子以一手足而治仲渠幾何不跌而跛哉
如於四海吾見其沒子也可得聞與曰吾聞禹之治水也左
鐘右鼓前鞉後磬夙夜懸鐸故能以九州人手為手以九州
人足為足是以不行而至不疾而速若是神也書曰禹拜昌
言其斯之謂與故舜有四目四耳斯無為矣禹有九手九足
斯無事矣傳曰舜目重瞳芒芒禹跡經啓九道蓋謂是乎曰
若是我知仲渠矣曰其然乎柟嘗過玉市矣一肆沽璞一肆
沽碔砆有千金之客睨璞而不顧解千金買碔砆以歸以視
玉人玉人曰非玉也返則行矣如常不識玉吾懼子之入市
而買碔砆也然則柰何曰柟聞舜告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故能知夫昌言也於是夏人以為發禹
也勒諸他山之石以為楊子之知務

重修學古書院記

監察御史嘉定程君以道在正德庚辛間以進士初授三原
知縣廣政咸明尤敦士習惆學古書院之圮也躬率富人申
為修廣乃殿乃祊乃堂乃齋乃建致遠乃建上庠下庠乃達
名宦乃建鄉賢功績倍前風俗且變訖落成被 上命遷今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南厓李君元白觀風三原有賞斯役乃
立石搆樓以昭休烈今三原君鄭君本恭問記焉柟以憂三
辭教授申君偹躬懇之則不獲已夫昔者柟之在太學也秦

知府世觀嘗言學古於我矣李子敬之作也義而勇蕭集賢
之記也恭而則王太師之復之記也正而果程悅古許慎獨
馬雲岩三處士之教也勤而法悅古有雲陽志雲岩有遵述
錄慎獨之學獨不傳嗟乎學古之舉其有所感乎夫古之學
不明異端害之也夫古之異端猶可闢也後之異端不可闢
也古之異端猶異類也後之異端則同讀古之書者也是故
懷術者稱權記醜者稱博諂俗者稱通臨事含糊淹滯者稱
處談玄者稱高冶辭者稱文蹈襲性命之言者稱理斯七稱
者豈不皆學于古哉以成德則不足以妨政則有餘誤天下
蒼生者皆此夫也老佛其細諸夫古之學猶今之學也語人

以古之學駭然以為帷者太早者之見也語人以今之學蹙
然不安者過高者之見也其闇之尚學古人之心雖行今人
之俗猶古之人也苟存今人之心雖讀古人之書猶今之人
也故縫掖章甫當時之衣冠也孔子則用之人不以為同塵
也夏時商輅前代之制度也孔子則取之人不以為爻古也
故紛亂之內有結繩矛戟之中有干羽簠簋之間有汙尊夫
人莫不飲食也不知其味則雖嚼無虛口終日不飽矣人莫
不奔走也不得其路則雖行無虛晷終身無歸矣若是則書
院雖曰學古也與張秉氏三官廟奚異哉昔之學古者莫如
仲尼故曰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求夫信則無二心敏則有
功既信矣又焉有不敏也諸君子師于斯弟子學于斯者非
求所以信之乎知所以信焉於學古也何有若是者惟無負于
諸作者復者教者哉以道之修元白之石亦于是乎如日月
也元白名素以道名齋文　乙亥

固原州行水記

正德乙亥鎮守陝西等處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平凉趙公
文祇奉制勑駐劄于固原州州井苦鹹不可啖酸汲河而爨
水價浮薪朝那湫雙出于都盧山左流州曰東海右流州曰
西海西海大于東海淤澄且芊公及兵備副使景左議道入
州乃使都指揮陶文指揮施範帥卒作渠期月而成襟街帶

巷出達南河遏入州學滙為泮池池以石甃面起三梁於是
農作于野卒振于伍商賈奔藏于肆士誦于庠學正李佐暨
生員史曠諸人走狀謁記神惟易稱井養無窮先王以勞民
勸相夫慈深者策遠見高者謀實幾明者敦本茂敵者重守
流風者植芳昔趙充國屯田湟中先零罕开坐困俱降耿恭
際危拜井而鮮疏勒之圍公斯之舉何可無之今天下大鎮
五陝西有三然榆林依紫塞寧夏負賀蘭甘肅盤合黎而據
祈連摠兵各作一邊長城自堅萬里惟此固原雖裏受敵實
衆翔八郡咸維諸道攸通三邊一隙西寇豩突漠漠平原莫
可扼遏三輔為之震驚故元戡議城于至德曹璟築軍于咸

平忙問刺立路于至元故將不作士遭敵必潰士不戀士作之弗起士靡嘉實驅之不戀公茲之舉可謂授干戈于卒手納忠勇于士腹若夫誨孝弟視末糧閑韜畧杜侵漁簡什伍嚴法選器可由此以寢　朝廷西顧之憂誰云不然初柟簽仕史氏識厥兄斌于御史宇岸洪遠心竊雅重已而擢貳京兆賦政益新由公視之當誰兄弟也昔漢張煥段熲皇甫規高叔姪皆此西北人物建功當時史策高上由公兄弟視之諸君子難專美矣公滋懋哉

新修劒州名宦鄉賢祠記

李白夫守劒州四年柘城以據險衰民以實州開市以贅商

嚴賦以餉邊籍兵以禦暴則既增劒門之險矣疑其非本也乃復禁婚姻之濬申喪祭之典斷胥劑之弊息黨証之訟罷誣盜之奸又疑其非永久遠也乃復崇孔明之祭新兼山之祠建忠義之廟遂旁搜碑志采摭群傳得仕于劒者之名宦五人焉曰李德新頻曰張文節知白曰趙教授大全曰陳光祖升卿曰禹狄道祥得生于劒者之鄉賢七人焉曰景漢伯鸞曰李巨游業曰李養正逢曰王孝子讚諦曰文博士同曰王清虛山人省曰陳進士璟乃請諸御史盧君師邵立祠以祀焉師邵曰可共祠祀之名宦東室鄉賢西室白夫遂走使問記呂柟曰固國莫如守民守民莫如振俗振俗莫如存紀夫君子之志可則也其言不可遺也君子之行可程也其政不可磨也日月晦則天不明山川晦則地不靈聖賢晦則人不立故鄉賢者俗之表名宦者政之紀也俗良而民志定紀正而民力足斯其道以理天下可也夫劒門兩川之咽喉全蜀之保障一夫據萬夫懾天下之至險也然遁來趙鐸廖孚前鄢藍陷于後豈其無一夫哉故先民以仁猶有殘夫先民以利叛夫多矣易曰豶豕之牙吉故君子嗜風俗如飲食好紀綱如衣裳其所志者深也夫德新端而威文節清而介教授訓而理光祖惠而信狄道直而廉仕于劒者皆如此紀綱有不存乎漢伯博而遠巨游節而忠養正玄而公孝子信而

純博士愨而高清虛山人靜而逸進士直而明學于劒者皆如此風俗有不一乎語曰欲視其影顧視其表天下之道貞夫一者也故君子處為鄉賢斯能出為名宦是故其祠一也其祠一其教切矣夫人不瞻山則不知所覆之卑不觀海則不知所至之淺如覩政而無匹休之志者民賊也如見賢而乏思齊之心者鳥獸也後之君子可不懼乎今天下多事征歛有出從竊時發奔競風行白夫乃能虞其本而圖之而百度亦作是能闡幽廣迪昭右訓今上奉邦國下固全蜀矣恐他日之祠亦不能免白夫也白夫名璧廣西武緣人師邵名雍蘇州人

侁氏同心堂記

同心堂此上黨仇氏丈夫會飡之堂也仇氏世處潞州南雄山東人自其高祖給事君肇開厥家至宿州吏目楫瀋蕃儀賓森蓋五世矣家衆汔百指未析也於是考鐘而食家範成且鐘八聲内外升有序堂聽訓鐘九聲丈夫則食於同心堂矣一家之人本同氣也本同氣則本同心心氣之主也故以約氣血綴骨肉聯族屬流恩愛秀禮讓纘前休廸嗣續咸知于此如心同以居四海九州可也况于家乎夫二人異姓也同心雖黄金可斷君臣義合也同心雖天命可求况於父子兄弟乎夫祠堂尚孝宗子尚賢家長尚公典事尚能冠婚喪祭尚敬男教尚義女教尚順家庭尚肅族類尚睦田宅尚勤

錢穀尚量飲食衣服尚儉賓客尚恭預防尚智此十有六範者非同心惡能有之如心同雖以範四方可也况于家乎昔張氏以忍處九世花樹韋氏以會處數世近世鄭氏以義處十餘世矣夫忍必有所不安會必有所不合義必有所不利然猶勉焉十餘世不衰若同心則又焉有不安與合與利哉雖百世可知也於戲仇氏之子其志于仁乎嗣是之来哲其求念厥初苟不紹舊德而與異心雖富如陶朱君子以為守錢虜也於戲仇氏之子孫四方于爾觀焉予言其事而請記者寺丞李升之堂

三原縣知縣程君去思記

君諱啓充字以道四川嘉定州人舉正德戊辰進士出知三原君授氣清粹載獲端修幼學尚書沉潛淵奥四代之政充暢其會厥既涖縣行之以忠拯扶孤困咸使有攸猛捍姦頑痛懲罔假力正婚喪緜之以禮罔俾大汰下車一年女無從期僧道四食民死弟召若有服餙踰数並論以法督率髦士濟濟有蒸政聲旁行上官歸高他有疑詞重犯多下君所咸與平明君又能悉釆民瘼條上上官並獲許允通移闔府澤及異邦官雖專縣實君郡守三載考績帝用明徵未洽期年士思于庠農思于野商賈思于市矜予直史館鄉人來京洛訪君政獲聞数事甚驚異焉既病還山邂逅見君咸曰無之

乃嘆曰人惟無美有則美皆歸焉越既棄縣民心滋慕非種德胡能致是乃遂告三原人曰百爾君子勿用憂思今天子陟黜臧否程君不為給事必為御史上以輔德下以振紀惠之所滋被此多方匪直一三原也三原人曰是吾人朝夕翹首者於是致仕同知張尚文典膳李道源義官晁慧耆民陳鉞梁濟杜宗學輩而刻諸他山之石以告將来正德丙子季夏

河東運司學進士題名記

天下塩運司四多無學而河東有學天下學多立石題名而河東題名於壁南昌熊子天秀巡塩河東之期年既已舉禁

垣閧廟學瀕行而建題名碑走幣於柟以問記夫河東較利之地運學講義之府商賈逐末之流髦士務本之人故非義無以辨利非士無以形商故作事莫如敦實敦實莫如尚名進士者未仕者之所求以至者也已仕者之所由以行其志者也其名可不重乎故録字以尊名也録經以原名也録登科次第以實名也録地以稽名也録官以成名也録始仕及未仕者虛其下方以俟名也録始正統丁卯本運學之復建也諸士子朝升而暮降左瞻而右顧前之車後之轍昔之形今之影寧無怵惕於中乎曰斯人寬以戒狹曰斯人果以戒疑曰斯人剛以戒懦曰斯人廉以戒貪曰斯人忠信以戒偽

曰斯人達以戒滯曰斯人高尚以戒汚曰斯人謟病吾直曰斯人弱病吾立曰斯人暴病吾仁曰斯人險病吾忠曰斯人誇病吾德奉七戒祛七病于是考政于是善俗于是康國其科巍其名顯其熊子之志乎不然則彼進士者三年之間而四五百人當日即弗聞者多矣又奚貴邪柟聞之昔者稷契題名於唐虞益皋龍逢題名於夏伊傅題名于商七君子者固晉産也名至今存並日月光故有題一世名有題千萬世名諸士子如欲題千萬世名以與七君子並則熊子固欲磨上黨之崖礱太行之石挽西河而模畢本乎天下矣熊子名蘭柟姓呂

河東運司學舉人題名記

此舉人科題名碑亦南昌熊子天秀之所建也有進士題名碑於左矣又奚有此乎録未登進士者也如登進士又移其名於左如不登進士終其名於此然固加於歲貢士者一等矣亦可以勸士亦可以戒士則不可以莫之建也雖然如其進士也貪祿位附權幸擠忠直虐百姓漁貨財殖聲而隆望殲躬而殄後此雖視燕漁者不如況能及爾舉人乎如其舉人也秉公忠履廉潔奉執度綏窮獨濟艱危安國家銘鼎而勒彝光前而裕後此雖視師保者不讓況肯論彼進士乎是故名以實貴亦以實賤名以實薰亦以實蕕實有大小名有遠

邇諸士子不見卜子夏乎所登之科特文學居西河西河人事之如夫子使當登科德行又不知何如也抑又有之伯禹流寓也而首陽頼之顯關羽武士也而解梁為之神王通布衣也而龍門籍之高斯三子者非其里人乎又登何科邪諸君子儻有事於斯言則熊子題名之意不殁矣

河中書院題名記

蒲州城東舊有岱山神祠頑夫常挾神以漁貨男女錯雜于路弗辨也同知慶陽呂君道夫出行見之曰是尚為有岱神哉夫岱東嶽也蒲西河也非其主豈神故雖瀆不能神乃謀諸知州石首工君用之改建河中書院選籍蒲生學于廠中

二君遂告諸晉大夫咸嘉許焉未汔歲而諸學生已[illegible]
可科第者数十人也二君曰宜先立題名石以作之遂使侯人
問記吕柟曰夫名不可以莫之題也有進士名則諸舉人懷
之有舉人名則諸學生懷之諸學生故民也至於有是二名
上以廣化下以善俗奚所不是人之生也孩孺不名則親戚
廢游業不名則四肢關仕宦不名則禄位傾昔夫子疾没世
之無名至其自任成名小在執御茲所題名豈啻執御哉雖
然學不究執御之旨名舉人辱舉人名進士辱進士又奚貴
於題茲名哉不然三年之間題茲名者幾千人如夫子以執
御名者無子夫焉則名者又何謂耶如得執御之名也雖不

題茲名又奚憂哉夫四時運斯名天百物生斯名地晝夜定
斯名日月動静常斯名川岳無實而有名者盜也小實而大
名者辛也暫實而久名者徼也徼以幸君子不處故一欲不
窒仁名隳一利不斷義名挫一長不具材名玷君子之于名
也未齒而始有没齒而終有蓋齊壽天地而並光日月此石
焉能題其名乎若乃生如春華没如秋草雖題名太行之上
也人亦弗之視矣而况或長惡不材處則蠹鄉出則病國則
茲石之名召詬速戾莫甚焉又豈不為予憂題茲名哉

重修南鄭縣儒學宮廟記

夫政有統紀由教者新教有規模尊師者隆師有胚胎育德
者切故君子不知幾不足與有行也不知本不足與有用也
聖人之道譬之庶人則宗祖也宜家祀而戸祝譬之帝王則
天地也宜南郊而北社然繁儀不若重言重言莫如體道體
道莫如信經昔漢高帝之王漢中也固常懷少牢之誠于夫
子想君臣之儀于綿蕞文景武昭光明之世大啓膠庠不閒
儒風海内康乂不愧于商周中間数傳戚畹秉政嬖倖據路
天下紛紛然亂則亦博士尚席不講學全錮為園蔬之故也
今天下一統建學薄于四海然時葺而歳新之則在有士之
良吏耳夫俗之隆汚賢才之多寡政之興廢咸决于是夫南
鄭固漢漢中地今漢中為陝西省郡南鄭則郡附郭邑郡邑

各一學而夫子廟尊經閣則共之盖
國初洪武八年知縣陳師錫之所創建成化九年按察副使
東明梁公觀之從置今地者也二學夾廟而離遝市廛固士
子所也惟歳月既久縣之修飭庠舎傾圮僅存厥基正德戊
巳之間四明介齋吕公和江東碩儒陝西憲副既駐節于關
西即行道于下車憫茲庠之尤廢以興復為巳任乃新尊經
閣乃新明倫堂乃齋乃號乃倉乃庫乃厨乃射乃及教官之
第煥然一新師生者依渢渢乎琴瑟之奏也芊芊乎菁莪之
茂也齊齊乎俎豆之列也蓋欲挽鄒魯之風不啻為文翁之
化縣有教諭淮陽陳君摶者舊知于予乃使鄒生鳳謂予曰

介齋先生之撫漢中也盈儲畜徧郡縣空囹圄生草萊戍西
鄉盜賊息練什伍賞罰信若乃買山以築城劾奸以庇民則
尤其表表者也涇野子曰此於介齋也何有夫道無無用之
體人有不學而能盡得其幾與本也易曰猶家之牙吉為學
為政皆宜若是審也故由政而言崇教所以舉政也由學而
言明理所以克己也介齋已見諸政諸生不可不從諸學不
然豈惟負介齋作養之意而孔孟之所以為吾徒者亦荒矣
則夫土木之傷民財版築之勞民力又何言哉諸生其念之
乎理是役者通判周君盛推官范君鼎知縣牛良判簿祁貴
而陳君及訓導翰則又其正教諸生者也

運城人攀留楊運判記

楊運判者蘭陽楊君彥夫士魁也初彥夫與予同年舉進士
有志行同年友皆重其為人既授戶部主事益肆力于政頗
陞正郎乃以他事累謫判河東運司君河東四年人皆以為
丞彥夫益修其職未幾又改判大名府河東人如失所依有
進士王一中者受知彥夫最深乃言運城人之意具狀托涇
野魏進士弘仁以問記狀曰彥夫之判運司也袪弊疏滯平
其偏頗若有便人之政皆請諸御史君行之御史君亦重彥
夫有舉措亦問規畫凡疑獄劇政處決不留若乃苞苴之絕
奸偽之華豪强之息彥夫尤致力焉又開五經館以延生徒
生徒種種成器多取科第丙子舉人十四人丁丑進士一人
皆其徒也方來者尚未艾然則攀留彥夫者豈獨運城民哉
若彥夫自所得者亦以多矣又何計官之崇卑乎是事在正
德丁卯之春予聞而記之

重修華州學宮文廟記

正德戊寅濮陽桑子汝公其來守華州每謁夫子廟曰廟舊
退登明倫堂曰學舍隘而且卑重非所以尊道而毓賢也已
卯之春裒有材木與土重修乃問于巡撫都御史鄭公陽巡
按御史張君欽皆曰可問司府亦曰可遂誕修正殿殿棟且
撓四柱皮其下不可瞻乃出二十金募棟即有獻棟者棟與

二十金棟延五尋圍二仞二廡戶牖樞斷而鏝彫四壁落塗
皆易材重丹至於戟門遂作欞星門謂其爽度也乃作名宦
祠在戟門之左南面其右作鄉賢祠亦南面祠皆三楹乃修
明倫堂堂廡如跂乃修講堂堂楹如岸乃修誠意諸齋齋題
如翼乃修泮池池水如淵乃作山字門窈乎若少華峰迹諸
其前也號舍不足足作者三十楹乃新射序豐中侯矢咸具
至於廚饌器用或缺或曰夫子之在也賢陋巷許長府舊貫
之言今茲之作豈其所好柟聞之敎夫子之道數仞其宮墻
亦宜不然三甍兩觀春秋所深惡也今天下承平日久倖喜
貸官喜諂士喜驕吏喜奸卒喜惰富商喜逋笞獨喜乾守令

者多迎厥喜弊由是滋聞桑子為政凡徵役徵税徵課徵布徵金皆令民刺名徵具以自投無羡分有羡分輙還之於是吏人收入無隙而私有人賞投金三分於庭中吏覗視之輙罷吏其僉一里之長老必選多材而有耻者嗚呼桑子予雖不詳他政據此可謂奉經秉道不逆夫子者矣宮廟之作豈其過乎如桑子無良政而興是土木若世俗吏則豈不及于夫子之怒乎且桑子夫子之鄉人也治春秋舉進士其於夫子之旨詳矣宜乎其不妄用民力若此也則夫世之緣是以射私而欺公者又豈非桑子之罪人乎是役也督工者訓道張繼宗相之者某官某人請記者訓導某人撰状者山東

參政張公潛為予詳之者生員郭從禮

華州疏水渠記

山東參政華人張子用昭狀予曰華城之北自五六里外地卑且洳西至沙隴北至渭干東北至華陰之蘆灘歴壹坡天鶩池將百餘里計田數萬頃然遭淋潦即為池沼不可種藝民患之華自有守以來莫肯與省濮陽桑子汝公莅華未一年循行郊原至是曰吾何忍斯土民之塗泥至是乎吾何惜數月之民力而不樹數千載之黍稷乎又曰是地有五患沙河漫掷子河滸太平河衝敖水駃撻頭河瀰不可涉天作淫雨五患滋騰民將魚鱉矧並田疇乃集民而告之曰一害不除百利不興害始除雖利終受易乃量地作渠計民受工民勤而渠成渠成而水落水落而田出渠四四渠率遠十餘里而石孟渠尤廣深於是諸河由其道千畝與其利斯華人百世之福也呂子曰柟聞之武功康子德涵言桑子為華也有道不拾遺之風比者華民及諸屬縣民貿遷來高陵者又多道桑子能黜吏奸吏至出入不敢與人偶語夫奸盜者良民之斧鉞也沮洳者良田之蟊螣也故奸盜猛如虎沮洳劇如豺豺虎交作殺民何算今桑子教民以禮讓而奸盜息養民以田疇而沮洳去謂桑子非華人之父母不可今天下多事而誅求愈急安得如桑子者徧布諸司乎如天有意于斯民

也使斯人之徒者秉鈞軸協參贊天下之喜可知矣嗣桑子而來守斯土者慎無棄厥功

李氏家廟記

欽州太守李白夫使其子得與得友獻書于予曰璧廣西武緣人要荒之俗崇淫鬼忽事祖禰璧嘗謀諸兄璀建祠堂焉有廟有垣有廊有阼階有西階有隙有厨有庫廟中有龕藏先世神主吉蠲之儀俱從故典重懼後人之渝泯茲追遠之志謁記登石用垂不磨呂柟曰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官師一廟說禮者曰七廟者祀七世也若官師止祀一世不得祭其祖宋程氏禮冬至祭始祖朱子曰焉

則不敢故家禮祀止四世古三代諸侯多出于天子其始祖天子祀之矣故諸侯五廟大夫多出于諸侯其高祖諸侯祀之矣故大夫三廟適士官師多出于大夫其曾祖大夫祀之矣故適士官師二廟一廟自漢以來郡縣天下諸侯非繼禰之宗大夫有百世之胤諸侯而棄始祖大夫而棄高祖適士而棄曾祖官師而棄祖則庶人例當棄其父矣夫自天子至庶人分有貴賤而祖無親疎之異禮有隆殺而孝無彼此之殊竊議天子七世七廟大上也公侯卿相一廟五禰祀五世大夫一廟三禰祀五世郎吏一廟二禰祀五世庶人宗子祀五世于寢似亦義起之禮也如家禮之說援古則似僭通衆

則尊卑混淆故程子禮則近經今天下閭閻庶民多畫神主于軸其譜牒可考之家雖十世祖皆祀之矣未聞有禁也故程氏禮本人情通上下可以發孝可以殫仁可以洞幽可以昭明可以酌古可以準今于孝子順孫之義其庶幾乎雖然此文也如諸侯大夫能治其國家雖豚肩不掩豆其祖固享之如其廢政防賢病國虐民雖八佾雍徹其祖亦怨恫也白夫孝親友兄弟極其純篤自筮仕以来直躬率士有古胡瑗之風鄉人自蜀来者言劍州民戴太守如父毋路遺馬策人不敢拾然此猶白夫之細耳白夫志遡伊洛而道存明誠固已玄格其先人矣詎止作此廟哉雖古之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今之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後者亦鮮矣白夫斯舉盍將起數代之廢變百粤之俗李氏子孫其善繼之哉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門人徐紳編刻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門人吳達編刻

記

高陵后土宮記

高陵距河門東北有祠焉土人因其像曰孃孃廟成化初提學副使伍公福甯其殿曰后土宮弘治中知縣朱璜時社人建獻殿焉記其梁曰坤柔宮稱自先世以來生長神之境毫髪以上皆神所賜然求其名不得其義盖如土人之稱意雖親近于褻如大夫學士之稱意雖尊近于僭褻則不恭僭則

難格社人何以事神考古經據今典此其方社之廟乎夫社能出百穀養庶民社陰也有母道土人之稱或因是而生也然不可忘其故社土也實地類大夫學士之稱或因是而廣也然不可無其方昔者魯大夫季孫意如旅泰山孔子譏其非分庶人而祭地祇其制何居若如土人稱謂昔擲髪坐水鞭龍騰仙者說則又惑衆誣民莫甚焉其背經遠矣故謂祠爲方社之神故曰高陵后土宮云我

太祖高皇帝制天下鄉飲酒禮府州縣官行之學宮社飲酒禮里人百家行之社祭之宮故今東街社人春祭神以三月十八日即古祈穀之意其遇雨而賀即古秋報之意其他過旱而雩遇災而禳遇疾病而禱遇無子孫而乞遇元霄獻燈皆于神所然惟祈報之禮既畢社人序齒燕飲猶存初制而神爲方社審矣夫神既主一方生民之命是默替地天之泰陰暢山川之鬱光毓品彙之生保茲元元申眷窮獨使君子獲福足勸爲善小人獲禍足懲爲惡一方人衆戴神眞如慈毋畏神眞如鳴雷矣是廟也北垣枕古官道闊十二丈有八尺南垣亦臨官道闊十丈自北而南延垣四十二丈有五尺正殿五楹南面後寢三楹湫池在其中甃甓埜泉療疾者率取水焉獻殿三楹在正殿之前中虛四達其南鐵鑄醮盆高方丈鐵香鼎高四尺在殿內鏞在盆東北小鐘在後寢內

東順盆南五尋爲露臺之南大門三楹廡在獻殿左右皆三楹殿東迤北有道院焉司香火者居之殿西以北有屋三楹盖古集場坊所改建者也社中士人多讀書其中捫舉人時亦嘗居以授徒焉因名曰雲槐精舍夫柟既論記如右已矣以俟正于後之君子乃復爲詩二章使春秋有事祈報者歌頌焉

首山記

首山者大參王公拱之之別號也拱之襄城人首山在襄城南三百里其西爲具茨又其西爲紫雲又其西北爲嵩高爲少室爲大行西華群山萃萃感胎於此故首山云山陰舊築

别墅南面墅皆名木奇卉蘙蔽蓊蔚蒨懍冬亦蓊鬱至三摠幔
庭門擢五柳幽窈奥辭恍若洞天其東南則王氏佳城密邇
乾明寺松檜森蠹陰接别墅汝在别墅之北適别墅則濟汝
汝北有頳頴至褒城曰渚河渚河與汜㪺而行東流見蓁芥
也亦與汝汜渚河襟帶首山拱之當其隱而未仕也日遊茲
山南望桐栢西瞻具茨北眺嵩少以周覽汝頳汜溫於是吊
七聖之迷問洗耳之故訪漢宋之遺傲莊列之冬錫考叔之
類闢繆彤之户思子產甯越之烈乃辭首山渡濩而涉易北
至于恒山棲栖鳳闕之下啓青鎖駁黄麻封邑褒巖廊之後
稱忠直焉拱之曰恒山雖榮不若首陽樂已而西往三千里

至于大華遂遍遊終南惇物崆峒賀蘭及黄河水灌㸔棠樹
騰涇渭灃汝漆沮以膏黍田甸宣之際雖困于虜寇而不怨
西周之地稱清惠焉拱之曰大華雖高不如首山逸涇野子
曰我知拱之矣蓋欲自茲首山遵淮而東渡汝濟超徐兖登
太山而觀滄海拭日月之垢職螭龍之窟斯歸休乎首山耳
果若是則斯首山也真可以首天下山矣

西溪草堂記

西溪草堂東谷張子用昭之别墅也以在華城西南七里南
面曰西溪中構棟屋三楹丹牖而黝闌扁曰西溪草堂西涯
相公之小篆也翼其堂而列有二菴焉弄月菴在西序東面吟
風菴在東序西面皆三楹庭除碧竹二塢葉繁蒨而森森予
甚愛之東谷子猶以爲肅竹也仰止堂在竹塢之前亦南面
三楹東接民屋數家鷄犬蕭然村落幽曠益資西溪之雅自
仰止堂而南蹤石趨沙將三十步有乘丘焉兩人挾而後能
登之松風亭在其上松大盈抱葉蒙密陰遠覓畝其下有觀
音堂東谷子曰吾將借名焉耳乃酌酒勞予跋涉之苦曰君
可醉此松下予三爵皆舉白遂醺然南出民間場循場而東
下雀行稻塍百餘步至於水磨水自少華攢乘堰而來磨屋
迎之過磨屋瀑布縣下聲如夏雷北行迤邐至民家門東折
而逝環草堂後周西溪之稻皆此水也水涯甃揤縈紆與石

錯植徑不方足於是背草堂北渡荇溪橋過株桑而東䏻臨
觀鳳泉之出泉東數尋有冢丘上祠水神松檜翁鬱蓋泉脉
之所自也東谷子曰予欲築亭于泉上曰觀泉可乎予曰此
泉有瀸有濫有氿有沃有滎有㵎其自此觀山也或龍或英
或伾或岑或嶠或扈或嶧或嶧盡在目中夫山親而益真泉
邇而益詳山泉相映張氏養聖功者其在此乎請更之曰蒙
亭蒙亭北皆陸地宜黍宜麥宜糜宜芑直達社基社基者唐
杜子美遊春故地也去蒙亭殆三二里其地益高爽雖好看
山然遠而不切不若蒙亭直入其室也東谷子曰歆湖子來
西溪云草堂南面恐對山勢不過改令北面予曰不然初東

谷子學欲登太山奚懼對此少華乎且背山開門又何須用此西谿哉于是東谷子然予言故記作南面

鮮州重修文廟學宮記

鮮州夫子廟曁學宮久圮京人朱君璟知鮮州先事重修正殿攸宄琉璃甃石爲欄干環月臺又于明倫堂後購地欲作講堂鐉室而明德至善知止三齋以及倉庫亦皆一新學正洛南張思誠遣學生呂鳴鳳譚謙來涇野問記記曰先王立學擇民秀才學于其中學成而用爲公卿大夫士以治民之頑愚使各得其所恐其無所儀式刑也乃左立先師孔子廟以象之使學者象孔子言象孔子行象孔子以爲政而後天

下可得而平也孔子成春秋譏雉門兩觀之作而刺御廩災之不修故識治君子率篤意宮廟焉夫周室末文盛而質微故君子率言夏殷之禮而思從先進我

太祖高皇帝重傷民命

勅諭碑榜惟先德行後六藝然猶有隋唐後之弊焉何者志弱而自貶一病也望高而力不繼二病也見善而生懵三病也過卑污而樂與之同遊四病也或怵于利害不恩已身之大而棄歲月五病也五病不除雖僥倖一第以自肥與商賈奚異夫鮮堯舜之域而稷契皐陶之鄉邦也固非他地士風可比萬一有之豈惟負孔子之教

太祖之政哉舉之者朱君某相之者同知龐君爵朱字國信順天大興人狀稱其清謹慱雅龐字天錫咸寧人亦同志有爲者也

重修昭慧院記

昭慧院之建未詳時代在南陵城東三里俗以其在涇陽渭陽咸陽之北也又曰三陽寺然經歲既久垣圮瓦脫鼠穴佛股雀巢伽藍之耳正德庚辛間住僧滿懸率寺旁居民銀柰銀孟常陳景陽諸人各捐貲物召匠重修佛殿僧房次第攺新周垣百堵堅高倍昔工訖甃石矣乃介銀生世華以問記呂子曰往年捫嘗遊終南至草堂覩鳩摩羅什之塔見法華

經之栗矣然塔院蕭條羅什骨存而不知其栗也雖彌昆吾御宿之谿然今已爲王人者有矣況爾懸輩此役者哉懸曰登覺岸者不以興替渝念遊菩提者所知奉佛而已今茲衆生沉欲海而不悔挾忿坑而不濯投利穽而不恐墜名淵而不悟死酣壕而不醒鶩迷塗而不返落榮網而不飛甘此七難不登諸大可乎涇野子曰惟茲七難正坐佛徒夫佛西方之賢哲也幻妄人生贅疣有爲陰濁世界見病山河大地此其學雖非陰陽之正仁義之中然滅心以忘世絶塵以逃生揞相以如來則豈今日爲之徒者可捫其墻哉惟夫挾遠公之錫而三嶺不闚著達磨之衣而一歸未鮮誦白馬之經而

自詐叢生晝祇園而夜花市身比丘而心距術佛如有靈亦忘慈悲之心而加丘山之譴矣况吾孔氏之徒者哉於是滿照等謝曰微呂子之言吾輩止知築垣寃毀爲事佛矣自今敢不刻斯言于是歸而勒諸他山之石

重修天王寺記

正德庚辛間僧海潔亦足化緣重修天王寺成蓋祖正統間僧圓訌圓訃及成化間僧明宣之功而修之也諸附寺居人請記特有學者在傍曰昔賢毀淫祠諫迎佛骨表今諸寺遍天下陰耗民財潛愚人心使金碧輝煌而殿閣浪費佛如有靈亦不忍也記如作不亦傷吾道乎呂柟曰佛豈惡人哉爲其徒者之罪耳吾何以不言乎夫佛以寂滅治心雖非精一之中其視世之乾沒于利欲者遠矣佛以慈悲爲教雖非仁義之正其視世之殘賊相加妒嫉相形者遠矣但佛貪生而惡死儒有視死如歸之處佛以山河爲贅疣色相爲滯碍而吾儒所用力者正使山河安而色相順也乃其徒小不達其初遂至捐人倫別親戚或然指焚頂以爲玄施或興齋治醮以爲廣慶甚至妻妾風俗皆教化皆其徒之所爲佛如有靈實弗忍也吾可以不言乎于是海傑拜曰吾奉佛而不知所以學佛海傑有罪海傑有罪乃歸而召匠勒諸石

新建元城書院記

元城大名屬縣宋忠定公劉器之先生之故里也先生司馬温公之高弟子今其史傳語錄天下固已家傳人誦矣江西劉子遵教秉監以僉憲兵備于此謂大名乃先生首善之地而諸士子高山景行以爲天下先者尤其所切也于是盡毀闔郡淫祠建書院于府治之西曰元城書院本先生也居邑侯翟汝揚清者大名高士也來謂予曰近得鄉大夫書云元城書院落成久矣未有記託諸大史以示我大名諸士子於久遠云呂柟曰嗚呼至誠之道不行于天下者則以學者虛而不真仕者猾而鮮實耳學不真故俗弊仕不實故政偷俗弊故治日少政偷故亂日多先生初見温公問盡心行己之要温公曰其誠乎問行之何先曰自不妄語始先生力行七年而後成厥後爲正言爲司諫逢邪必劾不退不已遇惡即繩不攺不止遂爲章蔡諸奸所逐以煙嵐爲飲食虺蛇爲朋侶鴆劍爲朝夕瀕於死者屢矣而先生至斷醴酪婦女不御求爲元祐完人人見其八十而無疾也問之則曰惟一誠耳嗚呼先生之學或取達磨之禪或宥荊公之奸其爲誠也雖與孔子子思所論至誠少異然立朝敢言人畏爲殿虎遭安不渝人稱爲鐵漢至嶺外扶母而行雖神蛇者所至草木皆披靡遇先生而自退學不妄語而至於是亦可謂慥慥乎言行相顧之君子矣今天下學虛於口耳之末仕滑於奔競之

途去異代尤甚然則書院士子所當盡心行已者其有過於不妄語乎或曰此亦易事先生力行七年而後成者何曰此即夫子所謂訒言也充其極則仁也仁猶誠也夫言行無二道心口同一理自非上聖中心不能無妄自非下愚中心不能無不妄二者並根於中互誅於外則必交戰於前當其不妄之勝也雖欲妄自恥妄而不甘及其妄之勝也雖欲不妄自會妄而不舍此先生所謂掣肘者也如知其妄而禁之如縛龍如射虎不然妄其傷我矣如其不妄而從之如飲食如衣服不然不妄其棄我矣故妄者愚無妄者聖不妄者賢十七不妄者次賢十三不妄者次愚易曰不耕獲不菑畬斯其

道也諸士子學不妄語而至於未富之地則雖至誠之域亦可入又豈非先生之忠誠乎書院自城隍以西直達西城正堂七楹曰其後堂五楹曰某其後則忠定公閣高七尋正堂之前爲大門三楹東號十聯聯五間西號亦如之皆在堂左右院西隙地計畝四十社學射圃及倉庾皆在焉其前也有蓄魚池城外馮兒庄治地二十餘頃則日給書院士子者也提調則知府任公某主教事者推官曹君嘉分教者內黃教諭張時啓開州張潮張垣張淑嗚呼諸士子思劉子及諸君作養之心而遊業其中則必不負忠定公矣是役也始於正德己卯之夏終於辛巳之春云

重修清真觀記

曩弘治辛壬間予同友人讀書東郊后土宮與道人張道隆同舍異室居二年予治孔氏道隆治老氏道雖不相謀居久則情親癸亥本縣清真觀久圮觀在縣東南二十餘里吳村原上吳村社人狀縣曰清真古觀也不知創自何代然西魏文帝嘗遊過觀中觀中石槽圜方不及二尋槽水常盈以飲隨駕馬千餘匹不減升斗文帝異而問焉主觀對曰臣有飲馬珠在內水故不竭遂頓首獻珠焉文帝受之勅建此觀正殿五楹欀貫尾釘皆範銅爲之兩廡月臺甃之瓴甋屹然雄峙於渭河北岸原上仍給地若千以贍觀士乃今歲久荒頹

獨殿基田地槽井依然無恙乙遣祐玄觀道士一二住持此觀漸次修復於是縣遣道士黎道翠及道隆住居然未久道翠死而道隆身率其徒化緣鼎葺迄今二十餘年興築觀垣三百餘堵雜樹諸木無慮百株重整舊基仍修正殿得銅貫數根于敗礫之下冶轃鉄春窀成五楹楹皆六椽角春獸吻恍然蛟飛遂塑繪老子及諸神像于其中月臺門閣壯麗倍前南門直瞰涇渭合流其下殿之東南垣外乃作道院院北與殿基同一原也井濬原土二丈始與道院地平空橫三丈縱及三尋南爲洞門直達道院其北倚崖起搆樓厦三楹有廊春與原埒厦前除地猶餘一仞厦下中北鑿洞作房長幾

三尋廈內東一洞西一洞寒冬居之單衣[illegible]汗[illegible]祈暑如
在氷室出洞門東西皆有廈屋二楹以居徒衆其南客廳之
東爲角門巷行而南乃前門也前門雖臨涇渭不及殿臺上
觀之寥寥乎猶豁眸也往歲嘗送予友康修撰德涵於此徘
徊登眺曲洞層丘一一賞識是日天晴南山一帶翠繞如屏
而涇渭滢映滔滔東逝乃勃然興懷欲漁樵於此與道隆猶
譜練郊日也今年殿閣神像粧彩已訖道隆及其道友郭雲
谷來問記予嘆曰道隆其有材力者哉使其初治吾孔氏中
庸之學其所造必滋可觀也夫道隆衣不帛食不肉奔走不
休息竭力此觀以爲尊奉老子然也不知老子之心果欲如

此乎哉嘗讀五千言矣不曰守谿則曰守黑不曰玄牝則曰
嬰兒雖與吾孔氏仁義之旨不同然其清靜無爲則亦至矣
斯觀之修不幾於有爲乎於是道隆惕然悟曰呂子命我矣

兵部武選淸吏司題名記

夫武選者知銓注武人對文選設也題名記者題諸郎中員
外主事名而記之也舊記事詳而名畧茲陳德英諸大夫悉
索洪武來選簿而申諸石請栁記之也是故以終官係歷任
以歷任係發科以發科係籍以籍係字以字係名氏而屬之
司三官于以考勳而詢姦訊仁而摘暴稽廉而虎貪明明而
恥幽進壯而退劣崇實而卑諂貴嚴而賤踈兵有七程題名
近之夫自文武道分文以知化武以知衛皆於民焉食之其
選不可不慎也今天下都司二十一留守司一衛四百九十
一守禦屯田群牧所三百十一番夷都司衛所四百七而儀
衛宣慰招討宣撫安撫長官司不計則其爲兵不啻萬億爲
官不啻百千食乎民力者不啻盡矣咸於斯司焉宰分名可
不題乎故今制統軍以三爵伍府聯軍以九職（謂總兵參將遊擊守備協守備倭提督等）榮官以十有二勳（柱國至武騎尉）秩官以二十有四階（榮祿大夫至忠武校尉）咸於斯司焉銓達名可苟題乎故內以衛
宮闕外以障邊鄙中以宅生靈故雖上有部尚書左右侍郎
卿三人然皆提綱而挈領不及斯司之精專下有職方武庫

車駕三大夫司然皆析務而承緒不及斯司之體要名可易
題乎故
今法以六黃正親供（正續內貼外貼大小）以伍實叅誥勑（歸附征克陞轉衛所流襲）以伍除徵選簿（陞調傳特）復以六地叙功次（北虜女直西番苗蠻內地反賊）以九
誅慎軍機（殺降失機陷城逃敵激叛等）以四義銜流官（都指揮僉事以上及義男女婿襲者）（及華授者）以七咎斷世襲（典刑敗倫不孝失機劫盜退伸人文不至襲）以八戍懲專縱（擅發不策應調縱擄掠等）以七罷戒不恪（緩報稽需遺期欺役私賣器馬等）以加陞課部
卒以遞降練什伍以附過御還職以三試定武舉以考選比
試併銓達材而程力故斯司郎中二文選員郎一文選主事
五文選而其遷之也內或列卿佐外或雄藩而鉅鎮亦與文

選畧等名豈徒題乎夫功莫大於安社稷嚴莫大於存綱紀智莫大於止傳陛勇莫過於黜貪猾信莫大於守律令愛莫大於登才賢廉莫大於清交游此非其實耶夫實盛則名雖勿題而常存實之不足雖好名者莫能保旬日美也國家百五十年來郎中由范子敬員外郎由李本主事由孟禮不啻千人如得其實者必其人名位勳德顯如日月至今人猶誦慕之則其字亦尊籍亦光科亦榮歷官亦重也使其無實固有如今日待查選簿而後知名者矣如其待查選簿而後知名也又奚能知其字與籍與科歷官哉於時德英及路君敬夫及吾年友李君宣之及蔣君汝潔汪君汝絜王君

子中皆曰斯往也敢使他日待查選簿而後知名以辱吾子言而愧斯石乎柟曰石選簿又何難焉於是諸大夫咸曰茲知所以先石選簿矣

河南太守吳君防洛記

洛出商州冢嶺山冬夏人可涉至盧氏東澗南入猶小也至永寧玄扈西入溪北入崤穀東入乃漫大矣至宜陽昌谷南入其西宜入又其西汪洋入其東刀轘入又其東大宋川入乃滋大矣至洛陽瀍穀城水也澗白石水也皆以次入於是洛始大雖不能比比洪河凡豫州水皆莫能及也若附以雷雨霖潦而鳳翼魚脊燕峴唐陽鉄嶺諸山水皆下於洛洛於是淋漫北浸河南城於是沒及風雨壇於是沒及演武教場於是沒及城外民垣廬前守者皆莫之省也今太守吳君廷瓘曰瓘方欲利我河南乃且害不能祛何居且夫壇神所也場武地也神不能事奚其治人武不能揚奚其振文吾父母河南者何居於是選轄屬縣而告之曰某石於川某木於山某土於丘某倉於竹某鉄於鑪既乃輯吏而告之曰某作永寧役某作宜陽役某作鞏役某作澠池諸邑役乃作於洛穀之時辛巳之冬壬午之春也乃先鑿渠于洛陰以移洛乃築比延防亘五里防成而洛由地中行嗟乎柟適會廷瓘意添乎其憫窮也志宥乎其惕患也言論風望萃萃乎其棘職也

洛宜乎其獲防哉夫河南省以開封為首郡至其名省乃不以開封而以河南則此河南雖郡猶省也洛不防殃及河南矣則此防洛豈直一郡之烈哉夫天下之水莫大於河而郡適當其南天下之地莫中於洛而附郡縣適際其北則此防洛豈直一省之烈哉夫河羲畫之所由興也龍馬出焉夫洛禹範之所由傳也奭旦諸誥之所由作也神龜出焉風雨陰陽折衷焉則此防洛豈直一時之烈哉於戲予於是知廷瓘思弼河圖之政思宣洛書之化思繼周誥之教矣是時貳守桑君汝公以侍御潘君景哲狀來則汝公協心之忠景哲樂善之義亦皆可勿朽也廷瓘休寧人予戊辰同年進士汝公

名某濮陽人甲戌進士景哲洛人辛未進士

重修大興縣治記

武功人張邦獻舜舉為大興二年庶政積舉百廢就理慨縣宇之久頹思重修焉乃問於順天尹萬公仕鳴丞王公伯圻皆曰可又問於巡按御史亦曰可既乃上請于
帝帝曰輦轂邑廢且如此乃使工部給沒官材屋六十間則正德時幸僧法王方大也邦獻乃作縣堂三楹南面左移一楹為幕廳右移一楹為庫其北作退省堂五楹前有穿堂三楹直達縣堂北摘縣堂前東西廊皆十有四楹為六吏之房房各二楹戶又有粮科兵有馬政科又及刑工皆有南北科

各二楹故通承發架閣凡二十有八楹也儀門三楹左移達于承發右移達于架閣先門三楹有鴈墻犴狴在先門之內儀門之外當西序之西東面倉在穿堂東西各三楹氣樓完其前也皆有巷塗左自幕廳之東而門焉右自庫墻之西而門焉縣官居第皆在退省之後既落成邦獻以書問記予嘆曰壯哉斯縣之規乎遠哉邦獻之志乎夫斯縣古薊縣也至遼而為析津府至金與元則名大興亦或為府
國朝永樂初建都北平則為京縣凡天下縣千有一百二十七莫能先也故斯縣官又加天下縣官一品是宜勿陋往嘗報拜邦獻馬至先門簷甍離離欲須踟躕而後敢入既升堂殘礫零甓丘積二堺周垣鍛壁皆顚猧棗廇梲攘漏痕如雲兩廊甃斷如垂絲吏僦民屋以居當刀筆詔而後入庖在後堂西墉下一土壢不能容賓焉予問其故邦獻曰斯縣自始建以來守者視以逆旅未嘗葺補至正德年滋甚權姦接踵誅求百出閭閻無駐足縣官[illegible]奉命月十三日作衙東門有玄明之宮西山有賽千景之寺珠玉裝綴金碧交錯費踰千萬雖非盡出斯縣然為斯縣者亦難矣奚其不弊故舜舉撫大興二年而後能用其力也嗟乎令作斯縣雖取材工官則固昔者細民物也夫民令而後得酬之矣嗟乎治亂相尋公私默運富姦無終據私家不常有權寵者可以戒侵漁有

民社者可以怵豪幸矣又曰此酬乎民者特一木石耳若往年盡發沒官金以代一二年軍需而為積疲之民酬亦當親見其禮樂之興又自斯縣始矣役始嘉靖元年秋八月終二年春三月

朱御史脩復宋相文正公司馬先生碑祠記

御史朱君士光巡鹽河東至則先適夏縣鳴條岡之涑水鄉謁溫公墓及其世家拜於祠下祠二一祀公之父待制池暨公一祀公之子右正言康祠皆裡隘而餘慶禪院又前障之士光弗是也乃遵詔例命夏縣榮令察鼎建其祠為一宇正堂三楹撤二舊祠附以材作兩廡廡皆三楹廡南作應門將

毀禪院既而曰司馬氏之後既西遷叙南遷山陰矣存此循可以爲墳守則止斷佛殿之北楠用廠門除又闢路于院東墉之外而達循爲先門也門外有坊表曰崇賢誠一堂在崇賢之西三楹其前也亦有坊表曰仰德於是坐待制于祠中南面坐公之兄大中大夫旦于左西面坐公于右東面坐正言于大中之後邇突坐公之猶孫兵部侍郎朴於公之後邇輿父子祖孫萃有一廟弗相戾也士光又曰墳故有清忠粹德碑哲宗篆也而命蘇學士軾爲文紹聖崇寧間姦人章惇蔡卞輩裂其碑瘞諸深土額趺雖存巋然中莽君乃命觧州判官牟景孝訪石於絳之稷山獲奇砥焉紫潤堅鏗礱且成

長溢二丈厚二尺有五寸濶三其厚七寸百牛所難移也況自稷達夏二百餘里復阻以汾涑迄冬深禾刈塗凍河毅農隙客筏亭積又河橋梁乃濟遂摹舊篆于額重勒蘇子文以竪于原趺之上脩爲元佑三年之所建也仍作亭以居之亭四柱柱高三丈有二尺四面皆有横桴而洞虛玄達視司馬柱之碑棲亦無孫焉功始去年秋七月凡五月而告成其財取諸運司之羡於戲蘇子有言公之道信華夷動天地者至誠惟一而已夫感天人者効也存誠一者本也然其致用之德尤有可述者公嘗論治心之要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公盖庶幾蹈之公惟仁也視百姓如一體是故新法病民即辭

樞密義勇遺害即孔宰相救災節用即倡廷條甚至身疏食少而以死生委命病革夢語而於朝廷未忘四患未除而嘆死不瞑目公惟明也不受名山度諒拃之難制議耕窩對計河東之省輸論辯新法雖惠卿亦阻料覆呈氏雖安石不知忘綏遼夏必趙滋高宜之請戮公惟武也見義如嗜欲好善如飲食是故濮王之議不避帝親宗儲之建不懼帝諱充媛夏竦癸乞言葬諡之論不畏帝寵又力罷曹佾之使相黜任守忠之交措効王廣淵劉居簡之私結寄沓是故誠一暢發天人協應冝士光脩復碑祠之移曰民懷懿德雖勞不怨吏重風教雖費不奢云且公之初薨也天下畫像以祀哲宗命

治墳壙發陝觧蒲華之卒計工萬有八千九百三十三至選尚方百工爲葬具咸淳間且令天下從祀孔子廟廷君是其盛也然自惇卞欲毀其冢而墓祠實廢元大德間張式始祠於夏學之左元佑間李榮祖始作塑像至於上𤣥祠斯備矣宋碑既仆至金皇統間王廷直謁墓見銀杏生龜趺之側蟉枝蟠屈周蔭交覆如幄如蓋廷直乃緣杏索碑得諸趺下因裂四分幷其額趺共成六石而選碑翻刻彼則未能其在今兹之舉也夫士光名寔昌江西髙安人正德戊辰進士素志温公之爲人也

大科書院記

大科書院者甘泉湛先生與其徒講道之地也西樵在廣東會城西南百二十里南海之間村山方四十餘里凡七十有二峯大科乃其第一高峯也正德間權姦踵橫忠良率遁匿山谷不出先是南海方子叔賢解綬吏部投隱西樵營官山入翳門關於小科峯西北石泉洞之前搆紫雲書樓以居右傍紫雲峯觀翠巖伏虎石而左以寶鴨池石排村爲依方子以爲得西樵之勝遂號西樵云丁丑之歲甘泉先生守史官以母夫人憂去免憂乃自增城三百里外携家來亦隱西樵山中陟相原隰得斯大科以爲此西樵之本山也可以屋處方子曰留此峯久矣以待甘泉子耳陳謨曰西樵東峙而西

北面故山勢東自鷄冠頂玉泉巖雲谷洞而來東北自江浦巡司歷黃旗崗望夫石碧雲村而來東南自鬧頭歷聚仙臺紫姑峯龍爪村而來其脉皆結于大科故大科在小科之南群峯之中獨崇廣焉大科之下爲煙霞洞西面在仙掌巖之北先生所注二禮處也巖東爲煙霞後洞門東北開其前也爲仰止亭蓋主仰大科峯而設自此亦可以登大科云煙霞洞之奧作崇經樓又其前作茹芝堂又其前作正義堂又其前作樂閣閣下爲門皆西北面門外明石矗立如雙扉拱開又曰石門大鼓石在茹芝之左又其左至于望沙臺皆崒嵂奇峯也金鍾石在石門之右北與鷓鴣嶺諸峯並峙大鼓石

者山人以聲名也金鍾石者山人以形名也古者學設[illegible]以考業斯二石其天設乎已庚之間四方學者雲集難容諸生乃共作凝道堂三楹於石門之下亦西北面左右翼皆有業館曰寅賓亦如堂面其南作進修齋北面齋翼皆業館亦皆北面其北作敬義齋館以對進修齋制亦如之又作業館二於其前東南面以與賓館上對乃作禮門于二館之中甬曰大科書院自門而前越長嶺經雲路村又前過橫嶺乃東適鴨頭西適大涸之通衢也於是撫巡諸公命有司建大史第之石坊於禮門之前其西有池曰月池池外有田田外爲煙霞洞門蓋坊非先生之志而又以煙霞表其先門也洞門

之西有錦巖庵其北有泉自鷓鴣峯來經月池之前西穿洞門而出以合巖背村南來之泉下逕錦叢林中爲水簾懸下四時如一於是龍泉北經石子田村而來雪虹泉南自雲端村陽而來皆先後入水簾之下會爲瀑布於廣老坪注于石澗西樵之靈脉皆萃是矣石澗之北有樂苑庄先生常偕門人刈禾處也觀音巖在石澗之西上下嶢巘人不能到其麓有保鎮寺而石澗則直出數百丈瀉下經觀音巖之右衝擊響震注寺後繞寺前北會于風門凹之前又北流三里遠於急水亦大科前之一奇觀也其雙泉發大科之前麓折而西北行歷寶鴨池瀑布而下又西繞雙魚[illegible]而北諸小泉皆歸

之又北穿石橋抵石泉又北東會于觀翠巖泉爲湖直達石
泉洞則先生與方子日沿流而東往來之境也雖合泉北會[illegible]
流過無底井繞石筍注于猪坑達于江大科之後麓有三泉
焉一發南麓瀑布而下經雲谷洞陰而東一發五指石東經
雲谷洞陽而東一發北麓至雲谷之北會二泉於大坑東過
石筌至玉泉巖爲水簾而下東入于江玉泉巖寬朗曠夷先
生常至此以望增城者也湛子講學巖在九龍洞龍爪村東
南紫姑峯西北與通天岩桂笏臺九龍巖萬竹臺相聯植一
泉西自冲天鳳繞寶峯寺而東經九龍洞而南皆環流講學
巖外徑七星巖而洞在丹崖千仞之中盖爲西樵最幽之處

其程鄉縣人監生陳洪顯置學田二十有八畝則在山下一
日請記吕柟曰嗟乎自宋程張二氏發揮孔孟論仁之旨其
後教者罔或知授學者靡或肯求故斯學鮮矣甘泉先生之
在大科豈獨與其徒優遊山水以避世哉近嘗讀其大科規
訓自諸生服食動靜之微性命舉業之通童僕薪水之細莫
非擇仁以陶鎔學者若能守之雖頑如石可柔懦如帚可强
昏脉如醉蒙可醒躁妄如猿猱可定殘忍如豺虎可慈柟昔
爲先生禮闈所取士每謁先生聞言斯懌覿容斯肅退未嘗
不矯揉鈍質也今大科之士親受規訓其所得必有多於我
者宜先生往年被徵而大科士六七人輕萬里之遠易半年
之程蔑科舉之利從先生而北來也諸君今次第且還[illegible]
其常如先生之在大科乎幸勿止以山水之佳空自適

唐氏種松記

璦山唐子平侯弘治中以戶部主事引疾養母正德間母終
既合葬於父封君榕菴先生之新兆矣乃聚族人謀於宗子
世傑曰胄家本興安人也自宋淳祐間始祖景聲爲璦州太
守及其璦山縣尉宗立占籍璦郡以肇開文亭山之祖塋今
幾三百年矣族衆難聯墓久盡荒盍重修乎唐人咸以爲然
乃築垣塋域百堵咸與其外種松五百餘株買田其旁招佃
六家居之墓左使司灌培而護墳墓今年平侯既陞僉憲行

且以是告焉吕柟曰嗟乎唐子之築垣而種松也於其族有
七教焉唐氏之族且千人也往皆各私其親塋或不復知有
文亭山也今則歲特節序咸先奔趨脩奉是教之敦本也自
太守縣尉戶録教諭遯山居士諸祖以至御史同知之輩墓
以百計平侯固以加石增土重封倍前今則樵牧難至不復
往日之荒穢是教之哀死也世有名人故墓多碑碣森如林
立計坐七十有餘歲久趺蓬額傾文字殘缺平侯固已更顯
攻堅今則剝擊難侵銘表無恙是教之訓生也往者族人附
葬率溺風水多入祖塋干犯穴壙殘礙骨肉弘治初封君封
羊盟侯定立質劑不得再附斯盟也今可百世不磨生死咸

安是敎之尊祖也平侯嘗曰凿以孝思明以綏族莫大於[illegible]
遂築族醵錢以定祭本若士之廩者則出初月之米貢者出
贐之三十一科者出贐之二十一官者出祿之十一以續其
本歲貸其本於一人取其子錢以供祭品而修祭儀有事皆
統以宗子之名每三月一日松栢改色蒼翠鬱然數里唐氏
子孫士女隨宗子謁祭其中是敎之敬宗也初縣尉之修文
亭山也護垣亭券臺墓道秩然咸備無置守佃數十家居
多閃村中世遠陵替封君鍵嘗訟復其半不至若今茲之盛
且光也是敎之述事也封君且沒猶以未種松爲恨至平侯
克承其意猶封君思太守之雙榕而取以自號者也是敎之

繼志也是故敦本則末茂哀死則生者昌訓生則死者安尊
祖則後昆裕敬宗則統緒不亂述事則業隆繼志則家人和
穆詩云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其封君父子之意乎又曰
唐氏子孫而知茲松之難乎夫斯松也非爾蒼瓦鴈峯之所
能有也蓋皆渡江涉水采諸丹崖臨高之山包以蒲茅載以
舟船行三四日程而後至甚難初種之日幾過千本生而存
者止得其半甚難凡此皆封君百歲生平之志平侯隱居十
八年之樂佃人六家者日夜壅灌之力也甚難嗚呼唐氏子
孫既知七敎又知三難則必不見松而思爲薪入蔭而徙爲
憩息之所矣豈惟可明平侯治家之政於千載有能因是而
得敎天下傳後世之道者亦在乎志也

全終堂記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南山周公公瑞弘治末年養疾山間正
德戊寅七十有四考終于家
武宗毅皇帝勅禮部致祭遣工部具葬費而江西參議陳君
揮奉命定來庚辰正月七日其子中府經歷讓等妥厝於州
東太鄉六都逸山後依崇岡兩山夾峙修江襟帶其前於是
遵制爲域周垣百堵建亭其中祇奉
皇言乃作堂三楹春秋奠祀在亭之南其左則神道碑少傅
大學士遂菴楊公所譔者也君子謂公歷官中外清白一致

卒亦　殊恩光前蔭後遂名其堂全終而衛經以記來問柟
曰嗟呼終之難全也昔曾子啓手足以示全著戰兢也子張
呼申祥以告終幸庶幾也然地有仕隱則身有行藏要其爲
終皆不可苟也夫公自筮仕以來細者勿論其所遭之事最
難終者有六歷官兵部清戎內外得卒八萬皆可飲怨而速
禍難終也然寸獻茂著而余馬二公相繼稱奬凡有章奏且
與參謀其在浙江杭州之滯獄千人嘉湖之餓殍萬計武康
德清安吉之盜賊及郡縣杭嘉湖之圩岸崩塌殃遍畝畝難
終也然或訊好而釋冤或羅富而勸分或懸金以傳魁或召
[illegible]而潛滋無形卒濟者也布政河南出納之羨至四十七萬

有苛雖至潔者難終也然皆悉登之籍無或少私焉弘治戊
午乃陞右副都御史巡撫甘州初
太宗皇帝封元後脫脫爲哈密忠順王傳至天順間國王死
無子母監國有土魯番者襲奪其勅印其部落奔居苦峪至
孝宗皇帝嘗遣大臣經畧之亦無功未幾哈密擁衆立陝巴
復被虜去承其後者難終也公至即修武備建議絕貢放其
使臣於瘴鄉於是土魯番畏服送陝巴及勅印於甘州公復
奏冊封陝巴并賜荅土魯番之禮又奏以奄克孛剌從女爲
巴妻於是諸部悅服遣使入貢
上齎賜金幣以彰殊績及其調內巡撫陝西也達賊小王子

擁衆十餘萬入河套侵薄延寧
朝廷遣尊官統京兵二萬五千出至延綏饋餉仰給于陝然
皆坐食不戰恭順侯吳某者提兵防河間賊勢猖大亦移疾
還省虜遂猝入鎮原掠征川當其處者難終也公既轉輸延
綏劾罷吳侯而又以土兵千二百人襲走萬虜虜侵固原固
原先備虜侵平凉平凉先城虜遂殺謀者而去而公所獲賊
級以百計人畜以千計器物以萬計也薊州草場地數千頃
內監京營民產相雜自成化中互爭文武大臣科道數勘不
定
孝宗皇帝知公才望調改巡撫然權貴齟齬難終也公至請
官會勘船臨量度取景泰中案草判之明乎奪正疆界不少
遷就疏入而
上覽至日昃曰草場自此無訟矣況公所遭之人其最難終
者又有三在
憲廟時寵宦汪直梁方李孜省皆欲援公爲助公委曲辭解
而稱謂亦不失正比直方孜省既敗他人多貶斥而公獨不
汚以終在
孝廟時陝西鎮守太監劉琅懼公來陝巡撫寓書中貴以沮
之然公之才望見知　君相中貴不能移也乃又調鄖於
他鎮而公更見重於鄖以終在

武廟時劉瑾肆威毒害縉紳雖以他事詿誤公罰米數百而
公竟無可泚咎以終此三者尤人所難能也然則扁全終堂
者之君子其亦深知公乎蓋公生應祖夢諱曰李麟少治毛
詩及春秋精思勤誦夜或不寐鄉桀爲之龍碾既籍郡庠提
學接擒選入白鹿書院益諳理性中遭家變躬事薪水膳價
過例拒而不受事覺獨免及其鄉舉之年江漲迴洄遂爲寧
識若夫順以事可安孝以事梅月友以誨公儀慈以訓諸子
若出天性然則公之全終也亦其善始者乎周氏子孫其知
所以世守其風哉

重修洙泗講壇記

洙泗講壇在孔林東一里乃夫子與其徒三千講道之地也自夫子歿子貢輩築場之後人罕事孔林此地鞠爲茂草二千餘年至元戊寅宣尉東野潛偕孔溉嘗修復焉

明興猶新正德中盜火其門殿廡亦敝嘉靖改元巡按山東李御史獻暨吾副使山東孟僉議洋乃重修而增治之未落成呂參政經繼完其事使使問記修撰高陵呂柟曰嗟乎昔夫子眡不及時食不及日與其徒栖栖皇皇思以救天下数萬世者此地正其本根乃後之人忽不知事雖廣建臺石鑿植宰木豈夫子所歆乎或曰夫子之道固難格於後世周以來稱盛時者非漢魏隋唐宋元邪斯其代不盡講而見用者

則爲蕭曹房杜不見用而能講者則爲董王程朱且講且用而行其私則爲禹雄林甫安石曰嗟呼是謂講者未必用用者未必講且講且用者未必於夫子之道盡也且夫子之道何道也伏羲之卦爻炎帝之耒耜軒轅氏之衣裳堯之中舜禹之精一者也可以生人可以秀人可以阜人可以壽人是故能反回之信能屈賜之敏能怯由之勇能實師之莊斯道之講於學者也取時于夏取輅于殷取冕于周取韶于虞斯道之講於政者也子思子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其實乎後世見用於時者或後立而先權是故道廢于權矣能講于下者或後權而先立是故道細於立矣且講且用而爲之害者既非其學猶難適道故權立俱喪矣今夫夫子之道猶大路也塗亦可通巷亦可通有能爲方駕之軌者亦可通夫子之道猶大海也罌亦可取瓶亦可取有能爲萬石之瓠者亦可取是故以容教子桑則可以容教子張則不可以言教子騫則可以言教子我則不可何者主靜非不善也施於陸氏之門益其禪也務博非不善也施於王氏之門豈其詐也故夫子所講之道鮮矣故佛氏或得而議我也故老氏或得而笑我也故治日常少亂日常多也然則洙泗講壇之修將斯道可由是而明乎將夫子之靈其眞在於斯乎

重修東鹿縣護城堤記

東鹿保定隸邑也滹沱河自鴈門來經靈壽平山晉州深州於直沽入海東鹿閒於晉深縣址卑而沮洳滹沱之來也西韓河自大鳴泉南入綿蔓甘陶自平山入松陽自秋山入衛自靈壽入故滹沱至東鹿滋大北凌東鹿城四城故有堤水殺後邑民或犁堤藝穀堤漸夷正德己卯秋大水晉涅槃口决滹沱氾濫于東鹿沒丫河潰城西北堤西北堤大决徑淪西城城外積淤高於街巷公私舍半傾頹辛巳秋患愈棘城內水或尋丈高窮民逃入鄰邑富者編筏而寢食焉縣令臨潁谷鍾英障不能止乃告諸巡撫都御史江西周公公儀及

郡守陽武王君德輝德輝特病卧床聞之攬衣起曰周公而先往至則城且陷乃召東鹿士民之富者曰若此室廬且勿言其如爾父母妻子何尚可叉手嘆息待斃邪令曰三人爲園填決壑得千人晝夜填填口愈狹水愈急德輝乃告于河曰嗟乎滹沱乃欲魚鱉吾東鹿赤子乎有頃決合自始填凡五日東鹿人曰神相之也周公臨視喜曰東鹿免矣東鹿免矣謂德輝曰太守得無加病乎時歲方冱寒而德輝扶病督率病又痿抑其救人之心有所通邪已而德輝又告周公曰不一勞不永佚如復舊堤斯東鹿千歲之利也德輝乃興四千役作堤四城堤基皆廣十丈上廣六丈有五尺高丈有

二尺長二千一百丈有奇乃以郡判劉君某提調之谷鍾英統領之主簿于献典史趙晟人領二千役王官義官及儲省祭官人領二百役役分堤五尺有奇堤足皆樹檉柳内外盤錯而德輝旬一課焉工始正月至四月而告考於是邑人致仕教諭焦讓及義民王勳會其鄉諸耆俊曰是役也實拯吾東鹿人子子孫孫於衽席者也然非王公上協周公之心下作諸執事者之志今尚有東鹿乎乃謀諸學諭南陽王璣撰狀問記以立石於戲耕近過保定遇憲副賈會期言德輝之救東鹿畧亦若此夫昔者德輝之爲御史也

先皇帝所諱言者建儲事耳德輝乃屢抗疏言之可殺其身而不顧及其守永平也鎮守太監誣民謀叛杖殺數命德輝平反其余至繫於禁獄七月而不悔其與東鹿之陷溺也身罹厚疾觸風雪程畚刺舟執其勞忘其病而不辭者一也嗟乎格天存乎信建功存乎仁使力存乎度敬上存乎忠慈下存乎公謂德輝庶幾乎此五者非邪嗣治保定者幸無棄其烈

德輝名光同于戊辰年進士周公名季鳳毛澄榜進士

郭氏忠孝堂記

郭氏者唐忠武王子儀之後泰和千秋鄉游溪里之望族也忠孝堂者辰州知府郭君仕從其太學兄仁及諸兄弟搆以祀先者也郭氏至以譜之世又分族焉曰坑口郭氏忠孝堂

在游溪族中而坑口郭氏得通祀焉堂高二丈有四尺濶去其高之一丈二尺有奇廣四丈二尺有奇其深也加丈有二尺有奇御書閣在堂後東面高二丈有七尺奉藏

天子勅命也閣之下爲神室厝五龕以奉五代木主也在堂前鍾左鼓右廳門之外則辰州進士之坊也工始正德戊寅之七月至九月而落成初郭氏諱瞿者當唐季由金陵徙吉之付善鎮瞿八世孫連徙今游溪里後至諱復可者辰州之七世祖也富而好禮生男子六人曰均祥德祥壽祥文祥慶祥寂祥德祥者思伯仲之多篤塤箎之好紹復可之志乃搆堂於居第扁曰敦睦以識孔懷焉已而宋元擾攘毀于兵燹

旣克有定仍纘前堂扁曰積善德祥入國朝猶得爲千夫長董區賦焉生二子曰彥清彥高彥清早卒遺孤可權可衡可平三子者奉妣蕭氏而善養乃更其堂額曰壽萱請少師蕭公尚約記中可權生克哲克哲生五子曰貴溫者號和軒則辰州之考

天子勑封爲大理評事者也封君雖與諸兄弟共奉壽萱堂然意每欲拓之而未就至是大學辰州與其兄弟克成厥志而吉守伍公以文山遺筆忠孝字來於是太學辰州兄弟遂扁茲堂更舊額而以名之則郭氏世堂曰敦睦曰積善曰壽萱者至是滋光大矣堂旣扁祀事旣舉諸兄弟謂太學辰州

曰內思爲德外思爲民夙興夜寐維忠是營其在吾二兄乎太學辰州乃謂諸兄弟曰庭思上下家思陟降夙興夜寐維孝是徃其在吾諸兄弟乎有儒士聞而善之曰太學辰州之忠寔孝是本諸君子孝未嘗不爲忠也郭氏子孫可勿替引之矣辰州或以告焉呂子曰是爾祖忠武王之志也遂作記

南和縣劉侯修學記

南和順德所屬縣在府東四十里學在縣治東南明倫堂翼以文行齋忠信齋住大成殿也南面號舍四聯聯五楹在殿西西廡之西南面其前爲神廚庫門在櫺星門東正德庚辰晉陝中部劉君尚德授知南和首理宮廟謂古今之制廟皆左學而南和廟門又由庫門之右諸生進自庫門循東廡東墉而北繞周廟行日六里也劉侯於是開起鳳門於櫺星門西爲夾道如東庫門之制其北爲門東面者四以通四號又其北盡第一號之地折而東作右角門在學甬道之西西面與左角門對以通齋及堂當第四號門之東開西角門于廟西序以適廟而對廟東角門以通齋及堂於是扁東庫門曰騰蛟門以對起鳳門而櫺門獲居其中不啻在學左也騰蛟門北亦作號四聯聯亦五楹皆南門如西號制入騰蛟門以適號其爲門西面者制亦如起鳳門北其東第四號之前匯水爲池以種蓮曰蓮池倉在文行齋之東東第一號之北有

廧焉以儲之倉北廧之北爲教官之第當明倫後堂之東堂西亦教官之第其南有隙地以屬西第一號自櫺星戟門至殿廡皆甃甓瓴甋棟榱吻瓦咸以次新黝堊之飾遍及齋序射堂騰蛟門外之東建興賢坊其對也建育材坊在起鳳門外之西又自城街至於村落分建社學七十有八以儲學材於是劉侯曰瑋爲汝諸生殫予心致民力捐公財使爾等有門易進有堂易升有室易入有齋易齊其心有號易考其業有夫子廟在中易陶其道於是以經立會會有長以會係籍籍有稽以稽定期期有課於是諸生駸駸然烝義而薰教懷德而問記呂柟曰侯吾關中世家舉順天都憲公聰之弟刑

部主事仕之父先戶部主事佐之叔父也侯思家學之由起乃欲行之爾南和侯可謂愛縣如家愛士如子弟者非歟又曰劉侯爲政流澧河之利崇宋璟之祀息五花佛之異壇璽備飾侯館有增徵歛惟則農桑見效徭賦以衡城隍可守衙署倍新不獨一興學也故諸生深信云記據生員鞏進伏焦通黃彥成茴

西嶼草堂記

西嶼草堂吾年友建寧楊乾叔之別野也西嶼去建寧城十里臨澄深據崇巘岡巒澗渚映帶遠近斯亦群山之囿也野人嘗爲之鑿池焉池中小嶼矗矗拔起松篁叢翳而煙禽雲

馬時往來焉望之崚嶒𡸁不可即乾叔思作小堂於其旁堂中圖書數千卷環堂有稻畦有藥圃有松塢竹徑有瓜芋區有釆芳之洲飼牛之柵其背也有小佛剎入谷邃則有泉滈洌汲之者殊鮮有幽人之貞焉因名曰履泉其西所臨溪乃武夷雲谷之委流即建溪也可以放艇而遡舟東巘之巔亦隱有佛剎躡危磴以上依而遐覽雖千百里舉在目中乾叔以養疴山中日居西嶼侶伴漁樵若與世常相忘者及復時以出又復馳情引夢欲尋盟而終老焉乃思與戴氏東池何氏山林張氏靈壁園斯美而比休焉呼予病涇野時亦嘗東林菴屋無山可陟無泉可漁獨孤松叢竹聊似西嶼愧顏多矣

然且不欲如戴何張氏者恣逸遊之樂縱詩酒之賞而自已也況此西嶼哉若夫欲譬不聽烏而感江安人之兆者則其志不可及已

遊王官谷記

王官谷者唐司空表聖隱居之地今少參許君德徵重修而增飾之往時諸友多言其勝涇野子至解之再月偕丘孟學往遊焉馬至故市西折而南谷水北流入市問即貽溪也沿溪南行五里至谷口路多犖巖石礙馬丹柿赤棘夾路掛裳衣躑躅至先門伏馬而過道流引登高致門門下砌石百級夾扶之而後能上見危閣焉道流曰上祠玉皇者也乃齋沐

冠紳升閣參拜下閣北至三詔亭又北過休休亭參謁表聖日已暮乃南過了了亭飯於聚仙堂飯已有侯貝雨生讀書於白雲洞中招而後至白雲洞則元孤雲子李了了菴所居以學休休者也乃南臨石泉橋望天柱峯則見群山四周君孫子環拱而此峯孤高撐天與故市街所望蓋不同蓋其峯南之崇山又遠也渡橋夜與孟學連榻於谷泉洞中洞在天柱峯根其前有清流自東瀑布泉引來而西匯爲小池欄干護焉寢洞談今古論往籍久而後能寢晨興瞻玩表聖像飄然有出塵態讀休休記乃知其抱經濟材與時不合而隱甚可痛惜但未題耐辱居士則病又病其隘也壁間多宋元人

詩皆有思致徘徊遲久道流引登西山觀秦王硯硯大如碪盤無口下如尖底碪表聖山中記已有此名其秦敗晉師于王官時所遺者乎自硯旁不由故徑懸下倉崖觀雙人石石在天柱峯西北倚峯而立上有圓石二枚恍若人面狀又似北望秦硯而欲濡毫者也道流又欲西觀藏雲洞北至盧菴泉言洞常出雲而泉更甘冽云爲曹仙姑地未往直趨掛鶴臺瀑布自天柱直下而臺在其左旁鶴二月來五月生子去有懸草眠跡焉臺東與孟學四人各據一石而坐北瞰天柱益突兀有四簷雲月俱無影止有一峯高接天之句欲東升以觀東瀑布道流難之又欲南進以睇黃河道流又難之乃

嘆曰天下奇觀豈可盡哉遂北反坐聚仙堂而飲時已辰巳間飲已東游豬耳山又東南至瀑布登懸崖以觀之聲如雷轟貌如雪舞簷瞰更久乃下崖旁流而行北至柿林臨流編坐磯上孟學坐一孤嶼有僧在樹頭摘柿而落紅滿地吟興俱發恨筆硯少孟學以一筆蘸流中即嶼石而書之得二絕句一律予得六絕兩生皆有一二絕僕人自故市沽酒至道流菹以鮮蕨秋英乃滌巵澗中而傳酌蓋不羨古流觴也遂北至觀泉亭則東西瀑布合流之地而前御史安陽張仲脩建斯亭以憐養正之趣即表聖之濯纓泄也徙倚詩成而還問脩史覽照瑩心九籥擬論諸亭及一鳴窓道流皆曰忘之

矣乃謂孟學曰耕嘗薄唐詩人若表聖者豈可以詩人目哉耕舊過聞喜以塵事問德徵德徵時已休矣今見其所學予見笑於德徵者多矣遂歸息聚仙堂取朱御史壁間詩韻與孟學賡和之而後寢又明日道流以予不至仙姑洞也昧爽取盧菴泉中水煮豆粥佐以蕨以餞予畢乃自石泉洞南登路如蚯蚓檜栢交錯難進乃以手拊道流輩一皂又一繩引道流手而後上至秦無隅塔前北望不見娥眉坡是日微陰蓋予已出雲霧之上矣盤曲再登至李孤雲塔乃嘆曰世之廉夫清士不用於時避世而至此邪則豈非時之執政者之失哉孟學曰然又東繞而上至八仙洞洞已到天柱峯腰洞

口俯瞰謂孟學曰彼李孤雲者風斯下矣出洞又欲直上天柱之頂以問所謂四時行百物生者更取開山斧以夷山中魑魅魍魎而後返道流皆謂路不可行扯予衣帶脫然予益努力勇往幾至其巔俯瞰八仙洞又渺乎其下當其飄然之意蓋又非此流所能與也又嘆曰不知當時表聖之足履德徵之攀緣曾至此否乎孟學曰可記之以諗表聖及德徵

董氏祠堂記

東棲董公癸未春命長子邦治據禮作祠在正寢東偏南面堂三楹楹榱宇成釆四壁堊塗廚在堂左西面庫對齋房在其東其前有重門祠扁在光門之額垣周于外者幾十雉除田

百畝以供春秋之簿正上祀四世神主冬至亦舉其祖合族人一祀祖塋有羨則備之異廩以葺祠公曰琦世家弋陽信之董庄五世祖質菴諱仲兄弟三人質菴長高祖樸菴諱彥良兄弟二人樸菴長曾祖樂菴一人諱禮於族兄弟長顯祖簡菴諱子文兄弟四人簡菴長顯考東墅府君一人諱彝字秉常於族兄弟長至琦亦一人也又於族兄弟長蓋董氏自質菴至吾邦治凡七世皆宗子也質菴言動無苟樸菴如質菴樂菴有襟懷超然若自得簡菴寡與言笑不妄四世皆明農東墅府君雖仕爲抱關然篤孝喜賑董庄石磯鵾鵬咸稱焉蓋董氏自質菴來六世至琦而後顯也初琦既舉進士得

令高平勤民而祿薄既陞部屬在部勤事而祿薄茲食事數年民事之勤雖不敢緩然而祿積稍裕矣夫琦傳七世以後之宗籍五世以上之德積二十有二年之祿故祠與田作呂子曰禮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之家故大人也生曰宗族明以收族也卒曰宗廟幽以統鬼也族無宗則子孫亂廟無宗則祖宗廢斯祠在公不敢不作也昔者孔子謂宰予曰聖人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故曰子孫之守宗廟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弗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夫自質菴至東墅之積行若此斯祠在公不能不作矣齊管仲祀其先人鏤簋而朱紘賢大夫也而難爲上晏平仲豚肩不掩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若欲酌今古之中而復蒸嘗之禮斯祠在公不可不置矣公於是遂懇請記之以詔來董祠落成在今甲申年夏五月

思政軒記

軒在府廨中堂之前西偏太守王王谿先生之所搆也軒儲經籍律令數拾本太守退堂而居軒中于是考古于是準今思政之所未行者而行焉思政之所已行者而質焉故軒名思政亦王谿子用甘泉湛先生之言而扁也孔子曰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王谿子爲秀才時

已沉涵六籍政之體具矣爲御史時已條暢群律政之用行矣乃又搆此軒而思邪夫禮之無盡如林葉之難數也法之無窮如繭絲之難討也非理之難數也理以特而運者不可泥也非法之難討也法對情而變者不可定也故經者律之本也律者經之推也經以用律無廢道律以行經皆良法是故君子思焉傳曰思曰睿睿作聖夫王谿子之所思乎政者其志遠矣不然軒前之花卉春榮而松栢冬翠者亦其云何

絳州重立古法帖第一記

易繫辭傳曰古者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於戲文字之興其在斯乎後世乃有迂儒鄙士

不知出此留心于末雖以王羲之之賢敗筆如塚洗墨成池亦用力於點畫鈎撇之間至使唐太宗英主也以蘭亭記殉葬安在其能治官察民乎予嘗盤遊于涇渭漆沮洲渚之間打起鷗鷺虫鵲見沙上爪痕羽印皆類古文其絳州所傳蒼頡書乎或如風行水上或如雲出山前或遠取諸物或近取諸身真天縱自然之妙昔侯芭學奇字於揚雄恐未升其堂也世傳夏王大禹作龜書謂禹治水玄龜兆祥沙門懷英乃至作龜鼈之形此何以為也今見絳州禹文亦類鳥跡少降而就真則沙門體誤必矣漢魯共王得尚書於孔壁皆科斗文字近世遂作蝦蟆狀今觀夫子所書吳季札石於禹無間

然矣將所謂科斗者以漢文形之而名耶至若史籀周宣王之太史氏也又在夫子之前而岐周石鼓文多類此書後人以其不似鳥跡乃取諸鍾鼎文為古文以附鳥跡而凡史籀字又別作籀文以傳如元揚桓六書統之說然今觀籀文與禹孔亦不甚相遠此又何以辯也大抵古人寡言重行文皆簡質後世一義數語不能盡一事數紙不能畢故率棄本而務末於治官察民難矣絳州守延安程君騰漢於州治左壁間得頡禹孔籀四書乃真古法帖刻而未移晉府者至是表而請記嘗為文字傳哉

甃修河東運司城記

嘉靖三年秋大水河東運司城幾圮侍御巡鹽雷石先生靈公堯文甚惻焉乃欲甎甃以爲久遠然以瓜期且屆姑甃東面以俟後哲落成運城人知州謝君譽太學生張昇等曰嗟乎斯運城人子孫千歲之利也不可不記公之德且此城群省交會一方且瞻然地近鹽則鹻易齧其足土挾沙則風易彫其膚板帶礓礫則雨易剝其面故今歲霖霪已淪于郛而又內處富賈盜易窺城大無兵盜易攻巷寡土著盜易取雜聚五方之民盜易入土無嘉實而有厚藏盜易剽故往年流賊幾突乎郭也故公乃選官吏輕訾算定征役謹命令遵其定規教其新矩裁其崇卑壹其博狹均其厚薄灰焚條山之

石磚差粥鹽之賈聳車編丁之腳工採蒲解之匠力用坊鹽之夫於是基闊二十有五尺高加其闊之十尺首去其闊之十有五尺周城九里有奇東面積工乃至二里三分故磚計二十千灰計二十千凡兩月告考屹為重鎮呂柟聞之管吏吾曰大城不可不完郭周不可外通否則亂賊姦遁者作故昔廢渠丘楚克三都而智瑶恩以汾水灌安邑也公斯之舉所係乎

國者重矣運城人又曰一面甃三面皆可甃也一面舉三面皆可俟也於此可觀五實焉險設而不驟力舒而不迫財捐而不汰業廣而不專名成而不私於此可觀九固焉農有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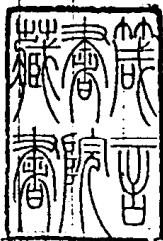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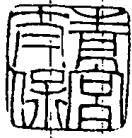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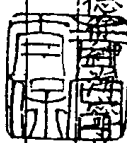
業士有固志商有固貨賈有固肆官有固職課有固辦國有固望人有固贍於此可觀七教焉惠足以教度財寬足以教節勞智足以教豫事厚足以教敦本信足以教不叛材足以教經國呂柟曰此在公特一緒物耳柟近謁公論文貴質不貴艱論政貴平不貴刻是以編製常鹽商無退怨洞開三門民無偏利地不重給丁無積累訟不拘人獄無究滯而又申修書院課藝不倦博愛運學拯貧不私此則真甃運城者也且公之官可行道於天下當其志又欲城九州而守四夷曾以此城爲功邪於是運城人曰問甃運城記得聞甃天下城記矣於是公聞之曰將判官不忘往日之同寅厚望於我邪知勉矣公諱煥河南光山人辛巳進士以翰林庶吉士改令官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南京禮部右侍郎致仕前國子祭酒翰林修撰兼經筵講官同修國史高陵呂柟撰

巡按直隷等處監察御史建德[illegible]

記

東楼書院記

少參董先生天粹作書院于其陽信城之東郭是地舊有園數十畝林木蔥蒨蔚薈乃擇其中爽塏處構巍楼焉公遂以爲號又以爲書院云楼三楹上儲群經衆史及諸子集其下爲堂旁公時坐而講學焉旁列兩齋齋皆有三楹左曰依仁右曰游藝諸子及學徒居之靜觀亭在東楼之後亭下鑿渠桔槔汲水環亭而流植荷其中[illegible]外皆種以名花異卉又其外皆疏畦引渠水亦可灌而藝也又其外植麥禾荃菽諸穀當錢鎛銍艾之時公亦遊觀而娛視焉公僉憲山西分巡河東而柟適謫判解州得習聞公政其他縷之不能盡數即鋤强横詰姦惡均徭役皆可謂邦之司直而民之父母矣遇夾人輒稱說以爲美談乃不知其道在東楼書院中来邪夫士之仕也其閑於法者常棄經不治以爲腐也其専於經者又率薄其法以爲俗也乃公明於法之用而不忘其經之體豈可得哉公措日位晋公卿敷政天下其亦在是乎其亦在是乎

馬氏祠堂記

馬氏祠堂者萬泉教諭綏州烟山先生所建也祠在延嘉山北栀子峯下惟一楹內安三龕祀曾祖至考三世以曾祖別子也不得祀高祖其旁親無後者亦皆木主祔食于龕中左龕之南通東壁置櫝藏遺書衣物物四櫝右龕之南祭器藏焉堂外列作東西兩階南為先門其外繚以周垣又置祭田若干畝祀以四仲月及歲月暮若正至朔望則祭拜俗節則薦以時食皆依朱氏家禮烟山先生之子太史汝驥與予同僚於翰林予謫判解州且行太史曰茲祠堂者家君建在正德辛未七月未記也吕柟曰卜子云都邑之士始知敬其父

母大夫及學士始知敬其祖故程伯淳以厚於自奉薄於奉先為非道烟山先生可謂即敬通道矣或曰鏤簋朱紘者濫豚肩不掩豆者隘此祠在烟山先生不為濫在太史公不亦隘乎然君子行禮在信不在物君子事先在孝不在奢故太史亦嘗曰思以根孝祭以達思禮以嚴祭乎乃用禴夫烟山先生率禮迪義化夏縣萬泉太史奉其庭訓秉文篤道炳
帝左右亦已效于明德之馨若乃廟貌堂堂巍廣寢建厥家滋光前休其亦自此始乎烟山先生諱驄字士乘以郡歲貢士起家筮仕夏縣訓導自曾祖處士來三世皆集義躬稼至烟山先生始仕至教諭封編脩而太史益篤其祜于未艾焉

平陽府重脩文廟學宮記

竊聞之飾群神之祠不若脩夫子之廟脩夫子之廟不若誦夫子之言誦夫子之言不若遵夫子之行遵夫子之行不若承夫子之意夫平陽之文廟學宮脩自弘治辛酉考于正德丙寅者太守西平張公良弼也磨碑於山文言于石竪于嘉靖乙酉者太守開州王公公濟也夫自丙寅至乙酉幾二十年矣乃西平作而不碑開州碑而不作其亦庶幾承夫子之意者乎夫子之脩春秋也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則書蓋戒夫用于易災之餘者也三臺兩觀之作皆書蓋戒夫淫用乎民力者也故忘意於養士立教之地知義者不為也過求於纍

廟考宮之時知仁者不為也昔者魯公子魚好潔其宮廟取徂徠新甫之材以治之故夫子錄其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而閔子騫仍長府之舊則亦取其言也今有先作者於此也木未架而扁已斵壁未堊而石已礱甚至僝功以專美諛上以引名因動以計利云令後世無以加者皆是也其視西平何如哉今有後作者於此也或微飾以蕪舊或小補以眩新甚至繪絢一加云桂礎皆已立戶牖一緝云棟宇皆以興削其榜易其名以為無前之績者皆是也其視開州何如哉孫子曰莫為於前雖美弗彰莫為於後雖盛弗傳若西平開州可謂彰與傳矣然前之作非欲後之

碑也後不能以不碑者猶夫作之人耳後之碑非委前之作也前不得而不作者猶夫碑之人耳故作者曰一勞而永逸不然數築無實則民罷夫子之所不喜也碑者曰畫一自可守不然如塗塗附則民罷夫子之所不喜也漢召信臣守南陽能脩濟灌泌淅諸水以溉民田後杜詩繼守不廢其跡而民多樂利遂有前父後母之謠此直一惠養耳而況於西平開州為脩道立教者哉且開州好善知貪寸長不遺於人則於用力乎夫子之宮墻者傳可知矣故雖有補飾潤澤之績亦皆沒而不言惟恐功之在已也且西平立政知古一事不苟於已則於率遵乎夫子之道者彰可知矣故雖有盡心竭

力之誠亦皆去而不留惟恐功之在已也夫平陽堯舜禹湯之墟皐夔伊傅之地諸士子固其遺良也若誦法孔子之言行由西平開州之意而往焉亦庶乎其可入矣書曰惟周公克慎厥始惟畢公克成厥終夫西平已往矣為周公不為周公抑不得而知焉而開州豈止欲為畢公者哉他日守先王之道而不肯變者其殆斯人夫諸士子宜棘請事斯人矣大成殿穩七廡東西皆有三十戟門三先門三鄉賢名宦二祠亦置其旁皆三尊經閣三明倫堂五東齋皆以道名曰弘體凝味西齋皆以心名曰得朋牧格號凡五十八於戲此亦奇觀作者之志與碑者之心也西平名文佐成化甲辰進士協力以作者則同知平涼許公莊通判遼陽王公鐸開州名溱正德辛未進士協力以碑者則通判京人黃公鍾推官肥鄉裔公年臨汾知縣張君佐

直隸潼關衛重修學宮文宣廟記

潼關衛學屬陝西而衛則直隸兵部蓋陝西之東境河南山西之西塞也學宮在衛之右宣廟在學宮之左皆南面歲久圮壞滿敝於是衛指揮使孫君懋勳承宣重葺理焉自大成殿兩廡東西序廚庫以至櫺星戟門皆易營改棟變桷申簽其朱壁漆龕琉璃黝堊煥然聿新而明倫堂與四齋以及師宅生號亦皆次第重考工始嘉靖壬午三月落成於癸未冬

十月於是士氣倍增文風丕振教授曹君璉訓導郭君隆學士王蕃謝憲諸人謀石頌功乃以大學生吳錦至京問記以彰懋勳乎不朽曰於戲懋勳乎於正德初筮仕史官取道潼關懋勳以父郎中天常先生方務試禮部不罷乃襲其祖清軒之職當是時束髮不勝冠然儀貌語論即雅飭類儒者常陰器其不凡後數年聞又力抗權宦雖瀕於死而不悔則文未嘗不嘆吾陝之有守也於戲是固宜有今日宮廟之舉乎且夫潼關險關天下而壯固全陝自成化至正德年來流賊毒遍九省而關中不擾豈直以其山巖之峯嵂兵華之銳哉則孫氏世守斯地之績亦不可少也昔晉郤縠悅禮樂而敦

詩書漢祭遵雅歌投壺常克敵取勝則懋勳其人也且斯學
也清軒先生亦嘗修於成化之將而君能繩其祖武可不謂
得孫道乎天常先生又嘗舉於弘治之初而君能紹其孝思
可不謂得子道乎夫宮廟之所由重者此二道其先務也乃
吾懋勳已能身教斯士有提調之本矣豈啻一土木興哉於
戲衛之諸士其勉矣

倚氏縣重修學宮文廟記

倚氏訓導葛君九經曁諸生來餅曰倚氏尹長安王君子推
下車謁先聖廟至學宮見在敝漏即召匠議資規措重修正
殿五楹東西廡三十楹皆改建至丹曁神厨庫二楹在東廡

南二庫之中為戟門三楹戟門傍碑亭二座亭東宰牲堂三
楹亭西鄉賢祠三楹二亭之中有泮池池南為櫺星門門壁
皆琉璃高丈有五尺闊五丈先知縣徐誼創建而今亦增飾
之者也壁東豎義路坊壁西豎禮門坊明倫堂五楹在殿北
其東順養房二楹其西井養房二楹日新時習二齋在二房
之南對以毓秀興賢二門祭祀制書二庫饌堂倉庾莫不更
新涇野子曰於戲子推予關西之家也予聞解人曰王倚氏
嘗均解徭自況以關雲長當其無私雖神鬼可質比子遇路
村王良輔良輔言倚氏初至而四方學者從之如雲誨諄諄
不倦此其道已可對夫子矣宮廟之修豈惟其末哉倚氏生
曰公誠足以通幽明足以撿俗才足以御煩藝足以闢士謂
子推非百里材亦其道見者也且子推予同考癸未之進士
也予雖未得為本房乃子推曰是固一日坐堂上試我者也
義不可薄俗不可隨及予且謫判官而子推猶以長者事予
則子推所志遠矣此其義已欲入夫子之宮墻而思見宗廟
百官者也諸士子其於重脩之微意而求之乎

張氏佳城記

張氏佳城者華州舉人張之槃儀正之所築也儀正喪母安
人東氏葬諸少華峯陰之麓遂結廬墓側朝夕哭奠餘日則
誦喪記諸禮蓼莪諸詩其聲呱呱鳥鵲咸哀於是孝泉北湧

山雉南馴衆稱感焉儀正又搆堂寢房序張闢三重松楊交
植榆柳森秀客名之曰張氏佳城蓋雖其父參政公他日百
年之後亦可甃儀正使人來曰之槃生三十年先安人撫育
之恩教督之義如天地河海不能盡言之槃幸且有今未能
祿養一日終天之恨若不堪生茲者楊室之居苫塊之處少
盡菽水之誠耳不知先生何以教我予曰往嘗聞廬墓孝子
多寒士窮人如王裒徐積輩與其親同其苦其疢疾動心忍
性而然者也乃儀正刑部侍郎之孫山東參政東谷之子翰
林脩撰對山康子之婿且處衆養擢巍科而茲行豈非性有
所見之明學有以變其君乎則又非寒士窮人比矣夫道無

窮惟孝為大夫學無常惟善與子為先子於是益擴而大之遠而主之將他日輔天下使人各親其親者亦在是乎於戲儀世予甥與子父氏舅氏皆交厚其懋之哉

絳州尊經閣記

尊經閣為絳州守程君騰漢所重建閣在絳庠之中基高七尺閣崇三丈蓋舊有址傾頹而今毋修者也其中群史諸子集皆任而獨以經言者何經者常也謂常道也常道則親義序別信之倫忠恕之則也學者欲篤行乎此必先明諸經欲明諸經必先尊奉之而後可故雖孔子且曰畏聖人之言而王仲淹亦曰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於其言當殁齒而後已

則夫閣云尊經不徒然也今夫山僧谿道以吾儒視之皆異端也彼其先佛先老之言洗几而觀焚香而誦或妝之輪藏或謄以金泥若此乎其不敢慢也乃若吾聖人之經可以治身可以治人可以育物乃或忽焉不知所敬宜其教化弛而風俗敝也程君以政本在是故創建玆閣則其所施為措置者皆可知矣諸士子其體行之慎無忽經而自畢云

安邑縣重修儒學記

安邑縣儒學多廢壞不治其年月日知縣事乾州陳君自寬邦敷重脩焉其壯麗十倍於昔蓋請諸巡按御史光山盧公潛江柳公而舉之者也安邑諸士子來問記焉予惟學記有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然則自寬之修夫學也豈徒然哉蓋欲爾諸士子知夫道也古人云今日記一事明日記一事久則自然貫穿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久則自然浹洽今日行一難事明日行一難事久則自然堅固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如此方謂之知苟一行有未盡則是知之未至也故曰誠明無二道知行非兩事予嘗見二人焉有指山畫谷者有入山臨谷者夫指山畫谷猶想像也入山臨谷則所謂山之高谷之淵者益真矣今徒事記誦者特指山畫谷之儔耳烏足以言知邪夫安邑禹故都昔舜授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

厥中玆數言者可謂知之至矣今所謂尚書者固在也諸士子生禹之鄉讀禹之書慕禹之道而不知禹之學豈特有負於陳君哉昔卜子夏嘗為魏文侯師於安邑夫子夏在聖門文學科者而其論屢賢人君父交友也則以易色竭力致身有信為已學其視今之持文墨者何如也玆聖賢者皆鄉產也諸士子顧無景仰之心乎倘有所得則由子夏之學亦庶乎其知道矣於乎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今諸士子之中豈無善學大禹如陶士行者乎若夫陳君善政最多茲亦可見矣

臨晉縣改修儒學記

夒陽丁君大本守中以鄉進士來宰臨晉政餘進諸生率勉淬勵以儒學廟廡堂齋官廨頹圮且規撫陋隘恐不足以作上氣乃謀諸寮寀師生鄉士大夫改作焉學後空地棄坑塹深丈餘南北五十丈東西四十步先屬教諭李孟賢訓導張玗平之遂移退省堂于北東西各增號房十五楹分為五聯後立官廨由是改舊退省堂址為明倫堂兩齋各增十五楹益以簷廊碑亭二在明倫堂之前由是改舊明倫堂址為大成殿東西兩廡率皆增飾聖賢像金碧輝煌神廚在東廡東北倉庫在西廡西南乃又改舊大成殿址為戟門戟門址為櫺星門皆增楹高闕外竪房二座儒學門三楹內禮門義路

二座時巡按萊陽王公潛江初公相繼賢之乃發贖罪金若干兩以助其費經始于某年月日落成于某年月日諸學生咸感德欲識不忘持狀問記於栴於乎士子之學與不學盖由上之人振作何如也丁君往年遺其子與其邑之二三子從遊于予今又有此舉則其志當不小諸士子其無負乎哉且吾聞之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諸士子之為學也能奉此三患存此五恥于以善俗于以康國以為名士焉其丁君之志乎苟徒借為出身之階假為媒利之計行與言違名與實浮寧不有愧于斯歟邪諸士子不見張玄素乎唐太宗治洛陽宮乃上書諫止魏徵嘆其有回天之力不見有司空圖乎拜諫議大夫乃高卧王官谷不起時盜賊不入其境茲二子皆其邑人也其學術事業寧不與日月爭光邪況東有傳說西有伯夷北有王通相去不過百里諸士子豈無三子者之遺乎倘有采于斯言則茲學也當與傳岩首陽龍門並鳴于世矣諸士子其無負乎哉

平陽府重脩平水泉上官河記

平水上官河泉出府西南三十里平山之下平山者莊周所謂藐姑射山也平水泉之原為金龍池池上為龍祠又東二百步為平水神祠祠前為清音亭而上官河之源則在金龍池西南近條山焉池東數泉皆入上官河而水滋大遂東過清音亭之後至張家橋而平水亦或泒入俗所謂十二官河分流以溉臨汾襄陵之田者也盖自是以至劉村鎮夾河三十六村為田二萬餘畝皆資焉然自張家橋東過石曹澗至於趙半溝其南支流為上中河而居民新開飲水之處則在其北焉又其東為席坊橋其北則受小石橋之平水席坊澗之山水水多泥淤沙礫上官河遂不復東行而南入上中河矣於是席坊祿穽府冊南小榆諸村皆受其利而麻冊洞以

東二十餘里無復勺水之潤矣於是上官上中民交訟焉太
守王公曰上中河者私也上官河者公也上官河愽而遠上
中河狹而近不法不德則守不堅法則民畏而訟平德則民
化而訟息究厥病本其在席坊橋乎有張滋者善治水遂使
滋決席坊壅潦平水上官河之源於是上官河滔滔東注直
抵劉村鎮以復其舊而畧王下院東宜補子塔頭段澤馬務
南劉宰息諸村皆成陸海不圩而稻粳茂不雨而麻麥熟蓋
錐江渚湖瀆不足以方其美也而上中河之民亦分程限日
均沾其澤或有尊賓嘉客道入平陽太守則邀謁平水神祠
坐清音亭之上瞰官河之源流賦詩飲酒與民同樂歌曰官河

漾漾兮百榖成水無私心兮民不爭判官呂柟曰王官谷瀑
布泉下流為貽溪水可灌田千餘畝唐司空表聖立法各
人以時用之至今不廢若鄭旁漳水秦鄭國渠蜀前南陽鉗
盧陂燕故戾堰上可富國下可足民故跡尚在而日以湮其
弊豈惟民哉太守嘗云政在善俗俗先禮讓禮讓之興在閭
里田桑鷄黍之間夫虞芮亦平陽屬邑昔人訟田不決如周
以平皆慙而還置間田焉今猶有遺風也於乎人孰無是心
安知他日兩河之民不為故市民乎於乎上官河其永矣

重建李太守行水碑記

李太守者京人李義方埰舊平陽知府也行水者成化末年
修利澤渠及永利池也利澤渠者長沙李學士先生東陽看
記曰元中統間有引汾水者由趙城衛店堰而東流合霍潤
二水為渠以溉趙城洪洞臨汾三縣田四萬畝至順元年晋
寧路達魯花赤朶兒只因地震渠壞又浚洲口五十二小夾
口十九有桔槔護夫皆具以教農興事
國朝歲久渠湮水壅成化甲辰大旱太守請於當路重浚此
渠引汾水於洪洞西北築壩以截其流復取霍潤之合流於
羊獬鑿地四區灌而汲之以為發槽渟洩斯水又於高河築
壩三丈淫有十四節啓閉以時灌溉沃饒引其餘水入流城
中資萬室飲傍水地價頓至十倍矣永利池者錢唐倪宗伯

岳有記曰平陽郡城水脉鹻鹵不可民用宋慶曆初知州潘
天傳引東山卧龍岡黄蘆泉水入城為池植蓮其中金源氏
鹹水塞池
國初郡守徐仲聲北引汾河衆利渠水穴城注池以供衆汲
中為土梁界池為二甃以甎甋四方各長二百有二十步其
深七尋梳檻於梁上便人往来名永利渠歲久衙澗燕豪右
侵據民罔攸賴成化乙巳太守委官募役給之米粟重加濬
治傍池鑿井朝夕利及而銀買車運之苦遂革又慮池瀦停
濁鑿通池前郡學及不由兒濠環為芹泮城外之水皆可引
入無滯又於潤河羊獬之間甃石為梁洞殺上流勢用去霖

南注汾涘溺民田之患明年秋請諸當路刱為引水洞長千有百尺過水洞長亦半之井橋既具花木茂植乃作書院於池側以居俊秀其利始永矣判曰栴昔過洪洞汾趙之間見溝洫縱橫禾麥肥美以為江南湖東亦不過是詢諸田父皆曰李太守公之澤也栴近謫解梁長老皆傳太守能公鹽利乜開西塲門鮮人餽千金而不選今見李倪二記則太守豈徒區區小惠寸功哉且太守當成化甲辰歲大凶饑民嘯聚於垣曲山者數千人盤據刼掠勢甚猖獗事聞

坐發命鎮巡官相機勦撫僉憲郝公進兵無功賊盜熾橫巡撫葉公淇駐節曲沃憂形于色太守進曰此屬本三省齊民為

饑飢窘至此宜先撫之葉公曰此賊篠山殺人旅拒憲臣當誰撫邪太守毅然曰琮任之矣旦日遂屏騶身衣冠單騎入山四十里賊擁其後環山逆衆皆抛石吶喊從者曰急矣太守不懾益進賊前曰吾平陽知府也來救汝耳何見疑時賊首有靳亮袁通劉福成者皆嘗被理其訟遂覘認曰此真李爺恩主也可毋犯且率衆下山引入賊巢時已暮去縣幾百里太守乃語賊首曰汝輩皆良民善衆今以飢餓之故不思久計邪可聽我撫諭下山與賑濟一分各回籍免往罪妻子亦可全不信與爾有約書賊設榻寨中具牛酒以享太守解衣巾就榻坐賊皆群進跪泣曰此真救我命者雖死願下山明太守書招撫紙旗二面即令袁通輩前執賊衆二千餘人皆降至縣葉公郝公曰此非人所能真大丈夫也遂宥賊俱如所約地方以寧事聞

上賞太守金帛甚厚而垣曲父老以石刻太守像構祠以祀之太守於其賊如此則其行水以利民者可由知也且昔之治鉗盧陂者皆紹前官之烈而治渤海之盜亦在豐稔之時豈若太守舉百餘年之墜典而平飢亂之巨寇哉太守而在兩漢龔黄遂杜詩當遜居下風矣太守舉天順甲申進士授南京吏部主事擢驗封司郎中改刑部郎中陞知平陽府後遷湖廣參政山西按察司及福建左方伯卒所至政績亦多類

此今若在樹勲天下可知也今山西左方伯東渠公其弟也聞太守之事於今平陽知府王公公濟及晉之父老栴因得敘而重記之

新甃運城西南面及廣郭門記

河東鹽運使司城

國課于斯寶藏于興四方商賈于萃而城多鹵鹻易於彫圮往年巡按盧公光文已甃東面留三面以俟來者去年潛江礽公巡按繼至運大夫皆請續前績公弗應已而夏雨水鹽禾花秋不熟民不困公曰使民斯其時乎夫人既不採鹽丁輸一二百甎城可旬月舉也乃謂運城西面受患尤急遂自

九月興作以石甃基續以甎甃月城亦充拓砌甃可轉車馬至十月而告考致仕知州謝㬚監生張昇等相謂曰此運吾人子孫千秋利也宜紀諸石柟嘆曰於此有先作之者矣而後者不繼其先者亦孤於此有後欲作之者矣而中者不續其後者亦沮斯役也可以紹先可以開後豈一已之庸乎昔者周公之治殷也克慎厥始微君陳和中則畢公亦何以成終哉夫雖三后且欲其協心如此也故公之斯役甎不陶治其材不匱役當豐稔其力不困諸料既備使之農隙其心不怨物土有方其功不遲官有定守工有定規其成不苟量而後行其令不壅信而後委其人不悖故一時庶民子來舉鍤

如雲歡呼如踴雖鼛鼓有弗勝者矣昔宋城城而城者有睅目皤腹于思丹漆之歌則以華元棄甲而復也豈若公之斯役也美咸具而得民若是深乎且公之巡鹽河東也懼褒德以勸民乃修補禁牆幾於百里疏濬姚暹諸渠長七千有八百丈築堅硝池阜刀七郎黃竿李綽諸堰皆長四五百丈建蠶絲院堂室廊屋至四五十間乃又表前賢以勸士立溫公之祠而謀復其後建解梁書院而敦勸其善修河東書院而因立西渠張仲修之祠新運學鄉賢乃定河東自古之哲人廣六經羽翼遂校行關學長周茂叔司馬君實程伯淳正叔張子厚之祭則斯城之役又何難焉且斯役也未取諸廢寺石

取諸條山灰取諸谿谷甎取其空役力取諸閒丁則凡他役之費可由知也於戲柟嘗數謁侍公論治即人情而不私論學據天理而不浮論文明道義而不險故馭商有式督鹽有法治官有體愛民有實是以諸役之典人樂從而無怨也公指日大巡一方且宰治天下矣宜必克是以行而不渝乎公聞之曰呂判官望予亦深哉公諱昇字啓昭嘉靖辛巳進士授四川道監察御史西城高二丈五尺長四百四十丈城門樓角樓皆新建云

遊龍門記

龍門在秦晉之間禹山之會禹治水極力之地形勝甲於海内又懷遊覽而未獲内濱子曰天下之美不努力一至情遠

不可補他日谷泉子西巡亦猶是與也乃四月之初實齋王子以隨谷泉子之清戎也先自安邑至河津以俟二公明日谷泉子自萬泉至又明日予自解州猗氏至又明日内濱子自運城至是日雨甚内濱子陟降懸坡跋涉泥潦不倦也既且集二公曰如來日霽天既佳期矣來日者月五日也果霽於是實齋王子先往龍門予繼往以同俟二公道過辛村謁卜子祠召其雲裔撫問焉有題詩北至清澗風大作從者曰俗傳食豕肉詣禹廟必風予未諾然以備寒入福聖寺加衣蒸餅進中作風滋甚返袂蒙首衝風而往過神前村始至龍

門山麓乃緣棧道步礫而升一吏外侍以防惴墮既謁禹像
風盖焚輪起憾松栢騰砂礫上蔀天日下掩河汾肅肅然森
森然直若蛟變虎踞而禹在殿上使群怪持雷斧秉神斤以
闢龍門也然實齋啓設亦無豕肉王子曰俗傳於義無害亦
可從未幾二公亦經卜子祠而至既拜禹升殿有携尊從者
置之神几內濱子曰禹惡旨酒可避之東下谷泉子曰禹所
惡於酒者旨也此酒不足以當禹惡酒行移時食且舉風息
食有饅頭飣其餡者豕又不風不知俗傳者何也士人又曰
此地日有潮風盖兩山夾立而大河中出嵐氣縈廻空洞薄
觸即颷颸無所於散此或其眞云若乃食豕祀諱厚誣聖人

於經無取焉食既乃遊觀四壁金碧丹青十三雕樹盖自六
籍群史四書諸子凡言禹事者無不開方絢識且筆精意遠
非時工可到殿記在元貞年間此壁之圖必其並興關中人
稱岐山周公廟畫殆不過是也既而進謁後寢見塗山氏像
止二嬪侍側而冠裳樸質猶可想見古風出廟西南乃捫青
蘿緣曲磴以上望河樓即谷泉子所以吞吐雲雷樓也在龍
門東闕之上盖梁山中斷而東峙者也前臨中流上作石室
旋往其外以為轉廊室塑十閻羅像俗言至此絕險之地與
死為隣也樓外俯黃流凌白雲孤山直對其前而當者中絛
渺渺宛宛乍見乍沒皆入望睥從人舉爵者三而風又作不

可留乃附僕背蹤躡而下二公先適流丹亭實齋王子北至
河堧以覩遡舟予謂斯樓不可無識也乃獨上寫一絕於石
室東壁而下二公使人召予至流丹亭北倚石崖其南半懸
中流栢柱斜度其下上用板棚鑿板入井口以汲流即取勺
水於滄海也亭扁則白巖喬公小篆谷泉子甚羡取焉下亭
乃從內濱子北就實齋王子於河堧路西即河其東皆怪石
疊崖峷嵂嵜嶇不可以步而內濱子飄裔如飛予力追不能
及至堧則西山東轉北逶河流不見來處竚灘環望四面皆
山如入院落其前則兩山拱峙眞若龍門有煤舟自北絡繹
而來掉歌漁唱不可殫圖此其為禹穴乎或曰龍門之外河

洲之上靑草萋萋黃沙瑩瑩視河之高不過咫尺若遇秋水
泛濫雖百里之漲千尋之濤不能侵一坯土焉是則禹穴者
也內濱子曰禹古今之大智而乃喪身於此乎谷泉子曰會
稽亦有禹穴云其在河之堧方欲即舟北行以求所謂玄流
三汲浪者或曰在金門五七十里或曰在吉州百餘里不能
徉徘徊悵望而西方孤雲與寒雨驟至乃即挽僕南返盖天
下奇觀乃不欲人盡覩而風雨幻忽雲雷將出亦此山之神
秘惜修飾貽來者之勝乎然斯遊也不可謂不索其隱而得
其肯矣故既歸夜夢猶在此山之上明日以告二公二公曰子
可作龍門風雨遊記以發精一執中之妙遂分題為四韻

一、詩并謁大禹廟及谷泉子龍門懷古者則又次其韻矣八
章云

重建薛文清公祠堂記

文清公薛先生祠在其縣河津南街東面粵自弘治九年之
夏給事有奏(禮科楊廉)禮部具題
勅下省邑鼎建祠宇兼賜名額崇儒重道日照月臨爾乃草
創之初規制隘陋久且傾頹嘉靖五年三月山西按察副使
王公(陽武先)按部河津奮然興懷欲於本道贓罰米石量除百
金為增脩具遂告諸巡撫都御史江公(貴溪潮)巡按御史馬公(信陽錄)
儲公(襄陽良材)初公(潛江)咸嘉所舉有褒揚薛馬公又發金

五十改建舊坊(端坊)尚書初公亦為祠事先降十金於是王公委
平陽同知許君琦衛氏知縣張翼董其事乃買民地僧院增
拓厥基建廟五楹兩廡重門鳥革翬飛謂棲棠從儲初二公
至河津謁先生也請記其事嗟乎先生今代儒之道學其一
人乎先生之生也紫衣抱母臍之夢(母將就館夢紫衣人來)啼聲動祖
義之卜(先生生有異質家人欲棄祖聞哭聲乃止)五臟露如水晶其清透骨七歲通
乎論孟其智鄰神方齒髫髻參議欲請見而不往(謂李永問)既
娶法家師保求識面而不得(楊文貞士奇)道若可行雖卑官不屈
(先為大理少卿後為大理丞)義知難從於權勢奚顧(謂抗時貴)王曰謫戍皆元
之者儒也不敢以師自居稱聖門之有人(先生方十五六隨父在玉田諸御史)

請(者求嘉徐懷王高密魏著文齊南王素亨父請之教先生諸君皆以文處)金陵鎮守昔時之巨
鐺也不敢以勢自處雖卻翁而不怒(太監興安袁誠於端午送翁先生辭曰賜翁乃)
(天子不受)事疏講學以樂侮虜既入而遽退(己巳之變)布恩信以撫苗
撥方馳而蠻平(語貴州都卿)辯冤獲咎逆師保而不悔(蘇松飢民乞糶富家)
(故大逆海上遺少原正文性勘事)懲姦伸法雖豪右之罔赦(在南京大理寺)或雪夜
以抄經雖獄院而誦易(謂辯誣王振文馬頫王振)志在作人一磬士之必
錄(提學山東將退王)法若可伸於軍妻之必辯(謂校尉通百戶之妾誣其妻賀氏毀其)
(大夫事)既受爵於公朝不知私室之謝恩(為大理少卿時語王振曹吉祥擅權時對楊士奇)
(公卿事)欽傳道與來學豈對科舉之旁問稱病出閣寧犯乎吉
祥(謂諸公拜賀曹吉祥)慷慨就獄思比於劉球(學士劉球先忤王振死獄中)英廟揚

服以見若遇汲黯之必冠(時上小帽短衣聞先生至變長衣)石亨請　勅與
歸則舉許衡之懸(將亨又請勅與先生生徒先生教鄉里舉會齊故事)見幾而行於
醴酒不設之時(見石亨薦福前)得書而比於居落不沓之老(謂得李賢)
(諸公書)守車輪尸庸之志監錢塲而黜貪墨一時軒耿諸公不
足以方其清也(謂尚書都御史倪九疇)為菽粟布帛之文錄讀書而究
性理一時劉李諸公不足以並其文也(謂文定之文達賢)故蹇夏三
楊勳矣人或議其節(忠定上前義敏忠靖原吉文貞文敏)張許劉周節矣人
或議其幾(家宰士奇紀綱修撰修求紀善是修)學吳陳羅胡有極高明之學道中
庸恐未同(謂德與弼修撰倫敬討獻書敬)章黃李王于有以身殉國之勇
盡精微恐不逮(司馬忠宣祭酒時勉)若乃先生以力行為讀書

以明道為脩辭清而不詭異而且同潛學孔顏抗志程朱豈不殊壯困未改通許魯齋之後未有見其能比者也故當其存時或曰今夫子(山東及四方士子稱)或曰真鉄漢(通政李錫稱)或曰好官一人(太監金英稱)或曰不愧往哲(冢宰何文淵稱薦欽代已時方提學)或曰躬行實踐(學士江淵且爲入閣稱)或曰本朝理學一人(大學士李賢稱)或曰學已至乎樂地(都御史張鼎稱)其不平者止權貴耳及其既歿或曰今之真儒當入孔廟(禮科給事中張九功奏)或曰明體適用比元大儒當入從祀(工部侍郎姚鏌奏)或曰潛心理學可祀廟庭(布政許讚奏)或曰有功名教侑食廟庭無忝(冢宰喬宇序)其未祀者蓋有待耳然則今日之舉振頹風而警後學廣德意而顯前哲豈為泰乎且是祀王公

之父(冑丞)河津時受委上司所督脩者也丞嘗言當事制于掌印程期則逼于尊官使建置之未稱雖棄官而猶悔冢嗣憲副思光前志繼脩遺績夢雖徵於王氏今實兆於脩辭(丞修祀時憲副尚夫舉丞尼夢於先生先生告之吉語)謂先生之匪神胡前知之如覩既哲靈之不沒孰成之孔安先生諱瑄字德溫別號敬軒文清其諡云

河東鄉賢祠記

監察御史初公巡按山西且期年一日登河東書院之書樓見三晉諸鄉賢木主荷閉其上而積歲釋菜不脩且師士子瞻仰展拜亦難甚憫焉他日至運司儒學見鄉賢祠一所空設而中無一主曰此不可安祀書樓上之賢以示諸士子邪又曰河東運司非一府一州邑可比則生乎其地之賢凡有事斯土者不可漠然視也於是取前巡按御史安陽張仲脩所查定諸賢而增損之乃命運司增飾室宇創置龕案遂立主敘位撰文安祀且定春秋常行之儀其未舉之前經營籌畫與中府經歷張君棨及耕有聯句二首則公之積念於斯鄉賢者其志亦勤矣諸士子朝夕遊瞻皆不知所敬承而式法之乎祀自風后蒼頡凡八十四位其文并詩列諸後公諱杲字啓照湖廣潛江人起家嘉靖辛巳進士

夫子像殿記

河東書院前巡按御史安陽張仲脩所建而夫子遺像石刻乃立於退思堂後四教亭下適當人往來必由之地至其下者每不能常恭盖禮主於恭恭數則慢生心主於敬敬數則褻起今巡按潛江初公曰書院諸布設皆善獨夫子像在當路甚不可耳流觀其中見九峯山北峙而書樓歸歸然在前曰是非安祀夫子所邪乃命運司移夫子石像於九峯山之南麓既定乃起殿三楹四壁內堊塗外皆甎甃丹牖朱戶煥然山前南望書樓若夫子身所指顧以示後學者也公至河東之年嘗選郡學中俊士四十餘人肄業書院比秋已舉三人今年又選少且敏者十餘人亦肄書院且謂之曰爾諸生知

尊夫子之道乎夫進學以脩德為先素行一虧其餘不足觀已大本既失所學亦奚以為諸生若外矯飾而內姦回口詩書而心市井或騁血氣而凌傲師長或挾仇讎而傾擠朋儕或家居而倫理弗惇或外遊而行檢不飭皆得罪於夫子者也致知雖以力行為重而進道尤以篤志為本志苟不篤雖日置夫子於當路祇成褻慢耳今茲殿之成蓋不獨尊安夫子之像亦以使爾諸士子知所以敬夫子者在實不在文在信不在貌也其移像聯句二首刻諸文石公名杲字啓昭嘉靖辛巳進士

重修封丘廟學及群祠記

異時予常與交朋論有司少能如漢循良吏愛民者及判解來始知民心甚可獲往往使之不得其所者皆有司之過也封丘者河南開封之屬邑也其令龔君汝登涖任三載邑乃大洽汝登之僚符尚王珽者予舊識也乃偕其丞杜君列狀告予曰嗟呼封丘之敝久矣自龔侯至其善政不可枚舉也蓋嘗進群吏而語之各舉其廢至謂工吏曰祠廟之圯壇壝之傾是可已乎於是脩宣聖之廟新賢聖之像廡庫諸舍戟櫺二門以至堂齋號守罔不葺理於是八蜡有主鄉賢有祠社稷壇與山川壇起乃又繚城濬池高臺藥欄民罔不悅神無不歆不知涇野子肯與而記之乎予曰於戲汝登予同考癸未年之進士也當其時諸考試先生固欲得明經篤實之士入則為國出則為民其意汝登所立至此豈非今代之龔遂乎不日入為臺諫進位卿相皆自是基之耳汝登不可銳於始而怠於終優於小而忽於大也汝登名治羽林前衛官籍其先山東堂邑縣人祖訓奉勑守備白羊口有功陞都指揮掌福建都司事父鐸以業儒府部會舉掌衛事汝登乃其應襲讓之弟而從文者也廟成在嘉靖五年秋七月

重建溫國文正公司馬先生祠堂記

夫夏乃宋司馬溫國文正公故里也墓在城北鳴條崗高堠

里高宗南渡子孫盡室遷浙之山陰蜀之敘州矣元大德間張式始祠公于夏學之左延祐間李榮祖作塑像焉歲時有司致祭然規制隘陋歲久屋敝至使先生像貌皆被雨淋漓巡鹽潛江初公按部至夏憤然興懷見所居察院深邃而松栢茂密慕公之極則曰是非棲神所邪即欲移祠先生焉又與巡按馬公清戎儲公會議遂改建祠于縣治東北其墓南北二十有六丈東西十丈正廳五楹廳前東西廡各三楹廳後正寢亦五楹其東西廂各三楹廳之南中為二門三楹左右為角門各一楹又南建坊以為大門焉周垣高廣視舊祠治十倍焉其費皆初公發縣贖罪金三百餘兩他無所取益

恐厲民非先生所安耳祠外又考得官地水田九十畝則以實籍河正供祭祀將俟他日司馬氏後至而歸之也且落成公謂柟宜有記而夏縣學君文彪實受委理又懇問焉於戲先生之道感天人存誠一者蘇子瞻言之其致用之德庶幾乎仁明武者子瞻言之昔者神宗謂左丞蒲宗孟曰如光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惟見此人斯則天子慕之矣先生自洛赴闕庭衛士見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斯則國人慕之矣海內傳誦以為真宰相雖田夫野老皆號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為君實斯則天下慕之矣

遼夏遣使入朝與吾使入虜中者虜必問先生起居及為相遼人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斯則夷蠻戎狄慕之矣豈非其所謂誠一仁明武之著邪而況於至其邑里哉夫龍鳳之為物人固知敬且慕乎居則或談笑而道之及臨其淵撫其巢龍鳳雖往而傾羨注嘆之情視平居尤甚也夫夏其司馬氏之淵巢乎至其祠其不動六陽九苞之懷者哉且初公至晉即托柟校刊先生之傳家集矣斯舉也又非止臨淵巢而嘆龍鳳者也里之英稚後髦宜知所向往而不可後矣馬公名錄字君勅信陽人正德戊辰進士儲公名良材字邦掄襄陽人丁丑進士初公則端杲字啓昭嘉靖辛巳進士蓋以巡鹽數至先生之邑里者也

重脩平陸縣儒學記

平陸縣儒學在城東南隅仁和坊街東宋祥符二年縣令砅吉建

國朝洪武間開設學校知縣孔守道就其地復建焉然僅當南城之下而廟無明倫堂弘治正德間始開南城一堵為文廟門令殿廡堂齋多就傾圮巡鹽潛江初公以本院行縣贖罪金若干兩命知縣王紳重脩之無暨至持敬禮門義路櫺星射圃鄉賢之祠師生之地皆煥然一新既落成而初公去河東巳五日矣教官李善等率諸生詣記于予竊惟平陸北據條

山南瞰黃河本虞公國也詩虞芮質成即此於商有傅說焉孔子刪書而取其三篇者此地產也於春秋有宮之奇百里奚焉孟子論人而取其忠智者此地產也今去三子二千有餘歲矣其山之靈河之秀豈無鍾萃於人若三子出於其間以為孔孟之所取乎初公按部登覽山河景仰前修其為此舉蓋以三子首望爾諸士子以要諸孔子孟也夫宮之奇百里奚不暇論若傅說與伊尹並後世論相者率以為稱首豈非聖人之傳哉諸士子登其岩拜其墓讀其書而無感發興起者乎且初公至河東於聖賢之祠學廟之制悉備財以厲民乃率以其贖罪金代為建脩之費蓋非以釁庠之儀麗為士

子宏身媒利之所也諸士乎其亦無負於斯人乎矜公名景
守啓昭嘉靖辛巳進士授四川道監察御史巡按在嘉靖四
五年間

白石樓記

白石樓在曲沃縣東南二十里白石山陰凡三橋南面滑溪
李仲南之所搆也山即紫金山之支名曰白石燕人張詩堂
過而名之故樓亦以是名云樓東西介於景明白水二村之
間蓋山有瀑布自巔懸下其西一支為西溪經景明村其東
一支為白水溪經白水村貫穿樓院入于溪西樓南為白雲
洞古蹟也兩石欹倚如門元末兵亂骸積其內如岑仲南皆

舁而葬之遂復為洞洞之西溪之中孤嶼巋然曰釣臺兩濯
纓磯亦在其旁蓋於是乎洗塵土而滌班垢也飲牛灘在溪
西岸牧人吹笛驅牛羊朝歌夕舞影映溪流其前為觀瀾石
溪水初自山巔而下湍急湖激仲南於是乎嘗株本也樓東
南為犁微巖又其上為臥雲峯律峯靈物環宿石橋在
樓南徑跨西溪蓋眺山覽水之利津也其樓北有桃花塢為
富室園林內多桃梯三月花放雲霞爛錦深不知處可比武
溪仙人石亦在山下蓋因形而名之也夫仙人多好樓居仲
南搆樓北山而又有此石以應之仲南之志其為仙人乎初
仲南與予徒張詩為交能為漢魏聲詩於是北過燕西入趙
抵蒲解遍閱山水曰無如吾白石山也遂搆茲樓思終身耳
於戲懿哉仲南乎亦有山水之癖家住涇渭之旁太華終南
之陰不日西往仲南肯一過當同登其上眺畢郢之周原瞰
成紀之邽沙聆岐山之鳳追靈囿之麟匪區區繫牛之地栢天
之苑又細觀耳仲南曰子肯為我東道主鑽當裹衣糧而行不
憚勞也涇野子曰東方有喬岱焉覩鬼繹如拳石睇洙泗于
掌上又不啻太華終南也予久好慕焉又肯偕遊乎仲南曰
予如不終棄鑽雖繫白石樓以往可也樓搆於嘉靖五年六
月六日落成十一月之望

臨汾縣重修文廟學宮記

臨汾尹任丘袁君伯昭既脩其縣文廟學宮矣教諭耀人
辛壬孟儒狀予曰廟學在縣治西崇道坊枌為元李參罕帖木
兒祠堂洪武十一年易扁為宣聖廟其殿重簷五楹二廡去
殿隔遠東西孤峙戟門即其賽禱樓也蓋昔因陋就簡踈濶
鄙野部次不格宣德間縣令袁衡弘治間縣令馬龍皆嘗重
脩實未增廣正德間二原李仲創建號房堂齋開拓學地獨
廟貌尚未改作因仍至今已二百年梁棟簷楹蠹朽飄殞風
雨每至凜凜懼頹嘉靖五年秋伯昭來尹謁廟每顧珍等曰臨
汾為晉大邑而廟乃儉陋彫敝如此吾不得辭其責迺請
諸太守開州王公申請巡按平原張公咸以為善於是鳩徒

三百尼村八百計金三百裁太高則去殺之重簷補所缺則增隘之廓無鄙太卑則從構擴星之門惡太俗則刻去贅構之樓攻取增損各適其宜疏密廣狹咸中于法乃又於東開通學衢以便出入完美盡於一時功烈加於百世且於繁劇之蹊銳意振作之方文風士習蔚然丕變功始季秋一日成于仲冬朞日力取諸逸夫而民不知財取諸大家而官不費予曰嗟乎人之為室譬如為學學之為的中庸而已高則太過卑則不及行不至則有所缺見不大則淪於俗故君子去浮偽矜誇之習以損高而遜志也振懦弱苟且之趨以遂卑而上達也和而不同以裕俗也致廣大而盡精微以救缺也

能是四者則義禮成性而材德咸美於吾夫子之道其庶乎然則伯昭稟諸開州而脩乎宮廟之志者遐哉遜乎若乃以土木之事粉飾宮墻而標致膠序必非其然諸士子其勗諸平原名祿開州名漆伯昭則前丁丑進士三任縣官尚未遷淮其名也

省克堂記

程子曰學孔子莫如學顏子學顏子為有入處朱子曰惟曾氏之傳獨得其宗然則後世學者師法聖賢自孔子而下顏曾而已曾子以省為功故曰吾日三省吾身顏子以克為學故曰一日克己復禮為仁然則大參邵公之以省克名堂者其志在顏曾矣春秋傳以勝敵為克後世以宮名省此其言學何也曰己私之難遏如勍敵之難攻雖有力者皆為所靡矣故能克去己私則物欲難侵禍患可免如敵之退也過咎之既稔如宮禁之深密雖敵且智者皆為所迷矣故省求其過則病痛自知出入有向如宮門之有察也游廣平曰曾子大賢也且以三者日省學者所省又不止此當推類無所不省可也曰此非所以學三省也若從事於此則其學差繆矣夫三省者曾子自其所不足者而言學者如欲學曾則亦先自病之所急者是省耳程子曰克己先從難克處克將去曰此非所以學顏子也若從先難處克則其病益多矣夫克己

者夫子自顏子所未純者而言學者如欲學顏則亦須使己之所有者盡去耳然則省克堂之志其在斯乎

重葺河東東察院記

河東察院既久敝前巡鹽光山盧公先文且行屬今巡鹽潛江初公允拓昂建初公至既數月命運司營繕乃移居於東察院東察院者則巡按及清戎諸公所至以居者也是時信陽百愚馬公君卿方巡按於是襄陽谷泉儲公邦掄方清戎於是皆且至河東然谷泉子知東察院亦敝甚乃寓書初公曰聞君脩察院不知客所居者亦常念及乎於是初公登堂則治官事退居則命輿阜增飾葺理然堂後多危墻隘遝甚

隘陋又多坑塹於是除墻堵平坑塹豁然洞開有杏一株適
當寢室之後乃作獨杏園其東作春妍塢其內起百花亭子
一楹其前則種植諸卉自春妍塢而北適西則睨翠塢也其
內構十竹亭繞亭周匝皆種以觧山之竹又取靜林王宮之
栢亦間植之其堂前兩塀種栢皆成行列三二月栢竹俱有
生意公曰是不可以待二公來邪方其經營之始每客至公
輒留欵或出題限韻賡和聯句則公適物之情待友之義皆
可見矣詩皆列諸後虞州有劉御史翀北坡為張經歷棨條
山為程員外郎鵬龍泉為張員外郎蔓小泉為李參議淮涇
野為柟內濱則公之別號諱杲字啓昭

觀底柱記

底柱在平陸縣東五十里大河自蒲津西來至是微折而南
是柱正當轉曲之間在三門山之陽紫金駱駝二峯之西其
形如柱植立中河今年三月內濱初公谷泉儲公及柟約往觀
之期至秋初蓋谷泉子之行吉也乃七月三日至平陸同
劉虞州四人緣河北岸崎嶇而東至其下登拜禹廟出臨先
門坐且未穩私心急欲一觀斯柱乃引河人蹈禾黍中迤邐
南望彷彿窺其形狀但為雙樹所蔽翳不克爾既坐三公問
從人底柱何在從人群指而三公尚未得覩予曰西岸雙樹
蔽翳而突兀祠前者是也谷泉子曰不知涇野已先見耶又
隱而不言可乎予曰柟所見者心也諸公所未見者跡也是
故見形忘形見聲忘聲斯則真底柱爾諸公皆大笑乃飯飯
已自先門之磴而下東緣河滸至於懸崖去河咫尺倚崖而
立南望斯柱果形狀峭拔與河中諸峯不同時暴雨新落大
河泛漲是柱頗偏西岸予又疑曰往何以謂之柱在中流邪
虞州子曰河至秋闌冬後則東流倒於西岸而是柱正當中
爾諸公更欲前進求至其所而路益隘阨內濱子乃命繪人
扶二吏往直至紫金峯東與柱相對而東岸山砰有古刻底
柱二字及唐宋元人銘詩繪人皆謄來以觀遂開尊河滸之
上面流三爵盖是時跋涉艱楚不能再步爾內濱子浩然嘆

曰斯河也自崑崙積石而來北過龍門東至底柱納水不啻
萬流過山不啻千重雖崇嶺峻巘俱闢避左右無一能當之
者獨此柱高不及數尋圍不及百丈乃巋然中流上撐昊天
下係厚地污濁不染波盪不去亘萬古而不磨曰人之一心
本與乾坤相通或為巧言左語所入或為讒論正議所拂遂
移其正理變其常性是非顛倒真妄錯雜乃不若此柱何邪
谷泉子曰今日之遊豈真為是柱哉於是諸公皆憑高命酒
臨流賦詩以發其精幽既而曰禹匪留此柱以教萬世之疑
懼者乎其諸聯和皆後列 五年七月五日記

別觧梁書院記

涇野子自解梁書院且行謂王雪岩子中暨丘孟學王克孝曰三君子稔知書院之所起矣予於嘉靖三年八月抵任九月即謀斯舉於前守林南江當是時止創鄉賢祠一所中祀州及五縣名哲工未完而南江逝矣於後即祀之前立禮和堂延子中及宋文質張師孔王教童蒙兼率鄉約善民一時風行而屬邑耆俊士亦多至者朝夕絃誦朔望冠射彬彬乎濟濟乎斯其地有不能容矣於是名公鉅卿鴻儒碩彥來觀禮讓者歲無虛月然皆臨是地焉而莫能闢也巡塩初公三至斯所惆悵然曰斯不可洪而大之以容諸耆壽俊髦乎即捐其贖罪米錢紙計百餘金移州據治焉而諸士民見之亦

多向義輸財來效工食費乃於禮和堂前建仰山堂其前四齋相向一曰讀律誥二曰課農樹三曰正婚祭四曰均市渠遂取鄉約耆民所長者分處四齋之中然仰山堂成而對山康子適至題其前曰彝倫攸叙置對一首則欲並箕子而不直為文中也後堂三齋曰禮樂曰射御曰書數者則居蒙士然皆於子中典焉其禮和堂後有格物誠意正心脩身四齋則居學中生員願來者二三十輩而孟學統之其西則構養正館蓋以予方與孟學克孝同寢處禮和堂乃以是為子中所居以授童蒙蓋豁田馬子近至之所處也其東因構鄉約所焉於是扁儀門為禮義相先之地扁先門為解梁書院而初公所建大坊則直達東街之通衢矣其院中隙植條山之栢溝引龍谷之水前者為方塘後繞於祠屋採蓮種芹無往不可蓋三年而始成予坐仰山堂之上見條山當面蒼翠西圍日夕眺玩至忘寢食或聽耆民讀律誥之文或和童子歌豳南之詩或課俊士誦周程之書或得黎庶輸金矢之訟恍若身際羲黃之世而莫知其他也他日觀築堵曰板板皆吾心所在有一士妄焚木屑者則撻之曰汝知此木之義乎雖尺寸未嘗科於州人謂其樹曰種則隸也生則予也彥則隸也心則予也毋折予枝毋踐予本夜隨擊柝者以觀號見逸或寢者且笞之曰與汝是地為逸乎與汝是屋為寢乎且汝

有是身止於工文詞謀科第以為人乎抑以求汝身之所始思汝心之所終觀天地之不遠念父母之常存明無人非幽無鬼責以求不同於秋草者乎予往矣三君子幸識之以告諸俊蒙稚及乎三年之所常言

上黨仇氏新建東山書院記

東山在潞州東南七十里椎山鎮仇氏時茂森族居於此時茂自其父祖及兄時濟楫葦與其子孫同居者蓋四世矣又嘗修舉藍田呂氏鄉約以化鄉人者蓋三百餘人矣興建義學於其舍旁以教鄉人之子弟者蓋五七十家矣猶以為未足也乃於椎山之東巔平其巔斵填其磵甃為方五畝甃石

為基崇丈有五尺圍六十餘丈其上繚以瓴甋以為周垣乃於其內先建先師祠三楹祠有重墉其門南啓後為學習堂三楹主教者居焉齋四曰志道據德依仁游藝在堂之前相對列堂南為入德門門南構樓崇丈有五尺以儲古今典籍曰尊經樓其左右則井廚碾臼碑亭皆具樓外屋六楹在二廂以居園丁田卒有橋突起於其南下為横池凡東山之水皆趨聚焉實登樓入門之始途也曰格心橋斯役也葢三年而後成倡之者雖時茂而經營創作則特淳朴尤專任焉時開欄奉時淳及時表柏之命披風霜冒波濤渡江而南以問記涇野子曰夫書院自唐宋以來白鹿嶽麓處多有之葢以

理學校也然其後多課諸生文藝科第而於朱子舊規鮮有舉者夫東山書院之建其無止以伸呫畢工辭華而已或曰何以為規曰即家範以教家而家道皆可正矣即鄉約以教鄉而鄉俗皆可美矣即義學以教子弟而子弟皆可材矣葢先師夫子及諸賢之道實不外此士能於此雖以治天下邦國有餘也又謂時開曰子博學而篤行恬於勢利而厚於倫理真石巖之處士也望即於此設科以待鄉之俊秀而教育之明先聖之道為邦人之式無為厚自遜也慎之哉書院之建人將以爾為標準也仇氏而不能慎終如始則書院也雖近世之課文藝科第者不逮而况其他乎

定性堂記

定性堂者岑山書院中之講堂也初岑山先生程侍御良用為秀才時常偕同志讀書岑山篤志正學謂洛陽程子論道定性為要其於經籍微旨聖賢奧義盡在於斯遂扁厥堂朝夕講事既舉進士推府汀州擢職內臺清戎兩浙皆以所學於是者行之雖遇權姦勢豪廷諍使便不一詘黜卒官之後民頌其政士思其德於是徽守鄭君王糸取輿論呈諸巡撫陳公文明乃即侍御之號建岑山書院云於內起定性堂其後立侍御祠室以詔來學室是其子進士默來南京問記且曰今之學者不於內則於外於外者窒塞於內者荒唐則何

以謂之實學嗟夫定性之說橫渠張子問於先晦菴朱子釋於後固已悉矣又何說但其書曰猶累於外物者言失其內也曰惡外物之誘者言失其外也故性之德合外內之道也故在外之物其理皆寓於在內之心在內之心其理皆通乎在外之物不可以物為非我也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孟子之說也不可以心為無物也盡己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子思之說也是故有聖人之事焉有學者之事焉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其喜怒因物之當喜怒者聖人之事也心求其太公物思乎順應當其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者學者之事也今以聖人之事而語學者是中人而語上也茫無所進

矣令以學者之事而語聖人是上人而語下也泥不能明矣夫程張朱皆大賢也故其論皆已幾於聖初學之士其必自學者之事始乎不然岐徑一差幾何不為入定出定之禪乎

張濬言岑山去郡城一舍壁立中江障堤率水平視群岫撐拄穹蒼左右縈流遶與金焦爭勝已有定性之象故侍御取以自號而書院亦以是名於其堂遂昭然爾也

與齋記

與齋者前參政德清吳公從峨之齋扁也公生而峭直果毅遇事不屈其父禮部司務封奉直大夫中隱先生曰此非所以存世也每以容與誨之公遂揭於燕居之屋因以自號既

擧弘治丙辰進士乃丁母俞宜人憂服闋授刑部主事曰刑以司民命吾父所謂容與者其殆為此乎於是比罪不苟得情勿喜部中稱允越三年奉
勑錄囚南畿惟事欽恤多所平允凡冤抑屈鬱獲伸其情者不啻百千越二年甲子陞本部員外郎大司寇以為故事部中本科必得明允公正者以居斯讞書不差屬政克舉遂選於衆曰吳員外郎可公既受委凡十三司之章奏無不詳審裁割一適於正若非得於容與則固無以使成輸之咸孚也厥後僉憲江西丁封君憂服闋改僉河南是時盜賊充斥而順德河南上下山西山東之間南北路衝統東不一公以劇材
勑兼四衛禁戢盜賊并理詞訟卒之地方寧輯撫按交論其賢乃改大梁道事尤繁重兼以歲歉河決漂沒田產公招来賑濟督察隄塞心力咸殫於是民頗安妥鎮撫交辟
上有文綺之賜是在正德戊巳也其參議山東當庚辛壬癸間是時流賊楊虎劉七方熾倡亂山東公或統率官軍相機戰守或扶劍截伐深入賊巢蓋斬首不下百餘生擒幾乎滿千
上又增錫銀牌矣其後憲副山西參政河南勦張天捷之劇賊以安汾石勘代府將軍構隙以得真偽殄南陽之宄賊以

安流離皆此類也夫跡公之政多著於兵刑之間而見於威武之揚人疑其當為剛強莫敵之勇也而不知所以得之者實在乎與齋爾蓋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夫子所以告子路者與中隱先生以告之公者乎後之雅歌投壺折衝尊俎者將非皆此意邪易以地水為師傳曰藏至險於至靜蘊不測於大順而歸諸貞丈人吉吾又於與齋驗之矣與齋名江從峨其字也於辛巳年引疾致仕日親詩酒築室菱湖之西洲從縣舊扁云

甘泉行窩記

甘泉行窩者今少宰甘泉先生增城湛公所過之地也嘉靖

丁亥冬先生以大司成考績北上道出維揚其門人不期而至者五十人居一日秉贄而謁者又幾十人先生樂之有至止之意焉車且起有葛澗者請文會友約後而來者益衆澗乃謀於諸友選地於城東一里承甘泉山之脉創行窩焉曰此可以聚同志之士講先生之道也揚故有甘泉山蜀岡諸阜咸發脉焉高二三十丈望五十里其巔有泉甚冽曰甘泉與先生之號不約而同行窩正當其結聚處此所以名也遂扁於先門楣所書也門北銀杏一樹大將十圍高十餘丈乃就樹築土為墠墠北築基為堂堂曰至止先生所題也其心性圖說在北墉鍾磬在東墉琴皷在西墉二齋在東序西序

燕居在至止堂北廚庫在燕居左右繚以周垣凡六十有二丈垣外有溝溝外有楸先門外有池池水與溝水襟帶行窩而池上有橋當行窩之旁又置田二十餘畝以資來學其費也初議出於衆後澗皆辭之蓋身所獨舉因以問記云曰昔宋二程子適僧寺大程入門而左從者數十人小程入門而右從者無幾小程曰此便見顧不及家兄處今先生一過維揚從者如雲則何以異於大程耕先生禮闈所取士受教獨深先生每令門弟子隨處體認天理求心事於合一近復推廣

皇上敬一之箴蓋凡言動皆此教也大程言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則固無以異於先生然則凡居行窩者又豈可他求乎昔程子自謂予得劉謝董而從之者日益廣近予讀雍語多澗所問對也讀合一訓多澗所輯行也澗揚人也與其弟洞蚤從先生於南雍能篤信乎先生故先生未至揚而揚人已從志如是然則葛非湛門之劉謝乎主行窩之教立先生之範以式是来淑不在葛君乎昔元有程悦古者隱士也李子敬者義士也子敬富於財而病世之學者難乎道乃捐貲建學古書院敦請悦古以化鄉人至今子敬與悦古並傳不朽葛君之學與志又匪但如子敬而先生之道又非但如悦古蓋泝伊洛而上跂鄒魯者也是故處則明義以變

俗出則興道以振風光行窩於萬年明師教於百世葛君固不得辭其責矣

貞節熊四之文記

吳文青州傅與人熊四必悅慶澤以父方伯公良佐之命婿於故少司空孔公聲伯焉司空本

宣聖五十八代孫與必悅皆山東人也司空先籍長洲縣必悅因婿亦籍吳縣與司空今皆蘇州人矣必悅生女壽芳五歲字於無錫人秦漢秦漢伯父為大司徒金外祖父則都御史毛公珵也於是婚姻咸嘉伉儷胥悅乃正德十三年正月二十日漢暴病死芳文聞訃痛哭自縊賴婢子救免後父母

鄉隣憐其少且賢也欲奪其志則又自縊屡奪屡縊又潛髠且刵以明厥心父母隣里始驚嘆信之詳見少傅太學士守谿先生傳近必悅送其子壽栢鄉試應天乃携以謁予其器度溫淳雅可敬愛則文節可徵矣初予與必悅讀書長安以道義相勗思以治諸躬而刑于家今必悅乃親見其女賢如此對談數日喜而後可知也然必悅方自以不能取進士科仕於王庭為憾夫必悅之道已行於子女又何必在其身哉必悅曰慶澤將因子女而顯矣曰若非必悅身教之篤閨範之正庭訓之嚴又安能以有此哉或曰觀方伯擇婦之故司空館甥之詳其所源流於東魯者遠矣是舉也經知府申呈者

二曰徐君瓚胡君續宗經巡按御史移獎取勘者四曰劉君景宇林君有孚葉君忠東君郊經禮部大臣奏給貞節牌扁者三曰吳公一鵬劉公龍桂公萼事在正德十二年而舉行在嘉靖三年四月至於六年秋七月

重建睢陽五老祠記

睢陽五老者宋太子少師杜衍侍郎王渙司農卿畢世長郎中朱貫馮平也五人者之致仕里居也年皆八十上下用唐白樂天香山五老故事結社賦詩不干時事睢陽人敬如耆蔡至繪像以傳其跡也里人祠而尸祝之蓋在歸德城西數里云歲久其祠傾圮今太子少保工部尚書歸安俞公乃重建焉公初舉進士為行人　憲廟差與　周王喪禮途感瘴疾幾不能生舟次歸德乃仰天嘆曰琳五歲而孤賴母教育至有今日萬一客死道母孰養天如佑我獲事母終死亦無憾失聲痛哭醫侍皆泣是夕忽夢五老鬚眉皓白身僅三尺立語之曰汝母壽高汝壽亦遠官且崇顯病當尋愈公即請問答曰此地五老人耳且訪其詳則所謂有宋睢陽五老公病中言曰果若是琳當為五老修復此祠耳厥後公母太夫人果年至八十有七而終公官果至今尊壽已越七袠而五老祠則自為行人為御史為通政時已營建之矣未記之石也至是公四疏乞休歸臨安寓書請記而其子都察院都事

君惠民曰催焉嗟乎予嘗讀宋史矣見衍為開封權要不敢干典銓衡胥吏不敢與為姦徵求無所得至封還內降減省調發給散公租仲淹門士也與爭是非而不愠韓富同宋也每事咨問而不驕既退不葺居第遇兄厚於幼時蓋宋之髦期稱道不亂者也而渙長貫平任雖不至世昌行亦類之是其生能有聞於前故其死能有知於後若公者雖微斯夢而或經斯地亦當召其守官與興祠廟以倡風化矣而況其神之靈托公以顯如是哉雖然予嘗謂公有五德焉醇厚博雅無巧偽習曰厚受而不剥久任閒散不求人知曰多靜而不折儉省民費百工咸理曰有功而不君權勢過頭視之泊如

曰見美而不貪。命餉魚退師無所顧忌曰見難而不避則公固今之杜衍也歸安之士當亦無忝雅陽矣然則斯石之立豈惟宋五老之可傳哉

臨淮縣重修文廟學宮記

鳳陽之臨淮縣學洪武甲戌遷崇儒坊即舊府學也然自弘治己未知府孟侯繼脩之後殿廡堂齋損敝滲漏去年府經歷王君璋受知府底公在中之委署臨縣印覩宮廟之若是也乃告諸底公底命重脩焉於是王君庀物鳩工躬督緝理一時士民多相勸輸木石助工役乃委典膳吳完理焉不三月而落成教諭蔡邦玘生員馬朱諸人走狀問記嗟乎臨淮

古鍾離之地當濠梁之上江淮之間昔惠莊二子之所遊處淮南賓客之所招集風流波盪文詞並興凡以排孔孟而詆墳典陰遺兩晉六朝之亂者也宋蘇軾乃言莊子之於孔子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欲援孔而入莊是何道也近時士論清談漸盛行實或衰茲學之脩諸士子游業其中務講明孔氏之學措諸實行儲養以待用可也況鍾離我
太祖高皇帝龍興之地鳳陽又首建學校之處
聖德神化發行攸先而漸濡惟久諸士子又不可以僻儒陋生自待也昔者大禹朝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濠亦塗山地也學宮故在其塗山門內然求禹昔之所自處惟在菲飲食而孝鬼神惡衣服而美黻冕卑宮室而力溝洫爾夫飲食衣服宮室止切於人乃明王猶菲惡且卑焉況他人乎諸士子誠能即此而請事則足得修身治國之道所謂無間然者可想矣諸士子其視諸塗山門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門人徐紳編刻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門人吳遵編刻

記

學易窩記

荊溪子築學易窩成問記焉涇野子曰易手也易足也既謂之手又謂之足何曰不手則僂不足則跛能持而行易在斯乎何以不言心曰持亦心也行亦心也何持無心何行無心則何以言學之曰凡天地皆物凡物皆身身而不物則僻物而不身則馳身物咸通曰易是故孔子之翼周公之爻也周公之爻文王之卦也文王之卦伏羲之畫也伏羲之畫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遠取諸物近取諸身也然則孔子五十而始學易衛四十而學易不可干曰有聖人之學有賢人之學有學者之學聖人之學究其極也賢人之學思其誠也學者之學求諸始也荊溪子心明而習正能即身以見物其庶乎其庶乎

遊燕子磯記

己丑之歲二月丙辰虛齋王子崇遂弘齋陸伯載及予同遊於燕子磯蓋講之去秋而今始踐之者也是日晨興予獨先往北出觀音門即傍山西行其路磽礓偪仄輿馬皆難乃令吏扶特迤邐而步登弘濟寺階磴十數層病足艱進一阜前挽衣袂一阜後擁推之兩吏撓掖而後上出寺而西則觀音巖也恠石礧垂蒼黛參差上接雲霄而大江自龍江關西南來直過其下俯按女墻睇之頗可驚駭僧曰此其下基皆石甃僧衆朝夕行猶坦途爾予嘆曰果然苟有基雖臨深淵亦無妨也昔列子言當呂梁之上履危石足二分垂在外而不怖者尚未似僧言穩爾乃從僧上觀音閣閣亦傍巖下就江昏築基基上交豎九柱皆用柱上棚棧構閣閣三面皆闌干憑之瞰江若在樓船頂立也是時晴見萬里日映碧流江豚吹浪上下逐波西望定山細如蛾眉東指瓜步小如丘垤他山皆閃閃冥冥如落鳩鷀鴣不可辯矣昔予在解州嘗遊龍門酌底柱登流冊亭汲河烹茶以吊禹墳至此乃勃然興懷將天下奇觀尚有過斯二者乎夫河北方之經也夫江南國之紀也而龍門底柱以及茲巖不可不謂之能觀瀾矣已而同彼禹之親窮其源流者又不知何如也閣之東崖上有石刻詩乃白巖喬公篆書覽畢方欲和之而虛齋至未久而弘齋亦至乃解袍帶復同升閣上流覽嘆賞久而後下虛齋欲列椅懸巖下對江而酌予頗難之弘齋曰此何妨昔予至天台鴈蕩天柱一峯突兀崒嵂四面如削其高不啻數百丈亦嘗茶酒其下予聞之又飄然志在天柱峯頭矣嘆曰安得素

心人共晨夕於此以終身耶虛齋曰近亦厭俗累爾予曰此
又非物來順應之意夫政則亦有然者矣惟當求諸己不當
疑諸人我無滲漏他何足較弘齋曰大抵置得喪窮通於外
物而後無不自得也予曰然今之為政者徒知征民而不知
民之所以征徒知杜請謁而不知請謁之所以杜是故寬行
於催科之始者仁也嚴立於請求之先者信也是時虛齋方
有少祭典糧之行故及之已而虛齋又列席於觀音堂予曰
此非唐虞也二君因論及禹以至聖不可知之神予曰則何
以能神弘齋曰物至無不知則神虛齋曰精義入神予曰精
義乃入神之路非所以盡神也若無所不知亦自神之用而

言爾必也其至誠乎惟至誠則能公且明明而不公非神也
公而不明非神也是故雖妖孽或有善焉雖禎祥或有不善
焉故至誠如神也是時酒肴既行僧茶再至而予和白巖公
詩亦成卒爵款徙燕子磯虛齋乃招一笛師來泛舟而往舟
中猶傳杯不三爵而至觀音港解舟登壽亭侯廟先至水雲
亭其扁為予友景前溪所書精采如神存乃面江小坐與觀
音巖看江又不同矣遂上謁壽亭侯其祠在簃有大觀亭亦
前溪書至此看江日隱斷雲煙霧霏微蒼茫無際與水雲亭
又不同矣遂攀松捫蘿以上燕子磯磯皆嵬石疊起水圍三
面並石磚猶見江轉磯底此可以高覽八極無礙也乃弘齋

款坐於磯盡頭予力挽之而後坐中磯道士曰五七年前江
衝磯前放磯下水深不可尋夫自立關廟後水頗遠磯而去
今南徙磯東數百家矣然斯言也特款靈雲長而實不知雲
長也二君皆補和前詩虛齋又命行酌然酒鑪中火寂三召
之而不至頃一介來曰有尊官三人者已遣人至此掃庭除
治器具夜即來也可先去是時已暮弘齋便款拂衣回宿觀
音巖予與虛齋皆不可虛齋曰此或其道士誤遣此介爾召
道士而數之道士屈予遂作登燕子磯詩以發笑火至酒熱
傳杯興酣北望泰山東瞰蒼海灝氣縈迴靈光掩映蓋又不
知此身之在天地間也抵暮而下則虛齋又命列豆籩旅肴

核於水雲亭矣予曰此又非唐虞也蓋平日與二君交遊嘗
曰唐虞時言人之短不為刺言己之長不為誇故禹或曰吁
而皋陶不怒皋陶或自曰都而禹不嫌後世口雖溢美心實
隱情在外有餘在內不足學廢政弊皆此出也故飾情之辭
過禮之費彼此有見稱唐虞規遂命僮子撤其餘品三人兩
几一燈長江已而盪櫓槳呼欸乃泊舟投磯者皆次第而來
虛齋曰舟中之人至此亦可謂得所止矣予曰然恐懼憂患
好樂忿懥於是時皆免乎二君乃補和予磯上詩而予方懷
前溪水雲之書欲題而未竟也乃皆入道院就寢夜中鳴雨
大作頗擾夢寐晨興詩完書卷于倚磯亭中焉畢有報太常

西唐牛公毅菴黄公自祭天妃廟放舟来矣二公聞予三人者在乃即枉顧於倚磯亭揖罷乃遂邀往大觀亭云有設也予三人者逡至水雲亭暫憇二公請延上座固辭西唐曰此繁文不可有予曰此文却不可無爾遂酌二公而後赴大觀亭之宴因述昨暮道士之事為一大笑云予問自西來新亭何處為的西唐曰據廬循傳其敗在江西南而後東入于海似今馴象門外為是予曰志稱勞勞亭亦近是此或然也於是西唐或舉海上諸寇自尉佗以至孫恩或舉太行諸賢如岳飛劉因京房東晳許魯齋之輩而不以為誇也毅菴或言曲江何真開嶺保障之功或舉昌黎元城東坡避地之美而

不以為講也於戲自

聖祖開國以來混車書於六合無江河于一統故予得與諸公登斯亭也言徵今古氣吐風雲人秦越而志合地南北而道同雖約之於半年乃遇之於不期情本玄通義則神授笑語無擇酧酢不筭則予常稱唐虞之風者不在斯行乎當是時也霧雨飛宜魚龍上下長江與天同色燕磯與岱埒高果心曠而神怡真忘形而無我遂歌伐木之篇載詠山徑之曲而不知其聲之嗇也歌亂虛齋私齋皆賡之不已以贊投壺而散然獨予酩酊殊甚與過佛國寺而後醒

遊靈谷記

三月之暮五山潘子約諸僚同遊于靈谷予以足疾不能遂馬貸輿先往蓋靈谷之松亘四五里周幾十餘里東至木公山以為界森鬱茂密不可數計而縱横絡繹雜列間植徹瓴甋甃路則不得其門而入矣實予心所躭樂而酷嗜者往年同南橋李子白午而始往不久即返未盡其奇於心恒不忘故五山約亦不俟聯鑣而獨先也至第一禪林門即下輿步從里餘就蔭佇立四向睇望虬枝蛟枚如麻如蒿然體幹瘦細多不可棟間有三二合抱連圍者則又為群木壓挽匝擠不能直挺予嘆玩焉而又步從其下瑶草仙卉碧紫爛熳或並藤蘿纏樛縈蓋問諸吏卒不知但曰野花則又嘆曰彼抱

美含芳于幽獨而不名者其殆此乎比至方丈門見洪武十八年至二十九年

高祖七勅備言栽種松竹果子之由禁止蕘取松枝牧馬打草之事乃然後知此寺風景所造甚遠而今日公退遊覽猶蒙其蔭也再進至青林堂見簷前懸榜

高祖親制山居詩十二篇賜覺義清濬者蓋悉靈谷幽勝乃知此寺非偶然也及登堂而覺義可浩出拜曰公忘往日竹澗之遊乃久不至邪予曰一年一度到山中耳未幾五山及雙山秦子在軒胡子雍里顧子郭山兒子皆至南橋以目疾不至乃為團聯坐蓋以兒子孫子及五山也予曰山遊猶執

古禮在軒曰此郭山之盛德乃遂舉達磨面壁之事學亦良苦予曰是蓋入定之功然使其心有所定雖終日入市朝猶寂寂爾使其心無所定雖終年面墻壁猶擾擾耳雙山曰聞有實志公像安在雍里曰殿後予曰亦常見其像矣清臞殊甚在軒雙山曰果亦出塵郭山若曰況居廣居者乎而未盡言也五山遂舉其鄉寒山拾得及豐干和尚昇天入岩之事以難衆予曰太虛人物實一體也太虛之氣不得不聚而為人物人物之氣不得不散而為太虛若曰仙佛白日昇天彼太虛茫茫何所安着安得不謂之散而無邪但世之忠臣義士聖人大賢其所養者既固則其歿也氣未遽散有時焄蒿

悽愴猶露精采人皆神之雖鍊精蓀氣之士其道雖殊然而死亦不驟解散或依草附木托親倚故時一見焉好事者蓋張大而奇異之故有今說然其氣未有久而不散者今夫呂嵒鍾離何以不數見邪雍里遂證以遊嵬為變之事或曰堯舜只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者何曰此却是真神也若欲堯舜復生而見其形不可得矣何以曰羹墻見堯也曰譬如人子將祭先人其夜夢見父母依舊行坐依舊說話又或入室而聞嘆息之聲是時父母已不存然而夢中白日猶能見者蓋神交也夫心之誠即神也子之神即父母之神也若欲見他人父母雖用意作夢亦不可得是故天子有天下故能夢

帝賚良弼若士庶人自無此又曰鬼神亦甚顯即看天地便見看日月便見看吾身便見在軒曰程子何以曰若道無時安能信得及若道有時賢却向某討予曰此又非天地日月之鬼神乃世人所常云云者也於是諸君頗有然與之意而予遂曰不知文帝前席賈生時曾論至此否已而五山又舉海門牛渚潭產龍無數傍石厓近水處皆龍窟或出沒焉或夘育焉舟過其下亦不傷人他日黃龍初起有楊氏者射之中其一目黃龍遂將楊氏舟挾置山巔然至今楊氏亦無害其餘數十舟當時反皆覆沒不知何也予曰龍德而正中者也豈有所擇乎曰若是則數十舟之覆不幾遷怒邪曰龍精

于目而不見乎石其被矽也未免奮怒震騰風雷雲雨並作數十舟者適當其處故覆楊氏舟或近岸傍山故不及若龍有意則楊氏舟不止此矣但楊氏射龍自是不可此物能興雲雨以生人而乃害之是將受學於支離也亦異於周氏之斬蛟矣五山又曰龍見珠則始成龍予曰龍始生角翼未具既久有角而為蚪有翼而為應九陽之氣既完而有珠乃始能變化升騰耳故語曰摇驪龍之珠猶為道以明著為致曲之驗也雙山雍里曰龍自有珠為是然是時已過午遂出遊大佛殿又其後登禪堂崇峻弘敞爽人心目而實公石像正當其下為吳道子所畫果非塵世形態旁鐫自著十二時歌

予謂諸君曰天地且以十二時分晝夜此歌雖向晦宴息者
亦忘予恐其并日出而作者亦非矣又北觀寶公塑像在浮
屠塔下旁有長梯壁立不可上乃已遂出東觀入功德水之
九曲曲上一松奇古或云
高祖掛衣處其前群礎散布半掩苔蕪欲求其故不得召浩
浩以足瘡辭不至則遣一僧來問松不知問礎不知問壁間
畫亦不知曰如此則曰如此曰非是則曰非是予笑謂五山
曰此亦子鄉之寒拾耶又曰如此卻是真僧爾遂至無梁殿
殿皆瓴甋作三券洞不以木為梁只此一殿費可萬金其規
制又多自齊梁時來

國朝雖或補葺然必不加也五山見木主書諸尊者名氏猶
以問僧僧亦以不知對遂皆笑而出乃上西廊觀吳道子所
畫折蘆渡江及烏巢佛印三教畫壁雙山曰此三畫猶可此
則不可此則者謂三教壁也予曰雖猶可者亦皆僧欸輕帝
王小公卿而實未能忘之本相也乃還登青林堂詰浩請之
何以不來浩頗辭屈五山乃又行酌且飯酌未半有滿親住
持者來參侍學士顧公詩以觀蓋顧公九和依僧語作二偈
爾觀畢滿親請茶許之時日已大西遂行而浩乃送至琵琶
街自鼓掌請聽琵琶聲口熹呼諸從者亦鼓掌予曰月泉足
又不瘡手又能琵琶矣浩亦大笑然實未有聞也因問此殿
而何以有此聲浩曰空谷作聲爾曰此殿以上凡四五層其
上者何以無此聲浩不對在軒雙山皆曰山谷之聲太近亦
無太遠亦無虛實之間遠近之中乃又炎以上長廊俯以崇臺
此感彼應氣使然爾遂西至竹澗有閑關僧監板實以通飲
食實上懸棲雲處三字予曰此室中亦有雲耶浩曰雲則無
處無之曰若果棲雲不必用此板隔限矣五山遂屢以偈語
詰浩浩不能對以他語應遂出時滿親以邀茶至見壁上懸
二尊官詩浩與滿親猶指矜云云曰僧但不到家到家便見
其家中所有無爾遂還予先至朝陽門候諸君而後別五山
名頡字叔愚寧海人雙山名儀字相之臨桂人南橋名清字

介卿龍陽人在軒名廷琛字原學雲南人雍里名壽峯字武
祥崑山人郭山名維垣字翰臣高安人予則名柟字仲木號
涇野高陵人

遊高座記

五山子既有靈谷之遊予欲南遊高座寺未有期也乃四月
五日予適有斗酒隻鷄欲邀諸僚於部選官廳西予方查吏
冊未畢畢則諸僚多歸尚復邀五山在軒二君以共酌已又
移酌於省中竹塢已又移酌於雙松二枳之前蓋自前此未
到之地清幽無塵鳥鶴時來真其市朝中之山林爾既而曰予
欲數日邀諸君於高座登雨花臺以看江也頃之有友魏鮮

前者暢然曰此北共從高座為采日乎夫古有肥貯肥牲以速
伐木遷喬之友予有白鵝鮮魚顧獨不可邪遂豁請明日公
退南橋先至予始至未幾五山任軒郭山至未幾雍里雙山
至是日南橋初得二月中邸報於是談至道頌
聖學或論人材之進退或言政事之因革辯而不激直而不
訐身在高座之上而心如遊司廳之中蓋諸君勤政體國遊
觀未忘所事如此飯既乃北入永寧寺上木末亭亭在聚寶
山巔長松巨杉皆在其下然不可一蹴上循令吏阜夾扶三
四憩而後至每憩必依松貴菲栗或蹲或跱又或迁徑躐石乃
能再步登亭四望草樹殿閣參差晻映蒼翠無際絕可圖畫

乃嘆曰身果在木末乎然微此山有基豈能至哉乃重有感
於務本六亭中三爵以觧倦而僧出淹韭近酸頗有野趣啜
茶茶不及山下茶遠甚蓋水難也遂還至高座乃飯予嘆曰
江南自有此奇以供遊玩是以往時雖名賢碩彥亦沉溺其
中其君亦或開宴於松陵閶或舍身於同泰寺偏安江左不
復知有中原山水誤人人誤山水邪若江北雖有高山茂林
人多勤苦其中不知登眺亦且不暇郭山曰江西亦然然尚
有樸意既而曰即日雖遊覽登眺興豈盡在是乎已雙山遂
出先去五山在軒南橋入座於方丈深處雍里乃復言及六
代盤遊如彼而今六合混一且有茲遊固不勝於往時邪飽

謝諸賢不足道矣予曰時之治亂亦係文之高下異時靈運
以傲休文以冶鮑江以悠吳孔以怒莊融以碎陵信以誕劉
孝綽兄弟以淫湘東王兄弟以繁眺淺而捷總詭而虛故六
朝危亡易於反掌諸賢當任其咎矣諸賢者一時之耳目也
然至唐而始少變猶未盡復焉雍里曰唐之元結意頗高雅
文亦脫俗曰次山者甘泉先生之所好也往在京時至更舊
字元明為次泉以比元子如寐記正論以及五規二惡雖謂
之明道亦可也當其造詣高遠不在昌黎之下而磨崖之頌
漫郎諸詩李杜豈能及乎雍里郭山皆以為然予曰斯遊也
亦不可無詩以紀於是雍里已有吟意乃復入尋三君於方

丈深處然亦劇談恨又未聞雨遂同詣雨花臺臺已為遊人
所據塵囂不可登悵望而歸步過安穩寺五山曰此寺必佳
乃又往入先門見雙柏細縷懸下如垂柳初皆不識也僧曰
娑羅栢爾是寺僧皆衣藍言貌亦異而遊人絕跡乃引至後
山其巔比雨花臺更高數丈寬五七倍隔松杉看江若練帶
森森晶晶從西南來五山喜曰吾固意有此奇景爾遂藉草
列坐共為眺覽笑曰雨花臺之阻恨瘳矣遂還

遊省中南竹塢記

省中竹塢者太宰廂房前之竹林也直梃森茂其簳厚數寸
然莖如甌盂稀踈處可容几椅而葉則蒙密如雲如蓋不見

天日當夏無暑往年與江郎周子常飲歌其下他日以告在軒胡子胡子遂嬰心焉於四月九日歆召諸僚同酌是也乃先邀至其司後堂人為一席予曰過矣所上酒肴皆雲南法甚清雅潔素有鷄㙡用筍笋諸新蔬雜作之曾未食也乃嘆曰大夫生而有事於四方今吾輩豈必身至雲南之地哉覩其人食其食雖滇海昆明既在目前矣已而五山問郭山以華林事郭山曰此其地久已平定予曰是非吾鄉劉用齊公所輯寧之處耶郭山曰然今其處已塑劉公像而祀之矣諸君因問用齊之詳予與郭山同言此人為瑞州守被華林賊擡去住賊窠三日聲色不動賊皆焚香羅拜又擡送至郡者

也然嘗令曲沃每罰人以粟菜令僧道收貯藏之偶歲荒出以濟饑而又匹馬雙皁遍行村落勸富給貧曲沃人戴如親父母今雖尚書致仕若遇清明前後或之塋在其鄉人雖韋門圭竇召無不往有時醉後村人折野花插公帽邊擡以遊樂公亦不拒是人盖嘗師事介菴李錦在軒曰李錦者何曰舉人直躬慕古非其力不食嘗廬墓所食多麥仁伴莞豆煑以為饔餐人餽之一不受介菴同時有雍公尤剛介嘗以為吳縣令有同年友以事至吳舊規每作衣物值百金以贈至雍公則斷之曰吾於朋友何厚吾於赤子何薄後巡撫大同因杖李棨将不法被科道劾為民去諸君皆嘆素所未聞

忌爭其里焉於是五山因大同遂言及甘肅各邊遠近予曰是邊去西安頗遠此處至西安正與各邊至西安等爾在軒言哈密之事聞尚未定南橋曰牙蘭者魁也予曰已不在矣曰昨見會試策循以為問曰此或言其像爾彼在弘治時已為阿黑麻之謀雖然吐魯番固侍牙蘭然其所以致哈密再失城印者則成化弘治間諸公失處爾是以牙蘭能離間威刼赤斤罕東阿端曲先諸衛而孥溫吞力以及罕慎陜巴者由此其被虜也然而因時斟酌隨義柔能者則正可慮爾是時飯畢在軒遂邀至南竹塢列一席於竹間乃言往者竹林七賢豈亦若此乎五山言竹林今何處在軒曰當在太行衛

輝之間予與雍里曰多在江南在軒曰近太行者為是蓋七賢在惠懷之時尚未渡江在軒言是五山曰曾見竹林七賢圖予曰予嘗題此圖矣云在前無魏在後無晉在國無君在家無親在宮無政在鄉無俗圖之者不知彰善邪抑以播惡邪五山曰此說是也已而雙松之席既列又移酌焉適有大鳥飛過五山又談及鵾羽之詩辯名物論風雅議比興皆歸於性情之正而後別

遊鷄鳴山記

鷄鳴山為南都之勝久懷遊覧見改官南曹三閱年矣未能以償此願也予僚郭山况翰臣於四月十二日公退之暇邀諸

脩同造焉予策馬以赴而五山已先至乃登憑虚閣以眺浩
然嘆曰我
高祖開創之遠畧規制之深意於是乎在目前矣故增都城
於東南而建 宮闕面方山也（取四方山河意） 立太學於西北而營堂
齋倚鷄鳴也（取晨興勤苦意） 陵寢在東因鍾阜也倉庾在西邇長江
也演武於内外教場無處而非警惕也祀功於上下山巖無
時而忘勳勞也後臣當何如以保此志邪於是五山為予指
點龍之起伏極言風水之盛既而曰但外城甚遠居人稀踈
防保頗難曰此亦可謂遠慮明時方以忠信為干櫓禮樂為
城隍且聖祖意甚廣大若非遷都北平此地至今即儀鳳麒

麟之外皆其比如櫛矣已而雙山南橋至已而在軒至乃又
起憑欄問商陸辯王瓜既坐南橋顧諸號含言往時
孝慈皇后之崩
高祖使人察諸監生之妻無哭泣者遂斷續麻之賜予與五
山曰此真父母與子一體之心其當日 恩德可想宜其能
肇造乾坤於後日也酒行食有桃仁在軒曰此桃杏皆曰仁
其意甚美郭山曰取生意爾五山曰瓜亦曰仁麻亦曰仁皆
此意予曰黍稷稻穀却皆曰子槐枳却皆曰實蓋惟誠則仁
惟仁則能生育而為子其義一也此古人所謂糟粕煨燼無
非教者先聖名物豈偶然哉已而在軒顧憑虚閣曰今有此

論此閣却不虚爾曰微此吾輩又安能有所憑而言邪五山
曰此閣異時絲竹歌舞之聲日不絶響吾在監齋時猶得聞
之今日却漸好矣曰官僚若有公暇小適可借此談學論政
觀覽景象以暢襟懷縱監中後進聞之亦知矜式若流連劇
戲如六代滛遊真可鄙爾雖以雷次宗之開館齊子良會文
學之士以抄經史於此亦非不美然資浮靡而工藻麗則又
何益諸君皆以為然已而雍里至是時先坐者皆有酒而雍
里獨醒予曰吾六人者當各陪雍里一爵雍里執不肯皆再
請之雍里曰某固當有後至之罰但量淺爾予曰雍里之言
婉而不迫如此乃已爵再行遂北上浮屠塔然病足難登乃

令吏皁牽挽擁擡止到第二層兩股蘇蘇不能與在軒雍里
獨至其巔已在軒亦来六人到坐塔中傳杯三巡以觧勞在
軒曰程子所云相輪即是此予曰今與諸君已坐酌其中矣
又曰雍里久而不下將貪詩逃酒邪雙山曰此四字下得甚
當予曰予數人者皆四海九州之士一時會聚於此得以論
心觀物豈易得哉所願盡去世調一意太真爾諸君又深以
為然已而雍里亦下巔来予問曰不有所詠必有所得雍里
曰其上所見與在下一般但鷹隼之飛湖山之勝益親切爾
予曰子可謂極高明乎既而下塔旁立指塔曰適到某層某
層雍里曰在塔中不知其高自下而望乃如此太高邪曰高

處皆自此起五山遂招遊於塔後竹林至則林中茁笋如盃如盃五山命一僧看守無令從者傷折且曰此以慰其心爾在軒曰此林中又雜以一果樹更好予曰在軒每有奇見又曰古今人不相及今日竹林之遊昔賢恐未有此於戲雖酩酊之中不出準繩之外乃真遊爾已而僧折笋送茶果分外清遠茶畢五山言有僧秀林者善琴可往一聽至則秀林鎖門出賣藥長安市去矣予乃戲寫一絕於是五山又促行者追召秀林未久秀林果至焚香坐操顏回一曲五山謂予曰可反前詩矣予又戲寫一絕乃知凡過不遇皆未可定也遂還至憑虛閣以飯飯已命吏取卓上肴果分散僧衆及從人

蓋不知其爲郭山設也時予已醉甚微聞五山曰此意甚好然瞠目而視見南橋獨醒曰南橋留啓酌南橋以手指目曰自疾癱里謂南橋猶繫心於目也予遂爲短賦而自吟之於是郭山曰他日之宴未有若此歡晤之甚者豈其地宜有今日邪予曰程子不云此地不知前此曾有人到此說此話否遂皆出閣揖散馬過十廟時月已盡光華矣照至其家然是日倦醒兼病再日而後能興

遊白鶴道院記

四月十二日鷄鳴山醉歸步過　西華門雙山奏予曰十五日當請遊梅花水云是日有堂上行不坐部可以出遊也南都故事司屬出遊多因堂上行而諸堂上或送客或他往司屬乃得借一日之暇以遊覽然自予爲吏部司屬已年半矣雖堂上他出諸僚皆不出而予以多病亦未獲一遊雙山以近日有靈谷鷄鳴諸遊也遂有是請於目下乃十五日有堂上不果行改十七日雙山亦又改至十七日然是晨大雨去梅花水實難雙山欲移遊附近道院云有故鄉蓮酒已開尊矣予曰天雨又開此酒即附近道院不減梅花水也且堂惟堂上行有改移雖天亦使此水有改移矣於是開宴於協律郎朱氏之白鶴堂比予至而五山南橋已至竹亭矣未幾郭山至然朱氏舊有崇樓乃同登臨焉見道士居屋如櫛足參

差如魚鱗上下而煙火之盛不減於都衢很後有報在軒至乃下梯同雙山迎之白鶴堂雙山便行獻酬之禮予曰前此俱不有此雙山曰舊多在城內飲今在城外數予曰合內外之道也坐定餟有新笋亦新自臨桂來其味極清問之雙山曰此毛竹笋他處無惟廣西有其心實也予曰心實故味美五山又言浙中亦有實心竹可作塩笋又可爲箭笴予曰惟心實故能直蓋美二君之言也頃之有暴雨過既霽而雍里至予曰方雨正慮雍里雖行雍里曰適至城門避雨爾予曰今與先到室中者同然雙山又移尊竹亭是時予已醺然而雙山勸酌不已雍里四子無以鷄鳴爲戒予聞之甚喜蓋鷄鳥

之遊予實酩酊不知而雍里以是見規於是深以為感以後得少節欽然而雙山勸酌左不已既至出亭又令每人引白予視五山南橋在軒皆不歆飲乃言曰予忝從交遊之後凡一飲會或行視山川吟覧風景不專於酒乃為雅於是遂出觀醴泉亭是泉盖

文廟禱

高祖之疾感格天地而湧出者也有穹碑在泉上莊誦未半有二白羊跳舞不已或登龜趺之間或上泉口之石或近身弄衣或俛首啣果恍惚有虞庭獸舞周詩胅升之意在軒以為具徜徉雍里以為真常羊而五山雙山南橋郭山皆喜極

有與物相通之意予曰今可謂得羊矣古之挾策博簺者安得不失此邪已而五山欲觀南天門乃策馬而南見一江自溧陽來至南天門前西流入大江而天門對方山負紫金跨青龍挾定山具天府也西過犧牲所而還至地壇北方雲起在軒曰雨已下鍾山矣未訖大雨如注沾濕衣冠予曰今日可謂步過天門帶雨歸雖梅花水安能易此四月十八日記

遊牛首山記

牛首為金陵鎮山每登城中高處輒見山之雙角如笑揖往時僚友陳魯南數言其勝且言獻花巖尤奇示所撰志抵南且年半未能一至四月十九日雍里顧子有牛首之邀明日南橋李子有獻花巖之邀予喜謂同僚曰二美恐難並得或風雨炎暑之阻亦不可知他人聞之亦為予慮恐夏且半暑已盛不能遂也及期予先出門過承恩寺懋僧白雲方丈白雲即出諸公卿詩卷無以已作已作中有心未了之句予問曰僧今年幾何曰八十五矣曰年已如此何事未了曰自覺尚有未了處爾已而雍里至予問壁間懸賦何人作僧曰僧自作爾頃又言某太監者已亡可惜實玉家貲盡為他人所有予謂雍里曰此僧未了者名利心爾既又曰僧先住梅花水是時無水住十日祝佛水即出且洪大懸流有群鳥來翔自為鄭太監所邀至此向時水聞亦減少曰白雲來此幾時

矣曰二三十年曰亦有前異乎曰無曰住梅花水十日且有水出鳥翔之異二三十年於此乃無一異何邪曰僧悔至此爾曰然則爾心未了者雖謂之此可也已而五山雙山在軒郭山皆至既飯乃行雍里以其輿易予輿予辭不得曰古道出乘之先往乃至牛首之背嘆曰俗言

高祖恠袂此山獨不北拱此或誤傳乎盖天地間萬山環列而江河四繞其中則堪輿也此牛負而戴之首宜其南向爾再行里餘山益陡峻與夫力罷予與五山下輿令吏扶持步徙少息與夫因訪識樗樸二木于五山然與夫遂長往不待雙足刺刺脫脫不能舉武使呼輿夫輿夫始候乘因曰以佚

道便即雖上山亦易也比至弘覺寺即古佛窟寺也僧行有
常先有者自下而指之曰某為文殊洞某為兜率岩某為捨
身巖也視之高幾千丈壁立峻絕決不可登舊傳高一千二
百尺周四十七里者豈盡然邪在軒曰尋當至是爾比入禪
林先門過天王殿石磴百層如鳌壁然予又恨足蹩眉懼不
能登於是令兩皁擁撻一吏引袂而後上有長杉數十章并
古松夾之佛堂涂幹掩霄漢蔽虧雲日而竹梧楓梓亦附植錯
列可棟可梁可宮可廟陸可車輿水可舟楫文可琴瑟武可
弧矢嘆曰美材盡在於是乃見於佛氏之域耶過金剛殿階
登亦峻峭陡絕其右有虎跑泉僧云草衣文殊講授之時有

龍女送水雙虎跑地而得此泉味甚甘冽然此或僧神其水
而以名也上大雄寶殿其月臺有銀杏一株曾被火焚其身
復生枝幹而身畔燒痕猶存然可五六人圍葉散布蔭蔽崖
砌雙山曰此樹當時止燬其幹其根未傷故有此詩曰顛沛
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已而雍里遂舉酌於銀杏之旁
而在軒獨登文殊洞兜率岩自山巔松杪青巾白衫揮扇而
下衆共瞻之至席遂談岩洞之幽勝而五山雙山郭山皆有
意興飄然起觀塔影云矣在軒舉舊有二友見美色途中群
行一友閉目而過一友正目而過正目者曰此亦人子也見
之當視如己之家人親戚亦何妨予曰此閉目者亦未[illegible]

是雍里曰古止說非禮勿視爾予曰昔予弟栖年少時隨予
在太學嘗出行不拾遺黃金環後馬谿田以告監丞陳陝州
先生先生謂諸舉人曰栖事亦佳更不如拾而懸票于衢令
遺者得之尤好予曰陳公之言用也予弟之事本也則無異
於在軒之二友矣於是雙山談及塔影予曰此不恠閉門有
孔視之則有不然則無頃視之果然蓋塔尖自門孔中透入
故有倒影爾於是同諸君上石蹬瞰辟支像出憑石欄遠眺
見萬山之間麥牟已黃稻畦方青予曰此果江南之樂土也
在軒曰有山可薪有隰可田果然遂西至文殊洞懸石礌垂
不可入而五山雙山邀予坐其中摩文殊之眉曰爾安知吾

輩至此邪又令從者移去洞口香几遠眺江山畢見出洞予
足已跛矣雙山五山又邀往兜率閣捨身岩予不能去雙山
曰為其名不可邪曰其實不能爾二君躍然往遂登其巔去
矣而在軒雍里郭山亦自他岫去予遂引一僧以還其鷄藤
山虎之細櫻葉栗花之微皆自是識也至碧雲堂上前屏遂
書一律既而諸君方還雍里乃洗酌碧雲堂上而五山在軒
各言所見之勝在軒曰兜率之上是何物五山曰予手洗佛
脚之水身臨昭明之池予嘆曰二君所見雖有不同然大畧
皆已到山頂上矣視予全未往若可奈何是時佛前爇燈一
掛五山曰適此來途中見收麥甚喜窮民足充口矣郭山曰

見男婦勤苦塲作又用張衮甚可愛此江西所無曰此則江北盡然爾適見此不覺與鄉思也在軒曰可移去卓燭獨觀麥燈好去燭而麥燈頗暗五山曰當再添一燃在軒曰恐傷籠又不可諸君皆曰可謂能防患矣予曰每添一燃則增一明雖三五燃可雖百十燃可若手巧自不妨籠但籠周柱條則當減耳程子所謂減一條少一條暗也諸君大笑以為然是時五山與極高遂同雙山分榻於辟支洞西而在軒亦宿萬山拱秀方丈晨與羅里郭山因言及為學之事予曰竊謂自古道統之傳無過好問好察捨己從人乎蓋此非克己者不能也遂同二君往問三君宿處先過在軒而五山雙山適亦

下岩來憑軒南眺見群山羅列如揖如踞皆在目前而青雲紫霧或流山腰或冒峰頂在軒雙山又恨此障予曰此本山谿所能且其粧點變化精神具在正可細覽若赤日特照則焦土頑石並見又何觀邪五山亦曰然既茶而出欲往視五山雙山宿處二君曰既飲衾枕其處亦非吾所有矣乃自下瞻望良久而南橋自城中五更起至矣蓋日昨為太夫人忌辰也齋畢復邀至碧雲方丈共飯五山又欲予同觀佛脚泉昭明池然予足不能行矣止遂西觀龍池白石為坎深方數尺水清見底冬夏不竭其旁皆石崖壁立高數十丈旁窿幽險五山曰此正龍起處是行也微陰有涼颸雨夜中作遂霽

遊獻花岩記

南橋催赴獻花岩予與五山獨先出禪林舉微以往過陡絕則又下輿小步五山乃出夜中所為詩三篇以觀有慈民之心焉有復古之志焉雖上輿猶諷誦之不已比過長庚池則又下輿並觀池水乃遂至獻花岩洞洞當岩下三尺石轃為深室內有懶融僧像洞東石穴為門出門則獻花岩亭也而白岩諸公皆有題白岩題則自篆者也坐定僧德達送茶而雙山南橋在軒羅里郭山皆來北望牛首婉如圖畫懸掛目前已而入寺登殿僧衆皆擊鐘磬誦彌陀魚貫而逆遂上觀音閣看牛首益真切南橋乃令設一几環坐取酒辭勞旁有

紙帳石床一僧宿處於是者十餘年矣或嘆其難予曰此正可憐使果有所得猶不枉一生不然秪同一禽鳥耳昨見牛首禪堂諸僧亦類是何異土穴中犍鼠邪可惜誤用力於是而終無知也郭山以為然已而德達又引上翠微亭予與在軒各坐一磯五山雙山及南橋郭山遂上山巔攀松倚峯而立自予坐處望之又如在平地望山上人也及南橋又取壺榼至諸君亦少降周環各坐一磯傳觀五山三詩而後下德達遂獻茶於小星橋流觀蕭汀諸公留題有一僧在東室閉關已半年矣言貌如焯灼態予曰此僧若能為學何所不可惜惜出赴南橋之席於官廳南橋談及

武宗南狩之事予遂言涂水冦公應變救人之政諸君皆以為督南橋又言陸司成之事予又述何栢齋往日講書弁與虎谷王先生論馬陵格致之說諸君皆欣羨以為未嘗聞也是時日已近未諸君先返以赴來日坐部予以倦病不復同歸送諸君將下山還卧官廳榻上未成寐而在軒又送酒饌來予不能禮使者於榻上作謝帖去旦日向晨始能興然猶惛眩無精采有僧元太虛者年七十五矣謂予曰近有一僧道山者北京白塔寺僧善說佛經兼通三教可召來為公解悶於是德達邛往呼之然予方欲使使僕持杖防虎適山後去比還而道山已在門候因問山所說經是鳩摩羅什時譯

邪山遂自周昭王漢明帝佛之出沒沿革以及姚萇與父子崇尚之詳歷歷道之不遺予曰僧亦用此多識乎山驚笑予曰不防有識而後可去識爾山曰佛有五蘊六根六塵八患五十一箇心法八十八使九十一思或識亦不可無曰苟有識雖千萬心億兆根塵患惑皆有也若是則何以能入定山曰但不視外物返觀內照久靜則得之予曰此恐未然夫人已睡着而心或在千里之外五欲之中者有矣安能內照山曰雖夢中亦要捉得住此心可曰此功當在未夢之前可爾既夢安能捉既捉安能夢山又笑又問牛首見文殊辟支二像何時僧也山曰文殊脩行於五臺只今亦常放光山住五臺時近五臺數百里內時有五彩雲物張布或自露其身曰爾當時何不手執其衣而問之光何以止在五臺又何以止露身於五臺此花岩處何不露身山曰亦有對面認不得者曰你試放一光吾觀之山亦大笑不對謂元太虛曰公知家中話又能破識矣辟支者何曰辟支有二義一曰圓覺一曰獨覺夫佛者覺也是又一乘法也予曰佛固是覺不知覺欲何為曰欲明此性爾明此性欲何為曰人當臨終之時皇皇張張手忙脚亂此時若能捉得住此性便不隨氣飄散有所安泊矣曰安泊在何處曰佛有五乘有天乘有人乘有聲聞乘有圓覺乘有菩薩乘凡性者皆謂之乘矣雖投胎奪舍皆

可也曰臨終之時不用捉拏順其所之以還太虛如何曰可惜此性爾曰然則佛教真私爾夫人人皆有此性與太虛同體若明得盡時則人人各得其性生死隨氣與太虛流轉不消把持不用着力方是正理方是手段若如佛言既去人倫又奪人舍遂比父母惟如夫妻淫詖已甚又安有性邪其狹小亦甚矣山曰佛界甚大此中國止為東震且世界蓋有三千大千世界有億萬對日月有億兆箇天地故遍玆之西涬泥之東無窮極也故曰芥子以納須彌爾曰爾山却未悟邪此正其狹小處爾且山除東震世界再曾到幾箇世界邪山笑謂元太虛曰公是家中語曰予未讀佛書此但以我所見

難汝爾然山亦聰明不知初從何師曰山少受學於泰楚山故有今覺曰楚山吾亦曾會善臨王義之字嘗出以示予又對予談及建文永樂間事此人恐非佛學山謂元太虛曰公又破吾師矣曰覺亦不難雖六祖菩提樹之悟亦不難但持行則非易爾山曰山至此已數年亦數為各寺所請講法華花嚴楞嚴金剛諸經久矣然言不輙悞者亦少安得謂覺易乎曰爾所說者經爾曷不與之說心彼心明自有戒行不愧於佛雖非中道亦是脩善昔寶志公說法天為雨花雖是譬喻然亦可見當時僧衆亦專篤法戒矣山曰說心正是不落筌蹄然山亦嘗就眼說眼就耳說耳矣曰爾當就心說眼就

心說耳可爾道花嚴有四法界然以予觀之只有一耳山曰一在何處曰總討一便不是一又曰山亦好箇資質可讀儒書儒道本大山曰淵魚各有性雖釣不上船予曰爾盖陷溺之深者未可以言辯也遂下岩回復過懸白雲方丈又自謂其舊曰功德以索詩予曰有是功德而為鄭監守墳惜哉作一詩與之而歸歸後翼日即暑又翼日大雨不能晴乃知獲遊山林亦有天數焉初予恐及他人為予慮者皆過矣

遊敬亭記

五月五日五山有敬亭之邀而郭山頃亦折簡來云同五山子作端陽節飲也至則吏已設席敬亭中西面矣夫敬亭者郡後堂之題名亭也先正以敬題扁垂示常儆云於是五山雙山及予議曰此地堂上先生雖不常至然頗有西面之嫌雙山曰看山而坐最妙予曰雙山高識邪調如此在軒曰更開窓扇則山光雲影盡浮杯酌中矣於是改席北面郭山仍為團聯坐是日雍里假南橋有清凉之行矣剥粽酒數巡郭山將上所餼以考功司前有蓮池也乃移置部選官廳以就蓮至則緑荷滿池而一蓮獨綻紅粉映日真如拭洗乃同諸君繞池孰玩羨賞久之在軒曰真花中君子也昔為濂溪所愛者有以哉已乃赴郭山之設設有菖歌椎黃從俗節也酒三舉然其廳暑甚不能坐遂移席於竹塢已又移席於雙松

二株之間往日所見之筍已數丈高矣乃傳杯石池邊上抵暮而後散明日雙山曰昨日之遊其相談也君自堯舜禹湯以及啓太甲周漢唐宋以來立嫡立賢禪繼之義賢自伊尹周公管仲晏嬰公孫僑平勃丙魏賈誼汲黯黃憲孔明郭泰尹焞以及建文末年方王齊黃之故經自木瓜式微載馳泉水栢舟關雎抑戚定之方中石門于越于稷葵丘首止于虢季中使札來聘於越入吳之旨事自庶富教化禮樂制度因革損益先後緩急之宜無不劇談而詳評視他日之遊其論頗精而義更美猶可為一續記以附獻花岩之後也予曰往者諸遊多因山緣水借草牽花或以足跡所至而發或因眺

覽所及而成故雖有辯博之語亦皆行事之實與出於感觸義本乎性情猶可記以不忘交遊之雅於後日考也乃敬亭之遊其論雖多反涉於空言其行則寡卒歸于無益可勿錄既而曰吾誤吾誤雙山之言是也前此之遊雖有不啻之戲謔終陷光景之流連豈若敬亭者目視扁而警惕心喻義而歛肅既主一而不馳乃直內而無他易曰敬以終始其在斯乎苟存其跡而不沒實省之道而無詭固當記之終篇以增益於諸遊於是諸君子曰今日以往雖常以敬亭為盤紳可也既乃緝自遊燕子磯詩各因所發編而以得詩先後為次凡八九十篇云

仰止亭記

仰止亭者青陽祝尹之所構也正德末年陽明王公與其徒講學九華山中一時青衿之士如雲滃霧集而致良知之說以行為知之論由此其發也其徒守之如父母之命蓍龜之告而不敢易焉然亦有得者焉亦有不得者焉故天下之士是陽明之學者半不是陽明之學者亦半它日弘齋陸子伯載東郭鄒子謙之固嘗從陽明遊者也數以難予予曰予敢以陽明之學為是乎予敢以陽明之學為不是乎二子曰如子之言不幾於持兩端乎曰不然昔者先正以一言一字發人而況陽明之學痛世俗詞章之繁病仕途勢利之爭乃窮本究源因近及遠而曰行即知也知本良也亦何嘗不是乎但人品不同受病亦異好肉者不可與言禁酒也好奕者不可與言禁財也故夫子訒牛之諫言色商之直義違師之務外懼由之好勇故德無不成材無不達如人之病瘡有在手者有在足者有在肩背者有在面目者皆足以滯一身之氣而壅百骸之腫所病去則全體無不安矣故受藥亦易而起其病亦不難故有知而後能行未有不知而能行者也猶目見而後足能走未有不見而能走者也若曰見守齋學知行並進此惟聖人能之故陽明之學中人以上雖或可及中人以下皆茫無所歸故論語不道也亦曷嘗盡是乎雖然自夫

俗儒而言忘其良知而又不知以行之為急也其弊至於戕民而病國則陽明之學又豈可少乎哉去年陽明已逝矣其徒江若曾董思之不置祝尹曰某初欲建仰止亭於九華山今陽明雖不在豈可以生死而易其心哉若曾遂以伯載問記於予然則尹真賢達而若曾亦可謂真得陽明之學者矣斯其賢亦不易得也它日振陽明之學於九華山其在斯人乎

潮州府海陽縣重脩儒學記

海陽潮州府之附郭邑以在南海北干口海陽縣潮每至是即古潮陽也其學舊附府學西偏有知縣陳垣者遷置府治

之西製錦坊宋理宗紹定間知州孫叔謹知縣張熤皆嘗增
築重脩而端宗景炎三年兵燹盡矣
國朝永樂宣德正統間叅政鄭阜御史丁𡨋知府王源諸人
雖嘗繼修以拓前元舊規然隘者莫能廣也庳者莫能崇也
缺者莫能補也陷者莫能平也地既因於僻陋士遂習以惰
偷教諭常熟陳君察積監察御史陞大理少卿以薦讓高賢
謫典是學既至而潮守王公袍志同作人謀協義舉夫然後
廣隘崇庳補缺平陷棟榱咸明宇序皆飾既落成陳君乃因
使問記且曰何以使海陽士子為仁人為義士為忠臣為孝
子予曰嗟乎地有向荒之異心無不同人有山海之殊理無

不一昔者昌黎韓公退之謫潮陽也當其時人不知書士未
向學文公乃延請進士趙德尊為學師以教士子自是潮陽
文物彬彬比於上國後至有宋許申林巽盧侗諸賢皆繼取
高科先後相望多海陽產也夫韓公直以其文教潮陽爾其
效驗猶如此況陳君以行教海陽者乎是故教之以仁主敬
而克己海陽無不仁人矣教之以義賤貨而輕財海陽無不
義士矣教之以忠憂國而愛君海陽無不忠臣矣教之以孝
繼志而述事海陽無不孝子矣傳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
不從陳君見賢必舉舉賢必先可不謂仁乎舉進士二十五
年未嘗有私客不問有利樂可不謂義乎年且白首一志公
家方物出謀
社稷思安可不謂忠乎與其弟司業君宸協德養親婁樓泉
石不求兢進家無長物父母咸悅可不謂孝乎則仁義忠孝
陳君之所好者也海陽士式化者深矣又何憂其不然哉余
又願君毫忽之間隱微之際無非四德之著以為教即劉允
之仁張蔓之義馬發之忠李闓之孝當於君起海陽之後接
踵摩肩而出矣然則宮廟之修豈細事哉於戲海陽士子其
體吾陳君之志乎是役也屋計文廟七穩廡東西各十穩戟
門五穩明倫堂五穩講堂五穩齋號舍二三十穩金計初用
三十斤貿地廟實缺陷者用六斤益用二斤終用二十斤官

計惠州同知蕭君世科潮通府張君繼芳陳君碩韶州通府
唐君侃而君與王太守則終始之者也是役也經始嘉靖七
年某月日記于八年六月望日云

五溪書屋記

五溪者池州青陽縣九華山之五溪也一曰龍溪二曰池溪
三曰漂溪四曰雙溪五曰澗溪出山五谷合為一流妙當山
央宛若地脉九峯羅綻乎芙蓉六泉旁湧乎金壁於是南引
群翠北入大江世傳江南之山莫秀於九華九華之勝莫過
於五溪蓋結吳楚之美而鍾江湖之英者也嘉靖乙酉青陽
生江學曾施宗道來南都受學於吾甘泉先生暇或談及九

華先生飄然有往居之意二生對曰願築書院鵠立以候也越明年柯喬者亦及門受業勃興共構之心又明年邑尹德興祝增比　覲而還亦翻然欲助舉之二生乃遍選九華之妙獲茲五溪之邃諏日程工召匠計木其地舊有小菴後帶淫祠祝尹即日廢撤用廣厥基宗道曰經營出於民力於義則弗堪創建舉於公家其事則難久乃身出貲金以董其務而祝尹捐俸以贊其成中建講道堂五楹東西皆有廂屋堂後建心期亭三楹諸君以先生之未至也又作望甘泉臺時登眺以候焉皆謂之五溪書屋云工始己丑之仲夏落成是年之初秋未幾甘泉先生自南少宰被　命徵入為少宗伯

二生及潮州周孚先貴溪呂懷宜興周衝懷寧尹唐送先生至淮安或至彭城先生猶拳拳不忘九華也使道通充臣居五溪限之以三年有詩以遺使充道汝德遊九華望之以九秋有詩以送諸君歸皆示予而施江二君呈言先往泉是地之秀俊以候也因以問記嗟乎九華者古九子山也今茲之名則唐李白之所改也白與高霽韋權輿嘗訪道江漢憩于夏侯迴之堂開簷岸幘坐眺松雪以茲山舊云九子按圖徵名無所依據太史公南遊略而不書事絕古老之口復闕名賢之紀雖靈仙往復而賦詠罕聞於是始改為九華有聯句云然其詩或嘆標日壁霞之景或羨玉樹羽人之況吾甘泉

先生之遣尹周也其詩則曰人人有真源自酌乃自得送周呂也其詩則曰神物貴變化九仞安可停彼李白之訪道曾至此乎夫先生常患人之徒知而不能行也則著知行並進之說又嘗患人之徒養心而忘所有事也則著心事合一之說而以隨處體認天理發之諸君之於九華築居者其以是為居而無忘乎寢興遺行者其以是為行而無忘於動履送之遊觀者以是遊觀而無忘於登覽察之隱微之際驗之於飲食男女人倫事物之間久當見五溪同出一源九華生於一本也夫揚州有甘泉行窩葛澗所作也予嘗記之以是為說矣金陵有新泉精舍史際所作也予嘗記之以是為說矣

九華先有仰止亭祝尹為陽明王先生所作也予亦嘗記之以是為說矣今又於五溪書屋云蓋柟為甘泉先生禮闈所取士受教最久且深故敢發先生之旨以告諸君願從事乎力行而不文飾於外也不然則行窩也精舍也書屋也適足為先生多而予之記為贅辭

重修平陽府臨汾縣文廟記

臨汾縣文廟在縣治西偏崇道坊本元李槃宰帖木兒之祠國朝洪武十一年建學於茲易扁為大成殿然格制既卑復不當陽不厭士衆心宣德以來縣尹相繼葺其浮畧無能改作嘉靖丙戌任丘人袁尹淮請諸太守開州王公溱巡按武

城張公錄審方辯位依式樹規殿材半構工役方興已發狀請記于予而袁適陞泗州去厥功未考嘉靖戊子曆施人董君珊繼袁治汾覩厥墜緒心用弗寧會巡按三原穆公相令郡邑修飾廟署惇作文教董是以獲請申揚前業而新守磁州葛公罪亦視績加飾於是殿堂龕室戶牖廊廡門墻基序咸次第繕諸生請諸學諭辛君珍列狀發使濟江問記柟惟茲役雖崇先聖實為後學後學學先聖之道不可他求蓋道雖大進之則有漸理雖深造之則有端昔者先師以易道之未明也譬之出入之門以開示後學故斯門也其闔闢則謂之乾坤一闔一闢往來不窮則謂之變通見形則謂之象器

制用則謂之法利用則謂之神諸士子之於斯也行乎其序則必盈科而後進覩乎其墻則何數仞之難窺瞻乎其門則奮獲入之或寡循視廊廡則嘆後賢亦可登窺乎戶牖則知納約之可明登陟殿堂則思仲子路之已升而顓孫子張之難與並為仁者非也優入龕室則思衛武公之相在爾澹臺滅明之不至室者是也借物而遠取即身而近求凡絃誦歌舞之時皆藏修遊息之地然後聖道無往不可學而此身無時離道矣昔者予之為袁記也以楨高蓋卑補偏祛俗為說蓋即將措之中以言也恐諸士子疑或難焉茲又自墻序門臺以皆之將入道者有途乎且夫董君者皆道好義有古循吏風其身亦爾諸士子者已多得吾言而不負蓋皆往前修希蹤鄉哲雖古放勳之堂室亦可循循然望以升入矣董君字邦奇舉嘉靖丙戌進士

鏡閣記

鏡閣者西巖先生崑山顧公孔昭之所構也公第合之南有園數畝其父侍御君嘗疊山鑿池雜植花竹奉娛厥親至公乃於池上甃基構閣日靜坐其中觀察物理超然有得嘆曰昔朱子於方塘半畝得天光雲影之邃知源頭活水之妙潛今亦可謂親見之矣遂名其所居曰靜觀草堂題其閣曰鏡閣云初公既舉進士選為庶吉士授監察御史凡所論列多

干權倖直聲震中外乃又深思王化之本纂進治要之書孝廟褒嘉大臣咸偉薦督畿內學政燕趙志士彬彬向進及遭宦璫肆姦怒其持正沮出守蜀之馬湖未至而罷璫既敗誅臺諫屢薦竟格時例不起夫公為御史十年而得馬湖去馬湖二十年而竟老於家然則靜觀之趣鏡閣之見其真有所得乎夫天鏡於所生地鏡於所出人鏡於所儕故河海滙雖沫斗咸爛日月懸雖彈丸畢照萬物列雖美惡得失不能蓋故天行健振海河而不洩地行順帶日月而不墜人行誠備萬物而不遺是故君子於鏡以明誠也今夫西施持鏡則喜自愛其妍也嫫母持鏡則怒自慚其醜也妍醜不在於鏡

喜怒遂與於已然而非鏡則無所於知也則夫西巖公求照
於無物之地者其道遠乎且公有叔詹公子嘗係於翰林公
有子封部君子又係於吏曹蓋皆久資之以為照者則孰非
公之為鏡哉乃復欲不自是謂予亦公之鏡中物也問記焉
則孰不為公之鏡哉於戲公可謂真有斯鏡閣矣閣建在嘉
靖年月日廣三楹崇若干尺

長洲縣名宦祠記

長洲名宦祠在縣學堂塗之東祠屋三楹南向其門有樓西
向中祀唐宋以來諸治長洲者之賢師尹乃今學諭武林孫
君景時之所考定與鄉賢祠對立者也夫民寡雍睦由士缺

禮讓學無風教由古昔之未表章也是故則堵視楨端影正
形君子之道象賢為大夫自有長洲以來為縣者不啻數百
章然於唐止得三人焉於宋止得九人焉於我明止得四人
焉其亦選之嚴乎將亦材之難乎夫臨民以仁為本為仁以
誠為至仁而不誠人猶感之誠而以仁民罔不懐蓋仁則必
庶其惠將無不孚矣誠則必公其明將無不照矣今夫岑仲
翔歛而文談戩詩而遠蕭叔慎莊而威鞠顏叔嚴王元之雅
劉禹昌簡王彥成方常希古信陳長卿惠項德潤廉龔深父
忠而慎宋斐材正而篤明周岐鳳董子威金貴之亦皆材行
表著於時竊恐於仁誠之道或亦未滿也然近者數百年遠
殆乎歲其名尚煥然封域存其神尚洋洋乎祠廟中不殁而
況仁誠之咸備者乎是故方來君子或政於邑或教於庠其
自十有六公而上求之乎

南京戶部分司題名記

南京戶部　分司在鳳陽府治之東度支鳳陽留守以及懐遠
長淮洪塘諸衛所官軍金穀殆數十萬其徵受於河北江南
者凡十有八九郡往時以各衛官或他條整也然武弁不免
自盜官吏或至侵漁乃宣德中　欽依差南京戶部主事或
員外郎一人監臨焉自是以來駸駸乎且百人矣而南陽王
公鴻儒嘉魚李公承勛皆由此其興也於是前主事徽州葉

君份志欲搜往題名岳池湯君紹恩巳代石壽州未樹也乃
吾三原秦君鎬嗣二君以有為懼前哲之無聞走使問記以
明勸戒夫計資俵銀驗口出穀雖一隸首可也何至勞茲小
司徒哉夫衆無不濟之謂惠出有先後之謂序當其可之謂
時衡量皆實之謂信行伍窮困皆獲其欲下無掊尅之謂法
茲五者非君子不能也故以煩小司徒焉是故能乎此者則
士無怨讟而頌聲作是謂善於其職也不能乎此者則士有
凍餒而衆心離是謂不良於其職也然則題名之記豈非以
徵實哉且鳳陽乃
高皇帝龍飛之地初欲定鼎於茲故　郊社宮闕制猶南京

而
淳皇帝之陵寢在焉諸衛環護以綱維四海萬邦者此也諸
君繼緒以往其所以綏士卒而固根本者當必不以爰㕛為
細務矣

新修白鹿洞記

玉溪王公公濟守南康修白鹿洞成其僚咸寓焉正甫為問
記予曰洞自唐貞元以來數百年矣奚待玉溪子而後修記
自宋東萊呂氏以來數十首矣奚待柟而後記是時其僚會
稽謝近之方在南京曰夫洞也李賓客秦鹿隱居本以是名
也繼作者亭閣臺榭樓館橋囿日新月盛以資遊覽其洞則

固蕪然沒矣玉溪子春祭諸賢齋宿於斯夢中得洞於明倫
堂後曉鑿土山深為邃窟甃以貞石匡廬風物胥此焉聚而
後白鹿之洞存夫記也當東萊為晦翁朱子撰述之時賢哲
輻輳蔡沉黃幹李燔張洽皆儒林之美也粤至於今老師交
承青衿絡繹不啻萬輩然求如往日倡明正學有裨治道者
又何寡乎若記出而後白鹿之規復予嘆曰果然種樹者務
本不務葉緣以為祀立德者務行不務空談以為高夫白鹿
書院之有洞猶吾儒之有六經也有事白鹿者不修其洞而
惟遊覽諸奇之攻則何異於學者馳騖於訓詁辭章而忘其
經之正哉夫訓詁辭章盛則經障經障則行漓行漓則政弊

而俗偷賢士大夫之至於斯也乃猶携壺榼勞供頓臨山釣
水徜徉於亭閣臺榭以為樂或又傲視人世自稱高致則吾
不知也且聞其地有田數千畝有屋數百間費此田屋以業
遊覽之徒今之君子之為計亦左矣宜乎百姓以為地蠹是
洞修而諸遊覽之所可廢是記作而諸不在講明經術躬行
道義如朱子舊規者可勿入玉溪子名滌開州人舉進士今
二十年矣嘗為御史能振綱紀又嘗守平陽予為屬吏親見
其政類龔遂黃霸而守政秉直又過之茲洞之修朱氏之學
其將復興乎是故立師貴行不貴文選徒貴嚴不貴多師徒
之進學貴誠不貴虛使玉溪子而能再與朱子之道雖久於

南康亦可也若止以修洞名則洞也猶夫亭閣臺榭也洞高
丈有二尺深視其高又四尺工考於嘉靖庚寅之春

村前彭氏二堂記

廬陵彭進士用遷所居之地曰村前其族人蓋百衆也嘗作
二堂焉當族屋之中其一曰祀先堂以祀漢大司空長平侯
宣至宋處士仁德公以下凡數十主其一則復古堂初名集
賓元末兵燹與祀先堂俱廢後雖漸復祀先然仁德四孫分
四小宗各為一祠而集賓之跡久未克建成化中有給事公
序者協族鳩材重建集賓扁曰復古祀先之祠亦未克合正
德中復古堂火延四祠　茲附寄理詔濟南同知誥雖嘗有

志修復而未就也用遷乃同彈心收族輯衆合四為一宇與復古於再新卒不齊之主置簿正之田烝嘗既稱燕會亦舉義倉儲稍輸之稍睦族用生息之餘益彬彬乎君子之家矣他日以告於予而問記焉曰士之有家猶王侯之有國也賓祭因其大者耳是故不祀其先者是無後者也不敬其賓者是無主者也故君子篤於尊祖敬宗以教子孫厚於禮賓酬客以教長幼昔者夫子謂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夫仲弓無南面之居而於使民出門之間且如賓祭之敬而况吾用遷舉進士將有官守爾乃合九族之人為一堂之事哉然夫子於祭則受福而古之聖人比寅賓於出日則

夫用遷身行其道而率是族人者固不止於粢盛之腆樽俎之豐而已於是用遷曰喬之斯歸也敢以敬告於吾有彭氏

祀先堂修在某年月日復古堂修在某年月日

白石書院記

白石書院者有宋白石先生上饒劉公體元之所遺八世孫今太學生旦所復建也旦曰白石初從太學生周郁習舉子業不以為足已而聞勉齋黃直卿講道閩中即執贄走謁得居敬窮理之要舉太學進士授寧國府教授以父喪棄官不出築精舍於里之白石肆力於學晝所作為夜必書以自警少有未慊不能寢寐一時學者多從之遊其子泉山自謙能世其學師事姚翰林承旨歷官編脩綽有聲名於是廣精舍為書院祀文公朱子并黃文肅公仍分田以膳學徒其嗣子山村朝任緝熙其業田林增拓不虞鍾禀厥事并聞賜額曰白石後遭兵燹堂宇頹廢百餘年來莫能興復於旦心有憂焉近提學徐公一鳴雖嘗訪行脩舉然事為公作隨興隨寢旦曰崇師重道不必徐公繼志述事豈賴他人於是謀之諸父諸叔以及　昆弟咸出貲力共新故址於其後乃作崇道堂以棲神前作明經堂以講學堂之東西作數十室以藏祭器以聚學徒其先門仍扁曰白石書院於旦心庶幾少安則涇野子何以語旦乎曰希周以是紹泉山則有餘以是紹白石

則不足白石時止一精舍而其道克明於是泉山時大建書院而其學未必如白石之妙也是故崇道者不在玄靜危坐以為高體之而後崇明經者不啻講說辯析以為明行之而後著雖然非明經不足以崇道非行經不足以體道也明而行之其在希周斯往乎體元名夔浩自謙名光朝任名埜書院復建落成在嘉靖八年某月日

涇野先生文集卷十七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南京禮部右侍郎致仕前國子祭酒翰林修撰經筵講官同修國史高陵呂柟撰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門人建德徐紳海虞吳遵彭澤陶欽皋編刻

記

錢氏重建祠堂記

無錫磚橋錢氏有宋吳越忠懿王之後也蓋數百年於茲矣子孫率能繼修禮讓世登其休今太學生標者猶篤先祀畢力繼述乃於嘉靖戊子之春當正寢東闢地建寢祀居神龕以祀高曾祖考四代之主其朔望新歲序祭亭皆如朱氏家禮以教後之子弟標之曾祖梅堂公遷自新安已能廣建祠屋至於貞菴滋宏厥志置祀田味泉之世族屬繁衍家燬於火乃興重屋以修祀事長沙吳文定公記焉其後復使長子增拓前址再為敞置華亭錢太史公記焉若乃規制宏敞文章麗煥蓋至標而始大備云嗟乎自叔季以來風流寖下人不念始率重於婚姻而薄於祖先腆於燕會而踈於祭享甚至名登仕版主尚未立官至卿士祠或未建閭閻細民何足異乎乃錢氏能世敦其禮益光大之不亦賢邪雖然孔子謂能明禘嘗之義者治國如視掌則能明祠堂之道者治家不亦易乎是故祖之於孫也享順不享逆考之於子也享孝不享違兄之於弟也享悌不享慢孝弟與順行於身而祖宗父兄享於上然則標之所以篤錢氏之祐於無窮者榱桷之覆粢盛之豐又其所後乎梅堂諱某字某貞菴諱某字某味泉諱某字某數世皆輸粟受有義官祠堂落成在某月日

木齋處士胡君暨配汪氏壽藏記

休寧人木齋處士胡君汝季三者今年六十有九矣其配汪氏生七十歲矍鑠不老處士為人慷慨剛正見義必為雖未籍學然事親殯葬與禮不爽又作永思亭以追慕焉其兄恭二兄怡怡如也又嘗開塘灌田波及鄰里殆千餘畝霞阜之野斉戶歸仁他日出穀賑飢有司校以冠帶弃而不著生四男子大用大冏大同大器大器為蕪湖生員遣從予遊勉之曰讀書須為好人富貴皆外物其三子者早令業商已皆有成立君遂盡以其家付之理不問也惟日覽書史閱耕稼甫其配汪公銳之長女也柔順孝慈而甞祭勤儉巷無居婦鄉人或稱為女中丈夫云有地黃栢鋪則其所置也他日處士閱其山自發源發脉行百餘里至千秋嶺斷而復起層巒疊嶂綿亘又三四里至黃栢而聚可結穴其右輔以一山有水雙溪匯於其前為深潭呼有洲竹木森茂相映又其前有石山如几案拱揖與來山皆相應也處士於是呼諸子曰此可作壽藏矣乃具犧醴召工人開六而雖以考其事嗟乎昔公叔文子與蘧伯玉登瑕丘以為樂而伯玉請前夫彌牟雖

非伯王之中道然而視濟生如過客以塵世爲逆旅比之戚
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感心於導養之術溺志於還丹之訣
者不既有間乎嗟乎若處士古之所謂逸人高士者非歟且
其四子業各趨成足以光處士於無窮而處士既配悅樂康
强雖數百歲何艾哉壽藏作在嘉靖八年某月工訖於九年
某月某日

重修二忠祠記

二忠者漢關雲長張翼德也劉先主玄德與之結義桃源起
兵討賊興復漢室志雖未成義則已立曰二忠云其祠則解
人義官王君某捐地以建其孫登州府經歷守春捐貲重修

者也然雲長解之長平里人志殲二賊威振華夏其殁天下
後世皆以爲神室祀而屋祝解人事之尤謹予判解時嘗編
次其行事曰義勇集已傳行矣惟翼德雖號萬人敵然如破
魏將張郃以安巴西功在益州多神於蜀解人合祀或者疑
焉曰翼德雲長之友也蓋皆切磋琢磨以求成乎忠者也固
不可以地之遠邇名之大小別是故微翼德雲長之道或不
能若是之大微雲長翼德之勇或不能若是之顯且久王氏
合而祀之其有見乎此不可以勸不義而戒不忠邪周皆磚
甃有坊在其前石爲柱費皆經府所自出有子曰太學生光
祖嘗師予於解梁者悅以修明周程張朱之學比予改官南
京又泛黄河涉大江尋予於[illegible]以記請曰
此吾父祖之志也則不可以莫之存耳祠落成在嘉靖四年
之夏

定遠知縣劉侯去思碑記

定遠民有九十四歲者張源撰其去任知縣劉君德輝政蹟
一編凡十有三畧率縣中父老數百人逹於署篆主簿能慶
濱求立去思碑能曰慶濱有少年時友占涇野子者樂道人
善盍往問之於是生員沈思看民孔銘争走以來予以多病
辭遣還數月又來曰劉令去任久也未嘗以是邀民能簿徂
縣官也不能以是速民出於節斧之志求報鸞鳳之政如之

何其非我士民也且夫治是縣者宋有包孝肅元有安承事
自是以來寂寥不繼碑知不作不掩人之美乎按流民畧曰
承荒殁之後民半逃移乃給票免差勸令親鄰收恤或賑粮
助牛未及三年流民孫演諸人復業計口殆至五千極疲畧
曰目擊時雞鷄犬不存徧爲流游乃能除濫征冗費及諸里
甲科害經歲隷不下鄉而又春秋行省勸借移備其後牛羊
蔽野鳳臨諸縣多來就食息盜畧曰本縣界於江淮之間盜
從盜賊時行流劫乃立保長甲長分領村鎮互爲應救擒鑼
爲號捨功行賞知有被盜之家責備保甲行及朞年夜無吠
犬屯田畧曰洮熊英武乃留守七衛屯田坐落本縣然軍民

雜處衛署隔别訟輒經年乃待之如一無所低昂分斷田產惟秉至公悍卒豪民罔不懾服化暴畧曰禁斷土豪制嚇不得侵奪細民包攬差稅陷誤良善或誨諭以榜或覺察以笞或懲戒以靖禾久潛孚革面變為平民止訟畧曰凡諸詞訟止仰告人拘提到即剖決輕重咸允犴無繫囚塘堰畧曰當農隙時設塘堰長鼓率使水人緫修理塘堰至三百有五座其雜耕灌處又作私堰數百灌溉咸足因致富庶蝗畧曰嘉靖七年蝗飛蔽天乃禱祀遣捕備極誠懇蝗入他境兒馬畧曰差係大馬多召京債犒輩其弊民用不擾里畧曰革除大小直日年省里費一二千金里用一人支候餘務農業抄戶畧

曰禁除里老群醫不得二季下鄉抄戶弁斷時奉舊習飛錢走稅為村落苦門畧曰日輪陰陽生一司典門簿雖豪宦公謁亦必注籍私囑請託不容吏畧曰設立考牌給付各吏升堂抱比若有稽遲計件痛懲事無廢閣涇野子曰後世郡邑民庶未獲安養者惟為長吏者狃於畏豪右通奸讒重賄賂行請謁肥身家殘窮獨害貧賤故爾今觀劉德輝得定遠民心者惟以是爾嗚呼諸畧豈惟定遠一邑可行哉雖四方令用之亦可也豈惟定遠一時可思哉雖百年遠思之亦可也德輝名熇直隸完縣人起家嘉靖辛巳進士令陞戶部主事慶演山東博興人本鳳陽縣主簿以賢能調署定遠纂相成其事者為新會吾省渭南賀君應璧甫

一樂堂記

一樂堂者前慶州太守石峯張君為舉人盧汝立勲題也汝立縉雲人居東鄉竹川其南有步建斯堂焉前即汝立舉人坊也汝立之父梅軒君生七十有七歲母應氏生七十有九歲皆且八十也矍鑠日健不老生汝立兄弟六人孫男子十有五人汝立曰勲無樂乎為舉人惟是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則以為真樂耳將孟子所謂一樂者豈其然乎則此一樂堂者實汝立之志石峯因以扁之耳他日汝立有事於南都問予曰則何以教勲奉此堂哉涇野子曰是不可以他求也汝

立苟於二樂三樂之皆具也然後知此一樂之無窮矣汝立不見他人之為父子兄弟者乎雖父母年且耄耋或至忤逆兄弟雖數十人也不免因氣以鬩墻貽財而忿爭夫何故初不能格致以明善遂不能誠正以修身仰有所愧俯有所怍故於其親亦有物我安在能知其一樂也昔者荀淑有子八人世號八龍陳太丘之二子其德等高時人以難為兄弟竟之當是時淑寔年老皆在而兄弟皆無恙也其會聚之頃至感動天象照耀帝里於荀陳之家樂而後可知也汝立敦朴學古不同流俗見義勇為無所回曲梅軒君稟賦疎淡性耆吟詠老鮮外慕應夫人又以勤儉佐之凡汝立之所有者不

可謂無所自也汝立苟充其所有真得乎二樂則致於三樂之地則其所謂一樂者豈惟可與荀陳二氏者之兄弟比方哉餘孟子言王天下不與存焉亦在是乎堂建在嘉靖四年月日凡三楹梅軒君名懋字時勉梅軒其號也其子曰燭燿煩燎杰者則勳之兄也皆同居而梅軒之弟楠號栢軒者年亦七十有五四子其次子點者亦舉人君子於此亦可考廬氏之和氣云

重修環谷書院記

環谷書院者以環谷先生汪德輔而名也其地在祁門縣東一里許衣秀敦蒼鶴之山為祁門最勝處本濮埠將梅鎖故址後為巫覡竊據前郡守留君志淑始釐正之創建環谷書院後燬於火庠士汪褆輩嘗請修復未行也庚寅莆田陳君光華以己丑進士來尹祁門適提學章君丘君先後命復舊貫陳遂捐俸倡衆鳩工度材竭力經營中構堂三楹以祀環谷先生右構一堂為名宦祠其左則立文會堂及膳堂以資諸生講肄堂前則甃石臺環以闌干堂西鑿方池焉翼其上號舍庖廩門不畢舉且訖工縣簿東陽盧君默以其兄煦與予同年也使庠士謝用葉金偕其子太學生堯夫問記按環先生晦翁門人世傳第四人也生甫六歲能通孝經論語孟子稍長其父東山處士即以所聞於雙峯饒氏之學以授

之故先生既舉泰定中鄉試遂棄前業奮往正學嘗師事淳梁吳可堂延陵吳朝陽二先生而鄭師山汪巢深實與交遊後以經學教授宣歙間其吳國英汪天應諸賢皆出其門

高皇帝平定天下聞先生名於洪武二年遣行人聘至京師同學士潛溪宋公修定元史書成　特旨一班俱留祿仕

先生力辭不受

賜金幣遣歸而終所著易詩春秋四書有音考纂疏等注禮有補遺類要綱目有凡例考異其平日語學者曰聖賢之學以躬行踐履存省察為先文章特其餘事則先生之所著述者亦非專事於言語文字間也興復書院不亦宜乎遊業其中之士固當以先生之行上遡晦翁傳道之旨以淑諸身而及於人可也若但務心於言語文字之間則雖遍註六經辭決障道滋甚豈忠事先生者乎書院落成在嘉靖辛卯秋九月相成其工及董役之人列碑陰

重修靈應觀記

靈應觀在南京都城內西南隅烏龍潭山左其右瞰石頭城虎踞關地據江山之勝昔世中祀宋勅封英濟武烈廣利王王公諱蓋之神蓋舊有禱以禳患驅魔行雨之功

國朝宣德間南京守備太監羅公始建祠於此焉於是禱除妖孤則雷電立作雩祭暵旱則霖雨輒至火起而祝應口以

濊舟行而風隨感以息江北蝗蝻生發一乞輒判皆絕凡都城之人有禱響應乃正統二年羅公奏聞并請名額
英宗皇帝欽錫為靈應觀云仍准朝天宮道士俞用謙主祠事焉歷歲既久殿宇傾頹嘉靖八年春觀之住持孫用明募緣重修當是時南京守備太監王公堂少監夏公綬捐貲盛造創建三清大殿凡樓閣像設門廡庖庫罔不重加儼飾落成既久矣未記也至是夏公乃以南京守備太監李公之簡書問記竊惟神人惟一理感應無二道未能事人者必不能以事神感神未誠必不能以有應也古之忠臣烈士義夫信人生不能有為於時死與風雲雷雨相為朋侶因人感召而

至者如關雲長及靈官往往是也祠觀之修於理亦宜或曰既神矣除妖有所不能單及於九山降雨有方不能徧行於四海者則何居曰道有大小則效有遐邇靈有廣狹則應有淺深是故龍馬負圖於河應仰觀俯察者之精也靈龜獻書於洛應隨山導水者之心也仲尼未見周公志在行道乃覩其貌於夢寐之間伯有不同良霄意在定鄭乃已其厲於立後之際天地無心能命萬物之化生聖人無我能速天下之和平故仁人握饗帝之機順孫操格祖之權靈應之道斯其為至乎凡事神者尚其觀省哉工落成某年月日贊修之人列於碑陰

重修義勇武安王廟記

予嘗兩至燕子磯謁王之祠廟於磯巔并廟西向江而關盡收江山之勝蓋自隋唐以來有之乃嘆曰王之靈其妥於此乎同行者曰大王四海之內家祀而戶祝乃獨妥於此何也曰王之生也志欲恢復漢室出與以誅魏用成一統之業乃為吳陸遜呂蒙陰行譎詐殺王於當陽長阪吳謂可以為年江左以圖神器也豈意不數載孫皓面縛歸魏至晉虜纔百餘年也王已祠乎其地凡吳之士女老稚病則禱痊險則禱濟危則禱安旱則禱雨兵則禱平水火則禱息絕口不稱權遜輩惟王之尊焉則王生雖不能取吳死已有其地而血

食之矣初吳之請婚王嘗罵以貉子而絕之今其人果安在哉故曰王之靈其妥於此乎於戲勢利在人有時而歇天理在人無日而泯此豈惟見王之志常存而人心之不死又可見也予判解時嘗叙刻王集其畧曰當漢末世劉先主以帝世之冑志復漢室分義攸宜諸葛孔明讀書隆中語曉邪正亦必待三顧而後起則亦君子之常惟王家在解梁身為布衣爾乃見超乎億人之上越乎數千里之外擇主而事挾義而興使先主恢復之志首決者皆王之力則夫資稟之高學問之正睠茲叔季鮮其儔匹配義與道此真其勇乎孔明因論馬超推千在黥彭之上目為絕倫豈曰無見夫人而直雖

死猶生人而不直雖生猶死人而仁雖屈實榮人而不仁雖伸實辱王可當孔孟所論直仁者乎王嘗曰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內後欲觀王之心者惟當觀天上之日耳則王之靈固已通天地貫古今其安於此又不足言矣同行者曰然是時道士陳永淳與其徒鄭德臣隨侍而聞之拜而曰王之廟久建而未修

武宗南巡之日嘗至於斯恥其隘陋憫其傾圮於是南京守備太監黃公倡諸中貴捐貲修闢今始煥然宏敞軒朗乎為侵神之所矣碑已礱而記未勒時同行者則前監察御史開州毛公滌也即為之轉請遂錄其言以付之在嘉靖辛卯之

中秋日

志勤堂記

歙之潭渡人望雲子黃君廷祉於其家思誠堂之西建志勤堂以勗二子沂沐學且以邇其先唐萬公之休也沂儒士能文賦隱處其中沐隨望雲子籍於揚州學學於鶯峰東所遂偕沂謁予曰家君建斯堂意深遠甚乃沂則行而未成沐則業而未立則何教諸涇野子曰二生知斯志乎凡以求夫道也二生知斯勤乎凡以據夫德也夫志於道而以惡衣惡食為恥雖孔子不與議勤於德而終日乾乾矣夕或不惕若雖周公不敢保其無咎也故能立斯志矣則日入高明於道有[illegible]及者吾未之見也能致斯勤[illegible]則日就堅定於德有未得[illegible]者吾未之見也昔者伊尹以君不堯舜一夫不獲為恥故其志超千古而獨高曾子隨事精察三省之功日未嘗忘卒得一貫之傳故其勤邁諸子而獨盛夫周公孔子伊尹曾參皆古大聖賢也其言其行皆不外乎此二生之於志勤也能如是乎抑未能如是乎欲為是乎抑不欲為是乎如欲為是也雖未能遽至於是則有能之之日矣如不欲為是也則其所謂志與勤者又豈予之所能知哉世固有以登巍科躋顯官從耀閭里而震庶人以為志者矣世固有以工文辭專記誦從邀浮名而背其性以為勤者矣是豈二生之所欲為哉是

故周公孔子之言伊尹曾參之行二生固當有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者矣於是二生曰家君雖建斯堂得涇野子之教斯知所從事乎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敢不敏稱堂凡三楹左右皆有廂房落成在嘉靖某年月日

南京錦衣衛重修記

南京錦衣衛當通政之南東面為鎮撫司者二為中前後左右水軍屯田馴象諸千戶所者十七皆在衛堂之前南北以對列為局者一為　鑾輿擎蓋扇手旌節幡幢班劍斧鉞戈戟弓矢馴馬司者五十皆設於其所其為堂廳廂房屋也四百有五十為庫以貯

鑾駕者一在東長安門之東北面其屋亦六十有五此皆洪
武初之額建者也歷年遂遠傾圮相尋正德元年指揮房公
汝玉奏
准修理動用廬州官錢開端充飾未克盡考乃房公陞任去
正德七年間指揮丁公世脣為其僚李公克成專托以終前
業復勸官貲畀力竭作乃簡千戶閻真等為之程工鼓力群
室具與增至七百已落成矣嘉靖十年復行葺補輪奐咸新
鞏可悠久乃倩知府易君士美問記柟竊惟錦衣之設其設
名雖與留守神策諸衛同其體統實與五府等埒蓋即漢執
金吾之職也故將軍力士校尉皆　禁人也於是衛隸直

駕侍衛巡城皆責任也於是衛司捕姦鞫囚巡視牧馬驗裝
快舡會同巡江存恤新軍審錄監決考選軍政皆重事也於
是衛參故番麦有所紅花有廠屯粮有額草場有籍廬州有
縣故鋼板以蓄威金牌以懸寵銅魚以寄信麟衣以耀榮雖
至上直之卒或得給銅錢於甲庫關熟米於　禁門蓋實
天子之親軍而兵權之重任也牙署既敝法得申修雖然営
繕有三忌焉委不得人則資姦蠹使不以時則損人力用不
以法則耗公帑惟公敦厚寬信自秉公廉嘗奏　准襲替
回衛千百戶矣年方二十即獲管事凡衛之官軍罔弗敬服
故以委人則群材效能以率作則衆力用敏以調處則寸朽

不棄故先後[illegible]章不[illegible]年不告勞人不[illegible]議而工者矣
昔衛文公營室[illegible]楚丘能得其道[illegible]彼騋牝之多強於政
治然則公當
國家全盛之時而守修近署如此公雖以建上將之旗而禦
鉅鎮之險有餘也詩云洒埽庭內惟民之章夫庭內一洒埽
細事耳且為民之章表而况於葺此大役哉則公之超拜而
勝理大務可知矣因記以告諸後公名福直隷揚州人

三近齋記

三近齋者古菴毛君式之之齋扁也古菴病世之學者言道
雖遠而實昧行道雖遠而實異任道雖遠而實窮又或以知

為行而無三者之分也乃作三近齋以自警曰吾將由此以
入德而造道乎他日其徒舉人唐音逮予記予曰非知無以
明道知之不能而不好學終於不知而已故絕好學則理窮
而愚破性闢而心盡道之不明者鮮矣世有以好學為行者
是猶說地而傷跣也非仁無以體道仁之不能而不力行終
於不仁而已故絕力行則私忘而理順[illegible]而誠存道之不
行者鮮矣世有以力行為知者是已[illegible]而又覓冊也乃若
好學之或倦則暫明而又昏力行之不繼則雖得而必失此
昏志之不勇不耻不若人也是故三近[illegible]而達德可入達德
入而達道可至今夫舜何人也古之大聖人也然猶好問好

好察焉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好取善焉故曰舜其大知也
與人不知舜而不好學豈非自畫者哉今夫顏淵何人也古
之大賢人也然猶善不伐焉勞不施焉雖簞瓢陋巷樂不改
焉故曰顏淵其心三月不違仁人不如顏淵而不力行豈非
自賊者哉古菴贈徐養齋之序有曰近世君子偏志頓悟立
論奇高力詆朱子以居敬爲綴以致知爲支離專心棄事之
說遂瀾倒於天下觀是言也雖舜之知亦可望以入人曰不
好學吾不信也古菴復鄒東郭之書有曰資禀高者蚤年卓
立其次必積累廑三十以後思三十前事而悔四十五十亦
莫不然今至六十悔益切而心漸平勉求寡過然亦晚矣觀

是言也雖顏淵之仁亦可望以入人曰非力行吾不信也然
則三近齋者實古菴入德造道之室以視数仞之堂畫棟雕
牆之屋真土木之妖耳他日當見古菴之於道不止三近而
已也齋凡四楹落成在嘉靖某年月日古菴常州武進人其
起家正德辛未進士仕爲禮科左給事中旋自棄去歸隱於
山云

南京工部重修
太廟成欽奉　勑書記

初南京工部等衙門右侍郎等官何公瑭等會題修理事宜
太廟爲允及山陰何公詔來履尚書任乃謂憲務會同內外
守備等官復請於
上首舉斯役方越一年工用告成乃偕諸臣奏言曰茲舉也
臣等雖協謀供事其勞人心競勸卒獲成工實
皇上孝誠之所感
聖祖神靈之所佑也於是
聖上稱其盡心督理節省財力勞績可嘉特降
勑褒奬以酬其勞用稱
孝思之誠南都諸公卿聚首嘆曰
聖上奉先之孝何公爲臣之忠皆可觀矣他日其僚右侍郎
張公羽偕其屬謂尚寶司卿呂柟曰此誠
明時之盛典也尚寶故史氏宜爲叙述將加諸石以告夫後

柟聞之君子之營
宗廟有五至焉一曰至敬足以孚神二曰至儉足以節財三
曰至惠足以慈民四曰至勤足以致期五曰至公足以範後
昔魯不修御廩而嘗春秋譏其不敬乃公初任惟茲爲正易
撼布苑圃不定嘉嘗從諸公卿并觀恍若天府可謂至敬足
以孚神矣初部司會計工料用銀五萬有奇及工之成萬有
一千而已比於正德間修
寢殿之費計省十七可謂至儉足以節財矣其爲用也取九
千金於蘆課班匠取二千金於缺官柴薪取鐵粟於米及彩

楠雜木於清江實舡二塢及浚脩壩諸局庶礙灰於琉璃諸
窯取原買過修　宮大木以借用取銅絲金箔硃漆簾篾油
麻諸類料於庫市皆不一派於下而傷乎民可謂至惠足以
慈民矣正德之工經五年而後考今之落成者正
殿九楹二廡三楹幷穿星諸門神廚庫及宰牲諸亭晾牲諸
房且百餘楹或更新或飾舊其工十倍於昔也乃日率其屬
陳謨劳來督課不遑暇食始於嘉靖庚寅二月瀕辛卯五月
而畢無傷日焉可謂至勤足以致期矣昔趙充國屯田湟中
比其歸也有浩星賜者勸其勿告兵事利害於上恐嫌矜滿
充國曰吾老矣若計小嫌不言恐後無人言者非國之福茲

也勒石以告後其為　國家用財慮者甚遠可謂至公足以
範後矣夫且茲五至足徵一忠建茲一忠豈不足稱
聖孝之誠哉且公自為郎官知府以至巡撫司寇皆加意窮
民存心節財行將入為宰衡當益上輔
聖主繼述之本臻位育之化彌災眚而綏華夷所謂明郊社
禘嘗之義治國如視掌者又可槪矣蓋不啻於修其
祖廟已邪

容菴記

辛卯之秋徽府學生程爵赴應天鄉試不第將歸見其父容
菴若其友胡大器曁廷欽因請作容菴記則問之曰何以為
之容菴也兩生曰容菴先生事父母生盡其禮死盡其哀此
其大者忽敘也惟是尊賢禮士好善能施予襟度宏闊不可
測古所謂汪汪千頃波者雖不敢比當其器識亦殆庶幾乎
是故以容名菴蓋以著其志云則又問之曰兩生亦嘗學斯
容乎當其能容也如舜之容象禹之容有苗孔子之容桓魋
孟氏之容臧倉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不亦可乎當
其不能容也管叔而誅周公張耳而毒陳餘公孫弘之逐仲
舒林甫之間九齡安石之黜君實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
不亦不可乎兩生曰然則所謂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
者非歟曰在外者不可必也在我者不可小也然則何以學

容曰同人於野然則何以學去不容曰無我二三子皆徽之
美士也爵又在容菴庭訓之下宜皆從事於斯乎不然是為
容菴者止容一家人耳安謂其以廣為名世大為字哉容菴
凡三楹建在嘉靖某年月日

江陰縣新建啓聖祠碑記

江陰學生黃愷持其師教諭熊氏清訓導汪氏冢趙氏儲之
狀偕禮幣謁予曰縣啓聖祠　命下之時先尹體乾適陞進
去今尹仁輔來繼厥職初謂茲役誼不可遑乃正月布令爰
興丕作邑中義民凡十數輩樂趨召工未建匝月祠用告成
敢請信言勸諸他山之石曰憶昔有知常謂宜聖曁顏曾思

孟廬肇明斯文亹亹萬世山谷之僻鄙戲之兒咸知誦習究其
本源知叔梁紇斯種毓為聖考篤生聖哲閟秩祀典廢或不載
即我夫子固參諸賢其能恝然忍諸又回參伋軻配食夫子
父友卑屈列位廟廡子如有靈其安寢處焉今際
明主推聖賢心下議禮臣別建啓聖祠當文廟東偏內祀叔
梁啓聖公配以參回伋軻之父下逮程朱諸儒其父亦與享
焉然後聖賢之心於是為快凡大典也且茲役之衆上可以
使為父者能教厥子知所以慈下可以使為子者克事其父
知所以孝關切人倫轉移風化非淺淺故也仁輔乃能知為
急務克先圖之揆諸斯道其亦殆庶幾乎狀又言仁輔為邑能

興學校理冤枉抑豪強毀淫祠禁妖巫拜江冠諸政率新宜
茲營建知所本歟祠中為啓聖廟翼以二廡其中為庫陳甃
以瓴甋其前為門甃絢以丹漆始今年二月十六日終三月
三日未二十日而完足可考悦以使民也仁輔姓李氏名元
陽雲南太和人舉嘉靖丙戌進士擢翰林庶吉士其篤志正
學蓋嘗聞諸通政馬氏伯循云是役也諸董工及捐貲助役
之義民皆列碑陰亦為從事各工者勸

榮養堂記

榮養堂者太學生吳人馬子遇為其父遺安翁之所構也翁
自四十以前喪其夫人朱氏再不配今且八旬矍鑠如強壯
時無玷義問宣昭歷聞於上於是巡按東君以羔羊養郡學
徐君以薪米月養泰安胡君具奏
聖天子准照八品官例以優免人丁終歲養吳人咸以為榮
太學君故有是構焉他日翁孫進士承學過鷲峰東所以告
予予謂之曰是外榮也何以謂之內榮曰在太學君以西銘
為內榮在進士以下武為榮何謂也曰西銘言孝子之事
親如仁人之事天太學君誠如是也則是以仁為養而不以
羔羊且使遺安翁為仁人之父也不亦榮乎經曰仁則榮蓋
謂此耳昔周之亶父季歷能積德累仁至武王而能纘之詩
人至作下武之篇稱其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

之祜進士誦詩而有得焉則他日以繩武孝之道而輔
聖主可使四方皆來賀而其佐也亦於萬斯年矣則其養遺
安翁也又豈啻月與終歲已哉斯是之榮不又大乎對曰承
學敢不勉力以告於吾父以致悅於吾祖乎堂凡三楹其基
盈畝在居第西偏前襟錢鉼後倚修竹里左通臥龍街右聯
鳳凰鄉南臨長河與旌表褒義坊對亦吳中之勝地也落成
在嘉靖某年月日

耕雲堂記

耕雲者泰和人壽官周君克賢之別號太學生英德庸泓之
父也君三歲失怙母氏鞠育長肖自立思光前修敏於田畝

純其藝黍稷雖晋英德尤眈是業遂以耕雲自號且扁其堂
焉力本不衰壽登八十茂膺冠服之榮好德考終江廣咸稱
之初君先世諱羨者於宋仕為僕射其所居千秋里有陸地
焉方三十里每遇衍溢陽率為曠野僕射乃築槎灘一陂半截
江流開圳灌田三十六支兩九都悉治其利獲田嘗腴三十
萬畝後圯於暴水田皆蕩析僕射四世爰生仲和嘗為英州
刺史官至銀青光祿大夫致政歸高目愴前廢別築碉石一
陂洩殺水患捐田百畝以贍陂用遺令世選一人掌之六百
餘年於今為烈周氏世食其澤篤茲耕讀綿衍家聲不墜啟
君號耕雲者上以昭祖德下以垂嗣緒也庸泓曰英德古英

州也先君以銀青遊宦之邦身復客晋不忍遽忘令庸泓書
補英德學生方赴南雍先君捐館輿櫬還埜痛切肌骨每轉
茲堂深愧繼述涇野子曰庸泓無一於痛也汝先君以耕雲
扁堂其欲庸泓耕道以肯構乎夫耕雲之澤及於鄉黨鄰里
耕道之澤及於四海九州然則道亦可耕乎曰古不云聚之
以仁種之以義耨之以學播之以樂凡以為耕道也是故心
耕為上力耕為下力耕則莨莠除而嘉穀茂矣心耕則私欲
退而天理深矣故曰仁在於熟耳對曰庸泓敢不奉置斯言
於堂右以篤志為耒耜乎堂成在某年月日

南京戸部新建浦子口草埸記

江北浦子口城舊有應天横海龍虎武德四衛各有倉以給
官軍月米其馬三百疋之草豆則渡江關支於南京諸倉埸
水陸脚費十耗其七有司輸納亦稱未便於是巡馬千戸何
金呈於分司監督主事張旂呈於本部尚書鳳山秦公侍郎
新山顧公偕當司郎中王君鋭等
奏准改馬豆於江北諸倉收放上納及遇缺乏之糶買皆監督
委官掌理價從科道校定時估其堆草之埸則就武德衛廢
棄倉基更為築建監督劉君憲親勘其地委四衛指揮趙欽
諸人估計厥費聿與斯役未及數月功用告成郎中湯君紹
恩偕其僚問記予嘆曰美哉斯役也可以觀平天下之道乎

或曰以一草之微而知平天下亦不難邪曰八卦大地間之
大業也昔人於一梅亮能見之斯道古今之大路也昔人於
一門戸能見之夫此草埸之改建也其用言足以知取善之
智焉其弛力足以知恤民之仁焉其節財足以知方物之義
焉其因利足以知便下之權焉其畜威足以知保障險阨之
畧焉處一草而五善具雖平天下之道又豈能外於此乎予
嘗慨夫後世為天下者非果於自用則狃於自私非薄民於
繁難則困民於因循如草埸之法行於平天下也又何有乎
夫秦顧二公已有相天下之責而諸君子又皆積政以俟大
行者也當其今日之所為與其他日之所建足食足兵民問

宗信以為
國家延億萬年之休者固自有在盖不啻處一草場已也是
役也官廳及門凡七標坊牌一座秤蓬凡二座守舖凡四座
堆草方基凡二座圍墻間墻百四十有八丈金用三百六十
有奇皆取諸應天府修倉之儲工用三千有奇皆取諸三倉
餘砌路至街渠百五十丈有奇磚石半取諸拆剩壞廢其帶
管草場則於横海應天二倉内選用一倉官撥馬場在應天
倉之北東面後倚高崗右鄰横海倉舊基為地二十五畝九
釐及撥補留守中衛栅江地一畝七分共地二十六畝有奇
場用十有一畝七分餘皆附層於場其左近城則隅出空地
以防水火若產萑葦諸物逓年取賣以備修倉之用是役也
工起是年四月十一日至秋八月落成

靜脩書屋記

襄陽劉孟禽從予遊於鷲峯東所聞予說論語輙辯難不置
不以忤予為難而以窮予為信故每有說予必以孟禽為可
知而孟禽既退以予說為必可行也他日又作請益數十條
以問予予俱荅之以孟禽為可問而孟禽亦以予所荅者為
必可得也然請益之條雖多論語疑義其一條曰竊於仲冬
二十一日朔當聽講以陰雨晦冥靜坐閉戶頓覺此心虛明
凡有觀覽便自省悟似於道理有會合處若可上達竊謂一
日無欲可作一日聖人一月無欲可作一月聖人終身無欲
可作終身聖人不知是否予荅曰有志之言也但恐入市朝
時或有欲則與閉戶靜坐時又不同矣故聖人無入而不無
欲一靜坐不可便了了也予如視金革百萬之衆甲科烜赫之
榮文繡峻雕之美貨財充積之盛艱難拂亂之際羞苦憂倦
之日皆如此號房之靜坐也人雖曰予之非聖人也吾不信
矣孟禽且歸乃又問曰昔者吾父嘗築一室名曰槐衢書屋
命鸞會友講學其中積十年而鸞獲舉於湖廣於學似頗有
聞皆槐衢靜脩之故也鸞遂捐坊牌餘金易隙地於襄城東
南誅茅為廬扁曰靜脩書屋追憶先人以圖後進敢請一記

以昭前休予嘆曰美哉孟禽之舉前靜坐有得之言其亦本
於此乎昔者諸葛孔明之隱襄陽隆中也嘗曰才須學曰學
須靜也非學無以成其才非靜無以成其學及其既相先主
遂用開誠布公之道以建恢復漢室之功然則靜脩書屋將
孟禽亦聞孔明之風而思興起者乎且孟禽號房靜坐之志
又不啻以孔明自處已也斯歸也勿忘前言勿廢先緒以聖
人為必可學而至斯不負靜脩之意耳然則靜脩亦可為聖
人乎曰聖人之道惟仁為大夫子曰仁者靜意正謂此且聖
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亦汝鄉周茂叔之言也孟禽果
能有得於斯則仲宣之樓習家之池不暇念及矣書屋凡若

干楯落成在嘉靖某年月日

嘉樂堂記

嘉樂堂者錦衣徐東園子之所搆冢宰白巖喬公之所題也則何以言嘉樂易曰亨者嘉之會也君子嘉會足以合禮故曰嘉禮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故曰樂故嘉而不樂則其嘉必不恒猶夫不嘉也樂而不嘉則其樂必不真猶夫不樂也既嘉且樂君子於此以定禮而觀道也夫東園子者中山武寧王之裔孫也累葉勳戚亦云貴爾錦衣席餘廕綬厚祿亦云富爾乃富貴雙遺驕泰並忘既篤循揩亦嚴茹素孝隆嘗草睢洛宗黨恤鄉禮士咸崇其雅皆可謂幾於禮矣

乃猶自視欿然每懷靡及夫東園子存是心而不已也豈有不底於嘉者乎於是日臻暇豫戲履優游既鮮憂慎亦寡局促興至則詩賓至則觴宜乎其樂之若此也或曰古之言嘉者多發於人其論樂多以貧而見故嘉客嘉賓著於白駒鹿鳴之什帶索而歌乞食而詠則榮啓期陶淵明之輩今夫於東園子豈不亦左乎曰嘉在交會之間初無賓主之別樂在心體之安豈有貧富之分使東園子以富貴而樂也誠難與論嘉如其不以富貴而樂也又何必與榮陶等而後然哉雖然樂不足以進東園子所可以進於古之人道無忌而超餘文者惟在於嘉耳隨之九五曰孚於嘉吉言嘉之道必有諸已而能孚焉斯為可樂而吉也吾固知東園子顏謨茲扁一有不嘉即不快於心必其念之所興身之所接盡於嘉乎方然後泰然樂以無窮也堂成於某年月日在高皇帝賜第之左南向凡若干楹近大司馬浚川王公亦有記論嘉樂之義尤稱詳

李氏家廟記

李氏家廟者大司徒石樓先生李公之所建也公既歸田爰卜居第之東南相其陰陽絜其廣狹樹基築垣建茲廟焉奉安高曾祖禰四代神主其位以中為上左右次列遵時制也春秋享祀節令參謁悉依朱氏家禮守舊典也於是泌水人

慕其美起而從之者數十家他日公發使渡江以問記呂柟曰夫道以禮為大夫禮以孝為先故草野之人等父母於何算都邑之士惟豐禰之是知若乃既尊其祖又敬其宗非學士大夫其孰能之則公家廟之建豈非卜子夏之所取乎故程子推孔門之義祭始祖於冬至祭先祖於立春者有由然也或曰古諸侯五廟大夫三廟適士一廟臣不踰君禮之大分如取程子始先之祭則朱子非歟曰古諸侯多天子繼別之支子故不得犯天子以祭始祖大夫多諸侯繼禰之支子故不得犯諸侯以祭先祖周道然也漢唐以來則無是矣族人纂千代之譜列士考百世之傳祖之祭既無人代禮之實

可以義起然則公之家廟雖推以祭始祖亦可也[illegible]
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故夫能事人
者不能以事神能明郊社之義者斯足以治國也公初為御
史已馳直言之風厥後累官臬司都憲積登司徒政在多方
功在　國家皆李氏之先代豫於地下者也書所謂祭從祚
馨明德惟馨其謂此歟乃又建此祠廟訓於宗戚式是鄉黨
宜其沁人徒化不令而行乎然則李氏子孫及沁中敦理之
士無徒襲其文不求其本也廟屋凡四楹東西有翼室其前
也重門序起對石樓山落成在某年月日

南京戶部重建銀庫記

南京戶部銀庫在本部後堂之東南北面當王音樓之南歷
天下之穀金布金稅金絹金鹽鈔金戶口金贓罰金皆委輸
焉數盈百萬以需軍國之費蓋
天子之外府也異時金發應天庫收後以法理不便奏建於
兹然木屋崇墉不受風日歲朽月蠹支持實難於是部尚書
鳳山秦公侍郎新山顧公以當司勘呈奏　准重建仍即舊
址一用甃石發圈以作橫長五丈九尺其深丈有八尺周壁
皆石為腳甎甋積甃至撍高丈有三尺身厚四尺門鐵裹之
高七尺有奇虛其中者十有四丈有奇也門左右有鐵牖以
受明庫內又為小庫者八皆用圈作以別十有三司之金一
曰浙江二曰湖廣三曰江西四曰陝西五曰山東山西六曰
福建廣東七曰廣西雲南八曰四川河南而貴州不與庫北
建廳三楹南面有事收放者蒞焉庫南作小舍六楹北面則
反庫也周垣十有八丈有奇高二丈先門在庫門之北一楹
外鍵既落成司大夫以二公命問記予嘆曰美哉斯役可謂
知重泉布之地矣或曰長府改作閔騫抑之大盈之建史氏
譏焉銀庫之美何也曰家有美玉韞匵以藏賈獲數金什襲
之而不以誨盜焉何者以其可救一家人之命耳況乎為國
之儲者生民之休戚國計之盈縮邊餉之充乏
主上之問有無皆繫焉如之何其不重以固乎且斯金也皆

農夫之脂膏機女之汗血既多取之可輕視之耶故予謂斯
役傳久不壞一勞永佚有為國之忠焉作事不苟動有取法
有守職之信焉臨財克惜費出不濫有體民之仁焉三美咸
具雖移以為天下居賢材亦可也是役也初具議者郎中鄭
淮湯紹恩主事許瑄選委督建卒成厥績者郎中楊本源張
素督同匠作體勘估計工料蕆事脩理者工部郎中劉讓[illegible]
移文經費者郎中周祖堯是役也先脩鹽引庫從財庫金題
脩架閣庫以護文卷通計用金九百有奇料則取之工部脩
理之餘木役則取之工部脩倉之餘丁是役也始於嘉靖十
一年八月十五日落成十一月二十六日

嚴氏家廟記

嚴氏家廟者太宗伯介溪嚴公之所建也嚴氏分宜望族世居介溪至公子姓繁碩爰遷東堂密邇學宮尋以堂南有山鈐岡蒼翠壁立為邑巨瞻乃作鈐山堂既而曰禮將營宮室宗廟為先今雖卜築新居廟豈可後乎乃樹基定礎作廟五楹在鈐山堂左南向鍥堊黝椽窿奧咸明內安五龕當北墉下皆南向以祀始祖及高曾祖考神主中以為尊左右次列先門在其南扁曰嚴氏家廟文公嘗言朱氏禮祀止四世蓋承封建之舊程氏禮祀及五代則賞孫子之情故建茲五龕致尊祖敬宗之意極敦本崇始之誠乃遂作祭式春秋有事

焉寢後建崇屋一座以貯
宸翰賜書曰　御書揭名崇恩綸刻祭冊閣屹然與鈐山埒平足為宗廟依據子孫瞻拜廟下者可以觀孝與忠矣夫禮廢既久人率厚於自養而薄於奉先雖學士大夫之家多同都邑草野之人公斯之舉敦薄俗而起頹風足作一邑禮先矣況公位居正卿典司邦禮輔
天子以禮教萬民者也公斯之舉四方爰發足作天下禮先矣禮曰義理禮之文也忠信禮之本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公嘗言始祖諱恭者厚德不耀畜祥衍慶施及平菴取進士為御史舉劾方正風采茂著累官副使布政辯冤賑窮活人甚多越至於今葉歷四代三世咸贈皆有積行大發於公博雅清脩功在
朝廷行將入相以道佐
人主而康濟天下者也則所謂禮之本者公又殆兼之不徒以其文耳此雖以傳後世亦可也廟落成在某年月日

羅江冼氏祠堂記

羅江冼氏祠堂者南大理卿羅江冼公之所建也冼氏在秦漢間散處嶺南甚繁衆至佛山之鶴園族屬滋盛元季有諱縉者則公之曾祖也乃自鶴園就業於鷺洲之羅江其與佛山皆南海縣西淋都地也

明正統己巳黃寇亂平乃割西淋之半暨東涌馬寧三都建順德縣治於大良而鷺洲隸焉於是羅江冼氏遂為順德人故公建茲祠堂推其諱縉者之父為高祖凡四代遵禮繼別為宗之義其冼氏大宗則佛山人祀之羅江之祠不援也祠在大理居第之東構堂三楹中立四龕皆髹漆塗奉安四代神主自堂至寢作捲棚以入龕東置一鉅匱以藏遺象衣書物西亦鉅匱一祭器受焉堂前數武為重門重門之南為先門麗牲碑在中庭周祠皆崇墉幾三十丈有奇寢東作齋室三楹有離垣其中隙地藝植果卉以供時羞設祭田焉因世以擬各計見產十取其一約足供祀而已若有贏餘儲俟其

祠示後人以儉皆公所自裁定也昔者卜子夏受學於孔門其傳以文學為名其文學以禮為先然其言謂大夫學士獨異於草野都邑之人者為能尊祖敬宗也公斯之舉當非卜子夏之志乎且公嘗言高祖創家之本也曾祖始遷之主也烈考祿不逮養痛哭之前也慈妣乞養以終僅得之後也故自歇歷以來確守清慎顓持憲度則可謂孝思真切篤事忠信者矣行將[illegible]位正卿以道經濟天下凡其教於家者又以教之於國則卜子所謂禮後乎者公又殆兼之不啻見此祠之文耳祠經始嘉靖甲申八月落成於十二月乙酉

王氏祭田記

王氏祭田者鄉進士金壇王貞立標之所置也貞立之父靜菴先生存日開沿墳壠殆五十畝手植松竹遺業後人又於壠畔置田三百支授四子及貞立之三兄亡也其田幾入於他姓貞立聞之痛曰先骸未寒而附壠之土頓亡則將及松竹乎則將及丘墓乎吾父九原之下其謂標何乃漸以其價還之已而曰田既歸而標獨居有亦非所以對先人也乃出其田四十畝額為祭田鑿以四支歲較水旱之中程其租課以授家入子孫定以四分之一用供祭饗其三贍其不給遞相為主週而復始百世以守諸凡輸將徭賦則取鬻松竹三年斧斤一入其當年糧稅則四支子孫均辦且曰吾父嚋昔嘗夢祭先昂首仰視見標在上覺而語曰標其尸此祀事乎況吾先世在宋則伯敦之孝壽宣昭於岳陽明興則忠恭之知禮見稱於金沙衍鍾吾父孝友因心好學忘勞教諭江湘生徒咸化乃若貌僕婚之竊金息感黨之積訟允為鄉人美談仲兄拭克成厥志起家進士知汶上未究所繼齎志淪亡今獨餘標而諸子姪尚未能立有愧前作祭田之設不識可以興其志乎涇野子曰善哉貞立祭田之舉可以觀孝慈矣夫世之孝子多隆於生存親既死亡而猶篤可謂知所繼述斯其孝之純者也世世之後其所親者未必識其後也乃若贖其廢業而畀之憐其貧乏而恤之傷其離析而合之慮其愚

情不知自長也乃式諸居桐以誨之斯其為慈不亦厚哉古所謂施於有政者將無以庶幾乎夫貞立自少以明道希文自期待比從予講曾氏之學嘗其志固欲事
君如事父處國如處家惡此四方之氣獨知子姪者也宜其立敬愛於已以為學問本源殆將自此懋積以及其餘也然則王氏子姪可不知所慎守而充大之哉

遊盧龍山記

嘉靖壬辰九月六日葉子大暨黃日恩馮叔用周宗道倪維熙過鷲峰東所曰涇野子僻居於此久未遊出今登高節且至盍為盧龍遊以續浴沂舞雩之風乎期九日往時方小疾

辭諸友曰當十一二日乎曰雖十四五豈不可乘月以行哉約已七日天大雨八日雨九日又大雨十日至十二日雨雖不甚皆未止十三日齊諸友曰滹野子之智殆又非臧武仲乎乃申前約遂於十四日至山開宴於東道院老子堂中維熙曰傳謂夫子稱老子猶龍又謂問禮於老聃果然否曰猶龍之說恐其徒之溢言問禮之事今固存於曾子問篇矣由其徒之說必欲尊彼而抑此其辭誇由吾儒之言也必欲虛已而問人其辭平孔老公私之別於其徒亦可見乎已而子大言莊列書亦多識見有筆力曰斯其人資質亦高邁學孔氏之道而不能乃馳騁己意慕揑人名虛設事跡漫為支誕

之辭思與孔氏並傳蓋其原皆出於老氏於是世之資質敏達跌蕩者多流溺於其中而不覺當其弊足以惑世而誣民猶龍之說其殆斯葦之為乎昔程正叔不讀莊列書蓋有以也是時酒行數爵殽俎錯陳有水陸之珍焉予詰之曰往與諸友講顏子簞瓢之樂此宴之設得無不相信耶子大曰若顏子之宴夫子亦必備物以致敬乎曰如顏子必備物而後為敬夫子焉取於屢空而少西氏者宜非夫子之所說矣酒半躡石磴以上山諸友先往俟予予以二僕挽扶而升路峻險甚至翠微已三憩叔用待予予嘆曰登山之難如此乎叔用曰為學如登山果然曰叔用於登山亦見學乎然不可畏其

難而遽已遂竭才以上突至其巔巔磨盤平即閱江樓舊址也縱目西望方山青龍東峙牛首花岩南拱其西定山迤邐綿亘黃岩纍江而東直抵瓜步皆可見也內則鍾山崒嵂建極而起萬松森蔚
祖陵攸樓而長江群峯四面旋繞真天造地設乎下見艨艟巨艘往來絡繹指北而超足可觀一統之盛而吾輩學為輔君以保治者誠不可忽也初
皇祖欲建閱江樓於此惜其費財埀建而止乃嘆臣下無一人來諫夫此樓若建費亦不多乃
皇祖猶有此言若見後世無益之作不知當何如也然則臣

子或過執藝之職者可但已乎於是諸友皆以為然已而子大曰此山如許之高既登而天猶如此高也曰子大何相信之速乎豈非因子說顏子事便欲仰之彌高耶斯其志可與學天矣時旁有藤蘿附松而生至綢繆松身蒙蔽其頂且著花焉曰思作不識也怪而問焉叔用曰此樹本松也被他物纏繞遂并己身亦不能辯不知何將得脫洒也曰昔横渠謂人被流俗習染如直木為藤蘿牽扯解支葛自可尋向上去者其殆叔用之言乎時有數鳶且飛且鳴旋繞空中適當坐上徘徊々不去宗道曰今日可謂見鳶飛魚躍察於上下矣子大曰鳶亦有識矣古人謂六馬仰秣豈虛語哉叔用曰將

此或爲亦知道乎曰或爲非知道者也知或爲飛者道也予遂有日月雙或爲度乾坤一水流之句須臾晚煙四起皓月東升遂偕諸友乘月而歸如前約於是叔用次第其詩于覽而正之作

遊盧龍山記

明旌表張節婦李氏碑記

嘉靖甲午春予以公務路經山西時大理少卿南川張公得告還石州予遇於太安驛公拜而曰先伯夏邑丞為先兄璞娶於有李氏義官文之女也蚤從姆訓克具四德及歸先兄允執婦道正德丁卯先兄病卒李方二十五歲哀痛深至感動隣里篤念叔琇幼稚未立而二孤德教德化俱且孩提舅

姑在堂徬徨無依爾乃矢死靡他一志孝慈謹朴無華躬行勞瘁上事舅姑洞洞屬屬凡羞餕饌敦牟巵匜滫瀡茸滑罔不精嘉少有不具輙毀簪珥以補其乏後遭疾病專事湯藥毋貳爾心比至喪葬哀毀歛殯蔵爽於禮雖經生學子不過如是琇方始學訓道懃懃一衣一食必先於二孤及娶馮嬸處如兄弟厥後琇馮相繼病歿涕泣襄葬不虞居財友於姊妹咸得其情少有窘欿悯恤必至諸姊子女率來依歸與嫁與婚不至失所愽及族戚孩病咸托賢聲丕著合郡褒嘉不但曰節而已嘉靖辛卯州守李君欲備以聞未幾遷去繼守王君轉達守巡胡公陳公巡按王公覈實再勘貞節無貶遂

聞於

朝准勑賞建坊重加優恤實壬辰九月十五日也其子學生德化懷母節行寢食未忘爰琢貞石思勒

恩典展轉籌惟顓乞執事以流永久予嘆曰艱哉張李之節乎遐哉德化之志乎非有張李之節德化何所於成非有德化之志張李何所於傳母以節為慈子以志為孝子母二人與道同歸于於張門見之矣雖然此猶在李者也德化其遠法鄒人孟子輿不可乎當子輿之幼也其母仉氏食則教之以信居則教之以遷於是子輿幼無所失長有所成談仁義之道變縱横之世尊之者至與孔曾齊名至今千萬世學者

師承不磨德化所自樹立者若能企及子輿焉則所以傳李節者雖石固有時而泐也

明誠精舍記

明誠精舍者太學生解人王克孝光祖之所建也初嘉靖三年秋予自翰林謫判解州克孝同諸士子從予遊於水王堂當是時克孝年弱冠卯頴拔出群器識超邁及予建解梁書院克孝則同丘孟學日夜侍予於禮和堂當其篤志迅往與孟常爭先焉六年予改官南曹克孝有懷於予又召爰渡江侍予於鷲峯東所一日出學思錄數卷以觀多記予嘗言細行或克孝有問于偶答之語予初不知而克孝私錄者也微

克孝至江南繼予亦不知克孝矣以後克孝與休寧胡孺道大器同齋寢處礪志猶恐弗至夜分躬行實踐蔑視榮利又能佐予作史約蔡允南鄒文貢官鄉人未嘗一謁其門雖奇山名水天下以爲勝概者亦皆必遊覽焉若非其中有所重於此者豈能至是乎丙午年克孝以父艱府君老思歸省且曰光祖抵家必建一精舍上奉先師夫子及顏孟至馬薛七八賢修道其傍其何以爲精舍之名乎予曰中庸論進道惟以知行爲事論知行惟以明誠爲功論明誠有爲己知幾之資資質者爲本蓋爲己者文遠理入誠之資也知幾者遠近風自入明之資也人無此資則必不能謹獨以入明誠之域矣

故程子曰便僕役利去道遠而猶可行天下闕人多矣克孝可謂有是資質者矣斯精舍也當以明誠爲題乎克孝既去之明年予以公務北行聞克孝卒矣他日路至真定而西取道乃過哭克孝之墓經府君乃邀予至其家見明誠精舍謁先師諸賢之祠規模儼整堂宇幽邃宛然如與予所談者其銘座驚壁一言一字多出於予按淚不能觀嘆曰克孝相信一至此乎予雖能言不如克孝之能行也經府君曰此兒自立此精舍學每至雞鳴而後寢或呼之曰他人之爲學者計取科第爲人所知光祖既棄舉業何勞空自苦如此當誰知之對曰參參豈有爲學之士要使人知乎經府君泣下予亦泣下侍坐者十餘生皆環泣下予乃曰此明誠精舍不徒立也予再至江南經府君使人來曰兒光祖爲此精舍厥心良苦先生何記之慰其心於九泉予遂次第其事而歸之時嘉靖十三年冬也克孝所著有學思錄七卷并女戒牧民篇

新建篤志書院記

汝寧郡城之北汝水自天息山西來過隍埂而東其北千有淫祠焉宮殿巍峩鋪張枚實與臨當陽祭非其鬼太守漆濱廖子德潛蒞汝之閱月往視焉乃謂汝人曰名邦善地而此祠淆雜何以教吾汝乎且夫漆雕開者汝産也當夫子將仕之時即有未信之對篤志之說千百載下學士大夫誦仰焉

攺祠斯賢豈獨爲汝人師表哉遂建篤志書院以漆雕氏名也創堂椎方南臨汝上碧波騰輝通都咸仰其北爲先門三楹又其北爲儀門一楹左右皆有角門儀門之北爲聚奎堂五楹其南東西皆有齋齋六楹財書閣在聚奎堂之北閣之下立漆雕氏主其東有屋三楹西面其西亦如之東西居學師焉環樹栢柳殆至千章乃選汝郡屬學名生敬業其中資給廪餼太守時臨課焉今及大比汝郡之舉者十九出書院云太守走幣以問記涇野子曰適予之過汝也漆濱子閑宴於聚奎堂予參拜漆雕氏而後即席謂漆濱曰此祠惟一主若程伯淳嘗宦於汝周茂叔亦產於汝豈不可取以配祀漆

雕氏乎荅曰昔先正徵顯而闡幽且夫祀不可以莫之事也故二氏之在汝衆所知也漆雕氏之在汝衆所未知也多賢以為祀其誠易散也一賢以為主其心易一也故獨主漆雕氏乎予為之嘆曰斯亦可以觀漆濱子之篤志矣予素不識漆濱每於邸報中見其為御史時之論事也切而不泛確而不浮其奏每入必行而不寢良以其志之篤耳及自任汝汰賍財力民受實惠崇重文行士敦實學其始書院之謂夫汝之士子必於篤志焉求可也昔夫子之論道也以志學為始以篤志為先宰予冉求皆聖門之高賢也宰予惰其志而晝寢夫子比諸朽木冉求廢其志而自畫夫子攻以鳴鼓之二

氏者於漆雕氏何如哉志果有見於斯雖自漆雕氏以至顏氏不改其樂者亦是志耳嗟乎汝之士子毋以漆雕子為少毋以漆濱子為簡

新建王官書院記

王官谷在蒲州臨晉縣之南六七十里其谷逶迤深廣入其中四山盤結壁立如人院落其東有瀑布自巘岫懸下曲流出谷至於故市以溉山陰諸田名曰貽溪蓋唐司空表聖辭朱梁之詔選茲勝地隱居之所也予謫判解州時嘗条表聖祠過三詔亭讀休休亭問了了菴登天柱峯宿石雲洞坐釣貽溪欣然忘反遂有詩曰此心已與茲山約日過東巖不肯歸已而有僧自良峯者以茗來送西谿一鶴衣道人以豆粥二盂佐以秋蕨繼至云此仙姑泉敘也予諾而嘆曰表聖不在乃使此流享其勝乎有記一首留付白雲洞中書生今年甲午予再過此谷不覺且十年矣乃臨晉焦尹毀寺拆觀請諸提學曹公改為王官書院且請予作牌坊并題表聖祠扁而又以書院記請予為之嘆曰壯哉焦君之志乎美哉曹公之意乎夫虞鄉當在此谷之西數里皆大舜陶漁耕稼之故地也當時風動四方此地乃其根本至周質成讓田亦在此山之陽唐室既衰朱梁僭逆表聖舊臣猶抱孤忠嘐示朱梁不啻犬彘借笏朝參本心乃見將無尚有慕古之風乎書院既作

不徒為脩遊覽登眺之所其必選敦行孝弟博習經史務本崇實之人延請為師以立院主使之閑設科條以待四方俊秀徐以勸道鄉里凡民或舉行鄉約勤於業作秀崇禮讓比方風動之世以助宣

皇化斯為良舉苟惟君記誦辭章之徒以較科第之利其進多謀家無益於國退多謀身有損於鄉敗此書院視前寺觀有何如哉其作興之人又不有辱於表聖乎况敢望有虞時之人物哉斯舉也其小責存臨晉縣尹其大責在提學先生書院落成在嘉靖十三年某月某日其堂齋亭閣列碑陰

宿州吏目仇君時濟去思碑記

涇野子公退坐廳上有布衣氈帽龐眉白鬚之老排闥而入跪於廳下頓首曰小人宿州衣巾生員趙恩也宿州二十年前有潞安人仇君楫字時濟者以太學生為吏目於宿州蒞任以來奉禮守法事皆有程廉以持身恭以敬長信以居僚惠以慈民嘗督兌糧斛槩稱平嘗捕逐擒選用膽畧巨賊咸獲道路無虞至今賴之又能興學禮士敦崇詩書州俗休美後以父喪去任不復仕進宿州無老稚遠近無弗思仇君者近聞其家立家範起鄉約化行潞安皆仇君所創宿人聞其風亦為是舉而思僭為鄉約正則仇君者不惟生能濟乎宿死猶能風乎宿也於是宿人相與立六丈之亭磨數尺之石

以表去思聞明公素號不沒人善故敢不通以介不副以幣口乞數語以著吾宿人報德之誠云涇野子輾然曰是准山鎮仇時濟也予十年前嘗過稚山矣詳觀家範愧於未能歷覽鄉約行於解州夫時濟之從弟凡四人焉時茂貴而不驕時淳厚而不華時表信而有守時閒處士也博學篤行嘗從予遊於江南夫時濟之同鄉凡數百人焉老者慈而善誨幼者遜而勤業木工如張提尺寸不取禮生如秦倫素食終喪說皆時濟啓之也乃汝宿人又有此請然後知時濟出有所為處有所化真可謂潞安之鄉賢宿州之名宦矣乎安能沒而不書哉惟是汝宿人毋徒慕其人而不行其善也

明贈資善大夫南京工部尚書舫齋李公新阡記

舫齋李公維正者晉西平王晟之裔孫也後籍蕪湖至公兄彖並顯齊名公以副都御史巡撫遼陽時忤於權臣劉瑾遂致仕去及瑾既誅

詔復起用巡撫順天三年考績陞兵部右侍郎尋與侍郎江彬朱寧輩齟齬復引疾致仕去

聖上御極首詔天下群臣守正被害者歿得加贈公之子綮入原道具故請於撫按撫按疏賫得

旨加贈資善大夫南京工部尚書錫

誥命焉實嘉靖癸未閏四月二十三日也初公再引疾時歲

丙子春圖卜塋域躬往相地得其兆於龍山厥手畫地形以示原道是年五月公告終於是原道同墓人廖旺往視前兆四勢空濶風氣不聚頗與手畫才脊不協乃移相於龍山之東艾蒿山之下龍虎交映隱顯相承的有發脉源委訣及卜筮龜著咸從爾乃再倚地直奏易胡諒以為定域比將空掘壙深坎未半中當古冢甓甃四墻石蓋其上文字磨滅不辯時世乃復移上數寸急座古冢抑外灰構近與相接未幾

朝廷寵賜祭葬遂撤工構壘以為新塋樹石神道徵文翰苑用章舊烈初公天授穎異與兄緯吾同登甲科歷事戶刑二曹理財讞獄上官咸高及轉潘[illegible]泰晉所至有聲猶重

民隱比位中丞讜直滋著權姦孽倖罔不含心然今安在哉

而公騰

誥螭碑開阡艾山過者誦徳休問載路乃然後知君子之道

又而後蕃章也原道席公之慶隱圖繼述篤茲顯揚使公未

究之蘊重布明時公其永晏乎哉阡開在某年月日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門人徐紳編刻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門人吳遵編刻

記

重修南京詹事府右春坊記

南京詹事府在翰林院之南西面內設府堂暨左右春坊堂蓋舊制也自

文廟北都之後宮寮裁設惟存主簿一員於是府第積廢鞠為茂草嘉靖十年主簿卞來周爰相視則嘆曰南都根本之地詹府首善之所四方觀望係焉荒頹若此何以表儀爾謁

大祀齋宿亦無於所豈為瑞恭且群署咸明府獨若此與無人同即令右春坊存屋五間暨各屋雖敝棟宇猶完左春坊存屋五間其屋半謝材亦可補移左合右少滋他料即可成章遂稟諸司空石湖何公中梁張公發金四十有餘且使營繕司副郎劉君公重來董斯役而簿自捐柴薪三名乃立先門乃祠后土乃建右春坊在先門內之北前堂五楹西面其後堂亦五楹即右春坊之舊也左右皆有廂屋各皆三楹新舊完毀起頹興廢南都具觀焉予嘗一至其地見藝樹成列分滿有向則嘆曰簿治官事亦若家事乎詩云洒掃庭內維民之章夫庭內一洒掃且為民之章表況於已廢之地復立庭

堂者哉斯其人得非公爾忘私者乎昔春秋譏毀泉臺見先人之業不可廢也魯頌稱泮水之遊示後人以文不可忽也夫溥亦有得於經者乎雖然微何張二公篤於正作溥亦無以成其志焉法得并書以為見義勇為者勸是役也經始嘉靖壬辰三月二十八日落成冬十一月庚申日南至

世敬堂記

世敬堂者何南京吏部驗封主事慈谿趙君元質之堂扁也堂之扁世敬者何元質嘗讀師尚父丹書曰敬者萬世之義遂取以名其堂焉則何以取於世敬也元質曰文華家世自宋魏王廷美之後數傳至少師公遷卜居於慈谿終宋世宦弗替逮

元有實峯先生偕者潛心理學倡道東南遊其門者多有顯名再傳至

國朝諱嘐者以明經召為杭州司訓與同邑王尚書公來陳祭酒公敬宗友善邑中稱三人傑焉杭州之子增即祭酒壻也與弟坤俱篤志好學坤進士而增以老隱生子廣宗亦業儒不第教其二弟皆成立而仲繼宗亦舉進士云廣宗生子諱孟封主事即文華父也仰承祖訓績學著名累舉不第恬澹自若常教文華兄弟務身心學以纘實峯之緒盖實峯之學先於主敬靜見道體又能因時變通無所偏室雖未嘗沾一命典一邑然而郡縣守令多執弟子禮受成法為良吏盖

趙氏自杭州以來皆纘戎實峯而敬承之者也惟文華孤陋寡聞進寸退尺故堂扁世敬固將昭前人之明德實以旦夕起居省愆黜過奉以周旋無忘實峰之道也涇野子曰嗟乎元質之尚志矣夫敬者德之聚也故孔子以敬身為大而文王於敬止則緝熙焉皆丹書之旨也元質以是扁堂而用諸身焉豈惟可昭前人之德乎且元質才明而志毅學博而行篤以與人交輒見底裏人有善雖弱不凌人有非雖勢不讓若又能從事於敬當其學之成也雖以脩己之敬安人安百姓也不可乎實峰隱於前元而未顯元質用於

聖世而大行此雖於實峰之道煥乎增光亦有餘也

新建和州儒學記

和州學正鉛山張子乾澤偕王光謨撒鑄葉泓三生渡江來曰和州儒學舊在州治東南然地形湫隘學宮偏側光岳之靈未結賢材之生惟難邇年以來雖當大比士鮮登科惟茲百福寺在城中央高朗峻拔凡歷陽八公之飛鷁雞籠龍闘之祥陰陵鳳凰之邃皆抱聚於斯而梁山峴嶺梅山皆拱峙其前襟帶烏江長流以為一州之勝者也爾乃邪正倒置百年於茲往時黄提學沈知州薛同知皆嘗欲興慨嘆莫能遂攺茲者隴西王君朝用以監察御史謫判於和思人才為首務惟學宮之先圖乃訪諸州守澤州孟君雷同知桂林鄭君琬協謀

僉同請於巡撫都御史彰德高公提學御史餘姚聞人君詮
按御史陳君咸重此舉齊口張君嘉鄭君且捐俸金四十王君
遂并所得毀淫祠革濫恩清官房鬻隙地諸金八百盡委督
役陰陽官李鉞盧勳諸人即古福寺撤其佛像葺理學宮式
示厥程乃建
先師殿五楹南面兩廡二十楹北南為戟門戟門之左為名宦
祠右為鄉賢祠皆南面又北向為櫺星門櫺星門之南為市河
引其水作泮池成德達材二坊在池北東西對櫺星之東為
儒學其北為道義門道義門之北折而西為明倫堂在先聖
殿之北南面堂北為

敬一亭其自道義門而入為崇正書舍帛建啓聖祠南面祠北為會
講堂經始嘉靖甲午五月落成於十二月敢請文記以示和之來學
涇野子曰是役也以扶正而抑邪君子之於斯可以教士子
遊於斯可以學文物中興四州快覩作之誠是也然開學之
舉雖官師之盛心而力學之志諸士子不可恃其地以為然
也昔者予嘗遊秦晉之間訪商周之蹟見伊尹傳說所起之
處皆莘野巖築之陋而磻溪之迂僻則太公之所自發也諸
士子苟惟道是志惟德是據惟仁是依惟藝是游漸摩相觀
之久積累造詣之深將賢聖可望以出何有於科第者哉夫
然則張籍何蕃張孝祥兄弟皆不足多而王子行甫暨諸君
振作之功亦不愧往日游酢范純仁矣是役也同知南海周
君世椎暨鄉大夫知府朱君錦府判陶君膺李君春皆嘗捐
貲以助而州同嘉興施元四明周琮吏目恒山周克禋亦皆
督其成乾澤暨訓導陳瑞劉伯璋均爲勤事云

汪氏樂壽堂記

樂壽堂者徽州太守雙石鄭君子成爲荊山處士汪君克安
題也其書則宗伯甘泉湛子之筆也君天授沉静雅好讀書
兼善筆札亦閑詩律髫年失父備嘗險阻事母汪氏養則致
敬歿則致思而二弟之處亦皆怡怡孔休里人稱孝友焉乃
若勢午事龐交變於前君談笑禦之不動聲色其圖機應變

咸中會通性耽山水不事貨殖謟容媚態不設身體行年六
十未嘗皺眉他有俚語村詬汙犯不校戚黨鄉人咸服其量
比諸河海於是與接者皆感其包容而興其恭敬遂聞諸太
守雙石鄭君太守曰吾郡中有是人哉夫其貨利不嗜孝友
無植静定自取當非學於仁乎夫其怡怡於家休休於仁面
無皺眉心無校刻當非學於智乎夫學智則可以周流無滯
其樂可知矣學仁則可以静而有常其壽可知矣遂題樂壽
堂以歸君君拜受曰仁未盡仁智之學顧獲太守公樂壽之
教仁敢不努力比諸弦韋且以訓諸子遠使亦從事於斯焉
他日遠謁甘泉湛子湛子遂作大書以為扁他日遠又謁子

於太常南所以問記予曰儀是樂壽者荆山君處鄉之行衍是樂壽於後世以壽荆山君於無窮者則惟明志在天下國家之學也太守之題在嘉靖丁亥二月湛子書在今年乙未七月予記在九月一日

孝友堂記

孝友堂者胡處士大用之所構也處士傷足以問弟疾冒雪以持母輿其誠心至意已為鄉黨稱重廼復遣其弟大器學於柳灣精舍他日大器失一女奴而不較則大加賞進於是大器奮然向道益恭其兄莫之能禦也所旅無湖里人皆誦說焉大用乃搆堂扁曰孝友日與兄弟勗帥以往未幾大用

卒既二年其諸弟果皆成立有行義者聞而大周至來鷲峯聽講中處者數日暇謂大器曰吾兄弟粗有聞見以得寸進者皆長兄之教也然而其志則不可沒也曷問言涇野子以記其實曰美哉胡氏之兄弟也大用一人倡之大器一人繼之而諸兄弟皆趨於義焉誰謂其家不可教乎更望大器益力於學益篤於道他日而效用推此孝友上以施之君下以施之民中以及諸僚友于以行斯道於天下以與古程張司馬諸賢比隆可也不然則亦鄉黨稱孝宗族稱弟者而已耳亦奚貴於斯堂哉

佘氏義田記

程進士惟義曰廉有姻戚佘文義者字邦直號梅庄歙之巖鎮人也少貧且困克勤業作絕棄華靡一事敦樸未逮強壯輙起厥家豪於徽歙至有義舉雖貴樂為佘氏傾蓄衍有窘餒不能自食者邦直乃為捐貲置義田百畝以贍養田皆膏腴畝金二十又為立窖藏選建賢直曲司出納人月給穀有額惸獨疾苦者倍其給童穉則半之瀕冬則以粟易布絮給號寒者壯不能婚者為之娶病其無居也為構義屋數十楹以居之又為棺槨衣衾以救不克葬者而義塚於是乎亦興蓋将波及於鄉人矣此又不盡取於義田而以他助者也涇野子曰賢哉邦直之行惟義之姻乎夫為家以義不以利則九

族睦而家道昌為國以義不以利則庶明勵而世道盛夫惟義行且試春官登巍科其以佘子之行於家者而行之於國與佘子並鳴於徽中不可乎乃為之記其事亦因以告諸惟義

白鶴山三思記

白鶴山者楊邦彥應詔瘞其祖父母及母處也三思者邦彥思其母暨其祖母與其祖者也三親生於建安瘞於建安則何以三思乎邦彥曰余母劉氏宋大儒屏山先生之後自適吾父恪執婦道嘗隨吾父奉祠之廣偶遘熱疾百醫不起路遥火化褁歸骸骨當是時應詔方九歲耳年雖蒙稚抱屍號

哭斷食數日殆如痴癡今生三十五矣每瞻鶴山猶蜀廣州驚魂四飛此詔之所思者一也當吾母之亡也詔如喪心顛殞窮無所歸祖母鄔氏撫摩鞠育百計娛詔病視詔藥飢哺詔食寒問詔衣毋亡尚有視息者賴有祖母耳廼吾祖再任香山祖母亦亡當是時詔年十四矣頗能治經作義曉暢恭玆瞻鶴隴幻若香山此詔之所思者二也吾祖古菴君文行早著累舉不第入貢京師司訓廣州迪士孔端黃佐諸人皆出其門未久憂去其後香山之教得士尤多提學廣公憂足褒嘉至有晦庵邦人之贊其督誨予詔速甚歲立無少休暇嘗採詔志對曰志欲求道祖時徵哂責以固守比其遘疾

綰付鎖鑰畀此家務當其時詔年十八執鑰號痛祖亦流涕今也學未大明德未復立每拜鶴山悼痛靡禁此詔之所思者三也涇野子曰傷哉邦彥之懷乎夫生死者天道之常忠孝者人道之經子之思三親也無徒焦勞於念慮當日孳勵於躬行且爾三渡南海兩越梅嶺昇抵露宿躡履虎口不辭其苦乃因爾祖之誨輒撰八闇之賦追慕晦翁以見厥志子其勿忘初心師晦翁以遡孔顏卓然自立詳審沉潛處則敦族化鄉仕則致君澤民道行於當日名揚於後世則三親者雖沒猶存也不亦愈於徒思乎況楊氏出鳳陽之裔諡福者永樂初以靖難功歷陞建寧都指揮使征交阯黎季犁死於陣

朝廷旌馬世襲指揮使福生鐸鐸生海以下汀漳功亦歷陞福州都指揮使夫福州建寧奮其義勇位至都閫以裕後嗣如此而邦彥又可不思光其前哉對曰應詔自為學生時常慕先生故既舉後自北而南以從先生遊惟欲聞此道之要以為吾母暨吾祖父母者孝耳今乃以卓立沉潛見訓詔有不從事於此者是忘吾母暨吾祖父母也夫幾余改官北行邦彥買舟渡江送之六合遂書以記之在嘉靖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

耐齋記

耐齋者何石州二守鍾君主毅之別號也齋何以耐名也主毅君自游鄉校耿介剛毅不屈外物暨任福建都斷亢慎庶獄清白自持嘗奉檄督部官料上入京師寧暑熱取其守閩安夏鎮痛革時弊私鹽禁貨罔敢有犯時有閩海風清之譽及二守石州糾集民兵把隘據險以過寇虜當嵐重塞賴以寧謐他日催理邊儲不畏權勢亦可裨於國用爾乃年未六旬高蹈山林泊然世故晚節益堅夫世有四耐焉耐欲者則不屈於物耐劇者則不擾於事耐撓者則不折於勢耐窮者則不貪於位然則主毅君之以耐名齋者固有見於斯乎主毅君之子貴嘗從予游為問耐齋之說予謂四耐雖在主毅

君師道當動心忍性無所不耐以底於道為耐齋光永不可耶齋扁某年月日記在嘉靖十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儀真公署

慶源堂記

慶源堂者少司馬幾峯先生潘公之所建也堂在婺源北鄉桃溪之西明道上坊中為廳堂側列寢室山環溪遶市闤絕遠矣則何以慶源名乎斯工也始嘉靖癸巳五月落成於秋九月方落成之日而

聖天子推恩海內公以三品京堂得 誥贈三代幷蔭其一子者之典至焉 制詞有曰積有慶源發於再世故取

以名云則何以獨取於慶源也斯基也乃先潘初購以為遷居之所以其隣於荷恩保安二寺嫌為一空地棄族英僉業而納稅焉厥後官假為存留倉且書之籍冊曰官占民地也弘治間倉徙於縣治內基仍為空地棄比嘉靖

龍飛崇正黜邪僧人樂於歸化二寺俱廢荷恩併入學宮保安改為書院而前地始可居矣於是白於撫按行之府縣稽其籍覈於衆庶皆曰此潘氏舊物也乃得復還給為世業公始克承先志而搆堂焉故所以慶源云耳他日公具以告涇野子曰斯堂也可以覩 君恩之厚焉可以覩臣忠之篤焉可以觀祖慈之遠焉可以覩順孫之孝焉夫忠也慈也孝也三者人德之大者也潘氏兼而有之然後可以感天地格鬼神速 君恩也則凡為公之子孫者居斯堂也千萬年世守其道不可乎故予嘗讀荊子之詩雖王侯之胄亦在於孝弟云

六合尹何君去思碑記

予在南都時聞前御史田君德溫巡下江而何君道克方令六合嘗斷流囚田君三駁而道克三執不改田君不以為倨比三過六合道克適公差他出不及一迎田君覽政蹟亦不以為簡予固嘉田君之高而益思見道克行政之詳也比予改官北雍道過六合六合之父老僕隸無不誦道克之賢至

有嘆息咨嗟於輿馬之傍者乃然後益信道克之循良而驚田君之高一至此乎他日六合之人思道克不置專于大學生袁悌具書列狀以問碑涇野子曰予何可拒六合人之志而沒吾道克之績哉且吾嘗聞前武選張君元明之言道克矣謂六合古棠邑也密邇畿甸南北道衝民棘於供賦飢饉荐臻德弗能支及道克為令廼以身率民首正風俗闢浮屠蠲暴扶善禁奇衺之物驅淫蕩之徒民相告弗犯干憲邑以大治爾乃清脩苦節涖事嚴明尤見義敢為不畏強禦有貴戚與豪民訟久而不決當道委官率莫能平道克往廉即得溧陽民有人命逮詞拷訊械死相繼事竟不白御史下君遂得

平允訟者咸服為主以祀京兆黃公稱其清慎與勤一字不少戊子嘗修驛館君意不欲妄費忽大木數十浮至龍津止焉野鹿入於治內馴擾不去庭柯二雀一生八雛晨夕飛匝庭除如所畜養又有二鴿自天而下沐浴盆池毛羽潔澤不類凡族邑人驚為四異為詩以歌于乃然後知田君之取道充者蓋有見於此也道充今為名御史又能以六合之政而按郡守令則其所得乎民心者不啻一六合也道充他日位進公卿勳著內外銘太常而勒鼎彝者皆自此砌始之也道充名宏號純菴廣東順德縣人

重修武定鎮城記

武定古齊無棣地即周賜太公履北至無棣者也

國初因元仍稱棣州永樂初改樂安州宣德初以平漢庶人之亂始改武定州矣然猶未有兵備之設也乃流賊飈起於正德之中倡獗山東蹂躪南北直隸於是許忠節公由之以樂陵令禦賊有功陞山東按察僉憲兵備於斯遂為建鎮之始而武定北拱京畿東衛齊省西南以控趙魏徐兗諸地兼以襟濟汶而帶運河遂為重鎮矣第其城池屢經修葺未克鞏固先僉憲覃懷王君明叔監督諸議未果遷去至是僉憲二衢王君任叔繼為兵備位政之日圖厥先務莫急於此且曰往者霸上盜起北趨[illegible][illegible]南必由此於時附近郡邑濱及陽信海豐樂陵霑化德平商河齊東青城諸州縣人士咸令赴鎮城避寇求全矣今

聖明在上天下太平萬無往事然或水旱相仍飢寒嘯聚則北地豈可旦夕帖席者哉遂會衆集議申請撫按僉允而行爾乃程役動衆計費課工軍民咸樂趨事未期年而成於是濱州彭知州師有以公委閱視城池告於武定州唐知州偲曰武定為濱州腹心令城池既固濱州亦可無虞豈特武定蒙其庇哉乃咸喜牧守之有見偕為請記且曰是役也王公發金易灰於章丘鄒平易薪於海豐霑化陽信商河建造甋窰二十於東城之隅金用本道贓罰米紙等物完計三十

有九鎰役用所屬團操民兵更番赴工董役之官用其嚴選廉幹屬吏城四門皆有層樓腰用樓之臺十有一敵臺百有九崇七百有五十仞袤二千有五百尋池隍皆深濬殆及泉於是四方至者瞻望巍峩屹不可犯內有教養斯民禮樂諸上外可以潛銷奸宄之萌雖宋崇寧中牛尚書之建甃不過是也予聞之嘆曰美哉王君之舉也夫春秋雖譏魯侯之夏城郎然備豫不虞則善之大者也故莒渠丘公不脩城池敝丘惡陋至使楚人浹辰克其三都君子則甚非焉夫武定京師之藩蔽山東之喉咽城之良是也且王君嘗著大人說見蓋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而復赤子之初心者也當其志固欲

為天子城九州而夾四夷豈特城一武定哉宜其在給舍九列諫議本於大體在兵備政教修明軍民散服舉措得宜役實有經建此大業乎吾固知自茲以往不獨以一城自足矣二州守之懋於循良亦可占也君名璣衢州西安人起家嘉靖己丑進士濱州嘗從予游於鷲峰東所同武定皆江南高士宜其立工始嘉靖乙未八月告成於丙申五月

全椒縣重修文廟儒學記

全椒學沈教諭良渡江來南都曰全椒古譙地今滁之屬邑也其文廟學宮在邑治之南其河之陰正德壬申冬督學御史黃君病其湫隘嘗命潘尹悰遷於某河之北於時規制草

創弗加於舊庚辰孫君斌賀己丑吳君音俱嘗增葺猶未敢觀尋率頹圮乃乙未秋陳誨諭令茲土慨然興復撤毀淫祠兼鬻官棄地得百金言諸巡按蘇君督學聞人君咸以為宜於是計審量期庀工搜良首事文廟殿廡咸考神廚祠庫亦並建列堂齋倉庾其新孔嘉關廣射圃袤盈八丈其延三倍於袤名雖修葺實踰創建視昔大不侔矣泾野子曰學不作君之責教不立師之責學作教立而德不進業不脩者士子之責今諸士子之所進脩者非孔顏思孟之所授者邪昔孔子教顏子者以文與禮文之不博禮不可得而約矣子思授孟子者以仁與義一有不至利必為身害矣然其言雖殊途其旨則同歸故君子以仁義文禮為德業而忠信立誠則其所進脩乎是者也但士多患於懷居而道每喪於自是故決江河於聞見者上智之人事緝熙於日月者希聖之徒士而知此則固有不遑寢食思躬行之不逮虛心師友恥一朝之末聞者矣故大學之道以致知為先而力行繼之不見全椒之先正乎宋張垍選置舍人院執辭不屈且上疏言國之治亂由儒之興廢及參知政事知無不言太宗嘗賜詩以昭其忠也王彥成孝義著於鄉黨而徽宗亦加顯褒之二子者雖不足槩以孔孟之道然而名垂數百載不磨亦其躬行之有效也諸士其棘於進脩以求孔孟之所授受者乎全椒有感奮

夫者樂於講學篤於進脩於諸士子為先覺其以是告之可否也工始於某年月日落成於某年月日

九江同知黃性之去思記

雲南大理黃子性之為九江同知未洽三年進陞南京左軍經府越明年九江耆老數人謁予大常南所為黃性之跪請去思碑予諾之而未有以應也未幾予改任太學矣去年冬予轉官南禮部九江人又數輩謁予於寅清堂跪申前請予曰往已諾汝固不可食言且性之之貳九江又無太守之專汝等何思之切而求之數乎對曰吾黃父母官亦嘗署九江象矣不食九江一杯水不用九江一片紙予曰居九江地不

用其水饔飧奚其為九江官不用其紙文移焉行對曰府衙
有井額辦有紙不擾諸民間是以言不用也予嘆曰果若汝
言則性之真九江之父母矣夫世之為守令者豈無長才大
略然在其位民或畏如虎狼惟恐旦夕之不去也適其任民
或恨如仇讎惟恐他日之復來也夫何故凡以剝民之財而
餧其肌膚耳乃然後知古之留犢懸魚者雖非中道為貪夫
砥其矯激其畏天命悲人窮之心殆亦聖人之徒也故予每
見鰥寡孤獨之苦而恒切守令之憂然則黃性之知解州事
矣後予兩過解州解州士民言性之與九江人畧等則性之
之治九江可知矣則九江人所言當不誣也性之名敏才起

家雲南某科舉人

陝州新開泮池記

陝州兩生陶進王鈞奉其師錢學正舉暨三司訓啓來曰州
學建於召公祠之東南而州於古為列侯其學即泮宮也然
自開建以來未有泮池諸守相繼莫之能興今太守隴州閻
侯涖政二年篤念斯文見弘農衞後棄有隙地當廟學之南
若䟽鑿為沼導引城北活水流注其中縈洄環學於以萃納
山川之秀昭回雲漢之光固其所乎會管河憲副張君巡歷
駐節侯偕師生奏記[illegible]思副憲副行香學宮呼諭掌印指揮呂
繼隆諸官其諸官皆[illegible]贊修文教義所甘心侯乃鳩工開遣
興築垣墉遂成鉅池嘉惠陝學樂育英才且侯公正廉恕撫
愛郡民種甘棠以仰師君奭栽瑞蓮以求匹惡老故泮之作
至侯始勃然而興也涇野子曰諸友不聞漢皇甫規乎蓋嘗
為陝州太守矣仁聲大着徵拜內階為漢直臣侯固隴西官
族早受其父司馬公庭訓兄弟孝友文盛關右其君夫規不
遠侯固為今之皇甫規乎昔魯侯之泮池端大本以克明其
德卒之不但文教之興雖淑問獻馘牧功淮夷亦自是也然
則侯豈但取比於規而已邪若乃北登底柱而挹大河之氣
南覩華嶽而想伊尹之風采芹池上行歌當存必為士之聖
賢者則又在爾多士不可徒視此池為優游之具也侯名倴

贊成其事同知劉璋判官張惠吏目楊世傑三司訓則柳階
徐秀陳忠言池南北計十四步東西五十步其成也在嘉靖
十六年七月

衍慶堂記

衍慶堂者錫山鄒邦美甫之所搆也先世文忠公浩以直臣
鳴於宋其弟洞亦有兄氏之風焉而未仕也乃篤其慶以遺
子孫至我
明有靜脩氏者遂作堂於所居之左扁曰承慶五六十年矣
其孫尚以厥考智卿遺命別為堂於其右扁曰紹慶智卿諱
悳號拙隱生四子而甫其季也紹興後析為尚之產甫遂於

紹慶之南又作堂焉扁曰衍慶蓋亦智卿之遺意也夫堂以慶名固本易以積善建也故善則有餘慶不善則有餘殃故鄒氏自文忠公兄弟以來殆千百年矣其子孫皆蕃庶碩大彬彬焉偲偲焉雄於錫山者非其善也而能有如此之慶乎夫慶固不外於善而善在鄒氏者亦不外乎直也人之生本直而况文忠公兄弟以直關有鄒乎故出而仕者直則進言必正守官必廉奉法必公處僚必讓御下必惠有益於君民而為國之慶也處而隱者直則治行必端臨財不苟脩業必實居族必睦處鄉必義有益於子孫而為家之慶也若從以慶名堂而善不足以潤是堂焉非鄒美之本心也凡爾有鄒子孫其勗諸

百歲堂記

百歲堂者藍山司訓薛林龎崑與其兄崧扁其祖母李氏堂也李竹溪處士諱瑄者之配麗江推官厚之母也生宣德三年戊申三月三日迄嘉靖六年丁亥三月三日實閱百歲日數甲子蓋千有百餘矣於是州守李東嘉難老之壽推優耆之典躬賀其家重華厥扁凡薛林鄉大夫士相率詩歌且稱慶焉藍山既受司訓道過南都以問記涇野子曰有是順孫固宜有是壽母矣昔者崔山南之曾祖母孫夫人壽亦百歲口脫兒齒不能粒食其婦日升堂以乳之史傳以為罕事也唐至今且千年乃又於薛林龎氏母見之邪於戲休哉北流劉澄者應天之司訓也與崑為友言李初歸竹溪時值兵燹李乃黽勉內務克勤克儉上事舅姑克盡孝敬凡諸祭祀蘋藻爵罍罔不滌嘉及處宗族鄉鄰咸過於厚而醇慤誠允人無間言其訓麗江皆據義方不同流俗故麗江早領鄉薦賦政平明竹溪服闋補推黎平以李年老懇乞終養先李而卒惟母是念乎托其子鄉人稱孝然則李之百歲豈偶然所致哉故箕子論叙五福列考終命於攸好德之下者良有以也雖然百歲之壽在李者也衍之而至於數千者則在崑焉耳且李有八德一曰勤二曰儉三曰孝四曰敬五曰任六曰睦七曰慈八曰允崑誠能奉此八德以訓藍山諸士子使各脩其身各齊其家以為他日出而化民之本則李之德宜於家者可傳於四方著一時者可垂於後世則夫百歲之壽豈不可以數千歲遠邪

重建泰州文廟學宮記

泰州文廟學宮自　國初開設之後至正統甲戌巡按御史蔣君誠亦嘗脩餙迄今百年傾圮日甚不蔽風雨或撑支其下州司憚工役之大也莫敢遽議再脩嘉靖丁酉十月巡按御史洪君汝之垣按泰諳學深為慨嘆於是知州朱箸學正李釗訓導劉泮率於欽柯經諸生呈稟復允且曰崇師修學

憲綱首務君子用財視義可否致孝鬼神飲食且菲但營無
工役必在得人耳遂委添註同知前刑部主事朱懷幹監督
其事工將訖宗乃偕州守貳暨諸學官遣生員張淳唐彥來
問記予曰君子之崇敬夫子不徒在文而尤在乎質也聞洪
君　欽差巡按於斯其益法之暇以育人材正風俗為先務
群其俊秀繇其賢哲講習六經時行學考驗發明先聖人之
道至以造端乎夫婦試諸生下及閭閻亦編什伍立以諭長
諭副淮揚之間士風忽變則已得崇敬夫子之質夫子所必
悅者矣宜其修飾廟貌柘基隆棟又兼乎此文也聞朱之監
督也承洪君之意選取端謹殷實官者托之分理磚石諸料

各首其公拆鄖舊村登列印簿以備節用原址促狹禮容亦
礙又開寬四面各出一丈周垣階砌易磚以石凡金木諸工
咸計日程功計功程以其藝業精練者選立為首畀其居肆
校閱攸歸而合抱寸朽具適於用其諸提工者共宿公所昧
爽擂鼓各作其衆日暮始休比其終纖悉無所苟焉然則洪
君奉為道之心以教爾諸士子者深且篤哉昔者嘗與二三
友論夫子之道矣惟始於夫婦焉蓋夫子以二南示伯魚而
伯魚又以造端示子思父祖子孫家傳庭訓惟此真切其教
門人亦不外此此而得之家國天下可從而理矣往雖堯舜
之道文王之聖亦皆以刑于為本也夫洪君英邁忠信博覽

經史蚤年即求為夫子之道深以見之行事者也今乃舉此
以示爾諸士子則其作廟之意端在乎此爾諸士子日所從
事者又豈可他求哉若所知不從此出則其心昏惑蒙蔽一
物無所見欲觀淵魚之察不可得矣所行不從此出則其身
窒礙僵仆一步不可行欲登太山之高不可得矣諸士子其
用力於造端焉杜玄虛之論為致曲之學或與大夫之賢或
鄉之與儕者求為之交以資其麗澤之益其小者求為之師
以法其模範之正致謹於言行不舍乎造次而蘊之為天
德達而行之為王道及其至雖察乎天地不離也斯為不負
尊崇先師者之意乎是役也洪若先後准領本州及淮安運

司贓罰凡若干金釬前業御史發到光孝廢寺大小若干木
工始嘉靖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落成次年四月某日

塋芝記

嘉靖丁酉七月十六日予自高陵發程南來次日至臨潼又
次日至藍山因會鄉友滯於藍田渭南者十數日方詣華州
遣次男昀還高陵比予至南都昀來書云兒渭南還家後即
展拜先塋見祖墓來有芝一本昀恐被他人折傷取而置諸
家廟矣是年冬昀赴太學去今年二月昀自京師回遂圖畫
訓芝寄南都予嘆曰家中知此芝之產乎去年六月中予祭
先塋垣仰思予祖予考凡役用人力禁取任官者予承其意

出所積俸金就土工以從事縣大夫發米夫丁皆遣去垣既成予嘆曰此垣皆
君之賜也且當是時酷暑旱乾予祝曰安得遇雨一二次則此垣成矣未幾數日果雨垣成數十堵遲十日土又燥不可築又遇雨周垣皆成予嘆曰此垣皆天之賜也然則今日之乏天意未可知而祖考之心則可推豈以予不煩公役以煩九原之心者乎子孫若鮮祖宗之意而守其規則芝出爲榮若違其意而犯之則芝豈能常福哉芝之圖至南都在今戊戌年三月初四日因記之以示來世

世德流光堂記

嘉靖乙未之夏予講論語於大常南所時建昌王子雖來謁未幾予改官太學子雖同諸友送至揚州時子雖徵志予若勸還南都然予心猶日惓惓然未悵至濟寧遇錢貴徐觿問子雖未報也丙申予改令職南來聞子雖病盡痊且歷事以完歸新城去予然後心始安也今年戊戌予謂子雖次舉甲科乃又未偶復謁予於禮部私第與胡孺道同寢食於是尼予素所論說二生因得覽視校正予亦獲切磨之益焉居數月子雖將還新城謂予曰村五世祖文會軒諱益字受謙惇厚周慎中永樂乙酉鄉舉授霍丘知縣尊務以德化民既歷再考霍民數千詣

闕保留於是任霍丘凡十五年乃陞無爲州同知蓋時例也請老於家九十而卒高祖進齋諱灝字清字孝友胞至文學博雅中正統甲子易魁以親貧老就仕學職初諭雩都母憂服闋改諭懷安兩教著績轉陞河間教授是時吏部課天下學職最者二人核陞提學僉事其一人已擢授矣進翁首最適聞文會軒計哀毀成疾終於河間曾祖東峯諱昺字德新醇謹質實隱德未仕三十六卒顯祖東川諱逵字希賢或賡館臬司或授徒里塾學範嚴肅多所成就歲貢於京得任建德訓導敷教雖淺士感是深祖初未仕嘗鬻畝田以償族之債讓地以息伯叔之爭凡邑中析田案君咸來質焉問弗稱平

其忠厚公直今尚美談家君諱禄字汝學別號一溪早膺艱憂奮志績學中正德癸酉鄉舉授平和知縣其縣新設矩度草創教化未行家君懷之以仁裁之以義表正以厲區別以法蠱壞既修奸究亦化比及考績雖稱宿盜亦同詞保留後以上正禮養儲之疏下獄福州平和之民咸念其貧跋涉山村千里餽資粤既罷官民皆小望一碣大里一碑隨地勒文以志遺愛聞村至京每探起居懷思善政春暮無忘然家居退耕楊溪絕入城府蔬食菜羹不求聞達舊歲遭例舉賢士大夫共薦府胥寢閣若罔聞知夫自文會以至家君計世已五歷年餘百然中間三登鄉舉一被歲貢宦雖未顯澤多及人

委祉於材亦添鄉薦故未衍恩□堂之□法欲希世德之派
光惟先生是教焉涇野子曰予難斯志固漢嘉孟之念豖嵩
宋謝靈運之述祖德乎雖然程明道亦嘗念先世羽琳希振
適珣数公矣然其為官或端明學士或虞部員外或吏部尚
書或太中大夫若是顯也然微明道克養完粹玉潤春煦學
知顏子焉則孰知数公為尚書學士哉張横渠亦嘗念先世
曾祖及祖復考迪数代矣然其為官或為給事中以贈司空
或為涪州知州以進殿中丞若是顯也然微横渠潛思力行
勇果實踐學近孟子焉則孰知数代司空中丞哉是故子難
之生固世德之積若徒歸光於世德是所求於先人者重而

所以自任者輕也然則為之柰何曰子難能為程張之學而
不已其功予他日改書其堂之一扁曰有光世德之堂建在
某年月日

端本堂記

端本堂者無錫峇峯子顧公與立自扁其堂者也堂在顧氏
廳屋之後寢室之前峇峯子自少叅致政而歸日嘗偃坐於
斯靜而存養動而省察外罕交遊内雖端本乃走使問記且
資顧諟涇野子曰蓋嘗學斯端本矣昔者徂徠之麓有日至
後而植松者其本深入地中尋端如逆標堅之以杵樹溉之
以雨雪庶附本者皆旁衍四䖍遇石入石遇確過確牢不可
拔於是不數年其幹丸丸挿霄漢其枝矗矗礙風日其葉森
森袪雲霧如駢麈尾其實離離四垂有偓佺者日食其下遂
善飛行焉不能及楊園之道有榮杏且實矣一富室愛其樹
而欲私其實當暮春乃撥其本不純而置諸其家之培塿植
之不亭蘊之不厚灌之不深風東至則西靡撥其本乎外見
乃三日而花落五日而實殞君子以為疎於務本者也或曰
如子之言將端本亦有時與方乎曰然雞鳴為善一時也終
日乾乾一時也夕亦惕若一時也三時具其功密矣格物致
知明善之方也誠意正心力行之方也二方具其學真矣峇
峯子之端本也誠如徂徠之人則其出可以教國人其處可

以教子孫其餘風可以傳來世所裨於斯道者多哉堂建於
某年月日

高郵州重修文廟記

高郵先師文廟故在州治之東蓋建於天順四年逮今且百
年矣垣宇月圮不蔽風雨鳥鼠且唐陳偪隘庭草蕃蕪每值
享祀至者嘆惜嘉靖乙未秋九月新城鄧侯子華來守是郡
敷治更化敦興禮俗仰瞻師模廟貌弗稱即圖更新無所於
處明年丁酉派得郡東時堡鎮元君一祠愚民奔走香火浩
繁迺謀諸郡士議籍其材撤彼就此以興明役首出禄貲倡
集僚儕莫不歡然捐俸棟赴義舉其辨二食費依時措以給

乃委學司掌上籍選命耆民董[illegible]繕程力權工不爽厥式其
區處之方錢穀之槩侯總攝焉廟既考而鄉賢名宦二祠
亦并昂新往年予赴太學任冊過高郵學正羅士賢率諸生
拜問記予巳諾之迄今落成久矣後申前請予惟夫子之作
春秋也城中丘則書夏作南門則書新夷伯廟則書震御廩
災則書日桓公楹桷則書丹刻凡以重民力節民財崇正祀
黜淫祠為其所當為而已斯役也殆有志於師夫子之道者
乎夫元君祀典之所無文者也毀其祠而以作先師之廟豈
惟黜邪崇正并節用愛人亦具之矣昔子華從遊於鷲峰東
所蓋嘗三講於是焉今為州牧侯守見諸行事豈非相信者

乎斯往也固知盍齊其位益弘其政益慎其法不渝作廟之
初心矣諸士子日趋蹌瞻仰於宮墻之間其所以省察已私
涵養天理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守正閑邪以明聖學大為也
日新民之具者當必不負鄧侯作廟厚望之意矣先師廟正
殿五楹南面東廡十有二楹西面西廡亦如之對櫺星門五
楹戟門之內有池池上有橋凡丁祭暨朔望釋菜并以他事
告至告辭者皆渡橋北為儀位鄉賢名宦二祠各若干楹在
廟之左右是役也始於嘉靖丙申夏四月二十八日告成於
丁酉春某月某日鄧侯名誥起家江西鄉進士助成其事者
同知魯時中判官羅岐黄初司璜吏目朱守訛暨學正羅士

賢訓導某某某某法得書

雲章樓記

雲章樓者今春坊諭德漸山晉君文升居第之樓也樓凡五
楹在武漢二溪之間當湖之上蓋自漸山之父太保康僖公
有是構也凡以藏先世所得
累朝恩命勅誥暨錫書者也然未有額扁也至漸山自侍讀
進諭德所獲　宸章滋多亦續藏于是焉乃遂題其樓曰雲
章云凡以志　聖諭脣翰上以光祖德下以式賢子孫也其
志遐哉昔程子為宮室乃別構一室以藏先室誥勅并影真
以奉之雖一二侍僮亦不清其所以篤不忘乎孝思者後世

稱仁焉當漸山意亦復如是則其所以求法程子仰以表忠
術以洪孝者可知矣晉氏世傳樓右接宋賢臣陸德輿之故
宅其北則顧野王讀書臺嵬然上存者也今視此樓當風斯
下矣樓構在某年月日額扁題在某年月日問記在嘉靖十
六年之三月以予因公事入京也越三年之六月予又以公
事入京始能荅之

黄氏祠堂記

黄氏祠堂者少司馬雪洲先生儀真黄公之所創建其子戸
部照磨襄之所葺理者也公在官有冰蘗之操剛正之氣公
直之心無弗達諸政矣比謝政歸乃建祠屋以祀其先世人

戶部嘗因繼母夫人之疾飄然掛冠東歸儀真視疾之暇惟以祠屋為事乃問記于涇野子曰承先人之業莫大於繼志順祖考之心莫大于述事聞戶部有子數人焉皆教以雪洲公之道思公之惡衣也戒以勿羨其服思公之菲食也戒以勿甘其味或出而仕也則必以其道行于時或隱而處也則必以其教行于家是亦殆為能繼述先人之志與事者乎大敬以合族也仁以長恩也孝以彰往也信以徵來也厚以振俗也斯固少司馬未就之意而委其任于戶部者乎是故覲周旋登降之節而敬生焉起同宗共祧之思而仁洽焉考視履之祥而孝昭焉篤佑啓之則而信孚焉敦大成裕物軌

以彰而俗厚焉雖由此以風天下可也戶部將不忘之乎聞諸禮云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秋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率是道也予嘗慨俗敝而嘆知本之難矣世有父母在父母之具慶者弗克祇服厥事其甘旨述所不言而乃席嘗旅侈飾做古立廟時食且豐潔也吾知崇虛而病實席文而丧真雨露既濡履之有不怵惕者矣霜露雖降履之有不悽愴者矣故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亦戶部視之何如也是祠也構當居第之左為堂三楹中設大龕分為五室中祀始祖高曾祖考左右次列蓋宗程氏禮以予所嘗論取者也其後架以為藏祭器之所前豎門樓一楹左右二門由兩廊而進堦樹以雙松松外有墻書屋在其前其后也有靜觀亭四圍皆植大竹堂扁則内翰前溪景公之所題也是祠也經始嘉靖癸未之秋落成在其年月日記凡五年而後成在己亥五月

新立龍居集塲碑記

登州府經歷王君守春使數生持狀來曰解州東北隅二十里曰龍居庄東連運城西通蒲坂南抵虞芮北距猗氏且環以張格小沼買女長樂諸村其店市寬廠而民人貨實四方多有來貨馬騾牛羊者誠可立集以聚之也但前守未之舉耳太守解君以來每事便民一日出城詢民疾苦見有肩負

交易於他郡者遂相州境立為三集而龍居為首于時同知王及判官駱永聰吏目周寀學正姚克讓訓導王卿薛同張文魁咸在焉復恐法久弊生爰立集長以主之民于此乎便商于此乎通誠千百世之利也守春謂其鄉人曰此而無記非惟太守之善以沒且後之為守者無所勵矣鄉人皆諾而樂為之涇野子曰易不云乎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雖炎帝神農氏由此其選也集塲便民豈細事哉往判解州亦嘗立集西王自謂能順民情豈如今日解君三集並設哉然則解君察民之疾知民之急通乎土俗達乎物情解太守其賢于乎哉所望法

立能久民日有益而無弊耳觧太守名情鄉進士山東東平州人登州守居元龍居里人予徙入鄉賢祠名光祖者之父法得書云

新修滏河橋記

滏河出平陽府曲沃縣東七十里滏山之下西流而入汾河近入汾處適在高縣里中乃通衢也北達京師以至宣大南接秦蜀舊有木橋每歲冬修春卸費耗民財千萬若至秋潦泛漲尤為居民之害民多怨咨有志杲者里僧也見義勇為民復從便各施金粟伐石造甎斬木村樹沿河十里各奏爾能杲乃旦夕募緣波及行路未洽數歲積財百千乃告諸兵

備僉憲辛子批行知府茅侯轉仰知縣趙弘委主簿包文昇督工修建乃作石橋一座其空有三橋上起樓十間以息行者東南創構廟宇致祀水神甫成而茅侯覩焉謂誼不可無記也耶遺志杲持狀問記涇野子曰橋梁國務所急載諸王典王政之一事也夫晉有滏汾猶鄭有溱洧子產雖惠不知王政乃用乘輿而忽橋梁為聖賢之學者每識病焉齊桓公諸侯之流也岩下有貫珠老人觧知九九之數桓公得相夷吾用九九之數伯齊國則大用志杲以成滏橋可知茅侯之他政矣侯素志于古人之道躬行實踐盖比夷吾子產者也斯徃也康濟天下之險不啻平陽一滏橋而已志杲輩亦得藉名乎不朽乎辛子名珍陝西耀州人侯名鑾鎮江丹徒人皆舊知于予者

涇野呂翁之次孫永寶壙磚記

予致仕到家得見兩孫甚喜其長孫師阜永徹於去年隨其父舉人田會試今尚未還其次孫師伊永寶則次子監生畇娶邑人張耆老公蘭之女金所生者也永寶生未期年而張金歿雖路人皆憐其無母也予撫之于晝予配李淑人暨其乳母井二蔵媼撫之于夜今年三月生二歲又九箇月將三歲也然受性頗靈慧其婉恋于予暨李淑人雖成童弱冠之孝順者不及也予每坐必為予移置脚凳脚凳重力不能舉

目僕扶共舉之又嘗因嬉戲梘誤撞兄永徹之目永徹怒即跪拜掣膝徹甚嘗予將用茶酒或與僕爭奉壺盞有一僕故稱其耆老之名慧詈不已又一僕嘗稱其父之名則又甚恚詈之尋即告其父曰爹爹某僕叫你名也及痘疹見李淑人或他出即掣其手曰勿出看守問曰看守誰對曰看守永寶也有劉氏老姑者亦同寢老姑或他出其語亦然乳母嘗撥脚以大便用故紙以指撚則止曰是字紙也疾中每言歸去或言哥哥者數聲既革之于夜數呼予至內人以予任前堂外寢不以告既旦則四月二日寅巳亂不能言辰巳之間歿矣予深悔痛哭之特未能救也及將舉棺焚所遺衣鞋見一

二錦繡襁褓則嘆曰其能折齒之壽損寶之福乎予在南都時嘗寄書于家兒子輩可只用粗布不知其言之無益于寶世初予既舉進士在告後嘗製一紵衣先侍郎公斥之曰汝嘗言何粹夫著布衣今忘之也予自是不敢衣重紵者二十年至五十衣帛時始用重紵然亦未嘗作裘衣至六十同南都九卿冬至節會于禮部諸老多言寒甚有錢尚書者言潞紬可作小襖老人骨寒宜用之予自是始置一紬襖今服之四年未易也予尼于索文之幣來學之贄積有紵綺其用多為

朝祭之服及家廟時祭母侯淑人之衣餞樂餌所費耳其有

屋數間田數十畝皆先侍郎公所置予不過修飾之耳縱有一二增塩亦不多也日夜所深念者願生一賢孝子孫勝于財產不意永寶靈慧異于群兒其姿容舉縣人皆愛之乃一疕遽去將予又有他罪耶因記于壙磚或曰未成喪兒多棄于水火不葬實未三歲而葬且與記禮歟吝曰不聞夫子之勿殤童汪踦乎

重建　敬一亭啓聖祠尊經閣記

夫治民莫先於作士作士莫先於興學興學莫先於崇道洪洋趙公之巡撫陝西也首事廟學見省城三學聯于一區規制宏偉寔先列郡則美之曰壯哉斯基也既而觀于

敬一亭焉在郡明倫堂之後而甚狹淺則曰非所以尊

聖製也既而觀于啓聖祠焉乃在先師廟之後而窒其陋則又曰非所以達聖孝既而觀于藏書樓焉乃在郡明倫堂之前規制痺隘而收藏踈缺則又曰非所以褒古典也遂檄藩司俱為改建適侍御張君棘院事竣因以謀之侍御曰懿舉也遂建　敬一亭于碑洞之後五穩其前與先師廟相直盖極其宏麗矣乃建啓聖祠于學宮之東亦五穩當董子祠前盖極其軒敞矣乃建尊經閣亦五穩於郡明倫堂之後即故藏書樓也盖極其巍峩矣他日遣學官問記致仕侍郎呂柟曰君子之治先其大者而已矣

敬一亭者體道之要也啓聖者發道之源也經籍者載道之器也故君子以道修身以身用人以人立政而民不康者鮮矣今夫怪誕之辭佛老之書於世無補也然或為之貝葉牙籤輪藏朱樓以奉之者矣今夫淫鬼邪魅胡僧左道於人倫無益也然或為之金貌檀骨畫宇雕梁以祀之者矣今夫馳驚于辯博而不知本遐逐于崎嶇而忘所歸於正學有損也乃或譽其多識獎其足覽以美之者矣然則洪洋公之為政上以宣君德下以釐民俗前以明師道後以詔來學可不謂先其大者乎是役也棟梁取之咸陽琉璃取之耀州瓦石取之富平役匠取之咸長兩縣各給以直也諸費取之司府贖

僉是役也始于庚子八月落成于辛丑月日焉公名廷瑞字
信臣直隸開州人起家正德辛巳進士其德化政績樹著西
土鎮服外夷宜有茲衆在泮馘也今
聖皇嘉公殊勳已陞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仍巡撫陝西云
張君名光祖字德徵河南潁川衛人起家嘉靖壬辰進士今
巡按浦君名鋐字汝器山東登州人起家正德丁丑進士其
藩臬諸大夫及府守有事茲土者法皆得書

蒲州新建閘河引水衛城記

嘉靖辛丑之秋北虜自大同入寇山西勢甚猖獗聲震豫雍
平陽以東殘破不支時趙君伯一方守蒲郡作而曰斯蒲之

為城也藩王宮殿不啻數十公卿里居不啻數百富民傑士
匝屋盈巷闤闠萬千保障一失責在于統乃晝夜熟思周爰
咨詢王公卿士下至黎庶罔不延訪遂定策曰若有不虞閘
河引水周流于隍數萬甲兵不足懼也策定僉以為然既而
曰役使不均孰獨抱怨乃計地定工計民定役計限程日食
者出力不遺差占之卒富者出財波及優免之家勤者有勸
勞及督工之人惰者有懲刑及頑慢之輩于是州衆咸作挽
發齊奮鼓鼙弗勝西北建閘高于河身西南合河隍深且將
至泉未及三月厥功告考於是蒲大夫方山龍谷竹門諸士
夫會而言曰太守斯功吾蒲人百世之利也可無文石以詔

後來乎乃遣孟士劉生齎狀以問記涇野子曰美哉斯舉也
豈惟蒲人之利雖關陝以西亦可賴矣夫伯一其有得于仁
義之道者乎夫愛民之心不吝其何以為仁使民之力不均
其何以為義仁且義吾于蒲州閘河引水見之矣御虜上策
有過于此者乎狀言當虜之未至也伯一君置一吊橋以防
患築堡砦以障內造軍器以禦敵設諸械以壯城捕強寇以
息盜造巨舟以濟危葺市貴以蘇困儲糧芻以備軍餉汰積
年以杜飛詭止濫差以遏需索清獄囚以止寃濫新學校以
勵教化毀淫祠以正風俗禁巫媼以別男女抑強買以戢驕
橫此數者在他守令言誠偉績也在建閘引水言皆細事耳

予既受請乃致書伯一曰閘河引水甚善甚難非吾伯一不
能行也但恐水行之後傷及河堧兩岸田屋可賚及貧民負
土如何然不知伯一慮之周詳矣遂復書深謝則伯一者豈
非信道之深見義之勇吾鄉邦之光他日進拜上卿防患四
夷勒名鍾鼎當于伯一有望乎伯一名統別號麗山起家乙
未進士

胡氏族譜記

歲壬寅胡孺道自休寧來吊予于北泉精舍乃留東廂以居
一月出所撰胡氏族譜展予曰吾父木齋翁嘗嗟始祖朝奉
君稅幹者元末自婺源遷居霞阜生三子伯曰某仲曰某季

曰某以至今十數世來未見譜之作也弘治中經歷今陵公雖敘世系言之無文恐難以傳遠者耳乃命大器及賦裒益考訂而成編目凡有六其文若干焉涇野子閱而歎曰夫世系明可與廣恩矣正宗立可與明義矣列傳謹可與考德矣宅墓詳可與永業矣家乘附可與足徵矣此皆木齋翁之意而大器及賦者述而終之也于是譜之作也足以觀其仁焉于是譜之成也足以觀其孝焉仁則能收族孝則能繼述能收族善繼述則尊祖敬宗之心於學士大夫等矣當非卜子夏之意乎雖然予之所望于孺道者固不止于此譜也昔予官南都考功郎中木齋翁即遣孺道學于柳灣精舍孺道事

予如事木齋翁朝夕不忍離予也竊嘗私喜以爲孺道有所得矣及戊戌予將北上還家孺道曰他日大器必至高陵當其意雖顛沛患難有所不避然而山川之險跋涉之勞何足爲孺道艱哉予亦誼其必至矣既而孺道果至在夏五月也予喜甚曰孺道斯行也予將以爲天降耶且亦能成得一信字矣宋楊中立往潁昌問程明道易文及其歸也明道語人曰吾道南矣夫中立將樂人也視休寧爲且近而予高陵人也比潁昌爲甚遠予之道固不敢比擬程子萬一而孺道篤志好學輕千里來從予則已駸駸乎中立矣若孺道不以此自足志益堅而功益專言益謹而行益慎則仁由是可以凖天地孝由是可以通鬼神信由是可以透金石至于窮神知化之妙然後爲繼述之善也此豈但譜胡氏於今而已哉雖以譜天下之族至于千萬年亦可也孺道歸而與賦其勗諸賦嘗從予遊亦可與言者矣後之胡氏子孫欲知其顯祖收族之美者其自木齋翁始乎木齋翁思崇壽官名思三字汝季別號木齋云

新建巡茶察院行臺記

徽州火鑽鎮舊設批驗所與秦州駱駝巷稍子鎮同後至巡茶劉君俱奏革去惟火鑽鎮官雖革而印未繳也嘉靖丁亥循銓注一大使來然而于所無衙于官無事知虛銜耳戊戌之秋應天沈君中南奉　命巡茶陝西至火鑽鎮嘆曰此地去徽秦二郡俱且二百里程而茶馬由是通焉豈可以無官守與公署哉況虜內一窓衆踰十萬近者吉囊俺荅之種最號精强而哈喇慎亦黠虜也不時南侵墻堵而來雖有臨鞏

泰平甘寧固靖諸路之兵然衆寡不敵又多軟脆望塵奔遁莫敢支持人徒以爲虜强而我弱也殊不知御虜在上奮士在馬畜馬在茶行茶在公署公署不立而欲茶之行者鮮矣茶課不足而欲馬之畜者鮮矣馬力不齊而欲士之奮者鮮矣軍士不奮而外欲攘夷以却虜內欲安夏以保邦者未之前聞也然則火鑽鎮察院行臺之建是其可少且緩乎君乃

先行廣寧開城七苑查見在大小兒騍駒馬萬有四千有零其倒死拐逃被盜者皆備查其數比之元額率虧損十二三馬如是而茶課猶縮堡塞猶敝馬之不蕃耗以亡者幾希雖有塞淵之心其如雲錦之群何哉爾乃令漢中府歲辦地畝課茶五十四萬依期起運重禁茶園店戶盜賣欺隱而中茶商人領引之後不得輾轉興販別務生理久不完銷以稽國課雖山西諸處各該原籍亦必監候家屬又令洮河西寧二道督察三茶馬司官吏于運到茶斤不得收粗惡者于內庫以易馬而以茸美之茶給商人又令守巡兵備參將諸官責各衙門巡捕官即理巡茶而西戎吐番疊溪松茂以至西寧

嘉峪諸處私販茶徒不得肆行潛通番人以易其馬又令各驛遞衙門于發到擺站瞭哨茶徒枸役及食病者各有所處又并肅二行太僕寺及陝西都行二司嚴視官寨馬匹不得走失瘠瘵而擠朋地畝馬價亦皆及時完徵并禁官馬不得馱載私物減其糧料又令派定空閑牧軍守候茶馬一到即時俵領勿得守至旬月致馬瘦損至噬拄縊其各苑亦必相水草之宜而騰駒遊牝各得其所圉長群所皆不得惰偷閒曠以廢其業又令苑馬寺通行各管三路官員親詣各監苑巡視塞堡務必高墻深塹堅實寬厚保障地方收歛馬匹勿致損失夫漢茶有招馬之資番人有市馬之樂監苑有飼馬之實塞堡有護馬之所行之數年雖騋牝千億亦可覩也此拘四驪不啻言矣徽州王刺史言君存心正大行事嚴明合省官民皆敬慕之宜其錫馬蕃庶強壯遏圉如此也是役也行臺正廳三楹東西廂屋共六楹後廳三楹東西廂屋亦六楹二門及先門各三楹若大使之宅第則在行臺之西亦不下一二十楹器用諸物皆具是役也始于嘉靖十六年月日落成于十七年月日未幾君以薦事還朝矣君去之第二年七月予因徽人速記遂述所聞君之美政一二以告後來君諱越字中甫南京人起家嘉靖壬辰進士

陝西貢院重修記

吾陝方伯喻公尹公暨大參王公使學官張穆持狀兼幣請予曰茲嘉靖庚子大比侍御潁川張雙溪先生實有監臨之任先時往觀貢院謂此乃　國家興賢取才之地不宜敝漏若此且是地屢敝屢修屢修屢敝多非為久遠計者于是會謀于巡撫都御史洪洋趙公及春諏日選委才吏群役爰作次第舉新堂廳門坊規制倍昔且奎壁中工適落成正文明時也涇野子曰斯役也豈惟可掄才于後實可以作士為先君子于後教化攸繫者此也夫其自春徂秋歷三時而後完下如苞竹上如松茂不猶端士之學日修月累內主忠信外持威重真積力久形著明動成章而後達者乎若乃修敝屢

吏奴何異于士也怠惰荒[illegible][illegible]甚殘裂不積學于平日一旦
延至試期勦取他人之言姑應一時之考以僥倖于一第者
耶闈之日財不費而舍宇新民未勞而士氣倍彼號令頓繁
入日奔走于道路征誅稠疊工日窘迫于役所此其罷我鄉
民不忍見聞又何以作士氣而使之興耶且自房徂堂自堂
徂樓自樓徂門徂坊朗豁正大噲噲壯偉豈嘗為君子攸寧
者乎諸士過而瞻之曰此吾輩入而應期處也此吾輩出而
用世處也吾輩之學其才德洪纖巍我能入此處否耶故觀
之九五象曰觀我生觀民也彖曰下觀而化也斯後真懿舉
矣比美斯干不亦可乎雖然君子之與賢才凡以報國也固

宜崇重貢院之制矣乃若士子修身以道待上人之舉者雖
不必貢院之修敝可也諸士子不聞舜舉皋陶湯舉伊尹
乎此二賢聖者皆秦晉近地之產也又何嘗待固其垣墉厚
其荐棘哉諸士子若能仰體美意雖試于垣墉荐棘之中以
為國制爾然也而其材之卓茂自爾出乎其外如皋陶輩固
不可乎是役也貢院坊在先門之前其東騰蛟坊西面起鳳
坊對咸改建壯麗其北三門高偉亦如三坊也明遠樓在三
門之內瞭望樓在其四偶至公堂在明遠樓北南面又其北
為四所彌封謄錄對讀供給收掌試卷房凡二東西對二房
之南有為國薦賢堂者北面又其北為外簾其堂察簾皁對居

焉其廳皆扁以精白一心又扁曰公明皆在文衡門之南門
南則聚奎堂舊止三穩今增為五穩崇且廣矣奎也有不聚
乎又其北為主考廳五經房在其左右對大雙溪君之巡按
西土激揚有方賢邪難淆隄防有道請託不行申禀有度驗
詳難誤釋因必直姦惡知懼互訪求實積弊多革雖至
宗室輔導以及衛所軍職亦皆取律行事凡驛遞雜行邊腹
傳報皆有註查時刻乃又明究有要科場有條宜于貢院有
此懿舉也雙溪君不日晉秩卿寺漸轉宰衡應知其益充是
舉而不渝乎雙溪名光祖字德徵河南潁川衛人起家嘉靖
壬辰進士喻名茂堅尹名嗣忠玉名納言是役也始於今春

二月落成于秋七月有事茲舉者法皆得書

許昌新建鄉約所記

嘉靖己亥之夏予自南都捧
表北上道出汴梁許州守運司張幼養方以公差在汴謁予
于行署予以幼養舊從予遊也問治許之政對曰良知雖不
才然于先生之道不敢違也良知復任后謂論治者當識其
體養民者宜先乎教乃于州治之東闢地一區建為鄉約一
所行令儒學官會同諸生于公堂同舉治政敦德者一員為
約正以率約士閑禮者二員為約副以掌約儀才識公正者
一員為約史以監約事鄉閭耆民六行克敦者三十人為耆

老皆免其雜泛差徭以見優崇之意仍舉生員年長執于禮儀者八人為禮生年少生員十人者肄詩歌焉每月朔望赴鄉約所聽約正副宣　聖訓并示以四禮條式舉善糾過又申之告戒明之憲章凡入約人家冠婚喪祭悉自約所舉行定為章程務主以誠實持以悠久庶道德可一風俗可同矣予又聞幼養之治許也嚴上丞之禁明示法例革夜黠詐驁少寡之弊痛治尚氣輕生之徒以詰健訟雖至紿引造冊開場賭博頑養馬匹掛荅綽攬之陋習一皆盡于除絕及聞鄉約之建予甚喜曰幼養其相信以德禮以道之于先刑政以齊之于後而又以令律例之切近者補鮮鄉約之未備許民

有不入善者鮮矣且幼養迪廉以持己致恭以事上奮惠以慈下既已端其本而又修先賢之教明
聖王之法以化導于許雖古之黃寇之治潁川當亦不過是也斯往也吾知其必堅之以敦慤持之以久遠雖他日進秩郎署漸轉鄉寺亦由是而不渝也許人將頌德于碑尸祝于祠而不已乎是役也先門三楹其北為中門一楹又其北為先教堂南面五楹其孝友睦婣任恤六齋在堂東西列堂之后也為講學堂三楹講學堂之左建祠一所以祀周程朱張涑水司馬藍田呂氏其陳太丘黃次公寇子翼諸賢則祀于其右又其北為一亭以安置[illegible]

高皇帝敎民榜文是役事始戊戌冬十月落成于己亥秋九月

暮至渭濱觀網鰱記

清虛子偕三洞道人暮至清渭北干立于洄渦之上見鉅鰱焉有中鮮細鱗及群蝦從者不下數百千鉅鰱臥食四五蝦焉坐食細鱗二三焉起食一中鮮焉已而揚鬐鼓鬣而飛遂中鮮細鱗數十并吞之有漁翁持方丈絡頭而至以修竿汕于渦中遂獲鉅鰱肥澤新美不羨黃河之魴楚江之鱘也鉅鰱俯首叩地張口呼友若求解焉其情甚哀漁翁者憐其狀之苦也復投于渦中鉅鰱乃將渦中群蝦須臾食之盡矣未

飽也又將細鱗盡食之未飽也又盡食其中鮮焉已而無所食也腹且枵遂浮于水上瞪目而望他洄渦若將趨焉有舟子搖櫓涉水而至見鉅鰱彷徨無依遂捕之橫剖其腹生蝦活鮮猶有數千存也舟子共嘆曰甚矣漁翁之不仁也使其初也既獲此鰱不再投之于渦雖細鱗今可若尺線蝦今可若寸以充萬人之食有餘也今乃以小不忍而殃及群鱗蝦豈不誤乎漁翁聞而笑曰予自小學打魚至今皓首老矣不及舟子之才也清虛子歸坐洞中聞之嘆曰易不云乎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故一吏肥百民瘦果然哉君子而未仁于道尤當汲汲也洄渦在渭橋之東鰱魚多自濁涇玄甫數來

經至高陵縣南合渭水

遊白雲洞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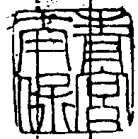
涇野子偕近渠張處士公蘭訪三洞張道人于渭濱時四月五日巳暮三洞已出事于南姜里其徒数人爇燈烹茗掃二榻於白雲窩中予與近渠對寢熟寐既旦早食三洞至矣提酒携魚喜見顏面曰先生何以至此予曰君在南姜何以知吾至此答曰先生一來消息不甚大乎遂開宴於白雲窩中予聞三洞壽辰且邇也稱一巨觥并賦白雲詩一絶自書焉且曰久矣予之不托於筆石也又明日晨省有守制縣令稱予於家不遇追訪至此出数金以爲贄既而有他請予輒拒

之還其金曰汝在喪予不能賻乃反餽我耶即此金以賻汝不可乎又曰祁署中勞汝過我不可使汝空歸吾贈汝以有命焉如汝之名已斥焉非予所得而状也如汝之名已漏焉非予所得而登也近有兩生者一親一故問書於予以應試於長安予謂之曰汝文如可中是予之書增其醜也汝文如不可中是予之書無所益也其後主試者皆不用書惟糊名以列等兩生者皆在優列喜而嘆曰信乎涇野子閑書之有定見也否則幾使人汚衊我輩矣縣令色愛似有覺也遂去既又欽於他所有論編糧新重者欲谿訴一人曰訴必有費而後行予謂之曰從編與從訴費孰爲良曹少從編可也費多從訴不可也坐客皆從編乃知事必有理理明則人易信言必有義義到則人易開事不可以强爲語不可以費詞且暮遂同近渠三洞南至渭干以觀涇渭合流并看打魚之人還坐場中作詩十首侍行者有明玉於燈下備錄之又明日有縣尊云請予還縣以爲旅人鬟吞曰此行已爲漁樵人矣待浴病湯泉而後返又明日有異縣進士業者至爲其友亦問書即以告前兩生者誨之其人亦謝去是在八日是日予亦病閉洞門臥祇暮而後出也旦日周覽新雨見禾花焉陡然暢茂也未幾絳州陶季良携其徒自北泉精舍步來予方自渭濱覩網罷而回有小記持示季良共訂之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南京禮部右侍郎致仕前國子祭酒翰林修撰經筵講官同修國史高陵呂柟撰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門人[illegible]編校

書一

答崔吉士仲鳧書

受書之後五七日把玩不歇廼使空希頹靡中忽得一振警也懇懇淸誨良中愚病常自點檢行不加進拘之以昏思不加精阻之以懦且當私意橫起之時極力按伏未幾復起然卒不能使之起亦卒不能使之去邛劉俻矣所謂頻復厲迷復凶耳是重疾也來諭姑言勤苦太多薄示其責云耳若謂優游涵詠待其自得明于理以達諸事者此誠切要之言某所當佩持者也敬臣來言吾兄漸加沉靜勤于誦思夫以吾兄平日之疏通將事可拾芥去也今廼知敬臣云云是損高益卑斂華就實察其所存當審其所見諒其所至當深其所得及觀所謂動之多過由靜之無養中間私意大多浮躁紇㓕不定者足見函來心之存焉者多矣雖然養于靜以應于動固也第事之在我以至在萬物者苟不知爲之所當爲而爲之則程子所謂雖公事以私意爲者亦私耳祇見夫靜之不能擬浮躁由是起也故大學之道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艮之彖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說是也今學者[illegible]此甚遠大姑從近小而行抑不知學有綱領雖聖人與愚人同其節目則各隨人材力所通處用耳大學知止之言與艮之彖蓋綱領也此而不同學必有爲爲之也如何如何不備

答馬吉士敬臣書

竊嘗自念志大而力小志大故每有正助之意力小故恒有忽忘之病正助不忽忘猶可也忘且正助焉奚啻孟子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哉承諭勿正勿忘勿以爲小而忽之此正華佗視病洞見人五臟敢不佩服但謂恐某勞其精力者過多養其靜慮者過少此亦仲鳧意也於仲鳧書已略辯之而又以質諸吾子矣以是栽剖某之正與忘之病固爲親切若持爲不易之說恐未可也且周子謂靜程子云虛皆以存理過欲言之其用心力大矣今對心力言之謂心力不可過多靜虛不可過少則心力者無乃俗儒記誦之苦靜虛者無乃禪靜之寂滅乎若謂寂然不動之靜虛則又聖學已成後之事不可以過少言也又謂多視損目燈火爲甚多思損神爲文爲甚愛我之篤處兄弟不過如是然非禮而視誠損目果禮也視愈多而愈明燈火非損目之甚者也非禮而思誠損神果禮也思愈多而愈精爲文非損神之甚者也今不論合禮與否而直云云必將瞑目放心斯以免其疾乎其曰古

人為學恒求于勤苦精敏之中而得于脩藏游息之後者亦若未當夫勤苦精敏未嘗無得脩藏游息亦未嘗非求若謂求皆在彼得皆在此是則動為用功静為成效且其所謂脩且游者初未嘗非勤苦精敏之為又安得列於藏習之科與彼分兩事耶以此觀吾子近日無乃以勤若為病習寡言省事之為者哉夫惟其以勤勞為病也是以將有為也恒有自難之心及有為也又多自怨之意如來諭者矣别離已久造詣未能親覩但據手書一一不合鄙意者喋喋言之以為過防之戒幸吾子賜覽而深察之勿視以為文過之佞而不教所至願也

與康太史德涵書

往日赴京時匆匆不能拜别至今懷悵伏賴一路平安十一月二十日抵京舍愧竊禄足見知己吾兄心跡明白近日人多知之其有今日祗因言語之肆耳夫言行一也古之人未有不謹於言而能美其行者惟望吾兄非法不言以成大業固非若是以要譽于禄也吾儒之法自當爾耳官之有無已知豪傑不以為意但負此大材遭時不靖廢處山林亦人所甚惜也况志在斯民者其自處又將若何而後可乎承吾兄之教曰就栢齋與化之效全未思齊之心常存若栢齋者吾兄亦不可不念之也伯循服已闋矣可邀致汧西與處數月當大有益耳道遠情深臨紙不勝悵惘

答馬國安君卿書

別久懷思何似承教品題佳詩然試讀之雖質矣失之野雖近矣失之淺蓋求古而又滯于今者矣大抵此物不作亦可儒者之業實不在是以吾兄之明敏温恭用力以求之將無遠不至視此物真草芥耳如何如何仰承咸虛不敢忽亦入漫爾唐突幸并亮之

再答馬國安書

前書以吾兄虛心下問輒敢冒犯得回音乃知芻蕘之言不廢於高明之采喜慰何可言伯循累遭喪變困若極矣當其

復歷不愧前哲所謂豪傑之士也執事詢及喜慰何可言念吾兄質實温恭去道甚邇作縣以來澹泊自居躬率百姓又能守法任義不屈時貴友朋有此寧非世道之慶邪僕前書觸冒非偶然矣惟望益堅此志勿以外之毀譽官之陞沉少動其心渝其操為相知耳不具

與穆司業伯潛書

僕每念友朋中如吾子忠信文行不多有也每欲就子共成博大之業以遂平生之志而世事乖違聚散無常徒切懷想為之於悒宗何王伯安講學亦精足得程氏之意可與冠子大衆論不可緩視之也近又與僕刷印諸書又希一借令

早寄來此心之拳拳[illegible]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知也不具

復喬冢宰先生書 一

到鮮後病冗糾纏未獲省候起居方懷企仰忽蒙手教下及愧感無任仇時茂曾言執事哭吾虎谷先生高詩但渠偶誤杀之見貽耳甚懷想也若虎谷先生誌銘不足以盡弟子追慕之情且人微言輕亦不足以為虎谷先生之重若吾執事所撰神道碑出世方知有虎谷先生而虎谷先生亦含笑也下此固吾弟子者日夜拳拳所禹望者也萬惟早成幸甚秋暑方劇伏乞為道保頤不宣

答張侍御仲脩書

書來足見大才當事之不難也然一年之事辦于數日之間又有餘課當是特也此風一倡恐啓御事者興利之念此幾當思豪右之輩苟不化法止可平心處之寄聲友朋不見傳播安知聞者不生展轉媒孽之謀此計當忽右言興利不如除害疏導涑水亦非小業此舉當審利苟盡興害苟盡除在執事論亦不足道也哲人舉措澤及百世此志當遠西來之人有托[illegible]僕之朋友親戚鄉里請謁者雖真必私如以德相愛此革富絕往日巡鹽事例參互考訂必有可取定為準的使奸不能容商便民便國便用部來者此典當脩如何如何

與韓少叅五泉書

得手教[illegible]知執事且東行何以[illegible]邊至此也此去山西甚遠到彼定省太夫人甚便家事附令弟亦宜闔又欲請沙苑回當家此何說也僕數日間亦欲北行所教之言感激不盡但過望於我矣愧汗此行竊祿讀書則有之他未敢有定見也主上初政而譖言者不肯舉其體要乃煩冗腐爛以致厭煩是以後雖有嘉言亦不能信也沙苑之疏固宜其然矣天下事之壞孰非吾輩乎柰何柰何汝明家文字匆匆不能舉筆容圖之所寄樂府及二行風人之作也其世德堂記太過於文耳見懷之詩體格亦頗翁然其意則不敢當也容日補和請教大復之故甚可痛不識其藁作何處也亦曾圖之否

復周江陵克述書

別來懷仰何限往日山居送李氏二生至江陵已蒙過惠及初亭道長及葉正郎來又辱荊箋蒲履并賮金之貺將無已甚邪蒲關善政益信戎縣吏畏民懷不可謂不行其所學矣更望一志鞏獨真如江陵之嚴父慈母以與古循良者班則豈非友朋者之至願哉半山先生歿可痛聞尚大哥曾具行狀索銘過江陵今尚未獲想已葬邪仁者之後自然昌熾而往兒之存定亦不偶僕於三月二日到京復職家眷俱未攜以舍弟梓歿老母不欲遠離弟妻則不忍獨携妻子行耳冬[illegible]間謀欲迎取然又以山林久居成癖日夜未嘗忘涇千渭

游也哉[illegible]

與劉雲山書

別来忽已[illegible]月矣然追憶論山渭水之遊日未嘗不入夢寐也數聞關中考宜好收益動人鄉思耳奈何僕若僧家交與甚少凡有過誰其規正吾兄不可以在家不知業而不教也固知吾兄不作入京書然如僕者豈可他人例也老妣葬事想已舉則亦大歇心事也附再欵續絃則前之者安存也恐不可恐不可

與周憲副勤甫書

自癸酉冬別今且十年矣懷仰之私何可盡言中間人事變更如此即何大復子乃不能永世不可痛心者哉緬惟執事德政及人友朋之光欣慰欣慰僕於三月二日到京碌碌館下無蓋職業猶疇昔耳兼以久居山林踈迂成癖而往時蓋簪之契俱散處四方孤與悵惘莫可晤適則又未嘗不念涇干渭游也有便教能不吝言否

與寇大理子惇書

僕至京得常與令弟子和相會每見所作取科第當不難所恨德器與令子少異如有富貴樣不知何也王伯安講學近精亦得程氏之意幸與僕子數去聚論乎

復寇子惇書

爲別之久天罰不肖既失怙恃終鮮兄弟處則學未成出則家無托零丁孤苦進退徘徊世豈有如生者乎桑蒙手教往既爲感不淺今歲三月偶來京師復職館下碌碌尸素豈如明教然以山林成癖之人而迂愚無補日未嘗不思涇干渭滸不知何以教處也執事德立道行不愧往日會晤之志此大丈夫得志富貴不淫者也今其可多得者哉萬惟無自足於聖學豈曰遙遠乎

與景伯時書

去歲在山聞太夫人捐棄榮養不知吾兄哀痛悲號何似然巳見吾兄宦成德就及麟孫之立壽考而逝亦無遺憾矣吾兄其亦節哀哉僕自失怙之後往年舍弟梓亦背我死即今零丁孤苦出入無依奈何奈何三月初到京碌碌尸素猶往日也且同年皆去而形影孤單又有終南之想若吾兄服闋入舘猶可以鮮此欝欝也

復秦西澗書

五六日間曾具書適之韓五泉想徹覽矣面陳事蓋因即日所講典三禮而言非敢有所矯情也蒙聖上已容宥矣可寛慮入舘以来碌碌尸素甚愧有教言望不惜閒毀淫祠此舉却須斟酌大抵所惡者除貪暴安窮獨爲好耳徐可以釐風俗而新之也如何如何

復孟望之書

別後懷仰何嘗夢寐乃始知友朋聚處而忽別離為情也得手書甚慰聞之九川尊堂康強倍昔益令人喜不自勝執事可以一志斯民矣仲默素弱而加以文字之勞故雖大記成而其病漸央柰何柰何聞其瑩無墓志豈非執事者之責哉然則編次遺稿而使之不朽者端有所望矣交遊中亦多欲為誄為挽以傷斯人之苦然尚未之能舉當亦不外今年也

復蕭吉夫憲副書

別久無任企仰九川來得手教幷佳既何勝慰感但愚弟以聲聞過情之人而吾兄誘獎大甚又如此益令人負愧矣九川言吾兄材賢過人遠甚然則山東彫敝後正有望於二三同年君子拯救之也弟碌碌尸素館下倘不惜教言亦願心銘而躬佩者也

復朱士光書

久別何任懷仰溫公祠碑乃數百年缺典而吾執事舉之一旦豈非世道之幸哉但記托匪人不足以發揚執事用心之苦耳緬惟執事言行風采[illegible]而來者有以證諸鄙士真可謂誨已誨人矣記中碑之闕文亦有[illegible]注之若非其實妄加增損也其他舛誤[illegible]改正此金石之文不可設爛凡設爛皆不相知者也關安民尚有子孫在長安則不能鐵筆云云者但以顯安民耳如何如何粹夫等之舉甚快公論賢者舉措自別如此然所示數紙讀之甚愧汗匆匆不盡所欲言

答山陰朱守中道長書

去歲得會晤京邸私以為疑可質善可問學可講喜幸殊甚乃日奔馳塵土中忽忽如醉夢過一年山東之行幾欲具一夕之餞以盡鄙懷復以場屋事因循未得一奉別恨愧殊甚來諭云悠悠者此正為學通病聞之惕然深省然此亦不可無所據也夫學之為以知近知寡為本學之行以知遠知多為幾故萬里之外非一目之可見千鈞之重非一手之可舉若使泛為而濫與則又昧於近寡之道而無以為之本也是故琢玉之家不畜碔砆煉丹之室不積烈火何者火烈則丹飛玉碔砆之皆畜則玉之琢也必不精矣故君子之道或以悠悠而廢或以悠悠而成惟視其所主者理欲何如也僕山居時或思朝曰何為此瑰然如株木而無益於世哉及朝居時又思山曰何為此尸然如蹲鴟而無益於世哉然則山居之思非因久靜朝居之思非因久動各有所自致也雖然朝居之過大山居之過小過小者於己有失於人未妨過大者不惟害己并及其人耳故君子寧為株木不為蹲鴟此亦僕之所自知者也若夫惟仁人為能愛民惟義士為能報國仁

莫大於進諸司之賢者莫急於黜諸司之惡者以此為簿書雖終日從事簿又何妨山東之政當無大於此矣

與袁王二上舍書

凡舉鄉約必得經明行修為鄉黨士民素所信服者一二為鄉約正乃能成此大美僕夜思之無如二先生也其禮生欵擇從僕遊者生員輩六八如何今各依舊規裁定二條望二先生斟酌明當舉行

與東洲夏子中東

僕與執事自既第之後雖未嘗日久同處然志或孚於夢寐義相許如兄弟者今蓋十七八年也僕今以毋病不得已之情章再上至貴司執事直視如路人漠然不一動心與僕覆

題則其餘與僕不相知者僕又焉敢仰鳴哉即日三乞本巳下科萬望憐僕懇切無他情旦日為僕一覆十七八年知與之厚尚有過此者乎僕已卧病不能出門又不能再央他人萬望照憐幸甚

與呂九川書

蒙差人齎手教至京下問蕪既以鑑賞甚感自揣狂率無狀深荷 聖恩寬厚得判解州感激無涯且與吾兄舊得蒲州相近去家亦邇嘗與幼通有詩以識今再錄之足知吾兄也凡罪人逐客行不宜多見人吾兄可亦不必相會如何蓋吾兄一出消息甚大有教誨之言望備悉書之昨聞太夫人甚康吉望吾兄無遠念

復林平厓書

近養病事多不佳觀邸報可見僕老母有疾三給假亦不得兄則養病者又可知也且山東之清戎專職也奉睹諸作及文移儘可謂能行其志於此益盡其心益整其弊此政亦可以濟緩急而報明時不勞因疾而自已也且清戎事多不終其差乃貴衙門故事之不美者不意吾執事亦欲踵而行之耶

復孟都憲書

伏蒙教翰并高集厚貺感荷不盡子乾誌文所添改誠當也

以鄙見言之只依在正德年間所作刻之為得其實且於措辭亦有意也如用今所添事只附書於志石之末亦可乃然後知子乾之不死而幷吾當時撰志者之心矣又先帝雖有晏遊等事今已已矣臣子只可隱諱非若當上疏時之可言也此等語若出子乾友人之筆可謂尊君而厚友若出執事之意則尤不可使聞於他人也如何生華尊卑微不足道惟是明公勳位道德世所仰重而生且又辱教愛敢狂妄請教儻鄙言可采幸再圖之

復王德徵書

令兄先生將至手教因知執事懇切求退之意然出處之道

並他人之所敢與議若在平日義理相交者不得不一言也大少參北風憲親民易舉其職山西北江西近家易養其母則何為辭之如僕者篡脩之外尺寸無補而老母家居念愧竊祿不敢遽云西歸執事名德世所共仰又在寬裕之地乃欲匿其學而不施棲昭代之巖穴窮先王之糟粕此何所難哉聞令親家亦同鄙意故敢阻令兄且迴望執事早赴任也詩禮二訶僕猶舊識也大抵傳注已頗有支離者若又與之議論發揮僕無此精力也故遷延至今未能有議謹附及

與對山書

令姪世安至得手教甚感激兼知老嫂已葬令郎已入學甚

慰也承問近日交游甚寡甚寡然弟性質遲鈍猶昔諸名公處皆少親就而諸名公以弟德薄亦莫我肯顧也獨湛先生以座主之舊穆伯潛以比隣之新時或往來耳此外鄉曲及衙門之公會例舉者則皆不能免也有所聞幸賜教言他人誰肯及之又近日髮白志惰於官情甚懶恐來冬不免求一差西歸以續終南之遊也

與涂水京兆書

即者遠別以拘禁不能望塵郊送今聞使旌已到南都已久不知拯飢振窮果有效驗否長安飢如救焚溺一念少緩民命即喪想諸政且停專志於此也邇半月十日不聞仁聲則吾將先謂子為尸位矣如何如何況涇野凡在彼可成可行之事皆宜磨切而舉措之也

與柳泉方伯書

便來得教諭并歲書之貺感慰何限別簡見衛道著學之盛心欽佩欽佩且晦翁者諸經之所由明往聖前賢之志亦賴以不死也後學未能即其門庭豈可肆然議之然而造道之士亦當自得所入故雖以孔子之聖其徒有篤信不敢違者有反求諸已而不遽然信者夫篤信者固為學夫子矣不諸已者亦未為背聖人也今日之俗其一好和而以同塵其一好立名以自異此皆聖門之異端古人比其害甚於佛老

吾輩不可不深察也時方春和地方民果皆樂遂其生否就此附問

復涂水書

得手教極知救荒至意但不知今亦有幾分效驗否想日夜不遑他務專志於斯聰明材畧皆由是出矣明農之念可且勿興如何家書到已便附可鄉兒人寄回也伯循凡到京已月餘因初到感冒今尚未能朝見然亦不過三五日出矣西澗事尚未有結期往日在京多蒙教愛思欲尭治鄙吝尚未能來書乃又作疎辭何邪匆匆不盡鄙懷

答熊憲副書

近數得在蓟消息甚喜甚慰此地關係不小而執事毅然哉
定蓋不止一方之功也近日民窮盜甚而東南盜賊滋蔓風
聲一動則此地尤宜預加愼備耳所脩蓟志得凡例足占其
文周而謹意正而遠有補名教不淺蓋良志也然又必得全
籍一觀乃敢肆然叙耳其州所具禮幣太過款多辭之恐違
吾執事之雅歆盡受之又心所不安今以其半返璧使者令
州中或為恤窮之用亦可蓋僕自作文以來未嘗受此厚禮
惟往年朱士光年兄索文加厚然亦不至是耳蓋吾輩舉動
必須有義方可斗膽請教如何

與何開州梓夫書 甲戌二月

僕於去年十月二十二日進講畢是時已患腿瘡不可復至
十一月得家書家母病不下榻燕自料賤疾無終瘳之勢意
圖速歸乃具本致仕懇意諸公一大怒耳其本立案不行十
二月間再具本養病至今年二月初二日始准西歸病軀無
能奔走道路惶愧無地聞執事德政及民猶足慰也世俗偷
薄政學不明百姓無聊士無趨向所仰于執事者不淺也柟
卧病終南日與藥餌為友見執事不知在何時若或苟且征
放以負所教自失亦不敢也臨紙悽楚淚下沾衣在途匆匆
不具

與裴伯脩書

往者重辱光顧蓬蓽兼以數日之教令人銘感何已因乏便
人稽書裁謝罪過罪過仰聞復辱手翰益增愧悚鄙詩之贈
因吾兄風水之論及述青衿道士騎鶴昇天之事遂有此作
益謂天下事如風水者雖學者亦當知但馳心於此則于脩
真理性而上達于天之妙恐不無舛誤也詩故云然耳如葬
法一事只如程子避五患之說可以通行無礙而朱子山陵
議狀其曰擇水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以折荆大聲之非者
則可矣若夫論土勢之强弱風氣之聚散不敢以為必然至
謂擇之不精地之不吉其形神不安而子孫亦有死亡絕滅
之憂則又甚怪而尤不敢以為必然也蓋上古之時葬之中

野不封不樹而孔子始封之自秦漢以來始有山陵原廟之
禮而中古迎魂立主之義遂忽焉不講乃專于塊壤之上求
風水之合以為禍福之驗世其有此理哉雖仲尼而為此論
吾亦不信況出於郭璞淳風之輩以駭時俗之耳目而不神
于久遠者邪審若是彼仲尼以上聖人又豈愚于郭璞淳風
而自殄其世邪彼孫逢吉趙彥逾者又何足以知之如不可
信以秦皇言之其未帝之先塋不知為誰所擇以有天下其
既帝之後也驪山之域亦海內葬師之選乃二世而亡者何
也恃在愛厚不敢諜諜倘蒙不鄙尤希賜教

復劉元瑞書

晏廓手輸足荷雅誼敝省復獲執事來撫又何幸也日者雨足然止可種植菜麥而西安以北數州縣之流離者尚爾未復執事者見熟不見荒一槩起税則亦有叉以雨為殃者畎畝之士飢感而泄于辭賦不可謂其無也古志士之感時與歌者將非皆此類乎滸西之集皆一時醉往塗屏抹壁之言不意康七德允取而刻之遺笑大方又何敢以辱高詠也材短德薄無益于時止可家食求學與木石偶耳來詩云云類溢美矣憂旱喜雨之作皆近詩也録以求教

答張仲修書

承命査定三晉名賢奉祀河東書院按史志在古有若解州

風后平陽蒼頡在唐虞有若稷山后稷在夏有若安邑關龍逄在商有若夏縣巫賢平陸傅說首陽伯夷叔齊在周有若平遥尹吉甫介休介之推晉陽羊舌肸西河卜商在漢有若介休郭泰太原王烈解州關羽在晉有若晉陽郭琦在隋有若龍門王通在唐有若太原狄仁傑聞喜裴度在宋有若平陽孫復夏縣司馬光介休文彦愽在大明有若河津薛瑄夫自周漢以來茲土名賢衆矣然多有瘢垢智如士會奔秦而計撓史駢信如荀息事君而不明嫡庶友如鄧攸位高頗媢權貴忠如霍光溺妻不正大義王延之孝仕于劉聡柳宗元之文黨于叔文他若董狐祁奚宮之奇段干木周續之周黨王績韓通趙[illegible]雖有[illegible]者不得與諸君子並夫後世士論弗正多崇言卑行[illegible]故馬融訓詁雖殺李固猶祀孔廟尹焞正學雖賢如朱熹亦短其致知以孔顔之學觀之後儒失之遠矣故今定祀惟取大節不論言語俾學者知所趨向至若伯夷叔齊尹吉甫卜商雖非茲土之產然食於斯卒於斯塟于斯䰟魄存於斯又安知後來諸賢非四子之遺教也且今首陽西河平遥區區小邦馮此四子與泊丹爭光不朽論三晉名賢詎可遺諸至若君實夏縣雖祀入祀書院亦宜盖書院統晉省而設其志愽矣猶天下皆祀孔顔曲阜不可無二氏廟也匆匆考校未的望吾子博采

群史曁諸著英去取著定實風化之大者也

再答張子書

后稷之祀初意如吾兄之意尋謂配天之事出於我朝則今甚不敢出於前代則今已罷祀矣若謂有當時配天之嫌使後世遂絶祀焉如之何其可也且思文之詩乃周家子孫追述之仁一代之私情也雖配天不為過書院之祀乃晉國鄉土仰止之義萬世之公論也雖釋菜不為卑洪武初曾以后稷配先農雖尋罷祀其初亦不以曾配天而不少變也今天下鄉賢之祀皆不請于朝不列于祀典非如所謂天地山川六宗歷代帝王截然而不敢祀者也但出於其土士人私尊

之意義起之禮耳如皆取其卑之小者若夫其賢之大者以為不敢則又何以為名教也又如孔子天下固祀以天子禮樂而曲士小儒亦得家祭而屋祝之人不以為僭也故后稷周先也周滅不祀已非矣后稷晉產也晉之鄉人亦禁而不敢祀何哉若是則稷山之廟武功之祠皆可毀矣如禮可從當自后稷至商叔齊為正位其餘以代而列左右惟吾兄再與三晉禮士議之

與薛孝夫書

別來懷想何已得書問及來使延知及民之政矣喜慰何限所稱鄉先生者如得其實即民之望也願以身事之而稟度

焉勿學世俗吏作父母官體也蓋此等人必不求於官則為官者不可不求之耳此單父宰故事也望孝夫甚勿為古今異宜之說以渝其舊其餘惟望因民情而行若所謂大異於人者則正己耳於孝夫有一日之長故又喋喋知孝夫之必不我違也

與伯循書

役蒙志文見允無任哀感不腆之幣乃復拒卻惶愧惶愧墓地已從舊兆先父母穴適當祖火之南少東狀略可攷也家兄中請封贈先父母事略即行賈之詳萬望采入壙期決在七月九日辰時高作蚤賜得上石為荷專令周生敬逮不孝家學兼以荒迷失措送終禮儀俱託周張諸生周生進謁又望一教示也

與康對山東

不孝罪惡深重不自死滅禍延先父雖以吾兄良方誠意竟不能救乃於五月既望背棄不孝五內崩裂為之奈何竊惟知先父者莫如吾兄及谿田兄志文已託谿田兄而墓上之石敢求諸左右諒在所矜憫而不拒也葬期決在七月九日辰時惟是不孝寡學昧禮兼以荒迷無措臨期非得吾兄一臨指教扶持柟何以歸先人於地下邪

再柬劉蒲城遠夫書

昨具訃疏實申哀悃去力所干亦非得已伏蒙成措無任感激再既紙米適增愧悚兼讀手翰不勝哽殞統加賻儀實非初意故盡辭之有孤高惻盡受之則昨賻疏為飭之也紙米等禮已告靈座涕泗俱下其十金仍作稱貸但償期少寬則可耳斯亦執事待柟之道也蒙許送喪實愚父子之大光幸敬用泣候荒迷不次謹疏

復厚齋梁閣老書

柟罪逆深重不自死滅禍延先父未由號訴不勝殞絕伏蒙尊慈遠頒異香祇薦靈几無任哀感賢書一冊亦并拜領往年朱給事中寄到書布時柟正侍先父之疾未能申謝厚德

稠疊岩谷生輝竊惟柟腐朽無似獲藉門下熏以迂愚狂悖負教多矣往年之事非尊慈調護保安胡能安全抵家邪方切刻戴乃復過蒙掛念賜書若此自顧慚悚何以克堪風便謹此申謝喪病荒迷不能具悉伏惟台照不宣柟謹疏

謝唐虞佐提學書

竊惟執事憂道之勤作人之誠不讓先哲三秦豪傑蔚然蕃興匪但科目之盛此其澤我西土者甚大且深西土人當子孫相繼銘頌也側聞執事頗興明農之念不知何邪夫榮辱不在升沉美惡不在遲速執事知之熟矣綽綽餘裕非執事之時乎

答寇涂水書

服闋後舊病再作不能出戶者數日矣比得吾執事家人寄來手翰并白紬荷感何已恭審老叔在任榮養此吾子之至樂也欣慰欣慰老母亦賴庇粗安小兒田已進學收增矣呂憲副普昔已祇受但曾許有挽吊先人辭久未完約將政務繁劇不暇及邪往年仲脩兄有書言浙人論吾子太寬而諸友亦不盡是其議然山林之人去彼懸絕其言真偽蓋不可知大抵處窮民小過在寬禁貪汙刁詐在嚴耳如何如何昔者妻兄寄奉紅絨蓋因元絨有失補之耳此其人粉身不足以酧厚德乃以是瑣瑣掛齒是使為人子者無立足之地也千萬勿介意

答馬谿田書為援　慈聖皇太后喪

奉讀來諭且悉　大禮頒示謹聞命矣即日會長安馬公順潼關孫天常二先生亦如來諭然公順云省城中鄉官聽哀詔而不接別哭臨於書院而不與見任同次即同次雖近山尚書皆在見任後班天常則云南陽過公事而王茂學崇公照在家雖二司亦不與遜凡此皆
朝廷之體之二說奚居焉有便幸示來音

與李御史元白書

日昨垂奠先考情義惻惻近俗所無雖大君子闡幽崇古之心不能自已柟不肖子孫何以蒙德至此驟驚既與感泣如

雨口御首戴沒齒難忘所誨繼善二字實切不孝之心即欲置北堂以資顧諟非得名筆高作不足以昭先人垂後戒也生死肉骨諒在所不恭哀痛中不能具禮謹差生員周官晋謁下奉償所示諸作忠而真博雅而堅定溢然於言表瑣瑣體格之乖合可勿論也他年亦嘗奉擬數篇以浼尊草又鄉人凡指稱為柟親識夥計人等有所干謁者皆詐也萬望勿聽附白

答李南厓書

覩風之叙柟所願作弟以制中不能速成且執事方行事於此也故欵俟服闋耳執事何至遽責役而火核乎將非方論

譏謗而即懼邪審若是心齋坐忘安在哉只今讒言滔天蒼
生窮苦仁人之所甚痛也而執事之作列民隱而状邊愁於
世未必無補即執事去河州再刻豈能止邪即不然有如王
扶風之舉者執事又安能下火票邪夫君子之處人斟其免
禍而趋吉若君子之自處毀譽災祥付之外可也故子輿知
天不論人之行止仲尼知命惟憂道之[illegible]不然雖築靜亭
於扶桑之東弱水之西耕見其益[illegible]也凡此皆不背於前
不知如何南厓幽憇謹撥一叙斯其意亦可以占鄙意也夫
君子之志於道也非學之難惟友之難非友之難惟一志者
為難君子求之於一鄉一鄉不得求之一國一國不得求之

天下天下不得求之古人苟得一志而友也上何懼贈於日
月下何懼淺於蒼海夫執事於耕故不相[illegible]往年未見而相
思今年既見而相契所謂一志者非歟況火板之[illegible]有徹皐
之勇當其[illegible]萬里雲霄可一蹴而至也則又安敢欺於一志
者哉来吏又有袖中之貺為執事作文豈可受乎

答鄒四吉

[illegible]有所委謹搜附彼貴[illegible]何以應好勤宜所[illegible]前詩語抵案
[illegible]則怨天否則怨[illegible]仲尼所不道也知何觀風少叙重長之
[illegible]誠不可作比受來諭乃再力辭弁附高論一二篇今已貫
[illegible]矣不孝惡識貫天追憶往昔親志未[illegible]而逝[illegible]悔[illegible]日

夜附心無可解去兼錯謬時出于紀禮教百病叢身日須藥
石睽乖高明大損舊勇辱恩吾親省躬奚竟不有督悔豈曰
慈仁討藥之暇應多遺教

奉虎谷先生書

耕罪逆深重不滅其身乃禍及吾親五内潰裂號訴靡所殞
絶方劇伏聞尊恙驚憂滋甚夫斯道不明借中庸為說者既
以病國而毒民其天資稍高者不事文字聲名則好奇自異
又或雖從事于道也吉雖富講雖深乃復不通人情耕皆以
以為異端淫諸老佛私論雖汲黯丙吉之徒皆在韓愈吳澄
之右方將仰夫子而正之也而病勢如此豈非天哉方今聖

明在上天下猶可為願夫子善理尊恙令使痊愈奉對明時
即不能力疾待經德化鄉里以淑後覺豈曰不可審若是哲
人賢士不盡用必晚用矣斯亦耕思孝先人報德尊師不忘
君恩之志也願以請正焉喪病荒迷不盡下悰伏惟善加調
攝節宣不勝至禱

復王端溪書

不崇[illegible]極禍及先考伏蒙遺令親不遠千里持札下慰捧讀
再三情切骨肉斯道之契一至于此哀感何已竊惟執事志
行於時為國增重乃復厚[illegible]宋學愧悚奚堪所示二文一崇
吾道一辨異端世之所不可無者也弟恨後世異端之言多

出吾輩當益其細若耳非大[illegible]動[illegible]力行日有所絕
而造詣不詭於孔門此學不講久矣汝今於吾子見之當非
一時之虜邪願益珍重勿替有教不吝爲幸非淺爲幸非淺
矣

答虎谷先生書

耶者拜受壬沁州寄到手教暨畫本諸詩足知尊慕大愈下
懷無任慰幸來諭言柟閉戶讀書豈有此事柟自甲戌年歸
由耶侍先父病不出門者一年有餘比丁憂來不與乎士俗
交遊之會者又二年有餘荒惑頹頓不讀書者蓋四年也若
來諭豈道路之誤傳乎承問切己工夫及自得處愛柟循予

之意愧荷愧荷然處病交攻諸念皆廢又不親師門過差時
出豈不自覺尚爾頻復竊謂宣聖三十而立後學雖未必然
若四十五十止學行之亦可其不惑知天命皆待七八十圖
之柟年今已四十自揣去立且難也然則吾　師何以教我
端居上帝臨擊磬是何心知吾師之不可階而升也邇奉置
北壁用策勵惰窮劇云靜中自覺日有進於弟子有疑焉不
知當其動時乃無進邪又不知何者爲靜中邪幸指我迷壬
申之冬嘗携家一過榆次然榆次無官幾不能行是時夫子
亦在大同故栢井驛有次韻之題言不能進謁也然自是再
無榆次行後期尚可求也風聞吾師與冠浛水結姻此事前

有孔氏南宮氏公[illegible]氏[illegible]有程氏張氏朱氏蔡氏其他賢則
未聞也王給事有江南之行過[illegible]甚稱[illegible]卿不知爲誰氏字
馬伯循行取赴京矣大行有何粹夫者柟嘗比諸仲由子貢
不知曾通問否此人頗直言無忌諱又無世俗浮華詩酒遊
蕩之態故與世寡合惟柟甚敬重之以爲真孔門之徒也不
知如何近著何書曾得良友及賢弟子否往日改定綱目曾
脫藁未此書真有錯大抵事詳而志畧以通鑑考之則又有
遺者皆大節也如脫藁幸傳示一二策及著有他文字亦乞
教示外志文章奉寄遂意

答王端溪子德徵書

柟荒惑頹頓忽越大祥柰何悲若無聊之中乃獲手教啓迪
且千里遣使不鄙庸愚以新著詩禮管見二部披覩汪洋如
捧白璧慰幸如何感激如何不策勵敬應者非人也木葉時
凋昔人在望發憤忘食展如來諭然古之君子得志則無私
不得志則無悶後之君子得志則矜持不得志則放曠古也
任理今也任氣是以不同在地之水海爲大傍涯而觀其海
愈闊在天之星斗爲綱去杓而觀其星始衆君子非不欲識
衆星也撥開陽挹摇光則四時具之君子非不欲識百川也
窮尾閭究天根則萬派明涯澤釋禮而不考晦翁註詩而自
信不考則非寧儉之意自信則垂無邪之言皆仲尼之宿憾

也君子又從而疊之不亦過乎大禮莫大於宜詩不越乎興故商從夏祝問用于周世儀周二禮者小記之經也君子猶乘諸故孔子曰足則吾能徵之矣又曰今用之吾從周豈無意乎若乃承傳而據經木人而按世援忘而興言錯時而立義假象而匿形詩有五實小序具之故孔子憂群小之愠知柏舟非婦人之辭也論苞苴之行知木瓜非男女之詩也故說詩者以孔孟為正何者其來遠其道明也韓嬰奇而冶鄭玄物而跡毛萇質匡衡華程氏兄弟搞其情其他未免臆度也夫義理可以心權事實必由口授生乎數千載之下而以已意逆料數千載前之事以為盡不然也則吾豈敢故通今苛

以議禮窮古可以說詩禮本古人之迹詩即今人之情故其嘗謂詩禮當因迹以求用易春秋當外言而求意不然則雖多奚以為之誚買櫝還珠之譏宜矣雖然不觀繁枝不知一本以吾子用力之勤傳物之廣若是也倘反求而自得之是當登崑崙之顛看寰宇之内品彙鉅細皆殤乎焦僥悲蒼真異類矣又何必羨刀圭入口之詩陷于溺情而賊人之地者識夫斯道之明專頼直友故夫子叙三益之友直為首望吾子特賜藥石勿復為溢美辭乃幸王虎谷先生何粹夫皆通君亦嘗通問否此二人者柟之師友也小兒資質頗頑乃蒙見教豈惟其子當書紳哉其父亦領教矣已即令謄置座右

不知將來肯體貼不召盡心否

與端溪又帖

某既為書論其義如前矣吁觀所發明又不止如朱陳二氏者見也但重錄舊注便覺繁耳蓋舊注已板行不須疊疊也如何如何其鄙見與意不合者後當分注其下此義理乃天下萬世之公吾兄既不私某又焉敢私之也徐圖之別書論聖賢仙事足見志超乎萬物之表世復有斯人邪起畏起敬然恐知止有定者非若是言邪如何如何

與林幼培幹

嗚呼傷哉敬訃幼培賢契乃尊南江先生於四月十三日酉

時病不起矣先病中時令尊不欲報家知恐驚幼培闔家大小病革又欲報則已晚矣臨終時衣衾棺斂皆吾與令弟及侯珍輩鹽張師道董親看視之停當牢實可免慮欲俟幼培來觧念道路阻脩且令尊臨終時亦云江湖遐遠勿來也故令棘棘收拾行李且央管州印者起撥盤費又巡鹽初大人已准狀從厚矣目下便差的當吏役護送回家不待幼培也望將以此告三位令叔先生不及再作書也有後柬

與李仲白書

數日前貴庠李先生來始知老伯捐館憂中增憂為之柰何聊肴王生來得訃又悉吾兄辛苦萬狀此其情何以堪恭審

攺葬舉用親大柰何柰何然亩棺槨外[illegible]世俗行可且發也雖家禮中用財不經處亦且罷之蓋昔者夫子論於子路行於子淵者本不如是行事不師宜聖即是自小便擬遣人進吊奉候起居先此謹復秋深服闋後尚容東問也諸惟節哀以求慰親于九原者不宣

答師巡按汝愚書

往日吾奠先人至今哀感無已茲復遠惠羊酒則又非故人之待居喪者矣將柟不孝罪大用此以罰之乎謹返諸使者承問及地方事夫小民窮苦十室五逃然無名之誅求遠站之割剥不時之攻築方與未艾柟地坊中人日夜驚懼不寧

乃蒙當路者問及必有以處也足慰足慰惫病中草率不能具悉鄙悰萬惟諒之

奉瀘州高半山先生書

柟自違教之後罪惡日積禍及先父乃於十一年五月十六日棄不孝以卒哀號悲殞忽且大祥柰何柰何恭審尊候萬福賜食康裕兼屢受詩翰墨扇益知健頤無任慰藉無任荷感惟是憂病疊疊未晋啟問死罪死罪去思碑衆翕然願立久矣第不孝尚未過禫用是稽遲冬來便圖之也外具青直紗一疋朱仔夏衫者中酌奕江邊用也絳香一瓣奉上師母夫人几前引遠忱諸惟亮宥不宣

答馬敬臣書

得手翰欣慰何既往日二書實未徹也西渠兄足疾既可他不足慮矣柟比因多病諸事之到漫不加省止有園中數樹與之終日問答學業之荒一至此哉督學公正之聲播揚遠邇足為吾道之光慶幸何已教條已先得一冊於九川盡善盡善比來各處教條不失之繁冗迂闊使士子難遵則失之簡畧淺近使士子易忽二者均於害道如此教條雖通行天下可也所望者必踐斯言耳即如士子善惡一事乃學政大綱執事以何法知之親而行之果邪若得其實鄉舉里選不善俗而成材也貴恙既痊宜一心在此不可謀歸於天下得

行其志者惟此官耳以執事之材得此官又欲謀去此吾所不知也門下士久思讀教條而未獲既得之則不能奉復矣然大要不過前所言者

與康對山書

弟至滸西受吾兄教愛固素分耳不敢言謝惟是貴處師尹友朋之情益盛往昔則吾兄之處鄉人者過不才萬倍負愧感激別後雨中至祖菴四五日不晴亦與終南秦和數詩然嘗微詰之矣並無一言疵議吾兄但云每往鄠社淡路而行耳然則吾兄之待之者不亦過邪此後願釋前疑如何大抵此人好高自異猶未脫山態若其他言恐傳者之過也冒雨

至鄠次日大晴得與渼陂兄共[illegible]山宿金峯宴重雲賦草
堂頗覽見秦川之勝所恨吾兄不與我二人者俱耳回想仙遊
樓觀真為缺典也此衣必為盩厔吏之過或若天意留此後
債乎與渼陂兄約壬子洲明春舉進士當與吾兄共往賀之
仙遊樓觀之賞此或其期邪遊湯泉集翟君見之堅請入梓
不知可否若諸公珠玉則固所願傳也別後如有高作幷敘
跋之類亦望下賜

與秋季醇康德一德清以忠四子書

河西聯榻之愛令人懷感何限謝之清誨高唱錫我百朋銘
之不忘猶壬申之歲也所望諸兄有懷日亟率鄉之俊秀各

執一經請難劉山先生耳蓋此公一半生知言出暗合古人
人如麒麟鳳凰遭逢非偶莫作等閑看過也惟諸兄數不在
左右故先生亦自肆而不屑世務矣此言蓋非謂一世發亦
非為對山倖也留意留意

復盛都憲書

泰聞進位也丞恨無借寇之力忝蔽省何裨不材荷蒙監立
坊牌已切感激乃復遠賜牌扁兼降厚禮光耀寒門愧悚無
任二序委之匪材努力為之殊愧筆弱惟望痛加改教遺休
此土亦大惠也使回先此奉復

復南匡李元白書

昨所見教詩作及今日吏來得示[illegible]溫切而詩律體
之作也但用事或失先後遣辭或欠簡[illegible]如何湖底直江
東南之上流用人須秉忠信廉明用法須如雷霆風雨用心
須如握髮吐哺方可捍大衛而障多方也高詩俱美但僕於
格律處為未滿耳携去遊湯泉集亦望傳教一二

復對山書

貴邑志鉅籍也而馮尹以叙托我甚愧奉讀高作足開茅塞
漢班馬紀事多類此近所未見也記漆水一事在貴邑東門
外流者目為豳之漆出晁氏註而鄭漁仲所說自富平入渭
者本禹貢寰宇記及地志而言蓋此水乃自宜君耀州同官

界來經朝邑而入渭在涇水及富平之北故漁仲云爾由是
言之關中有兩漆沮矣不然則詩自土漆沮云者即禹貢漆
沮以在宜君耀州之界而當豳北作詩者因記地而識此乎
則漆自當從豳北而東流從渭于涇水之下也故涇之屬渭
在高陵漆沮從渭在朝邑經曰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也
然漆沮且自達何矣若然則率西水滸註云漆沮之側者亦
誤蓋率西水滸自有他水何必云漆沮也云漆沮則漆沮又
出岐山之西直東而行不得自武功之東而南流入渭又何
率西云乎官亭宅墓俱在塊岦恐非一類又其下及地里志
文多有志似註辭者兼詩文並錄更礙觀耳諸皆愚夯之疑

惟吾兄裁之序文甚粗惡尤望痛加改教後親筆隸書之耳

答何仲默書

往承寄奠先考并既奠章無任哀感然已具謝啓矣未審達否茲敝士復大君子之教遠者周漢之俗近者張呂之賢豈曰不與乎幸甚幸甚又蒙手翰高詠并多多書曆滋感滋感過勞謙虛借聽於聾然山林之見實無增長所可以瀆高明者惟在寬嚴適宜少信下官言乃士子之福也詩賦非所以敦士習尤宜慎擿側聞先察士行此王政之大也若得實尤妙諸不具

答李邠州白夫書

僕德薄材疎何者先信於執事乃遣二子不遠數千里借覲聽於聾瞽耶僕何以授二子哉得輿敝而博得友敦而慧者過庭之已訓者也僕何以授二子哉昔朱晦翁自建遣子師事金華呂東萊此其心豈止非婦人之仁蓋已磨矣僕無東萊之範而執事同朱子之心甚愧甚愧居二子在東園者東園者僕舊所讀書處也在敝城東郭中有二三良朋及栢竹數株僕適東林日輒過之雖仰慚教誨食飲之猶然於寒暄安否之况時未嘗不知執事可兄慮哉抱病以來百事俱廢日與樹木問答得一同志相處輒喜不倦况得君子之令嗣與之游衍談說即未瞻其面固已見其心矣其樂可知也邠門四川之况俟執事而在今蜀彼頗得與言執事屢欲稱病求退此不可此不可蓋君子與其貪一安不若歷一險與其便一身不若便一方也如何刻石並皆佳妙而諸禮又皆稠疊殷縟受之惶懼香帶粗紗聊申遠意揮存幸甚

答李白夫書

人再來得審尊候康吉暨榮遷臨安大郡何任欣慰然尚恨當路者未盡知執事耳豈道廣久而後顯邪二子在敝邑甚愧不能館穀若得友者其册山之駒乎得與吾習五經志言皆可觀矯揉之亦不易得之士也但鄙教有愧莫示猶有强者風範如何所示諸君子皆海內名人若執事者之高文也

書云亦知賤名則僕固已神交之矣何丁迴嘗有書并祠堂記樂譜序奉去求教想已筆削矣茲附敝閣集序并二子字說仍希通示教也濂溪巾之寄諭我者遠矣豈敢當豈敢當然而君子之心則固未嘗不如此巾也病冗不盡所欲言

復李白夫書

僕比接胡糵而執事南廣越外不意僕之虛名誤動執事乃遣二子數千里外來學涇野此其為師者必大有所嘗益庶不枉此意之誠懇此路之勤涉也然僕範之無本而教之無法於得輿之放心未能一收而得友之童志未能盡啓豈不深負於執事哉來諭云執事四拜謝廟記再拜謝教二子廟

記之拜某不敢辭矣為二子之拜祇増愧耳尊客拜覿即來贈其言動已宛然有道者氣象也謹題數言南向再拜未知能測河海之涯否耶鄉射禮畧亦得大意矣然古射禮雖六繁難但其文不可增損必欲令學者易省只當別作一體耳廟記添得甚好遷居之謀亦可古之人有行之者邵堯夫自燕遷洛是也若自祖考棺櫬移載以行亦可否邪再囑二子到家可防閑勿再令遠出求師只守庭訓自當大成就大抵年未老成學未卓立遠出鮮不被小人誘也雖有強者之師且不免若如前諭寬柔當竟何如邪

與張東谷用昭大參書

宦邸話別後即得兒子田血疾之訃旦日不暇奉告而馳還矣孤負盛設罪萬罪萬他日或從對山子赴此盡也田疾今少差北行當在蚕春西谿草堂與致殊常古來名人數數有此則吾東谷夫子豈偶然邪甚羨甚美宋史欲借一閱即煩揚太守差二力扛送高陵北行日即奉還不識可否邪試一謀之貴處諸先生暨希轉致一拜也以正秀才不及作書亮察幸甚

復內濱公書

李生惟春已令與馬撲同寫矣承念及愚父子恩愛展如骨肉感刻無任田疾已痊六七分矣某日事簿書果未有頃刻暇耳昨申請敦勸善良事[illegible]十餘人蓋此輩自開設書院鄉約之日至今已將期年其始百十餘人節次遴選揀退止存六七十人其中十七八人雖未知學問之正而敦樸孝友慈廉謹信謙讓公直皆出天性且其年皆六十上下人他無巧習蓋驗之非一日而稱之非一口設若詐於為善亦足勝於為惡況遇大君子敦古崇正亦千載之奇逢百世之曠典事出尊候人方知化苟偽報苟舉以汙明德曾其所不致其節婦亦有十餘人皆三十以下守節至七八九十百歲無瑕者也再欲續申先此奉稟近所請水患事乞免本州驛商脩理禁墻想亦見容一二也

復李方伯立卿書

辱惠新書感感側聞忽興明農之念此又何也以執事之為材碩德何事不能處何政不能行乃復效沉苛腐爛之人不亦過乎尚再裁之居業錄雖多蹈襲然亦有自得處其視世之人忘念於此者又萬萬不同也如何

答樊季明書

領手翰佳貺殊感北行多在蚕春若或取道山西決至鳳翔一求教也盛价所說近日相詬事僕雖不詳所以大抵其責在吾執事蓋君子出則欲化民處則欲化家化鄉鄉不能化并其家亦有說焉乃徒誘諸在彼者之咎則是反以聖賢待

彼而以市井自待也夫骨肉非處過之比鄉親非胡越之疎昔者代國問仁人者且不荅而欲問弟姪鄉親之詬少有知義之心者又肯一苟應乎竊意此事或者年老粗人往者挾富威伏奴勢以橫為執事既不能禁且縱之矣今乃欵遏其既熾之焰而責其三施不報之罪亦已晚矣執事不如早自刻責訓其令嚚如繆彤之為庶幾無傷於恩無貶於義不然則九十在堂之父八十在地之母皆不喜吾季明也蓋季明窮經致用之人故耳如何如何

復陳憲長禹學書

往者渭南蒙枉顧茲復遠辱羊酒之貺且使者云自省城將

來此意良厚感激不盡謹拜領訖矣敝省獲執事掌憲司尋當見其窮獨受福也側聞已毀惡祠正人心此關風化不小他政之善可因是企望矣再囑凡有指稱賤姓名弟姪親族有所干謁者千萬勿聽不具

與王太史渼陂書

春來再欵南問起居而家人時復有疾不能遂懷奈何側聞諸所搆亂處之裕如雖昔賢或亦難也企慕企慕即春亦欵北上有教言雖滿紙賜可也往在京曾奉和春興詩八首久未呈上請教錄見又紙而執事高作檢盡書笥不見甚愧藏蘘之不謹有暇肯令門人一謄與乎聞有見懷之作亦望并

入

復盧巡鹽書 初判解州作

某不材得罪明時隸官貴治依於仁人君子誤憫迂愚曲賜禮貌自顧卑鄙誰勝寵榮乃復遠頒珍玩辱出手書嘉獎烏府之高驄照條山之下拜嘉階末倏增悚惶感德心銘何可言說周邦庶士皆與下白屋之思浚郊彼姝實慚對千旄之告便欲奔走以往展謝宮牆又恐進謁之間遺辱尊候謹當小吏齎布下私倘與其進也薄垂矜原庶使其後也重知激勵秉筆實為惴慄臨辭未治無荒

與王艮輔柬

即者薄禮乃復重之以列衣帛甚愧所問葬法一事大抵主程朱之說則豈能盡協家人之情而祛其疑主郭蔡之說則天地之大山川之厚風水之深彼以一術恐未能窺測也要之以安親為本而定以人子無求之心然後倣程氏五患之說而俗中有習郭蔡之學者亦徵問之而考其左驗不識如何鄙人於此固然承問聊寄愚見幸與高明再議之

復王太守柬

屢辱手翰感刻何限某忝[illegible]倘吏未脩職業而吾執事不忘舊與有憐此亦令羈宦之中而得遂倚恃之願感刻何限竊聞之人心不同如面君子論世盡其在我而已在彼者不能

必也不知如何明論在京亦曾一目頗愛之今得吾執　事校定當更精審矣板行得執事序言甚幸昨見遵道錄後序使人讀之甚快非無益之言也匆匆不盡下懷

復王分守書

大題下委匪人悚仄不勝奉讀老先生之集類多大義所關倫理攸繫其承前裕後之意未嘗一念或忘非曲學晚進雕心枝葉者可比也足傳無疑但鄙序有愧於其端耳領命校正中間尚有一二魯魚不能盡祛臨刻時可使王學正仔細對過入梓其注有不刊等字者惟執事斟酌若甚不忍前言之墜可別作外集如何後面樂府數辭古雅刻之首簡可也

集雖以出身仕隱為次第若類體刻之亦自不泯其迹矣緬惟執事為親之心篤道之志世無與比而老先生之高節鴻學厚德醇行亦古人之難也故不敢草草復命具此請教統希裁正

與楊叔用書

前承差過辱寄聲茲者又辱差吏遠到解州惠之手書厚貺知感不盡滿聞政成民安且獲諸上官涇河渭㳅之講信不忘之矣更望益追前脩幸甚解州地僻事簡堂尊亦頗相諒好處有暇補葺舊學耳小兒田新從陝西至解然老母尚在家未到此月若不至當遣田又歸也榆次忝都憲先生不知

田歸矣

復朴菴殿下書

某關西鄙人仰殿下好善忘勢之風久矣比謫居解州拘於官守未脩一拜以遂夙懷方悵悵也誤蒙以先王遺芳及書帕珍羞貺至山州登受之頃愧仄無任伏惟殿下今之河東平某不材何以得此厚愛愧仄無任謹布感激之私餘容專人走謝伏惟廓照不宣

答趙隱士復蒙書

往過蒼溪深辱款愛多感然吾執事樸茂古雅日夜未嘗不在夢寐話談間也季夫有來得妙作華翰捧讀之頃又如覩

清風高節於目前欣慰欣慰恭審近有期喪不知來春可能王官谷一遊否邪妙作續當奉和匆匆不盡欲言

復雷石子書

自平陸拜別後南望河山無任悵惘得手書謙厖已甚而推奬大高將非大君子樂與人為善之心不覺其言之過乎甚愧甚感夫斯學不明由賢智者騖於玄虛以感俗卑鄙者又率狃於習染而莫之振近謁執事面則感其言貌之定退則觀乎政教之端某久式模但未敢告恐近諛耳乃又得執事兩書過與邪甚愧甚感耶聞已點南畿提學夫南士子當漸篤當見光輝之化而變浮藻之習不假言也山南老先生處想

到家否可遣人一問訊此予厚人[illegible]

復邃翁書

久聞出將西北中外倚賴某戴罪解州未敢遽問即蒙手書教藥真如父師燕以書絹之既登受愧感伏惟道候邦之柱石義在四朝既出濟　國難便圖夷夏永安若小臣輕為去就者固尊師所不取也瞻望道座無任拳拳

復襄垣殿下書

某素無樂道忘勢之實而　執事好賢忘勢之風則固久聞而傾仰之矣即者翰教諭奬太過感激不盡乃又貺之佳幣悚仄奚勝豈敢受某卑官末吏不能有毫髮誠乃煩執事厚

與如此蓋實中心所弗堪也謹返諸使亮恕幸甚緬惟執事儒雅為善今之河間東平也當不見誚矣林太守宅有收得尊卷欵某一詩而太守適不在容異日具也諸惟鑒照不宣

復漁石唐虞佐書

某數年來辱吾執事之教且愛者不啻河渠而丘重乃蒙差學官遺手書且厚貺遠問解州窮孤之中何勝欣幸感刻感刻且又告以大吉後語此皆窮理盡性之言固不可以舉業類觀而某不材且素未學乃不敢違命以數語續貂甚愧汗耳惟再請執事斤正後加木焉不為此集玷耳蒙問及小兒甚感然此兒自老母到解後與家有亡弟家眷無人看望即令已戲彩堂下矣人間之樂無以踰此蒙問及書經發義往為舉業時諸生私錄原有說要一冊但不及改謄謹將原本封

附

荅王溪子書

某謹啓前月王官谷叨陪遊覽雖蒙執事既尊延接然須臾奉別未能盡領教益即者路村得侍左右言學則知有人不知有己言政則知有民不知有官言理則知出諸心不知擇諸口右所謂真其人者乎方執事樂道空同之詩才也惟知彼行之嘉及執事樂聞仇實之德音也又惟知此道之美故雖以大方面之尊乃懇致愧此老之辭海內愛賢好善出於

至誠尚有如執事者哉昔孔子以舜問察隱揚為大智而必不齊惟能取友輒稱為不器之君子至與堯舜儕其達材如端木子貢一瑚璉器外無剩許也玩脩省主靜之誨執事將非為舜孔之徒歟夫諭俗常言本說閭閻田桑雞豚之細而春寒花遲之詩多求望高遠之空談執事乃皆推諸周禮毛詩之後將非所見者大於其言之微末者亦汲引之使前耶知愧知感故尊序猶欲顯出賤姓名某不敢重請刪隱矣於戲以執事在此而欲挽復唐虞之舊亦千載一快事若區區論上官之倡作一氣節士肯偕泥山林之自好成一詩文人剛非執事所許矣夫政有至要則身不勞而舉法有至神則

機不動而行執事益稔於此久矣鄙詩有句意的不類其餘令攺相字為慄字傾倒二字為暗語字未知可否八誣之攺及諸雜役之增甚當謹損益更換具有文冊再呈備采又此恒言乃勸化人語不比常時文移刊榜煩駁人不如只作一書另行數語文移附以此書降各州縣令自刊一冊令學中社學醫學僧道及里老書甲之首各與一冊或將印下葉數帖於社學等學及巡遞等衙壁上亦可首序後面亦議數字惟執事再酌定

又答玉溪子書

前承賜到諸公佳作清染得以飽覩而熟玩豈惟得私淑於

諸公而於吾執事樂取人善之意尤真師也領命俱題四字於卷端則巳拋磚於玉之前矣又豈敢贅一辭哉若空同四卷得一盡目尤為愛敎之全矣諭俗恒言序中增閭里二字甚當但惟此平陽句二字恐不便愚民讀耳鄙有長换甚好不斷苦心欲用函風八月斷欲語如不明請一易之思政軒記寫二幅皆不可意學八分書者頗少安穩耳今俱奉上備采用明遠樓分韻之刻詩字皆今所罕見者恐春與花逢之刻不能若是好也然石已裁至解州磨且平而臨晉縣尹近又為巡鹽先生委署州印亦此刻易成之一會也正禮儀事甚當但逕於專塵馬足之後一句頗有傷嗌氣象不知如何

呂將軍宅上詩足見憂時遠慮風人體也張太恭人壽序冊端謹書為燕喜壽母既有書不可連有詩也若責二生回又

蒙手教并寄何子粹夫書多感

復玉溪子書

蒙手教兼賜府志一部恒言二十本感刻何限然林典卿書方到而典卿逝矣典卿亦求進向上之士其沒也又無妻子在傍此何以歸哉諒執事者必垂念矣空同四卷展玩之足占巡河南時之風紀也但其中東子亦有不當錄者為廟記文辭甚工某八九年前亦曾為夏縣作此記由今觀之真俚言耳卧病涇野時諸生講經原有私錄然未有發方欲責全

是非乃有來命則益不敢匿其醜矣今止有易說寄在先奉上請痛加敎示回賜幸甚其餘散在諸生者俟收回陸續內上恒言板若再刻甚好前副字甚不可意又欲點污空同四卷恐不堪乎若題跋則又好發寫巳意恐又如空同子之遵道錄之為異也不題跋之如何尊討文集成時萬望不吝

復應素菴書

別後屢承書敎足佩至愛感刻不足言也到解與南江子林典卿相處甚厚暇中又得一講學叙懷足可遣日乃此兄於二月初旬感寒一病不起至四月十三日作古矣當時亦有一二良醫藥皆不効真可傷也衣衾棺斂皆生與其門下二

三七及乃姪親視之停當可無慮欸使乃郎林幹來迎江湖道遠且南江子臨終亦云勿來也今已與收拾盤費當差州中的當人吏五七輩護送幹若欸迎數程可日沓問驛遞行也向所命墓表續便附上得館陶旅興諸詩讀之足知近況之高遠兼知令器之學進也甚慰甚慰

復漁石子書

久失奉候方切懸懸即者兩蒙手敎且問賤子田疾幷既杞餅感刻何限太夫人年登七十何慶如之壽文念路遠使難謹草草擬訖未有所發明幸賜敎後用之爲老伯母作文義不可受幣謹返璧使者矣幸照存兒田以去年仲冬初至觧

未半月即得血疾屢止屢發今其勢亦頗可但尚未能起行得手敎至涕泣濕牀簀然不能爲書也弟久欲假差西歸候省老母求與執事一面而日夜不能離田柰何柰何此月二十上下又不知如何也南冏唐公文字亦擬訖附使者矣匆匆不盡所欲言外小書四冊皆近刻也奉上瀆覽

啓初大巡書

前者手翰拜領感刻無任玆恃愛謹稟本州印信臨晉知縣丁某以本縣正官縣事久廢欸回縣則州印次當同知張某掌管徃者盧先生以知州林某在任故類行委張同知管掌司印只今　朝覲在邇州中諸事須本州官整辦故丁知縣亦欸回家也傳聞執事又委他官署印未知虛的衆皆以爲必無此事且某以遷謫之故二先生寬假窮途處之閑散得與觧之二三子講習經義此固某非常之遇亦二先生不次之待感刻無任若是則州中優閒一官已矣乃又使張同知亦出恐不可且兼管二印地方亦便即不然一府二州中亦有可署分司印者某已語張同知亦有先生之命即不敢固耳某末官下吏不當與聞大政然草茅之軀尚未長逝不得不爲觧州謀惟執事裁之

致書觧梁書院衆王二上舍

諸耆老善人每朔望或七八日到書院可將

大誥幷律令及藍田呂氏鄉約日記故事近日本府發下諭俗恒言摘其關心明目關係身家風化孝如曾參酒肉伯俞泣杖弟如田眞荊樹友如管鮑分金化盜如陳寔王烈等類一一俗語講譬令其歸里轉化鄉村街坊及家人子孫其年五六十歲以上者令坐聽三四十以下者立聽後講之日令報化過人數及不改過之人本職量行勸懲若有不順梗化之人定依　大誥律令申稟上司究治

復應元忠書

又別何勝懷仰適者林典卿作古事已奏訃想達左右玆馳專且行某同副學正及典卿二門生輩鑑俟吟及三四吏共

乃涇朴諸二家人檢整行李盤費俱各秤數封識裝囊入箱停當其外又有某手封紅字若其稍斂事則前已與二生親看的確無慮也幸告乃弟三先生及林幹秀才寬心其行遲者以各縣盤費到後耳向受命奉撰尊祖翁墓表草草脫藁附上萬惟斧正勿設嫌幸甚外具紗一疋將遠敬秋深亦欲西歸各天一方請教無期臨紙悵悵老伯大人想益健裕百福執事之樂何如也匆匆不具諸惟為道保重幸甚

荅王溪子書

恭聞轉大參不勝喜慶不知的在何省然請教無由矣柰何茲專吏持奉紗幣聊表賀意辱手教委撰寫學記不敢方命

謹如式寫記用楷者書之幸甚且某府之屬吏也義不可領幣然後為文即令吏附上萬望恕罪二生器識學力皆可觀足知門下無虛士矣然聚講已數日不能有所益也林典卿蒙愛彼此均感其封到賻儀等物俱轉附乃廷說瀕行某仍作一書寄應元忠及乃即公子也遊王宦詩已刻成字甚拙有玷高詩臣臨晉丁尹又差人專為執事打數十葉然此碑丁尹甚用心不苟蓋其平日亦然也說翼望示教藥甚幸書經說要四書因問及一二論義已為二生錯錄矣今具說序原本奉上統希改教萬萬大抵此等文字不宜示人蓋其中有不合舊說者也改敬畢望將原本俱發回幸甚秋有說

玄本甚糊塗未得謄過其禮記原来有耳空同卷具題之然甚任矣也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書二

復内濵子書

近冐風卧牀數日未起昨午方少瘥委定河西鄉賢恐稽遲明事乃考訂得百有一十六人自風后至尹吉甫當為正位其餘列左右其下注圖者意未決備尊裁大抵多依山西通志及平陽志耳大烹以享聖賢此非有道者之事乎祭文亦草草撰訖別具山菓三品春酒一罌附上引芹

又復内濵子書

承慰問幷佳貺登受之頃感刻無任容走謝河東先哲之訂昨亦病其太多承教除有圈者去之外如郤缺樊深閻元明裴俠荆可趙綽柳儉裴寂裴敬彝薛大鼎裴遵慶盧操伏青柳開文彥博郭雲王廷鈞劉祖謙李復亨陳規李獻甫賈郁寶李新李幹衛述同昨有圈者共去四十三人則自風后至叔齊為正位矣幸再斟處之

與崔司成後渠書

昨吏回賜手教感感聞汲生居喪如禮甚喜不能寐乃知賢者之積慶果如是哉於吊之中而有喜者此也初公為其先人墓表意甚專確懇切執事許以九月初領乃今不果聞又專人拜領萬萬撥冗俾付道遠人勤義不可以尊官忽之也僕今在河東書院校刋温公傳家集且半但此本當時吏抄字多差訛而蒲觧十二州皆無畜此書者仰求原本一校便返十一月中刋完當多增數部也亦仁義之舉幸勿訝勿拒也有收得姓苑一書乞并賜西渠不知葬否前寄敬臣書附去前所見教一段以辭義深奥讀數遍不得其旨不敢荅耳西歸之義請終教之無曰出處事當自知也

復内濵書

連日雷雨果迅烈至堋塌墻堰而勤吾執事省德咎躬之心

則豈非此地方所頼哉聞今夜禁墻以西諸堰亦多衝損其功甚大非三五日程一二州縣人可辦者又不能不勤執事之勞慮也往日石堰之說若沈先生至可悉告以永圖矣志書遲三二日再謄一冊前藁統迓壁二卷暑中冢皆揮洒感刻無任匆遽不盡

又復内濵書

昨差人送至楊醫及録刻佳貺感荷不盡十六日走謝恭審楊醫道體嘉勝殊用慰懷諸渠堰堋塌誠為可慮然今日急務惟先修缺口為第一其他高築墻堰可徐圖之蓋料此後水勢必殺若决口塞遲則盡諸河渠之水皆入鹽池鹽將三二

年不能成縱築高諸堰亦必至秋暮矣若是則五月初何爲不撈鹽之説者亦可怪也不識如何小兒疾楊醫言亦漸好但田自覺尚弱耳匆遽不盡欲言

答内濱書

志書編完奉覽正本州於五龍堰決口塞完用多半月工耳黄牛堰可保無事但青龍堰決口二處各長三四丈蝦蟆堰決口二處亦長二三丈尚未塞耳青龍堰在臨晉鮮州之間蝦蟆堰在臨晉縣故市之東其西虞鄉王官諸水皆東趨者也青龍決口即日本州差官領夫築塞限明日而完

答楊達夫書

徃辱教愛良多南北奔馳久稽裁謝罪過何可言玆手教幷嘉貺登受殊切感刻抵南暑濕中傷累醫未效歸心如火但未遂耳惟執事道德文章爲時瞻仰乃過爲推讓不敢當所望壹志多士爲國作人與諸督學者表式是所願也貴同寅初内濱者僕久受教見希叱賤名一拜此公極有道行想在交遊也力疾勒狀不盡

答王玉溪書

久違道範時形夢想偶得手書如覩顔面南康之屈益見直道不如此不足爲吾玉溪子也士君子立身天地之間上不負於　聖主下不愧於良友耳他何足道乎陽志得之冗迫中有教言望勿吝且其書於西磐公之事無一及後雖有好文者亦不知知何也僕積病日與藥物爲友尚未西歸奈何奈何經書石耳重貺謹登拜嘉臨楮不勝瞻戀

答茅邦伯新之書

往在江南重辱義氣相許可此情實不能忘久聞爲牧大邦此地古先　聖賢之舊墟若一振作鼓舞當見遺風復興矣周飢困治豪横省力役平徭賦重禮教應知次第舉行也吾邦魏守獄無留囚人無私謁想所欲聞也偶漫及之辱惠書段附謝

答楊掌教書

王生來辱惠簡書過加褒獎衰朽腐儒何克負荷僕彫虫小技誤入時目傳笑大方敢云上比歐老乎執事不日澄清西土拱候會晤以償素願耳僕三畏未能五品有負敢知所謂三乘五蘊耶王生回謹此奉復

復石岩處士書

得手翰知貴恙尚未能復心甚悵然續云學問之功終不敢以病而廢當其爲志雖古之名儒大賢亦不過此君子立身天地間惟求無負斯道耳其他皆不足念也山右自薛公後僅見石岩一人耳珍重珍重

復月梧喻方伯書

伏惟三后協心種德西土波及裒病之人多矣乃復哲新貢
院作此髦士端雖起于撫按績實繇于撤垣鄉閭後進亦皆
受賜矣碑記之委敢不敬承且簡書過奬禮幣重厚而又顯
敘職以來譙讓浮常僕也匪才其何以堪謹登受拜嘉撰次
記文一首謄真具稿附上攻教倘蒙筆削範我鄉人實僕之
幸也臨書不勝悚悚

復雙溪張侍御書

年簡書厚禮出常分之外登拜益深惶懼承諭晦翁文抄之
序實後學之責又諸賢及吾友後渠公所筆安可辭耶受禮
增愧矣往有謬朱子抄釋一帙蓋主楊氏語畧而成書者也

曾以似後渠公公稍不與時蓋不知有此文抄而公亦未嘗
輕出也即讀數篇則公深潛縝練之學闢邪衛正之意可謂
精深而于斯道信有功矣速梓之可也又僕嘗謂朱子之文
浩瀚無涯抄之近約良是也第其常有言曰曾氏之傳獨得
其宗此尤晦公所深見也今使學者師曾氏以入孔氏則朱
子之功斯又大矣即欲為序以此意附之不知可否也序俟
前所命作者完月終呈案攻教原書二冊先返壁坊牌等掛
念感荷無任附謝

答王良輔書

初聞丞宜與報甚喜即得來書諸詩藁則又甚[illegible]喜之者以

清溪積學年久得一壯縣少尹可行素志廣公大器若使江南
士民知三晉有此高人以為吾道之光焉耳可愁者來書云
汗顏增悲入地無門一癡監生誤傳三塗幷用及諸語言舊
習疊出皆如喪心不識字之人不知何故末又云欲援之撫
按翰林僕年已過知命矣豈能從清溪顛倒為人哉恐此行
為南人大笑詩軸亦勿書可也然亦久不寫詩軸矣

答大巡張雙溪書

僕衰朽棄才矣辱大君子過為奬與舊坊在會城者也蒙政
建於高朗通衢名筆懸額矣乃復于本縣重惠價直俾自脩
一坊固雖大君子作人勵士之心無已也第愧匪人何克負

荷因念本縣人疇昔欲立一經筵坊而未舉茲承尊意不敢
浪費價銀便竪此坊于寒問之右乃又不知進退再求名筆
揮洒前字于額騰輝敝縣且使呂氏子孫瞻戴于無窮也

再答雙溪書

昨白僉憲過此辱多寄聲感感且云旌節不久北上凡我西
土士風之頹越民宄之滯抑失所仰正矣各精舍木扁字庅
不嘉多矣其真因念僕於執事行事取法不暇敢辱後學之
遜乎斗膽易為顓川二字僭妄其餘大書數張珍藏巾笥以
貽後人耳先正宦蹟二紙聞洪洋公亦將舉行若被役使之
末頗隨谿田公共盡心也縣中抄書已完元經亦查出附抄

矣坊牌于前月十九日已豎柱上梁感刻無任烏臺風敎鄙
序想已塵覽實不足以副諸士子感德之志也

復雙溪書

適聞還旌即發抱疾不能瞻拜謹遣生員高阡代送不勝繾
綣之至又昨陳憲長寄到陝西奏議一部內有誤存匪人之
本生見之不勝驚懼夫方存匪人匪人又作前序此何以傳
遠萬刋除存本使匪人夢寐得安幸甚若不然除其鄙序亦
可斗膽冒言采納幸甚諸惟主持斯文茂膺殊寵

答提學章介菴書

往在南都多辱教愛頃者西土幸遇正人鴻儒督學于茲周

漢遺士行見淳風再還矣嘉慶無限

答浦大巡書

傾仰高風久矣敝省幸復按治行見明公之政伸冤抑而汰
奸猾澤被西土波及林野僕之受賜多矣乃復遠惠簡書深
為佀遜過加獎進羔羊之幣腆儀輝賁蓬屋莊誦登受實切
感刻霜府嚴肅未敢具賀遣人謹布謝悃恭附來使

答大司馬楊南澗書

西土幸復明公總督保障西夏豈惟全陝士民攸賴
九重亦無西顧之憂矣欣仰何限往年旌節過高陵僕適在
書房別業有失恭候續聞追送則已不及矣方切悔責乃復
辱華翰遠及莊誦愧感只此汪度包荒雖折衝萬里之外可
也若乃時撫恤明當罰以作士氣在明公所優為不俟言矣

答王大巡湛塘書

兩寄書俱到矣說豈誤辱入梓披覩驚懼謫倅盱江後亦今
古之常事然而崇賢聖德之練經濟之才未必非一助也文集
徽煙敬已拜嘉

復洪洋都憲書

辱遣楊教諭持華簡云移建藏書樓啓聖祠敬一亭命撰一
記顧此大題也匪人何以勝任且往命志書書生于前月二
十七日始至谿田公處請定約于三月六日在竹林祠舉筆

茲承中命益深悚慄羔羊之厚禮稠疊愧荷奚勝又敝縣敬一
亭建非其地望亦垂念去冬免敝縣覇橋夫役事蓋真見其
邑小路衝民困也謹此附謝

答谿田書

茲遣崔劉兩生謁候門下質疑數處且前命草諸考力令不
能於經籍止考得易書詩并聖蹟文字其　帝王考止有西
漢隋唐數帝而已外兵防馬政刑法山川尚未完稾也若春
秋儀禮周禮武經并禮樂釋老鹽鐵類望吾兄命諸生考定
也又昨竹林祠欲枉顧寒舍生近日衰病昏暈酬酢拜揖力
皆不能每一對客倦臥數日而醒望吾兄憐其不才暫且停

篤不勝幸甚此等處心照為尚不拘舊跡可也生日今亦他出矣即不然月盡間吾兄獨至一敘如何

又答谿田書

來諭到擬在十七八共到竹林如何臨期當再報也此務恐不可緩受人之托當急人之事昔寇涂水作敬事而信文字其内曰應一事則心在一事主伯安以為極得乎聖人之意弟至今識之不忘先生想亦知也

答陶叔度兄弟書

春秋兩試雖未獲舉然觀來書造詣更高遠矣孝子事親之道此其為大者乎若栢齋先生所謂行法俟命者將無在此耶

與渼陂先生書

初擬李春拜謁請領教益未幾次孫出痘入四月而歿五月中老母病泄瀉至今尚未已數約谿田馬公當華誕日稱觴拜賀今又未能及矣補賀不知在何日然亦不敢過孟秋也數年之别百里之遠一請教如此之難奈何奈何高生去便謹此奉布積悃

答王端溪書

昨諸叢實欵請教顧溢美過甚何以克當竊惟古之友朋室路雖遠道義實深盖以鄉閭之近不得其人則使束之河山江海之遥雖至數千百里而不辭凡以為斯文之重耳當其切磋之間箴規之處情同骨肉而志斷金石如兩程之與横渠晦菴之與南軒蓋皆殊方異地之人也觀其遺集曾見有一言過美者乎執事自任道以來煩錯愛乎愚弟愚弟亦甚重于執事故敢以此奉復冀日後常聞過也高詩甚嘉誦之令人有出塵之想但亦到鳳凰樓語則傷偏耳宜乆閒　詔起未見抵任而來諭云棄官之餘疏懶多疾也將夫子仕止乆速惟係乎時者乃不然耶將吾兄欲學陳摶而又過之不學夫子耶陝西總志尚未完脩方欲借大儒名筆以增輝于黄河華山也知重知重力疾布悃

復方伯俞月梧書

清風勁節海内縉紳具瞻行且柱石廟廊康濟天下柟私淑多矣邇者乃辱翰簡過垂莊誦之頃實為汗顔厚禮大過登受益深愧感承差至縣權留數日秖若嚴命耳實不敢留也盖僕致仕以來止便閑散若又有承差日在左右將僕寢食亦不寧乎謹方命遣回附謝勿使往復幸甚

答魏少頴書

遠辱遣人將至名曆父子徧及并厚禮酒果牲體皆自省城而來敬愛真切雖在喪病中不敢不受但雙幣返璧以郘繁事冗應接稠多執事安能一一皆及之也速達之言豈所望于執事不變所守真鷲峯之舊講也不然雖即日張桂正士

論之所恥言耳不見漢之蕭曹丙魏龔黃卓魯同一傳芳千
載無增減也故君子之政與其得上人之心不若得小民之
口與其慎之于初不若謹之于後恃在知厚因以喋喋

荅王國珍書

滁陽人到得簡書舄緝之貺足感雅厚猶昔不以久近遠邇
易其心也深荷相信之篤矣執事茂學實德偶有一蹶然公
道自明旋即超起實他日大用之基也詩云亹亹文王令問
不已又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當非吾輩之所常師者乎去
秋遭先母之喪今歲又罹風痺之疾不盡所欲言惟情照幸
甚

與藍田趙尹書

昨雲谷郭道人去便曾有簡想入覽矣去後數日少顛魏憲
副過高陵別我云鄗人文集曾分送七八本于藍田想今已
完刻矣恐有差字望先刷印三二部舍親家文壽官者尋訪
族人去便可托寄我也

與王二守書

執事榮陞敝府敝府之民受福多矣僕在喪病中未能稱賀
幸亮之也近少顛魏憲副過高陵云鄗人文集俱托執事分
刻各州縣府中有禮房白云者專管記查而執事代少顛統
命又云今已刻過七八分矣今專舍姪生員呂曕謁謝其已
刻過校望先刷印一二部恐有差訛字校正也

荅張二守幼養書

前過高陵已辱枉吊并奠先妣不勝哀感茲復辱書帕茶簍
之貺過厚過厚又辱詢及鄗人文集然于正二月間已為少
顛魏太守取去言與趙曲嶺同刻也近少顛陞官後過高陵
來別見印得一二張果然則鄗人文集皆少顛散刻各州縣
而未完在家者止有詩集四五冊謹附來使吳守已如刻止
可書吾幼養官銜姓名也詩集再無副本幸好收之舍親家
張近渠在彼多承厚愛謹此附謝并拜曲領也

荅齊叔魯書

聞行取報雖在喪病之中牀褥之上喜不能寐不止為叔魯
久屈一伸也良以主張斯文扶持善類以荅
聖主求賢之意用酬明時濟世之策者當不在此行乎僕於
足下有一日之識而老病無百年之想不能不惓惓于吾叔
魯也恒齋之家到想問及外封奠幣望稍帶以付乃郎幸甚
別具書帕小扇將別意

又帖

鄗集本不欲刻一恐傳笑他人一恐遺失原本春初感疾頗
重而前太守少顛適遣使來取意頗專急且云雖或他轉便
托齊尹齊若先有行取有我在也今少顛及叔魯皆去鄗集

恐不能盡全乎雖有二守王公之托恐府事煩劇無暇及此
又聞票散各處何從而完意見必借叔魯之查於二守公處
一言分遣使人催兒明白已刻若干未刻若干庶使集不失
落也不知以為如何

與漢陂先生書

休寧人胡生大器孺道在江南日仰慕吾先之道德文章久
矣此來欲為其父求一傳文望念路遠心誠勿拒也胡生留
住月餘以候便不敢急遽耳器所持贄見書籍多器所自帶
來者內有一二簡作兒希示教也有詩稟敬言賜一二首尤
器中心所欲而不敢言者耳喪病中不及備悉

復幼養書

傳文力疾撰訖此傳遠之文也望改正後用之茶幣之貺過
矣文集已為少頡曲嶺所刻可勿再加災于木也前吳守已
帶去詩集數本中有可忌諱者望刪去勿刻如獄中詩亦有
數首千萬千萬昨者張近渠厚擾無贐附謝

答應元忠書

書來極慰茲想壹志士風高趨鄒魯之舊區區課藝不足為
兄告也伯載行具啓薄儀當已至矣兒子田屢承念不忘刻
感何限令器工夫當益遠大但定志不隨時變改為好耳積
病未瘳尋且求歸不知後遂否有便尚希教我

與章汝明書

往者南都會晤執事正學直道時與知己嘆羨推重但恨未
久乃又被屈遠去未獲深請教益甚為悵惘茲者華簡書帕
之貺足慰遠懷學庸口義倉卒未能盡讀然少觀數條真不
背於孔門之學矣足可傳也往者與章宣之華鶴峯講論渠
有私錄數條亦頗暗合於口義尋當錄寄請教也聞馮侍御
子仁已過家想在所加禮而數聚講真學者也匆遽不盡

復唐應德書

去冬鶴峯別後每憶孝容及正論令人時形懷思不已此道
久不講故流俗偷而善政寡貴鄉古菴先生極力斯道裏事

後想日夕相處而振扶之也

復毛古菴書

執事直躬追古以成鄉之後進季札言游之風當復見於今
日矣唐應德稟賦英敏而志行端潔不易之士也想日夕相
講以倡聖學式瞻下風者何慰如之

答戚掌科書

足下引疾高蹈聞之心甚不樂
聖明在上而賢者隱微不能不於悒也便欲往問一別連日
以丁祭不暇即至六日又以祈穀詣祭致齋公署六日如尚
未發軔當追送崇文門外也所諭道義之門只在此性存存

而已德合天地明合日月亦不外是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又何增減之有君子斯行必不以知禮爲幻妄也匆匆布謝不盡

答牛氷亭書

别久想望高風殊切鄙懷遠辱古書嘉貺足荷記存同年兄弟之情不啻骨肉也典籍登受極感但近日於諸公卿見惠常禮一切拜辭則於吾兄者不敢獨領耳吾兄素知我者必有以諒我矣來諭推奬太過豈敢當然仰思吾兄責望之心第不知何如其用力耳奉誦高詠其憂 國弔友之誠溢然言表忠臣志士之懷出尋常人見者自不同如此乃進士公又有家風吾兄之喜而後可知也

答尹志夫書

得書甚知清苦然比簞瓢陋巷則又過之矣此正當堅志熟仁之時外紙所議良是宜甚藏之餘非所急急也志夫迎養定心以身率士亨通自有時耳

答劉紫巖書

去年仙舟發後某日夜追奉不及甚爲悵惘稷任諸兄旁午以稽栽問方切瞻企顧教翰波及益深愧感馳傳國征公論咸屈〻召起霖雨天下當在不日太行之麓安能濡滞雖有一二不知者之語豈足以累高懷哉

再答可泉書

維大恭來辱簡書之貺甚感乃又益以紗幣何也恭審當民瘼之時側身勤政聞言而懼雖賢者亦不可無直友信然乎近聞中州百姓漸多生意然孰非公之仁哉須慰人便先此布意

復寇中丞涂水書

得報見賜姪高登甲科喜甚乃知大君子積慶之厚者非他人可及喜甚喜甚即救荒事宜觀之執事之種德西土者甚深寇氏子孫當萬世榮兒田過蒙銀米之贐乃不能一副雅望裒首之舉又在躊躕之間但衰病之人以得一日之安爲

幸耳出處之論皆非所急然而果不易遂也老母及賤眷南來事且停止待秋收後道路少安再處耳饑荒在内而虜賊在套此誠西土之危執事之日夜焦勞以訪委廉智忠勇之將者想不眠寢食矣

答無爲守朱子仁書

閤下鴻材厚德屈此州郡然志在慈民令固芝山一郡之福也諒不爽素懷矣問及理郡事大抵爲民父母惟如保赤子一言用之不盡但他人率視爲尋常及用力於外耳知吾友必不然也

答鳳陽曹太守書

辱書教并詩帕之貺登受感荷不盡來諭有恐作郡之難然以執事處之皆不當嬰高懷矣中官武弁何足言挫其餘執事但當以主禮自處以客禮待人自無此計較耳子京亦鄉邦之彥望深為愛護俗之大道若如此相加亦恐失執事之美不材衰病無進慕執事之材德問形夢寐甚不願聞此也語及不敢不盡

答彭全夫書

別來殊切懷思既典名郡應知德政及於氓獨矣幸慰幸慰士君子但能行其所學有益於時便於道無愧不必計位之崇卑資之大小也此吾全夫之所優為者因以重及之鎮城

記草草脫稿望改正後加石耳

答馬谿田書

遠人書到足見吾兄警教不忘之意甚感東郭之學信如來論然其言論雖如此而行實不詭於古人但言論流敝未免使後生發學或他處覓耳近其門下人及王氏門人及吾湛先生之門人或來相訪某只說學只是甘貧改過四字雖三五翻應對百十遍發揮不過如此中有一二切實之士亦未嘗不以予言為救時之弊也不知是否承問及近日相處者然亦有三二忠信不變迥邁流俗其人器當在周漢之間徐當以名告也貴門生止王棟三四謁予其餘皆未能盡會耳

匆遽力疾不盡

答丘汝中書

遠辱寄簡并貺書布甚感存記不忘所云貪知府此真大丈夫得志澤加於民之事也足不負相知矣世風偷敝原在此足下學能見此政能先此雖古之循良又何讓焉彼徒以口講為道者具不足齒矣更望堅定不渝雖他日位晉卿相亦皋由之寧[illegible]斯道之慶乎匆遽力疾不盡欵言

答[illegible]忠甫書

承諭為甲[illegible]嗣事既非大宗又非有爵土邦國者比乙又無餘子安得[illegible]其子以後之邪且宗法不行久矣遽舉之人情

恐未安耳[illegible]甲既不可聽其絕不繼乙豈可聽其絕不繼乎若有旁支[illegible]穆當則可也舊聞伊川之子端彥後太中未精考試再諮請八

答朱士南書

遠辱簡書并厚幣具悉篤志斯道之意大抵此道以仁為大且學以禮仁為先足下於朝夕臨政接民處最可驗也果能於一道行之云而內無悔他日佐天下亦在是也

答朱子仁書

來書云欲求未發之中此固第一學問然只且於已發處着力久當大豁然耳大抵天下事若不諳練遽欲中節將恐陷於

助長世有設為過高之語者不可不細論也如何如何

再答子仁書

楊州書到足想為民之政波及他郡此學者躬行之實又何淪落之有史約復序文序古樸典雅并諸簡帙增重多矣但春秋以後史幾何也之下至無史矣一段不敢當耳大抵史約初意謂郡史及温公資治通鑑殆數百本窮鄉好學之士甚至欲讀其書而無財以購且或購之亦不能誦一遍過也故資治鑑惟王勝之閱一周他士誦至數冊即思睡矣是以畏其繁也又謂史畧及少微通鑑或削去大事存其小節甚至數年不錄窮鄉好學之士雖或讀之然制度無考綱領不

買止便一時應舉是以畏其簡也前在告日因將諸史抄其大者畧其言辭以成一書便於士子觀覽非敢有追聖人之舊之意也惟執事削去此段仍以鄙意隱括入於其中可矣如何如何前發來史約二冊并後二冊統奉左覽不必擲還也

答陳子發書

遠辱寄書過為譏抑誤加推讓既感千里神交之契復增五十無聞之愧奈何奈何所寄諸作高古奇特直趨秦漢時人語真傑作也但以鄙意言之用意刻深則或滯情於字句之間其於斯道之正不免有少累者如何大抵朋友高明者從事玄虛謂文字行業皆粗迹者此其人已流於大過若止於辭章上求焉孔孟則又不無不及之弊也令兄子明豪傑之士一病痰火遂至不起寥落南都失此良友苦痛然其後事皆進賢章吉之與垂涕泣而為之者其次華亭曹完性大三原王朝伯啓諸人亦皆在心焉夫生死固有命焉而端人正士易簀而得諸君子與共款則亦不可謂不遇也因便及

答朱鶴坡子書

蒙城遞到教音喜吾兄見釆鄙言古云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果然夫士之立天地通鬼神雖後來豈必須此官爵哉吾兄見及於此雖愚鈍亦奮然思向往矣承諭台峯兄諸郎克肖

事足慰遠懷

謝解州諸君子書

遠辱寄至去思碑竊念柟不材無德在貴郡無益乃勞諸君子過為獎譽勒之金石讀之愧汗浹背但稱許大過實不敢當請且勿立覆而存之如何俟一二十年我學不攻而解人思予或不變然後豎之未晚也生非敢有所文飾萬惟裁察

答松石中丞書

徃別時辱敎愛無限今尚佩服懷思無已茲者西土之人飢饉之餘乃獲執事莅撫視如赤子召和積穀以為久遠之計何幸如之生之庇賴多矣乃復過縣問及老母寓書念及遠

客銘感何限竊念西人皆素信德化者惟望益戢貪饕仁佼窮巖穴處之子皆沾飽煖而孤聚荒落之處亦無雞犬之驚茲豈不復周漢之俗於執事之時哉

答黄太常書

承教甚感鄙意似與吾兄之意亦有合焉蓋學本簡易明白若知二先生者說雖於學者惰於行之弊有功然終恐於大學經文次第未合也知行之說自傳說告高宗皐陶告帝舜已兩言之矣如何

又答黄務溪書

寺碑有考據且爾雅但言常字取常任之義未審耳夫周之

常伯亦固曰常也何獨取常任邪其顏師古所訓奉持旌旗之事及漢官儀所取社稷常存之義亦皆有謂恐亦不可謂其陋與鑿也若謂　太祖首重太常之任後與宗伯分陰陽禮此說誠然且嘗聞之先正云言貴寺與五府幷牙列在通政司之前蓋與六部對也洪武間有丘玄清者甚能其職
太祖真以丘太卿呼之而不名可知矣其曰夙夜者言純乎敬此說尤美第不知何所於敬耳若便得盡發揚之尤妙也

答谿田書

比來病況猶昔而老母在家不獲身侍歸心如火但尚未能耳遲秋冬間想獲會晤也邇聞學者從遊甚衆得以復起程張之緒斯道再明何樂如之東郭執守師說牢不可破近與[illegible]辯之殆少然諾恐亦未肯盡從也

答程君脩書

二程子抄釋刻本甚善豈惟見君脩信道不變之志而君脩父兄之賢又可知已諸友既得之乃皆勸之早讀而夜思見諸行事以不忘吾君脩之功也但若再得十餘部諸相知者皆波及矣近四月間東郭子有考績之行過鷲峯寺所講論將達且始竅然其意亦漸覺相合不意入吾君脩之夢此豈尋常所能至哉則君脩近日學之所得亦可知矣喜慰何限

答東溪汪先生書

先生不以柟實無所聞每遣令嗣季瞻遊於鷲峯東所然季瞻之行業庭訓已成矣實無所增益季瞻且還又勞賑賜厚幣遠貺於柟荘誦登受殊惶懼竊惟季瞻賢孝之學棟梁之器柟復與處方私自幸乃敢勞先生委懿於柟邪柟病況猶昔南望扶履操侍無由夙晨月夕深用瞻戀

答范伯寧書

側聞伯寧又有期年之戚然老先生與伯寧抵家而王母仙去順孫孝子相對而別則亦不可謂天人之遠也考滿事以會典改用者止理見任月日乃已此間寺中諸友皆多向進第恨久睽伯寧指愆救過者為煩少耳安得不令人憶入夢

寨邪

答松石都憲書

手書再至甚感拳拳地方旱災西人仰執事真如父母乃又有此舉何邪况　朝廷倚賴執事以免西顧之憂執事若堅執求去此其爲義實柟之所未諭也側聞白渠及三輔諸渠皆已開濬爲功甚博升勺之水皆吾執事之仁也若使行水去處均獲沾濡且能遠及亦陝西四五十年一快事也

答薛西原君采書

日昨主靜請教甚祛塵慮別來百冗交集雖就事體驗然終被紛拏之害答諸公書僕細讀之恐涇川公之言亦有是處但此書尚未謄録俟外日再寄耳約言甚精有裨政教良多然其深邃處亦未免一涉於禪老賢哲立言寧近無遠寧粗無精使人人可守而行之庶不遺害如何

答魏子材書

領手書甚感教愛不淺僕自少任妄謬希古昔偶從詞苑遂沉流俗凡諸應答詞章實不得已然皆非心之所欲也鑿性蕩情特復作悔至於易解諸詁又二十年前得告家居二三同遊之士因問經義信口胡說彼皆私記積久見之甚不如意不免批抹數處彼因成籍自今觀之殊可發笑不意往年有觧州一士携過江東至徹大君子之目領教後愧愧無地

欲收毀之已無及矣迴厥初心畔援歆羨豈曰無之行也敢不努力庶改以孤知我令器質直可愛足見庭訓之美兼接呂高二生亦復絕俗大君子之宮墻不同乎他賢有如是哉陸伯載近亦來家想日相晤語也

答曹都憲先生書

柟不材忝與令器文淵同年而又先生長者種德西土感人到今過江來便欲摳扶候起居不意偶中暑濕經年未瘥蹉跎延遲未布心腹乃辱先生長者不棄樗櫟記存晚輩誤遣令孫既之書教兼以珍幣登受莊誦愧感交集惟棘乃遲遲之種問言動語足占繩武之賢欣慰何限第不材無能增益耳力疾草率謹貢積悃馳省台候兼謝不敏罪諸諐惟台照不宣

答洪侍御浚之書

再得簡書并籍刻甚感雅誼禮幣前已辭於本州矣不宜再受蓋一事也而有辭受之異是使僕忽卑賤而畏尊貴貽辱於吾執事矣故來諭不敢聞命謹返諸使者

答陸伯載書

屢辱教音如獲面侍執事爲道高蹈更復何言但衰病之人猶尚尸素則何以誨之邪自執事去後積懷無所於布安得移王燕子磯頭共話疇昔也莊渠先生想日夕晤語斯道之

任當不在斯乎

答胡可泉書

辱手教并試錄書帖之既登受甚感南都因有一二秀才相訪者不過問疾序客況耳非有所謂講道之說但近來從事於不怨尤之學頗覺尚能耳不敢不告也觧州有一監生王光祖者實僕之同志久不得其信息不知今造詣如何按臨其地可一問之取一書寄我以慰遠望爲甚思鄉念親之心與執事同但未有便耳

答曹性夫書

即日得手書具悉雅誼所謂事多掣肘欲寡過未能者此正

心存後有得之言將造次顛沛不違者非是也邪後世學者於道非篤心於高玄必馳志於文藝如吾性夫之學遇事着力者能幾人乎欣慰欣慰復明敦確其兄復友明快皆不易得之美質也此歸若吾性夫又身率以往則夫明斯道於東南者非吾性夫其誰乎

復招勤卿書

厚禮不受則情不能已受之則心實不安僕與吾勤卿蓋海內道義之交不在於物也如有所遺節之於禮是君子愛人以德之意也恃在契厚故及之

答樊少南書

述辱手簡并書墨之既多感契厚雅誼其罷補支預支之弊苟當於理有益於公不計取怨於人也所云公事之餘惟閉戶坐養此心爲學莫大焉若常從事於斯雖顏子克己復禮之學亦不外是乃又云更無所事於學者則過矣匆遽中不盡

答姜德容翰書

頃者須臾之會不盡彼此之情別來殊爲懷恭近得挪上亨帶來書益荷交厚契誼亦喻所謂天下曉之者過是大抵君子之志於道寧求己之未至而不尤人之末然寧責其行之不敦而不辨人言之非持是心而不已雖上達知天之妙亦可馴

至矣如何士亨行促不盡區區惟足下亮之

答程惟信書

令兄將至手簡香帕多感雅誼熹在京時愛及小兒益深契厚但書中過美我何以堪愧愧春事偶屈一節惟望同令兄再起二程子之學於今日以振作徽之後髦當不止以文學先也如何明禮一書曾問令兄言之有暇應可作一葉須看如何

答張汝敎邦敎書

承示手書足感雅厚契誼所問爲學之道大抵不過大學格致誠正而已其格物之說又其首事若能即身之所至事之

所接念慮之所起輙用心窮究不使差謬久則理明知至誠身不難矣如何

答魏子材書

前年明德到辱諭靜觀春意及過惟憂民之事皆非尋常之見喜幸得聞至教邇日亦知循省向往但氣弱未有所進耳柰何有便望不惜誨言也匆遽不盡

與弘齋書

前書想已入覽久不聞教言心甚懸懸想數會莊渠公靜中講論定非塵士所能與聞萬望念舊有一日之好無惜誨語也

與王克孝書

史約五代藁疏精於昔所語文藁語錄孺道屢言及皆峻拒矣年荒極知西北之苦無如之何諸賢位次神主格式面講可定女訓之編乃風化之本甚善世語編至東晉足慰遠懷王玉溪公之歿甚可傷惜天之不弔善人如此聞移居書舍足驗學業如王難之路近亦可召聚使彼亦知大道之美如何二程抄釋差字便告刋者但釋字之下曰字乃某自去耳外語錄近頗增多而克孝前携去者幷外篇今皆抹去十分之三四矣故雖在克孝處本亦不可傳人也今稍語錄序幷周程書箋紙見意

答朱仁夫書

昨者叠辱成降甚愧[illegible]慢别來又辱簡書具悉篤厚雅誼感荷不盡且往年頃刻邂逅而足下輒以長者禮見加深愧狂妄無所增益足下乃比於春風之座骨肉之親過矣大抵學之蔽雖其行之不篤亦以信之不深雖其信之不深亦以知之不明知足下純慤明朗嚮道如欲者友朋中真鮮其比誠使向往不已斯道有[illegible]在若人乎幸即職業中凡此無以為藐而忽之如何使還匆遽不盡

答黄允靜書

久别何勝懷思往者聞歸其孝心真可通鬼神其於道已幾入矣每遇知己未嘗不羡慕也去年又得手書益感雅厚之意子積行匆遽中草草列布不盡惟為道珍脩益造其極幸甚幸甚

謝遂菴閣老書

某至京雖未久然受[illegible]愛者則甚深盖不啻延飲錫幣之厚而凡語默動靜之間開示之者無所不在也出京路抵良鄉乍遣　天顔神蒐飛越蕪思相國夙夜在公憂治好善益切下懷耳昨蒙差官賜票造次附謝殊不盡

再答子發書

前書計已入覽茲陳令歸謹附問老先生起居想就康泰也

而子發舒心之慰可知矣承養之暇望擇直諒之友日相講切以脩顏曾之學若漢文唐詩但令可為我驅使而已無得被其陷溺侵于正功方是造詣也近章宣之王貞立昔至見所持守有確乎不可抜之意令人喜幸無限想子發所欲知也邇來用何工夫會何朋友立何行業作何文字有所得望無吝金玉耳匆遽不盡欲言情照幸甚

答胡貞甫書

久別實為懷思遠辱手書具悉篤厚雅誼兼以良劑之既受切骨肉已分其半寄老母矣令人感刻言不能盡朱子全集實為至寶緬惟莅政越年壹志窮獨閭人受福已多願益茂仁義之政為古循良不啻也大抵職專則惠易下流道定則功自上達方千事上者固非所宜而好從人私者又不可以艾下也此間悠悠歲月殊無長益辱問及諸友然宗道已丁外艱回矣其人大有所進古所謂確乎不抜者殆庶幾焉叔用留心二程之學已見于言動能發揮大和敦厚周慎莅事不苟益閑政務其餘貞甫所未同處者數人亦皆勵志向往實慰予心大抵多慕貞甫之為端也匆遽不盡

答韓汝器書

即者又辱簡書絺葛之貺雅意稠疊感慰何限恭審政務益閑因時隨事多所陰救甚慰遠懷史約一向冗奪未及改定况能刻乎匆遽不盡欲言情照幸幸

答范伯寧書

別久實為懷思此間友朋雖有三五人相處然求如吾伯寧直諒可以聞過者不可得也乃遠辱手書真切嘉貺稠疊感刻何限遐想日在庭訓之下棠棣之間行業茂盛不已西歸尚無計考績又為新例所止矣匆遽不盡

答程惟時書

使者來知令弟已襄事甚慰遠懷然聞哀慟之狀苦辛之態所謂雖鬼神聞之當亦下泣者也傷悴之餘乃復念及鄙薄辱貺書禮并序語錄情義懇切而辭旨高遠愧非予之所敢

當耳此道不明講說過多者害之也而惟時乃能於力行中見之則斯學當不再顯乎考滿又為新例所止枉辱多貺耳此間章宣之王貞立復來相聚舊學果增卓立甚慰鄙懷聞部引尚未取想會晤亦不遠也

答楊允之書

久別甚為懷思辱專使齎書葛足荷記憶之雅且喜雖相別而能相信慨然以聖賢自砥礪則行業之日茂可由知已甚慰大抵此道在人如衣裳飲食然不可使其暫服而或失體暫飡而或枵腹也古人所以無終食之間違仁者良有以也考滿事又為新例所阻遠勞使者跋涉千里長江感嘆何限

便遂草草布意殊不盡懷

答汪伯重書

遠辱千里遣价齎書墨紬布之貺具悉雅厚至意且覽書益知造詣高遠非復往日鶯峯中人矣甚慰甚慰但云終未有洒落處將其念尚他有所牽滯者乎有則自觀其根而斷之便到不攺其樂境界也更上一步恐亦在此如何

答陳子器書

前書計入覽令兄子明墓銘望改正後入石此事吾子器與舉之可以觀近日之所造矣事先望與子發切磋為曾氏之學子發高材敏慱毋令止為一詩文人耳乃尤見子器之能

友也此間章宣之王貞立易伯源張淳夫諸友果皆勵志堅定則子器兄弟不可但已也見學敬允蘄諸友亦望以是告之匆遽不盡欲言情照幸甚

復柳士亨書

別來懷念同志如吾士亨者未嘗忘於寢食也近至南都得汪時容送到兩書并嘉貺深感相信之厚兼知邇來造詣堅定於斯文真有望也更冀充廣以求所謂慱厚載物者當見鳶魚飛躍於目前矣匆遽不盡欲言

答張仲完書

往歲遠辱江邊之送兼以雅作甚感即得來書足徵相信之厚至曰無可息肩之期者則有見之言也能乎此雖周公之終日乾乾又何不可學哉會試想不遠當一會晤以叙闊懷矣

答鄒廷俞書

遠辱記存多寄督錄為感如何緬惟旌賢剔蠹流澤西蜀乃復注意賓興庠後俊造以副　上意賢人君子所至之地不同於尋常如此枉詢迂腐豈有異說只此虛心好問雖守之終身他日以相天下可也況於一方乎

答陳虞山書

僕自筮仕時即知海內之士有好古樂善如吾虞山公者每

切懷仰特形夢寐第未獲躬侍道範而聆德教為恨耳邇又辱簡書銅章之愛登受殊增愧感小詩一張聊補前空然實請教也

答裴範中渠書

辱華翰佳貺具悉稚厚契誼友朋有此當非斯文之慶耶所問益身心切實學及急務除病四事甚善但除病即急務急務即實學實學即益身心也第其所謂病者他人不能知必自已將度受患深處先克治之其餘皆坦途矣如何

答余晦之書

得手書及諸作足知河東之政兼以所聞于道路者喜慰何

限蓋賢人君子所至之處地方便改觀爭光果然哉此土本
尭舜禹湯之墟而皐夔稷契伊尹傅說之鄉邦也足下振舉
如此豈惟今之士有益雖於古人爲之重榮鄙薄如予者亦
獲托名于久遠矣厚禮太過何以克堪諸作皆切實清新純粹
金石之文自當如是莫之能疵但以暇開卷爲命薄則豈予
所望於晦之者哉舊處不見有此詩賦覺之甚爲驚訝耳解
梁書院望亦留心振作既委虞守主管可謂得人矣其西有
王官書院焦尹亦嘗奮志更修如又其西有河中書院乃呂
九川所建者也若皆各選耆德碩士以爲院主如古山長之
徒俾之化導鄉人誘勸後學不止專習文字即虞夏休風可

復再覩矣焦尹亦嘗從予游蓋志士也不知可與虞守同委
分効其力否

答呂九川書

久違懷仰時形寢食簡書兩至皆已拜悉大抵此出必須以
得軍民之心爲主而禁科止征舉抜賢才乃禦虜之急務也他
可姑緩之矣同年諸公及同鄉劉公在彼渠皆有所依歸君
早晚不可不存問也

答夏方伯年兄書

執事往年於順德途中須臾會晤至今馳仰緬惟吾兄旬宣
六省足知弊獨之受賜也即者遠辱手教并與籍新書幣既

啓受益感記存使還謹此布謝

報崔後渠書

前日於宅上夜談極領教益其論四勿之仁好問之智甚爲
真切蓋天德王道全在於此鄙見亦嘗至此但不如是之精
切明澈也所示鄙人之過尤所敬服便當改此失且欲推類
以及其餘也矢不負斯名言矣昨爲西渠柳泉各大書數字
欲刻置基石已托之王太守矣西渠塋之東北隅已有一石
而未礱其催促完成在執事也字在李西年所其碑陰欲書
題辭數言并附上一請教若柳泉者則在執事及乃郎回京自
有處也西渠乃郎屢招不至薄意已附於苗世臣秀才矣風

雨阻于淇草草留此

再答戚掌科書

得揚生書足知近日造詣堅定喜慰何限所舉孟子數語甚
是但不知自得景象果何如耳所謂先功夫而後文藝者又
恐涉支離矣前者佳作欲辨註數處適有北行遂　質之事
於書籍數日已束裝當再寄也

答宗伯渭厓霍公書

在京多辱教愛僕性愚直凡言語文字之間信口胡說而吾
執事略不罪責其汪度如滄海乃僕尤言欲有容則其無知
甚矣且瀕濟江而無船吾部司官已先回矣執事乃獨徘徊

蹐涸區處竚立冊發而後返則其上以事君之忠下以處僚友之厚近時未多見也行與衣公嘆服感刻不已

答鄭維東書

維東之高行大材豈待觀省行錄而後知乎然觀此益為予心之所感也自古哲人直士率罹譏遭毀然即錄中專提宦族壹節豈非速禦之壹端邪士君子在天地間何必以黜自沮乎千萬無以此嬰心逍遙乎無愧怍之天以求天地鬼神之知區區俗論蚊虻視之可也錄宜藏之中笥以示後人勿遽不盡

答後渠崔公書

屢辱教愛感德不淺所云前二三書者皆未到郭丞申士之書則領之矣易象說恐過於執泥以大指氣者固未是以明指日者恐亦未然也春王正月多是削去前兩箇月以夏之正月紀起耳雖有漢以來曆書率是因春秋附會以扣筭不敢以為的也如何士子日繁而才力甚不勝任有教言望滿紙賜可也偶有小詩附上求教幸不吝

與滁州林太守書

彝卿足下近解州耿張兩生來始知其伴任泰者殤死於滁多辱愛及泰義民也僕至江南十年矣解州者民士大每年必釀錢津遣任泰渡江問安于我今次至滁未渡江而死傷何如之泰常依于監生王光祖之家光祖每有幹必托泰泰往來江南十數次道不拾遺言必忠信行不愧獨難得之士今不幸至此能不一訪之乎且光祖與此耿生亦令光之門人也可知泰矣萬望與一脚力或騾驢送至汴梁幸幸

與謝應午書

在京不獲會晤曾留小書於侯經歷處矣即過直隸聞課士嚴容接擢允當人心悅服甚慰客懷但按臨一郡凡屬州縣正官皆以印隨去若小縣缺官去處倉庫獄囚未免失守必先責委得人方可令其離任不識如何且於縉紳往來道路者不便也廣平丘同知乎在解州時嘗從予學其人涵養醇

正謹信溫厚則固令子游者之箴明也樂善君子豈不欲聞之乎廣平接至官回便草草附懷皆據近所見無所出於人者惟情照勿訝

答仇文實書

京師會晤不久而文實向道慕古之心即令人懷思不已得簡書珍帕之寄益感雅厚人回小書扇領絹將敬不具

與石泉都憲書

昨邠州書到多感多荷近得本縣送看府帖云執事准令兩司會議欲將本縣窄短府館為僕改建涇野書院講授生徒即令呂新管掌此其過為推待作興士類之意極為至厚但

此地前因易换官廳地基事生已令吕新退换不敢為業令復如此是名不取而實取即贪曰欲之而必為之辭者也因排生之自待亦豈吾執事暨諸君子愛人以德之意乎已令吕新具状本縣告免千萬停止且各處書院近為言者欲行拆毁而賤號乃敢身自當之兼令子弟輩掌管以圖日後之利耶千萬停止又中部劉都憲及其子姪主事佐郎中仕鴻臚儆為京官時有司撥糧存起未免有情其後相繼彫謝而仕尚在配所未還聞其家被讐人告發省城一時監追實難逕辨若寄在本府本縣監追如何當其法自有公道不敢言也又三原泰叅政偳者亦守正不阿之士近其乃配夫人之

殁其子貧不能具一槨亦望分付縣吏一拯助之令得早與叅政合葬亦義事也執事素敦道義今且風化西土因併及之

荅李端甫書

到郡未久聲政載路賢者易於為邦固如此乎魏子宜已西行矣所云其量一節果中其病於端甫恐亦當留念也嘉簡過於自智知賢益懋循良矣米酒諸貺已切感厚乃又益紗段二幣過矣使還草草附謝

與應元素書

疊辱寄簡書嘉作暨受莊誦受益良多第以南北奔馳歲無停駕於吾兄處懷仰雖切而裁問殊踈罪過奈何惟吾兄政可經濟而學其華藻乃不偶為時輩短所屈在相知罔不嘆息想亦不久林石也

與内濱初公書

春中得報甚為驚訝凡與知已罔不嘆惜蓋直躬而行既有所忤勢必至此知執事必以理命自遣不介懷也河東事近余晦之又一振作於執事往日政教之善又一光也數月曾有書附滇中承差想未到乎田宗啇回草草附訊

再荅晦之道長書

前書計入覽文稿序轉求銀臺林懋易先生渠以其乃尊亦

此號也又泛其禮執事如欲求費司成他相知者可寄書來當之閒蓋執事與予既有此義若為之序未免稱賛他人不知者反以為比周矣恭審振舉河東政教豈惟鄙人之幸其地方受賜亦多矣王官書院記一首蓋焦尹所求者因敬附覽塾學記中以年為恊謀年固可與之人也王氏家藏集序恐稱許太過且執事為其屬官亦須酌言也如何如何

荅戴時化工部書

往在京多辱雅厚草宣之到具悉相愛至情近簡益篤意鄙人何以克當胡公所寄書及與西玄者俱收領矣徐中政務清簡相益力於斯道也外小書刻寄意

答葉地哲子大書

久別何勝懷思疊辱簡書佳貺益深荷感緬惟遭困處險百千萬狀人所不堪若處之坦然乃真學問也大抵窮通有數遲速有命雖他日處大顯之時亦若今日處大蹇之地通為一理斯其妙也僕嘗躬自為之故敢以告道厚耳如何如何

答顧雍里提學書

過汴極辱雅厚方切荷仰遹復辱差人槨東迎至磁州此其情意殘如南省之舊益令人懷感不已也第其中以賀字見奬頗于孤臣孽子不似耳薄劣叨洪恩久矣一旦離去君父長往山林不無瞻戀之意且自省愆不暇也

答可泉中丞書

比來滿望會晤叙闊懷不料吾執事尚未抵任甚悵然也前觀撫巡規約其處革官吏軍民之弊詳矣又以為雖多作樂府亦不妨也今見中州災傷未聞救民之政乃復東顧室家久而未至忍使流離滿填溝壑素日抗志千古今其所行乃與往日孜孜過門不入之禹不同何也將非循為樂府一誤邪抑以功勞懋大　聖主一見喜而遂自盈假邪宜乎往日吳中同年諸友有多口矣僕北行在即遲一月仁聲不聞中州倒懸當誰望乎

復李上貞年兄書

久違道範何勝馳仰緬惟林泉之遊子弟之教其樂無涯令器應元得給假稱觴後便促之北來庶使年弟不失信於人耶吾年兄之遠教我矣必不使應元濡滯膝下馳騖人事以誤彼之正業也千千萬萬

答可泉書

前戴主事人回曾附謝柬想已達也茲復辱西玄集并古樂府之寄益切感敎但樂府大逼漢人語古雅工緻何也吾執事方在撫恤煢獨之時而乃有此作將不左於用心乎故予嘗謂與其在上者有古人之詩不若在下者有今民之謡也義切骨肉語不覺大戇耳如何如何

答王檗谷中丞書

辱遣令器伯止枉顧蕉陽華翰良醞僕得見芝子如見其父數年睽違馳慕之懷亦少慰矣醉酒飽德又何言哉乃又云選勝結第讀書求益可謂今之伯玉君子者乎行當以為師法也但恐吾兄抱經濟之材棲遲山林又不能遂其願耳而公亦不可在江湖而忘廊廟也

答胡甬之書

恭喜得令松陽而以為官卑苟使仁惠及於煢獨而循良政成雖公卿奚讓焉吾見其志之必堅行之必果也

寄西亭旋聘之書

又遠遊匏何勝馳仰王秀卿過此又辱寄聲甚切愧荷緬惟
吾兄迪仁復義確守六經之舊士林傾仰不日徵置卿相寀
甬天下可懸知也秀卿回謹此附訊

答東橋司冦書

恭喜發拜會晤不遠矣所諭中庸中和之説甚當若浚川公
者之論未免陷於性惡之偏矣但吾執事既勸人以容物之
義又恐其怒也令僕解之既謂巡撫不能送曆又欲僕言諸
新來諸公則於未發之中以及中節之和不能皆合宜浚川
公若是言也如何如何據按奉復請教蓋餘俟面質

復允齋奉常書

當此大事之時慎而後舉明而後行誠吾執事臨事而懼之
盛心也但喪祭皆　朝廷大事不期而遇於一時將孰廢乎
部中文移督承衆論之公禮所謂緣人情義起者也得
旨而後行將不無後時乎渭厓公有此論僕意亦與合遂有
昨議惟吾執事裁之

答韓汝器書

去冬辱枉路顧我甚為簡慢玆復辱遣人遠惠簡書遂議數
條兼以絨褐羊禮足感雅厚其所論重守令遴選官以來豪
傑嚴清勾廣召募以審主客查侵欺稽隱以戒因循者此誠
備兵之急務也至若柚丁遴走兵之事予亦心有疑焉司馬

君實所論刺義勇之非者將無似之乎軍士不戀邊必有其
故食不足兵恐失其方足下身任此責不可不熟計而預處
之也如何如何使還謹此附謝

答崔洹野書

在京甚辱教愛不但往所謂聞所未聞也洹野厚至前途便
轉寄不敢誤惟是許弟一作不知何日可慰鄙望耳南缺如
不得亦且息念恐不日起拜也蓋中外人所共望耳謝應午
嘗從僕遊于南都其人志向篤慤博學明敏又美文物數進
謁請益可勿他辭前吏想已告之矣李伯華古書令馬彤抄
寄幸幸

答王良輔書

遠辱簡書紬繹且以告別雅意篤厚知感不盡此行鴻才積
學定中高選素志將大行矣然或一就秋試魁元之擢知不
讓他人也所云翰林相識之人良輔又何必掛念哉北泉精
舍之言將又忘之邪蓋僕自去年一出　國門凡諸縉紳即
息交絕遊矣況翰林之近侍者乎雖有一二相識義亦不可
告也惟良輔相信之深凡前者之言必有諸已斯慰遠懷耳

復魏少穎書

遠辱遣使寄惠華翰兼以酒果米牢多感雅厚所問文集自
去秋別後寒家老少多患疾病至今方就痊愈一年之内手

未枯筆目未覿書而鄙藁因多散落今辱問及愕駭失措乃于群書先檢得序文二冊暇中望一挍勘若惠一名序尤出望外餘藁不日檢出專人封識走送

復洪洋趙中丞書

西人一聞明德君子撫茲全陜不勝欣躍邇者下車未久崇寬簡罷誅求息煩擾戢貪殘西人真慰雲霓之望矣忝與交遊喜慰何限益知其後益充是道而不渝也方圖具賀以山林之人未能遽行乃輒辱簡書羊幣之貺登受又增愧感使還謹此布謝

荅渭厓霍公小帖

生平日以公為可人也今此蹤如此可謂阿私所好不知人之甚矣　聖主聰明睿智足可追復堯舜乃公所欽奈二人掩蔽行私引進匪人至今令黃河以南大江以北僵尸數千里鬻子女不直百數錢危亂至此公寵信重臣不能上告
聖主乃欲黨一亡姦歸炎涼于鄉里良民此何故也然則一二十年百姓無告受害非公而誰公多學有志一變而為正人有何不可

荅子從書

辱差人送足感但汝器子珍昝破格出別于南門外乃來人云子從懼泥雨而止甚為悵惘且吾子從常過加禮於真定亦嘗出北門為別今豈以予之遠山而薄邪子從必不其然且予雖不及程氏子從又寧肯讓立雪二氏者乎乃於泥雨有辭為夫既相知之後又焉用手本似非待山人之意使予不能無疑焉將無尚有所云乙未進士之意乎夜中談可謂罄出鄙衷矣願子從見道勿見官也數云為俗士累欲去者正坐見官之病乎西谷不能漠然于高賢附此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南京禮部右侍郎致仕前國子監祭酒翰林修撰兼經筵講官修國史高陵呂柟撰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門人建德徐紳海寧吳遵彭澤陶欽皐編刻

墓誌銘

馬母李氏墓誌銘

馬母姓李氏雲岩先生三原馬公之次室吾友伯循理之母
理登著文行應弘治十一年省春秋第一舉人十五年柟卒
業太學同舍居四年十八年冬十一月同歸省行邯鄲而馬
母訃至伯循驚怖僵冷移時而蘇已行泣語柟於彰德路曰
吾母未逮事吾王父母每當忌辰哭之哀其相母君劉貞恭

必齋戒恥世俗婦女不時相問遺不饁不出閫不有故不至
外家閫身能勤儉當病不廢紡績其有羨貲藏以待之成化
末年歲大凶人相食母出所藏以給日用予家得以全田疇
室宇且拓於其舊吾父嗜詩禮賓朋生徒訪而至者日不絕
踵母每儲不時之需以當其意其慈吾輩恐其讀書不一也
服飲必親之侍膝下則諭以嘉言嘉行而誘之學吾父為鄉
大賓深衣冠皆其手製其他帷縠衫著冠襟巾襪履倍常履
因指所著布履曰此履近將十年矣而未綻裂性嚴重見諸
婦多言笑者必斥之諸婦莫敢不惕嗚呼理不能狀矣歸將
修葬事子為母誌之柟歛泣而諸曰此皆柟之宿聞而以訓
其內者也至淇柟以事留洪句餘葬落淇邸至家伯循貧不
克葬有俟於二麥之登乃又狀曰母垂沒舅氏來問已一纊
布曰女婦平日不私假與舅氏所知也今豈以病且死而忽
移其心哉舅氏嘆息而去沒之日學語之穉行坐啼失聲吾
父及母君哭之病柟撫床理前葬而嘆曰姆氏之學廢久矣
若馬母也苟非天資之美則必有所學之也伯循自謂粗知
禮義固父師之教亦母之力然柟與伯循交最厚其賢信乎
自於此也誕於正統十四年己巳夏五月四日卒於弘治十
八年冬十月十有八日享年五十八子男三理珊琇女一御
理娶姜生男希古希一女淑潔珊娶李琇未娶御適袁氏嫡

長男璠娶袁氏生女淑靜嫡長女昭適王氏皆字之厚欲筵
正德元年六月十二日葬於先塋之次銘曰　嵯峨之堂清
谷之陽友人馬伯循有居曰綺埜左西北行一二里葬其母
其德當於斯山而高斯水而長

劉母徐氏墓誌銘

邠州舉人劉澄之母徐氏卒澄自爲狀遣弟清請予銘澄之
賢予故知之于吾友馬理而又嘗識澄于南師按狀且非誣
也乃志之曰徐幽之著姓陝州學正味道君璽之配也徐自
歸味道君善事姑舅祗若意命及姑疾不違左右晝夜罔懈
姑疾革握其手曰吾已矣顧無以貽女惟願女他日得若孫

之婦皆如女耳徐揮涕籲天請以身代姑死哀毀骨立鄉黨稱焉嘗逮事大姑若事姑也又嘗逮事曾大姑亦若事大姑也及其遭祭薦羞必先事處之不敢易也初味道君之遊郡庠也每鷄鳴必促起之曰妾聞爲學如撑逆舟力少緩不進且退矣味道君乃力究小戴禮記獲領成化乙酉鄉書後以年例授河南陝州學正他日歸邠謂其子澄曰昔吾之教陝州也多達其材能而監丞陳雲逵給事中張九功尤著人皆謂余之績當是時也微女毋勸道之勤吾乃且倦矣成化末米斗銀伍錢家蓄米數百石人謂味道君糶可射利拾倍徐乃力贊味道君貸于貧者俟豊歲焉歛之救人死而亦未嘗

寡利也時一貸者常與長子洪有隙洪白當弗與徐曰仇而勿與禍且至矣乃倍他人與之且令食之其人曰吾妻女昨奪吾食吾極之幾死在此舍意弗獲償以死圖之今若茲惠出望外遂涕泣而去越二日其人妻女果斃人言徐勤儉立家當非其脩之羨耶徐生三子孟曰洪年四十一而死仲即澄應弘治乙卯舉人季曰清業農洪娶季氏生男三澄娶林氏生男四清娶程氏生男一女一爲州人程翱妻徐生宣德甲寅四月十八日卒正德庚午十二月二十一日得壽七十有七歲卒之明年辛未七月二十五日葬于邠之大王城下新兆也銘曰　劉澄毋徐孝且慈没而葬之豳山陲

文林郎高陵縣知縣李君墓誌銘

余嘗稱吾邑侯李子實有五德焉思親老而篤交友久而不衰臨政勤而詳接下惠而察處用儉而有度人謂當終綏我高陵也比吾應命入京未數月侯乃不甘于部民之言飄然掛冠即歸矣比吾再病還山聞侯又不祿矣嗚呼侯有此哉然而其僚猶有存者謂余曰侯之去也與我與部民對理于上官孰與我山林對經籍也縱無愧於心與我折足伸直于一日孰與我逍遙飲酒以避世耶當是時也侯若在公道自明萬萬無恙侯乃捨其細而求其大侯不可得侯初習禮記中山西十九名舉人得教諭吾省之寶鷄弘治乙卯雲貴布政

聞侯學行聘典禮記文衡是科雲貴稱得人焉後又教授吾省之鳳翔正德丙寅河南布政聞侯學行聘典五經文衡是科河南又稱得人焉乃自是陟尹吾高陵在寶鷄時提學副使楊公巡撫都御史李公皆以勤教孝行移文獎侯在高陵縣時巡按御史周君總制都御史張君皆以操守有爲移文獎侯然侯自實難嘗丁毋劉氏憂服闋陞申王府教授轉伴讀伴讀而後教授鳳翔也在伴讀授勅命進階登仕郎嗚呼豈可得哉侯諱珣字子實世爲山西霍州人高祖諱甫祖厰不仕父諱配劉氏實生侯及其弟忠諱年三十歲卒時劉年甫二十五也卝貧守志撫君于有成幾榮旌表貞節而卒侯

配郭氏生子男四八長綿芳室馮氏次續芳室張氏次綽芳
室張氏次纘芳室龎氏纘芳年十六没女一鶴齡適邵人史
直孫男三汪涵渭女二阿芸阿蘩侯生于景泰六年七月十
六日卒于正德八年十月十四日得年五十有九歳綿芳將
卜正德九年十月日葬侯于霍北清石灣之原以附祖塋遣
人千里索銘嗚呼余受侯之知甚其可辭銘曰　氶水之陽
霍山之堂我侯攸成有教有政克裕克光聲斯洋洋後世所
瞻望

資善大夫南京戸部尚書正誼先生雍公墓誌銘

公諱泰字世隆别號正誼菴陜西咸寧縣常寧里人也先應
天句容縣人高祖太名生子安洪武初子安從戎西伐編今
籍生淸淸生鑑字明甫號逸齋封文林郎山西道監察御史
配王氏封孺人頻育夜夢神授白蓮一莖月生公孩孺即敦
敏不譁八年而事塾師輒越諸兒十三年選弁府學十九年
鄉舉成化己丑進士明年出知吳縣吳濱湖湖漲淪田數百
畝頃先尹咸欲防湖輒沮於富室公至作堤富室猶訟於太
守公立笞之一百期月而堤成雨暘蓄洩吳到於今賴之曰
雍公堤夫有妾死妾父訟夫家殺吾女兩月歷尸湖中石下
召訊夫夫曰妾逃兩月跡求無效妾父脅財始知死所公使
視尸死當近日乃訊父曰夫夫家殺汝女汝安知匿女于石
下此又豈兩月尸耶必非汝眞女汝假他以勾賂耳一拷而
信同年進士過吳說求衣裯不答寮勸之公曰余爲吳人父
母剝其子以賂友於友何厚于子何薄吳人無大小稱青天
焉于是巡撫都御史畢公奏曰吳縣知縣事上不阿諛臨下
寬而敬剖決如流官叉來貲不行吏畏民懷上考甲辰詔擢
爲御史吳俗令行皆饋樓船饋公公不受民涕泣固饋乃駕
至張家灣還之吳人歌曰時苗留犢雍公返舟旣守御史彈
射不憚高明褒揚不遺卑遠時威寧伯王公典院事語親舊
曰棘避驄馬御史也初巡南城四城咸求析訟公曰去有主
者民崩首不去他官不辯也公爲折之于是豪右歛跡聲震

京師巡關居庸紫荆七民讋服嚴笞棃盜後有首得遺驢者
訊之乃前盜官棃者也兩淮巡鹽且滿巡撫都御史以公力
遏權要商民咸悅復奏留一年初公至淮皂丁貧而鰥者幾
二千人比及二年具與完室旣去淮南人詠曰客邊檢囊渾
無硯海上遺民盡有家又曰了却四千兒女願春風觧纜去
朝天云己亥陞鳳陽知府未到丁逸齋君憂服闋改南陽
唐王奏取民田千頃命下按察勘給公力報不從奏曰民去
王誰與守得准汝寧知府及千戸準相惡各奏逮至千人累
年未判撫按下公三日而決甲辰司馬于公總制北邊辟公
山西兵備副使公至大同汰侵漁振頹慢盾墩堡制兵車以

禦胡胡自公至下敢褻邊千戶韋英誣收諜逆百人千公會
鎮守巡撫將坐實以聞公曰人命至重惡可輕舉若出誣收
可謂賞一奸殺百良疑讞乎于公悟從之至京果得誣殺英
百人俱免于是于公有疑滯召質決期年陞山西按察使或
謂大宰李公曰雍若何以驟耶李曰雍廉使風力無雙可以
諸人遇之乎于是山西獄無冤紓綱紀肅然公乃為一天白
日遍地清霜之詩有訟其子失養者公垂涕泣諭子曰爾由
繈褓何所食得至今日乃不顧父毋之養私其妻子罪當誅
其父復號泣乞原曰愚民老且死僅有此兒一時感怒不知
至此公始釋之曰慎勿又犯乃卒為孝子太原知府尹珎出

遇公于途前騶緩避公召數珎珎起抖擻衣上汚曰此豈失
朝耶公曰汝毀裂
朝廷体統猶敢假為悖言非罪耶笞珎珎訴于
朝誣以人命諸事遂收公錦衣獄無證猶三月而後免左遷
湖廣參政湖民被誣為強盜者七八人歷多官不解御史下
公勘卽得誣狀盡釋之七人皆圖公像祀于家武昌知府王
達貪虐而喜媚權要當述職自布政按察率與上考公艴然
曰泰敢黨達以負國耶獨注曰上官畏其暴下民被其虐諸
公皺色後達卒黜辛亥陞浙江右布政使大宰屠公家叔甯
販私鹽鄉人效尤幾至千輩盜竊橫行公先收者人抵罪諸

寮咸諫公曰此等為屠公禍屠公豈知禁此當非大助耶如
其知也宥屠公情宥
朝廷法諸寮慚退既而丁王孺人憂未闋吏部擬為山東左
布政使固辭不起已未　詔起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疏
辭不允居宣府二年諸所奏議咸當時務士民祇畏邊陲宴
安士無室者授兩淮例來訢公復與完聚千人參將李傑不
法部下狀公公將參奏李跪堂前說乞受責以圖自新公遽
信曰此亦軍法也令縛下大杖擊之三軍股慄初李之屈也
策公必原既乃譖公于時相暨科道時相有戚黨科道有稔
習公遂以擅打將官劾罷乃日居常曲別墅不涉城市

泰簡王出入温泉駕過常曲欵語移時留詩云寄與山東謝
安石莫因高卧負蒼生正德丁卯言官潘鐸諸人交薦公有
敢死之節克亂之才　詔復起公為左副都御史董操江疊
疏固辭弗允時宦官劉瑾用事卿佐遷除率賂行謝鄉人喩
公公曰進退在天若奈我何未幾陞南京戶部尚書又不謝
遂令致仕罰輸米千石速者有司促輸宣府潘鐸諸人及前
吏部尚書馬公文升兵部尚書劉公大夏數十人皆以辟公
罰米有差公自是復居常曲旦夕焚香危坐食既則栽蔬撫
竹徐步畝畝或休諸樹下或濯清泉撫景吟詠于是田父羽
流皆得與公談稼穡講鬼神公亦或自謂與鬼神通後進或

少之嗚呼非公將有沮于人使其志不獲盡行極于此而言
耶抑其自信之篤人莫之知至于此而言耶甲戌公年八十
族人及鄉大夫請公入城稱壽公至顏兒齒日烱烱射人咸謂
遐筭當越百度乃十二月二十七日卒卒時榻下若霆震數
聲故胡君謂公平生英雄不平之氣如此也訃聞
天子復悼賜葬祭先是禮部復　奏曰雍泰才明剛斷旣廢
復起操行淸介至老不渝先是雖嘗被劾革職但平生大節
非與世浮沉者可倫當時以爲確論初公善事二親蚤年苦
學至廢寢食王孺人懼其疾也屢抑之公曰不若是恐辱吾
親及逸齋君王孺人歿哀悴浮禮蔬素皆三年同學介菴李

君錦愽學復道名通天下選公而友比公五試禮部不第勸
公仕公曰易不云乎行而未成君子弗用也他日李遣家夔
召公稽疑公曰凱風聖善羌典烝烝獨不可耶李未心允公
策驢長往曰非吾友也李徒行隨五里公坐驢上不顧李挽
驢曰命之矣公始降別奉身儉素雖貴賓至肉味止一二品
位晉司徒猶未製緋衣頻沒而後家人製之以歛不義之餽
一無所受人亦不敢私賂進士歸省鄉人遺以束薪使遣還
有友詰之公曰昔伊尹非其義也一芥不以取人如之何方
仕而先貪也未幾巡撫王公會公語曰前辟人不勝厥職後
不敢辟人矣公曰寧教人欺公莫教公欺君豈可因此而怠

進賢之道王公退語三司大夫曰雍進士能識大体他日樹
立非我輩所及後又退住韋曲陝大夫守令苟非所合不與
相見鄉士或從之遊者公遭過必稱名而命之不假辭色至
族黨有犯必告有司曰甲是乙非幸無爲雍某屈法故家人
亦或怨其少愛也有司嘗獲礦盜盜誣引三川人千餘家有
司遣卒擒捕卒因取財以爲收放汙及人婦女有司莫止也
公使家衆捕卒數十人皆殺渠魁二人送其餘于臬司于是
三川人依公如父母則公自縣至司徒旋守而去其所不見
之志可由據也所著有　奏議藁五卷正誼菴詩集六卷皆
其意焉并兄弟三人公爲長配宋氏踰年卒贈孺人繼配馬

氏封孺人有內德生子男四俱殤女二長嫁侍郎邠公簡之
子知州對亭次嫁教授田君寶之子典樂大有馬孺人以四
男之殤也勸公禮娶王氏爲二室生子二亦具殤女二長嫁
咸寧縣學生郭桐次卽胡君之子價妻也馬孺人先公五年
卒王亦先公歿乃再娶令廖氏主男子一人亦殤公卒之明
年宗人及鄉大夫始定其弟之子某爲嗣卜丁丑年夏五月
十日葬公韋曲樊川之陽祖塋以附二孺人銘曰　維五月甲
申公卽窆于樊陽河華咸震四國齊悲曰天胡不憖遺我老
弼輔天子以種德于蒼生乃終不究爾道乃復鮮世有男弗
壽無女不臧胡天不知而憒茲兮我老豈厚躬恤　國家殘

有用志幼壯耄耋稱道不改如山如鑒如金如弦如雨如雲
如鳳鳥之革厥止定哉
皇祖舊景命作材維經誕我西土哲人寔繁景公出於真寧
張鶚菴發于富平李介菴拔于長安王黯菴生于河州端毅
太師起于三原五君子者忠勤太常澤被方夏風流來裔克
光于旦奭呂張則西士之傑然也者公之儔與或曰汲黯直
而信中曆嘉剛而斷公孫僑惠而不側孔戡威而則而公又
衆之也嗟余小子零丁在疚思孝先人惟式是鄉之前修矧
由總丱私淑懿德苴経銘石厥心詠哉厥有紕漏胡足道哉
嗚呼有日在天有河在地公云鬼神應並明而同流也嗣子
昭爾閭永康吉

明奉政大夫雲南武定府同知龍灣先生高公墓誌銘

曰嗚呼吾師龍灣先生乃止此耶昔者柟欲先生小則督學
作一方士大則司成均教育海内英材今乃於武定止耶昔
者柟秀才時與先生約一日仕必謁先生於瀘豈期雖仕而
在官未久病卧南山前後十二年夙志未償而先生乃有此
耶嗚呼痛哉柟十二而入縣庠十三而先生來署高陵教諭
當是時柟家未有知也逐諸童生習白談或蕩或孩孺于戲
狀先生曰柟也亦若此乎乃策使與傷等生群傷等生業熟
而行習乃俾柟努力日夜追勿敢後也先生教人作三冊六
德六行爲上冊冠婚喪祭鄉飲鄉射鄉相見禮爲中冊不能
爲下冊生有一從焉籍上冊中冊曰慎毋以此自止生有一
不從焉籍下冊曰均人也若何不能上冊籍既久而諸學生
數多免其下冊籍先生夜五鼓興燈燭下課所限業有一生
竊斷椅縧先生坐幾跌仆乃强起懸弟曰吾發作豈禍爾諸
生者哉諸學生皆泣下求究瑱生而黜之先生曰姑勿問將
吾教猶未入此人乎于是懦者振其志暴者消其悍愚者發
其業敏者考其才朴實者遂其德高陵之士郁郁乎有可觀
者矣當是特相繼督學者邃庵楊先生虎谷王先生皆曰高
先生雖以教全陝士有餘也厥後先生秩滿而去諸學生猶

多守其規志士又滋奮思而高明詣其以科名顯者進士二
人焉舉於鄉者五人焉皆先生所作士乃去而遺績于他人
者而先生止以自考于部得第一同知武定府云是在弘治
十三年後二十年爲鄉人王顯之雲南按察副使能詳武定
事武定爽方士人爲知府難與僚也先生乎以結其心信以
孚其向禮讓廉潔以化其暴既久怡怡如兄弟處遣其諸子
從先生學故武定雖僰傜阿剽難治之地而先生處之如樹
柳也于是上官賢先生委署楚雄府事楚雄即以治如武定
矣是時武定之南甸石舊元誅三縣民尚有逃食楚雄不返
者先生乃招來于庭曰爾輩非吾武定赤子乎爾父祖墳墓

汝在然譽定今且豐上官亦不汝棘秋穫後可使歸及期而三縣吏民報復業民者種種任也孟家酋長思祿侵虐地方屡撫屡叛朝廷且有南顧憂鎮巡諸 公遴官往治得先生焉先生鄉屬眾入其阻思祿陳兵出迓先生曰爾輩爲驁若此不思有大皇帝邪汝若退歸地廣幾長有守土不然大兵至悔何及我此來真爾改禍時也思祿指天感恩乃渡江而返侵地貢象馬方物 朝廷差人賜先生紵絲衣一襲寶鈔五百撫按宴先生于會省大侯州土官兄弟相戕毒地方上官復委先

生往先生與陳倫理之故禍福之實大侯兄弟悅如初然孟密大侯地方瘴癘從常百餘人病其不起者五六人矣而先生獨無恙常指心自言曰得非此中不欺乎又嘗勘尋甸十年之獄賑順寧一郡之饑清蒙化楚雄金齒洱海之兵靡不殫心致材而獲夷人心古之忠信可行於蠻貊則先生其人也而柟言教人事世可勿疑矣先生生而秀竦端重立稠人中不言而人自異之五歲時與郡兒夏戲江邊先生吸水而歸以濯母背熱人訝之即稱爲扇枕兒行也及長事父母疾晝夜不懈比卒哀毀幾不能全其喪大事一遵先王禮所配劉宜人者郡耆朝縉公女也實能順先生而克助于內宜人既歿先生乃號半竹山人以自固遂獨居以終身則夫高陵之教雲南之政豈偶然哉先生諱濤字宗伊龍灣其別號也又號鈍菴中弘治己酉鄉舉其先江西清江縣人高祖諱均祥元末避兵于瀘遂占籍焉曾祖允文不仕祖諰亦不仕娶楊氏生先生及伯子僅云先生生某年月日距卒正德辛巳年五月日壽七十有三歲劉宜人卒正德壬申月日壽若干歲蓋先先生卒十年也子男二長鵬雲娶某氏次鵬先娶某氏皆嘗事舉子業而恭雅慈良猶有先生之餘風焉孫男子六人曰夔郡庠生幼名陝鵬雲生之高陵者也此其人或能發先生之志乎曰龍曰契曰與曰垂孫女二茲嘉靖 年月

日鵬雲將合葬先生劉宜人于會龍山祖塋之次鵬雲又以顯之狀來撏柟筆輙泱三日而後能叙之嗚呼先生躬備衆行而不自有身通五經六藝群史以及天文地理醫卜筴書而嘗若無當其志豈柟之所能述哉今其家所藏楚游藁鈍菴集或可畧見其槩云 銘曰峨峨蔡冡江漢斯發山有奇精水有神明聚爲英靈夫子攸挺聰而能富哲哉其揭胡瑗在蘇劉恕在越經學攸明夷俗歡浹歸釣瀘江春風秋月百千萬世年厥聲不竭

邢母駱氏墓誌銘

定州知州咸寧邢野亭之母駱氏卒翰林修撰呂柟采定州

之次舉人張嵩狀誌之曰駱臨潼故處士順之女年十九歲
次室於故戶部侍郎邢公簡云初邢公以甲戌進士授刑部
主事俸入猶薄駱半事紡績不異尋常人婦及邢公守真定
參政浙江尹順天府爲南京大理卿爲少司徒官滋崇秩滋
厚而駱自奉惟廉錦繡珍寶未嘗重御所至僚屬婦餽以爲
難在順天時僚屬婦問以饋物乃謂之曰我君子也無妄取
爾諸君子所知也此何爲者哉還之鄉人派往順天者被逐
于主欲役門下邢公憐之殆乞也駱曰此不忠兒可勿許尋
果再逐於他主邢公卒于侍郎乃舁柩還咸寧舊廬已爲諸
族人有矣駱義不力取別出貲市物以居隣婦羅凶悍人多

若之駱每善誘之曰男子而悍人猶恥之婦人而悍其恥若
何羅卒向理不悍人言邢公鴻材懿德顯著天順成化之間
爲時名卿而駱諳曉古今中多裨補此或其然也誨二子讀
書夙夜興寢必繩以期及定州判荊州府詳戒以居官之術
且舉書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語之定州由是不數年樹聲
荊州也子二定州娶南京戶部尚書咸寧雍公泰女生男二
曰鎔曰金次謙亨國子生娶張氏生男曰鎮女曰福女女一
適陝西都指揮僉事胥梁封淑人駱生於正統八年二月九
日卒於正德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壽六十有七歲是以正
德五年庚午十二月厝木塔里附邢公壙是宜有銘　銘曰

富如其貧貴如其賤貞如慈如婦如北囏如附司徒公寔永康吉

大學生趙君暨配王氏墓誌銘

君姓趙氏諱璿字宗順別號渭濱高陵奉政里人也世居陽
陵原當涇渭之間又謂之梁村自君之父及君之兄弟賈鹽
江淮家累千金爲邑鉅姓乃三世而攻儒業雅敦詩書故梁
村因君家顯故邑人凡言必曰梁村趙氏曾祖子安祖真俱
躬稼不仕父寬娶李氏生君君受性英敏遭父之喪哀毀踰
禮比葬結廬墓側朝夕哭奠少受學于馬教諭既而爲吾邑庠
弟子負溫恭自牧謹言率履且復材華駿發一時宿儒咸推
先不敢與並獨從兄諒恕二君與齊名時以其難兄弟也號

三趙云君試于董學者多居首選否則讓一人也三則鮮矣
及于御史六試皆不第乃君曰吾文辭之不修吾不第吾尤
吾修其文辭矣而不第是命也吾將累年月以從歲貢士去
也吾不能孰與我從例貢士去以即解身爾也與我跼蹐于
州若縣之間以折腰屈膝于人孰與我徜徉涇渭之間樂以
終身也乃從例貢士入胄監輒復飄飄然歸不仕矣遂過汴
入淮渡江入吳越以視兄弟之賈因購古經奇書盈舟載還
乃大起書樓于渭干日居其中與沙鷗渚鷺汀鴈淺鳧以相
周旋而不舍也吾嘗從之坐談及唐可汗歷譎顛末吾不能
記也又嘗若曰夫人以百年爲期易盡也世之生七八十年

者亦鮮矣况百年乎唐人魅婷之詩有以也故乃厚于自奉
又或寄情詩酒聲苡之間亦自細之弗嬌也晚年復通醫藥
兼究黃芽之術然竟莫能就也涇野子曰乾坤不能不離坎
離坎離不得不歸乾坤而欲以一之是有天而無地矣其能
天乎故戊巳黄芽孔子不道也君生于正統八年正月二十
八日卒于正德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得年六十有六歲配王
氏有婦德先君而卒于弘治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壽則四十
一歲也乃繼配唐氏焉子男六文鉞室吳氏文鐩室劉氏文
鈙室張氏皆王出道保佛保唐出文鈇寵室朱氏出也女一
字賈氏亦唐出孫男四大定文鉞之子買定文鐩之子大兒
且且文鈙之子也孫女五箠正德六年二月二十日合王氏

葬于陽陵原祖塋之左　銘曰惟
帝在位六年惟正德辛未仲春壬寅惟穀孝子文鉞乃葬厥
考渭濵君暨毋王氏惟先塋昭位實惟陽陵原渭北千上罩
之用甎窆子子孫孫丕瞻紀無後難哉

奉議大夫金華府同知思菴先生薛公墓誌銘

正德三年春二月二十七日金華府同知渭南薛先生卒於
家柟友李錦以書報於京邸柟爲之悼痛焉冬十一月其子
乾操乃自其家持南參政劉所撰狀請銘柟嘆曰果哉先生
不復可得見矣先生生有異狀長大惟偉鬚髯修美腹有七
赤痣左膊一黑文字深入膚裏生五歲發讀書十一歲解屬
文賦詩稍長言動必稱古道則先設其景泰七年爲渭南學生
居止端嚴不同乎流俗鄉閭驚駭皆爲文章說理而華十六
七即應鄉試應鄉試者十有二次皆試於提學輙居上等試於
御史則皆不第也成化二年縣歲貢入太學太學生接其言
貌咸驚嘆至有曰關西復生横渠者先生由是名動京師矣
自太學歸二親相繼以沒先生跣足奔葬時大雪盈尺蕪酒
淺泥濘亦不知避迺後遂病脚氣值冬月輙發毋嗜韭毋殘
不忍食韭者終身也二十二年太宰尹公抜先生知山西之
應州　國朝多以進士舉人爲知州而先生以歲貢爲知州
太宰亦爲知先生已先生之治應也首勤民耕稼紡績時當

東作循察田野民艱於耕種者必貸之種子與牛民貧負租
及不能婚葬者皆與之處置特畜數十給之貧民令其孳息
爲養又務積蔬粟不三四歲粟至四萬餘石乾蔬萬餘斤尋
當饑饉應民免於死亡其既竄而復歸者劉僧兒下三百餘
家皆與衣食補葺其屋廬與處由是屬邑聞風復者沛然矣
又立義塚以瘞流民之死於道道不拾遺尤雅重學政數至
學舍切切爲言孔孟之旨故應人談至今不置也先是州南
山虎累爲民患先生祭之曰吾無虐政及民爾虎何居食吾
赤子旬日而虎殞於黎蕭家寨北暴水湧出於中田勢洶洶
若將溺人先生祭之曰是將役吾民乎吾惡在其爲民父毋

也痛自刻責忽暴水如鳴雷下浅人得不溺城秖爲妖民驚怖不能帖然先生祝神明秖死不爲妖州有井水黃且鹹不可人食一日變爲白水味甘其民以爲善政之應云故應人戴先生如父毋立生祠以報之時巡撫左公鈺葉公祺侯公恂皆深異先生疊薦於朝謂先生學行才術非止治區區郡邑已也乃弘治九年陞先生金華府同知東南學者如陳聰輩數十人皆摳衣趨門墻矣居金華二年致仕撰金華鄉賢祠志若干卷正德改元

聖上推恩天下得進階爲朝列大夫至是卒矣年七十四歲宣德十年三月二十八日乃其始生也初先生致仕家居以

事入長安柟獲遇先生於長安之開元寺因叩先生先生言蘭州軍周蕙者字廷芳躬行孝弟其學近於伊洛吾執弟子禮事之吾入大學時道經陜州陳雲逵忠信猶介凡事皆持敬遇之吾以爲友凡吾所以有今日者多此二人力也周年四十出求父四方死矣因泣下沾裳柟爲之感懐乃信先生之學異乎人也先生頗不理於鄉人口先生遇人無間人省解不即爲說道及至泣下人或不樂聽說亦不置又不善接引後學後學謁見忽忽爾待之兒子輩人由是或疵先生之不情也然柟謁先生者再四見先生年已七十日夜讀書不釋卷聽其論議皆可警策惰志則亦今日之博學好古者而後已者也豈可盡爲之疵哉先生常病禮記破碎紕亂非聖人所定經欲辯註成書沉潛者十餘年僅三易藁死矣又好靜坐思索凡有所得知横渠法即以劄記所著有思菴野録道學基統洙泗言學録爾雅便音田居百咏集歸來藁及演作定心性說諸書言多有裨於名教云父鑾以先生官贈應州知州毋王氏贈太宜人贈君生三子先生爲長次悦之次先之先生諱敬之字顯思別號思菴娶王氏没繼室以李氏李已聘於人其夫四十年亡在外不歸矣亦不再字人至是繼室先生也王出四子復心恒德謙光乾操操縣學廩膳生女四人孫男天錫天佑天昌秀明天麟天賜賜亦爲縣學廩

膳生年少而聰慧又善爲舉子業繼先生之志而大其門者或此子也擇正德四年某月日葬於韓馬里胡村先塋合王宜人之兆銘曰渭河之南華嶽之北思菴先生有贑其宅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墓誌銘

襄陵尹胡君墓誌銘

蓮塘先生胡君歿其子學生佑持進士王謳狀索銘予以憂病辭不獲謹再錄其狀而銘之狀曰君諱汝楫字良濟別號蓮塘先世應天溧陽人洪武初曾祖士夏以醫謫戍寧夏遂爲寧夏人正德庚午安化之變君奉其母太淑人入西安編咸寧縣曲里籍士真生惟號唐渠配酒氏惟生蓮號槐堂配

陳氏槐堂公生五子長汝礪號竹溪官至大司馬次即君次汝霖號桐岡衛學生汝明義官汝翼大學生竹溪公爲兵部侍郎時贈唐渠公爲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酒贈淑人槐堂公初封戶部主事累贈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陳封太淑人初槐堂公教竹溪公及生徒學獨委君以家務君乃隱屏誦讀書雖耕牧不輟後選爲衛學生槐堂公來試關中已而唐渠公病君與竹溪公晝夜身事不避穢汚仲父累病于賀蘭山後達城二百里君徒行往訊之至且危矣受命書遺言悉中仲父意及卒扶棺而歸遇烈風暴雨乃號天痛哭須臾霽喪得抵舍嘗應試關中道出三原渡渭半濟風浪洶湧舟下三十里舟人俱懼君籲天曰吾若有罪固當溺死或有一二願者停舟可也須臾水落得濟同試友人劉慶病傷寒殁任族皆避去君爲延醫問藥病尋愈乃與同歸後劉舉進士爲御史每以語諸人辛壬間竹溪公在戶部有瀕疾適君學于京師扶之不離側竹溪公灸數十處即與同灸以分痛乃又飲酒奕棋以安竹溪公乙卯歸領鄉薦會試禮部不第父執趙儒適卒于太學竹溪公爲治後事君護其喪至寧夏其家弗信也開棺示之其子始號泣而謝焉是時槐堂公已病君遂不解衣不入室與桐岡君日夜侍左右不知倦比歿哀毀逾常遵用朱子家禮夏之人多化之槐堂公受封家居爲鄉

約君盡條行之故槐堂禮俗三卷皆君手著云既登乙丑進士　上命爲侍郎慶陽韓公毋治葬留慶陽一年公餘惟治詩書士多從學令編脩劉泉御史楊朝鳳知縣張鵬舉人管律皆其徒也丁卯出知任丘抑權要杜請託舊尹凡遇生辰開宴受禮曰此貪汚者媒利耳且劬勞之月可稱賀耶獄有江西人犯死罪審獲生理輒出之戊辰春新城有訴人命于朝者連數百人累考無驗
天子命御史羅君往按羅委君君拘衆訊因曰此自縊死汝何誣衆衆伏不應君曰先毆後縊地必有灰命工掘之果然衆叩頭稱神明夏五月不雨齋沐行三十里取水鬲鵲潮井

移時大雨有近侍角下所過索取以百數任丘一無所予滹
沱怒令人來奪君即下之于獄懲旣而後釋之其類曰任丘
不可過矣已巳春大饑
朝廷命御史分查天下錢穀御史房君按部直隸委君以真
定諸邑君因行賑濟真定民甚賴之嘗獲盜數人錦衣校尉
某欲爲已績君弗與也後有校尉其從縣甬道入君又叱之
遂同以錢穀數事奏君以要賂而君方病足又聞桐岡訃乃
峻絶校尉不數日校尉勑收君下錦衣獄歷按無狀
天子赦出之是爲庚午春君方改選吏部一日大司馬王公
召君至則執其手問曰何錦何如君曰錦恃材而輕人問周

鼎曰鼎大而不學問丁廣曰年少後進勇力之士不足道也
問安化王君誕之曰老矣王公曰三子者挾王及矣君曰無
能爲也仇越若在可保無事又悉以河南諸將言之遂作平
西議以獻歸而焚其稿王公遂言之太監劉瑾欲擢君都御
史以平賊君固辭之後皆如君言遂改知襄陵雖號新之魄
不受襄陵素苦酒害君悉罷諸酒戶惟後廳造酒數甕以應
求者有誤入殺人者稱屈君捜得故刀訪諸市得屠人而以
刀訊之遂服誤入者免君之威惠方行辛未大朝乃著冠帶
閑住君遂奉太淑人歸西安杜門謝客究方脉考藥性人家
有疾皆親治之亦罔弗效又爲家政以誨子弟習儒書學

于四室時家口已八十餘皆待哺于君客有勸之別處者君
固謝之太淑人卒君哭泣無時水漿數日不御遂以成病三
月始愈丁丑遣弟汝豐與至宗夏舁槐堂公柩來合葬于鴈塔
左方君攀泣流血旣[illegible]不解晝或廬于墓側夜則宿
于中庭每自誦曰荒[illegible]幾迴增悵快倚門誰復望兒還蓋詩
成而君病矣君殊未之覺也乃戊寅正月四日卒秦中士大
夫皆悼惜焉嗚呼君豁達瑰瑋少讀書有大志嘗學易于給
事中胡公易毋欲爲古人之事旣弗得一償其志退居數年
閉門修業不干榮利則豈不難哉君文章行績遭火無存獨
槐堂禮俗三卷竹溪年譜一卷蓮塘雜集二卷今可考云娶

李氏寧夏義民仲英女子男二長即佑咸寧縣廩膳生娶壽
夏慶府引禮俞公賢女次傾娶咸寧戶部尚書雍公泰女女
一許嫁慶陽韓垃生事守愚之子侍郎鼎之孫也孫男二堯
元堯封佑所出孫女一賓所出君生成化戊子正月二十二
日卒年五十一歲四月二月葬從鴈塔新兆在槐堂公右銘
曰　嗟哉蓮塘乃止于此學博而才高行成而敦禮固一代
之豪士也當其不死常欲守志出處之外不加一字豈不以
中之所蘊者未申而人之所稱者非其意耶好爾無名憐爾
子弟據狀勒銘君心然未寧夏舍危三遷關中就安百二新
兆覃覃皆君手置父兄咸遷君心斯慰諸經彬彬與子與義

於未發者行當耀世君哉康上

崇慶州判恬菴先生崔公墓誌銘

昔栴受學於孫先生廷舉孫先生受書於先生先生遺季子官又受書於栴故先生志行栴待其真不誣也先生先拜崇慶時栴在太學而孫先生為行人除舘以養先生日所論說皆濟時行道語語及縣官汚吏輒皆棄亡著不食比先生至崇慶則曰抑權右解冤誣其要也於是陳副使之弟以侵田刑萬王事之姪以妻人罪諸權右即惴慴他日蕭監生誣其仇强盜穀二袋先生取袋實之穀令盜擔之盜短人趺不能行蕭即伏其誣嫠婦廖氏者非人也與馬英隙因英嫠過出

馬於外以誣盜先生曰盜馬者必遠遁矣至是具得廖奸有群盜誣富民張益同行然其辭差先生乃召益隱群皁中使諸盜各言益狀貌齟齬徐出益曰此其人乎皆曰非也益得不誣卭郫温諸盜百餘寇城先生受都御史委選用策士一朝盡擒之於是州人歌之曰崔公直如矢清如天權貴歛手無高言又歌曰趙酷刑唐善貪人心天理崔州判蓋先生奉身儉約祿秩外毫髮不取有民餽雙魚僧餽一茶者亦卻不受遇公讌必先返不夜飲每曰燭淚流處人淚流也至於華春讌之浮費寛甲里之雜歛皆州人所心悅者也然先生信行已志而權要者陰使頑狡亡訟先生於上官然卒無驗

[illegible]其廉能茂州倉弊萬端監收數得皆被罪去巡撫劉公曰非州判崔不可乃委先生然遇病風濕嘆曰此天留我也即上書求致仕劉公三差官察勘未允也舁先生親視之具道委茂州意先生辭之益懇劉公嘆曰知足知止無若子矣遂檄州給道里費二十五金於是州人涕泣塞道以送且曰自有州官以來未之見也初先生孫祿鄰媪撫其腹曰此兒後必顯貴既學生言論侃侃上下信服有韓祭政者按縣當月食韓禁勅失救諸生不敢請先生以石擊其門韓驚起當稟五斗嘆曰後必為忠臣父病疝下九十餘日諸兄弟姊妹生厭心先生獨涕泣侍側以箸引汚下比歿哭幾喪明與

兄和索居十年矣買地十畝兄欲之即破券畀之五畝當歲貢時劉知縣安贐金三十有刁民訟劉誣為贓又賂先生約勿任先生曰吾寧失歲貢不可失天理也後在太學祭酒司業皆器重之使同典簿收支月俸且曰利不可誘才足有為者此秀才也其既去崇慶也盛暑耘耔祁寒教授疏食菜羹一羊裘二十年無蹙容此其志雖古孝廉賢良方正何讓乎先生教人敦本尚實游其門者皆有所得進士則孫先生舉人則鄭侃及臨邛賀有年貢士則來錦吳和宋鰲也屬纊之夕謂子孫曰汝輩今雖貧賤安分為樂他日或富貴毋驕傲遺臭於後官泣言後事不具則曰汝不知無財不可以為悅

乎若強為之則孔聖不惜顏回曾子不易簀矣嗚呼世復有
如斯人者耶先生諱璉字宗商號恬菴世為高陵郭下里人
高祖均采配李氏生大大配石氏生迪迪配杜氏生能能配李
氏生三子孟和季其先生其仲也生正統八年正月八日卒
正德十五年二月五日壽七十有八歲初配魏氏卒繼配亦
魏氏子男三富先魏氏出娶田氏死又娶高氏亦死乃又娶
孫氏宋官後魏氏出完娶李氏官縣學廩膳生娶杜氏女三
長適羅傑次適楊得祿次字羅蒲俱後魏氏出孫男五莊娶
孫氏芸芹幼皆富子莊蕙完子孫女四長適董孟暘次適孫
子玉餘幼俱富女曾孫女一擇是年四月二十八日合先魏

氏葬邑城北先塋穆位銘曰　恬菴先生之葬也其子宜具
衆柩呂柟具石與文親為之書周鳳儀鳳翔兄弟具鈇筆為
之鐫皆不出於官之先有求也嗚呼先生其廉哉

通奉大夫陝西左布政使石泉張公墓誌銘

正德年來天下多事權要橫肆誅求閭閻困極矣諸司雖有
志行之士亦多依違莫敢抗過丙丁間惟盛方伯應期頗能
拒其一二並戢其胥吏遷矣張公繼之亦有其風行將綏我
西土豈期今年辛巳十一月十二日病卒官邸關中縉紳父
老子弟罔不嘆惜屬纊之先遺命家人曰我死必請誌於呂
太史嗚呼痛哉公諱天相字祐之別號石泉先祖南京宣城
人高祖德壽生子　從戎山西太原左衛遂占籍焉榮生
禮禮生海海以太學生授光祿寺監事配陳氏生公於成化
癸巳九月十三日公天性聰敏不為兒童嬉戲九歲即治朱
氏詩作字方正端楷是時山東教公山督學山西甚知器賞
選籍郡庠弟子員年始十七中弘治己酉鄉試三晉人咸榮
駭焉丁母憂至己未乃登倫文敘榜進士庚申授戶部廣東
司主事差理大倉糧儲時中官挾勢出納侵漁無紀前官莫
能禁也公痛革宿弊豪橫頗息且會當不謬兵民多感焉辛
酉督散內帑於大同壬戌管錢穀埸上癸亥收德州倉糧所
至無瑕且興革利病下同不悅未幾丁光祿公憂正德二年

轉江西司員外郎三年陞本司郎中滋厲厥職部尚書深委
信之明年陞慶陽知府其興廢除奸勸農造士猶急急然不
忘也故吏畏民懷撫按交章旌獎越二年陞湖廣布政司參
政分理湖北道時貴州苗賊叛亂公詰兵揚威征勦截殺地
方賴以安定越二年陞浙江右布政使是時宸濠反逆自江
西攻城殺將矣公協同三司勒兵分討未幾轉陝西左布政
使方將大行其志除吏奸恤氓苦杜請託以為三秦父母乃
今已矣壽終四十九歲不亦可深惜哉公篤意孝友光祿公
以公封承德郎母陳贈安人皆主事時　恩典也公遭光祿
之喪務遵古禮不少遠越其事庶母龐氏孫氏亦盡敬養而

庶弟天叙天禄天秩皆無不感其愛焉配洪氏卒贈安人繼
配郭氏封安人生子一曰光女一曰素貞俱郭出兹者天叙
及光將以嘉靖元年月日扶櫬歸葬於太原之新兆是宜有
銘銘曰　昔者石泉嘗以米元章拜石丈人圖馮德卿鳳池
春雨之竹圖索題蓋嘗漫作之矣夫竹也清而不可瀆夫石
也堅而不可奪斯二者其吾石泉之學耶當天假之以年使
其或守中丞以激揚清濁或位冢宰以進退善惡吾知介必
與石同而節必與竹若也乃今已矣則吾所惜於石泉者豈
止一人之私嘗哉

兵科給事中許君墓誌銘

君諱理字伯温別號潛山君上世為陝西原縣人君本許氏
中世而冒申姓入科後疏於　朝乃復許姓云曾祖達以太
學生為大同平陽二府訓導祖翔不仕生三子長銓配朱氏
是生君及弟璀者也君受性剛方人不敢犯以非禮年二十
四以邑庠生領弘治戊午鄉舉登正德辛未楊慎榜進士觀
都察院政壬申授冊陽知縣有成績丙子徵授兵科給事中
云君之在冊陽也適當群姦橫征之日有司率應上而不恤
下於是誅求之苦淪及民骨髓而冊陽且當路衝君甚痛之
凡供億之費夫役之編金穀之征裁其十三雖公署油燭魚
鹽之細亦有節處寧忤當道而不忍毒民也有豪右欺隱公
稅至數千百緡累歷縣令受其請謁莫能究君遂寘之法而
盡括其家於官未幾連歲二麥被暴水災而君悉以前緡代
民不知有災也於是強梗屏息而孤弱有托撫按重臣交章
碎舉未三載而徙　旌異焉比其起冊陽也縣民垂泣累金
爭送者千餘人君盡卻其餽至留艱去既守兵科遂竭力言
責雖撫鎮大臣之貪酷者亦輒言於　上不避也方將疏天
下之大弊政而更新之乃以父疾力請於　朝而歸父疾既
愈始還　朝未幾父更以疾歿而君又以憂歸至正德庚辰
十二月二十日亦以疾不起距生成化甲午七月二十一日
年纔四十八也配張氏生子一曰沂學為進士業女三長嫁

邑人郭翠元餘未行孫男一曰進德沂卜某年月日葬邑城
西黎家山先塋之次乃以刑部主事張知幾狀索銘曰
嗚呼伯溫德且考而未壽材且奇而未究天於斯人將畀之
於其後黎山之隈爾當不朽

誥封李淑人因氏墓誌銘

淑人姓因氏字某禮部尚書曲沃李公師孟之配會試中式
舉人鏞之母也生六十有六歲乃嘉靖元年十二月二十一
日卒於家宗伯公以鏞方試禮闈秘不訃計試畢始遣家使
且戒之曰如舉人三試未盡慎勿告故鏞於今年二月十六
日始聞淑人喪鏞號辟謂其友張詩曰嗟乎鏞以科第之故

不復侍吾母之卒即今年鏞舉會元狀元滋為鏞終身恨耳乃泣寫淑人遺行托詩曰鏞素慕呂太史呂太史今且同考試未出場鏞即行矣如呂太史出幸以上其狀求銘吾母若不靳則鏞猶可以少對於吾母也鏞於是不告禮部不俟開榜戴星而西奔比予出場鏞亦中式而詩以鏞所具狀來予嘆曰傷哉鏞乎昔鏞離家馳驅以為即有科第使父母皆及見之以效樂也乃淑人不少延而鏞舉為滋恨傷哉鏞乎雖然鏞自此以往有職於　朝得行其志於天下揚淑人之名於不朽者當不止此科第耳狀言淑人聰明貞靜淵塞柔嘉而父禮以文行為松江府教授兄綱為滄州知州故淑人得

早通孝經列女傳舉止不類常女雖父兄家嘗私評亦曰此福德女他日必受褒封者也年十八歸宗伯公是時宗伯公方事舉子業而淑人以勤儉相之上慈舅姑中諧妯娌下惠臧獲閨有不悅雖不速客來廚亦不乏具惟恐宗伯公不盡歡也姪金幼而喪父淑人撫育如己子金或不知其孤也教鏞兄弟曰汝家世以詩禮名汝兄弟當急時努力毋墜汝先祖暨汝父之碩膚然則鏞今年舉者亦淑人之志也鏞亦可以少痛矣淑人又奉身不奢靡而好施與見凍餒未嘗不給以衣食則夫鏞學之成者不啻一宗伯之庭訓已初封安人再封宜人及公至宗伯封淑人自

仁壽皇太后至

莊肅皇后徽號朝賀皆受有寶鏹采幣生丈夫子三人長即鏞次鎮監生次鈞恩生女七人懷慶府照磨耿霦監生趙漢舉人張順監生張欽學生仇祿民張鴻陳信其婿也欽鵾信絳州人孫男五人承光亦恩生餘幼孫女六人擇今年月日葬之某原銘曰　懿懿淑人晉女之紀貞在宗伯教在進士厥德祁祁鸞誥匪侈古昔先民鮑妻歐妣康矣玄臺令聞不已

呂仲橋壙誌

此吾弟仲橋梓之壙也仲橋戇直不回有外祖家風格至剖決予雖讀書不逮故予往來京師家事胥賴焉乃今彷徨無

依嗚呼痛哉子男留聘文氏女三京字生員王廷舉菊字郎中高公之孫承祖袱幼日撫臨焉皆未成立嗚呼痛哉先季弟仲止二十一歲歿仲橋生成化壬寅正月十九日歿正德己卯十二月五日亦纔三十八嗚呼痛哉吾家自高祖諱興曾祖諱貴祖諱鑾系世積善不顯至吾父諱溥封脩撰母宋贈安人其德滋大斯其後宜碩盛也予僅兩弟又亡嗚呼痛哉葬在正德辛巳七月十二日壙在吾父墓南東二穴嗚呼痛哉

福建按察司副使封中憲大夫遯峯先生韓公墓誌銘

公姓韓氏諱紹宗字裕後號漣峯同州朝邑之南陽洪人也
初弘治辛酉柟與公之三子同試長安邸一寺朝夕遊三子
者今儀封知縣邦彥浙江僉事邦奇工部員外邦靖也時三
子已靈俊度人而工部年始十四即同柟舉矣比正德戊辰
同三子試禮部而僉事工部皆又同柟舉進士仕京師乃茲
習公而未拜也壬申歲病起赴京始由華陰謁公於滁南然
嚴範鴻度柟未見漢汲孺劉向也當亦不過是再病以來方
議執杖釁屬者儀封遣從弟奉都御史華陰屈公直狀為公
索墓銘矣且曰公治命也嗚呼痛哉初公遠祖多髭髯生宋
季譜失其名世稱髯翁髯翁生三子遭金元亂乃使仲子避

居慶陽安化之白合季子避居洛南之橫山曰幸有來日無
忘朝邑也朝邑則先人域在焉又當潼蒲二關之衝士馬所
必爭故命伯子不避去厥後仲季之嗣皆繁碩而伯子幾世
孫仕元為萬戶矣然亦失其名獨其塚在南陽洪之馬枋頭
里人猶呼為金牌韓萬戶塚云萬戶幾世孫名平輔生得春
得春配孟氏生恭配不詳生整整字子肅以字行配白氏生
五子其第二子曰顯贈奉政大夫刑部郎中配張氏封太宜
人是生公而以獲貴者也韓氏自平輔來皆豪于財而贈君
少輒奉義克斷有兄弟析者不能決一年贈君時纔八齡即
笑而克之各付之半父老大驚其非常衙前張谿莚好析辱

人横行邑里莫敢攖贈君往罵其門無然言但曰是八歲趂
年者也父滞不肯同州水贈君置車一乘日三十里往汲之
家有瓶金白夫人常取之以與諸女贈君勸其將鑿也又益
之正統間歲饑粟五百以賑饑例當表宅里縣官以他怨不
果而贈君亦不請然年僅二十九歲歿時張太宜人年方
八歲而公且未晬撫以自立乃更獲表其宅里曰貞節云公
稍長受業沈尚書於叔父武清知縣倫武清君剛毅能沮權
勢而又疏通致遠也故公盡得其傳起家成化戊戌進士授
刑部主事陞員外郎郎中至福建按察副使云當在部時要
南廣東二司號繁劇公雖山東司或兼佩二司綬乃又或佩

三綬至十三司者有大獄也部尚書亦付之處張文安伯者
勳戚也族人奏其不法公當訊而張以近倖來然輒置之律
柯御史忠巡按直隸劾都指揮王章章故橫且多內援亦奏
柯詔公往勘而章猶以守備體謁道中公曰章犯人何得先
謁勘官杖之途三十比勘之果如柯劾章免官時真定知府
來謁迓甚驕踞然以其連姻近侍也且大言曰　朝廷曾念
及知府乎公笑而不應明日取府券盡得其私奏抵於法大
同鎮守石大監岩巡撫都御史臺實許公進各奏劾　詔差
公正官勘而公偕袁給事中達周御史卉往乃擬石十大罪
而許公無瑕袁欲輕罪許以稱石公曰遂理與法死不為也

一日許公以文移使知府來自巳事而公適他出素問受其
移公還謂曰知鎮守亦欲移二君何以分耶乃召知府來曰
都御史雖尊官今犯人爾可以文移　朝廷勸官乎知府抱
移出門鎮守移果至門亦自返比獄成不獨奏公黨文職
朝廷震怒以為欺罔下都察院獄差司禮錦衣大理官改勘
於是許公卒以不避嫌疑左遷而公卒非黨濟寧之魯橋王
婦人者挾妖以說人禍福多中也雖大夫士過者亦往占之
於是流入京師通近倖既敗下公訊公謂妖婦曰若所事果
神使為若祈於我即前賁若對曰妾神謂公正人不敢即耳
遂論死　詔憐其愚杖一百安遠侯某與都御史某惡奏下

刑部有旨勿罪侯公屢奏侯贓十萬殺數十人乞繫獄勿宥
不獲於是部尚書彭公曰郎中力窮矣乃奏曰唐文宗時有
宗人通宦租者　詔赦之京兆尹持不赦夫郎中法官非京
兆比侯所犯非逋租比
陛下遠宗堯舜此舉若文宗何然侯密於近倖故卒無法焉
有某伯者出街一僧衝其引路引路撻僧奏伯下於獄有司
追僧僧匿大監梁昉門僧也部尚書付公訊公曰以一僧縲
大臣又弗出綱紀解矣卒奏出僧而罰之壽寧侯有門官樊
舉人某也樊因數代諸勳戚為奏狀常不實既公攝樊樊匿
侯所諸貴皆與援公卒致之獄一日公出門役扎子具悉樊
惡自云必殺樊焉[illegible]後屢公即呼樊來曰而何自盡其罪乎
樊色動然不首公曰第實首貴而死樊曰公神明也訊其孔
昔習蓋樊以公不可囑故左其術以丐生耳樊於是得編戍
於遼東有報義男婦者當司論死比　朝審太宰三原王公
疑過重當司不能對公前曰義男毆父則坐子毆父律何耶
王公曰義男毆父為下犯上報義男婦上犯下也公曰均之
為亂倫耳王公曰郎中言是乃卒論死太原尹知府珎以怨
誣奏山西按察使咸寧雍公泰下刑部部尚書且讞泰酷刑
當罷官公棘見太宰王公曰雍泰朝之直臣太宰有進退人
材之責可避鄉曲之嫌而坐視耶王公遂奏泰所坐非例得

左遷參政弘治戊申京師大水米價騰翔公奏乞應糧俸者
領支三月價可平詔戶部從之有因縊死於獄巡風及提牢
官故皆有罪公曰巡風者焉能及此乎乃言之部尚書止參
提牢遂為例東廠錦衣之獄皆附刑部有所枉不敢辯公送
獄堂審部尚書曰此獄自廠衛來耶公進曰大人第當視情
法如何勿問所從來聽者聳然公在部九年諸所剸裁平反
多類是聲稱綽然會大理寺丞缺吏部將擬陞公王員外嘉
慶者故誣奏公他事下都察院獄曰吾固知韓無罪然吾令
其不得陞寺丞耳有滕御史佑者嘗問御史故稽其事及
寺丞缺補吳王始自伏其誣御史滕曰韓雖無罪然同僚不

和當外部都御史疑之移文刑部尚書不欲決而諸郎中公
梁章皆瞿然曰王奏韓皆公錯焉得言不和部尚書乃又移
文吏部太宰王公曰同僚不和為同署文案耳郎中山東司
員外郎雲南非同僚也事始解蓋王誌常盜人馬林而公答
之滕謀陞寺丞忌公軋已部尚書之妾父有祀囑公而公未
之貸也然未久竟陞公福建按察司副使為弘治壬子也比
至司公曰按察職在糾察諸司有犯咸得理焉先是三司內
眷皆讌會公禁之他日都司夫人來飲司中公下獄將奏都
司免冠求貸始已內讌自是革都御史魏公瀚左遷福建左
布政使其子撻人於市君過見之即移文取其子問狀魏夜

遁之以歸有礐璋執強市肉者以告蓋鎮守陳太監舍人也
公下之獄而捕其黨陳曰若等不知新韓副使乎皆械送之
公而祇罪常受御史委同右布政分濬樊門河公以灰識竿
數百遍插河中引潮水以浸識竿水退而河之淺深遠近具
得之濬未兩月而所治樊門西河三十里皆告績東治者尚
騷然乃發憤以病去司無吏廨而右有奶娘廟官屢欲毀之
而畏於閩俗公遂改為吏廨無一人譁有訟其兄奪田者歷
諸司而罰證契冊皆無據公亦卒笞其弟弟出門嘆曰人言
神韓亦與他官等耳既而公假以清軍事吊其里之故冊而
得其實也於是鬻契僞證皆得罪而其爺有原業嘗監試貢
院有書卷以爁字不謄者八十人公曰焉有一書經四人同
人買中者乎閱其卷得中式者四人有咸場一人文優而卷
縫之印缺公曰此必謄録者割之也乃告諸監臨折其封稿
果不減其人為吳琬遂訊謄錄生生泣曰吾師也寧忍操戈
哉公曰有由矣滋訊之得其情蓋生之亞為吳琇亦應試而
生乃謄録故生見詣於妻生恐琇更中式滋為妻誚也乃謀
割琇卷琬字皆從玉在彌封中相似也而又姓同故誤割耳
於是抵生罪謄琇琬卷皆中式監臨與他官看一卷欲取之
公以其不稱也爭之不能得乃曰願開封觀其姓名副使不言
吳監臨默然始棄之蓋公嘗聞近倖子弟關節來第也當再

科其人又謀第忌公在乃先計中監臨使公署司事兼海道
卒得中式去鎮守鄧太監某杖殺一吏御史按察使莫敢問
公受吏家詞鄧以高燕款公而厚譽之徐曰何以處吏獄耶
公曰先捕行杖者得實則奏聞耳鄧曰大人將至此府捕人
乎公笑而不荅既出召福州三衛指揮曰府行杖者皆爾下
軍餘明日捕不至無復見我矣比捕而鄧用策士之言使行
杖者訴之巡按胡御史某胡果批訴於按察使鄧復以四百
金賈吏家口遂以吏病死而成獄泉州府通判楊琇與知縣
高廷詰遂奏及巡按清軍諸御史布按二司官詔差給事
中郎中勘治之歷歲不結蓋楊故吏部也於是付公治公一

訊而定楊高皆免官福建額設海道副使一人奉　勑專理海道蓋海中山下有甘泉海寇率竊泉以起禍故以福州三衛指揮使戍海中備然戍者憚險莫肯往而當道者久亦不問比公代理出令曰職當按戍不至者有常刑乃徐曰渡海下衛諸失戍者皆抵罪然是時海寇王某已聚衆刧海上矣公乃集兵伏要害而選李指揮牛千戶捕之寇曰韓公不去海道我輩不生且鎮守嘗深憾焉者也可因之以去於是以千金賂鎮守而以書遺牛李曰韓公已受賄許我矣可無急也乃又計使鎮守並得其書鎮守即奏公受寇賄而公遂去海道奏下兵部都察院於是馬公文昇戴公珊奏曰副使韓

紹宗剛廳有為此係賊人反間之言不信　上曰是然未幾丁張宜人憂歸矣明年朝覲有許給事某者復以鎮守奏事為言遂罷公官蓋許先為舉人時嘗教書於公之同僚家頗緣為姦利公逐出之而馬公是時已自兵部轉吏部親知鎮守事者也然亦畏言官而從之矣　國朝典章惟朝覲罷去者不得伸理時亦有辯訴如朱公瓚者皆獲直而公亦卒不辯也公天性剛明少輒異人既讀書日記千言不忘嘗墜於洛水下見赤面長髯神人携出水上蓋關將也今其家尚祀之公既諸子至貴顯惡侈靡輕財利慎取予在福建巡歷所部數不御肉食所配闕氏封恭人矣未嘗置翟冠襘服而諸

子既樂皆不衣紬帛獨念宦遊不侍張太宜人每歲時伏臘輒嗚咽泣下時遣人問起居致甘旨其所得俸金盡以遺兄以奉太宜人雖在福建萬里之外猶爾也然太宜人晚年失明公輒夜夜拜北斗籲天後數年有醫至家門自云能已目疾遂以醫太宜人一針而愈公之兄方入取謝資而醫已去蓋異人也公雖和易近人至居官守法毫髮不可回禍福不可動若民苟無罪雖鞭朴亦不妄施福寧道最繁劇公署之月餘即沛然又嘗兼他道每當易道而撫按諸司輒不肯放後有王僉事寅者願署此道以盡力未數月王神采瘁然而道政亦理王問下人曰外議我署道何如韓公對曰使君不

減韓使君但韓使君稍閒暇耳王喜而投筆曰得如此足矣蓋公所至率綱紀其大者其餘不勞而正故為人所難也公暇日又數召諸生講授文義所甄拔士如李廷梧王仕昭輩數十人後皆大顯於時公在福建七年為御史所薦者四既家居猶為文選黃河清所薦者一而吏部亦數推河南山西湖廣山東按察使然皆不獲行蓋有忌之於案者也然公怡然自得讀書談道暇日則從戚黨友朋之會無累也公自幼時即為提學江西伍公福所器重呼為小友既舉成化甲午鄉試遂聞講於華陰雲其嵩觀弟子數十人後皆大顯貴都御史巫公直固其一也後又入咸陽歷岐鳳賓雞觀於終南太

白所至皆有徒從之遊至其敎子一以義方公若在堂諸子
非呼召不敢過其前僉事為文選時嘗寄衣一襲輒底之曰
但當盡心官事勿念及此也疾且革猶以忠孝道德命諸子
宜其所立傥然而四明楊公守阯以為古人何加也公生於
景泰壬申閏九月十八日卒於正德己卯四月二十日壽六
十有八歲初授主事再授郎中封後以僉事為文選時又受
副使封所謂中憲大夫也所配闞恭人者始封安人再封宜
人其恭人亦文選封也子四人儀封丁卯舉人娶劉訓導女
僉事初受考功主事陞文選陞員外郎調平陽府通判陞僉
事以忤權宦去娶張敎諭女封安人工部初受虞衡司主事

陞都水司員外郎以諫言去娶屈氏即都御史公女也封安
人其第四子曰邦翊國子監生娶仇敎諭女再娶史氏三女
長蚤死次適國子生李德元次適王銳孫男三仲議仲讓仲
詳孫女三公所著雜文百餘篇詩賦千餘首曰蓮峯集銘曰
維正德己卯秋七月吉日己酉有韓氏窆於南陽洪之西原
鞏巃崎嵬兼良類顛蓮峯先生永寢永晏漆沮北滮東河東
篆太華南峙萬里關中是日也晉蒲秦同君子員員殞涕執
紼四田成蹊曰送先生明德孔邢入閩百越諒亦潛止昔先
生得金矢於刑曹訖威富於南海名不滿實道遠而位通志
士至今傷之厥封維堂烏鵲如咽夫儀封篤而廣僉事信而
法工部朴而茂一代之良也夫源不深流不長又嫌不丕不
伸身與孫子又何難焉夫子康哉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墓誌銘

明誥封太宜人郝母惠氏墓誌銘

太宜人惠氏者贈知州毅齋先生之配山西僉憲郝君道傳之母也僉憲君陞自刑部員外郎即欲奉太宜人於官邸太宜人不許乃身自之任未久而太宜人訃至僉憲君號擗曰世家不孝乃以官故而不獲終吾母耶遂自太原戴星奔喪馬至蒲氏迂道解州啼泣曰嗚呼吾母今吾不復見耶吾母

革吾祖父母知父母食上必有甘旨衣服垢身自浣濯當歲飢家屬長幼老穉無養也吾母鬻其衣粧釵環以畀吾父吾父往來嵩伊之間貿粟以養厥家得免於饑敬事吾父幾四十年矣未聞反目馮氏者吾長伯母也袁氏者吾次伯母也皆極和順不爭競族婦氏稱為三娣妹焉他日吾母危病馮伯母撫枕而泣曰汝年不及我而我賢不及汝天其移疾於我哉袁伯母歿遺女且少無依倚吾母撫若己女既長豐其粧奩與嫁之吾兄弟三人少皆不敏吾母惟以溫言教訓未甞一叱咤之聞有呪罵其子者則痛惡焉蓋其勤儉貞慈出於天性年且老手不釋紡績纇絲寸帛必經意以為吾兄弟輩存也乃今以嘉靖五年十二月二日終距生成化元年六月十六日年纔六十二矣獲銘諸幽則吾可以贖不孝罪於萬一矣呂柟曰嗟呼太宜人之賢一至此哉按太宜人本蒲城荊姚里惠家女也其父樟仕為郟縣教諭而贈君之父篤菴先生主郟縣簿契誼甚厚於是太宜人歸於贈君未幾教諭先生卒其子鈞州同知周扶柩西還而太宜人素衣糲食哭不間晝夜以求死則其於舅姑家可由知也嗟夫太宜人之賢一至此哉有男子三人長即僉憲君

明承德郎上元知縣涇川魏君墓誌銘

上元知縣涇川魏君者字體元諱弘仁世為涇陽之縣西里

人高祖末中在元末以德行為鄉耆賓生文昭昭生祥祥生璿字廷璋舉鄉進士為山西安邑知縣以君官進贈二級配江西參議邑人趙公謐之女是生君及典膳弘禮義官弘智孝城令弘信引禮弘道五人者也君生而穎悟氣宇軒昂不群少有文章聲衆推以為他日可並楊雄蘇軾虞集之流他日鄉試於省與予同邸僧寺每接談議論侃侃正而不撓群而不黨有古益友之風乃舉正德丁卯科三試禮部皆不偶則已至嘉靖癸未也是時趙夫人且老君曰使弘仁再科亦不為遲耳吾母不待養何乃就選銓部得上考授知應天之上元蓋畿縣令其品與順天之宛平同猶京職也是時正值

縣政廢弛之後君竭力振揚百廢具興而六事舉未幾江淮饑
疫都憲李公托君煑粥以救荒時賴以全活者甚衆於是憲
院戎部撫按守備以及京兆諸司凡政有未平而事有未考
者悉之君處然而無大小無強弱無隱顯精粗皆得其情於
是諸名卿如梧山李公東湖吳公松溪伍公罔不嘉賞敦獎者至六七紛誘乃嘉靖乙酉閏十二月入覲京師未幾乃嬰
疢疾是年十八日卒旅邸距生成化丁酉十一月二十二日
年纔四十有九嗚呼涇川子抱負甚宏遠乃未究其所蘊而
止是耶傷哉君配郭氏封安人生丈夫子三人長汝輔娶朱
氏次汝翼聘田氏次汝臣女子二人長適生員劉寓次適儒
士王世德孫男一上元君以其在上元時生名也引禮弘道

将卜嘉靖六年九月葬君於魏氏先塋之次乃持君之友姚
南知府邑人張君官狀索銘銘曰 缺

明誥封亞中大夫宗人府儀賓王松仇公墓誌銘

玉松諱森字時茂仇氏別號玉松子潞州雄山鎮東火人也
予於正德初病卧涇野時已聞時茂兄弟同爨三世矣比八
九年間時茂遣人問同心堂記乃獲覩家範之畧不爽也嘉
靖三年七月予自史館謫判解州過潞時茂邀予至東火觀
祠屋及有序師儉諸堂義學鄉約諸所貞女烈婦四氏祠接
見同會老幼二百餘人已而宴予於禮賓堂諸弟姪子孫皆
侍時茂洗爵酌獻於予謂諸弟子曰此公而至吾家止為有

家範耳諸子弟如不能守訓循祖先於地下辱名公於四方
矣言未訖雙淚如雨下予亦不覺涕出已而嘆曰予之此行
忽身入夷惠之里目覩時雍之俗矣然讀書至取利第有官
内外乃無毫髮益於人豈能如時茂哉越明年時茂訪予於
解州留數日聯榻於運城王生之書館而別歸遂重訂鄉約
集成請删改序題又明年創建雄山書院請為記然記方在
途而時茂不禄矣實五年十一月六日酉時也距生成化四
年三月九日壽五十有九歲其從弟時欄具狀遣人索銘狀
曰先之父諱鴻字騰時潛德弗仕學者私謚為貞篤先生母
丁氏實生先年十四失怙從致仕教諭陵川姬先生彰學有

志科目瀋藩内丘恭僖王聞而愛之遂選為上艾縣主儀賓
瀕選王夢玉松三株植殿前茂甚及見兄名三木深喜焉後
因以為號第監生桓十餘歲時即進為郡庠生居城中桓堂
有疾親為煑粥既愈小試得儁即望秋舉代巳以額厥親憂
放榜松抄詢其無名遂大哭而瘖一妹適瀋陽衛指揮張淮
則時周給之若毋黨之親有事至城必館穀延款極敬厚焉
弘治九年毋忽疾夜籲天願减年以增毋壽既卒哀毀踰禮
又恨父終方幼遂設主同毋靈追奠三年不御酒肉閒從弟
義官朴入京忽感汗疾即日以一騾一僕往視之中途果遇
相持頓足而哭如更生他日叔父義官鶴得鄭氏旌義編於

從叔父義官鸞嘗議欲推行未就而卒乃同宿州吏目兄揖
偕群從弟以禮葬叔父畢即謀繼其志遂立祠堂述家範常
見周公程子於夢寐兄為大宗子府第遠祖宅八十里每遇
時祀及朔日祭祠清明墓祭雖祁寒暑雨靡有失期若得新
物必使人致而薦之然後入口祠堂成齋沐三日祭畢效
鄭冲素作誓詞一通○詞云吾家子孫及諸婦敢有不孝不
弟不同心協力以保家範或積異財潛諱分析者祖宗達於
神明殛罰之勿使敗壞厥家○各書名書字讀而焚之衆皆
凜然退今二十餘年子孫未敢欺上行私家範既成婦女小
子有過舉者輕則會衆誨之甚則自罰跪而撾其面衆皆不

忍輕犯在城閨門尤嚴三尺童子不入中閫雖縣主簿欬聲
亦為之寒栗置玉松別墅於南庄以適情有館亭亥月臺
綠野樓秋夏常居連月蔬食藜羹與傭人同苦樂鄰庄一僧
寄錢二十緡十餘年無人知其僧暴卒且無弟子親屬乃出
所寄錢以葬僧餘皆頒於僧之鄉人創斷金會於城中與同
寅牛宿栗郗四君每月五會講讀四書周易司馬通鑑務體
諸心而見諸行有獎有罰且誓於本州城隍于諶有司者諸
神必達天以殞厥身隳厥嗣前郡守申公曰非飲射讀法不
得一見五君子其守巡提學諸公至潞者多諸會所談論移
日冀南分守三原王公躬訪於家値兄他出則謂千戶曰文

父學行俱優我稔聞之呂九川矣正德六年五月間一日忽
迎養祖母陳於城中至六日而流賊奄至大劫東西火其前
一日合家婦女亦就陳母得脫去潞人皆以為孝誠所感賊
漁獵臨庄婦女間有不從賊而死者趙女袁女焦婦王婦四
人兄嘆曰此輩若不激揚風俗自此汚矣於是具四女婦事
實同會友四人呈諸巡撫王　公獲給葬銀　奏聞豎碑建
祠載在祀典其後聞風而起者又有二焦平丁四烈女婦焉
初流賊之初至也索馬否則火其家兄曰放火一家之害與
馬賊害及四方矣乃不與馬卒火其家而不恤鎮國將軍拯
巖及西火人王俊者孝子也百戶劉璽者忠人也兄皆白於

巡按王公移文以獎之於是一鄉咸以不為善自愧張揖兄
弟異居數年而復合秦倫王經及冢僮王堪郭交倉喪親三
年亦不御酒肉有子熙郡庠生則使之越大行山從罩懷何
粹夫先生學謂之曰汝去不特取法文字凡事皆當師也城
中第宅年久零落盡黴舊飾朴素渾堅或嫌其太素兄曰不
云居第傳子孫乎是歲門之南北槐十餘樹慈烏巢居殆遍
識者以為孝義所感嘗於積雨行途中甚艱難即覔工十餘自
南庄至城二十五里皆平治之以便行客山西大參死洛韓
公嘉其孝義自甚比移文獎勸燕犒羊酒以賀焉乃一日嘆
曰昔人上友千古而吾未及一鄉於是吊虎谷先生於和順

訪隱士趙玉泉於蒼溪又北訪寇涂水公於榆次西問喬白
岩公於樂平南謁韓司徒公於洪洞又西謁陶司馬於絳州
又南訪李司徒公於沁水東謁張僉憲於下庄解州之行亦
是時也四年冬以年六十倦於勤勞瀋府朔望朝參不便手
草奏稿欲辭祿創高棲軒於南關外謝絕人事以琴書自怡
遣人至京商於諸名公皆以為不可乃止然兄於斯祿以宗
室漸繁得之亦未嘗獨享正德五年秋支二百金遠近族人
人給銀五錢以百金糴米遇時艱食依原價糴給鄉鄰之困
乏者因流賊兵火八年又支百金族人如前各給錢一緡鄉
鄰為酒食大會三百餘人嘉靖四年 奏准祿米折支河東

鹽又得二百金二從叔母及族人置上衣一襲是歲同會百
七十六人皆置深衣各一襲布履各一事有例許並里分本
鎮六里人多雜處數年借貸差稅不便兄謂義官弟朴曰若
併作一里此先宿州兄志也於是費百五十金有奇而里併
自此二稅及諸役必以俸銀依官價代輸後收原本不受息
自正德改元以來凡遇大比必餞贐諸士曰此吾里選之賢
也今年春偶感寒疾方汗小愈因貞篤先生忌辰冒風祀於
祖宅復作不能行遂宿南庄真容至當祀於祠堂扶疾齋居後
移入城中疾數月召子熙謂曰人生五十不為夭我又加九
矣倘不起請汝石若叔父及鄉中知禮者考禮以葬我終之

前夕天隕一星光如月城中四鄰皆駭之知事者謂必失一
大賢次日兄卒云卜明年二月二十五日祔葬於陽堰之原
所為詩文有玉松稿家譜及刻行雄山集鄉約集成貞烈倡
和集虎谷王公墓銘諸書子熙廩膳生員即上文縣主所出
娶李氏廣平府判堂之女女二長適同里生員牛順次適會
友牛麟第四子翼孫男一小字充昌孫女一適真定府通判
夏仁孫生員尚禮嗚呼痛哉夫時欄讀書嗜學棄官樂道者
也其狀與予所見又甚合焉則時茂生而愛親敬長友弟睦
族親賢化鄉濟人利物不畏強禦充憐無告真非虛生者矣
其終也聞弔客千餘人哭之如喪親戚行客嗟於途婦女哭

於室使當時科目得志或者又未能如斯也獨惜夫洪義廣
德乃天不假年以厚澆俗而風四方何哉予於是三收淚而
銘曰　揚揚周黨明明王烈上黨風微王松手拮侯孝侯忠
侯志侯節澤有鶴鳴谷有蘭茁鄉約化遐家範斯揭藍田再
輝江浦重悊梓匠僕僮亦是攻轍群彼春榮孰莫敢折仕或
業殊處或德茂我相玉松不愧前哲雄山嶒嶒爾冢與埒

明故中憲大夫河南按察司副使肅菴史公墓誌銘

公姓史氏諱英字廷琳世為蒲州稷山縣人曾祖諱仲禮祖
諱伯善父諱貴以公貴封河南道監察御史公登成化戊戌
進士初授棗強令未視篆[illegible]報賊騎至令人即日擒之後其

州盜相繼反獄公皆勸平於是賊不犯境有豪强人好誣訟公
切諭之凡布禁五十餘條尋有酗酒不孝者公使其族人勸
戒之其人遂以孝聞圖公像朝暮拜謁焉其督課學校周恤
歲凶尤為誠懇一時復業者百有三十一戶五百三十有二
口遂增設興仁社以居之其與完娶貧老者五百餘人出俸
買藥以療瘟疫者蓋千有餘人若夫上官橫科不便於民者
公皆拒不聽及去豪强人立去思碑成化末陞河南道監察
御史嘗奉　命清理長蘆塩法國課充足巡按蘇松常鎮時
周馭馬允為蘇州同知貪聲大著公即據法首黜之他奸宄
皆望風屏迹尋又巡按徽寧池太其俗懼嫁女之難生女多

渰死公嚴法以禁之在臺中諸僚有所論列多言各有所托
如江西言有某公四川山東言有某公其公也獨謂山西無
托公曰英大有所托顧諸君不知耳衆問為誰公曰托天天
有仁心不受賄賂人有敬畏則天命可保衆改容謝也他日
臺中糾一勢要疏成已印鈴矣至　午門前猶豫不進適遇
公問曰何以處之公毅然曰疏至公所宜進不宜退遂進之
翰林學士泰和曾公彥嘗稱曰剛明公正素厭人心云當道
知公者薦其可都憲以節挌不果遂陞河南按察副使丁外
艱去居喪依於禮者脩職盡忠策二十五條自是閉戶讀書
自娛都憲卽墨藍公章遺書曰士大夫不遭瓘毒手者史公

教人耳翰林學士清平張公天瑞嘗以理學稱之平生無私
書每曰已不容人瞞知人亦不從巳自號思庸又自謂無用
號庸菴拙菴以白況凡有所得即録之成帙名曰敬事款正
一得諸藁其言多主居敬窮理平生不食兔肉有餽生兔者
輙命放之以其父兔屬故也家居每夕必焚香告天祈君福
壽又祈雨降以澤民初公性純謹嗜學丰采峻絕為邑庠生
恒以薛文清公自期待甯太祭以桓榮稽古之力勵諸生公
曰聖賢事業或不能若金紫何足掛齒其持守之嚴官府多
不能識其面故其言之所至如此其粹云乃嘉靖五年十二
月二十三日索曆日展視於本日上加一墨圈於二十七日

上又加一墨圈子姪葦問故曰吾於此已矣及日果卒距生
正統十四年十月十九日享年七十八歲配張氏先公卒贈
孺人繼配杜氏封孺人子男三伯守憲仲守正邑庠生早卒
季守直國學生女三一適義官馬思漢一適司訓郝騰一適
國學生河津暢忠蓋同邑人如縻持鄭尹紹狀以索銘者
也孫男一曾女一俱幼公卒之明年八月十五日葬于井泉
先塋乾隅之新兆遂以其狀次公之行履忠蹟因為之銘
其銘曰
嗟哉先生之懿乎生而不阿死而可恫邦之司直鄉之簪宗
有綱有紀候化侯風九原不作銘此幽宮於萬斯年子孫逢

逢

副憲賈會期墓誌銘

東鹿賈會期與予同戊辰進士予始未能知也已守慶陽參寧州呂道夫言會期初聘於魏氏魏未幾疾雙瞽父封君先生欲改聘他姓會期執不肯曰命也於古不有劉廷式哉遂娶之和諧如琴瑟魏又數請置妾媵會期終不可所生三丈夫子皆才嘉靖元年予病起入京會期已憲副陝西遇於保定敝而直儉而度又不善歛既入京其二子衢衢已考冠東鹿來應順天舉謁予果有器識明年會期不偶於巡按劾會期在慶塩票事會值　大覲遂罷會期予嘆曰世豈有絕情

酒色篤志古人行而又貪耶不可信然會期自以志不明抱欝而歿在嘉靖三年正月三十日年纔五十三疾且革語其子曰此心煩爲　朝廷用盡乃被誣至此遂爲詩曰英魂一點歸何處兩淚交流達　聖明嗚呼傷哉初會期童穉時即不與兒輩狎五歲從師讀書退即揑土爲字以肄日所誦業十二歲喪毋高孺人哀毀若成人及爲邑弟子員輙有憂國志會伯祖俊以太子少保工部尚書歸見會期目之曰賈氏繼志者其吾子乎弘治甲子與兄道同膺順天鄉舉後既舉進士正德四年授南京廣東道監察御史時奸臣劉瑾方橫諸御史多欲外補會期相厚者又勸宜損剛宛直會期曰欲外補如　宗廟社稷何若既爲耳目司使　朝廷無聞見可乎乃攬總至南臺期年瑾誅時道中多滯獄悉剖决如流有戶部戴郎中者贓敗遍理諸道不結乃下廣東道卒擬如律自是臺憲稱明而應天郡縣軍民奏辭咸欲下廣東矣六年巡城擊強猾盜南都肅然七年流賊猖獗抵龍江內外守備出二指揮將五千人截殺敗績同官請罪二指揮會期曰咎在守備獨具疏劾於是魏國公徐輔太監黃偉皆畏憚之八年九江盜賊蜂起循安慶而上徽寧路絕會期又被簡巡江即日至太平期與賊敵一出遂捷九年　乾清宮災　詔求直言乃以進君子退小人爲疏群姦大怒賴重臣解故兩謀

其績皆以持躬清白讞獄明决得上考云既而出知慶陽蓋有尼之於隱者也在慶陽御史有卧治黃堂之薦當是時武廟駕在榆林將幸西夏軍民多竄匿令丞衢路者率解綬去會期曰　主上至當奉迎不宜逃竄乃招撫居民以俟駕至然不果幸有中貴人假　命欺辱官僚取財會期曰勿辱彼知府願偕君往見　上貴人笑沮辭去

今上入承大統制令科道奏薦天下守令循良者而陝西御史以會期舉然適考績至京大臣議選領邊務遂陞陝西按察副使奏　勑兵備西寧諸鎮是時醜虜爲患道路艱阻人成爲之憂會期曰昔王尊過九折阪叱吏前驅人以爲忠劉

晛坐攝邊塞風清吾獨不能爲韋晛耶旣至布　朝廷威德
諸蕃感化朞年幾指烽火邊人遂有樂耕耘之謠先是甘肅
武臣之變總兵官李隆已繫獄　朝廷下巡撫都御史陳公
九疇鞫其黨楊淮以下七十餘人陳檄會期往視會期乃先
陰得其詳翼日引訊廳事衆奸皆驚畏無異辭陳稱曰眞老
法司也會期嘗曰使邊虜西寧數年當使　朝廷無西顧之
憂然未幾以忤當道坐免諸將領送至古鄯驛哭還然則會
期之行與政詎不可信耶嗚呼傷哉會期諱遁號靜齋其先
洛人吏始時從汾州或曰長沙太傅之後洪武初六世祖戴
奔東鹿西三十里居椒樹中今遂名椒樹村曹氏云高祖元

智贈太子少師工部尚書曾祖寬祖忠不仕父贇以會期封
監察御史母高氏繼母范氏皆封孺人兄道進士戶部主事
子三人季者名衛女三人孫男三筮是年三月二日葬祖塋
右銘曰一眞可占百誠一瑕可覘千惑靜齋不貪信於娶聲
不然解綬而歸草壓如故死且屬予銘諒予知其否於戲康哉

楊節婦趙氏墓誌銘

節婦都人也姓趙氏諱叔寶年十六嫁爲太學生都人楊生
鏞之妻生歿時節婦年纔三十一側室生一子源未幾亦歿
乃零丁孤苦操如冰霜至老死故都人稱節婦云天性聰慧
能讀小學孝經內則列女傳及考古圖論語諸書爲辭造語
婉若士流左右手皆能[illegible]亦道勤苦節義刺繡雖良
工弗及也然姿容端凝動有規矩四五日不見一笑顏室中
女母亦敬憚之旣歸生生之父爲河南參政杲母爲宜人某
氏有家範節婦亦能奉訓不違得其歡心賓祭皆手辦與生
相待如賓相切磨如朋友生所欲行皆先治脫有講說之家
呼茶茶至呼饌饌具極其精潔以娛賓故生業無所荒行無
所虧考於提學則魁順天考於太學則魁天下都人士常並
諸程篁墩潘南屏而節婦之名諸縉紳家亦無弗傳誦者矣
然累產不育止存一女而生年且壯乃多選買良家女爲生
妾媵若有所育即愛護如已出弘治丙辰生病癰疽節婦禮

醫請藥心力俱瘁每夜必焚香禱天請身代生然生竟不起
而節婦號踊水漿不入口者數日比至葬毀瘠骨立戚嫗鄰
媼罔不悼惜乃自是純白至老不御采色衆衣然生旣歿家
道中替而楊趙二氏都下名家戚黨甚衆壻則蔡憲副需甥
則閣進士溥甥壻則滕洗馬霄汪少卿玄錫壬舉人應麟萬
舉人奇元從壻則李方伯璋盧長史鋭周縣尹綜皆毋事節
婦於是數家婚姻有資喪葬有賻伏臘有問慶吊有儀罔或
少失居家勤儉自立門庭斬然二尺童子無故不至中閾而
又課日有式簿賈有籍身雖不出閨閣田卒貨兒皆以時辦
不敢隱欺日有滋長是以財不匱用禮不絕親生雖歿而楊

氏不棄其無幹趙氏之壟旁埋蔡氏之冢或以此諸徒丈夫
云閤進士嘗會試不第節婦嘗滴泣數日曰吾兄弟皆殁吾
冀汝一第以得會晤吾姊乃不我肯遂將無秀才懶讀書耶
於是進士亦感泣努力比旣第則又誨以爲政之道與誨蔡
憲副同故諸親黨之有宦政者或以疑事滯獄以來問節婦
無不與立剖中合理有時手荅諸甥壻書語皆懇到可誦又
善識雜物凡親黨間得金玉珠石器件及古圖畫難別者必
皆曰往問楊姨則即與定辯眞贋或持以示博物君子無弗
以爲然也晚歲日閉户誦法華楞嚴觀音諸經又手寫數帙
以自娛諸甥壻兄或諫之則對曰此非作善事耶節婦之父

端昂通政司參議母潘氏封宜人長兄珫爲光祿寺卿次兄
靖爲鴻臚序班初通政公與兵部尚書程桀毅公信順天閻
公鐸及生之父參政交以文字義氣相許可故通政之三女
長嫁閻公之子序班璘仲嫁程公之子敏行而節婦乃以歸
生則節婦之道所聞諸父兄姆師之間者遠矣節婦生天順
甲申九月十八日卒嘉靖三年二月二十日得年六十一蔡
憲副及閻進士旣爲棺歛將以某月日合葬順天昌平澤陂
太學生增憲副又爲狀偕閻進士索銘且曰楊氏無後而族
遠云受夫人之恩德比於父母云銘曰
節常敗於無依禮或廢於旣貧乃節婦儉不忘度貞不絕親

用心自首生死良人此豈獨天資之美亦其學力之眞言後
脩身之士視此乃或有不純者然後知志之貴勇而道之貴仁
也耶

明贈左副都御史謚忠節江西按察司副使許公
墓誌銘

予嘗謂天下之事奸巧者釀其禍忠貞者嬰其敗自古及今
其軌一揆則予於忠節許公之死未嘗不痛恨而流涕也當
正德丙丁之間佞倖譏邪竊柄納賄群臣半與交通蒙蔽
武宗於是寧藩宸濠私窺其隙下結挑源華林諸賊以據有
其財上賂要寵鉅權諸門以陰附其勢睥睨

神器四海共聞而不敢言是時公方憲副江西言於巡撫諸
公曰寧府果爲暴者恃權臣也權臣曲右寧府者貪重賄
也重賄靡所不到者爲盜藪也方今權臣旣難去寧府又難
制策惟有剪盜則財困財困則賄息賄息則交解交解則惡
孤而吾志可行不然後難圖也諸公皆固拒之踰年戊寅宸
濠滋橫追脅撫鎮保薦賢孝逆跡已露甚臺諫論劾
詔差都尉郎中宦往問且宣諭宸濠惶懼乃六月十三生
日也自巡撫孫公以下具幣入賀因大饗之明日諸官入謝
宸濠遂反肆言曰
太后有旨召我知何孫公曰願出旨以示然素忌公威名又特

問曰許副使如何公曰天無二日國無二上副使惟有赤心
耳宸濠怒曰我不能殺許逵耶公曰汝能殺我
天子還能殺汝特先後間耳遂令僧人執公暨孫公以出公
顧孫公曰逵疇昔之言正爲有今日耳遂俱遇害於惠民門
外時盛暑尸不臭蠅蚋不近數日而顔容猶如生秋七月提
督軍務餘姚王公伯安克復省城其部下知縣王冕及一巡
檢生得宸濠於鄱陽湖以獻王公於是省城内外人皆素服
哭奠於公柩哀如父母王公命有司祠祀之又疏奏其忠烈
今上即位論功定賞贈公左副都御史謚忠節遣
官

諭祭安葬且
命有司建祠其鄉蔭其一子瑒爲錦衣衛正千戶嗚呼若
使公職司
内庭必能討黜權臣制宸濠於未然不然即翦盜衆行豈
惟可寢其友下而數萬生靈之命上而
九重南巡之禍皆可免也嗚呼此予於公之死所以
嘆息痛恨而流涕者也初都諫張元傑曰許汝登
自江西寄予文山詩一帙外有題封而内無簡書以
漢卿觀之寧卿其殆爲變乎汝登其殆爲文山乎
未幾果然然則公之志蓋已豫其乎公年二十六與

予同舉戊辰進士明年授山東樂陵縣令即能令
行境内辛未春劇賊劉七齊彥名飈起幾甸焚屠
城邑殺戮長吏公先築濠城隍貧富差工越月而
成又使民各起墻屋外高過其簷仍開墻竇如圭
才可容人家令一壯者執刃伺於竇内其餘人皆入
隊伍令之曰守吾令視吾旗皷遠者有軍法首功者
上賞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旗舉伏
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遂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
樂陵撫按交薦其才
武宗超陞山東按察僉事兵備於武定州是時劉齊已二寇猖
獗自陝以東横行而武定城圮濠夷不格牛馬民欲崩去公

力定之先事築甃設城樓置巡卒樹岸柳壬申五月劉七楊
寡婦以千騎犯利津公追至高苑縣斬首四十有八獲馬騾
二百四十四未幾賊錢鸞以百騎刼德平公追戰於楊二左
一鼓坐勦平之自是賊南奔狼山颶風敗舟乃戕郡人立破
寇安民碑以頌其功嗚呼劉齊之寇其勢已大非宸濠之初
起可比而樂陵知縣武定僉事其官又小於江西副使者也
乃公能成功於前而不能保身於後者何哉職有專不專人
心有同不同也嗚呼若使公官在　内廷而有專職將天下
可無事矣乃獨使公殺其身以成仁傷哉公諱逵字汝登河

南汝寧固始人高祖曰某曾祖曰子謚祖曰昂九三世皆以
務本敦行為事父諱寧克嗣厥休配邑大姓王氏乃會生公
風骨秀異不妄啼哭及八歲就外傅即能誦詩習禮知老成
人然則忠節之事盖其性之所受學之所得乎司業郭价夫
曰公之死忠乃其素定非臨難倉卒而委之無可奈何者果
哉又曰國無忠義曰亂臣無忠義曰賊公之死可謂國之光
而臣之防矣果哉公死難時年纔三十六夫人楊氏生丈夫
子三人長即瑒次純縱皆學生女二人長嫁徐舉人之子某
次嫁沙監生之子某瑒將學而有器識既葬公號泣六年而
後就蔭及授錦衣謁予曰吾父如此死而瑒今乃冠帶哭不

能仰視予亦為之墮淚曰公其有後哉乃然後知天於有道
者固不靳也葬在某年月日在邑某偏某原銘曰　星斗有
政天夜亦明川流山峙地道斯章國無忠義亂此綱常禽獸
食人於何不喪雷祓奔瀵貫高無王烈烈汝登生獨異常群
雛孤鳳碧梧桐鳴若千頃波如百煉剛知樂陵義討劉睿士
友武不是胡爾感成如火之熱如水之凉勉者有悔朽者務
名結纓仲路罵賊真卿斯風久淪爾於宸濠揚惟天有神惟
地有靈爾後必熾我銘斯皇

明勅封孺人程母孫氏墓誌銘

孺人諱某字貞姐蜀嘉定之安谷孫公女也孫公名文政以
行稱長者其兄臨潼先生絹與若操兩典藥無臨潼教事孺
人幼從臨潼先生習女誡焉年十八歸鳳山程翁王母任夫
人性嚴厲諸婦晨夕陳說家務即忤意叱罵笞辱之獨孺人
侍言無不從時撫孺人背曰此婦他時能大吾門戶也任夫
人棄世孺人喪葬以禮閨或怠忽遺姑三叔二上下八九歲
諸姑叔侍孺人如母孺人撫之皆如王母生時長為之婚嫁
或脫簪珥以備六禮焉鳳山翁遭家中衰遠服賈客遊滇廣
邛嶲松潍孺人承事家政內外有條鄉閭感稱賢焉至中
年遂能潤屋鳳山翁以後嗣未廣多畜妾媵孺人分處歡洽
終始不渝事鳳山翁如嚴賓翁亦本強無所狎遹凡諸取給

言下輒辦無弗當翁意者而又將順施與錙黃而財不困生
九男子其八夭年四十一時夢長蛇由右脅入中寢張目吐
舌婉蜒相向孺人驚遂生監察御史啓元御史兒時多疾孺
人保護備至每嬉遊少縱則痛加懲艾一日患疹出如貫珠
皆人望之怖懼震駭孺人焚香籲天香忽躍起三尺許火光
四裂旋復入爐中占者以為祥稍長就遣外傅訓督甚切夜
亦寡燈紡績伊唔之聲或並至達旦其綜理內政家僕數百
人小大咸若雖鷄豚聞其咳唾亦昂首躍然如聽命語鄉人有
獻白鶴雛者孺人收育之歲餘飛去一日雨白鶴繞空來飛
使鱗委諸中堂人以為孺人慈惠所感恭儉仁愛不待勉

求一布裙數十年無補綴粒米束薪係之如弗勝撫二弟無
異已出諸從兄子亦槩視之如子矣御史領甲子鄉書乃命
卒業成均中戊辰進士出知三原使使迎養孺人孺人辭不
往語使者以忠孝廉惠三原之人至今猶能言之壬申既得
封即朔望借鳳山翁稽首三祝宣諭子弟故諸子弟皆事家
人生業及御史在內臺遣家僮往視則答曰老身寢食仰荷
國恩多矣御史非顧家官也歲丁丑御史以病得告抵嘉定
遂搆天樂堂鳳山翁與孺人以家政畀之居無何鳳山翁卒
孺人執喪甚哀兒女繞膝諫止不聽

今上登極御史猶病卧孺人促裝戒行曰幸際　明時無以

老身不死　上負
朝廷且守令新任吏民無弗譪者矧爾為內臺官也御史遂
聽命而行既抵京得差巡按江西是壬午夏也秋八月二十
一日孺人偶疾作昏瞶不能言時惟御史之妻安孺人在側
卽叩首仰天引刀刲股肉不絕筋投藥跪進孺人醒乃召李
側室之子啓允啓元及二張氏女三孫价侗伯曰死生大數
不可逃天為安孝婦少延吾數日適見汝父謂以明月初六
日具舟來迎是日吾將歸乎乃復寢食如常時使安孺人在
左右不復求醫藥矣九月初五夜三鼓屬事隱隱如束蘊聲
蹤道轟然人迹上下越六日果卒比斂顏色如生得年八
十有一卒之明年十二月十八日合葬鳳山翁之墓矣未銘
也至是御史入京取勘合請柟追銘之柟與御史為同年友
且厚雖未登堂拜孺人以其猶子之情事之者今十有七年
也夫焉得辭乎銘曰

天命孔明人性貴常無言不語無德不祥有婉孺人女德之
經鳳山克嚴御史有成提甕鮑耦主績鳴姜斯風夂淪孺人
載揚九原冥寞爾是用康

明僉都御史前國子監祭酒虎谷先生王公墓誌銘

嗚呼虎谷先生有作人化俗之文有攘夷戡亂之武有因時
明禮之材有援古脩樂之具其提學關中時柟為所造士親

見儀範身奉教約雖使思孟設科無以過之當其志固欲使
天下人各得其所也及柟為脩撰時嘗同河內何粹夫謁先
生因講馬陵註不合何子少先生而先生後當轉官首讓何
子於　朝當其志固欲使天下賢皆盡其用也嗚呼先生古
膺聖之徒乃今已矣將天不欲使斯人之有知乎嗚呼痛哉
先生年十九歲中成化癸卯鄉舉明年甲辰舉進士丁未除
禮部主客司主事即清忠效官獨立不懼無故足不躡公卿
門不赴無名飲宴或謗其矯激久亦自息
憲宗祔廟禮部沿舊典樂齋醮先生言於禮部尚書周公洪
謨曰祈禱固臣子至情第行於佛老宮非禮若為壇於南郊

隙地大臣率屬禱於天三日可乃不克用弘治庚戌土魯番貢獅子先生商於司郎中欲却之不從遂袖藁以見於部侍郎周公經尚書耿公裕皆然之司郎中怒乃又婉曲與語疏入得允天下傳為盛事辛亥陞祠祭司員外郎乙卯部尚書倪公岳因災異倡府部院疏弊政用先生四事草一懲邪慝二禁給度三停齋醮四議處 宗室言甚剴切丙辰陞郎中他日倪公默語先生曰 朝廷必欲度僧奈何先生曰當力爭之曰勢已成矣難先生乃疏列千餘言三上皆不報僧道通中貴者謀欲普度咸以危語先生先生不動久之 命下度僧不多而逃軍因匠不與特人皆喜其有回天之力神樂觀

道士多賂賻或姦盜教坊司或買良為娼錦衣衛校尉獲賍又誣娼巧取其資漸以成風先生皆疏題禁絕之又奏准天下郡縣皆立名宦鄉賢祠為後人式並祠薛文清公於鄉而凡斥韓王徽鑾之道號禁吉府土木之科擾 上皆嘉納由此識其名丁巳京城風霾踰旬各處天鳴地震先生陳脩德弭災之道大意納忠言罷左道齋醮停撤傳奉諸事 上遂下 詔求直言先生又代部尚書及諸大臣條二十一事一勸聖學二接群臣三奮剛斷四復早朝五甦軍衛六恤軍士七清軍伍八重名器九禁私謁十惜財用十一崇儉德十二減宴費十三停路勘十四節供應十五停齋醮十六專巡邏十七寬馬價十八恤夫役十九慎作工二十謹服用二十一二十二疏奄禁二十三開言路飭武備時太監李廣與壽寧侯表裏通惡怨徹中外人莫敢言先生乃又獨上疏乞斬廣泄神人憤以弭災變廣怒令道士設醮咒死術以舒恨亦不驗乃令校尉數伺先生出入十二月朔

聖駕郊天看牲回誣以駕後騎馬下錦衣衛獄先生被罪從容有詩題獄壁蓋充養有道見危授命者如此詩云成敗付天誰可測忠貞在我自須堅戊午三月謫知河南陝州命下怡然就道比至問民疾苦興利祛害惟恐後州城高阜井深二百尺民難於水乃勸富僧通唐人長子濟齊渠水入城民皆踴躍日受百狀皆

與別白匹夫匹婦得言其情口訊手判仍應他務人以為有劉穆之之風沈姓兄弟因甕爭訟則買甕遺之兄弟感謝屬邑靈寶有誣民殺夫其妻者邑吏鍛鍊成獄先生察得其情釬其妻皆出之尚書許公進之姪犯法亦治如律許公稱為真君子謝其相信之深雨雹傷禾乃單騎遍勘村落穿林入谷晚宿民舍自出米菜食之里老亦自裹糗糧以從每催懲嚴令禁酒里老不敢求索乃有勢豪謀利病窮民者則痛治之以戒衆而又表賢者之閭講程朱之學毀僧尼寺以正風俗折太山廟以給學田於是士民翕然懷服擬諸古循良吏己未冬朝覲南京科道官上疏言先生及布政周瑛等經術

節撫字鋤強扶行政績不凡欲照天順四年例賜衣服楮
幣宴勞禮部不果行十月李總督因先生奏漸疏於
上懼誅飲毒死吏部員外郎張綵及鴻臚寺丞俞琳編脩劉
瑞御史張天爵皆上疏乞窮李廣賣官鬻爵之罪奬先生犯
顏敢諫以慰人心俞曰乞取回先生復原職將李廣剖棺斷
屍以彰天討之公劉奏云學識純正特立清介張奏云秉志
貞忠操行高潔閱月乃陞陝西按察司僉事奉
勑提督學校道過陝州父老擁輿號泣如別父母自卯至巳
始獲出郭至則教人先德行後文藝鋤刁惡拔信善崇正學
毀淫祠學政肅清三秦風動豪傑之士莫不興起先生教人

讀書自小學近思錄始次及各經史語學者以聖賢之道曰
立志以堅趨向之方主敬以養清明之氣讀書以究事物之
理慎行以致踐履之實勿妄意高遠惑於日用之常勿過為
詭習出乎人情之外故以五要肅士心以九容飭士身以十
有一行正士教以九戒敦士禮立四科以待衆士以二十一
過禁士慾立十政以收士辛酉陞副使奉　敕整飭洮河岷
州邊備州雜夷俗頗乖禮教法度乃申孝弟革宿弊所按部
職汚官吏有望風而遁者軍法嚴明邊卒悅畏西戎遠遁其
條疏八事拜禁約三十餘事皆可常行甲子考績都御史楊
先生用寧及御史季春交薦其賢楊先生云志氣忠直行毅端方季云立志公直學問

隱乃復改提學關中士子相賀曰王先生復來後學得依歸
矣於是士子益自策勵甚至有斷肩接踵向往於道駸駸乎
復周漢之舊者矣是時尚書馬公文昇柄銓衡因馬儀之事
為誠有磨氣之說先生聞而作神劍詩以曉之詩云神劍愈磨鋒愈利只
因本體最精堅若教正氣能磨得未了何須執浩然又云直道豈能隨世態此心不欲受人憐正德丁卯陞
山東按察使關防凜然人不敢犯雖同僚有妻非理法者亦
必曰慎勿使先生知且嘆服曰王公非今按察也郡縣吏之
賢否傳詢諸訟者密記之以行獎責一時畏若神明時劉瑾
專橫因前官陰使校尉至山東緝訪亦無刺舉事因以寢八
月丁母夫人憂歸明年吏部尚書張綵欲起復先生乃上書

力止之已巳服闋陞國子監祭酒先生始被
命欲堅辭友有遺書言執政者謂
太祖寰中士夫不為君用者當殺身滅家語於是先生父大
司徒公曰吾老矣汝置我何處死乎不得已收拾平生詩文
付門生周朝著藏之泣而就道至無所餽瑾怒欲重以禍竟
不能得時國學教廢先生朝夕講說約束太嚴誹謗四出值
瑾苛政人皆危之先生不為動六館士子率感服先生欲更
六堂名曰主敬窮理修身修道教諸生讀小書以上達瑾聞
怒曰王雲鳳亂成法欲代邢讓死耶先生以道不行怏怏求
去會瑾下獄遂上疏乞致仕時相有忌先生乃改南京通政

司右通政先生復上疏陳乞準回原籍養病于時御史楊邦
禎通政使丁鳳都御史石先生邦秀交疏言賢石云操履端
方丁云嚴毅方正可濟蹇難楊云才德優厚而執直不回謀
猷弘遠而見義罔疑長於文學矣又善於政事精於刑名矣
又聞於翁畧
上命巡撫宣府地方先生上疏以疾辭不允乃上楊太宰書
其畧曰山中屢聞忠讜之言近者留王昂一疏尤為人所傳
頌不聞唐介初貶之時潞公有此也執事於是加人一等矣
然介雖貶未幾而復其殿中侍御史今王昂既不獲還之青
瑣則推薦超陞在執事筆端焉耳他日秉史筆者書此一行

豈不足以照耀千古哉每恨李文達近稱賢相然惡羅倫論
落以死擯斥岳正坎坷終身極貧之陞布政反不得超擢今
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時快意可畧也前輩影樣之多後人
是非之公可畏也一人私情可畧也天下指視之嚴史氏紀
載之實可畏也一身極榮極富極貴可畧也每日光陰之易
去過者不可復補百年歲月之無多來者未必可追可畏也
且用舍之間士風所係扶持正人則善類慶而士風以振進
獎邪人則善類沮而士風以頹惟雲鳳於執事可以此言進
故不復忌諱況今兩耳皆聾調治不瘥只當耕田納稅為畝
畝之間民養親讀書志歲月之不我豈有夢寐更着冠束帶

可伏望周旋其間以必得遁藏為幸縱使度於林莽之外投
魚蝦於湖澌之中某未死之年皆執事之賜也稿傳京師人
爭録誦先生再欲辭避尚書迫之行不獲已奉
敕之鎮豪猾乂攬糧草者聞風遁迹至以便益從事將官犯
法依律重輕罰米至萬餘石用足軍食先生號令嚴明法度
整肅自參將以下順指氣使莫或敢喘息練習軍士率有紀
律日戒諭防衛如賊在目前虜畏不敢輕入北門鎖鑰時論
歸之兩閱月丁父尚書公喪歸將士遮道感泣有餽以香帛
者不受乙亥二月服闋八月除職如故清理浙江塩法先生
上疏乞致仕其畧曰自聞父喪號泣過多正犯前病日每自

思恐一旦身先朝露上不能承父祖之餘業下不能為子孫
之後計愈思愈憂愈憂愈病精神減耗遂至兩耳皆聾不聞
人聲然耳聾之疾深藏於內砭針之所不及參术之所不攻
雖遇明醫束手無策盖以疾喻　朝政也疏入不允且促使
供職先生復上疏推讓賢能懇乞致仕
上不允准養病病痊起用先生曰吾志遂矣先生生而神氣
清徹舉止端重異群兒年十一歲與鄉人立適妓女過之拜
而不荅同舍生或借其扇潛與妓女赴人宴先生知之後以
扇還擲之地下同舍生慚取他扇償之少年趋向之正即異
流俗中類若此長益刻苦自勵頴悟出群六經百家言一誦

輙不忘文章頃刻立就二十登進士相識以花紅迎賀却之
以為用是炫燿為哉衆嘆其不可及觀戶部山東司政時廣
東陳白沙陝西薛先生顒思貿重名及門者尊之若程朱先
生聞其言論評之人以為允先生貿經濟之學以堯舜君民
為心天下想見風采累辭不出人以道未大行為恨先生天
資豪邁狀貌魁異知識卓越器度宏遠博學力行以聖賢為
標的居無惰容自少至老如一日常曰一息不敬便與天道
不相似理明義精視國家生民利害若切於身遇事敢為機
動矢發無留礙一有弛張上下嚮應雖權力弗能齟齬臨死
生禍福之際有定見不苟趨避守官清介人不敢干以私歷

任三十年治行可采旌擢之典獨後於人時論稱屈恬不動
念拜官力辭再三乃已一不得志即奉身而退人以進退合
義為稱尤篤孝友執親喪勺水三日不入口卧苫枕塊哀毀
骨立妻妾不同寢處有父在一衣不私製一錢不私蓄人以
為難自負獎拔善類終始不渝疾惡甚嚴不少假貸家居屢
空茹蔬衣敝澹然自樂門庭內外斬斬五尺童子非稟白招
呼不敢入宜人李氏貞順莊謹先生相敬如賓邑宰有貪酷
者不恃戒諭里人因苦恒法意區處之或誣罪至死力為白
於官得出後學執經問難諄諄忘倦與人接貌莊氣和言
貌心孚可畏而親談當世綱紀不振則感慨泣下言及奸臣

貪官怒氣勃然鬚髮亦奮有擊搏之狀憂國之誠老而彌篤
或杖竹於門驕騎於野不改布衣時行旅觀矣見者嘆息有
曰此人入朝天下有福然不理於讒佞之口乃信於愚朴之
民天理在人心有不可得而泯滅者如此於書無所不讀尤
邃於性理之學書法眞草隸篆自成一家端勁如其為人四
方人多求之文有氣力不假雕刻模倣而出入古格滔滔不
竭詩賦亦清奇古雅所著書有小學章句傳趣齋稿讀四書
私記若干卷先生為學守敬義事君秉忠誠功業樹中外聲
名滿朝野道德文章政事皆可擬之古人云先生諱雲鳳字
應韶居山西和順之虎谷因號焉父諱佐南京戶部尚書母

馬氏誥封淑人感奇夢生先生於成化乙酉七月二十五日
戌時卒於正德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亥時配李氏誥封安
人女四一適同邑監生周孟霄男周約一嫁榆次人都御史
寇天叙男寇陽一嫁太原人陝西僉事閻鐸男閻徵甫一幼

銘曰

嗚呼虎谷先生志欲行於天下而位未會當非時耶然
亦少有試矣由今言之又不可謂不遇也嗚呼虎谷
先生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墓誌銘

誥贈禮部郎中東椟劉公暨配封太宜人翁氏墓誌

銘

誥贈奉政大夫禮部郎中東樓先生者諱槃字學賢福建莆
田之金橋人廣東提學僉事祀為鄉賢諱武者之曾孫江西
新昌儒學訓導諱淵者之子今山東參議前吏部考功郎中
紹功勳之父也先生生而蚤悟綽有逸氣嘗受蔡氏尚書於

國録翁先生端即暢大旨天性篤孝事父新昌暨母鄭氏日
致懽愉新昌雅躭賓客釃酒買鮮先意與辦至當鈌置陰行
自貸新昌俸入無幾脫獲一氊先生即推與弟素慕郭元振
范堯夫之為人貲貨出入脫然無繫道遇乞兒或解衣以覆
其與人交洞示肺腑莬有蓋藏嘗遊業江廣所至人樂從遊
在瓊州時里有黄誰者旅邸相依黄病疫棘日與候事人曰
子萬里人也盍自愛諱先生曰槃固念夫萬里之靡依者耳
黄歿又與營其後事尋先生果亦染疫瀕死而甦亦無悔言
嘗貸人金既償矣其人復來責先生識其債日甚的也其人
欲誓以自文先生遽掩其口曰吾志之忘之亟別貸金以再

償與庠生陳應奎文善久而益親疾日往視頻華握手與訣
哭盡哀朔望過門必入揖其靈他日遂聘其女以為紹功妻
今封安人者也及紹功既貴則遺書令自撿押謙恭清慎克
去急迫無速官謗以光前德筮仕刑部凡　奏讞平反退必
歷問數稱韓億訓子之事以示警及紹功改吏部則又丁寧
語之曰考功之予奪人猶刑部之生殺人也其滋特慎秉公
無私以負　君相簡知及受封考功主事入謝
闕庭風神俊雅搢紳榮羨蓋先生所不見之志乃於紹功而
紓矣所配封太宜人翁氏者天性慈惠孝敬玄成早通孝經
列女傳舉動有則跬步不失尺寸至見一蟻不忍踐傷既歸

先生克順克承盥饋有之輒櫛首被珮環以給務使專業不
遺内顧憂紹功生而聰慧内訓尤篤或見嬉戲必加譴責數
稱寇母丸鍾擲足及翁劉二氏先範以作其勤及紹功既仕
聞覆一獄輒驚汗廢食或見臺皂衣食苦惡輒與惠恤諸孫
男女衣或補納食或粗糲則曰正不可悄安忘儉耳門内常
不聞人聲紡織績製躬率厥下而寬和肅穆以為陳安人先
紹功欲笞一僕則曰此亦人子也有過諭之徐當可使耳紹
功嘗納側室則謂陳安人曰此亦人女也當以吾女畜之耳
紹功每有文遊必密聽其言論以示邪正使知所趨避後皆
妙中有飛謗者則曰屢妥者叢忌受大者藏汙不辯自明後

謗果息紹功背同群臣以議禮獲罪杖于
廷瘡幾斃太宜人不加憂惟曰此臣子分耳及歷轉稽勳驗
封考功亦不加喜曰任重投艱兒惟勉以自副耳在考功持
譏不合又教紹功避位致南祠祭郎中所受封及東樓先生
之贈官皆以是也他日嘗歸莆微時姻婭肆凌傲者多愧恧
太宜人絶不為意且加善遇及舅姑繼逝盡發已藏以為歛
具或言繼帛已美曰是何愛於舅姑蓋自曾祖以下及諸伯
叔十喪皆完其葬以成先生遺命紹功之志於是家人內外
雖親戚子弟皆仰太宜人如慈母鄉大夫士宦遊兩京者率
傳其事以為家訓云夫紹功起家甲戌進士歷官清要銓衡

人物無所屬蔽而直躬東明遜于不權士林推重稱台輔器
抑豈知其皆東樓先生及太宜人之道哉初先生本光州固
始人唐天寶間有諫韶者仕為泉州別駕其子友占籍于莆
傳十七世諱政者于宋仕為國子祭酒禮部尚書乃與著作
公夙秘書公朔三從兄弟共倡莆踐履之學至二十四世院
判公諱應龍贅居壺谷里蚶山莆頭其後要迁里之黃岡鰲
山至
明興宣德中提學公起家庚戌進士始析居金橋生子鏞壽
官壽官是生新昌別先生之道所源流者亦甚遠乎翁太宜
人亦名族蓋宋侍郎侍制莊公夏之後中世[illegible]

曾祖福祖述父端皆三世教授郡縣及國學者也然則紹功
之有今日豈偶然哉女三黃應奎張達吳文省其壻也孫男
三長塤紹功所配陳安人出娶鄭參議光琬女次恭梁出孫
女一字廣東左布政使方公良節之孫攸躋曾孫女一紹功
將於某年月日奉太宜人合葬某山之原是宜有銘銘曰
章乎其來岑乎其父有道不言無命不守身是困窮乃開爾
後秉直不那力辭銓部所求既獲於爾何負足休前聞百代
勿扔我銘貞石日月爾右

江浦知縣耿君德華墓誌銘

燕人張詩嘗從予遊近訪予至南都栁樹灣予既以詩送觀

三山采石還矣詩至江浦為其友江浦尹耿君德華所留款
未幾德華病卒詩痛哭為之狀付德華之子學生鈞請墓銘
曰德華與詩交深茲狀皆實錄不詭惟先生銘以垂後贖代
之幸也予受狀而嘆曰去冬過江浦曾一遇德華德華送予
至江邊一無所言惟云聞張子言南來必訪先生豈期今尚
未洽年而詩乃請銘德華耶按狀德華姓耿氏諱[illegible]字德華
別號熊山系出鉅鹿宋子後徙鉅鹿金初始祖昉帥平定軍
遂為平定人曾祖綱洪武丙子舉人教諭河南盧氏遂今為
盧氏人祖諱九疇永樂甲辰進士累官資德大夫正治上卿
南京刑部尚書謚清惠父諱禴清惠公第三子也以父蔭後

軍都督府經歷前母王氏贈安人母王氏封宜人仲父諱裕
景泰甲戌進士吏部尚書謚文恪經府生二子長即德華其
弟瑋也德華舉正德癸酉鄉試嘉靖丙戌授江浦知縣為人
質實純雅寡言笑性喜誦書不問他務每讀宋韓范諸名臣
傳竊喜慕嚮往焉居鄉行輩最尊然與鄉人旅遊燕飲怡怡
如也鄉人無小大咸欣慕之及官江浦水旱頻仍百姓數逃
匿去糧額不辦乃申請巡按以無礙官銀二千兩代逃民以
完徵民賴以安業值備用馬價例且至千金民雖貧乏皆不
刑而爭輸舊有庫人邵趙二子者以前官偽換庫物致充戍
屆監三年矣布政吳泰子欽負錢谷至千金監之六年然實

亦非欽之罪也俱力為辯出之他日千戶陳妻殺婢致死因
故舊以七百金來賂德華正色待之故舊卒不敢言於是童
子皆以耿青天不要錢為謠云且將鳩財為立生祠而德華
卒矣凡江浦老稚哭泣如喪考妣云嗟乎德華之在江浦其
政一至此乎昔清惠公嘗遊川上童兒云此水雖清猶不如
公而文恪經府又皆以靖共繼之至德華則又世濟其清盍
光前脩不亦休哉然則德華之所源流者遠矣德華之學該
博為文亦純雅所著有熊山漫稿耿氏家乘配張氏陝州太
僕少卿九功之女也子三曰鈞娶山東左布政使汧池戴珙
子銑之女鋁娶同縣郭介之女鑾娶嘉定主簿濮源王天祐

之女女二長許靈寶許紀之子傑次許雲南右布政靈寶穆
惟康子德華生成化壬寅五月十三日卒嘉靖戊子七月十
日距其生纔四十有七年葬在嘉靖八年月日金谷阤之原
先塋之次銘曰

來婁婁學族族行高緱山政明江浦旣顯嚴君亦繩祖武將
其來者子孫膴膴我銘茲石百代是睹

明詔錫監察御史怡軒李君墓誌銘

予之政官南曹也居柳樹灣東平李子文芝以監察御史亦
謫政南京前府都事獲與比鄰每相從杯酌參軍必言求省
父母未獲也方議　進表北上取道過家而怡軒之訃至矣

參軍慟哭曰芝以祿仕不能見吾父耶乃托其友戶部副郎
周宗道以狀問誌銘宗道曰怡軒君身雖未登仕籍然其道
可方古人受性保直挺邁流俗亦復慈惠喜施與物無競當
成化甲辰間歲大凶家有積粟父命出糶安平鎮中他糶者
皆貶升削斗以圖贏羨君槩無二量親疎遠邇壹任時估於
是飢餓塡門酧對無手鎮中咸藉以生其父喜曰昴也積而
能散以義為利吾願畢矣自是惟所欲為無不當意友愛弟
昱及冒不問爾我飲食起居必思與俱一有他往怏然如失
返而後悅父歿時昱弟方六齡保恤周至比年十一二頗倜
儻踰矩則又訓戒嚴切時加譴責慮有縱逸母或姑息隨涣

則澆謝曰人不謹始安能有終壯長敗德弱幼失教母亦慰諾後冒奉訓催騶卒為善士而君友愛如孺稚州中逆徒二三賊獄當轉審憲司人畏其宄莫敢領解社長坐旦以往因欲嫁害君挺身代弟終亦無虞蓋君平日篤塤箎之好有事急眷念之難故自號曰怡軒取孔子所謂怡怡如也他日里有求財于妻家者其妻之父已殁也君辭之曰財與妻之父孰重輕故男在當致敬男殁當致哀如之何其土未乾而言利也其人漸沮謝云則君於其兄弟可知矣嘗夫自趙孝兒弟爭赴賊難而李士謙賑施鄉里皆[illegible]其風久寖流俗轉薄乃今於怡軒君再見之耶君諱某字某其先自曾祖某祖

某父某以來世居安平鎮嘉靖甲申七月

今上推　恩詔兩京官父母見存者俱封君官封時參軍方為試御史州大夫以御史官服加君未幾參軍丁繼母憂歸服闋遵諭未能請　勅軸矣君生景泰丙子正月六日卒嘉靖己丑九月六日壽七十有四歲配張氏壽張名族性聰慧解事嘗隨父官南都父或受上官箠辱恚忿廢食張時年十四欽衽再拜曰人能勤慎公事自舉父是其言後罔不臧既歸于君勤儉孝敬內外咸稱姑性甚嚴獨得歡心至撫參軍教自能言食食故參軍德器才節迥出常流也正德丙子二月十三日為卒之生距生景泰己亥二月二十二日壽六十有六歲繼配某氏亦先君卒無出子男一即參軍登癸未進士娶劉氏孫男一應麟孫女三長字趙監生之子其餘將成立張先葬于張村河東之原茲參軍於某年月日卜兆改遷合葬于某山之原宜有銘銘曰　天道不遠顯微合成好人惟厚薄夫取殃有敦怡軒率性京京爰篤于友亦睦于鄉財則思施教則思行宜爾淑嗣豸繡振聲厥直不劇有此參兵遹道不遏千祀流芳銘此貞石晏晏永藏

明贈禮部主客司主事鈍朴軒曾君墓誌銘

曾君諱德字伯崇姓曾氏號鈍朴軒江西吉水縣人也生天順辛巳正月五日年六十九矣乃嘉靖己丑五月十九日卒

於家其子主客君存仁號哭奔喪舟過江東門托其友兵科何德徵問誌銘而以編脩歐陽崇一狀來按狀君生有異質敦龐雅重度越流俗善事其父紹菴公及母某氏不違意命紹菴公學未得志遁身畎畝君祗服耕稼克敏作勞兼業商賈洗腆以養繼母郭氏既殁痛斂棺葬悉從隆厚務於誠信鄉人以為難諸叔或有私蓄日自侈費後其子女婚嫁無所資君極力與辦厲幣裝奩咸無不稱足得紹菴公悅及弟行偶有田訟君即割己地界使相易釋其鬩墻則君篤于孝友者皆非文矣他日父祖既逝兄弟離居諸子弱幼而漢陽荊門之商貲率為人所貸歲遭水旱民多飢餒無所射取乃

即捐左券徒手東歸業遂凋落問鬻產賓給資朝夕處之安如也及主客以言事貶謫已而復官君始旣不戚後亦無喜惟曰禍福有命守正惟經故雖受
恩封官不改布衣之舊則於其他小利害可知矣初君之王父梅隱公以貲充萬石長每有催科上不免於敲朴下不免於怨謗君佐以平恕代受辛楚一無恚忿當是時年方弱冠已能孝讓如此況其後乎君雖比方漢孝弟力田江革王烈輩不可邪君先世本南豐人後遷泰和五世始遷吉水吉水之始祖為申伯申伯生省堂省堂生竹隱竹隱生恕恕生禮元禮元乃生梅隱英手儀好問學蚤涉艱危備嘗世味宗族

鄉黨皆稱讓厚生子五人和敬盖里同爨三世有古張公藝百忍之風而君以冢孫承順乎上下閑家悔亡則君所淵源者遠哉君配周氏封安人生丈夫子三人長即主客次傒次傳女子子一人適同里人周某孫男一人某孫女二人長字周進士文規之次子某主客卜嘉靖某年月日葬于某山之原是宜有銘銘曰

亶如其來如質如樸如醇如約如友則棄慈甯則棄家愛孚惟道不惟以爵欣戚不形奚問榮落我相厥成先明攸若將其方來于閑于廓懿厥主客侯雅侯博堅持不渝揚君如作銘茲貞石百世無作

皇明湖廣按察司僉事漆厓左君墓誌銘

漆厓先生左君者今南京戶部主事長臣思忠之父也一日兩甚長臣過栁樹灣言公病忠因以感疾欲上疏乞歸省君予言君疾必不甚六七年間嘗兩會君於予東林別業採菊烹葵歡甚見體幹碩健議論慷慨當其時氣可塞天地志可均邦國也今未幾雖疾必不甚沮長臣長臣弗是也明日而疏即上踰月
命下移勘長臣束裝且行而訃至矣予於是嘆長臣近噬指馳歸之孝而有義方詩禮之慈矣長臣奔喪以銘托我嗚呼予忍能銘哉公諱經字載道先世長安人遠祖綿繼先者徙

居耀州之漆厓至公遂號漆厓人稱漆厓先生云當弘治壬子年纔二十餘即領陝西鄉薦已未登進士出授永年知縣壬戌調太康乙丑丁繼母憂服闋改補屯留後忤權宦劉瑾謫武進教諭瑾敗起知汶上縣夫永年畿輔之劇邑多豪右家宦寺里不可易戢而種馬之弊尤苦於民太康民多貧窶婚姻無經雖河田亦荒屯留地雖僻而異時征斂數倍虐及無辜其在汶上時又當流賊猖獗嘗數百萬圍城至旬月此其難雖多材力者皆撓矣乃公所至皆能釐而極之祛一方宿害而民咸安於是太康之民喜如永年也屯留之民喜如太康也汶上之民脫焚掠之禍鮮兵刃之慘死而更生喜又甚

於三邑也空同李子曰左君為政上之人雖或弗悅然忠信
明察庭無留訟奏績考上上士之好古者觀左君可自慶已
益語其實能躬行也自汝上稍遷順天推官尋轉大理右寺
副時厰衛校尉多以贋功射官執近京齊民誣妖言姦宄以
計功人勇如狼虎莫敢與辯輒成獄公奮然曰此等破人家
傷
國體我輩尚可顧官邪雖獄成率平反甚衆今少師遂菴楊
公時為冢宰聞而韙之曰左載道真廷評也未幾陞山西僉
事兩月丁父封君憂去服闋為正德十五年遂改湖廣僉事
矣僉事未久又以直道數與時不合乃嘆曰昔吾筮仕永年

即與守不合乃周流縣邑幾十五六年今官已至方面尚復
如是將子之過邪抑道之過邪且子與其從容悅於世也孰
與我退以守吾之貞邪夫道不行而厚祿君子之所恥也宦
成而不歸弗知止也吾其已夫明年遂乞致仕浩然歸滦厓
而不疑也於是谿田馬子聞之曰左滦厓剛毅易直可以大
授乃今遽已惜也今年六月
天子上
兩宮徽號詔文臣五品以上以禮致仕者得進階一級而遂
以四品服色終矣初幼即有高志鯁介不與婞婣者群垂齠
讀書聲聞隣里八歲時遭祖父喪即不茹葷及丁母常安人
憂啜水不入口者三七日而骨立見者咸嗟嘆之他日嘗
謁王大師端毅公即稱賞曰此偉器顧遇不遇耳然則公自
弁髦諸生時即頭角嶄然而端毅公已嘅至今矣又何必崇
階峻級然後為遇哉性强敏博極群書綜覈古今為文朴厚
雄深千言立就所著有文集二卷餘稡槀一卷皆其志之所
在也而長臣又能克纘家傳大宏遠當其所抱雖近代賢不
肯讓就其志必大發左氏之幽而光之志于無窮則又何為
不遇哉曾祖諱仕謙配張氏祖諱春配洪氏考諱進以貴贈
大理寺副配常氏繼配楊氏皆贈安人蓋三世皆不仕至公
而始顯也常安人生公及弟綸公配宋氏同郡處士某之女

封安人生二子長即長臣已舉進士科娶長安王參政納誨
女卒繼娶府同知蒲城忽忠女次思敬舉人娶富平趙珪女
思恭則弟之子皆公平日愛如已出身所教育者也今亦舉
人女子一嫁為富平劉未妻孫男二順孫女三閎瓚字刑部
劉郎中子光大餘幼皆長臣出蔚瓚字劉舉人之子芝思敬
出公生于成化四年六月癸巳卒嘉靖七年十月辛亥享年
六十有一歲長臣將卜以八年正月某日葬于唐原之祖塋
其詳見都憲張公狀銘曰　來滇滇行翛翛坎茲四縣士女
之斅侯教侯忠侯開侯樸學究毛萇政婉魯卓亦既憲臺道
是伸縮常服策節土門窮谷聲琅琅山磬玉遺此後昆邦之

琸瑯玄寍馮馮潀陞之由

皇明亞中大夫四川布政司左參政硯莊先生葉

公墓誌銘

予讀漢循吏龔遂黄霸傳未嘗不痛想其風於來世今觀汪
太僕所狀參政葉公守東昌事將無同乎東昌劇郡管州三
縣十有六路衝南北旱澇餋災科征頻仍至難理也公曰守
為民而設民以食為本乃先舉常平法豐歛凶散儲粟數萬
次立團甲法十戶為團團有長凡丁業出入皆有籍稽次立
三役均派法上役重者移中役中役重者移下役下役輕者
移中役優役濫者還本役乃辛壬之間齊魯歲歉聊博尤甚

趨城饑人日至數千公命吏籍記如宋富鄭公救青州法分
處道菴僧剎及隙館空宇先出俸金易粟復勸富室捐粟乃
并發所儲常平粟尫瘠者與粥能動履者與糧不能耕者與
牛不能種者與穀未流移而饑者亦量與賑凡活人至二萬
荏平土人屬鄉遷民屬屯屯初任意墾田書畝報糧後地狹
糧重棄地轉徙或貪售地以存糧遂至貧者有糧無田富者
有田無糧公請行魚鱗圖以量田得實地萬有一千餘頃令
凡田有糧凡糧有田冊藏于官帖給于民其沙鹹惡地聽民
自理於是歸業者千餘戶歲亦大熟累年逋稅不督皆完郡
北有減水閘蓋洩聊堂莘三邑流潦入運河者也歲久閘圮

潟兩漫溢廣没民田公請以椿草折銀復建之害由是息郡
有二衛衛官頗縱公白當道劾罷渠魁兼懲悍卒衛始帖服
不敢侵民獄中係三死罪情實可疑力請開釋守巡意乖公
曰冤婦致旱况茲三囚殺人娟人球豈敢為卒與平反公每
鞫重罪通宵不寐嘗讀歐陽公瀧岡阡表感所書求生事揭
之座右以自警惕故庭無衆牒獄無冤囚隣境雖有他盗亦
皆竄息不生漕運過郡官卒閉閘留滯數日公命開吏啓行
官卒遂閧捶吏幾死公收官卒羇朴遣去尋督漕運愈公怒
而詰公曰知府而責運卒邪公曰知府止治援吾土者耳頃
俞公進掌内臺授巡按孫御史意

奏調簡登州賴太宰喬公素知其賢得已蓋公篤志斯民雖
勢不避則於其民生養安息將無不至古所謂民之父母者
乎乃又撤淫祠葺儒學誨生徒正婚喪表鄉賢獎孝士明列
女風厲化導不啻一養而已將孔子語冉有以庶富教者公
亦庶幾乎故巡撫王公上其績于
朝曰學不泥古政事適變通之宜財足經野賦稅得損益之
善流離復業而戶口漸增徵派先完而宿逋亦辦循良之體
不失卓異之績顯然云初公舉甲戌進士授戶部主事即差
監太倉時内官憑勢横虐縱卒侵漁或歐捶運官公縛卒寘
法以理折服而又革姦袪弊糧運稱明其督運宣府雖北地

祁寒𣪺然不辭收納平允耗無增多比至交盤羨亦不減乃又明懸戒約理諭斷絕中貴綱紀遂使常盈諸倉逋負十萬民咸歡輸比竣事還部中貴感別其用柴草場之直以葦埠岸葦壩上諸馬房之包攬以杜失火利害禍福尤不怵他日

武廟北狩車騎萬數芻糧告乏公即馳至部中畫招商之策部尚書石公慨然從許而公又拒權勢之請絕胃中之人民商樂輸供億不缺一日榆河百騎突來蓋即

鴐也公伏謁道旁時

武廟方厭倦文臣遣騎來詰衆皆危懼而公不失措騎回奏曰乃管倉主事即昨疏請回

鑾并劾太監郭某而軍中所稱糧芻平者也

上領之釋不問未幾郭宦卒以貪敗比公還部部尚書楊公深知公賢凡各司郎中或缺命公攝印而公亦誠直自將事有不可抗論必至有勢豪中鹽奏下公執不可蕘三呈堂及

武廟南狩凡部中事擬議參決必宜於行則東昌之政此其已久試矣初公生而警敏讀書輒成誦年十一從其父封君游姑蘇端居旅肆終日誦讀見者驚異封君所至多交文人才士作為聲詩公竊學之輒有可觀年十七受禮記於仲兄太守孟齋二十提學陳公琳選為縣學生二十七援輸粟例入胄監祭酒藁城石公司業竟陵魯公皆奇其材又八年果舉進士公受性孝友其事封君及毋游孺人咸得其懽心於其重義輕材尤先意承之封君逮疾憂形于色躬調湯藥衣不解帶既喪哀毀過禮其從孟齋於寧州也率與其邦之賢士大夫游有聞與告有私與絕則曰吾兄為清白吏足矣伯兄蚤世子俟有童心而季弟庠生天榮又老於學公儆戒慰勉無所不至季父靜軒素器重公公亦感其知愛於其壽也請縈以散官其處群從子弟又盡言規正不使有差雖姻族鄉黨亦皆曲有恩意嘗壞積券曰居官不能仁鄉里乃以是自累耶至於直諒處友朋接引後學尤所不倦然則東昌之政豈無所本哉公諱天球字良器姓葉氏號礪齋一號硯莊

徽州婺源人也先葉本姬姓聃季為司空食采于沈後為沈氏沈諸梁子高為葉公後又為葉氏葉公之後六族居南陽者莫若建安初子孫渡江居丹陽散處江南者大中大夫望始也望之後五傳居歙之新安者承直郎林秀始也林秀之後由中平遷今外莊環溪者綱三公夢志始也夢志生友友生亮亮生炳炳生朝宗朝宗生玄否玄否則公之曾祖敦本力善氣行卓犖貲雄于鄉嘗掌區賦領綱運行輩推焉玄否生覲武宅心寬厚人稱長者覲武生兆允配游氏是生公兄弟四人者也初以子天琪貴封文林郎崇仁縣知縣子孫稱崇仁君後又以公貴贈中憲大夫東昌府知府博贍淳[illegible]

信讓游封孺人贈恭人媿德於崇仁君然則公之源流於先世者遠矣宜其東昌之政卓絕一時乎夫龔遂為司農黃霸入為丞相公雖以河南右叅政管府事嘉靖丁亥二月陞四川左叅政行至鎮江乃七月十四日卒享年止四十有八使天假年龔黃位不難到也配汪氏玉山縣丞禮軒汪公厚女封安人加封恭人子男份原學也嘉靖癸未進士授南京戶部河南清吏司主事娶詹氏蓋能續公之志而益光大之者也女信圭鎮圭福圭俱蚤夭孫男懋之孫女茂蘭茂孫公所著有上谷藁淮南藁硯莊雜藁徑山行藁數十卷藏於家原學將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山之原問銘銘曰

倚嗟硯莊視履孔臧行發婺源政在東昌為時惇哲並漢循良年四十八古昔先民厥實亶厚其聲允長公之言曰古學尚行今也辭章尚行相乎辭則行凉凡厥有行無忝所生肆其事業陋彼尋常設施條列咸可法程言詩撰文雅稱先生寓書原學邁迹官箴我銘斯石千載為章

明中奉大夫江西布政司右叅政項公墓誌銘

公諱經字誠之姓項氏別號怡菴前兵部尚書襄毅公之子今刑部主事錫之父浙江嘉興人也其先本洛陽人九世祖洪度者當宋室亂避地籍嘉興云公生有奇質哲竅異常風度爾雅美鬚長大既登成化丁未進士授南京福建道御史即肅承

皇天命簡勘內藏稽錄羨貲杜減侵蠹尋視南城坊廂靜謐夜無聚飲既按江表民亦輯和其有所論列皆關切事實不詭於治未嘗務皎皎名人率不知㕘七年陞知太平太平南股肱郡然民多貧餒乃躬自撫循在其疾苦曲為之處民籍以生流離歸者殆以萬計聲動憲臣交辟于

朝乃遭襄毅公喪未究厥施以去民遮道留輦至不能行服闋改知臨江境接袁筠土寇慓悍時肆出沒民罔帖席前守慮變禁弗敢發公勃然憫惻興師聲討立捕酋豪百有八十人郡境咸戢蠶月農時外戶不閉他日歲凶石米千錢有司

欲請當路以賑公曰民饑如此請而後賑含口待斃先賑活人請亦未晚爾乃發長府之金建和糴之法民因存活不可數計有監司督賦方亟公諍之曰化理之要民命為重民饑且斃以杖迫征是謂束羊加石沉之淵井豈為民父母之道死不敢從監司恚去尋歲大熟賦亦先登上下胥悅是時宦瑾肆姦權擅中外吏率行賄始獲安職公弗為動尋知汀州在汀朞月廢政畢舉然瑾怒未已檄公致仕猶矯

詔縛公弟千戶綬編戍遼陽公之去汀及臨江也耄倪攀留亦如太平及瑾既誅諸賄皆敗而公抗直之聲大鳴于時臺諫薦公材可大用公曰吾今斯休矣豈能以五十餘年更效仕

畀外俯仰于人作强壯態哉乃身耆林阜自號怡菴真逸諸老
武廟賜允授江西右參政致仕又十年壬午　聖上登極又五年大禮書成推
恩天下兩進階至中奉大夫云初公之事襄毅公及忠宜夫人鮑氏也
極致孝敬襄毅公方遭讒屛居公亦夙夜祇畏惧貽厥憂為
御史時念違親側而弟綬適以指揮蘇州衛事即令公致
奏署嘉興因以依親循己身事云及先後遭喪執禮甚嚴未嘗
隨俗其撫愛異母幼弟比與綬等若有先遺盡以分付不少私
存至於立庭發訓必稱祖武碑諸樹稼諸子若姪亦皆循循
修隱不敢越墊婚喪請謁祇遵厥成夫公於其家者如此宜其設
施進退弗枉于官也公自九世祖宏度生儀甫儀甫生伯通伯通生

達卿達卿生永厚永厚生邦邦生衡雖世有懿德然皆[illegible]
耀至衡生忠即襄毅公舉進士至前官節著　英廟勳勒[illegible]
憲朝既鄜西北復定荆襄全功保身敷錫侑嗣授鏞千戶則公之
源流伊邇今茲之道豈偶然哉公生景泰壬申月日卒嘉靖己丑月日
得壽七十有八歲配趙氏繼配田氏又繼配田氏又繼配王氏子男三長
即千戶鏞今從征交南娶沈氏繼屠氏郭氏次鎧鴻臚序班娶林
氏次即主事篤志好古綽有公之風蓋項氏所未艾者也配祝氏女三
長適南京左府經歷呂言次適刑部主事前翰林院庶吉士屠埈
次適太學生沈維鍔孫男四元淳娶陶氏元深娶邵氏元淙元澤孫
女子七主事將以今年月日葬公于某山之原乃持省吉士狀以請銘銘

曰　蘊殷殷來貞貞法行南臺政始太平侯慈侯果侯介侯
侑在汀臨江閩越咸聞我自怡足豈慕陟遷既裕爾後尤光
厥先誕其中哉東南信旂玄山巍巍江流田田聲斯與延

明封孺人康母王氏墓誌銘

勅封孺人康母王氏者故南京大理寺評事槐齋先生恭和
康公之配江西舉人求仁恕之母也去冬求仁會試過南都
大雪中謁予即相知今年求仁落第卒業南雍且歸請予曰
痛哉恕之不孝也學不如顏閔以光先父母之道進未能甲
科以彌其志則柰何恕十一歲而先君卒於官囊無數金遺
也吾母寸累銖積棺斂備至護柩行二千里以襄事是時家

四壁立一姊及弟二妹弱幼吾母茹辛食苦拮据卒瘏長養
撫教里無居婦西隣失火延燬數十家先人敝廬蕩然盡矣
母痛哭曰此兒女將疇依是時恕外王父母二峯先生曾夫
人尚在也為離室以召吾母來母遂携恕及二姊往依之居
八年而後歸其間困悴隱約抑心折氣者蓋身熟之矣他日
拮恕語外王父母曰城市中多壞兒子性吾茲之來天其或
者以吾夫學成道明未究厥施也有意此孤使之蕩析山居
不見異物而遷也從事於學以發吾夫之藴乎是時恕已十
五六能習時文語母及外王父母亦生望心然母躬執機杼
即得布貿絲外必以贄師比恕還塾呼燈火伴誦讀有疑義

與揩畫至今思於道皆合也恕或逐群兒弄也母輙泣論曰兒不學何恃乎即能感悔易廬也則汝父志庶不墜即不然則吾且可奈何恕由是奮激向往然而今尚未有所成也泣數行下初吾母之歸先君也先君免於王母歐陽孺人之喪者方期年母旦夕輙揮涕曰古云女子嫁不及舅姑以習婦道為不幸吾今其當之乎然又懼傷繼王母羅孺人意也輙斂戚容繼王母性嚴甚母事之極謙不敢仰視易步如執盈然其或殺怒不悦也退亦言貌如常不少變然家世貧窶躬執業作無日夜懈於是先王父靜庵封君以為得賢冡婦也伯母叔母以為得賢妯娌也諸姑伯姊以為得賢嫂氏也雖

先君亦以為得賢内助也蓋先君勤於業篤於學而資給家每當先王母生忌之辰輙摧割愴惻為位制服哭盡日母必有儲也以需其用竭其誠不使傷其意甚或脫簪珥助不顧也及先君舉弘治壬戌進士授評事矣每退食自公母必曰刑獄至重若少失乎允明察必有懷結抱隱者矣先君亦為之惕然乃先君先逝恕已無所怙而母又失恃則恕其何以為心也泣數行下且吾母之祖醴陵教諭顒也是生三峯先生諱俊為儒士六入秋試不第遂隱居山林教授弟子數百人先君久受學焉先生奇其警敏曰此兒一日千里將亢宗乎康氏遂字吾母焉然則吾母之所承受者亦遠乎母年甫五十乃於嘉靖己亥十二月二日卒葬在先君之右所生三女長適廬陵次適進士萬安朱麟次適邑庠生曾直而恕獨學子立乃尚未知所建立則何以對吾父母於九原也泣數行下予愴然感懷曰傷哉求仁吾為太孺人銘其墓銘曰豈如其貞如煦如其慈如斷織風久撤三遷教已隳當誰振賴緒康母昭其規侯勤侯儉侯學侯寅既閑婦道亦炳母儀相夫固已身諸用教子將以大所為豈亦古之所謂女師者耶

皇明中順大夫應天府丞璞菴楊公墓誌銘

公諱璨字仲玉姓楊氏松江華亭人仕為應天府丞以災異線[illegible]休致歸歸未幾卒于家寔嘉靖八年八月十七日也其子吏科都給事

中秉義以狀問銘初公嘗兩為南京吏部考功郎中遷尚寶少卿去朝命以柟補公缺方是時予未習考功也至則凡課官察吏一遵公舊或有疑事難政必稽質公所定籍行二年得少究於慈君公之當考察也悉心延訪務得其情雖冢宰中丞咸駭稱神有二三被黜者倡言訾公指實以答罔不慚服予若值茲退步三舍矣當是時公已自考功改武選廖冢宰紀已遷北以公剛正篤實徇公任怨也乃又自武選改考功云於是李司寇承勛張中丞璁及朱冢宰希周日揚考功公忠正直不阿廖舉胡少宰世寧有位愧楊上之嘆皆予耳所聞也公陞尚寶以不便水土辭未赴乃戊子年陞應天府丞時

陳京兆錫奏疾在告公數署篆節財均賦平物價都人士稱便焉故事讐家多假手獄卒卄心係囚公時廵獄中飭囚病非累藥不效勿状全活甚衆江寧丞王褱貪酷事覺褱已陞他縣囑者旁午公曰彼邑之民奚罪焉竟坐于法彭鶴齡者溧陽民也嘗忤毋舅舅誣為盗詞服賍少公曰鶴齡貌非甚貧何利於此卒得其誣其懲奸釋寃類如此則予目所見也公舉辛未進士筮仕桐鄉桐鄉當入省之衝民罷於逆送乃與查覈節制著為定籍役徭拼夫之徒盡繩以法然不能當廵按意也乃以賢能薦調開化實尊之也去桐之日民輟耕罷市攀轅截路以送開化人好訟閧重利輕生甚至飲藥

斷腸取快小忿生女不舉以嗇嫁貲公痛與懲創頑愚多頓以生其崇馬金鎮之豪沮僥信姚源之盗寛殘破之賦[illegible]開人所懷服爭立生祠稱曰鉄知縣云御史王君尭封至考以誠心愛民語蓋公自是進陞刑部主事矣在正德乙亥年也明年乞便養毋改南京驗封主事故厥後考功京兆之政皆自桐鄉開化也初公幼有異質端凝簡重父毋殊愛之及就外傅頴慧絶人年十二脩溪周寧素為女相攸見公喜歸索飲至醉弱冠有先正曹憲副時中者許其英敏可希古聖賢公嘗讀書龍門僧舍外家每饋時羞則曰㮣獨不能斷虀畫粥耶棄之以飼鼠又嘗讀書城南隣女欲假汲以挑公公

曰吾可議會國云男子乎斥之每試督學皆列高等與兄憲副公瑃齊名時稱松江兩楊王督學鑑之至分廩以贍嘗師莆田方先生岳於泰州所交皆知名士既中弘治乙卯鄉舉遭父贈君營繕公喪時兄憲副方第進士觀政也公哭踊委頓與叔弟琦季弟貢士璉殯殮如禮他日太安人檢篋得封君為諸子析産狀示焉公哭不忍視曰吾父為此將慮吾兄弟啓爭端耶吾兄弟不體是心而或後言者非子也焚之友愛三弟益篤於是公之文行大著而鄉士子從遊者門無停屨多科第云嗟呼公孝友積于家庭端諒重於鄉閭如此宜乎莅官行政超邁尋常也公先世上海人遠祖為府別駕其

後有博學者稱兩脚書厨自是皆以儒鳴沙岡間高祖壽梅公諱德時曾祖樂耕公諱景阜贅于翁氏始家華亭之葉謝鎮祖月溪公諱文信義制造漕授散官考南隱公諱雲字民望以長子憲副公貴贈工部營繕司主事妣宋氏封太安人自南隱公以上皆植德不仕蓄而未發乃至公始大顯又以及其子給事中則公之懿行善政豈偶然哉公生天順甲申十月二十八日得壽六十有六配周氏封安人又以都給事中際恩例加封宜人繼德于公先公七年卒妻在孫中允承恩誌中副室沈氏子六人長郎都給事中正德甲戌進士周宜人出次秉謙庠生秉鈞秉鑰秉德次一適董大理少御恬之子

宜陽皆沈出孫男一允脩女四長適致仕蘇御史恩之子克
柔次適姚井之子篇皆庠生餘幼給事君卜今年己丑十二
月二十八日奉公合葬于周宜人尹山涇之壙是宜有銘遂
叙之銘曰
大有來殷殷厥行房房侯亶侯裡爰奏斯常德化閭井無斁
邢平素篆伊厚弗劇爾方率人在道考課維精丞茲京兆士
女罔不臧宜爾孫子為國之良銘茲貞石百世末藏

封南京刑部主事東林陸君配贈安人陶氏繼配封
安人胡氏墓誌銘

嘉善陸秀卿埛仕為南刑部員外郎嘗迎其父東林君於南

都歷覽江山諸勝以樂之遊憩觀音岩忽筋力覺微秀卿輒
感動謀䟽歸養未獲也未幾考績取道歸省繼母胡安人已
久卧病矣數日歿又五日東林君亦歿秀卿號泣曰邦微此
還也幾不獲見吾父母既見吾父母乃又相續以去則邦也
何以為生哉擗踊數絕歛殯周至既卒哭衰絰匍匐至南都
以其篠陳忠甫狀問墓銘按狀東林君生有懿志少為經學
弱冠廢業代父竹南君以幹蠱當是時伯兄蚤謝也與其仲
兄齟齬克焉窘乏莫焉艱辛任焉及竹南君授業以析也又
自引讓不敢以敵偶聽諡其先後左右無弗如竹南君意者
比竹南君殁遺穀且數百或曰此可利而有也君曰篤於利

而忘乎親鴟不能乃白之仲兄以業來人捨其讓積券又數百
也悉涕泣曰父不以是屬吾兄弟者是不有斯券也亦燬之
不以問諸人有別屋數十楹當家廟旁毋李曰汝父於汝兄
弟雖一服器必均節此可共承之君曰父不言意必有所屬
也吾着屬分必先其長也周讓而不取有沈氏妹者嘗適官
奎甚窘也君曰沈氏窘是吾母羞耳與其兄代償之盡其加
志孝友篤情喪祭里無居人矣他日客有賀已生辰者至作
感志詩以絕之其遇姻鄙周旋決治或逮死獄者與力脫焉
歲大侵當減稅有欲詭削其數者君曰知不信何未幾他家
果以詭敗其他棺槥之施扛梁之脩者往往先諸人若於人

善惡又未嘗揜覆或至面斥其過曰予無過人者惟一信
能勿失耳至謂秀卿曰世之健吏徒好小廉不知下民苦邪
可勿踏也性嗜山水自謂有山癖嘗築山亭以自娛則君
不見之志皆可以占而秀卿至有今日學行謂時者豈偶然
哉君字昌文其先淮人元亂有諱信中者徙嘉興後析邑隸
嘉善云信中之子讓　國初推長鄉稅並于彥英彥克其家
英生耘號東皋善解人紛拜義官是生竹南君諱畦秉禮尚
義拜九品散官壽極而發至君乃大顯有陸云君生成化甲
午七月二十六日卒嘉靖庚寅七月十八日壽五十有七歲
配陶氏秀水人肆之女宛德於君實生秀卿贈安人陶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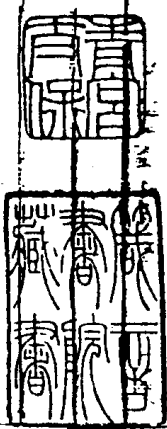
有號菊隱者曾集義勇拒元又作忠孝堂不忘宋盖名族也
陶安人先君十三年卒在正德丁丑十月十五日距生成化
丁卯五月二十六日壽四十有七歲事在族弟副使陶特撰
撰志繼配胡氏封安人孝於母李猶陶安人也其撫秀卿無
異所出又能躬服勤儉施禮諸族戚黨咸悅其卒也距生弘
治庚戌七月十五日壽四十有一歲子男五長即秀卿舉嘉
靖癸未進士娶某氏封安人次曰培曰增曰埜曰至女子子
三人其字周堂陶詵者陶安人出仲女及培埜胡安人出餘
側室某出孫男一曰如賜孫女子二字沈烱丘夢竹秀卿以
是年十月二十七日合葬大結之原竹南君墓之右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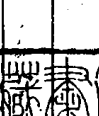
來彭彭行章章既篤於親亦孫於淵宗族孔懷任及鄉黨
猗矣戩凱如經生宜爾家子為邦之良單茲休問琵之無窮
我銘貞石百代攸望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南京禮部右侍郎致仕前國子祭酒翰林修撰經筵講官同修國史高陵呂柟撰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門人建德徐紳海虞吳道[illegible]校刊

墓誌銘

監察御史唐君墓誌銘

君諱勳字汝立廣東惠州歸善縣永平鄉人也君與予同舉
戊辰進士任知縣且滿被徵爲河南道監察御史未幾君母
劉孺人病篤君以憂勞成疾得告歸籍劉孺人尋卒甫三月
君父贈君亦卒君以屢毀兼中濕熱結盤腹脅遂成鼓瘡而
君猶自奮起摽醫不治服闋補陝西道以疾請於

上乞改南京使醫藥得補河南道既南旋中途疾作乃馳歸
就藥數月竟不起實嘉靖丙戌十月十二日也享年四十有
八歲君在南臺屢言留都倉場屯田及宦戚賜予差遣諸事
皆關繫時政　國計使不疾以死則其所建當必有大可
觀者矣傷哉初君筮仕靖江知縣即能平賦理訟祛盜弭患
有暇又興學實廩作先士類既踰月民罔不悅銓部以其材
可治繁也改除徽之休寧休寧徽之壯縣素稱難治君既莅
政凡賦斂徭役務從節省初不過爲誅求以厲細民學宮之
南地頗狹隘乃捐引貲贖之拓致廣遠力役之興品戸差定
吏不能奸民咸稱平他日　江西寇起剽凉饒信勢洶洶將逼

休寧休寧人矍請他從君曰古人效死勿去不當爾耶乃募壯兵呼吸之間得人至萬悉資以器械從以芻糧威聲大振寇乃遠遁既而復集勢益猖獗君適報政去縣方六十里聞之亟還率壯士二千以追猝遇之黃茅君躍馬持梃先出陣前諸壯士奮擊寇駭奔去追斬數級而還紀功者上其事詔賜金幣君去休寧民皆立祠以祀曰是活我休寧者也嗚呼使君不疾以死今在御史其所建立者又不知何如也初君受性開朗倜儻有大志博學能記覽古今為文詞宏壯豪邁蓋不止以政績成名者也乃止於斯傷哉君高祖諱性存曾祖諱彥弼祖諱瓊咸敦行誼稱於州里父諱儀恧易重默

事其母聶以孝稱以君貴贈陝西道監察御史配劉氏封孺人君所孝以致疾者也則君之來亦茂乎君配某里聶氏封孺人有賢行子男三曰都曰郟曰邦女子子二人長適前建寧府同知張秀之子子桂次在室都卜以某年月日葬君於同湖之赤岡而南戶部員外郎黃君時興以御史鄭君維新狀為問銘銘曰

憂不致疾君致疾乎毀不滅性君滅性乎君雖未久於仕而能克篤於親足以化鄉足以求仁古所謂志士端人者非與銘貞石萬年如新

封丘知縣王君配封孺人陶氏墓誌銘

君諱文凱字仲元姓王氏黃州府黃岡縣人封丘知縣麟之父今戶部郎中廷梅之祖也封丘舉弘治己未進士授知封丘君因以覆封云初君父諱思旻嘗為泰州同知有惠政泰人立祠以祀配趙氏次魯氏生子七人焉君則魯所出也受性聰慧體貌長大行植尤良泰州以其質異六子也命入補府學生習治舉子業乃屢試不偶而家衆且賴以資給遂削去儒籍純藝黍稷與僮僕共甘苦無間寒暑惡衣糲食裕亦不改上事泰州極其畏敬厥既捐養歲時祭獻猶致哀慕克恭厥兄由盡其道有小弱弟未能成立友愛特至長與之業冠與之室其躬率家人雞鳴而興內外大小無敢或寢又取

古今善惡興廢訓詔諸下諸下奉行唯謹或出而歸業罔不完其家用服食皆出於一子姓不敢營私亦不敢私相餽遺而勸戒之廣波及里閭戚黨因而植立者數十家居常不設藩籬馬牛恒丧於盜亦不大怒他日有盜夜至門者礪刃以待君曰吾與若得生聚此土者賴無傷害也今以六畜之故而殺人其能以生聚乎其盜聞而去後一再至如前告語盜遂息有貸者力不能償焚其券後一貸者不知君之心也鬻其子以償君聞之捐其物令贖其子以歸身雖未仕所尊敬惟廉吏若親故中有厚載而歸者嘗為詩以薄之他有橫逆誹謗之來君不與面白也為文以質諸神其橫逆誹謗者或

依韋求解或遂淪沒於是鄉人皆以君爲通鬼神然則君平
日之心行無詭皆可推而知也所配陶孺人者受性慈良鄰
里婦女以急告者無不與濟其有貧寒姻婭妯娌已雖不足
亦解衣推食不遺人知凡封君翁於兄弟老而不替者多資
其勸佐焉側室陳氏有娠將免封君方他出囑其家人曰女
則舉吾且孕嫁之男則勿舉以禍吾家既免矣則男也家人
不敢舉孺人亟舉之曰如之何欲庇其子而殺人之子乎比
歸家人以其言告封君乃已比數月則帥陳母子矢諸天曰
吾造家甚難慎勿爲厲階兒能光王氏耶則生否則反是因
名其兒曰光祖光祖後果有美志云封君生正統癸亥七月

二十三日卒正德戊辰正月八日壽六十有六歲孺人生正統
庚申四月四日卒弘治乙丑九月二日壽亦六十有六歲子
男三長卽封丘娶某氏其舉進士時封君所痛哭幾絕以告
先人於地下者也次鳳娶某氏皆陶孺人出次卽光祖娶某
氏女二長適胡末茂次適劉忠孫男子七人廷楫儒士娶某
氏次卽戶部舉嘉靖癸未進士娶某氏次廷槐舉人娶某氏
次廷梧廷桝生員其二幼未名封君之卒已合陶孺人葬於
黃婆湖山之陽未銘也至是戶部追憶具狀伎舉人請銘銘
曰　廷廷其植蹶蹶其騫私不能撓讒不可貎早削儒籍亦
大玉門惠於宗戚交比弟昆銘此敦勸不易兵喧我躬既飭

遺爰子孫

明封太孺人張氏墓誌銘

敕封太孺人張氏者監察御史咸寧王君諱某之配南京
戶部員外郎昭大懲翰林修撰用賓之祖妣也戶部爲
御史時値
皇上推恩之詔有是封贈焉比戶部覆今官未幾而太孺
人訃至予弔之戶部號泣悲咽不能言哭已問太孺人壽對
曰今年辛卯八十有八歲矣予慰之曰太孺人上壽如此又
生戶部舉進士爲行人卽能諫
武宗南巡諭國子學

今上登極召復原職陞山東道監察御史又以言謫高　縣
典史用薦者累轉至今官其於守身奉職亦無不盡且孫曾
六七人而修撰尤文行卓偉士林推重皆太孺人所賍目者
也可勿過哀曰慭生不能終養死不能斂爲可慟耳既數日
且奔喪乃從南京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容堂楊公持狀問
墓銘狀言太孺人同邑某里處士喜之女生而端秀柔順靜
嘉姆氏有教閨弗聽從及歸贈君覆勤路儉無違宮事雖家
計日裕而費出有經內助惟多其事姑李問衣燠寒每上饌
於堂雖一菜一羹必致誠潔他日姑病夜中焚香籲天求以
身代及病既愈素食三年陰爲心禱後姑卒盡卸簪珥朘致

柩歛恐遺來悔其教戶部及諸孫必稱義方祁寒暑雨訓示
嚴切用光顯先人及戶部以言被諭則曰兒能報
國恩官何恨又嘗敬老恤貧閭里有告困之者輒施予之雖
頻不厭予撫狀嘆曰太孺人之道如此宜乎有戶部之爲子
脩撰之爲孫也昔者呂原明之賢由於中國夫人而崔山南
之曾祖母長孫氏及祖母唐氏至今不沒者誠然乎哉太孺
人生戶部一人其名安者則養子也戶部娶某里張氏繼某
里李氏安能理家務娶某里房氏女子子二人絳縣知縣曹
夢璋士人張琦其婿也六孫者長即臣次即脩撰次用圭用
卿用賢用相也圭賢爲學生孫女一三人一適太學生李承

恩一適平陽府同知許君珮之子鉞皆戶部出安有一女適
安保孫男一曰昌僴曾孫女三戶部將卜某年月日合葬太
孺人於贈君之墓銘曰　緊太孺人秉德孔臧幼奉姆教長
敎婦常克孝於姑猶慈猶明家政既舉內訓滋彰宜爾孫子
爲邦之良休問有代渭水與長我銘諸貞石以昴紀綱

湖山處士胡伯行墓誌銘

休寧人胡伯行病於蕪湖之旅寓其弟蕪湖學生大器方學
於鷲峯東所即馳歸與其兄大同涕泣以侍湯藥閱月竟不
起乃號哭棺歛舁歸休寧殯之渡村既卒哭持葉主政狀來
曰吾師而知湖山先兄亡乎當病甚深以未獲見吾師爲恨
曰死爲我問一銘焉即瞑目矣予爲之悼嘆以問其平生大
器曰家君木齋處士生四子先兄爲長也幼即穎敏年十二
三家君携賈於蕪湖教以義方即能成其志未幾遂與弟大
周大同請代家君理賈事輒操奇嬴於是家君且享優饒不
以事物經心者今二十餘年也其值歲時節令或家君壽誕
必率諸弟遂拜以致祝有鮮物輒遣人以獻不先嘗歸省必
以期他日聞家君痰疾作哭不絕聲旦即冒暑歸視焉常侍
吾母適外姻吾母中途感疾時雪甚躬扶肩輿以步從吾父
母欲作生壙乃極力營辦務求於堅久聞仲兄大周病於蕪
湖則又足步兼程以視雖風雨亦不避至破其足大器惜之

則曰但知有弟不知有足耳嘗謂諸弟曰人生在勤儉但賈
之人糴賤販貴惟利是逐不知豐約命也取予義也弟輩其
勉之與諸弟約不分爨曰古人尚九世同居乃吾一父母兄
弟何忍離析乎及大器年且長則曰吾先世率以儒術顯汝
當棄商業儒以成父志大器對以年過時曰有志者事竟成
以發源仁山江先生知名士也即遣立其門及獲籍蕪湖學
生又命之曰吾弟今異凡民矣須爲第一等人及大器述吾
師并省改過之教則拊掌曰此眞爲聖賢切要功夫汝服以
終身可也遂扁其堂曰孝友於是姻黨鄉閭皆沾其恩誼貧
苦顛連者皆被其資給而僕御廝役無弗飽惠而凜威者矣

至若鎮重以却流賊之擾救疫以正傳染之俗雖顛沛亦有
所見焉於是邑令汪徐羅招諸公水部陳張黄鄭諸君聞其
賢皆致禮貌焉而先兄一無請謁或難之則曰昔人非公事
不至偃室大用顧不能如滅明邪寔築室蕪湖日接鴻儒聞
見日廣又爲民情十三策上之邑宰彭公類多可行蓋先兄
器識弘朗標格儻儻敬恕孝友尚義踈財與人爲善尤其恒
性少暇觀覽書史一有情處直至夜分又精於醫藥濟者頗
多雖負販俗子咸稱之曰胡先生云先世遷自婺源考水代
有名德高王父諱懸曾王父諱裕王父諱儼然傳至家君皆
累葉積善若德霞阜先兄蓋有所自乎歿之日含淚謂愚兄

弟曰汝等須孝養父母和敬兄弟耳嗚呼尚忍言哉寔嘉靖
庚寅六月十五日也距生弘治五年月日享年僅三十有九
配許氏生子三曰佛寶曰道寶皆夭死曰儒寶尚幼二女一
字婺源葉舉人天榮之子一尚幼嗚呼痛哉則吾師何以銘
吾兄使之不歿也涇野子曰斯人也豈惟彼不獲見乎爲恨
予亦以未見斯人爲歉也
聖天子方廣開賢路求賢才於巖穴之間斯人而在必
見用於時矣惜哉銘曰 治行以儒隱名於商克財克義克
孝克兄我相斯人古之良生雖未壽歿則永臧爰銘貞石
千載勿亡

應天學生東軒林君墓誌銘

應天學生東軒林君既歿其門人太學生安吉范鳴岐狀其
行實而少參陳棟塘錦衣鍾葵菴皆與問銘狀曰君諱時学
孟可其先常州無錫人高祖諱彥當
國初時官至寧國知府生子爵驍勇過人永樂中以征交趾
功受容雲百戶繼征安南陞千戶陣亡爵生考有功復留學
百戶後改牧馬所廣亦有聲考生瑛號質菴孝友勤儉家用
克裕配莊氏是生君者也君自幼沉重不苟嘗受尚書於都
憲矩菴陳公盡得其傳督學陳先生試而奇之考補應天學
生假以廪膳每試輒在高等凡六應鄉試不第歲乙亥母莊

患癱疾每飯君躬哺之而質菴公年且老老妻又足疾遂嘆
曰忠未得事於君孝顧可遺其親乎因辭於督學林先生惜
其學慰留再三始以衣巾養親云自是朝夕怡愉二親非大
故不離側及二親相繼逝君哀毀過於常禮嘗於宅東築圃
構軒題曰東軒雜植花竹日徜徉其中賓客過從奕碁投壺
談詩浩歌盡興而罷然君胸次少繫累人樂與遊雖名公如
太宰九峰孫公宗伯石潭汪公及江公元甫路公賓陽咸愛
重之有簡牘至稱隱士云君教子之心尤篤遇事必規誨以
尊師取友為第一喫緊事以兄弟和睦為家門之幸其處群
族子亦有恩或有假貸未嘗少吝遇有過亦懇教焉宗支凌

姪者嘗困於他邦聞則遠贈之金一友常有隙遇諸塗雠其狀甚饗也亦厚周之甲申歲大歉嘗作粥以濟饑全活甚衆此亦可考其行巳之美矣予得狀嘆曰嗚呼孟可若此乃今遽巳乎予初至

京偶問舍至君君即假之南屋一院而君居小巷東面之屋旣久情好頗厚垂年半而予西遷所可惜者予之心君尚未能盡知而長逝也嗚呼使君不死則當益進於高遠絕俗而奔矣惜哉君生成化丁酉年四月四日卒嘉靖辛卯年十二月十八日壽五十有五歲配鄭氏子男三長志學業儒有遠志娶李知縣女次志道聘陳氏次志喜尚幼女三長許何榮

二女尚幼志學卜今年壬辰四月初四日葬君極南鄉祖塋之次銘曰　嗟嗟東軒孟可斯人乃睦爾族尤篤於親學未究其終材為人所憐偃仰江皐適興壺醇蚤窮經史終老衣巾則豈非予之所深憫哉

明集義處士王君墓誌銘

集義處士者諱著字名方別號集義江西高安槎溪人宋稼村先生之裔今南京吏部文選郎中况子維垣之外祖也君生而沉敏磊落不同常輩旣長服賈湖海克開先業大父卒所貽資皆君所知與當是時諸弟皆在也或勸君先有所取君笑曰是豈為親者哉卒均於諸弟越數載弟有亡業者則復周之雖數千金不計也然雖未登仕版然每論時事輒慷慨激烈或至流涕又嘗仗義出千金以助邊雖為其子鬻爵指揮及承差役然卒禁使勿為曰凡以為公家也他日歲荒積尸哀野君備棺服數百為鬻地以葬之其被毁者則化而瘞之有假其資完婚治喪者悉授其急不復理徵期無所於償者輒焚其券至於禮賢饋養雖傾橐亦無難色君治貲配數萬然自處則又甚約戔戔如貧士嘗至金陵徒步入城市族人以為嗇也促賃騎以從君咍之曰作家於儉猶淪於侈作家於逸後將誰勞卒不騎於是凡君所至無賢愚大小無弗稱君為集義翁而賢士夫為詩歌以咏君之義者積卷軸

也君曾祖諱某配某氏祖諱某配某氏父諱某配某氏生君兄弟某君生於天順戊寅六月十九日卒於嘉靖辛卯正月十八日享年七十有四配塗氏年七十有七今存尚強健生子男寶所謂指揮使者娶某氏女一歸於按察僉事邑人沉君照封孺人即文選之母也初僉事之祖裕菴公為僉事擇對於君君一見輒許可後果登甲科其盛至今未艾人以君為知人也貳室汞氏生男璽承差俱卒李氏生男植豪傑不羈克稱厥考多見重於卿士寶生女一歸朱悌遺腹生男孝通生男寅孫中孫俱幼植卜嘉靖某年月日葬君於某山之原文選撰狀以來是宜有銘銘曰　旣篤爾親亦宜兄弟富

而不驕見利思義年越七旬克開克裕老茲江湖成於德慧宜爾子孫內外咸備銘此貞石千載無斁

郡賓侗菴袁君暨配沈氏墓誌銘

侗菴袁君者諱倫字仲彝鎮江丹徒人太學生[illegible]之祖父也京以費庶子書諭予於[illegible][illegible]東所已而出按察副使丁君所為侗菴君狀以問銘聞君生與遂翁楊先生及介菴靳公徜徉杯酒而異時郡守天台王君東萊滕君縣令藍田李君甫田方君或勸以七品冠[illegible]或延為鄉飲大賓或制長篇大書以致褒嘉而副使君又[illegible]為君之戚姪則君固潤州之丈人行也狀言君本系出[illegible][illegible]始祖曰伯一者隨宋高宗南渡遂

為丹徒人曾祖行三祖[illegible]敬父士禎皆隱約不仕士禎配某氏實生君焉君生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言笑悃愊不華居常好衣布着芒履雖飲食亦不喜[illegible][illegible]少嘗賈於淮汴荊楚間凡與人交不論殊方異俗壹崇信義於義少違必不苟取其朝勤夕惕敏茲生業人鮮能及於是家日饒廣豪於潤州然君又自儉約不張買田爪步課孫子讀古人書曰吾以耕讀終可也弘治癸丑間歲大歉君領郡檄拔貲往糴於湖襄舟至龍江覆而復起時方沍寒而君氣息如故同行者皆稱積善有報云則君之素見重於卿相守令者豈為無據哉所配沈氏者亦鎮江之望族慈惠溫恭閑於內訓身勤儉以相君白首結髮人以曾壽榮之生子一名繼祖候選銓曹娶某氏孫男三長立郡陰陽正術娶某氏今年七月死矣次郎古娶某氏好學集古若將以光君於無窮者也女一適里人某孫女一字士人曹栢曾孫男三曰表曰衷曰襲曾孫女一字錢屋冊之孫道君生景泰丁卯三月二十一日卒嘉靖庚寅十一月初八日享年八十有四沈生則後君一歲六月十六日歿則先君三歲七月二十一日享年八十有一繼祖卜今年辛卯十一月十七日合葬於斧頂山之新所是宜有銘銘曰　既殖於財亦篤於義朴而不華古之良士守令齊嘉卿相優禮徜徉江湖行八十四夫婦駢榮近代罕倒宜爾銘茲貞石千載悠悠子孫方昌未艾

南京兵部主事曹君墓誌銘

予戊辰同年進士未仕而卒者二人焉順天之姚畏卿定遠之張吉甫初仕而卒者則歙之雄川里人曹君文淵也三人之材行皆卓偉不群乃皆早逝不大顯於時至今同年論及輒痛惜而於文淵尤甚焉文淵生有奇質方四歲母汪安人歿即知哀痛如十數歲兒稍長誦習小學諸書日記數千言事繼母周安人尤極孝敬周安人病嘗祈以身代之於是父都憲公南峰先生遣之師事岑山程先生求聖賢之學即知居敬窮理用心於內及為舉子業輒出人意表他日應天諸生有忤時貴者皆學先生試以畏大人之題都憲公亦命君

作語有使為大人若徒知人爵之烜赫而不知天爵之尊榮
則亦無足畏矣後時貴聞之恐㞒驚冠遊郡庠與沙溪汪以
正為莫逆交講學白蓮別墅造詣日深時都憲公方知湖廣
之寶慶府君屢奉之書勸以收愛為急無怵禍福又曰大人
清白蔭及子孫後必有食其報者他勿計也正德丁卯君舉
應天鄉試之魁明年即登進士特當官八黨方熾而劉瑾尤
橫君遂率同年百人抗疏乞
皇上總攬乾綱以正瑾專權之罪有
旨罰跪午門前者五日時方酷暑而君素體弱自是益羸瘠
矣已已授南京兵部車駕司主事於是南峰先生即以其往

日所寓書次第授之曰兒惟不忘乎事我者以自處吾無慮
矣親友聞之咸稱曹氏父子之賢過人遠矣君莅仕即裁抑
進鮮快船及舉行清理屯田數事部尚書甚器重之方望其
遠到也時汪以正適業太學染疫疾鄉人莫肯往視君即馳
至其居躬治湯藥與同起居者半月汪病亟泣曰吾僅一女
奈何君曰當聘為吾兒棟婦於諸後事有深在無慮也卒皆
如其言然君竟亦染疫疾於是年十月一日卒於留都官舍
距生成化辛丑三月九日年纔二十九歲也自大司馬以下
哭臨皆盡哀嗚呼使君不死即未盈百歲遲三二十年其所
建立裨益

國家者今當與古之大賢鉅公侶矣乃天奪之速如此諸同
年所甚痛惜者此也君諱深文淵其字也高祖關一望於椎
川曾祖宗一以隱德重於鄉壽滿一百年配芮氏礼以能封
南京戶部主事是生南峰先生者南峰先生諱某字應麟官
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在弘治正德間有勳績君配程氏足
克內助生子一即棟縣庠生光大君志其在斯子乎近以應
天鄉試遂謁予於鷲峰東所既不偶且歸而以其鄉進士程
惟信狀請銘則固不能辭矣銘曰　有懿車駕受初伊雅由
少有聞長益靡假繼母乃欽況其親者兄弟孔宜勸學無暇
薰德之風徵於鄰舍年位雖淺爾德則碬奮而後闕乎如梧

檟將光爾幽如鶴聞野銘茲貞石將其若若

唐母任氏墓誌銘

唐母任氏者兵部主事武進人唐應德順之之母也宜興人
任公儆者字於工部侍郎沈公暉之妹於是生任爲信陽知
州唐君國秀之配而有應德焉嘉靖己丑應德舉會元成進
士文章行誼聞天下子從縉紳中敬其名矣辛卯冬應德身
衰絰偕其姪舉人音持古菴毛式之狀垂涕泣來問任銘時
雨雪連日夜泥塗凍沍應德自儆肩輿卒力不具或步蹝居
鷲峰二旦無人知每語及學羽白洞朗脫落塵土超如也則
嘆曰名之茂者其實必盛乎閱狀任之歸信陽也舅給事中

魯可先生已即世姑周孺人性嚴聲任事之婉怡有則承意
命惟謹一錢尺帛不私藏姑嘗女女於有吳氏即傾已粧奩
畀小姑不以勞姑舍及姑卒相信陽每舘於外身豆羨糲飯
腥肉不一御落內政三十年衣裳簪珥未嘗增於嫁時非病
困輒紡績補刺一布被經十年其幾諸子女雖慈劬周洽而
規訓尤嚴應德幼好弄厲色口兒尚有童心乎應德或晏歸
或使氣則厲色曰兒將為君子乎將不免乎他日慮應德及
正之多病且弱也復贅於信陽以廣嗣得子女則喜曰若女
吾女也若男吾男也提抱鞠育踰於其母鄰嫗日往來者莫
辯其孰所出焉性好深閔靜居非歸寧及掃墓不輕出女姻

或招延者輒辭辭之信陽試南宮屢下第畧不色慍及應德
會試魁天下亦不色喜於是信陽屢稱之曰大丈夫寵辱不
驚者亦不過如此耳予然後知應德所造如今日者皆自於
此則嘆曰泝之而者其源果大乎乃應德猶自悲痛曰嗚呼
吾母相夫三十年不及享其封教子二十餘年而弗食其報
其病也方藥委諸婢人而不暇擇乎其良其卒也含襲棺斂
辦諸水濱而不克盡乎其心人生有涯此痛無涯順之多孽
天不以幾而何使吾母至於枉也予慰之曰應德節痛矣吳
自季札言游之後雖世有聞人然皆未有能茲其盛者應德
篤學好古即力進札游之舊以為母任於千萬年顯亦在是

矣任生成化辛丑某年某月日嘉靖丁亥六月六日隨信陽
行以痢疾卒於天津舟中享年五十歲子男二應德娶綵政
藏公釋孫女止之聘應天經歷王君文炳女女四長適鄉進
士董士弘次適冠帶書算劉大中次適無錫庠生王立道次
納冊陽賀鏜　庶男一女一應德將卜壬辰年某月日歸窆
於黃塘祖塋之次銘曰　羊叔綿之孝胡淑脩之學皆常之
先媛也其歿已久乃今於唐任而再見乎況其子材既大顯
忘欲登岸吾知任其不死雖千萬年並日月乎煥也

封南京戶部郎中河東周君墓誌銘

君諱璠字廷珍別號河東居士以子宗道祖堯仕南京戶部

郎中封如其官然鄉人惟稱為河東先生云世居東平州嘉
北鄉第一圖薄河營君生而聰秀甫四歲能誦四五言古詩
句童游鄉校輒有聲稱後值親老三兄璐玘環皆先亡爰棄
學業躬秉耒以供養左右隨侍跬步不離親有所欲竭力辯
不計有無及究其然對曰無難也暇則誦讀尤邃蔡沈尚書
他日父母相繼棄世毀瘠骨立幾至滅性凡殯殮塋傾產以
從繁棺之費鐠及鑄瓶威薰有言其廬居者輒斥而鄙之比
至襄事髮為變白及宗道且長親課句讀導以孝悌仁讓稍
從嬉戲輒加懲策戒訖嬰冠猶呼小字舅氏非之則答曰名
吾所名夫奚不可兒若用思當生深愛又謂宗道曰祖堯爾

知鄉賢馬仲者乎其學不以富貴妻子爲念汝可踰法及宗
道既冠山東偶從友邀及回日暮則峻絶數日不與笑語且
垂涕責曰天下事獨此一舉了邪宗道自是杜門絶交壹志
所學及舉癸未進士出守潁州尤勉之曰向所謂馬時中之
學者正在今日行耳夫阿諛逐時非所以立身嚴急殘下非
所以爲民行宜敬惕故宗道自潁州至南京戶曹恪守庭訓
清慎一致爲時名流皆君之教也性尤剛明慷慨雖遇難事
談笑立剸又喜賑施喪葬嫁娶匍匐以救鄉族有爭與判曲
直言出退服理之所在剛亦不吐若遇縉紳大夫亦以道義
諷勸其鄉黨子弟見輒誨之孝弟忠信亹亹而不厭人也

乃于嘉靖癸巳二月四日告終距生成化乙酉五月二十三
日享年六十有九則君當非古之孝廉方正既老稱道不改
者乎初君遠祖諱正及諱原者世傳仗義禮賢累有隱德子
孫蕃碩至諱祥者君之曾祖也雅尚儒業是生監生愷穎異
出群屢蹶場屋竟不獲志以歲貢冑監出檢廬州克守官箴
見重當路偶嬰疾歸廬民遮道攀留監生愷見其嚴毅明爽
博通墳籍隨宦廬州左右就養無方嘗作爲官不論崇卑詞
說以慰廬州配某氏是生君者也然則周氏開源于先發流
于後者不謂無本也君配郡中巨族李氏封宜人生男子二
長即宗道娶張氏定州同知張德孝之女側室劉氏次祖
孫娶郡人陳郁之女孫男四人長大鵬聘驛丞陳貢女次大
鵾聘刑部主事趙元夫女次大鵾聘前監察御史李文芝女
俱宗道出次大鶚聘李鼎孫女祖舜出孫女子六宗道聞訃
將卜某年月日葬于某山之園乃持兵部員外郎曹子撰狀
號擗請銘念與宗道有一日之契爰次第其事而遂與之以
銘焉其
銘曰
緊河東居士初稟伊美內不枉心外不回履養親承顏歿至
哀毀孝問宣昭魯人咸儒有子克慈思馬伸比既介于窮危
烈于仕人謂河東慈孝之軌衍其奮揚與古人齒銘茲貞石

于焉千祀

中憲大夫山東按察副使霍泉羅公墓誌銘

嘉靖癸巳四月三日憲副霍泉羅公卒于吉水居第距生天
順甲申十一月十三日享年七十矣其子翰林脩撰洪先以
公嘗籍白河舉于陝西而余陝人也蓋嘗習聞公之風矣具
書狀問銘狀言公生有異質自知讀書閉戶寡出或忘寢食
人稱書呆事父母能隨事承順顏色嘗就昏于新野訓導李
君勳因徙省族人于白河因籍白河蓋自是才學日懋白河
士多從之遊遂見知于提學遂菴楊先生乙卯舉陝西第三
人登乙未進士授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廣東劇司也以善

折獄稱盖公自覲政刑部月已諳律例矣及丁外艱服闋改
補工部都水司主事理徐州洪乃更番立籌計舶給牙驗名
課直商卒雙便清謹著聞戊辰特改兵部武庫未幾陞署員
外郎已巳調車駕陞署郎中庚午調武選其在兵部每堂稿
咨白多決川否無少阿徇部尚書陰重之時宦瑾肆權或促
公往見公比之聚雪易消飲翼遠避其他寢乳母恩澤之疏
歲省俸米千百寵軍政金吾指揮二十餘人至忤尚書而不
顧盖惟知有國法不知有權勢也辛未陞知鎮江府府當公
私俱匱之時公盡日視事寢食後堂乃首懲頑惡之嚚訟以
息刁風盡搜巧脊之侵漁以充公費力開四門設伏兵以遏

流賊籍查没江田令種新州以公菜利至于恤孤嫠舉廢墜
賑荒歉杜請謁增學舍課諸生廣儲蓄瘞國殤罔不盡心焉
未幾二年政通人和境內治安于是流賊盡擒于狼山朱衣
乃頒於
大廷而公矯激之謗騰矣遂改知淮安府至即釋冤囚九十
七人究陳婦殺夫之罪發劉商海舶之奸斷歲久積滯之訟
定市肆月更之令淮人無不信服焉癸酉陞山東按察副使
勅整飭徐州淮陽兵備徐當兗豫之交四衝之地私販行刼
浸不可制公令指揮以下皆騎射復募精兵數百資其出入
于是獲五溝集數百賊釋其脅從老幼其没入之贓以付有
司歲餘積金穀數千萬至正德末年歲歉官軍籍是以生其
增築徐城以弭水患既記刁惡以俟悛改尤地方賴以乂寧
者也乙亥丁繼母李氏憂戊寅復除山東按察副使
勅整飭密雲兵備時權貴用事公已有歸志適趙宦忌公請
革兵備公遂棄官歸矣日事田沼與野叟徜徉十五年無片
楮入公府雖走卒亦皆稱其廉靜御史周鵷按公舊治薦其
嚴明有為江西巡撫陳洪謨薦其甘貧守道則公豈非慷慨
端確當世之名卿才大夫哉盖公體貌魁梧莊重接人傾倒
語不模稜亦無機械凡諸餽遺毫釐不納妻孥雖在官衙蔬
食供爨平生不樂俳優不覲博陸其訓子弟勤稱禮法宜其

敭歷所至輒著殊績也則其屬纊之日風雷大作屋瓦震飛
者豈亦有所感乎羅氏家傳曰羅之先自唐肅宗時世為廬
陵人僖宗時諱崱者始居截村遂為著姓宋元來子孫顯貴
者百數十人載郡乘崱生逵逵生皎皎生議議生珣珣生龔
龔生仕廷仕廷生子文子文生元圭元圭生仲魯仲魯生思
立思立生應熾應熾生幾學幾學生志大幾學而上皆居截
村之東塘志大丁元季兵燹乃遷吉水谷村之黄橙其基是為
吉水始祖志大生岳岳生獻及拱拱洪武中舉茂才為仁和
丞無子以獻子朋壽為後朋壽無子以獻孫昌壽子慶同為
後慶同生廣海衛經歷艮經歷生玉贈奉直大夫兵部武選

員外郎配周氏贈宜人是生公者也則羅氏源流委積于公宜其振發顯著若此又以及其子修撰爲國之才也公配李氏封安人加封宜人生男子三人長即修撰娶太僕卿曾公直女次壽先聘五塘王某女幼居先聘某人女女子三人長適生員周汝方次適生員周源深俱先卒幼適李紹生次女副室王氏出壽先居先幼女副室吳氏出茲修撰將葬公于某山之陽是宜有銘 缺

封太宜人牟母楊氏墓誌銘

太宜人牟母楊氏者晉寧知州某號先生邑人諱某者之配今南京戶部郎中泰之母也以郎中貴獲誥封焉太宜人受

性仁慧亦復剛直純朴日無惰容凡諸烹飪剪製不學而能父僉憲公母吳淑人甚鍾愛焉遂授以女誡諸書亦能成誦洞曉旨意父母滋敬之慎于擇對當是時晉寧之祖諱倖方按察使于江西與僉憲公同寅也僉憲公嘗見晉寧君端慤英敏謂其後必昌大遂字太宜人于晉寧君比歸牟氏動遵矩度族戚稱賢時姑胡氏雷氏王氏相繼以卒惟繼姑李氏在堂太宜人就養唯謹得其懽心及按察公晉都憲有事鎮遠晉寧君隨侍凡膳羞供具悉太宜人手製比及遘疾益慎湯藥其終也又佐晉寧君以治喪舉無違禮其贊相晉寧君之學以至取科第曲勤懇浮于良友及晉寧君推府長沙至

守晉寧所至政行公廉仁恕民多懷思內助之力尤不可誣未幾晉寧君卒于官邸諸孤皆未在侍太宜人棺斂以禮扶櫬而歸非號哭踊感泣道路每遇時祭恪慎蠲潔如覿明神處諸姻族禮意周悉見有貧乏輒惻然不安曲爲周給諸姑方在孩提訓以詩禮所記古德行賢孝之人暇則講說勉之企法于是鄉黨皆稱女君子焉郎中嘗奉

勑諭江南便歸稱七十壽及復任日圖終養至嘉靖丁亥正月十七日報太宜人卒矣距生景泰乙亥八月十五日享年七十有三也初楊氏本鄢陵望族僉憲公及吳淑人皆有內範而太宜人又以縣丞孟奇爲兄順天府丞孟瑛爲弟磨德琢

道有自來矣宜其建置于牟氏者如此也生男子三人長即郎中舉正德丁丑進士歷官清謹著名一時若來未艾太宜人所爲不沒者哉次泰郡庠生女子子三人長適參議劉彭年次適陳堦孫男子三人衍祚衍衍祿孫女子二人是宜有銘

銘曰　緊太宜人玄受伊妹柔嘉不邪作配于牟晉寧初載相事瞿瞿孝在舅姑貞也明夫侯任侯慈有子于于載其身訓爲邦之膚銘茲貞石用垂女模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墓誌銘

封孺人范母何氏墓誌銘

孺人范母何氏者桂陽何泉公之仲女浙江布政三峯范公汝載之配貢士永寰舉人永宇永官學生永寀之母也宇官嘗從予游于鷲峯東所壬辰會試不第宇過南都夜辭予以歸省比甲午宇再至南都而寰持宇書狀為孺人問銘矣宇曰母天授剛明如正人端士見事能斷言笑不苟勤于業作

咸中繩矩為諸女婦式自歸家君祖妣太孺人尚在也母事以真率是非可否無少阿護料事興廢十失一二祖妣甚敬之常稱以理家不爽范氏五十年來當昌于此他日祖妣疾母晨昏侍側無少懈怠及歿哭踊哀痛落淚如雨鄉黨以為古孝婦不過也家君巳未會試不第卒業南雍三年母躬事井臼暇則紡績織紝不輟以資貢僕會友之費見家君色少失乎惴惴如不勝家君出入禮闈十有四載然志不在溫飽也母識其意未嘗以祿利進勉雖他日家君登進士授行人尋陞南道御史母隨宦兩京各十餘年一守布素不以亨遂之日少動華麗之念家君出按江西與逆濠及鎮守畢真訐奏被逮下獄者二載母焚香籲天晝夜自代陰祈無恙且慰祖妣曰無巳大憂昔侍夫子每談忠孝擊節嘆賞今日之事可謂下不負親上不負

君矣聞者竦服以為真三峯公之內助也其誨不肖輩顓以義方愛無差等均若鳴鳩或有遠忤輒稱鞭策無少假貸不肖輩凛凛畏如嚴師正德間邑被粵寇宇奉母避去入山行至餘嶺道有饑莩疲餒不能興母技淚酸辛命宇扶起且出囊糗以濟其困則其所以教不肖輩者不獨言語之間而巳其接諸婦雍肅並行恩愛雖或有倖終非恒性門內斬斬罔有縱逸或品第諸婦逆順之節咸中其實無不允服凡母在

家時間有不堪其嚴者及去家之日長少便至遠和然後人人欲母之恒在家也至于上事伯毋旁處妯娌下待婢女姪孫遠接宗黨恩禮甚篤寒暑相恤雖貴顯言笑衣服常若平時其馭臧獲亦如人子勞逸飲食俱有節法皆出心畫衆皆効力惰者亦奮若乃施與之恩博及孤貧故鄉人稱曰見大不懼見小不欺何夫人之謂也古所謂經德不回者吾母實有之固宜常視久覆以臻遐筭及今嘉靖甲午四月十六日遽以病卒距生成化丙申年纔五十有九嗚呼痛哉母生宇兄弟七人二弟少折寰娶鄧氏宇娶某里朱氏官娶某里朱氏繼蒙氏寀娶黃氏至有孫男子時敞時救時敷時駁時敩

五人曾孫男女各一人皆吾母撫育訓誨以成之者也乃尚未能有銘處則名德仕則立功禪補慈闈以為在生悅使其慊然賫恨以歸今且擇是年十二月日葬母于縣東二里浙陂岡永逝不獲復見也嗚呼痛哉當母之初歿也宇膽喪魄落欲即死者數數人咸苦其愚而不肖至情非人所盡知也所可以諒宇之心以為吾母銘者莫如先生圖矣嗚呼痛哉涇野子覽其感動懸書狀泣曰伯寧而遭此大變乎昔者伯寧之在大學也聞進賢章宣之遭父忌日哭晝夜不食遂與定交今躬被失恃當其情可知矣吾為伯寧誌其母孺人而銘之銘曰　鮑桓提甕孟仉三遷歔母主績石嫗英英斯風

淪謝今千百年有如范何遐追其真侯孝侯順侯慈侯嫺不懈于道執事檀檀既有女度亦弘女範夫成厥動子以善傳粢嗟孺人素履孔殷銘之貞石永矣不刊

兵部右侍郎涂水寇公墓誌銘

公諱天叙字子惇姓寇氏別號涂水以其邑榆次之南有涂水云公年二十二中弘治辛酉鄉試與予同試禮部不第卒業大學乃會三原秦世觀馬伯循安陽張仲修崔子鍾臨慮馬敬臣同窻學四年遂同予舉正德戊辰進士筮仕南京大理寺評事即清介自持不濫交遊政少暇閉戶誦律讀書布袍蔬食猶如書生時有一巨姓犯法不出官以家人代罪公駁之曰其人在而不出稱逃非欺人即欺天刑部奏請緝事衙門捕獲竟抵罪上下稱其才節及進左寺副敦覆如前考績之年所審過輕重囚犯五千四百七十一起萬有八千二百五十一名口罔不克允故一時本寺及部院考署超邁等夷至形薦剡名聞天下丙子陞寧波知府一以愛民節財為政其均徭清稅剔冗除害鋤强杜謁興利彰善咸殫心力嘗書青天白日高山大川愛民如子處事如家四語於座右丁丑歲祲乃請于巡按秋糧得折價民有挽回烏府萬家春之謠慈谿有馮二虎者武斷鄉曲公置之于法合邑安堵形諸歌誦尤加意學校以體認實踐為教取人必先器識于是四

明之士多崇尚理學嘗與鄉試外簾三試卷皆屬公總閱有知縣某者持一卷請覽公曰此不宜取知縣固請則固止之開榜後拆所請卷乃其所私者時同試者曰公神目也每遇旱乾齋心虔禱罔不響應上下歡欣寧波之民愛戴真如父母一時言官疊稱薦書齊口褒嘉在郡三載政績卓異治行可課天下第一巳卯秋超陞應天府丞老稚攀號跪請留鞮公因遜拒沿河兩岸挽舟不能行縉紳大夫歌詠其事謂此郡自張賢漢後惟公一人而已比至應天寧濠倡亂　武廟親征過止南京供億叢挫府尹胡公感勞成疾獨公應答時內外權幸無慮數百公處之有方莫敢肆侮且于妄求冗費多

所停截未嘗科取上江縣民初上未至權幸先選女樂千百拘置一所以俟幸未及二日死者十數餘多菜色憔悴公言于權幸曰如此輩以俟駕恐反取罪耳權幸懼問計則曰吾當記名于簿召彼親識或食店酒肆領養用則取諸簿耳于是一日之間活人千餘庚辰正月　上親觀迎春公治具於郊外俯伏廊下嬖幸疾公倨傲讒劾遲慢或曰此人勁直不可動始免江彬之寵獨冠一時群賀生辰率行四拜公獨長揖彬甚啣之日偵公私久無所得偵者竊曰提督將不利于公可一往謝公正色曰死生有命豈人所為命若得禍謝豈能免後彬謂人曰寇公眞君子也于是他嬖幸亦皆因此歛迹

若有需索公必曰吾當見上親奏遂止其多所停裁者皆此故也捷奏獲賞銀牌綵幣駕回撫按謀欲重遺諸幸公終不從惟獨送至淮安然亦不能有加也中外皆服公之才操大軍既去公一意民事興學均賦休息地方比壬午今　上改元嘉靖公應詔查舉七事內關神帛堂匠十庫花園進鮮船隻等項冗役冗費百年積蠹一旦裁剗上下稱快甲申歲大饑人相食公竭力賑濟設粥以食流民尋癘疫又作給藥以救皆公日親巡視或繼以夜有言疫氣盛行以沮公者率皆不聽竟亦無恙又嘗奏折兌運糧以蘇民困四事皆獲允行是年宴以迎　聖母效勞有白金紵絲表裏之　賜公任應天

三載初值　車駕駐蹕臨九月後值荒歉二年公周旋致身不避其艱士林倚重百姓依歸南都根本之地賴公為一大保障初公至應天適當癸未考查京職有言官嘗為公屬吏懷然者劾公因緣鄉里權要驟陞京堂都院題覆謂公久敦士行素重官評公亦累疏求退　上特慰留及應天政成撫按交章論薦至再至三人望益歸嘉靖三年冬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　朝廷尋以鄖陽事重改公提督撫治鄖陽任方兩月又以甘肅西接回夷北隣胡虜南通土番介處其中孤懸萬里之外近且士卒叛逆人心未定事勢危急非有經濟才者不可委托乃又改公巡撫甘肅公至月餘回賊

三百寇犯山丹公調度斬擒酋首脫脫木兒及餘黨三十六級回賊退服不敢復肆乃遂作士氣時簡練禁侵削杜移役實月糧廣儲蓄均水利興屯田撫屬番比及數月人心感悅咸有鬪志肅州有造匿名帖欲謀作亂者乃奸人每當徵收屯田時輒造此言以乞緩征公乃會總兵親詣肅州下令有能告捕者賞百金數日有告者捕得一道士及數軍生按實置罪即如約給賞告者因詢屯政之故除額外之科衆心大悅竟無他變先年土魯番大掠甘肅　廟議閉關絕貢至是數遣番使求和通貢語猶悖慢公上議宜出師示威可保無事時總制王公欲遣帖切其王速檀滿速兒公又議自我

太宗設立哈密後為土魯番侵奪先後經略大臣止為此尺
寸之地今雖為彼占據其名猶為我地若帖云即將逮檀拜
牙遂還哈密為王如本人一下根聽爾選擇本類有力是一人
主理國事則使此虜自專廢置是棄其地矣不可行因上陳
七事皆獲俞允一嚴清餉以實軍伍二清備禦以固邊疆三
廣屯種以實邊儲四添京運以養遊兵五處料物以飭軍器
六添火器以壯軍威七留部官以督軍餉俱言北邊切務西
域有貢獅子犀牛西狗者前巡撫陳公及禮部該科請却不
聽公奏言
皇上即位來不好珍禽奇獸近曾却御馬監虎豹之抹以為

無益今復用此豈
陛下有見于虎豹而不見于獅子牛狗邪伏望却還以潛消
遠夷窺伺希恩之意尨顏日御　經筵親賢士云公在甘肅二
年華夷帖服邊人惟恐公去巡按胡君體乾疏請宜進秩以
酬經略之勞久任以慰邊人之望丙戌進右副都御史巡撫
陝西內撫八府外餉三邊兵荒相仍時事甚難公靜以養民
義以訓兵嚴以馭吏明以祛奸圖大體急先務以為關輔之
望丁亥北虜寇固原公調度截殺斬首百有九顆蓋前此所
無之功也
皇上賜勅獎勵官大紅織金紵絲三表裏白金三十兩陞除

一級戊子歲大饑公疏請蠲租稅大發銀鹽以行賑恤減
懇切上為之感動勅下如議公晝夜區畫選委賢能守巡綜
理周悉關中之民賴以全活故雖遭大凶地方無虞其詳見
賑濟事宜錄織造大監至陝供億甚繁則因歲歉奏請停止
上命取回人心大悅謂公有回天之力庚寅陞刑部右侍郎
未任丁毅菴先生憂服闋大臣科道屢薦之癸巳八月起改
兵部右侍郎朝野屬望乃九月下旬遂感痰疾然猶在部理
事十月初大同軍叛力疾上疏言滅賊之策且求休退
上不允去而下其議于有司時有言官繫獄問死刑者一大
臣欲具疏以救謀于公公曰秖成君之名耳不能救彼也其

人問故答曰須同諸法司請于當路者使恩出于
上則可從之言官果得緩誅是月望日
上賜鮮藕于其第十一月二十六日終于官邸之正寢距生
成化庚子年五十有四歲位未能竟其所學嗚呼痛哉病中
縉紳訪候無虛日遇人輒論國家大事及為學之要亹亹忘
倦不知其病也其未竟之志可知矣訃聞
上傷悼賜諭祭勅有司營葬事諸公卿臺諫部曹暨鄉黨知
舊為文誄之者百餘篇其頌純盛德業無異辭則公豈非一
代之正人藎臣哉初公生而岐嶷英發五歲母趙淑人歿公
即號哭擗踴如成人常依鞠于外祖趙翁翁每撫其首曰此

子面方口大動止不凡他日必昌宦門年十二從邑人任同知受舉子業十五補邑庠生弘治丁巳隨其叔父大理裕菴公于京師游中丞姚東泉之門布袍短褐往來徒步東泉甚重其器識不凡同諸君講學京邸公篤信踐履勇于寡過同儕遜之一日聞毅菴先生病嗽急即暮裝農歸千餘里六日夜抵家侍湯藥不解帶者四十餘日毅菴先生見公至喜甚疾漸愈鄉人稱其孝感後公在寧波南畿闕中皆迎養事吳淑人極其誠敬痛趙淑人早逝言及必流涕處諸弟恩義備至雖從弟天與幼孤携教宦所至發解山西登進士今為東昌知府其交友始終無間病疾患難盡心相恤鄉里無大小

皆有恩禮則公著于政績者豈偶然哉公上世本徐溝縣人國初有諱信者徙籍榆次信生文長文長生彥清皆隱德弗耀彥清生琰琰剛毅重厚積仁行義寔昌世業琰生玘馴雅純篤以次子儉貴贈大理寺左評事以公貴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配張氏封太孺人贈太淑人是生毅菴先生諱恭及裕菴者也先生以太學生仕判定州明敏正直忠信不詭定人至今頌之以公貴封如其官配即趙淑人寔生公繼配吳淑人生天秩天爵俱七品散官天瑞舉人然則公之所淵源者遐哉茂乎公配郝氏相敬如賓友累封淑人蘇州府同知琊之孫子男二長陽巳丑進士禮部主客司主事學行克

肖公娶王氏贈孺人都御史和順王虎谷先生之女予嘗擬之程張朱蔡為姻者也繼娶王氏憲副陽曲王公梶之女再繼趙氏封孺人義官趙晏之女次陛蔭補國子生聘太僕卿太原侯公綸之女女適邑人國子生郭堯臣孫女 陽卜明年嘉靖十四年二月某日塟公于城西祖塋之次今年春予以公務取道榆次以哭公詢其後事陽言臨終棺斂之需多假于人俸入謹置田數區雖居第乃舊弊陋未葺理乃延予食于天秩之屋天秩屋又優公數等予謂陽曰此汝父之所以超邁常流者也汝繼其志增光多矣陽收淚不能已予與天秩皆哭陽遂以銘請予領之今東昌又以前太常卿翰林

院學士崇邑穆公伯潛狀來予覽輒泣數日而後能次第其以志之銘曰

嗚呼自斯學之不明也過之者鶩為高論而行未方不及之者溺于流俗而見未弘士習日敝民生寖殃惟公同諸君子之遊也蓋久未此乎怏怏也是以處能從其所志仕能行其所藏惟道義之是履雖禍福之弗恤司刑之稱淑問典郡則著循良凡京兆巡撫之所至輒為功績之收成實後造之楷範廊廟之梁棟也乃今已矣士林失望將歸窀穸何勝悽愴爰銘貞石河山並長

明誥封淑人羅江冼公之配霍氏墓誌銘

誥封淑人霍氏者南京大常卿前工部侍郎羅江洗公之配也順德華田義官素菴翁之長女也及笄歸於公行四十年矣公方正卿大理淑人俄懷桑梓之樂攜其子若孫還順德族孫舉人桂奇今進士也亦侍以還在嘉靖壬辰之秋越明年癸巳十一月四日遂病不起距生成化壬辰四月二十三日享年六十有二則淑人者其亦柔嘉明哲有所先見者乎初淑人歸公時舅鷗侶先生姑楊淑人皆年垂六十老矣而公適補邑庠弟子員身就業而心憂耳旨之弗親淑人寬之曰是吾為婦人者道也於是上事二人小心曲至凡敦牟卮匜飴滫瀡之供罔不精嘉隨所意欲皆得其歡公獲顯業

邁往成進士舉及今安仁服食之珍必以時獻咸稱口體舅姑每語人曰霍氏婦亶孝敬云歲壬戌鷗侶先生卒則又竭力相公以襄大事誠信愍懋庶無罪悔比公起補大興尋擢御史迎楊淑人於官邸公方旦趨　朝參夕理政務晝接賓客弗暇也淑人於冠紳酒饌先期躬辦不委僮婢其於楊淑人之食上衣進尤無後時他日公奉　命査鹽湖貴糧馬繼按應天徽寧諸郡淑人願事楊淑人於羅江里第者七年無一不稱楊淑人心楊淑人遘疾思公即騰書啓公以歸語有報國日長事劉日短之意公屢疏獲終養者淑人與其力也歲丁丑楊淑人疾篤淑人憂形於色躬侍湯藥其卒也慟哭幾絕或者止之對曰無吾已也生事盡敬死事安能不盡哀乎嘉靖丁亥　聖上以公久廿恬退起陞南京通政參議尋遷太僕少卿未幾晉南光祿卿繼晉大理正卿南北往返淑人與偕勞勩供饋無異於歸時公退食語及獄事則尤朏開勸服念求生一時平讞多稱不冤識者占其必有後云子男五長堯賓廩太學生娶黎氏次堯臣娶張氏已出次堯民早殤次堯佐崋從予遊器宇志識遠大聘關氏次堯相尚幼女一許戶部主事李萬之子皆二室出淑人撫之無異所生鄉人以為難嗚呼若淑人者內相羅江公成德於身樹勳於國如今日者當非古賢媛流者哉堯佐將歸從兄塟母淑

人於順德某山之原乃持兵部司務馮君徽狀以問銘是不可辭銘曰　猗嗟淑人毓德名門既歸於洗婦道是敦夙興盥饋時芼蘋蘩公處奮學仕贊以溫宜公所至德政儷騫淑人陰植豈非古媛英英　鸞誥業業魚軒侯動侯孝貞慈本根風流來裔於爾嗣存銘茲貞石百代是言

明封南京戶部郎中冲菴鄔君墓誌銘

君諱榮字廷臣號冲菴鎮江丹徒人也系出春秋晉司馬彌牟之後彌牟為鄔大夫後因姓鄔云君賦質醇謹和厚恭讓又多才能兒時讀書通大義不求甚解既壯南浮三江游吳會往來淮泗徐楊之間所至相愛如宗黨每早卒君以弗逮

養語及輒流涕叔母馮孀居君事之甚謹伯姊苦貧賙其匱
終身不衰與諸昆弟相處怡怡然或不給頻出槖金以共撫
兄子茂才縉若巳出且為求師教之有他姓姪久貧不能娶
遺之聘幣一日行市中見寒無衣者與之緼袍常出錢貨鄉
人不能償遂折券棄債性簡易不治威儀見人恭敬慈愛言
語款曲然慷慨多大畧又知曉事體斷而行之若矢發於弩
動輒中的諸父行長老皆推讓焉里中凡有小郤雜紛得君
片言無不解悅於是行義重於鄉黨郡大夫聞而佳之其行
養老禮宿為大賓然君一再往輒又辭去不赴蓋其性不喜
榮利若此也教子以嚴而義其長子紳舉進士筮仕烏程令

命之曰毋䧟德毋怠政毋黷刑毋傲上毋驕士大夫慎茲五
誡吾知免矣紳由是仕益達顯歷官戶禮二部尚書郎任齊
郡太守未艾也歲辛卯
天子以大禮成推恩君封爲地官主事癸巳復以
青宮之祥進封奉政大夫君乃時設供具召故舊賔客相與
娛樂以順適其意如此者垂二十年豈非所謂達生委命安
樂壽康者哉生於天順二年巳未卒於嘉靖十三年十一月
二十一日癸未享年七十有六曾祖進能詩文
國初以賢良方正徵行郡儒學教授寧晉縣儒學訓導大父
處士諱名通子史星歷諸書隱不仕父榮壽公諱潤醇謹善
治生壽八十
武皇帝踐祚　詔授以官然則君亦可謂前有所承而後有
所繼者乎配高氏再封太宜人有內則男二長即紳次綸女
子三長適余世美次適郭景隆俱早卒季適黃恩孫男四曰
健以精筭數隸戶曹曰仁備庠弟子員曰俊曰佐咸幼孫女
二曾孫男一曰愷既卒之明年正月庚申葬城南華蓋山祖
塋之右太守垂涕泣來南都問銘則不可辭銘曰　於維大
夫淵穆樂只素履孔嘉孝友兼致睦族之仁波及州里既篤
厥躬式穀爾子政在青齊德自君始奕業既隆鄖氏再起華
蓋之陽徵諸不死

明流溪處士文君暨配楊氏墓誌銘

君諱子賢字士希別號流溪四川南充縣之安福里人湘潭
丞諱廷輔者之長子景東府判諱猷者之曾孫也君生而敏
慧幼即解事學能屬文字年十五喪其母張氏痛毀幾絕十
八隨湘潭遊國學既歸里頗植家務遂弛儒業當是時祖母
張在也繼母柳在也三弟子榮子儒子儀皆幼也君上單其
孝下施其義凡明農稅桑罔不躬覆長幼卑尊咸得其歡及
隨湘潭之任不携厥家夙夜匪懈祗事官邸恐致疎虞然湘
潭政尚嚴切繩吏浮常有丁秀者奸吏也銜忌陰厚誣以不
法逋入麻城當道擣詞欲擠撫按法以甘心於湘潭君涕泣

曰父官可罷不潔之名不可以蠛遂三四冒威以辯繼以死
爭徑至麻城捕秀而取直於是湘潭言於人曰吾微斯子幾
墮惡少謗阱矣蓋君性直方慷慨果斷遇事敢為見人有過
對面折數無假借色然其於親疏厚薄之界確不可踰及戶
部與弟衛長庭訓督率不使放逸其擇師遣學禮意勤渠或
旬月一至書室面稽誦數習然後已未幾戶部領鄉薦入京
師至英陵猶教以遠遊之道乃嘉靖己丑四月一日以疾卒
享年五十有六配楊氏諱淑大同邑耆德賢之長女鄉進士
欽之妹也粤既歸君相之孝友如出一心君之隨任湘潭也
遺祖母張氏於家托楊以事當是時張年九十有三矣楊左

右就養坐則授几行則授杖寒則問衣食則問欲備極孝敬
他日張病衰羸則又身自扶持臥起行息無不與偕及張病
革呼楊語曰吾受汝養不啻子女吾願天使汝如吾壽九十
有六以受汝子孫之養亦若吾之受汝也故張完終皆楊之
力而湘潭及君寔前知楊之可托至此也楊誨戶部諸子學
雖晚籍餌備東脩亦不辭戶部舉壬辰進士仕陝西司乃迎
養京邸未幾差臨清榷舟而楊遘疾卒於鈔關公署寔嘉靖
甲午十月十九日享年六十有七生男子四人長即戶部次
即衛業農次衛邑庠生次衎夭女子子一人貞閑適同邑張
禮吉孫男子一人如易衛出孫女子一人衛出初君之卒也

戶部已於辛卯年十月十七日葬於縣南部尉塽唐店口東
文山下祖隴之右方至是楊卒戶部自臨清舁柩將歸與流
溪君合葬焉舟次江東門之上新河以問銘是不可辭銘曰
甫甫流溪旱肄簡編亦既壯長就養湘潭或杆於
艱孝友雙邁學古心安刑于有楊其德不僭代事王母百歷
爾分猗嗟父也乃配攸董儀貞儀慈儀友儀元宜爾有子為
邦之賢載其休聞百代不刊

明福建泉州通判禾塘李君墓誌銘

君諱東字一元姓李氏徽州歙縣槐塘里人也其歿也監察
御史門生方君遠宜狀其行實至是其子太學生應宣持以

謁予拜問銘狀言弘治壬子君以朱氏詩中南畿鄉舉乙丑
銓授湖廣道州同知甫三閱月賢能懋著時祁陽令缺僉憲
姜君檄署縣事君備詢民瘼寬嚴兼濟士民感悅有中貴過
縣折辱官吏索賄百端君遇之以禮饋遺涼薄不以擾民尋
寇迫州境上下騷動取君回掌州事內理民務外給軍伍應
辦如流州是無患是歲饑疫復作若稚阽於危亡君欲
上聞當道力沮恐貽已累事遂停寢時劉瑾竊柄役賦繁興
惡臣督責迅於風火君曰賦急則民殘而奉上非所不忍雖
被劾罰可也尋果被劾罰米百有四十州民聞之爭相輦輸
君復峻拒他日推陞副名知州或勸行賂可得美官君曰勿

用是誘我使由此進覦顏無地巡按鄭君廉知其事移文褒
獎其治按隣邑被殺之民而釋其寃沓一盤茶陵等處倉庫而
明其公籍亦為巡按王馮二公所稱賞云寧遠縣城陷於賊
官亦被執君曰賊惟欲得財耳乃遂自集所有百金往啖其
賊俾還其令於是上官以寧遠數被賊禍小民困苦邑號難
治乃僉舉君往君至諭民以理繩之以法威惠並行强畏弱
安遠近咸服未幾兩廣寇發夾攻江華委君督餉未嘗停絶
渠魁杜志聰等橫行刼掠近入州境君乃潛會守備官員雲
夜伐壘勦滅殆盡撫按聚賞奏
聞復加旌獎若乃軍務少暇循行村落召其耆老訪民疾苦

勸之務本力穡敦厚風俗他如周濂溪祠之在道州顏魯公
祠之在祁陽歲久頹弊竭力葺理以崇先哲蓋君臨事不懼
權貴不任智術其處長吏河南鄭君赤城趙君始雖未合終
皆相信至如誨士之懇切禱雪之感應尤為道人所誦說云
岳滿陞福建泉州通判道之鄉官都憲熊公繡御史何君天
衢重君之行咸有詩歌稱述美政士民攀留不假言矣乃正
德丙子九月十八日卒於途實涇縣官署也距生成化乙酉
五月十四日壽五十有二歲初君生而穎敏過人書授輒能
成誦長治經籍無間寒暑父商遊隣邑聞其感疾晝夜奔迎
以歸湯藥躬進〻不知倦其歿也口杜水漿數日哀毀踰禮

后母吳卒哭聲動地絶而復甦遇節必祭祭必涕泣為舉人
時諸生如方御史董從學開講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嗚咽
不成聲嗣後諸生倣王裒弟子故事為之掩去蓼莪一章其
在道州號南遊子以寓子路負米之感撫教幼弟底於成立
俸資所入委之出納族人有乏賙力周給嘗名其堂曰敦睦
請記於學士顧公清以示其後則公之發於政事者豈無本
而然哉李氏家傳曰君系出李唐之後憲宗七世孫曰德鸞
避廣平之亂居婺之嚴田再徙祁之平溪其居槐塘自西四
公始也曾祖志高祖士庸皆隱德不仕配汪氏生文異行誼
聞於鄉以君九年通考無過贈為州同知妣吳氏贈安人然

則君亦遠有所受乎君配汪氏有婦德封安人生男子三人
長應賓補郡學生娶在城雙桂胡氏次應宸亦補郡學生娶
長齡橋鄭氏次應宣太學生嘗從予遊當其志行將發君之
未究者乎娶江村江氏女子二人長適教諭黃宣子湛次適
棠樾鮑約應宣將從兄應賓卜其年其月其日塟於麻湖田
頭新塋是宜有銘銘曰　有覺禾塘允迪厥生素履不那其
志孔剛孝親廢詩友弟無藏貳道州守厥政凉凉字民力穡
殲寇缺斨波及寧遠賁此祁陽撫按咸獎四來有聲孤介寡
合蔑或迎將廿心州佐九載初陞泉府未涖中道而亡哲人
不遇知者惜傷有後員員如芝蘭英續其休德為尔發祥[illegible]

贈南京戸部員外郎東干陳君暨配太宜人徐氏墓
誌銘

東干先生姓陳氏諱信字克誠別號東干山東濟南歷城人也曾大父諱厚任廣州府同知卒於任生子諱志扶廣州之柩以歸未幾亦卒家業零替配金氏紡績以供家衆服食當是時東干君孤立無助族人有欲以為繼者金怒曰吾恃此子立家何妄言耶族人因姤之比少長未嘗讀書即能作字談理既而經史大意及諸子故事皆能言之然豪俠不事家人業金詈之曰吾所恃者爾耳乃今若此吾何望焉即痛哭日不食君跪而請罪金始改容即改節勵行不妄交遊有二

兄從學乃竭力供餽三弟皆幼撫教有方然家無恒產春夏租他人田種秋冬入城貿易或晝夜不食宿然以諸兄弟之故年二十八尚未娶有勸之者答曰待諸弟俱有室吾娶亦不遲也比諸兄弟俱婚年已三十始娶宜人徐氏云於是鄉黨咸重其為人或假室廬或貲以貨殖之本而家始漸裕後長兄廢儒出賈次兄任宜城縣史次兄任鈞州同知季弟商販俱能起家人皆曰東干君之力也及兄弟欲析居君以公所積讓諸兄弟惟取破屋數間徐宜人亦秋毫不介意君又樂施與凡婚喪貧急必盡力周之雖沽田鬻室不恤也且未嘗私蓄坐此後大貧困諸兄弟皆殷實故鄰里多有不直諸兄弟者君素有膽氣嘗省二兄於駱駝谷至泉峪少憩忽大風起廼隱樹下窺之大蛇長數丈來飲泉水俯首石磴上君思飲畢必毒巳縱免亦遺患於他人乃極力抱石自高以擊之正中蛇首斃焉歸語人往視莫不驚駭嘆息以為有神助焉性能飲至數斗不醉飲後即不言恐差錯得罪於人與人豁然無爭然性本直人少過即面折之故無少長皆敬憚之然亦有疎遠者矣惟北鄰李氏者知其賢甚厚君也生於天順丙子八月二十八日卒於正德甲戌四月六日享年五十有九所配太宜人徐氏者邑人諱通者之次女處室時惟事紡績縫剪酒漿無不精妙性頗方嚴人未嘗見其言笑通以

君之賢而女焉采物一無所取也太宜人既適君不敢恃此輕諸母以故無内外皆賢之凡戸部與兄弟之學皆太宜人躬親供肴嘗嘆曰爾祖母嘗謂我能與同豈知今日事事皆同耶不知汝兄弟他日有能成立以繼先志者亦能如伯叔否倘有成立我死真亦不恨否則我何面目見汝父於地下哉言巳繼之以泣或嗚咽不食及戸部兄弟或有過差或少慢惰詈且泣或竟日不食戸部兄弟改過即又百方勸慰以此力用讀書統有成績太宜人生於成化甲申七月二十三日卒於嘉靖癸巳正月十有二日享年六十歲東干君先贈文林郎江西建昌府推官加贈南京戸部員外郎宜人先贈

孺人加贈太宜人生男子三人女一人長軒娶閻氏次卽戶
部中嘉靖丙戌進士歷任南京戶部主事郎中名輗娶崔氏
加封宜人輅娶趙氏女適王詔孫男一人曷尚幼孫女七人
長適張岱次六人俱幼初葬城西南四里塋右為山水所齧
今改葬城東卧牛山陽銘曰　猗嗟東千卒獲孔嘉既篤於
孝友于時過刑于宜人婉德靡瑕宜爾有子嗣美有那為國
之才將大爾華銘茲貞石其風四遐

明工部郎中東丘楊公配安人潘氏墓誌銘

東丘先生諱榮字時秀姓楊氏又號一齋其先關西人自其
八世祖益之仕元為六使卜餘姚縣學宮之東依櫺星橋居

焉至厥祖自莘家業日盛兼敦詩禮門挺古榆蓊欝遠望江
南北呼為古榆楊氏然卽喬木若姓矣自莘生泮隣君名宣
振以先生貴贈工部主事配王氏　封太安人次配傅氏寔
生先生者也先生生而穎異日記書可千萬言史省菴君自
教諭致仕以蔡氏向書開講里中先生從之游遂淹貫史百
家氏又為詩文立就省菴大奇之成化壬辰登吳寬榜進士
授南京工部都水司主事陞本司員外郎丁傅太安人憂服
闋改北都水司員外郎陞本司郎中督理徐淮以南河道疏
爽歸蒙執政者考識大用而先生卒矣初先生受性剛介居
官風力幹敏動著成績於南部管造進貢黃船北部提督器
皿廠程工建規撥奸剔蠹兵綜理周密中貴皆莫能撓奪且
歲計既省而任載供用堅又陪常比督理河道　璽書刑部
才識滋練於是濬河渠以備淤塞堅隄防以葺閘壩視水道
盈縮為下上啓閉之節官民轉漕之舟至止鱗次酌緩急為
先後懸畫一之規不為豪右所假借貴戚有全姓者不能堪
執一貢士權辱之以逞其私公毅然立置之法全密為飛語
馳訴於　上被繫　禁獄人咸危之先生了無懼色且賦詩
獄中以自明詩云自保此身無屈曲肯教大廈有危顛是時
會有大司空劉公者昌言於　朝謂鋤強梗以右漕舟巡河
職也此而獲罪後將何勸抗疏為辨竟復其官河道賴之嗟

乎使天假之以年當其建立碩勳偉庸銘彝勒鼎又不知何
如也初先生事泮隣君暨王安人養盡其力喪致其哀至迎
傅太安人於留都什物滋備兄弟四人以家衆析產公一無
所較念伯兄諱芸者死禮闈之火撫給遺孤携其次子盥於
留都延師誨之而長簡用底成立發科第至郡守其服膺史
省菴之訓卽與其子太保文恪公誼若兄弟子婚其女締好
以垂世世夫先生之治行立德如此宜其見於政事者卓然
不群也先生少卽好學肆力翰墨在太學時與閩之林公瀚
李公仁傑輩二十五人為文會嘗試禮闈而南舟次旬月間
取唐音和成一帙平生更精研理道有所得形於箴銘序說

以紀之海內名勝隨遇有作麗澤集和唐音見梓行焉一齋集藏於家又喜為草書筆法遒勁其寫墨竹瀟灑出塵天趣渙發至有刻石以求其傳者蓋先生於其太者既已如此宜其發為緒餘者不勞而度越乎人也配潘氏封安人前以賢良方正徵為侍御史諱楷者之女也事泮隣君傅太安人極盡孝敬得其懽心及歿喪葬靡不曲用其誠其事先生往返禮闈經費勞勸不辭其艱而處妯娌伯仲欣然和氣終其身無少忤薦祀必親必躬至待親朋御婢僕周窮困皆有義也先生生於正統戊午十一月十八日卒於成化丁未正月初九日享年五十安人生於正統辛酉五月初五日卒於嘉靖

戊子八月二十一日享年八十有八生子男一名策贈刑部主事以書經起家為仁和駙馬府訓導狷介不阿無忝家風女一適成都府通判翁睦贈君娶某氏生子三長大章舉嘉靖癸未進士予同考禮闈所取士也兩知瀏陽歙縣以旌薦擢刑部主事大同卒叛選遣才賢改調職方頃以營繕繁難復晉工部員外郎繼先生之志而闡其經濟之蘊者必此夫也次大韶大夏孫女二長適鳳亭周諫次適庠生承閣周大宜曾孫男三長成學偕大韶大夏俱習舉子業次成器成志尚幼孫女三長適陝都憲肖齋仲子有孚餘尚幼先是先生之卒巳葬其祖塋洋溪山之麓未銘也至是營繕將舉太安人之柩合葬焉乃以其外弟都指揮孫君堪狀問銘義不能辭銘曰　有懿東丘天授孔方既篤厥親亦友於兄誕其懋學百氏咸章粵仕都水南北著聲鮮船有度內器有程中遭奸訴於正滋光位不滿德令聞京京宜爾有嗣發潛於明紹開嘉續為邦之良載其休風如江水長

贈工科給事中鹿門汪君墓誌銘

君諱文明字希舜別號鹿門湖廣崇陽縣人也舉正德丁卯鄉試明年以禮闈乙榜授樂安教諭陞順德府教授兩有績陞彭縣知縣卒於彭令年以子工科給事中宗元之貴遇皇太子生覃恩得贈如其子之官初給事中之葬君也未有

銘至是以狀問銘予傷給事中之志不能辭按狀君之知彭縣也彭素稱難治君一意慈民不媚上官以邀聲譽爾乃秪賦程稅按籍而行貧富咸宜歲旱民流賑撫兼至又率僚禱雨三日大澍秋大有獲因編召遂人築陂瀦水以備旱潦東作方興寇敵勞徠俾無惰農鎮守寺人榷茶於彭彭不能飽其所欲則力以身捍彭人賴以不病　蜀藩莊田棟接彭境數被侵敵民無君何吞據圖質成歸之於民有巡撫某者嘗出征松藩馮勢凌轢郡邑吏率賄其子以求免彭人以告君曰彭以貧敝素稱乾彭安所與賂乃惟糗糒儲峙不使乏軍需按無可罪含怒而去其處獄訟雖至盈庭剖析如流固無

滯因諸武勢豪皆縮首斂跡有犯者必寘諸法是以彭人率
得力農耕桑日漸殷富讙聲載道莫不稱汪父也又能興學
勸士祠神飲射之所亦與脩庇咸有儀矩彭俗彬彬嚮於禮
讓部使者率薦剡而君已病矣先是樂安順德之教篤於造
士講藝較文士翕然從之出其門者名有家法丙子聘考山
東鄉試校閱精明是接時號得人初君穎發迥異常兒厥考
稱其元馬比長為學官弟子員磨礪名節廉隅自立事父母
不違其志行業文章煥焉可稱則樂安順德之教彭縣之政
豈偶然哉乃天不究其年以需后祉而竟止於斯乎君父諱
淥封兵部武選司主事妣吳氏封安人祖諱璉妣王氏曾祖

諱德亨妣田氏上世出自魯成公黑肱之次子名汪仕魯為
大夫食菜平陽後家婺源
國初有樂善公清甫者徙籍崇陽則君之所源流者亦遠矣
君配楊氏生子宗元然則啓君之玄積而發其祥者其在工
科兄弟乎是宜有銘銘曰
徜嗟庭門厥後軒軒蒞任亶厚立教以倫彭民既阜刑士風
敦宜爾有子諫議攸舉載其發問百代如謩
明開國輔運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靈璧侯湯公墓誌
銘
公姓湯氏諱紹宗字承功鳳陽府鳳陽縣東湖村人前開國
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左都督左柱國議軍國
事信國公東甌襄武王之六世孫也弘治年
孝廟軫念開國元勳常湯鄧劉四臣久闕爵緒起公儒素至
京欽受南京錦衣衛指揮使主奉東甌王祀公即守倖節用
致孝鬼神蒸嘗捲篋燕毛群族以洽恩禮常悲父母蚤逝不
獲榮養每祀泣下沾衣裳濕其遇鄉黨謙抑自居不敢惰驕
居第有隙地鑿甃為沼匝蒔花竹暇延文學儒雅談詩問書
無他玩好性樂施予雖遇不足怡怡無怨嘉靖十年
聖上申眷元勳四臣子孫選繫正派徵拜封侯遂授公開國
輔君守正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靈璧侯食祿一千石乃

給
誥券妻封侯夫人子孫世世承襲尋值
大祀　賜蟒衣帶金鑿絨甲守衛
皇城公恪慎厥職夙夜匪懈聲聞四馳未幾受
命册封　遼藩威儀棣棣進退容與而又悉卻餽遺垂橐無
金稱其使臣焉越十三年奉
勅薤祭　楚藩滋持敬畏終事無愆茲過南都謄封三代侯
誥焚黃於墓門宣讀
王言舊郡人士觀如堵墻丘墟重輝爾乃兼程復
命舟至臨清渡口水驛遘疾卒於王事寔嘉靖十四年五月

十一日距生成化十一年十月二十日享年六十一歲訃
聞輟視朝一日　賜諭祭者二
命有司治塋事誠
盛典也初公幼孤鞠於祖母傅氏垂髫端重見者褒嘉稍長
輙知向學被服儒者出就外傅治朱氏易攻舉子業即有名
稱及遇
恩例受官錦衣偕同事者四人往謁冢宰三原王公王公獨
注目於公顧僚佐曰湯舍人終當腰玉厥後果然餘三人先
物故則公之封侯雖出祖勳然自信世子後閱數世不叙至
公而復興者其器識學問亦不可少也昔者東甌王從

高皇帝之渡江也既取太平定都建康當是時西有陳友諒
據荆楚東有張士誠據姑蘇皆勁敵也我師擊東則虞陳伐
西則虞張王時操軍毘陵固守東鄙歷歲與士誠旌旗相望
雖彼兵甚銳狡百計誘以子女玉帛王不以為然獨當一面
凡國之事情彼終莫聞東藩既固
高皇帝得以從容西平荆楚王乃克木新取姑蘇縛士誠以
獻戡定吳越浙東八閩悉歸版籍及副征山陝所至奏績微
王之阨士誠也則二僞交寇兩樂實難天下未知何時而定
然則王固有萬世之功帶礪河山者也子孫可以永爵備
予故至公再發者乃天理必然之數亦

皇上神聖同符
高祖之見非偶然也公平生好吟詠不拘模擬自成一家凡
若干卷并紀述先世勳蹟錄藏於家初配常氏錦衣衛順之
女先卒贈侯夫人繼鎖氏南京鷹揚衛指揮某之女亦卒再
繼趙氏南京羽林左衛指揮弼之女封侯夫人無子貳室張
氏暨吳氏李氏公生男子三人長佑賢張出聰穎醇篤游業
京衛武學初就應天鄉試未第尋入國子監再應順天鄉試
亦未第襲爵靈璧侯被
特恩賜蟒服委管營務侍衛扈駕備督南京前軍都督府娶
王氏

皇親指揮漢之女卒繼娶鄧氏寧河王玄孫繼陞之女顯忠
吳出京衛武學業舉生娶徐氏中山王玄孫鼎之女輔德亦
吳出尚幼未室女子子四人長適定遠侯仲子鄧祖鑰次在
室俱常夫人出次適成國公仲子勳衛朱希孝吳出次幼李
出孫男子三人時學時問時思顯忠子也孫女子一人佑賢
出也佑賢卜嘉靖十六年十一月二日葬公南京太平門外
鍾山之陰　賜地祖塋之次以封侯之後習禮太學晉從予
游也乃手具公狀托都督青海馬公以問銘銘曰缺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墓誌銘

明奉訓大夫霸州知州北橋劉君墓誌銘

君姓劉氏諱璋字尚德別號北橋延安中部縣原村人誥封中憲大夫彰德知府前義門巡檢諱景者之子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諱聰之弟前刑部郎中仕之父也仕主事刑部時予任翰林脩撰君知南和縣未幾自南和入京來得數會晤於宣武門東義氣輒相許可予子今舉人田適無室問君

第五女君即與妻之越數年今南京右通政綏州馬子汝驥方以翰林編脩出爲國子監司業亡其室問君第六女君亦與妻之今年九月仕先以大獄事謫戍柳州

恩詔宥還聞君之訃道過金陵托通政撰狀請予銘嗟乎道義之交婚姻之締予安能忍銘又安能忍辭哉君之爲南和也邑當直隸之衝諸務勞午戴星蒞政至忘寢食一事未竟亦不公退澧河自邢臺來縣分爲六渠閘廢久湮乃選人掌籍度田程時引灌郊坰民沾其利比小江南語在學士榮邑穆公記中縣十七社十社土着舊民餘則

國初山西徙來者舊民故有田又先奉例墾荒不稅於是民有新舊田有多寡稅有盈朒兼以富者市田遺稅貧者田去稅存邑民皋罷常相懸也君諭父老躬丈五畝田稅相證貧富咸獲民卒歸業陳狀撫院於是直保廣大四府之田亦因以均焉又嘗括闔邑根數計八千之價而一之部者分歛其倉之數而輸民不知倉稅無二價昔時異價兼派之弊頓革而完恒先諸邑矣士習媮窳賢科久乏君首建廟學延師立會分經考業增置名宦鄉賢二祠又計百家建一社學凡七十有八月朔縣試歲考其成弦誦之聲洋溢四封過者褒加後遂有登第者焉邑廳事亦久敝陋君曰我若辭勞後爲斯役者寧不厲民乎乃鳩材憲功偉壯倍昔廨舍簃庫煥然新

美家寧增城湛公亦嘗記之然尤加意種馬禁其私乘勤自點牧以較肥瘠三年孳乳有馬番庶御史巡視見駒駿尤斥深加稱羨亟馳薦剡初

先帝南巡道路迎送諸繁劇移迎

今上駕過沙河凋獘令不任事上官委君署篆旬日而辦先則取諸妖僧之募材以備

行殿之用後則南和民以樂于協恭也凡君諸所營建費省而不擾功立而日不愒者皆若此故君至南和倉廩不繼比任五年積粟二萬緣堤萬樹絡繹予謫判解州時路過南和行數十里皆在蔚蔭中而道外田疇[illegible]茂真爲樂土當有蝗

騰不生鷄犬寧之詩故王巡按鈞謂諸州縣曰作官當效劉
南和也乙酉陞霸州知州州邇京邑人多豪俠民亦慓悍君
懲其一二黠點闔郡肅然城卽九河故道歲十九潦田多淹
没劫盜頻興異時大夥流賊皆出於此除之復生素稱難治
君乃禁奢抑競平役薄征而又演武練兵嚴拾遺法居且四
年水不爲災城北牛沱河遠徙一舍民饒衣食盜亦衰寖君
子謂君于天有感云馬副使嘗失兵備印百方未獲君爲禱
諸城隍之祠得屋後深入地中尺已而又失又禱乃又得之
甎坑中其地與甎皆若未動者遇旱禱雨輒應南和及霸皆
然人以爲君之純誠云乃已丑得致仕還鄉修建祠屋教學

時祭治圃橋山之麓游息其中嘗遭歲歉出陳貸濟而又倡
引沮水灌邑東田鄕閭窮餓咸依賴焉君乃撫强知縣之孤
諳閭行人之家完男女之怨贖篤故舊之友愛內無私嬖外
無私行禮賢好義節用敬賓蓋有古人之風學者皆稱北橋
先生云初君之生神采冲異髫童端重受學仲兄中丞奮厲
刻苦析理必精或徹夜不瞑及中丞舉進士復受學于前邑
尹任御史儀益造博雅他日中憲公還自義門伯兄玫明農
中丞宦遊君獨奉親承順顏色侍疾恒不就枕身任家政業
日充裕改建宅第高明令終伯兄剛急或加呵責絕不爲忤
師事仲丞終身不改其訓諸子姪必稱古道姪舉進士職部

署矣循臨之盩莊若誨門下諸生勤懇不倦尤敦實行門人
馬隆登鄕舉仕爲推府執弟子禮事君如父可知他矣正德
已巳君當歲貢以親老默讓次年又以母高恭人之命始與
計偕明年庚午舉順天高等他日中憲公命析居輒辭美利
不取別構宅南城僻地顧諸子曰惟願諸汝輩成立耳後高
恭人及中憲公相繼捐養君號擗哀毀幾不能生然則南和
霸州之政豈其無本者哉始祖仕元爲萬戶萬戶生澤澤生
簡簡三子君傑國傑邦傑諱國傑者君之高祖也曾祖諱處
榮俱隱不仕祖諱準縣學生高充執禮嘗署學印邑人士翕
然宗之配神木折氏河南僉事鼎之女是生中憲公者也則

君固源流遐遠而有祖之風格者乎君先配張壽官俊之女
以刑部貴贈安人繼李氏吏目旺之女封安人男子四人長
卽刑部辛巳進士政事氣節士林稱重娶宋氏封安人次价
次倬俱　秦府典膳价先四年卒娶高氏倬娶宜君常氏次
儒舉人蓋嘗倉卒被盜獲乃以身蔽君而獲免者也娶高陵
李卽予室之姪女云女子七人一適邯鄲訓導張元傑二適
典膳馬鏞三適宋澤四適洛川歲貢生王經五六見前七在
室張出者子女各四最後三女李出也孫男子五人光裕光
大光亨光休光謙孫女子六人曾孫男子三人訕誒韶君卒
于今年丁酉四月八日距生成化六年某月日享年六十有

九歲仕歸將卜某年月日合張安人葬于黎原鐵子坪是宜有銘銘曰　於維北橋抗志伊高發言有則威儀不佻鄉已中式卷額被剽奮厥材藝猶舉京兆莅南和民如赤子保既砥田稅亦衡諸徭百爾廢墜罔不咸撟陟守霸郡民用思餞誰比誠悃田弗水漂行且三載盜是用消亶其獲印崇不能妖通判爲戾罪非已招高卧橋圃一義嶕嶢宜爾孫子儕輩邁超載厥休問百代如瑆銘茲貞石以戒後驕

明福建左布政使質菴范公墓誌銘

質菴范公之歿也其子舉人永宇兄弟自桂陽寓書金陵曰往年宇毋何孺人歿涇野子既銘之石矣茲父之銘諒亦不

靳乎并以前郎中閩人林炫狀來予歎曰嗚呼質菴公乃未究其志而止此邪按狀公諱轄字以載別號質菴初號遂谷子再號三峰柳州桂陽縣某里人也生有奇質長益英邁登正德辛未進士筮仕行人是時諸所差遣多徇干謁而職司其居者顧或不與君即上封事引明前典至以冗員自讓侵官諷人於是使事復舊風采懋著嘗使蘭州再使崇府賚禮成即返無所滯淹冢宰邃菴楊公稱其學識氣節度越等夷甲戌選授南臺理刑明年授雲南道監察御史首言　建儲以安　宗社謂
先帝御極　榮王留侍宫壼亂法致之去京今當妙選宗室儲　儲貳位俟有　青宮然後分茅至引宋韓琦懷孔光傳以上仁宗而其馳騁騎射服習戎陣不御深宮孤立可畏諸語聞者縮舌是時軍官閻文王忠怙勢凌辱監臨主事至搖殺其隸人太監黎安遣惊　寧淮二府至折撻其長史南京守備劉瑯貪婪暴害至今都人能市切齒刑曹郎中聽富民折產之訟至受寡婦之金而徇偏私公皆歷疏指劾乞正大法南都稱快其論納馬姬事比擬過直尤人所不敢言者也丙子冬奉
勅清理江西時逆濠奮熖方熾有勸公避難者公引埋輪事以行至未數旬即論濠僭泰悖僭侈居如　王宮繼論濠令

三司朝服慶賀蔑棄典禮乃又劾太監畢真附醜仇正瀆貨無厭都指揮郭宇傳泄諸司消息罪狀重多且請
武廟或出郊原嚴警蹕敦罷從以防不虞當其風采人或比范滂云然真宇皆濠黨也濠真使人遮留公奏各先誣奏公離間骨肉誹謗　宗藩公巡歷至贛被
旨拿解繫獄拷掠幾斃值
聖駕北狩縲紲七月後送法司議罪復值
聖駕南巡又淹繫經年始謫龍州宣撫司經歷爾乃脩崇禮信均平賦役又使知送死之道以感化四夷未幾逆濠及真瑯相繼以叛誅論者謂公有曲突徙薪之功交薦十餘疏辛

已、今上登極　詔復原職送者塡道泣別名其厓曰滴
淚厓閱月即陞漳南兵備僉事四閱月又陞饒州兵備副使
蓋殊擢也饒州東湖盜之淵藪也公議設官兵於康山以控
制又禁遏　淮府群校之恣橫乃脩饒城及萬山東鄉二城
剏置安仁一城皆經畫有式出納明允而又築湖堤以壯學
宮增浦澤以掩貧骴焚庫皮以袪積祟愛惠大行信義昭著
盜戢民安屹然一方有郡守乖禮因公面詰遂生荊棘且嘗
見忌鄉宦搆興謗流布遐邇言官論列漫及於公公即懇
疏乞歸雖撫按交留旌薦亦皆不顧未幾一巡察使
奏調公南贛以便行事公曰監司改調屬官宴然綱紀解矣

遂三疏得
旨致仕饒人刊遺愛錄以傳公歸杜門課子當路故知片札
不通三年一日也己丑尚書胡公永清薦起公家雲兵備副
使尋辭本司討鑛賊有功獲
賜金帛是冬陞陝西參政分守隴右駐劄鞏昌協勦西番叛
兒等族再荷
賜金七閱月陞福建按察使過家省母朱夫人承歡月餘母
忽遘疾不起居喪哀毀數日不食服闋巡撫汪公珊薦公與
否公鳳儀爲全楚長材乃甲午春復起山東按察使撫按交
薦秋陞浙江右布政使藩務叢雜乃未明振衣日中退食形
神頹瘁丙申陞福建左布政使七月治閩精神頓減歸思屢
興十月二十六日遘中風痺越三日卒於正寢嗚呼傷哉公
和厚精確遇事敢爲勇不可奪事母至孝獄病中形之於詩
撫兄孤女極厚嘗携養一甥於官所捐積俸貲立置家廟序
刊族譜周族人之不能婚葬者叔珏卒於金陵貧鬻其子公
贖之以還又歸其喪鄉友許君愷卒於途疫躬爲殯殮至於
辟薦名賢如恐不及雖處鄉州盜寇亦皆有策然則御史之
風烈藩臬之樹績豈偶然哉公配何氏先卒舊無妾赴山東
過徐始納一妾曰張氏公卒之五日自經以從之亦異矣乎
子男四永褒貢於鄉永宇永官相繼登名鄉舉皆嘗從予遊

永寀業儒女一適醫官郭畋　孫男五時敞時敕俱邑庠增廣
生時敷時斅時徹尚幼孫女六曾孫男二元默元儦公生成
化十年甲午九月十一日享年六十有三所著有質菴稿及
續稿若干卷藏於家永褒將以某年月日合葬何孺人於某
山之原是宜有銘銘曰
嗟乎御史之難能也士風之邪正世道之隆替關焉夫彈劾
其職也當其有勢恐忤權而違時也或逡巡而避之當其無
勢恐寡言而曠官也或摟剔而論之夫薦賢其職也當其富
貴恐其或挾人也姑隱忍而已之當其未賢恐其未合人也
或夾帶而辟之於是豺狼恣於當路姻婭商於膴仕士風以

邪世道日替憂
國之士每切念焉汜方伯之初爲御史也侃侃乎其嚴辭也
庭庭乎其正色也斷斷乎其覆公也是故寧論劾劉瑯畢真
宸濠諸奸雖瀕于死而不悔而不欲以迂說浮議之事姑以
塞責而免禍寧論録羅玘張吉王思諸賢雖寢其報而不悲
而不欲舉鑽刺營茍之人姑以示恩而徼利得公數人布列
臺省又何憂士風世道哉乃今云已傷如之何銘此貞石千
載其不磨

明誥封宜人南京工部郎中李時昭配孟氏墓誌銘

昔予自翰林謫判解州道經曲沃李子時昭爲曲沃令在縣

有治績士民咸悅時昭邀予謁恭世子祠請留題于是杯酒
談笑洽日皆阜俗愛民語乃陰重時昭之爲人未之或忘他
日陞知予陝隴州音書又嘗通乃今已進繕部正郎其配孟
宜人長逝持其友撰宜人狀以問銘誼不得辭按狀孟氏諱
某父宣世爲滑縣名族母王氏湯陰人宜人天性慈惠貞靜
柔嘉內明外訥力勤行儉組紃膳具女紅皆精造年十六歸
時昭舅竹軒先生方分教儀真再教襄陵宜人皆隨時昭于
黌宮姑郭宜人甚嚴毅少不當意輒杖笞人宜人事之謹恒
當郭宜人意郭宜人深喜其孝云諸娣姒見宜人事之當姑
意也悉推服之宜人又恭遜謙抑無矜傲色即娣姒犯之亦
不之較終其身未嘗相忿戾諸娣姒稱其讓待時昭如賓禮
時昭或怒則懼而退不敢質辯及有子女視諸妾子女無異
已子女雅性不妬諸妾婢僕有過輒蓋之不以彰恐其遭笞
也于是又盡當諸妾僕意樂其賢初竹軒先生自長安歸老
也家甚清約宜人力紡緝操井臼勤勞力瘁無怨言時昭年
二十餘始發憤力學每冬夜讀書以木綿子煨足足皆寒宜
人手自爨之時昭感勵終夜不輟書聲數年學大進同伯兄
德隆中式丁卯京闈明年遊太學宜人隨京邸踰年不越外
閫人亦不聞其言每餘食或延賓不呼皆備雖德隆亦每爲
人言其賢比歸滑家日饒裕宜人處之綽有規制嘉靖初時

昭尹曲沃宜人勸以公忠清慎時昭率感其言形爲詩徽歷
官所在皆有政聲民懷之爲立生祠豎碑思焉亦宜人之內
助云歲乙酉時昭擢守隴時諸子若孫森立宜人家居訓子
未幾時昭迎于隴居半歲諸子復請歸滑自是終居滑矣及
時昭二守肇昌側室宋氏有女將笄乃留家宜人撫之愈于
已出或咲之曰二十年糟糠之苦既榮宦矣乃不隨任享其
逸耶宜人即正色斥曰吾夫起自寒微孝有今日吾復偕行
諸子失訓故君以綿微之力受重大之託詎爲遺糟糠耶況
宦中更清苦乎彼俗以官爲榮忌專妾者吾不爲也家居十
餘年家務秩然居常薄滋味諸子或慢遊必責之曰爾父以儒

振業爾等不能繼乎于是士儒士温肆力于學爲畿内名士馳聲場屋而諸孫亦駸駸然懋于進修使時昭無内顧之憂云每歲時服冠帨以拜祭平居過姻族則不用曰不可以貴加姻族也他日宋殁于南都柩歸滑宜人哭之慟曰宋善事吾夫婦夫之宦邸恃有宋存焉今已矣奈何乃感疾嘔血宜人少覆貧困勤瘁嬰疾至是益深諸子進樂餌療之漸痊比時昭上長至

表便道歸滑賓集事叢乃躬率諸婦調飪營辦勞憊疾發丁酉春卧不能起時昭限迫不忍別去宜人屢促之乃行是時士温不肯就試宜人疾少間促之曰兒第行吾疾瘳矣温勉

從既數日宜人忽不進食索冠服曰將見祖宗于地下急喚温歸吾誤兒科事矣諸子女環侍請藥亦不服飲曰命也遂卒于嘉靖十六年五月十五日距生成化某年三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歲生男子三人長士奇承差娶呂氏次士儒縣學生宜人卒娶全氏李士温選貢生娶王氏女子子三人長適趙漆先卒次適陰陽官陳尚賓季適陰陽官燾相皆滑右族孫男子三人長一索次一挂太學生皆士奇子次一本太學生士儒子士奇等將以是歲某月日葬宜人于祖塋之次是宜有銘銘曰

有淑宜人居德孔彰克開懿性婦職伊嘉事姑恭順相夫勤多恥隨榮外日理厥家宜有孫子藝行知拔當其遠造奚啻決科載爾休問百世光華

誥封太宜人李母康氏墓誌銘

太宜人李母者今杭州府知府章丘縣李端甫晃之母也姓康氏父材烟質純至鄉閭信服母孟氏慈柔敬慎太宜人其仲女也克閑壼誡及笄歸贈奉訓大夫南京户部員外郎李君秀時晃大父梅祖妣胡氏皆卒太宜人以不逮事舅姑恨每當歲忌旦恪修蘋藻潔奉禴祀贈君少爲章丘諸生家緒清苦夫婦鷄鳴昧旦綢繆勤生懋勉德義嘗夜誦齋中雨頽隣垣有艷女子來贈君儼容麾拒女子進曰深夜岑寂何復慮人曰鬼神昭昭無知乎女子慚歛口一去後以他敗語人

曰李秀才真佛也故同輩呼贈君爲真白君云家爲馬户徭長群户有負津助者爲代其算又嘗挾晃赴試歷下時有應試生路遺十金拾之即標記候諸遺金所竟歸應試生應試生請中分以謝乃不受素好賓遊凡饌具檯太宜人必躬必豈雖桑蓬貧窶姻族單困者必勸周恤之贈君亡弟穩遺孤男甥方能嬰尤拊撫之成立且與完室家贈君殁于正德己卯春太宜人發哀自孽心蔬饔不御酒肉者終其身其閒居服被綺練襦飾領小姑諸婦職專紡績枲緼僅供苞約而已恒以絲纊織紉爲戒贈君嘗爲晃改造深青紵衣晃慚不敢衣爲諸生時衣華袍若衣鮮麗衣則顏輒頳赭皆太

宜人之化也其教諸子女少有愆失輒撻之不少寬假至僮婢小過則又勿問嘗訓冕曰汝父蹇蹟不逢吾嘗憤懣汝其夙夜篤典庶幾早揚以光李族乎冕竟以文修學成舉正德丙子山東鄉薦太宜人喜曰是足以旌嗣父志矣比春試不偶歸遭潦水暴至一室蕭然太宜安無憂色且解諭之冕乃拭淚携同志往業長白山醴泉僧舍癸未再不偶家僮小磨一座太宜人竟指鬻之以資國監裝費乃登嘉靖丙戌進士太宜人又喜曰吾為人母者事終矣比不可見君子于地下乎丁亥冕補魏令九月板輿迎太宜人就養官閣見冕洞謹廉白乃慰之曰守官若是庶不忝于所生惟克有終爾幸

卯轉內臺癸巳春左遷倅鈞州甲午轉倅永平咸著美績乙未擢南京戶部員外郎是時太宜人七旬矣冕乃晉宜人鄭氏侍養獨將二僮之官丙申閏十二月恭遇

聖上誕儲覃恩太宜人始得

錫封乃嘔喻陶樂曰此吾教子之效也丁酉冬擢杭州知府冕之內弟來南致太宜人命曰去語吾兒吾幸無恙毋以我故迂途還省郡守剖符專城重寄也遄行以慰民望冕乃先郡涖事尋遣吏皂往迎并取諸孫太宜人堅不就迎呼語鄭宜人曰守勞旬中饋詎可虛也婦第往宜人乃偕孫子暨坦之二孤來郡晉長孫黃中冕兒太宜人不就養益慽戚不寧

冬十月得太宜人患滯下良瘥家音即遣二孫省時太宜人亦遣黃中之郡言起居食飲安吉狀庶以慰冕思冕以黃中口述符往言雖稍開恍然烏鳥素懷作惡方欲解凍疏請終養而太宜人哀訃至矣卒嘉靖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也冕所遣問安二孤亦不及生面太宜人抵家已瞑目二日矣端甫之政方大行于鄭吏畏民服杭人咸惜父母之惠期月而去千里惻怛若奪哺乳云太宜人生成化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享年七十有四子男四人長晟殤次即冕娶鄭封宜人次昇娶賴少坦娶上先卒女子子二人嫁為姜宗伉仲信妻孫男子八人黃中娶魏奕中聘謝冕出執中娶華靜

中未聘早出建中娶麻虛中娶崔致中尚幼坦出孫女子八人壻徐更化韓鯨張大衍張汝楠尹自政馬太吉劉某冕卜某年月日奉太宜人之柩合贈君塋于某山之兆冕嘗從予游也持蘇州舉人黃省曾狀問銘銘曰 猗嗟李母孝覆戩穀既配贈君其人如玉夜拒奔女展矣慎獨代筭群尹遺金蓋復當其刑于宜毋之淑周貧濟急惠先宗叔紡績率家縞纖是服貞慈雙敦閨範清穆宜有端甫趨諧孔速蒞杭未久上氏稱福方臻禰祉云胡不錄茲銘貞石孫子爰識

明監察御史岑山程君之配方孺人墓誌銘

敕封孺人方氏諱孛真者前監察御史岑山先生歙人[illegible]

論材之配今簡州知州默之母也初歛有結林與岑川相隔
一水世締姻好方氏遷自羅田至濟南太守以宦業顯于時
其兄美興公以貲財雄于鄉濟南公試岑山君而奇之遂以
孺人許歸焉孺人自幼警穎既歸于程力佐家務費及粧奩
岑山君方廪讀師力不能具贄乃卸釵珥不靳也舅清溪
公治家嚴且儉孺人恒節縮滋益之家用饒裕及岑山君登
弘治丙辰進士授推汀州過家歸省偶疾大作孺人不觧帶
者月餘疾始克瘳赴汀州任越一年而孺人始克抵汀即不
肉食以相其廉他日岑山君偶出差愆期衙内絶糧數日比
歸孺人嘻吁無言默然暨安平三子不敢仰視亦無言岑山君

獨撫安平[illegible]曰汝餓數日乎何不呼別衙一饋也孺人曰君
以廉介自持身以氷蘗自誓婦無外事令不出閫名節所関
生死罔計矣朝兒女之恤耶岑山君亦嘻吁無言凡在汀二
年日事紡績畜養鷄豚以充日用壬戌春岑山君簡授監察
御史孺人秋亦赴京時默然隨侍出就外傅歸即課讀率至
夜分紡績以伴居二年岑山君清戎浙江孺人遂挾默然南
旋正德丙寅岑山君卒于慈谿孺人傷痛幾絶乃遣默入浙
舁柩喪事既終即訓二子讀書無別營爲已巳春逆瑾積憾
岑山君嘗叅其奸謫流海南孺人遣默走京師語以委命安
義然亦卒得以解因諭默曰諫官以直得譴固所甘也

聖恩汪洋猶得見宥非大幸乎汝輩努力以答至
恩及茲壯年須勤學精業親師取友可也遂遣二子師事姚
江史先生厚其禮幣又擇程龍山者以爲之友雖挾眷易宥
亦不介意庚午默然同肄黌宫方值秋祭偶以覲歸孺人曰
當祭先師何以覲爲無師是無親也聲色俱厲二子恐懼復
出追祭丙子然舉應天經元乙酉默亦舉應天經元是時岑
山書屋亦成孺人洒淚泣曰汝父九泉目亦或少瞑乎未幾
然會試卒于嘉興之石門傷之甚未幾然婦又卒又傷之甚
至丙申秋乃一疾甚殆一日幾不蘇既蘇語默曰汝父既亡
汝弟又死今止遺汝汝得禄養吾心少慰非若奄遊汝至三

公吾不見也去冬會試又遣人赴京再申前命故默下第遂
就銓揀得守簡州走人復命孺人已卧床矣七月默歸拜床
下孺人按摩冠服曰汝父死後不虞又見此也喜更少安越
一月病轉劇遂以八月二十二日告終正寢享年七十有二
歲生男子五人長煥次貴次即默然次照照即安平煥貴照
俱早殤孫男子四人載吉太學生載道載嘉載孝孫女子二
人曾孫男子一人孟生孺人愷和貞懿勤敏寬裕事勢膠糾
不振不撓適中肯綮上事舅姑得其懽心四時嘗祭必虔必
拜屢遭喪變觸事哀慟目因失明其處宗族必厚見人疾疢
之難貧困必救必施不憚再三嘗有漂水瀕死者募人拯之
得生家僮婢妾保衛甚至默擇嘉靖十七年戊戌冬十二月

二十一日奉孺人之柩祔岑山君之壙合葬焉使其子載吉持舉人李景狀問銘銘曰　猗嗟孺人結林攸設俶挋佐家勖鼎斷內他或閉閣撫育氷櫱之操薪亦不告頻遭殷憂喪明以哭相夫執法教子以牧婦道母儀文派之淑宜爾子孫傳芳越越

明南京工部右侍郎中梁張公配淑人呂氏墓誌銘

公諱羽字伯翔號中梁漢中之南鄭人也祖諱某配李氏父諱廣以公貴贈如其官配鄧氏贈淑人繼配楊氏亦贈淑人鄧淑人生公純孝長爲學官弟子員好學不問寒暑弘治辛酉年以書經領鄉薦乙丑登進士第以憂歸服闋授行人奉使西蜀無所辱命兼却其餽金一無所選先時受業師陳添福充戍遼東公恒念之一日有遼差隆冬險地諸行人若不欲去公自請行且道有師在彼欲往候當全義之乃卒全師

以歸是時冢宰旨公陳闕兩選不與人以勸公公曰窮達有命耳正德初宦瑾用事公獨不近瑾敗諸趨者皆被禍公始授御史遭流賊猖獗公經畧內外日夜戒嚴事卒脊衣一襲嘗巡按淮揚山東剌舉無私比回所部吏以金餽正色拒之時宰以故人門生屬善視之之部按之則巨蠹也盖山東號三大害其中有二焉乃首劾去之會中官道芷游獵錫子頗濫公上疏曰明王愼德必矜細行不以禽獸病民尤當謹衣裳之在笥也遂寢不報舉朝皆壯其奏然終所得罪時宰出守廣平至則選賢良退貪殘施行條教胥吏舞文者痛繩以法吏卒畏慴莫敢仰視雖隆寒盛暑漏下五鼓必起視事夜分乃寢訪獲積年民害充發配所餘悉以次徒遣然又和易近民視之如子盡得其情加惠于鰥寡衣食居處時親省因刻羅氏諭蜀文以勵僚屬創建漳川書院群漳士高等者游業其中躬自督課聘蜀官李一寧爲漳士時表漳士日嚮于學彬彬著于科目若乃郡中賢士大夫謝宦里居者不問崇卑則往候其家問民疾苦舉行之遂建閘通水闢田千畝以資困農　奏表趙氏以勵婦節嚴禁縣官阿稱以正士風便置木牌令得自白以達民情處劑方藥以濟貧病收積市利以蘇里甲當是時旁郡之訟咸願歸質廣平唐平視諸旁郡若大府焉吏有不法者率望風解組去順德囚毋與僧通

子已壯不改惡其子之言也乃入井死會當決子公曰毋無行負夫與僧私通顧可殺子絶夫嗣乎因遂得釋鉅鹿有告婦　奏一要宦暴殺其夫吏受委咸憚莫能決公按而寘諸法要宦懼厚賂朱寧誣奏下公獄吏民爭歛錢賄寧爲公求解公曰吾寧失官不敢失志君等愛吾幸無枉吾志也大理直其誣乃還郡自後民益相信斷獄大省爲八郡最民有清水明鏡之謡撫按交薦有曰經綸之才氷櫱之操有曰精敏之才而庶務克修公勤之政而一廉尤著近因緣事赴京百姓顒顒然望其復來可謂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如此者十數年河間守欽少宰廖公請于冢宰曰吾郡疲甚借願張

守一年比調河間士民泣而送之擁輿莫能行去之日民有遺思縣像而屋祝之者河間郡中無賴數十恃勢豪横于鄉曲則召地方當甲者謂曰若爲甲不緝捕奸俠顧令横若小民守姑置若罪其容蔽以来于是武斷之豪悉斂迹改行郡中以濟尼寺數十濁亂民俗乃廢其寺歸少尼于民之無家者即其地立社學教郡中子弟又收恤嫠孤于養濟院郡中有故周卿者先守漢中性頗偏科舉士係府學者得給票過館係縣學者獨不予至使公徒步行赴省城及公守河間訪其家貧甚周殁時

朝廷予祭有司亦廢閣公移文給米八十石舊僚通判周禮

素清苦死而妻子貧甚貣貸莫能償諸貸家日督之公乃延諸貸家以酒食曰若幸與周有鄉里分周故善吏也忍窘其妻子乎于是諸貸家多感動出券不復取乃擇隙地居周妻子親爲文祭周墓

武宗皇帝南狩有司供帳吏緣爲姦率陽散官錢陰斂富室惟河間豫郡中以錢以治具軍民不擾供帳以辦時薦者有曰才識可以御繁力量可以任重河間廣平京師股肱郡素稱浩穰難治公至輒稱治聲名籍甚

今上即位擢用良吏始遷公山西參政分守大同有巡撫者恤軍士穀尚未熟委官促擾軍民驚擾公入言不聽出即遣將弛其限期軍民始定巡撫不悦又暴動軍士築堡沙磧公固爭之亦不爲聽軍中已有異言畏公不發比公回省去不越月而變作張遂死焉及改守薊寧道者捕妖賊黨衆下之臬獄晋人無弗稱快尋轉江西憲使時省缺布政使有徐御史者薦曰張羽德量渾厚心事光明操行剛方方獻老練君舍羽推補別省官員是舍驥而索駑也公雖抱質敦厚生平不喜造請權貴當路嫌之乃左遷貴州至則出納慎防吏不敢私一日吏白積餘之金舊規不報公盡數登籍久之晋南京大理卿多所平反有疾乞休

上温旨勉留未幾轉南京工部侍郎展修國學號舍數百間

窮治假印吏除奸惡數十輩又部主事主度曾捕治京猾滕氏不法事王憂歸會考察被滕誣吏部欲黜王公曰滕之横京師誰弗知者獨王能捕之頋肯納其賄耶王得不黜先時經營吏率以裁省爲能市材率不予直即予莫能償其本衆苦之公三度給價而商無退怨尋再疏乞休會被推本兵時黠虜入寇三鎮告急乃不復敢言去頃之考績還以疾卒于淮上時嘉靖十二年十月二日也距生成化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壽六十有四歲使公再求數年經綸康濟又何如也初公七歲時母病爬頭虱甚爲累公黙取虱吞之虱不復生少受學于陳生甚嚴公時容歸省陳初惟之後知其爲母也益

加愛重繼母楊淑人年少公事之甚謹家貧好學雖群輩嬉戲手不釋卷性謙抑寡言衣服居處喜儉素平居未嘗言人過亦不喜虛美人屢家教子嚴而以正每曰凡事讓人不可傲慢又曰溺愛逐爲不愛撫教五弟皆至成立盡分祖業于諸弟居學與諸友取分膳銀任廩五人中有貧者公議均取諸友皆樂從贈公自什方歸頗貧公將赴省試辭贈公昔嘗貸叅于邢不能償邢移書讓之贈公醉卧繼母泣道邢事公慨然曰公辱子憂何以試爲夜行三十里出費償邢山路險阻帶酒夜行幾不利歸贈公覺大驚更與典地爲費共行赴省其睦宗族皆有恩禮每遺書曰爲士者當自重勿入公衙爲

民者當守法勿犯有司毋家子孫零落止有二孫牧牛于人公令其弟收養撫立相繼承賞至于資給憲友邢恩既貴入監而連取甲科憫恤吳聶二友病故旅邸與歸其櫬若百戶陳璽襲職被盜纍簾來謁乃易衣醫療亦贖使完歸蓋公與人處惛惛若無所能而見義必爲萬折不回居常手錄先賢要語帖置左右以自警切雖年逾六十位至九卿見僕吏鄉人未有惰容予嘗以爲西漢周勃張歐之輩人也公心本純誠雖鬼神可通其舉鄉試會試之先皆有火光殞于庭院父母親見在學時友人蕭鳳妻迷于邪亂語不知耻公每至其門報避匿曰張大人來也後諸友同以物鎮邪夜投磚石于

諸友號舍獨不敢犯公贈公居什方時病革公日夜奔泣比及界夜昏路不能辯忽有笛声導之識路得至縣笛卽不聞時贈公幾死復生人以爲孝感神明使之然也他日巡按淮揚時泗州察院有妖劉御史者至夜驚擾不能寢公居數日且養病妖不復聞後劉復至不敢入召問守者云張老爹任時止見一鬼甚大捧藥跪床下耳然則公自行人御史以至廷尉司空所至劾績豈偶然哉公配呂氏邑人呂公文通之女以公貴贈淑人呂淑人之歸也姑及庶姑皆在嚴甚乃躬操井臼脫簪珥以供朝夕逮既貴猶著浣補舊衣攻苦食淡不少改其度也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壽若干歲生三男

子長重光舉人公在南京工部時嘗遣之從子游于鶯峯東所然沉厚圓愼忠慤不伐綽有公風烈次耿光醫官次文光庠生女三長適生員唐子順次適生員謝泗次適百戶金第次室王氏生二女一適舉人傅以中一適生員唐倫耿光生子三長榥官生次桐橘女二文光生子一榛女一重光子某年月日巳葬公于某山未銘榥入太學持狀請未獲應今年戊戌重光會試遇其友進賢衆人章詔又以禮幣促是宜有銘銘曰

有碩中梁孝未成童吞蚤七歲母首免瘍聞父病革華走什方匪遇神笛父何以生凡舉科甲兆有火光巡按淮鳳祟不能殃山東除蠹仟及宰衡宰衡不樂出守廣平

懷民威吏如漢循良河間廢宰借守其鄉豪黠斂跡顯要亦懲被其譏賄下獄尤剛身雖顛沛聲則益揚既參晉藩巡撫違經屢言不用回此晉陽撫公益烈行伍稱兵桀黠兇蠢撫公被戕公晉江右綰綬憲長貴州稱屈進天下平既少司空奸吏殄亡當其風采實王敢賍天不憖遺乃遽淪喪縉紳悼惜哲人其傷銘此貞石子孫永傷

明贈徵仕郎禮科右給事中前扶溝縣丞李君暨配

封太孺人胡氏墓誌銘

君諱瑄字宗玉兗府東阿縣張秋社人南京刑部郎中前禮科都給事中仁之父也以刑部在禮科時贈右給事中贈君

受性英敏垂髫誦書輒解大義父家世農不喜業儒乃令入貲爲按察椽贈君材能煥發受知上官顧數不樂其事弘治壬子選授扶溝縣丞縣俗富豪健訟多盜賊巢令數不獲久任去贈君至攝篆擊搏豪黠舉稱廢弛案無留牘乃又構燕息之亭植荷塒菊羅栽名竹暇則札速搢紳耆舊樂飲其中因以諮諏民俗故凡折辭訊訟無能遁情乃又改建明道先生之祠以使士民伏臘禱祀縣有强盜久未緝獲會有明火刧人財去遺落毡帽人以白贈君贈君令人持洗于市帽匠見之曰此某人帽也汝奚得之人歸以告遂擒其賊并獲餘黨在縣五年攝篆三載吏民畏懷尋以母苗氏喪解任其歸之日素衣冠送者自縣屬之河不斷服除改補順德之南和有朱尹者負氣陵轢僚佐諸僚佐多曲意事之朱益多鞭撻人以示威贈君閒若無聞焉朱後氣益張厲贈君乃從容曰甲高有常禮參佐有常職今柰何徒苦左右示不廣于人乎朱乃前執其手謝曰君教我矣厥後贈君罹疾朱爲建醮以祈福焉歲庚申當部秋賦入京賦有宣府邊儲適值虜寇宣大戒嚴或勸以支引無往贈君毅然曰吾職也即嚴冬出關身履沙漠左右悽然望見馬騎以爲虜至悲啼不休贈君獨無所動但以諭慰之卒亦無患既歸入門家人驚其瘠甚且泣乃遽止之曰始吾不謂生入居庸關今已至此即死

猶爲不幸耶贈君長身脩髯議論明確初以資當得七品官以母老亟就禄養因失流品焉生于景泰乙亥六月五日卒于弘治辛酉二月二十九日享年四十有七曾祖諱長孩幼報孤年方數歲元末兵起族人爭去鄉閭多無所歸乃獨適居苦山入贅李氏後生子勝配于陶氏生子祥祥有心計常操奇贏身致頗富殖田三千屋數百溢配于苗氏生五男子贈君其第四子也是其先世敦信崇義醇樸務本蓄極而發積厚而顯乃至贈君躬被冲允率履無華篤生賢子邦之司直上馳天恩覆贈泉壤不偶然也配同邑胡氏亦以刑部在禮科時封太孺人太孺人之歸贈君也苗夫人尚無恙太孺

人務極孝敬飲食衣物身自執侍不委婢僕其在扶溝南和之時猶事麻枲絲苧以佐祿入及贈君旣歿其柩殯斂葬之具皆出經畫至復藝田疇課植樹圃多服其勞而共教刑部以隆師親友之道或稱述贈君遺言夙夜諷勵至使于義子共筆硯同甘苦焉若乃周急恤寡匍匐救喪皆其緖行耳刑部在行人時已迎養于京邸自是皆恒在任也今年九月四日以脾泄病卒于
御賜廨官舍距生景泰甲戌四月八日享年八十有五刑部舁柩歸東阿同贈君合葬焉乃托上寳卿李懋欽以問銘銘曰

有彥贈君天授伊嘉讜信自復侃侃不阿扶溝攻美

亦懋南和移祀明道士風肆遐計徯暴客民用無訛部賦宣府慷慨稱戈勇亦無如之何嘗舁母柩送者如麻蜀之子河
厥配孺人媲德疇過宜獲
褒典存亡並華况茲刑部秉直不那纘戎休問千載不磨

王生德誠墓誌銘

王生者吾年友刑部員外歙人黃羅君之子贈君一舫先生之孫也黃羅君請予爲一舫齋題辭謂予能說一舫齋也於同年中獨厚于予比旣歿未獲究其才也予甚悼惜之他日予典成均事其子南道御史德仁獻之來辭且言予監規過嚴非文武弛張之道也予受而改之乃私嘆曰斯御史也他日必以讜言鳴于時矣黃羅君其有子哉未幾改官南道德仁又使其弟德忠從予遊獻蓋負志英邁端慤不苟予又私嘆曰斯生也他日必以直躬鳴于時矣黃羅君其有子哉尋獻蓋告歸思予復來以德仁之在淅差也不得已又告歸且爲其兄德誠索墓銘曰德誠自少篤志儒業家人每以其軀弱爲患也多方沮之持志益堅與獻蓋受業于德仁兄互相講習雖祁寒盛暑不爲少廢間得古今文字之善者必手錄之積至成篋自六經諸子至天文地理養生之書靡不涉獵爲文每滚滚數千言詩賦尤所長也嘉靖辛卯臺選應試第一已補郡庠生然爲人質而不俚儉而不固恒衣布帛衣或

問之則曰適體足矣尤喜敦義排難解紛振孤恤寡往年從兄獻蕆偶有危禍屬于有司君力排之賴以寧息又從兄蚤死而無後宗人有利其有而覬覦之者乃謀諸兄弟告于大守擇其所親愛且賢者以立之生平不淫于酒色嘗肄業崇檝偕諸友晩眺溪側去館數里許友入酒肆携妓酣歌君獨坐橋亭候至三更乃復及應試南都或又有誘之者特立不亂且虛己親賢不以富貴驕人亦不隨世作炎凉態接人必以誠實所交多一時俊誼人或犯之終不以校咸服其量居常恂恂若愚無以忤于人者及死之日郡大夫士無不悼惜之夫德誠雖蚤歿然學已至此使天假年眞可以追逐德仁

而與獻藎並馳也宜乎徽中人以爲王氏三鳳云豈非黃羅
君之有子哉夫黃羅君學究天藍旄語所謂不在其身在其
子孫者果然乎初王氏之先世有爲金紫光祿大夫獻公者
世家祁門其後有諱祐者始遷歙之巖鎮以至于今子孫繁
庶爲鎮巨族至一舫先生諱瑗封工部主事而黃羅君諱寵
登正德戊辰進士居官屢著善政配方氏封安人側室劉氏
生獻藎蓋王氏自獻公以來世以慈儉義方訓後是宜至黃
羅君發而未盡又有此三鳳也德誠名獻葵其友號爲樂川
亦嘗謁予于鷲峯東所者也生弘治甲子三月十八日歿于
嘉靖乙未四月三十日享年三十二配旃溪太學生張君紳

之女張質直好義德誠歿之後與其媵妾汪氏秉禮守節共
誓栢舟之志可以懲善人之報矣子二曰夔龍聘新安衛于
氏曰夔書聘信行汪氏女二曰綸音許聘托山程尚宝曰詔
音未許聘皆張氏出也獻藎領母兄之命權厝于尹庄之陽
其友鄭統叙其平生因爲之銘

銘曰　嗟歙巖鎮右姓維王黃羅法曹經學名明未究厥
用且艾而行玄生三鳳爲歙之光孟季咸求葵也獨亡孝弟
在家忠信在鄉天勒白王丧此文章遺行皎皎歸然尹庄銘
兹貞石休問常芳

明故奉直大夫刑部陜西司郎中黃君墓誌銘

君諱志達字成章別號東川晚更鶴翁其先故汴人也宋靖
康間扈從南渡遂居建康　國初再從溧水之唐昌復遷
于迎薰之西坊子孫因世家焉曾祖諱伯儒潛德弗耀舉邑
大賓祖諱桂輸粟拜散官父諱份好義樂施倜儻爲鄉閭所
宗不求聞達人以樂隱先生稱之配張氏方君之在娠時張
屢感異夢甫九歲遺読外傳凝重有大志不爲嬉戲日讀數
百言輒成誦授孝經大學即能了大旨時府丞寳應龔公選
俊秀以充庠序集者百計君與列焉龔素精鑒別一見君重
其氣宇遂收補庠生比弱冠銳志潜修博極經義尤邃于易
闡明先賢未盡之意務歸于理執經叩問者屢滿戶外如今

成都通判王君希成信豐尹徐君鑾皆出自門下者也時督
學憲臣浙江王公　因試得君文大爲褒賞至稱以爲江
南之傑是秋果領順天鄉薦高等將計偕春官值張孺人卧
疾乃日親湯藥不解帶者兩月或勸之北上以圖春試君曰
寸草之心昔人所懷况以身外長物而可易吾昊天之報耶
孺人竟以疾終未幾樂隱翁相繼而逝君連遭兩艱徒跣枕
塊痛哭毀瘠幾不能生歛葬之儀悉遵朱子家禮不用浮屠
鄉人多化之同子舉正德戊辰進士授刑部湖廣司主事時
宦璫熇推諸司章奏率先關白奉行唯唯君曰倚法以逞毒
吾實不忍也誣法以取榮吾所不能也惟持公恕剖判明决

不沮不撓法用是平大司寇陽曲張公素慎許可獨推重君
曰執法而堅獨立之節讞獄而求不盡之情天官書最援
勅階進文林郎贈樂隱先生暨張孺人如其官正德庚午歲
武皇帝軫念淹獄致干和氣命刑部推選聞望素著者一人
洗滌究抑張公以君名聞遂奉
詔仰體德意躬獲面覆覃厭心膂因犯大辟當死者務求生
理不忌成案即具情
上請賴以全活者甚衆尋陞本部山西司員外署郎中事然
君性高亢好善如己出嫉惡峻加區別雖忤時拂衆不之恤
世時貴近持銓衡或勸之往候其疾君正色曰無故之獲乎

生所耻窮通有命任自為之聞者深喞比因録囚文檄山積
公不假胥吏一一披閱勞瘁成疾君曰與時不合尚求遷轉
知幾者固如是乎且吾髮種種不歸何待懇疏乞休休下屏
居山墅二十餘年足跡罕及城邑惟鄉飲為大賓一至日處
一室繙閱古今文籍暇則或杖屨登山或肩輿訪逸徜徉自
得焉嘉靖丁酉中丞潘公鑑惜其遺逸列薦于
朝有司欲強之以行君笑曰吾始脫羈罥得此真樂年踰六
旬能與時俯仰堅臥不起君剛方愷悌至于接人言辭有次
儀度可觀凡若如坐春風中且孝友出于天性凡志遠早卒
遺孤道撫之如子喜飲酒賦詩興到伸紙濡毫瀟灑出塵所
著有知次集俎芹集及創修家譜數十卷藏于家元配任氏
知縣蘭之女貞淑慈惠綽有母儀先君七年而卒子男四長
堂選貢入國學積學有待次棠蚤卒次卷次勑女二長適鄉
進士茆君世昌子崇隆次適三原鄉義官武濡子驄孫男九
天爵天祐天德天秩棠出天禄天麟天和卷出天柱天象勑
出孫女三長聘丁次聘毛三聘邢蘭桂蒲庭皆可遠到天之
報善人者詎不可徵耶君生于成化壬辰歲五月八日卒嘉
靖戊戌四月九日堂下是歲十一月二十六日葬于竹塘之
原予悼其屬纊之托遂因其親友甘通府選狀乃為之銘銘
曰　猗嗟東川素覆孔方仕則行義處則化鄉瀟洒詩酒

不羈塵鞅六旬自樂山水徜徉哲人多祉孫子具臧載其休
問比江水長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南京禮部右侍郎前國子監祭酒翰林修撰經筵講官同修國史高陵呂柟撰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門人建德徐紳溧寧　按遼彭應陽欽集編刻

墓誌銘

明江西布政司參政蘭峯先生程公暨配宜人汪氏

墓誌銘

公諱杲字時昭蘭峯祁門善和里人河南左布政使贈資政大夫正治尹諱泰者之子四川按察使昌昊之兄舉人銳之父也銳嘗從遊于鷲峯東所今年春以公事至京銓以其友所撰蘭峯公狀拜問銘按狀公舉弘治癸丑進士筮仕戶部主事歷員外郎中陞湖廣鄖桂兵備副使乙亥之歲陞江西參政當是時寧藩宸濠方橫且逆也二司抵任率行贄幣公不能然濠因蓄憤比署司印濠多橫索俱與裁抑其親信小校犯賍則又懲之濠遂繫其二吏更年不釋仍不同他僚行乞恩禮濠怨于是乎深矣及分守南昌濠潛匿劇賊吳十三等數十人于府中又假以地方賊情誣參公及許憲使逵署摩百端公乃寄乞　休本于其弟侍御時言乃為轉寧陞公所過止姑推公陪點布政以緩其計濠遂誣公與吳十三等交通不肯督捕公又同許公預　奏至京國濠本不出又為人中止遷延半載事傳當道聞于

先帝命三法司行勘濠懼遂叛己卯六月十四日偽絨撫按三法司官時吳三十等用事公遭細縛獨苦甚次日欲殺公祭刀旗賊師劉生者適至勸濠不嗜殺戮公因獲免執公入舟時始得通家信令其子銳舉義兵沿江討賊并入京請兵銳即同弟鏞散家財募義士而汪宜人亦盡脫簪珥以資給之銳乃請于南都操江巡撫巡按暨司馬諸公其從弟照徑北趨上封事是時公因于座舡夾脅倉內憂憤疾劇水漿不下咽者數日后官軍垂臨縱火焚舟幾傷其生忽反風脫圍野泊地方人登舟知為公也曳舟至江西城下舁入官衙救藥兩月方起庚辰春公歸自南昌銳赴京辯訴誓死累疏有旨程杲既原累抗宸濠被其參害又屬子起兵擒賊報効撫按官參論其情可原准釋其罪僉謂誠如旨論當復官起用豈止無罪而已乎公曰予參江藩幸免于死殆天數也初公之任戶部也差通州督糧綜理精詳官運兩便其在埧上馬房至使中貴不敢撓法尋差散京衛花布勢要不敢折閱比考滿部堂周司徒書以勸慎他日差往山東及閩廣二省也積弊多革地方晏然及六年之考部堂呂公以謹飭公謹書稱後陞員外郎中清譽益彰矣司徒韓公甚加器重乃若守南昌時官璫肆姦使者橫徵無虛歲公以堂食充費不擾于民司禮魏彬者亦嘗遣人少違其法即加

穀筵雖至考察之年陰囑時宰遼菴楊公諷之而不顧一時
又有謝文選者播弄權衡侵奪官田凌轢鄉黨甚豪也公痛
責其家人謝至使其親來言許京堂以徼厚利公堅守清白
正直而不改他如葺城積糧築圩練兵于肇慶區畫武備招
撫徭獞親臨戎行擒斬賊首于郴桂諸所殺歷秉直樹勲伸
冤理枉抗豪之烈豈偶然哉初程氏出周大司馬伯休父封
邑于程世望于廣平郡至晉有諱元譚者爲新安太守有惠
政民遮留遂家焉至梁諱靈洗者捍禦侯景有功封忠壯公
世居篁墩及議口至唐御史中丞澐起兵拒黄巢長子諱仲
繁戍祁門嚴湖諸處卜吉地于善和里尚書公長子諱令洭

任中奉大夫至宋諱鳴鳳者武魁天下迄元多高人逸士
國初諱德堅者有古傑士風時世亂各鄉立壘恣行殺戮德
堅公往來各壘中說以大義所存活者甚多后從我
太祖征陳友諒于鄱湖有功授行樞密院都事撫浮梁景德
鎮能解鎮人之危遁淮西數載
太祖卽位大赦天下始歸訪知其賢檄召以疾辭不就所著
有仁山遺稿都事公生佐佐以公事戍死遼東佐生景華以
行義高丁卿評景華生顒業儒敦古領應天丁卯鄉薦歷任
韓瀋二府長史是生正治尹者也配贈夫人胡氏生四子長
曰昦訓科次曰旦典膳次卽公次曰昌四川廉使則公之學

問淵源忠貞卓偉者蓋非一代之積矣所配宜人汪氏者亦
邑中望族有女德蓋作配于良者也生子卽銳早志于道凡
枚公于危而明公之心并他日顯揚後世者當有斯子矣娶
某氏女子女某適某人公生于某年月日　享年若干歲塟于
某里某山是宜有銘銘曰　有赦蘭峯邦之司直筮仕戶
曹金穀是飭太守克慈兵備翼翼亦既叅藩貞度維力或坑
逆濠或拒吳賊密疏旣達亂是用覆命子義兵以匡王國黨
叛無刑貪婪不墨緊程氏家爲士林則鄙人勒銘用警不德

明贈孺人李母董氏暨贈孺人穆氏墓誌銘

南京太常博士李生愈哭謁予曰愈母董氏歿今二十有四

年矣繼母穆氏歿今十有七年矣顧其淑範懿德未銘諸石
惟先生是問耳母董家世平定東隅人曾祖益都簿玹元左
丞吕忠肅公思誠之胥也祖東白府學訓導福臻父郡庠生
鏞博學能文有聲名二十八歲沒遺其配張氏年方二十七
厲節固窮撫教吾母弁舅氏故吾母資度貞恪夙有成性也
稍長伯父鉉叔父斅諭朝綱每語人曰此女不凡異日必有
懿福家在年十二三從舅氏以王舉人佐學聰明强記擅重名
于時家祖爲擇所對王舅氏與江西副使邑人曹公雷素聞
吾母賢爲力贊之家祖曰其母嚴明貞烈其女必賢矣媒氏
往訊外祖母喜曰是李氏才兒也遂字焉及笄歸[illegible]君家君

賃屋州居以便學業留吾母于家相去二十餘里乃專委舅
姑備竭孝養山下有泉甘冽先曾祖母酷嗜之每晨躬汲以
供膳飲下上坡阪他婦女所弗堪也家世業農耕耘鋤耨處
分俱當甚得舅姑歡心其侍家君讀書縫刺于側鷄鳴而後
即寢相敬如賓性極聰慧古今孝義大節歷歷能述其繇家
君年二十四舉于鄉明年乙榜授高陵學教諭先曾祖母不欲
離吾母也年踰七十就養高陵家祖亦使家二叔應庚應箕
從學于官箕因受業門牆云吾母上事祖姑每膳必具甘脆
以稱素所嗜取相家君端儀範甘清苦以誨諸生祭祀賓客
必敬必潔于二叔書札燈火之費咸爲預處飲食必在寒煖

時未授衣皆與完就及著長短如式雖家君亦不知也畜諸
兒甚嚴過其前凜凜然衣食不敢擇美惡夜聞兩叔書聲輙
令之聽謂家君曰二子如其叔足矣若官貧固好消息也乃
卒于正德丙子正月二十日距生弘治元年三月二十六日
享年纔二十九嗚呼痛哉三月祖母來撫諸孫家君以湖廣
聘考與叔應箕偕往叔應庚乃扶柩歸北以趁諸兒幼不能從
也十月家君自湖廣返高陵一顧諸兒會試期迫遂行也過
家留月餘娶繼先母穆氏父諱翱母李氏郡西隅人丁丑家
君下第遂同復官高陵先祖母以視諸孫少失母日夜憂不
得托及至見拜起動儀雅飭莊重喜曰諸孫復有母矣事先

祖母惟謹先祖母鍾愛亦如先母撫育諸子女食息必祭出
入恐恐然若有傷真若己出雖不肖忘其爲繼母也及先祖
母歸家君陞輩昌教授復同抵輩昌時值隆冬水雪載途過
關山被二月以登上者十餘里且慰家君曰行道之難如此
乎及至輩宅宇傾頹止于後堂索索無儲惟勸家君効官如
高陵耳越歲家祖同家叔應斗至輩竭力供億右每歎然及
携家叔應箕將歸家君假十數金爲路費恐不足即脫簪珥
以備曰吾在此亦無所用之家祖歸恒稱賢孝焉家君延師
以誨諸子弟凡飲饌必豐潔敬禮有加曰師道隆則弟子知
所學也家君以提學大復何公選入正學書院誨群俊士弁

修雍大記歲時不返經理家務截然整肅有盂縣劉氏亦官
茲土其女賢淑即爲于叔聘娶禮物悉裁處如度及來歸相
待極其和愛諸僚友家咸嘆服至有感化者矣辛巳先大外
祖母卒哭且絕者凡幾壬午春先曾祖父母卒又哭極痛冬
先祖母又卒哭不起者五六日形骸骨立嘆曰胡天不仁不使
婦終養姑也奔歸在途有感賑哭抵家哭于靈嘔血卧疾諄
諄語惟念姑之不見也病十日而逝時嘉靖癸未四月十一
日距生弘治八年七月二十三日享年亦二十有九嗚呼痛
哉以二先母之淑懿慈孝咸年不及三十而沒仁者果壽夭
果可必乎諸男咸未十歲而失母孰知還有今日乎家君歷

官三十年雖以剛正不善事上人遂滯王官不克大施所學然冰蘗清苦素行卓偉者實惟內助家叔應庚順慶推官舉乙酉科應箕舉甲午科應斗有雅譽于庠其擇師供億二母皆與有力焉男七長念舉乙未進士授浙江錢塘知縣娶王氏次卽愈同允舉進士娶揚氏封孺人次慈郡庠生娶陸氏女淑賢適庠生苗敏學董出次愛少穎悟六歲出語驚坐客年十四以疾亡今瘞北切山云嗚呼天何奪母又及其所愛耶次愨意讀書可望穆出次恩女二冉繼母呂所出也孫男二栗念出臬愈出孫女五嗣緒延綿章不墜家聲者意必其餘蔭遺福也乃嘉靖丁酉遇

聖上推恩二母以愈博士秩咸贈孺人矣涇野子曰傷哉愈也吾爲子銘之銘曰

古有道之女迪德之媛或多不壽以委祉于其後昆語所謂不在其身在其子孫故爲子孫者數奮思古初竭力于學以求此身之所根也是故既富而立義田方實而捫瘡痕皆其賦性于父母而因以知學之源也今夫董母以育子而革疾穆母以哭姑而補魂慈可以照日月孝可以塞乾坤大博暨錢塘不日皆擢爲臺諫責之以言也其所以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以顯二母如生存者又豈有外于孝以事君慈以使元元者乎我銘茲石千載如燉

明大中大夫遼東苑馬寺卿東岸先生郭公墓誌銘

公姓郭氏諱震字孟威別號東岸先任陝西參政劉公一貫者之母舅今任陝西參政張公邦教自寬者其女夫也初郭之先世吾陝韓城人有幾世祖者徙籍蒲陂居古城黃河之東岸學者遂稱公爲東岸先生云公生而簡重狷介不苟言笑成童時與其兄服賈四方偶奮然曰大丈夫當建勳庸于當世安能伍小兒逐于市井取奇羸耶遂一志儒業日夜不休時年已十七八矣嘗學禮記于王執中先生被其器重督學東郡敖公首選籍學宮是時少參楊貞菴致仕家居直躬而行雅愛公文稱其清簡有則然公父已老且病公不解衣帶侍湯藥數月及卒寢苫枕塊兩股中寒濕哀號不衰及父病且劇或勸預娶答曰豈有父垂命而子納婦者哉終三年喪而後娶弘治甲子王文莊公督學山右試士至蒲適値

國京以喪禮命題公據所聞于王先生及靜寧吳先生者併附己意著爲論說文莊稱其有定見是年遂中禮魁此後蒲士以禮記登科者鄉論率歸美焉及戊辰同于登進士第授大理寺右評事鞫獄詳明評駁不苟廷尉倚重考績書最甲戌晉寺副而母王太孺人遘疾公忽心動　奏乞省覲

上允其請歸果病劇曰吾兒來矣卽少瘥踰歲復病弗起蒲人盛傳擬古噬指馳歸云代郡孫太史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良然哉服闋補前職戊寅陞河南按察僉事整

勑提督安慶等處屯田整理潁州等處兵備兼理刑名
銜列河南地轄南畿公清慎自勵無所屈阿撫按知重
薦剡宸濠之變公提兵防禦沿江一帶賴以無虞他日
武廟南狩及
今上奉迎
聖母其綜理供應罔不周悉宦臣有需索者不少荷睞
送迎道路險遠一無所失　欽賞綵段羊酒以嘉其
壬午山東流賊攻刼徐豫公調民兵追逐出境保障地
以教養遺愛及人深厚潁人為立生祠以致忠敬癸未
西苑馬寺少卿即巡歷牧苑點視馬種馬用蕃息擢

平涼倉糧君却金秉法杜革侵漁時總制遂庵楊先生侍御
中川陳君薦其清謹質直丙戌陞遼東苑馬寺卿諸所施為
亦如平涼未或少懈嘗帶管守巡之事即任真執法不少假
借己丑辭官西歸行李蕭然棲跡舊居不逐時好開圃種蔬
蒔藝花果日以娛遊爾乃考正方脉修製藥物活幼頗衆雖
專門世醫多師禮敬之州守敦請鄉飲正賓以風後人君常
一字一札不入州郡鄉親富貴者延請亦不赴也暇則作詞
曲以自咏唱凡心有所得多發之音律也乃嘉靖乙亥五月
十一日卒于正寢時風雷大作鄉人以為異云距生成化癸
巳七月十九日享年六十有七君所著有四書意見禮記精
義東岸樂府諸書其門人兩叅政及舉人杜絅郭三仁董浩
欲傳其奥云初公之高祖諱文秀曾祖諱亦忠祖諱讓皆隱
德不仕父諱通字彦明以公貴贈文林郎大理寺右評事母
王氏元侍郎德之裔封太孺人初贈君商于秦隴間古城忽
右崩父母併妻葛氏皆壓死贈君自隴奔歸遂遷越城今居
再娶楊氏未幾亦卒迺再繼王太孺人贈君以累世子立偶
因奇禍且乏嗣遂不遠出居家多務施予賙恤貧乏乃生男
一名鋭女一即劉叅政之母封安人云他日贈君忽染奇疾
臥簀三歲懵弗省事飲食則茹納終日不進亦不索翻身必
頼人扶或曰言至某所某所或又言歸自某所大率如西竺

所傳云云病愈益修寺鑄佛飯僧濟貧今鄉人所稱郭居士
者即其人也是後生公鄉人以為居士積善之報夫是説雖
不可據然如公之篤信守禮者亦豈偶然哉配張氏呂坡鄉
賓錦女有順德克相夫子封孺人子男三長子蕃生娶楊
氏判簿珉女次子宣娶薛氏兵馬雲女繼娶姚氏田氏次子
方郡庠生娶傅氏鄉賓麟女女一壻即張叅政也封恭人孫
男二煥羽舉子業娶張氏判簿麒孫女焜幼孫女三一字生
員劉衍祚叅議成德之孫擇嘉靖十九年七月某日葬于某
山張自寬持劉體道字狀以問銘銘曰　有覺東岸如玫
[illegible]塊奮㧞商賈執禮不回簡約[illegible]重如倐山崔嵬仕至秉法

物莫能摧江防以安東西邊塞馬蕃不偪隱退歸林下逈絶
塵埃有守輩華既多其才學不背經豈曰後身如來我銘斯
石照此泉瑩

南京國子監典籍李舅之配魏氏岳母合葬墓誌銘

岳母魏氏者戶侯諸孝翁第八女也自少攻治機杼剪繡組
紃及諸中饋之事罔不精緻懿嘉諸女流咸敬羨焉及歸登
仕舅當是時兄弟五人同爨也其孝事舅姑由處諸大小姨
及諸妯娌乃益勤機杼剪繡組紃及諸中饋之事滋罔不精
緻懿嘉姑及諸姨妯娌尤咸敬羨焉當節序問饋奠祭請召
無私厚薄凡甥孫姪娣咸欽其德而欽其範閫內若有微忿

嘗置去不一辨問大小和睦長閒笑音不聞怒聲恒濟貧拯
急人誦其德雖漢之鮑桓梁孟何以加諸若岳母魏氏者當
非古溫任淑惠女流之英乎生天順辛巳八月二十六日卒
嘉靖甲午十一月初三日享年七十有三歲生男子三人長
純娶西街王氏沒繼娶原趙村王氏又沒繼娶南街文氏又
沒繼娶涇陽吳氏又沒次緣早殤次穀縣學生常入科幾舉
也沒娶東吳里來氏沒繼娶涇陽王氏亦歿女子子四人長
適栒特舉人也及官至侍郎封淑人云次適本里孫彥景次
適縣南尚質次適三原生員鄧世泰孫男子二人皆吳出
長灘娶東街高選同之孫女次沔縣學生出繼于弟穀娶灰
坡劉氏孫女子二長適縣南生員馬應暘暘死守節次適中
部舉人劉儒俱純出曾孫女四人采旨采蘩采藻灘之女采
蘋沔之女岳母之將合葬于登仕舅其姪學生編書狀言銘
栒何能辭乃拉淚誌之而銘曰　岳舅之塋也栒銘之岳
母之葬也栒銘之雖于潛德隱行未能詳爲之辭然于厚恩
素教則亦聊陳其所知矣員員孫子衍及女支載道孔敦垂
于無期

明榮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石樓先生
李公之配淑人張氏合葬墓誌銘

石樓先生之歿也吳祭酒已志諸墓矣越七八年而元配張

淑人歿將合葬焉其子舉人承恩使兩姪夔龍持狀自汾水
來請銘予以憂辭龍再至不獲已述其狀而志之按狀張淑
人平陽翼城澗下里人世濟行義清白至父又有隱德嘗感
異夢乃生淑人天性貞靜端嫕嬉笑長閑女訓內則儀容端
重言動居止咸中規矩凡諸服飾惟取鮮潔不事華麗年十
四歸石樓先生肅雍自持無違宮事曾大父母大父母時重
慶事之孝謹周至飲食衣服必躬必親不以屬人祭祀賓客
一致腆潔而自奉甚薄惧非繼也其處伯仲妯娌恩義交盡
宗人咸悅及舅慈溪先生謝政歸家遭歲大祲而儒素寡積
俯仰無所於給石樓先生有憂焉則慰之曰惟無荒學業無

違先志他可免慮也乃竭力機杼以佐家費隆冬冱寒亦不少懈屢際凶年連舉重喪無累也成化庚子石樓先生既登省元明年辛丑卽舉進士授尹欒亭奉養舅姑于任諸從子弟悉令隨侍乃上敦孝敬下慈群幼或延師教授恩同己出弘治己酉石樓先生以監察御史貴封孺人乃感泣言曰妾本農家女誤蒙　殊恩無所於報惟願君子夙夜惟寅滋勵臣節耳及姑譚淑人歿於家哀毀幾不能生綜理喪務巨細畢舉其遇侍妾禮愛篤厚有古樛木小星之遺風焉鄉閭遠近聞者嘆羨以爲難及弘治庚申其喪舅贈公哀毀亦如喪姑焉正德己巳既拜淑人之封感服不寐謂諸子曰

天恩踰涯分矣前日之報屬之爾父今日之報託諸爾曹爾等惟讀書明理他日誤蒙收録盡忠樹節爲時名臣不然守身力本不失爲良民可也石樓先生自縣令以至司徒屢歷清要茂著勳功如樂亭之流離歸業底晥還田城臺息妖巡按所至貪賕肅清妖僧已亂大比得人及爲方面抵劉京之罪戢廖鏜之横進位都憲按劉瑯之奸抗宦瑾之惡若乃戶部之政裁革冗費權歸度支國体增重爲時名卿左人所誦仰者也鄉黨以爲淑人內助之功居多蓋非誣也淑人平日衣服不重帛食不兼味俎豆蘋藻必親以事紡績井臼未嘗[illegible]忘眞古姒姜之流亞歟乃歲辛丑七月二十七日無疾而終距生天順戊寅五月二日壽八十有四歲子男四人長承宗太學生次承序散官皆早卒承祐散官從子撫養成立者也次承恩舉人女一適楊堯瑞孫男五希燮以恩蔭希龍希尹以例貢希傳希文尚幼曾孫男一曾孫女三俱幼銘曰猗嗟淑人素履孔貞舅姑克孝妾媵有仁石樓先生相待如賓凡厥孫子慈惠同春履素適義不忘食貧宜爾積行化及六姻內助石樓爲時名臣女訓可式豈啻比隣載其休問千載如新

明贈中憲大夫眞定知府裕庵宋公暨配魏恭人合葬墓誌銘

魏恭人之歿也將合葬於裕庵先生其子湖廣按察副使宋君宜遣其子學生承恩問銘予以憂辭不獲按狀先生諱希賢字志學六世祖知遠者自山西徙于鄜州德政坊知遠生斌斌生伯能伯能生鑑俱隱弗耀鑑生綸中弘治壬子鄉舉仕至　代府長史配同坊杜者老清女是生先生者也先生方數歲卽知禮讓士父臥病數年坐起皆難先生侍養于側不易其地雖縣滌衾褥必手親供事既長嗜學受書於從叔舉人君日與母舅杜器菴共几席雖寒暑不釋卷遂菴楊公試其文稱奇才他日母杜孺人遘[illegible]疾先生臥不解帶者三月恒求以身代之及卒哀毀踰禮雖[illegible]喪期君嘗猶不爲樂濇

祿養之不逮也憲副少時受以小學至范文正公告諸子章
誡令勿朗誦恐長史公聞之動心也憲副垂髫教以知禮儀成
性變化氣質諸細故必以不欺爲主及長史公自國學將士
陞赴　代府任而先生感疾還鄜疾革謂憲副曰吾弟親
不能終養訓子不能有成死不瞑目汝能讀吾書成吾志吾
死不朽矣時正德丁卯年三十有八也先生檢身甚嚴即一
介不妄取與至有詆其爲迂者每　詔赦至州例遣諸生
分齋爲邑舊有贈遺先生次往洛川尹如舊䰟固辭不從乃
寘其金于寢所而歸收衾者得之以告尹大驚嘆曰以爲非
人可及也後再值齋遜于貧交至今鄜人以爲美談先生又

善爲文多根理致乃舉不第當非命乎然則當極索發者將
不在于憲副所邪憲副爲御史時當嘉靖辛卯　郊祀禮
成贈先生文林郎監察御史戊戌憲副在真定復贈中憲大
夫真定知府云所配魏太恭人者魏耆老廷相之女年十六
歸裕庵先生當是時長史公方教諭臨晉乃同裕菴赴任焉
躬調膳羞承順顏色備極孝敬及杜孺人遘篤疾身煮湯藥
頃刻不離其側雖當盛暑躬親便溺食不嘗手杜孺人曰我
孝婦也願汝有婦亦當女若乎他日長史公遣收憲副尤弟
赴大同任恭人以銀二錠付憲副曰此吾翁柴薪也向日汝
父自京侍還何敢私畜以可納上長史公感動不已比長史

公卒哀毀亦如杜孺人居嘗誨憲副兄弟勵志於學無殆前
脩乃憲副登丙戌進士選授南臺御史言事忤　旨逮繫
錦衣獄親友咸懼太恭人曰御史言官也縱得罪亦其職分
耳竟復原職會　郊祀覃恩始封太孺人云及誕期吾臺
上三道爲蟠桃圖詩予爲之序憲副乃具　勅命冠服拜
圖詩序馳上焉太恭人喜甚後就養真定每訓憲副曰汝勤
之外不可輒以重刑加人尤不可輕易喜怒憲副遂以恕
字榜諸堂問其義對曰即俗所謂將心比心耳太恭人甚喜
之戊戌進今封云尋遷湖廣憲副庚子十月入　覲便道
歸省教戒尤切及今年三月還過鄜太恭人已寢疾引憲副

右中指納口中齧良久痛不自勝熟視血至矣即死何憾乃
三月二十一日不起生成化十三年八月四日距卒享年六
十有五歲憲副卜嘉靖二十一年正月日合葬裕庵先生於
櫻桃山之陽是宜有銘銘曰有懿裕庵惟介惟良幼爲前孫
事祖耄荒厭飫耆學文毋咸昌辭金如棄不求厥名細共于如
此況頗德行魏太恭人天合尤良惇誠孝敬悦此姑嫜共貫結
婚娶匍匐救喪惠及瘕獲自補衣裳婦無私蓄其金敢獨舅
姑納上子職之常裕庵辭金與之同光宜爾有子憲副孔明
靖恭奉職不懈于涇立身行道爲邦圭璋載厥休問千載
長

明通奉大夫四川左布政使繡嶺楊公墓誌銘
公諱淳字重夫號繡嶺同予舉正德戊辰進士仕至四川布
政使歸而卒于正寢者也初楊之先世累出華陰縣有百戶
君者徙澄城生政政生敬祖皆居澄城叚庄里光禄村明興
有諱仲徽者始徙臨潼縣安業里仲徽生和和生讓成化末
輸粟千餘賑救貧乏乃生子彪贈浙江道監察御史彪生欽
是生公者也以公初官累封工部郎中加四品服色母王氏
封太宜人公垂髫時恬靜寡言雅有志向酷嗜詩書時祖業
頗豊公一志于學不爲富奪祖于諸孫中特鍾愛焉謂其衆
曰此兒其大吾門乎弱冠受詩于季父運使石川翁以儒士

中弘治辛酉鄉試既偕季父僉憲櫟東翁叔父同業于大學
公既登進士後觀政兵部授江西道御史時宦官劉瑾索求
科道瑕疵適決大辟衆皆推避無肯行者公毅然請行大中
丞屠公喜其勇敢能任事也而瑾惡其同鄉不附己諷當道
改公工部屯田司主事庚午安化王叛王師于征公爲之先
事前行辛未被差荊州抽分竹木時川中多盜商販十減四
五兼以勢要請託齟齬旁午公一切遏抑不行時有青龍之
謗竟未能汚也秩滿陞本部營膳司員外郎管臺基等廠尋
差遼東查盤軍器甲戌陞都水司郎中奉勑管理通州南旺
河道浚決潰汚築復隄防一時糧道稱便京儲頓增時中官

方橫舳艫往來陵轢州司需索無筭聞公退避有號二劉者
勑使西域取佛其船百艘所費萬計聲勢赫熾沿河州司懼
不敢支公移檄檎治其前黨衆歛迹而去
國初工部尚書宋公禮治河有大功禮曹議祀以宋居中有
司奉行違錯又進都督予其中公具一奏改正且修葺其祠
宇纂王端毅公　奏議丘文莊公之詩刊爲漕河紀事以
求宋公之功又嘗發庫帑羨金以修
孔廟其地舊有徐君墓乃延子陵掛劍處也亦築祠立碑以
表其賢三載再補虞衡郎中未一年陞湖廣寶慶知府南楚
風浮俗又尚鬼公乃首興學校延經師以開勸生徒四擒妖

巫徧毀淫祠始則詞訟盈庭一判數千繼旬百人再旬十人
期月之間浮風丕變巡按唐君薦其剛正清明惠德安民有
某妻外適而娶妾者其妾生子已生員也尋其父不認告之
公公用古水盆法破其鼻流血于盆中弁取他隸血于盆以
辨同異其民遂抱子而泣歸處其妻如初又嘗　奏革岷
藩過用桐油船料數萬及強占居民田產數千弁擒治其撥
置之人岷藩上章誣　奏事下湖廣鎮巡會問其恭語曰
知府楊某矯枉過直議致激怒于親王疾惡太嚴因公取怨于官
校究其立心行已之迹無非守職愛民之心罪固難辭法應
調用得

吉乃調知鄖陽府才七月陞山西副使秦
勑管理鴈門等關兵備便道歸家適封君遘疾公侍湯藥月
餘而封君卒人以爲孝思所感也起服除湖廣郴桂兵備郴
桂楚之南徼也地雜苗夷俗多寇盜有禪光眼者聚衆數千
肆行刼奪公皆捕平之得蒙
賞賚嘉靖辛卯陞四川參
政不迎欲養太宜人至則具呈
撫臺分俸以養次年陞本省按察
使次年陞本省右轄尋陞左轄公在蜀威茂諸邊將常因番
夷入寇多殺無辜以邀賞賚公畧檄諭以禍福勸戒切至諸
將感悟在臬司其蜀藩知其廉贈兼金一百撫臺贈金八十
皆不受貯之庫其爲參政時嘗視篆當放支銀伍萬或曰此

可得羨餘公終不肯放支公平生以清忠自勵慕趙清獻之
爲人俸祿之外一毫無私公子弟有諷其置產業者乃厲声
訶之曰汝弟勤耕力學我不爲汝所役使也見着綺羅者則
曰此天物也汝等可易用乎甲午冬聞太宜人訃公毀悼幾
不生卽日奔歸自是遺榮養素居室蕭然已亥五月十六日
丑時有雷震声異常卽攝衣起危坐有待人弗喻其意是夕
衆又見星隕于居之西北隅次日延賓談笑間少覺不快遂
不起矣嗚乎痛哉公元配魚氏贈宜人再配姜氏贈宜人張
氏孫氏俱先卒高氏男東星娶朱氏孫男女各一尚幼公生
于成化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享年六十五歲弟翰卜今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葬公于永豐鄉石川河之右具狀乞銘銘
曰猗大方伯陜士之英秉直不阿歷歷有聲昔在都水官舟解裁
贊慶之守朔民用寧藩臬于蜀爾遊遊茲章銘茲貞石千百年光

明義官仇君時淳墓誌銘

君諱朴姓仇氏字時淳世家潞安府南雄山之東火鎮曾祖
諱述方業醫藥配李氏生承事郎鏞配某里張氏生義官鶴
配某里張氏於是生君兄弟三人長楫宿州吏目季欄郡醫
學訓科致仕隱居尋治儒書嘗從子遊君其仲也君生而嶷
異語言不同尋常人年數歲即知孝讓義官君教以詩句輒
了其義甫十二卓然自立如老成人義官君或委以家事任
之不辭出謀發慮又過其右其有所呼召雖寢必起雖食必
吐時家範未立一日宴賓隨俗或用女樂君深惜嫉客賜[illegible]
肉出門盡唾於地義官君竊喜其剛正謂坐客曰成我家者

是子也弘治八年援例義官代父專理家事兄弟及再從者
五人焉吏目遊宦宿州森儀賓城府桓業膠庠欄寓醫學君
獨克厥家錢谷金帛悉出其手毫髮無私而又慷慨奮發事
得其理人得其職恩信洽於内外人皆悅服族人有誣訟其
家者欲陷死地乃即赴上書申理事獲辨明弘治十六年七
月義官君卒兄弟三人哀號盡禮葬後同處一室正德五年
乃議立家範舉行呂氏鄉約願遵約得二百六十餘家焉置
深衣巾履各一立勸懲簿以憑賞罰設義廩以便歛散是年
五月五日忽報大夥流賊奄至君即率合家婦女趨城至六
日果至大刼東西二火鎮戕殺虜掠男婦不計其數惟君家

獲免賊去後家食燒谷以存性命好者貸人止收原本樵者
減半取償文券既毀人皆自守其數乃與兄弟議曰往時利
息三分今遭此禍可取二分以為常例不數日息完於是先
搆祠堂次營居第次列諸堂各扁名義設義方以教宗人建
義學以淑鄉黨築藥樓以濟夭死立義塚以葬貧乏始雖會
議而經營提督君實多與其力雖經賊火修復視昔愈盛流
賊所過婦女死節者四人君因激其儀賓同諸會友白巡撫
王公獲給葬銀奏聞豎碑建祠小領郡守曹公進善即委公
董其役乃輟家事盡心營治輙益已財祠堂既成貞女父兄
以其女所遺繡枕二事來贈君獻諸父曰此烈女遺物遂珍

藏閭出以教示內人子煥求昏原氏女既納采矣其人曰從
俗則吾女婦如行古禮則吾不能從也君謂二兄曰吾家娶
婦入門有不守家範者去之況尚未入門者乎此人昏禮尚
不欲行則其女不能守範可知與其亂吾家範不若棄之不
過亡數十金耳遂與絕昏更聘六世同居義門李氏女焉正
德十五年吏目兄卒君傷悼如失左右手本都六里人舊寄
差稅久逋郡公君使人諭以禮義稅得完納太守欲犒花紅
則辭以祖母之服是後有例許併里分君與儀賓費百五金
併為三里自此二稅諧役必以本家銀貲依官價代輸後技
原本不取其息人皆便之是歲大飢白於母氏先自族人次

及隣里錄四百五十八口計口給粟多寡有差嘉靖二十年
又飢復賑之五年建立書院於東山以教鄉之俊秀七年以
正本村東嶽廟為里社壇祀土穀之神恐禮未允乃遣醫官
之南都謁何栢齋馬谿田及予三人就正焉詢鄉約書院事
宜三人各有撰記公以書院在東因號君曰東山八年又飢
斗米九十錢餓莩盈途君於本家便地掘一大坑又於西大
王鑄地掘二大坑埋瘞死者因給錢六文以償埋者又免負
債人銀本五百金重給銀本三百其錢穀之息通戚一分九
年起役修城乃督本里人獨當半面城工垂完君忽心焦點
衆里俄而城覆里不一失皆仰嘆曰不有相公我輩已為隍

中之泥矣聞者駭異十年夏旱人心皇皇衆會公議禱雨君
令合村男婦老幼前三日齋沐各家年長一人親詣會所齋
宿每早焚香祝告三日即雨是歲大熟十一年又旱復率衆
祈禱如前得雨日亦同人皆驚羨云至誠感神焉君凡遇祠
祀必變食遷居務期感格臨祭肅然君四歲育於繼母閻氏
既長晨昏定省出告反面事無大小稟而後行疾則親視湯
藥衣不解帶及卒哀毀踰禮形容骨立杖而後起欄廬墓三
年不御酒肉後垣群槐慈烏徧巢及歸見親故室頭觸仆地
時已六十餘矣潞守宋公圭榜其廬曰二孝廬又大書扶持
風教四字以嘉之復疏其事於朝[illegible]詔表其門云君雖與

入談論移時負背諫直身不少動手足亦不移處家嚴緊左
慎閨門憐家童臺年踰八十月給米三斗以終其年郭文濆
年老無子每月給米二斗以延其生文貴死廩給其妻不絕
收養祖母之裔張邵自幼至壯且與娶室他若置義學田於
陜堰之西以贍鄉士不能束修者和順王都憲公學行重於
時其所著書有傳趣齋稿乃刻其書以傳多義舉也及煥補
本府弟子員教之曰讀書本爲明理治國先於齊家不願汝
工文辭以取富貴也惟願守吾範耳自鄉約之行三年矣君
領約事人識禮讓盜賊屏息僧道遠迹奸慝不生淫樂不作
風俗大變有小爭鬪君爲申理曲直咸得其宜鄉里息訟遐

邇嚮化有若西火霍村平家莊趙家莊遠而陵川之南泊壹
關之柏林皆從約也郡守周公吳素慕其名乃大置酒食召
請至城時諸約至者千餘人周親洗盞酌君求贊郡政乃款
七月二十五日正終掾生成化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享年六
十有八弔客千餘人行者哀於途婦女嗟於室配王氏繼王
氏再繼董氏俱名族男一曰煥生員王出先卒即娶義門李
氏者也女五一適教授陵川武儀之子思彤一適尚書後裔
城李現之子一適西火巨族袁仕良之子遂一適戶部員外
高平申廷賢子之監生去垢一尚在室俱董出孫男一即階
府學廩膳生娶袁氏曾孫男一小字勿惰曾孫女二初君將
歿醫官在側憤恚成疾既歿越月疾少間命君之孫階具狀
走使請銘義不可辭遂即其孫階所具之狀而次第其事以
銘之銘曰
有毅東山受性直剛見善則從見義則行家範既立具鄉約
常僮僕爰化鄰境爾程遺骴收瘞孤貧是襄神祖來格宗戚
咸章行年七十無忝所生相厥懿行先生彥芳銘茲貞石千
載爲祥

明贈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南峰先生
潘公暨配淑人施氏墓誌銘

明贈少司空南峯先生潘公歿于嘉靖乙酉十二月十九日

詎生天順壬午三月二十五日年六十有四歲配淑人施氏
先公六年卒詎生戊寅四月二十三日年六十有三歲俱已
藁葬于韓八塢口矣其子今工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
御史鑑以塢口之近河也將於某年月日遷葬于象山之陽
謂坤爲同年友且舊史氏也乃以族弟河南參政鑑狀遣使
請墓誌按狀公自少孝事龐隱公龐隱公之歿也公視伯父
貴安公亦如龐隱公其事母呂氏菽漿以盡力友其弟璘環
瓚甚篤厚瓚年少呂獨憐愛之以公之能撫鞠也恒以爲悅
公素不治產業稍璘環協心經殖以爲養其約束群從無越
矩矱賓祭必以禮而自御朴素後雖貴顯亦若寒士至其輯

世諧以明宗榮陽石杠以濟涉者而里之孤嫠忘極意撫恤下逮臧獲亦慈惠無虐里人有夜盜所儲粟者公窺得其人低聲謂曰吾安忍汝爲此汝速去明旦隨我治任以往及旦捐粟與之他日竊者別祀被執自言公事求免公固未嘗與人言也平生口絶呰叱不事博奕對客惟談論古今不涉諧笑一切玩好紛華無少係累恥與奔謁邑大夫李子士翔者尊禮視之延之飲射傾意考問一時英達咸謂公姿貌玉立身無惰容而接物温衎得諸程伯子與人言鑿鑿不妄行之以忠恕得諸司馬君實至於鄉之衡鑑者望容而息類王彦方曾次坦洞未嘗惻其喜怒類黃叔度其亦徽士之蓍龜典刑乎

及其晩年凡名山古刹必棲遲以挹其勝而童冠相隨振衣散步濯于清泉哦于茂樹蓋有得于道而自樂者也公髫時嶷然如老成不類群兒龐隱公性最嚴毅嘗以事麾公立雪中母引之避去公拱手荅云少俟父命聞者異之稍長師事貢士程士奇受尚書暑遊覺宮文名蔚播弘治庚戌治龐隱公喪一以家禮不用浮屠屢舉不第遂不復出結廬以隱因號南峯鄉士擔簦躡接鎰與主事弟鉉皆受業焉復有父子相繼出其門下者遂稱南峯先生公又倡築凝秀書屋別延師以訓子鑑有詩性拙不効勤作所冢貧端合儉爲圖及鑑年十九鄉薦捷使及門公十八啓講既畢方出人服其度鑑舉進士父病京邸或勸公禱乃拒之曰有命未幾鑑受命南大理評事迎公祿養乃以詰姦正辟訊寃平反訓之尋被錫命繼配施氏亦封孺人後鑑以公垂白在堂不欲遠仕公以盡忠報國榮達所親勉之及鑑進副使時復上疏辭官不允公益催促不使頃刻違命然則鑑自今官也積大卿相以爲我明名世之臣上逮于公流芳千載又奚但今日贈少司空已邪初潘先世周人中從閩之三山唐李諱逢辰者詣闕上書不報乃避居婺源桃溪之源自源而南流五六里爲孔村又南二里爲纍峯皆桃溪也逢辰卜其深處以居八傳至宋學諭諱度者復從孔村度生泳泳生紹祖紹祖生元晸元晸生

玄保玄保生嵩高嵩高生再和即公之曾祖也再和以弟未嗣代戍于五開衛而卒鄉人高其行再和生濟濟生貴遺又名遺安字景德剛方秉義自號龐隱因以扁堂蓋取龐德心耕稼遺子孫意也今贈工部侍郎配呂氏贈淑人是公之父母也然則公所源流者亦遐哉偉乎公諱琦字良玉配施淑人生二子長卽鑑娶澧溪呂氏累封淑人次錦娶芳溪方氏女一適泉田宋儒許月卿先生之裔孫鑰孫男五温澄俱恩蔭國子生沂國子生海沛孫女四曾孫男二是宜有銘銘曰猗王翁良素覆孔臧遵訓龐隱　立雪不忘學旣有得士滿門堦南峯小隱經史攸明凝秀出屋司空乃揚忠孝之敎

厥訓孔洋世譜攸輯架杠栄陽周窮化盜比王彥方鄉人著
蔡南國紀綱司空方茂晉位名相布德宇內厥聲洋洋迴源崗
峯象山之光千萬載長

明兵科給事中北郭先生劉君墓誌銘

君諱琦字廷珍別號北郭陝西延安府洛川縣人也舉正德甲戌進士觀戶部政授行人司行人嘉靖乙酉擢兵科給事中時值　聖上新政即陳六事且嘉納焉嘗被
旨差放冬衣布花因極言侵漁十一弊且曰諸衛衙支放雖經寒暑遇風雨亦不廢僚長嘗推其勤勵不可及錦衣衛多權右乃愈振風釆有玩慢者即疏治其罪騰驤衛悉統力士

又率內監廝養人也慣以私憤冒領官銀以取利君陰識之蕪廩得其情數十輩俱罪之是年冬當述職期多有假稱緝紡嚇詐人財者君上封事請　旨下金吾捕治併上親賢臣遠佞臣之疏他如峻宮墻之禁嚴宿衛之鋪一劾而中官逮罪者四十人皆人所不敢言者也一時京邑為之肅然嘗存恤軍士嚴督五城及諸衛司勿得匿情其假充軍妻者皆察治之衛司謂給事真神目也未幾奉　命清軍條舉三十事切中時弊咸下司馬勘行凡比試襲廕同事諸大臣中官多請囑以從寬貸君竟劾治之雖事干勳戚權貴亦不顧也是時京師大飢乞丐刼奪莫之能禦君請行捨飯開倉之政飢民存活殆億萬計盜賊橫行尋以屏息是時諫臺多以罪遣君又疏愛惜人才有少過者得赦不深咎其黠視草場馬匹然多羸憊權貴者私耗之也奏劾既舉馬至秋即繁碩矣其河南閑司都司指道為奸以蔽易旃君發其罪乃俱罷官若乃衛卒病發悞入宮門君又極力請赦以從輕典其旦夕承衛不敢專於嚴也妖人有犯繫晉獄當事者惕於權勢莫任其咎君抗疏陳其顛末上命山西撫訊得　旨依擬發落然妖人者又為權貴救庇君遂發其隱言過急切乃自是論戍遼東瀋陽衛矣厥後　聖上稍諒給事之心曰劉琦者是嘗進讜言者也乃因　東宮之建大赦天下得還

原籍抵家五年痰疾作而卒然則君亦不可謂不遇也君孚觀政時嘗解年例銀之雲中毫髮必記于冊後又解銀陝西請大司徒原對印封至則稱對差謬及開原封方伯慚謝其為行人也差葬保安王府即檄教授令舉會典定禮及古制數十條諸宗室遵之事竣絲幣諸物一線不取人於君進身之始已驗其後日之忠直也少從父閏易州經衛即好誦書史不同群兒嬉戲又知奉甘旨于父母而自甘粗糲孚易州遣君就學殷先生後謂易州曰賢郎初試愈出愈奇吾不能為君師矣明年還家邑尹嚴君面試月給石米特嘉禮重時東川王公守延安考績縣學文在首選其後鄉有術巫君與

异神曰金龍王子道路祈福君毀其輿執巫者詣縣尹田侯田甚重之尋本巫妖術惑鄉人君又上書田侯云履霜堅冰當防其漸田厭其繁稍不聽用後田妻子皆遇害邑有孤貧馮姓者君撫畜之病卒于宦邸寄柩僧舍及戍還仍携櫬歸葬于里凡鄉有貧死者必賙殯之計給棺者四十餘家是知君童孺書生時以及患難顯微之際皆不忘忠孝仁義之道如此也始祖諱景先元末避兵洛川因家焉嘗以賢良徵仕爲河南按察副使至其祖諱美生易州公配孺人康氏感異夢寔生君焉則君之所源流可不謂遠且厚哉君配景氏大學生渾之女婉德于君者也子二人受愛皆廩膳生受娶屈氏

愛娶李氏女二長適廩膳生白雲次適景載物君生於成化壬寅七月一日卒于嘉靖辛丑八月四日享年六十歲壬寅年月日葬于城北大石山之陽先是受具行狀使愛來謁銘予以先毋之憂未許也又臥病床稱固辭愛三至請益乃次序其狀而銘曰於穆

聖皇得臣忠良緊劉諫議載職有常有聞必告有見不忘辭瑣達貴甘氏伍行　聖皇憐汝赦還于鄉君仁臣直世際平康勒銘永世大石山陽洛入淸渭並河洋洋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門人徐紳編刻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門人吳遵編刻

墓碣表

閿鄉薛立菴墓碣

河南薛章表父立廬墓二年禎祥發於草木鳥獸適墓之地方三十里歲大熟縣聞

天子旌之予聞之太學思見其人孔棘章持父狀請墓表表曰薛氏先世陝西延安人洪武中國讓始家河南閿鄉他原里國讓室毛生仲德德字崇本室王生與及立立字建中永

樂四年八月二十七日生成化十三年爲縣鄉飲大賓十八年詔賜耆德官弘治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卒初室栗先立十六年卒繼室韓後立二年卒栗出七男一曰正二曰文三曰斌四曰德五曰章六曰慶七曰能孫男十一曰秉禮二曰秉孝三曰秉信四曰秉恩五曰守約六曰忠七曰榮八曰守性九曰守己十曰守身女二人孫女二人立剛毅忠信恭厥兄兄亡惠厥孤浮厥子家衆六十惟一爨大襖襦衫履無私篋笥命六子咸蓺黍稷弗服商賈章敏獨令治儒學十孫之業皆卒是也張整者邑人也當喪服弗克窆厚賻整獲舉郭姓而無室不能具貨鴈幣與營六禮得不鰥嗟乎民俗之壞習

職之也故都不逮者省不逮府府不逮州若縣州若縣之市
井居者不逮野嗟乎辟言豈惟野故一者學也

儉菴先生沈君配祁氏墓碣

先生姓沈氏諱裕字克容別號儉菴陝西西安後衛人也故
常州江陰縣人洪武初王父恭始從師尺籍西安後衛恭生
貴貴室胡氏寔生先生先生生而茂敏十年入里學習識文
義比壯貌偉鬚頎既謀既勇質直自取糖房里人咸畏事之
初伯氏祥蚤死父母亦謝棄去餘屋一廛田數畝先生竭力
經紀不憚厥勩後有房百間有田旦陌沈自是聞西安也嘗
從師討賊帥選焉令手劍直儒士劍之乃曰戮無辜不仁廢

帥令不忠遁佯視厥武士得逭誅亦克挾纊弘治初輸粟餉
邊獲有冠服人曰沈克容才貌顯者大雖不爵祿固直若此
榮華終身爾也室祁氏祁父貴鎮原巨族既歸先生力襄厥
家奉祀先舅先姑必洗腆有貸者弗能償祁曰若積德後昆
計積財孰賢先生與折其券終弗較有麥盜先生曰棘縛之
莫逃明當覺官祁潛瞰其狀曰是夫夫也脫之今天福吾後
足矣脫之生三子孟曰綱仲曰文禮夭死季曰源穎特迥異
應陝西戊午舉人孫男五曰璉曰直方綱妻宮氏出曰義方
曰大方曰德方源妻秦氏出孫女一曰夢蓮亦源妻秦氏出
先生生宣德癸丑十二月十七日卒弘治庚申二月五日壽
六十有八歲祁生宣德辛亥十二月二十日卒正德庚午五
月十六日壽八十歲綱是年月日合葬于城南新兆樹石焉
辭曰厥初江陰載德維裳爰戎西安其究洸洸儉菴君桑折
我蠛厥醜敢淫割其良犧心孔臧維懿斯行宜爾後人昌
文禮孺慧幹蠱維綱人之亡源乃遵乃璋厥聲昭明誰謂天
也有良弗慶如氷斯寒如火斯光爰儉菴君勿亡其言其石
終南之堂參于無疆

誥封一品夫人王母文氏墓表

正德己巳六月十八日誥封一品夫人王母文氏卒夫人
南京府軍右衛千戶王之妹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吏部

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諡端毅三原王公之繼
配也端毅公諱恕字宗貫初配蓋夫人蓋夫人卒贈一品夫
人繼配張夫人張夫人卒亦贈一品夫人繼配夫人則封一
品夫人夫人生正統癸亥十二月二十五日距卒之年壽六
十有七歲子男七承祚義官承祐以蔭任南京都督府經歷
卒蓋夫人出承祿義官承祥舉人任順天府通判承禋義官
張夫人出承裕舉癸丑進士累官吏科都給事中端毅公貳
室張氏出女二張夫人所出桂英適庠生仇瓚夫人所出玉
英適南京太理卿贈刑部尚書乾州宋公欽之子進士廷佐
孫男十有三人統綬其壁節簡潛濬璟輅輈肇與女九人曾

孫男八人安民友賢安邦安世安國安遠鶴齡松齡女二人

夫人之封也　朝廷以給事君移封之請啣重端毅公之配且佳夫人之賢也故與一品夫人其卒也正德庚午八月十九日葬于端毅公丘之右丘初端毅公以葬之難爲壙也遺命已與益夫人張夫人同丘異壙而左夫人及給事君毋若百歲後則同丘異壙而右故今夫人異丘焉是年月日通判君以綦衣請梅謹求戶部尚書長安劉公璣撰誌表之曰嗚呼自古名賢左右天子治國平天下者咸自修身齊家始有不然者皆苟而已端毅公歷事四朝秉忠不回澤被諸夏聲聞蠻貊天下同以社稷臣仰之而夫人以淑靜之姿儀式端

毅公之德其葛覃之志鷄鳴之賢固亦可見矣繇誥所謂相夫有道著勳業於銓曹撫下多恩播聲稱于宗鄙者不甚然耶億萬斯年于斯瞻斯

壽官張君墓碣

君諱政字文宣姓張氏高陵廓下里人也自少務實不慕侈靡甫十歲毋疾即知親事湯藥疣恋憂懼狀如成人及長列肆而賈雖五尺之童不忍與欺受賈者歸較所易物于家易于他肆者必折易于君肆者必賈不折故鄉人受賈者咸曰城中賈惟張君平不謾有所化者當惟張君歸惟張君歸可無看衡量也脫他肆[illegible]以雖城中受賈者亦曰中街張君賈不欺耳故君雖失早暮插肆懋遷者亦皆其所携鬻于肆下而去而又來故鄉肆賈多不售君肆射利倍他肆年且耄老未嘗入酒肆尤惡鬪訟者聞訟者過急閉肆而入不顧也正德丙寅年八十歲應　詔受官服之榮人曰他人獲此榮者多矣免于議者其張君乎君曾祖諱克禮祖諱柄父諱奇世篤敦朴父娶王氏乃實生君君生于宣德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卒于正德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初配邑人壽官惠澤之女年二十五先君而卒乃繼配邑人李均之女年四十有六亦先君而卒子男三長曰輔義官仲曰弘俱惠出季曰弼李出女一長李所育適邑人田漢次李所出適邑人孫璽孫男

三鳳翱輔所育鳳翔弘妻楊氏出鳳翩弼妻元氏出孫女四長輔妻王氏出字　前戶部郎中高君選之子阡君之葬輔躬自負土以築厥封[illegible]乃丐予作碣辭曰聞諸長老昔安邑人張公琦令高陵[illegible]邑以率下賞善而罰惡頑民懼而遁善人安于無虞若君及東街劉君可時稱二君子焉二君子者皆未誦詩書而能尚德遠争秉信不回流聲方來不亦賢乎嗟哉茲也予重有感于二君子

處士秦君配趙氏周氏墓碣銘

君諱雄字士威姓秦氏慶陽府寧州武昌里人也蚤孤鞠於祖宿及毋王氏長爲西寧倉吏[illegible]以勤遭黜削君以康[illegible]

有一年而獨完弘治九年冠帶省親數年其子吾友鉞得第
鄉書乃逌然不復念仕矣親友有勸之者乃大笑曰吾性直
且滯與我老年奔走於州若縣之間以勞形孰與我徜徉橫
嶺珊瑚以自好也與我跼蹐於卑官以循利而復害孰與獨
酒山鷄以自適而寡憂也親友聞而重之傳之於人人稱為
處士云成化末年歲凶君大有所積客有說君懋易以殖貨
者君愀然流涕曰人皆死我獨生古無是理又安忍論利也
遂出其積以盡拯戚黨閭里之乏者所活殆百有餘人善事
厥母飲食必親奉之雖醉歸必親母飲食也而後寢母痢思
野蔬君夜不避狼虎之山下取之洎母卒晝夜哭三月年且

老言及母流泣輒如雨君鉞以吏隱身顧其德當非哲人儒
士邪初娶趙氏卒繼娶周氏周善理家勤儉自持雖一粒一
縷不忍棄地性尤不喜紛華吾友既舉乃曰何乃又遭此擾
擾之苦耶人聞而笑之然其恬靜自逸人固不得而識矣君
生正統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卒正德七年五月二十四日
年六十有五周生正統七年八月初八日卒正德七年七月
初六日年七十有一子男一即鉞周出女三適人矣皆周出
孫男一女一鉞於七年十月二十日合葬于祖塋之次云銘
曰官有貴賤人有富貧天之降德亦既惟均吁嗟秦老既孝
且洵有行在後吾友彬彬亦既抱德將為王賓貴此丘原千
載斯珍

味道先生劉君墓碣

先生諱璽字廷玉別號味道學者稱為味道先生其先涇州
人六世祖宜當元末徙于邠宜五葉至養拙翁名剛字仕烈
讀書息心不求聞達而于釋同悟真浮屠諸經皆譜其義是
生先生先生少負志節游業郡學材行蚤就百爾論著文章
爭稱焉歲額當且貢其友親老遜而與之厥後及獲鄉舉士
人以為美談禮闈不第授河南陝州學正身率陝士多所登
進其知名一時者國子監丞陳雲逵及趙全諸人也淅人陳
選提學河南以道自任簡先生註小學註有不合者輒論辨

不屈忤陳因以解印歸縣乃日與門人弟子說經談史敦行朱
子家禮以化導鄉人而不悔也成化末年大饑家積米八百
石人曰糴可射利十倍先生不應盡以貸人活者百計今尚
有感泣者生宣德甲寅十月二十五日卒正德辛未十月十
六日壽七十有八歲卒之明年二月二十一日啓其配徐氏
壙合葬焉其子舉人登請碣乃為之辭曰　嗚呼仲尼曰人
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故知斯道之味者寡矣然則味道
先生之歿不亦可悼也耶有欲知斯人者觀斯石

南陽府教授封翰林院檢討王先生墓碑

先生諱儒字文宗西安鄠縣人也上世河南人中葉仕吾高

陵不歸又為高陵人曰元亨者著名焉遡後三人曰繼祖繼容繼先元末關中兵起繼容繼先避兵東亡繼祖載妻子浮渭如鄠韜光終南天下既定徙往鄠城北街其歿也猶葬于高陵生子克成不歸遂為鄠人云克誠生敬仁敬仁生長清公琰長清公起家歲貢授大寧知縣改長清知縣廉靜直方有聲于其時卒于長清生子高年公鉉載德惇厚又通習書史練達物情決平里中里人允懷

孝祖朝以高年受有冠帶卒年八十有一配李氏生三子長先生也先生隆準奇頎烱目廣輔背厚者貧進退容止踐猷履義思續先烈年始十五遊學山東受蔡氏尚書于布衣蕭

生三年而明習乃遂訪孔林上鄒嶧登泰山觀海而歸為鄠學生成化辛卯年蒸三十舉于陝西試禮部不第曰斯吾長清公之遺憾以屬予小子者也今若此果命哉戊戌遂以乙榜領巴縣教諭至則日夜規誨達材成德士駸駸然易習焉初巴闕舉人及其滿也舉三人秦蜀道險而遠先生懇奉父母行而母難之乃獨奉高年公往期亦還後值誕日與伏臘必望鄠再拜曰兒苟仕為父母也今復棲棲萬里外父母惡在涕泗俱下及甲辰大饑人相食乃使仲弟多載俸糧歸養父母餘以及宗族又移宗族可來者三十人于巴里人有來巴者亦捐貲使賈貿為食比去巴關內亦稔宗族卒無所

亡弘治己酉改祥符教諭乃上書父母曰前巴道遠恐父母不往父雖往又輒思之祥符近且坦途也大人宜俱往不許曰不許兒且休矣又不許故先生以巴之教教祥符者又七年遷南陽府教授時父母已八十迎亦不能來遂投狀提學車副使求退車曰茲郡教久廢教授前在祥符名有師道宜振茲可勿自便高年公聞之又峻拒不許居三年高年公卒得訃泣曰兒累背父矣每痛恨輒擊面遂蚤夜行奔喪三年會長子九思以史官考績　勑封先生翰林院檢討階徵仕郎所配劉氏封孺人厥後母李卒免喪遂不仕日與隱翁逸士以泉石為娛正德已已九思以檢討九年纂修

孝宗實錄成有忤劉瑾同翰林諸君出為吏部主事遷員外郎郎中瑾下獄言者謂有罪謫同知壽州會天變言者又薦乃致仕是時盜興九思留滯壽州先生乃賜之書曰婁非之譏詩人嘆息流言之興聖人懼焉故曰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夫古之君子竭忠其主非有所不盡也修身慎行其越人非不多然往往罹于讒舌者弭謗莫如自修天地日月巍乎煥然亦求無愧於斯已矣而又何感焉又曰昔吾之在南陽播楚一嚴諸生胥譁既久而後定小子其惡夫求九思得書隕涕曰夫窮達榮辱在外者也志道據德在我者也若願越以憤初志為父母憂九思何敢焉比歸李子九峯亦得告在侍先

生方喜甚比正德壬申事未幾先生病明年癸酉十一月十
二日壽七十有五卒矣所配劉孺人生四男長即九思丙辰
進士改庶吉士注翰林檢討嘗為經筵講官次九叙甲子
舉人九皋義官九峯戊辰進士授河南道監察御史孫男子
五人瀛癸酉舉人潭沐渭漢女子八人長嫁鄠學生楊顯次
嫁盩厔學生徐汞圖余及曾孫女一人俱幼甲戌十一月甲
申葬于鄠北六老菴之原其辭曰枘自少習知王先生之德
淵穆悍愷匪夷所倫予高陵東南二十里遺冢纍纍十一相
傳王大使家墓歲清明二人步蹤渡渭南來酉墓而返途途
人叩之乃知為王先生所遣之子弟云夫高陵墓距先生巳

五世從鄠二百里又越灞滻涇渭仁誠少薄者替矣先生追
念不廢若此則于其父母宜爾也語曰孝其父母者有子孝
其王父母者有孫海內爭誦翰林文行御史才賢舉人翩翩
承敬以為王先生得於天者之匪常也抑豈知其誠允篤孝
積諸躬而遺於子孫者哉嗚呼三代衰躬行之教不明漢初
毛萇伏勝之徒有遺風焉康太史謂王先生真其儔也宜哉
不然巴祥符南陽殊方異俗其諸生臨別而殞涕去久而思
又豈其言語能爾乎嗚呼休哉

武畧將軍南京鷹揚衛副千戶劉公墓碑

公姓劉氏諱[illegible]字伯春饒州安仁人也元世南陽泉人宋有
春山先生者諱子春官至廬州知府尚郡主趙氏生二男子
曰常卿正卿開寶八年常卿為興安監鎮正卿與俱來居安
仁遂為安仁人正卿生國貞國貞生芳叔芳叔生通甫通甫
生克明克明字友直生泰泰字俊康洪武中帥萬人來歸
高皇帝授萬戶侯改山西朔州衛正千戶生孟庸孟雅俊康
卒孟庸嗣其官未幾以罪失之其子甫復奮起武功官至南
京鷹揚衛後所副千戶甫字子綏有勇畧然無子也於是孟
雅生子仲翔輔翼及壯襲之官稱鷹揚君云鷹揚君娶安
仁孫氏生公未久而鷹揚君卒故公九歲來自安仁嗣其官
然輒端重英敏超越行輩十五歲選入武學學焉即身自刻

勵不煩督獎每赴演武教場夜四鼓起讀將鑑一篇場中皷
嚴乃進食食且惡必盡三四器乃上馬去返越午矣不食于
市家人詰之則對曰一人之市食一家之日食也身通小學
四書史畧七書將鑑諸籍又能為宋趙孟頫書吳英者指揮
也廉直不苟取職公其同志也學且優焉有疑義輒叩門以
請遂為莫逆交及公之子麟舉進士矣謁英英呼之曰姪勿
學他貪墨者以隕爾父之志否雖官至卿相英不願見也初
公雅好儒學而職事不遂謂麟曰夫讀書可以達功業齊斯
氏吾已已矣小子其敬之於是有趙經先生者亦千戶也明
經而習舉子業然遵禮尚志旬月之間不越戶閾[illegible]

青布袍必祭先壽親訪賢也沐浴而後著之卒事循藏焉公以為賢遣麟師斬然無以贄也爭獲折俸布帛以布自衣以帛贄先生先生以麟貧不受公曰不贄無以遣吾子也必贄之指揮龔海並貧自守行年七十好學不倦謝政閉門旁開小戶自搗藥以賣其價不二然好誦孟子或從趙先生講焉趙先生後進也輒正講席而後旁聽之戚黨有為卿相者還襲將攻服以問閭其戴實而還也遂絕跡不往或怪云此其門共少龔海者之足抵海死而子勳守學不改人以為海未死也夫龔氏父子其介若是不可犯也獨于公終始敬重不衰焉公嘗及僚寀伐冰入凌室一士凍餒跌仆冰地群士載冰

爭馳蹂躪其上幾死矣公力鬬群士解紳挽出士得不死當是時也趙端者覘之心重其行遂納交焉趙端者趙經先生之父也年且七十又尊行也而又敦廉尚義不妄與人者也遂呼公為兄弟云一日携公至其家命人具饌以食公家無具移時而不至公退端責其子經曰劉伯春予老所畏服者也非他家比今乃不能令我完一鷄黍約耶取大杖杖經且令出其妻時麟方學于經奔告公公趨至趙氏曰朋友與宗室孰重假令經出其妻再娶弗賢令爾此孫不立若何趙怒方霽乃令再具饌歡宴而罷嘗有納戶起解千金取回闕單遺道路公曉行獲焉日候其處三日矣一人頓足撫胸曰

號而來曰天乎何殺予之酷乎公趨而問之人告之故公出單與之其人頓首曰公德生我矣酧以數金咲而不受公自少嚴正自持非其人不交常自悼職事之汚嘗其志謂可樹立大勳以自振也遂亦以是訓麟故賓客來謁公者非其人麟不出見後公年過五十而麟守訓益堅公又憫麟之絕物也命改之而麟已不能矣然麟既舉進士而公獨未請老乃遂與職事安或議公是前而非後然考其學力所至當非其孰邪初成國莊簡公知公懿德選寘幕下居十餘年忠敬彌篤莊簡公滋賢之遇以殊禮奏調府洋衛右所軍政莊簡公薨成國公繼之恩禮益加焉年六十誥封武畧將軍又數年

乃老正德辛未年八月十日卒距生正統甲子年二月十三日壽六十有八歲初娶胡氏早卒繼娶蔣氏卒又繼娶電氏胡無子蔣生男子一人麟麟娶南康大長公主曾孫女胡繼娶陝西參政王徽之女某舉弘治壬子鄉試丙辰進士歷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出知紹興府劉瑾用事時罷去紹興紹興人立去思碑瑾誅詔起知予西安府吏靜民懷未幾奔公喪解任服闋再陞陝西參政云女三人長蘭莖歸南京後留守衛指揮揚泰次蘭清歸南京國子助教孫某之子遷次蘭幽歸福建按察司僉事彭城之子克思以生男子一人曰鳳文子二人蘭香蘭靜孫男子二人曰通儒聘長興吳琓之孫

父愛玉曰開儒孫女子一人曰華潛字戸科都給事中周金之子詩辭曰　嗟乎孔氏之學不明久矣世儒博物麗辭為之雖力干祿則邇求道則遠則古之所謂異端者今豈獨楊墨佛老哉悲夫然而天命在人未嘗絶也故夫齊民武士於儒者甚耻焉然就其氣質所至反有合于道者今觀劉廣淳公及其諸友使受教孔門安謂其不能升堂也惜矣乎然則學者欲自愛者其知所先乎

王純菴墓碣

君諱瑾字文德別號純菴隋文中子王仲淹之後徐溝今處仁之玄孫也處仁生子俊俊生克寛克寛生大儒大儒娶楊

氏誕實生君正統初有為處仁墓表及子俊妻節婦呂氏與其孝孫王鳳諸碑者皆言王氏文中子後初居龍門派遷襄陵及蒲州至徐溝君始遷聖惠鎮為今河東運司人故今文中子後蓋世傳云君受性聰慤敦慤剛果諸嬉戲滔蕩不入於心家步初艱竭材振起厥既壯長富聞河東遭例輸貲拜義民官三兄素居遇其不給罔惜百金後值毋卒鄭重喪儀不待兄長戚鄰窮乏亦參貲賛鄉人橫逆雖在宗族喻使不報至其治家威如閨門斬斬身生二子咸俾業儒思續前烈乃選地結廬躬宿名士為二子師復携入京師受詩黄郎又嘗植諸花卉于軒下顧二子曰古人比忠于葵比節于竹吾以此為若友也從兄璽誨諸子曰理家之勤宅心之夷居兄弟之義當式是爾文德四叔其諸子亦言諸人人皆信之故聞喜李進士謂君德無愧于號云然則文中子之澤亦已遠矣君配侯氏生男子二人世臣監生世相學生世臣娶馬氏死又娶朱知縣女世相娶曹太守孫女君生正統己巳二月二日卒正德乙亥二月二十七日年六十有七歲卜十一月三日葬運司城南七里先塋之次辭曰孔孟既没見道罕聞汲黯持節董公振文黄生負器孔明殊勳旁求其他匪類則毀繫文中子頽卜之科漢魏隋唐諸儒儔過有懷瀰瀰斯行其里方見羨牆爰銘孫子孫子純菴有産淑嗣誨之六經實

欽爾似爾道克衍惟純菴君闡之有隋今其昌焉勗矣聽哉百爾王孫

王恭人鞏氏墓碣

恭人姓鞏氏盩厔縣人元民部左右司郎中士傑之玄孫處士蕭之女明襄陽知府中憲大夫真齋先生璽之配也恭人受性玄潔截德真慈年蒸十五酒漿葅醢機杼箴刀咸造其極鄰無處女諸姊群妹具受學焉父母鍾愛浮于有男諸富納采咸閉其鴈時中憲公貧而穎異被選褒仍與綃縠俾籍邑庠恭人滋式滋戒蔑有矯易中憲生而剛烈乃矯以柔順因使回蟄事其姑何恭人承順勞瘁居之不倦凡何所愛陰

當其意何且頻没謂季子曰珍有若嫂吾何復憾妯娌之居
恰如兄弟中憲公赴家鄉舉歷學官知縣擢拜御史乃獲封
孺人既爲永平襄陽知府乃進封恭人其子圭峯先生爲通
政乃又封太恭人云生永樂十九年正月十四日卒正德八
年三月十三日壽九十有三歲生男子三人孟曰伊太學生
不仕娶高氏仲即圭峯先生舉成化乙未進士官至四川右
叅政娶趙氏封恭人季曰仍新安縣丞娶李氏趙氏郭氏女
四人長適通判縣人李瓚次適左叅議隴州閻价又次適秦
邸鎮國將軍又次適推官咸寧趙邦憲太學之子曰九成府
學生曰九功叅政之子曰元愷兵科給事中曰元正翰林院

庶吉士曰元亨丁卯舉人縣丞之子曰九官縣學生其次曰
九睦九經九還九賓皆舉進士又其次曰九澤九法九同孫
女五人曾孫男女各九人正德十一年十月十七日合葬于
中憲公墓矣辭曰柟作王恭人碑其外孫給事中閻欽云太
恭人行年九十餘不信浮屠事訓家惟以古今孝子順孫暨
義夫節婦有言及作佛事者輒斥曰佛惡在嗟乎佛之愚人
雖儒生丈夫泥焉恭人若此當非其哲靈耶然則所謂賢能
孝從者豈偶爾哉初予每異王氏之盛甘登巍科躋華要彬
彬然知名海内以爲天數乃爾豈知恭人造之者若此其厚
耶語有之本深末茂源大流長果哉世有修德者無徵作善
不慶者觀此可改矣

兵部左侍郎槐堂先生胡公配淑人陳氏墓表

兵部姓胡氏諱璉字重器陝西寧夏人也其先溧陽人洪武
末曾祖通甫坐醫諱闕門下獄厥子士直爲上誣狀于朝減
戍寧夏士直生雄配酒氏實出先生越有異表穎敏浮人弱
籍夏學師受蔡沈尚書兼通他傳群史尤閑國典叩之如目
擊耳聞貧而悅親日鬻其旨畜過珍羞懷以歸養父病癃
夙夜旁求救理遂獲終遇叔杲與父嘗不睦一日召公食食
有異品涕泣而弗茹叔責其故對曰璉父未嘗實難入口杲
始歸饌厥兄頓釋閱墻父母續謝哀毀幾絕雖嬰瘵疴不御

好食及至葬力稱古禮屏去浮屠道場式是夏人髫時嘗騎
驢祭墓叔杲擒下擊以鐵鎚幾斃後杲坐罪公雖諸生屢棄
脫解及杲死于山後慟哭逆櫬以歸紋穴于祖塋妻父母老
而且獨生事死葬有若厥男姊氏傳疫及姊妹且革身侍之
弗去卒葬而後返竟亦無恙鄉士陳銘從征其妻死孤日夜
號不能葬乃資之棺斂具陳街德至今如昔年至不惑行修
言道術業具考聲聞於關內提學諸公深加器重七試鄉闈
不獲列第提學馬公三夏強之先貢令試京闈期擬吳寬狀
元云公稱疾不出懼壓前士雖被拘繫猶終遂心厥後前士
具獲歷貢而先生竟以生員受封主事

敕贈承德郎戶部江西清吏司主事涇南南先生墓

碑

學者敦道誼閑詩書窮年歲以有積也然或位卑而寡施榮蒭而行隱則君子未嘗不人尤焉比其久也天行而命顯嗇其前豐其後彰其孫子逮其躬則學者於是乎始信當自文而不可怨天矣涇南南先生楚重者今戶部主事元善大吉之父也予自為童子于學時聞其名其後竟未識比元善以戶部遭先生之喪乃始知其止徵元善而先生之名幾不著於天下吾友李仲白素不私譽人狀先生豐頤厚體鰋直寡笑語頗有論語犯而不校之風然事父母雖為學生兼執柔

稷以供養比其歿也殯葬一無違禮初受句讀於從兄磨軛解大義既乃從從兄鎰受朱氏詩於同官李教諭李教諭以為知此與之旨矣既乃受小戴禮記於從父河南叅政某叅政公曰此吾南氏者亢宗子也即不大顯當有聞於後然厥後止以歲貢入太學廷試獲授新野訓導新野九年能治强悍弟子兼有成績陞資縣教諭是時元善已舉進士而先生遂致仕不至資今已受贈如元善官即使先生身有甲科榮亦不過是則天於善人又曷嘗忘耶況元善懐學篤志寡言修行所為詩賦騷騷乎漢魏之風而元善又不以此自已則先生之聲又何啻止此贈官哉嗚呼先生為不歿矣先生名

金字楚重其先中條山人後遷[illegible]西衛城元季高祖安義再遷於渭南田市里之泰村安義生儼儼生言言生珪珪配繼氏實生先生先生配焦氏爰有義行所生二子元善已鳴於世矣仲氏逢吉復究諸經女氏貞靜字為王鸞媍元善娶張氏逢吉聘李氏有二女孫皆元善生　缺

銘曰於惟贈君先生泰村西南豐草原巒崖勢與華山平先生之釐渭水清有欲求者視此銘

昭勇將軍靖虜衛百戶魏君墓碣

朝廷以官爵縻天下英銳之士故士之有材行濟力者宜思自奮以效用于時不肯與草木齊朽故雖父死于前子繼于

後而不悔也魏百戶益陝西三原留宮里人起家甚微當洪武中祖興兒粲集四川成都府軍後調南京龍虎左衛正統初乃調靖虜衛左所祖亡父戴填伍編總甲成化中年妖賊滿四亂乃隨劉叅將往征之奮勇當先遂死于陣百戶補其伍念父之陣亡也遂日夜不耳寢食乃時閑騎射滋務勇畧于是或敗胡于雪山或破虜于立林足繼而獲級于大浪口陞總旗繼而獲級于小鹽池火山諸地乃陞百戶正德四年胡已入套爾隨爲指揮赴榆林定邊營以追胡是時胡衆而我師遠救不敵胡射君中三矢歸而亡則君者豈徒為朝廷官爵之故而隕其身哉其志可悲矣君歿之後長子榮

襲其職是時權宦用事而天下諸司皆剥民以奉之遂使流賊僭號横行遍天下七年榮被欽調隨總兵仇公征山東河南湖廣江西南京流賊過揚子江至於狼山得八級生擒一馘遂陞千戶矣然則百戶之志不亦滋有光哉可無憾於九原矣百戶柟祖母之外家姪也故予得聞其詳而著之石且為之銘曰天下無事文臣貴天下多事武臣良嗚呼有天下者將使文臣貴乎抑使武臣良乎今觀魏百戶家之烈於百戶又何憾焉所咨於天下者何至斯耶

安邑知縣敬齋魏先生墓碑

魏先生諱瓚字廷獻涇陽在郭里人也予始籍學生即聽其文行邇年入京師取道山西安邑之政厥聲載路先生殁且葬予乃拾所聞并據其友陳君良狀次列於碑先生世籍涇陽曾祖永中讀書未仕厥祖文昭不隕先聲父氏諱祥克延世求滋植行義夙重鄉[illegible]可譽配綫氏實生先生穎異出衆少則知學治朱氏詩庠中[illegible]詩靡不推先既舉弘治己酉鄉試益諳玄節不涉縣衙篤念母老得就蒲臺學諭側身詳說寒暑無厭士習更新屢有[illegible]名都憲徐公奏書旌舉會以憂去學禮廉揚服闋改洪洞[illegible]丁諭益恢前規嘉績充多撫按交辟遂擢令安邑先生曰襲業不課訓誨不中久矣乃式是先勞不[illegible]强禦有兄弟相訟諭以天顯使其[illegible]誦改過自新平民十數被誣盜籍為其謀者衆賂[illegible]先生聞之曰如此之利後必不昌至解其誣他如禱歲旱以佑農開青石以通商新廟學以作士心乎事先民罔或違政方向榮志并恬退乃遂致仕西歸居六年而疾作不起為正德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壽六十有五歲也配趙氏有淑德子男五人長弘仁丁卯舉人娶郭氏次弘禮　秦府典膳娶劉氏次弘智義官娶劉氏繼趙氏次弘信癸酉舉人娶王氏次弘道引禮舍人娶趙氏女子二人長適省祭官趙寵次字張珍孫男子九人汝輔娶朱氏汝湘聘杜氏汝佐汝承汝翼汝受汝鄰汝

臣汝膺孫女五弘仁等擇正德十五年十一月六日葬先生于今公庄之新兆辭曰　於惟敬齋有嚴厥奏弗紛爾寵惟禮是府振鐸蒲臺絃誦歌舞洪洞蒸蒸安邑凝凝士罔不效民罔弗聽鴟義或令孤弱有輿顯允林泉多士貳旃大賓鄉飲豈不令全嗚呼出為師牧隱為壽考既光爾前循聞爾後舉人僊僊其來孔再爾德不覺曷云其膴四方肖質于瞻于瞻

懷遠將軍指揮使平林陳公配淑人費氏墓表

公諱銘字德新別號平林其先昌平順義縣人以世爵遂為西安人初公始祖得元生五公五公生勝元末避兵依舒城

孔氏者湯元帥部士也孔没遂應孔氏役修軀偉貌既勇既
畧
高皇帝師至河北獨往歸之屢戰屢捷獲授千户復破東阿
東平汶上明年戰于齊眉山同子賢死之贈明威將軍指揮
僉事生斌隷蘇州衛指揮同知改隷西安前衛有能聲陞都
司都指揮都指揮生公襲如西安職云公賦性英果而武畧
過人弧矢稱豪常與諸將較藝群注獨贏出守靈州部士興
憤數年胡不敢即犯當　王親還衛真定被知　秦惠王疏
得隷右護衛尋陞指揮使　惠王薨
簡王立滋獲敬重李御史伯起按秦甚法諸府衛無完官獨

稱公才令訊疑獄即解令襲賊山谷王石克辨至每歲催辦
拙放陽城而課最諸衛猶漢倪寬諸撫鎮有缺欲薦之朝
王固止之及公致政衛人泣留　王亦不忍舍去乃命有司
歲給廩役禮遇終身初公效忠厥考身還葬祖母於長安痛
母高氏早歿遇已生日齋素杜門享年八十而卒實正德辛
巳四月二十六日也其生則正統壬戌三月一日所配淑人
費氏都指揮使孫女義官銳配胡氏者其父母也淑人柔德
貞靜媍閑内則既歸于公公數戍寓淑人身董家政咸底于
休叔鏞叔鐸叔洵叔越及諸妯娌處無間言至其教子有丈
夫義方之風乃弘治庚申二月三日而卒距生正統甲子十
二月十五日年五十有七所生光祖當致政時已替職然雅
素從容不獨有此武也公側室三人高生清及源周生濟張
生一女嫁為前衛劉千户子大用妻光祖娶孫義官鎮女封
淑人

太平居士魏公暨配張氏線氏墓碣

予築仕來西周歷虞虢韓魏梁晉至於金臺遍接徐兗吳越
楚蜀閩甌之士聞有崇義履信朴厚木質之士必壽富有子
孫數世昌不衰蓋其所聚者深故其流者遠也太平居士涇
陽魏公者其一乎公讀書稍涉大義即罷棄去至其耳目父
母墳荒兄弟義方訓子經生學士多亦不逮族人不能婚與

之嫁不能葬與之木里人遭荒不能食與之菽粟曲直盤錯
不能辨與之平家有猫病足不能求食其猫子吚吚然啣食
與之哺戚黨鄉人見之者咸曰魏公有孝猫寧不有孝子乎
嗚呼即古董召南抑何敢下視公哉於是縣大夫聞之宿為
鄉飲大賓云公諱祥字世瑞別號太平居士可以觀其心矣
上世故涇陽人曾王父右賢王父永中父鑑母李氏生公兄
弟三人謂禎與種者其弟也公生宣德壬寅十二月二十三
日卒弘治癸丑八月十二日壽七十有三歲配張氏有婦行
先公四十五年卒繼配線氏高朗柔嘉式是三族後公十三
年卒子男五玹娶張氏琰娶劉氏璞娶熊氏皆早卒女一適

趙鑄俱張出贊治朱氏詩舉于鄉教諭蒲臺知縣安邑卓有名績語在魏氏家乘娶趙氏繼娶張氏亦早卒俱綠出孫男六弘義琰之子早卒弘仁丁卯年舉人娶郭氏弘禮　秦府典膳娶劉氏弘智義官娶劉氏繼趙氏弘信癸酉舉人娶王氏弘道引禮舍人娶趙氏孫女二長適省祭官趙寬次字張珍皆贊子曾孫男子九人汝輔汝相汝佐汝承汝翼汝受汝鄰汝臣汝膺安邑君暨遭喪時已合葬公媼於公莊西美至是安邑令君卒穴弘仁兄弟為公建碣請銘辭曰於維郭士在涇之滸秉義不回鄉平百口厥遺孔碩魏科接武蒲臺有教安邑有政士談民言咸公之頌復有蘭孫桂坊交映爾德不祁胡然此應行道瞻言願視其影

處士周君墓碣

曩予童稚時數聞周鳳儀兄弟之賢且秀也鳳儀兄弟善鐵筆每鐫字能隨人體格雖毋字不嘉亦能與增色焉使可傳也於是諸鄉大夫士率求識鳳儀兄弟而山西王虎谷先生提學關中時尤器重鳳儀虎谷先生號無私乃焉獨拔鳳儀子易為生員鳳儀兄弟可由知也比予理先君墓石間叩鳳儀惡乎長鳳儀乃具道其父處士君初不知學若聞人古今善事輒能識不忘他日縣尹張侯脩學立石已畢躐遍國中無鐫者有劉知府者時方為秀才請召處士諱鑄處士方鐫數字衆皆稱善以為雖古顏魯家鐫[illegible]亦不過是也當時處士倦眠大成殿夏夢一紳衣幅巾見老人杖所曳杖於已左脇曰茂昔受學乎既覺左脇猶痛乃占諸張掌教張曰異哉此昔老聖人歟處士即焚香禱謝後[illegible]有所聞見輒易知乃遂以鐵筆雄關中鳳儀兄弟則由是有今日也因請予表諸墓於是涇陽文學謝賢因狀曰成化甲辰大饑人十六死處士常以物易粟於鄰邦負載而歸以拯兄弟妻孥有諸姪他出者則視其田廬而護守之比三二年返此日依然無恙於戲處士豈獨鐫字者哉高祖諱文卿曾祖諱十二祖諱三考諱貴世以耕讀為業處士諱茂字本深配賈氏善治家勤紡績生

子三人鳳儀鳳翔鳳岐皆善鐵筆陳氏孫氏趙氏其婦也女三人孫男二長易儒學生次書孫女七處士生於宣德四年卒於弘治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壽七十有五賈生於宣德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卒於正德十四年二月二十日壽九十有一年月日合葬於先塋之次銘曰不學而文不政而才非其生質之美將祖德之所積來耶

徐孺人李氏墓表

徐孺人者吏部觀政進士元祉之母建水州知州致仕八十公道充之配也孺人秦州望族厥考李翁妣楊氏夙著懿德克植內範孺人受性哲粹而又少習姆節躬以貞既歸

建水滋茂聞行州人不識紡績仰給他路孺人恥焉曰葛覃
非婦人乎比建水教諭羅江則善絲敀諭伊陽則善布遂率
諸婦群女而黍俗亦漸變焉故建水學不慮服食仕不慮資
客時祭其先不慮俎豆皆孺人也建水同兩兄有屋二穩比
仕而還兩兄弟已鬻人矣則贖之以共居比三鬻焉建水不欲
復贖孺人輒督贖之以與兩兄弟定立質劑不使鬻焉謂建水
曰是豈非吾家物乎當建水在先時兩兄家子女有怨聽者
孺人皆與給績具爲幣使無愆期曰吾李氏諸姪徐夫子且
或顧之徐夫子諸姪吾不能顧人其謂我何生有三子年且
強壯法不得食於私務私務有痛責其視三子績學晨昏有

限至限不聞書聲必呼惚外三子者聞其呼若未寢必至限
若已寢則必興盖自其相建水者又以教三子也故建水舉
成化丁酉鄉舉歷羅江伊陽教諭　晉府長史建水知州皆
有賢能績而元祉獲登正德辛巳楊維聰榜進士其方來未
艾也孺人生景泰　年　月　日卒正德辛巳七月二十九
日享年六十有九即七十也三子元吉　韓府典膳娶李氏
繼馬氏次即元祉娶馬氏又次元道國子監生娶陳氏女一
嫁士人姚玉孫男七曰乾曰坤曰蒙曰泰晉表晉箋晉重孫
女三卜嘉靖元年　月　日葬渭北鳳凰山麓初元祉既第
以建水且八十孺人且七十志在養親㫖四上皆不行比得
孺人訃遂痛甚奔喪高陵曰所可酧母氏者惟太史與一墓
石耳乃哀其心敘其所自言銘曰　緊徐孺人女也顓貞
不失慈順而知勞夫似卓魯子希夔皐機杼爾始黻黼爾繅
飽妻竝匹歟母騑曹祉友管律蒙婿於教並頌玄德誌彭火
保鳳凰山麓松楸如膏泉臺指日天其崇褒爾龍孔云孔固
孔高

唐魏鄭公之遠孫魏成墓碣

予同學平陽經歷魏珙數爲予言珙家在高陵者眞唐魏鄭
公之後鄭公自唐以来有家譜有遺琴至今進士遠孫綸猶
藏之厥後子孫爲訟被延安守取譜琴去綸後不知幾世生

堯啓教諭高陵相傳縣西南强家原魏氏冢乃其所起云子
孫遂爲高陵人若明教諭生子紹凱登解陝西歷官涇陽教
諭商州學正奉元路教授至慶陽知府生六子其第三子舉
進士任翰林院編修孫九思明以鄉舉任浙江道御史思啓
陝西提學思羽生仲衡衡生希智以鄉舉任鄜州知州希智
生秀五曾祖也曾祖生三子諱愼者爲吾祖其諱芮者生椿
椿生成今應祖軍於靖虜衛云按唐史列傳鄭公涿人今平
陽云高陵人者此豈鄭公陪葬昭陵子孫遂不返涿乎故今
縣又有鄭公祠廟焉今年成之子儒自衛回縣乎子適有疾
迷儒來治儒所言家世正符平陽不爽遂道其父勇畧度八

嘗挺身解鎖黃川之圍肩臂受賊鋒又退賊小鹽池獲賞銀
陞大學士遂菴先生楊公在邊時亦選用焉所配梁氏早卒
繼配王氏君沒時年未滿三十遂守節不改志撫儒以有立
嗚呼邊塞行伍之間乃有此夫婦耶則其為鄭公賢者之後
也必矣成歿於弘治十五年六月十四絕二十六歲王歿於
正德十五年五月十四日年五十一儒自靖虜來索墓上石
三四跪弗起又重之以諸庠生之請雖微此則賢者之後予
豈忍辭哉銘曰　鄭公言行唐世獨直後昆綿綿千載不失
有成者軍猶思祖德房杜子孫乞丐豈實雖一二世終顯其
極

承德郎保寧府通判熊公暨配朱安人墓碣

公諱傑字貴顯號守齋姓熊氏江西高安斜㵎人曾祖仕
生義官孟聞孟聞生義民瑛娶胡氏誕寶至公年少聰悟通
習道義痛母早卒言輒懸泣移日不食事繼母閭鄉黨稱孝
焉以歲貢父次通判保寧鋤強拯弱壹志慈民敦獎髦士仕
儀出焉劍豪毋文信裒黨莠蘭竊據其有累勘官不結上官
移公公積誠研思夢入於神宇焦頭爛額羅候堦下有神朱
衣指謂公曰若等懷冤候公久矣翌日公乃齋沐躬詣城隍
廟如夢寐暨夕秉燭閱成牘屋上墮亙袱金寶數升具有姓名
吾遂劍守論誅文信并逮其黨四十有二人止律減從厥半
歛於郵舍其夕火作死無遺種蜀人稱神焉乙巳之歲西番
寇松茂運道阻絕衆議臥病不出撫巡孫公檄公禦之公策
令保寨戍前為採緝以時送逆選官巡哨分地責餉伏壯士鐵
鎖橋佯令弱運寇方劫運伏發舉殲巡撫具績薦宜兵備
欽賜楮幣以賞之年五十有三足疾謝政徜徉詩酒不涉城
府兩遭剽掠室如懸罄不為慍色身重詩禮訓此諸子所配
安人朱氏比德不愧和冷辛張上師小星睦族重義實贊有
熊公生宣德癸丑閏八月十三日卒弘治戊午十月五日年
六十有六歲安人生宣德壬子七月十二日卒弘治辛酉閏
七月十日年七十歲合葬縣三十四都港口鮎魚山安人生

子男三材朴相相戊辰進士為監察御史女一孫男十炳焞
熛焬熄㷆煌燔烈燦曾孫男五克圻克墉克堉克域辭曰戊
辰三月知我御史為公作碣乃究其始惟公烈烈既戎既哲
凡厥御史惟公之發捒宇廟廊布昭爾芳鮎魚山高自此孔
明九泉之下胡不康處英英安人其風並好

舉人趙君墓碣

初余及趙君惟德生員讀書長安有友五六人焉皆數郡之
傑也言長者無弗歸惟德既而及惟德舉於陝西同年六七
有五人焉皆關中之傑也言長者又無弗歸惟德既而及惟
德業於太學有友八九人焉皆四方之傑也言長者又無弗

歸惟德又博學能文章取進士科固其所也如得其位以長者之德用之豈非斯民之福哉豈期正德三年別予於京邸未幾捐館於十一月二十日距生成化十一年正月二十日纔三十有五歲嗚呼痛哉天之殲我良友也惟德孝友之行和厚之德忠信之心父母鄉黨咸重之宜吾朋友信之若是也乃今已矣嗚呼痛哉惟德姓趙氏諱秉寧字惟德世為寧州官河里人祖諱志榮隱德不耀父璣任四川銅梁縣史配李氏生惟德兄弟三人惟德其長其次義官秉安其次秉守也惟德娶郭氏生子男二長養敬州學弟子初從予學於京師蓋幹蠱之子也娶邵氏繼娶吉氏次養心聘李氏女一正

德四年春三月二十四日既葬於州龍川祖塋之次矣養敬三次索碣乃為之辭曰於維君子實維我良厥志伊遜厥德伊龐盍簮之論長者是望假其登矣棟此廟廊命之不究三十五亡有覺其嗣嗣爾之光君子勿瞑百世于芳

明贈孺人林母李氏墓碑

孺人李氏者閩一樗散人林先生世贈之配監察御史鉞之母也林先生名滏二兄壁咸登甲科位躋方伯林先生鄉舉成化丙午以父母既封伯氏皆貴乃同季兄址隱居養親矣絕榮利故一樗散人蓋自道也孺人淑慧均淵學益姆氏既歸林先生充從其高滋懋婦雅日非嬰疾必於雞鳴而興敏茲宮事曾祖姑方氏祖姑宋氏姑宜人龔氏三世授受閨範不忒是式閩女孺人思纘厥懿務昭其家林先生負氣抗直嫉惡浮仇孺人淹淹陰解喪羊于易遭舅梅竹翁及龔宜人喪禮相欣奠克殫心力林先生嘗曰使滏庶無罪悔於先人者李氏也二姒既從宦居葉宜人命顓柄政家衆千指居罔不恍考農課儒門無惰食若有名賓嘉客必躬自洗腆以為林先生歡暇語諸子曰富不與仁遊貴不與賢交雖錦衣玉食由君子視之犬豕耳故諸子有過輒笞於中庭曰爾輩不見鼠璞乎其化為珪珩者皆玉人推琢之教也尤虔恭先祀粢盛醴酹牲羞籩豆罔弗躬蒞他日有貸客納券蓋林先

生之故知也孺人曰妾聞德在拯舊富在恤貧夫子少稱秉義今乃背之何居林先生為之愧悔棄券至其周于族貧不吝金穀無產者貲不婚者鴈困于葬者木其先事啓處真爾匐救之也家有酒傭病乞歸里舟至中江而斃舟人返載入家時林先生方游藝京燕孺人召視其妻子厚與殯殮猶優恤數月過贈而返之則於其親戚可由知也予素不識御史山居時及今年如京每閱邸報見有御史疏多公忠剴切心思見其人乃今獲撰孺人之碑則御史者豈偶然然而林先生之狀果非黨於其室也孺人諱瓛字德圭蘇州知府福唐侗菴公廷美配曾宜人者其父母也孺人生有男子五人長

則御史連舉庚辰進士孺人生天順甲申十二月二十六日
卒正德戊辰四月二十日壽若干歲已葬于卒邑藍田之原
矣至是林先生作蜕秋石室於歸義里柘岐山將改葬孺人
焉而御史奉
天子命清戎山東例得還家將焚黃墓下悼痛榮養不逮乃
欲載碑以歸曰此可以恔人心乎嗚呼御史痛矣遂爲之辭
曰族匪而榮美難世濟辭彼榮木豈不猶柢鮑妻提甕歌毋
績房我覩振古家起女良樗曳成隱御史宦仕匪貞匪慈胡
然如此維天克明維地克平日月運行不雖厥經山深木芾
葉芊鳥嚶悉爾德不那福履胡備江出岷山其源如綸群流附

引東抵海門吁嗟林俊號遺圭毋克敏克榮實相樗父行道
式瞻閨女中賢于範于模室家千年

獨復管君墓碑

君諱珣字德潤姓管氏齋號獨復陝西寧夏人兵科給事中
律之父也故吳嘉定人始祖應龍當宋理宗時身通星官學
仕至制屬佐史嵩之伐金克復襄陽肥遯中野臨安趙葵嘗
表其功於朝生子仲平仲平生希賢希賢當元時學躭性命
仕爲四明尉生子晫字玄伯與楊康大爲忘年友同學於鐵
崖山中後復隱居於鳳凰山著三國將畧三十卷古樂府四
卷國朝翰林學士詹同薦於　朝徵授祁州知府有德政聲
生子九成九成生鏜則君之曾祖以詩見知　慶靖王奉藩
慶邸稱籍甲軍管氏所自爲寧夏人者也鏜生興字光繼配
楊氏誕實生君君生而敦愨寡語笑然獨恍人爲善若見義
事若愨行必曲獎其成若見人良子弟必勸其父兄使之學
曰甚無大規兒子輩若見名士大人過必謂人良子弟曰茲豈天
上降耶又好賙人貧拯急若見棄業惰生者之匱乏雖升粟尺布
必不假曰珣不能粦財以濟惡友人赴舉者貧無業足乃卸其瑩
簪珥易金爲贐友人既舉則終身不言子姓私問焉亦使杜
口初受詩於曹憲副謙學能占決疑事十九有效自火梟作
懷王讀書每受令臨歐陽率更法帖往往逼真冬夜與友人

喻德甫圍爐談春秋三傳異同火爇衣襟過半猶不暇覺幾
焚其鬚他日又與王都御史　言談古今事於西堂野亭主
盡日不能難而君有四刻烽火息之詩性喜吟咏詩成不毒
點竄嘗曰此非學者急務愆心適興而已先是護衛人不籍
學弘治庚戌東田馬先生天祿校學關中君啓　莊王以吉東由於是
令護衛人多登科者給事君亦其一也當　懷王特東鹿賈公
俊巡撫寧夏及分巡憲副劉公論皆器重先生忘勢禮遇合辭
耳人啓欲請於　朝補本學教授然君恥于仕進力辭而止
獨復之號其亦在此乎初室鄒惟寬女鄒無出乃次室王孔
明女是生給事君及引禮舍人名者也女一太学孫易二輿

載孫女二君生正統甲子六月二十九日卒正德甲戌正月二十日壽七十有一歲鄒少君三歲而卒先君五年壽六十有三歲云給事君卜嘉靖二年二月二十六日與鄒合葬於南董新渠東原蓋新兆也史氏呂柟據文竹柳訓導狀次而為之辭曰
嘗讀易至中行獨復則悲群邪之曹而嘆中行之聰也夫六四與上下五陰同行而已處其中獨應初九之賢其餘陰皆旁行而流惟四於群行之中獨復中道而不從可謂明且勇者嘗先生在上伍中而其言其行非義不比強而且公彼雖學者又或逐隊合群而不能獨復亦獨柰何哉嗚呼先生百世斯風

河間府通判石山趙君墓碑

君諱廷璋字德光別號石山邠州某里人也受性敦懿蚤益顯懿生甫十齡父暨伯氏謁選京師遺厥祖母家無長丁君即能婉戀以事或採薪山澤拾蔬風雨不憚勞勤越二年父領倅蕪湖君就學於蕪湖羅生日坐一室不越戶限蕪湖君問焉答曰書未成誦傳恐不習年且十五身治戴記草辭屬文見賞羅生厥既歸邠乃益肆力道藝游心古昔以西澗劉澄涇濱劉韶皆直諒多聞之士也友與同明稽經于邁於時邠士彬彬焉尾尾焉咸遜三子以為學中冠冕君既領鄉舉進業太學猶以戴記考魁多士屢蹶禮闈傷母且老乃正德辛未就仕銓曹得判河間職管漕河一帶閘衙滄州克勤河務自有不濟以其餘力又能兼委於上官理訟訟允督糧糧起糴儲儲完掣塩塩清君蓋先知吏胥次稽僕從故賞罰不頗舉措稱明至其卻殷周之金尤為特節也未幾流賊猖獗焚屠郡邑知踐村落滄人搖抗約閉門以降君乃獨誓州守及謀人力士率衆登城併力捍禦七日夜不寐滄得不破壬申之歲都御史陳公整飭天津兵備知君異材檄督各處民兵巡緝河間濟南等地師行糧食自為措具寮宷咸為君憂君奮然前往行無饑乏而居有寧民若夫解青縣之誣[illegible]交河之病卒尤為人所齒涕泣而感之者也君驗齋南北多

冒風雪兼思焦力瘁雙目傷明[illegible]月逮痛不起實正德八年三月十一日距生成化壬辰十月十三日壽四十七

二歲祖諱瑛戶部左侍郎倫之同母弟也父諱宗器守大歷即蕪湖君配某氏實生君云其曾祖以上有他碑不著君配寧鄉知縣郡人唐君祿之季女貞慈足為君相云生丈夫子二人長若唐中嘉靖壬午舉人次原潔殤死孫男子四人[illegible]寒勝暖明秋起冬君卒之年十一月二十日若唐已葬諸邠之小莊原祖塋之昭位至是若唐會試禮部以予與君交遊太學且知君請碑辭曰
於維石山氣鍾邠秀敦茲前英行非凡偶緊厥哲明嶷嶷從幼亶學蕪湖豈徒章句河間之庸宜爾克茂王事靡盬雙目

交稽因之卒官四十二壽行李蕭蕭上官集投有子若岂克
光爾後行路瞻言為善昌厚

慈節陳母王氏墓表

慈節者浙江海鹽監生陳瑩之母諱雲字用龍者之配邑人王卦之女也慈節年十八歸用龍君時年纔十七慈節三年而用龍君没歿五十日而瑩生慈節纔越二十歲弟泣撫瑩以有立至且太學矣乃正德十三年九月十八日卒壽五十有三歲也其鄉呂九栢先生題其門曰慈節曰言幽能貞於用龍君克成手大學生也嗚呼慈節不亦難哉昔十九歲之夫而能守撫遺腹之兒而能育歷三十餘年潔白勤儉鄉黨稱焉此豈可與恒慈常節者班乎正德丁卯之歲海塩師尹嘗以慈節之實登上官時慈節年未五十例不得旌表乃止既登五十而采風者又未至竟使齎志而死不能生見門閭之輝則夫古今人抱道不遇而卒以淪已者何異是耶狀曰慈節上事姑吳竭力無方吳内訓端嚴而慈節益當其意吳且歿執其手曰吾得歿於汝手寧矣停柩三年悲慟不衰比舉葬事費獨先諸伯氏則夫呂九栢所題慈節者疑又不足以盡斯人也予素不識瑩瑩與河南郭相為同舍生乃相謁墓表予曰是則不可匿也辭曰

紫雲之山白米原鎮北海塩千世存於慈節陳生母高風直竝此山十九歲夫賴爾永遺腹之兒長仍孫宿儒事君或跂操執友交歡中道翻爾道高高在乾坤

明監察御史靜軒呂君墓碑

君諱秉彝字性之直隸真定晉州人也世傳為宋呂[illegible]公之裔元季曰天章者居晉左之呂家庄有俠義風人不敢枉以非生五男子值　國初紅兵之起乃南渡滹沱遂定居楊家營焉彥禮生四子長繼宗繼宗亦生四子其季也曰興饒財而嗜善力能扛巨鍾然人犯之又多不與校興生二子長曰祥祥生二子仲曰瓚充庠生有行義累試率首郡諸生然卒不第貢為大學生隱而耕於野是生君者也君幼即哲靈有遠志嘗與群兒戲郡守至儕輩皆驚避去君獨留止問則直對人已覘其不凡比為郡庠生董學先生得所試文輒傳曉畿内士無非以為佳也然積試不第至正德丁卯戊辰始連舉進士當其三試也皆可中魁選乃皆屈遜二三人焉已已銓部選為御史辭弗就復選為黃門給事又辭弗就交人詰之對曰居諫言之朝處必危之地享其名而怠其職非仁趨於始而悔於終不智予殆以親為重乎既尹章丘適歲大饑而上官督租尤酷民多逋亡君乃勸富人輸粟以賑貧窮民用少蘇然是時誅求孔棘燕趙青齊盜[illegible]然興所過郡邑十七嘗破君乃崇城浚隍練器撫士尤嚴賞罰盜薄章丘再四曳

原缺第三十九葉

兵空歸他日民有訟人以死罪於上官而訛其名者上官移
縣伐捕未獲會有他訟詣庭者君見詞狠遽曰爾非誤人以
死者邪其人驚服凡發奸多類此故當時撫按薦辭曰一介
之廉如氷如玉六事之修克慎克勤云去章丘民攀泣留轅
未三載大水侵城不陷民又相謡曰昔非此城吾其虜乎今
非此城吾其魚乎仁人之為利何其裕乎於是醵錢立祠及
去思碑既抵京大宰知君循良卒授御史不能辭甲戌三月
以母喪歸初君自章丘被徵過家遭母疾日夜親湯藥既瘞
猶守侍不行故久而後授職除喪復職未幾又遭父喪於是
憂痛結衷頎肉減損遂成蟄瘵至庚申始獲實授時天下多

虞武夫用事宣大尤急而巡按且缺僉以君强直越例奏往
既至邊商儕有被殺者餘商法當誅君詳之曰疑緩尋果獲
真殺商者邊鄙以為神辛巳令
上即位數上封事凡兩鎮遺姦積弊剗革殆盡歲雖饑饉士
雖罷瘵亦皆安堵秋𤸃見於家有鵬升雊於寢室君遂病反
胃不起兩鎮士咸哀悼焉距生成化甲午壽四十有八歲云
君形貌偉長莊厚人望之知其為端士且醇慤明坦人皆樂
與之遊至其辨析物理皆該括群書超邁衆見足動人聽聞
若乃持正不干人以私寬厚不忮奉身儉約則自為諸生已
然矣於戲此豈非吾同年者之[illegible]使天[illegible]以年[illegible]所

月十二日壽九十三歲蘇孺人生永樂某年壽若干歲葬在
州某原云辭曰
火伏則光天道孔明君子秉心無忝所生吁嗟封君有懿其
行厥初伊允厥後伊臧是究是圖爾心孔平行道贈上風是
用長

明山東左布政使張公墓表

公諱鵬字騰霄姓張氏別號存恕道人其先鳳翔郿縣横渠
鎮人世傳為子厚先生之裔至公之高祖志大徙宅洛南靈
泉鄉老君峪遂為西安洛南縣人公中永樂丁酉鄉舉會試
不第卒業大學工部　奏差浙江督催工匠克完厥事還監

紀名准放依親宣德丁未起取至京撥行在都察院貴州道
歷事忠敏懋著上下攸聞乃戊申之夏
欽授浙江道監察御史不及半歲奉
勅清戎福建尺籍咸明罔有離伍辛亥之春仍差福建寧德
縣寶豐場勘辦銀課故事年四季進課然路遠民勞地方不
便公　奏二季民力稍甦癸丑回京給假省親
上賜鈔千貫以為路費正統丙辰奉
勅整點宣府大同沿邊官軍兵器是時鎮守獨石總兵都督
李謙頗不稱職公即奏劾　准謙回京又奏添夜不收衣鞋
口糧炒麵其大同西南正當要害乃請設立威遠衛守備一

歸北與廷忼然壯固外焉遠遁於是廷臣交辟公才而廣西適
缺按察使上即起陞往不逾年丁父封君之憂吾閱改山東
按察使吏部差官齎檄至門公在山東聽訟明允遠近稱便
乃又奏改東兖道印添本司承差額數重建按察司治今皆
宗之也尋陞山東左布政使以風疾乞休歸矣公嘗自言以
平恕為公勿愧先人故存恕之號乃自為也然又操持廉介
無少苟故雖鄉舉致位二品柟嘗謂橫渠先生之學貫天人
該古今質鬼神俟聖賢未試于時其後必有聞人貞士以振
其緒則公其一也公嘗自述出處顛末繪為十圖然自今聽
明特達者不肯道抑豈知公以分內為樂之志乎於戲公賢

於人遠矣曾祖諱得字希仁於元仕本縣主簿生清字守廉
以明農為業配韓氏生哲字伯宣配何氏嘗從鳳陽右衛生
公於中途二歲痞疾且甚遇女醫針愈且曰此兒必不死後
當大顯然則碩人美士其骨骼固已別邪配楊氏本縣知縣
曲陽人諫之女封恭人公生于洪武庚午年三月十三日享
年六十六歲男子三吉慶壽吉慶之後不詳壽大學生任獲
嘉縣丞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門人徐紳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門人吳遵編刻

墓碣表

明處士應公暨配貞節陳氏墓碑

公諱宗儒字紹玄姓應氏世為台州仙居之西山人節軒先
生之第四子也節軒儒儀雅度敦厚博大讀書有才識孝友
皆出天授而又多行陰德于鄉人故公受性顯允美髯長
大剛正自幼未嘗為機變之巧其治家極嚴有威如嗃嗃之
象與人交洞開肺腑無少藏匿見人之善則曰爾若是善也

得無福乎見人不善侃侃然語不虞後患雖在賓友親故之
間方當從容𠲍狎之際小不合意輒峻語斥之拂衣裳起去久
則復歡如初蓋駁駁乎古之不念舊惡者矣其視人有患難
真如疾痛在己力可援拔必使獲安乃已周貧恤乏咸出惻
隱雖至傾竭寡衣而缺食不吝也乃年三十而卒在正德九
年月日所配夫人陳氏時年二十八號絕抱屍若不欲生七
日水漿不入口比至葬皆無越禮公有遺田二頃積貲亦豐
而諸孤方孩提宗人有利之者諷使再適不從撼之以凌侮
不從則托以徭役賦稅日朘月削亦不校也子旦長遣事塾
師暮歸執業課之其於小學孝經論語諸書亦為解其大義

至以纖紝纂組作至夜分嘗歲饑饉視其倉困囊箱喟然曰
此禍本也悉揮散之而卑脫者止厥後家既屢空公有遺焉
無所于用或勸售諸乃對曰此吾夫子生時之所愛者也吾
可忍無蓋之義乎終不售其於澹泊未嘗自亨嘗無牲食肉不
過三二筯居處整肅子孫服食語動稍非禮輒峕責之曾子
孫相擊鼓戲曰敢不亂聲門內寂如無人乃弘治庚戌子其
以其情事聞于朝詔旌其閭所謂貞節者也蓋陳父從謙道
大姓有學行而陳受性即淑慎閑於姆教云歿年八十有八
嗚呼陳與公壽之修短雖不等其德皆古之烈丈夫貞女行
殊未可優劣也子男三覃旭昌昌孝行重於鄉為分宜縣尉

介特不苟有漢孝廉方正之風人稱分宜公云孫男七沼湘
敏何良賓與柟同年進士為翰林編修忠信廣遠厲志于道
柟所資益者多矣公父子玄積潛遺畜極而發者其在斯乎

辭曰

道不虛傳德有後光厥前不僞厥後焉臧壁彼流川泉深委
長公之作止有烈其芳漢陳大丘晉王彥方懿厥休配孕此
軻滂瑰瑰芝樹毓秀于良同不混俗異不貶方我友敬止為
我之明或暗于義或疑于行于質斯別于方斯將公之休門
不啻文章匪其積也行路是諒

五峯先生林君墓碑

君諱理字士輝號五峯學者稱為五峯先生台之臨海人也
曾大父諱啓章配楊氏以貞節旌大父諱永泰配孫氏考諱
楷鄉飲大賓妣趙氏君生而凝重超有志節年始十七進遊
郡庠老師宿儒咸為推重脫有傷教害義之輩輒誦言于師
上極郡守橫逆之來亦不自恤都憲濮陽劉公忠司空山陽
葉公贄相繼守台雅見延接或置師席與之抗禮久滯場屋
晚以歲貢授建寧府學訓導敬以律身信以率人登進醇謹
優加勸率而又周貧拯困士風一變嘗攝理建安縣事興利
除害與民休息時有水洞盜起乃亟調兵糧一日夜具其備
禦籌畧高出衆表部使者大加奇獎在縣無取雖饔飧之微

亦皆己辦尊官大貴或有所需多不獻謏因是取嫉民寔德
之考滿疾歸士民追涕送而別既還歸臨海杜門不出謝絕
人事去年七月十二日終於正寢生於景泰元年正月六日
享年六十有七平生質直剛介不事生產不苟取與家僅自
給愛人喜施事有當為或格於勢或忤於人衆方依違獨毅
然奮行善善惡惡不啻在己動有常度接人無貴賤無衆寡
非衣冠不見自少至老未嘗一日褻衣閑遊其為人謀必傾
肺腑姻族黨友事或不平皆來就正父嘗有疾衣帶不解藥
必親劑進必先嘗病革召諸子析產辭慰毋苦再三強之又
以其廬讓先弟父垂歿目君曰汝孝心可感天地應不負汝

林氏宗老至今誦之父歿已久每於祭祀泣涕如初教子不
尊文藝每戒之曰人無信義重厚之實雖有才美成功名徒
多過耳吾朝不坐燕不與僅以不孝爲齒士夫間汝曹勉之
所著有五峯稿先塋八景集藏于家娶陳氏了菴先生長女
勤儉孝敬實克相之生男子四人元敘元秩元顯元倫中庚
午鄉舉而元敘授山西解州知州元秩中癸酉鄉舉元顯庠
生女一適徐蒞敎授統之子孫男五幹邑庠生嘗從予游楫
棟校樟女三卒已葬義城鄉之青山元敘因與柟交與解州
請故得爲之辭曰　於維先生古之端方匪直克敎于學
實明有淑厥嗣濟濟咸臧具登桂籍爲邦之光誰先仕者長

則典卿能昭爾志爲解循良天不佑善俾世不長榦樟允茂
甲科方將丕顯爾由浙山水光積德無驗胡其有慶

上蔡知縣史君矢菴墓碣

君諱臣字秉直姓史別號矢菴解之崇寧坊人也其先直隸
河間人洪武初遠祖諱澥者知解州事蒞政勤慎愛民如已
子秩滿爲士民挽留遂家解焉澥生克明配李氏生四子其
第三子曰祥配劉氏生敬之配蕭氏生三子其第二子曰旺配
段氏生岩以耆德舉爲鄉飲大賓配德楊簿侯俊之女則君
之父母也君生而穎悟異常兒不識嬉戲成童日記數千言
少與程員外郎萬里閻推官廷臣王大學生子中爲齠齔友

意氣相許可每交礪以公輔器弘治辛酉舉於鄉人或勸之
仕君弗許乃滋篤于進脩不已至正德庚辰進士不第辛巳
遂赴銓部授上蔡知縣即首重學校申脩頹敝凡有惠益可
便民者不遑暇食舉行之其不能自專者則開請撫按撫按
亦重君勤無弗從者縣有鉅盜前尹莫能治也君即捕按于
法合境稱快焉二稅多於他縣而狡獪作梗恒爲負累及聞
君令皆畏威而爭輸雖數年之逋不旬月皆完邑人周憲副
汝勤曰尹吾蔡者多矣未有如史侯之公清明決愛民如子
者也於是撫按守巡聞之或曰清廉仁恕或曰練達老成或
曰治理慇懃大得民心或曰歷任有爲操持有守蓋交檄下

蔡縣且欲調之繁劇也而君之父耆德賓疾卒宦邸矣蔡民
至欲奪情借恂遮道挽留者無數也初君事親極孝敬及親
歿哀毀踰禮其衣衾棺歛一遵朱氏家禮既襄事杜門絕客
悲思骨立日號泣不已尋亦感疾卒於嘉靖三年九月十八
日矣大學生張宗曾之姻處戚黨待鄉人居里人誨門生弟
子皆以信敬則於其親於其民可知矣距生成化十三年得
壽四十有八歲君配王氏生四子曰策充郡庠生亦從予遊
他日大史氏之門者必此子也娶蘭陽簿董時中女曰籍亦
學爲進士業娶即宗曾女曰篇聘賈世氏資女爲萬里之甥
曰篆聘儒官程鶴女爲萬里之姪孫一存兒策所生卒之年

十一月十二日巳葬諸桃花洞之原茲據宗魯狀表諸墓有銘

銘曰於惟史尹幼有令名奮翼鄉校夙譏鹿鳴薦言筮仕上蔡于康旣祛黠盜保此蔡方士女且穀君父罹喪學有遺教民多係情天不弔善俾爾長行有覺先正有員嗣生爾德不没瞻此石銘

代府輔國將軍修德齋墓表

公諱聰㢘別號修德齋授輔國將軍乃鎮國將軍成鍾之元子僖靖王之孫

太祖高皇帝四世孫孫也鎮國配陶夫人爲陝西右護衛鎗之女寔生脩德齋公年十三而鎮國薨公泣告於陶夫人曰勿以子輩幼小卒葬可畧他日長追悔難及於是陶夫人泣憐其志自殯殮至葬皆極其情備公旣長

且婚有時物必薦諸廟次以奉陶夫人每嘗厥配李夫人曰凡薦先奉毋釜鬴脤羞務盡豐潔不可苟也他日陶夫人疾齋戒躬事晝夜不離其側又拜禱於藥王以祈效或涕泣籲

天求以身代陶夫人疾遂愈時年已六十矣公曰古有歲制之

禮遂遣人褁金貿杉於蘇杭及荊襄諸地以爲百歲計至其撫諸弟妹成立選婚擇配建第讓金繹人皆傳誦云誨諸子孫必諄諄然曰勿慢上勿侮下勿近憸邪宜讀書習禮遵

祖宗成訓以保爵位子孫亦恪服其訓焉其他全外舅若李錫之家而及其終濟饑寒之民而不吝其粟帛戒僕校交易持平愼勿因以生患則尤人所難也公性純愿謙抑聰明正直好讀書咏詩暇時常臨浸月池登得月樓摴酒歌詠未嘗少休七歲時已善奕碁或議其非則舉班固奕旨以對而推至於王政之大則公身所迪履者可由知也生四子七女皆李夫人出長俊稱次俊概俊橈俊稚稱概俱封奉國將軍稱李氏概陳氏俱封淑人橈稚幼未封女七人長封雩都縣君配羅廷二封太和縣君配寇濟三封河陽縣君配南有亨餘幼未封稱生四子概生二子一女稱長子士賜名充熷公之元孫也然稱尤能遵公之訓勤學慕古而又工草書善詩文故服公之喪一遵朱氏家禮弔者皆大悅云公生成化十八年正月十二日卒嘉靖四年十月二十日享年四十五歲卒

巳葬諸其原矣至是奉國稱遣使持崇府長史繹人王君珙狀請表諸墓銘曰

汾水㵎㵎其源伊長北山崒嵂其墓孔暘萋萋喬枝有覺玄堂厥先孔茂厥後孔昌銘茲貞石千萬年芳

明贈監察御史朴菴劉公配封太孺人王氏墓表

朴菴公姓劉氏諱惠字孟道別號朴菴以子翀貴贈監察御史解州平陸縣之騏鳴鄉人也曾高以上其狀未詳宣配某氏生昇昇配馬氏生三子公其季也生甫十歲怙恃咸失卽知慟親思奮無墜厥世少長幹蠱夙夜不遑操心慮患備極危深衣貨居室樸然不華至於時祀先人茅沙登豆奠貢拜盡

哭而以不及生事為恨人或難其不豊則曰此豈可觀美於人者哉聞者泣下至遇濟人利物事率奬掖賛成而貧乏困窮多所周卹有貸者歲凶難償則取券而焚之令其自適御史君初知句讀時便遣就外傅學歸則課其日業不使暇豫及舉進士授顯官則又朝夕勉誨告以作善降祥與此劉氏焉於是平陸人多述之以示其子孫云配王氏邑之著姓亦以御史君貴封太孺人純雅柔順克執婦道寔生御史君八歲遣入小學而伯兄瀚已為庠廩生得復役及於先生太孺人數帥御史君曰有此子讀書寧籍猶子復役邪及御史君舉進士日夜訓飭常如學生時嘉靖甲申御史君迎養京邸

適遇伏　闕事孺人驚憂幾成疾性能容忍且有果斷樂施與恒以不逮事舅姑為歉時祀必躬致豐潔其處側室解氏言動以禮而撫庶子撥狁貓則與己出無異蓋比德於公云公卒在正德八年九月二十三日壽六十有八歲明年葬諸鄉北祖塋之次孺人卒嘉靖乙酉六月十八日壽七十有一歲其年月日合葬其辭曰　於惟朴菴躬焉玄休既開厥始光茲有劉御史奭奭忠此　王室清風悠哉爾德斯白黃河滔滔東鳴禹跡爾嗣方殷賛國無斁

明懷遠将軍潞州衛指揮同知高公墓碑

公諱瓚字廷器平陽襄陵人也生而穎異俊說超有義氣曾輸金四百受爵指揮同知嘉靖初年賈遊江淮值歲大侵父子相食目擊心愴輿言拯捄未行病革有遺言于子奇曰死無所囑惟出金買粟賑此饑餓九原瞑目奇方以監生聽選吏部緩既奔喪踵行前志糴稻千石輸送楊守票給喘黎又捐白金周存貧士已而都憲奏請冠帶於奇奏曰前項賑濟臣父本心臣止奉行遺言以成先志况臣父病不忘國死且為民乞移加父階照例　褒諭則臣父雖死猶生而臣心雖哀實榮矣

天子義之特贈公指揮使云初公警慧不群其父遵化公日課為善陰隲輙能記識不忘長益博涉經史遵化公屡遭籍

於縣學乃惟以供養不給是懼江淮之賈蓋其本為養親計也至其齋素哀毋有白蛇繞壙之祥鬻爵弟珦有布衣冠帶之榮逆兄瑾柩有跋山涉水之苦代璞納稅有禱神祈壽之感出金惠族完徑役婚葬之費蓋公於其父母兄弟宗族如此賑窮江淮宜其然矣經曰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若乃瘞暴露之骸築襄陵之城葺三聖之廟皆義存於中善積於素不獨一江淮賑饑然也嗚呼斯人也豈非張都憲所謂真義士者哉公高祖諱真妣某氏曾祖諱思妣某氏祖諱榮妣某氏父諱俊配某氏為河南杞縣主簿改遵化縣俱有遺愛於民公生成化乙酉正月五日終嘉靖二年十月十一日享年

五十有九配王氏比行於公子二長即奇盖可謂能楊公名於久遠者矣次玄留守後衛吏目女三婿為盧學曾梁克溫喬岳孫三復嘉復端孫女一 讃曰 猗嗟指使稟受匪常見義勇為百夫之良世方趨利如水無防骨肉胥仇毫釐焉爭公也振俗捐金如狠使其籍學豈不道鳴生有善行歿宜令名奇克述志俾公不忘守錢之虜聽言愧惶

明潔齋先生閻君暨配白氏墓表

君諱清字本澄解州城西里人今兗州府推官輸之父也君高祖諱某妣某氏曾祖某諱妣某氏祖諱某妣某氏父諱恩壽官配州崇寧街蔡氏實生君焉君生而奇特既籍郡學即

篤嗜經史知識閑見超邁諸生積科不第於成化癸卯貢為太學生明年甲辰遭歲大侵例得火省時父母偕老在家君即請諸祭酒西迓跪謂壽官公蔡夫人曰時凶親老如此清何以仕為清不能使吾親苷旨者非人也乃遂經營鹽商貨賈之閒每舉輒售等輩皆不能及起家為解富室而壽官公及蔡夫人日有嘉羞鄉中士大夫數羨服焉至程秋官遂比云端木子貢猗頓陶朱云然而君為親之志實可羨也所配白氏華亭令郡人資之女實能相君於內家政嚴肅井臼之餘猶能課理生業其處貳室高氏有小星樛木之風而施愛諸子展如鳲鳩則君家道雍睦日臻昌盛亦白之力也君有四

子長即兗州弘治甲子舉人娶李氏次相冠帶生員娶馬氏繼柳氏皆白出次曰佐娶白氏佀娶賀氏皆冠帶生高出白女四人侯珩李奈柳戩及監生呂鳴鳳者其婿也高女一人婿為王廷佑孫男五人應詰監生娶連氏應時聘李氏應登監生娶袁氏繼呂氏應科娶張氏應奎未聘孫女六人生員侯畛張承祖張宗堯及民呂尚仁李廷璋者其婿也曾孫男二坤坊曾孫女二

明定海主簿賈君墓碣

君諱純字文粹世為解梁大族父權有陰德為鄉人重配相氏實生君焉君生而溫雅不群既籍郡學即刻志經史成化

十七年貢為太學生痛父早喪事母甚孝選期越三載矣仍不忍違母去母曰汝多食公廩幸吾尚在乃不受一職以報國乎其親識亦勸之君曰吾母日薄西山矣吾若遠離其將何以事君邪又越三載母卒君殯葬如禮至弘治丁巳服闋始謁選授浙江定海主簿即以憂國愛民為心在任七年人無有心非口議之者時歲歉民將流離公竭誠拜禱身軀腫痛百姓見而流涕既而霖雨數百里邑人多賴以存活乙丑子毛相以書請還君遂解政飄然長往百姓攀轅不能捨知縣李君深羨其賢焉所配段氏解處士貴之長女十有五歲歸君即能內助君寡兄弟時或耕耨毀乃荷擔餽不辭艱苦

當君在太學時歲大歉人相食時有姑在堂叚以養子託顧
少長乃同其姑扶持弃携幼子奔京師以就君鄉人皆曰此
婦送此數口命於他鄉邪未幾先至無恙是時君方以母子
為憂及相見泣曰此非夢邪斯時何時汝能使我老母幼子
至此地邪旁觀者皆殞涕以為孝敬所感其處諸子婦暨若
孫慈不廢教君先亡十有八年而叚孀居秉節不事奢侈裔
逢禮雖親戚不往焉家道日盛皆其力也初君之父有遺命
曰汝母老矣吾不能撫汝成立汝婦能助汝汝可努力讀書
如其不能汝可離學事親以就農業於戲叚內助之賢已見
知於先舅者如此邪君生正統甲子八月十三日卒正德丁

卯六月二十九日壽六十五歲叚生正統丁卯十月二十五
日卒嘉靖乙酉八月二十六日壽七十九歲子男三長即廷
顯娶侯氏其所自出廷輔娶丘氏廷敘州庠廩膳生娶袁氏
繼王氏李氏女三長適連遜次適焦廷璽皆生員次適舉人
丘東曾孫男四潤成憲先亡成玉三城俱幼孫女四史拱陽
李時及生員蔡邦禎者其婿也一幼廷相東曾皆從予游廷
相以東曾狀請墓上石辭曰　於維定民海之司牧處則篤親
仕則不殺中條山陰有覺寢宬爾道振振孫子如玉波及佳
婿克發爾淑木不鑿泉胡能逐逐行道瞻止我銘可讀

明教諭靜菴先生王君墓表

先生諱文字貫通別號靜菴解之三張鄉人也遠祖為元元
帥嘗嘉其功賜二奴婢性喜吟詠子孫今猶傳誦焉考諱盛
字至理正統間以監生任山東滕縣縣丞有善政卒於官配
高氏實生先生受性淵懿亦復敦慤以朱氏詩舉成化乙酉
兩試禮部皆得乙榜授武功學教諭嚴飭學範躬以率人燕
居危坐如對賓客雖當祁暑亦必衣冠勢利在前不知附趨
尋改教汲縣滋懋厥職以數俊造若非公事無私干謁甲辰
乙巳河東歲饑姻里流移率入汲境分捐救粟多所全活間
有病疫死喪醫療葬埋一如親戚歸則資給其費若典鬻田
宅者悉還其券郡守張公稱為正人君子弘治改元偶感風

疾既而獲愈即歸田里杜門不出耕讀以訓家子姪問及詩
書道義喜談不已若言人過惡厲聲喝禁中山李公來知州
事高尚其道數臨訪焉每遇鄉飲延為大賓至弘治甲子壽
登七十有四而卒其生則宣德辛亥五月二十八日也初滕
縣之殁也先生始成童與母及前母兄愷扶柩歸葬既免喪
補州庠生肆力問學不憚寒暑母嘗患頭風屢治未痊又久
病咳嗽先生皆夢異人授以丹藥次日協夢其病隨愈及母
壽終哀毀過禮目中出血然先生體貌莊嚴氣宇軒豁笑言
不苟若詭隨盜名則所恥為學者敬仰如山斗云處鄉里甚
任睦朋友有貸其財者不償亦不較又嘗優恤姻族閭里之

貧乏者絶無德色盖古之篤志道學之士云配李氏耆民亮之女恪恭婦道蚤卒繼室高氏無出子繼藩克紹先志孝義著聞為鄉大賓娶李氏鄉進士教諭濡之女女亦適富平教諭呂子固孫男三長王璋娶胡氏次王瓚為太學生能繩祖武予嘗白諸御史敦請主管解梁書院鄉約生徒娶南氏繼景氏次王瑚娶姚氏曾孫男六詢訓諠王瓚出玨璺吉瑚出玄孫男一玨出孫女六曾孫女八弘治乙丑仲春十六日己葬于三張鄉東南一里茲予且去解而王瓚請表諸墓予南行至杞始成於戲先生之道其滋茂遐矣乎

明封文林郎判淮安府前中城兵馬指揮使張君暨配孺人馬氏墓表

君姓張諱英字士傑解城中人也祖諱進居蹈晉王社里洪武初徙於解進生文禮禮生思聰思聰生濬美而膺敏好善疾惡有鬪訟相質得一言輒解去配趙氏長樂龍居望族也是生君君馬儀度魁梧孝友廉實早遊郡庠身通易學王教諭文爲鄰亂交俱以賢德相期既登胄監友天下士學益博大初授兵馬指揮即務盡巡靖之職成化甲辰歲饑烟戚往依多分俸以給有巨盜横於盧溝詔捕之君曰此不可與爭鋒既乃襲獲七人歼其渠魁

憲廟賜白金五兩紵絲衣一襲後封文林郎父贈如已官母妻贈封孺人乃陞判淮安府知府遷安才公寬有疑劇每延訪焉憫河夫歲無寧日為之定班以均勞役民始不病其[illegible]閭及鹽無所私受有巨商以黄金五十賂之君孫而怒罵痛責之出謂商曰我利汝金灶户何苦漕運某公誣知縣某以事命君按無輕貸君直其事漕運公初雖誚讓終愈重之有鹽徒百人刦掠府庫城市漕運公以剿捕檄君乃縣重賞使在官軍壯分守召募有膂力者與之敵遂獲賊數百人君曰昔百人而今數倍寧無冤乎訊之果然全活者甚衆故巡撫暨漕運巡按皆屢旌奬或云公足以服人才足以立事或云持身清謹處事詳明或云佐政有爲立身無玷淮人稱爲張佛云而君乃倦於勤因進香特上疏乞休才公以綵帳送之

有一官拜中城之寵百鍊真金六品擢淮郡之榮一池清水云至家杜門不出惟撫子弄琴書自娯巡按邢公儀楊公璋嘗臨訪焉鄉飲爲大賓卒某年月日壽八十有九歲配馬氏同郡耆德旺之女性介而莊嚴事舅姑曲盡誠孝賓祭必極豐潔食飲烹飪之類躬自爲之然後慊有餘盃酒塊殽必分與群下家雖殷盛而紡織亦不有廢子曰璠孝義謹飭娶王氏長樂龍居祥之女男宗魯太學生從予遊娶同知旺之孫檢永義之女次宗郕亦太學生娶蒲田縣丞昭之女次宗沂娶呂氏典膳璋之女曾孫五治具魯出自新自興自立郕出治功沂出曾孫女五一嫁知縣史臣之子生員籍二許聘近

近范二氏子且去解據大學生王玉瓚狀爲表諸墓於戲繼緒而不忘以丕顯爾道者不在宗曾兄弟耶

浙江布政司理問裕庵况公墓表

公諱寛字德洪別號裕庵姓况氏江西高安人也少籍縣學博聞强識篤志力行有聲於俊髦屢科不舉乃歲貢太學生交選時哲收養滋厚既謁銓部試居優列除授浙省理問爾乃壹志清修秋毫靡取或折重獄明允咸單雖遭强禦蔑焉不畏僚友諷以殖賄則謝曰素無富志凡厥訟理浙中稱平方岳諸公委心興敬齊只褒嘉會聞父大新公疾遽痛幾絕戴星而行未暇辭禮官長服闋聿䟎林丘謝志簪紱時遊湖坪

庄問講桑麻數稱古昔訓兹孫子他日筠豪數千稱戈閧閧犯越城堞守不能遏公至片言揮退羅拜謝去絕無後言初公剛正玄授孝友性成養父以志不嚬於口體嘗逮尊勅堂對揚皇休創開祠廟謹修先祀儀有異品必薦之而後食編明譜系收族展睦若遇時物合宗會饗著訓百條教洽乎祖免乃又制立義約二三十章波及閭里極貧完婚雖多不厭若其築藍塘以資衆溉開錦木街之義館使小子有造尤爲鄉人世世美談浙省之政豈曰無素公先世諱淳者爲宋觀文殿太學士文章德業稱重當代委祉垂休至公明章則公之來遊乎邈哉公歿在弘治十八年三月二日得壽七十所配孺人教氏婉德于公生子一人諱其南京大理評事女一歸監處士孫男子五人長廣西僉事照柟之同年友才行著於時次熙廩膳生次勳義民次魚次點俱增廣生曾孫男子十人長維垣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志端行方拔乎流俗學古聖賢之道多滋我僚次維城維墉俱廩膳生次維坤維莳維圻俱附學生孫子森茂聲振江西而主事又非常如此則公之畜而未發行而未究者其在斯乎公之詳已具少師鶴湖費公之志兹以主事請爲之辭曰

有覺裕翁厥積孔明政留兩浙德在瑞陽既有任睦孝友風成折獄不悪祛兇爲良科第爾細惟道則皇畿兹孫子不忝爾生鳳山巖巖錦水洋洋厥聲不匱侯高侯長有辭兹石道路式望

鶴峯處士呂君墓表

處士諱賢字宗器姓呂氏別號鶴峯廣信永豐縣人鄉進士懷之父也生有玄質度越塵俗年未弱冠補邑庠生博聞强識敦善行不怠精舉子業暇與叔父景潤同登鶴峯端坐厓石浩歌忘形逍遥歸歟薄兹功名乃藏修於峯之東南木山不求人知及父茂輝既終母俞氏貞疾遂自削學籍歸養厥家母歿在殯舍人失火勢焰侵柩乃伏柩號慟流血被體鬚髮燒身不少却俄風反移柩火復闔門里人駭歎火中生還提學邵公廉知欲以奏

聞乃列狀辭免譚令褒嘉比諸潘臺臧明時加存問其紿家
稱禮不諂流俗若有識饗子姓拱列無敢踰言偕立族有貧
孤婚葬與具一嫗老矣其子弗孝迫依他氏即責厥子迎嫗歸
養周給服食佃田與耕里有俠客詐取鄰帛告諸同行懼爲
公知同行者曰鵝峯時坐林間已瞰其詳矣俠客終歲避匿
不敢而公俗傳有神活佛自徽來以桃符談禍福如響所至
爭以羊豕逆諸道左焚香作樂族里方議逆奉處士曰此非
訛言必也妖氣正以待之神遂寢㝛里閈晏然處士讀書期
於涵養不求記憶尤喜吟咏客至鵝峯草堂輒與賡和其詩
曰讀書多過目養性欲忘年又曰不爲草堂無戶牖孰知天

地有鳶魚此可以觀所得矣處士卒年六十有一葬在星石
山之蔣家菴司業江公茂穀撰廣信郡志列之孝友傳初處
士先世本衢人有唐刺史安國携季子珏避兵永豐遂占籍
焉在宋有曰祉者爲閬州提刑歷官兵部尚書七世生廷彥
擢文武都科第一人授忠翊郎傳至處士曾祖文敷祖子昂
至父皆不仕然則處士所本源者遐哉處士配祝氏生丈夫
子三人長即懷娶某氏次懌娶某氏次慎娶某氏女子二人
所著有皇極經世律呂新書正蒙洪範諸書及鵝峯遺稿藏
於家　辭曰有敦鵝峯歸此求豐振揭流俗不苟人同學足
以仕抗志弗降從吾所好道將在躬宜爾家器學也於明貞
齋早師甘泉晚逢咸獲[illegible]爲世儒良秘不發者茲且用寄
行路贍言道無窮通

廩膳生謝逵妻朱氏貞節墓碑

朱氏淮陽人朱璣之女璣賈宿遷因家其地遂以貲豪里人
謝逵時爲學生未弱冠有材名璣爲朱相攸歸諸謝氏時達
父志良已死母李撫達及弟逵以業學二子皆奮激向往不
惰其志達未遂强年即晉廩膳而朱內勸陰相務必遠至深
造他日達患暴疾朱左右就養衣不解帶日夜涕泣進湯必
嘗進藥必嘗而身自水漿不毀私謂其母蔡曰夫若不虞必
與同死慎勿或泄蔡以告李二母咸駭交口撫慰越二日達

死朱潛引刀自裁頸血沾衆家人趨救得不即死於是諸姑
伯姊百方開悟志不可奪自是口絶粒米杯水不進六日不
死然朱與義女同卧起詒使視門自經而絶鄰里遠近罔不
嘆息時達死在正德十六年正月二十日年三十二歲朱死
在同月二十五日年纔二十八歲也嘉靖年月日邑尹平度
崔侯邦具奏
上聞行勘旣允獲玆旌表八年七月邑尹予友渭南李侯錦
以其墓在馬陵山丘隴零亂不異常人乃豎碑表章告諸道
路式數士女是時達弟逵已爲太學生矣痛玆兄嫂思昭其
烈乃具狀濟江問記是宜有辭曰

貞烈謝朱受性伊良痛夫殞歿厥躬胡生七日不食杜門自
經手或逆父臣或逆王身為丈夫不道是明弱哉謝朱厥志
孔剛細此生死大義綱常馬陵峰崔肖婦與方彼失節者視
爾腆我辭茲石道路末望

贈南京右軍都督府都事雲濶張公墓表

公諱庸字彥平廣東順德人思南知府鏐之父南京戶部郎
中准之祖也公生有淳質不習巧飾隱居龍山里中弗涉城
市而又溫柔朴茂與物無競上事父母克敦孝養母廖初歸
外家奩田數十公既長謂父確菴公曰吾家饒裕安用人田
盡畝以還不留半畎廖人咸悅兄弟五人友恭甚篤及其索

居田產屋廬讓取其下壬辰癸巳之際順德大水禾稼浥爛
閭井多不聊生公曰庸有厚積忍視他人饑餓爰發所畜以
賑貧困賴公活甚衆焉公生四子八孫皆[illegible]訓嚴正不出義方
每謁陳情出師二表以示子孫曰孝不如[illegible]密不足以為人子
忠不如亮不足以為人臣子孫皆夙聞身[illegible]教率履不越昔陳
咸以直匡父恥為諂諛辭包篤愛諸弟析產讓美李士謙賑
施鄉里德譬耳鳴石奮謙厚教子勿事驕矜安[illegible]馳聲漢魏有
裨倫化若公者將非昔人之儔耶李刑部贈言公平日布衣
蔬食老壯不渝雞鳴必起孳孳為善則公固有[illegible]所受乎公生
七十上下時竹杖布鞋行遊田野日誦[illegible]古文及陶杜諸

詩以自娛樂暇或仰觀遊雲俯玩清澗作為歌曲飄然不知
有人間世至八十遇例冠帶又四年乃卒後以知府貴贈南
京右府都事則公其真隱者歟公配黃氏繼配易氏皆恭儉
孝敬柔順溫惠里人言多內助於公此或其然乎四子長鉎
封南京戶部主事次鋏及二女皆黃出次即知府鏐弘治
甲子科次鎔及一女皆易出八孫長即郎中淮丁丑進士次
澂海滌潯湘泮浣曾孫男十有餘人乙亥年已葬於柏山之
原矣茲知府郎中又請某表諸羨道辭曰
有教雲濶振修南海世能萬千厥操不改侯孝侯任侯慈侯
愷兄弟既翕鄉閭靡悔亦有孫子于[illegible]于[illegible]將其來者聲聞

不息有辭茲碑行路瞻在

封安人張母馮氏墓表

明封安人馮氏者南京戶部主事石州張君九敍之母也其
父諱大興母郭氏具有積行於舊安人生而淑靜天與勤儉
年纔十七歸于封君張公夙夜祇畏不違意命封君性頗寬
緩安人佩弦以佐家籍充裕上事舅姑如孝父母得其歡心
凡厥勞勤躬先娣姒若乃競財逐物蔑畜於心其御臧獲恩
威並行門內出納無弗確允有少贏餘惟賑之族黨吝不行
嘗與更三年喪禮相助貧無不宜嘉既生戶部遣遊郡庠去
家雖百里外衣履新燭給無缺待至于策仁課義直趨古昔

尤人所難戶部既舉丙戌進士受有今官則又戒之曰家世業農爾能邁跡賢科登茲顯仕可日盡心王事勿以桑梓為憂故戶部牧淚拜別歷官三年一遵其訓為時名良安人固受褒封
恩光村落究本窮源則安人者豈非女流中豪傑耶嗟乎自陳母馮氏閈尭咨以異政責之忠孝擊隊金魚之後其風寥落久矣乃今又見一馮耶安人生成化元年五月九日至嘉靖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卒年六十有五歲子男二長即戶部娶劉氏安人出次九逵次九澤則封君庶室王氏出也未成童孫男一曰質女一幼皆戶部子戶部卜其年月日厝于張

氏先兆昭穆位是宜表諸羨道辭曰
有媛安人載德匪凉相此封君家舊用昌侯孝侯睦侯慈侯貞夫無失志子也允臧既登顯仕內教用明貤封優渥恩命孔彰勒言貞石道路式望

監察御史玉厓陸君墓表

君諱崑字如岡姓陸氏別號玉崖湖州歸安叢桂坊人也父為瀘州知州震配毛氏誕實生君在娠七月稟受近弱比其既長氣宇清學弥亘過人進籍縣學篤修儒業不憚寒暑及父母偕亡哀毀滂嘗感動里閈時三弟崙嵩崗年方稚幼而不堪艱阻莫可依恃君與其配黃孺人竭力開造或至拮据撫育諸弟咸如己學比至弱冠皆與授室遂偕季崙鄉會二試同登前列君授尹清豐乃益力行素學放諸政理鑾鳳丞良鷹鸇暴悍各成其長三年考績監司交辟至厪璽書有愷悌臨民清嚴律己之褒而考妣二人亦獲追贈矣既擢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適
孝皇下詔求言君遂條陳十有二事皆關切時政不詭於經多見采納正德丁卯閹宦瑾肆姦流毒縉紳君及同官指劾其實逮下
詔獄久而後放歸未幾追理前事復就憲獄續逮南衙加杖釋歸庚午六月瑾既伏誅

詔復原職致仕遂隱居衡山遷處玉屏徜徉山水不念世事及今
上初政詔下錄用有司查起竟于弗敘然君材洪學廣有志政體雖在泉石猶請正禮樂竟格弗行君嘗自撰壙記曰生平好義重禮忠介孝友處家行己具有矩度接物待人表裏洞見但嫉惡太甚齟齬于時其一時名公鉅卿如鄒公軒陳公仁王公守仁諸賢或稱其練達敏銳或羨其又一登科或期其進於聖賢不遂嗟乎使君獲大用焉安知不盡行其學乃使賷志以死不亦可傷乎式生成化乙酉十一月十四日卒嘉靖庚寅三月十五日壽六十有六歲君先世宋真泗二

州兵馬都監主之後宣和未死事追爵廣靈所居里曰石塚高祖諱茂配費氏曾祖諱順配李氏祖諱徽配楊氏遂定居叢桂是生君父瀘州先生者也君初配童氏封孺人側室閔氏龔氏王氏男子六人女子子四人長男隅郡庠生娶潘氏生孫曰稌聘陳氏長女適國子生范經皆閔出次隋娶嚴氏龔出次隕次隩次隰皆妖死次隲次女三人者則歸安學生愼節長興監生丁應奎烏程人潘鉞者其壻也皆王出隅卜某年月日葬君於鄰林山之陽乃托舉人費鐘請表諸墓道是宜有辭曰

徜歟王崖素履維嘉抱志旣崇如山如河克承爾親兄弟咸

和仕雖未遠厥著伊多探索禮樂惜用未加我作斯辭行路人嗟

封太孺人景母王氏墓表

太孺人王氏者贈君裕菴先生之配南京陝西道監察御史景君溱之母也蓋遇

恩詔勅封太孺人云生而明潔婉娩貞慤旣歸贈君家務方殷舅姑咸老乃躬執汲爨身先妯娌修瀡溫凊罔弗承志間取姑中裙厠牏擱澣如新不令前知舅姑至稱其孝敬壽與已齊及姑旣病親嘗湯藥晝夜侍側不解衣帶其實祭之需尢罔弗虔贈君以兄弟先後淪喪季弟亦肄學業乃棄儒從商爲養親計及季弟登科宦游家無主持爾乃摠攝內政夙夜靡寧視諸孤幼咸同已出男室女家庶事咸考大姑適張夫婦雙亡撫遺子女爰獲厥所贈君喪親廬墓遘疾歸卒則謂御史兄弟曰吾聞夫死晝哭禮無過哀惟念汝父之志曰望爾曹底於成名耳乃擇師教子焚膏伴誦率至夜分或摘問經傳疑難稍不稱旨憂怒咸作雖於子姓諸婦亦訓列傳女誡使閑閫範贈君初配史氏踰年無出而卒葉葬近郊每當節序必令御史兄弟祭奠如禮及葬贈君尤稱元配堅令合葬戚黨以為晉姬之下叔隗不讓焉及御史之官則切訓曰君子在家則致孝在國則致忠爾為言官貴識大體旣不

可訐細故亦不可撓氣節比御史得告還籍則又以知足自慰驕奢示戒云父家衡亂緒衰絕恒自隱痛御史兄弟為之汛掃塋城他日欲立王氏主以祀乃力止曰禮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景氏家而王氏祀何居御史兄弟强之數四而後可蓋其慈惠明達好禮耽義古淑媛之流乎初蒲州大銀王氏積信義至遯齋先生者諱惠字澤民博涉經史弱冠鄉舉不樂仕進窮理自修日造高明隱居終身遂以遯齋自號配李氏是生太孺人資姓異於常女遯翁最鍾愛焉教以孝經女誡諸書輒能領解或遯翁誦習古典從傍竊聽刻記不忘遯翁嘗曰惜不作男以大吾家耳然則太孺人之道行於景氏

者其固有所本乎生景泰乙亥十二月十日卒嘉靖辛卯三月二十六日壽七十有七歲子男二長瀾太學生娶某里王氏繼楊氏某里王氏側趙氏次即御史溱娶某里王氏繼劉氏俱封孺人女子子一人嫁爲姬鎧妻孫男子五人芳娶馬氏茟娶生娶張氏蔓聘楊氏蕃及皆幼孫女子五人謂紹王九嵩李廷勛史良楫楊承新者其婿也曾孫男一女一御史于某年月日啓州城南中王村祖兆贈君壙合葬矣是宜碁述來狀勒辭羡道以告行路辭曰提甕風徽主績敎亡千載之下疇承其芳緊太孺人古之淑明眘義如渴敦禮惟康既孝于姑姻娌任良貞在夫子慈子咸成御史蹇蹇爲國之英

發太孺人道于天下光將其來者後世且揚積善獲慶天道弗爽勒名堅石範茲女行

封通議大夫右副都御史毅菴先生寇公配淑人趙氏神道碑

封都御史毅菴先生寇公諱某字某者今刑部侍郎柟友天敘之父太原府榆次縣任城一里人也盖自先世諱信者從徐溝徙籍榆次云信生彥清彥清生琰琰生玘皆隱德不仕玘以次子大理寺副僉貴贈評事又以侍郎貴贈如公妣張氏封大孺人亦贈淑人公于某生爲幼輒穎敏向學志操超衆年甫十二進籍邑庠治朱氏詩與弟寺副並鳴於時督學群公相繼褒嘉或擬諸元方季方大宋小宋故三晉之士咸稱二寇焉公清軀玉聳眉目秀朗精采奕勁上事父母曲致孝養追思誠切老猶痛猓涕泣以覺其友愛寺副及季弟讓恩義周洽久無鬩牆撫諸遺孤同己所生男與擇室女與選家罔不詳明寺副有子今戶部郎中天與幼而英特公即令侍郎提携四方尋師博習卒以成名然公累試山西不第比入大學試順天又不第乃正德辛未得判定州清勤自持視民煦煦惟恐有傷尤加意刑獄慎茲鞭笞三載北歸囊篋蕭然不以爲懷定人至今思焉其居鄉行已一敦誠敬至好善嫉惡不少假借奸邪惡少率多避匿及鄰有竊刈禾菽者家人

執獲欲即赴官公曰此素非盜或偶誤耳釋勿語人性尤儉潔衣屨至敝無沾漬痕常倣呂氏鄉約帥邑中耆德朔望一會勸誘鄉俗至今成風其博學強記凡少所讀書老猶不忘或答儕友不錯隻字尋繹經傳多主大義間出獨見前所未發尤精群史成敗治亂如指諸掌詩文冲淡多不存稿及誨侍郎兄弟極其嚴信每曰勿因

朝廷之遠而或負勿以小民之愚而或欺侍郎受命惟謹諸所猷爲澤及多方皆公之玄施也公寢疾時侍郎巡撫陝西方轉今官歲星離任至蒲開訃痛切肌骨又聞公欲有諭竟不獲開想像測度幾於殞越遺命勿作佛事勿尚繁文喪葬

依朱子家禮行正終在庚寅二月二十七日距生正統十四
年八月初二日享年八十有二則公可謂考祥元吉耄期稱
道不改者乎訃聞
天子命有司治葬事遣官　諭祭
晉藩及在京諸公鎮巡藩臬諸公四方縉紳皆不遠數千里
以致賻焉初配李氏閻氏皆蚤世繼配趙氏累贈淑人是生
侍郎者也貞靜柔嘉言不出閫笑未嘗見齒事姑張淑人得
其懽心處妯娌終身無閒言其曲意承順乎公所欲為不敢
後所欲與不敢留至頟復侍郎緩步不趍恐致驚側盖古貞
慈之流乃成化二十年七月十七日卒距生天順二年六月

某日享年二十有八歲繼配吳氏比德於趙累封淑人公生
四男子長即侍郎舉正德戊辰進士自南大理評事累今官
未已娶郝氏蘇州府同知珊之孫女累封淑人次天秩天衢
皆七品散官秩娶趙氏衢娶任氏次天瑞正德己卯舉人娶
孫氏禾寧知縣璠之女女子二人長適生員王仲寅次適
太原縣監生王朝起皆吳出孫男子八人長陽嘉靖己丑進
士任直隸廣平知縣初娶王氏左僉都御史和順王虎谷先
生諱雲鳳之女柟嘗以為與寇氏婚姻比諸程張朱蔡者也
繼娶恭里王氏某里趙氏次陛聘某里郭氏次隅聘某里郭
氏皆業儒次階隆陛防次陟以蔭補國子生孫女子八人配

監生郭堯臣士人郭堯進張義聶昺大谷人白如琛牛某郭
某其婿也如琛以下皆未歸曾孫男子一人侍郎已于嘉靖
十年十月二十二日遷趙淑人之柩附公合葬於城西祖塋
之次矣然柟嘗受公教愛比于猶子而侍郎又以神道碑請
謹述其狀畧繫之辭曰
於惟毅翁天厚厥常忠敬不邪行剛以方鄉舊咸睦判定循
良侯孝侯友若出性成宜爾冢器受道先明敭歷中外邦之
棟梁誕篤爾祜實寇氏禎祥如松之茂如梅之英宜爾孫子
益孫于臧千祿不回士莫與京負負其來衍茲雲仍河汾東
注厥源孔長勒銘美道百代攸望

明勑封安人謚靖懿周氏墓表

安人周氏者陝西參政郟縣王蒼谷錦夫之配陰陽訓術九
梅居士之女也生而慧靜巧出玄授孝敬慈良不學而能蒼
谷既舉歷事銀臺歸心驟與安人力沮卒考公務兼與其友
龍湫浣溪仍遂學業明年壬戌蒼谷果舉進士授官職方癸
亥之歲其舅宜川翁卒安人聞訃幾絶奔喪抵家盡脫簪珥
或治喪具他日蒼谷正郎稽勳時禁孔棘牌印出入必躬必
親恐禍蒼谷及滿二考遷出他人觸怒宰衛蒼谷便決去就
安人申告諄切願懲小忿無中奸計後蒼谷果出為山西參
政抵任移疾飄然歸郟躬自灌園安人夜親紡績晝督僮僕

有古布裙提甕之風蒼谷戲曰得無悔乎曰悔覇無子曰得無恨乎曰恨潛無妻蒼谷喜曰爾能如是吾復無憂兩子祖姑李病安人茶至則茶餅至則餅若能茶餅至搥首不惑李卒哀號悲慟力疾送喪或曰此李太君之女耶對曰太君何嘗以婦視我他日清明墓祭蒼谷偶疾安人手携幼子身冒雨雪誠孝之容感動行路及蒼谷復除四川參政則又再四諷諫以不起為榮蒼谷亦信若良朋進退不苟惟崇儉朴若有嘉賓宴集則豐腆厥具為蒼谷款用集善言其待下備有恩德惟教子則峻言厲色不少假借至使疏衣糲食若僮僕然生於成化己亥閏十月十日歿正德十四年十二月二十

二日享年止四十生子男五曰同和才府常後安人兩月殤同舉鄉進士主客正郎娶汴城李本真女女二淑媛許聘信陽何提學仲默子夫荷媛尚幼某年月日葬於某處今將十年矣蒼谷思而不置乃以何公粹夫狀請表諸墓詞曰　夫思其真子惟其慈沒且十載德音祁祁鮑宣秉節桓氏攸宜伯俞涕泣爾杖猶知日月愈邁金石何疑蚕織之休周室以閑矧其他者不儉是師爾壽不茂爾行則危郊之士女足法足為行道瞻止為教有基

　　贈吏科都給事中呂公配封太孺人加賜淑人服色王氏墓表

贈君某號先生者慶陽府寧州懷遠里人也諱昇字惟賢少而聰哲克守其父深州公庭訓早遊郡學博識篤行高有才名年方弱冠廩食學宮於是里有松江知事王公配于蕭氏嘗夢附鳳而飛誕生淑人婉順貞愨兼讀父書敏慧異常爰與相攸乃歸先生勤儉持家昧旦警學故先生馳聲三輔士林攸望天不憖遺齎志以歿二孤經綸俱在孩提室如懸磬莫可依憑或欲奪志爾乃矢死靡他親服稼圃棄事樵蘇紡績孳畜諸勤不倦松江閔其苦辛屢使携孤就食其第堅辭不可曰既為人婦當逮人家使死者有知生者不憾庶無愧色閉門而去豈非逃亡者耶父之家漸饒裕足供賓祭爰有伯氏曰篤先業乃竊悲嘆脫其衣珥贖還屋廬其訓二孤洒

掃為先每日夙興分庭從事謂經汛掃材可業儒遣從外傅不憚資給凡諸植產一以委綸先自督課歲入倍人二孤既長選娶高楊咸郡中名族比既納婦勗帥以敬其誨經學隆師擇友無自滯假董仲舒孫敬日不離口經皆載訓不回力底厥成及經為給事迎母至京乃又尸此饔飧迪之職業夙其朝參嚴其交際故經在諫垣鯁直著聞中外無少訾瑕他日以犯言謫佐蒲州溫辭慰母母又解曰官有升沉惡難洗雪苟盡其忠雖謫何傷顯揚之道自在其中矣未幾貪宦黃王其歛蕭民經力裁遏被其誣奏逮繫
詔獄母陰遣餉附語至比滂母今其自保以圖後見故經繫

再期顏色益好辛巳之夏
皇上即位開赦出獄遂陞叅政後轉布政雲南跪而請益毋
曰雲南之往惟在馭夷馭夷之道惟在處財尚有不虞宜先遠圖
經至滇未久安奉二氏搆亂勢甚猖獗巡撫卧病巡按遠出
經急趍黔國畀以冠帶告身數百令錫酋長隨出府藏以給
軍餉二賊悉平然皆不出毋之豫筭云綸雖明農所生子顓
韶齔穎異自少失恃毋躬撫鞠不離左右顓既少長即命及
經子顒共學塾師傻其資用限其程課經日訓于內師友日
淬于外顓滋進修故發解陝西再舉進士筮仕戶部毋又隨
任贊訓于內顒亦高取鄉舉皆毋叅連之力初經在禮科遇
武皇覃恩贈先生如經官封毋太孺人及
今上覃恩加三品淑人服色先生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
壽若干歲毋生景泰三年六月四日卒嘉靖七年二月二十
四日壽七十有八歲子男二長即經舉正德戊辰進士仕今
雲南左布政未已娶高氏封孺人別室蕭氏次即綸冠帶散
官以顓貴封戶部主事娶楊氏生顓者也贈安人繼行氏封
安人孫男子四長即顓仕今衛輝知府未已娶　秦府典膳
葛朝贊女其三經出顒娶井研令周達女傾郡學增廣生娶
重慶通判秦鉞女碩幼孫女二一適府學生孫灝經出一適
州增廣生蘇若霖綸出孫男一女五則毋積慶之遺其盛如
此乎嘉靖八年十二月二十日毋已葬于贈君墓之坤隅埒
于柵有猶子之愛是宜勒辭羨道以告行路為女人式辭曰
有覺淑人初稟柔嘉內受父訓歸相夫和亦既孀居力建厥
家井餒蠶桑凌星植禾誨子以道洒掃先課比其有聞不忝
前緒諫則中時政則起痾為時名卿爾聲斯遐亦有家孫力
學不那厥既克官出祉滋加匪其種德慶胡孔多勒辭堅石
行路式嗟

贈南京刑部主事艾亭秦君墓表

君諱奎字伯文姓秦氏浙之慈谿縣人也其先本姓葉氏世
居餘姚梅川八世祖明九始遷慈谿明九生轉孫轉孫娶于
秦氏遂秦姓云君生而警敏貌偉氣豪坦夷闓爽幼誦經史
輒解大義年及成童父思詒公方力于學不事家人生產作
業君躬親樵蘇稼穡竭才幹蠱以養其親思詒公卒時君年
三十哀毀襄事始淬礪舊業兼為五經操觚染翰輒超儕輩
督學鄭公數置優選登籍郡學然累詘浙試士林咸惜中雖
擢擠勢奪無少懈怨篤念毋劉年入老景遂改邑庠計為終
養督學陳公褒美才行進廩膳列或勸再舉則曰已付之兒
輩皓首章句奎深恥焉行將從事盛唐諸賢聊以卒歲於是
與王迂齋姚退菴諦為詩社每遇昏景良辰追逐倡和徜徉
山溪暮而後返鄉人或以輿馬從者則曰苦韓徠風致自遠

安用此乎嘗登石柱峯頭騁望東海乃繫石而為碧水蓬島
之歌聲震林樾人望其形而聽其音者皆以為塵外仙侶也
初君之弟饒州通判碧早有闕牆及病滯下僕亦避遠君親
視湯藥調燮備至碧既痊瘵敦好如初他日碧又罹難於桃
源君帥季弟昌同往扶柩還葬慈谿鄉人誦焉其與人交輒
出肺肝相示凡為謀事罔不盡心見人有過正色指斥若閙
已失引咎不暇至於臨財尤戒苟得凡遇窘急輒復施與外
舅趙公嘗尹上元携君隨任君因為句容曹氏塾師嘗志
授學無少干謁可以觀其他行矣則君當非古之孝廉方正
輩耶初君曾祖諱岳舉永樂丁酉鄉試歷仕職方郎中廣東

參議敦厚淳實時稱長者祖諱棠別號慎菴隱德不仕父思
詒公諱熙博學敦行篤志以沒則其蓄積鍾君以及其子孫
者固已遠乎君生天順三年己卯十二月七日卒嘉靖二年
二月二日享年六十有五配趙氏即上元尹之女生男子三
人長鉉以饒州君蔭為省祭官娶周氏次金登癸未進士即
君屬纊之日知其必舉者也歷仕南京刑部主事禮部郎中
陞今吉安知府未已蓋將發君之所未究而已顯揚尤大於
無窮者也娶董氏季銓邑庠生娶徐氏孫男子六人清淅潮
激汶藻孫女子二人長適工部員外周某之第三子某次字
舉人劉某之第二子某君卒之三年乙酉正月一日已葬於
邑東南驃騎山至是吉安以修撰姚惟東傳請表諸墓是宜
有辭　辭曰

繄艾亭叟厥初伊良亦既籍學奮追前正群經咸詣聲邁等
行孝毋謝業友見病喪為行既偉抗志尤宏含情古道托興
盛唐嗜義如渴臨財則輕善與人交出示肺腸淳風用明宜
爾有子緩發厥祥顯是篤學足克顯揚潛德不泯爭誦路傍

孝女王氏碑

明孝女王氏某者藁城生員張某之妻今山西僉憲滹濱王
公之女也孝女受性淵懿婉戀所生言動不違將嫁于張不
忍離父母側數十日前哭不休既歸後怏怏不樂他日滹濱

公適京則又日夜哭不休比滹濱公至山西則曰京猶可計
日見山西當何日遂哭以死嘗謁滹濱公公泫然流涕曰
吾女為哭吾而死吾為父母者何以為情請一言以識哀嗟
乎女子在室則慕父母有家則慕舅姑與夫孝女既嫁而猶
慕父母人所難也況至於哭以死哉則其孝出天性可知矣
昔者緹縈曹娥皆以其父遭變求身代其死或入水不化人
且稱焉孝女而遇緹縈曹娥之地吾不知情當何如也滹濱
公言孝女自幼聰敏能讀孝經論語曉解時事斷是非無毫
髮爽雖吾於官事有疑或言及孝女輒與折衷處不差然則
孝女之孝又豈尋常兒女戀戀者哉於戲嘉矣

南京禮部右侍郎致仕國子祭酒翰林修撰兼經筵講官[illegible]

巡按直隸[illegible]門人建[illegible]

墓碣表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illegible]公墓表

公諱廷玉姓林氏字粹夫福州候官縣人父介菴先生任爲
韓府紀善公幼隨任焉因籍平涼成化癸卯遂發解陝西
甲辰舉進士明年選授給事中時
孝廟初元公即上封事乞順天地之理通君臣之情出御文
華廷訪大臣政治之詳又上籌邊翊治十事內關妖僧方士

多庶收戮他日劾太監黃瓚之弟寅緣京職事雖報寢聞者
生氣又蒐輯傳記釐爲八箴以乞保治既晉都諫滋著讜諤
其論與濟宮建眞武廟及考官程學士敏政六事言皆剴切
遂因程事降判海州爾乃盡法祛弊塩場竈徒一鼓盡擒臺
訊董老菴殺人之盜如親見鬼神遷知茶陵州籍里豪以覩
躬化華飭俗以禁屠牛建洣江吸院亭以崇正學未洽三年
四門不閉茶陵稱治乙丑陞江西屯田僉事設立規條通賦
就完追羨于徐淮尋陞廣東提學副使中署司事七月凡其
敦德行正風俗崇節槩獎恬退抑奔競闢邪譌剖疑獄結滯
案罔有不嘉至于廉周應[illegible]率殺崔鎮父子之隱奸發黎民卓

繼母曹氏殺前丁之僞惡尤能聾瞽服廣人之心己巳陞山西
叅政丁繼母高氏憂闋壬申陞右通政提督謄黃是冬陞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等府兼提督紫荊等關廣勢宦
貴戚相率斂戢乃又嚴捕達軍之奸以杜響馬巢穴奏劾守
備倒馬關太監李貴及瞿都指揮張太僕丞之惡於是畿輔
肅清商旅夜宿尋以張辯調南京都察院管事公遂懇求致
仕去嘉靖改元皇上以言官薦公守正不阿觸忤權奸遂起
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糧儲癸未又具疏懇辭得
旨自是祭祖至陝以還閩不復出矣乃壬辰四月二十四日
疾終正寢享年七十有九歲則豈非

昭代之完名君子者我初介菴先生爲信宜司訓公母徐孺
人卒于信宜火葬鳳凰山不封時公方二歲也稍長微知其
故及出使廣東葬都憲魯公鉊持信宜披草泣血遍訪父老
得母葬所爲文哭祭圖其山形而去陳白沙聞之至錄其文
爲詩以傳比介菴卒奔喪平涼念祖塋在閩復南展省墓碑
泣別嵗甲子入　覲途病還涼就醫聞
孝廟陟方哭臨于
韓府㙜下血淚點漬麻衣有疾提學廣東時焚黃酹奠于信
宜哀痛之切足表士風公常欲自涼遷父葬于閩以人言未
可遲動休愧而止乃留仲弟廷琡于涼以守丘墓繼母陳氏

歸閩焉戊寅之夏福州衛卒缺餉群咻為亂閉城門擁利兵

内外岌岌公方巾深衣造壘以示

朝廷恩威賊輒解散八月再亂公再出撫定鎮兵因以夜擒

渠魁福州用寧公休毫髮不擾于鄉里人皆德之盖自

始葬至都憲公及

楚憲王妃時凡諸二無所取人已占其後矣則公固孝

廉忠直者乎其敭歷中外以咸正大光明之業者豈曰無本

爾哉陽明王公謂其碩德重望收曲突徙薪之功儀制郎中

林君炫謂公剛大之氣常伸于萬物之上淵源之學自得于

簡冊之外濟變之材又一時莫之與京也其殆庶幾乎公曾

大父諱外生大父諱觀號淳齋處士配某氏是生介菴先生

諱芝者也贈給事中母徐贈孺人繼母高陳皆封孺人公配

張氏封孺人生子一彥源娶某氏孫男一桐孫女某辛巳葬

于某山原是宜勒辭羨道以告行路辭曰

有毅南澗踐正篤方孝達神鬼奔閩驟涼粤守諫議論列咸

明載其矢直蹇蹇匪躬為士林望田錫劉恕風是用長輩學首

粵文教聳昇既晋都憲振此紀綱其心秉之出處以正言告

勝者哲人于行

明加贈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樵林湛公配夫人

湛氏神道碑文

樵林先生諱江字宗遠廣東增城縣沙貝鄉人南京禮部尚

書甘泉子元明若水之祖也因甘泉子貴累贈如其官配梁

氏累贈至夫人甘泉為翰林編脩同考會試稱為其所取士

門生也因知其家世至于先生天授穎篤不識譎詭迪巽復

謙於物無忤性耽靜居遐棲于上游庄庄有大田側開魚沼

結茆其上徜徉藝作又或桑于崗山田于崗麓俯仰食力為

終身樂不求聞達當年饑則出穀熟則入穀轉殖小息以若

民利積自然之饒先春則肥桑桑濁沃若蠶繭異他人箔梁

夫人又善治種盆繰以為縑帛絁紬堅緻不紕抱市必增直

遂弃積穀以拓田園日茂厥業然率厚直而薄取盈已以益

人曰夫産也將傳子孫當使困者與我皆利豈可乘機以專

多乎是時白沙陳內翰倡道廣中聞先生山樵水漁高棲遐

遁遂作入雲堂構詩以貽之詩云入雲堂構昔人開蘭桂春次第栽黃雲水高幾千丈泣

山翁日寄声回大學士瓊臺丘公亦作樵林記語在湛氏家乘記大暑言

其託迹漁樵厥適於意則先生者當非明時孝弟力田隱君逸民者乎

梁淑人祇若先生惟德之從言不出口笑不至矧歸湛氏時

妯娌五人獨得愛于姑媼雖在嚴肅之下數被咨假其慈僕

妾無弗心悅若乃純誠敦愨實根性成常曰我祖則勻我繅

則純殖則珍而以被我後見當其躬行雖鮮歎好漢鮑妻亦

可方也宜其篤生哲孫為時名儒發道不那抱忠家邦以為

髭士率從龍誥疊贈逈異尋常云樵林先生誥畧曰賦性寬仁敦公直恭謹協于鄉評行義感于閭里篤生賢孫佐我邦禮有貽謀開先之功梁夫人誥畧曰賦性真閑慈順洽于上下力絲麻以興乃家克勤儉以裕子台云初先生之始祖諱露在元大德間為廣之德慶路治中即卜居沙貝鄉生二子伯曰世忠仲曰晚丁仕為縣主簿生志高一曰懷德元季之亂法嚴酷凡為保障一鄉頭目者遥授以元帥得專生殺增江誌曰懷德嘗為保障頭目有部卒盗其池魚捕以獲保障公令歸辭其父母自來就死及期果至保障公曰以魚殺人德所不忍開釋遣去後至他鎮見理罪人則始乞以歸為稱代誅以懲不恪復銘縱逸全其不辜

明與天下既定公獲樂業洪武中隣境蘇友興作亂南雄侯奉命征討海道不利官軍幾陷保障公伏義起兵赴海力救侯得師還時近地皆以降民充戍獨沙貝鄉免至今賴之保障公生處士諱汪一諱果成是生樵林先生者也然則樵林先生之悉備周德以至有井泉子者其淵源所自豈偶然哉先生生已丑八月十三日卒甲午九月十六日壽六十有六歲梁夫人生丁亥四月十八日卒癸卯四月初一日壽七十有七生男子一人諱瑛別號怡菴亦以井泉子貴贈如其官克肖厥德者也女子子三人長適伍氏次適鍾氏梁夫人出次適鄭氏側室出孫男子一人即井泉子孫男子三人東之東之束之梁夫人之卒也於成化丙午已祔先生合葬于赤坭山之原矣至是井泉子豎墓上石是宜勒辭表道用瞻行路辭曰

緊樵林叟素履孔嘉懿源天授逖流如河靈承其明其明伊加稼穡是寶魚鱉亦多有崔閭山起藝桑麻又何外慕眷惟配淑衍茲餘慶孫是開家履道惟篤禍加松蘿為士者望于祖有華載其明德其風肆邈千載不磨

湖廣按察司僉事敬軒沈公配孺人章氏墓表

朝列公諱欽字敬之別號敬軒浙江山陰縣人監察御史澧之父也公天授端嚴直躬而行既舉進士觀政工部差葬吳

鄉裕于潮州爾乃壹事安居無他外務潮守憾矣欲因葬為厲以利啗公正色峻拒發明
恩典優恤鄉士寧有齟齬簽事廉正潮人誦說等出推與化缺守署篆見贖罪淹獄悉與理釋不能贖者或捐俸代輸凡所鞫讞罔弗平允葦蠹剔滯郡中稱明他口消乇至莆之廣業民苦虎患乃爇香籲天自伐失職翼日獵虎繼至其室頻息者乃奮義平仙遊之巨寇捧檄決泉州之疑獄竭誠禱久旱之雨力辭掣水口之塩尤人所難能焉薦剡爭先首被行取分授科道有鄉宦左沮稱公性樂恬靜乃授都察院經歷司都事公莅職滋慎鮮有怨尤三年陞湖廣按察司僉事分

[illegible]儒不然地遠民獷而又守貳恃勢毒痛衞野聞公至道去
民如解倒懸其貧民稱貸者累負傾產為立均例至今為例
郴桂僻遠罕有巡歷民不聞法吏亦恣殺公窮按其所洗冤
澤物埒于腹裹其雞僮出没甚若齊民乃設隘練兵分列金
鼓邏遞相聞民以安堵物公為都事有御史競差以求公公
未與遂比公之湖不遂差者輒拾織事羅詆劾公公益守正
堅不與辯及甲戌考察終忌于當道謝政而歸識者惜其用
未能究乎材云初公舉乙卯鄉試時父贈君宋齋翁疾甚
夜侍側嘗進湯藥贈君速公春試公泣告母翁曰世豈有父
冒疾而子赴試者耶留數日贈君卒乃得侍其終未幾翁儒

人亦卒喪葬皆依禮不茍其自湖歸乃建大宗小宗二祠每
晨必冠紳參拜小宗祠祭雖疾亦不廢其大宗祠則朔望行
之甘後遭喪葬未進士今霍山則遺書勉以清白忠勤毋能
溫飽以貽我羞及澧詞南昌使道歸省申戒治產戒課耕
力學族訓族里築湖陰草堂于家其中邑士大夫爭分題慶
和書歿大其遺貢積務夫公孝慈于家任恤于鄉書知此宦
其敗歷閩楚概宣政法者卓卓乎度人遠也公先世稱遷者
為宋右正言知制誥出守越州次子煥元祐間為翰林學士
諡忠肅隱于會稽鑑湖煥子琰登進士歷官國子監直講侍
御史終以忠諫相秦檜事官卜居山陰青田鄉琰子[illegible]祿舉

進士亦官翰林學士鄉人懷其德歿而祭于社遺像尚存七
傳而生公則汎固世積其休宜委祉于公身備直方而又有
子御史秉正趨道而不已者乎夫御史也不在其身則在其
子人雖奪之其如天何哉所配章孺人者會稽偁山省軒處
士之女也幼閑姆訓確有令德尤工剪製為諸宗親女子式
及笄歸公克幹內政公得顓業于學無少廢一日公仕閩楚
則相以平恕恭敬雖楚中官舍稱宗之不疑上事其舅姑能
承順顏色凡舅所延接賓友皆躬治具數無憚心舅姑常期
以昌大其家也他日舅姑相繼疾卒則相公進湯藥治窀穸
無弗誠信其歲時蘋藻脯羞亦皆潔齊後澧既仕則亦以清

白申戒知公云公生于景泰丙子三月一日卒嘉靖壬午七
月二十四日享年七十有七有湖陰類稿藏于家章孺人生
天順五年九月十三日卒嘉靖三年五月二十日享年六十
四子男二人長即御史澧娶王氏繼胡氏張氏黃氏次淞例
授引禮舍人娶宋氏然淞先生公卒女子子二長適引禮舍
人周惟次適周濡孫男子六人深棨集欒渠公歿之年已葬
于楞里之原是宜勒辭美道以告于路辭曰
有嚴厥軒侯直侯敦人施其禍我惟允允寧貶斯位豈渝所
存天道京京如掌斯龢于前若昧于後孔燉視爾子孫御史
承家如神[illegible]章亮矣直躬耶茲乾坤亦有孺人配德知[illegible]哉

其休問求貽後昆行道瞻言惟善是播

中憲大夫馬湖知府杼齋顧公墓表

公諱潛字孔昭姓顧氏別號杼齋一號西巖蘇州崑山縣人
也生而穎敏不同儕輩年甫九稔輙解屬文未逮成童選籍
邑庠暫學臨試多口褒奨弘治乙酉高陵鄉薦後舉丙辰進
士訖登二甲選改翰林庶吉士每應館試數註首卷大學士
守谿王公碧川楊公咸加器重戊午將授館職乃出為監察
御史即差巡京城蒐視權倖中貴陰猾偵失朝儀註奏叉繫
上旋與開釋尋
勅印記山東河南種馬屏斥餽遺細至果菜因論五事備列
民瘼一日定買戶以寬民力二日慎選擇以甦民患三日易種馬以求蕃產四日嚴黜罷以勵■五日省繁文以革弊
吏辛酉畿災變進八政疏於時務尤切一日撫災傷二日■■三日治豪強四日飭軍務五日省供應六日革濫員七日汰冗食八日崇儉約未幾以疾得告滋遂於學
纂著稽古治要十卷為政大體靡不畧具癸亥疾起且本首
獻
孝廟嘉賞留備觀覽其旌業萬幾顧問諸老訪求治理察納
忠言聞采斯書是時都御史淨梁戴公烏程閔公重其器識
諸道奏牘悉委詳正甲子復因畿輔災變率先同寮開陳八
事一日裁革傳陞乞陞官員二日禁約外戚之家估寵肆橫五日禁止鎮守內臣賄賂夤緣六日罷黜方面有司不職官員三日減織各庫不急錢糧八日禁止鎮守內臣多帶人役言甚剴直其諫修延壽塔及

於光祿少卿陞僝附外戚濟羨下太常卿崔志端起道流遷
上皆采納為公停華朝綱振肅稱名御史未幾以吏禮二部
宗伯
推薦奉
勅提督京畿學校慨然之任敦振士風先是順德永平數郡
士寡問學乃選拔秀穎檄令有司資給入京業受明師多所
造就其品定藝試尤為精確至今論學政得比諸陳士賢云
正德丙寅
武廟登極上言祔服當崇敬畏戒逸欲任耆碩屏佞幸乞令
儒臣考進唐相宋璟所上無逸圖宋孝宗所集敬天圖備時
省覽不報比其秩滿兩考部院書最至有曰操持無玷學行
有聞者許襄毅公一歲中薦為大理寺丞者四皆不報戊辰
冬出守四川馬湖未之任巳巳以格例辭官時逆臣劉瑾用
事黨芳在要路公嘗忤焉遂被傾擠及瑾既敗兵部侍郎陳
公玉黃公河御史謝琛沈齋交章論薦竟沮格例嘉靖庚寅
以子夢圭任南京吏部郎中遇　郊祀覃恩誥封中憲大夫
制詞褒嘉夢圭南圖學應翰林吉士已而推任臺察數進讜言陪古道英声雅望於　先朝旋晉學北畿造士之功久而彌著
公心雖白材終未錄乃甲午三月二十六日卒距生
成化辛卯年八月八日享年六十有四輿論為之悼惜云蓋公
端愨不苟十六喪母即致哀毀既壯過家必慟哭墓所仰事

父祖孝敬咸畢每得賜物緘以馳獻及罷官後鑿池疊山以
悅父心處諸弟妹恩意周浹葺理祠墓不慮其材自奉身儉
如寒素他若貧困之施喪病之恤正竊葬之罪築巴城之堤
除稅役之害皆其緒事則公之顯於言責者此非其本乎初
公七世祖道瓊為元萬戶高祖諱大本不仕曾祖諱士良贈
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祖諱恂累贈詹事府詹事兼翰
林院學士考諱宣之封監察御史妣周氏贈孺人繼李氏封
孺人世有積行則公之所源流者遐哉配龔氏有女德封孺
人先卒加贈恭人繼楊氏封安人子男三長即夢圭江西布
政司左參議文行著名于時凡公之所未究而大顯于方來

者不在茲乎娶皇甫氏夢川府學生娶沈氏皆龔恭人出夢
穀聘魏氏側室刁氏出女三長適王可大次適長洲陸仕倩
國子生次字嘉定劉在嶠學生孫男三允熙允默允烈公所
著有靜觀堂稿續稿讀史新知林下紀聞湖堧醉歌崑山志玉峯文
獻錄懷史夢林若干卷藏于家參議卜今年乙未月日與龔恭人合
葬于邑西北巴城村之舊塋是宜勒辭表道告諸行路辭曰
於惟西巖素履孔方學殖寔厚翰苑有聲亦既言責職思其
明或書以勸或疏以匡恤民于禹作士于京位雖未盛有懿
其行侯孝侯慈侯睦侯詳豈曰無本致用乃臧宜爾　家子器
知圭璋為邦之良光開休問如江水長

奉政大夫刑部郎中東郭周君墓表

君諱滌字進之姓周氏號無垢居士更號東郭居士蘇州常
熟縣人也生有奇質穎悟度人自知讀書目必成誦善屬文
易如宿構年始十六母邵損背抱尸慟哭見者酸鼻既籍邑
庠文聲驟起後遭父喪哀毀幾絕事繼母趙幹蠱承考幾所
遺逆二季瀚浙撫教成立咸與有室他日相繼蚤逝殯斂棺
葬罔弗用情且優恤其孤不至怨曠常熟里人稱孝友焉弘
治己酉發舉應天登己未進士授刑部主事乃即剖決章奏
風力懋著
簡命慮囚江北多所平反累遷郎中滋洞律例無少骩法同

列質疑應口開析一時秋曹堂屬歸明爾乃推典本科綜諸
章奏庶獄依歸又嘗與修問刑條例輕重低昂率加決擇僚
是司寇閔公冢宰許公交章論薦才可大任云是時劉瑾專
權私托四出公執不阿瑾陰啣之適小吏汚君他事逮下
詔獄勒歸田里尋瑾敗誅首奉
恩例獲以原職致仕焉爾乃躬率家衆力生業作漸臻饒裕
爰立家廟篤正祭器歲時享寢悅文雙致雖冠婚諸禮亦遵古
昔為鄉人倡晚年廣闢井圃藝植花竹開建池亭時出游衍
與時功名之會漠然無所動其中肆今
上踐祚致仕者得遞進階而巡撫都守風令應

詔君固謝曰吾已罷官獲從致仕之列矣復爾目眎吾誰欺
哉可以知其所好矣則君在位者之所樹立豈徒然哉乃嘉
靖甲午三月二十四日卒距生成化乙酉二月二十三日享
年七十歲初君先世嘗勝國時有讒省岩者躬被行業隱城
西隅是生清甫清甫生信七歲而孤就鞠母家卑既成立身
行仁義吳文恪公訥為志其墓信生鼎鼎生贈君璭徙居東
城配贈安人邵氏始拓周業是生君者也然則周氏潛德厚
植委靈於君者亦以遐哉君配錢氏封安人亦克内治生男
子二人長槙國子生安人出娶某只錢氏次柯側室高氏出
繼為浙後娶徐氏女子子四長適庠生徐恩次適錢子儉次

適國子生劉巃次適王稔孫男子三人燫熑炶槙出孫女子
一人柯出槙將以今年月日卜葬於虞山北隴新阡南京[illegible]
部尚書參贊機務上黨劉公已誌諸墓矣而槙又以表請是
宜勒辭羨道告諸行路辭曰
有敦東郭抗志孔嘉上孝繼母友于滋多譬諸卉木有本者
華宜爾在官刑罔不和慮匹平反允聲本科越既被黜高卧
煙霞篤修古禮暇蒔名花知足不辱將非斯邪勒辭墓陽行
瞻肆遐

徵仕郎禮科右給事中古菴毛公墓表

公姓毛氏諱憲字式之號古菴常州武進縣人也予宦南都
嘗接於別邸色夷氣清可敬而親其貌古也怡性完神游乎
物表其心古也孝弟信義言論通朗其道古也則其所自號
者當非虛杌矣今年予在北雍忽聞公訃傷悼累日實嘉靖
乙未十月二十九日嗚呼吾友古菴平日以道自砥乃至此
已耶公甫弱䩄彊學不怠以三禮游邑庠正德庚午以亞魁
薦於鄉辛未中禮部亦然尋登進士第授刑科給事中即上
疏言人主之德莫大於開廣言路優納正直時諫官實明方
以言得罪公即抗疏申救以為不宜塞諫諍之口時大臣有
怙勢於內竪之權者則又奏劾剴切而內外咸肅既而引疾
以身徇朝政云雖任耳目之官實乏聰明之德三年之效莫

措七年之病難瘳病痊除兵科給事中議政中府上論激直
釐正國是不阿權貴又嘗見邊防軍政之弛災異水旱之頻
乃數陳古訓疏列遠圖多見采納其使荊湘見民居漂溺死
徙瘡痍之狀即具疏馳上當道以為公危者公略不顧忌已
果忤旨罰俸三載秩滿遷禮科右給事中遂疏請祀先儒陳澔
有功禮經是時
武宗西狩公倡率群寮因請
回鑾兼論建儲衆皆驚懼後錫嬖近臣公疏辭不受權貴有
欲結公者公正色拒之於是其聲益大振於時嘉靖初年以
耳疾謝歸講求性理之學學者翕然尊師其徒之貧也多為之

館穀惟時郡守陳君實建道南書院延公為師表進後學公之教以不欺為主以喜怒為用以克己為功以敬義為存心制事之本其言曰君子之學須是擺脫習氣著實踐履方是實學則公之在諫議可知矣且公性至孝每念父卒於外輙號慟殆絕其養卞太孺人及喪葬皆無違禮又以祿不及養爲堂曰永思終身不御重味而歲時祭祀一遵朱氏家禮他日置義田義學教養鄉族矜愛孤弱若與人交死生患難不変素心故師子孫貧不能立與置田宅矜恤周至輩立三近齋予為之記公端坐其中深潛考索其所得於六經者多矣然則公之教人蒞官豈徒言語之間而已哉古者之號其真

稱情乎公先世出河西以仕於常因家焉高祖諱福四曾大父諱智大父諱文明父諱　任程鄉　石窟巡檢卒於官以公貴贈兵科給事中配卞氏贈大孺人生寶及公公享年七十有七子男七曰誠曰詮曰諴曰訢皆贈孺人陸氏出曰諧曰訪曰諷曰訾側室某氏出誠詮訢皆太學生諴邑庠生繼娶單氏封孺人先公卒誠亦先公卒訪諷後公夭孫男六孫女六其子詮等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村新阡井泉湛先生已據養齋徐公狀誌諸墓矣至是請表是宜勒辭表道以告行路辭曰

有懿古卷惟德之行侯忠侯直為國之光於學斯遂厥儀有程聽教不忒淑於慈良賙窮卹匱使乏稍康拯今惠古厥號允臧逮茲易簀脫節彌光英爽不昧陽陰互藏禎祉遐萃子孫永昌百禩其無疆

墓碣表

嘉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周玉巖公神道碑

公諱庸字克之別號玉岩世居崑山吳川鄉司馬涇今隸太倉州人也公之始祖曰福三其後譜逸莫詳至諱子詳者生海配鍾氏生文宇以章配陸氏寔生公者也海文皆以公貴贈刑部右侍郎鍾陸皆贈淑人公生而英邁迥異群兒長舉進士觀政兵曹觀大司馬東山劉公直道而行即砥礪名節

不諂流俗既授知莆田道出閩者例謁鎮守時率行重賄公徒手無贄言動端凝廉正自東不發人私書兼以究子賤為師日禮耆儒用資啓沃周爰詢諏下及庶民莆中利病因不閩悉諸所興革咸飫人心方及期月母卒于官貧無棺殮鬻內斂剗始克昇歸以葬服闋改知吉水政益詳敏時贛州流賊自大帽山突出路由雩都縣抵新淦燒永豐縣勢甚猖獗吉水丞簿協欲奔竄亡民洶洶亦無固志公面加叱責要盟神祠衆志始定戮力禦賊有殺有獲賊乃潛師踰境邑賴以完厥後籓臬上功督府滯公不及公亦漠然正德壬申以天下守令治行第一擢浙江道監察御史是時伎倖錢寧居中

川事思寵劉七輩暴疾恣睢橫行江淮河濟殺人或盈城野
公抗疏四事一斥喇嘛番僧宜投四裔以禦魑魅二遠伶人
賤工至引唐狂宗事以譬三重國本以廣儲嗣不得育螟蛉
義子如宦竪蒼頭錢寧者其投刺皆書曰皇庶子僭擬
東宮之罪擢髮難數四嚴軍令言諸禦寇者皆無恙而川原
白骨積入丘山疏入寧大怒幸
上不深罪止謫懷遠驛丞寧陰使刺客須道而狙欲遮刺公
公微服出城變易姓名被衣道流誦觀音經禱後三日乃得
脫歸既抵懷遠斧無館舍寓居佛宮間與同志泛崖門登西
樵躋羅浮夷猶白雲之巔然驛通番夷朝貢每外使至咸慕

公名或以奇貨為獻公峻為拒絕使盜敬憚甲戌移知建昌
縣是時宸濠將叛謀復護衛軍伍遣使絡繹道路肆行征求
每經建昌公輒裁禁民賴以蘇丙子八月吏部擬擢憲職寧
內搆陷批根往事復謫公行寨驛丞行寨在深山叢棘中亦
無驛舍居民數家靡所寄止乃誅茅為屋依山面流日與其
徒講學論道暇則登陟崇岡俯臨幽壑超然遠覽無所顧慮
辛巳之夏
武宗既崩
今上即位首舉遐遺　詔復公御史尋陞公江西按察僉事
公至斥貪吏疏滯囚去淫祠放尼姑數百歸之宗市其菴以

業公費不以煩民明年轉九江兵備副使尋改提學其綜理
學政躬自為範誨人務明義利及其校藝必參德行以為高
等時
天子勵精圖治凡藩臬守令治行卓異特降璽書褒嘉適天
下止十三人公與其一焉嘉靖乙酉陞福建按察使閩故多
盜公至分部所屬伐其渠魁民庶用妥乃又申敕憲章釐革
蠹弊凡會讞獄齋戒禱神開釋冤抑參伍之下咸得其情刑
是不濫公之始至鎮守遺金公漫不省置諸庫府比鎮守寄
甚復返其金因以綱條解諭鎮守憚服其後有中官督織造
者倚勢作威橫索民財有司莫能抗公移檄禁遏及入省城

繩其奴從不得侵牟於民民遂形諸歌謠按閩三年擢右僉
都御史巡撫江西振肅風紀百僚嚴憚其商論政務虛心延
訪雖在屬吏亦多聽納其有才賢亟為薦揚于時富室豪右
多買民田遺其原稅民用大困乃下令稽覈且欲奏
聞豪右不便交口騰訾當道者遂援裁革例罷其巡撫公因
乞休
上雅知公賢且命吏部擢用己丑冬遂陞南京刑部右侍郎
越二年辛卯八月某日以疾卒於官舍距生成化甲午正月
某日壽五十有八歲公之寢疾特當大比其三子皆應試留
都獲侍湯藥未屬纊前四日公令趣治後事且日吾平生間

闢首挫㷀瀕于死而不死今死於此命也爾等愼勿俯仰當
路以乞葬祭神閒氣爽怡然而卒初公少即警敏年甫十四
父贈君卒卒後五年公籍邑庠家貧無所于業僦屋城中陋
巷家徒四壁立所配張淑人躬勤紡績以給饔飧每隆冬大
雪身衣大布袍無絮陸淑人方就養伯兄一之公每往省草屨
徒步數十百里竟日或不得一食公乃益發昂淬礪貫穿經
傳旁通諸子百家言御史督學大加賞亟命士子從公游且
命有司周其匱乏自是衣食稍殖即迎養太淑人弘治辛酉
舉於鄉明年會試禮部弟第歸營以章公葬事蓋在殯十五
年而始克襄事焉已而游大學楓山章先生方以德行道藝

為祭酒一見公即大奇之首告以務實之學然則公在御史
風烈蕃臬之政迹巡撫之正直蓋亦養之有素而學之有得
乎嘉靖癸巳八月某日葬於新塘之原原在崑城之東北陬
三十里尉遲村南三子伯曰士淳大學生娶徐仲曰仕滄應
天舉人娶毛季曰士洵娶李皆從魏莊渠先生游力學自樹
女一許聘浦應期孫男邦柱辭曰
猗嗟王巖少歷艱虞肆其力學追究程朱伊誰為友魏子莊
渠相尚以正子道莊驅粵在御史力鋤姦諛兩謫遐驛豺虺
與偵陰刺於路剝床以膚
聖明眷直賜還海隅乃陟憲僉伐斥貪酷既進董學表正群

儒術行高等璽書名俞盜息閩海風振江陬方施經濟烝在
當衢天不慭遺一疾淪軀門牆陛載紀行不誣賢嗣負貞筮
遵于夫衍厥休問百世有孚勒辭美道以告征塗

明中憲大夫大理寺左少卿半窓羅公墓表

公諱輅字質甫姓羅氏號半窓應天江寧縣人唐東布政司
左參議尚志先生諱麟者之子也其先浙之秀水人曾大父
文中以閩右實京師因籍江寧云大父景伊以尚志公貴贈
工部員外郎大母沈氏贈宜人尚志公配魏氏封宜人贈恭
人二室王氏寔生公者也以公貴封太孺人贈恭人伯兄載
仲兄輿輦人皆魏恭人出公生而穎悟過人博覽載籍輒能誦

說為文頃刻數千言立具年二十一舉應天鄉試高等明年
戊辰與予同舉進士尋授中書舍人己巳之秋
冊封益王世子行且中道正使遽卒有
命事節以往比至藩邸諸所舉錯俱中禮度鮮或謬盭竣事
過家省拜二人時尚志公年已耄老矣公戀戀不能遠逝膝下
以其重保蕪捏後
命己日上疏懇乞就養得改南京大理寺評事至家三日尚
志公無疾而逝南都人以為孝子獲終其親云癸酉起復仍
補前官己卯擢江西袁州知府首重學校申教佐士均定民
賦創立廣儲悉去勾攝之擾嚴禁萍鄉之訟緩亭舍以振奕

儀書鄉訓以化里社或積穀以修城或汰差而教樂於是都
御史王公守仁疏其才猷優於治劇乃改贛州贛當閩廣湖
湘要衝數患寇盜公曰民無樹止異而不盜爾乃禁華冗費
刊除雜差諸役兩司之防夫驛各衙門之執事票銀米充私用
社學復舉前規贛中食鹽多出兩廣私販所販之人歲餽郡吏故
不能禁公奏計總制歲取其利以濟軍務猶鹺法也事
上遂以為制贛郡帖然於是都御史盛公應期言江西劇郡
莫若南昌又疏改守南昌至郡七月聞太孺人疾遂棄官西
歸連疏乞休稽遲再歲銓部憐其志亦不為咎嘉靖丙戌復
補南康郡瀕彭蠡乃創作巨堰水溢舟入堰以避風濤水落

則治堰下而民居亦賴以安其他省崔夫之銀革牙茶之弊
親訊罪犯吏不能行其奸禁止寫丁冊不能隱其弊紡績農
桑男婦雙課信牌定期鄉縣不擾尤深有益於南康者也已
又擢江西按察副使整飭饒撫兵備越七月數興母思復
上休疏未報還家五月而太孺人以壽終得無憾焉壬辰起
復補四川按察副使整飭建昌兵備未至內移山東甫三月
擢順天府丞明年癸巳改大理少卿甲午有
晉宗室與撫臣構隙事涉難勘
上命公往公正以國法而休以人情兩月復
命人皆稱乎於是廷臣益多公之才而舉能鎮
上意廷尉不可無公因留之嗚呼乃至於長逝哉其歿也少
傅大學士任丘李公哭甚哀戶部尚書梁公太僕少卿王公
御史謝君少南皆以里人治殯如禮訃聞
上諭祭九卿臺省咸祭奠而公之兄載適至自家乃還柩還
南公生成化丁未五月十一日春秋四十有九娶胡氏封恭人
子男二人榘早卒梓幼尋亦卒以兄載子機為嗣女子二人
適徐敎張奎奎舉人是宜勒辭表道以告行路詞曰　有穀
半窓敏給無斁志篤父母數棄守邦孝久明達　君相爾玨
既佐廷尉大任克扛方躋八座經濟爾麗乃遽淪謝辰也不
逢勒辭完石名並長江

明武定軍民府同知石軒王君暨配宜人翁氏墓表

石軒王君諱介字節父福建侯官縣人今進士松江府推官
鏜之父也初王氏先世本光州固始人唐末黃巢之亂嘗與
二十八姓從王審知入閩遂籍侯官其後有為主簿者世失
其名主簿之後有良駿生均有皆仕元為宣教郎均有生泰
泰生玄玄生鑽號友竹即君之父也登天順己卯鄉薦兩為
天長應天訓導皆有師稱以小戴禮記名其歿應天也君年
十一歲即穎悟不群歸治胡氏春秋發為文辭多出奇意一
時學官弟子罔弗推嘉學諭張君陰重其材弘治壬子年方
十七遂魁鄉薦癸丑春試名在乙榜授婺源縣學訓導乃勞

經[illegible]凡教源之教鵠合[illegible]
礪碩三千成與見聞後皆是材而藝士勸程會涯務數十筆
俱鳴甲第尋與文于山西鄉于廣東皆得名士如劉公龍者
在他房落卷偶遇君過拾置首選後大顯名癸亥陞湖廣咸
寧知縣縣據山谷俗雜夷獠居民困瘁官鮮終任君至廉以
奉身恩以撫衆異時析訟紙價率入私橐君乃易以稻穀貯
預備倉未幾歲凶民賴以活乃又節損浪費役恤惸獨禁遏
句攝招逗流逸即丁產以定賦役明法律以戢豪右正禮教
以祈枯揚之華端禁令以化吳鳴鳳之姦諸所廢墜罔不建
新於是環咸寧之封煦煦然有更生之樂矣是時撫巡諸公

相率疏薦至有以君為全楚守令稱首者矣正德戊辰銓曹
奏調江夏君晝則事事夜剖民訟剛直不阿一無所撓廉明
煥著時稱鐵知縣焉是冬歲轉黃州府通判於是廷尉黃伯
固作詩遺之曰到官正好酌廉泉云君至黃革帑例之弊發
匿隣之盜訊隣之剌論奪田之豪究冒帑之名庚午之秋遂
陞知全州未數月而巡撫林公廷選即薦之曰判黃有年而
能為恪守居全未久而吏畏民懷蓋林嘗委君勘袁劉事而
得實者也全故崇山疊嶂時號白面山徒者橫劫擄掠守巡
親臨督兵我軍衣甲咸涅字號賊之衣甲字號亦同蓋多殺
我軍取其衣甲耳乃改募狼子土兵則又被焚其營砦君曰
賊依山禦我如礌石四潰我師擊縣惟恐失墜如驅羊攻虜
誠非策也不如招撫實為完計乃單騎直詣賊砦曉以父母
赤子之恩告以大軍擣剿之勢於是賊皆羅拜君即樹招撫
旗幟賊首一出犒以花紅牛酒約十人一長長給衣巾許捐
閒田使自墾種朔望具結投州四境晏然及君起全賊率猓
狫捉魚爭獻馬首稱報厥德其他修城習戰興學勸農禦強
抑暴完徵逋稅皆有深惠於全云癸酉之秋轉武定軍民府
同知蓋雖陞實薄之也狀言君在全州日有唐寺丞者家素
凶豪奪人名馬水利君嘗戢之唐因搆君於蔣少宰敬所故
有武定之轉夫敬所端人也不宜有此豈其愛君之甚思以

歸咎者云乎武定舊有土官鳳英狼狼多殺戮人其子朝鳴
殺妹丈次子妻兄嫂且相攻鬪於是夷民具奏撫巡下君勘
實君曰夷狄禽獸也若繩以法適激亂耳於是議立其少子
襲官衆皆帖然服從雖鳳兄弟亦翕感恩延君至家以百金
器物為壽君悉辭卻鳳兄弟悉呼老少拜君祝其遐齡焉甲
戌春罷歸哭聲載道鳳兄弟亦涕泣攀留可知其化矣初君
少稟端毅慷慨有志父友竹先生早歿依于伯氏伯氏覘其
懷抱清遠深加器重其事母胡極其孝謹後嘗侍疾終日在
側湯粥必手進卒幾喪明歲時乾豆涕泣懷思及歸自武定
僦屋以居時郡守歐陽君鐸方興遷祠圖請學宮狀君清貧

給事以為君巠君猶入值縣官乃受安仁令王齊民者終源
之門生也聞君屡空寓書擬邀君觀其誠意至方二日而卒
盖君所自測寅丑之交者寅嘉靖壬午八月二十二日也距
生成化丙戌年七月二十七日壽五十有七歲于時年友有
舉賻者推官不忍傷君生平之廉皆辭之綸冨昇櫬以歸然
則君教世小子有造政也細民舉安所至著績名實上下者
豈偶然哉配翁氏封宜人諱升副憲翁公晏孫女父世用為
績溪縣學訓導母王孺人宜人少讀書通大義凡古今節義
忠孝事皆歷歷能誦諸口初績溪君為宜人約婚及聞石軒
君喜曰吾得壻已既而媒氏至時副憲公之弟世衡在側皆

之曰吾聞此子貧而孤冗盍他約績溪曰王生才詎終貧哉
卒定婚焉年二十一歸王事姑胡太孺人謙約孝敬沉慧婉
順事事當其意胡太喜曰吾賢婦也已又事伯姒井宜人井
又喜曰賢娣氏也其在婺源時待姪鑾甥舉無殊己子初弗
謂其姪與甥也既而其媵曰蘭者生子若女焉即又從而子
女之初弗謂其出于蘭也咸寧之日內常索索然無儲初不
為意顧謂石軒君曰夫君之政誠昔人所謂好消息也願終
其志他石軒君入有怒色則必究所以且曰君性太嚴嚴則
下情難通又繼之怒則民茲畏愈不得伸其情矣殊非子民
之道後在江夏及廣州闈決大獄又輙愴然曰民命至重君

務悉其情以求之生萬不可得則彼我無憾矣武定之單騎
行也宜人挈諸子歸常以君遠宦夷邦怛怛憂懼默禱于天
齋素三年祝願生還已而石軒君解官歸喜可知也歲辛巳
搆疾七閱月及革乃語石軒君以善保其終又呼推官等曰
汝輩各脩而業俾毋墜爾厥先語畢遂卒於是石軒君哭之
痛謂人曰宜人歿而吾始知宜人之存也有七不可復者矣
盖宜人性慈柔卒然事至輙默念佛数過人有榮然可矜者
則哀憐憫恤無固様意蘭之子囂黠不修然数請求貲為賈
宜人多與之貲已而復請求貲又私鬻簪珥以與之後竟沒
入石軒君聞每怒杖之宜人必曲為隱護曰無寧使人謂我

實陷是子也蘭有女稍長即時時教之亦克遵姆訓精女紅
是後石軒君又納一婢生子及周而婢歿其子数病痱癀目
至不能行視宜人日則負之而行夜與同寢飲食必手飼之
如是者二三年嘗與推官曰吾孜孜課汝學者非欲以榮吾
也吾嘗見汝父有禄而不得養汝祖父母每對吾言輙嗚咽
泣下汝後當自思之宜人生於成化戊子十二月十五日卒
於正德辛巳八月二十一日享年五十四歲生子四曰釜娶
張氏繼潘氏曰錡娶楊氏曰鏜即推官娶鄭氏宜人出也曰
鈞娶[illegible]氏側出也女二長適郡學生蔣大本次適余安俱側
出也孫男曰中元中選孫女曰可珎可珠可瓔推官等以嘉

靖癸未十二月甚吉日衆石軒君柩暨宜人大柩合窆于成
北社武山之麓茲道過南都問表是宜勒辭著道以告瞻者
詞曰　有毅石軒奮翮凤騫痛父早逝學務本根三傳既治
諸子咸舉事伯如父孝母清温當其省定果依晨昏既遭喪
病素冠團團一有貨貲不私弟昆厥身克正教行婺源循良
楚粤民罔不懽武定鳳氏亦化不叐兄此徭傜何有于今宜
其大用賛福元元遭也不辰遽叐丘原居無良屋食無旨飧
有翁宜人媲德如鴛室雖懸罄亦箴怨言事姑如母善誨子
孫宜有松江惟道是敦敘述遺狀如二人存當其孝思欲攄
魄魂徵言細行亦欲傳焉應大爾烈思輝乾坤所不沒者爾

道恒墩

南京戶部湖廣司郎中拙菴許君配贈宜人楊氏墓表

君諱英字文傑號拙菴陝西澄城縣人也曾祖諱添祐祖諱
忠俱不仕父諱貴通星曆學為縣陰陽訓術以君貴封如其
官配奚氏封安人實生君者也君生有懿質少籍邑庠治朱氏
詩即首声稱登成化戊戌曾彦榜進士筮仕南京戶部福建
司主事深為大司徒黃公器重委管在京七倉釐革積弊難
至近[illegible]識不宥其犯是時糧多浥虧經收官揹至鬻妻子莫
能[illegible]君令新陳兼支全活者衆巡倉御史每過君倉望而
不入曰[illegible]倉可無復視矣掌同科道清審上江二縣鋪戶戶

多豪右興替難平乃定立徭準民罔或偏雖以千權勢亦不之
恤三載考績轉浙江司員外郎委管上河鈔關關船過悉稅請
免不行貴官家人私貨越關亦追其罪不少假縱他日陞貫
州司郎中丁憂服闋補除湖廣司時甲寅年湖浙二省拖欠
金穀歲歷二十數至千萬君受推委冒暑跋涉初無難色應
徵者嚴解應免者
奏蠲諭歲告成乙卯司徒秦公入
覲命君署掌部印三月規矩整肅國計有賴繼而總巡三十
六倉區畫有條官民敬畏而督糧李公禮遇殊常數留議事
多至夜分尋以積疾成痾遂告養疾西還啓行之日行李蕭

然至汴登陸因閱扛箱陡見磁器嗔曰何用此物以累民力
悉擲碎之當是時都人出入擁至江邊類多含泣清風載路
乃丁卯五月告終于家君於弘治戊申援例歸省其親盡心
湯藥半載母逝明年封君亦逝哀毀弗勝血淚漬襟人不忍
視凡諸葬祭一依於禮則君可謂仕而不忘其親死而不負
其君古之忠孝兼篤者乎若乃遇鄉黨喪疾雖夜必赴宗族
無依者婚嫁與之完勵名節以居官數讜言以御衆久宦而
無田宅之殖臨終而斥厲民之語皆其緒行也君生於正統
癸亥十一月二十四日卒於弘治丁巳八月二十二日享年
五十有五卒之年已葬于縣東三里庄頭社艮山之陽矣初

配楊氏享年二十七歲而卒贈安人乃繼配楊氏邑之望族處士鑑之女事舅姑孝謹懇至撫育二遺姑乳哺若已出長俱適人君既逝遺孤世昌乃苦節艱辛勸世昌勤學夜必績紡以伴誦讀恐農事妨業乃親御童僕歷阡畝視饁餉既受太宜安人封冠袍外畧無華飾姻黨有貧困者必為之救濟族人爭訟恒侑以酒食勸息比世昌入邑庠乃脫釵鈿以充師贄謂之曰爾其端飭自持以光爾父之業毋渝毋惰惟爾良世昌領鄉薦屢會試不第正德丁丑授知太和迎太宜人以就養常進豊饌輒麾之曰吾欲爾為廉官豈有意於鼎俎間耶每退食必問日所行事世昌對之稱意乃食否則不悅後轉開封偶被官 以下缺

明贈承德郎刑部四川司主事東野黃君暨配蔡安人墓表

君諱勳字績功號東野耕讀翁福建晉江龜湖鋪錦里人今刑部主事鰲之父也始祖成能公傳至曾大父榮珪大父端皆孝弟力田為上農夫君生有懿質好誦習書史惇篤信義耿介跌宕不求諧俗其於宗族恤貧婚鰥扶弱振傾姻戚故舊數與救助見里中豪右强橫卑污游佚之徒若將浼焉壯務耕耨手不釋卷成化之初一峯羅公出謫泉州提舉講學官舍君聞之不遠三十餘里跣足草屨如幾而至從旁竊聽不令衆知得其意緒歸錄以藏至且成帙及刑部既長遊出是帙幷平生所錄詩經嘗見諸古書秘籍以遺之其晨夕講論皆古義大節諄不絕口刑部或稍近外輒厲聲色曰若此者他日能有為耶刑部十八就遣師於郡城僧舍適有寒疾貽書以責直令凜凜不敢遑暇少肆而後有歡色村落襲殆數千家俗舊質野不務文學及見君學莫不指笑君殊不介意刑部數遺於有司乃寬諭曰升沉有命惟毋鑿此心以類四維為重終雖貶抑亦又何歉邑學官朱文簡霍球一時偉人甚奨異君論諸當道正德丁丑郡守李銳禮請鄉飲屢辭不就己卯郡守葛恒屈強懇致迺一至　葛以為有示我

周行之風燕見則抗禮而坐問以時政答曰與民休息為上其握手談笑展如故人或曰百姓而抗禮郡大夫得毋過乎君曰固以成太守之高耳郡中隱者王進士題君像贊曰縉紳遇之位抑其高子弟從之俗化之速朱文簡題耕讀窩曰龍卧世間人不識鯉趨庭下子多賢可知其槩矣嗣是郡大夫禮致雖勤終不復就太守移文讓郡博曰豈醴酒不設之故耶晚歲無與為娛日過諸子所居呼諸孩孫令拜勸酒自為高歌必歷一遍而返鄉耆舊三二人相從談農桑稱先生烹酒盡日醉則歌赤壁賦出師表歸去來辭嘗與謀葬其大父苦不得地徬徨幾廢寢食者三年餘至正德庚午刑部讀書於

菜洞丹丘越三日夢有老人來顧送至山門倚石語别指點
壽地遂卜得萬石山去洞五十餘里去家西南二十餘里君
即是以葬大父自為樂丘以祔其傍既葬出門西望則晝刑
部夢中形勝人以為異云嘉靖改元
詔下優老令建昌知府鄧君文憲時為邑學官籍君之平生
為狀請于郡給之冠服君謝不受越三年乙酉諸子稱觴為
壽以冠服上之乃著而喜曰此
君恩也安見吾老人有子耶是年四月三十日考終享年八
十歲配蔡氏贈安人皆 恩覃大典所及也勑君娶陳無出
繼娶蔡生刑部兄弟五人女兄弟三人長鯉次鵬次鯤次刑

部次鯨女各有家孫男八河鯉出滌沂鯤出崖渠刑部出源
淳浚鯨出鵬無出沂後之鯉鵬皆早世是宜勒辭表道告亭
行路 詞曰天篤爾黃東野孔艮耕讀是耆不忝于行睦族
婣戚式化鄉黨聞學嚴氏奔走不遑後以訓子令名令達鄉重鄉飲縉
紳表章八十稱道昔賢是方宜有賢子篤道顯暢勒辭墓左千載流芳

大明前翰林院修撰對山先生康公墓表

對山先生諱海字德涵姓康氏西安府乾州之武功人也先
生文章風節超越一時渼陂王公鄠田馬公太微張公少華
許公所著碑誌狀傳大抵詳矣柟復以所見表諸美道曰先
生真天下士也初柟自入翰林求交先生每聞緒論驚駭忘
倦退省若不及恐後會之入詰問其故答曰惟在一誠自是力學
以追步武果至教也初先生對策自比于思孟軻後見詩藁
不讓董賈正德壬申予遊滸西間賡與唱稱及橫渠後郡守
江西劉公嘗見其集謂予有黨夫橫渠對山迹若矛盾其心
本一劉實不知無怪誚予近佐南禮與南海霍子同僚霍有
意于先生勸之復出曾通一書先生答曰自分鄙薄久為詩
酒聲妓留矣霍嘗嘆服以為深隱蘧過劉遠乎然先生難識
豈啻此哉慶陽李獻吉詞賦追比漢魏自謂一時詩豪也嘗
犯宦官劉瑾繫獄幾死先生用策解脫李既免死後著他人
文字曰檀其美李名士也猶且不識況其他也瑾既誅報至
先生方對座客曰天下之惡既除縉紳蒼生之福海一人去

官為何足惜先生高見不徇已私類如此也週年路過覃懷
會晤栢齋何公言淡川王公也近有書至云聖人之道貴乎
通變不執泥也何答之曰接淅而行亦聖人也時方會于谿
田公處稱述何王之言先生判之曰此誠今之畫紅模兒者
也彼大秀才如皐夔稷契志在蒼生者豈若是之踐迹乎予
嘆曰使何王獲聞斯言當不又長一格乎是日行過康僖王
公之門見門帖一聯則誚之曰三代時代言辭臣者肯若是
乎蓋先生開口過人非人之所易識也他日往問高陵子偕
友人送之西郊時方言受用人頗失民未獲安友人曰若先
生處用人之地不知如何答曰海則先進君子耳若[illegible]人者

待其自化不與搏激也予曰此柟四十年窮經所得被先生
一言發之矣友人問其故予曰此即舜湯舉皋陶伊尹而不
仁遠之旨也或疑先生制行異俗出語驚人若天馬駿足步
驟不凡以為得之資禀者非常也殊不知本之一誠究之六經
是非不能亂其真寵辱不能挫其節乃如此耳今觀先生事親自
少承顏順志先急其大揚名後世會試北行見諸詩詞柟親見
事張太安人飲食衣服皆親手供事及第之後以母家邢臺遠
也乃作張氏譜族以傳父同兄母弟五人事之皆如其父柟親
見事五叔長洲簿跪拜懇惻少時師牛先生至老不忘牛八十時
予方之南都乃遣人之華陰以問壽序兄阜以長詞章與刻其

集從兄弟凡十餘人皆交之篤厚親若同胞雖有失亦不言諸
口使皆成立謫官後咨弟浩詩若浩河皆舉進士歷官至太
守淳齋選貢教官此其驗也凡母族姊族妻族之不給者多食
于家張太徵有父喪力不能舉適有以百金徵文者即解與之砥
可知矣其歿也予從谿田公會哭問後事同諸弟檢諸篋笥止
百餘金家人云此今大學士翟公過陝惜其貧轉他官所與及
楊御史徵文資也其餘皆酒器首飾不滿一二百云則先生平日
之言豈其誇大無實者哉先生又樂受人言而不護疾曰柟
規之曰公量何若爾小平谷曰海放浪形骸之外遊情酒妓之
間酒以為小何也予曰先生修撰而不酒妓致仕而後酒妓何耶先

生笑而從之遂取予言于疏友卷中嗚呼先生今其可得哉高
祖諱汝楫永樂初仕為北京行在工部侍郎卒贈工部尚書有大
功德于世曾祖諱爵南京太常寺少卿祖諱鍵通政司知事皆
以尚書蔭敘云父諱鏞博學能文名擅三秦累舉不第貢入大學
仕為平陽府知事至先生而後大發則其所源流者亦遠乎
先生生成化乙未六月二十日卒嘉靖庚子十二月十四日壽
六十有六歲卒時命以山人巾服殮先嘗遇例京官為民者
子冠帶後惟山人巾服以終身耳初配尚氏兵馬指揮公
女封安人勤儉持家閨門清肅尚歿繼以興平張氏張歿以
季氏繼室子男四長生員臬尚安人出甫冠殤初娶渼陂王

子女繼　室楊方舊女臬之殤也楊服砒霜以殉有司嘗奏
其貞烈請旌表自有傳次桲側室韓氏出餘殤女三俱尚安
人出長適岷州張司徒孫今居華州參政用昭子舉人之鏶
未幾之桀廬墓卒遺子光孝甫冠為名士有外祖風格次適
岐山生員李世貞次適監生馬襲吉浩河淳齋撫其孫乃卜
二十年十月十八日葬先生鳳原之陲祖塋之次合尚安人
使人問表予以憂辭不獲為之辭曰巍巍鳳原武功南門滸
水西繞武水東注會流如渭河海是奔牛眠之處賢哲塋然
文星炳燿光采高騫毓賢未究識者憾焉我銘貞石為千百
年

明中憲大夫樂庵先生劉公墓表

樂庵先生姓劉氏諱傑字世英別號樂庵高陵郭下里人也父封君平配安人鄭氏承其祖父德考極之業具有懿行爰生先生及其弟俊俱儒先生賦性宏偉素禀剛方孝親友弟如出性成既肄儒業攻苦丼貧夙夜靡懈乃領景泰癸酉鄉荐登甲戌孫賢榜進士觀政戶部管發稿賞雲南軍需時黔國沐公方總鎮滇南禮遇贐送浮于他使先生一無所取沐滋重敬將佐咸悚莫敢私干還授戶部浙江司主事未幾封君卒既終制復入戶部見各省督學半用舉人歲流弊多端先生上疏歷陳其非且請簡用科道部屬有學行者出為憲

臣以理學政

上嘉其論奏遂定為例至今遵行不改他日貴州草塘寇亂

王師于征廷論以先生素有威望遣督軍餉六師所至鳥道崎嶇糧糗隨給人服其能擬諸木牛流馬之才云及草塘平班師論功乃遷地官郎中盖殊擢也嘗陪祀南郊大學士丘文莊公見其衣冠嚴肅語同列曰此陝右人豪也方三月即有湖州之命大學士永新劉公定之語韓太僕丞曰世英當以公輔自期今守鄣郡足展其驥足矣然實湖民之福也語詳祖送詩序中莅湖三月光禮義之教革譎詭之習省歲辦之費汰織造之侈絲絕獄冤政清刑省而乃抑宦寺之招權隆隱士之干旄是時吉水楊君熙方事于湖與大夫士褒曰劉侯公廉仁愛知此但恐陞任不遠湖民失望爾未幾乃為權要中傷左遷真定府同知尋以鄭安人憂去服闋再任平陽府同知尋復陞永平府知府伸富民之冤執巡檢之橫又為勢要中傷解官去永平民流涕送之道經洪洞有段君讓者舊知高陵先生之契友也見其悠悠自得迎謂之曰人皆因權要而顯子獨屢忤權要而見黜豈非天乎先生毅然曰予歷仕于越晉燕趙之間幾三十年心未嘗阻今豈因去官而熱中邪歸家靜坐讀書恒至夜分不易寒暑至老未倦通易書春秋卒以易顯作為字書各體咸臻其妙樂庵之號

所由顯也其所著樂庵稿存于家先生不事侈大亦不喜飲少飲輒醉謂其子蘭曰酒以行禮嗜好則敗德蕩家汝諸弟皆少汝其善戒勉之在仕途苦嗜積書見有奇書輒以禮物購之必得後巳永平之去大中丞楊公繼宗力辯其冤言自傑莅事興利除害扶弱鋤强民愛戴如父母今以無根之誣罷其官深為可惜雖未施行而先生之名不朽矣且沉香木屑之餉天若無私還我劉公之謡雖湖民一時渴想哀慕之詞而先生千萬世存而不没者此也先生生于宣德丁未十二月乙卯乃弘治壬戌七月辛巳以疾卒于家享年七十有六初娶魏氏克孝舅姑順和室人贈安人無所出継王氏躬

執婦道相公至貴不啇一婢窮達無易以先先生歿封安人再繼王氏室人感其恩妯娌化其德男子六人長時俻戊午舉人未仕卒娶張氏次時蒽娶張氏皆先繼王安人所出次時亱娶墨氏時賀娶趙氏時芸娶許氏皆再繼王氏出孫男子十人弘治十五年十二月巳塟先生于昌連渠先塋之次康太史對山為誌矣茲時薊兄弟持學生楊進之狀索墓表是宜勒詞羨道以告行路辭曰

有懿樂庵素履伊穀邑中甲科自此為倣直躬而行不改厥風視民如傷等勢如恝所嗜在書休老猶讀自得囂囂卅從豕鹿樂庵之號諒哉自足勒辭堅珉為百世行道人目

明履齋處士王先生及配段氏墓表

處士姓王氏諱道字宗由別號履齋太師端毅公之從弟少保康僖公之堂叔舉人佩之祖也其高祖諱文煥者世居櫟陽司馬村文煥配殷氏生彥成號安止當元之季兵燹四起安止先生始徙籍三原光遠里焉初配櫟陽張氏張卒乃繼配三原三家里侯氏是生恒齋先生諱惟真配涇陽西朱村張氏端毅公之既貴也安止先生恒齋先生皆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其配也兩世三氏皆贈一品夫人恒齋先生生四男子其第二諱仲智號西園者則端毅公之父第四諱仲和號樸菴者則處士之父也故處士於端毅公為從兄弟而資性行識動多相似生而穎出長知敬學稍長習聞古今大義乃復重厚純謹不苟言笑婚喪禮義自奉儉約遇人有急輒周往救若許人諾終也常瀹里閈義舉首出倡衆家雖未裕饌親必腆歿而葬其躬自襄事友弟習齋田廬讓美荒紇朽敗身自居取成化甲辰關中大饑有姚氏子者携二男赴熟終南處士憐之留且館教後歲大熟遣歸豆堡至今姚氏蕃衍殷阜報德不絶處士性亦喜飲未嘗愆儀或遇暢懷浩歌一醉陶然自得其處里巷撝謙自牧若遇慶吊雖寒暑風雨往亦不輟年踰七袠齒德俱峻於是有司聞其月評舉賓鄉飲故端毅公嘗稱處士得君子之道有八焉

一曰質慤誠實二曰心存信義三曰孝克事親四曰敬能友弟五曰好施活人六曰不求厚利若使從政必不為貪吏以病民七曰無日不春風八曰恭遜不敢倚官勢以欺人夫端毅公統百官均四海天下皆知其公道抑豈知其自不阿私所好於稱乃弟始乎配本里段氏柔嘉凝重姑衰强毅嚴肅善董家政段奉之謹畏承志凡繁劇務苦悉以身任弗委弟婦而和厚妯娌仁愛婢御嚴訓諸子婦至歷姑氏呼為孝婦焉則實處士天作之良也處士生於宣德乙卯三月初十日卒於弘治乙丑十二月十七日享年七十一歲段氏生於正統丙辰四月二十八日卒於正德癸酉三月初八日享年七

十九歲合葬於
勅脩王公先塋之穆位子男三曰鎧
恩榮壽官娶寧音教諭馬文玘妹卒繼李氏曰銑早卒曰鉞
卒娶李氏女一劉江其婿也孫男六一曰化卒娶杜氏繼趙
氏二即佩娶張氏繼秦氏再繼傅氏三曰倅娶李氏鎧之子
俱馬出四曰健娶南陽同知李德明女五曰倬娶袁氏六曰
脩聘劉氏鉞之子孫女五鎧之女二俱馬出一適布政司承
差袁朝聘一適秦參政世觀從弟貢鉞之女三一適馮廷桔
一適生員李應洽一適生員李應棠曾孫男六與立娶袁氏
與守邑庠生化之子也與新儒士娶郝氏與弘儒士佩之子

也與官邑庠生倅之子與念健之子也曾孫女一曰淑儀佩
之女也茲祿監察御史來安國狀祭之以辭曰
有犄處士素履孔方滌造自取端毅公兄兄躋膴仕身遯於
巖頭隱雖異厥道伊平處不賴勢貴亦不揚達則兼善居則
自臧處士有孫抱志孔剛嘗師事我述祖德常當其奮迅九
原必光辭不欺世考此來章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門人徐紳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門人吳遵編刻

語

會同之什後語

此增城伍益之先生赴會同司訓諸相知贈言之冊也益之
乃甘泉湛先生之表兄幼相習長相勸言相入行相信者也
故益之雖久屈甲科而樸茂不飾敦愨不變博洽不詭有古
師儒之風焉茲往也會同之士其幸矣乎雖然教學不明且
久矣益之無徒有諸己而不徵諸用也

別長樂頰體嚴語

廣東長樂人顏體嚴將之南安來曰容端得令南安聞其縣
無城郭且多盜也容端欲作城如何曰往視民力而後可舉
也欲禦盜如何曰往視民性而後可行也是故田葉有分耕
籽有特征歛有藝用出有節則民力足雖以築百雉之城民
不勞矣役使有序鼓舞有本誨訓有禮動作有徒則民心革
雖以開萬家之戶民不偷矣體嚴曰容端期年而後到南安
未洽年而又當　覲期比歸南安又不止一年有餘也在途
之日多在邑之日少容端雖竭力以往其如南安何曰子不
聞信在言前令在行後

讀東曹椿祝語

自予南宮吏曹每於文選李介卿公則與共政私則問事遊則聯鑣宴則合席歸未嘗不嘆其醇厚正大益我薄劣甚多也去年題稼軒先生之像拱而曰斯其貌固宜有介卿乎然則介卿之賢非先生不能授而先生之道介卿固將達之天下行之後世壽先生于千萬歲不已也於戲介卿其歸以質諸稼軒先生

書吳生松卷語

吾友潘五山伴吳生謁予生言曾見予八字可壽予曰今且多病又言富貴子孫亦可兼美予曰今且欲乞歸生所筭皆不著乃為五山伴何耶已而出一卷於袖中為曲沃李季和所圖而吳翰學牛太常諸公皆有文詩予見季和畫似從吾好覽文詩則又增愁恐為生照例催也已而生言予性言予心似亦合予笑曰生不入吾腹中耶古雖嚴君平亦無可學之矣

書天機感應卷後語

劉子以中蒞殺因殺囚不復有生也猶啼泣稽顙於劉子以酬恩忘其目前殊死之大怨而記其往日浴櫛衣食之小惠者何也夫囚也殺之者其所自往取也惠之者非其所能取也當其所自取而不忘其非所能取之恩則旬月之命皆劉子之賜也故仁誠之感人雖死而不怨殺者宜若予以為天機感應也雖然殊死之囚易恪心尋常所遇則易忽也一時所觸易為仁久於其涖者斯所難也誠使劉子凡見執獨無告者與瞽者與齊衰者皆推惠囚之意與見冕衣裳者同則孔氏之道亦可求矣舉已之斯心也無日而不然無事而不然無終食造次顛沛而不然則文王之純亦不已者亦可求矣易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萬物之情可見矣吾知劉子定不以一感應者自已也

書南溟冊子語

南溟樊少南既為南户曹一日過予辭上座予問之對曰涇野子乃鵬師何大復之友也不可以抗禮予嘆曰斯道也今亡矣夫他人之事師不啻師死而遂背之或當日則尊稱改日則稱字獨對則加禮遇衆則變常豈若少南敬其師又錫類於其友哉自吾至南都見況伯師者因己字犯其父之同年名也遂改舊翰臣其見父之同年輒辭上座曰是猶見吾父之兄弟也故予常謂伯師能事父而廣孝今又見少南能事師而廣敬矣夫父師皆道之所在也此而錫類於道有未見者鮮矣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他日少南嘗畀我以何氏集既又以冊子索予舊所作于閱何集中多有贈予之作如

上陵夜集以至金陵歌東林書院[illegible]數篇也然則少南之知予者非何子初有言則亦見此集而然乎予無以復少南乃檢予舊藁得答何子者聊録三二篇於左亦以見予與何子之交非止以詩賦而少南之加禮於予者非苟然也

送王尚周還蘄水語

太學王尚周謂予曰廷文心甚愛竹因號竹坡適南都二年以竹問人詩者成冊矣則涇野子何以爲語也曰予於竹有三取焉中心宣洞物理咸容取其虛秉節堅剛霜雪自如取其守柯葉四時而常青憔悴萬木而難比取其恒尚周曰愛乎竹者將無在此乎然則何爲斯三者曰君子好問以爲虛

爲信以爲節致遠于聰以爲恒又曰虛而後能節節而後能恒

送陳子明還泰和語

泰和陳子明自南都前去江舟上新河矣從致書于予曰巨三黜禮闈飄零南都幾欲螬食自落之果加以風雨銷蝕遂爲道傍棄核既聞人心道心之說遂令拆核生春欲有根出土所不能者枝葉耳又懼不爲斧斤之伐也倘蒙教言以爲藩籬護衛則雖由此而往柯幹華實不亦可乎涇野子曰於戲子明乃借聽於聾哉雖然嘗聞學樹斯果矣忠信以爲之地嚴恭以爲之垣禮法以爲之樊深造以培其根本閑邪以剔其蠹蘖格物以蘇其脉絡堅志以俟其暢茂親賢以資其灌溉無淪高語恐華而不實也無忽流俗恐蔓而不長也無近群小恐折我枝也無狎權勢恐踰我垣也夫然則雖碩果不食亦可至矣是故古之爲中者惟一心人即道也後之爲中者則二致道非人也子明既以吾言爲不妄也則飲食起居之常開言舉足之處何莫而非斯樹之果也哉

別范伯寧還郴語

予自至南都暑濕傷足鮮接賓友者幾一年他日有學者間謁予於柳灣精舍然或三五至而別或七八至而別彼之志予未能悉予之懷彼亦未能竟若是者蓋数十輩也惟伯寧

自謁予後會日数而志益篤語日直而意彌親間謂予曰求字竊惡夫媕阿取容隨勢遷就者而又得乎名焉予重之而不以爲是也比遷居鷲峰東所其後伯寧亦移處鷲峰方丈當是時進賢章宣之亦在也伯寧曰昔者求字之在太學與宣之初不識一日報拜鄉友而宣之適比鄰居聞其遭父忌日臥床泣晝夜不絕聲字遂往拜與宣之交予是之而不以爲然也及伯寧將還郴問別語則謂之曰伯寧亦嘗聞孔子之言乎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苟惟以其有類己之意者而師之則其師亦得無有過乎今其師方日自訟也而伯寧其無執意好哉伯寧亦嘗聞宓子賤之行乎單父小邑也有友

十數人焉苟惟以其有過人之行者而友之則所友將不無太挾邪故其友當無微可畧也而伯寧其無有已見哉伯寧曰苟如涇野子之言宇必枉尋直尺以友不如已者而後可邪曰能枉尋直尺者斯爲得師矣能友不如已者斯爲得友矣胡孺道曰大器令也得涇野子之過乎雖孔孟未嘗教人枉尋直尺以友不如已者也章宣之曰枉尋直尺以爲得師雖交不如已者以爲求友涇野子爲伯寧語也

送吳生世寬還莆田語

莆田吳生世寬來南都謁予曰佩常雖嘗積學而貧不能給朝夕茲求舘於人則何之涇野子曰邇者方生彥舉亦子之

同學也嘗以是問予予舉有來學無往教之禮以告之方生飄然東歸以爲雖七日無食不顧也今吾豈可厚方生而薄子哉且子言嘗授徒獲東脩百金矣未幾遭親喪盡費其金夫金之去留不足道而親之存亡子且不能必若復聚數百金也萬一命不可得而有他故出則子且柰何嗟乎吾未聞爲師求金而能授學者也吾未聞爲弟子者捐金而能尊師者也子誠如是也則子雖平日敦孝友之行將因金而隳矣且方生嘗言蘇州一大家延爲子弟師乃程書限數規金立約如傭人然方生不能從子能之乎曰佩韋獨不能如方彥舉哉予於是書以送之且復於年兄姚光祿

別呂名世語

南雍上舍呂名世者潛江初啓東之姻也予居柳灣精舍因啓東知名世篤志務本有古端士之風凡南雍士無弗推讓焉雖予徙居鷲峰東所名世亦雖枉問予疾間留酌凡座中客亦無弗歸敬焉四月三十日告還潛江予憮然曰別吾名世猶別吾啓東也名世曰子盍以告啓東者亦告廷臣乎曰名世而聞之宋朱氏蔡氏之爲婚姻乎又聞程氏張氏之爲婚姻乎講學於當時明道於後世不獨區區慶遺讌會而已也歸而偕諸潛江如何名世曰斯行也願持以告諸啓東

別陳敬夫語

陳敬夫將還通州過鷲峰東所曰夫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當何如其用功也曰此愼獨極容之功耳夫身雖未動也而敬已存乎其先蓋無須臾之弗敬也口雖未言也而信已存乎其先蓋無須臾之弗信也是故不動之敬無敬之敬也古之人有行之者有虞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者是也不言之信無信之信也古之人有行之者夏后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者是也故動而後敬敬已微矣言而後信信已薄矣故周豐謂殷周之誓言生疑畔也夫動而後敬猶以爲敬微況於動而不敬者乎言而後信猶以爲信薄況於言而不信者乎是故詐僞作焉盟詛興焉上下以術相與遠邇以名相誆

故誘不開而兵不寢皆由此出也故君子於天下之平操其本在於篤恭至誠云乎今謂仲路信人乎不信人乎然而其人固未嘗自言其知何而信也至使小邾射不信千乘之盟而信其一言則何以得於此信邪子今謂程正叔敬人乎不敬人乎然而其人固未嘗自言其知何而敬也至使過其門者無不肅得其書者未嘗不滌手歛衽以觀則何以得於此敬耶苟其治身也如仲路然如正叔然于以迪不動不言之學雖虞夏之道又何遠乎

送別曹性夫語

曹性夫將歸華亭過鷲峰東所以問言且論及陳子明務內

之學也涇野子曰性夫亦聞有踐跡之仁者乎以六合之裏爲外也亦聞有體制事之義者乎以方寸之中爲內也自予之居南也每見學士率衣綺紵以爲華也而性夫率衣布乎尚詞賦以爲高也而性夫獨躭經則其所取於子明者豈徒以其言哉蓋孔氏之道惟曾子爲能唯而傳之世之學者開口輙談一貫而侮百行高妙玄虛當有得於言語事業之外者矣即觀戴記所存曾子問篇固不如是之精也然而天下後世之爲精者莫能過焉則夫下學之功豈可忽乎今夫引泉者必自其卑下者而溝之過石則鍜過淤則塞遇赤剛則鑿遇沙鹵則汙然後引其清可以達河而放海也若遽導其泉而行之將[illegible]而旁流者鮮矣惟求孔氏之道則此篇其亦當先從事者乎若得此於方寸之中而彌諸六合之裏則所謂務內者亦在是也

別周懷玉還福寧語

學者率喜言高而厭卑卒之高未至而卑者亦荒學者率喜言遠而忽近卒之遠未至而近者亦亡是皆與懷玉所常論者也斯往也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以正流俗不可乎又曰飲食男女乃做功處衣服宮室乃觀心處言語動靜乃體驗處處家交遊乃見道處

別黃允靜還南昌安義語

黃允靜過鷲峰東所曰震近者心緒未寧歸與遽發豈吾父或遺和乎擇日東莊家而家報至果小疾則又曰何以言震不孝乎曰允靜孝矣夫自噬指風微乃今見吾允靜乎曾子言慈幼者心誠求之不中不遠君子用之以慈民則孝亦可知也允靜他日出以事君亦以是移之耳誠如是也則必思過豫防先言納牖而非如庸臣者之爲也

別邵文化還湖州語

邵文化過鷲峰東所曰南胙已滿歷欲數日且歸湖州何以言爲道也涇野子曰滿在胙日歸在數日若何曰友人棟塘之子方痘未歷四行于途未安也曰文化於其朋友之子如此

則於其兄弟之子可知矣文化於其兄弟之子如此則於其
已之子可知奚賴予言以為道哉文化未足也曰文化於
其朋友之子如此則於其鄉黨之子可知矣奚賴予言以為
道哉世之學者言率高遠而行或未至豈有如吾文化行於
是而言於是者文化能充是行也則他日雖致君堯舜以
育天下之赤子彼我有餘欠也又奚賴於予言以為道哉

別林基學語

處士林基學將還莆田涇野子會諸相知餞而合語焉贛州
何廷仁曰昔者橫張子方授易於學者以程子善論易也
即撤皐比聽易於程子程子講仁敬之道於學者及得張子

之西銘也深重之比諸大學雖於其高第如尹彥明者從遊
半年後方授之秦常為二先生之甚公也涇野子曰此真
道學之真脉非後儒泥已說者之可及也且不聞孔門乎
師知仲尼而其徒面論其過不以為犯也亦如子夏而其執
學或公言其罪不以為也又不聞虞廷乎舜之論威頑讒
亦未為甚失也禹敢口然而心不然對之曰俞哉不以為詭
也皐陶之論知人安民雖嘉謨也然言未出口乃先自嘆
其美以為都不以為誇也然則張程二氏之學其亦得孔門
虞廷之意乎厥後朱陸二氏之徒各立門戶論說相攻雖亦
為道懇切之意即其所至未必能如程張之無我也於是基

學作而曰請即以是贈乎[illegible]曰斯言也於基學真有益宜行
以書紳者也蓋基學之在[illegible]以東所者已數月或告予善或
言予過予亦嘗面取之而心重之若基學之學予或力論其
失或聚衆以辯其所未至初未見基學之易從也然則基學
斯歸信不可以他求矣

贈廖白進還高安語

涇野子謂廖白進曰此道本常也或廢于變本易也或晦于
難本近也或阻于遠故君子寧壓白圭之玷而不撿缺二之
巧寧絕屋漏之愧而不涉缺門之妙夫子曰行遠自邇登高
自卑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知曰進之久事於斯乎

別王貞立語

涇野子曰王貞立之與予處也歷已滿而復留家已去而復
来若是者越年也將予有信於貞立而貞立亦有信於予者
乎或曰貞立信于文貞立曰標信乎其質也或曰貞立信乎
吏貞立曰標信乎其經矣貞立且還金壇以省毋夫人而治
會試裝以比上也乃曰今冬猶圖一過鷲峰但其期未可必
然標有一咎每接人臨事少不如禮與意不覺起怒不平則
何以能去之涇野子曰夫子不云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
訟者今貞立可謂能見過而內訟矣但使此念常存勿忘則
於道思過半乎曰須有吾師一言置諸座右以接目而警心

標雖不遷怒之地亦無往也曰畏善人言貞立之能信予也雖然學者之於道也可其信師不若信己與其信言不若信心夫子又不云雖無師保如臨父母言斯道之顯設切近也貞立之歸也又何賴于師保哉且與貞立相期以深造者惟一自得耳嘗見貞立於與幾居業之處已蔚然可觀又何難於去此一小咎哉貞立行矣居安資深以至左右逢源之妙亦將有望焉無寧以信予為也

送費振伯語

夫士之治經凡以為學也為學凡以求道也求道凡以脩身也周漢之士大抵然耳故曰經明則行脩士醇則政良乃若

後世之士則弗然議論新奇或出先儒之上顧其躬行反不逮於前修是故君子以行為先以言為後以明經為重議經為輕歸安費振伯蓋有志於是矣嘗過鶯峰東所講學輙能守經據傳有古宿儒之風予甚敬焉雖然學以守經為貴而傳取之功亦不可缺道以砥行為先而與比之義亦不可廢是故師存於三人之行而功槩於一夫之未獲也昔者孔門之徒因夫子拱而尚右亦皆尚右此非不善學也然而其變則弗能察沈晦問尹彥明之見南子彥明曰不見此實背聖人也然而生熟之節則不可不知是故道有輕重經有常變吾固知振伯有所亹亹於是矣振伯不日取甲科登膴仕如必行其所學也暢於四肢發於事業則於今日之所講者真為有信乎

贈木齋處士壽語

胡孺道將還休寧稱壽其父木齋處士母汪孺人問曰往年大器歸壽父母特先生教以文行之學孟程之道大器學之至今尚未能一二乃登諸軸以頌諟矣茲歸見吾父母猶往年人耳則何以又教之乎曰今秋大比汝父母望汝以高舉也汝退而不應試不以是為父母所不喜乃猶厮此道恐此道非汝父母所欲聞由俗言之不亦迂乎曰大器父母不以大器不舉為怒而以大器能事先生為喜大器父母嘗曰遣

汝之遊學也非專為取科第也即有能取科第者然或忘其素業或閱墻兄弟或倨傲宗族或侵蔑鄉黨甚或病國而殃民於是里人咀說途人非笑此又何貴於取科第哉今汝果能從事下學不忝予所生予可以泰然無慮矣科第遲速非所計也曰果若茲言則予又豈有二語哉惟是文行之學孟程之道孺道當益努力從事於此使木齋處士暨汪孺人身親見之於吾孺道之心又不快乎二親壽比南山矣

贈何叔防語

叔防於今年五月已滴歷送其眷歸揚州乃同其弟堅復來京從予游一第幼而未冠當予有所講特令之隅壁間聽曰

此不可以俇諾長者行也一第布衣質於外亦引見予曰令聞一言無因利而失義也已而與房南城西巷又取其眷猝其子以来居之曰飲食井臼有託城可以專業矣他日爲弟婚事又送其眷於揚州身復来居於西巷秋深瘧疾發又歸揚州曰城於十月中又來也已而尚未大瘥又痢疾来鷲峰方夫於是胡孺道許汝賢曰何叔防之篤於學未之能見也夫泛長江抱大疾挾妻子兄第三往返不以爲勞且倦爲會試且近矣乃其所講又非爲舉業謀茲豈大畧豪先輩所能及乎涇野子曰防叔之篤學二子尚未深知耳夫叔防已無事京師矣乃挾妻子以来豈非以其身爲之刑于邪有四

第皆叔防長之教之婚之乃又皆引以見予叔防之爲志雖予亦未之見也中庸論道自妻子兄第始予與叔防之講也或覩之鳶魚之飛躍或觀之於逝水之無息者蓋皆以是耳豈知吾叔防聞言而信便能從事於斯乎汝賢曰叔防聞先生言或有未解者輙曰城再思之得無少頓悟邪曰此尤叔防之不可及也夫心未能信而口應以爲是者滔滔也如叔防之志行可以息謟風矣所加益於叔防者惟望自妻子兄第之餘而宗族而鄉黨其仕也而　朝廷而天下皆充此行之而不已自鷲峰東所之年而強而艾而耆而老皆自是行之而不息貴賤不能移其操利害不能改其舊則吾叔防之於道又何難哉

別紀豫之語

紀進士豫之將告歸永豊過鷲峰東所曰立且行矣則何以語予立也曰吾與豫之往来之數話語之詳視他人已過且久矣何又言曰即是書之使立也他日不忘耳曰豫之與其不忘於予言不若不忘乎其心也吾言不足貴君心則可實也且豫之有近道之資又爲希聖之學非其心之美也而能若是乎茲往也惟是燕友足以忘其勤偽友足以忘其誠傲友足以忘其敬佞友足以忘其守禪友足以忘其真諂友足以忘其介游友足以忘其業豫之而不近焉則其心之忘者

鮮矣又何頼于吾言哉

別柳士亨語

士亨將還建德過鷲峰東所偶問之曰居御史廊且一年矣可與某名公遊乎曰止陳棟塘宋龍門司馬西虹遣子弟學於本泰本泰是以相識然亦未嘗多造拜有請速附一行之若他公則絕未之見也曰汝鄉某君某君亦嘗交乎曰亦未能見耳曰士亨操持如此於學也勇乎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孟子曰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夫志於道義學者所宜操持孔孟之所以教後學也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如未能然即此操持與伺候於公卿

之門徃教於尊貴之家者遠矣夫處與出不同出而履政則雖芻蕘可詢草茅可下使無匹夫匹婦不獲自盡之失不可溺於守也雖然不有處之守亦無為出之用矣又曰若取人為善則無出處窮達之間

別章宣之語

章宣之自嘉靖庚寅六月移居鷲峰當是時宣之以滿歷不忍別予去再處者又一年今年七月七日宣之以還毋定省日久且還進賢問別言涇野子曰夫宣之孝親可以通人鬼交友可以托生死質實不詭貧乏不求是故忠信之人矣殆可以共為不遷怒不貳過之學乎王伯啓曰韶之行已高矣

如此從先生又如此其久也乃始可與共為顏氏之學何耶曰子以不遷怒不貳過為細事乎今學者之於怒也又不止一遷矣或窮其別根或授其茅茹或推其旁枝或循及踈節以快一時之忿者亦有之苟非致情之和以通天下之達道者未免於多遷也學者之於過也又不止一二矣日雖曰已改矣不覺復見於十年之後心雖曰已更矣不覺復發於偶語之時以抱終歲之悔者亦有之苟非至情之中以立天下之大本者未免於數貳也然則不遷不貳者豈非甚難者哉故從遊夫子者雖衆惟顏子為好學顏子之學雖已復於聖惟力於怒過二事而已宣之斯徃甚毋以已之情性為已至哉甚毋以已之情性為已足哉於是伯啓曰茲豈惟語韶乎朝輩皆當從事於斯矣

書永慕堂後語

曹生廷欽收其先世景銘君懷父原達公文詩數十首裝卷以問言則謂之曰原達公生于元末景銘君生于洪武中于今蓋百六七十年矣然觀其文詩其人猶如生存不歿夫何故以行不以言以節不以謟以義與孝不以沉於俗也擴而大之振而顯之使雖千有餘年常在也不有望於廷欽乎

別陶兩生語

陶克諧克允居鷲峰者且二月隨其父杏垣先生歸彭澤留

一卷以問別言涇野子曰克諧汝於業可謂精矣將其心尚有未精者乎誠使其心之皆精也雖舜之惟精惟一者亦不外是又何慮道與人之有二心耶克諧其顧汝名乎格神人而舞獸鳳者非偶然也克允汝於行可謂慎矣將其知尚有未慎者乎誠使其知之皆慎也雖舜之明物察倫亦不外是又何慮學與業之有二知耶克允其顧汝名乎弼五教而風四方者非苟然也

贈別王伯啓語

八月二十之夕休寧胡孺道来曰三原王伯啓北上在即先生何以贈之言乎涇野子曰夫伯啓於孺道如何對曰伯啓

坦人也允人也他人之有尺寸進[illegible]徽貌同儕伯啓身通易書詩禮且舉關中魁元乃自視若無[illegible]入鷲峰諸士多親就之樂與之群此非其坦乎其言于人人無不信以折人之過而人不怒稱人有善其人輒喜其所自至以伯啓非諛也故朋友雖数千里托妻寄子不以為難此非其允乎予嘆曰有是哉儒道之知伯啓也夫伯啓疇昔之夜嘗夢毋夫人小恙矣旦即束書裹糧與其一僕治任以歸啼哭詣予以告別予與諸友慰之曰伯啓可謂以夜為夢以晝為真矣有是理乎伯啓始已乃走其僕於崑山叔父得平安家書而後定於是嘗嘆伯啓之勇予未之能及焉則孺道所云伯啓者非相

阿私也雖然坦以義而廣允以充而美孝以忠而大故君子之學恒不自足焉且夫為河者能受涇渭沱澧而欲受河與江其可得乎故大心體天下之物者至欲為海焉雖江與河皆受之矣伯啓斯往也求師於三人同行之中擇交於二人同心之際以踐予嘗所謂禹益皋陶之氣象顔曾思仲之進脩者必有事焉而勿忘乎不然幾何不弃其前所有者而變之耶伯啓勉哉

別戴時化語

夫學貴專不貴博貴近不貴遠博而不專則離遠而不近則荒故雖舜禹之學止在精一而伏羲之遠取諸物者皆近取諸身也後世有周程張朱之志者然或為曹劉鮑謝之業司謂係小子失史大矣有韓范富歐之志者然或取老佛莊列之妙可謂彌近理而大亂真矣時化質美而趨正學篤而文良無寧以此為是乎昔孔子見易於開門闔戶之間而以君子不名責端木賜不可不存視也

贈別林秀卿語

莆田林秀卿將赴會試過鷲峰東所曰親且日行矣請問用功切要之處涇野子曰秀卿常日何以用功乎予然後可得而言也曰惟在收放心耳則何以能收之也曰惟恒憂勤惕勵耳曰雖然必有事焉而勿忘方能收之也故君子之學致

曲為要夫曲也者委曲折轉之處也夫天體物而不遺仁體事而無不在故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者非専飾於外也今夫仲路信人也至使千乘之國不用其盟曾子孝人也至論其所以事親者止在對酒食有無之間然求其致曲之功無宿諾請所與則甚淺近耳此孔子每欲無言而高談雄辯者離道之遠也是故言行合一之謂學内外無二之謂道

贈黄子積語

安義黄子積將北上問根本之學涇野子曰予何足以知之然而子積之志則甚美矣其亦有厭於枝葉之學乎夫君子之務種學猶林師之務種樹者既植其根本於地矣俱其風

也則扶持之惧其乾也則灌溉之惧其土脉之薄也則糞壤
之惧其兒童之搖動也則限域之惧其折拜也則藩籬之惧
其條肄之旁出蘖也則剪剔之夫然後根本完固與天地
之化相通其爲枝幹花葉他樹莫能比髙然則君子奚以爲
學之根本也曰君子以良朋爲扶持以多識前言往行爲灌
溉以能處惡人爲糞壤以絶物誘爲限域以循禮爲藩籬以
直義爲剪剔則斯學根本之全其發也雖以横四海塞天地
有餘也昔者孟子知此根矣不以睟盎爲事而以四德之根
於心爲功有子知此本矣不以道生爲事而以務本爲先守
積苟從事於斯即日登甲科躋顯仕於天下無難也

贈謝應午語

謝應午将北上餞之鷲峰東所問别言是日方講前年
朝廷勅諭之美謂擢郡縣一二廉仁之吏知府陸都憲縣令
陸僉事以勵其餘然有司者未能奉行雖或擢用不緣親故
必論恩讐不足以皷舞庶士安小民也諸君
廷對其勿忘乎於是陳子發述改定制度之事曰史氏寡學
嘗謂文帝不及賈生殊不知文帝之所未遑者賈生之所未
知也夫閭閻粱肉阡陌之馬成群然後改正朔易服色未晚
也不然百姓饑寒而紛紛更張亦何補乎

贈華如閔還無錫語

華如閔既滿歴将還無錫過溪野[illegible]言涇野子曰試
言如閔之所懷乎曰汝常受廷訓於知逸家君久矣竊其志
於忠孝之道而未能苟得一言雖子若孫傳以爲寳也曰子
欲爲孝甚無他求惟顧其字則得之矣此固知逸先生箋賫
之志也昔者孔子稱閔子之孝曰人不間於父母昆弟之言
子誠以是知閔也而孝有不至者乎子欲爲忠甚無他求惟
顧其名則得之矣此固知逸先生執手咳名之志也昔者閔
子曰則吾必在汶上者對季氏之使而言也若當聖明之世
則又改用乎此矣耳子以滿歴行且捷乎秋闈觀國之光用
賓于王移其孝以致其身用其實以副其名則其所以爲忠
者斯盛矣於是如閔曰汝以忠孝二物高遠難行也乃不知
止於汝之身而得之知逸家君之道汝生三十七八歳矣今
始得聞之乎歸雖以告世世可也

別徐子中語

江陰徐子中将別鷲峰東所且日則何以教洽守以終身行
也先是子中嘗問字説則告之曰斯歸也甚無他求惟顧名
思字以此義理浹洽于中則可也夫學之所以半途而廢道
之所以自爲無成者皆生於不悦也苟爲能悦也久則義理
浹洽於中自不能已孔子之所以爲聖顔子之所以爲賢皆
在於此此論語第一義于中不可小視之也然則何以能悦

乎夫子又不云乎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天好且樂可謂悅矣然必自知始焉則所謂格物以致知者
子中又不可而造次顛沛或少遺也

贈朱季脩壽母七十語 季脩即仲開

朱季脩問壽其母李氏之數百年也涇野子曰季脩往年問壽其父拙翁處士矣既以不學陳萬年告之矣今又問壽其母夫壽父與壽母豈有二道哉曰年父之壽得先生言年母之壽不得先生言是年厚父而薄母也曰子於父母固無分於厚薄若予之壽豈有二說哉雖然傳不云乎父尊而不親與天同母親而不尊與地同故君子之事父如事天自強不

息斯壽之矣事母如事地厚德載物斯壽之矣是故茹垢納汙之謂含廣受博畜之謂弘呈英敷華之謂光亘延際極之謂大有此四者斯稱厚德則品物咸亨矣季脩試思於此有刻心有未黙乎褊心有未剖乎晦心有未開乎邇心有未遠乎誠從事於此功深而力到日就而月將以造於載物之地則是壽其母與地等雖孟軻成仁義以壽其母至今數千百載常存不啻也

贈廖叔高還衡陽語

廖叔高昔年友南衡先生之子也會試不第從南雍問學于鷲峰東所將還衡陽請予更字且問言曰歸縣庠右知見嚴師也涇野子乃字之曰叔高告之曰願無他求惟顧汝名字而聞之曰喬者遷也高也蓋自此遷彼猶自下升高耳詩不云乎出自幽谷遷于喬木皆取高之義也夫人生本直如竹筠松柏然但爲藤蘿纏繞則不能亭挺干霄者多矣是故辭章所以蔽此直記誦所以駁此直利欲所以蝕此直爲名所以奪此直若有所覺即奮力一削斬之便可上達高明矣僑問功自何處起曰夫子不云譬如登高必自卑故始則造端夫婦至則察乎天地

書汪節夫家訓語

己丑夏休寧汪節夫謁予於柳灣精舍出所得諸公文字以

展予予謂之曰節夫何必以是爲哉歸敦實行化導家人宗族以及鄉黨爲閭里表率不可乎越三年節夫復來謁予於鷲峰東所出所撰家訓八篇以展予予覽之曰節夫相別三年可謂能相信乎節夫曰尚和老矣無能爲子孫計頗有古人之格言時賢之確論纂集成編以示後耳予嘆曰世人以金帛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視節夫不其誤邪雖然言於是必行於是吾須節夫無爲貪所累必求見斯道之炎胸次灑落則斯訓也斯可永傳子孫常守身教於千萬年矣

贈蕭時化語

蕭時化將還新喻以一冊來曰文明聞教雖多若更得一二

言歸將此諸[illegible]涇野子曰天下[illegible]行二言哉時化而忘往日騎驢以扇遮面復下揖諸友之事乎予嘗數以是講于鷲峰諸君以為時化此一事節亦可謂造次必於是矣斯歸也惟頎常若是耳問曰焉能常騎驢邪曰凡心不在皆騎驢遮面也凡心在皆下驢揖友也自飲食衣服之際居處交游之間皆可以是求之不然雖有所閒守之不専或為他論所惑縱在驢背上無扇遮面亦不見人又安肯下邪又將與騎驢覓驢等耳

贈黄珎之語

武陵黄珎之滿歷已將四月矣其友劉幼淳乃過之以問還

珎之先自買舟經營勞勤不以為難幼淳又同事焉則又曰無以勞子也他日幼淳以告涇野子曰幼淳之有珎之猶吾昔日之有秦西澗乎夫幼淳事珎之若兄長如此其忠且敬也珎之不以幼淳為幼也忘其年而交之如此其友且愛也幼淳曰珎之表裏如一然於人甚寡合獨於邦儒有取焉珎之曰幼淳真醇謹士儒之良友也夫自珎之謁予亦數月矣講學不憚寒暑謀道不[illegible]升予以為同游中之寡過者也即其處幼淳者觀之當又非士類之所難及者乎珎之行吾無以加之惟願與幼淳共講斯學直用斯懿無惑於流俗[illegible]身而家自家而宗族鄉黨以為武陵之俊髦法使茂叔之道復起於南他日珎之大用于時雖以佐理天下有餘也珎之甚無易斯言乎

送劉幼醇語

己丑夏武陵劉幼醇謁予柳灣精舍 同解州王克孝與講舜禹皐陶之學幼醇便興仰思師之志未幾時歸矣他日與諸予論學至是言未嘗不稱幼醇也辛卯冬幼醇來居鷲峰方丈未久北上比會試還則猶是居也曰邦儒不以不第為悔獨以遠教為恨耳當是時章宣諸友皆在也每講格物慎獨致曲之學則幼醇又能先敵事為宣之諸友曰幼醇之資不可當雖漢黄叔度者奚讓乎予曰雖某亦以為今之叔度也

歷專刑曹四川司其司曾主政者接其温恭之容叩其明誠之論遂待以上賓禮且枉問交游焉則予與宣之輩稱幼醇者非私榜也雖然東所之論道惟仁為大其學惟以弘毅為要其人則以曾子為宗也幼醇之歸其必兄事黄珎之同心戮力而往以曾子為必可至求進於此仁焉他日大用雖以不忍人之政濟天下有餘也將所謂舜禹皐陶之學亦自是皆可以見乎若或自小自畫移于流俗而弘毅之不至則宣之諸友必曰息惜哉劉幼醇徒其資質焉近似叔度耳

贈聶士哲語

聶士哲將還金谿問可以終身行之者涇野子曰士哲嘗有

二言焉予對人未嘗不以為美談也歸惟守之而不忘充之而不滯於道有不可入者鮮矣問二言之謂何曰昔者胡以文告我曰友有問處人於士哲者士哲對以當先處己蓋能處己便能處人矣他日又有問聖人之難學者士哲對以捏聖人之心安於己之腔子內是聖人誠難學也若己之心與聖人之心同也則聖人又何難學之有對曰斯二言者斷誠有之不識可以入道者何居曰士哲未習孔氏乎孔子之言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由前之一言專於處己而不責人久將雖天亦可知豈不可以望孔氏之門墻哉士哲未習顏氏乎顏氏之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

由後之二言則誠不可以自畫久將雖聖亦可至豈不可以升顏氏之堂室哉雖然越賈有得美珠者晝褁之夜三視之不可謂不善守矣然頃刻或忘鼾寢在床榻遂為海寇取去不覺也故有事勿忘斯為貴耳江出於岷山其初止可泛盃然江能貌謙虛而心卑下於是汶澧潜漢諸派皆入之遂傑帶荊楚至於閩越北敵黄河東達滄海以為南國之紀皆其充之不滯所致也士哲又能若江而不若越焉豈惟於道可入哉士哲勉旃吾特矚目以望金谿耳

再別章宣之語

章宣之再居鷲峰也又七八月矣蓋自嘉靖九年之夏同諸友與予處中間雖或省母于南會試于北然而得常聚講者三年也初宣之歸省也嘗勉以不遷怒之學比其來也則曰詔數克其褊隘懲其忿急覺遷怒之失寡矣初宣之會試也嘗告以耳貧之學比其還也則曰詔雖或絕糧而不愠落第而不怨覺耳貧之得多矣及予時察宣之之獨一僕病死孤處隸院自欸不愁懼易伯源歎其難有友病危夜馳視聞其有良醫也獨步請往返十餘里不以為勞若有貴官尊客雖在鄉曲三四請速止一往舟過儀真有富家請教其子弟約贄百金棄而不顧曰詔豈若遨遊鷲峰東所之為樂哉至其篤孝之行則又范伯寧所深服諸友所嘗稱者也若宣之者

可謂於予言能相信於斯學能不愧者乎今茲之往則予又何以加諸雖然嘗聞孟氏之論道矣學近充實固美矣若光輝之未著則於大猶歉焉美大之間宣之不可以自畫也又嘗聞孔氏之論道矣學有執守固立矣若變化之未成則於權猶歉焉權立之際宣之不可以自小也宣之有篤信好學之資欲予以此深望焉知宣之必不以一行自已也

贈王道充還清江語

清江王道充過鷲峰東所以告歸且列其志以問言涇野子曰道充卓卓乎志古聖人賢人之道有君子終身之憂而又自懼未免為鄉人顏淵曰有為者亦若是曾子曰士不可以

不弘毅乎治可爲顔曾之學乎曰惟是鄕人亦難處耳曰學如舜之所居而化及河濱雷澤也又何難道充曰斯可以體仁矣已而問春秋紀吳札聘魯之事君子謂之辭國而生亂者如何曰是非聖人意也夫札雖有次及之序而諸兄苟皆享國之長札之存亡又未可知延陵之祚壽夢豈能必及於札乎故專諸之變其失不在札之不從父命而在壽夢制命之非也昔堯舜有天下不傳之子授之異姓舜禹如朱均友弟如舜禹可知其不拘於立嫡也夫壽夢將賢季札而又立之乃猶顧忌于群公子之有國是宜其公不足以範後嗣而其弊適以階亂也道充曰斯可以觀經矣已而又問司馬公

常念中字以治心而程子非之者何曰離吾心以求萬事萬物之中亡其本矣離萬事萬物以求吾心之中隋其用矣夫學必有事故念中之無益於治心猶數珠之無益於治行也道充曰斯可以致一矣他日道充又來曰得必有事之教雖在床簀之時正念既興愈思愈深不覺雜念既退乃知存誠則邪自閑曰道充若又以仁爲念時復思繹則見此心當如天覆地載之大纖毫塵埃界限皆不能入雖大雪之點紅爐不啻也道充曰貴之往也當以仁爲必有事而勿忘乎曰然

贈程惟時語

惟時於戊子之秋謁予柳灣精舍比察其後也守貧不謁公府信經不惑異說事毋不以形聲遇同儕歿於途者雖非其戚也倡義棺斂言於要路使有所歸則於其弟惟信之死心動而先馳既殯而恒泣者皆出因心之感又非人所能與也然則惟時於學亦已有可行乎茲也又問則予何以加諸夫程伯淳者惟時之先傳也其道蓋無精粗巨細顯微終始而一之者也夫物豈有巨於天地者乎伯淳視之等於鳶魚夫物豈有細於鳶魚者乎伯淳視之比於天地望惟時持此心而無或惰好斯學而無不在則凡急遽造次之時皆從容中道之地且惟時善醫不見人之病癨乎有情感有時感有積感有氣感有服食感然而其本則一也若探其本而能斟酌

攻取之則一藥物之微可以回垂死之病此其得精神命脉處又非言語所能與矣惟時又不可以其已能而或忽也

贈王左卿語

王左卿初至鷲峰東所以君子務本爲問涇野子曰孔門之學只是一箇仁其本只是孝弟君子爲仁必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使天下之物各遂其生而後快於心此非仁乎然無孝弟於先則性真自伐和順自沮推之民必犯上推之物必至作亂而傷害猶蠹其本而沮枝葉之茂也他日講曾子弘以任重之事曰學者之心苟能平其好惡删其異同撤其藩籬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也自能兼育民物並生

頑護於仁有不任者乎左卿問弘從何處下工曰心有所蔽故不能弘苟格物以致其知始見己私之難爲存也故孟子論盡心由於知性知天左卿之還江都如無忘斯二言也則仁又豈遠乎哉

贈李和中語

李和中嘗問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涇野子曰人之德性本是廣大可以配天地也但人或立下意見或分著彼此或隔了籓墻便自狹小與天地不相似矣故不以私意自蔽使亦能如天地之無不覆載纔謂之致廣大人之德性本是高明可以配日月也但人或溺於聲色或雜於貨利或急於功名便自卑汚與日月不相似矣故不以私欲自累便亦能如日月之代明纔謂之極得高明然精微之未盡亦未免爲廣大之累中庸之不道亦未免是高明之過故致廣大便要盡精微極高明便要道中庸問溫故知新曰溫如燖溫正如酒漿一般須是有人以溫之便有氣味可啜良心冷了如槁木死灰一般怎能得新意來也因謂之曰就是與諸友會文亦便有致廣大處問何以見得曰如論文已或有些好意不肯說與人人或有些好意便不知取亦便是不能廣大也須是把這心胸看做與天地一般人有善取之於己己有善持以與人方好不然恐是做文字的秀才也他日和中

還盧溪問言遂書以歸之

贈王翰孟語

涇野子謂王翰孟曰汝有剛方之資矣吾贈汝以荆山之玉汝其親直友以爲鑪錫見惡人以爲沙石閑於禮以雕文章諳於易以時變化貴爲宗廟之用有不可乎無但使其玉在璞中也

贈太學生盛東伯還海陽語

太學生汪功成俞鑽吳應期歐陽乾元者數人謁予於鷲峰東所曰功成輩之友有盛瀚東伯者今通政程齋先生之子涇野子知之乎曰予嘗過程齋先生矣東伯出揖予見其器宇雅重識度朴厚私羨曰此真程齋之子乎汪生曰涇野子知其外或未知其中夫東伯學博而能文言簡而有理行慎而不矜志遠而不陋其授史又詳審而有見功成輩交遊數日祇見其可親可敬初不知其爲九卿之子也昔漢李固之父郃爲司空固爲太學生著之於家朝之於學數布衣乘驢同常行輩往來人不知爲司空子厥後學行卓邁爲時名儒每讀史恒思見其人豈知今再見于盛東伯哉功成輩冀其德獲其資益良多乃今還海陽其何以語之乎涇野子曰杲哉諸友知東伯之深也然予抑豈徒知東伯之外者乎蓋深知其本根恐諸生又未聞之耳夫程齋先生今之名儒也抱

經濟之學資致澤之具既暢六經充通群物
經從數進讜論賢學至變流俗予數往請其益非黃帝岐伯之經非伏羲文王之易不談毋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其視漢司空部又過焉乃東伯早受庭訓親承家傳宜其有今日耳然則東伯之歸也不可他求矣惟守先生之道益淑其德益崇其業益善其子益睦其族波及鄉人他日登巍科躋膴仕發揚先生之道在
朝廷天下然後見予與諸友之知者有徵也東伯不聞海陽人劉昉乎其父允登進士官未大顯然所至革宿弊辯究獄讀貫詩書著文至二百餘卷昉承其學致位龍圖學士賢聲

丕著而允亦先大於時況程齋先生之道薄允而不爲而東伯之繼述者雖邁乎昉如原明之於申國獻公不可乎於是功成輩曰此固東伯之素所畜積者尋當見東伯之有建于時也

贈錢執夫語

涇野子謂錢執夫曰汝有愷悌之性矣吾贈汝以蜀山之松汝其堅汝之根風至不摇執雨之頹霜至不變抵雨之船雨至不歆雲露以潤其身日月以暐其面大爲廊廟之用不可予無但使其材猶在山中也

贈何叔節北上語

何叔節之兄叔防以庶吉士讀[illegible]其室在揚州不能往叔節選戚屬以伴行無一應者乃身同其內買舟北上以送之瀕行渡江過鷲峰東所問曰可乎涇野子曰美哉斯行也可與得恭兄之道矣昔者叔節之初至東所也言或自取行或自專比其再見予也論文則以兄爲先談道則以兄爲高予已美其言之能恭其兄矣今復有茲往豈非其行之又能恭兄哉傳曰一家讓一國興讓夫國之不讓者凡以少陵長後躐先賤壓貴卑踰尊跳踰戚外浮內利越義謟驕直入者行欲國之興不可得也然而其本皆起於家焉叔節甚無以此行爲小而忽之也叔節如得其義參前倚衡無往而非讓

則他日出以佐理天下亦有餘行矣其告諸叔防叔防固已起原而思報國者也

別黃仲德語

黃仲德游於鷲峰東所者已二年衣履卒布素博涉經傳不輟亦可謂篤志斯學然尚未見其大就也將亦或牽制於流俗乎夫抗志高則有遠詣立脚定則有整步易曰係丈夫忘舍下也仲德欲爲聖賢之學則於牽己處不可不折斷直上也

再贈黃子積語

去年黃子積之北上也予已告之根本之學今春同章宣之

不第而來又居鷲峰者數月而後歸宣之常言予積善與人交見善而能讓有財而能推有古崇義賤利之風焉予雅敬之以爲流俗偷薄士平日相好如兄弟一旦所至少異見位則嫉其高見貧則惡其窮見名則憎其美肺肝以初仇讐以終者蓋多有之如予積之風行又何患其不能趍於道乎嗟乎義利之間舜跖之分使予積不已其功鷄鳴而起孳孳爲善常見義之在我而措之行也積累之久雖舜亦可學矣予積甚無忘其所有之美而甘於小成也予積固嘗稱何性之念念在斯學寧肯不思齊乎哉

贈金用九語

癸巳初春酌諸士於鷲峰東所欲行投壺禮以侑觴一士有不能金用九曰當行禮則不可辭遂立易同爲司射方元儒爲司中黄容余宜諸人爲三耦卒如禮未幾用九告歸休寧以問言則謂之曰用九茲往不可他求凡有所見即不辭如投壺禮者而行之將無往非道矣是故子思見鳶飛于天仲尼見川逝于地茂叔子厚草驢鳴于偶爾皆是物也曰一投壺之不辭何至如此之大乎曰昔者夫子且欲執御而況於射乎是故道不外于事之大小理不間於物之精粗惟患人既見而又忘既得而又失耳用九拜請書諸卷用將比諸見投壺禮

贈江以薦語

江以薦於嘉靖癸巳正月既擬歷欲省其父祖于旌德以問言則謂之曰以薦歸省爲順孫孝子然必爲大學中庸而後可何謂也曰子思順孫故作中庸曾子孝子故傳大學曰廷藻所不請事於格致誠正明善誠身而惟其食之厚薄衣之寒暖以爲省父祖也則爲忘吾涇野子矣

贈蕭鎮南語

光祿王公嘗謂予曰近有蕭生鎮南者英敏博覽工於六書亦善圖刻予曰不知也既而見鎮南書人卷軸多用隸體字畫遒勁可趍漢魏其圖刻果皆精妙予初覽甚爲鎮南喜既覽又爲鎮南慮童德進問曰何謂也曰不見張旭乎見公孫大娘舞劍輙悟筆勢草書入神數百載學書者皆以旭爲高莫敢比也惟河南程子觀之則曰使旭移此心以學道何所不至惜乎旭未之聞耳予之所見方學程子而鎮南已稔聽予之素論矣知鎮南必不以旭自處已也記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夫子曰志道據德依仁也而後游藝上下先後之間知鎮南已能辨之矣鎮南將歸泰和請言遂書以與之

贈蕭子聞語

蕭子聞曰韶親聽誨言輙能興起第恐歸與化又無所聞敢請一言以資顧諟涇野子曰士之于學惟患不相信耳苟相

信雖隔千里猶在几席也苟不相信雖在几席猶隔千里也
子聞如有事而勿忘又何患歸與化之無間哉

贈曹子齊語

曹子齊同蕭子闢觀書涇野子曰予嘗謂以我觀書者爲上以書觀我者爲次以書觀書者爲下上或不能當取其次今之士多以書觀書者也雖洞萬卷盈五車衹其巧爲耳爲損則有餘爲益則不足願子齊勿從之也

白子直父竹石壽語

白子直曰應虛父號竹石今年七十矣應虛無能爲壽涇野子曰子直常言竹石君能庭訓者盖言教也以竹石自居者則身教也子直能學虛於竹以顧名學介直於石以顧字則雖咸之以虛受人坤之以敬直內者亦不難到矣凡子之爲名字者皆父之爲號者也斯其壽竹石君者又可以年歲計哉

贈周時敷語

周時敷將還秀水過問言涇野子曰道以得已爲行學以周世爲材晉魏之詩止可備閑適耳

贈方元儒語

方元儒問學于鷲峰東所涇野子曰學以近思爲先小心爲要致虛爲本對曰問遠大之學而子言如此者何曰近思所以致遠小心所以造大致虛所以篤實希曾不見登東山者乎自介石近問而始耳

史德化之祖母卞壽語

季春之初飲燕諸士於鷲峰東所酒半投壺立史德化爲司射動止從容告語靜雅諸友皆驚異問名書語也未幾德化問壽其祖母卞夫人涇野子曰占影見標聞堵見楨德化之於三代之禮七世之樂皆如今司射焉不患其卞夫人之不千百年矣況卞夫人孝敬貞慈楊人咸誦之德化充其道未但比于崔山南可也

贈黃用晦語

黃用晦初謁鷲峰東所予未之能異也既選貢矣問所試卷以觀一判語數言皆故實積累錯織而成予嘆曰用晦博哉且北上來請言予曰用晦之學如是則又何以益之將無在於約乎用晦不見治絲冠絲履者乎盖不啻千萬縷絲也使不先立乎柱本令絲有所歸附則將紛然亂午然横四出矣是故博必約而後可也近聞用晦善事其父虛山君言必尊動必依惟恐遺虛山君之志焉當用晦之爲約也能即事而有得以暢于事業則大本達道亦於是乎出雖欲予之言亦可勿用也

贈劉思補語

劉思補将去鶯峰東所請言爲涇野子曰思補我知其不足
者安在然後可言也對曰先生自能知我乎曰思補能知我
之能知思補也則豈不能知思補之能知我哉夫知之不篤
則行之不篤信之不篤則行之不力世之不相知者亦多矣
予固知思補茲往必予所常言者篤信而力行也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四

巡按直隷等處監察御史門人徐紳編刻
巡按直隷等處監察御史門人吳遵編刻

傳

擬子畏于匡傳

魯定公十四年孔子與仲由顏淵適陳道過匡匡人曰陽貨
昔虐我匡人我匡人夢寐未嘗忘也今且至遂圍之胥甲季
路曰匡譎詐矣由其為夫子穆策曰止命也夫由曰君子
遘難神詔之處廼策得兌之臣子路曰臀困于株木入于幽
谷三歲不覿凶之兆也我其死諸誰與從夫子者顏淵曰困

彖曰亨貞大人吉無咎之象君子弗求直道而往天地弗違
而況于人乎子路猶愠廼貢繇于夫子曰昔者由也聞諸夫
子曰君子之道利用安身茲也若何子曰由嗟爾之昏於德
也危而不渝艱哉夫道若亡于斯世也予不得而知也如使
予得而知也又何患焉仲由乃欣然彈劍賦秦無衣四賦兕
豈夫子賦綿之亂曲闋匡人曰非虎也乃觧甲去夫子貌似
虎也

節婦張氏傳

永樂間高陵孝義里王九成娶于相橋人張氏九成家貧張
苦夜紡績晝服田畝以慈舅姑舅姑適張如女九成酒張

歎稱古昔以諫之無子子其姪王合九成殁張年不至三十居九成喪如孝子之死父母也姑欲奪志嫁富人張涕泣曰吾家如寠空兒能勤苦以奉父母無嫌兒為也兒耻事二夫姑奪之力張乃夜髡明心不貳逮髮長又奪之又髡于是鄉黨異信貞烈登聞永樂五年　勑使者數旌使者微服身詣王里詭問耕者曰某舍王嫠婦也某丈夫求婚焉幸教我耕者哂曰何物野人而謬口也前年數富家求渠屢髡矢復出死今禿者何用求為使者固問耕者以鋤示之家使者至詭曰某衛缺伍俾予來呼爾兒以補之張含織而對曰此公家役敢辭乃食使者以脫粟飯使者啗之曰此非稻粱也美而

甘張又精五飯食已使者表閭張容色不振驚直曰不敢當贊曰此婦人也懿德貞行烈如金石不可犯已諷誦遺言溫溫如王共伯之妻有光衛詩文叔之妻諸曹氏有餘辱九之愧婦者萬千孟子曰人性善人皆可以為堯舜果哉

宋先生傳

宋先生名玉字廷珎高陵孝義里人也生有異標身長七尺短面隆準而王顏聲哃嗐聞數里又莊毅敦篤自幼嗜書不樂道路通于五經衆史人號宋五經早喪父鑑且貧甚無能恤其母裴氏也至採薪養之容亦不頻蹙行三十年也正統五年舉陝西詩經第一六年以禮記登乙榜授雙流訓導誨雙流生若親子弟各達其材他日先生之孫往過雙流雙流人曰先生之德齊父母子孫想念何日忘之留孫住數月共齎金而返之初先生滿雙流而奏績也法當擢御史亦必賂若請而後得先生不能故同銓十二人十一御史而先生獨藩府然又自若爾也仕藩府十餘年藩王鍾敬允如師傅動止語默稟度而後行時有參議公朝王會先生見其威儀言論又談至朱子綱目先生誦之甚習而又據經折其是非參議公曰先生我師也遂待以上賓七十致仕不入城市仍讀舊書惟縣大夫宿鄉飲始至焉先生忠公無偽乎于鄉人其先君學也見交人不修潔者身親揺之渠亦不宿怨焉同等

見不修潔者曰宋大漢來也其人輒屛于僻其沒也陰陽家言所當墓位為絕穴請易之或改造兆域先生曰玉兄弟四人而誰以易也且生與序宅死與序穴不亦安乎卒不易

贊曰先生柟外曾祖也柟生逮暮未能逮事茲傳大槩柟自十四五時聞母氏及外祖及諸長老云爾他勿論即臨死不易絕穴與易簀事豈異哉然即是亦可知其餘矣

琴鶴先生朱楚琦傳子詡附

琴鶴先生姓朱氏諱璀字楚琦揚州寶應縣人也初朱諱八三者勤且克買君財雄于鄉閭元季兵擾徙宅縣之湖之西村既而田廬薀括樹柵植穀與里大姓相守望又積而能散

也避亂者多依之有為之語曰生世大難逢朱翁則謂其村
曰朱村配戚氏生彥明彥明承亂定歸復故業洪武三年編
戶西南隅家于孝儒橋側與冀氏范氏胡氏並著姓曰左冀
右朱前范後胡配陳氏生宗泰宗泰躬稼耽書不求聞達為
鄉人稱又善曲直人事人有紛蹇輒與解平朱村人無少長
咸敬服焉號坦癡先生卒年八十有三配楊氏寔生琴鶴先
生云先生修貌徽容人望之若仙與語者皆自以為得意也
兒時嘗誦書于庭侍御鄉先生高菜菴過之誦且不輟高戲
之曰鷄鳴難比鳳先生輒應之曰魚化即成龍高雅奇之長
遂為高門人配戶部鄭郎中女郎中且老喊其子姓鮮儒也

心重先生迺盡挈其家藏諸籍予先生先生受而讀之益力
身通小學近思錄尚書周禮國語宋子通鑑綱目暨野醫農
種諸書嘗挾尚書禮記從鄉之業舉子者遊偶一不利輒棄
去乃益尚志養晦以自逸於是四方士從遊者數十百輩先
生躬自講授不倦一尊忠信而畢文藝焉與里人范思華徐
彥明為友思華性仇惡人憚之若尊官彥明任俠使氣睥睨
一世三人者有所如里人至具酒脯往候之市肆有危樓行
酤三人至先至者咸自避去不亦勿敢譁厥後又與施林塘
琳周東溪安為文字社著社約子孫世講焉伯兄曰成王老
且獨先生事之終身益恭天順戊寅歲大祲每饌兄亦必以

內糜進親執匕著在左右初先世諱鼎者嘗判西安耀州有
豪民逋租耀州杖之死其家言于　朝戍耀州戍遼東亦且
死後勾丁數至家衆悉亡棄先生獨對之弗避也景泰間有
詔舉賢良時先生名方籍甚縣令朱瑗以白巡撫都御史王
公紘力辟先生先生曰青黃木之災也有令如賢侯不欲吾
為太平民乎巡撫公亦弗能奪厥志乃令令遺先生以粟帛
嘗與修天順實錄及維揚志書成郡守賻贈之先生辭不受
曰公舉也居嘗畜鶴别構一亭曰馴鶴暇日鼓琴其中充充
然不知有人間世也學者稱為琴鶴先生每出市以大笠覆
首亦或稱為圓笠先生云卒年四十有九所配郎中女者早

卒無出繼配張太夫人生二子訥詵訥字存仁年十六廩于
學官舉應天鄉試為鄞令失意時貴調長陽再改江陵以母
夫人喪歸免喪卧家不起配范氏生子應登應辰應登舉進
士以南京戶部郎中轉延平知府歷陝西按察司提學副使
文行著於一時應辰少而能為古文辭初江陵之教令二子
克纘先業然則琴鶴先生沒久而光載其馨者將無在斯耶
史柟賛曰鴻飛冥冥燕鵲焉知君子畜德登所考時吁嗟朱
翁有修其有視軒冕涂怡怡茹芝有琴伊鼓有鶴伊隨泉石
之味有嘗者誰畜極而發有道斯貽奎回于天照此子孫乃
及先初亦克顯上游湖有村號朱自元載厥休聞千祀候存

古真先生傳

古真先生姓徐氏名璽字克用浙江餘姚人也生而介特嚴正不習淫媚嘗為吏亦不能吏行終亦棄吏不仕安于貧賤乃敘曰璽行年十七與從兄某菴君讀書積慶寺為進士學以求榮忽有司檄令監戍從之漁陽乃推案慟哭而去歷二年得脫死而歸自是家門多故家人强起吾為吏遂罷進士學吾之為吏也吾終身耻之人或以為偽吾之不得取進士科也吾終身憾之人或以為妄吾志不欲貧賤然不能衔去而智辭也故吾終身貧賤人或以為愚吾志不欲孤獨然不能肩脅而面從也故吾終身孤獨人或以為假吾志不欲鄙

陋人或以為固蓋凡吾所好者必不能為惡凡吾所惡者必不能為好凡吾所能者必不能為不能凡吾所不能者必不能為能皆吾失學而不知變也世之謂不知變者曰古真今皆以古真目吾故吾遂自號為古真翁作古真歌以自艾歌曰嗟天命之賦物兮豈各居其攸胡水不凝兮胡石不流胡稟餘之厚滯兮蹇獨不與世投吾將任真之為是兮抑予學之未修聞之于人人皆曰徐克用真古真哉初先生年且幼稺奉祖柩自外來舟宿洑野孤村舍作鬼事火起延舟舟人皆迷先生神色自若厥既從事兵曹比滿空橐假貸而歸舟轉孟洋阻風彌月浹旬不爨侍者慍見先生曰命可死不特

饑餓此江風亦能殺人熙如也後既謁選天曹遇王考功依安與語大悅乃遂不復仕矣當其吏藩司也得假省親會父嬰敷疾身侍不去人曰此風病耳可無稽爾事為曰棄湯藥以親簿書璽不忍也居數月而父卒在兵曹特感噩夢便理裝欲歸至而母適訃人以為孝念之先覺也生一子曰愛予同年進士也愛六歲時嘗携行田間愛有所指曰吾後必得之即厲聲嗔曰小子即思黷貨耶比謁選時以伯安講明濂洛之學遂遣愛師事之愛舉進士出知祁州適天下多故廉能大聞于畿甸而先生至祁儉朴滋甚人或語及貧富事曰昔人教兒謟世且喻之吾將教兒貪耶於戲若茲者近代幾

見之宜世俗以為古真云　贊曰昔漢陳寔周舉始皆為椽載其明德不愧孔門之徒當時位通顯富文學如孔光張禹馬融杜欽之輩令視之高下何如也古真公持身之堅事親之誠慈子之義不忝前哲然則又何以吏為終身耻以不得科第為終身憾哉將非真之不可掩與故予亦謂先生為古真其諸異乎人之稱之歟

巡撫宣府十二公傳 有序

都憲萊陽李公孔教宣府巡撫二年諸廢畢興重鎮屹然可保乃曰凡吾所以治宣者非鐸之材也蓋皆式諸先哲之善宣者耳又曰前既有創勳立業之人後不可[illegible]

之典於是會同巡按御史許君佁誠宗魯移仰該道僉事倪君公在璣令自宣鎮初設巡撫以來諸公之亡者稽其履歷列其政行採諸輿論參之載籍得十二公焉祀諸昭德堂其或功未大著或雖有功而道不足者例皆不錄乃以告諸總制侍郎臧公瑞周臧曰懿舉也公遂使兩生謁十二公傳蓋不獨以爲諸公不朽計亦以使將來巡撫者有所資乎此以鄭重斯地也梻因各述其大畧傳之如左著斯祠之所由與云其中馬故城王和順則梻爲諸生時之提學先生也所聞尤真云

李儀順天涿州人正統初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是地儀即是地巡撫之始者也創建開張多可法守而又嚴廉廸正邊徼信畏然權貴人所不喜也坐是被繫以死而不悔宣之舊老今猶有能垂泣而道者

羅亨信廣東東莞人永樂甲辰進士正統五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是地己巳間權官竊柄廷臣多依違於是北虜內侵京邑

英廟北狩時已無宣府也亨信獨以恩義固結士卒心城不得失陞右副都御史去

李秉字執中山東曹縣人正統丙辰進士景泰三年以右僉都御史總督是地糧儲提督軍務兼巡撫然質直不華而又

剛毅執法善崇用持正之人於是倉塁歛跡兵強民寧邊人至今猶頌焉累官吏部尚書太子太保

葉盛字與中直隸崑山人正統乙丑進士天順八年以左僉都御史巡撫是地初盛自都給事中陞山西右叅政督理宣府糧儲尋協賛獨石馬營軍務時獨石八城堡經虜失守盛招撫流離選勁卒戍要害驅諸怯弗勝戰者于農畝給之牛種歲收其餘租爲市馬牛器械又置煖鋪萃醫藥立社學建義塚平蔬圃以慈訓邊鄙晏晏歲亦屢豐或不至同頼比爲巡撫宣人曰是故父母我者也然盛之政又益柘於獨石時墾田滋廣儲蓄滋富邊城滋壯官至吏部右侍郎謚文莊所著水東日記亦可考數朝之跡

秦紘字世纓山東單縣人景泰辛未進士成化十八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是地剛明能濟事不憚權勢雖多著土木工然皆與廢起頹民亦不告病累官南京戶部尚書

張錦字尚絅陝西岷州人成化己丑進士甲辰間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是地然勤慎有爲利病力爲之興除萬全左衛二學是其所奏設者也自是邊徼多禮讓之俗累官刑部左侍郎

李介字守真山東[illegible]人成化己丑進士弘治元年以左僉都御史巡撫是地[illegible]有方尤重學校常率諸生習鄉射

禮以倡行伍至陞兵部左侍郎猶經略[illegible]稱於此後卒於官
宣人頌其正直而又明達云贈兵部尚書
楊謐字文寧河南儀封人成化己丑進士弘治三年以左僉
都御史巡撫是地勤政而嚴以繩下於是復團種之制董馬
政之弊邊人賴焉其所著師律提綱馬政條約亦皆關切時
務云陞兵部右侍郎
陳紀字叔振福建閩縣人成化己丑進士弘治七年以右僉
都御史巡撫是地然守岸凝重外和而內剛無之學優識遠
邊鄙多依賴之宣府大成殿樂舞自公奏設

解州鄉賢祠碑有序

嘉靖三年八月予至解知州臨海林君元敍曰今年正月間
州治北廣慈寺僧犯法時已議決毀寺今且數月矣屋敝墻
頹木瓦就廢欲移建州治之西以祀鄉賢予曰懿舉也然不
如即其寺作祠便林君曰祀止州中賢乎曰州統五縣若五
縣賢咸秩祀之尤美也於是博考史志自風后以至岐裕齋
得三十有一人林君遂以告諸巡撫都御史畢公從之乃命
州人致仕知縣馬進縣丞蕭昭及典膳劉節領其事祠甫成
而林君殁矣予不忍忘斯舉也乃述其事因為諸賢作傳焉
後又得八人於鄉賢大夫以附之在宋齊唐曰柳元景裴俠
柳晟衛大經胡証在　國朝曰史誠祖史善王文凡三十九
人自風后至關羽為正位餘列左右其知成之者同知招遠
張君杰云次年五月立

風后州人黃帝之相帝嘗夢風吹天下塵垢去嘆曰風為號
令垢土去而后在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乃求得風后于海
隅舉之為相與力牧共政天地治神明至遂有占夢經按州舊
號濈灘之海今風后廟南有風洞及塩南風故州四時風甲
天下則所謂海隅得風后者必此也志云風后著兵法及圖
孤虛數十卷恐後擬作其墓在蒲州風陵渡西

許由州平陸人堯以天下讓由由告其友巢父父曰何不隱
汝形藏汝光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泠之水洗其耳拭其目

曰向者聞言負吾友遂去隱箕山今平陸縣東北有由塚下
有溪為由棄瓢處事雖不經亦振古高士乎

關龍逢州安邑人夏桀無道龍逢苦諫桀不從又諫遂至於
死今縣東北二里有墓云

巫咸夏縣人相殷王大戊周公稱其保乂王家其子巫賢父
相祖乙今其縣東五里有巫咸祠旁有巫咸谷谷中有水亦
名巫咸水

傅說州平陸人殷高宗恭默思道夢帝賚良弼以象求之說
築傅巖之野惟肖遂立為相告高宗以為學求賢之道今書
有說命三篇今平陸入政村有聖人澗及傅巖其里曰商賢

里

宮之奇州平陸人仕虞晉侯欲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于虞公曰晉不可啓寇不可玩譬以輔車相倚唇亡齒寒虞公不聽奇遂以其族行

百里奚州平陸人其先家於百里因氏焉晉侯欲假道于虞以伐虢知其不可諫也遂去之秦穆公與語大悅授之國政號五羖大夫遂相穆公覇諸侯孟子稱其有四智二賢

卜商字子夏本衛人事孔子後居西河遂為州芮城人在孔門以文學名然以博學篤志切問近思為仁以賢賢孝親忠君信友為學則亦曾子之儔歟墓在其縣東十七里水門村

或曰河津亦有墓

段干木州芮城人魏文侯過其閭必式嘗求見干木干木踰垣而避之孟子謂之已甚者也

裴遵州安邑人漢光武時為燉煌太守平蜀有功乃晉魏隋唐裴氏之宗祖其子曄為將軍還聞喜遂為聞喜人

馬武其先南陽人王莽時還居州芮城縣西陌村光武中興嘗為先鋒力戰無前諸將皆引而隨之其破劉紆蘇茂甚烈與畫雲臺二十八將

關羽字雲長州長平人事劉先主志圖恢復漢室稱萬人敵拜前將軍假節鉞威鎮華夏為世虎臣諸葛亮深器重之嘗刺顏良以報曹公有國士風其辭曹書自言心如日在天之上曹公表封為漢壽亭侯被吳人害遂為神初謚壯繆侯封義勇武安王自漢以來天下廟祀不絕今常平有其先人冢云

裴頠州聞喜人遵之玄孫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晉惠帝時國子祭酒遷尚書侍郎後被趙王倫害晉俗尚虛無頠著崇有論以矯之

衛玠州安邑人晉太子洗馬風神秀異如玉人每乘羊車入市觀者塞路玠嘗言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慍色

柳元景州人少貧苦數隨父憑伐蠻累功進驃騎大將軍南兗州刺史晉衛京都孝武終受遺詔輔幼主遷尚書令領丹陽尹加開府儀同三司時勳要多事產業元景獨無所營看菜園數十畝園丁賣菜得錢三萬送宅元景怒曰立此園供家中啖耳乃復賣菜奪民利耶以錢乞與園丁後以國事受戮容色怡然贈太尉謚忠烈

裴俠州人七歲始能言聰慧異常仕西魏累官東郡守左中郎將棄妻子從周文帝戰沙苑以功進侯爵後為河北郡守民歌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為世規矩帝謂俠清慎奉公天下牧守第一號獨立使君進公爵

柳崇州人方雅有器量學行後魏時舉秀才高第歷官尚書郎中孝文時既罷鹽池禁富豪專利人多爭訟帝遣崇檢斷訟遂息又經略荊郢累遷河中太守嘗斷盜馬之疑郡人畏服贈岐州刺史謚曰穆

柳科州人後魏太統中為洛陽行臺郎中掌文翰嘗論史官記事當顯示于人以勸善沮惡遷中書侍郎時人論文體古今異宜科謂時有古今文無古今遂作文質論特以為允

裴駿州聞喜人幼聰慧兵襲聞喜駿率鄉豪奔赴大武補中書傅士崔浩目為三河領袖轉中書侍郎贈聞喜侯

關朗字子明州人雲長之後有經濟大器妙極占筭不求官

達後魏太和末王虯與談稱其奇才言於孝文帝曰此人道微言深帝召見言老易即寄發玄宗實陳王道諷以慈儉為本餙以刑政禮樂帝嘉為管樂之器

柳遐州人初仕梁蕭詧稱帝辭去詧殂行服後州累徵不起武帝再徵始起受霍州刺史導人務先德行

柳機州人仕後周為華州刺史隋高祖欲受禪周臣皆勸機獨義形于色後刺華　冀兩州俱稱寬惠

張玄素州人初仕隋為景城縣戶曹竇建德執將殺之縣人千餘號泣請代釋之唐太宗即位擢御史遷給事中時治洛陽宮上書諫止魏徵歎其有回天力歷太子左庶子銀青光祿大夫

衛大經州人卓然高行口無二言邃於易人謂之易聖武后屢召固辭開元初州刺史畢構使縣令孔慎言訪謁辭不見豫筮死日鑿墓自志如言以終

裴行儉州聞喜人貞觀中舉明經仕為長安令高宗時累遷吏部侍郎典選有知人明後拜禮部尚書嘗曰士之致遠當先器識而後文藝以評王楊盧駱皆中謚曰獻子光庭開元中拜相

張巡州苪城南張里人唐玄宗時安祿山反巡為真源令守雎陽孤城死戰遣南霽雲突向臨淮賀蘭進明處乞援兵不

至至德三年城陷盡節而死朝廷加特進立廟雎陽其尸葬于南張村

柳渾字夷曠州人幼有相其夭且賤令從佛渾曰去聖教為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第進士歷官御史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剛直敢言嘗料吐蕃必刼盟後果然德宗曰卿書生乃能料敵邪益禮之厚渾竭誠盡忠憂勞成疾謚貞

柳澤州人性鯁介景雲中為鎧曹參軍嘗諫復斜封官不報開元中為御史又諫周慶立進奇器玄宗善之

柳晟州人少以孝聞從德宗幸奉天自請說賊為朱泚捕繫晟毀械間歸奉天累遷節度使回鶻進公爵

胡証州城西里人元和初進士官諫大夫究項犯邊証以儒士奮勇遂拜振武軍節度使有功即今胡村胡氏

裴度字中立州聞喜人貞元初進士累官中書侍郎督師平淮蔡策勲封晉國公加中書令謚文忠度以身係天下安危輕重者三十年歷仕四朝以全德終始子識大理卿諗學士

柳宗元字子厚州人少精敏貞元間進士後中博學宏詞科歷官監察御史禮部員外郎坐王叔文黨貶表州刺史又貶永州司馬益自刻苦爲文章元和中召至京復祠以祀之

董孝章州人宋貞宗時十世同居與潞州邢濬隰州趙友齊名嘗旌其閭蠲課調

司馬光州夏縣人天章閣待制池之次子寶元初進士累官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極諫青苗助役法出判西京留臺退居洛十五年哲宗初召拜左僕射罷青苗法人謂元祐相業有旋乾轉坤之功著資治通鑑諸書贈太師封温國公謚文正子康端謹至孝舉明經官司諫直集賢院

趙鼎州聞喜人崇寧中進士隨高宗南渡累官殿中侍御史陳四十事遷御史中丞初鼎薦張浚浚並相協心以圖興復忤秦檜和議論罷政謫嶺南在吉陽不食卒孝宗贈太傅豊國公謚忠簡

吳係齋州三張村人胡元御世隱居不仕學行鳴于時于所居西南建孔顏曾燕居堂及學舍歲時率鄉人修祀事習禮儀敘鄉飲少長之節教樹畜敦行經孝子孫耕讀以為世守其貧賤無外慕鄉黨化之生六子其嫡孫祖訓官至都御史

史誠祖州禮賢坊人洪武間舉人材仕汝上知縣秩滿陞濟寧知州仍管汝上事善政最多

文廟過汝上撫其背曰爾何謂能得民心如此賜衣鈔誠祖繡御手於衣在任四十八年壽百十五歲汝人立祠以祀之

史善州崇寧坊人宣德間歲貢任邯鄲知縣清謹著聞有惠政陞肇昌府通判以不阿權貴致仕居鄉州大夫不法者亦以直言勸沮之去邯鄲縣人換衣脫靴立祠以祀至今尚存

王文字貫道州三張村人成化乙酉鄉舉毋病頭風或喇文輒有夢見異人明日果得異人醫瘥體貌尊嚴沉默歷武功汲縣教諭卓立師道雖盛暑必衣冠非公事不謁府縣官張知府稱爲古君子致仕杜門不出州守常臨訪焉

少參休菴王公傳

休菴先生王公諱璠字廷瑞陝之肇昌寧遠縣人也先祖諱仁智曾祖仲榮祖與皆務農事考永昇始以文學起家舉景泰癸酉鄉試然豪宕鯁直言忤當路抑之除河間府知事後以公貴贈奉政大夫戶部郎中配賈氏贈宜人生四子公其季也幼穎絕人傳[illegible]群經務究[illegible]為文辭動數千言沛然

不可過行輩皆仰視之提學戴先生嘗稱為奇才成化癸卯以藩司掾中鄉試第五人以河間君耄老不欲會試河間君力遣之行即登甲辰科李旻榜進士河間君聞之甚喜對賓交酬飲數日卒公匍匐奔喪朝夕哭塚傍凡宰木皆手植乃服闋奉繼母徐氏入京弘治改元授戶部主事分督臨清倉有中貴佔勢恣貪公至剛革宿弊嚴設科條先繩奸吏二十餘人積逋驟完進員外郎丁徐母憂去乙卯服闋進本部郎中奉　勅總督遼東糧儲兼理屯種值邊徼多事軍餉屢乏公力請內帑萬金并開淮浙鹽利於是豪商罔利吏緣為奸乃嚴法窮詰不通請謁折沒銀萬有四千米二萬有七千朋

奸誣訴下御史按白坐配者百餘家及瓜代　朝廷遣使盤驗積餘銀米花布率千萬計癸亥奉　勅償督漕運兩遇藩王之國舟多阻隘夙夜經理細疏漕政多見采納又奏留天津德州寄囤米五十萬省漕卒至十六時皆稱便尋擢山西布政司左參議分理冀北道即古雲中地虜數出沒邊吏與役公冒寒暑督轉餽餉雖狼烟累驚曾無避難方及二年邊儲充足撫臣特疏保薦冀其大用壬戌歲當考察乃以失歡同僚漬致流言被黜　藩王重臣連疏奏留公亦以三書自明荷

昔查辯語在王氏家乘然公自信益篤謂不可必於人惟無愧乎天耳時宦璫用事有勸謁以求解者公曰是丧吾素履之節也卒不往初公之監臨清也倉中年例扣入可三十萬錢皆自禁絕之其革遼中紙價尤著見聞故部臺書公考績非操心端謹則剛果有為其有壬戌之黜者皆公訖威戢權之積也蓋公自為諸生時同舍生隱學宮傍隙地入己衆忌之訴於官以公庭行先已强為事首公偶領之然亦事闕不行衆更詭為文移之縣縣聽之遂直以地入官而彼生省知為偽牒也即更言於按治稽原牒有公之名輒出為吏公實弗知耳公素稟剛方有河間君風故未仕而罹於訟既仕而傷於讒人卒為弗平而公固皆歸之于天也晚年僑居揚州日

與名士大夫倘徉山水談詩飲奕益篤於自好乃正德己巳六月二十有五日以疾終距生天順丁丑二月享年五十有三配張氏贈宜人蚤卒繼蘇氏山西汾州世家考諱子成為華邑司獄河間君聞其及笄而賢禮聘於公祇承內則奉姑舅以孝謹閨雖貴封宜人心益下無泰侈及公沒哀慟致疾撫教遺孤嚴飭閨範竟以憂勞尋卒時正德乙亥六月初八日壽不逮公二年也子男二人長延祥以哭公泣血卒次延祀占籍江都遂舉應天鄉試志行端正學趨逸大蓋紹公於不泯者也女子二人長適同郡何榮次適兵部郎中海陵儲[illegible]男子三人卿樸卿梓卿[illegible]孫女子三人

論曰昔鄒陽以忠無不報信不見疑為虛語自王休菴公觀之則陽之言亦或然乎故白虹貫日而太子畏軻太白食昴燕昭王亦猶疑于衛先生也夫士之修身砥節者其經也乃或遭讒罹謗不免於世則士固當益篤自好可也苟或少動于中變其所守如謗人言則一敗旣形百行無解君子所以貴於自信如吾休菴公云

桂坡子安民泰傳

安君民泰名國號桂坡子常州無錫縣膠山堠村里人翰林院庶吉士今裕州知州如山者之父也君生而質貌魁梧資性堅定長益廣博開朗被服儒術涉獵書紀身通資治通鑑

綱目言詩發藻迥出儕行性嗜山水園林蓋嘗為父友菊翁築菊樂園以怡其情迺又於其園之後作重園以廣之暇則速友徜徉浩歌李白蘇軾之詩遐想逸踪思共翱翔旣而歎曰昔人足跡半天下而國不出環堵誠矣人也遂走京師攀躋銀山展觀天壽乃抵居庸越龜蒙鳧繹以謁孔林於是有北遊記已而還泛大江躡匡廬觀瀑布沿入武當於是有西遊記已又南遊荊溪登龍池涉震澤窮搜天目諸山遂東至海上渡錢塘江以探禹穴窺天台鴈宕之奇皆有記記各有圖圖各有詩而太宰龍灣廖公及大參諸東洲都諫俞國昌諸君皆為之序其事則君固規視三山杯觀五湖當其志與若有人道之雖以登東山亦肯學而桂也豈乎壯哉初正德辛巳間巡撫梧山李公欲行白茅水利延訪于吾君詳列方畧兼著勸懲法民樂趨事登于成功李公至恨相見之晚禮遇優厚嘉靖乙酉海寇劉發横為民患中丞松月侯公聞君才名檄為幕賓時議皆欲擣賊巢穴君曰計左勍左夫賊恃海為亂出沒波濤若我軍冒險先犯魂魄莫若以賊攻賊誘執其渠魁耳從之賊平伍公疏其事于　朝廷獲有銀牌之錫則君固懷才挾策明時之逸民託興于山水者乎君毘陵之富室也然未嘗規規然計子贏縮之謀而高義雄于吳中又喜為義舉積而能散蓋嘗捐金倡郡民以築毘陵之城正

德己卯歲侵則又賑穀數千石以救毘陵及旁郡之飢所全活者甚衆則其周戚黨之貧事業師蔡約室之遷養舅氏之有終待凡邦遺孤子孫之得所可勿難矣蓋君天性孝愛敦速客觴詠以樂父心或迎醫辯藥以療母疾咸盡忠信無所塗飾宜其於宗戚鄉黨者如是也則夫吟咏于山間水邊者豈徒然乎君先世本姓黄氏有孟信者生于茂字叔英洪武中來繼于安明善氏茂生以恕字近仁以恕生公後號處靜直行謹言為邑聞人公後生祚即友菊翁剛方閑禮度事親孝謹配司馬文正公十五世孫達之女是生君者也安氏當之累世者固將于君手振哉君配周氏生七子分授以五經

遍宿名儒以為師承長即如山中嘉靖己丑進士勵志古學為君索傳誠篤至過自謙稱以親于則發君之祥而廣其未究之志者不在茲乎娶江陰陳[illegible]郭世祥氏次如磐太學生娶參政葛志貞氏次如石娶舉進士華從龍氏如京聘江陰周氏如嵩聘常熟副使王于澤氏如陵聘太學生鄒子問氏七子幼未聘女子子二人長適興道華魯氏次適武進邑庠生鄭相氏孫男一希堯如山子聘蘇州王文恪公孫女孫女子三人則君之福履可知其振且懋也君生卒年月暨文行之詳語在冢宰介谿嚴公宗伯甘泉湛公碑表誌中所著西遊記及遊吟藁數十卷皆藏于家

論曰嘗聞之貧富在天不可力移世有晝筞夜籌焦心白首然終不能長尺寸或幷其故者而失之乃有起業販繒溺牧之間後其富可敵王侯今觀桂坡子益驗哉彼桂坡子遨遊山水吟咏詩賦何嘗握觚坐肆如壟斷人乎然而其富自若是也士感於貧富之間而操持不堅者觀此可以定志矣且桂坡子俊才有畧懿行秀文又若是也乃落魄於江湖林石之間不能沾一命榮而世之齷齪自足才不逮乎中庸數至顯貴者此其窮達又何以辯也故士無怨尤之心方可以得道有混于取舍之分者其遠仁也遠矣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予因桂坡子以告云

贈君鄒宗孟傳

贈君姓鄒氏名希賢字宗孟西安咸寧人刑部郎中相之父也曾祖儒宗祖友德考敏皆處士敏娶某氏生贈君贈君生而秀異蚤喪父母祖母何鞠之九歲受孝經論語於謝先生能暢大義十三歲何卒遂棄業初何嗜茗秦地無茗難獲贈君每求諸石鼇以養何何卒而水漿不入于口者五日也乃鬻產以厚瘞而假舘于士人附氏惟浮屠氏矣不用也南游江湖每節候必給粢需于家身焚楮泣諸邸生無同父兄弟雅厚諸堂從兄弟有酒食必以速後從兄濤淙死皆賛以十

金淵存而不商也每出扶淵貨行歸而畀之息以為服勞爾也嘗曲世業田四十畝堂兄洹私售于紀氏而擬其直贈君不以問族兄昞昉歿于蜀貲且盡乃歸其喪而撫其孤以立保族姪也年長而學有行然貧甚開鄉塾以誨人贈君禮厚之遣郎中師事焉且令保不念衣食既死而賻葬之成化末年關中饑人相食贈君令外姪傅鋼商販荊襄取其息以周宗族戚鄙其救鄉人孫楊哲困而更生者數家焚債券如羅春郭玘者三十家故咸寧人十九御贈君之恩也弘治辛酉延綏告警上官令富民借運有司以郎中生員應役贈君曰國弗急救下心何安乃捐千金于里正陽城趙令嗣之曰此

在士大夫且以難關中飢時脚者茹賢士人受其直八十金運貨于蜀比啓行皆挾其妻子竄于終南山家人欲追而奪之贈君曰渠適者正欲利此也奪則數家之命殞矣止越二年歲孰數家皆還贈君亦不問前故其客蜀時夙興過濯錦橋獲白金二百銖坐于橋側良久有人號泣而至叩之則失金者也與之家居時隣人來謁適會賓侶隣竊白金酒杯以行家人瞰知欲發之贈君曰止失此損我不多發之彼行敗矣不若微示之令夜自歸其人聞之終身不敢為非弘治壬戌五月卒于蜀蜀人與交者無不痛悼郎中與生員奔喪蜀中蜀人負貲者已無籍容各以其負自還者二十餘家且曰

鄒宗孟客蜀四十年吾輩蒙惠多矣今且死豈忍背也及輀車發送者擁不能行贈君之為三秦豪傑非耶故歿未久以郎中前官贈刑部主事李氏關中望族贈君之初配也以郎中前官贈太安人安人有孝行未笄喪母王氏哀毀骨立既歸贈君歲時奉祀必竭誠敬誨郎中少年讀書針指伴夜云許氏亦關中名族贈君之繼配也善撫李遺視諸子文不異所出史柟贊曰長安劉司徒用齋不溢美人其誌鄒贈君無疾言遽色四十年未嘗取怨于一人以所傳郎中狀觀之果然夫贈君一布衣盡其材能所至濟衆當其寄一命詎止是邪然則弘其烈而賦之天下者其在郎中乎初郎中扶喪[illegible]還自蜀中過書[illegible]絕冊不[illegible]如艷顏而先所信贈君者固獨人耶知郎中之必大無疑[illegible]

王田處士伍先生傳

王田先生者蘇之吳縣人今工部主[illegible]餘福之祖也諱璟字時美姓伍氏東白張學士志曰系出[illegible]大夫伍舉之後云曾大父顯之元至順間以處士徵不就[illegible]大父子雲世稱貞隱先生國初亦賢良徵拜湖州府經歷父宗理母趙氏宗理嘗為萬石長末年膺養老詔授[illegible]服[illegible]姚氏王氏號濠上三大姓云其後二氏皆彫落而萬石長[illegible]育淬礪增拓籍物嘗受大賈寄布千疋大賈死萬石長召其子與之其家驚嘆感激

先生蚤承澤訓凡所舉動多肖萬石[illegible]長云嘗出隙地以資人之無葬域者其人不自葬又市諸[illegible]他人他人葬凡幾喪復來售諸先生且欲發棺以瘞他所先生曰不與之直若更陰發他售則莫能禁也乃止其發而與之直其他買地穿井以供衆汲指貲治道以便行旅應時成梁以資利涉好義喜施皆此類也有司率多旌其勞義至有勒石道左以紀其蹟者矣晚年又祖藍田呂氏遺意作鄉約會以勸衆一時比閭族黨禮讓相接風俗頓改歿後人猶[illegible]焉蓋先生稟賦清癯好學不衰少游賀咸樓陳體方王孟南三氏之門即得其肯綮好吟詠或有所得輒隨筆書之以[illegible]庭訓工部幼時嘗攜之游

六江登金山弔[illegible]陵訪六朝遺蹟暢然而歸怏怏不樂曰九華
仙招我我頎與之游乃以弘治丙辰春正月十二日卒享年
六十有一葬在吳城北三十里龍池山初弘治壬子三吳人
思荐饑有司勸諸尚義者先生遂倡為齊民先當道強官之
然終非其志也故冶常惟需布服至月朔朝賀或一冠紳吳
人尤高焉配倪氏比德先生男一鋹娶李氏孫男二長餘慶
娶吳氏聮工部[illegible]顧氏篤道好古能發先生之祥者也
賛曰美哉王田[illegible]民閒身嗜廣誼篤拯困窮行攸在我亦
傳于天既纘前[illegible]此後昆福祉既誕孫子負負既顯于仕
于道尤庚厥源不[illegible]流兹焉相此種德何復不旋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四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五

南京禮部右侍郎致仕前國子監祭酒翰林修撰兼經筵講官修國史高陵呂柟撰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門人建德徐紳海寧吳遵彭澤陶欽皐編刻

說

李得輿兄弟字說

廣西李得輿冠時字曰子式其弟得友未冠將字曰子益蓋皆出于父師之意大賓之命也涇野子曰得輿而知子式之意乎夫子告子張曰在輿則見其倚于衡衡即式也斯蓋言敬也子張子忠信篤敬或不足故夫子云爾子能式乎是而免子張之失則可以得輿矣易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友以

三益為得三損為失得友將非士忠信無友不如己者乎雖然多聞不如友諒友諒不如友直故夫子論三益以友直為首子益其得直友乎

陳氏二子名字說

陳安邑自寛有二子請予命名且字之其長也名曰臨字伯咸其次也名曰觀字伯孚且與之說曰在易臨之九二剛中上應六五誠意相感不順私命故吉無不利臨乎其在咸乎苟積諸己者不實吾未見其能咸也易觀卦辭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彖曰天下化也夫孚也者信也信在乎中自著於外故為可觀若巧辭色莊以鮮仁誰其視之哉

林幹字說

涇野子於臨海林幹字曰幼培臯字曰幼毓謂之曰幹乎爾知此幹高挿雲日遠參霄漢乎惟在善培其根爾臯乎爾知此林茂密包山川深幽通澤谷惟在能毓其本爾是故冬也者天之斯蓄也璞也者璧之斯羨也是故根不善培則幹之矗矗乎達天也難本不能毓則林之綿綿蟠地也難是故君子集義以培其根存仁以毓其本

馬氏兩生字說

馬兩生者前兵科都給事中梅軒先生之子也予嘗隨巡按初公訪先生先生出兩生以見皆威儀溫恭言動可敬初公乃字其孟嶽曰子高字其仲巒曰子端兩生拜而受之請予為說以自警予曰夫孟其知子高者乎夫在地之物將萬類也長或過尋丈少或至尺寸孰有如嶽之巍巍業業挿霄漢摩日月甚或雲霧烝發之時即與天為黨而不可攀昔孔子所登以小天下者此也嶽其無自卑乎夫仲其知子端者乎在世之物將千品也南有樛枝之木北有曲流之河孰有如巒之亭亭矗矗紫烟霧冒雪霜甚或風雷搏擊之時亦挾地端而不可撓昔孟子所論以取尹公之他者此也巒其無自枉乎且梅軒先生忠諫在給舍牧愛在郡守直道既忤於時高節益振於後其為家庭之嶽以式是兩生者久矣然則兩生之高世離俗者又豈待予說哉

丘子孟學字說

予之謫解也丘孟學即從予遊蓋飲食居處相同者幾二年切磋之益規戒之深蓋有不待言色而相喻者矣若夫器識宏遠志意堅定蓋交遊中之所喜見而樂問者也比予發解從至蒲津同居數日出此冊以問字說嗟夫東魯之道不明久矣治日少亂日多俗日偷風日薄此其故可惄然哉丘子而顧名思學顧字思名以求吾夫子之意而措之行予當輾然而笑登西河之舟矣字則東岡李司馬所命名其叔父善人之所定也予因與之號曰思齋云

克齋說

克齋者何光祿少卿句容王公克明之齋扁也齋何以言克取克己之義耳自夫子告顏子之後茲學久不講克齋取以請事當非顏子之徒歟然則顏子之克己者如之何曰克居室以陋巷不羨數仞之堂克飲食以簞瓢不慕方丈之席克耳目口體之非禮也凡宋朝之美祝佗之佞逆送之目附耳之耳皆無矣或曰顏子未仕者如此可也若克齋已列卿士行有天下國家之責亦如是乎曰夫子亦又告顏子矣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用韶舞皆克己之用也或曰今天下水旱相仍災眚迭起窮獨無聊即克齋能用也持夏時殷輅將奚

補曰君子之道在取其意聖人之學不泥其跡亦嘗聞木火之相息乎非火不水非水不火非水不火謂火耄也非火不水謂水穉也水以火勳火以水績互藏𠂢體交致其用如水益水如火益火水溢火烖百工具朽故君子懸結繩於質削之日聲絃誦于干戈之際非達見也曰子於顏子克己之體用皆說矣乃夫子稱其好學獨在不遷怒貳過者何曰凡過與怒皆於體用形也故顏子之學如其道雖失天下不為怒如其非道雖片言之出一念之興皆以為過也則過與怒者又己之所先克者乎他日克齋累言之遂為之書其說

許汝賢字說

許生名彖先其父淳菴君宿大賓加冠於其首之時已字之曰汝賢矣至是學于鷲峯東所問說焉涇野子曰知名則知字矣夫名為彖先者言自淳菴君以上至於曾祖方伯公高祖封御史公以及始祖皆先也先人積善行義至於有汝汝之彖先人也不賢而能之乎故字汝以汝賢者欲其盡繼志述事之實耳則何以謂之賢思先人之善也使有諸己以至於美之地先人之所積者於是乎益顯矣思先人之義也有事焉以至於剛大之境先人之所行者於是乎益茂矣故有如此之賢斯能彖先耳又曰孝子之事親猶仁人之事天使汝賢又能求開闢之先而逮肖焉則窮神知化之賢當必入有所在乎昔孔子惟先進之從而記禮者猶耻在君子之後不可不深長思也且自汝賢之至鷲峯東所也聞言即解見義必為凡父母兄弟之事殆如饑渴之於飲食則亦有賢之本矣故予欲汝克此賢以求進於踐形惟肖之地非以相誣與欺也

永慕說

永慕者何太學生仁化蒙禹化慕其父母而不忘太常卿海陽盛公之所題也何言乎永慕禹化曰應龍之母譚氏撫教應龍于幼稚無所不備凡寒暑裳衣皆出手線每訓以古昔賢孝令成名士乃正德辛巳太守吊試于府尋報母驟病亟

馳歸母已終不獲一永訣悲踊無地至今猶若吾母之未歛時也吾父字廷玉會廩于庠貢且至乃告養親終身隱處及誨應龍學朝誦暮讀有不習輒呵扑不少貸曰吾已削籍于學汝復不能奮以升仕版也乃嘉靖乙酉歲當大比時父遘疾辭不去試父怒曰是不孝也勉從父命以入省比觀席舍圖還旅邸聞隣人私語曰某父疾其難愈乎應龍悲慟思歸有友曰道途之言未必盡然姑應試以俟家書曰方寸既亂功名何為遂棄筆硯[illegible]涕泣兼程抵家父已蓋棺不獲一面號泣控天至今猶若吾父之欲殯時也夫應龍方赴府試不能以終母方赴省試不能以終父父母見應龍于生應龍不

能見父母于死天下不孝子尚有如應龍者乎則應龍之求慕乎親者實求悉乎己耳若他人者之父母或生八九十歲或生百歲有餘皆見其子之成立也乃吾父纔年六十有四吾母雖六十亦尚欠一年也則應龍之所求慕者實未能有所求其年耳涇野子曰傷哉禹化吾為爾說之夫骨肉聚散有定數年壽脩短有定命汝如求慕親之身不如求慕親之道汝知求慕親之年不如求慕親之名親之身不可以復生親之道可使與天地並久則固未嘗死也親之年不可以復存親之名可使與日月並明則固未嘗亡也是故慕可扑之義即小杖則受之旨也身為曾參不可乎慕乎綠之慈即啖

肉示信之訓也身為孟軻不可乎日事三省雖一貫之道可聞動充四端雖浩然之氣可致果若是焉雖今父母上希曾晳孟仇將千百年猶在也斯不亦更求乎禹化毋徒為世間兒女子之戀慕云

橋東書屋說

橋東書屋者太學生海康張敬伯之所搆也何以曰橋東敬伯曰雷州之衛治宋之府治也宋郡守虞應龍嘗建譙樓走使于贑請文山記記至之日府左一橋適成遂以文山倫魁名橋今橋雖圮厥基與名猶存不朽一拱居第在橋之東遂以自號且扁書屋蓋欲有所仰止云涇野子曰文山亂世之忠臣也敬伯聖代之造士也奚取于文山對曰君子之學師其心不師其跡論其志不論其時曰異哉敬伯何愛橋不如愛屋也橋名也屋實也橋在人者也屋在己者也橋因文子倫魁而名且立數百年至于今如敬伯以屋為天下之廣居也而居之則其垂久遠也又豈讓彼一橋哉且敬伯之曾大父以鄉進士尹平樂有循良績大父及父皆隱居教授以德行稱乃至敬伯固不欲一丕顯之耶對曰若是一拱可謂求諸人不求諸己于其名不于其實矣茲歸也敢不益脩其身下淑諸子弟旁及諸鄉人他日如有一官也又將以澤諸斯民不識可獲

廣居矣乎曰敬伯能若是焉則斯書屋也將傳諸天下覃乎後世又豈讓彼一橋哉

黄子積字說

安義黄大子積餘慶游于鷲峯東所者有年矣將告歸乃以其字說請初子積之在蜀也楊太史用修已為其兄弟作五黄字說具悉著代譜義茲復有問則予又何以告之夫月坡先生之名子積且字也於名字間已具其義况子積自至東所言不妄發臨事能慎處交友能分財有恤不變固已知善之可積而奮趨于道矣則予又豈他說雖然在易升之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言其積也必自本而

後能升之故予論格物必曰致曲皆予積素所聞也聖賢如成王召公然猶以矜細行為言況其他乎子積欲成九仞之山則於一簣之間必一不可忽矣世謂莊周誕人也至其論萬里之鵬也則曰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無力是故能積於根本尺寸之間則徐求之升也干雲霄凌星日也必矣昔夫子論君子之不違自終食之間以至造次顛沛皆其處也子積其用力於是而勿忘也

贈半窓子說

去冬半窓子既有四川建昌之命予聞之曰半窓子必不怒已而半窓子既至仕者曰建昌遠隱者曰建昌遠親與跡者亦皆曰建昌遠於是半窓子亦少惑於其言予謂之曰惑之將柰何斯遠也實近也半窓子乃不惑今春半窓子既有山東憲臺之命予聞之曰半窓子必不喜已而半窓子且行親者曰山東近跡者曰山東近仕與隱者亦皆曰山東近於是半窓子亦少動於其說予謂之曰動之將柰何斯近也實遠也半窓子乃不動或曰子何以初知半窓子之不怒與喜也曰半窓子學為經世者也使彼以建昌為怒必以山東為喜也予何繇知半窓子之不惑與動也曰半窓子學為體道者也使以逆言而惑必以順言而動也然則謂遠為近謂近為遠者則何居曰建昌之遠以地言也其近以道言也見

乎道則雖行萬里之遥如在跬步之間矣山東之近以地言也其遠以道言也見乎道則雖居咫尺之邇猶存遐遠之見矣是故知建昌之不遠者可與言近知山東之不近者可與言遠然則謂崇為卑謂卑為崇者亦可乎苟有所見焉往而非近遠哉

歐陽曰大字說

歐陽曰大且還泰和乃拜請曰生父碧溪君名生以乾元字生以曰大蓋取乾文言義也幸畀一說而乾元可終身行矣涇野子曰斯曰大也但賛此乾元耳其所以致大之功則未及焉夫乾其靜也專其動直是以大生焉是故靜而不專則雜念易起而天下之大本難立動而不直則損友易親而天下之達道難行誠使內斯靜專外斯動直自強而不息也則其自強庶幾乎可學乾元矣且曰大不見天子乎舉世不知而惟天能知之究其所以只在下學是故聖必以天為準士必以聖為師曰大而不能顧名思義顧字思功則人將謂此字名非汝之所能溥有春秋傳所謂名與而實不與也然則曰大之乾乾于終日者可知也

善慶堂說

善慶堂者何泰和鄒子汝粹之所構也何言乎善慶鄒氏世為金陵人至居易先生仕南刑部正郎其宅于淮之東于白

岩齋公扁曰金陵舊居他日東郭鄒子見先生之子汝粹克敦行以訓汝獻諸弟子有成扁堂曰善慶予因著說嘉汝粹云

謝伯已字說

謝生名顧初字惟命請予更之予曰古之顧在已如何夫人之怨天尤人者皆不顧已者也子如從事於下學其惟顧已乎故字子以伯已顧曰已亦如此之大乎曰古之學者惟在為已顏子之賢惟在克已故為人子者不可以有已為人臣者不可以有已然皆必先顧乎此而後能無已也顧也其知所先哉

宋宗易字說

靖州宋君從簡光祿卿西溪先生之子質明而志美學遠而履方蓋傑士也他日嘗因潛江初啓東問字焉初字宗望予不知也又字宗冉予亦不知也求其故其說長且難啓東曰則謂之何曰免於難者惟易乎於是宗易又問字說曰子無以易為不難也夫子曰易簡理得則成位乎其中與天地參豈細事乎君能顧名思義以求易從之實顧字思始以求易知之真口無隱言身無二行肺肝可對乎天日鬼神踐履不愧乎飲食男女潛修之久積累之深雖未能便與天地參然而於仰乾俯坤者將亦無怍乎於是宗易作而曰簡又不致

以易為易矣願從事乎名以不忘先人從事乎字以不忘吾子

胡大器孺道字說

休寧胡生大器學於栁灣精舍問字焉對曰成之曰學者顧名與字以思義也故文中子以無功為廢朋友之道夫子嘗曰君子不器汝欲為君子則不可止成乎器矣曰成大器則何如曰其器雖貴如瑚璉亦夫子所不足也他日移居鷲峯東寓同解州王克孝問字說則謂之曰易不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為之器大器年未及壯而能從事於道如子賤之學也則親賢取友治過從義乎不遑矣他日養成大器如楊子雲所云當又何難哉因字之曰孺道與為之說云

仰山說

仰山者侍御宋君獻可之所自號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獻可之志乎君鄜州人鄜之東南皆高好櫻桃之所環繞其西障以龜山延以蓮化而洛及華池之水襟帶于其前舊表為四景曰東皐霽曰西岩爽氣南浦停雲北嶺積雪云初開元坡三川水數于唐高莊杜甫詩所謂拜掃走鈿車歸路晚山稠者此其地也獻可既入官每觸懷起興未嘗不仰稱茲山焉他日至為圖以展于予則謂之曰獻可操行孝廉質器剛方見善必好見惡必嫉事至勇為無所顧忌為今之

名御史其仰山也毋止以高好龜山而已高好之南有嘉嶺其東雲巖亦可仰也宋范希文之在嘉嶺也聚營田復廢寨熟羌歸在數萬西賊聞之破膽至今茲山乎澤猶存張子厚之令雲岩也敦本厚俗每月之吉勸酬鄉人高年使知養老事上之義至今遺風猶在歟可而仰茲山則豈非今之范張者乎曰是斯二人者正宜夙宿之仰慕行將求思齊焉豈敢以負嘉嶺雲岩哉曰猶未也陰晉之地有泰華焉首接前來尾屬符禺削成四方其高五千仞藏羊肥𧕬亦利焉昔周公以禮樂興西周者嘗與此山爭衡也齊充之地有岱宗焉旁接石閭下衍梁父聳立天門日觀其高四十餘里鴈飛虎阜

亦負焉昔孔子以道德起東魯嘗登此山比高也歟可若又仰此二山則何如曰宜出按于外久不聞斯言茲雖仰之彌高亦所不厭矣歸將視高好龜山如拳石耳

赤溪夏君廬墓說

廬墓者何赤溪夏君為其母陳氏之亡居廬于墓也為其母陳氏廬墓者何其父年二十一而早卒陳方十九伉儷二載遺赤溪君未周歲在襁抱陳日夜哀毀幾不欲生舅姑暨諸戚黨開慰得不裁及舅告逝赤溪君又羸病不振陳齋素顴春禱明神以祈夏宗用獲無虞壹志事姑不避諸難里有豪族弱孤凌寡力併困田乃食窮飲痛殫力支持他日外室姑息謀欲奪志厲色切責斷不及門其訓赤溪君動止循禮無少姑息及有郎中仁甫諸孫含飴訓愛不離膝側乃享年八十有四而卒通計孀六十四載不亦難乎赤溪君痛曰使吾病幾死而復生使吾夏氏幾亡而復存續不絕如綫之緒以綿此瓜瓞之盛皆吾母之力也乃於既葬之後寢苫枕塊疏食齋衰居廬墓側朝夕哭奠烏鳥循號鬼神聞泣若是者蓋三年焉於是涪州人皆稱赤溪君之孝思因頌陳夫人之貞慈也他日仁甫以告涇野子曰微陳夫人貞慈無以建赤溪君之家微赤溪君之孝思無以顯陳夫人之德母子二人更相為道雖仁甫今日為學而有聞去官而無愧者皆自此

基之耳若夫使貞慈孝思顯揚至于萬載而不磨者則又在仁甫乎仁甫盍思廬墓之中心孀居之初志哉或曰廬墓非古也何取於赤溪君之事乎曰人子以枋為親出入之所耳祀焉祭況于墓乃體魄之所存者耶夫弟子於師亦築室于場況子之於父母乎然則又何以言非古耶曰譏其去於為名者耳若赤溪君之用情也惡乎不取於是仁甫曰涇野子其欲國孝為順孫孝子乎國孝而能成順孫孝子也又何賴於此官哉

謝應鴻字說

謝應鴻問字予既告之以漸卿矣又欲予說其義蓋取易漸

卦之象進爲有序而不驟也孟子曰其進銳而又速於退焉又豈所以爲漸者哉昔孔子自志學以至不踰矩之年列爲等級皆示人以漸進之方漸卿不可不深長思而功或不繼以失其漸也

蔣參之字說

蔣進士三才其冠也賓字之曰參之參之嘗問字說焉涇野子曰賓之意蓋取中庸贊育化參天地之義則其故豈有過于至誠者乎則何以能之曰功在致曲曲委曲也舊講一生爲友封書以致先生之意參之聞之熟矣能手此他日用之而行雖佐人主以位育參贊者亦有餘也

王叔孝字說

王進士名延祀其父少參休菴先生所命也舊字治明賓友之所稱也他日過鷲峯東所予曰此字於名未爲無關于身未爲無功第發休菴傳世之志意廣吾子紹先之志未若如叔孝之爲切也於是朋儕皆率稱叔孝云今冬叔孝謁予於十蕉亭問西銘與定性書曰西銘之道惟孔子能有之如老安少懷及敬齊衰冕衣裳與瞽者可想見也定性書惟顏子能有之如不遷怒貳過及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者可想見也且予往日字子以叔孝者將非欲取法西銘知仁人之事天斯爲至乎是時叔孝亦問字說也遂書以歸之

同愛亭說

同愛亭者何定遠尹唐侯子薦之所搆而以自扁者也初蘆岡張侍御巡按至定遠嘉樂妙山乃同持齋張戶部登遊焉亭自是起矣然東莽覆布明日撤解非真亭也他日子薦之友五泉楊君聞蘆岡言定遠山亭之勝遂作池南書臺大書自海虞以遺子薦書至而亭已溟然亡久矣子薦曰妙山去縣三十里自吾入任因蘆岡始一再至雖有亭豈能久存乎然而海虞之大書不可孤也遂起方丈之亭於城陰北面下看池蓮十里生香昔濂溪嘗云蓮之愛同予者何人夫池南錡之號也斯亭也與其以錡之號自私孰若同予濂溪而又

同於定遠人之爲公乎遂易其名曰同愛亭云亭至此蓋三變矣今年秋七月予道過定遠子薦酌於亭中當是時蓮雖多謝而綠荷彌望回意濂溪如在目前遂題風月無邊之詩因作追步濂溪之書颺言曰此雖名君子軒亦可也已而子薦出同愛亭記以展予予謂之曰同愛在於同人同人在於同心同心在於同理苟同心以理也雖四海九州焉往有異哉況一定遠乎他日子薦欲聞其說則謂之曰易不云同人于野亨又不云殊途而同歸

陳汝學字說

太學生陳子文祿在鄉校羈冠時嘗問字於戚夫霞山蔡公

霞山字之以世勳喩數歲祿心未安也復質於霞山曰吾旲
以世勳字祿是使祿求在外也非求在內者也請易之以他
字祿將從事焉於是霞山曰夫子不云乎學也祿在其中矣
其更字之以汝學乎比汝學選貢入南雍嘗從予遊暇間其
字說焉逕野子曰是不可以他求也聞汝學嘗不忍食檵思
學曾子之孝矣却還官饋思學原憲之廉矣事兄嫂如事父
母思學韓愈之恭順矣夫孝廉恭順皆此心之仁也使學孝
而能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則不愧於曾子學廉而能溥于自
奉足手百姓則不愧于原思學恭順而能敬而無失恭而有
禮使四海皆兄弟也雖孔門之徒亦可班況韓愈乎夫然則

內不辱其親外不怍于人王公不能榮諸侯不能辱天之尊
爵果在乎我其為祿也真可以為文矣苟學之不務而惟祿
之干幾何不為患得患失之鄙夫哉雖千駟萬鍾于我何加
焉

陳正甫字說

正甫名大經賓字之曰正甫者欲其先求諸己以正其經也
審乎此則凡出言舉步之間坐班歷事之際皆正之所在矣

許應曾字說

應曾東望之字也曾在齊之東而望之當一舉目見也或曰
將文王生于岐周之西望道而未之見者然乎曰有望之而
至者有望之而未至者望之而至者為聖人望之而未至者
為賢人不望而不至者吾不以望吾應曾也

盧叔道字說

盧生叔道字說盧時皐襄陵人其父西峯君仕為懷慶府知
事皐從其師陶進士季良學於北泉精舍未幾季良命時皐
同其弟模偕冠焉予字時皐曰叔道且與之說云時皐汝其
篤志以學夫道乎君子之為人也出將贊　聖王之政以使
民皐皐如也使非其道修于己其何以上相　聖人使有純
王之心以行純王之政乎皐如勿為君子也不學夫道可也
皐如必為君子也則於斯道自衣服飲食之常出入往來之

細不可頃刻或違也漢初有董仲舒者能明道不計其功其
發憤下帷之志超出世俗遂成大儒說者以為能接孟氏之
傳汝之歸也董子傳不可不熟覽而近思之將所謂道者當
亦不出于此乎

梅岡晩隱敘說

梅岡者上林苑監錄事前工部織染所副使徐君廷華先生
之所自號也君少負奇氣篤藝儒術不偶於時后有司辟積
其勞資並仕織染爾乃蚤夜惕勵脩廢舉隊茹理家務克立
厥官歿所毋欺至於稽濫匠之私蓄徵索之弊藏省恒費不
啻千百上林故多中官遁匿寅緣以冠不畏於人乃無得其

狀率賁之法姦用丕絶於是知君者咸曰惜徐廷華之所治者小也乃嘉靖乙未君乞致仕獲允時年已六十有一矣復號晚隱翁云蓋君自棄儒業之時已有隱志而未遂至是乃嘆曰某之歸隱也晚乎則君黽勉於織染上林之間者豈其得已者哉初君善事其親後遭喪葬身任其難不賴兄弟哀毀踰禮終喪不衰乃又力修祖塋破產不恤歲時祭祀必致洗腆入官以來所積餘貲悉贍昆弟姻族波及里閈立宗約收族明譜牒興禮俗勸道宗人不犯有司語在謝文正公序中其常日身率子弟力穡專讀用光顯先人於是嗣子九皐發科進士出令陽信政成循良入拜御史風采懋著然君則

諭陽信曰守己愛民是爾職分升沉利達非賢難必及巡按淮揚則又諭之曰正直忠厚惟汝之福侍御奉以允迪乃有令名然則君豈非古之孝友睦婣貞慈忠篤有所深隱者乎彼其所著於織染上林之間者特其緒餘耳若乃揚君之休發君之蘊開大其業上補于國下庇于民使其晚隱者益顯於時以傳光於千百載者不在侍御也耶予因侍御之請遂為之敘說以俟侍御於方來云

來端本字說

涇野子謂端本曰懿哉其惟斯名乎夫本果能端其為用也無不宜矣故務本者以仁為事初加賓字以則仲者不可不日常思也

來端言字說

端言汝知汝字之默仲乎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苟為之難則言之不易吾知汝言必顧行以為之端也

祭程東軒文

某年月日友人呂柟謹以疏醴致祭于故東軒先生程君之墓曰嗚呼誰謂吾友程君者年三十二而卒也君幼能重厚不移于俗善事父母父母疾病君捐儒業旁求醫藥毋死事繼母人不知君有繼母也與其兄屢絶無間言孔子所謂怡怡如者君有之矣柟年十二三即與君為友今也幾二十年

受君之益良亦多矣君能誘掖獎勸勿就俗學志力或衰言動迂謬君能力救正之我為君更者數矣方將仗君之力遠趨高舉而君遽逝柟之傷悲當誰謂哉君之歿柟以取科第不獲與求訣于君之哭當與哭吾弟仲止者慟等也君之子文君兄能處之君之文章行事柟當為君裒集成青表之墓前令其不殘矜其少憾也君其少憾也有栒在官不克臨喪遠具薄奠用申寸悃 戊辰秋

哭栖仲止文

哭號咷兮不能為懷望吾弟兮華之隈文章忽如其淹沒兮突如為士雖陽陵亡人兮吾誰與偕昔爾自十五為志也卓

然有見學學古之顏回而不能不欲泛泛然苟沒乎𡌛埃人或謂爾狂兮獨吾與汝師深信之不猜今也安在兮嗟哉念去年之別爾也爾謂我云兄之此去也必作大魁今如爾言矣爾未及聞而去令我不哀嗟哉嗟哉人孰無弟兮弟之德浮于才人孰無死兮爾之死也寔可哀有聲徹天兮如雷有淚浪浪隨地兮四體如摧弟知有靈兮寢寐往來又或不欲以其天也負其所學其亦能默左右乎文運者哉 戊辰冬

祭太師王端毅公文 戊辰

曰嗚呼誕惟秦華篤生哲人剛毅敦龐學術貞介廷評數納可補律仁維揚拯饑民到於今思之剿賊鬼方荊楚遂定滇

鄙弗靖單車馳撫郭景自殞南夷無虞蠲賦砥稅徐吳安堵其定儲之策光齊手日星茲固播人耳目海內傳頌爾矣抑近守史官又獲覩在太宰之詳乃知

先皇帝十八年之治用賢退醜崇德省刑歲稔天慶邦家康乂者多公左右之力也耕友馬理稱公言定行危心易氣和孝友性成人人可即邵雍之安成蓋庶幾焉或曰汲黯之直陸贄之文韓琦之功范仲淹之經畧文彥博之壽疑又兼之也嗚呼我公信可謂一世之大人矣公薨

皇帝悼惘縉紳悲歎庶民痛惜學者失仰況後生末學苦連邑里蒙拜伊聞日借光華情私何堪有拘在官弗克臨窆遠具薄忱伏惟尚享

祭戴編脩寅仲文

曰嗚呼昔者君年十四首舉福建天下驚為奇童比入太學太學試君又魁諸太學生天下仰為奇士及戊辰春君及第入為翰林編脩夫耕獲與君共甲榜同寮寀借重于君多矣方將與君切磨經史遠紹前烈講求治理上報

主恩而君死矣嗚呼異其賦不究其極大其畜不顯其用天耶人耶瞻望嶺海雲水茫茫懷想丰姿泣涕漣漣情有兄於兄弟義非止於交遊乃拘在官弗克臨窆敬具薄奠用申遠忱伏惟尚享

祭史太孺人馮氏文

曰嗚呼惟母懿行玄成貞慈天授茹荼服勞既儉既度厥有二子材德具懋克肖夫君為世嘉厚給事君忠而良舉人君信而慈昔外父李監籍之歿于南雍也惟給事君歛之還之繼先考太史公之歿于渭陽也惟給事君知之苦之即昔賢之亦難豈近代之恒有惟母教比先賢斯雙鳳之交舞褒章自天篤此史祐正食鼎之芳年邁稍衰而長古憐予卧病未能一酹泣涕雙懸哀誄慚後梓弟東遣東薦粢酒慈靈不昧歆此用告

祭乙峯蘇司寇文

曰嗚呼惟靈天授英敏素履伊章出令榆次平易近民砥役
均賦政成循良堅辭科道部屬自先旣忤宦璫寧桐梓承擢
進銓部公道攸明一僕一馬文選出行公直在部寅淸太常
亦旣司馬進退守經方少司寇執法不枉縉紳攸矚乃遽淪
喪某等素在交遊無任悼傷束辭寄哀公其尚饗

祭叔父壽官文

曰嗚呼哀哉叔父輀車且駕不久歸窆歹矣言念吾叔恩德
比父柟也口未嘗湯藥之事耳未聞永訣之言身未執棺殮
之役乃今長逝已矣傷痛柰何薄奠在俎久安泉壤嗚呼痛
哉尚饗

祭嘉定程先生文

惟靈懿性玄成古德真積孝友無愆乎此鄉評而又輕財棼
券足裕貧薄至其質素自奉面折人過失亦非矯情宜乎篤
生冢器兼道不同聲聞于朝野柟忝與冢器同年友契觀仁
瞻事受澤惟多然皆公之賜也而况私淑高風實傾鄙懷聞
訃悼傷抱病柰何遠寄薄奠千里寸忱

祭王太夫人文

惟靈端毅公之淑配太常卿之令母公之忠在　累朝卿之
孝聞九有匪靈之真斯忠孰坰匪靈之慈斯孝孰煦柟居連
邑里幼聞績于蓋嘗于公卿而私淑是即于貞慈而有受也
歸窆之期抱病之後敬匍匐以執紼絜牲醴而俎豆尚享

祭馬太夫人文

惟靈視履允懿奉身惟周業似葛覃教如鳲鳩有子積學而
抱道惟柟兄事而友游咀英啜華尋根究由久食德于無言
慚戴恩而未酧惟靈鶴髮翬翟雖百年而且逮鸞影鳳雛將
千載而未休詩云令德壽母易曰有子無咎而靈何疚焉柟
抱病之餘力匍匐以奔哭而報德之誠謹馨香之一酧

祭誥封淑人崔母李氏文

惟靈懿恭天授柔嘉不忒為子而幹侍郎之蠱為妹而啟孟
華之酟為妻而相參政之道為婦而獲太恭人之心為母而

教侍讀之賢為姑而訓李安人之儉滂軻之母鮑梁之妻則
淑人其儔也柟關西蠡人也初入太學孚交侍讀好善履誼
不啻飲食愛我如同胞之弟迪我如傳道之師過則必警美
則必獎闇則必開弱則必策旣鼴鼠以足飲思河海之有源
凡靈之行匪予聞之實予誦之凡靈之德匪予誦之實予戴
之靈今已矣悼痛柰何惟靈壽且八袠道兼百行侍讀方修
顏孟之學而揚靈之名于萬世也靈為不死矣久結哀悃未
云獲展玆拜丘林奚勝殞涕

祭蓮峯韓先生文

惟靈天授英哲政成剛明覺我後學旣有典刑柟于先生不

嘗前輩鄉曲之情也矧伊諸郎立德明道並鳴氏時聲聞海
岳伊昔弱冠義氣相召柟于諸郎不啻同年兄弟之好也今
公已矣奚勝悲悼絮酒束辭用申慶告尚享

祭渭南李翁文

惟靈直性玄成勤儉天授履祥之施爰有吾友柟方總丱同
師髙甫道義之交視公猶父於後奔馳數難獲拜教誨食飲
日增月厚往年訃聞痛裂肺腑卹哀褁懐以抱病阻仲冬北
行敬拜林塋行李蕭蕭買牲沽酒聊告風慶靈其鑒否

祭趙于岐文

惟靈神童童如秋水質笛笛而鶴翔採墳典於滈渭振木鐸
于衡漳井塩蕭齊之如錫尘無毡而自榮辭刬曹劉屈宋翰訪
籀斯顏王紛風騷之旁達動衡宰之交稱目翰苑之三禩在
庚士其孔揚雖甲科之未偶顧才華亦頡頏乃若清秩例選
雄方顧君傑秀後豈尋常嗟昭明之伊邇乃倦世而告亡悲
靈志之未究殞涕淚於同鄉協薦蘋藻義為賻裝望靈輀之
遐返冀川途以偕康鴈塔之域曲江之陽知奎耀之不殁爰
窀穸而昂藏

祭龍灣先生文

日嗚呼先生材行之兼美政教之具揚柟既已志其畧於壙
矣而其道德之淵源文章之英明又有𠃵兒桂孫以繩武而

發祥鄉生國士以口誦而心藏持亦不復再詳也獨惜柟發
謝而立雪戶弱冠而坐風光年越四旬未成一章入雖以科
名稱於外而已實以斯志慚于衽所幸初心未改其舊而夙
範實不能忘倘有得於來日庶不孚乎門墻蓋於終身之業
自考實以先入之言為良使當時師匪其人安敢望後有所
將然則於先生之逝豈徒流涕沾裳而已哉秦蜀既隔于雲
山而仕隱每老以星霜為志未效于公明而薄命實過於覆
常况羈金馬之下益遠碧雞之鄉瞻望瀘水泣淚洋洋遠寄
薄奠能不尚享

祭景伯時母夫人文

嗚呼惟靈貞操玄成淑懿天授篤生子賜寔惟柟友遇在科
甲交在肺腑柟過賜規柟善賜誘柟病賜還柟憂賜厚遠思
魯頻近鄙章句當其齊懐八荒同壽石有赤松澤有晥挪托
根異方抱心自乂化蘭飲醇何者非母拜母堂前祝母黃耇
耄目至明記出柟手萱花示徵允矣賜有九十弄孫賜忽然
後慈孝雙精亶惟天祐范孟母賢豈非華偶百歲仙昇今名
不朽羈宦燕山束辭絮酒靈應不忘鑒此用主

祭李御史道甫文

惟靈英邁不群於物迎刃𢿙斧昔持江西搖震凡厥糾彈靡
言不信守在蜀吳今先汾晉迨其仕優學罔不慎凡此鄉紳

重若喻瑾文翁課功天子新覲循良寡儔風憲且進豈憶一瘍天不遺憖凡此鄉紳痛如疾疢敬恊薄奠告此輀引尚饗

祭宣府十二公文代作

惟靈出雖異時産或殊域然皆秀鍾海山志希旦奭或驅豺狼或教稼穡或礪干戈或脩羽佾或戡艱危或盡膂力或老而迪庶或隱而據德或使剛方奮揚或令姦慝屏息既拯窮愁尤詰反側如北門之鎖鑰如長城可馮翊政在邊鄙心存社稷若乃所遭或不展厥志未盡得或死扞禦或隱労則亦不害為鄉之聲宗邦之司耳也歷世雖遠其美如即某等

咸事斯邊載續爾職欽仰高風實用心盡敬建茲祠思為後則或陰佑民或默相國華夷胥瞻今古是式不爽靈眷享此血食

祭五泉韓少參文

嗚呼五泉逝矣柟果不復覩矣柟於元年入京五泉追話於西嶽廟中當其志雖天下可澄清也柟在館五泉寄引疾紙於宣府書中當其情雖遯世而無悶也今豈憶其遽至此哉嗚呼五泉之孝弟可通神明而其賢能偏稱於縉紳乃不能壽而遺知己者之痛天安在邪天安在邪

祭何封君文

惟公樸素性成勤儉玄逆爰生吾友為時名哲象齋言遷曠續其絕十年之前同事禁闥親見云為奚孫斐契惟我顧懸秕夫頗恍倚玉自矜識者亦予言考行稽當弟子列窮本遡源實公是臬往歲訃聞中焉慘怛茲拜丘林涕泣奚遏敬陳牲醪聊告我潔尚享

祭有唐帝堯文代作

惟帝道承三皇德兼五帝學開執中萬世無斁位始禪賢民莫能名惟天可對於遡厥源舍己從人成功文章亦云其細時雍風徵茲土未墜某等嗣守斯邦敬脩歲祀其以后稷棄司徒契義仲義叔和仲和叔配尚享

祭有虞帝舜文

惟帝無為風動鳳儀苗格職在岳牧好於問察孝弟化遠精一學純河濱雷首猶覩玄德某等嗣守斯邦敬脩歲事其以士師臯陶共工垂秩宗伯夷典樂后稷納言龍暨殳斨伯與朱虎熊羆配尚享

祭夏后大禹文代作

惟王紹禪唐虞績都茲夏平成之績府事之敘貢賦之定歲時之明典則之有勤儉之克咸其緒餘危微之學昌言之拜祇德之先惟堯舜同大岳惟汾砥柱惟河其神所托始乎某等嗣守斯邦敬脩歲事其以伯益奚仲配尚享

祭平陽名宦文代作

惟靈忠光列代材昭庶政致身不同為民則一歷世雖遠其澤猶存某等嗣守兹土仰止高儀不啻如五人九官也惟兹仲春式陳明薦

祭平陽鄉賢文代作

惟靈力學雖異抱志皆良建功雖殊礪義咸篤出則明忠處則脩道蓋皆河汾之秀稷契臯陶之遺材也某等忝職兹土仰止清風思穀士女惟兹仲春式陳明薦

祭鹽池群神文代河東運司作

惟神液結天池寶獻鹹鹺慱食諸省遠壯邊鄙群靈協相于

國多益久皆血食於斯邇乃風日愆度瓊瑶未花撫躬循省職司其咎將商人阻乎鹽人逋乎獄訟囂乎抑車人之無已手有一於此敢不思更更若不效亦神之耻是某等忝事兹土與神同任牲醴既齊伏惟尚享

祭河東運學鄉賢祠文代作

惟神勲績一時風聲百世鄉山梓里注澤尤深惟兹河東國課所出附近州邑義有攸屬明祀未秩巡歷者懼爰命有司立主運學尸化髦士其春秋二獻之儀薦以特羊特豕亦令有司於丁後庚日行之兹具牲醴聊罄瞻仰尚饗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五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六

題辭

題薛孝甫瓊林醉歸圖

於休哉孝甫吾知子於總角之時當有今日也然此豈足以盡子之材哉雖然不由此子之材無以見於世也若滿乎此如世俗吏又豈孝甫之志哉

題渭南處士任君廷實錫賑貧圖

辭榮孫利上士猶有難色損財賑貧里翁閭叟或脫然舉不

意也定於天者質也成於人者習也質麗者心惻習懿者行良晏平仲仕於齊齊人待晏子而舉火者七十餘家而晏子一狐裘三十年至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夫晏子豈不欲利其身與先人哉其所志者固非夫人所能識也山不吝材木樵蘇咸適材木未嘗窮水不吝魚鼈笁網咸適而魚鼈未嘗窮蓋有所貯之者矣故曰獨富不富獨窮不窮是故聖人賑四海賢人賑一國善人賑一鄉賑四海者四海咸賑之賑一國者一國咸賑之賑一鄉者一鄉咸賑之處士已矣而尔子孫嘉懋大則躋道階小則登膴仕如卓仰二子者詎可量耶是非處士之積哉是非處士之積哉

題李衆卿瓊林醉歸圖

此兩峯子李衆卿瓊林醉歸之像也丹徒之循良多臺之風霜隱然可想然洪而不通雅而不常似得好善之趣而無遂俗之尪此其人進之不已不曾與其縣呂與叔頡頏也彼宰揆卿相何足為子望乎

望闕行禮圖題

此吾年友潘僉憲希古望闕行禮之圖也正德戊寅秋希古入慶　萬壽舊適西狩闕表詔諸入慶者望闕如儀而旋希古曰鑑自釋褐至今星霜十變自邉抵京水陸萬里方歆傾中赤于少間覲天顏于咫尺柰何遭時之難積誠未至空懸仰聖之目深折效忠之心遂歸而爲圖以自識呂柟觀而題之曰睇斯圖也此其人雖於斷遊車之轍斬佞人之頭以解蒼生之苦亦所甘心焉耳而况希古清介忠貞好善不倦存其素志者乎爾乃入慶不獲一瞻聖容則所以引領而延頸者意何如也睇斯圖也則當時廷臣肥馬輕裘顒顒昂昂不以　聖上蒙塵為苦而以遠遊為華者為何如耶嗟乎使當初狩時皆希古若人以阻之不止免如此圖而已又豈有辛巳之三月者乎抑其十年之前也豈無識安危之機見治亂之源忘身不顧遏主於巷之人乎乃或曳其輿或掣其牛蔽主至死而不悔潘子可獨以此圖為識邪嗚呼余重有感於斯

圖

題畫贈蒙化陳思中

煙蒙蒙樹渺渺山田田意浩浩我思見其人乃莫由其道將非真如此畫耶

題容同東

予嘗獲觀絳帖見晉人墨蹟語格玩之不厭以為後無復有是也乃今見容同子諸簡翰又何讓於此邪雖然近觀兩程子與諸友及群弟子書則晉人簡又凉凉薄矣憸憸巧矣夫容同子將為兩程子未艾者也

題翰苑叢珠卷

西涯先生在翰苑時所得諸僚友之詩牘書簽積爲盈篋筒其子尚寶君獨篤好近時人辭染而於此類不珍藏光祿卿毅齋劉公及崔世興詣尚寶君倒筒而觀不下千百紙見其然也嘆曰往西涯之門壻也乾西涯之門生也當分收諸簡以為先師末世光猶為在尚寶家耳若此卷者蓋其十之一也夫其詩之格書之體雖未容遽論然而其意質直其風淳樸則猶有前輩之度乎恐尚寶君之所好者未必遽能勝之也若夫不背師門而思從先進則吾於毅齋公有重感焉

日惺齋題

日惺者宜興杭錫賢扁其書齋以自警者也昔程子論敬而

謝上蔡以常惺惺法明之然則錫贊其亦上蔡之徒乎大惺猶醒也人睡以寐則不醒飲以醉則不醒欲以迷則不醒內不見身心外不見天日與物無異矣就其中以迷欲為甚而欲之迷也在人各有所重惟於重者常以理喚醒則其輕者皆易矣至於久積雖曾氏之三省皆可以究其旨而得其要也錫贊年四十而向上無已好學不倦因其問也遂書以與其志

怡萱題

江陵周九仲廷卿業太學既滿歷來謂予曰廷卿幼失父矣母劉氏鞠育誨撫遣入縣庠習識書禮至有今日而母已六

十當其遭吾父之喪也殯殮哭號悲動隣里茹荼食辛以至於今廷卿此歸何以怡之曰子知范母乎以齊名李杜為怡子知尹母乎以知汝善養為怡子又知孟母乎以感激三遷之教為世大賢傳其學於千載為怡子擇其一以怡母夫人可也

題可山冊辭

涵濱黃仲通述可山王伯貴之行推孝以及其叔復義以導其兄廣慈以友其弟文武咸閑忠信不詭與泰州王汝止蘭溪方賓大山陰范廷潤胡惟一並稱焉有古孝弟力田之風充其材孔門皆可入乎閑甚嘆羨之謂仲通曰寄語諸君甚無溺富貴榮利有所變乎此中有至樂存也夫伯貴而知山之為可乎以其不變也昔者顏氏之子見大心泰雖至一簞一瓢不改其樂使顏子少變而改樂雖半瓢破簞亦夫子之所不取也黃廷堅稱茂叔光風霽月而不知其塵視珠玉銖視軒冕之見非尋常人可及耳伯貴甚無以差我奇峯者為山乎

題渼陂辭

役諸辭乃吾友渼陂先生王公平日之作也先生有經濟之材而不獲見用於時乃遨游終南鄠杜之間泠風弄月時一洩之調雖用乎近世義則比於古人讀之貞可以廉頑立懦

起頹振耻於風教關不淺也暇日乃書以與其友秋泉張廷儀然則廷儀其亦非尋常人乎其十襲以藏貽爾孫子乎

冲菴題

冲菴者冊徒人鄔先生廷臣甫之別號也年已七十有餘隱處京口之陽閑雅恬淡不慕名利友其二弟傑杲猶於其兄聽竹之恭也字其兄子縉而教之猶於其子主事紳也蓋綽有寧晉先正之風焉他日嘗讀軒轅氏矣曰飲食有節起居有常精日冲喜怒有常神日冲則嘆曰榮獨不如此冲乎又嘗讀老氏五千言矣則嘆曰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語無源也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語道

佗也大盈若冲其用不窮語洪德也則又嘆曰榮獨不如此乎於是遂以冲名其菴隱練行業潛詣道德而人莫之知也及予佩之舉進士仕戶曹而朝野始有聞於是諸縉紳或為之說或為之賦若詩以宣其冲之秘予聞而嘆之曰夫冲也者中而和也天下之大本達道也先生修諸己以藏其用而佩之今且見諸政以達其本是謂父雖得諸一身子將行諸天下矣冲乎菴乎吾知先生將拓為人之廣居乎

素菴題辭

蘇州陸在鎔金以素名居嘗持卷謁其師陽明王先生陽明反復與說良知之義悉矣他日復以見予予曰在易履之初九日素履往無咎夫子曰獨行願也程正叔曰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於中則不能素履矣其說是也蓋馳騖者多喪志羨援者率渝節喪志則意必不樂渝節則心必不安遂失其願矣故君子以義定命不引於物以位為素不變其常仁於家庭睦於宗族交於州里有官守也則達於寮寀上下雖無入而不自得可也將陽明所謂良知者恐亦當求之此乎詩曰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陸子其繹夫

題易氏圖訓

學士解先生易太守之曾祖孟昌公文序諸公名言其得之雜守之謹悉矣夫孟昌公獲此者固其為人之美亦以先世南林公曾為文山之師有道義存故耳夫南林公教於他人且如此則其垂教於子孫者可知矣太守於其他人贈先生之言且如此則其於先人之行可知矣將孟氏所謂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者殆亦在此耶

題桃溪卷

潮陽周克道結廬桃溪以居不會試者數科矣去年來南京受學甘泉先生所得益深且厚與永豐呂汝德並名予嘗以為湛門之謝楊也秋初二君送先生北上至彭城以別先生與之觀化詩以勉予讀而附贈之如是云

東軒題

予愚足疾南來懼混今夏暑雨尤甚客邸偪仄如坐洲渚遂病右股訪屋於柳樹灣中歷旬月而未獲有高某某者其人也習於林君孟可知其有閒居也問之孟可即以其新院一所假予以居他日又邀飲于園亭般杯既舉花卉爛熳薰風徐至細雨初飛時其姊夫鍾錦衣某及蔣進士偕在皆曰此亭面東而孟可且無別號不可題乎然予已半酣愛景靜物暢辰美情愜遂濡毫為四絕并大書東軒字厥後孟可額諸扁又以卷請予識之予又不辭而筆之上為之引亦可觀吾之為客而孟可之為毛也

題竹

此山陰世子蓬菴所寫之竹內濱子以貽弟啓東者也此可以見內濱友弟之心而知啓東向道之志矣他年杖節於時而弘此義於天下後世不在初氏乎予於是題其端曰清勁絕倫云

文獻世家題辭

盱胎生呂松持其祖有宋氏四公像謁予予薰沐捧觀嘆曰嘗讀史知其行矣未獲其心也嘗論世知其心矣未覩其貌也乃今親見其貌乎文穆公寬而慤文靖公肅而遠正獻公端而厚東萊先生明而直其行與心皆可想也呂氏子孫其

世濟其美哉松疑予近藍田恐同宗也然予心行未能及四公安能爲其後哉乃書文獻世家歸之於松使知勉云

題馬鞍山路

高安劉士毅之弟弘忠以其地之馬鞍山路險不便人行也乃捐貲募匠平其怪石削其怒厓疏其隘塹杠其皇澗旬月之間遂成坦途自筠之洪者雖氷雪霖雨往來不遑士毅告予而并以其冊來涇野子曰令弟之脩路猶吾子之脩道也夫人之於道也爲物欲所阻習俗所礙者豈啻怪石怒厓哉予嘗遊太學師事甘泉先生矣嵩里周行今已駕輕車而就熟路乎未耶無獨羨令弟之脩馬鞍山

穎溪詩冊題詞

華亭楊羨之常在京師問詩于諸名卿大夫盈帙矣秋試後持以展予其言莊以麗其書多道勁清新可玩也則謂之曰何至是乎美之曰鏐常以爲夫學也求之一鄉不足則求之一國求之一國不足則求之天下斯詩也內自翰苑外至部曹諸君子之志存焉鏐爲是蓄之耳曰古又不云求之天下不足又尚論古之人乎奚不論其世者乎論世則何若曰周公七月憂而勤召伯甘棠仁而信尹吉甫烝民崧高清而穆家父節南山讜而忠召康公卷阿志廣而有本衛武公抑及賓之初筵鑒而則

養齋題辭

養齋者休寧汪君之齋扁也君名才字德用年十四五即抗志立門戶事其父母極孝敬過里悖逆子則語之曰不敬父母天地罪人也于是常布衣惡食稚恭兄弟至造舟以濟人買石以砌泥塗捐已資而不吝凡以厚其德而充其才云一日謂其友曰某不才寡德故先君以才名我宿大賓以德字我予無能以貢先君惟有養此才德庶可以自獻耳于是遂以養名齋云養齋生三子長威應天學生季敬徽府學生仲全賈於姑蘇乃遣威敬學於鷲峰東所且語之曰古人云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予懼中才之未有也思守先人之道

以養予之不中且才今雖未能為賢父兄然而欲汝三子者求中才未嘗不孝孝也威也敬也學宜特敏勿謂有來日吾不畜汝富貴汝當以古聖賢自期無貽予羞全雖商交際四方人當懋益信厚耶能如是則予以養名齋者不獨一身止矣威等安命惟謹他日威以告涇野子曰伯重爾未讀顧予豢不云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故君子養其才德以及天下伯重其思養齋君之志以踐形惟肖乎于是養齋聞之益勑其子之勇趨于道也諸知養齋者皆為詩以贊其志謂伯重兄弟必能履斯言也

介立題辭

介立者少室以南之支山也去汝七亦不甚近林子曰吾名時字懋易隨時變易以從道也予深惡夫隨也乃謂介立之山獨近于予遂取以自號焉涇野子曰易不云乎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夫子以為斷可識矣蓋言明生於定也故心之不定者得喪動於前禍福變其操知彰而不知微知柔而不知剛一身自以為崇萬夫不以為望矣故三公不能易柳下齋鄉不足以滯孟軻者介也昔者夫子大聖人也學至三十方能立今人謂立為細開口輒言權是故年未壯艾而習傾倚歲已耄耋而學僅仆背生於輕立重權之弊也是故泥途而有徙步必其攀緣者也不然跬步不能前中道而有跛足必其篤疾者也不然千里必可到故君子寧求立而未至不可未立而先權也林子行已近立乃其志又欲守乎介焉則他日雖不惑知命之精皆可學而志也林子幸無謂介立之末效也而有渝

丹葵向日題辭

丹葵向日為少司馬筠溪黃公題也六月初筠溪將北上進萬壽賀表以卷問予所作曰何以送我是日荒階葵花開熳爛因題之云云且曰當此之日民情之休戚軍士之苦樂人材之忠邪風俗之醇澆紀綱之張弛筠溪既已久覽而飽知之矣斯行也上以告之

朝廷下以告諸卿相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真如此葵之畢傾其心以向日可也或曰江南之蝗蛹河北之流離亦為可告予曰春秋記異而不記瑞如必專取白鵲瑞麥以告則為有隱懷豈此葵之不若也臣予敬祝萬壽之本豈其然哉因賦葵花詩

碧溪書屋題辭

碧溪書屋者歐陽侍御之所建也侍御在言責以直道不行隱居碧溪之上年逾六十猶口誦古人書作賦題詩落筆有神其長子乾元嘗從予遊以北闈請言焉則謂之曰先生專心古道不同流俗仕忠于　國處義於鄉於斯道殆有得焉

蓋將由此一泓之溪以達於海也其所以身教乾元者既已深遠乾元可謂朝飲而暮啖者矣豈但以為傍觀側想而已哉

觀花春宴題辭

西津趙君構亭於都尉府之前有牡丹數本當春爛爛不減長安洛陽之盛偶邀四峯鍾石諸公共賞而予亦與焉於是臨花對酌問卷賦詩大抵皆惜時悼材觀物懷古之意知西津之志非為花之富貴者也

廢菴題辭

廢菴者應天生謝應熊之父天然君之別號也天然君中歲

盲其目自謂終不復有用於世矣遂以廢名菴聞君盃通經史孝於二親倡作族譜乃又臨財不苟擇友而交則固古篤行君子者矣所謂盲其目而不盲其心廢其身而不廢其行者不殆若人乎王貞立言瞽瞍由舜而不廢應熊如痛天然君之盲廢也其所以為明且與若當必有道矣

涂水墓題辭

題辭曰嗟惟我友素履孔醇始于心身嗇慾好惡罔有不審儀刑妻子閨如琴瑟至于兄弟秪知自尤乃臨物利惟義是取躬自甘陋父母斯順族戚咸睦亦有鄉黨齊口褒嘉越既奄逝道路感泣凡厥有晋咸稱涂水先生云公自筮仕擾經明法有罹刑辟開釋惟平仁在甬東忠在金陵鄖楚之鎮全陝之撫活千萬人既晋司馬討謀遠猷感動
聖主足戡禍亂陰觧冤抑凡厥有位皆歸重於兵部侍郎云
柟公之三十年前謀道之友也造公之里信公之深爰為蒼生於公痛哭抆淚之餘題其墓曰兵部侍郎涂水先生寇公之墓蓋雖擾爵號以書實本諸朝廷鄉黨之所鄭重者也行路瞻言百代作人

觀大禹王書題辭

京兆郭公自微以所藏大禹王石書持示柟拜手仰觀恍若黔雷商皇御以伯僑羨門自天而降也昔者伏羲觀鳥獸之

文以畫卦故大過有飛鳥之象大禹因治水之瑞以作範故書有九龜之數往予家食遊涇渭洲渚及灞滻之汭打起鷗鷺觀其羽印跡痕皆成文字因思聖賢之書非苟作也夫字心畫也點畫形象列而治道具矣故其文玄者其思必深其思深者其言必簡其言簡者其行必醇其行醇者發於事業措諸政教于四海沛然也則夫文字豈徒以奇僻為哉沙門懷英以禹作龜書乃為龜鱉之狀誤矣有志治官察民者宜日省覽於斯云

日休亭題辭

日休亭者盧生惟欽之齋扁也惟欽嘗讀周書愛作德心逸

日休作偽心勞日拙二語遂以日休扁其齋資順說他日以
告涇野子曰夔接惟欽矣似有心逸之態內私重之不知惟
欽久從事於作德也夫周書言德則與偽對猶大學以誠意
為德也大學之道雖廣而誠意獨切惟欽能先格致以盡力
於此則雖他日治平不難矣斯固周書之旨也

九十壽康題辭

去秋予過定遠令御史滇南唐子薦方令於茲遺義官錢逵
輦送予至池荷驛方為大書吝子薦而逵跪乞一二字弁言
其繼母陳氏在堂九十强健且篤敬貞慈愛逵無異於身所
出也予寔曰此雖汝母之賢亦可以占逵之孝矣同遺遂益

言逵平日孝行之實予乃大書九十壽康四字以弁之今春
逵以其親眷張正郎崇禮來請予重書于冊予不能辭因以
告斯人于善詩者

風木遐思題辭

定遠義官錢逵喪其父景影君暨配蔣氏將三十餘年矣常
泣語人曰逵治經未就不能側縉紳大夫列以光吾父母於
地下而吾父母之教孝持敬拯婚救急嘗因大雪彌月餓莩
盈途乃為粥分食鄉閭全活甚衆惟逵不肖無能繼述追慕
雖切顯揚無由誰其以明逵之心哉於是其縣大夫唐子薦
聞而悲之大書風木遐思以褒嘉焉他日逵以其婿前刑部
郎中張崇禮書以問言予覽之曰逵將以予為其繼母書九
十壽康不足也而又有是請乎夫君子傳天下及後世豈必
皆縉紳大夫哉苟有誠孝之心者嘗布之賤華圭之微未嘗
不與汙青並長也逵無徒遐思而已乎

儉菴行樂題辭

儉菴行樂者盛範卿思其父儉菴君不能忘遂寫此圖而身
執書侍側如生存日可謂死事盡力者矣且曰父母沒將為
善思貽父母令名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展卷覩像而惜
力學之心不能已矣予曰嗟乎範卿之能為追遠也夫子不
[illegible]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者不在茲乎範卿若恒
能手持斯卷從事斯文不舍晝夜雖他日如曾子與之能顯
其父皆不可到乎

孟訓堂題辭

孟訓堂者太學生談文通之所築以事其母鄒夫人者也鄒
夫人生文通食食能言也訓之矣比其長也款思齊世之賢
哲聞冉溪之胄有二泉邵公善為學者也即法三遷之義遣
文通移居以就正焉他日文通學有所得曰一貫不可亡吾
母冉溪之遷也遂作是堂以識母教一時名公皆有詩篇以
詠其事而風諸無錫文通既至南廱負以展予而問言涇野
子曰仰學孟母以訓文通者鄒母之慈必學孟子以報鄒母

者文通之孝

靜樂得言題辭

靜樂黄日思自太學以至既官戶部為毋致政縉紳大夫多有贈言凡以賛其美而勉其不已於學也黄子輯編成帙矣他日過問名予謂當題之曰靜樂得言蓋君子以行為本而人之言凡以助其行也苟得人之言誦之於口惟之於心驗之於身毋忘其所已能滋充其所未至則孟子所云是求有益於得者將不在斯乎若或受之而少忽守之而不堅擴之而不能充實光大以徒為交遊之榮則於斯言也雖得之必失之矣黄子於予以道相勗者也豈其然乎

與郭希說南雍贈別題辭

韓成郭希說卒業南雍適予講論語於太常南所希說亦數與焉既久諸友見希說之語默動靜皆加敬愛以為篤信力行不同流俗之士也而希說思親欲以歸諸友戀戀不能舍闔師說輩數十人皆有詩也予嘆曰此固江南士風之厚亦以見吾希說致行之美夫希說持此不已其功益求其所未至豈惟今茲之悅親信友哉雖他日以獲上下而成治功亦有餘也希悅勗哉

林世藏　勑題

此閣中簿林克萬於洪武十年間所得

高皇帝制敕之詞翰也其裔孫春澤保而藏之予瞻玩焉亦可想閣中之賢矣夫閣中有是賢焉至今百餘載不没使克大行其道以光乃先人雖千萬載傳可也

王氏族譜題辭

此譜為太學生王克孝之所纂也考覈精詳而編次不詭可以觀孝敬之心矣克孝嘗從予遊有志聖賢之學致力明誠之地其既殁也予得見是譜焉則其心雖以收族於天下亦所願也王氏子孫可甚傑之克孝即姪日用臣舜臣請予書數語於藁前遂有此題

登瀛圖題辭

此永樂二十八宿登瀛圖乃周文襄公之孫憲經允所藏者

也夫

文皇初命大學士解縉所選進者二十八人文襄奮然以年少願學自舉

文皇嘉其有志增為二十九人夫二十九人自曾棨撰而下雖文學名重一時然而如

聖諭為學必造道德之微必具體用之全者以文襄公為首其他如王公直李公時勉陳公敬宗亦庶幾焉若諸君子者雖或生年不永雖或位不崇然固必不論但可以比方文襄者亦鮮矣嗟乎微文襄之自舉則二十八人者不幾于負

聖心乎乃然後知科第之不足貴而道德文章之著惟有志者事竟成也

西渠墓碑題辭

題曰此安陽張西渠先生之墓其人明决如宋包拯讜論如唐陸贄識治如漢賈誼惠民如鄭子產好善如周樂克故河東祀其諡澤廣平頌其刑書漢中被其水利使天假之年時與之位將天下之民安物阜不難也惜乎乃以陝西憲副而止豈獨先生之命哉則予所慨于斯民者多矣道過謁墓人亡松存洒淚臨流敬題斯石曰有明陝西憲副前監察御史西渠張先生之墓云

閻孺人七十壽詩題辭

孺人閻母今年壽登七衮其子進士傳問諸才士騷人詩歌盈軸矣又欲予有言予聞古君子事繼母如母以其尊同與父孝子之心不敢殊也而况于嫡母乎宜乎師說總諸名詩以上壽也雖然此在人者也非在己者也此猶求諸言者也非求諸行者也然則求諸己與行不在師說乎師說能嘗求諸己與行則其所以壽乎孺人者豈啻數千歲而已乎且師說不見朴菴翁暨孺人命名之初意哉

賞豐樂亭題辭

前歲乙未予過高郵鄧太守子華方知州事悉其地之衝要送迎日夜不暇以為罷與奔走無補民瘼不如求改太學一官以與諸士子談說經史為少安也予詡之曰一命之士且能濟人而况于五品大夫乎且雖奔走迎送之間無非益民勸士之所予既去子華乃一心于民諭之如師保撫之如嬰兒已而四民樂業士亦向學既期年蝗飛蔽天江淮一帶州邑卒罹其災而高郵四境之內蝗皆抱草赴水而斃連歲大熟子華喜已政之有徵而憶予往者之言果非虛妖也乃作豐樂亭以與士民同樂有昔醉翁亭之遺焉今春予進賀表北上再過高郵滋聞其詳且得覩子華自序并諸歌謠之作喜慰無已曰使子華往日獲改官太學孰如予為祭酒

未必遂有益於士民如此也經曰其身正不令而行者果然乎哉今子華乃歸美于予諭解州畧而不知予作布袍詩首實其本根也斯徃也衣此布袍敝至素絲五總而後已乎此郵民化至比屋可封而後止則子華他日晉參藩政雖全省有蝗亦可坐而除也

金陵贈意題辭

南秋官錢子貴行晉北刑部貴州司其僚同年率為詩歌以發其蒞刑明公声動銓曹有此行也貴行持請予曰諸君子業多褒辭衙願吾涇野子一規戒之以資顧視耳予嘆曰諸君子若言貴行為師能得其民之情也乃貴行自不滿假而

求規戒豈非曾子所謂勿喜者乎持是念而不渝雖他日位至大司寇又何加焉夫士之於刑得其情而喜之者固非也乃有不得民情而喜者則謂之何不得其情而喜者固非也乃有如得其情而不知所以處之之道徒勿喜焉則又謂之何然則貴行斯往雖得其情吾知不徒勿喜矣或又曰峻法以徼名徇私以縱姦殺人以媚人玆三者如得其情則謂之何曰有一於此豈惟勿喜雖怒至壯頄奮不顧官可也

鴝鸜雙悲題辭

胡孺道大器有孟兄大用者號鴝庵鴝庵既歿孺道見鴝不忍着如見大用也有仲兄曰大周者號蟾庵蟾庵既歿孺道

見蟾不忍聞如見大周也於是孺道之友數十人知孺道之心者華作詩以識其悲而褒其能私也夫孺道於其兄如此則於其親可知古人之遇石不踐者當以若是乎若孟子以孝弟歸堯舜而充明推其極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吾望孺道不止使宗族鄉黨之稱而已可也

蒲塘清隱題辭

蒲塘者太學生戴冠之父別號也蒲塘君行義好善乎于鄉閭爾乃不求聞達隱處蒲塘以自取其子冠初從鄒東郭遊已而從予於太學予願恭病者則迷摘藥資予嘗有宋四子抄釋不能遍及多士即倡其友十數人校讐板刻以傳辟雍諸生當其志若有能博施濟衆者雖力不能亦欲從其後也然則蒲塘清隱之意將無于冠而發之乎所望採病者不但于顯明雖寒微隱暗之人亦然斯為仁徒校傳其書以資俊傑而已或不能悉其詞義以允迪之亦非智也智仁於冠毋忽也斯蒲塘之志乎

有明山西參政西澗先生秦公墓碑題辭

嗟呼此吾友西澗秦公之墓也方風俗之下流也智者罔愚強者轢懦富者飧貧貴者蔑賤共疚于心獨見于政中官不能劘其鋒邊鎮不能折其翼爾乃如矢斯發如斧斯劈鋤強挫暴劇貪刈頑纖輔頌其明三晉安其公然豺狼可問而不

能遜奸僚之穽貂璫可踰而不能鮮撫按之羅此固在外者之有時數亦在已者之有義命也君又何所究乎君又何所究乎

胥山題辭

胥山者太學生汪子枋之父高庵處士之別號也山在祁門縣北五里巋然獨峙上侵胥漢故云胥山處士以初號近于脂膏非所以誨子孫也乃改號胥山焉山下有溪遂名胥溪其半尋微有澤即旱不渴曰霖塘霖塘之左為飯牛塢其右也為海龍洞溪達面前為自家灣缺析舘在山麓其後則習靜齋玩易窩也乃又搆壓受樓于塘灣之間結不息亭于胥

溪之滸使予枋日進脩其中焉他日予枋來問其義予曰予枋而知處士之志乎盖歆爾盡絕外誘壹志向上如此山之鋌立可以干霄也辟如種木者若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爲藟蘿藤纏繞不舍幹亦屈偃矣雖一直木且不能及况此霄山乎予枋勗哉其肯負處士之志乎

題胡仲吉愛山辭

此愛山之什予於五七年前為胡孺道之兄仲吉所題者當時因問漫然書之近見完冊皆孺道為仲吉所求文詩或于北雍或于南都遍訪名賢積久而後成帙則處心積慮以致克恭之成者固非一日耳仲吉友于之厚亦可見矣吾知他

日並懋爾友之善必至不知舞蹈如漢二難者也斯已乎

西溪逸翁題辭

二泉邵公作西溪記言錫邑之西有溪焉受惠泉之流納百瀆之注作德聚澤為流衍之地而以導入海之勢大其觀以待後人夫翁初訓子孫蒴樹世望今汝成蚤成進士且篤志斯道當必身為斯海也北受挾右之入南為朝宗之趨使觀者難為水以光大西溪之瀾也不可乎

覧西溪誌銘題辭

覧西溪逸翁志銘乃鳳山秦公所撰者也言翁尚論古人必以司馬文正公為的當翁之篤訓子孫而其必于汝成者盖有在矣汝成既舉進士矣若他日行業政績思齊君實力不已也而又能過之則豈非西溪含笑九原者乎

九思誌銘題辭

遏寧波志九思先生云有近仁之淹疾之革也摩三兒之頂曰他日成立無忘吾師其師即寧波寧波舉進士就教職於寧波不久視亡矣夫九思先生末訣于其子者凡家事一不及而惟以報師為言當其人豈非朝聞夕死者乎然則汝成之所繼志述事者雖如曾參一舉亦思其父至聞一貫以報先師可也

明南坡處士柯君之墓碑陰題辭

此南坡處士柯君者長樂學生時偕之父也處士名崧字伯峻幼而聰敏讀書即成誦至老不忘年十六七父母接逝家貧不能成葬奔走經營垂十餘年始克襄事于洪山東麓之墘於是其父彥華母陳氏始宴窀穸矣乃遂隱居行義於大嶼南坡之陽朝出耕野田夜歸讀古人書或朗誦前賢詩篇如陶潛諸什自適其趣其處比閭族黨以正相信而孝友脩身庶幾有古人不間於父母昆弟之言之風於是時偕于其弟時亨時顕時益並知向學惟道義趨甲乙之年予講論語于鷲峯東所時偕自長樂來聚講數日以其説告諸處士喜曰吾兒能有依歸其成材為世用可幾也夫學以立身行道

揚名顯親為孝豈在日用三牲哉丙申之年十二月旣望處士年已八十有五矣乃夜召時偕暨諸子曰吾已矣夫吾素所願墓碣得涇野公數言大書蔵所時偕可往求之以表于墓言九原之下瞑目矣言已而逝時偕哭踊痛絶哀毁成瘠時値年饑親隣離散匍匐靡救勉力謁誠遂携男僕四人忍饑刻苦水行數千里時經三二月冬抵南都乞問墓表于憐處士素志憫時偕之積學乃大出於碑面又題辭于其陰云

燕磯倡和詩題辭

予舊至燕子磯嘗有詩與記今五七年矣恒懷想也偶孚春岡劉公見惠燕磯倡和詩集披閱再三其景趣皆當時所稔

覽而筆力未能到者也諸詩之工可知矣因識之如予再一遊云

贈君月崖先生墓表題辭

贈君月崖趙先生者曲靖太守丹山子元默之考也其墓在廣東順德縣之東所配李宜人者合窆焉墓倚石巖之腹有洞洞顛一石其立如龜身其後如牛尾其蹄如馬而首如很首上一角嶄立巍然麟狀但少声音中黄鍾耳觀者奇之遂名其洞曰玉麟洞夫洞石也非麟也麟殆其似之耳若為人子孫者含仁懷義行步中規折旋中矩遊必擇士翔而後處不履生虫不折生草不犯陷穽不罹罘罟文章彬彬乃真麟也故其詩曰振振公子于嗟麟兮洞後有池曰天湖天湖者也大陂也洞而曰天豈惟可以通鐘靈而隱金牛藏三山而收五渚哉風可使分也雨可使起也其視芍陂笠澤皆如沼沚之細矣君子于此以求行健于天而自強不息者也湖心構亭亭外雜植松竹數萬株者（植松竹何也夫）松東出岱畝西挺嵩高壽數千歲或為青年或為伏龜不惟可以長人之生亦可以比人之德其摟鬱縈為偃蓋飛節不足道也故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夫竹也翠箭紫筠繡皮緑葉或鳴鳳而來鸞或似柱而如松蓋君子切磋琢磨之地也達亭栽蓮畜魚何也蓮之為君子也周茂叔說之詳矣鶴鳴之詩曰魚在

於淵或在於渚言事雖散于廣遠而道則不下帶而存不可以為遠而忘之也又曰魚在于渚或在于淵言事雖在于目前而理則深遠莫測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然則丹山為月崖先生之墓其所取意者高遠哉或曰丹山以為靜養恰神之資而子說之如此不亦背乎曰風木之地也孝子覽物思親無徃非道其為怡養孰大焉於是善鳴曰安吾父母之心於九泉揚吾父母之名于百世者固有在於斯乎

椿萱齊白頭題辭

此圖乃今太學生潘汝新請工所繪以壽其父方塘司空公暨母呂氏淑人者也夫方塘公外樹勲于國呂淑人內施政

于家雖白頭其常也又何圖繼然夫子云人子知父母之年則喜懼恒存而朱子遂謂其有愛日之誠也汝新之圖意在斯乎信如是也則汝新之立身行道樂壽於白髮顯名於後世者亦在斯乎

淸愼箴題辭

此淸愼箴者前太學士文定公楊先生之所隸出以自警者也蘆陵丘進士經不知得之何處裝表成軸請予題識予披覽把玩不能釋手不獨愛其文辭之爾雅而亦貌其字畫之奇古也往予覊丱讀書黌校時已聞公及文貞文敏三楊先生之名矣當其功勳掀揭天地而照耀古今者也思求其學而不可得今見此箴將非其一端乎經也無徒懸掛牆壁以資賓友嘆賞而已也

秋雨重宴題辭

半窓子于八月十日宿高庵諸同年予以爲必闢宴百物園中也是日雨止延於其第比九月初曲林至半窓又宿宴焉予以爲此宴在園中無疑矣然又雨甚又止於其第先是後齋四峯前川及予家之宴多晴且或値好月獨半窓兩宴皆雨遂自恨其諏日之未工也已張燈乃出卷委題予曰天之晴陰豈有意哉古人以作霖雨爲歲大旱何者非天之教乎遂題之曰秋雨重宴又以見人之窮通顯晦皆有定數眞可謂知天者道也

懷中畏簡題辭

懷中畏簡爲婺源潘汝霖滋題也汝霖既中應天戊子鄉舉比赴會試其父補齋先生作詩諭勉叔氏方塘司空亦和其韻汝霖皆豈之懷中比伯魚過庭而聞詩禮元晦遵教而思佩肅者也於是往返禮部殆三四度恒懷此簡而不忘每一落第輒憤恍於色頓其簡曰此何以荅吾父叔哉鄭詩曰豈不愛之畏我父母畏我諸兄實獲我心乎遂裝為小卷於從弟汝新以問言且曰夫子云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懷中之簡亦是畏爾涇野子曰汝霖誤矣言與行不相副乎夫子進士之得失遲速此天命爾汝因屢科不第恐然負罪不寧思畏懷中之簡此豈畏天命者乎夫大人聖言皆天命所在爾雖稱父叔之詩不過發揮其蘊耳既不知畏天命又豈知畏大人聖言目及懷中之懷簡耶子誠欲畏天命必先自畏大人聖言始始於畏大人焉則行必與大人合體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者也始於畏聖言焉則言必與聖言合文聖言者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子誠為是以畏也真如伯魚之守詩書庶其可以言可以立矣孔子有不悅者乎真如元晦之崇正學以明道繼往聖

開來學矣希齋有不悅者乎將補齋之所謂建忠效
主方塘所謂禮樂文章恐不止以一第望汝霖而汝霖誤畏
之也不然是趙無恤袖中之簡耳

跋

一舫齋跋

此一舫齋者歙人岩溪王先生之齋扁也賦若詩者美一舫
齋也世有七居惟君子爲能選焉好高者巢居好下者穴居
好山者岩居好水者舟居好功名者朝居好利者市井居好
德者天下之廣居居一舫齋者好水居遨遊天壤托興湖海
之上不知彼之浮沉以終而世其亦古之風邪

志悅録跋

開化方子豪志悅録成以示呂子呂子曰父母兒子之情人
皆有之婦女以能布帛絮纊末親悅農以能菽粟食親悅商
賈以能貨足親悅貴者以能官榮華其親悅方子志其言辭
能以文辭其親悅方子曰豪之敬親以悅也視他悅過遠矣
呂子曰古之人以能不沒其親悅

雙節集跋

呂子曰吾觀於節集而嘆祝氏劉氏之難能也年三十二而
守節焉豈惟可以教婦人哉生爲丈夫事親而有背子定交
而有怨友事君而有渝節之臣曾祝劉氏之不若也雙節集

行可以風四方矣弋陽鄭八不得而私之也

使覽圖跋

古人覽山思登高覽水思利涉覽宮闕思敷文德覽邊塞思
奮武衛呂九川近臣也有事三邊圖其狀以供覽其忠勇可
知已如僕者左足跛履終身何以覩是圖有慨嘆悵望而已

汝帖跋

汝帖不若絳帖之爾真也書入木石即失厥初詎惟汝帖哉
世遠筆湮以跡摸儗得三遺七取形去神者皆汝帖也夫書
存意尚可攷跡在世亦可辨故三代之書聖世之書也其文
典兩漢之書治世之書也其文樸秦始淪古變國之書也其

文苛魏始通元苟國之書也其文淺晉宋齊梁陳隋之書亂
國之書也其文冶而滑魏周諸胡之書盜國之書也其文麗
而厲唐衰矣其文淫于晉宋虛矣其文蕪于魏

跋郝中牟德政遺音冊

正德辛未涇野子卧病讀郝中牟君德政遺音爲之出涕門
人曰讀詩而涕何居涇野子曰中牟君距今幾千餘年而往
者如此也今也元惡雖剪諂風未熄海內諸司猶多梧苑令
此細民背仁干憲盜賊四起生靈塗炭安得起中牟君九原
之下式是諸司邪不可得不可得門人亦爲之出涕

跋渼陂子省親卷詩

觀王子省親卷詩其諸公有予所及見者有所未及見者今其人半已凋謝而詩中英豪之氣慱大之材猶宛在耳目然尚未聞有所試焉則君子可以不及時有為哉

跋周中丞子庚北行倡和卷

觀周中丞子庚為大僕時出關之卷有壯邊之謨有保邦之志不徒詩也然中丞今且巡撫于延綏延綏要害甚於居庸行當見其實踐斯詩矣

跋顏魯公墨蹟

此大司徒石樓先生所藏顏魯公之墨蹟也諸名公跋頌悉矣然魯公其言似榮而實痛其志欲蓋而彌彰嗚呼使魯公早用於時豈止免此祭一伯父辭哉觀者若於其作字直婉信筆中求之亦可以得其抱經綸之志云

雲樹馳情跋

燕人杜光嗣承緒初從予遊即言大同人張子醇進士之節行非常也及觀雲樹馳情詩而子醇又極言光嗣敦好古道十三為祖母疾刲股以養於戲古之所謂直諒多聞益友者則子醇其人也仇王松時我近過解王松蓋晉之哲人也乃光嗣拔戀不舍則子醇言豈誣乎於戲光嗣必不孤子醇矣此卷可十襲藏也

跋空同子詩卷

觀空同子與王溪子諸詩有蘇武李陵之志有建安七子之質有王陸三謝之藻今之作者鮮見其比雖使子美太白者在與之並馳齊驅未知誰其後先也然予獨惜夫民病而俗頹憂世而樂學者寡竊或聞一二焉而質愚力薄不克有往則又未嘗不與心於斯人也向使空同子之貌如王其言如春當其俊邁雖顏孟可往而肩也乃其為詩至與七子二陸三謝並無異何耶

跋管仲姬墨竹趙子昂小簡

往嘗見管仲姬入宮為元皇后寫竹幾七八十種清神幽思隨處發見曲盡變態幻若化工後有跋語亦管自作辭染俱妙其道勁處如寫竹然蓋子昂所不能及也今丘氏莊竹將無亦類乎若子昂之書獲覽亦廣然多嫵媚態蓋嘗評其尚於管之竹也此數簡却有自在意當是老年後所作乎夫子昂宋宗室也仕元以書翰重於其君而其內子之冊者亦為元后所軫嘉如此則古之所謂刑于寡妻者亦似若人乎

跋甘泉先生書白沙公語

右甘泉先生書白沙先生數語蓋見道之言也夫其曰道有可以言傳與否者以今言也有由積累而至與否者以學論也人品有上下故於賜則欲無言於回則言之終日君認道不可以言傳則異矣人學有生困故羲黃為生知堯舜已㨿

業若認學不由於積累則誤矣是故志學耳順積五級而後得辭不可已舉六經而始備故曾子即禮而問乎諸疑類氏竭才以事於四勿觀是書與言者當求之意表不可泥之辭中栴其泉先生之門生也因學科之問遂注釋其後以歸方氏

跋南山之作卷

此大中丞惕菴張公為御史時壽其父巽齋翁索言及康子德涵及栴之作也距今幾二十年矣栴改官南京公使人索用圖識展卷而觀其書皆非栴及康子之親筆盖一時門下士録上者也乃公為親意重不以真偽辨也猶装卷存之栴

惟人皆知公之勲績在天下風紀在百僚忠貞在朝廷仁厚在鄉黨抑豈知本於公之事親誠篤淵穆如此耶遂假康子書謄序於前自書栴之舊作於後方用圖識盖欲以真對公耳既而公又命題跋于首尾又有以見公追慕之實而不敢辭也

跋顧東橋華王携友玩月圖

此東橋子與諸名士玩月上方之作也東橋子將有繼日之思待旦之行故玩此月不舍耳乃隱而不居托懷於李札言游將孔明之比管樂者邪不然袁氏文氏王氏背東橋之後進姑蘇一時之彥也携而偕之容光必照之前亦無不可顧獨以對酒浩歌為意氣邪雖然空山靜夜光徹四極而乃黃土吳越烟虹林壑斯其懷亦壯哉使更有所徙焉晉宋齊梁風斯下矣

勒大科書院訓規跋

大科書院訓規甘泉先生為編脩時隱居西樵訓門人之規也嘉靖改元先生被徵至京以栴乃禮闈所取門下士也出以示栴栴受而讀之甚愛焉謂其可以醒昏定諫仁殘柔暴比於西銘定性書無愧也乃又從陳謨求得數十本布散北方願學之士北方願學之士各誦習而尊信焉比栴改官南署先生方以大司成進少宰從遊者日益衆暇嘗詢及一二

友朋乃尚有未知此訓規者於是言於陸評事伯載周紀善道通二君讀之亦深以為可服行也他日伯載及部寺數君子道通及監庠諸士子皆受學於先生一時志士翕然景從來去接續幾數百人而周乎先李希孟至不赴會試以卒業是時先生借第於史恭甫之家恭甫見學者之滋衆也而屋西適有一泉湧出乃即為闢新泉精舍以處然而先生日所開發率不出此訓規而又主乎忠信以示造至誠之方而訓規於是乎大行矣諸君以不便抄閱也請栴書諸石置精舍壁間然栴願諸君誦而必察無文字言語視之也

跋遊天台卷

涇濱黄仲通有遊天[illegible][illegible]台人周世瞻所畫由畫天台之
勝他日仲通持以示予曰此中足跡目力所到愛戀不能舍
者也予其欲我以遊乎予曰仲通肯從予西遊終南惇物乎
此地伊呂周召之跡尚存不殁涉涇渭而畢見登崖巖而可
覩松赤不足搊芝崇不足采委蛇窈窕之趾皆可求而得也
仲通又肯從予東遊太山乎論孟庸學之舊尚著未湮挾息
嶧以連脉傍洙泗以通靈恥漢禪而不視輕唐封以忘言舉
微嵩嶽之處皆可求而到也是時靜菴周道通亦在座笑曰
仲通其無失相許之言乎既而曰其挾以同往無遺我乎於
是三人者皆欲撰杖履裝書劒飄然以遊不俟裹糧者矣

跋愚逸素履卷

此卷乃東橋公在天台時合中諸賢爲其父愚逸翁作也精
實不詭於翁孝友任慈之風溢然具矣而東橋之道學文章
偉焉一時者不自此乎知東橋者此卷不可以莫之讀也

跋大科書院訓規

右耳泉先生大科訓規數十條南都諸君子欲勒置新泉精
舍耕巳手書而跋之告之以力行無以文字視之矣乃葛子
東文摹印翻勒置諸楊州之耳泉行窩則耕又豈有二言哉

寓思圖跋

安福之汶源王氏有兄弟四人焉表也袞也褒也襄也葬其
父欲逸軒暨配劉氏于茆嶺既久思不忘乃圖其塋墓之形
商于汴者携之汴醫于吳者携之吳他日衮授其冊於其子
邑學生仰仰字孔喬然而猶夫是思也學於陽明携之陽明
學於耳泉携之耳泉學於東郭鄒氏携之東郭鄒氏予於東
郭鄒氏見也皆碩人名流之贊也乃謂之曰夫此寓思孝子
順孫之志也雖然孔喬與其思塋墓不若思形容與其思形
容不若思心志與其思心志不若思其所以遺於我者而光大
之也苟思其遺於我者而光大之也則凡寓形宇內者皆可
思之使不忘矣固非學者之志哉不如是則雖日遊三先生
之門不成其爲寓思也故曰君子先惕思而後寓思

野塘集跋

右諸文詩數十首皆一時名卿村大夫爲野塘先生劉公作
也先生棄官而不再謀求志而無外願日耕釣於野塘之處
曰吾道足矣而人皆莫之知也比其子侍御滄伯既顯而後
野塘名於天下昔者夫子之於禮樂寧從野而不恤蓋野之
不從則凡利而巧文而不懒賊而敵者皆由是出也然則先
生以是自號者其志遐乎宜諸君子究其本歸其美咏歌而
鋪揚之也

跋鳳溪張尹卷

此鳳溪張尹者乃少司空小泉林公之友大鴻臚四峯張公

之師也二公素不阿其所好乃小泉稱尹以風流一代誇人豪西峯稱尹以天地萬物為褋期然乎未識鳳溪向據二公言則鳳溪縱未至此其亦一時之高士乎第其人不可追則謂其子伊其善繼述之哉豈惟不忘爾鳳溪翁於九泉二公之作亦於是乎可不沒也

南軒薛仁和傳跋

此蒲人薛南軒之傳也僉憲丹陽殷君文濟所著也殷君嘗為蒲大夫知南軒以廉而黜其子性以孝而廢乃作傳與論以惜之夫既謂廉能希伯夷雖黜不黜既謂孝能過漢緹縈雖廢不廢然南軒已往矣立身行道嶄絕游衍不以一節之

孝自足而盡顯揚之實使南軒傳之千載而不歿者則又在於性乎爾斯其為孝廉也不又遠哉

黄雪洲哀輓跋

此少司馬雪洲先生既歿之後諸名卿賢大夫思慕其為人作為詩以挽之者也嗟乎先生自其爾廉之士也世鮮冰蘗矣自其爾公之亡也世鮮衡鏡矣自其爾直之亡也世鮮繩矢矣挽之者固欲起之于九原之下而著之乎四方之遠也雖然挽之以言不若挽之以行之為切也挽之以他人不若挽之以子孫之為近也日思親受庭訓至有今日若又能敦益公直與廉暢于四肢發於事業經所謂立身行道以顯父母揚名于後世者斯其為所挽之切近也況日思奮志向上壹心好善又非安于小成者乎宜其不以他人之言為自已也

巡歷邊關詩跋

予素不職兵亦未嘗經閱塞微第聞人有採兵本曉兵機者則知其為善喜愛不已也卽者大同之事以國家全盛之兵圍孤城伐叛卒反至戕官軍耗公帑殆千萬計久而後就定然猶為一二兇首所脅則豈其力之不足哉無亦當事者有遺計乎偶獲約菴中丞巡邊諸詩則嘆曰世固當有此耳夫寡能敵衆邪能勝正死能敗生下能干上此實數之反常者

也然而間有至是者彼固有以蹶其本而瞰其機矣誠使在此者有所先見焉于以制彼豈不如徙薪拉朽哉古之君子所以尊俎折衝談笑却敵固非以兵為玩臨事而不懼者也昔約菴之在宣府也偶一二黠卒欲犯總制頃刻亂者自千聚約菴方病臥起以數言罵諭彼皆披靡自潰諸詩之旨固多此意乎然後知古之名將伐謀為上也雖然事發能識其機猶不如先見以寢者之為愈耳若乃事且垂成又于其機不察而豪之未萌此唐室藩鎮之流害職其事者又寧肯踵襲之邪或曰聲罪則起變窮慝則傷善對曰事有遺奸法有隱禍譬諸瘡癰根株不拔毒及四體古之征色伐奄者豈其

道皆左乎斯予於約菴之詩深有感焉亦歆因以贅諸障邊
者也

韓忠定公遺墨二跋

此忠定公之墨跡其子大參君於五十年後得之於湖南者
也夫公於微吟短咏之間皆愛君憂國之意則其他當大節
摧巨姦乎多難者可知矣夫大參於片言隻字之細有手袖
目接之敬則其他承家學繼前志述往行者可知矣為人臣
者觀此可以作忠為人子者觀此可以作孝韓氏子孫雖於
五十年後存此可也

其二

正德壬申冬予赴京過謁忠定公公誘掖獎進如恐不及因
賦詩請教公賜和數篇後猶賡前韻以寄大抵皆尊主庇民
之至情也今觀其子大參君所收過真宮之作則公之此情
雖於仙觀佛院之地未嘗忘也宜其公清修忠亮勁風抗節
如太山北斗為世所共稱仰云韓氏子孫毋止以一詩視也

終慕集跋

此終慕集詩若賦者皆賢士大夫憐惃君世大之志而為之
者也世大之母亡也以為無所恃矣思之如見作見萱卷及
其父之沒也以為無所怙矣日瀹不能已作泣椿卷是集也
其於世大悲號隱惻之狀皆具之矣於是休寧人稱世大之
孝當於古人中[illegible]之可也他日世大寓集於其友陳時講陳
時講曰世大年[illegible]十猶且慕親不忘則終身之慕其庶幾乎
遂名其集曰終[illegible]世大之子爵從予遊持以展予予覽而嘆
曰世人之于父母[illegible]生多不能養歿多不能思焉有七十慕親
如此君者乎當其[illegible]慕雖未若舜之大然而其志亦可悲已雖
謂舜之徒也不可乎

頡木別意跋

此吾友渼陂子[illegible]先生留別戈揮使之卷也渼陂子自文選
郎中謫貳壽州[illegible]岳屯寨舊與交遊者太半改視而易待矣
乃揮使素不相識[illegible]之人也周旋親炙如此不賢而能之乎及

渼陂子掛冠西[illegible]流寇梗路者半年而揮使月身問之日僮
候之相與之厚[illegible]隆不衰是其真情雅意又尤為難得古人
云一賤一貴乃[illegible]交態則若揮使豈惟今日之所少見者哉
此卷存可以敦[illegible]俗矣凡揮使他日功名之盛亦可據為張
本也

洛原詩[illegible]跋

此洛原白貞夫[illegible]得諸名公之詩以誦洛原者也夫貞夫本
常州武進人頗[illegible]先世出于洛陽乃遂以洛原自號其水木
本源之心未嘗[illegible]日忘洛陽也去年以公使之便遂渡黃河
陟邙山歷覽瀍[illegible]伊川入洛之處以尋先世之蹟悵然久之

遂西至于關漢之地訪于康德涵王敬夫諸詩伯而後返當是時予偶過於彭鹿謬贈一二篇焉比貞夫過江猶走書以問則謂之曰昔季札亦今常州人也嘗至魯觀樂品題二南風雅之詩咸當六義不詭於舊至今千百年以為名言若予輩之作固無二南風雅之窽而貞夫則固有季子之志矣不知其品題又何如也審若是則貞夫之所謂洛原者而豈徒哉不然若止以遊覽世業之詩則又豈吾輩與貞夫相遇之誼乎

林氏世藏圖跋

右文昭林公少穎於宋紹興間所得勅辭其子孫實藏相傳至今刑部正郎德敷則十數世孫也裝潢成卷以示於予蓋自秘書省正字以至為福建參議其詞翰皆在也夫文昭嘗論安石三經之非罪浮王何又因金人南使作書詆當路言元和畏戰之弊風節凜凜至今猶有生氣誠有宋之名儒也然考其師友淵源初受學於紫薇舍人呂本中其後東萊呂祖謙又受學於少穎焉雖晦菴朱子亦聞少穎之風而興起者也然則少穎入朝之節豈偶然哉嗚呼使紫薇不至閩少穎或無此學使少穎早至洛陽以見二程入或南至道州以見濂溪西至關陝以見横渠則其造詣所當又不止此也然則德敷今日猶戎而光大之者雖東至泰山以訪孔顏可

也不然則所藏詞卷亦與書肆集本等耳

澤存堂跋

澤存堂者宋信國公文文山之七世孫武寧州同知蔚林欽所搆以奉文山遺像并身係朔廷與母舅書墨蹟及上巳詩篇者也是時師尹吳公已題古風於後而學士解先生縉紳亦已跋之矣蓋言文山雖沒于宋而其澤至明興猶存也豈意武寧之後子孫蕃衍碩大如今舉人桂仲芳時澤益存而盛乎仲芳於嘉靖乙未嘗從予遊而予方赴太學之任仲芳同諸友渡江送予絕江浦六合至楊州暇敘先世文山事未嘗不惓然長憶也今年赴春試自廣東浙江道來至儀真入復遡江持文山遺像并澤存卷以謁予且請跋焉予嘆曰不有文山仲芳奚始不有仲芳文山奚傳且書藁之意言念舅氏如母存焉夫當幽囚顛沛之際枚決未訣之時而其言惟及於此則其心之因茅可謂至矣宜其刀鋸在前含笑入地犬乘胡元為宋一代忠臣照耀古今者也傳謂孝者所以事君也豈虛語哉且文山當宋室危亂之秋以秉節不朽仲芳當大明隆盛之日求仁不讓則文山之澤豈但存焉而已雖千百世光有餘也

策問

試雲槐精舍諸士

問史言周云成康漢言文景言相配也成康之特須聲大作文帝於禮樂則未遑景又何足言也相配而言不亦過乎當文帝之時其臣猶黄老重吏雖有賈誼治安之策亦未盡用絳灌之徒且疾焉其視成康時畢召君陳之輩何如也說者謂有是君則有是臣漢君臣如此而史氏之言果溢美乎抑別有其說耶

問今日諸子相聚其所願學者安存而其所以學之也安之昔人有見師之後三年不讀書者有半年後方得大學西銘看者然則其所為者安居夫讀書今謂之學亦有讀其書而不知學者往往是也其故安出果爾則將廢其書而為其學乎書亦不可廢也將讀其書而廢其學乎此尤不可也必其不失讀之之法而有以得乎為學之道其究安在

問文武並用長久之術古之是言也昔者宋太祖欲解藩鎮之權使文臣知州朝官知縣轉運使通判管財賦茲四官者今並有之豈亦為解藩鎮之權耶宋太祖又懲藩鎮之弊精禁旅之選制兵様之募立更戍之法茲數事者今並無之將不懲藩鎮之弊耶今天下以藩為職者曰王府曰布政司以鎮為權者曰揔兵曰太監府是豈州縣判運者能解其權乎而禁旅兵様更戍之不嚴者又果無弊矣審若是民貧困而文莫能恤虜跳梁而武莫能抗則用文同宋亦無補而用武異宋亦無益無亦宋之法不可行于後世而政體不一又別有其說耶

問夫子常稱顏子好學則孔門得聖人之道者獨顏子矣故後之大儒不曰顏子發聖人之蘊則曰學聖人自顏子始夫如顏子之可學也聰明莫如程伯子何以十四學聖人老而未及顏閔如其不可學也則年未不惑如牛醫兒者時人已目為顏子之二說奚據乎且牛醫子之如顏子奚在而程子之不及顏閔又何指乎必欲學顏子也又將何自而入乎與盡言之以為共學之助

問三代而下稱輔相之賢者在漢曰蕭曹丙魏在唐曰房杜姚宋在宋曰韓范富歐當其世豈無出其右者奚十二子為獨顯乎如果絕代之雄也其相業不及夏之益夔商之伊傅周之旦奭萬一則又何以獨稱耶然後世有為前六子之學者人不曰泥則曰腐有為十二子之學者人不曰財則曰通此其稱又何據也夫士之讀書將以修身而論世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問養民莫如財衞民莫如兵故民窮則盜起兵弱則寇侵今天下之財自田畝額稅之外水驛有舡陸驛有馬郡縣里甲遞運有牛驢丁有徭門有攤食塩有鈔商賈各以其貨有稅吏各以其科有金然而無名之征不時之誅蝟然而箕歛

將又無紀也至一遇軍國之需猶告乏而不能濟者其故安出彼古之貢助通行之時曾有是乎今天下之兵自錦衣禁旅之外師有團營直隸有班軍王府有護衛郡縣有民壯弓手死隘有守禦關寨有巡檢鎮邊有衛所附之已周矣然在內三法司之編克任外察院按察司之發遣紛然而尺籍者又無限也至一遇風塵之警猶缺伍而不能捍者其咎安在彼古之兵農為一之時曾有是乎是皆時務之急諸生不可以莫之講也

試東林書屋諸士

問仁道雖大學者不學此則終身無成故張橫渠以為頑作

銘以訂之然自夫子之言觀之仁又何難也夫陳湏無鬬穀於菟清忠無比而不得為仁已可疑矣彼子路冉有公西赤皆高弟子也亦不為仁何歟此數子在政事之間猶可諉也德行如仲弓乃亦不知其仁則仁又在德行之外乎而敬簡之學山川之不舍又安存耶仲弓之上有顏子夫子生則稱其好學死則為之慟哭乃止許以三月之仁下此三千之徒不亦阻其進乎彼管仲者伯大夫也夫子常鄙其器小不儉不知禮矣雖曾西亦耻為之夫子乃曰如其仁如其仁則固以為人莫之及也曾西且勿論顏子者亦在管仲之下乎至若樊遲之粗鄙司馬牛之多口弟子之下品耳亦隨問而告之斯又若甚易者此其說何也夫以夫子說仁且不一如此無怪乎後儒或以公言仁或以愛言仁或以覺言仁紛紛然訖無定說也夫學聖人莫如讀論語讀論語莫先講仁願詳其說以觀進仁之方

問古人之行有不同後人之見不免於疑奉檄喜動顏色視印綬加身輒推不受者何貪乎三顧始輔漢室視杖策追至鄴以求功名者何傲乎一門爭死乃有孤身轉客以逃生者其死何辜詣獄求死乃有因樹為屋以避亂者其生何幸均在雲中廉范李牧孰優同出西城班超趙充國孰賢曹褒之禮果可以當后夔之樂耶班固之書果可以同馬遷之史耶藏

竈增竈皆成其功何歟無書抵政府三上宰相書皆成其名何歟三年不讀書與三年不窺園者有別乎耻不與黨人與平原自無黨者有異乎之數子皆當代之英也請詳言之并究其優劣

問經傳穎儒者而明道義以賢者而一夫道器有上下舊矣而有謂器即道道即器者將易傳非歟性氣有精粗似矣而有謂性即氣氣即性者將孟軻非歟其徒習忘以養生其師以為大害于道然又自言不若內外之兩忘者何耶昔人用誠以養心後人以為元不識誠然又自言纔立誠便有可居之業者何耶博愛之謂仁與德愛曰仁若相似也何輒去取

乎一日三省身與一日三點檢若相同也何取為是非乎心跡之判有尊之者有斥之者豈朋友之道與邪性惡之論有詆之者有和之者豈弟兄之見殊邪太極先天二圖或謂規模義理互有不如或謂若合符節初無二致今抑將誰從之訂頑一銘或謂言體而不及用或謂理一而分殊今抑將誰是之說春秋者以一字之褒貶亦有言無許多義例者然則必將為朝報之斷爛者而後可乎傳周易者以四道為根柢亦有言本為卜筮作者然則必將如童問之致疑者而後然乎詩書二序誠有可議必盡去之而任己意安知數千載前之言皆可疑也禮樂二經誠為殘缺必盡削之而為通解安

知數千載下之事乃可附也是皆名世大儒之迹以續孔聖之傳者願諸士子詳陳之以觀不惑于道也

問國之大事在兵兵之司命在將蓋今日之急務也然古之論將者多矣有告其君以五材十過者有告其主以五權六術三至者亦可相符歟五德以智為先而五慎以理為首其意奚存五智以身為用而五枝以器為重其旨惡在曲直方圓銳之五陣其來舊矣祖而用之固無不可乃復約而為三陣何邪洞當中黃龍騰鳥翔運術握奇虎翼折衝之八陣其算精矣宗而行之亦罔不宜乃復變為六花何邪謂陣可用也發陣而惟將士相識者何以屢獲睢陽之捷謂陣不可用也望旗而知其亂可擧者何以遂奏長勺之功七國[illegible]神而軍中夜驚豈其布令之嚴乎西賊畏之心寒而好水之敗豈其知人之智乎夫出奇應變雖存乎人而畫事揆策不越乎理諸子固勿辭以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試解梁諸士

問為學貴以明善誠身臨下貴於聰明睿智而孔門高弟莫如顏曾二子乃皆以愚魯稱何邪謂愚魯是也則高柴之愚夫子語之使自勵王陵之戇漢帝助之以陳平謂愚魯非也則甯俞之愚夫子以為不可及尹焞之魯程子以為終身有守之二說奚據乎唐柳宗元號能文至以愚名其居元許平

仲號大儒至以魯名其齋則愚魯又在所取乎請究其義弁評數子之優劣

問設科取士以為民也求賢立科以輔世也然漢立策科不免得布被之詐唐立詩賦科以矯漢不免得口蜜腹劍之姦宋立經義科以矯唐豈知主司者又欲自行其新經而面垢不洗衣垢不濯以欺人乎則其所拔進以亂天下後世者又何可堪耶若是則賢良孝廉之科可復也然與父分居而行濁如泥之謠當時已有之若是則博學宏辭科亦可開矣然讀五車者不免被弑逆之惡而過畝誦經者不免遺武人之誚則亦必何如而後可耶及後建炎初詩賦經義並立其得

失又何如耶且國朝立科似兼前代不知其得人比前諸代又何如耶請究論之以觀置身之處

問詩已莫如公駁下莫如明有為廷尉民自以不冤者可謂公矣然欲托邑子於右扶風至於終日不敢言將亦私乎有為京尹號稱能察者可謂明矣然為受賕吏所賣至減脊杖於脊杖將亦暗乎若是則謂只不起十起便是私者亦廷尉之同乎而發姦摘伏如神者乃又不能自保將又類於京尹乎數子皆賢能吏槩以聖賢公明之道亦有過乎

試河東書院諸士

問大學一也何以有古本程本重定本之說將補之者果有

所遺乎論語一也何以有齊論魯論古論之異將家語者又何所謂乎孟子純矣何以雖大儒論道且或疑之將或著嘗語折衷者亦然乎中庸精矣何以雖名賢論學且或後之將謂性非所先者亦是乎諸生久為四書請辯之以觀入德之學

試解梁書院諸士

問尹彥明不見南子當時有以為解疑者然則孔子至衛非歟許平仲為相胡元近儒有以為從戎者然則孔子赴楚非歟作春秋傳者真隆冬松栢之操也何以受秦檜之薦而為中書乎稱吾道南者蓋立雪門牆之士也何以被蔡京之舉而為祭酒乎出處君子之大節也數子者何如耶

問武舉可以得將乎挍閱可以得士乎鹽商可以足邊乎茶馬可以足兵乎古人行之利害安在乎

試河東書院諸士

問夫子自衛反魯之後於一二年間而六經畢作今之學者雖不盡如聖人然其質亦非皆下愚也乃或治一經至白首而未精其故何歟豈古今聖愚不同一致若是懸絕乎先儒引春秋者可以斷獄明關雎者可以相國治禹貢者可以救時讀半部論語者可以佐天下今之學者所治固不止此究其用功乃不逮昔何也諸生窮經以致用也試一講之

試山西士子

問我　太祖高皇帝嘗曰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以禮刑一物也然所制之禮有禮制定式定制矣乃復有
大明集禮不又使人生今而反古耶彼說夏禮殷禮與夫降典者亦若是乎所行之法有令有律有榜文禁例矣乃復有
大誥減等不又使人取彼而與此耶彼著法經章程與夫棐彝者亦若是乎夫集禮遵用既久而朱氏家禮亦已頒行
祖訓序又曰俗儒多是古非今何耶若是則今
宗廟郊社宴享法多變古將自有制度耶抑宋儒言周禮未成之書意耶況大誥為法不同而問刑條例亦已通行

祖訓序又曰姦吏常舞文弄法何邪若是則今雜犯誤殺諸
科例多收贖將仰師欽恤邪抑漢臣言呂刑富者幸免意邪
夫繁文縟節盡行革削而祀享　朝覲確有定體不移黥刺
剕劓後不許用而內難既靖刑又過之是皆主司者之疑
問山右道學自稷契皐陶之後於隋莫盛於文中子於我朝
莫盛於文清公夫文中子所著元經續詩續書人病其僭擬
聖經矣然叔世德政既不及古而其言語行事文中子安能
使如清廟典謨邪則聊具數代之跡以著勸懲者非其法乎
文清公所著讀書錄續讀書錄人或病其蹈襲陳言矣然後
世俗尚既不如昔而其記誦詞章文清公安能同其風雲月

露邪則聊著躬行之實以曉昏愚者非其志乎且文中子太
平之策志欲復古故後之大儒讀中說者不曰隱君子則曰
儒有格言為僭經之言者何邪彼作文而學孟子韓子者乃
又不議何邪文清公車牖之事志欲變今故時之名人論其
世者或以為真鐵漢或以為本朝理學一人倡蹈襲之論者
何邪彼著書而非係辭孟子者乃又不議何邪諸士子試言
之以觀素所學於先正
問我　太祖高皇帝以武功取中原而所用謀臣非前元時
之縣丞則或國史等官　成祖文皇帝以靖難平天下而所
用名士非建文時之申理則編脩等職夫周之頑民殷之忠
臣故魏徵之直而名賢欲正其纂書文叔之妻碩儒常比之
叔姬歸酅也苟不論其前之失節而惟取其後之建功則死
于清水塘者又何以褒而自縊孔廡及七日飲水終于吏部
後堂者又何謂也然而我　太祖太宗平夷靖難之功又非
異世他主可比諸士子則何以辯人物也
問官職日添而不裁軍功日升而不實祿米日增而不已國
用日廣而不節占役日衆而不釐營纏日多而不休法令日
煩而不中民日窮財日屈廉耻日寡典禮日異而不問諸士
子窮經諳史酌古準今素矣則何以告有司
問邊設重臣以禦外夷乃者并州大同相繼殺撫臣而山海

之殺主事浙江之殺武將薄乎云爾禍不在夷而在內果士
卒之過乎夫昔之守雲中治蜀郡者皆以一太守之職而夷
蠻遠遁邊境安堵今以撫鎮藩臬臣往而或不免於自斃雖
其躬行少爭然而事至於此彼豈知有朝廷哉則周朱滔田
悅李希烈之漸也有志國是者能不痛心乎願究本言之以
杜後虞

試解梁書院諸士

問漢之文帝武帝固一代英主也然後世亦有優劣之議豈
所任將相有賢不肖乎彼當其時有為至言有言兵事有三
人詣闕上書者其言非不美且切也乃皆不盡用何也若盡

用之不知與其時將相之治可得班乎抑又有通達國體學
貫天人稱為社稷臣者使其言果用不知文武二帝之世又
何如也請詳其故而論其世焉

策試河東書院諸生

問漢高祖及光武當時優劣已有定論矣然其中興創業之
跡亦有相似者乎謂令功臣上印綬去甲兵與罷兵歸家者
似矣何柔道理天下與猛士守四方者又弗似乎謂大饗將
士定封功臣與剖符封功臣者似矣何菹醢誅戮與恩遇甚
厚保其福祿者又弗似乎南陽豐沛均一鄉曲故舊也何并
州牧獨言其失述古成敗與證歲吉凶均一剴切極諫也何

大司徒為仁明之累若是者其於優劣定論何如也

鷲峯東所策目

問王政莫如養民養民莫如力田今天下有秋田夏田官田
民田屯田馬田莊田圩田山田其稅亦相同耶孟子謂治地
莫善於井田莫不善於貢田今何以廢其善而用其不善耶
將孟子非耶且成周遂人治野之徑畛既有溝洫而匠人治
都鄙之成與同亦又用溝洫何耶然其為田又萊田易田廛
田宅土田圭田餘田賈田牛田牧田以及公邑家邑之田小
都大都之田此又何紛紛也其後如㠯田賦田令民自實其
田者固非矣彼其限田代田占田王田三品田死田以及口

分世業田請佃永業請射荒田地符均挩者亦皆無可取邪
夫禮樂之興兵刑之寢皆係於田此固不可不講

問學以孔顏為的乃孔子稱顏子之好學在不遷怒不貳過
及其自言曰思而不學則殆又曰我學不厭又曰不如學也將
其學與稱顏氏者不同乎諸子今日相聚其學亦是趨乎否
乎漢唐之間有怒其臣非議而使之叩頭流血有自起撞郎
至於殿下有好大喜功至三四十年而後悔有忌其直諫至
入宮猶言殺此田舍翁斯皆一時之英君誼辟雖未不遷不
貳亦能一乎天下何也甚至真學孔顏者其太極圖等辨或
寓書至詬或面頸發赤而歎改獵心者乃十餘年猶未能顧

後儒猶比之大成擬諸顏氏何也夫不遷怒所以制情不貳
過所以復性能乎此則大本達道皆具乃子思之言非耶果
若是則諸子弊弊于經史者又何為也請詳言之以觀好學
之功

試問太學諸士子策

問孔氏之徒三千不為不多後言學之而速肖者止七十人
於其中若顏氏之子獨稱傳道他人不與焉則其論學孔氏
之道者不亦甚少乎故當時雖知言如子貢亦曰得其門者
或寡而後儒論顏子者亦曰未達一間處猶是麤曾閔思孟
而下不論也將孔氏之道人終不可學乎宋近代乃又有以

二程子比顔孟者不又幾於過耶二程若不能比則為之徒者將又無一人之可取耶然則孔氏之道果何以其難至此而絶天下後世無人又非知道者之事諸士子試言之以觀希聖之志

兵部尚書胡公行狀

公諱汝礪字良弼別號竹巖陝西寧夏人也生既周歲奇異駭衆見文字紙輙誦于曰字聲韻琅不類孩提七歲誦孝經喩大義常與群兒嬉戲別土粗細為糧豎瓦礫為倉貯之又作行陳相閉約勝者商工以賚長老過見咸訝其不凡也十三四歲能詩賦文字與行輩談說多涉時務若老成人言十

八歲提學戴忠簡公試其文曰此子當大成蓋國士也鄉士夫亦遜曰胡生學力果器量深知見明不易及也二十二歲中陝西鄉試明年舉進士授戶部主事監理清源芻粟力袪宿病狡吏莫之敢奸也後汔進郎中聞其父封君訃去矣居封君之喪顓用朱子家禮西夏之人至今傚之服闋授戶部郎中督餉山西不至期歲遷儲告裕北虜逼邊大同無可與守者冢宰馬公特擢公焉於是總戎重臣不束其下毒及兵民公曰此内韃靼也身痛抑之忤重臣遂疏疾求去冢宰用廷議覆　奏公可大用真無疾即疾亦可用不可去
先皇帝俞之乃卒不去當是時也守令無敢抗權官亦無以疾辭者辭疾矣亦無獲留者公之才望自是滋震也越二年撫按憲臣交薦公可巡撫大同　朝廷以京兆重地進公順天府丞期年而進府尹順天湏首善之地然勢族豪右十七其民動遭齟齬公低昂其間畿甸之内亦有陰受其惠者矣遂進戶部右侍郎　勑董宣府邊務尋改兵部左侍郎仍涖邊政期年之間拓屯田數萬畝歲省内地輸可數百萬國威用壯朝廷從輿論乃進公大司馬命下而公年未半百而爵位已極且鴻村大畧著于兵食童子時嬉戲不偶然也幼時陳大夫人病目甚熾公方讀書歸見之曰母目若此吾何忍用明也乃掊書不治絶其滋味夜焚香祝天形容憔悴居三

月母夢神人告曰爾無慮爾目為也爾子之孝爾目為當愈矣夢覺腫翳漸殺不旬日而愈至為主事聞祖母酒太夫人之訃哭踊幾絶外寢素食期年而後已昆弟七人公在長與仲弟汝楫同學教愛篤至汝楫舉進士任丘公以府丞提調順天鄉試勿避中猶為作為政要畧一帙予之其言今視之皆可為也鄉同年任良者居太學貧不能堪然孤介不干人蒙面賣卦以自給故相識者皆莫知也時在戶部獨禮之良且死無子其妻不能具棺也公買棺與歸其喪同部主事壽儒死于官妻子孤弱遣弟汝明歸其喪父友趙儒死于太學遣弟汝楫歸其喪語曰種苗看豊交友看窮比昵之合惡乎

有終人雖謂公不善與人交吾不信也當其守大同也歲久旱鎮巡大臣雩禱弗應公痛自省責洗足祈求忽大雷雨四郊沾足民爭頌曰此父母雨也

先皇帝既陟方公曰吾小官大政雖不與聞然嘗奔走中外躬逢　仁孝天子天下方享太平而遽倦勤于茲盛治之後事未可知憂形于色入臨必慟絕蔬食別寢越二十七日而後止同寮或嘲之曰古有忠臣今有孝臣矣公弟與無錫邵寶遊以文章詩賦相磨切今所遺有竹巖集數卷詩文皆稚健飄邁自成一家言也公先世應天溧陽人家族蕃富溧陽稱巨姓者必曰胡氏其諱通甫者即公之高祖也通甫生士

真洪武初以醫累謫戍寧夏左屯衛遂為寧夏人配劉氏生二子長諱雄配酒氏生廸即公之父封君也封君年十五慱學強記十八而遊衛庠慷慨有氣節然卒屈于有司以公故封戶部主事云封君志繼先世欲合溧陽之族而未能也至公登進士使求通于溧陽族溧陽族亦遣人來會宗譜於是南北之胡始合而封君之志遂矣公配王氏相待如賓終始如一自側微至通顯不一御婢妾也子男五人長佶配徐教諭女次侍配杜知縣女次仰配姜百戶女次僑始就學女一納指揮沈琄長子暘聘孫女三公生于成化乙酉十二月八日卒于正德庚午三月一日將擇某年月日葬于寧夏賀南山之陽而公之弟任丘君以柟在鄉里之末且嘗接公于京兆時也乃托柟述其大槩以備當世立言之大君子采擇焉若其他政事之詳建立之大藏大史冊固不能一一錄也謹狀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南峰曹公行狀

公諱祥字應麟姓曹氏別號南峰學者稱南峰先生其先居婺源小庸村元末有端午公者遷郡城南其子英芝創業於今雄溪英芝生彥中彥中生永卿永卿生宗仁宗仁生以能即公之父也以公貴封戶部主事公甲午鄉試登甲辰進士戊申授南京戶部主事尋陞本部雲南司員外郎公嘗曰戶部

錢糧之司令之任是部也過高則僻于事過貪則刻于法僻則妨政刻則病民迺惕勵更新凡監收浙江等布政司秋糧及放過南京錦衣等衛軍糧不下千萬收放馬草則三倍之勤能皆至無詭於行故其考績不曰持身無過幹理惟勤則曰操履廉謹出納公平不曰謹操守勤職業則曰持身約而不放綜治密而不苛云弘治十年丁外艱服闋陞南京工部都水司郎中黜淫巧遵祭度費用無經者必置之法侵尅累繫者悉為之處一時工稱其平而民不告擾十五年陞寶慶知府時稱郡小民貧寡學故府久乏科目公至銳意作興不時臨學講解辯詰嚴課程以稽勤惰厚廩餼以恤貧窶士氣

克振科第揆有聞人郡民多務水田山地荒蕪縱放畜牧因
生盜竊乃嚴為禁止教民於少峻山場藝植有利群木開平
沃處種五穀而有游惰編之力差一二年間即獲利益盜亦
寢息共於溪澗高埠之田廼教民置車作埧輪汲以灌雖旱
乾亦有全豐之入民為之歌曰除吾之害足吾之食伊誰之
為曹侯之力當時雖隣境山地溪澗皆倣其法至今永賴其
所開墾并新設縣治稅糧計千有七百一十二石九斗三升
其逋逃歸來如龔毗等者計六百三十戶男婦七百五十有
六名自是寶慶生齒日繁比于壯郡其他屢除苗蠻之刼擾
而鄰境武岡城步亦借以安再修橋梁之崩圮而青龍濂江

咸賴以濟節賑境內之飢荒而富室客商皆勸以義凡夫祀
曾如驥之忠毀孟公等淫祠三十六誅貧民妻通富商之姦
尤人所難者也正德四年陞四川左叅政分守川東道先是
藍鄢倡亂衆十餘萬公親矢石二十餘陣擒斬強賊七千九
百有六名顆凡在兵間者殆捿二年官軍錢穀亦皆調處總
督軍務洪公鍾巡撫林公後會舉陞本司右布政使及紀功
王給事中萱汪御史景芳奏勘又於右布政使上加俸一級
厥後廖麻子等再亂都御史彭公澤復委公贊翊爾乃擒斬
渠魁餘黨悉平
欽賞表裏正德八年陞陝西左布政使時值　王府軍衛應

得錢穀當於漢中諸府類辦先因甘肅有警乃借用其四萬
餘石年久不歸以致　宗室衛所缺糧數多嗷嗷不安後公
皆陸續補還於民有益於宗室衛所皆遂其願鎮守廖太監
造氊帳以媚上費用不貲屢欲科民公堅執不從又助巡按
劉御史天和以沮之後劉為廖所中傷然竟莫能害公十年
陞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督理軍務兼制湖廣北道并四川
酉陽等處先是鎮筸銅平等處苗民作亂公至出榜開諭懇
切行委叅政等官竭心力撫勦陸續擒斬五十名顆并招回
逃民各三百餘名夷患既除地方寧靖蒙　勑奬勵稱其處
置有方委任得人云普安州苗賊阿則阿馬等糾合群夷詐

稱官職為寇凱口地方阿向等亦皆煽亂公皆會議征勦甚
定其業垂成時有巡按御史奏公擅調官軍縱容書吏受賄
且謂公愎而自用不恤人言然公行軍六年有餘風勞疾作
恬不與較廼具疏懇乞休致　温旨謂曹祥引疾乞休情辭
懇切准致仕時公得旨即歸其後　欽差刑部張郎中元電
同三司勘審奏後而　聖旨謂巡按劾奏大臣不實著罰俸
半年隨查公征勦凱口地方苗賊阿向等績則甚著也乃命
禮部差人齎表裏三對白金二十兩賜於其家後都御史鄒
公文盛接任猶以公所遺兵糧因成大功云若當公之在位
又可知也公弱冠時即以志道為事以憂天下為念其聞時

事之善惡而憂喜有甚於當事者後雖官所至建功未嘗一
矜伐故見素林公稱公優於行軍而又善藏其用獨加敬愛
焉平生心跡青天白日路人皆能知之歸後日惟課子孫且
曰吾自知事時常與諸弟刻苦讀書后弟禎𥙿皆高舉有名
於時若輩不自勵如之何其可繼也其介然自守雖自子婿
以下有訟質必不言之當道其子姪有事不當意者雖賓客
在前亦面斥之必不為隱遇人有矯詐者退則必與子孫言
之以為儆戒公幼自孝弟居喪循禮待人恂恂若未仕者然
其吏僕奴役有犯之者惟以意遣人有以怒相加者公固皆
忘其名小大莫不得其歡心人皆謂公有呂蒙正之量歸後

嘗武城南英會以興後學建竹山書屋以教子孫立曹氏祠
堂以合宗族其所為文皆渾厚平實自名曰南峯拙稿藏于
家公之垂歿也曰吾平生只守一實字吾觀今之人惟呂仲
木乎爲吾死得其言以為吾行狀足矣嗚呼柟生也晚而公
之子深雖與予同年進士然歿又蚤予未獲游公之門乃荷
公見知如此狀可辭乎乃因其孫棟事畧為之次第作狀云
公生於景泰庚午年八月二十八日巳時歿於嘉靖十三年
甲午秋九月二日巳時享年八十有五公初配汪氏贈安人
繼周氏封安人繼羅氏子六漢海澄深津洙深戊辰進士時
姦宦劉瑾擅權嘗率百人抗疏於朝罰跪五日而勞疾作后

雖授南京兵部主事竟以前疾復作而亡娶程氏漢娶江氏
海娶汪氏澄娶黃氏繼汪氏皆汪安人所出津娶江氏洙府
學生娶程氏皆周安人所出洙尊公遺命立為應四公后矣
孫男六栢楨梁梓本楫棟府學廩膳生椋亦府學生木楫尚
幼曾孫三津等擇某年月日葬于某山之原合二安人壙是宜
列其行實俟立言者采焉

誄

司馬石岡蔡公誄

嘉靖甲午十二月二十四日兵部右侍郎石岡蔡公戍之卒
於正寢越二年予過睢陽二子崇偁崇俊持狀展予維公予

素交與陰重其人嘗濟諸榆次寇公以為凡有紛棘及諸險
艱排擊盪夷當二公所國是倚衞人望攸屬乃榆次先殞公
亦繼亡哲人靡贖士林咸感嗚呼哀哉乃作誄曰維公肇啓
碭山伊遐爰既北徙睢水南圯後雲是祖濟南父家公克岐
嶷聰敏疇過孩孺占對開口人誇既成進士翰苑推嘉封駁信
直冠冕內科直忤權府出憲閩衙越有橫盜寔鈇我戈尋晉
山東乃駕遼槎圩田是闢賑饑萬舸淄川龍山亂是用和既
遷秦晉法行無譁大同內潰燕卒如麻肆厥兇焰撫憲是過
當其暴犯京民亦訛超遷巡撫任此重車公至開誠赤心無
他有言惟信有行如學罔衎成稿得其魁邪桂勇討賊反被

孰拏微公身救勇亦為魔乃殄元惡脅從罔加雲中克定王
師凱歌功成被論為士林嗟旋膺薦起中道殞殆邊士感德
殞涕滂沱　上震悼命治丘阿　諭祭惻然光照山河嗚呼
哀哉千載不磨

大宗伯方齋林文修公誄

嘉靖十五年七月十二日南京吏部右侍郎方齋林公卒于
位公先世光州固始人五季時入閩占籍莆田國清里至宋
承奉郎諱國鈞者生二子充褒遣師宗人艾軒子後俱登紹
興進士褒丞尤溪縣人稱孝廉七傳至茶卿為公高祖茶卿
生子子生僴僴生誥字廷諭號朴軒是生公以公貴加贈國

子監祭酒母張氏加贈恭人公生在成化丁未二月二十八
日至丙申年纔五十歲矣　聖天子聞而悼之贈禮部尚書
諡以文修祭葬咸備學者榮之夫公發解八閩擢英庶吉博雅
之學經濟之才蓄之于翰苑練之于冑監試之于吏禮二曹
尋且躋于密勿握手絲綸以康阜天下者也乃遽云亡士林
悼惜況在知與尤所蘊心重以子幹之請情益惻然乃作誄
曰　於文修公玄授孔臧幼聞書史八閩知名發解南建太
學首稱旣舉進士翰苑滋彰儆屋而處假秉而行衣覆簡思
意度汪洋甘旨儲畜二人迎養再昇親柩泣血歸鄉感動行
惻展三年喪實錄告考擢右春坊　經筵講色溫氣祥數考
文武多獲俊英兩典成均條教伊明諸所干謁莫能耒往以
躬為範庶士表章恤及困士教化滋揚校刋群史寢食亦忘
裝進　聖覽喜悅褒將嘗上休疏慰留辭長　皇華國學坐
講明良　天顏怡懌出笥衣裳旣侍南禮益慎紀綱晉改吏
部百司攸平厥嚴考覈臧否不爽方丞輔弼遽爾淪亡縉紳
咸悼鄉人禱禳聖主惜材于爾尤傷葬祭駢錫贈諡邁常士
林榮羨百代流芳

議

明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贈特進太傅
韓公諡忠定議

太傅太司徒質菴先生洪洞韓公之薨也旣諡忠定矣其孫
戶部主事廷偉請議其故以彰　聖恩揚祖德呂枏曰昔者
周公不云乎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於于其
身以全其君乎公始官給事薦起家宰曹南李公司馬河州
王公事涉近倖觸　憲宗皇帝怒幾不獲免辭色自如及在
武廟位晉司徒宦瑾八黨肆姦橫行縉紳側足公倡率群工
抗章伏　闕罪人未得瑾益自張矯　詔繫公與死爲鄰褫
職閑住及瑾旣誅得復舊銜至有今　恩公以直始亦以直
終斯豈非危身奉上之忠乎法曰大慮靜民曰定安民大慮
曰定安民法古曰定純行不二曰定公之為湖藩也節費儲

𣪍禁貪賑窮平稅理寃視民如子其巡撫荊豫叅贊南都乃
益蠲租救荒發金分濟或合官軍預支俸糧以砥穀價士民
全活及其在司徒也孝廟孰知忠亮益法積弊漸次刋除邊
餉馴克羽書一急經餉叢集義惠滋茂此其壹志民瘼致躬
弗渝於安民大慮純行不二之道其何詭諸斯不亦為定乎
公家居時耕應召過晋齋沐謁公黃髮朱顏吟咏不休後生
小子承籍奬進言婦二物天錫易名孰不允稱我思巴人褰
公亦若茲謚然尚有買田自汙之疑有宋濮人張公亦若茲
謚然猶有節義或虧之疵豈若公終始無瑕明德一致展與
謚稱哉於戲公茲求終譽矣

贊

李司徒之三世祖丘縣公贊

此沁水李司徒之曾祖考之容也洽書四代䟽適而知遠歷
尹兩邑循良而惠鮮享年八十有一耄耋稱道而不亂語曰
種木一尺引枝千派種德十人裕昆百代宜丘縣先生源源
有今賚也

丘縣先生夫人吳贊

勤者德之集也儉者德之制也孝者德之本也敬者德之聚
也是故主績者伯鐵葛者王乳姑者有後度食褚亡各淑自
昔行冐不鳴若乃勤而不倦儉而有方孝而不玫敬而不揚
範茲閨門女德攸章其丘先生之夫人乎

誥贈都憲耆賓公贊

天之將啓其孫也必先厚鍾於厥躬是故萬物本乎天人本
乎祖耆賓先生孝弟無詭雍睦無盭信義有徵績學不顯九
十餘年無疾考終亦既然矣若乃默而不言陰行善道貴及
元孫效茲褒贈其本不亦彰乎古之人飼雀放龜而其後奕
世公卿者則非虛矣

誥贈淑人王贊

婦人有三道焉婦道也妻道也母道也婦道言乎其敬也妻
道言乎其恭也母道言乎其慈也古之人有行之者淑人是

以是故丘縣八十無怨色贈公九十無反目一養子孫且百
指也無遺教儀形建于一時風聲傳于百代淑人之贈豈偶
然邪

一菴先生贊

簡簡一菴克開李閎廣覽群籍戴記馳名耆德惟厚素稟匪常
鸞將鳳舞宴此鹿鳴鱣兆慈溪帳開郛庠春風薰造南北諸生
誕其鴻訓不倚辭章之贒云老解組帰養跡絕公府志存高
尚不搜新屋沁曲遺經一德是菴六梆烏庄既誨孫子亦化
於鄉宜爾家器位司徒卿中丞之賜庭訓攸光

誥贈淑人譚贊

愆嘻淑人古之真慈言笑不妄動靜靡欺在家能得父母之志于歸又為舅姑所宜教子為公相夫成師軻母以賈銜為遠鮑桓以提甕為思夫淑人也將四德之克備而六行之咸供乎宜孺人既封於前而淑人又贈于後歟

戒軒先生像賛　侄伯臧乃翁

醇乎其心樸乎其貌腹滿詩書家篤忠孝子既有聞孫亦克效盍積德而見徵脩身而得道者也

質菴林先生像賛

孝于親而怡其志恭厥兄而及其嗣何勤匪業何儉匪體官或誣愧以金人或窮給之米口無敗言行出素履既刑于家允

化乎理隱重不泄高蹈如此誼在縉紳澤及孫子宜九峯司徒稱為信人石潭宗伯目為義士也

希古黄先生像賛

匪信弗敦匪理弗由孝友是務貧困是周身隱而名益顯才富而德亦優既化鄉曲之暴允建巡撫之猷文為徐寡所賛志為伍分所脩或曰可企黄憲或曰可比大丘大抵真希古而於世無求者也

稼軒李先生像賛

行在孝友業在射冠一宴鹿鳴三仕芹泮有俸給貧無賄求尊古昔是則鬼遺是辭隱以時遯出以親斷于道雖未大行委子使之大顯贍拜高風龍陽之縣蓋有古胡安定之風呂申公之見也

懷德叟劉先生像賛

此懷德叟善元先生之像賛也敦確凝重幼少如愚孝友睦婣耄期不渝貸人而不較其報禮賢而不問其需門盈長者之車案有難老之壺雖縲泄而非罪輕朱紫而不援睇其貌者遠志以制聽其言者善念如呼宜孫子之繁碩至科第之連但盍嗇其前以豐其後近其身謀而遠其世圖者乎

邵南阜方伯像賛

朱衣金帶鸞鳳儀賴豸冠法錢虎兕斯已正色直躬夏雨春

風備度玄耀高山古調西人之懷東人之望匪振一方之風憲將肅當代之紀綱真周太保之遺徽豈劉諫議之久晦而明耶

中丞盛程齋像賛

學以主靜為本道以好善為先既宏博而奥衍亦條暢以安全褒貶存史氏之舊製貞肅黑憲臺之新遷才可經世而未究位始登庸而遽旋不知者以為遠俗而乖合知之者以為將有見乎躍魚而飛鳶也

東圃張君像賛

留涉書史幼敦敬誼施乎及于鄉曲詩禮訓于子弟既承顯

于先脩猶嶽芳于後嗣斯其人定惟南畿之華族實東海公之善繼其志者也

大宰介谿公像贊

貌臞而清言温而肅行如雲翔文如鶴矗下士忘飧好善若粥斯其人蓋欲以天下為度而思使閭閻遐荒皆厭粱肉者乎

隨如居士陳君用卿像贊

侯介侯直侯愼侯温性躭經籍志甘田園言笑無苟動靜有俘斯其人蓋不以軒冕為榮而思與龎公林逋並騫者邪宜爾子圖畫其像行持至瞻仰雖越江海千萬之外常如視形而聽無者乎

陳母曾孺人贊

猗嗟陳曾致養如蹉既寡苟笑亦斥世譁兀兀深閨寂寂女課內明若凝外柔亶和布素自取菜茹孰過困析不怨強姑奚加玄紞自織提甕如何姑疾覔藥毋盲舐嘉教子隱學不競浮誇宜爾子德文追琢其良曾孟其學以為孺人千載不磨者也

樸菴先生像贊

侯孝侯恭侯勤侯儉隱似龎公而亡名學同端毅而不顯當其身雖未裕其後則有驗將亦古之有見者耶

樸翁夫人袁氏像贊

孝舅姑而睦妯娌富而不驕老而不倦斯雖世女之常也然豈如樸菴翁夫人之迪知忱恂者乎

履齋先生像贊

見義而嗜愷樂飲酒吾未獲覩其人乃其後足知其所素矣

履翁夫人閔氏像贊

孝敬不衰義方率真宜爾子孫觀光利賓斯固履齋先生之夫人也

渭厓霍公像贊

斯人也探經史之奧抱康濟之材淵乎其無窮也確乎其有

執也當其志猶欲求有容於大學兼不倚於中庸而不欲自已者乎

贈君劉翁像贊

惟翁侯醇侯熙侯坦侯勇樸而不華淡而不漓謙謹成性言語無疵厥孝既篤友于不私辭鄉飲如探湯事畝畝若餌飴遇暴客盜穀而解其傭縛從友人赴飲而更其新衣宜其生也縣侯勒名其旌亭其死也宰相撰德于墓碑

贈孺人王氏像贊

此吾友劉克艱母孺人王氏之像也處女弟而克友君妯娌而先和貞慈不慾温惠寔多值樸有提甕之風訓誨比三遷

之敎宜克艱治郡邑之有聲歷卿相勒銘于不磨也

醒菴王先生像贊

猗嗟先生素廸慈諒歆效名業累屈科場四十棄儒玄寂山央力脩祀事全族睦宗系譜宣派圖出益彰其孝于人也終始一誠剖決里疑罔不遵行行謹于獨信達於鄉宜有二子脩道孔惶先生豈不可與漢荀淑陳寔為方邪

王遜軒像贊

侯懿侯恭侯惇侯良既孝於親尤友於兄睦有親族刑于兄真克謹乎義方宜爾令嗣為家邦之光

遜軒配贊

舅姑咸悅婦姒以克和相夫成德訓子登科指日褒封翬翟巍莪

泰邦泰像贊有序

此吾年友清濱子泰君邦泰之容也觀其貌可以知其心視其淺可以知其深遇勢而不諂見弱寡則思扶持而不使之沉溺蓋德厚于已而循良之名著于三晉也和韵撰辭以形容其萬一焉泰而匪傲侃而且誾是誰君子吾友清濱是嘗必從有過則恥既篤於行以敬厥止仕則卓魯處則卞隨和而不同守道克施柏監求友為邑興謡士于爾教民也有標進維同年義若同窗愧我菲薄焉發駁麗

解母郭夫人像贊

此解母郭夫人之像也温惠而淑靜恭儉而嚴正貞相其夫於不沒慈訓其子於克靖年餘耄耋道益堅定其亦古之淑慎其身以成性者乎宜解梁鄉約人象其貌以尊敬也

王母尹孺人像贊

既諳詩書即飭閨行順事醒菴良友與並言無茍然諸動尤慎上孝尊嫜下無不敬紡績訓兒道不取徑斯固漢鮑宣之桓氏晉冀缺之內政也

恩榮壽官三原趙翁像贊

翁生于永樂壬寅卒于正德甲戌蓋九十有四春秋也其行

已公而恕接物愛而周孝弟稱于宗族忠信重于林丘既耆而平訟爭者蓋千百指既耄而主媒妁者几八九十籌北臨里社戴如父母陝南衢巷貴如公侯宜其子既克孝而孫又好脩盡古榮期公者之儀乎

辭

毅齋辭

毅齋者劉克柔乾之齋名也齋言乎其毅者止於毅也人之止莫如齋人之求止莫如毅毅也者義也循義而義必至也毅者克也舉義必勝也毅者振也於義有挫必自振而起也故有目毅曰視明有耳毅曰聽聰有口毅曰言乂有容毅曰

色信有手毅曰持正有始毅曰[illegible]端故獨處不愧謂之燕居之毅男女別兄弟友父子慈孝謂之家庭之毅五服和睦謂之宗族之毅賓祭昏冠有贊有佐有文有質謂之鄉黨之毅舉善告遠謂之朋友之毅寬而簡莊而不暴謂之臨民之毅事君有尚諍無背言處臣有公舉無私黨謂之朝廷之毅士卒挾纊戰勝謀成謂之軍旅之毅祭必獲福謂之交鬼神之毅故久而不倦其學者恒毅也危而不改其度者變毅也雜而不亂其理者正毅也故是非不能閑者毅之智私欲不能累者毅之仁志有餘而氣不慊者毅之勇故皐陶之毅用之於馴善周武之毅用之於去惡曾參之毅用之於任重而道

遠故毅也者一而已一者自強不息而已自強自不息則可以克柔而求乎乾矣正德癸酉十一月

荷峯解

荷峯者何御史中丞高安陳公之別號也則何以謂之荷峯高安之山有是峯焉耳夫荷于池于瀦于隰于沼蓋澤中物也峯何以謂之荷曰澤之有荷其常也峯之有荷其異也高安之諺曰王子喬遇丁令威講道是峯峯有荷池一夕花開故荷峯云此異事也公何以取之曰於異之中又有異焉則非異矣故在王子則謂之異在陳公則謂之非異則何以謂之非異曰在地之物其高者莫如山其卑者莫如澤澤在山峯之上而且荷焉其亦所謂咸乎莊濂溪子之所愛而又未及遇者乎故君子於是乎以虛受人也故君子於是乎以通天下之志也是故觀其莖而立之直矣挹其遐而君之寬矣究其蘂而本無不務矣覩其菡萏動容貌斯遠暴慢矣剝其房而民各得其所矣食其藕其味深長矣拈其蒻可以欽厥止矣析取其薏而口咀之則中心所發無不實矣夫公自尹上虞以至今官廉而不苛慈而有斷剛方發於政事孝友著於鄉閭於害惟去其太甚於善不遺其寸長其道固峯上之荷也則雖持是以至宰衡台相而不渝焉可也於戲王喬之事其殆爲公以發兆于前者乎

弘齋解

弘齋者吾友崑山陸子伯載之別號也齋何以云弘陸子曰贅自忖有此病耳曾子嘗以弘毅對言子何以不言毅豈其毅也子已能之邪曰雖然亦未能是必先能弘而後可耳弘將如之何曰西銘多言弘之道當必如是耳曰佛亦善論弘但不毅窮高極遠而不知止也是故弘猶目見毅猶足行弘猶理一毅猶萬殊非弘則無以爲毅非毅則弘亦何爲斯道也無大無小無遠無近惟人隨其所至而自盡耳昔者文王純亦不已以合於穆之天何其弘也然其詩曰小心翼翼夫小心翼翼節毅也非小心翼翼則固無以純亦不已矣今豈可

以小心爲非弘也

箴

宗人府經歷箴 爲李二守文敏作

贇府維喬正經祭天潢是尸玉牒是條盈肥不紊丕演緜瓞堯睦九族周誥康叔宣仁作忠持此矩軸簪村爾聞不村以鞠東平攸升淮南攸劉發夫孔將少食庶鳴淇竹猗猗泳水洋洋卓政留餅三十一章既二余府滋戢厥明肅肅北社天子之耿愼爾周旋夙夜在矩德輶孔揚天子爾膴僕夫司箴敢告贇府

銘

寶穡堂銘 有序

北山子作寶穡堂以貽孫子滸西子以語涇野子于是爲之銘曰

維此稼穡天地之仁可以生爾身可以睦爾親上富其君下足其民珠玉雖可貴飢不可入唇周公聖人其風在豳凡此孫子穡是用珍耕深則稼茂播時則常稔節用禮食陳陳相因古之治天下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而況于一家之中骨肉欲篤僮僕欲均者乎僕夫司穡敢告書紳

上黨仇氏鐘銘

雄山仇氏同爨四世矣初家範成讀訓會食皆考鐘焉有鐘八百觔正德辛未爲流賊所燬人方病其小也乃又鑄二千觔嘉靖乙酉爲暴撼所傷人或疑其敝也茲將鑄八九千觔蓋欲益合其族益昌其家乎聞諸凫氏厚無或石也薄無或播也侈無或柞也弇無或鬱也長無或震也短無或疾也則其聲清濁得宜宮羽咸明矣[illegible]仇君[illegible]而不替者乎於戲仇氏愼之[illegible]小以[illegible]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六終

涇野集三十六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呂柟撰柟有周易說翼已著錄其集初刻於西安旣而佚缺其門人徐紳與遵陶欽重爲刪補編次刻於眞定此本卽眞定刻也柟之學出薛敬之敬之之學出於薛瑄授受有源故大旨不失醇正然頗刻意於字句好以詰屈奧澀爲高古往往離奇不常挖抑不盡貌似周秦閒子書其亦漸漬於空同之說者歟

矯亭存稿十八卷續稿八卷

（一）

〔明〕方鵬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十四年刻十八年續刻本

矯亭先生文集序

矯亭先生以文鳴於三吳之墟予自有知竊慕之希一覯見焉乃正德己卯遇之於任城之上視其貌黯而聽其言恂而理與之居于于然而不忍去既去而惘然若有失也予固以為有道之士哉而悔予結納之晚矣乎昔之願見者非妄也既而讀所為文篇連牘累眩目怵心其詠歌之文蓄而暢其序述之文詳而雅其雜著諸篇則又奧而

衍博而不詭夫亦有道者之言哉夫詞家者流華則少實質則近俚其大致然也間者操觚之徒刋華剔窳復古焉力然而矯枉或過而其弊遂至於亢而不倫數數然而不舒名曰斵琱顧

傷璞焉議者以為本之不存而惟枝葉之損益求之之過耳其信然哉若叅言者繁蕑有常本末相發斯可尚也已初先生起家進士累官南京職方調選部先是當軸重其才欲更用之注

擬且上先生聞之曰是非吾所堪也力辭而南及擢按察副使視學晉陽以疾辭今

天子登極用廷臣薦徵拜春坊庶子踰年擢卿太常而南則又辭夫人情重內輕外與夫躋華

陟要者夫人皆欲之也豈惟欲之將必有營營焉而弗獲者而乃棄之若遺陟而上若浼焉非得深而見定者能之乎予固以為有道之士而其言為有道之言也先生有弟曰改亭侍御寔

與齊名其稿乃所刪定詩若干篇記序書若干篇碑銘志若干篇雜著若干篇將鋟梓以傳而授簡於仕俾序焉先生所著別有貴備餘談續觀感録紀元要覽梓行已久矣茲不復列

嘉靖辛卯七月既望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福建按察司副使奉

勑視學致仕義興吴仕序

矯亭存稿卷之一

崑山方鵬著　弟鳳編

經筵講章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這是周書旅獒篇西旅獻獒召公以為非所當受作書以戒武王的言語志是人君之志言是衆人之言道者所當由之理也召公說道人君於端居靜處之時志之所存者甚微而關於生民之休戚則甚大也不以道而寧之則中心無主而不免於妄發矣故必涵天理於存主之地以定吾心之趨向遏人欲於思慮之頃以安吾心之神明使一念之發出於道則擴充之悖於道則抑制之存之於中以謹夫德之所以立也又說人君於臨下御衆之時人之所言者甚賾而繫於政治之張弛則甚重也不以道而接之則聽德不聰而不免於妄受矣故必度理於敷奏之間無以逆耳而有拒揆義於獻納之際無以遜志而遽從使衆說之淆合於道則采納之害於道則勿聽之慮之於外以謹夫德之所由行也臣謹按召公首言明王慎德一句乃一篇之綱領這二句又慎德之切要盖德者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也既以道而寧志復以道而接言道無往而不存則德無往而不慎矣仰惟　皇上道同天運德與日新　聖學緝熙而無間

聖心敬一而有主帥百體以從令有以立天下之本執兩端而用中有以來天下之善凡召公之告武王者蓋皆身體而實踐之矣但人之恒情勤於始或怠於終務其大或畧其細尤不可以不加之意也故召公於終篇又曰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古之大臣所以格其君者可謂懇到而深切矣伏望皇上慎始慎終恒存乎憂勤惕勵之意無小無大務極乎周全縝密之功則道日益隆德日益盛四夷咸賓而萬世永賴矣臣愚無任惓惓

序

武舉鄉試同年錄後序

國朝武舉之制行於 列聖盛於 今日而所謂鄉試則自 今日始也而所謂同年敘齒錄則自南畿始也侍御吳君某序之悉矣諸君以予濫司試事請序末簡聰惟多士以其等而言則有衛有所有官有生有卒若是其相懸也以其分而言則衛轄所官轄生轄卒若是其相統也今皆畧之而獨以齒敘何哉同年有兄弟之義以齒敘則近於兄弟矣近於兄弟則視其國猶吾家也視其 君猶吾親也視斯錄猶吾宗人之譜也家有緩急兄弟必聚首而謀之孰敢後乎親有命必奔走之孰敢慢乎兄爲善則弟有榮焉弟爲不善則兄與有責焉孰能恝乎此分殊理一將爲勸孝移忠之典其可少哉他日膺推轂之寄必同心協力有事則相先也有功則相讓也臨大節則相勵也以共翼我 皇明億萬年之祚固諸君之職也亦斯錄之助也文舉鄉試初無同年錄予實始之且嘗爲之序今復序斯錄也益足窺我南畿人才之盛而所謂文武之器將相之儲皆於是乎在矣樂而書之

送僉憲陶君之任序

漢興法網疏闊周勃張相如石建諸公又以質直醇謹承之而治成焉及武宣之世告訐之風行而政始衰宋初以忠厚立國王旦杜衍韓琦諸公又以篤實寬大承之而治成焉及熙豐之世排擊之勢成而俗益壞然則人才之薄厚係國家之治忽用人者可不慎乎我 朝重臺諫之選必擇有風力尚氣節者居之而老成長者亦每參乎其間所以培養元氣救正士習而乂安長治實有賴焉者也吾蘇陶君某以進士宰大邑有聲召爲南臺御史擢閩臬僉憲將行其僚友梁君應房以贈言爲請予惟朝廷之用人猶醫者之用藥奚柱之劑可以救一時之急不可常也參苓著术雖無旦夕之效而有終身之益不可廢也君之行也恂恂然不能作僞也其待物渾渾然不見其跡也其言煦煦然若不能出諸口也歷縮道章及監

秋監倉巡視督捕諸委一切以簡靜潔清為治故民
不擾而事易集所謂參苓耆朮也用人者於内外臺
皆莫能舍之可謂善於醫國矣夫閩為東南鉅藩龜
山延平考亭諸大儒實生其間慕道德而悅詩書其
俗故在也然漁獵于官武斷于鄉以為民病者尤不
能無芫桂之劑或有時而當施不可泥也剛柔雜居
寛猛兼濟以之治天下亦不過此而況於閩乎躋世
道於三代之盛軼漢宋而過之非君分内事耶昔者
絳侯魏公皆由氣質之近以成事業不知學不聞道
故其治弗古下此不足論矣予以三代望　今日又
以三代人才望君不自知其詞之費也

壽時鳴生辰序

正德戊寅九月十日為吾弟時鳴誕辰以初從吉也
不敢受賀惟子姪甥婿及門生故人設酒於溪南之
堂為壽而予與焉客有浮白觴予者曰先生樂乎哉
伯仲之間也居則同室仕則同朝不亦樂乎予曰不
但是也請借君前著數之其一同胞也其二同經也
其三同游鄉學也其四同游太學也其五試於鄉貢
于禮部行同册止同舫也其六同發戊辰進士也其
七同觀法司政也其八同日拜官也其九同為京朝
官也其十予承乏祠部時鳴以行人掌　楚王府祭
酒同為禮官也既而同以太安人便養乞南予得刑
曹時鳴為御史又同為法官十一也同一妻而不畜
妾十二也同一子皆廁名國學十三也同一孫男二
孫女十四也同喜飲酒而不能多十五也同喜作詩
互唱而迭和十六也同喜讀書平居未嘗去手而於
琴奕技藝之事不惟不能且不好焉十七也性同踈
直遇人吐露底裏而無匿怨宿怒十八也同樂退靜
厭煩囂名位每後人人而不以為憾十九也同有志
於古學而不免有俗學之累同慕古之人而不能無
今人之習二十也昔者劉孝標之三同同於迹李摯
之四同同於數豈若予兄弟之盛哉僕所深願而不
可必得者惟同壽耳客乃以予之觴而觴時鳴曰二

難性行歷履大抵皆同何獨至於壽而疑之長公多
疾而益謹次公寡疾而不縱皆壽之道也春秋方富
則同出以報　國恩鼓舞既倦則同歸以成家慶聯
轡山中方舟江上婆娑容與於烟霞風月之間使周
家之三壽益而為五睢陽之五老加而為七豈非一
代之盛事也哉時鳴顧予笑曰不敢當耳固所願也
於是引滿大酌主賓交懽同醉而別

送陳君宰桐鄉序

陳君邦輔與予業同經游同學同領鄉薦同卒業南
雍知君之深者舍予誰哉君嘗再試禮部不偶遂謁
選天曹得宰桐鄉二三友生舉酒言別咸為君惜蓋

今邑之長吏大抵進士貢士兩途而已人待之有輕重故自待有盈歉而爲力有難易事半貢士而功倍之者惟進士爲然貢士非用心苦則譽不聞非歷年多則考不最所以惜君也予謂不然君子之仕也行其志也不以人之待我而易我之自待不以彼之易而廢我之難用心苦則政必成歷年多則澤必深是可以爲慶而何惜之有哉君曰善請終教我予曰君志節不苟吾知其必廉勤敏精悍吾知其必能持其莊簡而嚴毅非循良者所尚也予嘗汎覽史傳曰廉吏曰能吏代不乏人而所謂循吏何寥寥也今之爲邑者某也廉某也能地不乏人而所謂循吏亦何寥寥也豈廉能之名易起而循良之政難成耶桐鄉爲新造之邑初號難治令久而民和矣感之以誠教之以禮寧爲悶悶之政而不務皎皎之名使民思君之德而無以稱君之善此則所謂循吏也而何進士貢士之足言哉君又曰善乃退而書之于簡以授執事者

送王明叔北行序

國家建官列職以綏兆民庶事吏部覈其賢否而上下之至於守令之任尤重且切而必加之意焉例也然四海之廣百官之富勢不能遍詢而悉知也乃歲遣臺臣分按一方以激揚之而吏部因以取信焉亦例也然人品不同意見各異司激揚者往往因其性之所近以爲取人之則其人猛則嚴明者進矣其人寬則愷悌者進矣其人敏則精悍者進矣隨厥所遇而有幸不幸存焉是則命也非例也僉臺王侯明叔以進士宰崑山廉以律已靜以安民勤以集事茲將報政矣前部使者按崑與侯語不合例當調官侯聞邸報即日解印綬促裝北行閭閻父老欲詣京師陳治狀以借留侯侯不可鄉士大夫乃屬予爲文以著崑人所以重惜侯去之意予惟君子之將大行於世也造物者必摧挫之以激其僨必顛倒之以熟其慮必呵護之以待其成歷試既久則更涉益深操持愈堅則德業彌進他日必有知已者明揚而公薦之以立華要坐廟堂則是役爲之地也而何例之足拘命之足道耶行哉行哉

拙軒張翁壽詩序

大興張君子先以進士累官　蘄府長史正德丙子厥父拙軒丈人年甫七十蘄之大夫士作詩爲壽又三年己卯予以謁選至京師子先出示羣玉且屬爲之序不敢不勉丈人安命處分其中淡乎無所累也其外休乎無所役也有巧於進取者曰翁家密邇輦轂斜封捷徑可沾一命以華其躬胡爲乎被褐而老也丈人謝之有巧於貿遷者曰翁挾貲遊吳楚間

可致鉅萬胡爲乎栖栖株守一室也丈人辭之有喜事好動挾數而用術者每就丈人問計輒掩耳拒之衆乃一握而笑以爲大拙丈人聞之喜曰是善名我遂以拙軒自號無何或以名毀或以利敗或以智困澌滅殆盡矣而丈人巋然獨存聰明不衰齒髮不改如青芝玄鶴與世同久此其故何也先民不云巧者勞拙者逸勞則精弊而神竭雖欲壽不可得也逸則心安而體康雖欲不壽亦不可得也噫乎抱甕而灌者不知機事擊壤而歌者未解漸聲難乎免於時之笑矣豈知完其大和葆其靈光而久生於世者乃斯人耶若丈人者其斯人之徒歟

集山書屋詩序

武選主事汪希周世家大集山左厥父封君傷搆別業蓄書教子適當茲山之勝因以名其居吾友林志道輩咸詩之屬予爲序予惟君子之貽謀有正不正而子孫之賢否家之隆替地之顯晦繫焉可不慎乎大集爲崇陽之望卜築者往焉遊觀者往焉其臺榭之盛車馬之都歌舞之樂可謂豪矣曾幾何時人亡而迹息荒烟宿草過者增慨惟宋張忠定公書院遺址至今存焉何則以其正也封君以一身兼父師之道教諸子皆底成立先後取科登仕文章行業厥聲四馳而茲山之名亦因以聞於天下所謂若增而高焉者豈非貽謀之正使然歟且封君何樂乎山居也樂乎聰明不淆神清而氣定也神清則有以見天下之理而無疑氣定則有以守天下之義而不變於此有微焉蓋封君嘗以歲薦入京師偶見不合即拂衣而返希周筮仕饒州寘大黠於辟其人囊千金徑趨崇陽封君呵而去之弗顧及希周忤　宗藩被誣下詔獄禍且不測客有弔者笑曰有命已而果白其見之的守之固大率類此雖其學力所到而得於山居之助豈少哉雖然封君之貽謀則止矣然教其家者也忠定書院教邑人者也其家不可教則無以教其邑人苟能推其所以教家者以教一邑一國至於天下而廣前人之志焉則希周兄弟之責也

壽陳母吳太安人八十生辰序

聖人法天道以作易緣人情而制禮然非二物也情者道之用也禮者易之文也故善學易者必知禮愚於陳子思獻所以事其親者見之矣陳子泉人也嘗從蔡先生介甫授易遂名海內其中廓如也得乎易之大其外毅如也得乎易之正其學邃如也得乎易之精筮仕于北乞改于南歷秋官地官之屬以至考功於茲三年矣厥母太安人吳逕承　恩典榮膺顯號明年三月二日則八十生辰也陳子適有考績之行將請告南歸爲太安人壽同官屬予一言以致遙

祝古語云吾聞以善養不聞以祿養又云父母雖有離憂其志樂也皆偏辭也談道德稱孔孟而布衣糲食以貧賤其親曰吾以善養也豈人情哉且憂與樂不能並行也慕功名戀榮寵雖絕裾倚門而不之恤曰吾親自樂也豈人情哉斯二者拂於情而不合乎道此之謂不知禮而況於易乎陳子則不然思欲榮養其親也則歷試諸曹而不以爲勞恐其親之有離憂也則假途千里而不以爲遠飾文於二者之間而無不得其當此之謂知禮此之謂易之道也矧吾聞太安人端肅而貞靜冠帔華躬孫曾繞膝有眞樂而無離憂陳子又兼祿養善養以慰其心故其齒日尊

而其福未艾也謹再拜爲太安人壽雖然守天下之經者存乎禮通天下之變者存乎易登堂起居入廚甘旨所以爲其親則善矣其如吾　君何詩有將母之訓書有曠官之戒皆情之所不能自已而道之不可偏廢者也然則久淹桑梓豈太安人之志哉謹再拜爲陳子壽

李夫人挽詩後序

大司馬廖公昔爲少宰厥配李夫人獨寓東光而寇猝至度不能免也墜樓死焉南都大夫士聞而悲之悵然有作封部李君邦秀叙之詳矣鵬獨怪夫陶潛敝隱而翟氏荷鋤鮑宣守貧而少君携甕何修潔清苦之行萃於一門耶蓋夫婦之間日夕之所親昵耳目之所薰染感而化焉者易矣以陶之眞以鮑之節雖田夫野嫗猶嚮慕之而況其妻乎夫人事公最久其於忠義之道死生之說必講之明見之定故倉卒應變不愿其身雖天資之美姆教之豫而公修身正家之化不可誣也然則天下之爲人夫爲人婦者可不各任其責而知所以自厲也哉系之以詩曰　婉婉夫人桓桓令公其敬肅肅其愛雍雍公仕于朝我歸于鄉暮夜兆虞君子在從有殞自高俄頃而斃生我所欲有甚者義國有貞臣家有烈婦其則不遠惟公是取惟貞惟烈風敎繫之凡有室家胡不厲之

巖山一寄詩序

三代之教士無不學學無不用故男子乃生則懸弧矢以志四方及其長也則入大學而預有天下國家之責焉是故隱居非絜身所以求志也藏器非懷寶所以待時也間有巖棲穴處以忘斯世者此一節之士豈聖賢之中道哉方伯上饒鄭公家于葛源隣於巖山嘗結構其上藏修其中扁曰巖山一寄學士大夫爲詩若文積成卷帙大抵述兹山之勝與游息之樂耳而公之微意則未有以發也夫公以雅重之器精練之才歷試兵曹而名日起旬宣于閩于楚于越而望日隆方將坐廟堂秉鈞軸以大行其志期不負

平大學之教天下國家之責而後已焉其於所謂巖山寄迹而已耳寄興而已耳寄之云乎可適也不可溺也可暫也不可淹也豈膏肓烟霞癖泉石恝然於吾 君吾民以自外於聖賢之中道哉此其微意所在謂公爲三代之士非歟雖然古之達人以天地爲逆旅塵世爲大夢則吾生亦寄耳豈特巖山耶德不加進業不加修忽忽乎老之將至吾於公有愧焉於故山有愧焉茲幸從公遊必有以教我也

壽祝先生七十生辰序

同官有兄弟之誼視其親曰吾親之寬也敢不敬歟視其親之壽曰猶吾親之壽也敢不慶歟慶之何如

筐篚以將之鍾鼓以宣之要不若托之文字可以揚盛美而示久遠也敢不重歟當塗覺軒祝先生浙藩少叅鳴和之父也遯晦養高不屑仕進以鳴和貴封禮部主事加封郎中壽用 恩典進服四品茲壽登七十誕辰甫臨方伯鄭公率諸同官先期稱慶以鵬與年家之末而屬爲之辭先生隱者也嘗經丘壑登見巨木否乎枝葉茂於上幄如也蓋如也根荄固於下輪囷如也盤結如也君子謂其有壽之道焉先生對德滋善斂華就實命屢錫而禮益恭福日隆而心愈下則有以自立矣鳴和文章政事爲時名流有孫焉奮志力學昂霄聳壑可佇而待也有曾孫焉蘭芽玉對稱其家兒也夫既有以自立而子孫之盛又如此所以榮其身名備其奉養樂其心志者無所不至不有壽之道乎譬則根荄固矣而繁枝密葉又足以覆護而廕庇之不使霜雪風雨得傷其本此巨木之所以壽也雖然先王之制曰敬老曰拜老曰憲老非特以其齒也閱歷之多諳練之熟且老成尊宿之望足爲世道倚重云耳苟徒以久生爲幸而無補於世焉亦何異於樗櫟之壽哉先生之居於鄉也必有表率之則化導之方有司有問焉則盡其誠以告之以成其政後生晚進有所請則罄其說以導之以變其俗用翊我 皇明熙皞無疆之治其於世道之補豈

小哉詩曰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先生之謂矣

送未齋顧公北上序

古有偉人焉才高而意廣志大而氣豪不拘拘禮數之末而於綱常倫理之重則克全而無愧不屑屑米鹽之細而於天下國家之責則直任而弗辭此古之所謂偉人也吾友左諭德未齋顧公九和則似之矣對揚 大廷日侍 講幄人慕其學也而不知其經世宰物之具寄傲湖山略去邊幅人謂其達也而不知其宏綱大節之謹儀貌魁岸目光射人人憚其嚴也而不知其度量襟宇恢恢乎其有容焉使之坐廟

堂必爲救時之相任方岳必奏保釐之績專征伐必爲堂堂之陣正正之旗若公者雖謂之今之偉人可也往歲告歸養疴與吾十人者結社以文酒爲樂曰吾將終焉爾矣鵬曰不然 孝皇之作養 今上之眷注公能若是恝耶且天生英賢爲世道計也歲月幾何寧忍忘世以孤天意耶公瞿然而謝翛然而起於是吾十人相與餞之於玉山之上鵬不佞敢以平日所以知公之深望公之厚者爲天下誦之以自附於古人贈言之意他日論今之人物曰文章之偉必歸焉曰事業之偉亦必歸焉曰氣節之偉必歸焉則狂瞽之言於是乎驗矣

贈憲副祝君鳴和之任序

聖門政事文學列爲二科非由求不知文游夏不害於政也盖特舉其所重者言耳後世之論遂以潤身及物各爲一事而不能相通故隨陸絳灌取譏於胡廣劉柳無聞於事業姚宋不見於詞章則君子有遺憾焉豈非文自文政自政判而爲二之弊哉祝君鳴和姑孰人也起家進士歷官春曹執禮典樂之餘肆力古作雄深雅健一時宗工碩儒罔不器許久之擢叅浙滸人謂君宜文事不宜吏事也君笑曰不聞以文飾吏者乎其治浙也雍容委蛇坐鎮雅俗不立城府不設鉤距暇則延引諸生討論古典文教事興焉久之擢憲閩臬人謂君宜司教不宜司刑也君笑曰不聞以刑弼教者乎蓋將移其所以治浙者以治閩而精神風采必易聽而改觀矣瀕行顧其僚長鄭公立之曰何以贈我公曰大方氏君之同年也盍往問諸乃函幣走使訪予江鄉予拜使者而復之曰公嘗仕于閩矣閩之人思而歌之至于今不忘君將往焉其則不遠予復何言哉無已則質諸聖門耳由之果所以定志也求之藝所以致用也游之絃歌所以導吾民也夏之篤信所以守吾道也兼四子之長而時出之則經綸黼黻之文廣大公平之政施之 朝廷布之天下以輔成一代之治者非君其誰歟亦異乎後世之所謂文人矣雖謂之聖門之徒可也

送顧君應先之任湘潭序

顧君應先經府有齋之孫宮諭未齋之從孫也別駕南巖之子侍御西巖之從子也年富而質秀色温而貌恭顧氏衣冠詩禮之盛爲吾崑甲乙之族應先尤傑然者歟蚤自鄉校遂升成均謁選天曹授湘潭二尹假道東還卜日南邁侍御諗予曰何以教之予謂子之大父桂軒先生德懋齒尊爲鄉大老其於立身治家應事宰物之道具有成法令子聞孫世守弗替足矣予何言哉侍御曰雖然子必言之鵬退而思昔侍桂軒先生杖屨嘗聞其緒論矣盖曰當官者毋酒

于飲毋暴于怒故德將無醉武王所以爲毖也是謂伐德靡聖所以爲耻也有忍乃濟君陳所以爲賢也壯頌鼎凶周公所以爲戒也鵬退而懼泰以周旋者三十年矣施先雍容巽順保無是失然先公之訓不可不知亦不可不念也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應先所至當誦之不特湘潭也允顧氏之子若孫皆當誦之不特應先也其各敬念之哉

壽秋汀先生八十序

今夫人莫貴於儒莫顯於仕予則慕之然莫希於師也廣厦細旃談經講道予又慕之尤莫久於仙也高世而無累長生而難老予又慕之然可慕也不可兼

也皓首窮經賚志飲恨儒而仕者幾人敝敝於簿書僕僕於奔走仕而爲人師者幾人既仕矣既爲人師矣地散而官寒汲汲乎爲糊口之計所謂無累而難老者又幾人哉惟吾崑秋汀周先生則兼之先生以葩經游邑庠蚤有令譽凡試有司必在甲乙及其膺貢而起隨牒而仕得分教饒之德興士方嚮化歸與遄飛優游林下者幾二十年諸子衆孫或傳家學或理家政各事其事戒勿關白乃別築精舍游焉息焉以佚其老山巔水涯花辰月夕靡日不遊騷人墨客詩筒酒醆靡日不會人之望之咸嘖嘖曰仙也夫仙外倫理棄家室枯槁寂寞於無人之境其自壽多矣

先生產文獻之邦際承平之世得名教之樂豈仙之所能及哉特其無累而難老則似之耳今年已八十視聽飲食步履談笑無異少壯而或過之十月九日寔其誕辰文會諸公屬予鄙文爲壽予素慕先生而又與其伯子別駕君善不敢辭也世有迂生曲士齷齪而猥瑣者有汩溺於紛華波蕩之中而不知老之將至者有計亹紛憂子孫而忘在得之戒者觀乎先生必超然神悟翛然體輕絕塵埃忘世慮而同歸於壽域矣

壽高歸田八十序

嘉靖丙戌吾崑秋汀周先生壽八十歸田高公過予

曰願有祝也不敢辭明年丁亥七月九日爲公八十生辰先生亦過予曰願有祝也亦不敢辭公以葩經遊邑庠登鄉榜出宰上杭聲績方懋致其事而歸于茲二十年餘矣其爲人也口無僞言身無矯行君子謂其誠供養祖母與母孺人皆享大耋君子謂其孝耻言人過不事表襮君子謂其能容其宰上杭也釋武平之囚平溫氏之亂誅負固之珉邑有黠吏善持官中短長亟寘于法何其武也及其歸也內屏家素外絕世紛門無塵鞅座無雜客又何靜也嘗聞之夫子矣曰仁者壽文人墨士以爲老生常談置而弗講務求新奇怪誕之說以稱人壽不亦謬耶以公觀之

誠者仁之存也孝者仁之發也靜者仁之體也容仁者之量也武仁者之勇也若公者不謂之仁人耶夫子之言不於公而驗耶又嘗聞之前輩矣曰崑之士夫出仕者不待老而挂冠致仕者必難老而多壽此固風俗之美而亦兆除之妙也前輩之言又不於公而益驗耶公與先生居則同里出則並駕飲則聯席後生晚進咨嗟景仰以為人瑞予皆得執筆以揄揚之誠一時之盛事也

壽周母李孺人八十序

忠孝人之大節也遵遠遊之戒以養為樂者曰孝而如一之訓或乖執匪躬之義以仕為適者曰忠而愛

日之私擘畫古之人於斯二者往往不能兼舉並行而遺憾者多矣若夫壽母在堂令子在朝英孫在庭合忠孝於一門萃慶瑞於一身固天以完福畀有德而其祖孫父子之間各得其道以迓承天休者豈偶然哉吾崑封孺人李氏南京大理丞周公伯明之母刑部主事于岐之大母也初公以御史家居而母年已七十餘矣忽承　君命公難之母曰行也吾與孫處猶與兒處也既而公擢今官迎養京邸時于岐登仕不久即請告而南取道金陵欲奉母以歸公又難之母曰歸也吾與孫往猶與兒往也客有勸于岐仕者則曰吾大人夙夜在公然未嘗一日忘吾大母也

故鳳鳴代養于家使大人安于其位以報　國恩厥幾兩全而無憾耳今年二月十有七日母以八旬值誕辰姻友葉尚達輩乞予文以拜壽竊惟人情未嘗不愛其子也而不若愛孫之切宦邸未嘗不壽也而終不若故鄉之為安孺人兩得之可謂樂矣樂則神怡體適而必壽固不待贅也予獨慨夫仕者不及養養者不思仕各墮一偏而莫之救故於周氏父子特備言之一以表公之心所以勸天下之忠一以發于岐之蘊所以勸天下之孝且聞孺人教子育孫具歷辛苦及其老也子以榮之孫以養之兩食其報天道不爽如此又可以勸天下之為人母者矣

壽周母朱太安人序

吾友周君以發僉憲滇南念其母太安人朱在堂假公歸省遂致其事嘉靖癸未十月四日值其誕辰予詣顧官諭九和乞文為壽九和曰吾例不作壽文予不能強然漫無一辭又不能若是恝乃敢忘其菲陋而僭為之以樂乎太安人而區區頌禱之意則寓矣昔成化丁未君與九和及予輩三十人有奇同入縣庠迄今將四十年而母氏健在得以日夕奉甘旨候起居者以發一人而已然則太安人樂乎否也正德戊辰君與予同舉進士各以家狀呈禮部君曰慈侍予獨曰具慶心竊自喜今具慶者不待而所謂慈侍

者獨存焉太安人樂乎否也及歲甲戌君與予同仕西曹時僚友迎養其母於京者十人有奇因約爲會月一舉之諸母咸集諸子拜壽期以明年乙亥正月始事無何諸母以次凋謝竟弗克舉而太安人至今獨無恙則又樂乎否也夫人心樂則氣和氣和則體康體康則多壽理之自然者乎且近世士夫家率以八旬稱慶而太安人過其一焉盖待君之歸也夫八十一者老陽九九之數也陽窮於九必變而爲八故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久斯壽矣數之自然者乎夫理順之而日裕數衍之而日長壽考日尊子孫日盛爲家之慶爲國之瑞必有大手筆揄之揚之吾恐九和終不得而辭也

壽女兄六十序

嘉靖癸未吾弟時鳴年五十予嘗以文壽之歷叙少壯老大友于之情而頌禱之意寓焉今歲甲申五月之晦寔吾姊六十生辰又不可以無言也則情愈切而意愈至矣念昔吾父吾母壯而無嗣初得吾姊次得予均愛並惜無間男女行則牽衣坐則置膝盖未嘗一日離也又次得時鳴則我二人者已長而專其愛於時鳴矣吾姊年十六即歸張半間氏遭家多故所以承尊撫卑操井臼治田廬拮据勞苦不知其幾也半間遊京師服官府公私内外大小之事責於吾姊一身焉憂思疾痛又不知其幾也盖自于歸至於今日若不知有生之樂者求如少年父母之側嬌痴愛養豈不大相遠哉雖然勞者逸之因也憂者樂之門也疾痛者壽之徵也故朝雨則晩霽春饑則秋稔東隅之失桑榆之收皆循環之理乘除之數也今則身既康寧家亦饒裕子女成立諸孫秀發自玆伊始逸樂而壽不占可知矣且予既失怙恃煢煢然無所歸所幸兄弟無故庶足以自慰耳敢不移其所以事吾父母者以事吾姊體吾父母之所以愛時鳴者以愛時鳴哉方將解官而歸我三人者日夕聚首享桑梓之逸叙倫理之樂以共躋於耆耄期頥之域豈非吾父吾母之至願哉詩曰戚戚兄弟無遠具邇又曰以引以翼壽考維祺我三人之謂矣

嶠亭存稿卷之一

矯亭存稿卷之二

崑山方鵬著　弟鳳編

序

送少司馬周公赴任詩序

崐名邑也山不高而奇川不巨而秀人生其間多傑特穎敏清修博雅之士謂非孕山川之靈可乎姑自近世言之修德建業爲時名卿葉吏侍文莊其人也勵行績學敦行古道張憲副節之其人也孤介絕俗與物不競鄭進士時乂孫正郎緼章其人也然位不甚顯或年數之不長卒未能大究厥施爲可恨耳若今少司馬貞菴周公有位矣且有年矣兼四子之所以自立者自立以答山川之靈不有望於公耶公起家進士出宰畿縣入司風紀兩佐北寺三都內臺進爲司空召爲今職周流十任敭歷兩京吁亦偉矣姻友顧侍御孔昭作詩贈行和者成什公曰子必序之

昔孟子論友自一鄉一國天下至於尚論古人極矣鵬前所云葢一邑之産耳若一郡則有大焉陸敬輿經濟之學范希文憂樂之志典刑具在也若上古則又有大焉伊傅格心之訓周召夾輔之功皆吾儒分內之事大臣當盡之職不可以難而自沮不可以滿而自畫者也公行矣天啓之神福之位日益顯齒日益尊法六子之所以事君者事君以收盛大無疆之績不有望於公耶他日樞筦之任付之令子奉身而歸指玉山曰吾藏修處也指婁江曰吾釣游處也山若增而高焉川若溢而巨焉猗歟盛哉是公之赴少司馬之召也鵬所望於公者不止於是且作者備矣故略之云

送都憲唐公撫蜀詩序

人情合則喜離則悲有所感激則奮其喜也近乎禮其悲也近乎仁其奮也近乎義是故敬者禮之施也愛者仁之用也忠者義之發也一舉而三善備焉其盛矣乎嘉靖戊子五月之望我同年六人會于都城泰錦衣第而都憲唐公應韶適受　命撫蜀諸公即席賦詩以贈謂鵬狗馬之齒獨多屬爲之序夫六人者寔同舉戊辰進士距今二十有一年矣幸適相遇焉如之何其不喜也由是再拜而飲三揖而坐少長有序獻酬有節其敬也秩然而起矣念昔同榜凡三百五十人有奇今僅六人耳而都憲又將有遠行如之何其不悲也由是驚呼問年繾綣話舊勉以眠食戒以霧露其愛也油然而生矣雖然憂卑歎老兒女之態也鞠躬盡瘁臣子之分也方今　堯舜在位伊周在廷宜相與感激思奮盡職之所當務與力之所得爲其忠也勃焉而興矣區區離合之間何足較耶都憲風節治行增輝吾榜已非一日必能奉宣

德威與安遠服以綏　天子西顧之憂亦曰禮以節之仁以綏之義以正之而已是固作者之意也六人者太僕少卿張公子才右庶子韓公汝節左通政宋公伯清侍御楊公遷喬及都憲也鵬也

送少宗伯嚴公詩序

儒者所學者大必大用之用吾學以格君天下之大忠也用吾學以造士天下之大化也用吾學以共使事天下之大典也我介軒先生分宜嚴公足以當之矣公之為學宗孔孟述程朱雅而不浮精而不雜天下翹然仰之曰吾道有望焉及成進士游翰林自大司成進少宗伯入侍　講筵則以心沃心而　君德

隆出秉教鐸則以人治人而士習變天下翕然尊之洵醇儒也茲者　聖情懇至永懷　獻考乃分遣廷臣言邁于楚治其陵寢備其儀物修其祀事特命公前蒞焉是故嚴以肅衆惠以勸工誠以格　在天之靈敬以贊　因心之孝此使之職也學之力也儒者之用也猗歟大哉雖然未也古之人所學者大而其時去之孔孟遠矣明道稽古正學之論紫陽正心誠意之說其君若不聞也為世道計者有遺恨焉公獨躬遇　聖明親賢重儒日臻至理誠千載一時也固當肅雍其歸敬恭在位必將表儀朝著謀猷廟堂風規令範足以被當時而垂後世使天下曉然信之曰儒者之用其大如此則豈惟世道之幸吾道之幸也公瀕行翰林諸先達聿修故事各有贈章鵬謹為之前驅云

順天府鄉試錄後序

嘉靖戊子秋八月臣邦奇臣鵬祗奉　明詔主順天府試事取士既得錄亦告成臣鵬序其後曰夫錄何為者也錄其名氏也錄其文也夫錄其名氏以為天下榮也臣獨憂之或素無聞焉則人將駭而訾之矣錄其文以為天下式也臣復憂之或間有疵焉則人將指而議之矣然文者末也而有行焉諸士修之於家嘗思所以自厲乎宅心必端也檢身必敬也修辭

必誠也此之謂立其體然行者本也而有政焉諸士舉之於鄉將效用於世亦思所以自奮乎立朝必正直也蒞民必廉平也應事必勤慎也此之謂適其用其斯以為士乎抑又有大焉君子立德為上立功立言次之夫立言者文之至也立功政之積也立德行之成也初非二物也諸士寤邇　龍轂凡我　皇上躬行之實道化之盛巍乎之功業煥乎之文章皆目覩而身被之其進於是無難者他日果得若人焉出乎其間以輔成我　皇明億萬年無疆之治則主司豈惟無憂固樂之矣何樂乎盍得英才以為天下用也

玉堂後類序

古稱才難非才之難也全才之爲難也是故談道德者未聞乎軍旅躬介冑者不事乎毛錐文資武略萃于一人之身不亦難哉惟昔裴晉公度韓魏公琦嘗兼將相之任裴曰集賓佐倡酬爲樂而韓喜雨喜雪二詩隱然自負以天下之重其在當時庶幾所謂全才者若今少師石淙楊公蓋其人也公自丞歲成進士歷官五十六年荐陟臺省兩鎮邊陲再登 內閣出入將相機務叢委不廢吟咏興趣所到對客揮毫若不經意然文人墨士窮日夜苦思力索而不可及風雲之變不足喻其豪也江河之流不足喻其順也

鴻鵠之舉不足喻其適也若公者謂今之全才非歟凡公之詩門生孫思和育析之爲數類統之爲石淙詩稿梓行于世久矣此曰玉堂後類者蓋續刻也屬鵬序之鵬惟公德在 朝廷功在 宗社澤在生民制作在金石若無待於此者然有東山之什而後見周公之忠有抑之篇而後知武公之敬是詩出焉則今日明良際遇之隆 中興太平之盛學士大夫游從之樂皆於是乎在矣此思和續刻之意也

雪洲文集序

有其言矣而行不掩焉吾嘗聞之未有有其行而無其言者也非無言也言之不文與無言等耳孟子謂誦其詩讀其書必知其人欲以實其言也愚則謂知其人必傳其言欲以驗其行也二者寔相表裏云廣陵雪洲黃公起于甲科歷于郎署登于藩臬陟于京兆進于中丞位少司馬致仕而卒其剛直之氣質素之風清苦之操終始一日也鵬嘗爲公屬吏茲膺召而出適公子襄官戸部乃集公遺文求序而傳之鵬惟文者言之粹也言者行之表也公之自立至幾於獨行者矣故言非徒言也表其行也傳非徒傳其言也傳其行也是故讀其詩知其襟之定矣讀其聯句知其取友之端矣讀其序記知其權術之正矣讀其誌知其實矣讀其與當道諸書知其忠矣讀其告

神之詞知其愛矣故不必登公之堂接公之論而其用心於内之學坐鎮雅俗之望可以槩見矣始也本行以信其言終也因言以驗其行而公寔賴是以不朽則夫戸部君傳之之意豈非顯揚之一道哉公諱瓚字公獻雪洲其號也因以名其文集云

贈鄭子充序

師儒之職甚重也而人輕之是豈人之罪哉吾不自重故人從而輕之耳或曰儒官甚冗也秩甚卑地甚散也惡乎重乎予曰長育人才則國家賴焉表正風俗則世道關焉重乎不重乎然而當是任者或不知人才風俗爲何事而惟嘆老嗟窮謀生之爲急地沃

而生徒衆則喜地瘠而生徒寡則憂其不自重如此何惑乎人之輕之耶吾友鄭君子充志潔而行修論高而學古遠承中州數百年文獻之傳近守雙松介菴二先生詩禮之訓茲膺貢而來入試高等得分教温之端安所謂地之沃瘠生徒之多寡俱不足道而於人才風俗二事則寔有志焉蓋異乎諸子之撰矣昔元儒危太樸分教成均其友李仲公氏作書遺之切切以秉忠孝成人才益朝廷爲勉而深以攀附營私稱貸爲戒眞可謂對病之藥惜太樸晚節之不終而負此良友也雖然使仲公生今之世爲今人誦之不笑以爲迂則怒以爲狂矣故惟子充可以聞此言

吾惟於子充可以此言贈他日甌栝之間有正大傑特之才者出以資　國家之用必子充之教也海濵之俗去浮而趨雅舍薄而歸厚以回淳古之風必子充之教也使天下之士曉然知師儒之重不敢自輕而人亦不敢輕之者必自子充始也故於其行也而盡言之

同年世講會詩序

嘉靖戊子秋九月我戊辰同年萃于京師者凡十人魏太常兼甫宋銀臺伯清張太僕子才韓宮庶汝節王駕部宗周吳大叅靜之俞憲副德輝孫僉憲朝信及予也同年之子若弟以是月辛巳舉世講會于慶壽寺之西堂者凡九人兵部張崇禮刑部張崇四姚在明蔡直夫禮部陸子文中舍張克衡大尹張汝思錦衣許成德鄉進士王文翰也十人坐上九人坐側敬其父兄及其父兄之黨以勸孝也無敢太康各思其職以勸忠也有君臣之義焉有父子之道焉又有長幼之序焉有朋友之情焉一舉而衆善備矣會之明日諸公各有述作以紀其盛予不能詩也僭爲之序夫先王制爲酒禮後世流爲酒禍孰不爲飲長夜之荒裸裎之放號呶嬖舞之醜所以生禍也此則謂文字之飲和而有節醉而不亂其幾於禮乎且同年之會吾嘗聞之矣同年之子若弟世講之會則未之

前聞寔倡自今日也嗣是而後同年之登朝者同年之子若弟之登仕者日加益焉歲一舉之莫或廢之亦倡自今日也夫會益數則詩益多會不厭其數清朝之盛典也詩不厭其多治世之遺音也殆必有觀感而取法焉者矣

送張横州序

嘉靖戊子予應　召來京自夏四月至冬十月半歲耳吾崐之士謁選吏曹授官者九人此一邑之盛也九人之中吾姻友張君紹芳兄弟與焉此一家之盛也紹芳得判廣之横州邑人鄭子充書徵文爲贈予惟横州古鬱林之境爲邕欽廉三郡之衝其山川之

美物產之珎夷市海舶之聚可謂盛矣昔吾郡陸公
績嘗守鬱林以文德來遠人以儒雅化士俗及其泛
海而歸舟輕恐覆取巨石爲裝至我　國朝部使者
表之通衢命之曰廉石尚書吳文定公寔爲之記君
以通敏之才謹飭之行且承厥考思南公之遺訓所
以宜其民善其俗而厲其操者必不在鄉先達陸公
之下殆將播之臺評載之民謡既思而歌之又尸而
祝之皆理之所宜有也吾聞横州之山有鳴石焉君
當載之以歸必有繼文定而爲之記者與廉石共聞
於吳下此又一郡之盛不特一家一邑而已也姑書
此以俟

壽胡夫人七十序

閨閫之壽有係一家者敬姜以勞勖其子而延穆伯
之嗣是也有係一國者定姜以忍勸其夫而存宗卿
之後是也有係天下者今少師邃菴楊公之配　誥
封夫人胡是也戊子之冬十月之晦爲七十生辰鄉
士夫内翰孫君輩屬鵬爲文以致遥祝之敬鵬惟公
以一代偉人　三朝元老出管四方入賛萬幾久寓
于外而無内顧之憂者所以賴乎夫人也夫人以名
賢之裔淑媛之資率其子婦以供祭祀督其婢僕以
事耕織獨處于家而任内助之責者所以安乎公也
然則夫人儼然居於堂室之間而隱然係乎天下之
重故諸君所以致其祝者非一家一國之謂也天下
之謂也乃祝曰願公康寧逸樂以治其外使億萬斯
年　皇明樹不拔之基而公亦永享無疆之慶謹再
拜爲公壽又曰願夫人康寧逸樂以治其内與定姜
敬姜同休媲美垂于無窮謹再拜爲夫人壽又曰願
斯世斯民陽被公之澤陰受夫人之賜以同躋仁壽
之域謹再拜爲天下賀焉

介福堂詩序

少冢宰吾蘇徐公子容日侍　講幄茂著忠勤　上
念之特予贈封單及三世於是厥母王年七十有六
進太淑人之號公拜舞懽忭謹摘　制詞二字以名其

奉親之堂曰介福俟　上賜也既托詩人詠之復謁
鵬叙之將拜使者寓歸爲壽鵬惟公之尊養其親禮
隆而物備矣又思所以顯其親者故托諸文字之間
以著其盛德獲福之實蓋顯親之一道也鵬惡乎敢
辭乃叙曰太淑人生有令質長修懿範以誠孝事尊
章以信義相夫子有順德焉貴不忘勤富不忘儉有
恒德焉烝嘗之饋必潔以虔賔客之奉必精以腆有
敬德焉撫媵侍煦如也待姻族懽如也周里閈之貧
者沛如也有惠德焉所謂德之盛也則其齒日益尊
體日益康寵數之頻繁子孫之秀異無福不備焉者
豈曰偶然乎哉抑聞之立身行道又顯親之大者也

公方以正學輔　聖德以宏才佐邦治以清操鎮雅俗君子曰太淑人之教也行將秉忠孝之大節膺調燮之重任使天下並受其福君子亦曰太淑人之教也所以顯其親者於是乎在區區不褒之辭特贅焉爾矣

壽朱母任孺人序

吾崐朱氏之盛甲于吳中自唐孝友先生仁軌至宋司農少卿貫至元儒學提舉澤民至我　朝少宰懋忠六百年來衣冠詩禮代有名德大人皆知之至於閨門之多賢則或未之悉也以予耳目之所睹記若秘書之配曰施夫人教諭之配曰吉宜人封君之配曰鄭孺人憲副之配曰王淑人沂州之配曰黃孺人或以慈感或以孝應或懿而肅或慧而和或婉而順載諸太史之筆播於里嫗之口不可誣也朱氏之盛閨門其有助乎昔自太王至於成康父子祖孫四賢三聖猗歟盛矣揆厥所自蓋由姜女太任太姒邑姜姑婦之賢有以致之耳然則周家之盛閨門其有助乎任孺人者沂州半山君之繼室太學生希顏希曾之嫡母也二子值其生辰乞文爲壽予惟沂州之子若女皆非母出而一視之未嘗有煦煦之私亦未嘗有嗃嗃之厲然莫不親而愛之弗敢遠也又莫不敬而承之弗敢慢也厮僕婢媵無慮千餘指未嘗有捶

楚怒詈加于其身然莫不尊而畏之弗敢違也是何以得此哉蓋其仁厚慈祥之德足以結其心莊重簡嚴之色足以服其志況不妬也故諸母得以和於內又不專也故二子得以行於外然則孺人之賢豈有愧於前人也哉二子行將仕矣榮以祿養進以顯號則齒日益尊體日益康而朱氏之子孫日益盛所謂以德受福以身作範昭其前而裕其後者不有賴於孺人耶敬書以竢

北畿鄉試同年敘齒錄序

鄉試在各省特一方之産耳其在兩畿猶廣而人稠焉苟無道以合之則其勢易睽而其情少洽此同年會所由舉也嘉靖戊子予濫司順天試事收畿士之秀者什七六館諸曹之士什三明年己丑春二月庚寅胥會于京師李文達公舊第禮成而退各述其邑里姓字爲錄謁予序之夫人逆旅邂逅纔信宿耳他日遇之則握手慰勞懽如平生況學則同業薦則同書仕則同朝以朋友之倫而寓兄弟之誼者乎是宜敦契分講世好不以位而加於齒不以久而忘其初厚之至也抑予聞之易矣同人于野公也利君子貞正也亨而利涉則其應也惟正而後可以言公惟君子而後可以言正諸君鄉用伊邇必正以持己公以應物不同於俗而同於理不同其迹而同其心不同

爲恒人而同爲君子以共翊我　皇上大公至正之化亨而利涉孰大於是若夫近則狎羣則鄙僅於憧憧之思而不知通天下之志此可以爲同不可以爲大同也其戒之哉予不佞幸厠名於諸君之右太史公所謂附青雲之士而施之後世云耳

送夏象山序

吾崐夏君通甫起家鄉進士授象山縣尹崐人寓京師者咸往賀之有厚於通甫者曰謂選之士得善地則斐然而喜得不善地則愀然而不樂象山僻在海濵民貧而土瘠察君之色若無不豫然者何也矧厥祖中書公叔祖太卿世父大理皆以文藝著名　先

朝君獨外補然而無不豫色者何也君曰不然土瘠則其民向義民貧則其俗崇儉向義則不犯刑崇儉則不越禮皆易治之道也且吾之性不欲擾也吾之才不能強也吾聞是邑稅寡而訟簡不敝敝於簿書不僕僕於迎送足以養吾之性稱吾之才吾何爲不豫也君子持身以誠諟涖官以清白期不靳先世之澤而已必求善地者其志欲何爲耶於是太學生龔君孝先聞之嘆曰此長者之言也有道者之言也乃授太史氏簡請書以爲贈

壽朱母顧孺人序

朱甥希顏游太學值其母顧五十生辰請於大司成以歸拜壽留都縉紳咸詩而祝之希顏乞予序夫天欲興人之國也必生賢才共成之而國脉以長夫天欲興人之家也必有內助之良者共成之而家慶益遠於吾崐朱氏足徵焉自宋迄元衣冠仕宦相望不絶入我　國朝爲翰林爲給舍爲憲察爲侍御爲邑博至于懋忠以狀元及第今爲太宰百六十年世有令人內外宣力以綿我　皇明無疆之祚而家亦隨之猗歟休哉判沂州牛山府君懋忠之叔父也壯而無子聞母機警淑慧善書數之學納爲側室果生希顏以承祀事其有功於朱氏大矣沂州家益饒事益夥凡錢穀之斂散交親之往來與務之新故母悉掌

之每夜家人將就寢母方張燈算緡左執簿右執筆夜分乃已如是者以爲常沂州旣捐館故廬燬于烈熖物靡孑遺羣小肆慍生理日落母拮据辛苦載造有家泣戒其子曰爾毋忘今日毋嬉毋驕以辱世德可不懼乎其有功於朱氏又多矣夫朱氏世有功於國也故天佑之俾有良內助以壽其家母嘗有功於朱也故天佑之俾之享多福以壽其身是蓋天實爲之而豈人力私智之所能與哉抑又有說焉易曰入而后説説而後散夫人之情事順則心樂心樂則氣和氣和則寡疾而難老希顏果能順母之教毋嬉以荒業毋嬌以惰行使母樂而和和而壽以迓承乎天

休則事天之誠事親之孝兩得之矣勗哉乎希顏

送金子善序

邑之有簿始於漢沿於唐而重於宋大抵以勾稽文簿為職至于我　朝則邑之政皆得與聞矣太倉金君子善以太學生謁選天曹得主湖之歸安縣簿有惜君者則曰昔人謂高士不為簿厭其卑也以子善之才宜不屑於此矣有賀君者則曰昔人謂以官為家安於近也子善去家一衣帶水耳宜子善之樂於此矣予曰奚有於是顧其人何如耳其人賢則乘田委吏皆重也而況於簿乎其人不賢則廟堂台鼎皆不足重也而況於簿乎是故程伯子嘗為上元簿矣

存心愛物必有所濟所以安百姓也積此誠意豈不動人所以待僚友也君必法之朱晦翁嘗為同安簿矣簿所當為大書楣間所以修職也先期示民以信為主所以集事也君必法之則人不以簿視君而以程朱之徒視君矣其秩之崇卑地之遠近何足道哉或曰鄭餘慶自汜水趙宗儒自陸渾皆至宰相此以位不以人也吾亦不願子善之聞之也

送朱方承序

先正云名賢之後難乎其為後也一言之誤一行之疵稍不類其前人人將議之矣予謂不然名賢之家有典有則率而行之如方之有矩員之有規也雖中人之資且感而化勉而及焉況子孫之賢者乎姻友朱君方承以國學之彥部授廣東按察恭職允子子謙方舉進士以贈言為請吾岷朱氏世以儒業相承曾祖素菴隱居教授以身先之予雖不及見然邑誌可考也叔祖學諭公之直道厥考侍御公之醇德則予皆嘗識之矣三先生文學行誼未暇縷數要皆忠信篤實本之一誠而已君能奉之而往誠以事上則上信誠以使下則下孚誠以應事則事立誠以治獄則獄得其情而職無不舉矣雖然名賢之後或愚而弗慧或放而不檢或溺而不止以隳家聲而犯國憲者比比未必皆如君之賢也先正之言其可盡廢耶

君伯兄方來行將仕矣請以予言質之

壽周君以發六十序

吾友鶴村周君以發壽屆六十於是厥母封太安人朱年幾九十矣君峩冠盛服登堂拜母退則令子佳婿率其女婦以次為壽俄而邑縉紳先生少長咸集黃陂令王君民瞻以祝辭屬我嘗聞洪範五福其一曰壽釋者謂以急緩為先後愚則謂有相因之義焉蓋自生民以來踰耄耋期頤者夫豈少哉飢寒切身無以卒歲雖壽非福也故次之以富既富矣憂患疾痛呻吟牀褥雖千駟萬鍾將安用之故次之以康寧君顏色完好步履強健不見其衰也應對賓客周

旋樽俎不見其倦也酣觴賦詩窮晝達夜不見其困也談笑諧謔萬慮畢遣不見其悶也若此者不謂之康寧矣乎而高壽厚祿之享不有餘地乎雖然康寧者君之身也不自以爲康寧者君之心也方其爲諸生舉進士歷官刑曹出補州郡進僉外臺恒惴惴焉守官箴畏清議如一日也及謝政而歸處戚鄙接交游恒兢兢焉惟恐忤物而招尤也詩曰無已太康書曰不敢荒寧君寔以之蓋即所謂攸好德而又爲壽富康寧之本也若果以急緩爲先後則德豈緩而當後者耶予辱君同年之末每一會晤未嘗不羡其康寧而占福履之未艾也昔嘗以文壽太安人矣茲復壽君不敢以不文辭者通家之誼不可得而辭也

靜觀堂稿序

靜觀堂者吾崑顧先生孔昭宴息之堂也先生年既六十盡出其平生之作於是堂乎輯之以傳因以名其稿也輯之既成友人方鵬叙之曰文章類其爲人氣之發也有不終類者學之驗也徒聽乎氣而無學以養之則剛者必肆柔者必靡其不唱于一偏者幾希傳稱宋廣平貞姿勁質剛態毅狀而梅花一賦清婉秀麗殊不類其爲人其所養可知已先生貌肅而禮恭行方而言簡望之若孤崖峭壁凛不可犯即之若雨竹霜楡異色可掬蓋自登歲成進士入翰林授監察御史典學京畿以至謝政其風神之峻整氣節之凌厲猶一日也故其發而爲文詞嚴義正格高而意古讀之者如承師保之訓有恭敬之心焉及其晚年諸作則又紆徐委備盡乎人情而切於物理讀之者如聽宮商之宣有感發之心焉若與初不終類者何也蓋必中有所養默化其英氣渾成乎大雅而文亦隨之可以驗其學力矣嗟乎使先生不嗢于逆閹不忌于時宰而得盡行其學焉策勳樹業當不在廣平之後不徒托之空言爾也爲世道計者能無慨乎先生所著別有稽古治要崑山縣誌各若干卷已梓行于世茲不贅云

贈李君崇綱之任湖臬序

世之仕者盤錯愈利見事風生是謂能吏清苦自持一介不苟是謂廉吏如參苓之劑醇酒之味如慈母之愛子而不以爲恩陽春之被物而不見其跡是謂循良之吏然廉能之名易起循良之効頗遲故衆人忽之君子取焉樂清李君崇綱起家進士出宰巨邑入補內臺擢守淮贛二郡調知吾蘇以誠謹宅心以修潔制行以簡靜而精審蒞官以寬厚而和平待物蘇之民安之曰吾父母也其爲士者仰之曰吾師表也周之老成漢之長者君眞其人哉蓋所謂循良之吏而廉能乃其餘事耳茲擢湖廣按察憲副式曰楚

劇地也按察法吏也不可以治郡之道治之也予謂不然易之明愼書之欽恤惟老成長者能之而苛刻以爲威發擿以爲智者君子弗尚也君將往焉所以治楚者不外此道而輕悍剽疾之俗化矣由是陟臺省坐廟堂所以事 一人康兆民者不外此道而熙緝清穆之治成矣猗歟休哉君行有日崑令郭子世益將率其僚屬父老與攀卧之列屬予序之以彰盛美予昔有甌栝之役君寔以文暱我兹不可以不報爰謹書俾録使他日傳循良者有所考証焉固太史氏之職也

黎孺人挽詩序

昔人謂長歌之哀甚於痛哭夫痛哭亦慘矣而長歌有甚焉何哉蓋謳吟之間其辭切以悽其聲悲以永自能使人太息流涕而不能已若近世哀挽之作是也雖不能盡如古人導譽執紼之助要亦騷些之遺歟侍讀學士三峰張公元配黎孺人卒于京邸同朝諸君子咸爲詩以哀之公出以示予且屬爲序或曰不知其人而漫爲之辭豈情也哉予曰奚而不知也人見夫龜玉之毁必失聲驚呼人見夫芝蘭梧竹之摧謝必重惜之而況於人乎嘗讀公所著墓銘而知孺人之賢矣淑而慧莊而和孝慈而靜猶龜之文也玉之粹也芝蘭之馨梧竹之秀也不幸而不永焉由是而哀之非人情乎又嘗侍公謦欬而知感嘆之深矣由是而爲之辭以泄其愁思非人情乎昔周室之盛使無漢廣汝墳諸什則當時女婦之賢後世固不得而知也然則諸君子之作風教繫焉而可少哉予恐讀是詩者以爲涕之無從也謹以答或人之言弁諸篇首

嘉貞詩序

眞任郡王 伊安惠王之女中奉大夫蔡公諱昇之配也夙承 母妃之訓涉經史習楷書兼治女事悉中程矩及歸于公恪秉婦道謝絶華侈誡飭婢僕罔敢怙勢中外咸以爲賢公遘疾不起主伏地慟哭以

首觸柱頃刻而終事聞 詔旌其門曰嘉貞時年三十有九寔弘治己酉九月二日也厥孫復元以名進士爲蘇二守敬事勤民聲績懋著嘗乞學士大夫詩以光昭主之令德屬予爲序予惟死生亦大矣女婦難於丈夫貴富難於貧賤其人情乎主以 天潢之貴宮閫之秀乃獨不爲居養所移卒能扶綱常而配道義所謂正而斃者也全而歸者也從一而終者也貞之時義大矣哉然予嘗讀周詩凡言后妃之德夫人大夫妻之賢者必歸本於文王之化主之貞固可嘉矣而 聖帝賢王修身正家之效不亦足徵也哉諸作美而不溢哀而不傷蓋二南之旨也他日觀風

者採焉畀太師歌之以備房中之樂以風厲天下其
於世教豈曰小補云耳

送黃君改任序

君子委質為臣則秩之崇卑地之內外惟　上所命
吾無容心焉世有趨近避遠切切以南北異同為論
者固不足道若或厭勞擾樂簡便惟留都之為適雖
其節進可取要亦未得為中道也若吾友黃君日思
則異於是君故少司馬雪洲公子也蔭授戶部照磨
歲餘矣以繼母在堂無他兄弟備養又不能若是恝
者欲告歸則世恩不可忘也欲迎養則高年不可至
也於是有乞南之請　上嘉其孝特從之改授南京

戶部此其不得已之情比之趨近避遠者賢不肖既
自不同而亦豈厭勞擾樂簡便之謂哉南歸特詣予
乞言為贈予惟戶部錢穀之出納簿書之塡委吏弊
之繁滋皆君所當與聞者以南較北事若稍簡然視
他曹則冗矣雪洲公嘗仕于此剛介之性清苦之節
至於今人能道之君必廉以律己嚴以御物公以應
事以求平厥考之風則其繼述之孝不有大於便養
者哉日思勉之

矯亭存稿卷之二

矯亭存稿卷之三

崑山方鵬著　弟鳳編

序

兩京贈言錄序

宮保白樓先生吳公既致其太宰之政而歸乃輯兩
京士大夫贈遺諸作為錄以傳厚顧鵬於吳淞之上
手持以示鵬曰為我序之鵬得而縱觀焉有以仰窺
我　皇明一時文獻之盛蔚乎其詞而弗靡也粲乎
其事而弗俚也藹乎其情而弗弛也信可傳矣而公
德學之純聲績之懋寵數之優福履之備流嗣之賢
皆於是乎見之抑有以歐陽子言者舉其職也以昌

黎言者隆其望也以　君實言者美其讓也以賀季眞
言者稱其達也所謂擬人於其倫者也若夫溫醇近
黃叔度寬厚類呂文穆篤於故舊似范忠宣延引後
進如杜正獻則或未之及焉鵬不佞謹悉數之以足
作者之意云

治水成績詩序

聖人之業有以成之必有以保之故遍天下而垂無
窮遍天下至大也垂無窮至久也不可尚已其次足
以利一方而澤數世以幾於可大可久者其聖人之
徒歟夫震澤三吳之喉衿也由吳淞江由白茆港以
達于海猶自腸胃以至尾閭也善醫者理腸胃導尾

閭以快喉衿而疾去矣又調攝而愛養之使疾[illegible]
作可也且二水之當治夫誰不知役大費繁莫之能
舉耳有其舉之則具文塞責姑應目前而無經久書
後之圖不旋軫而前功棄矣今大司馬梧山李公獨
異於是方其謀始也集衆說以用中遴庶官以分任
而為之必勇焉及其慮終也丁寧告誡而貽之必遠
防之必豫焉故先白茆次吳淞又次支流別委凡有
相於二水者咸用底績所以成之也堰以障之閘以
潴之徒以守之備舟制器以疏之所以保之也君子
曰是役也不在成之之易而在保之之難公善法聖
人者也吾其有勸乎其小人則曰公善醫國者也吾

其瘳乎故今日則思而歌之他日則尸而祝之固吳
人之情也雖欲辭得乎雖然疲民瘵政天下皆是也
所以拯救而康濟之者鵬於公有深望焉則是役為
之兆耳因僭序於羣玉之左

世壽堂集後序

吾崑周氏四世六人咸稱壽豈而壽誼翁百十六歲
尤異數也聞孫應南以世壽名堂客過而羨之曰家
之瑞也鵬曰　國之恩也名公巨卿後先有作揄揚
盛美應南之子世亨次而成集客見而羨之曰家之
寶也鵬曰　國之華也客未達則告之曰翁生於宋
老於元幸際我　高皇御曆還淳古之華風修[illegible]老

之盛典故有緦兒之榮焉有賓飲之尊焉不然則泯
沒於左世之俗而已子孫孫子幸際我　列聖肶洽
之治故付以相生相養享其天年終于牖下不然則
[illegible]餘翁其能免乎是雖周氏世濟其善臻此
嘏福而　祖宗制禮作樂之功深仁厚澤之效不可
不知也故曰　國之恩也且嘗取諸作而讀之矣國
初之文渾厚而典雅今日之文鋪張而宏肆要皆所
謂治世之音鳴太平之盛以風化天下者也故曰
國之華也客領而退世亨方刻是集以傳所以侈
上賜昭人文而光先德者於是乎在鵬謹述對客之
辭序諸末簡世亨純質而廉謹歷任中外務持大體
未嘗過為刻核以狥時好其仁厚一脉眞足以世其
家云

贈胡大參詩序

君子之為政也德以立本才以致用而學者所以成
其德資其才者也胡公世甫以名進士簡於內翰牧
於大州屬於司徒進於司封守於皖調於蘇於是有
東藩大參之擢父老咸曰惜也公舍我去矣吾恐後
之難乎其繼也或請其故父老曰公之為政也惠以
子民民則懷之嚴以馭吏吏則畏之廉以律己其貧
也猶諸生時也儉以厲俗宴享饋遺損其初之什九
正以教化黜淫祠崇祀典也此五者德之屬也矣

中賦重而弊滋公立征科法立均役法立編年掌稅法習慮周密品式備具心計之精也其言明豁而盡其舉措簡易而直襟字之快也手不停披應之無倦色門無停客接之無惰容人若不足己常有餘綽乎其裕也朝聞一善焉夕必行之夕聞一蠹焉朝必罷之敏乎其決也此四者才之屬也且百務鞅掌未嘗廢學討論經史夢寐往哲日不暇給則其德之優才之懋也有自哉公舍我去矣吾恐後之難乎其繼也是故惜之於是吾岘大夫士採父老之說分爲十題各賦一章寓爲公壽然未備也愛日之孝因心之友下賢之敬爲人謀之忠不遺故舊之誼汲引後學扶植善類之仁皆可法也以方論公之政未暇枚數耳

贈顧少叅序

有一代之才足以供一代之用古之人有是言矣然當道者往往有乏才之歎夫才未嘗乏也用之不嘗其才而誤以爲乏也駕騏驥於鹽車而曰廐無良馬斷梗楠爲榱桷而曰山無巨木豈理也哉今夫翰林宰輔之儲也非學與行不足以居之　皇上采廷臣之議嘗選內外官十人以承其乏甚盛舉也然跡奇而數異或不足以厭天下之心而徒以資言者之口當道遂從而格之則又因噎而廢食矣吾邑顧君武祥督學侍御西巖先生之子也先生以明粹之學端方之行後進咸取法焉而況其子乎予嘗讀君之文辭暢而氣完誦其詩格清而典遂考其行純厚而淵懿篤實而恭謹蓋子所謂文與行不失其世守者惟君之謂歟茲以[illegible][illegible]大夫擢叅東藩或者惜之曰顧君之學之行翰林[illegible][illegible]也馬之騏驥木之梗楠也而使得叅藩何耶予曰不然隨才而授任者存乎人隨任而盡職者存乎我程伯子之道德而佐郡之政蘇長公之詞章而[illegible]治徐之績所謂學與行者豈端爲翰林設哉且既爲騏驥爲梗楠則鹽車可也大輅亦可也榱桷可也明堂亦可也君子學成而行尊則遠近內外無所不可也而何以翰林爲哉邑縉紳聞而是之遂書以爲贈

壽天方張公八十序

壽稟於天而修於人稟於天者數也修於人者則有道存焉吾稟薄矣懲其薄而謹之則數必溢吾稟厚矣恃其厚而戕之則數必虧予嘗執此以驗古今之人莫之能遁也昔伊川先生自謂受氣甚薄三十而始盛五十而始完七十餘而不衰謂非修之得其道而溢其數者乎修之之道奈何亦惟養其身心而已耳其曰吾以忘生狥欲爲深恥養身之道也其曰心存誠敬養心之道也　吾鄉天方張公蓋伊川之徒歟公自少壯恒惴惴焉以稟薄爲慮以謹疾爲主旣

成進士出刺大州報政甫期即請致其事當道最其治行進階四品自是優游逸豫齒日尊而身益康矣今年八十視聽起居不減少壯予嘗侍杖屨而請益焉亦惟養其身心而已耳愼寒暑調飲食寡嗜欲而凡役其身者必不爲也屛憂思戒忿怒付得失於兩忘置毀譽而不問而凡累其心者必不爲也自公觀之則人豈可專委之數而失自修之道耶雖然養其身心者以致壽也養其德以配壽也雖有其壽苟無其德則亦常人之老耳奚足尚哉公以古人之風承君子之澤約而不侈和而不競任眞而不能作僞履坦而不知行險厥子秋官允清方歸侍養過庭之訓

要皆忠孝節義之實非素養其德者能若是乎茲值鄉進士毛君百朋以祝辭爲請故樂道之以致區區景行之私云

大司寇貞菴周公七十壽序

昔華封人曰富壽多男洪範亦以富配壽而皆不及貴者非遺之也三代之上必貴爲公卿大夫斯富有公田世祿則富生於貴言富則貴在其中矣豈若後世之所謂哉大司寇貞菴周公老成而厚重愼密而文雅有古大臣之風焉茲壽屆七旬邑之人以詩若文賀者接跡鵬誰以富壽多男三事爲公誦之吾邑近世名卿若太宰余公其祿厚矣而子孫無

文莊葉公其子孫衆矣而年弗永太常夏公其爵尊矣而祿位未極自國初至于今日備是三者於一人之身舍公其誰哉是故正位六卿推恩三代邑人所無也伯子同朝仲子承蔭亦邑人所無也且聰明內蘊神采外溢[illegible]政務填委賓客滿座而筆翰如流不廢文事識者有以占公之壽之未艾也是三者世之所謂福也人得其一而不足公備其三而有餘可謂際其極盛[illegible]而所以處其盛者豈無道哉吾聞太宰學本春秋[illegible]存道義節行何高也公必似之文莊政在邊鄙澤[illegible]生民勳績何懋也公必繼之太常文藝絕人流傳[illegible]內[illegible]閣何近也公必配之兼乎三

賢之長以備乎三者之福所謂處盛之道其在斯歟行將秉樞軸司[illegible]理阜民之財樂民之生以輔成熙皞和平之治莫非公分內事也邑之人拭目以俟

壽沈方伯六十序

天人有交勝之道於人士之用舍足徵焉夫天能生才不能使人之弗忌也人能忌才不能使天之弗生也是故郭令公之孤忠而困於朝恩富韓公之大節而阻於安石若天無意於二公者然身名俱榮齒德兼懋抑之而福愈盛毀之而望益隆則人其如天何哉左方伯上海沈公仁夫壽屆六十內弟唐子世賢以頌禱之詞請於不穀竊謂天之生公非偶然也賦

之以通敏之資畀之以剛方之性優之以闓爽之才資之以該博之學收之以甲科試之以郎署進之以風紀之司委之以方岳之任天之待公者何如也公亦感激思奮攄忠仗節以副上天所以生我之意其自待又何如也顧一二憸人謀沮其進弗獲大展此則人能勝天而天亦未如之何矣及公浩笑而歸浪迹於湖山適意於文酒康寧逸豫百祥萃止所以寵綏而庇覆者於是乎在此則天能勝人而人亦末如之何矣雖然天勝人猶可言也人勝天不可言也豈無天人合一之道乎方今 聖君賢相以人才為急必有知己者薦而起之陟臺省坐廟堂為殷之平格

周之元老其勳名事業與子儀彥國後先相望而壽亦如之此則天理之正人心之公上下脗合而無間矣

壽張碧崖六十序

驥伏櫪而不遑千將在匣而不試人皆惜之予獨賀焉夫驥足一奮千里旦夕其志得矣然前有羈御之累後有鞭策之驚勞則喘困則踣不若伏櫪之得以全其天也夫千將一揮萬夫辟易其鋒銳矣然倒持則傷疾視則忿及其久也不缺則折不若在匣之得以全其天也碧崖張公德弘起家進士出宰大邑大引[illegible]南牟菴彭公時官浙省深加獎異及拜秋官郎莅菴適伏鉞南征乞以為助奏凱而旋擢僉廣憲其勇敢之志闓爽之才敏達之識雖嘗覵見然施之而不究其縕用之而不盡其長年未五十即致其事此人所以惜之也雖然使公直要津登極品功業被於當時聲光流於後世可謂大展矣簿書期會役其神衆寒霧鑠切其肌寵辱毀譽利害膺其懷求其安意適志以自全其天者何可得也今公年六十矣其神茂其色澤其齒堅而髮潤其步履捷而飲啖甘不特不異於少壯而或過之豈非江湖巖穴端居靜養之明效耶此予所以賀之也且伯子元忠機警穎肮如神駒出水利器發硎勢不可禦所以代公之勞以終王

事而報 國恩者於是乎在則公方來未艾之福其可量哉侍御西岩顧公率諸同社將往壽之謂予同年也不可無言乃敬受簡而為之役固不敢以駑鈍辭也

壽弟政亭六十序

智樂仁壽孔子雖並言之然樂者壽之道也壽者樂之效也非樂無以致其壽非壽無以享其樂二者有相須之幾歟吾弟政亭侍御高朗而明快疏通而易直性之稟於天者既無不適而事之來於人者又無不順故自少而壯壯而老未嘗不樂而所謂憔悴之色憤懣之容咨歎之態不形焉然其所以為樂者皆

天理之至樂天倫之眞樂而於所謂富□利達聲伎
燕遊之事不與焉姑自今日言之藩臬□歸□維父
侯御尊俎則弟勸而兄酬□□咏則伯倡而仲和此
友于之樂也築也以端方之行紀雅之學必用于世
而元儒又以英敏秀發承之几杖之下俯躬傾耳論
道學存過庭之遺風焉此子孫之樂也封孺人范
懇明過人綜理家政使內無顧之憂此室家之
樂也詩曰兄弟既具和樂且孺之曰宜爾室家樂爾
妻孥其此之謂歟樂則心廣而胖心廣則其中浩
然也體胖則其外從然也浩然□河海之流長永而
不息凝然如山岳之峙安固而□搖不有壽之道乎

雖然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衛武公非不樂也而不忘
乎箴儆滿懷□□春邵子之樂也而以謹疾爲戒吟弄
月程子之樂也而以徇慾爲□故樂者壽之道也
過其樂者保其壽以享其樂□道也可不愼哉故
壽登六十邑士大夫以祝辭□委予述其倫理之
□其綿遠之筭而已若夫志行氣節文章政事
□侍御顧公之文具焉茲不敢以自侈也

壽母郁孺人八十詩序

□愛其上必有頌禱之辭焉考諸詩可見矣
假筆於人也後世孝子慈孫知其親有懿行
□娛於自術乃托之□士詞客因頌禱以表見之

奚雖不類於古而其情則何異於古哉江陰陳君□
謹詣予請曰祠祖母郁孺人夙夜勞勤相吾祖旦軒
行家日用裕族鄰告之則推食解衣頻予之弗厭姻
偶有過則曲爲掩覆欲撻之弗忍俗尚淫祠則諭之
曰人能爲善福將自至媚鬼神以徼福有是理哉今
年已八十誕辰甫期敢乞先生一言寓歸爲壽予無
能爲役也謹以既醉之詩爲母誦之曰其僕維何釐
爾女士母之勞勤近乎敬恤貧而慈下近乎仁不惑
於鬼神近乎正非所謂士行乎曰釐爾女士從以孫
子母之伯子鳳榮領鄉薦弗獲大假仲子鵠有聲太
學效用伊邇詞方以甲科起家公輔可卜非所謂祚

胤乎夫有是女士必有是賢子孫何則教之也有是
賢子孫必有是壽何則樂之也抑予達其孝乎昔以
善養今以祿養昔也養其體今也養其志上文曰孝
子不匱永錫爾類子達之謂矣

壽楊母王孺人九十詩序

世有盛德焉備之於人者也有盛福焉來之於天者
也然人之所以自修者至矣而天弗祐之或天之所
以予我者厚矣而其人不足以承之此數之變非理
之常也柰之何哉是故莊姜之賢共姬之節何如其
德也而福弗逮相國之母手詔存問太師之妻兼封
兩國何如其福也而德無聞求於斯二者並臻其盛

宣其難乎曹涇楊毋王孺人今年九十矣歲癸巳三月三日寔其生辰厥婿侍御顗公乞諸名家詩爲壽屬予序之吾聞孺人端重嚴密不妄言笑有靜德焉相友梅處士以禮率子孫御婢僕以法有敬德焉處内外姻戚恩意周洽弗濫弗遺有惠德焉斥浮靡謹用度勸督耕織無弭勞苦有儉勤之德焉猗歟盛哉且大[illegible]而[illegible]期頤在望而色澤體康咸稱人瑞齒日尊矣田廬之廣生産之饒足以供伏臘具滫瀡家日裕矣子男女九人孫七人曾孫三人而澤卿有行有文榮領鄉薦衞日昌矣皆世所謂福也猗歟盛哉夫孺人惟知修德而已無覬於天也而天實佑之天惟眷

德而已無私於孺人也而孺人實足以承之天與人而交乎理與數而默會是可諉之偶然也哉抑禮曰必得其壽必先之曰必得其名蓋名亦福之一也令妻壽毋生長閭閻者夫豈少哉不得人以表章之而無聞於世者衆矣茲以侍御公爲之婿澤卿爲之孫使賢聲懿範播之詩歌登之簡策夫人得以敬慕而稱美之莫非孺人之餘福也亦可以見人之有賴於子孫世之當重乎文字而皆不可缺者云

賀沈毋許孺人序

予嘗讀[illegible]邑志而知詩書之澤之久也勝國之季[illegible]邑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郡富擬封君者矣有位登三事貴列上卿者矣曾幾何時澌滅殆盡求其子孫第宅而不可得惟詩書之澤綿延攸遠彌久益盛而又有福德壽考之人出乎其間以食詩書之報若今梁氏朱氏及沈氏是也沈氏自樂菴先生以儒起家倥侗玄谷諸賢繼作文學科名載諸邑誌者代不乏人若樂清府君則其裔也府君之配許孺人幼承厥父羽林將軍之訓涉獵聖經稍修婦道厲志秉節四十餘年恒如一日有子四人所以教之者無他業惟誦詩讀書而已有孫十人曾孫六人所以教之者亦無他業惟誦詩讀書而已于是或教授鄉里或游歌邑庠或出就外傳有登甲科躋顯仕者雖爲季父後制於禮而

不能制其情也是故孺人坐于堂則經史滿案入于室則吾伊盈耳日夕問起居具滫瀡則衣冠繞膝何其樂耶且孺人年已八十矣歷世故閱人情每見儻然而貴倏然而富者如飄風過電漫無留迹回視吾家青氈舊物居然獨存與吾身而同久又何其樂耶所謂福德壽考以食詩書之報者孺人是也吾甥梁乾伯朱懋愚與孺人之子景仁景和有世講之契值茲誕辰胥來謁文將往拜壽予於梁氏朱氏皆有文以紀其盛而於沈獨缺焉故特著之

玉池詩序

善蔭物者莫蔭乎木善澤物者莫澤乎水木高而覆

左社稱之象焉而桐者又木之至美者也水下而伏
布子孫之象焉而池以玉名又水之至潔者也觀其
所喻則其人可知矣吳城杜君子中之庭有桐二株
實前人手植君每過之必恭敬止偶憶沈休文分根
雀玉池之句因自號玉池衡山太史及諸名流咸有
紀詠吾崐大夫士亦繼有作推予爲序盖嘗論其世
矣自曾大父明菴先生以醫著名歷祖及父以至於
君恪承家學遠有端緒譬則二桐焉培之深故發之
茂發之茂故蔭之遠詩人從而歌之推其本也又嘗
諗其人矣美秀而文淵永而靜平居外户方啓求治
者庭無虛跡坐無虛席及其出也一艇前發數艇尾

之一室至止數宦候之君不憚煩不避勞不擇富貧
不問遠近咸盡厥心譬則玉池之水飲者汲者濯者
灌者游者求則得之所在沾足詩人從而侈之達其
用也推其本君之意也達其用作者之意也而君念
祖之孝及物之仁不於是兩足徵哉雖然君之術信
美矣較之吾儒則不能無小大廣狹之間吾聞君諸
子爭爽競秀使之通經學古從大儒先生游焉他日
以文章華國以政事澤民道德以沃　君心仁壽以
延國脉匡濟以植世道此吾儒之所以立本所以致
用也所以光昭其先德而又擴而大之者也

贈王方伯致仕詩序

琴山王公如行巖人也方衆進士嘆曰吾鄉尚文毅
公姚文敏公皆以德業文章師表一世吾不可不勉
以厚先達於是爲秋官郎爲福州守爲閩大參爲東
廣憲長爲方伯所至懋著聲績有古良吏之風焉及
鼓舞既倦則又嘆曰吾父韶州府君仲父參藩府君
皆以完名全節歸其故里吾不可不知止以厚先世
於是上疏乞骸天曹謂公恬退可嘉且俯從所請以
成其志士大夫聞而高之摘恬退爲題賦詩成什寓
爲公壽尚武選景貞倩予序諸首簡予惟古之君子
以謙退爲禮以勇退爲義較之頑鈍無耻鞭之不前
麾之不去者固自天壤有間矣然謂之謙有遜跡不

寧之意豈位高責重不勝其任而撒然遜避者乎謂
之勇有急遽不遑之貌豈拂時忤物不安其職而悻
然求去者乎皆未可以謂之恬也恬也者安之謂也
從容和適寓忠厚於明決之中泯形迹於笑談之外
公之退其諸異乎人之退也歟夫方伯尊官也自是
陟部臺司台鼎地近而勢易矣乃舍而退焉必其中
有深見遠識非恒情所能測者此其所以爲恬也是
歸也入里門謁家廟次而拜先公之墓次而過文毅
文敏公之故居俯仰幽明兩無愧色又其次也泛桐
江登釣臺把酒獨酌出諸君之詩而歌之又從而和
之益足以助公之逸興矣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

可易此也

贈僉憲曹君致仕序

君子之觀人也不于其小于其大不于其始于其終細行矜矣而大德踰焉未可也發軔銳矣而末路蹶焉未可也故陳仲子之操害於倫理陸放翁之名喪於晚節觀人者可不慎哉同年曹君時範以進士爲行人爲御史擢僉蜀憲歎曰吾家自先尚書以來仕不乏人皆能以此足爲戒吾不可冒升以貽前人羞即上疏乞骸而歸於是景司成伯時暨予弟時鳴乞文爲贈愚聞之時鳴矣曰時範在南臺凡不職吏劾去之甚力嘗言御史按一方所係攸重惟其人勿拘

其次遂著爲令又嘗監大倉理屯政條陳數事皆涉權貴關利害者可不謂難乎又聞之伯時矣曰吾昔筮仕京師妻子病且死醫藥棺衾之費非時範吾卒何措也且嘗捐己貲葬其同年友蘇君教與教之母可不謂義乎昔劉賊南奔邏者濫捕良民爲賊以希重賞獄既成君力爭出之及西蕃之變連坐者千餘人大司馬屬君雜治時有欲多殺以威衆者君曰殺一不辜聖人且不爲而可以多乎哉乃斬二人以徇綜悉從輕典可不仁乎是皆所謂先立其大者也入出處之大閑功成而退順時而止其光明瑩潔如此可不謂正乎則又所謂克保其終者矣抑聞君之歸也擇句曲之勝結廬種竹爲終焉之計乎將訪焉尋三茅二許之遺跡當別有作勒之山中君先礱石以俟我可也

贈陳通政致仕序

儒者之學有體有用仁以濟物用也義以立己體也徒有濟物之仁而無立己之義則是有用無體而非吾儒之道矣是故京郭之下扁華之醫皆能濟物者也然昧於出處語默之宜消息盈虛之理而皆不得其終豈非不學之過哉吾蘇春齋陳先生氣宇溫粹風神閒雅少與名賢碩儒遊從讀書講學志期進取及以醫士直　禁垣教內館自御醫院判召爲院使

三十餘年累拜　璽書奇方賓帶文綺白金之賜寵遇方隆而抗疏乞骸矣　上嘉之進右通政致仕舉朝公卿動色稱歎爲不可及易贊知幾之神詩稱保身之哲孔子在得之戒老子止足之訓舉無愧焉其有得於吾儒之助豈可誣哉夫先生之術行於二吳盛於兩京其濟物之仁本之家學者人孰不知其立己之義得之吾儒者則知者鮮矣故因其歸也特詳焉使欲知先生者雖謂之儒醫可也

賀溪隱孫翁受封序

天道其神乎有不可易之理而又有不可測之機吉凶禍福施之各當固不可易也然其乘除倚伏之必

則非尋常思慮所能測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南京宗人府經歷平湖孫君璽以進士起家一宰壯邑兩佐大府律已以介御吏以嚴蒞事以敏所至赫赫有聲進爲藩臬道才失部守如探囊物孰左契人皆信之曰天道不遂也及聞有經府之命人皆疑之曰天道果無知乎未幾 今上登極推恩臣庶於是君之父溪隱翁年已八十餘矣錫之 制誥命爲大夫然後知天之爲道其始也不可測也其終也不可易也夫君自筮仕以來思所以榮其親者豈能一日忘於懷哉爲藩臬爲郡守官則顯矣其如吾親何區區一念之誠天寔鑒之故特置之散地以俟今

日抑其子所以伸其親也達其才所以成其志也天之於孫氏其相厚豈有量哉徐武庫子正與浙中憲達諸乎乞文爲賀念昔子正之父廿谷翁亦以高年受封乎嘗僭爲之序矣茲安敢辭且二翁皆碩德喬尚羊林壑信三吳之多賢而德星之聚當在斗牛之分歟然則二君各懋德業共圖忠孝以承天之休荅上之賜者自有所不能已也

賀謝文選序

國家推恩之典存曰封歿曰贈封則喜贈則悲人之情不同而君之恩則一也爲臣子者固當感激慶幸之不暇而何必置悲喜其間哉安成謝君宗文以進士授南京吏部文選主事例贈厥父澹軒府君如其官母李氏爲安人客往賀之君愀然有不豫色曰何以賀爲也吾父淹迹鄉校年甫四十而卒吾母嫠居者三十年辛苦萬狀吾方領薦母亦即世矣茲值恩典而皆不待又何以賀爲也予曰不然人子之事其親但視吾力之可及耳其脩短有數固不可以要諸天也人君之待其臣但視吾法之當爲耳其間得失有命亦不可以徇諸人也凡今之仕者孰不欲榮及其親哉而竟不可得者亦多矣君既得之顧不以爲喜而以爲悲毋乃隘乎且[illegible]章春藻昭回雲漢告之家廟則輝映閭里燔之先塋則光賁泉壤

不亦榮乎況君自曾大父母受封以來又三世矣而君始繼之不亦難乎然則鼓舞懽忭脩職業竭忠孝以報 國恩昭世德固君之志亦君之責也而何以不豫爲哉君俯而思起而謝曰吾過矣吾過矣敢不百拜稽首以對揚 天子之休命

送徐南川詩序

司民牧者任之久則其澤深待之重則其志展今也不然席未暖而遽遷贄方覆而忽止且不問其治行而惟問其發身以爲吾禮貌之軒輊則何以究其澤而行其志哉邇者 皇上諭吏部若曰守令親民之官爾毋數易舉人科目之彥爾毋輕視大哉 王言

所謂體羣臣子庶民者兩盡之矣吾邑南川子徐君問翰領甲子鄉薦初令蘄水比及三年值外艱服闋改令上饒其門人孫進士應龍摘唐方雄飛詩爲韻乞諸大夫之作贈之屬予序之其曰腰懸墨綬三年外惜其任之久也其曰身去青雲一步間期其召之速也此雄飛之意也昔者南川子之治蘄也崇學校撤淫祠屏巨奸決疑獄上信而下安之足以究其澤而行其志矣夫人性不甚相遠也上饒之民猶蘄之民也治上饒猶治蘄也所謂駕輕車於熟路固無難者自是而臺省而藩臬亦安往而不得哉此諸大夫之意也雖然人臣之事其君務吾職分之所當爲者而已不以久而厭不以速而喜不以輕而忽不以重而驕盡其在我而無待於外者此南川子之意也

閒仙詩序

神仙之說虛無渺茫不可究詰然其字義從人從山蓋人在山中守貞抱朴不役其神不勞其形超然有獨立物表遐舉世外之意是卽仙矣何必羽化而飛尸解而去然後爲仙也哉予自結髮涉世途罹塵網[illegible]勞疾痛四十餘年忽忽乎不知有生之樂茲得乞骸而歸婆娑容與於吳淞之上乃能識閒之趣享閒之福或擁膝閒坐或搔首閒立或撚鬚閒吟飽則閒行倦則閒臥客至則閒談乘閒舟以泛江步閒逕以調鶴伴閒鷗以釣月一切寵辱得喪可喜可愕可怖之事不役吾神一切簿書期會公私謁不勞吾形樂哉閒乎閒則仙矣仙則閒矣客有過我者戲曰閒仙閒仙予曰最善名我於是騷人韻士各有贈章積成巨册寘之几案用供閒覽

家藏書目序

予性無他好惟有書癖嘗積書共若干卷類而藏之溪南書屋一曰　時制二曰經傳三曰史四曰文集五曰詩集六曰雜集凡六等也夫古之積書也難今之積書也易假借難也抄錄之勞校讎之勞又難也今則不然板行日富價甚廉藏甚便不亦易乎雖然積之非難守之爲難讀之尤難昔蔡邕家藏典籍悉遺親故知其後之微不能守也而望其讀乎曹成王積書五千卷累世肄習彌久益盛不亦賢乎沈諒藏丘積書萬卷子孫緘置高閣未嘗觸手不亦陋乎是故能守之又能讀之上也能守之不能讀之次也既不能讀又不能守或獻諸人或鬻諸市或資糊壁覆瓿之用斯爲下矣爲吾子孫者將取法於上乎次乎下乎吾豈能必之姑從吾所好而已

矯亭存稿卷之三

矯亭存稿卷之四

崑山方鵬著　弟鳳編

序

崑山人物志序

初崑山爲邑甚鉅唐割東南爲華亭宋割五鄉爲嘉定至　國朝又割三鄉爲太倉地滋削矣而人才之出比昔加盛焉可不志乎表先哲於既往所以勸後人於將來也志有十類曰名賢統言之也曰節行曰文學曰政績曰隱逸曰孝友各舉其所重者言也曰列女風教之始也曰藝能取其人不獨取其技也曰游寓取其增重吾邑也曰雜志於前數類不可入而又不可遺者也予既有事於斯懼得罪人人而止莊渠魏子曰何傷乎顧亟成之於是六閱月三易稿而後成藏之巾笥以俟續崑志者採擇焉或曰崑之人物已盡於此乎予曰未也宋淩萬頃元楊譓顧仲瑛皆嘗作志今皆不可得而見矣即郭翼與仲瑛書所論元季名流茲已失其什之五况其遠者乎後之君子誠能遍訪諸家之志而增錄之以庇予之寡陋是所望也

崑山雜詠序

昔龔立道氏嘗集唐宋諸名家詩若干什曰崑山雜詠其友范清憲公序之詳矣王秋堂隱君復集元人及我明人之作而附益焉間出示予讀之累日有可喜者一有可慨者二夫自唐迄元代崇異教崑爾崑丘僧房百十其他可知也　國家崇正闢邪吾崑緇黃者流零落殆盡而文獻之盛獨邁往古誠足多已然宋元之時邑人庶富斥其餘財助成茲邑之勝今則賦重役繁謀生是急弗遑義舉名區傑搆蕩然爲荆榛瓦礫之場過者興歎且龍洲蒞峯諸老祠墓往往爲強禦所餌樵牧所撓不亦重可念哉讀是詩者必能感發向慕訪前朝之遺址復茲邑之舊觀則秋堂博采蒐攷之勞不爲無益也姑序其端以俟

經傳臆言序

學以明道也必用力於精實之地者能之浮則華而失實粗則博而靡精道不可得而明矣今之士沒溺舉業苟趨祿利既占一第授一職則敝神於簿書或縱情於觴奕視昔所肄習者特魚兎之筌蹄耳間有敦尚古學若可嘉已然於道亦漠乎其未有聞也同年友海虞丁君獻之夙稟英邁厥聲四馳登名甲科歷官郎署嘗以其餘力課詩績文追古作者然自以爲涉於浮也乃取上下數千年史讀之凡君心國體人材政事咸有品評已行於世矣又自以爲涉於粗也乃取易書詩春秋禮讀之究聖賢之本旨訂儒先之謬誤多前人所未發者名曰經傳臆言臆之云乎

自道也夫仕而知學老而忘倦固已為難且去枝葉而沃本根離口耳而探肯綮以馴致乎精實之地不亦尤難也哉雖然此特明道之功未及於行也果能體之於身措之於事而皆不外乎道則造益精而履益實矣夫道患不明耳既明諸心知所往而遂力行以求至焉其孰能禦之耶楊子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予敬為君誦之

壽及齋馮公八十序

及齋先生馮公壽届八十姻友太學生張漢文輩以祝辭請鵬謂公邃於易者也世俗之說不足以瀆其聽謹述公立心制行有合易道者以徵其壽可乎初

公領鄉薦高等有司刻其文以傳自是來學者彌衆鵬少且賤亦嘗以文為贄謬加稱許毋諸生入講往厠席末公亦不以為嫌且所著易義數百篇雖諸生未獲盡覩而獨於不肖無吝於是口誦手録遂得肯綮則鵬於公也雖不正師生之分而實有師生之恩焉即鵬一人例之則其長育人才汲引後進惓惓以善及人之心可推矣此其成物之仁也公起家校官擢刺名州進知大府所至尚志節重名教潔清自持一介不苟致政而還方買田購屋以為優老之計然朴陋峣瘠僅能容膝糊口而已此其守身之義也又聞公之僚友妾生子而妻棄之公使人密抱以歸乳哺教養無異己出以延其人之嗣此又篤明友之義而無父子之仁也猗歟休哉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主發育有流行不息之功用義主斂藏有貞固不摇之本體不摇者壽之所以立也不息者壽之所以運也然則公之壽不於仁義而足徵哉且易之變起於八卦引而伸之則自小成以至大成公之壽始於八旬馴而致之則自下壽而登上壽其方來未艾之筭又於易道而足徵矣十二月除夕寔公誕辰先期而祝者重歲首也

賀黎戶部生辰序

人情之至樂者莫如教子而有成焉教而成矣或仕

途日遠使其親有離憂未必樂也仕而歸矣或不能舉其職以傷其親之心亦未必樂也昔韓忠憲公億致政家居目覩諸子陟顯融歷清要何其盛哉然問及疑獄不能占對遂至推案索杖雖切義方之訓而昧養生之理君子惜之封戶部員外郎任丘觀齋黎公起家賢科自邑宰郡倅擢刺大州懋著聲績及其歸也盡出厥相教授君遺書以教其子光啓遂成進士歷官戶曹推恩于公兩受封典其樂何如也茲奉使江南便道歸省錦衣故里綵服高堂其樂何如也且視膳之餘凡出納之數轉輸之法有司之賢否軍民之利病每舉以問即具而荅捷若影響公必喜見

眉驩乎酒盡醉其樂又何如也而忠藎風斯下矣乎雖不獲侍公几杖覩茲盛美然嘗伏讀 制詞有老友剛介醇德篤人之褒則公之壽於是乎在夫剛介者德之健也乾道也若夫者德之順也坤道也健則運而不息故其脉長順則和而不乖故其氣適樂則宣而不滯故其神暢不皆有壽之道乎公今年六十有六四月廿又七日值其誕辰謹以不腆之辭附之元啓以致遥祝此非予一人之私寔吾崑士大夫之意也

壽盧册谷七十序

川盧先生宗尹家世業醫至先生術益精名益起

用薦入太醫院供奉内局屢邀 召命 孝皇親記其名 武廟手賜文綺人以爲榮且由御醫擢院判録其功也後以例去官而非其罪士大夫益禮重之若吳文定公王文恪公東山劉公石門翟公則尤惓惓焉今年壽登七十女之子張生懋隆來乞予文以致遥祝予不能爲之詞也姑舉先生厚德數事爲懋隆誦之使知所以致此壽者蓋有自矣先生篤倫理篤故舊持身以恭儉應事以詳審先祖彥昭授學楊維禎氏工詩善書遺稿散逸求得一二手蹟藏護甚謹及奉毋太安人入土封高築堅躬自執杵率其傭僕既忘其貴又忘其勞可不謂孝乎嘗與纂脩番成而太安人棄養或勸其少留以俟進呈庶得恩典則力以辭或又曰併上其名誰復知之者則又辭不謂守禮乎杜氏子醉而亡金先生得之通衢訪其人歸焉不謂崇義乎教二子愛而知勞聞名師益友即延致之日與游處長子梗領薦京畿卓有文聲不謂善擇術乎夫孝者德之本也禮德之立也義德之執也擇術德之慧也德以致壽壽以徵德既自不誣而列聖之所寵遇名公達卿之所優禮不亦有自哉予交先生久知德爲詳彼徒以術言者淺之乎知先生者也

壽許鶴隨七十序

鶴隨許翁蘊之予之故人也弘治丁巳吾毋太安人感痰疾急召翁治之非遇乃別迎二醫以來方投七劑遂加劇入夜翁始至視脉不言予密叩之翁曰此虛火挾痰降火則自愈矣今以燥劑攻痰而火益熾故加劇也二醫俱前輩且剛愎吾弗敢言耳因避于外舘製藥以進熟聽而愈予甚德之然未有以報也茲值七十誕辰謹以不斐之辭致頌禱之意而[illegible]謝之私焉古稱人而無恒不可爲醫若翁者真[illegible]有恒者哉翁少孤事毋至孝始終以禮而不[illegible]之恒也以醫可資以養親遂專門焉擇術之恒[illegible]術以扶植元氣爲主不喜攻擊不責近效宅心[illegible]

也衣冠朴而整言動簡而質不作浮誇軟美之態
身之恒也儉以制用忍以全恩處家之恒也與人交
淡而能久和而有節無忿戾無鬬爭待物之恒也恒
則久矣久則壽矣是故神融於中色澤於外善飲食
能步履安寢息聰明不衰齒髮如故皆壽之徵恒之
驗也則自中壽上壽至於無疆豈非不易之恒理哉
憶昔丁巳迄今壬辰蓋三十有六年矣彼二儕者漸
減殆盡而翁巋然獨存且今子英孫各以明經起家
顯融可待則天之所以福此而厭彼者厥有恒度焉
不可誣也乎故始終論之使世之無恒者知懼耳

賀菊逸翁序

屢市之間人稠而物聚故其俗喜僞而尚詐習使然
也間有反僞爲誠去薄而存厚獨出於習俗之外者
可不謂賢乎吳城之東顧市里菊逸徐翁居之往年
予赴浙藩於僚友徐淺菴席上識其子禎而未知有
翁也翁適有事於浙予以淺菴故使人問其起居於
是始識翁而未悉其爲人也翁歸語其子曰方公有
情而不可忘之及予改官晉臬不久而歸翁父子惓
惓焉猶一日也及予赴召京師又不久而歸翁父子
惓惓焉亦猶一日也可不謂厚乎且聽其言恂恂如也
觀其貌朴朴如也察其存心惻惻如也可不謂誠乎予
無過人者惟赴人之緩急如拯溺焚他日遇之若途

人然矣或以德爲怨矣或以怨報德矣如翁者豈多
得哉又嘗歷仕途涉世故面譽而背毀口飴而腹劍
惟傾巧緣飾之爲務如翁者豈多得哉今年壽六十
仲冬二十九日爲其生辰禎歸自太學謁文爲壽夫
天下之物誠則實實則固何爲乎松栢之後凋其本
實也何爲乎金石之不朽其質固也執此二者可以
祝翁之壽矣翁之諸子若孫皆能誠以立己孚以待
物使慶蔭衍而流日長則翁不惟壽其身且壽其家
而禎將以壽其國者亦不外是也

壽鄭小山序

志節者人之剛德也如松栢之堅不可渝也松栢之

挺不可撓也是故易象以金屬乾以石屬艮以水堅
多心屬坎其剛可知矣物之剛者必壽是故夏禹之
鐘周宣之鼓孔子手植之檜千歲猶一日也其壽可
知矣彼有慾者必無剛欲然而餒頹然而憊奄奄待
生之人耳惡足以言壽哉今瑞安學訓小山鄭君子
充壽屆六十厥弟太學生子勉率其從子霖求微予
文以致遐祝君自童丱與予兄弟爲友日同硯席其
言直而不阿其行方而寬諸其爲文簡古而不逐時
好視流輩碌碌舉無以當其意者予以爲少年英氣
然也及其壯也困躓場屋綿歷世故宜少貶矣然其
所以自信者猶夫少也及今老也猶然儒官僻居海

邑宜少衰矣然其所以自信者猶夫壯也藐富貴而無謟抗權力而不屈謂之有志節者非歟夫有志節者守之以剛故其神定養之以剛故其氣完譬則金石在山松栢在壑不待智者而知其必壽矣抑君之上世自宋以來文獻足徵而雙松介菴二公學行尤著茲又以志節承之使君子之澤百世不斬則不獨壽其身且壽其家矣猗歟休哉憶昔予年六十解官南還而君適以是年赴浙荏苒六易寒暑矣浩然而歸此其時乎離異鄉之風塵依故里之桑梓亦養壽之一道也

壽陳小竹五十序

吳城之陰多巨竹挺然獨出若不屑與小竹處也小竹一叢實生其傍退然自卑若不敢與巨竹抗也然而震風淩雨則巨竹有摧折僵仆之憂操斧執鋸者睨而就之則又獨受剗截之厄而所謂小竹者方且日滋月茂彌久而益盛矣保歲寒於百年延子孫於千葉豈非理之必至者哉予是以知自卑者之有壽之道也吾蘇陳僖敏公有裔孫曰子周夙秉順德咸稱善人事其兄如事其父弗敢違也處其族人有恩弗敢疎也待鄉之縉紳有禮弗敢忽也學士大夫往來吳中者多主於君日夕加謹焉弗敢慢也里之長老家之傭僕遇之恂恂焉弗敢肆也所謂卑以自牧者非歟由是恭則不侮謙而有終心安而體康慶衍而福萃自卑者不有壽之道歟子周號小竹壽屆五旬誕辰伊邇予不佞請以竹喻而頌禱之意自寓矣

贈王玉井序

吳俗重稱壽之禮自五十六十以至百歲每遇成數必舉之四十則罕矣玉井王君朝貴年四十值其誕辰賀者接跡而吾崑大夫士因以文請吾聞玉井少而治易已窺其堂奧長而業醫遂得其肯綮凡盧扁氏張氏李氏朱氏諸家書讀之遍其勤矣乎且言簡而信行確而和以疾求治者或貴富或賤貧或老或弱君無擇焉視之猶一人也或月一至或歲一至或旦暮一至君無間焉視之猶一日也其恒矣乎予嘗以不謹致疾君三治而三起之其神矣乎夫勤者奮其志也恒者守其身也神者妙其用也奮其志者強毅而不息守其身者貞固而不搖妙其用者變通而能久皆壽之徵也則自五十六十以至百歲其來也孰能禦之然此特論其術耳而又有大焉禮稱四十強仕君子[illegible]德立之時出謀發慮之始正吾之所當自勉而不可自失者也彼碌碌者不惟無聞而且見惡焉則雖久生於世亦何益哉君固儒者故特以是說進之使知吾道之所以為大不可以他道之有成而遂足也

名臣節録序

人才者國家所賴以成其治者也虞周之盛不可尚
已自是而後蕭曹繼相而漢室興房魏同心而唐祚
永韓歐共政而宋運昌載諸史冊彬彬乎可攷也昔
我 皇明政化日隆英賢輩出視諸古昔誠不多讓
不有紀述何以昭當時而名後世耶於是彭尹楊徐
四氏先後有録詞整事覈無容置喙然嘗質之有識
之士於彭則病其擇之過嚴於尹於楊徐則疑其取
之太恕又皆有所諱而或遺之則有不能不慨焉者
乃敢忘其諛陋合四家之録而取衷焉嚴者益之恕
者損之遺者補之衆皆曰賢而無從考其行實者姑

缺之既不敢以一善而蓋其平生又不忍以寸瑕而
掩其大節必盡吾心而後已耳共得六十有八人名
曰名臣節録盖諸公之初終履歷四録備矣茲特舉
其大者要者以傳故曰節也有罪我者曰諸君子皆
有所諱子獨無諱乎應之曰 國初以來人既淪
謝事多湮沒今幸一二僅存若又以諱而遺之則後
世益無所聞矣昔我 文皇嘗諭輔臣曰練子寧若
在朕當用之又論周是脩曰彼食其禄自盡其心耳
大哉 王言誠天地之量日月之光也草莽微臣固
將順之不暇而復何以諱爲哉孔子贊武王之孝而
不沒夷齊之仁可以爲萬世法矣

送陸君節之歸省序

孔子之訓始之以共學而終之以與權蓋必講學明
而後用權審也夫忠孝者君子立身之大節也而有
賓主緩急之權存焉其未仕也以養親爲主而不敢
以許國然事君之義不可忘也其既仕也以從君爲
主而未敢以言私然奉親之禮不可廢也此之謂能
權苟或知有其家而不知有其國如丈人沮溺之流
固不足論若專事其君而遂遺其親如伏劍之痛絶
裾之忍雖功在王室名垂國史終不免乎後世之譏
豈非用權不審講學不明之罪哉錫山陸君節之起
家進士補廣州推官召爲南京戸部主事員外郎郎

中皆以毋夫人垂老于堂留其妻君子代養獨居官
舍者十有四年人不能堪而君安之間遭逆藩之變
大軍四集 翠華至止不敢以言私者久矣迨夫事
定凱旋然後乞歸省毋 制可之東還有日鄉大夫
喻君宜之輩以贈言屬我竊惟君於同年中素稱好
學然求切于身心而不事乎口耳其於君親忠孝之
道講之既明而賓主緩急之機投之必中是故什九
在外什一在內進守乎事君之義而退不失奉親之
禮其審於用權者乎雖然盍亦知所自矣上不能體
其下則下不能不怨其上每誦王事靡盬我獨賢勞
之什未嘗不哀其志而傷其時也我國家惇典庸禮

忠厚懷惻有貤封之典有分禄之典有展墓省親之
典所以禮其臣以及其親者無所不至則君入里門
瞻桑梓數年思慕其親欲見而不可得者一旦得以
遂其私焉是誰之賜歟必將感激慶幸如期而来以
共厥職而報國恩尤善用權者也

贈殷良器使湖藩序

昔齊公子好馬使市駔求之踰年而爰得焉駔受直
而去然置之群馬之中無以自見也他日九方皐過
而遇之驚曰此千里駒也其直千金於是公子大喜
駔大悔予悲夫公子好馬而不識馬也駔以鬻馬為
業而亦不識馬也使不遇九方皐則束芻斗粟而已

耳惡得以盡其才耶吾蘇殷君良器致遠之具抱
履坦之貞少游鄉校屢試文場而主司莫之知也卒
業太學大司成雖器之而不能薦也謁選銓曹大冢
宰雖收之而不能異也僅得武功經衛默默下僚而
已嘗以事謁大司空劉公玄瑞與之坐而語焉甚奇
之會欲遣官湖藩取餘緡以資國用而難其人劉公
曰吾得人矣即日檄君以行過予告別且請贈言予
曰良器今之千里駒也九方皐其劉公乎展足亨衢
致身要路此其一蹴耳無憚乎馳驅無避乎暑雨無
程努力以答知己可也吾何言哉雖然才不欲售也
進不欲驟也芘趾適以取凶而曳輪得以免咎也良
器其慎之寧伏櫪以自全毋泛駕而求逞則不忠其
致到矣

送龔漢陽序

之仕者獲乎上則其志行獲乎下則其心蒸然不
得而無也善於事上者謝削會惟恐失之求集
上官而已或不暇恤民之隱切於愛下者生養休息
惟恐傷之求保吾民而已或不免咈上之意兼之者
其難乎吾昆龔君孝先貢于縣廩貢于太學試于家
宰擢判河間府專董邊餉橐省臣交章論薦謂君
有為有守宜遷善地遂改漢陽其獲乎上如此離任
之日遠商疲卒羅拜馬前追隨數里泣曰吾儕無所

賴矣其獲乎下又如此不亦難哉然君氣剛而辭直
非唯唯以媚其上亦非煦煦以狥其下也勤以涖官
正以御物弗侵于公弗斂于私自能感動之耳不亦
尤難哉茲假道還吳旋將入楚予弟時鳴以鄉先達
之意來乞贈言夫改任非筮仕之初江漢非邊鄙之
陋所謂獲乎上下以行其志而盡其心誠若易易者
然人之情每處其所難而忽其所易能善其始而或
不能保其終可不念哉君必持之以敬守之以恒境
順而操益危宦成而執愈下歷試熟矣猶夫筮仕也
四郊靖矣猶夫邊鄙也慎厥終猶夫始也處厥易猶
夫難也則位望日隆德業日懋其孰能禦之君以精

確之才練達之識必不以予言爲迂也

贈姚與誠序

嘉州古名郡當道必擇人而任之弗輕授也吾里姚君與誠起家監胄累試弗偶以次當授官當道讀其文而異之乃諗諸其同事者曰姚某何如曰端謹誠朴人也又諗其鄉人曰姚某何如曰和易人也於是得判嘉州便道歸省友人朱楙愚輩謁文爲贈君嘗從予受學於弟子之禮始終弗渝焉予徠延君以教諸孫於師道始終弗苟焉然則君復何求哉執此以往而已端以持己己必立矣謹以應事事必集矣誠以感物物必孚矣朴以化俗俗必淳矣和以處衆衆必悅矣易以近民民必親矣以弟子之禮事其上上必信矣以師道率其下下必服矣然則予於君復何言哉雖然同事之人與鄉之人可謂知君矣而未悉也君有古道焉則予之所獨知耳予再辭太常之命人皆沮之君獨勸之曰未爲失計也既而例削新銜終身不録人皆惜之君獨頌之曰詎不爲福也是故其辭直其意真其古之道歟傳稱嘉州地靈而人秀有禮義廉耻之風君更以古道倡之吾知其政易成而其教易行也予昔有壯遊之志嘗欲汎瞿塘登劍門以觀天府之勝今則老矣君公退之暇爲我訪君平之蹟韋大白之亭脩鶴山之祠表伯温之墓使予

卧而遊焉亦政教之一助也

贈邵司訓序

丹陽邵君惟馨宋龍啚學士亢之遺裔秋官主事南棠公之孫也以貢入京歷試優等得分教湖學同門友中舍楊君謁文爲贈予問其人何如中舍曰篤實人耳予曰湖人得師矣篤實者誠之道而誠者教之本也國家學校之設師儒之任凡以爲人才也而人才終不古若者豈無故哉亦誠有未至耳誠不至則教不行宫墻之聳鐘鼓之鳴皆虚器云耳師弟子之相臨經説之相授皆虚文云耳莫得真才以資實用不亦難哉雖然誠之爲道也大而天地幽而鬼神蠢而豚魚微而草木皆足以感之况斯人之徒歟又况浙産之秀歟未有誠而不感感而不化者也昔安定先生嘗教于湖矣條約雖嚴刮劘雖切要在以身先之敦尚行實而已是即所謂誠也惟馨取安定之遺法而酌損之必正己以率之又盡言以告之以吾實心行吾實教使凡所肄習者皆實學所踐履者皆實地所謂經義者皆實理治事者皆實政而人才彬彬乎其出矣予不佞喜師道之有成而世道之有賴也於是乎書

贈嚴威卿赴任序

吾鄉鶴洲嚴翁先禮部同杜友也嘗命其四子從予

授經而伯氏威卿尤稱朴茂然屢困場屋竟以國學生試吏部高等授浙江都閫都事庠友麥貞伯梁祿仲諸君謁文贈之我　國家分天下爲十三省省置三司而莫先於都閫者所以鎭之以武也然必用經術之士爲之幕賓所以濟之以文也自古將帥之任專於武而略於文所謂悅禮義而敦詩書者郤克之外無聞焉故用經術之士日在左右誦說詩書敷陳禮義以作其忠勇之氣消其驕惰之習庶幾得郤克其人以資緩急之用此　祖宗之深意也或者不察乎此乃謂處藩臬之幕各有所事而於都閫獨若無事以爲閑局不知簿書期會錢穀刑名之末視以詩

書禮義爲務者其輕重小大何如也矧威卿沉靜而篤實莊重而純雅口無妄言身無僞行必本詩書禮義以事其上而不肯苟焉以狥人者安知他日不有郤克者出以當東南一面哉是必威卿默贊之功不可誣也雖然詩書者聖賢傳心之典禮義者君子守身之法威卿自此進矣歷郡縣陟臺省隨其所至執此以往以之事君則君德成以之治民則民俗化此經術之效所以爲大而區區幕職果足以限吾威卿哉姑書此以俟

謝杜玉池序

李東垣氏神於醫者也傳稱其富而高蹇病者往往歎於求謁君子少之吾吳城素多名醫然未浩東垣之域而慕東垣之風召之則曰某事相羈故遲遲而行留之則曰某達官相候必望望而去嗟乎病臥于床方醫之未至也如待神明及其既至也如依慈母今若此則何以慰病者之心而冀其生哉此其習俗之弊近於薄矣玉池杜先生子中世以醫名吳下蓋東垣氏之徒也頃予患痰火不寐諸疾吾弟時鳴緘書召之即買舟而東值大風雨宿諸途明日乃至又留信宿而返厥疾用瘳予嘗謂客曰玉池待我厚矣客曰豈惟公哉無問疏戚富貧召之即赴留之即止不爲習俗所累予益賢之夫以周公之才之美不敢

驕吝而握髮吐哺以延天下之士此所以爲聖人也茲挾一藝之微而遽以高蹇自處豈非周公之罪人哉玉池之術固東垣之術然其一念之厚則東垣有愧焉而況於今乎推是心而充之雖謂之周公之徒可也

贈韓子隣序

傳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此道其常耳不可泥也用兵者讀父書而誤國捕蛇者承祖業而亡身近世朱丹溪氏起家書生而卒以醫道顯名于天下惡在其爲三世也哉吾崐韓君子隣少業醫即有聲價于頫知之然而未奇也及聞吳進士左脇生核瘰以積塊

治之君曰此怒氣所傷耳盛上舍之父手鼻不利衆以風疾治之君曰此虤疾耳藥之皆愈雲間陳翁患羸疾歲餘君悉去寒劑而温補之良愈吾浦楊氏子脇下作楚君獨用託裏藥而愈予於是不惟知之且奇之矣姻友周器之之室初患腹疾久而幾殆最後乃召君曰此虛甚也藥之三日而熱減三日而思食五日而汗止數日而平夫子隣少年書生何修而得此也蓋其祖若父皆讀儒書教授鄉里而其師趙永菴者又儒醫也君於陰陽消長之理謹疾養生之道於吾儒書中蓋已得之由是參軒岐之說辯草木之性特易易焉者矣昔卅溪雲遊許文懿公之門務聖

賢之學而所謂醫者乃其緒餘耳夫得吾儒之緒餘猶足以顯名於天下使有真儒者出當醫國之任挾吾儒之術以康濟斯民則其效豈淺淺哉兹因器之之請而盡言之使世之業醫者不可不讀儒書而論醫者不可泥於三世之說也

贈一峯上人序

醫有二法攻與補而已耳世人見醫主於攻則曰霸道主於補則曰王道是大不然用姜桂而當即能生人猶湯武之放伐也可不謂王乎用參苓而不當亦能殺人徐偃宋襄之仁也可謂王乎蓋邪氣盛則攻之攻有時乎害正正氣乏則補之補有時乎助邪其盈虛消息之間差毫釐而謬千里矣可不慎哉吾甥太學生張漢文氏患[illegible]痛寒熱痰嗽諸疾更數醫弗効聞吳城一峯[illegible]之名力疾往焉上人脉之曰君[illegible]矣然脇有積痛非攻弗愈也飲藥三日而痛止已而嗽息已而熱解然後與補劑數十服而安漢文既德之又奇之來乞予文爲謝予聞上人之醫與衣缽同傳八世矣其入室弟子曰松巖曰半雲尤得肯綮雖攻補雜施然先攻後補者其家法也松巖之言曰邪正不兩立邪不去則正氣不生猶盜在室則主人不寧也可謂善取譬矣是故湯昭聖武斯之殖兆民武遏亂畧即大賚四海不謂之王而何雖然攻可

暫也不可久也可一也不可再也病者利其速愈醫者矜其神効取快於目前而貽禍於他日固吾儒之所深戒也半雲喜讀儒書必有見於此矣

矯亭存稿卷之五

記

崑山方鵬著　弟鳳編

重建甫里先生祠堂記

祀以報功也功在吾君則祀之功在吾民則祀之祀者無德色享者無作容何則以其稱也有士於此上不事君下不治民放江湖以爲高寓文酒以爲達而名實未加於上下然報祀之典彌久益勤而不可廢者蓋必有其故矣唐陸先生魯望家于笠澤寓于甫里躬耕自食屢辭聘命其抗塵絕俗之標有欲識其面目而不可得者當是時也鶴舉銜軸豺當漢道國

事且日非矣先生以高風峻節傲睨一世使上焉者知崇道義黙消其輕士之心下焉者知重廉恥潛奪其富貴功名之念祀典所謂法施于民先正所謂頑夫廉懦夫立大有功於名教者先生以之此祠之所以設也甫里白蓮寺相傳爲別業遺址舊嘗廓貌其中自宋迄元至于今日愈徙愈陋予每集諸生拜于祠下志欲改作力苦弗逮正德丁丑勸學使者下令改毀淫祠里人馬處士經與弟綸紳緯綱撤鄉祠之無名者取其材而附益之改築于寺左隙地堂宇既遂門垣亦整買田若干畝以供祀事爰僧某守焉明年戊寅告成晉來請記予喜曰是吾志也竊惟甫里爲名賢過化之地士風民俗素稱純雅數年以來浸失其舊今之地即古之地今之人非古之人矣經等幸其子弟與其鄉人以時告祭觀聽之餘必能轉澆爲淳斂華爲實所謂百世之下聞者興起固先生流澤未泯而馬氏表章之力不可誣也系之以歌曰

甫里先生人中龍扁舟破浪乘長風帝召不起鶩王公默狀名教伊誰功羊裘老子柴桑翁地殊代異臭味同撤邪就正新厥宮杞菊杯案陳西東精靈縹緲烟雲濛散襟露冕下太空爲肩後裔懿且恭永修祀事垂無窮

守寅記

予居先親之喪桐廬方君漸遠來問易予以衰衣辭不得乃相與數月別去先親將入土復來會葬厥父伯維隱君號守寅因以記請予復以哀疚辭不得退而自思漸若是厚我我拒之不義乃爲言曰寅者人始生之會也人之始生淳風沕穆元氣未蝕性天未鑿以理而言是爲太極以氣而言是爲太初以世而言是爲太古至於唐虞之盛四凶作僞而巢由獨葆其和商周之際一夫用智而夷齊獨完其眞世道愈下則民心愈移然能矯僞爲朴化漓爲淳者吾於漢得一人焉晉得一人焉唐與宋各得一人焉子陵之絲淵明之三徑魯望之散康節之窩家謂之羲皇

人可也謂之葛天無懷之民亦可也今時何時又得一人焉曰隱君以山之深坐林之密抱甕灌畦去餌垂釣解絃弄琴人皆曰智吾守其愚人皆曰巧吾守其拙其生則今其心則古故號曰守菴嗟乎聖人因道變以趨時君子當反本以剪化方其初也質勝而野聖人不得不濟之以文及其久也文盛而弊君子不可不挽之以質使國之處士鄉之耆老皆如隱君由古之道以變今之俗使天下默歸於淳龐之治則於世教豈曰小補之哉愚於是有所感且有所望

鳳溪拜墓圖記

吾友錢君浩仲本浙之桐鄉人厥祖順菴翁慨有

大志嘗曰丈夫當有事四方安能鬱鬱老死牖下耶乃薄遊京師樂之占籍通州居焉厥考潼川公嘗仕南服念欲取道過浙弗果賫志而卒君登進士高第拜南京司勳主事喜曰可以酹先志矣捧檄先趨桐鄉訪其族黨里名鳳溪者先世之墓在焉乃告祭其下觀者如堵罔不嘖嘖君因以鳳溪自號縣大夫蔣國信繪圖爲贈屬予記之夫君子之於其鄉也宗族于斯丘壠于斯雖歷世久遠可按而考也惟夫死徙而出其鄉則漫視爲塗人者衆矣不有君爲之後安知錢氏之墓不夷而爲田窪而爲沼乎故人樂有賢子孫也昔歐公蘇子皆一代偉人壯而仕老而休去

原缺第四、五葉

失舊物而已若夫厚積而徐發後之人或有興焉以亢其宗而高其門則天也吾何心哉作守坡記

登石門山記

青田石門之勝予嘗聞之然未有以見也嘉靖甲申二月既望以行縣至其地乃舍舟登陸循澗崖而行中有小溪廣可二丈愈西愈隘澌聞瀑泉淙淙有聲仰而望之如蒼龍白虹下上飛舞於空濛縹渺之間其來若趨其去若追未嘗有一息之間使孔轍涖止則川上之歎當發于茲矣旁有石室幽敞可坐洒洒濺沫沾衣浥面覺有寒意焉遂起而北有亭嶷然砰板四列亭之上有屋比然寔道士故居因于田役逸

而不返屋之左有閣傑然所謂石門洞者適當其下蓋山之絕勝處也歸鳥四集山光向暝知不可留矣乃緩吟而還舟焉夫石門雜萬山之中人莫之奇也自謝康樂賞識之後唐宋諸賢相繼有作厥名遂著若康樂者雖謂之知己可也士不遇知己則泯沒無聞何獨茲山之不若予於是有感焉漫爲之記

遊前倉山記

嘉靖甲申三月之望涖于平陽謁文廟理錢穀慮囚閱武庶事已竣乃謀前倉之行自邑至前倉二十里舍舟升車入古寺老僧導以登山山多巨石或復如屋或仰如舟或比如櫛或起或伏如怒猊臥虎其色

原缺第七葉

角而南蓬隱聽洞殊阻人興癸未之晨烟霧四塞然
而升車鼓吹前引予曰將安用此左右曰以却虎也
從之出山入林景象各殊皆可人意行二十里所謂
南雁蕩者在焉南之云乎對樂清者言耳南崖之間
有堂三楹樽俎羅列庶人在官者奔走供具村氓野
老環而觀之以為僅見已而雲薄霧開日光穿漏客
甚喜乃飲乃食扶掖而登焉紆徐屈曲至仙姑巖廡
然一僧云自西湖近適至止遂留小飲復循故道使
從者以罍榼自隨每遇佳勝輒少止引滿三酌以助
足力如天柱卓筆華表諸峰次第歷覽若夫見其勝
莫識其名聞其名莫知其處如龍湫所居鍾梵所聚

者勢不能遍也蓋嘗評之金城劔閣如其雄也神龍
天馬如其奇也枯禪嫠婦不足喻其幽也雪膚玉骨
不足喻其秀也凡所謂勝茲寔兼之矣且樂清之有
雁蕩夫誰不知其在平陽者則未之前聞也以其地
僻而道遠非惟軒冕不至雖緇黃不居樵牧不入惟
竹樹叢生猴兕交迹而已使在通都大郡則品題鑒
賞歲無虛日豈多讓於樂清者哉古之賢者生丁叔
世跡寄窮壤不有物色之訪弓旌之招則終無以自
見亦茲山之類歟客有未過者感嘆久之相與登舟
夜歸明日大雨

登江心寺記

寺在甌江之中詩人往往擬諸金焦近之矣宋高宗
避狄難嘗駐于此大書清暉浴光四字忘薪膽之憂
而為翰墨之戲識者哂之文山文公自京口亡歸似
楫僧房留題佛壁忠憤激烈讀者悲之歲在甲申三
月己丑予將去温曉發甌江艤舟入寺徘徊歷覽喟
然而嘆愀然而不樂焉從者曰宋之君臣遭時多難
播遷逋逃猶有餘興方今海宇寧謐政務簡少對此
佳勝頗若有不豫色者何哉予曰吾乎子之問也温
之民富矣而未教也其卒徒有勇矣而未知方也所
以化導而鼓舞之者吾將進文武羣僚而問討焉然
言與勢違動與時忤於是乎不可留矣留則不安去

則不忍故未能釋然于懷耳從者曰噫嘻過矣公之
才不足以有為其望不足以取重其職任又未見其
要且專也區區之心雖若不能自已然不度時審勢
量其力而為之鮮有能濟者矣南山之南北山之北
無所不可也而何不豫為哉予曰善命舟順流風帆
如馬若天相我以去者由是呼酒獨酌頹然而醉浩
然而無不樂焉舐筆成記

遊南明山記

甲申孟夏之朏予寓栝蒼閱武於南郊之外有山突
兀近在几格問其名曰南明也即命駕而行涉級而
上懸崖飛瀑在在有聲上有石梁其縮數丈其衡數

天下有石潭廣可十畝悠然有天光雲影之趣更上有寺寺後有龕誌所謂高陽洞疑即此也自龕而出有孤亭焉正倚石壁壁刋荷明山三字寔米元章所書而葛仙翁靈祟二字則糢糊不可認矣小坐而酌既倦而歸歎吾生之無幾念此行之不再姑記其略如右云

遊仙都山記

仙都山天下之奇乎環甌括之間數百里皆山也而姿狀不同焉有石為足而脊皆土有土為墉而頂皆石惟仙都則純乎石矣夫純乎石矣可梯可躡亦何奇之有以其徘徊偃仰不可階而升故曰天下之奇

也間嘗評之石勝土山之靈秀者也土勝石山之富厚者也純乎石矣又不可躋而升則孤絶縹渺眞若有所謂神仙者居之彷彿乎鈞天帝庭而非塵世之所能測也黄帝鼎湖之說已涉於誣至謂鼎湖即其處則無據甚矣豈好事者見其孤絶縹渺莫可究詰而遂附會之耶嘉靖甲申四月戊午與故人同遊而粗紀其槩者崑山方鵬也以鵬不善書代為書之山中者故人也故人為誰太學生縉雲李君璽也

改亭記

初時鳴搆亭于溪之北復徙而南名亭曰改人咸謂其改作而名之也予曰果若人言則淺之其為義矣時鳴必不然時鳴曰不然也鳳不穀不能無過將從事於改也吾以名吾亭然難乎其為改也柰何予曰知之難乎豈曰改之難乎昔顔氏之子有過未嘗不知知過未嘗不改其幾也已下此以子路之勇必待告而後知知而後喜不亦難乎然則顔氏之子獨何修而易易也至明以察其幾故無不知至健以致其决故無不改二者交致其功其幾也已吾子以剛果之資英偉之才勤敏之學不患其不能改也特患其於擬議之間造次之頃或有所不及知耳故省察克治之功不可偏廢也惟省祭然後能知惟克治然後能改吾子其懋之時鳴揖而退自是分仕南北列職

臺省及予有藩臬之役既老而歸時鳴亦向衰矣齒日益高則德日益懋其於忠孝之道出處之節與凡天理民彝之大者要者各循其則而與無愧焉其寡過矣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雖進於聖賢可也子路可也顔氏之子可也姑記其略以俟

遊張公洞記

吾友義興吳司部亢學約予[illegible]張公善權二洞久矣嘉靖丙戌八月三日始踐舊約[illegible]聞賜凡子[illegible]策先生[illegible]請[illegible]時[illegible]入[illegible]亭還過[illegible]生[illegible]居夜

書院六日至義興克學乃治舟偕往夜至李庄克學
別業在焉七日雨寓于別業夜至湖務鎮八日雨不
止時鳴欲登甚急予曰第午食山靈必相我食罷天
霽指與大笑升輿而西五里至天申宮道士引
至山有司已命徒隸舁執炬者俟于洞口遂扶而
入初險而隘復曠而夷坐酌久之始以列炬前導或
俯以下或攀以上或折以左以右每歷數洞必引滿
三酌以助足力敵寒氣引炬觀張公洞福地五字及
石牀丹竈上手印五指甚巨而明仰見一竅日光
穿射從者曰自此出矣然險不可登道士取梯至乃
擇強有力者倚石傴僂以梯足置其肩上予躡其人

之背冉冉登梯數層衆手援而出巳托平地升輿至
會仙巖斷碑橫臥寔元人董番作記頗詳特誤指道
陵爲張果耳遂登舟且行且酌汎卷画溪度蜀橋欲
謁東坡祠值天晚且雨而止九日自義興復謀善權
之遊策進曰大人之足疲矣恐不宜重傷之留俟他
日何如予諾焉即命返棹克學追而送之不及十日
還至毘陵胡大理邦治段戶部子辛吳侍御朝言會
飲胡鴻臚世徵園上觴予曰遊觀之道貴乎冥搜遠
討往而忘返樂而忘疲二君倏去倏來何其興之高
而情之寡也予曰不然烟霞泉石之趣功名利達之
懷雖淸濁雅俗不同其癖一耳慕之切必思吾心玩

之專則役厥志吾適吾意而已不可貪也於是以予
之觴而觴四子明日雨舟無聊姑述其槩如右而於
玆洞之勝不贊一辭者非略之也難之也然則何爲
乎其難之也吳中先輩若石田隱君南濠大儒皆善
遊者也皆登高能賦者也石田有詩南濠有記雖極
力摸擬曾不能得其十之二三顧予何人哉或有繼
予而往者必身履其地當自得之亦將有難言之妙
矣

松崕記

友生王君維之毗產也予嘗造其廬訪焉有山突然
當戶者積穀也有石窿然勒文其上者鄉先達文太

守宗儒也太書松崕草堂揭之楣間者太宰白巖喬
公也以松崕自號者維之也維之之言曰松者物之
勁者也崕者物之高者也其在於人挺然有不可撓
之操謂之勁超然有不可及之趣謂之高其要在於
克巳而巳克巳則無欲無欲則心純乎理而氣配乎
義氣配乎義故其操堅貞而不可撓也心純乎理故
其趣廣遠而不可及也有欲則氣不塞乎天地之間
而志屈於萬物之下欿然而餒頹然而卑矣惡乎勁
又惡乎高耶故曾子自反而縮謂之大勇而申棖所
以不得爲剛也浴沂詠歸者有堯舜氣象而問稼圃
者所以爲陋也故君子莫大於立志莫貴於養氣而

必以克己爲先務敗紀非曰能之願學之而已耳夫
所謂積穀山者予嘗登之矣有松參天雄偉正直實
元氣所積神明所扶何其勁也攝衣躡足上躋絕頂
仰視太空俯瞰人世眞有凌虛御風離塵絕俗之意
何其高也當是時也已有會於吾之心今聞君之言
可謂喻道之切而知爲學之方矣於是乎記

可琴記

或問倪君德承何人也予曰其人和樂其人愷悌其
人閒靜君處父母昆弟妻子之間皆有恩意而不失
其懽心族人或有閒言君友愛彌篤久而化矣故曰
和樂人也未孫顧予及予兄弟夙與爲友皆成進士
去君獨淹迹黌舍典學者見其鬚謂其老也遣之予
移書當道稱君篤行誼重然諾留之以敦士習乃再
引見撫眉曰試老矣遂斥不復識者惜之故曰愷悌
人也自是葛巾野服談笑縉紳間翛然有冥鴻海鶴
之興以佔畢糊口外若無求於世者故又曰閒靜不
羈人也一日遇琴師於道笑曰可人遂從而學焉月
餘得其肯綮又笑曰大可人意顧予因以可琴爲君
號且贈之詩而屬予記古之論琴者曰和樂而作名
之曰曲憂憤而作命之曰操又曰惟心靜而身閒者
能之君和樂之趣得之於心應之於手而其幽憂憤
悶之思又藉是以宣洩而蕩滌焉且以蕭散之逸人

寓情於雅淡之古樂其氣味之投感乎之妙雖謂之
知己可也嗟乎古之幽人獨士不見知於當時而托
物以爲知己者其志可悲已君蓋斯人之儔歟作可
琴記

遊大石記

朱世懋愚爲予道大石之奇也曰先生昔寓浙省凡
睦婺嚴括諸勝靡不歷覽茲去大石無百里莫或見
之豈以其近而忽耶予笑曰諾乃於嘉靖丁亥三月
戊戌泝泖九皋節判與其子金子子策及懋愚偕往
先是予弟時鳴寄宿半塘入夜訪之明日巳亥朝雨
午霽同登虎丘庚子風雨蚤作午後過滸墅入竹青
塘夕曛半林陽山在望予亟欲登焉衆有難色乃止
辛丑舍舟登車風日清美松杉蔭翳僅五里至雲泉
菴守僧天然前引扶登石級偪側如棧憩小亭讀吳
文定李貞伯諸公聯句更折而上愈險益奇眇羣峰
於一拳挹湖光之半面超然有獨立物表遐棄世外
之意命酒數行而下入凝翠樓飲焉夫遊於斯飲於
斯者日相接迹騶從之盛失之華聲妓之樂失之縱
行廚之豐失之侈茲三者予幸無之若夫以弟從兄
以子泰父以甥侍舅則他人之遊者之或無也亦足
以自多矣昔淵明每出宴二子舉其藍輿安石遊別
墅則中外子姪咸在焉陶之眞謝之達百世之下聞

者與起予不敢比迹二公然南村之幽東山之勝與
大石之奇要亦不甚相遠也退而爲之記

遊會權洞記

嘉靖丙戌秋八月予有張公洞之遊而會權之約猶
負也明年丁亥姊克償之乃十月甲子啓行明日乙
丑登虎丘同遊者咸會又二日丁卯至毘陵申太守
延言留飲又三日庚午卯刻自玉帶橋升輿丹楓翠
竹蒼松夾道恍若異境可四三里入所謂會權寺觀
雷神倒書謁周文襄遺像從寺後出或輿或徒歷抵
乾洞水洞所謂龍佛獅象丹竈玉柱鹽堆米堆奇迹
詭狀罔不周覽返而登舟同遊者樂甚以酒酌予曰

公之賜也予曰不然諸君生逢盛時寓茲樂土無兵
火之警俯仰之累得以優游於衣冠樽俎之間者
上之賜也予自結髮涉世途罹塵網憂勞疾痛幾四
十餘年忽忽乎不知有生之樂茲得乞骸而歸徜徉
容與於山水之間亦　上之賜也其欣感慶幸何如
哉同遊者咸避席曰然具舟載酒追隨而至以太守
之意爲北道主人者常州別駕劉君義與丞冠君也
焚香瀹茗奔走事客且求記歲月者王僧冊文立也
記者爲誰矯亭方鵬也

觀海記

觀海大觀也觀海日月之出又勝也聞有巨魚焉不
能覩其全體而得訪其遺跡又奇也吾聞海鹽去海
甚近僚友襄陽守徐君子正家焉姻友王君震發寓
焉地主既賢旅興逸發乃嘉靖丁亥十一月十五日
啓行十七日至止二君迓予舟次備言昨有巨魚乘
潮而來潮涸不去海壖之民望之若舟即之則魚膚
綠無鱗項有長毫勁如馬鬣長可十七丈廣半之高
可三丈口之廣半之陷于泖沮不能反側海民操利
刃競刲其肉久而覺乾鳴如虎哮衆皆辟易刲之三
日乃盡其骨尚在也予亟躍然十八日薄暮襄陽具
樏榼邀予出東門外半里而海在焉震發與門生孫
尚文偕至少焉月出於蒼烟白露之間予乃振衣坐

石呼酒痛酌眼界空闊胸次如洗遥見秦駐白塔二
山隱約波間不能凌虛御風登其絕頂俯瞰萬象爲
平生一快事也相與踏歌而返十九日黎明予與尚
文潛往解木盤礴候於古廟黑雲一抹橫亘震方尚
文疑之予曰無傷也日出當自消矣已而果然煦如
陽春靜若太古躍金浮緅蕩潏一色思得長帆巨艘
駕風破浪直抵扶桑探暘谷以攀羲和之馭不尤快
哉童子引而稍南覩所謂魚骨則皆爲有力者取去
止存鼻柱長可丈餘徘徊久之是遊也信大觀矣勝
矣奇矣然不能無感焉昔魚之在大壑意縱體舒雖
與海俱存可也幸然冥行遂爾失勢以充樵夫漁子

之腹可哀也已古之以豪傑自擬者心雄萬夫傲睨一世孰得而侮之一旦迷宦途罹法網幾不能保其身若太白長流於夜郎种放見斥於晚節是皆有以自取也凡與我同志者亦將有感於斯云

玉井記

王子朝貴其質近道者也朴茂近乎誠謙恭近乎敬雅飭近乎文蓋讀孔孟之書究軒岐之旨所謂儒而醫者歟以玉井自號介時鳴請記於予且告之故曰玉峰崐之別名也橘井醫之恒談也崐吾產也醫吾業也吳城吾寓也不敢忘其所出亦不敢泥其所施故合二義以自况耳予嘆曰子之用心也仁矣哉不

忘其所自出敦本也不泥其所施澤物也敦本者仁之體澤物者仁之用體以立之用以行之而又誠以存之敬以持之文以出之儒者之能事畢矣循是以上於吾道將有得焉豈曰近之云乎儒之云乎豈曰醫之云乎昔吾崐王安道氏博通羣典嘗遊丹溪先生之門得其心法王大章氏清修苦學以藥濟人不責其報二公皆儒也醫特其緒餘耳子豈其後耶何其迹之相類也盍以見吾崐之多賢矣故樂爲之書

遊西山記

嘉靖己丑秋九月予歸自京師一子二甥各具舟載酒請爲西山之遊十九日入夜抵閶闔飲陳氏園明

一洲徐幹卿來會遂偕至吳山飲而樓之上乘者者寡者禮佛者椽榼鏑鼓絡繹于道薄暮歸舟至木瀆而宿又明日辰刻登靈巖山寺燬于火惟敗垣塔破屋數椽一僧守之而已僧引觀吳王西施洞嘗徙廊故址所謂玩花玩月二池晉司空陸玩宅皆知其處矣極西最高有琴臺焉扶掖而上參差布湖光山色近映杯酒未刻而下舟逕胥門幹卿邀過其家張燈看菊盡醉而別夫吳山去城邑頗近故游者接跡靈巖僻遠荒凉則至者鮮矣然古蹟之多風景之勝遠非吳山所及也譬則名公巨卿之家身後雖若寂寞而子孫宅第猶有衣冠詩禮之遺意焉

山之崛起直萊其門如市者其氣象自不同也高人逸士寧之此不之彼必有所見矣是月廿二日舟中記

樗亭存稿卷之五

記

崑山方鵬著　弟鳳編

烏程縣重建便民倉記

役民之道時爲莫然次之舉之以時則民莫敢不勸率之以應則民莫敢不服其爲之易而成之速也宜哉烏程附郭湖州古名縣也績溪戴君嘉猷來知縣事嘗謀於衆曰便民倉歲久日敝失今不爲改作他日費廣而力難如吾民何且斂散之期甫迫不預有以待之則粒米狼戾將混於泥沙蝕於風雨飫虫鼠而誨盜賊如國用何計撤淫祠之材更益以公帑之羨足矣不必取諸民也僉曰善乃請于郡守萬侯因命丞金君章主之章素以清慎自持聞命而懼擇庶人在官之能者二十四人以分其勞擇耆民潘鐸以總其事誓于衆曰凡有興作往往爲主者用意於不肖故績用弗嘉茲敢有毫末自利者鬼神殛之僉曰諾以嘉靖庚寅六月始事九月奏功爲儲粮廒百十有五間餘粮廒十有二間爲廳事二所共二十有一間門垣綽楔則仍其舊而加飾焉君子謂是役也令以時舉之丞以應率之故民趨於始而莫知其勞也樂於終而莫知其費也可以爲役民者之法矣予與金君同吳産故得與聞其事而爲之記

家慶圖記

吾崑橫塘管公致政而歸年已七十矣王君理之手繪家慶圖爲壽屬予記之夫長身廣顙鬚眉蒼然金緋燁然而中坐者公也衣冠秩然儀度偉然執爵而侍左者公之子太學生源也玉光劒氣有文蔚然奉卮杖以侍於右者公之孫相也父子祖孫聚首一堂熙然家慶乎然則何以致之聖人贊坤之初爻曰必有餘慶履之上九曰大有慶也夫所謂慶者不特于其身人于其子于其孫而後謂之餘不特于其家及於國及于天下而後謂之大然善必積而慶斯餘履必旋而慶斯大此則致之之道也公爲諸生時秉志飭躬隱然有公輔之望及其登甲科掌內翰出入禁闥則有端恪文雅之譽遷於西曹陟於南宮則有恭慎廉勤之績歷大叅進方伯則有愷悌之政有清苦之節及其歸也則老成長者之風又足以挽古道而變今俗可謂善積而履旋矣由是公之澤被於身流於子孫而爲子若孫者又能續書香而延世賞他日推公之澤以及於民使天下並受其福猗歟盛哉或謂公碩德重望未登臺省以爲欠事予曰不然世有鍾鳴漏盡冥升不已數年不見其子終身不識其孫者求如公今日之樂復可得乎然則公豈可以自廢矣公初號毅齋更號安齋茲買田築室於橫塘之上

以托迹於野忘情於世也故復以自號云

後齋記

吾友呂君尚素訪予江鄉呼酒對酌予曰君以後名齋豈家在玉山之陰是之取爾耶君曰不然吾欲先質而後文也先行而後言也先忠信而後禮也即孔子繪事後素之意也且吾毋事後於人人自結髮始知學若干年始占一第又若干年始受一官偃蹇遲暮則莫吾若也亦名齋之意也予曰無傷也車後不覆舟後不迷坤以後爲順師以後爲功樂以後振而終松栢以後凋而久君之後安知不爲先乎君笑而頷之盡醉而别

一泉精舍記

重慶府節推縉雲李君朝用予故人也昔參浙藩東巡甌括君時尚家食特就訪之水聲山色近在窓几蓋厥祖蒙齋侍郎公之所遺也去家三里許卜地回石之陽更治别業四面山圍一泉中落乃構堂三楹對之曰一泉精舍此其最勝歟更有堂五楹曰承裕有屋三楹曰菊莊則侍郎公之舊額也曰南峯書樓曰絜志窩曰餘力齋則課諸子肄習其中者也曰日涉之處曰南山之臺曰雲泉風蹬曰草堂清暇則君屏家累遠世紛游斯息斯以適其體養其心而益肆力於學者也東廂曰明農西廂曰爲圃則田父園丁居之以爲養生之資者也中關門曰延熙郡太守謝而書之者也嗟乎昭其先裕其後成其學治其生[illegible]業立而四善備矣間嘗寓書於予請爲之記夫游觀燕息之所在古人不能免焉然有形同而情異者可不慎哉是故金谷之豪竹林之放平泉之溺習池之後甚焉若有木妖血山之喻君所兆取也若夫王氏之銘三槐賞翁之述書院温公之居獨樂魯望之耕甫里則於君之四者各得其一焉君其斯人之徒歟於是乎記

僧房看竹記

物之高潔者莫如竹人之清苦者莫如僧竹且在寺僧而能詩尤其傑出者也故訪僧看竹必幽人逸士足以稱之不然雖終日命駕連月假榻其如竹何哉適足爲僧之累耳聖像寺草堂上人詩僧也工大小楷書不御酒肉不事生產惟句讀童子以糊其口而已庭有竹數百竿孤挺秀拔吳中罕比嘉靖乙酉予嘗過之值天甚寒且已薄暮斯須而返茲歲辛卯三月二日訪周曲塘氏明日曲塘治具邀予再往草堂出迎徑造竹下有鐫八句于巨竹者格清韻古蓋草堂手筆也詠歎久之遂相與登樓備論古今詩體諸弟子奔走事客予爲盡量草堂之言曰老衲無他長但遇幽人逸士心切敬仰若公尤惓惓者今得陪杖

獲接笑談甚幸予聞而感焉蓋嘗歷覽名刹遍參緇流能詩如草堂者不易見也或有之詩律精嚴如草堂者尤不易見也竹之高潔草堂之清苦昕夕相對兩無愧色頗予擾擾世紛碌碌家累未足以齒幽人逸士之列茲欲扁舟往來結歲寒之盟定方外之交焚香瀹茗以偷浮生半日之閒又自愧其弗稱也姑記歲月於壁

三友齋記

予詁告家居蝸旋蝸縮于吳淞之上大人先生不屑與予爲友彼碌碌者又不足與爲友然難免乎離索之譏也乃取三物而友之二鶴在庭昂藏而立蹁躚而舞有軒然高舉之志吾友之友其潔也一鹿在囿奔突蹻疾終莫馴擾有傲然不羈之狀吾亦友之友其逸也群魚在沼或戲以浮或逝而沉有悠然自得之樂吾又友之友其適也方夫雪晴雨過食飽睡足獨步於長松茂竹之間於斯三者卒然遇其一與之徜徉足以暢幽懷而忘世慮何其快也客有過我者俯剌以見予曰客誠愛我然能免吾僕僕下拜乎能免吾束帶乎能免吾報禮乎不若此三物無以勞我適以娛我於是辭以疾客怒而去從者曰先生於三物之外更無友乎曰有有黃卷者善進吾德者也有白墮者善養吾生者也此又所謂益友也合而爲五友可也從者聞之喜托畫史繪啚爲壽漫記其上

箬溪記

古之人以字易名今之人以號易字有以地言者周元公濂溪是也有自況者柳柳州愚溪是也吳興章君應甫世家於箬溪之上因以爲號焉以地言亦以自況也章君之言曰凡物用於人必傷於己大用則大傷小用則小傷無所用之則無傷熊以美而剸掌麝以香而剔臍雉以彩而斷尾樗櫟以不才而壽皆自取之也夫有竹箬有蒲箬竹之爲用甚廣蒲次之箬益次之見諸紀傳敷重箬席而已耳青箬裹鹽而已耳細乎微哉竹則爲筐筥爲笙籥爲篪篴爲簡爲籩爲節所謂貴重而華美者也蒲不及萬分一而況於箬乎然而剖之截之矯之揉之縶之炙之其傷也寔多而箬弗與焉夫某天地間之長物也無所用幸無所傷其人之箬乎改亭子曰章君年近五十即屏家政脫塵鞅徜徉於三吳之墟外槁而中澤累釋而機忘精固而神守庶幾乎有道者順山吳子曰章君惠然而來倏然而去非其人弗主非其義弗取其介矣乎予初聞章君之言而善之繼聞二子之言而益敬之豈得周子主靜之學者歟若夫柳子躁而隘忮而求以自傷其生者寔章君之所弗取也漫爲之記

看梅記

嘉靖壬辰正月癸酉與諸縉紳吊顧尚書還墓朱進士懋明致書於予訂玄墓看梅之約酉巖顧子曰吾家梅盛開公柰何舍近之遠耶予笑而諾之甲戌還造酉巖園上痛飲梅下得詩二首乙亥早發梁栰乾伯偕策兒侍行晚泊胥門甫里馬松石徐秋亭俱會丙子午刻抵玄墓懋明別業在焉張席以俟飲罷歷覽諸勝窮日之力而止是日也或與而行或席而坐或遠而望或近而倚恍若汎雪海遊月宮清香襲衣素彩眩目真所謂別有天地非人世矣諸君角巾野服劇談浩笑□若神仙中人非凡骨矣快哉樂乎憶昔正德癸酉予與顧未齋宗伯鄭小山司訓來宿茲山諸僧富而好禮事客甚恭今則寺圮僧貧其業半爲俗人所有徐問其故蓋爲田役之累也可嘅也夫得詩五首

看梅記下

丁丑狂飈陡作徘徊林藪之間玉雪委地咸共惜之童子於民家得一甆豕人耳象鼻目生臭下鋸牙無尾咸共異之午後風息抵光福寺登虎山橋烟外群峯湖邊落照一覽在目遂爲茲遊之絕勝入夜舟次下資所過皆有梅然不如玄墓之盛矣戊寅泛舟石湖□秋桐弔盧武選兄弟薄暮至半塘寺浴焉己卯□□往山家買花予不能從還酌于半塘夜大雷雨庚辰是爲二月朔早入虎丘僧房看竹飲悟石軒至和靖書院一老人過予歎曰方公老矣予驚問故老人曰某嘗識公於少年時所以待公者不淺豈忘之耶□訪諸寺僧知其爲卜者也爲之憮然退飲□□□石秋亭別去辛巳東歸乾伯別去是役也日輪一人擇勝置酒爲樂具不必豐豐則罰得雜詩數首

椒園記

處士顧翁文耀世居吳城有地名椒園者則別業在焉翁往來其間因以椒園自號請予記之詩曰有椒其馨楚辭以椒與桂並言之蓋皆比德君子也夫椒之爲物其味辛其色赤其氣香以烈得君子剛明之體和於食則養生製於藥則療疾適君子康濟之用比德於君子也宜哉吳城去椒園數里地衍而人稠其間有賢大夫焉有勵行績文之士焉有鄉黨自好者焉皆君子之類也翁生斯長斯且老於斯於所謂賢大夫者則敬之勵行績文之士則親之鄉黨自好者則友之日與處而化焉不自知其爲君子矣由是翁之里人童者冠者踈者戚者卑者尊者日與翁處而化焉亦不自知其爲君子矣語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即此意也若翁皆善托物以自喻者歟予待罪于蓬藋之野久矣將

買扁舟訪翁於椒園之里嗽芳馨於樽俎挹清芬於几杖相與考德而問俗焉恥獨爲君子者必不拒也

東溟記

嘉靖己丑八月予與朱進士懋明共載而南舟過徐之房村里云欲艤舟登岸訪其故人疾風順流勢不可挽而止予問故人爲誰懋明曰周君宗海號東溟其人好禮而尚義喜賓客樂施予有長者之風予心識之又三年壬辰六月懋明過予爲東溟請記予惟河之入中國也歷三晉越二周放於徐沛東於呂梁其流洶洶焉何其怒也猶夫少年之人畜以褊心挾以英氣激之而益憤感之而即奮君必讓之由是而至於淮則與汝泗諸水合而東馳其流滔滔焉何其適也猶夫少而壯壯而衰更事多而閱世久其意漸廣其氣漸平矣君必取之又由是而至於海則渾涵天地磅礴陰陽納萬壑而不盈洩尾閭而不涸何其大也猶夫老成之人以休休之心擴汪汪之度混光塵而無迹併物我而兩忘君必慕之然則有取於東溟者其在斯歟予將屏家累脫塵鞅放舟鼓枻直抵於渤澥之濱拂扶桑於日表訪蓬萊於天外以極平生遊觀之樂君能從我乎懋明試問之可也

里賢祠記 代吳閑學作

崑邑之西鄙有里曰新瀆吳淞南注婁江北繞靈秀萃止篤生哲人前無可考矣 國初以來衣冠仕不乏雖位不甚顯名不甚著然皆忠信敏達或講學以造士或脩身以正家或處善而循理或務本而力穡足以拒法鄉閭流澤苗裔者也可不謂賢乎太常卿方君鵬與弟侍御君鳳生斯長斯仰止先哲乃於里之集慶菴西室陳几案奉神主合而祀之倣古鄉先生沒必祭於社之義列于上者五人長安縣主簿邢君文質文思院大使陳君忠永豐縣典史何君海 詔賜冠帶方先生盛范翁俊也列于左右者四人吉水縣典史邢君澣 詔賜冠帶方翁寧贈禮部主事方公麟樂安縣主簿陳君昊也何氏之嗣泯矣四氏子孫歲於春秋二仲輪舉祀事率里中子弟駿奔其中必有感慕而興起者況爲其後者乎不有崇道德建勳業爲里人之所尊敬俎豆其間以接諸賢之武者乎不有樂義好禮之士拓其廟宇備其儀物侈前規而聳後瞻以慰諸賢在天之靈者乎予老不及見固太常伯仲之所深願也

逸我園記

逸我園者先君闢之予壯而葺之老而名之者也中有堂三楹扁曰溪南書屋左爲先祠曰若存右爲精舍曰待盡堂之下有池池上有山有亭有二檜翁如也山之右有軒曰遠辱翼如也堂背有臺有怪石有

竹數百竿挺如也其間有古木有佳菓有繁花雜卉蔚如也臨流對橋有門六書曰逸我園所謂老而名之者也予每旦度橋涉園肅揖先祠退就精舍或讀書或賦詩或焚香獨坐客至或瀹茗或呼酒匪其人則辭倦則或臨池或臥石或命童子掃葉或督畦丁藝蔬日旣暮則返于室如是者以爲常蓋老於是逸於是以畢吾生而已後將拓之乎抑斷之乎將貞其蕪穢乎抑毀其薪木乎將枉高軒乎抑資樵牧乎吾惡得而知之又惡得而主之姑記于壁

二邸報記

嘉靖壬辰六月吳城惡少見里中富室子不知務學而日望輸粟者乃戲撰邸報投之傳于宮保吳公錄以見示予曰輸粟事屬戶曹而疏出禮部可疑也然合郡之士奔走若狂爭挾重貲謁權要以先投牒爲幸謂其額之狹也鄰封接壤轉相告報鬻產稱貸者旁午不絶已而寂然乃知其僞也是歲八月江右自稱朱生詣予出同年周大理書併臺臣薦疏全稿予覩其人甚朴又其疏謹嚴委悉得告君之體又大理書簡質且漏萆明潔可信遂飲食之又贈之而去已而寂然乃知其僞也聞昔孀婦之家媒氏入焉歎曰必吾志之弗堅而來之也即破面流血媒氏大驚予杜門待盡無意於世久矣彼胡爲乎來哉豈予猶有覬覦之念而彼得以窺之耶則不逮孀婦遠矣然天下糊口之計亦多矣朱生獨以狡賊之謀竊錙銖之利不亦勞乎然朱生之欺止予一人惡少之害沿于四郡不尤可惡乎然富室之子不知務學而惟輸粟之爲急宜小夫有以乘之也若夫世道之滋僞士風之益偷則又有任其責者矣傳曰此雖一事作戒數端予於是亦云

更號順受翁記

予之少也不利於場屋則曰吾業弗精耳退而學焉及其壯也又不利於仕宦則曰吾職弗脩爾退而隱焉再召而起又不利於當道則又曰吾禮弗恭耳退而避焉是雖來之自人而所以來之自我非所謂莫之致而至者不可委之於命也及其老也羸疾在躬弱息短命呻吟悲痛曾不知有生之樂則又曰吾德弗臧耳不然天道豈爽哉然反而求之凡吾一念之萌一事之應惴惴焉不敢敗倫咈理以獲罪於天而天之降罰乃爾豈誠所謂莫之致而至者命歟然則吾如命何哉但當順受而已而不可有毫髮怨尤之心也故更號順受翁云

靖節先生遺像記

予於古人顧爲執役者衆矣而靖節先生尤惓惓焉然隘而不弘滯而不化是故慕之雖切學之則難夫

身世黃虞風神夷皓貧而不改其樂困而不失其亨者先生之道也予慕之學而未能寧儀東坡巳犂鋤自執不辱身於二姓不折腰於五斗先生之志也予慕之學而未能其詩蕭散而冲澹如所謂逸鶴任風閒鷗忘海使人讀之悠然有超世遺物之想先生之趣也予慕之學而未能然有不能自已者乃繪先生遺像懸之𠩤壁日夕敬對焉真若覽其德輝聆其緒論以消予鄙吝之心作予衰颯之氣庶幾彷彿其萬一耳古之上友者誦其詩讀其書尚能興起而況親炙其像乎此區區慕而學焉之意也昔朱子嘗貌武侯於臥龍菴君子以爲有異世之感近世葉文莊公

於前堂後寢皆列文正范公之像過必拱手注目良久乃去其志固有在矣予雖不類盖亦竊取於斯云

松雲閣記

何樂乎爲僧樂其去塵離俗閒適而孤潔也無所役之謂閒無所拘之謂適不苟同於物之謂孤不凂於物之謂潔此惟世外之士足以當之然吾見亦罕矣或營營於貨財或狠狠於鬬訟間能誦詩讀書又酣縱不檢於斯四者蔑如焉聖像芸上人扁舟訪予乞松雲閣記予漫以小詩按之即日和荅二律辭清意古無蔬筍之氣且不葷不飲不交塵俗盖於斯四者其幾矣乎夫悠揚太空卷舒自便物之閒適者莫如雲也萬卉凋謝挺然於嚴霜大雪之中物之孤潔者莫如松也上人談禪論詩之暇登茲傑搆仰而觀雲俯而瞰松適有契於吾心而樂焉此閣之所由名也昔杜子美贈贊公詩云松門耿疏影是身若浮雲梅聖俞題惠覺方丈云松門隱者吾不識此身不重雲生壁乃知松雲二物古之人每並言之與上人如出一軌他日特過大書二公之詩揭之楣間以爲茲閣增重若予不斐之辭特贅焉爾

孝友堂記

予故友節判梁君名其堂曰孝友厥子金請予記之梁自河南徙家崑山衣冠仕宦數代不乏金五世祖

諱孟鏞筮仕舘陶以第六子鎬爲人贅婿毋憐其幼嚙其背流血而别高祖諱棟思其弟不置徒步數千里至舘陶覔鎬巳失所在恒以爲憂他日以公事至松江寓東禪寺見一僧雨後決渠不類南音者因物色之良是亟歸白其毋往焉驗背所嚙痕具存抱持大哭攜之而歸詳見予所撰崑山人物志曾祖奉直府君諱旵初婚數日遭父喪即苫塊三年不入私寢不御酒肉後應試南都尚書蕭公驥聞其名特往渓之提學於御史晁贈之詩有老著崑山第一人之句詳見葉文莊公所撰墓誌祖朝列府君諱紞年十五恭父柩歸自晉陽哀毀踰禮以毋老在堂年未六十

即棄官而還處兄弟群從雖踈遠悉有恩義歎䝉之行著稱士林詳見吏侍顧公所撰墓表夫以君陳閔損之賢書稱之孔子賛之不越孝友而已其道邇其事易而實百行之始萬善之原也合數邑而得一人或一人而兼二行猶以爲難必將表里門盂汗簡而况父子祖孫三世一德豈不尤難矣哉故節判名堂之意所以光昭其先也金必請記之所以詔示其後也今梁氏子孫之盛鄉族罕比登斯堂也有弗肯摧者乎有闚墻者乎必惕然而懼憣然而改矣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嗚呼可不念哉可不脩哉節判諱鳴鵠朝列公之仲子金邑庠生

范孺人稱壽記

嘉靖甲午八月十有一日予弟改亭之配封孺人范六十生辰也厥子築厥孫元儒皆以試事赴京師乃先期卜日爲壽樽爼在堂歌工在庭改亭舉酒祝曰願孺人自下壽中壽至於上壽爲賦樛木築率元儒又祝曰願大人自百歲千歲至於無疆爲賦閟宫及其期也則從子從孫諸姪甥婿之祝亦如之鄉之父老家之傭僕之祝亦如之爲賦隰桑又明日則内外女婦長者幼者踈者戚者近者遠者或以玄黄或以榛榧而至者矣隣媪里嫗或以壺漿束脯而至者矣城中大夫士播之聲詩載之卷帙而至者矣猗歟盛哉已而范子玉曆過予南園予曰子之姑之爲壽也不亦盛乎玉曆曰然吾姑之夫壯而仕老而逸不一内顧者姑相之也吾姑之子若孫皆得肆力于學而無所累其心者姑庇之也其能已於情乎凡我族黨下逮厮役無間男女無論貴賤皆受其煦嫗之恩而承其警戒之訓其能已於情乎且吾姑敏慧之資倫勤之行正大之識聞於士大夫之耳熟矣其能已於言乎故其來也不可禦其饋也不可辭其頌而禱也不可强其盛也不亦宜乎予曰昔我先太安人壽登七旬賀者畢集今少宰未齋顧公寔爲之記備言當時冠蓋舟車筐篚之盛以爲僅見去今二十餘年姑

婦相望並其賢聲而齊其福履豈非人生之至難者哉改亭以文名家何不記之曰不敢自侈也予乃次第其說筆之于簡以續少宰之後且以爲他日家乘之光云

容川記

吳庠生許夢文予甥之子也里中范氏毛氏共招延之以教諸子其讀書之室俯瞰大川味孟氏觀瀾之旨感莊叟望洋之嘆因以容川自號請予記之夫川者水之宅也潮汐通焉潇瀠注焉鱗介集焉沙石泥滓積焉飲者汲者浣者舟而泛者嫐而游者綱而漁者寔能容之此川之所以爲大也惟人也不然見人

之善則忮心[illegible]焉思擠之矣見人之不善則忿心生
焉疾之甚矣凡人微過小忤則褊心生焉責之備矣
寔不能容此凡人之所以自小也豪文矜嚴自持言動
不苟決志於向往屏迹於荒遊見人之善保其弗失
也惟於人之不善及所謂微過小忤者或不能不介
於其中何示不廣耶書曰有容德乃大必也養休休
之心弘恢恢之度湛汪汪之陂涵渾渾之體乾以寬
居而成德咸以虛受而通志斯可以言大矣或曰容
者人之量也量可進乎予曰可量隨識長識進則量
進矣然則識可進乎予曰是誠在學學進則識進矣
學以資識識以廣量量以容物大矣哉

介石記

知崑山縣事金臺尹侯省耕至石浦訪宋參政衛文
節公西園遺址見巨石僵卧草間僅露其脊命左右
載以歸立之縣治大門之外崑士大夫聚觀焉望之
則露然而尊不可犯也即之則凝然而重不可轉也
乃相謂曰是足以况吾侯名之曰介石屬予為記夫
介者辯別之端於善惡邪正之間見之的而守之固
耳侯立身大公即無容喙者姑以其政言之邑有山神
會男女晝夜奔走如狂侯悉禁之以革淫侈擇節烈
孝婦顯顯著名者祠而祀之以示激勸巨奸趙王二
姓宿為民蠹害持官中短長莫敢誰何侯獨寘于理

卒死獄中權勢城邑天黜邪崇正旌善而鋤惡無遺
於中無撓於外非介而何侯方日夕敬對若嚴師益
友曾未旬月而有內臺之召矣繼侯而來者其人介
也則摩挲愛護厥操彌堅脫或媚鬼神輕禮教畏強
禦甚者通包苴徇請謁與茲石不相似則額泚背汗
將不敢仰視矣然則茲石之立不有功於吾崑也哉
傳稱文節公憂國忘家終始一節孤立自守不為勢
怵正侂胄之罪表朱子之學可謂介如石矣侯於是
取法焉則他日文章事業必不在衛公之後雖與茲
石同垂於不朽可也

夢竈神記

客過予曰里中浦翁素積善其隣賈氏淫酗不檢世
濟其惡各生子一人今十有二年矣翁之子夜夢與
賈氏子遊戲溪上遇黑而髯者自言吾竈神也來與
爾莒乃與賈氏子少而美翁之子多而惡食已而寤
告于翁翁大驚曰不祥又明日痘見賈氏子無恙翁
子死焉予曰福善禍淫神之職也浦為善而受罰賈
為惡而蒙賞失其職矣何以神為客曰此上帝之命
神特奉而行之非其罪也予曰上帝尊居高拱豈能
盡知人間事耶世傳竈神歲以人間善惡奏報上帝
帝從而禍福之耳夫不知浦善賈惡而誤報之是不
明也知而誣之是不公也不公不明惡得無罪客曰

然則上帝何不誅之耶予曰上帝好生且方以耳目寄之惡得而盡誅也客艴然曰吾所以黽黽爲善惴惴焉不敢爲惡者冀神之聽之也今若此使吾爲善之心怠矣予曰君子爲善盡其在我而已豈爲徼福而避禍耶客頷之而去予姑記之以警世之媚竈者

遠辱軒記

古人云多壽則多辱初不能解其義及予既老而後知其言之有味也夫老者分雖尊而神益衰名雖存而勢已去昔之親我者今且叛焉敬我者今且慢焉或侵侮或訕笑或意氣之加或顏色之改皆所謂辱也予幸未嘗值之然勢之所必至者亦惟遠之而已

乃於南溪之南草樹茂密人跡罕至之地別搆蓬軒數椽居之掩關孤坐益與世隔足不出乎里門口不涉於時事叛我者不覩其面慢我者不造其庭則辱奚自而至哉此軒之所由名也嗟乎壽人之所欲也而處壽爲難伯王老而不倦孔子賢之原壤老而不死孔子責之衛武不忘乎儆戒左史倚相稱之馮道不免爲鄉愿歐陽子非之然則晩節末路尤君子之所當慎焉不待遠辱而已也

待盡軒記

方子既病待盡於逸我之園客過問之曰子怖死乎曰不怖也然則愛生乎曰不愛也客曰豈人情哉方子曰凡人之生有所樂亦有所苦及其死也無所樂亦無所苦既畧相當矣若但有生之苦無生之樂則何愛於生何怖於死哉客曰子之生也何爲乎不樂曰宿疾苦於呻吟不寐苦於反側筋力苦於應酬喪亡苦於哭泣何樂之有哉然則子之死也何爲乎無苦曰久勞而始逸也久動而始息也離濁世而遊上清辭旅舍而歸本宅也何苦之有哉雖然學無成焉名無稱焉生無益焉死無惜焉是則予之所大怖也客頷而退方子乃覆衾伏枕閉目屏息以待其盡

重建集慶庵記

吾里集慶庵宋淳熙間賜額初本緇流主之以事佛

也繼而老氏之徒居之以崇道也弘治癸亥福濟觀住持朱君惟廣退居於此既葺其舊又建新堂五楹爲焚脩之所嘉靖辛卯又建精舍四楹中設三茅神像左右爲里賢禮部二祠而燕寢庖湢垣廡之制悉備矣初朱君遊武當朝謁　楚府嘗奉令旨鑄真武銅像以歸至是又建傑閣奉之又買田若干畝以給其徒所費或募或假或出己貲實勞厥心而取於予者有三事焉祠里賢以昭往哲之盛祠我先考以慰鄉坭之思遊學之士胥來假榻以資靜脩之功此二者皆予之所取也故因朱君之請爲書于石

嶠亭存稿卷之六

矯亭存稿卷之七

崑山方鵬著　弟鳳編

書

與操江劉中丞

鵬吳之鄙人也當道不知鵬之不肖誤使承乏繁司
按察而南卒聞江右之變滿意臺下奮平生之忠義
副　朝廷之委托賊不足平也昨至留都道路傳言
臺下之師翱翔江上未即啓行鵬竊惑之安慶孤城
危如累卵急如倒懸日夜想望援兵左右所知也援
兵不至則安慶必不可守安慶不守則留都或不能
支鵬私憂過計寔爲寒心春秋之法救者未嘗不善
緩者未嘗不譏臺下今日之師宜救而不宜緩者也
伏望兼程而進鼓勇而前以堅安慶固守之心以奪
寇賊長驅之氣則宗社幸甚留都幸甚鵬不揣淮分
妄以狂菲之辭冒瀆台嚴者蓋江上之事實臺下之
責不敢不告也伏惟矜其情之迫切而采納焉幸甚

與孫蕭門

竊惟執事節行持身文章飾吏屢出常流局勝歆仰
昨有客過我曰孫君倡率同列請回　大駕厥職盡
矣愚曰未也古之諫臣一事闕失章數十上或闔門
待罪或力求外補吾以古人望之不欲以一疏而遽
止也客又曰孫君俯伏　闕庭移時越次厥勞甚矣
愚曰未也古之諫臣引裾折檻碎首流血不以爲難
吾以古人望之未敢以一勞而即慰也方今赤日行
空揮汗如雨舟車跋涉誠爲未便暫息行在以安
聖躬固臣子之情也然所行六事但不可緩者請借前
箸爲執事籌之江北大陸集夫數萬飢渴暑雨死亡
相枕宛肉未寒相與爛而食之吁亦慘矣或有無賴
乘時而起誘脅胥讒作慝之民勢必響應此可慮者
一也民舟商船拘係月久不問處分近又召集蘇松
小民謂之皇夫坐食京師無所事事刈麥蒔苗農事
方亟忽奪其時何以卒歲飢荒所迫俱起爲盜崇明
西沙賊舟充斥此可慮者二也京邊二軍夏衣未授
蟣虱瘡瘍疫癘傳染且三五成羣攫人之貨活人之
妻漸不可長都民敢怒莫敢誰何此可慮者三也元
凶大憝泊于江滸與海相通防衛既久人情必懈或
指以爲奇貨可居刼奪停囚假借名號倉卒之際何
以禦之此可慮者四也天下藩臬郡縣正官久離官
守述職京師迄今未返萬事不理百職俱曠此可慮
者五也爰自去秋至於今夏北來章疏堆案盈箱未
蒙　聖斷上下之情隔絶不通此可慮者六也凡此
數者耳聞目擊寔爲寒心故　萬乘雖未啓行而六
事當先區處庶幾省東南既竭之財休西北已疲之
力消目前將萌之變修天下久廢之職康侯所謂救

得一半此其時乎雖然指切時政者諫臣之責也輔導君德者大臣之事也執事何不會請南京文武臣僚同詣闕門乎號慟厲繼之以泣　皇上素禮重大臣　天威必霽　聖意必回所陳六事必次第罷行之矣僕位卑言高無所逃罪獨念執事忠憤于心義形于色愛莫助之敢贊一得耳照察幸甚

奉李司空

恭聞執事甫成治水之功復啓均田之議忠靖文襄二公之績一舉而兼收之敬矣敬矣邇者廷臣議廢太倉州治不審執事之意以諸已乎鵬見立州以來未嘗有纖毫之利而反貽數十之害令亟去之猶恐

重困之民未能即甦若更延以歲月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謹爲執事陳之添設州官十年九牧害一也添設吏胥門隷等人坐食吾民害二也歲增差役九百三十八名害三也舊時各縣官田每畝派銀一二分民田三四分今加至八九分一二錢矣害四也舊時各縣戶田千畝以上方撥解戶今百畝以上輳納解戶矣害五也州之創立實爲軍強民弱四字所誤今軍不加弱民不加強軍民雜居密如蜂蟻淫穢日熾獄訟日繁害六也舊家大族日漸凋落閭閻小民日漸逃亡瀕海狂奴多起爲盜害七也崑山腴田富戶皆在東鄉今皆割去而一縣之供役如故害八也在州之民坐受其困常熟崑山之民分受其殃害九也夫天下之事利與害而已上利吾國下利吾民爲之可也雖害於民實利於國姑爲之猶可也今則公私俱困有害無利則其可去而不可留也較然矣且州縣之立本以爲民也立之而吾民悅則立之苟立之而吾民不悅則去之在執事反掌之間耳鵬每見吳中士民追論當時建置之由則痛恨前人或言州有可廢之道則喜動顏色民心如此鵬固知是州之必不能久也鵬生長崑山縣治西鄉州之去留漫無干涉獨念執事操有爲之權乘可爲之機二利既興九害復去則元功碩德勒之景鍾著之祀典雖百世不

磨可也冒干台嚴無任恐悚

復魏子才

來諭篁墩程氏道一編大抵尊崇陸氏以眉于朱子其實道未嘗一而朱與陸不可強而同也當時朱子門人自四方而來者或先沒溺於象山徑易超絕之說慕曾點之志求顏子之樂涵養之意多而考索之功少故朱子諄諄以讀書窮理爲言所以矯其偏而救其病耳門人下稍矯枉過正遂支離於言語文字之間而無近裏着己之實此則門人末流之弊而豈朱子之罪哉竊意今之爲學惟居敬窮理四字對待而言似爲兩事而敬之一字實貫徹乎其間未有不

敬而能窮理者也專主居敬不須窮理則其誤後學也豈淺淺哉不識　高明以爲何如

又

承以五臟喻理一分殊之旨最爲精切容更體認以需面請純甫議論平正足破或人之蔽其曰理附於氣得性之名即張子合虛與氣有性之名之意也似未可以爲誤而闢之其曰木氣得是理而謂之仁數語則似未瑩耳如曰木之理則謂之仁可也曰木氣得是理而謂之仁則不可盖有五行之氣即有五常之理合下有則俱有初無先後彼此之間故惟急辭足以明之若用緩辭則便離而爲二矣木之理則謂之仁是爲急辭也木氣得是理而謂之仁是爲緩辭也　高明以爲何如僕賴天之靈與執事之庇得遂所請日夕可以供養老母溫習舊業幸莫大焉承念及感甚

答文衡山

古之爲士者道德爲重文章次之今之爲士者則專以文章名家而已而於其所當重者或反忽焉方今海内之士雖不能徧交而盡識之求如執事者指不能多屈也孝友之行狷介之節既[illegible]成章而其持身待物固不激以爲高亦不徇而爲[illegible]屢試屢斥而不以爲怨徵詩索文者庭無虛迹而非其人則不輕予

此皆古人所難而況於今乎僕頗[illegible]而請益之誠積非一日然道德負於初心文章奪[illegible]舉業無一可者恐見麾於門墻之下是以屢前而[illegible]却也昨蒙不以先施爲辱俯賜教言如獲珙璧夫執事片紙隻字世以爲寶襲而藏之然得其次而已而[illegible]不知執事自有所當重者盖不在此也不宣

答張提學

鵬與世齟齬退而就於耕漁之列不幸遭先親之喪困伏苫土使節兩過賤邑不敢越禮請見者諒執事之不罪也茲承諄諄下問之辱顧[illegible]何人而敢當此哉前此勸學之使意見不同氣質且[illegible]任或尚嚴嚴則暴思或尚寬寬則弛法是以依乎中庸者爲難今見執事中道而立酌寬嚴而用之使士不敢縱亦不忍離下情無任欽慰之至雖然與其寬也無寧嚴乎他人之所謂嚴者從事於叱咤敲扑之間是以失之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此嚴之本也言不中倫伏惟矜察

與王陽明

昨承雄文賜教非造理精到用工純熟必不能吐詞落筆謹嚴正大若是其至也某惟凡民之生有幸與不幸存焉使黃叔度幸而生於聖人之世惡知其不爲顏子游夏之徒不幸而不游於聖人之門惡知其

不爲後世之文人而已也徐君警敏之質固自夙成而又得執事爲之師友日夕與之游處以潛養而默成之雖欲不爲聞人不可得也某自蚤歲沒溺於科舉無用之學及其長也昏迷頹惰至於衰病而將老矣雖欲不爲庸人亦不可得也然得執事緒論雖多未能卒解非躬詣而面質之恐有記錄傳聞之誤謹俟請告家居則趨侍有日矣不備

答喬白巖太宰

恭承教翰幷傑作多儀下頒榮感無任來諭薛文清公人未盡知無足爲怪古之名賢碩儒不見重於當時而每隆於後世自程朱以下皆然不獨文清也嘗

有言於　朝者欲以文清與劉因從祀廟庭而引許衡吳澄爲證議者則謂行道者衡也明道者澄也而因與瑄無之遂寢其議君子惜之雖然文清有云後世苟有楊子雲者必好之矣瑄之自信也亦然今之所謂子雲者非執事其誰哉若使守土之臣再申前請　賜其廟額錄其子孫則雖未得從祀而尊崇之典獨至焉在執事一言之間耳夫以胡元之陋尚有衡澄二子可以塞白堂堂　天朝寂無一人若文清者又不得俎豆其間亦可以占世道矣不宣

奉廖太宰

某竊伏海濱聞公得請致仕欣慶何如夫壽踰七[illegible]

原缺第九葉

官至一品功成而身退名完而節全如之何其不欣且慶也公居政府某實避嫌不敢數書今竟不言則負汲引之恩違諄切之教此心終無以自白而罪終不可逭矣往歲備員銓曹爲公屬吏視如骨肉待以腹心無何公旣北還某亦外補乞休不允黽勉蒞官是參當道偶坐屛息雖對神明臨師保未有若是其嚴且敬者也至於進退之際俯首曲躬兩手過膝入官以來未見此禮某始則大駭久乃益慚抑而行之幾發狂疾由是假公東歸堅臥不起及公赴冢宰之召某遂有晉陽之役重違台命冒暑登途旣入其疆始聞彼中撫按薦其所私代某提學兆人行牌不遵

督責甚嚴謂將科舉生員數目送院定奪夫考試非大巡之職提學非承牌之官與其枉己徇人不若奉身而退方在浙也自謂方面之任頗重而不敢以自輕及在晉也又以師儒之道頗尊尤不可以自貶是以誤觸時禁言歸故山蒙公委曲斡旋殷勤告誡勉令再出毋犯簡書某雍守初見未能遽改若在他人不怒以爲狂率必笑以爲迂愚矣公不惟不怒且見惜焉此某所以身雖退而心則安位雖失而志則得也然懷恩感德鏤骨銘心與生俱存無階上報但日夕舉手加額願公多壽願公多福以致區區頌禱之誠而已引領北望無任感激瞻戀之至

言之言誠千載一時也茲當起廢敢獻悃誠知無益
於消埃妄欲效其尺寸伏惟尊慈俯賜采納幸甚
一曰續統志伏自天順四年纂修大明一統志成
刊布天下去今六十餘年以其時考之可以續修
矣伏乞查照天順年間事理分投命官偏行採訪
若州縣公署之新建及名宦人物之後出者逐一
開查造冊繳報然後廣集儒臣分門續纂以補
累朝之曠典更乞著爲令甲每至六十年重加修
緝以成一代之全書使天下萬世具知我　朝同
文同軌之極盛配地配天之無疆自三代以來之
所未有也

二曰崇祀典夫堯舜孔子皆大聖也而繼往開來
之功則莫賢於孔子周程張朱皆大儒也而著書
立教之功則莫過於朱熹　國家祀典之設所以
報功也帝王之廟僅見於國都素王之宮寔遍於
郡邑在堯舜不以爲簡在孔子不以爲泰特視其
功何如耳朱熹之功出於諸儒之上而位屈於諸
儒之下禮意弗稱鵬滋惑焉自今言之大則五經
四書小則百家子史衆說淆亂莫之適從實賴熹
爲之折衷爲之註釋然後得以大明於天下萬世
蓋自孔子以後著述之富考據之精議論之正未
有盛於熹者也雖配食孔子亦不爲過而顧偃然
於廊廡之側豈其宜哉倘蒙褒其功德隆其禮數
特於兩京國學之傍相有隙地別營一祠專祀朱
子仍乞　勑賜廟額制建穹碑以彰崇尚之意更
下禮官撰次祭章着爲品式以立永久之規則吾
道幸甚
三曰謹謚法古者謚有美惡而勸懲係之孝子慈
孫百世不改漢唐以來漸失古意若夫何曾之謚
繆蕭瑀之謚褊猶有先代之遺風焉我　朝謚法
最爲簡嚴然或法當賜謚而偶見遺行不應謚而
亦誤及未見復正忠和而謚曰莊未見內外賓服
而謚曰正鵬竊疑之以鵬耳目之所覩記近世名

臣若陳選林鶚羅倫數輩雖追予其謚不爲過也
近世大臣若萬安陳文錢溥諸人雖追奪其謚亦
不爲過也合無今後廷臣薨逝不論位之崇卑地
之內外凡可謚者有司具實上　請先下禮官議
擬後從內閣詳定略倣近代謚議駁議之制如獨
孤及之於呂諲司馬光之於夏竦務使名實相副
輿論攸同苟非其人不宜輕授則歿者無愧存者
有警
四曰擇師儒近者禮部會選各處提學豈不以長
育人才表儀風化所係爲重也然教官之與諸生
地近情親所係尤切可不慎歟竊謂不職教官累

之風其於世道未必無補

答黃宗伯

昨承教言諄切敢不佩領然鵬之心跡不敢上比于左右者有三事焉公世臣之家與國休戚非鵬踴起草萊者比也公以精博之學剛方之氣英敏之才出為世用以副上天所以生我成我之意又非鵬衰病者比昔嘗倡議大禮贊成 聖孝簡問有在又非鵬踈遠者比夫君子之出處有義存焉公可留鵬不可留也鵬可去公不可去也各安於義而已伏惟高明鑒察荷甚

與王公子

僕嘗與令叔為鄰親見其諸奴之橫今果為其告訐置之死地良可歎也念昔 太皇太后保護 孝皇功在社稷今其子孫不當有議親議功之典乎盛族諸賢併志協力辨雪其冤以慰 太皇太后在天之靈策之上也如其不然生則周其飲食死則視其棺殮策之中也棄如路人或下石焉則無策矣執事篤學好古毅然為鄉舍之英亦嘗念及此乎鄉鄰有鬪不知閉戶僕不能無譏焉被髮纓冠以救同室則執事之責也乖隔千里無由面對臨書流涕而已

答顧西巖

承惠教金剛口義諦觀數日間有外詖借為是正夫徐氏以儒書解佛經猶朱子以吾儒之理釋參同契也雖未盡得此經之旨然其志則可嘉已及觀其論因果論輪迴論歷劫論天堂地獄皆不取釋氏之說以為佛之初意本不如此後人肆為誇誕之談反為佛之累耳其持論甚正特未知佛之初意果如徐氏所論否也徐氏謂此經只一仁字了翁謂只一覺字朱子乃謂只一無字似為得之執事讀之既久其微辭奧義必皆了悟尚容參究不宣

與改亭

昨見改亭與人論田稅書有均田不如均粮之說甚當但不知所謂均粮者其法何如也姑自吾蘇言之

有正粮有耗粮輕則三升五升重則七斗八斗此正粮之不均也自三升五升以至七斗八斗每畝槩加耗米一斗二升此耗粮之不均也正粮有常額不可輕以改動耗粮無定數則甚易以通融愚意欲將三五升田加耗二斗一二斗田加耗一斗三四斗田加耗五升五斗以上則免焉二斗田以下則派白銀五斗田以上則派花銀三四斗田則兼派官布白粮糯粮此則所謂不均之均亦須救得一半矣予以病廢無由得接當道與之商悉望改亭轉致此意相與講而行之以解吳民倒懸之苦亦吾徒今日所當加意者也煩先與西巖諸公商之如有未穩更加詳定是

奉大宗伯

身以來舊病加劇恐溘先朝露有懷未吐飲恨無窮故敢忍死爲執事陳之鵬聞 朝廷之上有股肱之臣焉執事是也於天下之事無一不當問者而其至急至大職分之所當盡者乎有奔走之臣焉鵬是也天下之事雖不當以與聞然於至急至大者亦不敢以自默以其分疏而地遠也於是請于門墻以轉聞於 當宁 國獻納之一道耳仰惟 皇上敬天愛民務學勤政無容毫喙而所謂至急至大者惟定國本一事而已何謂至急以其不可緩也何謂至大

以其不可忽也漢文帝在位一年即立太子光武子方勝衣即正位號盖以天下之事無有急於此者故不敢緩也宋仁宗以韓琦之言而育宗室之子高宗以婁寅亮之請而擇太祖之後盖以天下之事無有大於此者故不敢忽也此四君者漢宋之君耳乃能慮先務識大體保治於當時垂休於後世況我 皇上堯仁舜智文謨武烈高出於四君萬萬者哉然而登極有年春秋鼎盛前星未耀震位尚虛鵬竊憂之雖關雎麟趾丕成周室之風富壽多男必效華封之祝然有備無患往訓孔昭伏望執事積之以誠以感聖衷持之以公以集廷議凡於 藩王之子十歲以上十五以下聰明仁孝者妙選一人育之宮中教之經史謹候 皇子誕生然後分封大藩屏衛王室則是明樹不拔之基執事衍無疆之慶而鵬亦願須臾之無死以覩太平之盛也何其幸哉嫠婦之嘆杞人之憂愚則甚矣忠實寓焉伏惟尊慈矜恕而采納之荷甚

與許司成

小逢京回承接手教謁然凡弟骨肉之情感佩無已伏惟執事學成行尊爲國師氏吾道有賴焉敬矣敬羡周年復監之便謹勒短狀以致賀私兼有所請竊惟宋名臣言行錄作於朱子續於李氏然後成書我

朝名臣錄彭公作之楊氏尹氏續之而未備也以鵬所知者若王公如吳公寬章公懋劉公大夏張公敷華孫公燧許公逵蔡公清謝公鐸王公守仁皆可錄者然未得其履歷之詳不敢草草也而況猶有未知者乎執事振鐸之暇取而續之而 尊君襄毅公因以所載爲國顯揚之一道也高明以爲何如

復劉邦伯

黔松秋豹之童其所由來者遠矣執事下問及此與蒼生之福也豈嘗有所槩於中而思所以處之乎鵬書生也其詳則莫予敢知其畧則幸聞之父老之言矣謹撫以復而區區愛莫助之之意亦

原缺第十八葉

畀井田之法三代聖王之良法也自秦而後莫之能復官田之籍誤國奸臣之弊政也自宋至今猶踵而行有司者動以國用為辭而不以民命為念可勝歎哉據此二說此蘇松税額之所由重也執事得以考証而區畫焉則吳民並受其福矣先正不云寬得一分則民受一分之惠惟執事留意焉幸甚

答門生

來諭謂古人盛德之事非今人所能企及愚恐不然姑以見聞之近者為子誦之吾蘇吳文定公既及第其友賀解元以會試赴京公館穀之遘疾度不起謂公曰吾柩勿置野寺暫寄公東箱幸甚公曰諾既卒

公殯之中堂易素服以迎吊客命其子答拜焉又公毋薰之親領府牒解料銀若干赴戶部中途被劫扶病抵京客於公所而卒公殮之視其篋有府牒在焉嘆曰必累其子即如數以俸金代納乃歸其喪併以府牒封還其子不知公之代之也又吾崑葉文莊公將之兩廣過別其友鄭進士時又適書生求見入門而坐公正色曰少年不待長者命乃遽坐耶吳中風俗壞矣書生起謝曰家父薄宦于廣求附書耳公曰都御史為人作置郵耶書生慚懼而退又一日鄭氏客戲博文莊過而見之攢眉曰如此長日不讀書且講學何暇為此命左右取博具悉投之水而去蓋鄭亦士也又孫郎中縕章嘗從姻家會飲夜歸一惡而詬之不已孫急趨避焉明旦其人來謝孫曰吾夜來未嘗出門君誤認耳非我也其人笑而去又朱先生日南今太宰懋忠之祖嘗設帳松江其家主婦於寡中夜有扣戶者則寡婦私奔也先生合戶拒之連誦欲度人間種恐妨天上知二句達旦即束書辭歸諸生竟不知其故也凡若此者古人乎今人乎老成未遠典刑具在吾輩正當取以為法若謂古今人不相及豈不厚誣天下之士哉吾子其更思之

與友人論地理

側聞經紀喪事無所不用其心真可以當大事矣款

仰款仰所諭地里之說非不可信也但不可泥也嘗讀勉菴文集內云長洲鄉貢進士郭君恍喪其母乃挾地里師衝冒暑雨遍歷西山凡兩閱月始得善地以葬夫入山之深曠日之久必有值其善者矣然而郭官不甚顯一子夭而無嗣善地果足恃耶僕昔治先人之喪卜地於馬鞍山麓今顧宮諭九和遺僕書曰昨從山椒望新壠謂之穩則可謂之利則未也僕復之曰在先人體魄安穩足矣敢望利耶既而愚兄弟官至方面舍姪亦忝科名卒亦未嘗不利也吾崑朱侍御執中號精風水士大夫之葬多往質之嫌其祖考墳塋不吉自謂於西山得自然之穴而改葬焉

無何官黜身死其子孫之不振則又有不可言者惡在其爲自然之穴耶夫所謂士夫者方其未遇也祖考之墓不盈半畝而其仕益顯及其既遇也狹小前人規制務拓而大之集遠近山人遍觀而精擇焉以爲子孫百世之利矣而其後益微此亦執事之所目擊者而何待於喋喋耶僕於古今地理之書江湖庸師幻亡之術皆不敢摭而惟温公陰陽拘忌之戒伊川根本枝葉之論朱子水泉螻蟻之防則孝子慈孫不可以不深念也至於陰地不如心地一言則又辭約而旨遠矣此僕之所奉以周旋者惟執事不以爲狂而采納之荷甚

婚亭存稿卷之七

婚亭存稿卷之八

崑山方鵬著　[illegible]鳳編

雜著

一二四五述

昔者聖人之明道也以八而名卦以九而叙疇以六而制禮是皆必然之理自然之數有不可以加損焉者迨夫楊子以三邵子以四周元公以一二五則各因其所見而異同焉若今函谷許子一二四五之數又異乎三子之撰矣函谷子之言曰天下之道一二四五而已一者太極也二者陰陽也四四象也五五行也非二則無屈伸往來之機非四則無變化生成之漸非五則無生剋制化之妙故陰陽爲綱四象五行爲目而太極無不在焉一者性也二者仁義也四四德也五五常也陰陽在人爲仁義四象在人爲四德五行在人爲五常故仁義爲綱四德五常爲目而性無不在焉鵬聞之作而嘆曰大哉道乎惟天全之惟人體之故合天人以言道見道之出於天混理氣以言道見道之不離乎氣視周子則補其四視邵子則益以五而楊氏不足論矣吾聞函谷子閑居而靜養者十有七年惟閑也故工夫密惟靜也故志氣清宜其獨見之真固不敢以求異而亦不欲以苟同也盖將以明道也有志於斯道者當自得之矣所著易

詩若性學編中庸本義圖書管見太極圖論道統源流諸書皆足以羽翼斯道而得於是數者寔多云

弦溪說

黃君宗達號弦溪甲曰君家於溪上潮汐過之其形如矢其勢如駛故云乙曰不然君之性于于如也其應事徐徐如也取古人佩弦之義故云予曰皆是也而乙有警策之道焉夫人受陰陽二氣以生其間剛柔合德者惟聖人焉爾其次不偏於剛則偏於柔與其偏於柔也無寧剛乎周子論剛之善其目有五柔之善有三均是偏也而善有多寡之殊亦可見矣故易之旨寧爲嗃嗃毋爲嘻嘻也書之旨寧以威克愛毋以愛克威也孔門之徒寧爲顏之健曾之毅毋爲求之畫予之寢也皆此意也是故以直勝枉以斷勝疑以勁勝隨以急勝緩皆弦之義也君聞之喜且曰予將有遠行以司刑爲職何以贈我予曰毋怠若事毋宿諾毋留案毋滯獄亦弦之義也雖然直可也絞不可也斷可也愎不可也勁可也暴不可也急可也躁不可也周子不云乎剛柔善惡中而已矣矯其偏以就乎中可也矯之甚以過乎中不可也作弦溪說

約齋說

鴻也多言凡吾友張君文儀之默也則赧然以慙又好動見君之莊也則惕然以警又好隨見君之獨立

也則悚然以懼初謂君德性之夙成也退而考其名齋之意則又知學力之到而不徒天質之美矣約也者不侈然以自放之謂也默也莊也獨立也皆不自放之驗也其爲邑長州牧也猶布衣時也處紛縟匆午之間猶燕居也當歌酒歡酣之景猶平旦也考君者眞可謂日就規矩矣其寡過矣乎夫柳下惠邵康節聖賢之徒也孟氏程氏皆以不恭責備之二子豈不恭者哉柳主和邵主樂和則易至於流樂則易至於縱恐其末流之弊或至此耳二子且然況其次者乎故記禮者既曰中心之和樂必先曰外貌之莊敬斯爲無弊矣[illegible]義以之抑又有說焉古之人有以韋弦爲戒者矣蓋各因其性之所偏而爲是矯揉克治之功耳君之性既近於約而爲學又主乎約與韋弦之義若不同焉是故君子之爲學也毅而不弘則隘嚴而不泰則拘節而不通則苦故有收斂檢束之工夫不可無寬洪含蓄之氣象有切實簡要之程度不可無高明廣大之規模以君天資學力必造於是而無難者茲備論之固講學之道當如是也

雙節說

左方伯上饒鄭公以其曾大母祝大母劉雙節集示予與二客讀之既評曰二母孰難甲曰祝爲難祝之齒少於劉祝之子穉於劉之子乙曰不然劉爲難姑

適而病子弱且貧焉非劉孰養之又孰成之予曰此難也杵臼之死先於嬰君子不以其爲緩同歸於義也許遠之死後於巡君子不以其爲速同歸於忠也二母之所遇若稍不齊然詠標勁操足以扶世敎而勵習俗者同歸於節也曾何可軒輊其間哉及讀公高大父楓林先生家訓惓惓以嚴閨門與擇婦爲急則二母之所以自立非皆性然也葢得於濡染之素耳是故君子修其身以教於家其効大其澤遠一節立而四維張不亦大乎尚有典刑爰及苗裔不亦遠乎然則鄭氏之於先生雖世祀之可也

東泉說

朱君懋魯判沂州半山翁之仲子也其貌偉然而不可狎也其自治卓然而不苟也其應事處物整然而不亂也君子曰半山之目瞑矣以東泉自號其義有二焉嘗以書告予請爲之記大意以爲性之在人猶泉之在山也性必發而爲情猶泉必行而東注于海也情或蕩焉性斯鑿矣猶泉失其故道倒流旁溢漫不知其所歸也故必順而循之謹而防之約其情使合于中期不鑿吾之性而已是則曾有志焉而未易與也此一說也我朱氏之來尚矣孝友濬其源睢陽浚其流至於秘閣渡江而東其派益衍自宋迄元沿國朝彌久益盛逮我先君流風未遠于是迺也承之引而長之使君子之澤歷百世而不斬王明之福滋萬化而無窮則曾也不敢不勉此又一說也夫由前之說是謂存省之功其爲道也大而難由後之說是謂繼述之孝其爲事也切而易然既有志焉則亦何難之足憚耶先盡其所易而後馴致其所難駸駸乎有罔覺之妙矣吾聞君子之爲學也本之性情而極於位育始乎孝弟而通于神明何莫而非吾儒分內事哉顧人之立志何如耳

范玉賡字說

天以二氣化生萬類其出也不齊其運也不息勢不能無偏焉故德性渾全陰陽合德者在人惟聖温潤而栗然者在物惟玉外此而不偏者吾見亦罕矣夫物吾未如之何也而人則有善變之道焉可不學乎故學者所以變化氣質也范生璿卜日而冠姻友鄭子勉請字于予生之父嘗從予游生又從吾兒游況名之者吾先禮部也夫安敢辭按璿之爲字從玉從賡葢玉之美者也合而字之曰玉賡且進而勉之生之爲性大抵栗然之意多而温潤之意少佀未可以比德於玉盍不思所以副其名耶夫儼威嚴恪可以臨下而事上則孚稜角峭厲可以律己而待物則忤強毅固執可以處常而應變則拘此皆周子所謂剛善而未得其中者也於此有善變之道焉亦曰學而

已耳必化導於父師漸磨於朋友和養於簡編琴瑟克其有餘濟其不足以去其偏而就乎中使氣象從容沓摩融化極其至可以爲聖其次爲賢又其次亦不失爲吉人矣雖然人不能無偏也偏於剛猶可立也偏於柔不可爲也剛則堅忍勇猛更能以柔克之吾道有望焉柔則志懾而氣綏聖門之所棄也剛則碱砆猶類玉也柔則泥塗焉耳生或過聽吾言而反之一切爲頹惰委靡之習亦爲不善變矣

張生字抑甫說

初張牟閭氏二子詔詰俱遊邑庠詰尤朴茂御醫崔君宗尹擇焉以其女妻之生其子也詰旣不祿生知

自厲水部晋君邦彝擇焉以其女妻之大婚甫期元服斯稱詔奉吾姊之命來請其字字以抑甫且爲說曰昔者時鳴謂生必亢而宗昌而家也名之曰懋隆皆盛之義也夫物理忌盛人道惡盈陽亢而悔陰疑必戰考諸易可見矣生乎時鳴懼爾之弗振也故進之乎懼爾之弗戒也故抑之然抑之所以求進也知戒所以能振也弗過於盛所以保其盛也故昌黎諱愈而字退之考亭諱熹而字晦二子且自抑而況於生乎是故聖賢有成法焉德盛而禮益恭道尊而心愈下行危而言則遜學成而執尤卑皆自抑之道也生勉乎哉或曰子之於生也莫益之或抑之豈孔門

與進之意乎吾曰吾以韓子朱子[illegible]益也大於是是爲說

高敬夫字說

外舅高君汝學封中憲大夫隱仙翁之仲子也生子曰見伯父府尹公愛之指謂吾曰蔭必吾見不意公即捐館見亦悉世遺詠承芳今已授室吾字之敬夫且告之曰惟高氏之先代有德人累仁積善乃發於公不可謂偶然也今公之子孫其微遺業蕩盡橋延立不甚可歎也則所以承其芳者舍子其誰哉然所謂芳者非陰之謂也非遺業之謂也承其仁而已耳承其善而已耳傳曰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則敬者

又承之之本歟是故敬以持身無敢惰也敬以出言無敢肆也敬以事其寡母無敢違也敬以待其鄉人無敢傲也敬以存心所以承其仁也敬以集義所以承其善也其爲芳也孰大於是嗚呼可不敬哉

梁允孚字說代

梁生懋光崑庠友乾伯之子也[illegible]方子載道以吾叨一日之長來問其字且請爲之[illegible]吾曰易者子之家學也亦梁氏家學也謹摭以對[illegible]居公符文曰君子之光而必繼之以有孚吉者孟必孚存於中而後光見於外也博厚高明之盛本於不[illegible]大而化聖神之極由於充實之美生於此非曰[illegible]之然下學立

心之始不可不知也宜字懋光曰允孚方子曰請問其目予曰德必實脩也學必實講也行必實踐也斯允矣其孚乎方子曰請問其要曰是在孝友吾聞梁氏自汴徙崑發仕籍者八世矣平定朝列二公孝友之行播之搢紳載之邑志厥子節判君以孝友名堂所以昭其先示其後也可不念哉生能事父母敬長上處昆弟而待族黨者言溫而氣和禮恭而色豫惰慢不設於身體叱咤不加於僮僕則所謂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暢四支發事業達於家邦昭於竹帛其光也不亦懋乎彼嗃嗃之聲訑訑之色堂堂之貌徒以自衒而無實以繼之則不啻爝火之微飛電之疾而

已耳何足道哉傳稱閔子騫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百世之下猶有耿光勗哉生乎請以閔子爲法

名陳氏二子說

陳君以端初無子年甫四十乃連得之眉目疏秀神氣充溢所謂英物也予嘗過其家君出其二子焉因以名請謹按陳氏家牒其先自楊徙崑有諱英字彥傑者元海道萬戶改平江知事則始有仕者矣有諱珪字德章者任崑山儒學教職則始有儒者矣是後子孫隱約不顯及君幼孤失學恒以爲恨然則纘前人之墜緒衍家慶於方來君之意不有望於二子乎故名伯子曰繼仕仲子曰繼儒所以期之也夫儒而不仕則無以致顯揚之孝仕而非儒則無以端進取之途然仕而不學則敝儒而不學則腐學而不教則隳故學者子之責也教者父之職也蒙以養正教之本也愛而知勞教之法也延師而不計其費取友而不失其親教之道也教斯學學斯儒儒斯仕矣

尚絅說

君子之教人也惟恐文之不足而化俗也惟恐文之有餘文不足則陋陋者非父師之所以率其子弟者也文有餘則浮浮者非老成之所以範其族黨者也故君子文質之施各有攸當而可以輕議之哉錫山華君文著寔南齊孝子寶之後方其少也其資疑以

重父師恐其文之不足則失之陋也思以進之故字曰文著及其老也其俗華以靡君又恐其文之有餘則失之浮也思以抑之故自號曰尚絅然則非無文也特不欲其文之著耳或者不察乃謂父師所以待我者如此而我所以自待者如彼若相背馳焉以是而議君不亦過乎盍嘗質之鄒東湖氏而知君之槩矣其言非不辯寧訥如也其行非不美寧泊如也登其堂籩豆琴瑟在焉而守之以儉也入其室圖史鉛槧在焉而示之以朴也觀其用心蓋將斂華以就實去末而崇本由古之道以變今之俗不亦可尚乎哉昔朱子晚歲自號晦菴若與其諱背馳者豈亦以宋

末文勝思以易天下也然則君非善學朱子者歟茲
重東湖之請而爲之說

天道說

方子讀書待盡軒隣翁欵門而請見曰人謂天道至公某謂至不公者莫天道若也某與子生同時居同里少同遊戲若無以甚異也及其長也一賤一貴一榮一悴奚啻仙凡之相隔參商之相背也天何薄於我而厚於子耶方子曰奚有於是爾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車馬之都宮室之麗金緋之華鼎俎之味爾必羨之矣然而百憂集吾心百病攻吾身百務鞅掌役吾神寢則不安食則不甘取譏召悔則不堪予之所

甚苦也爾有之乎若夫處蓬茅力稼穡衣寬博之衣食藜莧之食爾必厭之矣然而理亂不嬰於懷毀譽不入於耳不辨乎文字不跡乎公府寢則無夢覺則無思者爾之所甚樂也予有之乎是故爾之不能爲予猶予之不能爲爾也蓋必有品節劑量乎其間者予不加多爾不加少也而何厚薄之云耶隣翁矍然曰有是哉其徒知子之樂而不知其苦也徒知某之苦而不知其樂也徒知天之厚於子而不知其不薄於我也今而後知天道之於萬物悉付以無心之公而使之各得其分也鄙夫失對矣一笑而去

執雨蓋說

予嘗行于野二僕從焉一誠謹一狡賊俄而雨謹者先執蓋其手其目罔不在予而不暇自惜也故予無恙而其衣濡已而狡賊者代之其手其目罔不在已而不暇惜予也故其人無恙而予之衣濡矣予於是有感焉程子曰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使今之仕者上爲國下爲民弗自爲也則天下利焉上不爲國下不爲民而惟自爲也則天下病焉且予之僕一誠謹一狡賊幸而半之故得以自全耳不然其禍豈止濡衣而已哉使今之仕者廉與墨勤與惰仁與暴幸而半之猶可言也不幸而墨者惰者暴者內而朝廷外而郡縣皆是物也則喪亡無日矣不可

言也雖然任誠謹遠狡賊以馭其僕者予之事也奬廉而黜貪旌勤而警惰用仁而去暴以馭百官者宰相之事也予何與焉作執雨蓋說

支生字少剛說

質以剛爲美道以中爲至人而無剛則何以自立故曰太柔則廢剛而或過則難以自全故曰太剛則折二者無所取裒其少剛乎蓋易之爲數陽窮於九是謂太剛陰窮於六是謂太柔非亢則戢有吉道焉惟少剛也不累於陰不徂於陽有吉道焉支生常者吾友問竹君之子也予弟攷亭侍御爲之請字夫物之柔者莫如常人之不足與有爲者莫如柔委靡頹惰

而弗振不可以持身軟美而無執不可以御物模稜
而無斷不可以應事故君子必貴於剛而又不過於
剛斯合中行之道矣謹字生曰少剛或曰西門豹以
卞急而佩韋朱喬年以卞急而以韋名其室子之言
若是然則彼皆非歟予曰卞急者質之過剛者也故
當以柔克之猶有積熱而用寒劑乃對病之藥耳生
之質未見其過剛也而亦以柔克之不猶以寒治寒
而反伐其天和者哉或又曰生之名厥父所命也然
則問竹非歟予曰問竹晩而得子欲其自全也故示
之以柔愛之也父子之情也予懼其無以自立也故
勵之以剛進之也執友之道也所謂並行而不悖者

歟且問竹以清才博學素期進取而淹迹鄉校遺名
薦書宜其餒矣然志意堅定不能自貶其性行孤耿未
嘗取容說者謂其偃蹇弗遇正坐於此而不知其得
以自立於天地間亦賴乎此也然則剛何負於人哉
先正羅一峯云凡與吾遊者皆以剛益之惟恐其墮
於柔也予於生也亦然

愚菴說

愚者智之反也雖五尺之童目之爲愚則愧謈之以
智則悅人情然耳古眞王先生某乃獨以愚名菴豈
好惡與人不相近哉是必有說矣蓋孔子之論愚有
古今孟子之論智有小大先生之所惡者小智也不

然則無惡於智矣先生之所取者古之愚也不然則
無取於愚矣是故渾而不鑿愚於中也質而不華愚
於外也彼巧以先吾拙以後彼利以速吾鈍以遲彼
察察以辨吾汶汶以默亶其愚乎雖然靡哲不愚衛
武所以爲聖也盛德若愚老子所以爲龍也先生之
愚安知不爲智乎將因厥子太部君質之先生必不
以予說爲迂矣

嚴氏二子字說

臣之進也期於相士之舉也期於元此特世俗之論
耳況有命存焉吾可以必乎哉惟爲臣而盡臣之道
天下尊之則雖不爲相猶夫相也爲士而盡士之道

天下宗之則雖不爲元猶夫元也昔范希文雖叅大
政未嘗爲相也論者曰本朝人物第一朱紫陽雖登
甲科未嘗爲元也薦之者曰天下第一等人而當時
章得象王佐諸人不與焉蓋可見矣太學生嚴君成
務名其伯子曰應相仲子曰應元所以期之也姻友
水節推應和值其冠而授室爲之問字謹字應相曰
臣道應元曰士道不欲以世俗所以期之者期之也
蓋期之以爲相爲元者所謂得之有命求在外者也
期之以道者所謂求則得之求在我者也二子盍亦
知所擇矣擇之何如志希文之所志學朱子之所學
不求在外而求在我則於道其幾矣乎應相爲予孫

婿質美而未學予恐其徒務於外而忘其在我者也故因以勗之

二孫字說

我上世莫知其始其可知者七世祖萬三府君仕元為海運提領入 國初次子代之以貲雄一鄉洪武中籍沒其產舉家戍邊六世祖德父翁與弟析居不與其難自是晦迹田畝樹德滋善每歲旦輒持千緡詣里胥為壽曰無以擾也如是者累世不識城府三傳至吾祖槐庭先生始讀儒書教授鄉里以高年懿德與鄉飲錫章服吾父節菴先生少習舉業長嘗用世選請致仕弗獲大展乃以遺書授吾兄弟吾兄弟授之策築策子世儒築子元儒命守家學毋敢荒墮吾弟時鳴曰二小子冠室甫期兄請命之字且教之予曰世儒之敦重近吾祖元儒之英發近吾父然徒有以近之而未知所以肖之也二小子其思之昔我槐庭先生宅心以仁檢身以禮言簡而行飭色莊而氣和有儒者之行歷代之史百家之詩誦之若流應之若響有儒者之學咨爾世儒盍思所以肖厥高祖乎節菴先生明決足以察理精勤足以立事剛介足以厲俗得吾道之勇眞足以銷天下之詭義足以輕天下之利得吾道之貞咨爾元儒盍思所以肖厥曾祖乎謹字世儒曰思高元儒曰思曾各有所思亦互

言之耳夫世繼也元大也吾祖吾父不冒儒之名而眞得儒之實二小子思欲繼之又欲大之其責難其任重矣嗚呼可不念哉可不懼哉

續觀感錄引

國初周是修先生嘗集古今忠孝節義若干人曰觀感錄無何以身死國錄竟弗傳君子惜之鵬每讀書見所謂忠孝節義者續而傳焉所以成先生之志也凡三代以上及事蹟顯顯著聞者不錄漢唐以來卑官下吏女婦廝役或優伶夷虜人微而事隱散見雜出於紀傳非世所恒見者則錄之所以見人性之皆善夫人可以觀感而興起以趨於天理民彝之正使三綱不淪九法不斁則於 國家崇化導民之意未必無補而先生忠魂義魄亦將慰于地下矣

責備餘談引

賢知者吾道之所由賴也而孔子論道之不明不行首歸咎於賢知之過何哉蓋其立言制行足以激頹風勵敝俗驚動當時而興起後世矣然或不近於人情不合乎中道者往往載諸典籍學者喜其說之高迹之奇也而誤效之則其害豈淺淺哉鵬不自量敢直指而極論之以自附于春秋責備之意蓋有不得已焉者爾雖然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矣讀不可以其一言一行之失而遂忽之也

紀元要覽引

近世紀元之書無慮數家求其備而無遺精而不謬者鮮矣鵬讀禮之暇僭爲是編以授兒輩試一展覽上下數千百年與衰治忽正閏之迹巳可槩見至於國家規模氣象獨盛千古又臣子所當鋪張揚厲者固不獨此而此其一也盖前代以一君而數改元我高皇創制之旨惟即位紀元而巳前代以數國而同僭號　今天下一統之大惟稟朔修貢而巳若此者雖三代猶有愧色（羿浞共和之類）況其下乎此區區編次之微意不特徵乾德之問而爲覩記之資也覽者於此有見焉則尤得其要者矣

書王忠文公文集後

右義烏王忠文公文集若干卷吾友祝君鳴和之所刻也刻之云何匪徒爲其文爲其人耳昔我皇祖龍興英賢并汲或以文章顯或以節義著兼之者其公乎學純而行端志偉而氣壯惟純也故其說邃以精惟端也故其辭嚴以整惟偉且壯也故其深衷之思雋永之味浩然而不窮充然而有餘焉窮鄉晚進雖未知公死難之詳然即斯集而讀之則其所謂節義者可以因文章而槩見矣故曰刻斯集也爲其人匪徒爲其文也間有一二爲録者所誤鳴和屬予校正之謹綴數語於末簡以致區區景仰之意云

恭題周少參八勑後

廣東布政使司左參議臣震登名進士蜚聲內臺理戎于閩執憲於浙督稅于廣積有歲月懋著忠勤由是錫之以　勑命褒其績申之以　勑諭重其事也類爲八道録爲一帙臣鵬捧讀之既仰而歎曰三代訓誥之文辭典雅而意忠厚不可尚巳惟漢爲近之至唐而靡迨宋而濫凡選授皆有制不亦繁乎雖貶斥必有詞不亦過乎惡在其爲綸綍也肆惟我朝得渾噩之體適文質之中方諸古之訓誥無以異焉則是録也寔足昭我　皇明一代之典豈特周氏一家之榮而巳哉謹拜手稽首而書其後

吳城士夫鄉約跋

吾吳中衣冠之會自昔有聞若宋慶曆之九老元豐之十老中隱堂之三老所以徵文獻而示典刑邈乎遠矣今鄉先達礪菴毛公與四三耆德緬懷前脩續茲曠典參古今立條約首之以冠昏喪祭燕饗之禮次之以周恤勸相之義申之以警誡訓飭之辭殆欲率先人人歛華以就實舍薄而從厚抑末而崇本吳之俗一變至道此其機乎夫孰不爲會亦孰不爲飲分日而娛卜夜而醉徒爲留連光景之計而於民風士習漫不加省其視公之用心奚啻什伯也乎於是有所慕亦有所感

拜書先君手澤後

嗚呼此吾先君手筆所以教誡不肖兄弟者也每一展覽痛裂五内懼其久而遺也謹裝成卷畀策築藏之大小計十有四幅第二幅曰畏之者先師毛省齋也十一幅曰一之者今顧宫詹九和也桂軒宫詹之父也承德周太守在也邦輔陳桐鄉汝翊也十二幅曰吳侍郎文定公寬也陸御史太宰完也最後一幅則與今鄭司訓子充議築姻事者也作字未竟忽痰湧遂至大故蓋先君絕筆也故以是終焉嗚呼痛哉昔周人以大訓為重器必陳之以示能守茲不敢與為比然比之無恤之簡則類矣凡所以教誡不肖者即教誡策築與策築之子孫也嗚呼可不敬念之哉

跋嶺海清風卷

吾蘇孔都憲公鏞宣聖五十八代裔孫也歷仕兩廣平寇撫民懋著奇績此卷則為憲副時中朝士大夫所贈遺者若丘文莊李文正吳文定諸公其尤著者也自成化庚子迨今垂五十餘年偶落於貧士之手予以粟易之俾世儒藏焉蓋世儒公之冢孫別駕君之婿也脫牛小子於鄉袞之勳業名賢之詞翰皆當景仰而珎重之況孔氏之門婿乎其敬藏之毋忽

跋夢泉詩卷

人之夢以類相感而心之静躁行之潔汙皆於是乎驗之先儒謂夢可以驗學力亦此意也是故莊周夢蝶其志荒矣蔡襄夢虎其神懾矣少陵夢白其情至矣荊公夢粲其氣憤矣非各以類相感歟今夫泉物之至靜而潔者也海虞麦君獨夢之其人可知已庠友梁豫仲持所謂夢泉詩卷以來予讀之既綴數語而歸之所以曉世之人能知因夢以驗其學則其立心制行自有不敢苟焉者矣

書文獻通考節抄後

予從子鄉進士築沉静端謹凡百玩好皆不奪志而惟讀書講學無間寒暑人或謂其似予予實弗逮也蓋予壯年猶有嬉戲宴遊之曠而築皆無之不亦難哉雖每以微疾不赴省試而好學之志弗懈益勤蓋其性自樂此非為進取計也嘗以文獻通考浩繁不能悉記予為摘其要者大者録成數卷庶以養其目力牪恐比之全書不能無掛一漏萬之失耳

書荒游紀蹟後

國初王安道氏褁粮荷杖獨遊華山作記數千言其氣豪其語工讀者壯之今吾友王君可儀有四方之志南至於鬼方北至於幽都東馳闕里西涉雲夢作所謂荒游紀蹟數千言則氣益豪而語益工矣夫二子皆崑產皆好遊而善文又皆抱藝挾策淪落不偶雖謂之二王可也有好事者合二作刻之以傳使驟

人逸士不出戶庭而覽天下之勝不亦快哉雖然君之寓京師也大臣館之且將薦之君以厥父秋堂隱君年已七十即拂袖而歸日夕視飲食節寒煖終身欣然樂而忘乎世則其遊惡得謂之荒也哉第未知安道當時亦有此樂否也

書年譜後

嘉靖壬辰予抱病三月顧老態之日侵知死期之將至乃著諭孫篇乃脩年譜既成則自喜曰即瞑目無憾矣蓋年譜可以考予偃蹇之跡諭孫篇可以見予憂厲之心皆欲以示後人也爲吾後人者可不念哉年譜凡二卷并之以世系而祖考兄弟子孫之事則

亦因年以附載焉所以推其本而逹其支也推其本則知吾來之有自逹其支則知吾望之無窮其志可悲矣然則爲吾後人者可不重念之哉如未即死更當續而書之也

跋顧西巖遺墨

昔我先君之歿也鵬嘗裒其手書以勸[illegible]不肖者爲一卷侍御西巖顧公寔題其首及公之[illegible]也伯子少參君武祥亦裒其手書所以教誡君者[illegible]一卷而屬予識之二事不約而同足以占吾兩家世講之素矣但予頹惰不立動違先訓而君篤學勵行恪遵遺矩則不能無愧焉爾且人之恒情凡責望[illegible]子者惟

科名仕進之爲急公於忠孝之大節服食起居之細行皆切切言之甚詳而於甲第之先後品秩之崇卑乃云皆不足計其出於恒人之情奚啻什伯哉然則昌黎送子讀書一詩亦不能無愧於公也撫卷爲之敬嘆

書六子摘抄後

讀書不貴多正而已爾纂言不貴博精而已爾若列莊荀揚王之書世所謂六子也其叛經悖道之言固無足取然有合於聖賢之旨者則又不忍盡棄也於是摘而抄之以示及門之士使之知所厭擇焉庶乎所適者正而不惑於多岐矣不然任刑尚法李斯用

之而殺身欲取固與荆公用之而失地以無爲本何晏王衍用之而亡國可不慎哉抑漢董仲舒氏唐韓愈氏其書雖不在六子之列然其格言至論足以羽翼聖經闡明吾道者要非六子之所及也故特表而出之附之末簡以致區區崇尚之意云

跋東坡遺墨

右東坡與明公書惓惓於陽羨而卒不能踐其約寄文老詩念念於峨嵋而竟不得歸其鄉誠可慨已豈惟東坡哉古之君子非不知山林之爲樂而鍾鼎之爲累志意不決歲月不待貲很而歿者多矣雲泉得是墨本間出以示予徒資予之太息耳

跋賀克恭先生詩

同年友馮君伯順言簡而有倫行方而不矯意其爲有道者且必有所授也間出其鄉先生賀公贈君之詩示予而後知其果有所授焉者矣先生諱欽字克恭詩後所謂醫閭山人其別號也以道學鳴于齊魯之間天下慕之久矣茲得觀其手澤獨何幸歟近時學者務爲高遠玄虛之論各立門戶互相標榜宗陸氏而抑考亭專頓悟而厭誦習深爲吾道之病先生此詩惓惓以別立蹊徑爲戒豈逆知有今日末流之弊而預爲之防耶君當敬守其說而力行之勿爲衆論所淆可也

跋朱氏家譜後

崑山朱氏始于孝友處於睢陽分於南渡此譜則澤民先生季子常吉所著裔孫希顏所藏善本也字久舛誤予謹按存復齋集而訂正之然自復古以下文既不完事多失實希顏更加詳究而足成之可也嗚呼其敬念之哉

跋改亭奏草

言路開則治塞則亂世之恒談也言官爲朝廷耳則治爲大臣爪牙則亂愚之獨見也方權奸柄用則從而附之以傷善類及其既敗則又從而攻之以滅其迹而天下之事去矣宋紹聖紹興之禍可鑒也已可果皆若人則國家何賴哉嘗讀時鳴所謂改亭奏草而有感焉巨璫方貴用事時宰自負擁立之功夫人甘爲之役而時鳴乃抗章論之是豈爲人爪牙者哉故善觀世道者不必問言路開不開但觀居言路者何人不必問其人敢言不敢言但觀所言者何事則天下治忽亦於是乎可考矣

跋河梁贈別卷

予昔家食時典學使者以松易學之無傳也檄郡守延予往授之易既竣事顧學士清錢殷撰福及諸縉紳咸有贈章致期待之意至于今襲而藏焉姻友朱君懋功出示此卷乃吾崑士夫贈別其館賓四明邵

鳳山之作若朱太宰懋忠顧宮詹九和所以期待鳳山者猶松人之期待予也雖然予何足道哉昔焦千之客於歐范景仁客於薛雖事佔畢隱然已負天下之望鳳山尚友斯人庶不負諸公期待之意矣

歷代聖賢圖像跋

楊君文遠訪予於吳淞之上手出一卷題曰歷代聖賢圖像先後失倫貞贋莫辨且眶人亦厠其間因語之曰是卷當分爲三羲農黃帝少昊顓頊帝嚳堯舜禹湯文武皐陶稷契伊傅周呂孔子以至濂溪二程張邵司馬龜山朱子南軒東萊二蔡眞西山許魯齋凡三十四人自爲一卷仍其舊題漢高文景光武明

吾先王唐高祖太宗玄憲宣宗宋祖仁孝寧宗凡十六人自爲一卷題曰帝王遺像倉頡老子屈原子房仲舒東方朔司馬遷子陵孔明羲之淵明昭明房杜李靖敬德文中子狄仁傑姚宋李杜子儀眞卿韓柳[illegible]白樂天包拯蘇黄劉雲莊凡三十三人自爲一卷題曰名賢遺像若夫項羽曹操楊雄司馬懿劉裕蕭衍李勣武后李後主諸人則削而去之可也文遠曰諾予惟君子尚論古人聞其風且知興起況見其像乎故觀聖賢之像者必有尊敬之心曰吾道之所繫也觀帝王之像者必有欣慕之心若親見之以與有爲也觀名賢之像者必有仰止之心曰吾之所當尚

友也然則文遠之收是卷豈特爲玩好之具哉綿將傳示子孫使之有所興起云爾漫書其後而歸之

矯亭存稿卷之九

崑山方鵬著　弟鳳編

雜著

少司馬黄公像贊

毅然之色見之者自失鑠然之[illegible]之者若驚[illegible]抑者[illegible]乎氣之正不可犯者合乎[illegible]之清朝[illegible]淡而不厭也左圖右史老而不倦也節以裕民[illegible]之兆忍也晦以藏用文繡之兆願也吁嗟乎公[illegible]乎汲孺之直原思之狷也

拜題先祖遺像

顯允先公有德有齒行必重乎綱常言必據乎經史終日不見其惰容平居不見其[illegible]體循循乎里塾之師秩秩乎鄉飲之禮人稱謂必曰先生士品題必爲君子慨音容之日遐幸典刑之伊邇

庶子像贊

槐庭之孫節庵之子廉於取名勇於知止力疾而歸應召而起敢不自奮吁嗟老矣

太卿像贊

恥同流俗終不能與忘慕古人終不能企位浮於才德愧於齒衣冠儼然鄉人而已

野服像贊

即署小臣藩臬外臣召之爲法從之臣逐之爲草莽

之臣看仙本來面目只是矯亭一人

汪隱君像贊

踏然若趨退然若止凝然若思怡然若喜翹然海鶴之立翩然賓鴻之起浩然雲水之鄉悠然蓬藋之里吾聞公侯子孫必復其始不于其躬于孫于子

問菴禪師像贊

望之邈邈即之于于其足者道中之相空寂者世外之軀寢無夢而覺無憂故君子亟稱其適口擇言而身擇行故狂夫或病其拘然而心持五戒性悟六如登究竟之彼岸遊逍遥之故墟使柴桑見之必援其杜昌黎寓此亦造其廬也歟

相鶴陳處士像贊

獨鶴閑仙賓鴻傲吏抵掌談詩掀髯論事海月映其眉端江風快其胷次盖頹然者晉老之容而悠然者忘世之志也

處士先世在國初爲巨族號石橋陳氏鵬之先曾祖母處士之曾祖姑也自厥考抑齋先生登科入仕徙家城中而石橋之跡泯矣茲題其像而併識之以見通家之有自云

王可儀像贊

此吾友王可儀之像也人見其外之癯而不知其內之腴也人見其迹之迂而不知其心之劬也人見其被褐而趨不知其爲章縫之儒也人見其儼屋而[illegible]不知其爲堂搆之儲也盖不知者人也其知者予[illegible]所以歷歲寒經事變彌久而不渝也

自贊

嗟人龍而文虎彼狂者之自負惟規員而矩方乃儒者之恒度顧小子之何人肆俛焉而慕古願執後於晦翁敢希蹤於同父念飽煖以自安忍草木而俱腐爰矻矻以窮年徒區區而奚補覩茲貌之不揚知予心之獨苦

瑞芝頌并序

癸未之歲應鍾之月南汀賴公游息之所瑞芝生焉縉紳舉酒屬賀公曰此國之瑞也愚何足以當之予嘗覽其自賦有三善焉有而不居德之謙也美而不溢情之正也歸德于　上忠敬之至也是可以傳矣爲之頌曰

於赫天人感應如響福善殃惡厥類不爽無施不爾有種斯獲以昌而家以永而國福之將來不驟不愆神之報之有開必先岐鳳興周洛龜啓夏夢叶傳岩卜符渭釣　眞主御曆萬化維新妙簡在位矧茲近臣有美賴公三閭孕秀勵行績學在　帝左右　帝曰往哉保我東鄙海波不揚越人奠止越人奠止士歌協氣嘉生薰爲大和地不愛寶產此佳植玉

孚青芬雲霞秀色后上滋息　靈物護呵公樂且躭日
來摩挲邦人塡觀曰公之瑞　瑞不虛生應必以類公
不久留將歸自越入贊惟幄出秉節鉞公曰小子何
德以將孰非王土　天子之祥大肆厥辭鋪張　聖
德爲之斑玦卲示無極　聖壽萬年公亦多祉我揄
揚之敬授太史

壽心遠吳封君八十頌

封主事心遠吳公祠部郎中克學之父大宗伯古
温之季父也今年壽躋八十謀綴詳辭用彰盛美
凡厥有生降衷于天豐此嗇彼同畀其全聰惟吳公
有德有齒兼有諸福遐不樂只其德維何率性任眞

以道攝智以禮檢身其齒維何躋于大耋氣象春陽
風神玉雪其煕維何有子國士發解一人若登顯仕
亦有從子爲時名卿學成行尊伯仲齊聲其福維何
曰富與貴處盈若虛而弗爲累山巓水涯可舫可輿
人之望之列仙之儒其室孔邇其心則遠夢揖羲皇
神遊閬苑　天子明聖壽老乞言必有弓旌賁于丘
園羽儀于漸高尚于蠱公雖不出世則有補家慶益
衍　國脉彌長勿替引之永保無疆

王侯考績頌

崑令王侯將考績北上里中父老謁予文贈行爲
之頌曰

之物以涵以噓日月之晅雨露之濡豈無雷霆
亦有冰霰兹不可常僅一乖見有美王侯謂然如春
制之以義王之則仁相彼閭閻婉婉赤子父乾母坤
與吾同體孰有瘡痍吾往拊之孰有寒飢吾往哺之
何忍爾傷我膚我髮何忍爾飯我膏我血舍爾桎梏
歸我恲懞黽勉三年勞勤厥躬侯之去矣實繫我思
侯之來矣盍示我期載錫多男載錫多壽引之中之
受天之祜

三貞祠銘

吾崑多貞婦然李之節薛之烈黃之孝尤顯顯者
且無後故有司特祠祀之郡守胡侯題其額曰三

貞夫貞者事之幹也三氏者不同道貞則一以貫
之宜其各有以自立矣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三
氏之謂歟茲因王隱君之請爲之銘曰
大明當天　眞人御曆華統方亨胡運斯訖聲教誕
敷習俗丕變矧茲鉅邑舊稱文獻君子信道小人革
心爰及閨門動罔不欽木氓之妻薛氏之子抱義而
生懷仁而死亦有嫠婦神明所扶夙夜匪懈以療其
姑節烈與孝是謂三貞孰德不回有志竟成有嚴廟
貌玉山之下以尸以祝以勸來者惟茲鉅邑貞人是
多祀其最顯以例其他太史勒文邦侯命額樹厥風
聲過者必式法施於民祀典攸宜凡百君子視此女

師

矯亭箴

予有六病傷生伐性有善醫者曰矯斯勝暴則矯之以和狂則矯之以敬褊則矯之以容躁則矯之以靜譗則矯之以默懦則矯之以勁但當矯以就中不可矯而過正守一字之秘方來百福之類應

戒四虫文 有序

虎狼蛇蠍人知避之至於蠅蚊鼠蚤爲物甚細易而忽之者衆矣夫天下之事敗於易天下之禍生於忽惟其易之是以忽之故張柬之忽三思趙汝愚忽侂胄皆易之於始而遂不能制之於終也始而蠅蚊終爲虎狼始而鼠蚤終爲蛇蠍嗚呼可不懼哉聖人係夬之彖以五君子而去一小人猶必呼號惕厲不敢易亦不敢忽也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山中無事戲作戒四虫文以警小人使不得稔其惡亦以曉君子不可以易而忽之云

有物有物其名曰蠅詩人用刺賦客云憎廣厦細旃大人先生坐講唐虞諸生在庭何物幺麽便捷浮輕還集于此遶我營營有虩在傍窺伺甚明彼狂不知意氣滿盈忽攫而去遂喪其形先生見之三嘆而興

有物有物其名曰蚤口利而偘性躁而狡跳躑不常出沒甚巧方處于祇忽騰于樑我將捕之蹤跡已杳

曰蟣與虱厥類不少彼但蠕蠕爾獨擾擾我將諭之柰何弗曉至陋極微胡足深較

有鼠有鼠内黠外騃戢如其鬚突如其目陰晦則出陽明則伏亂我籩豆汚我裀褥主人不堪厲聲叱逐彼肆其醜跐跟踏躅嘖嘖其聲張牙鼓毒家人驚疑以褫以祝主人聞之大笑捧腹鼠輩安能爲我禍福急呼徙奴燒我牆屋灌之燻之以示顯戮自是帖然坐享百祿妖不勝德于焉可卜

有蚊有蚊眇然其軀稍大而繁淮揚之區露筋烈女死于道隅不戒舊惡敢來侮予旣闖我室復窺我幄乘昏伺暗無異穿窬嗟爾小醜厥賦何愚赫日炎天苟活須臾策策秋風吹我屋廬死期將至可悲可吁

祭劉文簡公

惟公毓秀三川馳聲四表甲第蜚英詞垣發藻　天子曰來爾教吉士文衡爾持天曹爾貳進于秩宗登于太宰樂此留都回翔數載穆穆　眞主高任老成入掌　帝制以贊中興哀訃忽傳　帝爲震悼曰簡而文君子之道錫玆美謚言歸其喪凡我故吏同是甗傷吁嗟乎公今不可作遺我典刑有德有學公形已化公神不死拜使緘詞聿來監只尚饗

祭邵母太淑人

事親之道孰腆孰豐必曰祿養亦曰貤封然三牲五

鼎徒以侈于外不若以善養者足以慰其中重恩累錫榮之爲有限不若立身行道者顯之於無窮婉婉夫人秀毓靈鍾篤生令子是曰泉翁衣冠之表文章之宗可謂鄉之大老國之鉅公其事夫人也祿養善養旣無不備而榮之生前顯之身後者又無不隆使天下稱之曰此泉翁之母也何其光大而尊崇且夫人淑德懿行若考見之無從然仰千尋之木者必究其所植之地覩萬鈞之器者必原其所冶之鎔不知其母視其子自足以槩見其始終矣某等本吳鄉之後進慕冉涇之高風採溪毛以式薦聊以展其微悰尚饗

祭座主太宰王公

公以　簡命校士南畿懸鑑持衡鬼神臨之不斐之文誤蒙甄拔公曰爾來傳我衣鉢及歸于朝延譽縉紳藉手見　上自謂得人叨忝釋褐公聞而喜緘書教誠有進毋止茲涖越城公巳上仙未報恩私我心缺然何以報公確持晩節仰高門墻無敢自絕公形歸土公神在天聿來顧歆慰我勤惓尚饗

祭梁有松

君死曷悲吾生曷喜嗟彼俗士愛生惡死憂愁坎坷處世寡懽曾不如君死之爲安離茲濁世萬慮俱息如夜而寐如冬而蟄顧茲傑傑吾何以休安得羽化從君而遊

祭葉衢州

嗚呼尚原其才恢恢其行捐捐其氣如虹其色如鐵其政令如風之行其操履如玉之潔其待物如春之和其御史如日之烈守文雅之典刑類篠蒼之志節眞克振其家聲方疾驅於仕轍忽哀訃之遠聞動士林之悲咽雖然先公之全稿旣入梓以永傳令子之胥眘又濟美而不絶則君之目可瞑顧我之心更切慨故人之日稀鬱老懷之如結茲薄奠以將誠遂執紼而臨穴

同舍弟祭張文儀邦伯

惟公清儉之德謹飭之行確實之辭愷悌之政外朴而中則文氣和而志則勁人馳以逞我退而安物聚則爭我黙而靜盖臨事有執而與物無競者也鵬等叨甲科之同登寔兄弟而異姓官相聯而益親交彌久而能敬曾違別之幾時忽呻吟而卧病緘長書以告終惟墓銘之是命胡旣哉而弗培叩高旻而靡應携雞絮以將誠泚予懷之荒蕪

祭毛中丞

天之生才誠若靳然予角去齒固畀其全天之錫福亦盈則忌豐彼嗇此兆滿人意惟天眷公降才爾殊之恒不足吾册有餘正大之辭練達之識謀國惟貞

刑家則飭惟天福公彌久益厚高仙垂祿完名上壽
豈惟有子有孫有曾孔翠之文蘭芥之馨邦之大夭
日來問政曰予耆蔡孰敢不敬四方影七日來請益
質難解疑退而氷釋矧予寡系知獨深道義切劘
匪貌寔心老成雖謝典刑不遠式薦豆觴將我誠悃

祭廖太宰

吁嗟太宰孤介清忠有大臣之節儀實厚重有長者
之風考證聖經有窮理之學扶植善類有匡世之功
盖　三朝之元老實一代之巨公嗟吾生之寡與
知已之難逢久徘徊於郎署叨禮遇之優隆既感乎
於道誼遂披露其心胷公再徵而留籠鵬累號而[illegible]

農仰斗山於天北謁雲樹於江東方[illegible]以展敬正
易簀而考終歎斯文之將喪悲吾窮渺星辰
之履舄失風雨之怫憬携難絜以[illegible]豈涕淚之無
從

祭馬松石

凡今之交惟勢與利孰全始終孰主道誼吁嗟松石
視險若夷我跡屢變君心不移方墓採梅武丘看竹
聯與並舟奚止信宿別幾何時忽發于背忽聞告終
何鋤兒輩將予在疚伏枕而悲[illegible]始憑棺坐進一卮
吁嗟松石悦親有道天鑒孝誠[illegible]食其報不于其躬
必于其子有子象賢是謂不死

會中祭龔大章墓

於惟先生能久處約風雨茅茨萊衣蘿落賦詩讀書
不改其樂有德有言有齒有學獨不有子身後寂寞
藐焉孤墳寄于叢薄必有靈光燭彼寥廓鵬等緬懷
高風死其如昨歲脩故事奠此清酌

會中祭梁州守　入鄉賢祠

惟公素行篤於人倫至孝本乎天性家傳仁讓之風
郡播循良之政甫冠而聲已馳盖棺而論益定奉憲
府之移文舉　清朝之著令列祭學宮之傍適合祀
典之正感善類以嚮方動士林之胥慶聿觴豆以陳
詞庶微誠之少罄

祭顧西巖

吁嗟西巖有德有學風神整嚴志行卓犖氣肅而和
辭簡而恪今其已矣邈不可作嗚呼哀哉鍾期既逝
伯牙徒生太白死別子美吞聲陰風凄凄白日冥冥
一觴之將千古之情

同鶴村政亭祭丁驗封室

秩秩安人夙配儒紳儉不廢禮嚴不傷仁紡績不釋
其手紈綺不加其身毎率先乎娌娌恒警戒於昏晨
方怡情于桑梓忽馳訃于交親夫誓鰥居終守曾參
之義子虛祿養永含季路之辛某等心徒切於悲感
豊偶失於因循雲依依其江樹波渺渺於湖濱望几

筵而遥拜庶誠悃之聿伸

會中祭周鶴村室封安人戴

易矣中饋禮崇内則温温德人服此無斁琴瑟在御

象服在躬子女左右貴富始終旣歛福之自天宜含

笑而入地共執紼以馳驅表通家之契誼

祭亡女

維年月日老父矯翁命爾兄策以羞飯之儀祭我亡

女四姐之柩曰嗚呼吾女乃至是耶果天命耶抑人

事耶豈予不德而累爾耶殆造物者戲耶何不使爾

少延而我先逝耶骨肉咸在送爾入土仰天長號裂

我肝腑尚饗

代族長祭　二祖

維年月日裔孫某等謹以庶羞之儀敢昭告于　始

祖萬三府君　先祖德乂府君曰恭惟　始祖勝國

之彦仲子代勞罹我　邦憲旣火其廬復籍其田諸

子衆孫悉戍于邊恭惟　先祖與弟析爨不與其難

奉身以竄初適于東再徙而北不絶如綫僅此一脉

慶源旣遠世澤彌長族衍齒繁日熾而昌言念　二

祖禮起於義率其宗人恪脩歲事尚饗

我始祖萬三府君元海運提領仲子富七府君代

之貫推一鄉頗事武斷洪武初籍没其產子孫皆

戍寧夏我先祖德乂府君與弟析居不與其難依

親黨石橋陳氏以居生子榮一府君復歸故土然

爲里胥所持不能自安生子文貴府君即鵬之曾

祖也披牒訟冤兵部下有司勘實始脫戍籍爲良

民以至今日吁亦艱矣鵬兄弟幸從大夫之後得

祭四代而我始祖先祖之祀獨缺焉乃敢竊取程

子之意歲祀二祖因合族人享餘且計口給粟庶

幾尊尊親親一舉兩得子孫當世守之勿替云

赴浙祭先考妣墓

哀哀考妣起家迍邅生我教我辛苦萬千濫登科甲

叨綴官聯祿不逮養抱痛終天茲値外補假道東旋

式增抔土告祭墓前鵬爲善不力立志不堅動違

先訓行已多愆自茲以往勇改速遷祗奉遺體以畢

餘年設移晚節自負厥言他日何面敢見九泉尚饗

赴召祭先考妣墓

念昔小子典學西藩色不在我力疾而還耕田讀書

無往不適出處之際幸無愧色撫臣廷臣薦者相繼

天子曰俞用以不次官坊翰死仍賜金緋殊恩異數

里巷騰輝顧鵬何人敢當斯遇人以爲喜我以爲懼

寔由　考妣積善累仁儲祥衍慶及我後人卜日屆

行來告于墓手加一抔不勝永慕尚饗

自祭文

維甲午之歲夾鍾之月方子厥疾弗瘳死期伊邇豫

命殺雞爲黍舉酒而自祭曰人有恒情愛生怖死視死如歸惟予則爾方自髫年父師有誨內肅外嚴日存敬畏長游鄉校謗言四興或緇其白或敗其成屢躓文場晚叨一第祿養幾何失我怙恃淹跡郎署廁名藩臬與俗寡諧亟返故業應召而起擬非所安猶兮豫兮處世益難自謂歸田坐享諸樂孰知大謬況味愈惡群小肆恤骨肉繼亡豈不自遣我心則傷中夜呻吟抱茲羸疾歷歲經時不寐不食如此而生生亦奚爲如此而死死又奚悲今夕何夕予將長往氣逐風霆神游浪莽㾊骸在俎美酹盈卮聊述平生與家人辭尚饗

陸處士家難傳

處士姓陸氏名宜字和卿別號如村世家蘇之陳湖里太宰水村公母弟也公昔用兵山東逆彬以偏裨受節制無何怙寵擅權奔走天下公獨不爲禮曰故吏也彬嗛之正德己亥西藩作亂彬勸　上南征有得宸濠遺公書者彬持之以要重賂公曰書謂數年不通問吾之心跡已明且書在未反前吾復何罪彬益怒明年庚辰　駕北還大臣以數千金遺親信子弟伏道左迎彬祈免死公獨命一吏候之彬不勝其忿遂繫械公困之百方委官校至蘇籍其家處士奔卒聞變走匿里舍命其子太學生仙价庠生仲各避難以存宗祀邏者至公夫人華氏奉其姑太夫人坐堂上相謂曰婦從夫母從子死生以之吾將何往處士聞母嫂被執即面縛自首時仙价去已遠仲匿小舟中度不能免乃付其子於乳嫗獨携兄之子以行及聞處士與母皆就逮仰天大哭托兄子於姻家曰吾兄止此一息幸謹護之自詣部使者言狀願侍二親同北去既下　詔獄左右備養不憚勞苦父病則救父母病則救母劬瘁骨立人曰孝哉陸氏子也又明年辛巳　今上登極彬伏誅公竟得白與處士皆生還名公卿聞仲事咸有紀詠而與學使者旌勸益加焉初仙价出亡至杭投舊西賓金美之慷慨延納

無難色詭傳追者至乃從間道引就餘姚顧中夫舘穀月餘不厭里人覺之復從間道引就寧波守周順卿留之官舍踰兩月所以慰藉而庇翼者甚至處士歸故里葺治舊業歎曰居常親故慇懃繾綣出肺肝語緩急若可賴茲蒙大難即以途人視我者矣而周顧諸君崇道義輕利害乃若此吾何忍負之於是擇地搆亭扁曰結草以示沒齒啚報之意云

論曰君子之觀人也不于其常于其變焉爾不有疾風何以知勁草不有狂瀾何以識砥柱使公出入將相終始富貴不有今日之變則何以知爲母爲婦爲兄弟爲子姪爲朋友者若是之多賢哉初予聞陸氏

之禍也坐客皆太息流涕有陳院使者獨奮曰吾不知其他顧和卿爲人豈陷刑辟者哉他日必生還吾之言斯驗也已而果然亦可以見天道人心之不遠矣

太司馬龍灣廖公傳

公姓廖氏名紀字廷陳別號龍灣其先本閩人宋末避亂遊海南贅土官家遂襲土官數世入　國朝有諱能者以事逮繫京師卒厥子諱瑄號淡庵時以生員侍行度不能歸依所親寓于東光因家焉則公之祖考考也公蚤有大志年數歲淡庵命讀醫卜書跪曰此末技耳非丈夫事也淡庵異之聽習舉子業稍

長游邑庠領成化庚子京闈鄉薦登弘治庚戌進士任考功主事丁内外艱服闋改稽勳陞員外郎調文選以疾去載起補考功仍調文選陞郎中持平守正間不容私有賂權要求吳江令者有權要爲其姪求錦衣經歷者公執不可或曰禍且至矣公謂奉法受禍某不敢辭卒亦無他時窂附逆瑾勢甚張公獨藐之其人欲陵公公即求去乃擢太僕少卿少卿歲巡邊閱馬出都門百里外即停驂遣使取馬冊進呈而已公遍歷廣覽無遠弗至山川之形勝將士之勇怯關隘之險易邊儲之虛實靡不究心焉無何改太常進正卿俱提調四夷館教諸生於常業外讀儒書識

義理多所造就陞工部侍郎總易州山廠履任浹旬弊去八九嘗曰欲正人先正己如賃房錢菜園錢夫價餘銀有司供億歲不下千兩公絕不受勢要歲覔薪炭數萬斤亦絕不與大約歲省八府銀數萬餘兩民大感悅由是聲聞益隆推改吏部愈公愈嚴門無謁客僚屬相謂曰人皆有鄉曲有親故公獨無深歎以爲不可及陞南京吏部尚書適值考察公於一日之間斟酌去留極爲精當見庶陛不嚴紀綱漸廢力振舉之而不樂于公者自此始矣改南京兵部兼守備叅贊内官等監私役軍匠及借撥人匠各若干名又軍匠逃故者責令千百戶代償月錢人匠逃故者

坐令二縣坊廂頂補又　神帛堂人匠原額四百餘名今加至及千餘户皆富室營充以析避役凡此數弊其來巳久牢不可動公悉查革偶以目疾月餘不視事挾舊怨者以爲言公嘗累疏乞骸至是求去益力遂得致仕聞者爲天下惜之公忠信孝友深沉簡重口無僞言身無僞行毀譽滿前不見其欣戚事變沓至益驗其從容周之所謂老成漢之所謂長者兩無愧焉然孤鯁峭直與俗寡諧不飲酒不聽樂不好華靡辭受取予一介不苟起居服食咸有恒度所世俗依違軟美之態機巧變幻之術不惟不爲且不能也居常卷不釋手五經四書以次紬閱併有獨見而

於學庸章句尤致意云論曰有大臣之度有大臣之節丙吉王旦諸人度則有之而節無聞焉若汲黯李膺有其節矣而不足於度也然有度者往往以功名令終徒有節者則不免於竄斥之禍公雖名位不極勳業弗竟然得以保身斂福歸其故里豈非節以主之而又有度以濟之故耶所謂清而容物公近之矣

盛烈女傳

盛烈女者里人楊承宗室也承宗幼失父其毋納惡少沈氏子為後夫盡費楊氏之産及承宗娶烈女惡少見其色美屢挑之弗從則詈之毆之終不易志盖其敢無禮於烈女者妻縱之也他日計使承宗遠出

烈女泣語其毋曰夫既出其人必污我有死而已毋曰汝立志堅定但謹避之耳毋徒死也惡少果以深夜入其寢逼之烈女竭力撑拒且哭且詈聲聞四鄰惡少怒甚批其頰流血乃去烈女即閉戶自縊死平明覺之負其屍寘積薪中竊其服飾逸焉烈女死年二十寔嘉靖壬辰十二月十一日也

論曰昔漢陳太丘表正鄉閭王彥方感化盜賊至相謂曰寧為刑法所加無為陳君所短又曰幸不使彥方知也非盛德素孚人人能至是哉沈氏子家邇予家而有禽獸之行自念予之不德無以革其面而悔其心誠愧於二賢甚矣使其幸而生於二賢之鄉必能改行從善何至烈婦之死非命也惜哉

紀夢

予夢多驗然不能枚舉也姑述其大者如左以見物有定數事有先幾斷非人之智力所能為者君子觀此而有得焉亦足以抑其躁心養其定力於身心不為無助也

弘治辛酉當大比先於除夕禱北辰是夜夢一顯者來鼓吹甚盛一人為予櫛髮悉似婦人粧束一人持金首飾遍插予髮先君謂二人曰當以髮結一小亭於額上二人如之既寤又默禱曰夢雖似吉然不曉所謂願明示我黎明復寐夢先君呼鵬曰太守來訪可

取盔來鵬入室於案上取盔以出先君曰汝宜戴之是年秋赴京鄉試陸舉人山招飲予偶以除夕二夢語之高掌科滂時亦以應試在坐高曰盔者魁也婦人者戊辰也小亭者少停也君今秋必當魁經少停至戊辰始登甲科且後無不驗

癸亥歲予開門授徒遠近畢集夜夢乘舟東行有載神像而西者一人以糞澆其首其神躍過予舟執予兩手予甚窘復探予腹取腸胃以出予痛甚不能忍大叫而寤明旦具白先君曰此手足心腹之疾也奈何近午適業師毛省庵先生枉顧作色言曰汝昨他出吾請汝門人朱生姚生者飲既醉而別乃入[illegible]他

廟遺溺其中戲將神像十指皆裂去又剜其背一穴
探銀錫五臟出之此何理也予即以夢告之相與大
驚命工整飭神像呵責諸生而告祭之焉
乙丑赴京會試夢朱侍讀玉峯來訪予弟兄初與之
對坐一人忽移予席列置於傍中懸二花燈甚光輝
上大書山西道中御史六字戊辰科予兄弟同登進
士則雙燈之兆也予爲吏部郎中玉峯來爲少宰傍
坐之應也既而有晉陽之役入其境而即返山西道
中之應也御史時鳴之應也
正德丁卯冬予束裝北上時鳴以路費置一小笥中
甚密予因以白金十七兩附焉明年正月二十四日

舟次河西務夜夢有道士三人踵門募緣予辭之道
士笑曰募緣疏上令弟已注君十七兩矣不可辭也
予不樂而寤明旦告諸同舟者皆曰道士者進士也
至二十六日昧爽陸行將抵都城忽有盜三人乘騎
而至首刼時鳴小笥中物俱盡而予十七兩遂失之
乃知三道士者三盜也
戊辰會試將揭榜夢入公所有達官據案高坐案上
一櫝置十五籤於內餘籤二百餘縱橫于案達官曰
汝名在櫝中予即啓櫝視之無有也達官驚曰然則
在散籤中耶予方欲遍觀之門外皷嚴即趨而出後
聞予卷初爲第一又移至第六及塡榜則寘第十六
云
嘉靖癸未夢與柴斧菴同行道經妻伯高京兆宅前
有物阻路乃循其簷下偪側以過斧菴忽入其家登
其樓不出予徙倚於外而已予戲之曰君他日當爲
京兆予必外補未幾予有浙藩之命斧菴竟爲應天
府丞陞府尹
是年三月初二夜夢與徐武庫咸陞車駕銅同被宣
召鵬三人皆緋袍驩跪堦下　上怒持杖擊鵬鵬仰
奏曰臣有疾頼陛下赦之　上喜引鵬至西北小閣
中賜以卮酒　聖諭云今日尚歇爾他日當補爾也
明日報至予陞浙藩二公皆知府後予再召而起且

以疾賜告則巳兆於是夢矣
歲乙酉嘗夢獨立于門遥見百餘人扶一綽楔冉冉
而來至予門而止予問故衆曰此領宮諭坊牌移立
於此予諦視之則篆書太史二字耳又嘗夢遊月宮
初入堂三間面東月色如晝更上數級入所謂廣寒
宮者面南而邃光彩眩目閃爍如電寒氣逼人傍有
抱衾而立者曰吾文衡山家僕也未幾衡山用薦入
翰林予亦繼之
又嘗夢騎一大魚游戲巨浪中甚適明旦一庠友持
扇索詩扇有太白騎鯨圖恍如夢中風景予詩云醉
騎鯨背穩於船知我前身是謫仙盖紀夢也

嘗讀史傳有涉吾崐者漫錄之以補邑誌之缺
唐陸元感字逵禮梁婁縣令慶之曾孫生而敏慧任
建德溧陽二縣令咸有善政神龍三年卒葬崐山盖
崑山即古之婁縣也
周寶唐僖宗時爲鎮海軍節度兼南面招討使黃巢
之亂羣盜所在蟻結王敖據崑山寶討平之光啓初
劇賊張崑山寶遣引郁領兵三百戍海上郁醉而叛
寶復討定之 出唐書
齊東野語記宋狀元王俊民父弁待崑山缺謫潭州
稅後宰崑山事移舒州又記楊和王第六女爲向千
豐妻王甚愛之撥吳門良田千畝以爲粥米逮今向
氏家有崑山粥米莊云
北山先生何基之女適郡人張復之任平江府崑山
縣令 出正學編
元楊文學者宋文節公萬里之後也同知崑山事好
德尚義能以私錢復文節故居割田百畝以建祠杞
盖克紹先烈者也 出揭傒斯忠節碑記
吳孟思者本杭人少好學工翰墨尤精篆隸四方來
求書者日衆出輒爲好事者邀止止或彌月爲人外
不爲物忤而內甚剛介所交多達官而絶無求薦進
意至正十五年春三月卒于崑山州之寓舍 出浚穉集
吾嘗自安東浮海至于崑山三遇颶風冊遇淺一過

冠吾自分必死已視吾身如無焉颶也淺也冠也亦
視之如無焉故吾起居食飲言笑與平時無異舟中
之人皆凌競戰慄齒上下作聲無復人色吾曰不必
懼懼亦死不懼亦死孰若不懼哉孰若安坐飽食哉
衆乃少安比登岸吾問同舟之人曰公等皆懼我不
懼公等皆不食飲我食飲今日公等登岸我亦登岸
相視一笑 出蘇平仲集
公受 詔行毋殁公馳還舍乞丁憂 詔不允鄉兵
既集命其子存道部領由永嘉浮海北行存道至崑
山聽進止 出章溢墓志
題顧仲瑛綠波亭有美人兮玉山之下蹇好修兮樂
逍遙以容與采衆芳兮中洲洲有杜若兮有葯在渚
秋風兮春雨葯以爲房兮杜若爲戶芳菲兮襲予羌
獨立兮夫誰處我懷美人兮欲往從之水波深兮使
我延佇望玉山之下兮有美一人我之懷子兮匪秋
伊春水波兮孔深涉波以往兮子宜我親遺我兮芳
蘭報子兮綠蘋嗟斯世兮混濁非我與子兮夫誰與
倫願歲晏兮爲期毋相忘兮水濱 出王忠文公集
國初丁晉字仲敏崑山人有詩名與同郡鄭奕弘道
沈繹誠莊爲倡和友詩文甚多 出水東日記

嶠亭存稾卷之九

矯亭存稿卷之十

雜著

崑山方鵬著　弟鳳編

造化

邵子元會運世之說最爲精密然竊有疑焉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既有太極即有陰陽既有陰陽即有萬物既有萬物即生聖人豈有一萬餘年陽始生而天開又一萬餘年陰始生而地闢又一萬餘年陰陽始交而萬物生又四五萬年陰陽始完而聖人出焉無是理也夫自堯舜至於今幾四千餘年耳三代已不如唐虞漢唐宋已不如三代世道亦降不過二三百年則一變矣若有開闢之後四五萬年風氣未開人文尚未著水土尚未平生民尚未粒食直羲農黃帝堯舜迭興而後治也竊謂羲農去盤古之時必不遠其年可以千計不可以萬計也堯舜去羲農之世必甚近其年可以百計不可以千計也高明者察焉

性只一性未嘗不善也窒於氣質於是始惡耳然豈性之罪哉若曰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則是兩箇性矣譬如水只一水未嘗不清也混於汙泥於是始濁耳然豈水之罪哉若曰有源頭之水有汙泥之水則是兩箇水矣

周子剛善五剛惡三善多而惡少也柔善三柔惡三善不多而惡不少也故君子貴剛

三代以前訓性純乎善也戰國以後訓性兼乎惡矣如食性酒性性躁性慢之類是也非三代以前之性矣夫性相近其初同也習相遠其終異也蓋性無不善而習則有善有不善也

告子指氣爲性佛氏指心爲性

人之死也猶木之然也木然而盡則火熄烟滅而成寒灰猶人氣盡而死魂離魄散而爲鬼也木然而未盡卒然止之則火熄而烟存猶人氣未盡而暴亡魂凝魄滯而爲厲也

鬼屬陰人屬陽鬼當畏人人不當畏鬼也邵子以爲善而陽多則鬼畏之矣爲不善而陰多則鬼弗畏之矣但言鬼畏人不言人畏鬼也然則爲鬼所憑者必不善之人歟

王雱既死一日荷校牽索伏于庭下荊公見之失聲而哭史彌遠既死忽坐堂上呼子婦歷語家事且書遺囑數條皆其手跡盖國家將亡陰氣太盛陽道日微故鬼得以肆行而人得以見之也

髮者血之餘陰之屬也鬚者氣之餘陽之屬也故剛決之人則鬚勁陽氣盛也宮刑之人則無鬚陽道絕也

自萬物言有形而有知者蛩魚也有形而無知者木
石也無形而有知者鬼神也自一身言有形而有知
者百骸也有形而無知者爪髮也無形而有知者夢
寐也

雷之先陽氣發而為雷在天成象也雷之後陽氣凝
而為斧在地成形也

雨止於日出之先虹見於日出之後非因虹見而雨
止也朱註曰虹見則止蓋爾雅之誤耳詩曰朝隮于
西崇朝其雨言雨即至非言雨止也夫虹者天地之
淫氣見於東則雨遲見於西則雨速未有不雨者試
之而屢驗矣

夏日出而夫熱者陽氣微也日中熱陽氣盛也日昃
尤熱陽氣積久而益盛也夏夜熱日之餘烈也

夏之熱日助之風解之冬之寒風助之日解之

諺云夏至無雲三伏熱重陽有雨一冬陰蓋夏至陰
之始也宜陰而反無雲故熱重九陽之盛也宜晴而
反有雨故陰言陰陽相反耳

壬癸日多雨陰道盛也丙丁日多雨陽道窮也窮則
變矣

風陽物也從西北來者必寒乾位也西南來者必煥
坤位也起自午前者必烈陽盛也午後者必緩陽衰
也故曰風陽物也雨陰物也丑寅之雨必霖陽勝之
也未申之雨必久陰助之也雖甚雨亭午必暫止者
太陽中天陰不敢與之抗也故曰雨陰物也

晝動而夜伏者理之常也晝伏而夜動者物之變也
鼠也狐也鬼魅也盜賊也皆晝伏而夜動者也小人
之道也故昏夜乞哀暮夜懷金者其狐鼠之類歟

高山石中螺殼先儒謂開闢以前之物恐無此理吾
堯之世洪水滔天懷山襄陵螺殼乘水至山偶着于
石潤氣凝結之久遂與石相附耳混沌之時惟有氣
而無質螺殼安得獨存也哉

鄉民鑿池濬井既丈餘每得竈釜之類或問曰古之
地若是卑乎予曰天下之物皆化而為土土日積則

地日高理也或又曰地日高則山日卑乎予曰山有
草木石必皆化而為土土日積則山惡得而卑乎
亦理也然有息壤焉則地氣亦有時乎長矣

翼而不飛者鵞鴨之類也飛而不遠者雉鴿之類也
飛之雛哺而不啄不飛之雛啄而不哺造物者其有
劑量乎

鸛而寡群鸛引一失偶者至寡逐之他日又至又逐
之如是者旬月而合鸛誠知恥矣比之於鴈則終有
愧焉嗚呼時之人鸛且不若也而況於鴈乎

先儒謂獸橫其首故愚然近乎人者多矣全體之具
近乎人胎生近乎人乳其子近乎人鼾睡近乎人病

而飲藥近乎人司耕司守引重致遠近乎人皆鳥之所弗逮也

猫生子哺之數日多取而食之不仁哉或曰誤以爲鼠而食之也則又不智矣

物無自食者虎食群獸而不食虎也鶚食群鳥而不食鶚也然則人而食人大亂之道歟

有有情而爲有情者鳩化鷹之類也有無情而爲無情者絮化萍之類也有有情而爲無情者人化石之類也有無情而爲有情者草化螢之類也

馬者盛陽之獸也雉者盛陽之鳥也故其尾皆長先儒曰陽盛則尾長此之謂也

猩猩能言生而知也鸚鵡能言學而知也

鷗始馴而終疑機動之也狙前怒而後喜術愚之也虎渡河鱷赴海誠感之也

羽毛之族多鱗甲之族少倮虫之族益少若各限以三百六十則天地間物皆有數矣自羽毛鱗甲以至於人皆謂之虫則兩間動物無一而非虫矣堯舜周孔亦以虫目之可乎此家語之所以爲敝也

詩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然南方之鳩能自搆巢假鵲巢者鴝鵒耳鴝鵒俟鵲雛能飛即假而入鵲初拒之甚峻鴝鵒往而不已如是者數日鵲乃飛去鴝鵒據而生子復還其巢可謂不言而喻者也

形聲皆巨者虎也形聲皆微者蛩也形巨而聲微者牛也形微而聲巨者蛙也雞之聲雄巨於雌也鴨之聲雄微於雌也若是其不齊也

有花有實者梅杏之類也無花無實者萍藻之類也有花無實者菊桂之類也無花有實者桑椹之類也亦若是其不齊也

牝雞鳴怪也初更雞鳴亦怪也勝國時有廉訪使者駐節南陽忽聞初更雞鳴嘆曰不祥亂將作矣明日棄官而歸南陽果陷盖亦羽虫之孽歟

蠅與蚊生於暑而死於寒皆陽物也然蠅陽之陽也故待旦則飛蚊陽之陰也故嚮晦而出

純乎形化者人獸是也純乎氣化者蠅蚊是也或氣化或形化者蚤虱是也

經傳

克己復禮乾道也九二寬居仁行是也主敬行恕坤道也六二直內方外是也

晉襄公漏言於朝狐射姑殺陽處父君不密則失臣也鄭雍糾漏言於家祭仲殺雍糾臣不密則失身也

雲從龍陰隨陽也風從虎陽應陰也或曰何以知虎之爲陰物也曰龍晝見虎夜出是以知之

天地以生物爲德成物爲業顯諸仁日新之德也不必藏諸用富有之業也不必言本富有以體統言大德敦

原缺第八葉

化也日新以散殊言小德川流也

孟子曰舜卒於鳴條大史公曰舜崩於蒼梧之野蔡傳兩存之予謂孟說是也史遷但襲家語禮記之說皆錯解陟方二字遂謂巡狩而崩耳夫舜既倦於勤豈復遠涉於荒服之外耶是時二妃亦且百歲存歿未可知豈復尋舜不及死於沅湘之間耶後世宦遊客死藁葬遐方而其妻子或至流落者間有之矣豈以天子之尊帝女之貴而有是耶或曰象封有庳故舜就葬於此予謂不然史稱鼻亭在窮崖絶徼非人跡可到則非有庳明矣舜既親愛其弟豈無善地處之而必於荒僻無人之境雖欲常常而見其勢安得

源源而來耶皆不通之論也蓋所謂湘君湘夫人者即湘水之神秦博士妄對始皇以舜妃耳韓子既曰皆不足信而又曰舜有天下二妃之力宜當為神食民之祭則亦遷就之說耳舜妃果當祀與湘水何與耶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與下文三危既宅三苗丕敘文勢相同蓋言三江既入於海則震澤於是乎底定矣蔡傳析而解之非也昔禹疏三江導太湖之水東入於海使不至於汎濫而吳人免為魚鼈者禹之功也至今東吳水患皆由三江壅遏不能赴海故耳

五子之歌有亭焉其一其二皆引皇祖之訓也其三

樛木朱子指后妃為君子楊氏疑之是已三百篇中婦人稱其夫為君子則有之未聞稱婦人為君子者也然遂以為臣下之頌文王則與上下篇意不相屬或曰后妃頌禱文王也近之

葛覃后妃之本也卷耳后妃思文王也樛木后妃祝文王也螽斯衆妾頌后妃也桃夭賢女之多也兔罝賢人之多也芣苡婦人之樂也廣漢汝墳婦人之正也莫非文王后妃德化所及也故以麟趾終焉

野有死麕賦也小序曰惡無禮也夫以麕鹿之微而誘懷春之女誠無禮矣末一章其詞甚婉未見有凜然不可犯之意或以為拒媒妁者似之蓋言徐徐而

來勿遽登堂而動我帨勿頻入門而驚我犬詞雖婉而義則正矣

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即魯頌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之例不可訓平為正也若曰平常作文或庶幾乎

豳風伐柯九罭兩篇所謂我覯之子疑皆指周公也東人幸遇周公得見其燕享之儀服飾之制也

春秋尊王之書也若用周之月又用夏之時非尊王之義矣或謂改月不改時非也時與月皆從周也

周諺曰疋夫無罪懷璧其罪故富者衆之怨也買禍之道也貴而能貧可以後亡鄭伯張得之矣

雍糾之妻祭仲之女也以糾之謀告其父聽之而免

焉蒲盧癸之妻慶舍之女也以癸之謀告其父不聽
而及焉告者婦人之仁也聽者悟也不聽者愎也
周鄭交質君臣相疑也周鄭交惡君臣相賊也嗚呼
綱常絶矣
夏姬一婦人耳既滅陳又禍楚其女又滅羊舌氏秦
女一婦人耳殺伍奢逐太子致鞭尸之辱召白公之
亂色之能傾人國如此吁可畏哉
凡屬乎父道者妻皆毋道也凡屬乎子道者妻皆婦
道也以弟之妻爲婦者非卑之也遠之也不以兄之
妻爲毋者亦遠之也嫂者老也尊之之辭也兄之妻
可尊也不可親也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公侯大夫
降殺有等焉不嫌其多者所以廣嗣也然凡有喪則
外寢祭則外寢娠則外寢盖雖備而不常御也
小功不稅曾子韓子疑之是也存厚之道也宋儒謂
曾子不察於義韓子不及於義則是以薄爲道矣
同毋異父昆弟之服子夏以爲齊衰比之親兄弟焉
是不知有父也子游曰其大功乎近之矣游氏以爲
無服比之途人焉是不知有毋也橫渠曰其小功乎
得之矣
子上不爲出毋服主祭也不爲伋也妻是不爲白也
毋此非子思之言也妻可絶毋可絶乎

則平日所學何事耶是皆可疑也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當自爲一節與上文不相
蒙盖禮所包者廣不止言下車一事也
殯於五父之衢陳氏辯之是矣既葬而反雨甚門人
至者防其墓之崩耳陳氏遂以爲實崩而脩築之
泣泫然流涕者既葬而哀非爲墓崩也其曰古不
墓所以曉門人不待脩築也若初葬即崩則不逮
人遠矣何以爲孔子哉
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此非夫子之言也子貢晚年進
德未見其損子夏離群索居不聞其益聖人之言豈
有不驗者哉

周官體統正大周禮之綱也周禮節文備具周官之
目也
周禮周公未成之書也五官方成稿而冬官未措筆
也或謂遭秦火而亡之非也五經遭秦火或錯簡或
缺文或亡其一二不若周禮之獨遺其末也河間獻
王以考工記補之其繆甚矣近世諸儒往往摘五官
之言補冬官之缺說者謂之以玉補玉豈其然乎
周禮之用奄人惟米鹽之細酒漿之微戶庭之隱宗
廟之幽耳未嘗使之得近君側也葉氏曰古人以輿
臺待奄人故用之爲無傷後世以樞筦付奄人故用
之爲有害

周禮鹽人酒人供其用也漢法榷酒榷鹽專其利也宮閫之深嚴不宜有內市也周禮則曰內宰佐后立市陳其貨賄王后之貞肅不宜有外交也周禮則曰內小臣后有好事好令於四方及卿大夫則使之殊不能解意者後宮微物細務不欲旁午入市姑使致之內庭以便貿易耳非物物而市之也意者王后父母兄弟之族在焉而使人致慶吊問遺之禮耳非汎汎而交之也

王道自謂受孔子罔極之恩吾輩當知受朱子罔極之恩如四書集註有恩於吾輩甚大或微有未瑩者亦萬分之一耳

大學十傳非曾子不能作也孟子七篇非軻不能著也論語非聖門諸賢親記而手錄之不能若是其精切也未必盡出於門人也

或曰大學在親民即百姓不親之親無據之說也又曰中庸脩道謂教即脩道以仁之脩有據之說也

格致一傳誠闕文然不可移知止兩節而釋之也聽訟一條誠錯簡然不可舉本末二字而釋之也

天賦我以本然之理而人受之則謂之性人率其自然之性而各由之則謂之道聖人以人倫之至任君師之責脩道於身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所謂脩道以仁所謂脩身則道立所謂人之有道也教以人倫皆是也

費者散布之意隱者微妙之意饑食渴飲冬裘夏葛生育乳哺之類夫婦可以與知能行者也

溫故所以知新致知之事也敦厚所以崇禮存心之事也

斯昭昭之多蓋指其一處而言及其無窮則舉其全體而言與造端夫婦察乎天地語意相類恐無積累盛大之意也

生知安行者孔子也學知利行者顏子也困知勉行者曾子也子路不足以與此

子路以政爲學以正名爲迂皆强其不知以爲知者

若能於其所不知而闕如焉則可進於知矣

犂牛一章蓋孔子與仲弓面言之或汎論其理或別有所指耳子謂顏淵曰子謂子貢曰凡有曰字者皆與面言也子謂子賤子謂南容凡無曰字者不與面言也以此例之則孔子與仲弓面言必矣仲弓與伯牛同族未必爲賤家語謂其父不肖恐漢儒附會之說亦難盡據也

鄉人儺後說爲是禮曰朝服立於阼以存室也陶元亮曰朝服立於阼階孝之至也皆指祖考而言也

默而識之宜讀如字猶言心領神會也易曰默而成之顏子之不違曾子之唯皆所謂默識心通也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善者之不善者改之彼二人者或善或惡必有我師焉 曰一善一惡恐不能若是其期也

先進猶今言先達質有餘而文不足故謂之野人及周盛時則文質彬彬故謂之君子然至周末則文過勝而滅質矣故從先進以救末流之弊猶曰禮失而求之野程子亦曰此即不遜寧固之意似得之矣

遠人不服恐指邾杞等國而言不指顓臾也既曰在邦域之中又曰謀動干戈於邦內則非遠人明矣且顓臾果不服則伐之有名季氏安得中止哉

子路對長沮稱孔子名樂正子對魯平公稱孟子名

父師一道也父名必諱師獨不諱乎然樂正子可也子路不可也他日語石門曰孔氏語丈人曰夫子斯得之矣

由生好仁而愚者也莊子好知而蕩者也白公好信而賊者也武子好直而絞者也州吁好勇而亂者也伉牧好剛而狂者也皆不學之過也

禮以行之易遜以出之難不脫冕禮行也待膰肉遜出也

孝子養志泰伯之逃爲父欲立季歷也伯夷之逃爲父欲立叔齊也所謂先意承志也然伯夷與泰伯無異叔齊與季歷雖不同使孤竹君無[illegible]子則伯[illegible]

叔齊不可逃也徒務一身[illegible]而不顧宗廟社稷之重惡得爲孝乎此季札之所以無取於春秋也

泰伯避季歷而逃之以致武王遂有天下是繼以國讓實以天下讓也夫以太王賢且多狄難固不當遽有翦商之志況泰伯之賢殷道未衰亦無朝諸侯有天下之理讀者不以辭害義可也如以辭而已矣南宮适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稷何嘗有天下哉亦指武王言耳

論語二十篇乃孔門高第弟子於聖師一言一動皆耳聞目覩而手記之以各遺其門人而諸弟子之門人則彙而成書者也記必出於孔子之門人書必成

於諸弟子之門人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言之固難記之尤難言出於聖人之口記出於門人之手非親炙久而造詣深者必不能若是其精密也論語是也韓子謂孟子七篇成於萬章公孫丑之徒夫游楊呂謝各記程子之說亦皆不能無誤萬章公孫丑未必賢於四子而七篇之精純正大恐難盡出其手也況一時問答之語二子或能記之如對齊王牽牛一章反覆曲折如此弟子必不在側安能得其似是之詳乎

史記謂孟子自梁至齊古史則謂自齊適梁愚謂古史是也蓋其仕齊而母尚存遊梁而年已老亦可知

矣或曰孟子一書首稱梁惠次及齊宣不有先後可據乎予曰不然孟子首陳仁義以見七篇之體要終敘道統以見列聖之承傳其旨深矣區區齊梁先後何足據哉

先王養老之制五十必使衣帛七十必使食肉未五十七十者不在是限非有厲禁而不得衣帛食肉也禮二十可以衣裘帛成湯治亳童子以黍肉餉孟子幼時買肉以食其無厲禁明矣

萬章述舜完廩浚井事雖不經然意當時必有一書具載其事萬章特舉而問之耳觀其措辭命句皆先代之文非春秋戰國之文也傳稱孔子刪詩書此豈其所刪者耶

孟子之時猶知脩天爵以要人爵至漢亦然自唐以來始以記誦詞章爲要人爵之道初不知天爵爲何物不待既得人爵而後棄之也

我欲行禮數句其辭費矣禽獸奚擇一言其意露矣在孔子則無之矣

屋廬子曰爲其爲相與孟子曰爲其不成享也二句相照應二其字皆指儲子也意謂儲子不之平陸但以幣交則是儀不及物矣我爲其不成享之禮故不見之非爲其爲相而輕之也

人於深夜酣睡既醒思其旦晝之所爲深心生焉此則夜氣之助也

進不隱賢謂不蔽賢也必以其道謂不枉道也

孟子莊子俱載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之事而辭不同焉孟曰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養人者害人莊則曰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孟曰二三子何患乎無君莊則曰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孟曰我將去之從之者如歸市莊則曰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其辭相去遠矣

成己仁也成物知也仁體而知用也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知體而仁用也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動而仁靜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仁動而知靜也仁者不憂知者不惑仁先於知成德之事也知者不惑仁者不憂知先於仁入德之事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仁者樂天知者畏天分而言之安勉之殊也知周萬物仁濟天下知旁行仁不流合而言之聖性之盡也

仁義禮智四字不見於經孟子始言之而非始於孟子也中庸寬裕溫柔四句則子思言之而非始於子思也文言體仁長人四句孔子固已言之矣然則孟子親受子思之傳而上接孔子之統不亦可驗哉

小學吾自導卿脫釋者以脫字屬下句讀爲脫若之脫非也下文曰吾欲爲卿脫死二脫字義同之讀通

鑑纂要乃以吾自導卿爲句刪去脫字不成文理

劉靜脩謂史臣述高允之言曰庶或見原曰恐負[illegible]子使允忠亮之心不白非信史也愚謂不特此耳[illegible]曰實不問臣臣亦無此言則允面詆太子欺其君父之非使之何以自容哉設或魏主遷怒責備太子允[illegible]何以自容哉允蓋忠智之士必不肯徑情直道以賊人父子之恩也此必史臣不得其詳而自爲之辭耳

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不若曰以事兄之道事之待群吏如奴僕不若曰待群吏如卑幼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不若曰以教諸子焦先生嚴毅方正必不爲人所使而正獻公亦不敢以使之也一字之間而師道之輕重待師之禮之厚薄係焉可不慎乎

庚衮不染疫癘者必其人禀厚而養完邪氣不能入之且孝友純至則神明又默相之也若謂疫癘不相染則誤人矣

矯亭存稿卷之十

矯亭存稿卷之十一

崑山方鵬著　弟鳳編

雜著

讀史

先儒謂虞夏商周皆出黃帝以世數考之則堯禹皆黃帝五世孫實兄弟也舜則黃帝九世孫堯禹乃其族祖也果如其言則堯舜未嘗傳賢堯以天下與族孫舜以天下與族祖耳有是理乎堯之二女乃舜之祖姑而娶之爲妃有是理乎此皆不根之甚者也惟湯武爲稷契之後則聖經有明証焉爲不誣矣

無道之君享年獨多享國獨久故能養成天下之亂以至於亡甚可惡也桀在位五十二年紂三十二年周赧王五十九年漢桓靈四十二年唐高宗三十四年玄宗四十二年宋徽宗二十五年元順帝三十五年享年多則惡必稔在位久則禍必深雖欲不亡得乎使其不久而斃繼世者幸得其人則或可以念亂而圖存矣

夏少康殷武丁周宣王皆中興之英主也後世惟光武足以繼之若夫周平王晉元帝宋高宗以闇劣之庸材昧君父之大義使之守成且不足況望其興衰撥亂復仇討賊之事乎

秦愚黔首故漢高起布衣取之西漢任外戚故王莽

乘之東漢乃呂董卓故曹操乘之操假禪受之名以欺
後世故司馬懿劉裕蕭衍諸人皆踵而乘之唐重藩
鎮故五季乘之宋事夷狄故胡元乘之夫夷狄據有
中國萬世之大變也故中國有　聖人出焉而驅除
之此天道人事相爲感應者也

有社稷之臣焉漢武帝稱汲黯唐德宗稱李晟宋太
祖稱趙普而普非其人也必也孔明之於漢子儀之
於唐韓魏公之於宋斯足以當之矣

任數用術程叔子所惡也而獨取左師觸龍張子房
以爲得納約自牖之義叔子奚取焉取其以權而濟
經耳潁考叔之於鄭伯庶亦近之呂氏以考叔爲鄭

莊之天理王氏又以考叔爲迂則責備太過矣蓋鄭
莊信盟誓畏兄神不有考叔之言則母子終不可得
而見也

史記載衛武公弒其兄而自立古史謂無此事先儒
疑或有之愚謂史記之說必無之理也夫以臣弒君
以弟弒兄天下之大惡也後雖道學自脩安能贖其
罪哉果有此事大學何以稱其爲盛德至善左史倚
相何以睿聖贊之耶

潁考叔狄梁公韓魏公善處人君母子之間者也張
子房李泌善處人君父子者也田叔鄧惲善處人君
兄弟者也

子胥借吳以報楚初非爲吳也而卒忠於吳子房借
漢以報韓初非爲漢也而卒忠於漢然子房托赤松
之遊以免鐲鏤之禍則忠而且智矣

昏君庸主不信忠賢至死不悟固無足道然至死而
悟亦無及矣如齊桓公將餓死始謂無面目見管仲
夫差將敗死始謂無面目見子胥則亦何及也哉

嫪毐通於太后生二子秦王誅毐殺其二子夫毐將
爲亂誅之當矣二子何罪耶況同母之弟耶留之以
奉太后於別宮亦無不可也

漢制帝初升遐稱大行皇帝孫氏曰謚法大行則大
名小行則小名故稱大行果若孫言則行字當讀去

聲不當讀平聲也或曰不返之義也庶得之矣

晉之風俗不惟士大夫蕩蔑禮法閨門女婦尤爲無
恥如賈充妻之殺乳母桓温妻之殺愛妾王衍妻之
撻其叔王渾妻之鄙其夫王凝妻與叔解圍謝邈妻
與夫告絕温嶠交婚而大笑阮籍別嫂而相譏諸葛
恢女則再適人劉頌女則嫁同姓阮咸盜姑婢而不
禁王珉通嫂婢而被笞王導妾有麈尾之誚有尚
書之名是皆夫子無刑家之道故婦人亦得以自肆
也夫安得而不亂乎

齊桓公斃豎刁饑渴於壽宮而死梁武帝納侯景饑
渴於臺城而沒人君信任小人既害而國復凶而身

戚哉

漢元帝以王氏為婕妤宣帝宮人也唐高宗以武后為昭儀太宗宮人也

漢兩月晨見外戚封侯之應也晉三日東行群胡僭號之應也

三代而下純乎華有漢唐及我　朝是也純乎夷者胡元是也華與夷分治者六朝及南宋是也華與夷混治者兩晉及五季是也

唐有鞭背之禁宋有杖脊之刑背不可鞭也而脊可杖乎

漢以法掩情而無宋之忠厚宋以情撓法而無漢之

剛明唐惟姑息而已既無漢之剛明又無宋之忠厚

漢唐有女主之禍而宋無之唐宋有夷狄之禍而漢無之漢有東西宋有南北而唐無之

唐肅宗制於張后不過明皇之宮宋光宗制於李后不視壽皇之疾犯晨之禍極矣夫明皇不足惜也壽皇致孝於其父而不食報於其子天道安可詰耶

宋待士之禮甚隆而士之自待亦重或言而不用必求去或被劾必求去朝廷留之不得則勉強而從之一也大臣遷擢於義微有不安必力辭章至數十上不止朝廷不惟不怒而終聽之二也進退廷臣未嘗則封還詞頭或不肯草制遂為中止三也一人立朝而子孫弟姪甥婿皆得恩蔭四也大臣有疾則屈萬乘之尊親往問之及卒又往哭之五也不幸有罪竄貶謫安置而無繫械鞭撻之辱六也雖跡遠之臣入朝必召對或請對燕語從容七也或便養親或念鄉井乞其郡則得其郡八也年既衰老則優以祠祿告請致仕則給半俸或官其子九也累舉不第則賜特恩出身使之不為棄物十也選人父母年至八十例與近地十一也赴任罷任道經山川險阻之地例遣兵卒防護十二也罷朝集院於朱雀門外群臣赴闕有貧乏者令寓其中官給夫馬十三也凡經所謂敬大臣體群臣者宋實無愧焉而士不知報樽重者獨

何心哉

子房任數挾智所以貽厥孫謀者不正故其孫辟彊一言而啓諸呂之禍是以君子擇術之不可不慎也而楊雄乃深取之何哉

畢諶之母呂布執之諶涕泣而歸曹操徐庶之母曹操執之庶涕泣而辭先主其賢不肖何如也操不能遣諶備不忍留庶則其賢不肖又可見矣

朱鮪謀殺劉演其在光武不反兵之讐也赦罪賜爵傳封累世失之矣乃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父兄之讐豈小怨乎哉

曹操見漢獻俛仰失色汗流浹背侯景見梁武不敢

仰愧汗流被面可以見小人之情狀矣

王裒孝也而寓乎忠諸葛瞻忠也而寓乎孝君臣父子之道兩得之矣王陽孝矣而王事不終趙苞忠矣而毋命不惜君子有譏焉

坐中無車公不樂喜其押也顧公在坐令人不樂憚其嚴也可以觀德矣

田橫之徒五百人漢高祖招之不來俱赴海死諸葛誕麾下數百人司馬氏欲降之皆拱手不降每斬一人問其降否輒不應以至於盡此皆廝役僕隸人耳未嘗學問知禮義乃能如此而彼嘗學問知禮義號稱士大夫者或不逮焉不亦可愧也哉

王陵以忠而畧其不孝之罪王祥以孝而掩其不忠之名

嚴光與光武同臥而加足畧君臣之分也李泌與肅宗同臥而盡言全父子之道也蓋光幸而不爲泌泌不幸而不爲光也歟

漢相國蕭何廣田宅以自汚唐司徒杜佑跨驢入市以自汚大臣危懼如此當時之君可知矣

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邢恕從伊川則傾伊川從司馬君實則傾君實小人反噬可畏也

張武受賂文帝賜金錢以愧其心黃老之術也符彦卿厚歛宋祖賜羡餘以愧其心駕馭之術也

孔光希帝旨下王嘉於詔獄嘉乃謂不能薦進孔光即死無恨光不知嘉之忠嘉不知光之佞胥失之矣

陸雲辯於笑唐衢癖於哭哀樂不中其節不祥之兆也故雲被害而衢阨窮

漢人死黨錮郭泰獨以明哲保其身晉人樂放曠陶侃獨以勤勵率其屬唐人事姑息裴度獨以討賊爲己任蓋皆所謂特立者歟

甚矣君臣之際鮮克有終也馬援得遇光武幸矣而不免藁葬魏徵受知太宗深矣而竟至踣碑以二君之賢且如此況其下乎爲君固不易爲臣良獨難此

謝安所以聞之而感泣也

漢高園便殿灾董仲舒曰高廟不當居陵旁故天灾之宋玉清昭應宮灾王旦曰玉清之興不合經義故天災之可謂善言天道善悟君心者矣

稽康阮籍皆心乎魏室不肯仕晉觀其拒山濤之舉却司馬氏之婚其志明矣然康著絶交書而竟以譖死籍撰勸進文而得以壽終能無優劣於其間乎

齊王儉自以博聞多識勝於陸澄嘗集諸學士盛自商略澄待儉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者儉嘗出巾箱雜物命諸學士各陳所聞多者與之澄舉諸人所不知事復多數條盡取諸物儉笑

日陸公書尉也宋綦攸提舉秘書省與諸館職各徵
所事坐客不敢盡言綦所徵爲優校書郎董彥遠所
徵數事悉有據依坐客服其該博識者曰此非福也
數日果外補夫人之有技過人則容過攸則忌蓋有
幸不幸存焉然二人者亦不免尖之自衒者也
于陵隱而高者也龐公隱而安者也柴桑隱而真者
也冊里隱而散者也康節隱而樂者也劉靜脩隱而
貞者也
霍光啓萬世廢立之禍漢明帝啓萬世夷狄之禍其
在春秋必誅無赦者也
甚矣疏傅子孫之愚也於親之故舊所喜旣不能竭

力招致賓客之奉又不能竭力營辦反覬其所賜之
金以買田宅其卑陋何如也疏傅立朝則見其君之
子之愚而以止足爲戒歸家則見其子孫之愚而以
宴樂自遣且多財益過富者衆怨之言尤切人情而
中物理其高見遠識豈尋常可及哉然則爲人父祖
者狗私贖貨汲汲焉爲子孫之計爲人子孫者不務
以悅親爲事而惟以營家爲急皆疏傅之罪人也
唐劉瞻被誣罷相李庾草制深文痛詆必欲加害後
瞻再召而起道出湖南庾典是郡郊迎置酒瞻面譏
之庾飲鴆而死宋晏元獻雅愛宋子京相與親密中
秋召宋出妓催飲明日晏忽罷相宋當草制頗極詆

斥揮毫之際餘酲尚存晏面辱之宋愧汗而退
張說滯遐方嘗作書以貽蘇頲誡使者曰當候其日
近暮送之使者如教至則吊客皆說先公舊僚而說
則頲父環之友也頲嗚咽流涕明日力薦于上遂得
遷秩丁謂在海外嘗作乞還表外封爲書誡使者曰
汝必於南京春宴日客次送之使者如其言府主得
書惯不敢發然有中使在坐已見之又不敢匿遂因
中使回而附奏得移近州二人之智巧一轍也
韓文公議唐禮以獻祖爲太祖而不以神堯王荆公
議宋禮以僖祖爲太祖而不以藝祖朱子皆從之然
獻僖二祖比之后稷同乎否乎以之配天安乎否乎

聖人復起必有定見矣
漢張禹嘗引弟子入後堂相對婦女飲食宴樂惟
宣至則豆肉巵酒而已蓋畏之也宋胡瑗晚畜二
弟子皆不得見惟徐積至則延食中堂二女侍側
親之也二事頗相類而用心實不同云
或曰王魏乃高祖之臣建成不得而臣之可以無
也非也譬如一邑有令有簿令以吏胥分事其簿
或有難吏胥共之義也豈曰吾屬於令而自免乎
如一家有父有子父以僮僕分事其子子或有難
僮僕共之義也豈曰吾屬於父而自免乎故高祖猶
也父也建成簿也子也王魏吏胥僮僕也謂王魏

非成之臣非也

狄梁公短婁師德而婁極薦之退而歎服寇萊公短王旦而旦極薦之退而知愧婁也王也不惟有容人之度而又有知人之明可以爲大臣矣

婁師德入朝同列目之爲田舍翁則笑而受之馮道入朝同列戲之以兎園冊則怒而視之婁謙謹而有容馮痴頑而無度

五柳先生傳其辭曠五斗先生傳其辭激皆衰世之意乎

武王既老成王尚幼周公又聖人也武王豈不欲舍其子而傳位周公哉顧不可以爲訓徒啓後世爭端耳宋太祖舍其子而立其弟所以置德昭於死地也可不戒哉

温公之子康潞公之子及甫皆爲邢恕所誤遂至殞其家聲虧其士行甚可惜也若伯温者旣不阿以失身又不激以取禍真康節之子矣

楊誠齋萬里陸放翁游皆一時名人誠齋不爲侂胄撰南園記遂至擯斥而晩節益競放翁爲侂胄撰閱古泉記遂遭譏貶而晩節不終然則秉筆爲文者可不慎哉

故州入冠車駕蒙塵冠準以帷幄大臣行宫在前虜勢在後此何時耶乃與楊億飲博歌謳歡呼非其時

矣眞宗使人覘而知之口雖不言能不動於心乎王欽若孤注之言所以易入也

宋遭金狄之難復讐之志不可一日忘也然亦有時焉高宗之世臣子之痛方切而韓岳諸公皆名將可以有爲也而秦檜力主於和孝宗之時瘡痍之民甫息而李邵諸人皆庸才不可以有爲也而張浚力主於戰時行不行時止不止其不勁也宜哉

蕭何追韓信高帝使之也呂后殺韓信高帝聽之也帝之積疑於信非一日矣

東方朔文人也善於諧謔遂與優孟同傳李泌賢相也好談鬼怪遂爲當世所輕君子可不自重哉

以王旦比馮道旦不肯受以張浚比諸葛浚不敢當誣歐陽子曰通於甥女誣石徂徠曰詐死云胡誣朱子則及其母氏之言子婦之行小人用心之不肖一至於此然何損於三賢哉

余中者呂惠卿之婿也嘗上疏乞誅惠卿以謝天下孫婿李憮擬自詣開封尹投牒乞與呂氏絶婚可謂親戚畔之矣惠卿不能自反而歸咎於祖塋風水豈不謬哉

五代安重榮微時嘗立竿柷曰吾射而中的當爲節度使一發而中已而果然後有異志復立竿柷之又一發而中反謀遂決事敗伏誅宋嘉定中有寇張

大者作亂擁衆入安慶見諜棲扁柷曰吾中安字首
點者必成矣一發果中[illegible]之無何兵敗被擒詰其
所以中者乃其夢之精不事之成否也狂寇倖此
而驕是自速其死耳
范文正以制科薦富弼辭以未習文正曰已為君闢
一室皆大科文字可急就館王彥光葆以詞科繼周
必大辭以未嘗經意彥光曰君懷才耶亟命撰所業
二十四篇入都投進後富周二公皆為名相不惟見
當時取士獨重二科而文正彥光惓惓汲引後進之
意尤可尚也范蘇人而彥光則吾崐人云
呂相夷簡聞包拯之名欲見之包與呂所居同里竟

不往見呂許之薦為重行劉器之從温公遊閒居時
問訊不絕及登政府不通一書温公益重之薦為館
職有李番者知絳州還朝其友曰諸公薦子知制誥
獨宰相以不曾相識為辭盍往見之番曰吾昔肯見
丁崖州為翰林學士久矣今[illegible]能趨炎附熱看人眉
睫耶夫番之自立與包劉一心也獨所謂宰相者不
知何人豈亦崖州之類歟
王裒痛其親而不臣於晉孝而能忠也稽紹死於晉
而不念其親忠而非孝也
甚矣宋史之謬也呂祖謙不與朱熹張栻同傳而廁
於儒林之間文天祥不與陸秀夫張世傑同傳而列

於陳宜中之後是焉得為知類也乎
人才生於中國而中國不能用之反資夷狄之用此
當時君相之罪也匈奴得中行說以害漢石勒得張
賓以害晉契丹得韓延徽西夏得吳昊張元以害宋
兀朮以書生叩馬之諫而收復汴京胡元以呂文煥
劉整為嚮導而統兵南下是皆以中國之人而為中
國之害者也彼數人者有可用之才而無可用之路
所以甘心虜庭而為之役耳使當時為君相者處之
得其地用之當其才安知不強中國而弱夷狄哉
唐玄宗以步輦召姚崇宋哲宗以金蓮炬送蘇軾二
公皆學士可謂榮矣然金蓮炬可送也步輦不可乘

也惜乎崇不足以知此
唐帝女下嫁士夫之子行家人禮最為良法如王珪
蕭瑀之婦杜悰之妻昭在簡策及其後世乃嫁叛臣
賊將恣其驕奢或委身於遠夷醜虜復蹈漢之故轍
矣
唐玄宗時王毛仲方有寵奏欲置酒召客上曰知卿
所不能致者宋璟一人耳朕為女召之諸宰執聞命
偕往璟獨後至飲未盡卮遽稱腹痛而返宋孝宗時
張說方用事奏欲置酒召客上曰朕以酒饌助懽諸
大臣聞命偕往兵部侍郎陳良祐獨不赴已而中使
賚賜上尊珍膳說因附奏良祐獨違慢聖旨異其得

罪忽報内批陳良祐陞諫議大夫衆客聞之憮然而龍孝宗之英明過於玄宗遠矣

有是志必有是才斯足以成天下之治王荊公志大而才小張魏公志大而才疎適足以誤國而已有是志又有是才者其惟孔明乎

世之人死於酒色者衆矣其次死於勞怒焉死於饑寒焉死於飲食焉死於醫藥焉正命而死者不亦鮮乎是故孔明食少事繁死於勞也范增疽發于背死於怒也蕭衍困卧臺城死於饑也陳無巳之卻衣死於寒也劉伯倫之負鍤死於酒也少陵之牛炙死於食也王旦受宮人而日衰死於色也呂枀服硫黃死

於藥也明道之于某死於醫也（伊川有謂治醫人書）皆有所致而至者夫安得爲正命乎惟孔明鞠躬盡力死而後已君子以爲正命也

論詩

九日尊前見菊花王元之夢中句也已而貶商州至郡菊花盛開笑殺城東桃李花宴元獻夢中句也既而守亳州城東桃李甚盛此詩夢也劉希夷詩云今年花開顔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既自以爲不祥未幾被殺蘇子美詩云身如蟬蛻一榻上夢似楊花千里飛歐公以爲可念未幾病卒此詩讖也唐宣宗微時詠泉云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宋太祖微時詠月云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天中

此以詩占帝王之度也崔鉉兒時詠鷹云[illegible]終一去不知誰是解縱人韓滉謂其父曰此子前程萬里寇準兒時詠華山云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其師謂其父曰賢郎必作宰相此以詩占公輔之器也李泌詩曰青青東門柳歲宴復憔悴楊國忠以爲譏己訴之明皇曰賦柳爲譏卿則賦李爲譏朕可乎蘇軾詩曰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王禹玉爲訕上譖之神宗曰彼自詠檜何與朕事此以詩遇明君也唐明皇時謫仙進清平調曰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時太妃專寵遂恨之而放歸

唐昭宗時同谷子詠五子歌曰聲色酣酗是四荒那堪峻宇又雕墻時何后用事欲殺之而逃去此以詩忤女后也韓翃詠寒食云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烟散入五侯家唐德宗寫其全篇召知制誥陳去非詠墨梅云相逢京洛渾依舊惟恨緇塵染素衣宋高宗誦此兩句召登册府此以詩蒙召也孟浩然詩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玄宗怒之而被放李適之詩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李林甫譖之而貶死此以詩得罪也晏元獻得句云無可奈何花落去未有屬對王琪應聲曰似曾相識燕歸來王金陵集句云江州司馬青衫濕未有屬對蔡大啓應聲曰梨園弟子白髮

新此以詩受知也青衫白髮病參軍旋糴黃粱置酒尊但得有錢留客醉也勝騎馬傍人門虞秉題傳舍詩也王荆公見之薦登卿佐越調隋家曲當年亦九成哀音已亡國廢沼尚留名汪君玉題九曲池詩也晏元獻見之薦居館職此以詩被薦也李林甫忌張九齡張作燕詩云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李覽之恚怒稍解牛僧孺銜劉夢得劉獻詩云猶有當時舊冠劍待公三日拂埃塵牛笑曰未敢當此此以詩釋憾也王維陷賊中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肅宗見而原之得減罪蘇軾繫獄中詩曰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昧自亡身神宗見而憐之得

免死此以詩解難也爲君固不易爲臣良獨難桓伊歌之而謝傳爲之感泣侍宴旣過三爵諠譁竊恐非宜李景伯歌之而中宗爲之罷宴此以詩諷諫也齊已詩前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鄭谷改數爲一齊已下拜垂崖詩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閑殺老尚書蕭楚才改恨爲幸垂崖大喜此以詩服善也王播爲寺僧所厭後位通顯續舊題曰三十年來塵拂面如今始得碧紗籠盧肇爲郡牧所輕卒登首選詠競渡曰向道是龍剛不信果然奪得錦標歸此以詩記舊也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此張佑詩也唐武宗孟才人歌是詩氣咽而死歌舞教成心力盡一

去不相隨此樂天詩也張正封病卒愛姬盼盼誦是詩不食而死此以詩殉主也崔郊家貧嘗鬻婢于連帥後作詩云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連帥遂還其婢趙嘏眤一美姬後爲浙帥所據嘗作詩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陽臺去作不歸雲浙帥遂出其姬此以詩復合也薛道衡詩曰空梁落燕泥王冑詩曰庭草無人隨意綠隋煬帝忌之而見害喬知之詩曰百年離別在高樓一旦紅顏爲君盡武承嗣恨之而下獄此以詩殺身也人之死生榮辱離合得喪皆係乎詩如此可不慎哉

淵明之詩蕭散少陵之詩懇惻太白之詩橫放昌黎

之詩豪健東野之詩迫促樂天之詩曠達東坡之詩譏侮蓋皆類其爲人然而有不類者如柳州躁挈而詩平淡金陵執拗而詩典雅則又不可以例論也

虞世南贈麥寶兒詩曰垂肩嚲袖太憨生李謫仙戲杜子美詩曰借問別來太瘦生蓋皆當時語也

笋根稚子無人見釋者曰稚子大鼠也又曰小雉也舊時王謝堂前燕釋者曰王謝人姓名落霞與孤鶩齊飛釋者曰落霞飛蛾也皆附會之說也

杜詩中興年中字讀去聲喪家狗更秉燭喪字更字讀平聲皆未見其爲必然也

唐周朴路逢一樵人忽持之叫厲聲曰得之矣樵人

覺啓而走邏者疑其為賊執而訊之朴曰偶覓句適見負薪者成之耳即吟云子孫何處閒為客松栢被人伐作薪衆皆大笑宋吳處厚知漢陽軍一日綱吏來告履卅吳問所在吏曰鸚鵡堰吳拍案大叫曰大奇吏驚懼伏地吳曰我一年為鸚鵡洲對未得今天俾汝啓予也吾釋汝罪矣左右竊笑古之所謂詩狂者二人之謂歟

太白云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李義山云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明道則曰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何其渾厚耶見二詩之迫矣昌黎云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烟柳滿皇都東坡云一年好景君須記正是橙黃橘綠時明道則曰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何其廣大耶見二詩之偏矣

太白權厝龍山後以二孫女之請改葬青山范傳正墓碑可考也少陵權厝耒陽得孫嗣業之力歸葬鄭師元微之墓誌可據也二公身後之微事絕相類然太白乏嗣而子美有孫則又差勝之矣或謂二公皆死於水則好事者為之辭子所謂何用故謗傷此類是也世傳韓有詩云夜沉秋水又曰捉月非入千丈波此必非韓子所作蓋後人假托之耳

少陵詩云致遠思恐泥東坡謂不足法以其全用經語也然苗而不秀豈其天冊自犯之矣宋人詩云天之未喪斯文也吾亦何為不豫哉子贈范史云破屋數間而已矣范叔一寒如此哉對語雖切終犯此病

唐人早朝詩共沐恩波鳳池裏珮聲歸到鳳池頭獨有鳳凰池上客子美則曰池上于今有鳳毛四人用事雖同而少陵之意自別所謂化腐為奇也

晏元獻嘗詠上竿伎云百尺竿頭裊裊身足騰跟挂駭傍人漢陰有叟君知否抱甕區區亦未貧書之中書省壁潞公過之諷誦再三荊公不饒也趙南仲平李全有功遂分邊閫之任赴鎮之日朝紳出餞適有呈上竿伎者曹西士賦詩云忽被鳴鑼引上竿今時難似舊時難勸君着脚須教穩多少人將冷眼看道果不利

杜律七言有註相傳出於虞文靖公景泰間江陰朱氏始刻之文貞文敏二楊公序之詳矣然勝國之季已有刻本實元進士張性伯成所註也豈伯成學於文靖此註嘗經是正而誤傳耶然有一二未穩者具列如左

人今罷病虎縱橫言身既困病盜復充斥未能北歸渭水泰山不知得見否也無民已病而歛不休意公詩云南菊再逢人卧病即人今罷病也又曰不可久留豺虎亂即虎縱橫也

宗臣遺像肅清高言遺像肅然清高非仰其清高而起肅敬之心也

只在忠良翊聖朝普天率土皆天王之地但在忠臣良將共翼聖朝以收復耳蓋勉之之辭非彼之之辭也

喬木如存可假花若喬木尚存可借其花而觀賞之非曰歸無乞而可求假也
老夫新詩誰與傳此言吳公之詩非少陵之詩也
江湖滿地一漁翁言蜀地山之險水之多無由得歸以見見明狀景無順流下峽之意
綵筆昔曾干氣象干犯也猶言衝斗牛逼象緯非言干動時貴求見知也
即看燕子入山扉即看言即見也冬去春來即見燕子來巢矣非設若假如之義
教兒且覆掌中盃教兒覆盃者不欲飲也若是飲盡之意則教兒二字不通矣
三峽星河影動搖三峽波浪洶湧星河影在水中勢必動搖既非民勞之象亦無將映爭鬥之說也
武陵一曲想南征南征指馬援故事非云桓伊之弄也
千人何事網羅求千人非千人也言鷹何與於人而必求之耶
不知旌節隔年回言將校然日卻迎滿意臘中即至不意又隔一年至春而後至也令謂臘歲已盡入城則將校豈有不知者哉

采興杳然迷出處言我采興而來杳然深入深迷其所出之路非謂出處兩忘也
吏情更覺滄洲遠吏情猶言仕情非吏隱之情也

古人之詩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後世之詩言之者有罪聞之者足以怒

鄭虔特才藝人耳少陵詩云先生有道出羲皇又曰天然生知姿學出游夏上皆許之太過不足爲法

杜詩云元日至人日未有不陰時取漢人七人八穀之說也冥冥甲子雨已度立春時取唐人赤地千里之說也然屢試之而皆不驗也

淵明有命子詩有責子詩辭意懇惻實天理人情之至也少陵則曰失學從兒懶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則是一切任之而不問矣杜亦未詠放不若陶出於真誠而反譏陶以爲不知道不亦誤乎山谷說要之評亦未爲定論也

江文通擬陶詩或謂其逼真未也自種苗在東皋云云四句百年會有役而止刪去但願桑麻成四句則近之矣

柳詩漁翁夜傍西巖宿六句東坡以爲刪去後二句則佳或謂不然愚意留之固無害刪之則益奇也

才有利鈍文有遲速太白楊大年秦少游信筆而成者也少陵歐陽子陳無巳精思而得者也然後世有定價李不如杜楊不如歐秦不如陳則何嫌於遲何

貴於速哉

大風歌則思猛士垓下歌則惜婦人劉項興亡之幾決矣

宋楊尚書玢致仕歸舊居爲隣人所侵子弟乞訟于官玢作詩止之曰隣家侵我我從伊畢竟還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　國初楊尚書翥未遇時屋基爲隣人所侵族人欲訟於官翥作詩曉之曰移過疎籬築過牆任渠侵我我何傷普天之下皆王土更過來些也不妨二公同姓且同官其事又同亦甚異也但玢處於既貴之後而翥容於未遇之時尤可謂難矣

詩莫盛於唐少陵詩之史也太白詩之仙也昌黎詩之豪者也東野詩之窮者也王川詩之怪者也魯望詩之隱者也韋柳詩之遠者也元白詩之近者也然皆足以名家也

杜詩見伊呂失蕭曹六字漢魏以下諸儒無人道得真孔明之知己也杜牧之詩云慷慨臣時畧從容問罪師蓋亦庶幾知孔明者

杜詩聯中有以比喻對實事者如曰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又曰珠簾繡柱圍黃鵠錦纜牙檣起白鷗又曰欲辭巴徼啼鶯合遠下荊州去鷁催燕雀白鷗啼鶯則實事也

二蘇和陶詩殆遍獨不和挽歌辭者畏死故也蘇氏於死生之際如此可以見其所養矣

唐詩正音於李杜皆不敢選而於韓白則間取之唐詩正聲於韓白皆無所取而於李杜亦皆選之其不同如此蓋各有所見也然今之學詩者必當以二書爲的

唐代宗爲廣平王時張良娣譖之肅宗惑焉李泌誦黃臺瓜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肅宗大悟我朝　仁廟監國時漢庶人忌之　太宗疑焉嘗出虎視彪圖命解學士賦詩解詩曰虎爲百獸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　太宗大悅詩之能感人如此

曉星殘月入華清或作曉風非也臥看江南雨後山或作雨外非也昔人已乘黃鶴去或作白雲去非也詩意蓋謂黃鶴已去樓名尚存千載之後但見白雲悠悠而已若首句云白雲去第三句又云黃鶴去則意重複而不通矣

陽關三疊初不能曉其義唐人詩云來聽陽關第四聲註曰第三句也即勸君更盡一杯酒也予嘗聞吳歌稔矣首唱第一句衆皆不和更唱第二句則衆從而和之連唱第三第四句則又從而併和之蓋每歌

四句共唱七聲而第四聲正第三句也且首句獨唱三句當唱故謂之三疊云未知是否

矯亭存稿卷之十一

雜著

崑山方鵬著　弟鳳編

論學

學有四途居敬窮理交養互發讀書力行不敢偏廢得寸守寸得尺守尺者近世薛文清是也蓋朱子之徒歟玩心高明游神廣大富貴功名固不足以累吾之志趣而訓詁文義亦不必以汩吾之聰明理不待窮而自悟書不待讀而自解近世陳白沙是也蓋象山之徒歟氣剛而養之充志篤而行之果而學亦不失其正者近世方希直羅一峰是也蓋司馬公文文

山之徒歟工於制作勤於考訂爲文章大家者近世宋景濂是也蓋韓歐之徒歟有志於學者必知所以自擇矣下此則科舉佔畢之流烏足以爲學哉

黃霸獄中授尚書趙岐複壁中註孟子胡致堂於嶺表作管見皆不以患難而廢學也朱買臣負薪行樵讀書不徹匡衡客作富家借書徧讀倪寬爲人傭作帶經而鋤以至畢誠之燃薪江泌之隨月孫康之映雪皆不以貧賤而廢學也

五經四書一也漢人讀之爲訓詁之學唐宋人讀之爲詞章之學今人讀之爲科舉之學濂洛關閩諸儒讀之則爲聖賢之學蓋讀之者同而用之者異也

惑於色者慾心一萌遂不可制雖自以爲樂而疾病生焉其可憂者大矣樂不足以償憂也惑於貨者貪心一起遂不能辭雖或有所得而廉恥喪焉其所失者多矣得不足以補失也然則學者可無克己之功乎

朱子孝經刊誤以古文定爲經一章傳十四章深有益於蒙士典學使者當命有司刊布社學使童子與小學同誦習之亦端本澄源之要務也

詩變而爲騷騷變而爲選又變而爲律則極矣篆變而爲隸隸變而爲楷又變而爲草則極矣

親存孝子愛日汲汲乎其爲養也親亡孝子愛日汲

汲乎其爲善也思貽父母令名夫安得不汲汲乎

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古人之學也大叩則大鳴小叩則小鳴古人之教也大行則大名小行則小名古人之謚也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古人之事君也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古人之治民也

寬厚之人失之通狷介之人失之褊剛決之人失之刻慈祥之人失之懦有是德則有是病也蓋稟木氣多者爲寬厚爲慈祥然而掩乎金矣稟金氣多者爲狷介爲剛決然而掩乎木矣所以不能無偏而必貴於學也

獨體爲文合體爲字筆之簡策爲書古書爲篆如端

冕正笏何其莊也今書爲楷如岸幘褻裘何其便也
至於草書則如脫巾袒臂又何放也有志於古者能
無慨乎雖然凡今道德風俗禮樂法制皆失古意矣
豈獨書學然哉

予因病而知爲學之方矣病者長一分元氣則消一
分抑氣學者進一分天理則退一分人欲

讀書者多善讀書者寡張思叔少年失學及讀志士
不忘在溝壑慨然有得立志堅定矣呂伯恭初甚躁
迫使性氣後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大省悟待物
多恕矣陳烈讀書易忘嘗讀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
心而已由是靜養數月收其放心而一覽無遺矣若

三子者真可謂善讀書者也

胡氏謂今之儒者移學文藝干仕進之心以收其放
心而美其身則古人可及愚謂今之儒者移貪貨色
樂遊蕩之心以學文藝而干仕進則宋人可及夫學
文藝而干仕進者吾見亦罕矣安望其收放心而美
其身乎故今一變至於宋宋一變至於古

所謂道學者以道爲學也所謂道者君臣父子夫婦
長幼朋友其大也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其細也道之
全體固無不該然必先其大者斯善學者也今也不
然近自夫婦兄弟之間未見其異於恒人而或反有
可訾可議者乃獨異其冠服高其議論以自號於人
曰道學此人所以深惡之也人能先於倫理上用功
是真以道爲學者而可謂之道學矣

莫靈於人然必待教而後能也莫蠢於物然不待教
而自能也故人不受教曾物之不若矣

文王之聖太任之教也孟子之亞聖孟母之教也公
父文伯之賢敬姜之教也二程之賢侯夫人之教也
呂榮公之賢申國夫人之教也世俗以姑息爲慈以
禽犢爲愛掩覆其過而養成其惡者可不省哉

許魯齋云小學一書吾信之如神明敬之如父母近
世賀克恭氏每令學者先讀小學愚謂學者之於是
書當如衣服飲食一日不可缺焉者也

聖賢 諸子附

聖有不同堯舜文王孔子一類也禹湯武周一類也
伯夷尹惠一類也賢有不同皐傅呂召一類也顏曾
思孟一類也由賜游夏一類也儒有不同周程張朱
一類也溫公康節一類也游楊張呂一類也其他可
以類推矣

伊尹孟軻同道伊尹曰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
覺之而誰也軻曰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
誰也皆自任以天下之重也使軻遇湯必成放伐之
功使尹在齊梁必陳堯舜之道伊尹孟子易地則皆
然

孟子於孟獻子之友五人曰其三人則予忘之矣朱子於康節加一倍法曰都忘之矣此未到聖人處聖人智以藏往惡得而忘之哉伊川所謂聖人六事而常記得是也

孔子稱伯夷曰古之賢人又曰知柳下惠之賢未立以爲聖也孟子則曰聖人百世之師伯夷柳下惠是也蓋謂之賢者舉其全體謂之聖者指其一節

周公使管叔監殷孔子以昭公知禮皆不能以無過然一不忍逆料其兄之惡一不敢直道其君之非厚之至也所謂觀過知仁矣

一介不取諸人萬鍾何有於我孟子真足以當之

先儒謂曾子後來安知不爲聖人愚謂子貢晚年安知不到曾子觀其以溫良恭儉讓形容聖德以綏來動和形容聖化諸弟子孰能及之而孔子亦嘗以同賜並稱且以一貫告參者告賜所謂其有所試矣況孔子歿後門人必入揖子貢而後歸其尊敬之又加此而徒以言語目之者真世俗之論也

明道有聖賢氣象終日端坐如泥塑人未發之中也及至接人一團和氣已發之和也

子貢聞求仁得仁即知不爲衛君子夏聞使枉者直即知舜言仁智非排有樊遲之所及也屋廬子聞儀不及物即知所以不見儲子亦幾乎言下解意矣

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劉元城賢矣而不知程子並亦命歟然歐陽公疑繫辭李泰伯疑孟子又當責其學力而不可專委之於命也

莊周狎大人侮聖人之言者也以堯爲亢以舜爲贖以周公爲走狼以孔子爲逸狗其罪不容誅矣

濂洛之前有宋嘉王景山氏嘗著儒志編一卷論性論心論學論伯夷伊尹周公伯禽三良管仲皆非歐蘇所及不幸三十二而卒若假之年遇濂洛諸儒其進豈可量哉

明道嘗談介甫之學曰我亦未敢自以爲是此天下公理顧往復明辯不有益於介甫必有益於我矣其

見誠懇至詞氣和平如此至於朱子闢象山之學則欠此氣象矣

朱子與林氏論易不覺失笑與象山論太極反覆譏刺此其氣質剛褊周程張子之所無也後來大段涵養漸至和平耳故五儒之有朱子猶四賢之有孟子也孟子之氣豪朱子之氣剛皆不足於和平者歟

夜夢作先賢像贊曰以帝王之道爲道以聖賢之學爲學以百姓之心爲心以天下之樂爲樂覺而忘之不知爲何人作也然三代而下當之者未見其人程伯子其幾乎

先儒謂禹剥毋背而生謂啓毋化爲石謂伊尹生空

桑謂傳說無父毋皆不經之說也
老子之說玄列子之說虛莊子之說放荀子之說粗
楊子之說緩文中子之說誇世之所謂六子也
老列莊之說雖高然遊方之外者也荀楊王之說雖
雜然遊方之內者也
楊雄論顏子而繼之以四皓論箕子而繼之以接輿
可謂不知類矣
莊子齊物而物不可齊也邵子觀化而化不可觀也
伊川考亭死於門人之手正而斃焉者也荆公臨死
使家人誦佛經東坡臨死徑山老僧特來說偈有愧
於程朱多矣

伊川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伊
川曰道着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歿東坡疾革
錢世雄曰先生平時踐履至此更須着力東坡曰着
力便差語絶而逝二事絶相類然伊川語聖道也東
坡論佛學也蓋似同而實異也
國初姚廣孝嘗著道餘錄專詆程朱其友張太史洪
曰少師於我厚今死矣無以報之但取道餘錄付之
火耳近世荷亭辯論傳習錄等書盛行於世其人死
矣恨無良友如洪者取而焚之也
狂狷者皆聖人之所取也然與其為曾點之狂不若
為原憲之狷狂之弊流為晉之放曠狷之弊至為漢
之名節與其為晉之放曠不若為漢之名節
孟子之後可以儒名者惟宋為盛吾於漢得一人焉
董子近之矣唐得一人焉韓子近之矣元得一人焉
劉靜脩氏近之矣董子黜功利者也韓子闢異端
者也劉子不仕夷狄者也此根本節目之大者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則告以君子所貴之道所謂
正而斃焉者也邵子有疾程子問之則戲以生薑樹
上之語所謂玩侮一世者也
溫公在孔門其子夏之儔乎（篤信聖人）康節在孔門其曾
點之儔乎（已見大意）
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者蓋謂周程張子及游楊呂謝

諸公各有論著朱子集之以成聖經賢傳之註此以
明道言非以行道言也與孔子所謂集大成者異矣
或者乃謂集南軒東萊象山之大成不然也
孟子之生去孔子且百年矣而獨能宗孔氏之道使
天不生孟子則邪說橫流孔子之道不著朱子之生
去程子且百年矣而獨能尊程氏之學使天不生朱
子則衆言淆亂而程子之學不行是豈偶然之故哉
天未欲喪斯文故聖賢相繼而出耳
衆人皆台吾何獨不台此非張子之言記者之誤耳
台候台旨世俗之諂辭也嘗謂張子而肯隨俗習非
乎廷臣皆拜田蚡汲黯獨揖之廷臣皆媚呂宗兄躬

宋璟獨卿之嘗謂張子而汲宋之不若乎
二程有恩於朱子朱子有功於二程
一家之中父子承道統者文武周公也祖孫承道統者孔子子思也兄弟承道統者明道伊川也猗歟盛矣
林希逸三子口義於老子得其什之一耳列子得其什之二耳若莊子得其什之五六矣然而君子有所未暇也
屈平作離騷子雲作反騷亦各言其志耳然與其投閣而生不若沉江而死與其爲龍蛇不若爲魚鼈與其爲莽大夫而死全不若爲三閭大夫而玉碎也

太史公知爲孔子作世家矣而寘孟子於淳于髡之列知爲伯夷立傳矣而擬豫讓爲荆軻聶政之流子貢大賢也厠之於貨殖西門豹良吏也侮之以滑稽非其類矣

風俗

聖經賢傳稱大人非君位則聖德也曾子曰參得罪大人漢高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霍去病曰乃知爲大人遺體皆指其父也范滂曰願大人割愛指其母也疏受曰從大人議指其從父也今一命以上皆稱大人矣
先生饌指父兄也先生書策在前先生施教指其師也先生脩德守約指其夫也先生將何之先生天下士指學士年長者也惟劉元城稱司馬公曰老先生則極尊之之辭也今巫卜之流皆稱先生
古惟宰相稱相公節度使帶開府儀同三司呼公相自參知政事以下惟稱其官王旦謂丁晉公曰參政近來似橫謂張文節曰參政休亂文字是也今庶人在官者皆稱相公矣
古之人以字易名今之人以號易字然唐人往往稱名宋人每每稱字今上自朝著下及鄉邑靡不稱號弱冠之子韋布之士靡不有號而字則忘之矣
杜詩守歲阿咸家稱其弟也韓詩阿買不識字稱其

姪也皆呼其小字也今人於兄弟之子不呼其名而呼其字是外之也尋於築每呼其名非卑之也親之也蓋以猶子待之也
名公巨卿國史有傳若有德而無位者必賴墓誌可傳不朽不亦重乎然秉筆者未必盡知其人不過據行狀而爲之耳今之作狀者辭多不覈事亦失實豈不重誣其親哉孝子慈孫自能作狀最爲親切如其不能必擇敦厚老成之士據事實書慎勿粧點可也
嘗考漢晉間墓誌俱不載撰者書者姓名宋元以來稍稍有之然亦道其實耳今曰某人書冊某人篆蓋則皆假托而已

士大夫相見必有刺冠萊公聞魏野名寫刺訪之臨別謂萊公曰盛刺不復還留爲山中之寶其重如此予童時見前輩寫刺惟曰某人拜而已曰侍生曰晚生曰晚學生則自近日始也初不過片紙而已用摺帖手本用大紅花箋亦自近日始也

古者大夫以上始得乘車未聞所謂轎也唐鄭珣瑜會食中書王叔文直入議事珣瑜顧左右取馬徑出宋李沆自中書出有狂生叩馬上書沆於馬上蹴踏則唐宋宰相皆乘馬亦未聞所謂轎也惟宋南渡後百官有謝乘轎表特異數耳盖以人代畜以畜待人伊洛大儒實有明訓焉今丞簿以下皆乘轎矣

古者婦人死始命畫士寫真謂之揭帛溫公以爲非禮今則於生前寫真矣崔玄暐母盧氏曰仕宦者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今則悉入私帑不及其親矣程子曰閭閻小民得一衣食必先父母今則先妻子而後父母矣凡此皆當時風俗之不善者且不能及而況其善者乎

偶讀韓都憲雍平蠻録具載當時公卿書札稱謂之間甚質而雅兵書王竑禮書姚夔副都林聰僉都高明但曰朱熙都憲先生閣下而已若在今日必曰大中丞大總制曰台座鈞座不然以爲不敬也近見李文正公撰陳憲副直夫墓誌曰直夫與予同甲第每

致書札無一褒語至相稱謂雖老必以字未嘗効時俗舉爵號也嗟乎若直夫者猶有前輩之風云

王文恪公云王竑李秉皆一時名臣皆致仕居鄉王立崖岸非其人不與交李出入閭巷每與市井人對奕王曰李執中朝廷大臣而與小人游戲不亦自輕耶李曰大臣豈常爲之在朝在鄉固不同也二人所見矛盾如此鵬謂竑之言是也君子固不可以爵禄驕其鄉人亦不可以名器混於市井秉縱自輕李廢朝廷何士大夫不自重者往往以鄉黨莫如齒爲解不知非士類者不以齒吕氏鄉約自有定論矣

吾崑前輩若葉文莊盛張篠菴和鄭介菴文康生同盛時有德有學予生晚不得侍杖屨聆誨音爲恨然予所得見者則孫正郎瓊之苦節虞少叅臣之剛介吳考功瑞之文雅吳大叅愈之老成王司馬倬之存厚周太守在之簡古皆後生之所當法者也

三代而下若石奮柳公綽張公藝姚栖楚陳褒范希文李宗諤或數世同居或百口共食具有家法史冊可攷　明興百七十年未見有顯顯著稱者國初猶有浦江鄭氏今亦無聞矣間有好古君子倡爲義田收族之舉反啓子孫爭訟之端不亦可慨也夫

師道當尊弟子之禮當終身不變是故隅坐隨行禮也今官稍尊年稍長則皆對坐矣

孔子於門人必呼其名或爾汝之孟門則稱子程門
[illegible]稱賢至於今日則皆稱字矣
禮陽道尚左陰道尚右吉事尚左凶事尚右男子
右女子由左宋儒則云南人尚左北人尚右其不
同如此今之士大夫相見客入門而左主人入門而
右所謂南人尚左也及其登堂則客趨避於西主人
揖之而東然後交拜至於執爵獻酬亦然是又序東
西之位而不主左右之說矣惟今魏莊渠家必讓客
于西自立于東仍以左右爲別云
古者女未嫁而夫死斬衰而吊既葬而除可謂得禮
之中矣後世有服喪三年者有終身不嫁者有往夫

家依夫之毋而同處者是皆不近人情非禮之禮也
而父母容之有司旌之不亦過乎司風教者雖禁之
可也
文潞公爲留守李稷謁見潞公曰爾父吾客也爾當
八拜稷如數拜之呂正獻諸子見歐陽公於潁上歐
陽直受其拜而不辭伊川與韓持國同行諸子稍護
伊川回視曰侍長者行而敢不敬乎韓氏孝謹之風
衰矣古人以父執自處待通家子弟甚嚴乃所以親
之也今此禮不講久矣
南北殊俗北人女年及笄然後許嫁猶有古之遺風
焉南人男女或方懷抱即已締姻至於指腹爲婚者
女真之俗也而士大夫亦或效之不亦陋哉今縱不
能如北俗之正俟其男女各年十歲左右性行可以
槩見而後議婚斯無後日之悔矣
文運與國運相符國運盛則其文渾厚而純雅國運
衰則反是宋人有言曰六朝之文破碎遂有土地分
裂之象五代之文龐悍遂有草莽崛起之象然則今
日之文比之成化弘治間大不侔矣固有識者之所
深慮也
事有經有權權以濟經可也反經不可也唐陸羽幼
失怙恃豈能自生必有乳哺衣食之者是有父母之
道焉即姓其姓以報其恩可也乃筮於易得鴻漸于

陸一爻遂姓陸氏其自處亦薄矣君子不幸值此當
從收我養我者之姓斯善用權者歟若夫以奴冒主
之姓以甥冒舅之姓以前夫之子冒後夫之姓皆法
之所當正也
禮聞來學不聞往教然爲糊口之計必不得已亦待
其禮之至而後往焉可也今則不然一家延師數人
求售托親友以先容乞書札以延譽幸而得之初猶
謹飭久而漸弛主人有言勉強畢歲而辭之矣此既
不合又顧之他恬不爲怪嗚呼師道之不立士風之
不振一至此哉
人而無嗣當立親兄弟之子爲後若果無之則立堂

兄弟之子若又無之然後及於疏遠此天理人情之至也近頒問刑條例以爲任其心之所愛而立之由是舍近而晑遠外親而附疏覬覦衆而獄訟繁矣彼無嗣者盍思吾祖之業授之吾父吾父之業授之於我我旣無嗣則以父祖之業仍還父祖之子孫可也今反棄吾父祖之子孫挈而付之旁枝別派則吾父吾祖之心其能安乎此不孝之罪所以益大也

司馬溫公領宮祠乘馬不張蓋自持扇以蔽日富韓公致仕居西都嘗乘蹇驢出郊途遇巡檢使者前呵止之不下但舉鞭曰弼王荆公罷相居金陵日跨一驢遊蔣山韓蘄王旣解兵柄日乘青騾遊西湖爲樂

古之大臣歸老簡朴如此非後世之所能及也

呂榮公罷經筵出舍城東華嚴寺陳無已與晁載之畫李實皆來候公每旦公尚未起三人者皆揖於門外公夜公旣就枕三人者又皆揖於門外若親子弟然後進之敬先達如此亦可以驗宋時風俗之厚也今雖親子弟亦不能盡是禮矣

唐柳公綽在公卿間最名有家法其妻韓氏相國休之曾孫也嚴肅儉約爲搢紳家楷範是父是母安得不有仲郢爲之子乎宋呂公著自少講學以治心養性爲本其妻魯氏參政宗道之女也性嚴有法循蹈矩知[illegible]父是母安得不有希哲爲之子乎今人苟卑

議婚旣不宗婿與婦之性行又不問其家法何如故婿與婦多匪其人而生子亦多不肖也

異[illegible]之世奪情者多雖賢者不以爲非而力辭之習以爲常故耳自羅一峰上疏之後至今寂無聞焉仁人之言其利博信哉使事事得若人而救正之則天下之風俗未有不可變者也

佛老

宋朝道學極盛而佛學亦盛我朝道學絕少而佛學益少佛學雖非吾道之正然猶向身心上用工若今記誦詞章之學則漠然與身心不相涉矣曾佛學之弗逮也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治心脩身以飲食男女爲切要此吾儒之教也佛氏則反之恐飲食之累其心也寧乞食而不炊恐男女之累其心也寧絕嗣而不娶蓋其教以明心爲主必於斯二者而能絕之則天下之物舉不足以累其心矣然而去人倫滅天理此大亂之道也況下同於丐者之事不亦鄙乎

五方皆有神而民間獨祭玄武五岳皆有神而民間獨祭泰山皆不經之甚也

唐李抱真鎮潞州乏食有僧與抱真密約願言焚身以資軍用旁穿一穴潛入避火乃建道場七晝夜士女駢塡捨財億萬事畢積薪舉火其僧急入穴中而

抱眞已塞之矣須臾成燼宋時江東一僧自請焚身
至建天台國淸寺太宗命內使衛紹欽同往寺成僧
乞歸朝面謝而後自焚紹欽不許驅入烈焰哀號而
絶二人所處盖西門豹之遺智云
唐制正五九不上任不行刑盖佛書謂此三月以大
寶鏡照人善惡故也夫照人善惡與上任何與耶今
之士大夫皆避之誤矣
韓子之於太顛周子之於壽厓何取於彼也一世皆
靡然於波蕩之中二僧獨超然於事物之外是之取
爾
生不布施死何含珠布施二字莊子已言之後人取

以譯佛經耳
異端之教其初雖微其後必盛此作偏者所以可惡
也漢明帝之於佛但取其經而已馴至胡元則加以
帝師之名詔郡國皆立帝師殿同於孔廟矣宋眞宗
於張道陵之後但賜其號而已馴至胡元則加以天
師之名給印列爵同於兖聖公矣豈非明帝眞宗有
以啓之也哉故人君一言一動皆不可不愼也
佛經四十二章乃佛生前與弟子問荅之語漢哀帝
時博士秦景始傳中國猶有據也道經乃謂元始天
尊於大羅天上所說不知何人聞之而又何人傳之
於世耶元主惡其鄙謬詔天下悉焚之矣今所誦者
至出於煨燼之餘所以益無足觀也夫自形體而言
謂之天自主宰而言謂之帝有天即有帝矣道經謂
昊天上帝本父母所生歷刼脩行方得爲帝則其未
生之前孰爲天之主宰耶莊周謂老聃旣死其家哭
之甚哀則是聃有父母妻子亦人而已今以人鬼而
坐昊天之上有是理乎隋文帝改元開皇歲在辛丑
非甲辰也道經謂開皇元年甲辰之歲眞武始生不
亦妄乎此皆不經之甚者故特著之以曉愚俗云
宋時士大夫不信佛者惟歐陽子司馬公數人而已
葛常之侍郞謂歐陽病中夢見十王癮而信佛又云
其子棐持數珠以見客客怪問之棐曰先公無恙時

已如此不之禁也嗚呼厚誣之矣果若人言何以爲
歐陽子
魏太武崇道教而誅沙門唐代宗崇佛教而斥道士
元世祖尊佛氏而毁道書盖皆好惡之偏而非有的
然之見也然則兼毁老佛者周武帝一人而已
世所謂呂洞賓者方外之士也然其言曰人能忠於
國孝於家信於交友仁於及物不慢本心不欺暗室
人愛之鬼神敬之存此一念即是仙矣盖人念於善
則屬陽明而入於輕淸此天堂之路念於惡則屬陰
晦而入於重濁此地獄之階天堂地獄非果有主之
者也特由人心一念而化成耳此言足破世俗之惑

今士大夫喜談神仙自謂得術然好貨財固權寵貪色慾心已陷於地獄之中而身欲超乎天堂之上萬無是理也

史冊載爛柯等事不一而足謂棋局未終斧柯已爛則仙家片時人間已數十年矣天地間同此日月同此晝夜安得仙家別有日月異於人間老乎且所貴乎仙者以其久也今仙家反速人間反久則又何貴於仙哉是皆荒謬之說也

六朝之季胡僧渡江而來皆有幻術以授其徒故能役使鬼神移運瓦木以成殿宇愚民信以爲神而不知其爲術也漢書云西域人善幻術韓子曰浮屠氏善幻多技能是已今庸僧無是術即無是事矣

宋人夢入冥司每云見紫衣人據案今人夢入冥司則云見緋衣者上坐蓋宋制尚紫今制尚緋各隨其平日所見而入夢耳豈冥司鬼神亦從時制而易服耶不待智者而知其妄也

汎論

朝廷之規模欲其廣大士夫之議論欲其和平

人譽之不足喜譽之失實自愧焉爾矣人毀之不足怒毀之雖失實自責焉爾矣

惜朝廷之名器重父母之遺體

官品之高下係乎人人品之高下係乎我係乎人者吾何求哉係乎我者當自勉爾

惟誠可以感物惟公可以服人惟恕可以濟事

君子不以己所能者病人不以人所不能者愧人之至也

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宋羅點曰當論其心心不正雖才弗取或謂史官以才爲難元揭文安公當專論其才必以心術爲本至哉言矣故有吏而心不正適足以逞其奸有史才而心不正適足滋其僞

諺曰停留長智嘗讀五代史則云停囚長智諺輕易舉嘗讀古檄文則云衆擎易舉音相近而

宋楊億王洙王安石得謚爲文皆忝也足以當之者朱子一人而已

有詩聖有文聖有酒聖有草聖有棊聖出抱朴子有醫聖皆言其至也

楊鐵崖史義拾遺皆不近人情不循天理之見敢爲異論而無所忌憚者也初學讀之必爲所惑練川王氏目之爲文妖信哉

伊川答龜山書稱太中曰老兒陳東臨刑作家書稱其父亦曰老兒蓋方言也温公之兄曰伯康子亦曰康不以爲諱也考亭祖曰森父曰松不以爲嫌也

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勢不與富貴期而富貴自至

富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
不與死期而死自至皆名言也
人有恒言小人之心如虎狼蛇蝎愚謂殆有甚焉虎
狼之威蛇蝎之狀人皆知其足以害己也深避而預
防之故弗及矣小人之心如虎狼之忍而其貌則騶
虞也如蛇蝎之毒而其言則鸞和也君子不知其將
害己也而仰之鮮弗及矣
師不可濫醫不可濫醫者人之死生係焉師者子弟
之賢不肖係焉苟非其人則所誤者大矣
孟子受宋薛兼金五十七十鎰陳平反間持金四萬
斤林廬公主以黃金萬斤贖其子罪王莽省中黃金

五十萬斤何其多耶蓋古之人罕用故金多而直賤
今之人濫用故金少而直厚有婦人首飾之費有老
佛塑像之費有富室酒器之費有織金泥金描金帖
金鍍金之費至於庶人之賤倡優之微亦得用之皆
古人之所弗爲也或疑寶貨神變復歸山澤恐無是
理
古者一絲一縷皆出於蠶故蠶事至重後世自木綿
之種入於中國其事便其直賤而蠶事幾於廢矣
夫子古人之通稱夫子教我以正稱其父也夫子制
義稱其夫也夫子之得邦家稱其師也夫子欲寡其
過稱其主也夫子言之時君稱其臣也夫子之言士

稱大夫也夫子欲之家臣稱其大夫也故曰古人之
通稱也後世則又不然賈生稱屈原曰亦夫子之故
也韓子稱田橫曰夫子至今有耿光柳子稱樂毅曰
嗚呼夫子之不幸又皆尊之之辭也
抱朴子載古語云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
素清白濁如泥又曰古人欲達勤讀經今人欲達免
治生乃知鄉舉里選其僞甚矣勢不得不歸之科目
也
五代節度使董溫琪積財鉅萬秘瓊殺其族屬瘞之
一坎而盡取之瓊爲齊州防禦使裹其貲裝道出于
魏范延光殲之于野而邀取之延光歸河陽輜重盈

路楊光遠殺之于水而邀取之後光遠爲子所囚故
吏宋顏取其寶貨悉獻權門光遠誅死貨之能殺人
如此多藏必厚亡豈不信哉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蓋以水救火則池涸而魚死矣
猶言行人之得邑人之災也急急如律令漢制也猶
言如法奉行也或曰池魚人名也律令神名也皆好
事者爲之也
古人與今人好尚殊異今人毋竊名人文字以爲己
作自宋以來其弊滋甚蓋好名之累也古之人不然
反以己作寘諸名人集中而自隱其名要其用心不
過欲其言之傳耳如張霸之作附于尚書漢儒之說

附于禮記唐人之辭附于文中子是也二者皆僞焉
然不求其名之傳而惟欲其言之傳則古人為差勝
耳若其言本不足傳而竄入於聖經賢傳之内以欺
亂苗以鄭聲亂雅樂又罪之大者也

天子之稱自漢以來曰陛下曰大家曰天家曰縣官
曰官家曰官裏曰乘輿曰車駕皆不敢指斥天子故
托其近似者以稱之也或曰官天下家天下故稱官
家此附會之說耳惟我　朝獨稱朝廷則甚雅也

士大夫一種議論深惡作文做詩之人以為於身心
無益是固務本之意然餙躬脩行之餘留心文事不
猶愈於博奕者乎若徒事乎詩文而不顧其行檢蕩

蔑禮法傷敗彝倫則雖詩如李杜文如班馬亦不足
道矣是則真可惡也朱子曰一生辛苦徒為後人嗤
笑之資正謂有文無行者耳

蔡虚齋嘗題壁云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
不好顔回任貧夭天地間人固自有此二等若命與
德皆不好者又將何以處之耶蓋命在天德在我君
子脩其在我者而已且德既不好自足以致殃咎非
關命也世人不知自反一切歸罪於命不亦謬哉

弘治初集議祧廟禮倪宗伯岳請祧　懿祖而以
德祖為始祖百世不遷楊少宰守陳請祧　德祖而
以　太祖為始祖百世不遷後竟從倪議然楊之說

亦不可廢也蓋嘗以后稷為始祖而遂以后稷配天
國朝以　德祖為始祖而又以　太祖配天則與周
禮不相似矣

月令曰王瓜生陸氏謂王瓜小而多毛北人謂之赤
包兒然則今所食者乃黄瓜非王瓜也洪皓歸自金
始得西瓜種其狀扁其性寒其色始翠而終黄草木
子曰元世祖征西域得西瓜種以歸傳之中國然則
今所食者乃元人所傳非洪所傳也

人待我以薄我待之不可不厚人處我以僞我處之
不可不誠

張子云大功以下之喪計閏期以上不計閏三年之

喪至禫服亦計閏此亦士大夫之所當知

古稱二十而有室二十而嫁亦舉成數而言之未必
一一以是年也若必限以是年則男必長女十歲豈能
若是之齊哉知禮者莫若孔子年近二十而娶亦以
養毋為急繼嗣為重耳不可泥也

許魯齋一聘而出人問其故答曰不如此則道不行
劉静脩再召不起人問其故答曰不如此則道不尊
似各有所見者然許果能用夏變夷得盡行其道否
則不為徒出矣不然終不若静脩之為正也